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四十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十三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清儒碑傳集二（卷七〇至卷一二五） 楊世文 郭齊校點 劉琳 刁忠民 審稿……………

一



儒藏

目

錄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

方苞 陳儀 沈德潛 李國碩 杜詔 沈近思

方望溪先生苞行狀 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靈皋號望溪先世桐城人曾大父諱職避寇遷金陵先生父諱仲舒號逸巢母吳氏太夫人逸巢公繼室康熙戊申四月望日先生生年四歲逸巢公嘗以雞鳴時起如廁適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屬對即應曰龍氣成雲十歲能言百川先生編誦經書古文家貧冬無複襦履穿行雪中兩指恆見迹益厲學相勉為孝弟弱冠遊京師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曰當與韓歐爭等列北宋後無此人也當是時巨公貴人方以收召後學為務天下士負聲望者聚京師旬講月會率數十百人獨先生不公卿非禮先焉終不枉見已卯舉鄉試第一丙戌成進士榜未發聞太夫人病疾遽馳歸丁亥逸巢公卒辛卯以南山集事牽連逮赴詔獄獄辭上同繫者皆惶懼先生閱禮註疏終不輟癸巳二月聖祖仁皇帝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並免罪隸漢軍旋召入南書房試湖南平苗碑文越三日試時和年豐慶祝賦越五日試黃鐘為萬事根本論每奏一篇上未嘗不嘉歎冬聖祖仁皇帝修樂律麻算書命誠親王監臨先生由南書房移蒙養齋誠親王嚴察承事者多獲譴訶先生柴立其中遇事敏爭執不得當不止王心折命為王子師先生南面坐置王子座於亭西東面乃就講王子色不豫先生抗顏無少屈王寅夏命充武英殿總裁先生自為諸生名動京師雖在難自王公皆嚴憚之然性剛好面折人過交遊官既遠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由是諸公頗厭苦雖舊識亦患其迂遠於事情康熙六十一年世宗憲皇帝嗣位特恩赦先生並合族歸鄉土莊親王果親王傳旨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全宗方苞功德不細先生聞命驚怖感泣涕交頤先是乙未冬太夫人卒於都姻戚馭柩以歸不克葬雍正二年乞歸葬蒙恩給假一年既事以三年三月抵京師具劄恭謝召見先生弱足不能行

特命內侍二人翼而趨至殿陛氣喘急不能任其聲上嗟歎者久之命仍充武英殿總裁雍正九年特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三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年

召入南書房晉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兼文穎經史三禮館總裁自聖祖仁皇帝擢先生居侍從先帝拔自廢疾列九卿皆以文學受知未嘗與國事既任禮部與廷議乃言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五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厥土墳壤牛車淖陷逢陰雨僱夫盤運買且十倍宜永定遠水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煙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命有地治者視民厥窶得擅發倉粟勿拘存七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遁通又言國家大事宜博稽於眾集思廣益請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所見得專達凡數與廷議多齟齬隨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乾隆四年落職獨築修三禮辛酉進周官義疏上留閣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壬戌春先生衰病乞休恩賜翰林院侍講以四月出都始先生既落職上屢顧左右大臣言曰方苞惟天性執拗自是而非八其設心固無他也嗚呼身歷三朝齒臻耄耋猶得以餘年從容崑崙論次經史非其忠誠直諫為聖主所優禮而能如是乎伏讀聖諭而先生生平亦可見其梗概矣其家居建宗祠名曰敦忠置祭田以歲時合族生徒饋遺繫於族戚之貧者耄期猶嗜學不倦治儀禮十易稟讀書日有課程已巳秋仲寢疾既望疾革子孫在側數舉右手以示之初先生弟椒塗先生將卒得異疾不能視含斂終身以為憾常戒子弟曰我死斂必袒右臂十八日甲午卒子孫奉遺命以斂時年八十有二先生既卒之三日鉉以省親過金陵哭於殯宮先生質行介節生徒各紀所聞散在四方卒難收拾乃粗舉其立身本末為行狀云所著周官集註禮記析疑春秋通論文集行於世刪訂崑山經解儀禮註俱有成書未刻藏於家又方望溪先生傳 沈廷芳



方先生諱苞字靈皋其先桐城人也曾祖某官副使以避寇遷上元祖職官致授父仲舒用選名江南先生生四歲父嘗雞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對即應曰龍氣成雲稍長從兄舟學博究六經百氏之書更相勸以孝弟弱冠遊太學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嘆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時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益見重諸公間中康熙丙戌會試未殿試母疾遽歸適丁外艱緣序南山集下

詔獄獄具

聖祖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免罪編旗籍方爰書上時同繫皆惶懼先生閱儀禮自若人咸服其定力俄

召入南書房試文者三每奏御輒嘉歎會修樂律麻算書移蒙養齋監修為誠親王王性嚴承事者多獲呵責先生侃侃不阿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為王子師乃置王子座東向己南而坐始就講旋充武英殿總裁

世宗即位放先生暨族人還里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先生聞

詔感泣以母卒未葬請假歸既事還朝

召見因弱足不任行

世宗命二內侍翼至殿陛顧視嘆者久之雍正九年特授中允期月間

三遷至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年入直南書房擢

禮部右侍郎二年復教習庶吉士兼文穎館經史館三禮館總裁先生

自惟受

三朝厚恩起罪疾餘游列卿貳皆僅以文學報既在部得與廷議乃言

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何以南祥符等五十

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厥土墳壤牛車淖陷達

陰雨僱夫盤運賈且十倍宜永定速水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煙

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令有地治者視民取寡得擅發倉粟勿拘存七

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道藏又言

國家大事宜博稽於眾集思廣益請令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已

見得專達又請以湯斌從祀孔庭熊賜履祀賢良祠章數十上俱蒙

批報而同列多厭苦之遂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四年以謫落職仍脩

三禮越三年進周禮義疏

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即以衰病乞休

賜侍講銜歸歸八年卒年八十有二疾革數舉右手以示子若孫蓋先生弟林早亡時得異疾弗獲視含斂當戒子弟我死斂必袒右臂洎是子姓奉遺令以斂初告歸以先世未遷葬不遑家居寄僧舍中葬乃返

痛兄舟之不得任子

恩請授兄子嘗建宗祠顏以教忠置祭田以歲時合族生徒饋遺悉子

端族之妻者率年嗜學猶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稿云所著周官集注

儀禮注禮記析疑喪禮或問春秋通論文集等書晚號望溪學者稱望

溪先生

沈廷芳曰先生其今之古人歟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繡布小冠

衣組袍凭白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質諸

行弟子若侍伏生中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朝憲譔多與時抵牾然

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惡能得此哉

又附方望溪先生傳書後同上

雍正戊申冬余因劉明南徵士大樞謁先生請為弟子先生曰師所以

傳道授業解惑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為務某對曰某雖不敏謹受教

先生手所著喪禮或問曰喪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于斯

某拜受翼日雪先生乘車曳杖顧某坐良久曰昨生退或言生查詹事

外孫文昌君子也是皆吾故友故來答某感謝出門扶先生升車送出

臨巷先生曰願生勤厥業越四年先生授中允又逾年遷卿貳恆直殿

閣無須臾間某遂希展謁癸丑奉先君之諱先生來唁將奔喪往謝先

生賜以賻慰曰生毋過哀減性居苦次正讀禮時也乙卯復遊太學先

生方為一統志館總裁某先為館中官寫書求補缺先生曰館中易荒

業生宜窮經著書勿沾沾于是乾隆丙辰余登詞科除庶吉士族兄冠

雲徵士訪先生于直廬先生曰君同宗某已官翰林君其勉以學某

聞之亟往謁勵以忠孝丁巳夏某授職有持武英殿牒趨某赴書局則

先生札也某即赴先生曰殿中需校輯才生有學行況詹事文昌舊直

地故以相屬且可以砥礪問學自是在直廬日奉几杖嘗徵某詩文因

以就正先生曰生詩雖師夏重其格過之即為作序更評文後云賢文

筆極清體法具合將來定以此發聲但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久不

講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家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

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



儒藏

《碑傳集》卷二五

傳語南北史佻巧語。老生所閱春秋三傳、荀莊、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賢細觀當得其槩。因論今文士惟研南冠雲足語此。研南才高而筆峻，惜學未篤，冠雲特精深，肯究心于經，得吾賢而三矣。會以館課藝屬閱，襍被往先生方設榮羹乾肉飯，命某同飯。居恆惟說經與程朱諸書，或溯往事，開示近文曰：「生視吾文于古文何似？」某曰：「先生文追韓軼，王中當以原人，原過楊文定查編修二誌，和風翔哀辭爲不媿古作者。」先生然之，即以授某。己未先生罷職，見某嘆曰：「老生以迂戇獲戾宜也。」吾兒道章，數以此諫，然吾受恩重，敢自安容悅哉？及某改御史，謂曰：「諫職難居，今處不諱之朝，當言則言，慎無緘默以竊祿。」辛酉先生歸老，某曰：「先生此歸甚善，旁有門人某作依戀語，先生佛然曰：『生何效時世沈生言是也。』」道送出國門，猶拳拳焉以學行。癸亥某以不職被黜，先生寄書曰：「賢居臺中，所由已得正路，當久而益堅，然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者自當不至。』」愚雖一生在憂患疾痛中，惟時時默誦諸經，亦養心術生之術也。又寄書曰：「老生初謂賢溫文士耳，及服官，風采可畏，愛私心甚快，望益振拔。雖家貧祿薄，而有道者稱願曰：『有子如此，則所以慰賢尊于九原而揚太夫人之清譽者遠且大矣。』」惟良食善保有用之身。乙丑某視漕山左，走僕求表查官詹墓，初先生爲查編修誌實，由某請吾母責某曰：「汝能爲母之從祖言，曷不爲母之父言？」因述母命以請。先生報曰：「官詹吾故交，賢以身後文相託，從前未許作者，以多事無暇，且愚爲文亦不能多述，狀中語惟官詹居禁近無忌嫉心，歿後公論在人，卽爲文亦不能多述，狀中語惟官詹居禁近無忌嫉心，歿後公論在人，卽是表之足矣。」二狀爲賢討論附去。閱月而文至，丁卯某復使山左，適先生子若孫赴公車過邸，以望溪集昇某悉先生尙健，飯日箋儀禮，因寓書並緘藥物。今年冬同門陸大田編修嘉禾，郵致先生手帖，告用閣之喪，方擬遣弔而忽聞哀赴，胡天不慙遺一老以爲邦國典型，爲後進師承耶？傷哉！某羈宦北海，行日以悔學，日以荒念，母老將歸，省道金陵，敬問先生起居而請益焉，而今無及矣。爰述多年受教顛末，附傳後以當哭諸寢。至先生之質行介節，門人自能紀所聞見，故不具述。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謹記。

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

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瀾。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媿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爲口無異辭，而于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惓惓爲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之，且從而撻擊之，其亦備矣。公成進士七年，以奉母未釋褐，已有盛名。會遭奇禍，論死。安溪方傾倒於公，力救之，幸荷

聖祖如天之仁，宥死，隸旗下，以白衣直禁廷，其豫校讎，令與諸皇子遊，自和碩誠親王下皆呼之曰「先生」。事出破格，固無復用世之望矣。然公雖朝不坐，燕不與，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當是時，安溪在閣，徐文靖公元夢以總憲兼院長，公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害於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雖或未能盡得之諸老，而能容之，故公之苦口不一而足，不自知其數也。或欲薦公，則曰：「僕本罪臣，不死已爲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爲公言之，倘得行，拜賜多矣。」

世宗卽位，首免公旗籍，尋欲用公爲司業，以老病力辭。

九年、竟以爲中允、許扶杖上殿、以優之。再遷爲侍讀學士。孫公嘉淦以刑部侍郎尹京兆、兼祭酒、勁挺、不爲和碩果親王所喜。有客自朱邸來、傳王意授公、急奏令劾之。當卽以公代之。公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公以死力辭。不數日、竟有應募上劾者。孫公下獄。公謂大學士鄂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亦何顏坐中書矣。於是孫公卒得免。人多爲公危之。而王亦不以是有加於公也。尋遷內閣學士。公以不任行走爲辭。

詔許免上直。有大議得卽家上之。公感激流涕、以爲不世之恩。當思所以爲不世之報。然日益不諧於衆矣。今上卽位、有意大用公。時方議行三年之喪。禮部尚書魏公廷珍、公石交也。以語公。公平日最講喪禮。以此乃人倫之本。喪禮不行、世道人心所以日趨苟簡。諄諄爲學者言之。而是時

皇上大孝、方欲追踐古禮。公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爲程度。內外臣工亦各分等差、以爲除服之期。此說本之梓亭魏公上之。聞者大駭。其格其議。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尋遷禮部侍郎。公又辭。詔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公。多所密陳。盈庭側目於

公。初、公嘗董蒙養齋。河督高君方在齋中。公頗言其必貴。故河督最向往公。及其違衆議、開毛城舖、舉朝爭之、不能得。外而督撫爭之、亦不能得。而臺省二臣以是下獄。公言於徐公元夢、令爲

上言、不應以言罪諫官。

上卽日出之。于是公獨具疏力陳河督之愆。

上頗心動。河督自請入面對。

上以其平日素向往公也。以疏示之。河督大恨。亦思傾公。禮部共議薦一貲郎入曹。和碩履親王蒞部、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甲利。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泰安爲輔臣。而不河間魏尚書爲總憲。朝廷爭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爲。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是後凡公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雖以睢州湯文正公、天下之人皆以爲當從祀者、以其議出於公、必阻之。公嘗陳酒誥之戒、欲禁酒。而復古人大酺之制、以爲民節用。又言淡巴菰出外番、近日中原遍種之、耗沃土以資無益之產、宜禁之。其言頗近於迂濶。益爲九列中口實。于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上稍不直公。而禮部中遂有挺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立。密陳其狀。且以病爲請。許以原官致仕。仍泄書局。

衆以

上意未置公也。適庶常散館。又以公有所私發之。遂被削奪。仍在書局行走。而荆谿人吳紱者。公所卵翼以入書局。至是遂與公爲抗。盡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詆。聞者駭之。然

上終思公。一日吏部推用祭酒。

上沉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旁無應者。嗚呼。溫公退居畱臺。神宗方改官制。以爲御史大夫。非光不可。其亦古今所同慨也夫。於是公自以精力倍衰。求解書局。許之。

特賜侍講銜歸里。杜門不接賓客。江督尹公廕門求見。三至。以病辭。乾隆十有四年八月十有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二。公諱苞。字靈臯。學者稱爲望谿先生。江南安慶之桐城人。桐城方氏爲右族。自明初先斷事公以遜志高弟。與于革除之難。三百年中。世濟其美。明季密之先生尤以博學稱。近始多居江寧者。公亦家焉。三世皆以公貴。贈閣學。公之成進士也。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名世日記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遂以爲公也。及訊得知爲孝標。吏議以其已死。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繫公以待命。賴安溪而免難。故公自謂宦情素絕。非有

心於仕進。每得一推擢。必固辭。而

三朝之遭遇實爲殊絕。不得不求報稱。豈知勢有所不能也。伯兄舟以高才而不壽。公傷之。推恩其子道永。得官順天府通判。而道永之罷官。頗遭羅織。亦以公故。公又于故相爲同籍。公子道章亦得罪於故相之子。故累上計事。卒不得一售。公少而讀書。能見其大。及遊京師。吾鄉葛徵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爲無益之文。公終身誦以爲名言。自是一意窮經。其于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芟蕪之。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其文尤峻潔。未第時。吾鄉姜編脩湛園見之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然公論文最不喜班史。柳集嘗條舉其所短而力詆之。世之人或以爲過。而公守其說彌篤。諸經之中。尤精者爲三禮。晚年七治儀禮。已登八秩。而日坐城北湄園中。屹屹不置。次之爲春秋。皆有成書。間讀諸子。於荀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于世。其在京師。後進之士挾溫卷以求見者。戶外之履舄夕恒滿。然公必扣以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者誰氏之文。蓋有虛名甚盛。而答問之下。舌橋口噤。汗流盈頰。不能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戒其徒事于馳騁。故不特同



列惡公、卽館閣年少以及場屋之徒多不得志于公、百口謗之、是則古道所以不行於今日也。公享名最早、立朝最晚、生平心知之契、自徐文靖公後、曰江陰楊文定公、曰漳浦蔡文勤公、曰西林鄂文端公、曰河間魏公、曰今相國海寧陳公、曰前直督臨川李公、曰今總憲宣城梅公、曰今河督顧公、其與臨川每以議論不合、有所爭、然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稱太原孫尚書、曰、殆今世第一流也。及太原進冢臣、而公稍疑之、嘗歎曰、知人之難、諒哉。履邸雖惡公、而知公未嘗不深。一日鄂文端公侍坐、論近世人物、文端歎曰、以陳尚書之賢也、而自閩撫入京、聞其進羨餘金六萬、人固未易知也。王曰、其方侍郎乎。其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而前此力扼睢州從祀之尚書、垂死悔恨、自以爲疚心。嗚呼、大江以南、近日老成日謝、經術文章之望、公與臨川實尸之、雖高臥江鄉、猶爲天下之望。去年公卒、今年臨川繼之、蓋無復愁遺矣。豈不悲夫。予之受知于公、猶公之受知於萬、姜二先生也。其後又與道章爲同年、且重之以婚姻。予之罷官也、公豫見其兆、諷予以早去。及予歸、而公又以爲惜、欲留予、而不知公亦從此被憾矣。公之密章祕牘、世所未見、唯道章知之、而道章先公卒。

故予亦不能舉其十一也。西州之痛、言不敢私、亦不敢諱、安得以銘爲辭。其銘曰、
經說在簡、文編在笥。雖登九列、依然賡志。強聒而言、何補於事。適招多口、成茲顧寔。懸知耿耿、百年長視。老成凋喪、嗣子又逝。孰知公者、青蠅僅至。墓門片石、秦淮之淚。

全祖望撰 《鮚埼亭集》卷一七

陳學士儀傳符曾

公諱儀姓陳氏字子翽一吾其別號也先世自山西洪洞之小興州徙居順天文安縣祖佑以兄少司農協應授官父良琰襲廕爲京職公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同里先輩交口稱之中年康熙庚午科鄉試展厥公車羣力於古文辭益講求經世之務於禮樂制度鹽法河防莫不考究其得失而以畿輔河道尤關桑梓利害凡桑乾沽白漳衛津沱諸水之脈絡貫注及遷徙壅決之由疏濬濬導之法若燭照數計乙未成進士改庶常相國高安朱文端公亟賞其文嘗從容與論經濟益奇之授編修預修

三朝國史雍正三年畿輔大水諸河泛溢壞民田廬無算

世宗憲皇帝軫念民艱命怡賢親王偕朱文端公相度濬治王欲得善治河者與俱而難其人文端公以公對王延見於直廬訪以治河所宜先公對曰朱子有言治河先從低處下手天津上應析木古渤海逆河口而强潮復來距之低恬河旋而不時下下隘則上溢其勢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擴達海之口欲擴海口莫如先減入口之水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牙中七十二沽乃得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矣手畫口陳洞中機宜王稱善久之四年春隨王行視畿內水利時文端公以憂南歸致令廢奏皆出公手王雅重公

上念公治水勞命以侍講攝天津同知轉侍讀陞庶子五年王奏設水利營田官分四局以公領天津局文安大城堤工皆隸焉自河決後文安大城形如金底積潦不消是秋復大水夾堤內外皆巨浸波衝浪噴勢將不支公購菰蓆十餘萬束立表下權以禦險要堤固民工也公言於王奏請發帑金數萬爲民興修用以代賑限遂完固至今賴之南運長屯堤地隸靜海不過數武吏舞法歲調發霸州文安大城民協修百里襄垣疲於奔命公除其籍民以爲便公既深悉河道源流且急病任勞纖補七十餘河疏故浚新公所勘定者十六七論者謂燕趙諸水條分縷析前有鄭道元後有郭守敬公實兼之時善來營西有水怪窟焉積岸數十丈隨築輒壞重於再四公投牒河神期以三日必徙是夕雷電大作怪徙去堤乃成八年陞侍講學士廷議設營田觀察使二員分轄京東西以督率州縣

命公以僉都御史領豐潤諸路營田觀察使公營田於天津做明汪司農應蛟遺制築十字圍三面通河開渠與河水通潮來渠滿則閉之以供灌溉白塘葛沽之間斥鹵盡變膏腴豐潤玉田負山帶水湧地成泉多沮洳之區公教之開渠築圩皆成良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漲淹沒田廬萬計公即草疏上聞或以侵官爲疑公不顧

詔制府賑之命公董其事凡賑三十四萬七千餘口所全活甚眾十二年田園生蟻姑億萬間作聲禾苗大損公爲文禱方社田祖一夕寂然或曰死或曰徙也實坻營田患蝗忽飛鴉啄食之立盡咸以爲公精誠所感與前驅水怪事若出一轍轉侍讀學士尋罷觀察使領史職如故公先後所營田七萬畝有奇民間自營田亦數千畝溝洫既修歲以比登公又慮穀賤傷農奏請發帑金採買以充

天庾其隨事立效類如此乾隆七年卒年七十有三平生無聲色博奕之好性嗜書手不釋卷著述甚富有集十八卷季子玉友刻于閩中其未刻者有毛詩臚評鄉黨私記學庸私記南華經解蘭雪齋讀雜錄廣前定錄天游錄藏於家子夔友舉人鳳友進士韶州府知府玉友進士臺灣府知府有惠政閩人稱之

論曰曾嘗受業於公知公行事特詳公天倫篤睦先世所遺田數百畝悉推以讓其兄而自教授生徒所得束修羊以供二人甘旨及爲諸弟婚娶不自私一錢夫人亦紡績自給諸子冬月衣單布未嘗一問及妻孥皆化之無怨色及貴祿入悉分給諸昆季歿而無餘財前史孝友獨行傳所載者不是過也豈徒文章政事之足稱哉

贈太子太師大宗伯沈文憲公德潛神道碑 錢陳羣

國家當隆盛之時必有教龐艾福之臣或以經術見優或以文章取重布在廊廟則朝多瞻瞻之良華首之老及得謝而歸則掌其鄉之教法以興其德行道藝史稱推其有餘足茲當世者代有其人顧未有一生勸學敦行不苟求聞於時晚受聖主特達之知壽近百歲名動四裔身膺顯秩沒備飾終天下宿學英彥莫不人人奮勵歆羨如文憲沈公之遇之奇也公諱德潛字稿士自號歸愚其先吳興人明初處士壽四公始遷於吳貫長洲十傳至公曾祖諱世烈鄉飲介賓祖諱圻邑學生有詩名考諱鍾彥課子有方公既貴踞



上前涕泣陳情。上憫之特贈其三世如公官。公生五六歲通曉四聲。通冠補諸生。應歲科試凡三十餘次。鄉試十有七次。間經學使者伯主司批閱。可其文則欣然有榮色。數被薦不售。亦無梓客。弟子經講畫者多成名。以去公願益刻苦自勵。形於詩歌。無幾微怨尤語。其安命類如此。上御極之元年。徵試詞科。公又不遇。越四年己未。始成進士。入翰林。則公已將七十矣。乾隆七年授職編修。上見公年老。詢知為江南老名士。敕和消夏詩十章。稱旨。自是聖製出。輒命公廣和多所激賞。不數年由春坊累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直上書房。侍諸皇子讀書。典甲子湖北鄉試。充戊辰會試總裁。俱稱得士。子汝誠亦出公門下。公素有噎疾。祭典自陳。上命解部務。食原品俸。仍在上書房行走。尋念其衰老。許歸享林泉之樂。初公為閣學時。給假省墓。上手賜大學士以下十一人酒。公與焉。至是復賜詩寵行。詔朝臣祖饒。稽古之榮。古今罕觀。公歸。上眷注益優。有司以時存問。繚帛綈餌之賜無虛歲。暇日作天都雁宕遊。各窮其勝。前中丞王公師撫吳。延主紫陽書院講席。造就後學。多知名士。子翼佐秋官。僊直禁藥。會公亦供奉內廷。見公承旨。矢音力追正始。上嘗召公與論詩學源流。諭曰。張鵬翀敏捷過汝。汝風格故自勝之。一時同直者咸心服。上鑒拔之精。既與子先後懸車。鮮水鸞湖。過從伊邇。二十年中。遇國大慶。赴闕祝釐。同拜。賜杖入香山高會。圖形禁中。頻歲時巡江甸。扶杖扈遊。同拜。渥恩卽家。晉秩昇以里。精宮銜。兩家幼子童孫。亦成年輩。上曾賜詩。榮稱二老。每降教體恤。必聯名綴屬。領袖東南。縉紳客歲奉詔。以高年。戒勿北上。平嵩更迭勸止。尤為昇平嘉話。公年長予十三歲。

故子所兄事者也。辱公序予詩文集。稱許溢分。竊欲及身。做司馬光范鎮互為銘傳。而公已不及待矣。公薨之明年。孤子種松以狀來請。予碑其神道。予惟上之知公特深。至敘其所著書。為涑水後所僅見。公經進諸作。原本忠孝。而於求莫達情三致意焉。上用是益重公。天語褒嘉。一則曰。學有本原。一則曰。道存風雅。世徒覽公以詩受知。願厚其植。非遭際文思。彭大司馬志中者。不復贅而大書公之窮不隕穫。達不充訕。足副我皇上眷遇之隆。俾揭於阡而系之詩曰。帝紆青垂白。乞言者年。陳詩其職。曾先九老歌和八伯。朝紆青垂白。乞言者年。陳詩其職。曾先九老歌和八伯。帝曰。德潛予受汝德。麟趾振振。咨汝輔翼。詔許歸田。青門餞席。黃山赤城。扶藜登陟。公教於吳。士脩允迪。繼志繼聲。咸繩繩尺。友善所資。多聞諒直。望以學崇。廣惟善積。惟帝眷公。騷壇書碩。造化為爐。鑄顏作則。用勸來許。過者必式。

（李君諱國碩字簡臣。以選拔貢生。康熙四十八年。選內邱縣教諭。君不自開其官。修學宮。自其邑安。平置文廟。祭器百餘事。齋至內邑。課諸生以文行。暇則與之賦詩道志。由是人文丕變。會五十年奉旨。蠲緩輔民糧。乃內邱令以比歲不登。多遣賦催科。加亟日。敲扑民鼎沸。相率運坏木砌縣衙門。令倉皇無措。君聞急往視。諭以上下大義。民乃解。適分巡大名道甲過內邱。民聚馬首呼冤。令懼私勾甲執呼冤者。繫之獄。且謂必有矜生咬之鼠。數名呈甲。甲呼君。讓以不能束士。君憫然正色曰。民填溝壑。而號呼誰能禁之。而安事峻之。諸生何尤。且碩不能束士。罪也。願投簪甲為之。震威。置諸生不問而去。至相鄉使人召君。意情之為邑。令調停也。君揖使者曰。吾老矣。乞休矣。不長于奔走。無以奉命。遂告休。次年夏旋里。將行之夕。忽聞門外大呼且哭。君驚起偵之。則成碑人焚香叩送者。及出郭。士民攜觴泣別。盡擁馬前。不得行。予嘗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七〇

謂官人要職惟家宰與縣師家宰在上位進退人才者也縣師在下位教育人才者也而今最閒無事亦惟此二職家宰不復問選人賢否惟立簿列年分先後為用次縣師祇開坐終歲不一教士比文衡案牘造冊齎送如此則置書吏辦之皆可報稱奚事費官乃君獨改轍造士且復留心民瘼其不合而歸宜也君先世以文行相壇游歷仕途君守身孝養為邑人捍災患一遵先人旨躬訓諸子俱積學康熙癸巳科或謂曰諸公子文張甚而屢蹶皆謬誤之也近有賄賂錄者盡效之君曰不可是以賄進也既而是科賄賂而子用舍入數君諱諸子曰履正不亦獲耶僕侍甯有濟耶鑒之率祖攸行無忘於戲君之守正素矣配某子五人用晦用駿用舍用煦用弘女五人孫七人享年七十有二將葬也晦衰經旬求銘銘曰

職之任時之宜不周而去奚其悲呼池之旁君子之藏白楊風起苟無戕兮

杜吉士詔傳華希閣

暮湖詞隱者故翰林杜君自號也君初以詞受知

聖祖仁皇帝召入內廷纂修歷代詩餘方輿路程詞譜辛卯舉京兆壬辰

賜進士選庶吉士癸巳散館改進士教習以親老乞終養遂絕意仕進父芳有孝行仁施鄉黨羣稱杜善人君繼之汲汲行義不顧產之耗而尤篤於一本及故舊兄詩以豪傾其賞君密請于父悉已所贏者以父命益之前後所益埒於初授之產兄歿復割田百五十畝畀諸姪有姊適虞貧而天姊之夫臨歿以繼室之女託君君娶為季子婦師施晁失明贈以田歿無子君召其宗人為立後仍以田贈之鄉試出三原楊瑛森門楊廉吏也歿京邸自含殮至還里費咸出自君又親哭拜其墓樹之碑石乃去有故人託君名納賄取為不平君曰吾無其意而居其名何害其厚德如此碧山吟社者明成弘時十老遺蹟也集同人清尊聯吟嗣其逸響自題齋聯云但願老充詩社長不妨狂作酒家傭君飲是不能三升招飲者雖矮簷曲牖未嘗不起必盡歡座客不計雅俗家貧南郭門右小橋流水田腔縱橫君時策杖行吟其間與田夫野老相諧笑童稚望見杜老驢迎先後至不可舉武道士榮蓮上人妙復俱能詩君引與酬倡寫九峯三逸圖榮貌古妙道癯君豐秀傳之吳下以為盛

事胸中無城府不飭邊幅與人交無少長貴賤一以天和故狡獪者戾戾者遇君輒自失生平無驕言怠色遇高年碩德執後進禮維謹少而才者道揚以成其名聞談人過輒以他語亂之喜以言贈人見博塞子戲必規之送宦遊者必曰當臣臨事宜放寬一步語富人宜種德子孫遇歉歲嘗徒步徧乞其粟廩道殍亦無忤者以君真意有以動之也事關綱常得失語或至面赭色變親鄰有屈不伸如疾病在躬大吏以利弊諮訪未嘗不竭情告嘗斥邑尉之貪劣者彈冒荒之議之害民者戢驛巧之害農船者息兄弟之爭財者林居二十年而善良蒙庇特多性嗜山水服闋後北登終南太華南訪天台武夷西至廬阜東嘗七十二泉所至皆有詩詞紀其勝丙辰夏松文徵公總制兩浙薦君博學鴻詞君往辭不獲猶留西湖泛月賦詩五日夕而歸歸二日病病十日卒卒前一日余視之君猶玩瓶荷吸稻花湯以為餐可愛無他苦君名詔字紫綸晚年坐臥半樓學者或稱半樓先生著雲川閣詩六卷文六卷詞二卷雲川者

聖祖親書程明道詩一章賜君君取首尾字頗其讀書之閑也世系子姓生卒月日詳楊編修繩武墓誌

贊曰君才盛世良侍從也中年肥遯無賢愚皆惜之晚徵鴻博命下而君死矣悲夫君嘗自評詩勝文詞勝詩故號詞隱其是人更勝詞從君遊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鄙吝之於何往也笑語退而油然有餘味如飲醇醪古之人有黃叔度者君其庶幾哉抑溫柔敦厚詩教也君得之性故其詩也其詞也其人也傳則俱傳矣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傅禮部尚書沈端恪公近思墓誌銘

性情正而後學術明學術明而後事業著處為醇儒出為名臣無異道也朱子以來五百餘年聞而知之克符名世之實者在本朝則唯陽湯文正當湖陸清獻繼此者其吾師端恪公乎公諱近思字位山號閔齋世為仁和五杭村人家本力農世孝友醇謹鄉黨稱之公生九歲而孤家貧隨仲兄遊學靈隱有借巢老人者資之讀書負及歲山錢爇嚴虞惇之門既歸家補諸生讀宋儒書刻苦勵志書程子語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於座隅嘗自言其得力曰吾由周程張朱之書上源孔顏曾孟之心怡然煥然若合符契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康熙三十八

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亟返里門。理故業。選期已過。願以學未成。不出也。頃之仕爲河南臨潁令。單車就官。謝請託。卻饋遺。謹號令。禁科派。四十八年大水。請發粟以賑。全活無算。明年大熟。建社倉七所。設義冢。收埋枯骨。捐俸葺縣城。築孔家口於鄴州。願民自是鮮水患。建岳忠武子忠肅祠。修宋統制楊再興墓。在潁七年。膺卓薦。以去。士民攀車。灑泣不得行。擢廣西南甯府同知。引疾歸。教授生徒。布衣蔬食。泊如也。今相國高安朱公撫浙時。疏薦公。聖祖召入京。監督本裕倉。會臺灣用兵。總督滿公請諸朝。乃命公往。公作遠慮論四篇。大指以臺灣宜析爲縣。每縣各分都圖保甲。易於稽查。又取民壯拔置行伍。以充各標。其餘流民。必審其籍。以授田。當時採用之。海疆底定。雍正元年。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時銓法久敝。胥吏多假手爲姦。公夙夜勤慎。有姦輒發。吏不敢欺。旋晉太僕寺卿。明年典山東鄉試。超授吏部右侍郎。每奏對之日。齋戒越宿。志氣恪恭。於育才用人尤兢兢焉。雍正五年。特擢都御史。公自縣令起家。洞悉閭閻疾苦。凡事關創革。必熟籌其利弊。於民生有所裨益而後已。當廷議耗羨歸公時。力爭以爲不可。取皆驚。聖主鑒其誠。不之罪也。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上聞震悼。賜卹金。遣平郡王散秩大臣奠爵。官爲治喪。予祭葬如禮。諭端恪加贈禮部尚書。太子少傅。廕一子。公立心坦。易純於踐履。非道義一介不取。窮達夷險。不以二其心。爲文樸實。說理類南宋大家。所編鳳興錄。誦法稼書先生出而臨民。動以嘉定靈壽之政爲師。晚年蒐輯當湖遺書。爲十四卷。其他所著書。又數十卷。高安相國雅重公。哭其喪。爲表墓。曰理學名臣。蓋深知公者也。公生康熙十年正月十四日。距卒之年。年五十有七。曾祖諱學顏。祖諱時吉。父諱大震。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妻項氏。繼妻徐氏。皆贈夫人。又繼宋氏。吳氏。子三。長玉麟。監生。早卒。次遷戶部主事。三玉璣。廕生。女一。適舉人趙溶。雍正六年。葬公於湖州歸安縣埭溪之陽。啟塋鄉會試。兩出公門下。服公之教。既久。哲人云亡。不勝哀慟。謹按公年譜誌之墓。而爲銘曰。斯文未墜。天挺結賢。平杓所建。四氣回旋。有紛其學。異說晦蒙。闢邪衛正。公探厥宗。有嚮厥守。猷猷畏憲。公謹厥趨。道直砥矢。起自循吏。拙之卿貳。篤柴靖共。臣道具備。爲孔顏樂。爲禹稷憂。清和與任。惟聖兼修。

天子曰。咨。失我良弼。制詞褒榮。典禮優恤。峴山巍巍。若水洋洋。有斐君子。沒世弗忘。

附錄十一則

以直道忤其長。輒投劾歸。宋誠天聖堂集序。本集上卷。夫子嘗謂。不。相。及。其。若。所。私。寄。客。不。獨。自。負。生。性。情。所。事。與。近。上。卷。老。夫。子。嘗。謂。端。恪。爲。選。君。尙。書。隆。科。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曾。郎。莫。敢。仰。視。端。恪。獨。侃。侃。持。正。議。一。日。畫。諾。尙。書。曰。可。端。恪。曰。不。可。尙。書。怒。端。恪。持。之。益。力。良。久。尙。書。忽。曰。沈。選。君。諍。友。也。改。而。從。之。且。曰。僚。友。當。如。此。矣。入。告。於。世。宗。遂。不。次。加。太。僕。卿。仍。領。選。司。自。此。得。大。用。全。道。望。諸。時。山。西。巡。撫。諸。敏。上。耗。羨。歸。公。之。奏。下。廷。臣。議。位。山。言。耗。羨。爲。額。征。所。餘。本。無。定。數。今。歸。公。則。與。額。征。無。異。日。久。滋。弊。耗。羨。之。外。必。復。加。耗。羨。是。重。困。民。也。爭。之。甚。力。

世宗以耗羨無定數。故不肖有司。取民無制。遂著令。以加一爲率。提解司庫。兼采位山言。凡民間公事。仍許用耗羨。不得與正供比。其有額外加收。及私派民間者。罪之。謝集

九卿議耗羨。公言。今日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

世宗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

世宗曰。汝學道。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

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爲沈近思所難。是日眾皆爲公懼。

上不怒也。全祖望題碑後

公疏請定屬員調補差遣之例。以爲去不肖宜速。而任賢宜久。此如根莠之生。必立時拔去。方不滋蔓。嘉禾之植。必深培長養。而後成熟。督撫有以屬員爲不肖。而調補者。應即行降調。有以屬員爲賢能。而請調繁者。除初選時已奉旨准調外。其餘必須任滿三年。果有善政。可稱。并查實無虧空。令督撫開明事實。咨送引見。方准調繁。則地方收得人久任之效。而絕虛聲躁進之弊矣。又督撫差遣。今多以州縣調入。省會經年累月。不得在任。雖如龔黃卓魯。不能常在地方。亦復何益。請嗣後一切差遣署理之事。俱用同知。通判。佐貳。



等員不得輕調正印。若以佐貳為不足差遣，則此等官員竟成虛設，應即以不職參革，不宜令其竊位素餐。如有萬不得已之委署，盤查須正印州縣者，亦必地方貼鄰，可以朝發夕至，兼顧無悞，不得隔越百里之外。其有公務調入省城，亦必隨即發回，除科場大典外，不得逾半月之限，以致廢職曠官。本集

疏論典史改用正途，謂典史職分甚微，而與民最親。臣考唐宋進士初第，縣尉與拾遺史館侍御史中書舍人知州縣事並除。往時賢者多為此官，即周程大儒亦起家主簿。近因例由考職吏員出身，遂咸以卑賤目之。欣逢我

皇上洪慈，大小臣工同仁一視，於雍正二年冬舉行計典，特恩澄敘典史雜職，俱得與州縣官一體卓異。庶人人可以鼓舞而知所自新矣。但查此等官員，其應選班只據外省總冊挨次選用。現今所選僅至康熙二十四五等年，即使其人盡屬壯歲，考職歷四十餘年，亦已年屆古稀，豈堪復充捕務？其吏員出身又屬久慣衙門，易于作弊。本亦自以出身卑微，不肯復修名節，甫一到任，書役卑快，本其同氣，舞奸弄法，本其故智，害人詐財，本其生業。人多以其官小而恕之，魚肉小民，若分所應然。即至嚴加參革，彼視其官本同負販，曾無警懼。應請將典史仍古制為縣尉，改州目為州尉，與教職平行，補用正途。凡有舉人揀選期遠，年力精壯，情願試仕者，許具呈本縣通詳司撫造冊咨部挨次選授。照府廳之例，與正縣有正佐之分，不行屬下之禮。三年內遇大計，卓異有實，在案已愛民弭盜，恤囚治蹟表著者，行令該督撫據實薦舉。卓異優陞，其餘同正途論俸陞轉，不與雜職比例。如此則佐貳微員亦可望以教弊補偏之事，風塵下吏不致安於卑汙，苛賤之為，除民害一也。整飭官方二也。疏通人才三也。實於地方事務大有裨益。同上

二年典試山東回京奏。臣在東省見百姓耆老言及前任糧道余甸原任布政使佟吉圖二員，清廉愛民，家感念查余甸等因河工被劾，其獲罪情由臣未悉知。惟是輿情愛慕，解任後迎養輪供，起解時又爭出錢物攀留，迫切之情出於誠心。若非實惠及民，何以得此。臣既經目擊，不敢隱諱，謹具摺直陳。又查東省虧空繁多，據撫臣云，欠在藩庫者一年以來皆已全補。欠在各州縣者尚有三十萬，正在嚴催急補。臣愚以為填補庫項固當上緊，然亦須量其力之可為而不累于民。若一味嚴急，各州縣只顧一邊，暗加火耗，有傷民力，非

聖天子愛養民生至意，要在大法小廉，清心節用，漸補而不覺其難，既補而不復再虧。斯為善補之道。臣愚以為宜將虧空之省飭令撫藩通盤清算，其計若干，分別四等，一為奉

旨事件，公捐之項。一為通省事件，公用之項。一為前任所遺代認之項。一為本官自己侵挪之項。造具清冊，不得掩飾。其為自己侵挪者，固當著落本人賠還，置之重典矣。其為奉

旨事件，公用者，當遵

旨施恩，照例豁免矣。其為通省事件，公用及前任所遺代認者，此等官員概無以侵挪治罪，似乎太過。若留之地方，甚為有害。既經虧空，必不肯將已財補用，不過取之於耗羨，仍是地方之物。況肯受虧空之人，必不能有操守而善節省，久留於任，不特前虧無補，必致後虧復生。展轉滋累，徒使百姓日受重耗之害。臣愚以為此時凡有虧空之員，應即令其解任，另選賢能之員開明數目，將加一耗羨量留上下各官養廉外，酌算每年應補舊虧若干，限年補清，報部酌量議敘。如有於加一之外再行妄加火耗者，即以貪贓參處。同上

公奏江浙塘工云：舊時所築老塘之石長皆丈餘，厚可五尺，不橫鋪而直排之，又鑄鐵條以束之，故其塘堅久不壞。後人修築，為省費計，石之長厚減半，又用蓋面中填亂石，或拆舊為新一丈可化二丈。一遇潮水直射塘底，搜空根腳，不轉眼而即壞。劉晏有言：使有贏餘，則官物堅牢。今宜照前人修築之法，以堅牢久遠為貴，不宜過為核減。同上

端恪少時嘗在靈隱寺中為僧碑文諱之，不知不必諱，且更有不可諱者。端恪以吏部侍郎獨對

上問之曰：汝固嘗為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詣之言。試陳之。端恪曰：臣少年潦倒，時逃於此，及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事，以報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為重，臣願

陛下為堯舜，不願

陛下為堯舜，臣即有記，安敢妄言，以分睿聰。

上改容頷之曰：良是。臨川李公聞而歎曰：君子哉，問齋也。全祖望題碑後

端恪既為儒，私淑應潛齋先生之學，故最醇。潛齋在日，端恪尚少。及自靈隱歸，得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凌君嘉印，從之求得遺書，乃知

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而於潛齋語間有未安皆反復以求其通論者以爲應氏功臣同上
本朝眞儒輩出平正切實一以朱子爲宗推平湖陸先生爲最著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少習于禪既乃一返諸正沈潛反復乎六經儒先之旨以體驗於躬行踐履之實其令臨穎也修城築堤積穀勸學務爲百年利賴之計與陸先生之宰嘉定靈壽同其立朝也端方耿介表率百僚遇事多所建白與陸先生爲御史之直言議論同公喜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陽儒陰釋之歧途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奸賢佞之分界則如決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而不能自止雷震文集序
（碑傳集）卷三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禮部尚書太子少傅諡端恪沈公神道碑銘

雍正五年冬都御史錢唐沈公以疾薨於位

上聞震悼身後之典有加命王大臣致奠賜帑金

勅吏部官爲經紀喪事加贈禮部尚書太子少傅賜

諡端恪給祭葬如例

御製碑文榮哀兼至其仲子遷奉公喪歸卜葬於歸安縣埭溪之新阡徧乞墓銘誌傳於鉅人長者以光顯先人之行業駿於公爲鄉里後進少嘗以文字見知於公知公之行誼最悉非其文足以致公不朽公有其不朽者文或藉以傳焉謹按事狀公諱近思字闇齋號位山又號俟軒世爲仁和之五杭村人曾祖學顏祖時吉父大震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吏部右侍郎妣皆贈夫人曾祖母尤矢節撫孤孫避兵旤艱瘁彌厲以故贈君終身無笑容公少而夙成年七歲請於父曰仁爲何物贈君大奇之九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少長從虞山錢燦嚴虞諱學補錢唐學官弟子公之以錢唐著望自此也假學舍授諸生經厲志求聖賢之學曰人欲窮理必自六經孔孟始讀六經孔孟自集註始欲修行自敦倫始敦倫自力行小學始坐右書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



知語自警。康熙己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時座主孝感相國將致政歸。公上書論孔廟前此從祀於道統正傳有未當者。其略云。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爲繼述孔子之大宗。同乎朱子者卽同乎孔子也。異乎朱子者卽異乎孔子也。及明嘉靖以後。與朱子岐途異軌者亦並從祀。其時因功業之高。聲名之盛。又以門人徧滿附和者多。遂至謬誤相沿。習焉不察。使千聖相傳心法如精一之旨。博約之訓。知行之序。誠敬之功。若有不由其途而可入聖者。此大惑也。因極論當湖陸稼書侍御學術純正。宜膺祀典。孝感深聽其言。後侍御竟列從祀。其論自公發之。家故貧。惟一僮執役。謁選授河南臨潁令。不改素操。單車蒞職。修倉建社。豐凶有備。役夫築孔家口堤。潁人至今無水患。立岳忠武于忠肅雙忠祠。修宋統制楊再興墓。自爲碑記。以率勵廉耻。敦厚風俗。爲本務。膺循卓薦。去潁之日。士吏攀車灑泣。道不得行。擢廣西南寧府同知。執法不避權貴。豪吏斂手。未幾以病乞歸。集生徒教授如初。豫章敷文兩書院來聘主講。皆辭不就。相國高安公撫浙時。以賢能薦。監督清河本裕倉。嚴立規條。搜剔奸蠹。積弊一清。未兩月。浙閩督臣來請以公攝臺灣府事。

聖祖仁皇帝可其奏。卽命公往。時臺灣逆亂初平。方資撫輯。因作遠慮四論。略云。臺灣爲沿海諸省保障。鹿耳天險。澎湖孤懸。非若內地之可以臂指使也。以二千里之幅員。止設三縣。聚一二百萬無家室妻子。剽悍狠戾之徒。肆行其輕詭。任俠之習。地方之敝。由此而起。莫若取臺灣析爲數縣。俾各治其地。每縣中各分都。置保甲統領約束。絲連繩貫。易於稽察。一道一鎮。彈壓府治。駐兵三千。游守千把。分防各縣。又取民壯之材勇過人者。拔置行伍。嚴加操練。迨兵多之後。潛移內地。以充各標。其餘流雜之民。必審其籍貫。稽其家口。方許授田土。否則悉驅過洋。自可化頑暴爲淳良。變海島爲禮義矣。當時採其議行之。

憲皇帝初卽位。向聞公名。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時銓法久弛。胥吏多假手爲姦。公密察輿論。盡得其隱。吏不敢欺。由是宿弊頓絕。旋晉職太僕寺卿。明年典山東鄉試。未竣事。超授吏部右侍郎。山西撫臣方上耗羨歸公之議。

上將從其請。公力爭殿陛間。同列皆爲失色。

上嘉其誠。剴不之責也。方是時。公直諫聲震天下。丙午主江南試。陛辭之日。御賜詩有操比寒潭潔。心同

秋月明之句。明年春，晉都察院左都御史、總裁禮闈，得士稱盛。公受

聖主知遇至深，不五年間，自散吏擢至九卿，日夜淬厲，殫竭思慮。凡國家大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前後封事十餘上，皆剴切明白，不爲苟應故事。每封疏將入，必先期宿戒，鍵戶沈思，繕稿竟，北嚮叩首而後行。雖家人莫知所陳何事。海內識與不識，朝夕顙望，希公枋用。卓然大有爲於天下，而天靳其年，不得竟其所用。是冬遘疾，卒於位，年五十有七。公慎交游，寡言笑。學以程朱爲準的，與儀封張清恪公講性命之學。清恪公所著學庸講義，皆與公往復辨論而後成。生平敬李梅崖之道義，蔡梁村之理學。晚歲篤好稼書文集，與閩人雷鉉、王道考訂其業，夜分不休。所著述數十卷，曰學易、學詩、讀論語注、偶見錄、小學咏、勵志雜錄、真味詩錄、天鑑堂詩文集，皆理道之言。銘曰：

元氣塊垠，坤厚寧寧。曲江迴折，濤瀾生。嶢嶢大儒，天挺英樹。立匪祇一世名。蚤從小邑，流惠聲。力振獎勗，扶孱俾。築堤捍患，潁水澄。東人泣送，西歡迎。旄頭夜墮，赤嵌城。卓然遠慮，推用兵。坐可危論，起卽行。

帝憂銓法，俾掌衡。從事認詞，莫敢竄。逆鱗不憚，徑寸撓。

竑諍侃侃，殷殷覲。

帝原其懇嘉，乃誠。南牀獨坐，望匪輕。圓首躋足，跂治平。胡不憖遺，末疾嬰。翮騎箕尾，邀太清。若水鳴咽，繞賜塋。羊馬躑躅，樂石貞。維公孔思，兼周情。氣奪嗜啞，驚聲盲。執朱之奧，扶陸精。繼宋五子，張周程。儒術彪炳，辭鉤鏗。銘詩徵實，不可更。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三八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一

李紱 章前謨 謝晉 方世舉 吳焯

閣學臨川李公紱神道碑銘 全聖望

乾隆十有五年閣學臨川李公卒於家。公以病退已十年。然海內士大夫猶時時探公起居。以爲斯道之重。公卒而東南之宿德盡矣。嗚呼。公之歿。三朝負重望者四十餘年。以爲不遇。則亦嘗受特達之知。荷非常之寵。內而槐棘。外而節旄。至再至三。有具臣所不敢望者。以爲遇。則乍前而遽卻。甫合而已離。磨蝎蒼蠅。旁午中之何造物之顛倒斯人。一至此也。累厭累起。卒不得志。終於飢餓以沒。是則可謂痛心者矣。公以己丑進士入詞館。授編修。即受聖祖不次之擢。起五階爲庶子。自來詞館所未有也。主試滇中。浙中。凡再遷而至閣學。攝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大用矣。以辛丑校士之役。被論罷官。視永定河工。蓋未及一年而已黜。世宗在潛藩。雅知公。既嗣位。召還。盡復其官。時賜獨對。參陳大議。時有密勿重臣二人。禮絕百僚。親王亦折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賦性剛復。難其事。乃解閣部二官。但領副都。尋復以爲兵部侍郎。直講筵。視漕。歸稱旨。旋令鎮撫廣西。重臣終心忌之。因作四巡撫論。皆加醜詆。以爲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江撫楊文定公。時爲漢撫。今大學士海寧陳公。時爲東撫。其一則公。而蔡尙書爲川撫。亦豫焉。重臣又令其私人汙公以賊卒。不得。不二年。世宗思公召爲直隸總督。盼陳倍隆。公力言河東總督田文鏡之殃民。既而奏之。漏三下。猶未退。又連章糾之。河督亦劾公以朋黨袒護屬吏。之出自科第者。且舉動乖張。世宗始頗直公言。將斥河督。已而稍猶豫。于是封事狎至。公雖互有所持。而不勝當是時。世宗方痛懲廟堂朋比之習。蔡尙書者。素負才而專已。願獨傾心於公。會其失。嘗忌公者。因譖之以爲是其死友。歷指其踪跡。公益羈。召入爲工部侍郎。其在事方九月也。則新任直督及廣撫交章劾公。初公在廣撫任中。嘗安插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廣撫不自引咎。追劾公。從前措置不善。

詔使公隻身前往捕賊。自贖。不得。攜廣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公至而叛苗東身自歸。有司訊之。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事得解。時公已削奪官爵。既歸。下刑部聽訊。大臣議公罪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其應得死罪二十有四。凡屬吏于官。項有虧者。皆令公代賠。籍其家。取其夫人之簪釵視之。皆銅器也。獄成。世益爲公危。願公處之泰然。在囚中。日讀書。晝飽。夜熟眠。若不知有憂患者。時故甘肅胡君期恆亦以事在繫獄。曰。眞鐵漢也。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世宗始終念公。特以其性剛。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後洩洗之。而復用之。乃大召廷臣。并召公。親詰責之。公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誅。乞卽正法。以爲人臣不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也。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汗出浹背。恐有大處分。而公自若。在獄中。最爲詳。尋奉詔。恩赦公。令纂修八旗志書。敕車馬。卽日赴局。杜門不接賓客。重葺平生所著書。如是者八年。今上卽位。召見。諭曰。先帝因欲用汝。卽日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時頗有阻公之起而不得者。願不一年。竟左遷詹事。公平生以行道濟時爲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嘗少衰。而浩然之氣亦未嘗少減。然而霜雪侵尋。日以剝落。菁華亦漸耗矣。會以丁太夫人憂。歸。服除。又左遷光祿。尋遷閣學。時方主試江寧。一旦忽大病。神氣遂支離。與人語健忘。一飯之頃。重述其言。絮絮數十度不止。扶疾還朝。詔在京師治竟不痊。許以原官致仕。賜詩以寵其行。歸而稍愈。優游里社。曾一至黃山。蓋公先世自王父以上。皆休寧產也。然非復前此之仇壯矣。嗚呼。公自釋褐時。新城王尙書稱其有萬夫之衆。及中年百鍊。芒彩愈出。豈知血肉之軀。終非金石。竟以是蕪草殆盡。而要其耿耿實志。以終者。世人也。或未能盡知也。世之論公者。謂公之生平。其志於遇。願亦頗咎公之不能善用其才。公以博聞強識之學。朝章國故。如肉貫串。抵掌而談。如決潰隄。而東注。不學之徒。曰。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山立。左顧右盼。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以溫言。故不特同事者惡之。卽班行中亦多畏之。嘗有中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



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
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
不復與公接。然其實公之虛懷善下。未嘗以我見自是。予以晚進。叨公
宏獎。其在講席。每各持一說。與公力爭。有時公亦竟舍其說。以從予。即
其終不合者。亦曰。各尊所聞可矣。故累語客。實予之不阿。而世方以閉
眉合眼。嚙嚙嚙。伺察廟堂。意旨隨聲附和。是為不傳之秘。則公之道
宜其所往。輒窮也。計公在九列。其事者曰。年大將軍。與堯曰。隆太保。科
多。曰。桐城。常然。二相公。及為直督。勸營田之役。曰。和碩怡親王。公皆一
無所附麗。而卒困於河督。然其終得保全者。則
聖天子有以呵護之也。西庵。暮齒。尚遭側目。可悲也夫。公之好士。出自
天性。故校士。則蒙開節之誘。察吏。則又遭鉤黨之誣。然而詞科之役。公
方待罪書局。猶諄諄問予以天下才俊。各取其長。登之簿錄。是以丙
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曰。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
書。猶眼明。蓋實錄也。予之罷官也。徐相國言于朝曰。今日李詹事必大
作惡。或問之。張尙書從旁答曰。此乃具體而微之李詹事也。嗚呼。予亦
何足以望公。而辱諸君之推轂乎。其經術皆足以經世務。指揮所至。迎
刃而解。曾一出視漕。即為清運。丁積年之害。至今遵行。而惜其所至。皆
未有三年淹也。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也。問胡于
曰。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
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難矣。予於諸生。請業多述公此言。以告之。則秦
山巖巖之氣象。如在目前。一念及之。足使頑廉而懦立。今老成徂謝。後
學其安所依歸乎。公諱績。字巨來。學者稱爲穆堂先生。其居臨川。僅二
世。少貧甚。讀書五行。並下落筆。滾滾數千言。而無以爲生。嘗自其家徒
步負糶。被之微。又之吳。吳人或異其才。然未能振也。或言之江撫。耶君
一見曰。非凡人也。始資給之。遂魁其費。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戶部侍郎。
娶某氏。封夫人。子四。孝源。孝泳。孝澈。孝洋。並登鄉薦。而孝源爲縣令。孫
友棠。進士。翰林。今改御史。公春秋七十有八。葬於某山之某原。所著有
穆堂類稿五十卷。續稿五十卷。別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
譜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論二十卷。陽明學錄若干卷。八旗志書若干卷。
皆行於世。公于雍正癸丑之冬。見予文。而許之。遂招予同居。時萬學士
獨廬亦寓焉。紫藤軒下。無日不奉明誨。諄諄于義利之戒。公以丁憂歸。
子以罷官歸。學士亦以丁憂歸。是後一見公子。江寧則公已病甚。猶倦

憊。以予出處爲念。既歸。不復相聞矣。公之歷官事迹。不能悉述。且亦有
事祕不能直陳者。然而予荷不言世且無知者。乃略陳其梗概。然終不
能百一也。嘗謂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正之裴治。學術則文達。文安。
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亮公。文章高處。通南。豐下。
亦不失爲道園。而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所
謂大而非夸者。吾言是也。其銘曰。
用則大受。否則卷懷。曰。亨曰。屯。我何有哉。所可惜者。用世之才。困頓而
死。志士所哀。名山大川。千古昭回。英靈之氣。長表券臺。

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二十七

公姓李諱毅字巨來一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少孤貧好學常負襁被徒步行千里至徽州吳門訪求賢豪江西巡撫鄧公廷極見而奇之厚爲資贈舉康熙戊子鄉試第一己丑進士入翰林安溪李文貞公新城王阮亭尚書俱有國士之目聖祖知其才從編修超五級爲庶子累遷內閣學士權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出爲雲南浙江兩省主考再充辛丑會試總裁被議罷官出覲永定河世宗登極復原官侍講經筵眷寵特隆時九門提督隆科多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俱貴顯用事九卿六曹唯諾恐後而公獨與之抗無所撓屈出爲廣西巡撫未二年召爲直隸總督路過河南河南總督田文鏡勢方張冒整飭吏治之名一疏輒劾十餘員半皆科目公乍見揖未畢卽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踐讀書人何也田不能堪卽密以公語奏而公于入覲時亦有劾田之負國殃民滿三下猶侃侃未退退又連章糾之世宗頗直公言將斥田而田亦再劾公乖張數事遂兩有所持猶豫未決會蔡尚書珽得罪素與公善忌公者因以朋黨中之世宗震怒下公于獄命直隸廣西後任督撫撫公罪狀二臣希上意互有奏聞于是下刑部訊鞫得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死罪二十有四籍其家四壁蕭然夫人所戴釵珥悉銅器也世

宗知公深本無意誅公特惡其強故摧折之冀稍改悔兩次決囚命縛公與蔡挺同至菜市兩手反按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奏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宣旨赦還仍囚獄中亡何世宗傳齊諸王大臣羅列析楊鉗錮諸械召公跪階下親詰責之天顏甚厲聲震殿角左右股升而公奏對如常但言臣罪當誅宜速正法爲人臣不忠者戒世宗爲之霽威命赦出獄纂修八旗志書在館八年今上登極召見諭曰先帝本欲用汝也卽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公揚休山立鬚眉偉然終日無跛倚之容于古今事宜朝章典故口滔滔如傾河千夫奪氣又絕少溫顏曼詞與人諧際以故滿朝文武望而畏之然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嫌疑漠然不計庚子辛丑兩科做唐人通榜故事一時名宿網羅殆盡而瓊琚不第者至袖瓦石相隨填公門幾滿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爲非乾隆元年詔舉博學鴻詞公已薦六人矣格于例限乃取夾袋中某某名姓于朝房中廣託九卿有吳江詩人王藻者尚無薦主乃交門下士孫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不得已長跪謝罪允薦乃已次日其事上聞以浮躁失大臣體錮二級補詹事府詹事丁母憂歸服闋補光祿卿遷內閣學士典試江南閣中得離眚之疾神氣稍



儒藏

恍與人言絮絮萬語猶不知所謂。榜發後中外寂然。謂獨是科爲最公。然所中傳者名流甚稀。公之神明亦從此衰矣。還朝乞病。天子命在京調治。卒不痊。許原官歸里。賜詩以寵其行。居家十年。薨壽七十八。公憂國如家。勇于任事。不以獲越爲嫌。典試雲南歸。卽以其地之鹽銅利弊作書告知參議李公。巡撫廣西歸。卽以泗城改流調土兵法作書告知總督鄂公。過黃河。卽以新舊支河宜添兩壩作書告知總督齊公。巡漕歸。卽以運丁疾苦開河事宜作書告知總督張公。起用未一月。卽上疏請停揀選分發之例。以息奔競。寬公罪處分之條。以惜人才。專百官職司之任。以成政化。洋洋數千言。上嘉納之。公博聞強記。藏書五萬卷。手加丹黃。其宏綱巨旨。都能省記。刑部郎中楊某欲試公。故意于押赴市曹時。探問經史疑義。公對精爽白刃。應答如流。楊退而告人曰。李公眞鐵胎人也。少好陸王之學。不喜朱子。有中州貴人某嘗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高明。然返之吾心。殊多未安。奈何。公曰。公總督倉場時。邀 寵進。美餘不知返之于心。可曾安否。其芒角皆此類也。初。公撫粵時。安插一罪苗在安隆州。公去苗遁。後任撫。臣劾公措置不善。世宗命公單身捕賊。不許攜粵中兵役。人皆爲公危。公行至半途。罪苗束手自歸。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得夷心如此。所著穆堂類稿一百五十卷。春秋一

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子四。孝源。孝泳。孝游。孝洋。並登鄉薦。孫棠。以進士官翰林。

論曰。天之生才。若可知。若不可知。以公之志高氣盛。如金鐘大鏞。雖目昧者亦不陳之庖。逼而必登于明堂。此可知者也。乃似遇非遇。居高位不能終三年淹。此不可知者也。使公歛其芒。以柔道行之。當必竟其所用。而卒使孤行已意。屢起屢顛。何耶。說者謂頗似公家北海一流。然北海以罪死。而公榮名考終。則其廉儉過之。且遭逢 盛世之幸也。余弱冠入都。袖文請業。公極愛李德裕論一篇。大書卷首云。盡洗唐鑑中腐語。得此痛快淋漓之作。真不覺前賢畏後生矣。嗚呼。使公得志。其功業亦豈在文饒下哉。

袁枚撰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七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七一

儒林郎江南溧陽縣教諭韋君前謨墓誌銘 劉翰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上策天下貢士於廷燕湖韋子謙恆由南巡召試賜舉人官中書至是

制一甲三人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時子以讀卷官再充教習庶吉士
韋子謙旅晉卒業則越席抱狀請曰吾先君之歿垂二十年生平學術
官方流被人口願乞一言納諸墓而館鄉先輩具言韋子謙誠士不
敢以溢詞欺親先生毋固辭乃據其行實之大者誌而系之以銘誌曰
君諱前謨字儀哲號鐵夫先世當宋南渡時有隱君諱許者自江西卜
居燕湖累傳至公高祖贈文林郎諱受薦曾祖封朝議大夫諱一教祖
順治乙未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諱弦佩考授文林郎知河南新
鄭縣事諱聖功所至具有聲蹟君以名家子治經曉師法年十七補學
官弟子員五試不得解乃以原貢注泗州訓導歷金壇訓導遷溧陽教
諭尋移病以歸君生平諄諄生必首告之曰庸學飾經義亡實用其弊
視荒經為甚爾諸生勿蹈此諸生有內行不謹者所聞得實當庭跪其
斥之其人嘿感悔無後言溧陽王生某者其弟卒官武城令比喪歸遺
孤猝殤於疹丹徒陳生故與王某鄰遂以圖產謀殺介府教授屬君納
其贖申治之君峻卻不撓而訓導某獨牒上有司窮治不得實然王氏
以延累家竟破後兩學官次第暴疾荒忽呼王武城而斃君顧家人曰
我獨不受賕義自應爾孰謂其不爽其信且速如是先是泗州積被
水額賦以次報蠲後水勢浸落有司籍上蠲出新於二則分年復業並
請增設運安衛理其事君奉調佐邑令勸實條具奸胥舞文狀甚悉大
指請除一地兩科已報於復報個與報而實未個者大吏宋以入告
詔報可汰冗官釐正課歲減溢額租七千有奇民以為便夫府州縣學
宮儲材之藪也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人師之范也其秩輕其守重士大
夫顧以早歲不獲瞻通顯往往需次至氣衰日暮不得已俛首狎就之
詬者且目為賄貪優老地而上官亦僅憐其投閒戀棧不復以課最
關之即不自菲薄無以揚其職觀君在官所自效其有不渙顏浹背庶
斯一雪斯言者哉君至性過人遠古太安人暨新鄭公之喪皆盡哀盡
禮以弟病乏嗣立遺三子成龍為之後殮葬悉以身肩之晚繪授經圖
一垂髫負劍捧書其側編修君也其志行醇茂為學術官方之本蓋如
此君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六配甘安

人繼周安人並有靈範先君卒生子七長天棟乾隆丁卯舉人次天棟
縣學生成龍出為季父後皆甘安人出次即編修君謙恆次縣學生震
蒙次履泰次鼎復皆周安人出女三孫八孫女六曾孫二曾孫女一以
某年月日葬某山之阡銘曰
匪道矣蹈匪教曷造嗚呼君乎神所勞其甯弗攬其貞用享嗚呼君乎
天所旌

（碑陰卷二）

又教諭韋君前謨墓誌銘

韋君諱前謨字儀哲安徽蕪湖人祖諱弦佩順治開中進士官吏部郎
中祀名宦鄉賢父諱聖功以貢生知河南新鄭縣韋氏世以治經為業
至君益欲推所學大施于時雍正元年以歲貢生為泗州訓導師道自
嚴召諸生講藝進其賢者能者而勸導其不率者必使之悔悟自奮乃
已縣有楊生數忤其父君為開營至再四楊生大感慟折節自改及君
去官楊舉興而泣且曰微師吾終不可為人矣遇水旱賑卹輒散服酒
鄉人問所疾苦畢得其幽隱從而酌劑益損之眾皆服無敢欺冒者
康熙間泗水有
詔除其賦至雍正五年而報淤報涸者紛起吏因緣為姦又添設運安
衛追徵積遺民苦之已而
詔下有司清丈其地畝君因公委密為條議分析一地兩糧及無地存
糧者其若干頃陳之副使何君宗韓並請裁衛以便民何君竟据之以
聞遂得減歲賦七千兩有奇而漣安衛亦罷七年以父憂免十年服除
補金壇訓導卻私饋金壇學生畏慕之遷溧陽教諭又二年以疾歸年
六十六終于家子七人天棟舉人早卒謙恆一甲進士官編修
贊曰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于物必有所濟信夫若韋君者
唯其所存者深也其有得于治經之功與何君宗韓可謂知韋君者矣
乃竟無薦達之言何哉

（碑陰卷二）

碭山縣教諭謝先生晉行狀 謝齊書
先生姓謝氏諱晉字日三蘇州常熟人祖爾綱父錫蕃贈文林郎康熙
十九年大水歲饑先生祖為粥食餓者時先生年五歲進曰糜薄恐不
飽又不得懷去不若易以餅祖大奇之從其言全活甚眾年十七補博
士弟子試輒高等及入成均屢冠其曹年四十九中雍正甲辰科順天

第五名舉人。會試取明通榜歸教授於家。先生爲人和平樂易。篤於倫理。居家常以孝弟敦厚爲教。侍母病衣不解帶者經年。載兄毅字心遠。邑庠生。弟發字叔起。丙辰舉人。推肥處瘠。發於中誠友于式好。至老無間。從弟子景運幼孤。露育於先生。提携成立。視均己子。少受業同邑陳鴻陳歿。爲造塋家。與同學五十餘人。執紼送葬。其篤於誼如此。在場屋三十年。經史古文。手自抄撰。研精探索。寒暑不輟。爲文章精詣充實。理法純密。既魁京兆。所試墨裁遠近傳誦。及歸。從學者日進。先生指示程準。剖析奧義。誘掖不倦。多所成就。乙卯丙辰之閒。舉場文體一變。其舊末學膚受不循其本。競構詭異。以達世。鄙忽先進。目爲常譚。先生教人常隨時適變。而不失其正。執經之士。前後百數十人。登科第者相望。門牆之盛。同時罕及。乾隆五年。年六十五。由丁巳明通選徐州。時患蝗。縣令教諸生各出掩捕。一生病不出。隸輒迫辱之。先生謁令。令方憂蝗甚。先生曰。隸之害民。酷於蝗。蝗易除。未足憂也。令爲稍戢其隸。又于生者納租已畢。隸猶索錢不已。大見詬辱。反誣生以罪。令怒將笞生。先生曰。徐之且勿盛怒。令患曰。師何意。罪我以怒。先生曰。喜怒哀樂情也。人所當有。苟發而中節。則怒亦和耳。令意解。乃釋于生。方是時。隸役橫甚。士之富厚者。必以計攫其資。貧者或取爲之下。即立具罪名。恣意凌折之。薄物細故。皆成瘡疣。構飾疑似。詞牒旁午。先生深不平之。後大司成崔公紀來督學。司成素方嚴。先生因上謁。極論其害。乃令諸生嘗見枉陷者。悉以狀自列。學政下其事。教諭先生一一直之。以上司成大怒。飭郡守按驗。諸奸猾悉伏其罪。士氣爲之一振。於是諸生恃先生若慈父。母矣。先生在場山八年。訓課不倦。貧者恆賑給之。有汪鳳翥者。幼孤。黃圖文者。本農家子。此兩人尤貧困。以童子來請益。先生招致官廨。衣食而教誨之。三年。皆補弟子員。先生嘗受郡記。與令分道捕蝗。當至南鄉。禱於猛將廟而往。於時羣飛蔽空。聲如殷雷。乃命召徒眾掘溝塹。設置網具。竿挺須臾。黎明畢會。及旦視之。蝗盡墮地。死數十里。無一飛者。士人陳鳳卜家有孤。崇巫祝。禱祀莫能祛。先生至。揖而祭之。命虛一室。處焉。自爾寂然。家以獲甯。乾隆十二年。以老乞歸。屢上郡守定公。長以先生尙強。堪任職。疑有所齟齬。遣教授從容問所以。欲去官。意先生慨然曰。吾年踰七十。幸筋力尙健。願我兄弟三人。弟以計偕。得數過此。兄輩矣。獨不能來。念相見無時。何能貪願微祿。使白首抱完

山分飛之恨乎。郡守爲感動。乃許焉。先生既得請。以是年六月束裝。諸生更留行。復居月餘。比發。生徒傾邑。送於河干。服青衿而列拜者三十里不絕。初。先生出行。城南遭子母相毆者。停肩輿問之。其子傲然曰。素非相屬。能難我耶。先生怒。執而撻之。令縛送縣。治其罪。其人始懼而求免。先生爲開示大義。反覆訓諭而去。縣令聞之。晨遣先生。自以化導無素。引咎愧謝。後其人感悟。更爲善良。娶妻成家。供養有加。聞先生歸。母子追送出郊。鄭重拜謝。縣令者三韓鄭君名承顯。嚴猛有吏幹。先生與爭諸生曲直。數相抗。初。怏然。察先生所言。公後更見敬信。命其子受業於先生之子。祖庚遂相與結交。先生家故貧。居頃之。祖庚以舉人選授處州雲和令。雲和富人坐法當抵罪。走常熟。行錢先生。先生正色拒之。凡再至。卒不納。數救祖庚。宜務廉慎。勿觀法。亦終不言富人事。乾隆十六年。恭遇皇太后萬壽。推恩中外。先生以祖庚官封文林郎。祖庚在雲和五年。以勞次調甯波。奉化令。未數月。有獄囚病死。其家請而殮之。坐不檢驗奪職。先生聞。未嘗戚戚。乾隆二十二年。翠華南幸。吳越。先生年八十餘。父子迎道側進所著聖諭十六條衍義。詔賜先生緞一端。復祖庚官。初。先生年十五。六多疾患。母黃夫人誠曰。汝血氣浸長。而羸瘠若此。一不慎。恐旦夕不自保。先生受誠。加意攝護。弱冠以後。體更充實。竟獲遐壽。既老。飲嗽日進。齒牙未嘗動搖。後進以文字請業者。手披口誦。無厭。息如壯盛時。庚午。王申。祖庚連充浙江同考官。迎先生至錢塘。既撤。聞祖庚率其門生謁見。奉觴上壽。倚遊六橋。先生鬚眉皓然。策杖登陟。彌日欣暢。曾無倦色。自先生去。場山歸。優游家園。垂二十年。安分忘貧。以文自娛。壽考康強。儀型縉紳。四方士友相見。必問勉廬無恙。爭欲知其起居服食。其相傳說。以爲稀有。勉廬者。先生所讀書室也。乾隆三十年閏二月初九日。無疾卒。年九十。先生娶姚氏。先先生卒。贈孺人。側室陳氏。以子貴。封孺人。子一。即祖庚。乾隆戊午。舉人。浙江奉化縣知縣。孫二。曾孫四。先生以醇德宿齒。爲鄉黨之所尊。事文章行誼。皆可表見於後。宜請當代哲匠。刻畫碑誌。垂耀泉壤。及載卽邑志。乘使來者。有所考信。觀法。齊齋幼以愚。不侍函丈。敢就聞見所逮。參以先生所著年譜。撰次梗概。冀備采擇。謹狀。

方息翁先生傳 蕭穆

先生姓方氏諱世舉字扶南晚年自號息翁世皆稱曰息翁先生桐城方氏故華族冠蓋相望先生獨與從弟貞觀世稱曰南堂先生並以詩鳴天性高曠不求聞達少遊秀水朱太史彝尊之門多見古書祕本博學篤行康熙開北遊京師賢豪長者多就唱和質疑辨難無虛日名譽日起臨川李巨來督部尤推重焉嘗以先生所賦長篇險韻張諸廣座誇耀同人中年以本宗孝標學士書案牽連遠戍塞外雍正元年恩詔放歸田里嘗寓揚州時朝廷方開博學宏詞科某侍郎欲羅致先生舉以應詔婉謝不就生平所閱古今載籍均有評訂或屢加塗改上下朱墨交錯其議論考據多有前人所未及者少年好爲詩歌卷軸甚富晚年多所芟削所訂詩集斷自甲辰南歸以後嘗見友人顧嗣立俠君箋注韓詩於韓公身世多有不合乃鉤稽羣籍發明旨趣爲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遂嗜韓詩長篇瑰麗亦往往似之年八十餘於廣坐酒闌燈地中伸紙濡墨頃刻數千言不復斤斤繩墨而精采不少衰其族子宜田宮保親承盛浙時屢以書訂期請遊覽武林山水卒不往復書曰野人方與故里諸朋舊日劇譚會吟掀髯鼓掌以爲樂乃欲以爰居享我耶其襟懷高曠若此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年八十有五所著江關集春及草堂詩鈔漢書辯注世說考義家塾恆言蘭蕕詩話已久行世其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兩淮鹽運使盧公見曾爲刊於揚州又有李義山詩集箋注其表弟江都程太史夢星借刊之世多有其書余欲搜先生生平評訂羣書其繁揭要勒爲一書名曰春及草堂筆記久之未就乃撮其出處學行大

略爲之傳以示讀先生之書者有所考焉。

（碑傳集補）卷四五

吳繡谷先生行狀 張燠

繡谷先生以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其子城哀其行事踵予請狀予與先生交垂兩世雖其言之無文義不可以辭乃屬次而爲之狀曰先生諱焯字尺鳧別字繡谷世居歙西巖塘高祖尙寵奉其考應嵩遷杭遂爲杭人曾祖大鏌祖名溢前明諸生以學行著聲復社晚歲構葺園于城東與殿子餐柴虎臣祁止祥范文白諸先輩吟賞其中有葑園盍簪集考維慎有當世才康熙甲寅閩逆煽亂嘗捐千金贖被掠子女爲好義者倡首制府李文襄公深獎異焉以長子炳貴軍恩勅封國子監學正今以第五子之煊任江南常州府通判勅贈如其官贈公生三子先生其仲也少而敏慧九歲能詩十六補學官弟子卽耽意羣籍多所該覽尋貢成均名益起四方賓友咸造門上謁所至雖老宿無不站屣迎者嘗與西河竹垞兩太史暨一時主客講學沈昭嗣園西河詢格物同異未置對時先生居下座大言曰本末物也知本卽物格矣因舉黎立武管東溟羅近溪諸家指意相往返西河遽起執手太息稱畏友云康熙乙酉聖祖仁皇帝南巡先生獻詩行在方是時俊髦輻輳飾文辭自進者以百數不稱者多報罷先生獨奏對稱善蒙賜御箭命隨行而以伯兄比部公下世贈公年髦當侍養遂力辭不就丁亥翠華再幸浙江先生奏進歲華紀麗續編十卷聖因寺志四卷海潮集說三卷復蒙溫旨海潮集說經朕特留覽餘並宣付內閣其見恩遇如此先生藏書不下數萬卷元鈔宋槧



清儒碑傳集

卷七一

購常不貲。一書必兼數本相參比。有所舉正。輒疏其顛末而甄識之。海內證索家推爲第一。性彊幹。居常應會酬答。率盡朝晡。稍隙。輒坐瓶花齋。籤帙縱橫。手自點勘。至夜分乃罷。讀書務精小學。謂漢世學僅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史書令史。其重如此。今世儒摘筆爲時藝。所循用字不滿百。然且音訛義替。而篆籀古文至終其身弗能辨。然則今之老生。母乃有媿于漢之童子乎。故於六書至爲熟治。如辨鹽豉之鼓。當從未爲古菽字。其藉之苴入麻韻者。當讀如巴。引蜀本紀注爲證。括非卽括。當從佩臚。分見出入之出。廣韻祇去入二聲。廖文英誤增入灰韻。其審覈多此類。又以許氏說文所引經傳多與經典釋文不相應。嘗與無錫朱贊皇析說文分編經傳。以補釋文之未備。又以吾杭爲吳越建國。南宋行都。前人摩崖刻石多在湖山。而歲久文字皴剝。遂以蕪沒。往往乘暇攜榻工徧歷幽阻。見輒摩挲剔剝。拓其文以歸。久之成帙。因稽校史籍。綴以論述。作武林金石考。而惜其書皆未成。世莫得見也。先生口諧善論。稱說舊聞。靡靡可聽。故錢塘令南樂魏輒延先生分纂縣志。同局裘庶常璉從問南宋趙院故跡。先生偶舉周少隱集中論事書。其造趙之法。入稅之數。觀樓如指視。庶常爲之疎顏歎服。自其稱卽稱詩。汎濫覃製。漢魏而下。皆能沿其流。別裁僞體。婢羣雅以合作者之意。中年以後。爲詞競競去上二字之別。友人厲君鶚稱其紆徐幽遠。愜悅綿麗。在周清真張玉田諸人閒。蓋篤論焉。生平伉爽重義。與人無纖芥。振乏解紛。常傾身赴險阨。遠近歸往。慕思之至今。先是。贈公用鹽筴起。先生紹其業。臺使者下車咸屬以季事。季事者。辦一年引課之事。

也。先生神識通敏。詳閱時要。所指切處。奏並中機宜。當事多嚮納之。雍正己酉。制府彭城李公以先生尙義急公。有裨睦政。爲疏請于朝。議敘正八品用。辛亥。公又聘修浙江通志及西湖志。時授簡者二十餘人。兩志古蹟皆先生屬草。先生考證詳確。多人所未發。如論宋太廟。謂欽宗未嘗缺祀。其升祔日月見于宋史。田志以無配享功臣而誤。又謂錢塘舊縣治唐宋皆在錢塘門內。其遷紀家橋自南渡始。萬歷府志不足據。東坡寄題東陽水樂亭詩。自云爲東陽令。王樂作。見梅溪輯注。咸淳志辨之爲非。他若西陵城卽越王城。陸務觀誤分爲二。風渚在吳興金鵝山路。史誤入錢塘。諸所辨皆一正舊志之譌。語多不具述。歲癸丑。世宗憲皇帝徵康熙己未故事。開制科取士。浙江有司首擬上先生名。予友杭君世駿亦自京師貽書勸駕。先生奮以詩有野人自信非毛遂。先達何緣薦陸機之句。蓋其時已嬰疾。入秋遂不起矣。先生所著葯園詩稿二卷。渚陸鴻飛集一卷。玲瓏簾詞一卷。南宋雜事詩一卷。已行世外。有補谷文集。蟬花集。荒谿稿。征校稿。魚脫軒詩集。詞集。補谷叢說。補谷書跋中和樂新章。合二十餘卷。並藏於家。嗚呼。先生少壯發聞于東南。士論皆以宜光本朝。備著作。顧屑屑從事場四十餘年。卒無所遇。方今朝廷闢大科。公卿交章論薦。此亦班揚之選。何異。而先生又遽已奄忽。不能以其身待。蓋其命也。然而流聲遺書。卓然在人。夫卽無所得於生。而將有所傳於後。固可以無憾矣。謹狀。

校記

①第五子：疑當作「第三子」。下文云「贈公生三子」。



清文閣

清儒碑傳集 卷七一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二

范璩 張庚 吳直 蔡世遠 王兆符
張廷玉 張朝晉 崔渭源 楊椿

資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璩神道碑

乾隆辛巳之歲恭逢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

上命文武廷臣及子告在籍年七十以上者各九人賜遊香山製九老詩以寵之則資政大夫工部侍郎松岩范公與焉蓋公自丙寅蒙恩致仕至是以慶典來朝獲廁耆英之會朝論榮之越六年丙戌十二月有司以公卒聞

諭祭如例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木瀆之阡公諱璩字電文一字約軒其曰松岩者以

上賜松岩樂志頌因為號也系出宋文正公長子監簿公純佑之後十一傳至從源徙麻源九曲里是為公始遷之祖州同知能彥公之考也國子監生必才公之祖也府學生允龍公之曾祖也祖考兩世皆贈

資政大夫河南布政使妣皆夫人公登康熙癸巳鄉薦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以人才薦知大興縣擢知鄧州陞萊州安慶江南等府分巡

鳳陽道河南直隸布政使巡撫湖北安徽入為都察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在大興日部民阿青恣橫一日方理堂事突入攫人公曰鼠輩

政爾縣令向可為哉即署屏捕之鞠其奸狀境內肅然縣故有懸壺一案公白京兆發之藩司不悅方以他事去公在廷有白公冤者

特擢河南鄧州知州鄧旁邑巨盜張連齊力絕人吏不敢捕公召目退役以計擒而致之旁邑坐弛再脫公復以計擒副使盧鳳時境有飛

蝗公禱於神自率鄉農撲捕忽有蟲似蝗而黑雜處蝗中三日嚙蝗為盡咸謂公誠感所致嘗自為捕盜捕蝗二記志其事其自楚移皖或挾

千金追送江干麾之不去公慮僥倖為奸自坐鎮首諭之視其舟去遠乃已所轄鳳陽泗縣連歲災祲公念新舊並徵民力必因分年帶完民

賴蘇息又以江表重地武備最急日坐箭道分番練習一時營伍皆嫻於藝方是時皆以公敦勵有年行駁駁大用矣果入參臺憲晉佐司空

公感激適逢益圖自效如弛富戶國積之禁酌命盜處分之條核下江收漕之制有見輒陳不敢緘隱旋以兩親尚在淺土特疏陳請遂得蒙

恩卜葬並許歸田自公解組之後惟以經書督課諸孫不問外事中問諸

闕祝嘏者再恭迓

鑾輅者三

天章宸翰藤杖如意文綺佩囊之賜稠疊里門不可勝紀居平益以盛滿為戒潔清之操晚節彌勵榮養蔬食不異貧寒蓋仕宦京外者二十餘年退養林泉者亦二十餘年公既貴顯讓宅於從父兄弟而自卜居

於吳興之南潯其卒之年距生於康熙庚申享年八十有七配孫夫人子二人儀蘇國子監生英貢生皆先公卒孫三人墀城墀皆國子監生

女二人孫女二人皆適士族曾孫男女十四人子於公為鄉後學揮又姻也以公隧道之文來請因敘其世次歷官行誼而系以銘銘曰

范由宋啟族為吳望監簿子孫麻源再創公繼厥聲於宗有允進樹勳猷退懷廉讓始礪詞鋒旋剏利器屈服市魁齟齬大吏治不為武盜以

警致歲不能災蠱以類噬建牙楚韓弭節皖城臣心如水却醜過行誰迫饒餒公寬其征誰弛什伍公練其兵既長諫垣府司邦土剔弊釐奸

卽事條舉業著鼎鍾榮辭舊組潯溪之濱來歸啟宇晉天同歡聖母萬壽公再趨朝鹿眉皓首

帝詔考成陟遊嚴阜追姬唐賢得公而九自還初服三近鑾輿便蕃寵錫照耀衡閭公戒驕溢益慎德唱閉門卻掃樂此桑榆

公名德累世相承衣冠舊衍迨公後興國以義高山以賜稱幽堂對啟銘示昆仍

張徵君庚墓誌銘 盛百二

昔先府君言同里畏友必稱浦山張徵君且曰今之蘇明允也君為予

前母朱太君之表姪然長於府君一年余以父執事之府君授君為傳

在集中及徵君沒咸里同好如賀芋坡光烈金禾箱登諸前輩皆先卒

惟錢文端公存君之子為貧累又旋卒故葬緩乾隆某年月日孫是始

得卜吉於某鄉某垵而文端不及見矣在後輩中知君之生平者則數

余於是遂以銘石之詞來請按狀徵君諱庚字浦山號瓜田逸史晚又

號彌伽居士先世居嘉興縣之張堡村高祖某遷於城為秀水人家素

貧少孤事祖母及母甘旨之奉未嘗不豐腆每侍疾衣不解帶幼不樂

為科舉業性嗜畫及詩得句輒新穎異人與錢氏為鄰封君廉江先生

甚愛之令與文端同學錢太夫人亦君之表姑固善畫所謂南樓老人是也與講明六法大有暗益喜之遂為納婦於南樓之下君於經典初



不措意年二十七授徒吳江之盛澤乃研窮注疏又精熟文選肆力於史記漢書及唐宋大家之集如是十年而山水筆墨氣韻益過人吳江周象益先生朱耒者竹垞太史之外孫也與君一見如故越二年同入江西志局與諸名士相倡和從此之魯之燕之梁宋荆楚所在倒屣而在睢陽蔣氏最久乾隆元年因湖北學使蔣公薦以布衣應博學鴻詞科放還山蔣氏延修家乘旋丁母憂奔喪晝夜號泣茹蔬食淡將葬前一曰大雨君泣禱於庭厥明果霽服闋後佐蔣公校士於蜀君未嘗爲科舉文而能因文決人之福澤後皆不爽二年而歸當事下車必先問浦山先生安在且爲刻其所著書湖州守李公堂懸榻以待名其軒曰浦來君爲文簡老實實有至性學使雷公翠庭云有神世教者也詩精不下萬餘首痛自刪削尚存數千首秀水魯明府克恭敘之云五古原於三謝流衍於曹陸左鮑三張七古則遠宗浣花近補北地五律多以古運七律純以氣行不軌一家也其著述已刻者曰強恕齋詩文集十卷綱目地理糾繆釋地補注共十二卷書徵錄及續錄共六卷書圖指意識二卷十九首解一卷行於世周禮封建井田疆域諸考五經臆二卷太極一氣流行圖說一卷周極草六卷瓜田詞一卷題跋二卷蜀南紀行略三卷短策瑣記二卷藏於家山水入董巨倪黃之室又自成一時罕及者曾祖紛明末諸生高隱不出祖謙父棠皆有雋才早世祖妣唐氏妣金氏並以節著配蔡氏善持家事姑嫜以孝前數年卒方君之疾也于在武昌惟猶子時中侍及篤治命移榻正寢而沒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也年七十六于二時雍早卒時敏歲貢生女三陸祖錫徐載陳廷隆其婿也孫鶴齡更名是次鶴鳴孫女三銘曰幼則孤而壯始學言則文而行乃確大布衣以終身晚肆志於煙雲若堂者墳以利其後昆庸先友之無存感余懷而悲辛

儀吉案先生原名燕字浦三後更名字浦山字曰公之于見睢陽蔣泰畫徵錄序晚又號白苧村桑者而狀不詳因附記之

《碑傳集》卷二四〇

吳先生直傳劉開
自望溪宗伯海峯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而世之言古文者必推桐城然吾桐當日有與方劉頴頴而世不盡知者則爲吳生甫先生先生於海峯爲師於望溪爲中表其天資穎絕過目即能成誦所爲文磅礴曠達曲盡其意然秉性迂僻不合于世雖以望溪之盛名碩學先生視之猶

以爲不可意也而望溪先生極重先生之文先生通音律好遊覽自爲諸生後卽遍歷四方北至關外以洩胸中之奇決意不應制舉強之中乾隆丙辰鄉試然終其身亦未嘗試禮部也當乾隆中葉劉海峯先生始以古文爲時文東吳閣學應之其體則取之震川其氣則取史漢八家其義則取六經及宋五子尊之曰四書文而不取目爲時藝厥後工此藝者海內則陳伯思昆季吾鄉則姚惜抱先生然其初實自先生發之也先生既無意仕進晚乃屏坐一室沈潛義理其于四子實有心得所以發明疑義者已有成書其文自成一室沈潛義理其于四子實有心厚而才過之才不如海峯之宏肆而學勝之蓋兼有方劉之長而但求各造其極也其辭雖不免刻意求工而思力之矯變議論之卓犖確乎其可傳而決不能湮滅者也海峯先生于先生文後每篇各爲識跋將欲表章以傳于世惜身未通顯不能遂其志今先生沒五十年矣望溪文集既爲天下宗法海峯先生雖未建文亦盛行于世獨先生知之者鮮余故爲論次以見吾桐文章宗派之淵源且不忍先生苦心孤詣之無傳也先生名直字景良號井還一號生甫所居在桐城之南世爲高店吳氏

贊曰吾聞諸長老云先生遊京師時孫文定公盧雅雨先生微服出集市樓相與論經史之疑及論孟之意義適先生飲酒樓下聞之撫案大笑以爲誤二公驚愕迎至樓上問之先生具爲道其所以失者且條辨疑義以答其問二公欽歎無已各欲延致卒隨盧公至揚州所以資贈者甚厚然先生既無志進取又不事生理故遂坎軻以終而不能自振也夫窮經將以有用也先生之學行如彼而所遭如此惜哉

《碑傳集》卷二四〇

禮部侍郎蔡公世遠墓誌銘 方苞
雍正十年冬十有一月禮部侍郎蔡公病不能興

天子賜醫士大夫羣聚必詢公疾增減云何踰年正月朔後八日薨天子震悼自賢公卿以及雍庠之士重志節者無知與不知皆慟然若失其所倚余屢困於衰疾嘗屬公必銘余及公疾篤執余手而愴然曰子年先於吾吾亦自謂終常銘子而子今銘子其喪之歸子弟生徒合辭以請嗚呼余安忍銘公雖然義不可讓也始余與公相見於相國安溪李文貞公所文貞引公之袂以屬余曰是吾聞所謂蔡世遠聞之者

也。遂定交。及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而公以是冬服闋。至京師。會新令。翰林科道在假者。並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旋丁父艱。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簪以自申也。時文貞公承編御纂性理精義。薦公分校。踰歲書成。造余謀所處。余曰。天果不廢子之學。何患無周行坦步而出。以編書復官。去牒請。一閱耳。遂固請於相國。以歸。先是。儀封張清恪公撫閩。延公父主。蔡峯書院。而招公入使院。其訂先儒遺書。至是大府復以蔡峯屬公。公夙尚氣節。敦行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信。由是閩士慨然感興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爲末也。其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廢老疾。月有餼。鄉人化焉。環所居三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

今皇帝嗣位。特召入都。命侍

皇子講讀。授編修。五轉而至禮部侍郎。公侍

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造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當是時。兼保傅之任。者皆執政大臣。政事方殷。不得朝夕在側。惟公奉事十年。晨入夜歸。無風雨之間。諸公背面多語。余曰。聞之忠信。正直。學足以達其言。誠足以致其志。或過於闊疏。而無近慮。洵書所謂惟其人者也。公議論慷慨。自爲諸生。卽以民物爲己任。及從清恪公遊。吏疵民病。言無不盡。政行服。而莫知其自云。辛丑夏。臺海蠢動。公大會鄉人。聯伍團練。助官兵聲勢。平生好善樂施。出於天性。故人皆信賴。既貴。士有志行及文藝之優。必躬禮先焉。知其賢。則思隨地而開通之。汲汲如有所負。然余每以公事至。園明園。必宿公池館。公薄暮歸。常挽余步空林。坐石磯。至昏暝。或達夜中。雖子弟莫知云何。而所談度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類之邪正。無一語及身家淺事者。嗚呼。以公之志在竭忠。天子知人善任。使得竟其志業。未知所就於古人何似。而扼以無年。嗚呼。惜哉。公性淡泊。所得祿賜。半索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饑寒。敝衣粗食。視蠶人或甚焉。其居外。寢設一榻。一帷。余至。則以讓余。而臥後夾室方夏。秋蚊虻嗜膚。竟夕不安。而惟恐余之不淹留。信宿也。嗚呼。此公之志氣。所以懷乎海內之士。君子與。雍正四年。公列爲九卿。以侍

上。特命復故職。而公疾已不可振矣。卒年五十有二。所著二希堂文集。

十五卷。蔡峯學約。朱子家禮輯要。合族家規。各一卷。所編性理精要。歷代名臣言行錄。論定古文雅正。漢魏六朝四唐詩若干卷。惟學約家禮古文雅正。及與高安朱相國共訂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已刻行於世。蔡氏世居漳浦之梁山。故學者稱梁村先生。銘曰。

其材天植。其學不迷。其志不欺。其數非奇。而不竟其所施。匪予之私。厥心所懷。

又蔡文勤公傳 賈代伯

蔡太傅諱世遠。字聞之。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館選庶吉士。主講龍峯書院。雍正元年。以編修

侍召。侍上書房。讀五經。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勤。乾隆六十年。晉贈太傅。尚風節。喜言經濟。敦行孝弟。自受業清恪。力正學。學足以達其言。誠足以致其志。尤懇懇與造人才。欲陶冶而成之。任道贊世焉。其教隆峯也。以立志爲始。以孝弟爲基。以讀書體察。克己躬行。爲要。教五峯諸生曰。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教雷副憲鉉曰。精義集義。交易不息。既離講席。猶致書鹿山統軍曰。興教勸學。風聲以樹。之誠意。以孚之。條約以正之。使博古通今。長善救失。必有一二爲世不可少之人。出焉。蓋旣以聖人爲必可學。堯舜君民。爲必可期。故于人不忍漠且鄙。所謂與人爲善也。所著有二希堂文集。十五卷。龍峯學約。朱子家禮輯要。各一卷。所編有性理精要。歷代名臣言行錄。古文雅正。若干卷。文集學約。家禮古文雅正。及歷代名儒循吏傳。已刻行於世。乾隆幾年。院建祠祀公。

又附蔡文勤公祠碑 沈廷芳

祠祀蔡文勤公。自乾隆甲申二月春祭始也。公少爲諸生。卽以民物爲己任。儀封張清恪公來撫七閩。設龍峯書院。延公父爲師。公隨侍焉。後從清恪公遊。招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博觀羣籍。洞徹爲學真源。旣入翰林。歸主龍峯。凡所講論。悉本白鹿洞規。自身心以至治平之道。一以程朱爲訓。而必本于誠。更立五賢暨閩儒二十三人祠。以崇正學。多士感悅。其學胥端。數十年來。猶聞風興起也。尋以座主李文貞公薦。召修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時稱其采擇精當。雍正間。序列卿貳。以經筵講官入侍。

今天子講讀。凡進講經書性理。必齋肅詳明。務引于道。

上敬禮之。每字而不名。朝士咸引周易謂惟其人。蓋公以深茂之學。純



正之詣上承考亭西山不特為當代之儒而已海內士以是宗仰之方
佐齊官公瘞疾以族人事牽連吏議錮級
世宗憲皇帝特原之俾奉故職及薨復為震悼特予祭葬白蠟以歸其
喪

今上嗣位晉贈尚書諡曰文勤官其一子且稱其經學閎深嗚呼觀
兩朝聖主之于公恩禮若此則公之忠忱篤實所以以上契

宸衷者可知矣是不可為人臣勸哉公汲引後進孜孜忘倦士有學行
必禮下之其在龍峯造就尤多雷副憲鉉鄭徵君文炳林通政枝春皆
其高弟子也廷芳以年家子會謁邸第辱公獎勵甚殷乾隆癸未忝居
講席企公教思懷平如聆警欬諸生謂公已祀學宮而于書院宜立專
祠春秋典祀余告于開府即二十三年同北舊舍三區神衣先哲而為
後進模楷亦公志也于是識吉告虔謹奉栗主以妥公靈時公弟子嵩
山山長吳編修嗣富實贊厥成偕余率諸生百人拜于堂下樂奏醴馨
罔不優肅愉快禮成作記以榮于石公諱世遠字聞之世居漳浦縣梁
山之麓學者稱梁村先生

（碑傳集卷三）

王光符行狀 蔣衡

嗚呼君胡溘然不得其死耶君之文學不可死立心制行不可死才足
以濟世不可死老母幼子病妻無期功宗戚無片瓦立錫君之家事不
可死友朋中卓爾古處為一時領袖尤不可死而竟中年客死且疾作
不半月而遽死天乎何奪善人之算至此極乎君伯父汲公先生余外
舅也一女無子君為嗣姊弟自幼相愛敬不忍離而姊頗能綜理家事
癸未君奉母南遷至金壇與余同居余視君長九年自己卯相見于津
門凡二十有五年相依若左右手自丁酉中秋君之姊先死八年余
家蕩然隻身飄零頽老頭白愛君才痛幸死于君前可得一佳傳詎意
不獲君文而君反先我死余又不能傳君生平懿行不亦大可悲乎君
世系有家譜不復載君祖中齋公明世襲錦衣衛指揮鼎革後與梁解
元以棹借隱寶應易堂三魏暨諸君子往來尤密汲公先生年十二即
棄諸生尚志窮經史君父或菴先生以繼母弟受學于兄又從魏叔子
為古文君承家學才氣橫絕一時行簡所載悉三世著作及手批諸書
俱不得壽梓每撫之而心痛焉或菴公沒君以降服子仍喪三年未嘗
闕禮太夫人性嚴厲君能于艱難中順承厥志去年冬客楚中聞太夫

人恙嚴寒冒風雪歸抵家未終日太夫人忽大怒客詫之君應曰母能
如是氣尚壯大可喜也君受業于靈學方先生及北固大山兩劉先生
幼端凝沈靜坐一室應外雖喧嘩如不聞以故資非異敏而胸中
甚博達詩宗三李祖少陵古文則入左史莊騷之閒與幽奇峭拔其寓
意處不與人易知亦自謂知此道者頗不易也讀周禮以其層見迭出
後學不能得其津梁為分條以敘之史記每篇發明太史公意旨俱有
特識莊子解補或菴公所未竟前漢書評惜未卒業後漢書及戰國策
俱有批解其史論多發前人所未及至古今變異論九篇上下千載情
形瞭如指掌嗚呼或菴先生以史才未得用而死其子繼之謂尚有可
望也而又使齋志以歿天其有意使然乎其果無知乎初君之遷也以
辛巳秋余既挈君南歸是冬君亦就姻吳門次年春北返或菴公又西
入秦時太夫人所生四女君二姊皆遠適江介一病卒小妹年始及笄
君念老母艱難身既不敢暫離而津門浮寄無寸土計惟遷金壇與余
相依則姪女可奉母新婦得事姑骨肉團聚庶可驅馳四方為養殮之
謀由是不憚千里流離播遷乃中途而弱妹復死葬諸高郵遂偕賈氏
姊渡江居歲餘然後去在余鄉三遷或菴公歸又一載或菴公歿凡八
年君非因疾逗留無兩月南居也當或菴公病劇時君奉命在吳下經
理所刻左傳余適至淮視舍殮君至哀毀幾絕適遺命御柩至金壇葬
焉庚子北應京兆試遂聯捷成進士例教習三年雖時脫身省親終不
敢久留是以二年來入洛遊舊楚奔走靡甯精力日耗今春過淮楊明
府于木悲孝思不克伸勸其就官迎養因資以三百金諸公協力助之
計已定得瘳疾卒嗚呼君家老幼將何恃以生豈天忌文人俾無遺種
故不使苟延歲月以慰其仰事俯育之計耶君為人質直好義一至京
師友朋如得所宗士大夫之祖考求其文為壽或誌其墓者皆以為榮
知名之士藉其齒芬得遇合者亦指不勝屈尤厚于貧苦患難及有喪
者同年吳申錫死為治喪斂金遺其子李含奇死尤日夜竭力經營俾
發婦孺孤有資以歸是以君有疾問者接踵至雖赤食亦致藥物既歿
哭之極哀咸慟慟增慨謂中流柱折友朋氣盡喪也君諱兆符字龍舉
別字隆川順天府大興縣人庚子舉人辛丑進士生于康熙二十年辛
酉八月二十八日口時享年四十有三卒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申時葬于京師西便門外羊坊店之西廟井左轉溝王氏祖塋君祖中
齋公諱世德父汲公公諱潔俱有行述載在崑繩公文集本生父或菴

公諱源字崑繩康熙癸酉經魁君集中有行述母李太孺人明武清侯
廷孫女娶楊氏山陰楊大猷諱實公養女江西會稽先生女子一名
匡甫九歲同年庶吉士宜興縣吳申錫諱瑞升公婿女二一字金壇縣
丞申紹安諱之燕公子口口一字常州府武進縣刑部雲南司郎中管
青都公孫形書諱復高公子口口君于癸卯十一月十八日申刻中寒
疾厥至廿八日已愈次日復發十二月初一日執手謂余曰我將與公
等永別矣賴君在此其為檢先人文集及余所作詩古文批錄諸書并
家中所藏俱珍重固封以貽幼子葬我于祖墓告方先生為我作書致
千木諸公生而助我感止一身死而養我老母幼孤則王氏血食一線
不絕祖宗永賴矣先是君之庚子來京師燕甚無居停因湖川錢鳳文
先生主于今銀臺錢公家鳳文客死于延平幕臨終語所親必以孤孤
託君也君聞之大慟曰嗟呼天使我早得一官可以迎老母即當往取
故入子撫養之嗚呼鳳文尚有兩子家存恆產君猶于數千里外為之
倦倦今君止藉九歲幼孤承百世祀誰為君慨然任此責耶余以窮老
餘生浮沈吳越間復二十有二年今春忽至京師即或鬼神特為君使
我北來而才短力薄余之二穉子且不知何所寄又安能為君圖善後
哉所望古道君子如君之憫錢氏子以憫君之子天之報施庶不爽乎

（附錄）卷一四〇

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致仕諡文和桐城張公廷
玉墓誌銘汪由敦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三月十二日致仕大學士桐城張公以疾考終

里第疏聞

皇上欽承

世宗憲皇帝遺詔以公配享

太廟賜卹典如制予諡文和公子編修若澄赴闕謝

恩將歸舉葬事以所撰行狀來請銘由敦為公甲辰主會試所取士受

公知最深誼不敢辭而公愿事

三朝本末具著將載在

國史亦非門下士所得私也謹舉其大者誌之公諱廷玉字衡臣號研

齋為太傅文端公英子先世具詳遂甯相國所撰文端公墓誌文端公

配姚夫人舉男子六公其仲也公少有器識凝重妥和濡染家學具經

世實用年二十九成康熙庚辰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入直

內廷受知

聖祖仁皇帝游加遷擢戊子丁文端公憂服闋由洗馬累擢為刑部侍郎
尋轉吏部侍郎當是時公以名相子迴翔卿貳文學經濟已歸然負
台輔望矣甲寅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初即命公協同翰林院掌院學士供
几筵祭告文字

初政殷繁

諭旨日數十下公承命應奉精敏詳贖悉當

聖意自是嚮用益篤十二月擢禮部尚書雍正元年癸卯正月奉

命為諸皇子師四月加太子太保八月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充經筵

日講官起居注九月轉戶部尚書甲辰七月署大學士事丙午二月授

文淵閣大學士兼管戶部十月進文華殿大學士戊申三月進保和殿

大學士兼管吏部十月加少保癸丑九月以文端公崇祀京師賢良祠

復即家

賜祭一壇公請假歸行祀禮甲寅正月還朝時公子若霽成進士

特授編修而公弟少宗伯廷璐督江蘇學政皆給假襄事一門之內朝

紳命服輝映閭里天下榮之前後十餘年

賞賜至不可勝紀又

賜第及園墅

命紫禁城騎馬皆朝列所希有者乙卯八月

龍馭上賓

遺命與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公總理事務且詔他日以公配享

太廟本朝未有漢文臣與配享者非常之典公獨當之

今皇帝御極倚任有加

賜爵三等子乾隆元年丙辰正月奉

命為皇子師二月

上親謁

景陵公與王大臣留京總理事務自是每

巡幸留公總理以為常丁巳十一月進爵三等伯己未五月加太保九

月九日公七十生辰

上於木蘭行在賜詩為壽復遣內臣齎酒筵以賜癸亥十一月

命乘肩輿入紫禁城中甲子十月重葺翰林院落成



車駕臨幸賦詩宴賓謂公與鄂公曰卿真不愧古之房杜戊辰正月
公以老力請致政
溫旨慰留已巳正月
特命公四五日一入內廷備
顧問如宋文彥博故事十一月得
旨予告御製詩三章
命內廷諸臣和韻以寵其行公至是登
朝垂五十年長詞林者二十七年主揆席者二十四年凡軍國大事率
旨商度恪勤匪懈造膝對揚率移晷漏其所籌畫非可以一事名非可
以形迹數君子觀於雍正以來數十年之間吏治肅清人民熙皞沐
三聖涵濡之澤而公從容坐論享人世遭逢之極盛養和平厚福晚節
賴
聖主保全以有終始侑饗大烝於戲盛矣則公之慎密周詳所以仰承
聖明者於此亦略可想見也已公典領機要
朝廷大制作多出公手修
三朝實錄玉牒會典明史諸書皆為總裁先後典試事自康熙丙戌迄
乾隆丁巳與分校者三主順天鄉試者一主會試者三
廷試朝考皆公首為閱擇一以公慎將之其佐司寇時山東鹽販糾眾
為不軌青州奸民倡邪教徒黨甚眾有司捕繫百五十餘人株連未已
公奉
命往勘戮七人遺三十五人而讞定天下服公平允為吏部絕苞苴杜
請託銓政肅然浙江江西界連閩廣流民入深山種麻苦茅以居號棚
民千百為羣不隸州縣為良民害公請編戶籍行保甲消隱弭患至今
帖然又令甲婦人三十歲以內守節至五十歲者得旌公建議以未五
十而卒者乃享年不永非守志不終請以守節至十五年者一體旌表
皆著為令翰林為儲才地務培養有所薦舉必深知其人之才品而後
上聞即擢用終不以語人其諸所陳奏雖家人子弟不得以間請非宣
示人終莫得而知也方公之致仕也
上特賜詩為券翊日公當入謝適大風畏寒侍
恩眷有素令仲子若澄齋摺奏謝未親詣
宮門廷議以公大不敬賴
皇上始終禮遇得以大學士致仕及公薨而仍得與侑享之典仰見

聖主優老成全
國體有出於臣子所萬不敢冀者公事親孝居文端公姚太夫人喪哀
毀盡禮兄弟同官於朝以時諸集白首相對老而彌篤子姓咸鄣列仕
籍者甚繁無不約之以禮法生平無聲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無所營
時手一編晏坐室中寂如無人僚友共事者閱數十輩平心接之多所
容納人不見其有疾言遽色桐城東門為七省孔道大溪當其衝橋數
毀公為建石橋濟渡者里人名之曰良弼橋又設義倉以貸貧乏歲歉
則又自出穀助賑以為常所刻詩有傳經堂集焚餘集澄懷園詩選載
廣集其文集疏稿若干卷藏於家公生康熙壬子九月九日薨於乾隆
乙亥三月二十日年八十有四配姚氏諸封一品夫人子四長若霖雍
正癸丑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公歿若澄乾隆乙丑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若淑歷員外郎若淳官刑部主事女三人孫十人曾效
會治曾綬曾誼曾諒曾諒曾諒曾諒曾諒曾諒曾諒曾諒曾諒曾諒曾諒
論葬於龍眠山之塋銘曰
國家全盛篤生耆耄光岳氣合如星有斗有偉文端遺緒難後聚公濟
美為章為平氣溫以厚德粹而清愛寄心膂爰任股肱歷事
三朝八履揆席長養中和天壽平格出雲作雨不見其迹
聖主主之公密贊之度則謀之協則斷之夙夜匪懈綸綍渙之二十四
載元化鴻龐燕國文章風度曲江其可見者煉於家邦翼
寢廟惟公侑思
皇綸
明綸督爾舊思考行易名垂宇宙思龍眠
賜肝如堂如斧載續世緒克繼厥武勒銘貞珉用諒終古
張先生朝晉事狀 錢泰吉
學使新城侍郎陳公承先世正學之傳所至以表章淳儒為首務初蒞
吾浙即訪求海昌祝人齋先生遺書既得其詩文授之梓人齋有哭張
北湖文學使讀而慕之欲考其言行為之立傳泰吉乃從管生庭芳所
得北湖之子京頌所次年請參以州志儒林傳謹撰事狀以獻
北湖名朝晉字莘皋晚自號北湖學者稱北湖先生先世系出唐陸宣
公明初有字均輔者自嘉善縣贅於橫山張氏承其姓祖德齋遷海昌

之硤石鎮遂占籍焉。六歲謁祖姑徐。賜以新衣。卻不服。父默甚喜。曰：此子立志不凡。十二歲補弟子員。十三歲居父喪。讀禮經。傳溫公書儀。文公家禮。參考異同。造次必依于禮。三十八歲居母朱碩人喪。勺飲不入口。從母論之曰：若不勝喪。獨不爲先人大事計乎？乃強起食粥。以治喪迫營葬事。歐血數升。仆于地。良久藥之而甦。服除。遂不就試。曰：向者莫老母得祿養爾。今博科名何爲者？於戲。此北湖終事父母。樂志肥遯之大略也。海昌有老儒范龜。蜀山者。早歲棄科名。潛究洛閩之學。得桐鄉張楊園遺稿讀之。曰：紫陽後一人矣。因編次其集行世。北湖少從蜀山游。即手鈔楊園全集讀之。謂言行見聞錄乃古聖賢畜德之功。子朱子序小學。而以嘉言善行終篇。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擇善。率由此道也。學者觀此。編其于樞機倫物之際。有以得持循用力之方矣。乃刊板藏于永思樓。永思樓者。北湖奉先世神主之所。四時之祭。必先期齋宿。忌日則素服致哀。凡祭器及備先手跡。經史諸書皆藏焉。暮年不戒於火。急登樓從烈焰中抱神主以出。言行見聞錄板及自著省克錄。聞喪雜錄。六有齋劄記。讀書疑義。史記疑手稿多燬。惟所輯楊園未刻稿存。北湖既服膺楊園之書。由楊園而推之。當湖。知其同源而合流。晚年猶手寫衡濟日鈔以教學者。曰：知之非艱。躬行爲難。若等事。事以清獻公爲法。方有據依也。自題臥榻右柱曰：臨牀伏枕。須思一日所言所行。差謬否。左柱曰：夜半眠中。或起妄想。披衣起坐。豁然退聽。友人清惠公見之曰：此山陰慎獨之功也。不愧衾影。華舉有焉。又言治病之法。當理其心。動靜以敬。心火自定。治怒之法。克己爲先。否則凝冰焦火。未易消釋。其答友人書曰：朱子爲學之方。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致知不以敬。無以識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主一無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終日儼然。討論典訓。存此心於蕭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就。而爲學之功成矣。立家塾以課族子弟。期望必令倍誦小學。近思錄。合格者勞以紙筆。舊曰：孝經小學。自幼至長。當日夕誦誦。今人往往忽視小學。缺此一項工夫。先儒云：小學一書。當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此言豈欺哉。清獻公教人讀書。必以小學爲根本。其遵行之母。急於戲。此北湖參匯桐鄉當湖以會歸于考亭之大略也。楊園嘗仿德清唐順如葬親社約。遠近多遵行之。北湖于三十年中三舉葬會。貧士得葬者九十餘家。

有佃客將貨金飯僧火其親。北湖切責之。開陳懇惻。佃客感泣。因示儉葬法。與金以成事。寺僧聞北湖言。亦悟火葬之非。乃教以窒生骨法。用漆肆中舊漆桶貯骸骨。以漆封蓋。實築灰沙。後頗有踵行之者。創望墓祭田。以祀始祖。及二世墓地之失考者。立仁孝園。以收族之貧不得葬者。其措置規模。大約本之楊園。楊園後人五棺未葬。乃約同人印行蜀山所刊全集。得數十金。屬姚希顏董其役。又製棺以贈楊園側室陸氏。墓側。於戲。北湖之於楊園。未嘗親受業其門也。既志其學。而師法之。又周恤之如此。此非特可以式薄俗也。亦足見正學感人之深。而以儒林宗派而論。北湖之于楊園。不啻其適嗣矣。且夫楊園當明季異學充塞之時。確守朱子之學。以深明乎天人合一之故。而力踐夫道器不離之實。與凌濛初沈石長我商家商隱先生切劘究習于荒邨僻壤中。毅然以繼往開來爲己任。然未嘗號召生徒。通聲氣於四方也。苟聞而興起者。無蜀山與北湖之深嗜篤好。以廣其傳。則雖任道力行。如人齋者。何自而得私淑耶。蓋人齋之生。後於北湖已三十年。其去楊園稍遠矣。卒能蒐輯遺書。闡發義蘊。者北湖歟之也。北湖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壽八十三。

（清史稿）卷三十九

顧先生淵源墓誌銘 胡其慶

嗚呼。自吾鄉孫鍾元先生倡道蘇門。一時台志同方。其講明正學者。河南則湯潛菴先生。河北則崔玉階先生也。洎鍾元先生歿。而湯崔兩先生亦相繼即世。學者無所師法。遂置正學不講。其有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不屈講學之名。而克盡其實者。以慶所見。數十年來。惟我肖玉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諱淵源。號清夫。玉階先生次子也。其先世居保定之新安。祖九圍。順治辛卯鄉薦。任白水縣令。始自新安遷長垣。故先生爲長垣人。考玉階先生諱蔚林。戊戌進士。累官宮詹。立朝有古名臣風。而生平尤潛心聖學。深入理奧。當代稱儒宗焉。先生幼而穎異。神清而質粹。年十五六時。即致力聖賢之學。白水公尤奇愛之。因字之曰肖玉。蓋深喜先生之克肖其父也。爲制舉業。精深淵微。渣滓淘洗淨盡。而履試不第。僅登乙酉副榜。士林爲之扼腕。然先生雅不以科名得喪介懷。惟篤志力行。闡然自修。爲務。憶戊子之歲。與慶偕試都門。寓報國寺。僧舍。語慶曰：爲學必向日用倫常中著力。方是實際工夫。庸言庸行。其味無



窮彼務名而不務實者必不知此中真味也。嗚呼！至哉言也！即此足以槩先生之生平矣。方先生年六歲，母梁淑人卒，哀毀盡禮，一如成人。又恐父過傷，每忍慟從旁勸慰。此尤人所難者。宮詹公予告歸林下，嘗養病蘇門。先生涕泣請從，每會畢輒呼從者進肩輿，先生挾書一卷，茶一鑪，隨其後。宮詹公嘯歌山巔，先生以書聲佐之。至暮而歸，日以爲常。及宮詹公疾篤，延醫侍藥左右，於病榻前不暇食，不安寢者七晝夜。宮詹公病竟不起。先生時年十四，執喪三年，寢處於土室半間，不爐不扇，布被委塵土中，舊數日不展。後每至宮詹公遺疾之日，輒潸然內傷，越旬餘猶容色慘戚。一若初喪。然是時白水公猶在堂也。先生以孫代子，事之十餘年如一日。白水公性極嚴，見人稍有失輒呵責之。惟先生委曲承順，能得其歡心焉。繼母張淑人素多病，先生竭力奉養，歷三十餘年，無一事一言拂其意者。侍疾於傍，常至夜分不數命之退，不敢退。雖嚴寒風雪中亦然。張淑人外家貧，嘗解囊周給之，不待張淑人言也。其善體親心多此類事。伯兄以事父之禮敬而愛之，閱四十餘年無幾微毫髮之閒。張淑人嘗命先生與伯兄析居於分產之外。張淑人自留養老地四百畝，又以三女在室，各除地百畝爲遺嫁費。及張淑人卒，先生悉歸之伯兄，復加以地三頃，屋三區。伯兄辭之，先生乃善歸。正說以堅求其受曰：「此非讓產也，乃兄所應得而弟歸之耳。」性好義樂施，嘗仿范文正義田以周族黨，然又不欲以義田爲名，曰：「吾惟隨分自盡而已。」有堂兄以地求售，索價百金。先生即其價買之，既而復以地歸其家，曰：「我非買也，相助耳。」與人交坦易和平，不立崖岸。故凡與先生游者如飲醇醪而向冬日焉。有女奴買已逾年，後知其會字人也，即詔其父母還之。不問原值，其人泣謝而去。有盜賣先生田者，置不問，曰：「此迫於飢餓故耳。」何足較其厚德之及人類如此。嗚呼！先生一生誠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父母兄弟推而至於宗黨內外，實無一欠缺。雖使人可指摘而疵議之者矣。雖平時不居講學之名，而已克盡其實。故自吾鄉孫鍾元先生而後，足任斯道之傳者，吾斷以歸之先生。先生元配胡孀人，吾姑也。先祖湖廣布政使諱戴仁公女沈靜端莊與先生相敬如賓。辭執綺而甘淡素，若桓少君之於鮑子都焉。前先生三十一年卒，繼配成孀人按察司參議諱某公女柔順和易，貴而不驕。前先生二十六年卒。兩孀人之事張淑人也必敬必謹，令無不從。妝奩巾悅之屬，窺張淑人心所喜者即奉之，必求受而後已。其孝事繼姑益得於先生刑于之化深矣。

遂室李氏舉丈夫子二，長綸，領雍正己酉鄉薦。少承先生家訓，能身體而力行之。言動舉止，雖肖先生，識者知爲遠到之器。次鈞，亦能以學行世其家。女子子二，孫男四，女孫二，聘字俱仕族。先生清癯，善病，至晚年連遭繼母伯兄之喪，哭泣自傷，而病增劇。然病中神志湛然，每舉存順歿之義爲家人曉諭之。及疾革，令取巾櫛自沐浴。子女家務一無所囑，惟命子綸纂述宮詹公遺事，續入家譜。言畢，正容而逝。時雍正庚戌六月二十二日也。距生於康熙甲寅八月初二日，享年僅五十七。越三年壬子之冬，綸卜以十二月八日奉先生柩與兩孀人合葬於垣邑鄧岡之原。而前期事使來雍邸，以先生墓門之石屬慶爲之銘。嗚呼！慶何足以銘先生？況先生生平爲學，惟務開修，不惟不求名於當時，抑且不求名於後世。慶即心摹手追，舉先生嘉言懿行，舊萃成編，以告來者，亦非先生所樂居。然按其狀，追惟曠昔之言，益信先生非欺我，則取其所心悅誠服之實德實行，勒諸貞珉，以示天下後世，微綸之請，慶亦有所不能自已者。又豈容以不文辭哉？雖然，世之爲諛墓之文者，孰不曰事親孝也，事兄悌也，夫婦朋友宗族鄉黨之閒，無所處而不善也。今慶論次先生之行，事得毋疑其與此類等耶？不知先生於綱常倫物，實有一段至誠惻怛之心，貫徹於其中，極纏綿固結而不可解。其事親之孝，事兄之悌，夫婦朋友宗族鄉黨之閒，無所處而不善者，皆從一片真性中流出，故慶之敘述先生無愧辭，而先生亦可當之而不愧。惟是慶才庸辭拙，於先生不可傳之真意，未足以形容其萬一。此則慶之不能無愧於先生者耳。先生既中副車，例應授職，既子貴，亦例應得封。又於慶爲親屬之尊，今乃不以尊屬稱，亦不以官階稱，而獨稱之曰肖玉先生者，重道也。且以著崔氏家學之有傳也。睢州湯潛菴先生有季子曰釋平，亦能傳其家學，與慶素相友善。今慶既爲此誌，又將緘奇釋平，相與憑弔而哀輓之。九原如可作也，亦可以幸吾道之不孤矣。銘曰：望佳城兮鬱蒼蒼，弔靈均兮召巫陽。先生之體兮於此焉藏，先生之神焉猶充塞於八荒。一片腕誠兮固亙古而有常，想形容於彷彿兮常覺益乎其洋洋。下則精金璞玉呈其象，上則景星慶雲耀其光。知心源之未死，如觀之於葵藿。嗚呼！先生可謂不亡。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公椿墓誌銘 齊召南
乾隆丁亥冬，故學士楊公仲子繼曾持其兄述曾弟承曾所爲公行狀。

徒跣走浙、哭求銘。嗚呼！召南忍銘公墓乎？公學行高卓，晚折輩行，忘年相與講論，疾革時猶作書寄文稿屬點定。嗚呼！召南敢以病不文辭，謹據狀條其大者為誌。公諱棧，字農先，世為武進望族。今分隸陽湖。贈翰林修撰某公曾祖也。祖諱廷鑑，明翰林院修撰。父諱大鶴，左春坊諭德。母莊恭人有七子，皆以文著。公行第三，稟奇質，母自教之。八歲五經成誦。隨父居京師，與二弟從同邑蔣弱六先生學。慈谿姜西溟、秀水朱竹垞見所作家傳，深歎賞之。姜曰：「此太史公文也。」年未二十，即以古文名天下。性耻干謁，游揚益鍵戶，博通載籍。康熙癸巳，舉順天鄉試。乙未會試中式，以親歸。戊戌，殿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政治典要，勤職冠同列。雍正初，授文林郎，後兼明史及一統志。國史三館纂修，擢遷左中允。未三月，超授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修

三朝實錄

皇上御極，授中憲大夫，以祭告使秦蜀。還奏途次，見聞七事，議行者二，辭免河灘地浮糧及酌給山西佐雜養廉也。纂修

憲皇帝實錄，丁巳夏，以原官致仕。家居一年，

特召還，修明鑑綱目。書成而公已老矣。以二子官京師，留就養。晉封中議大夫。癸酉十二月十日卒，壽七十有八。公至性過人，行已朴誠，剛正守古矩度，一跬步語笑不苟。自奉清約，與朋友擇而後交，終始不變。德行疑然，最為大學士高安、西林兩文端尚書、江陰楊文定所重。生平無他嗜好，惟以經術史才為文章自娛。臨川李公穆堂、桐城方公望溪、于

人罕推服，獨推服公。一云文惟其是，似韓子；一云得太史公之神，似歐陽。士林奉為定論。嘗應

詔舉所知潘敏惠後，以從子稷其稱得人。分校順天所取趙君然乙等，皆知名士。前後因修書七進秩，取謂公仕當大顯，特以著作高館局，未得展經濟才。而公起草率先同官，以持論過高，總裁亦不全用。尤貫弗有明一代事，可匹郵縣萬季野。所著廣雅，編與一統志，稽古錄，水經注，廣釋古今類纂，昆陵科第譜，諸書並藏於家。晚坐一室，窮諸經手，披口誦著古周易尚書定本詩經釋義春秋類考周禮訂疑多創解。諸子勸少休，公曰：「我年親衛武作懿戒，時尚遠矣，敢自怠乎？」自刪訂孟隣堂集二十六卷，郵寄同里蔣東委先生商榷。歲至再三，易簀時見架有賜書曰：「我不敢以萎軀衰對命移之，瞑目而逝。」嗚呼！篤學力行，自幼至

還寢食生死於經史古文中，不厭不倦，如公世有幾人？公書室必揭二語為箴曰：「從孝弟著力，以聖賢為師，此可以見公之志矣。」配沈淑人閻德完粹，先二十五年卒。公不復娶，子男三人，皆賢而有文。長述賢，以一甲二名進士，歷翰林侍讀。次燿賢，四川成都縣丞。次承賢，戶部廣西司郎中。女一人，適州同知蔣植。孫五，曰仁元，曰仁魯，曰仁堅，曰仁均，皆太學生。曰仁基，幼曾孫，二曰辛，曰酉，今以十二月某日葬公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昆陵之楊，系本宏農。於前有光，問望顯融。翰林四世，可比三公。立德立言，古稱不朽。惟公學行，守先待後。我銘幽宮，以垂永久。

（碑陰題辭四七）

校記

①字曰公之于：此五字不可解，疑有誤。



江永 鄭江 王恕

先生姓江氏名永字慎修婺源之江灣人少就外傳時與里中童子治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氏大學衍義補之書內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朝夕諷誦自是遂精心於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者而于三禮尤功深先生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纂綴猶多闕漏其書非完乃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經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舊次使三代禮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觀於今題曰禮經綱目凡數易棄而後定值

朝廷開館定三禮義疏纂修諸臣閱先生是書徹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知者亦稍稍傳寫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步算鍾律聲韻尤明處里黨以孝弟仁讓躬先其於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見岐未定也則正之曰日平行於黃道是謂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弗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於管子書五音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則據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律歷志之謬其說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卽後世所謂黃鍾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弦而在第三弦正黃鍾之宮爲律本遠意亦聲律自然今古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大簇曰下宮葢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既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弦爲大聲大弦爲小聲雖其詞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弦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弦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先生言樂律實漢以降二千年莫知關究者如此爲書以論古韵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據證尤精博先生則謂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正顧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

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以屬眞諄而眞已後十有四韵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韵盡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韵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盡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已後九韵以侈斂當分爲二猶之眞已後當分十有四韵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先生蓋欲彌縫其書易彖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說人人殊先生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皆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先生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化二軍化三軍化三軍化五行化五行化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化三軍也季氏取其衆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衆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已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後儒爲深衣圖考者至數十家大體相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先生以玉藻篇明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以鄭康成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康成注曰鉤邊若今曲裾也經傳中制度名物先生必得其通證舉視此蓋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生平論著之梗槩如上數事亦足以見矣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七三

三五

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圖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韵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先生嘗一遊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至也三禮館總裁桐城方侍郎苞素負其學及聞先生願得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而荆溪吳編修絳自其少於儀禮功深及交於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先生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此乾隆庚申辛酉間也後數年程吳諸君子已歿先生家居寂然值上方崇獎實學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時婺源縣知縣陳公有子在朝爲貴官欲爲先生進其書來起先生先生自顧頹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昔至京師所與遊皆無在者愈益感憤乃辭謝而與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卒不能強起其後戴震嘗入都奏向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歷學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爲言先生尙書撰五禮通考據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經綱目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鄉之人於是相與其輪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且三十年一鄉之民不知有飢自古積粟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是先生善於爲鄉之人謀者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休甯戴震次先生治經要略著書卷數先生生于康熙辛酉年七月十七日卒於乾隆壬午年三月十三日遺書二十餘種繕寫成秩藏於其家書未廣播恐就逸墜不得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又江慎修先生墓誌銘 王昶

余友休甯戴君東原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常自述其學術實本之江慎修先生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先生卒是年東原舉於鄉明年來京師求所以誌先生者卒卒不果又十餘年余自蜀還朝而東原以薦授庶吉士校理四庫館書於是取所自爲狀及汪世重等年譜而屬余銘之先生名永字慎修安徽婺源縣人居縣之江灣曾祖國鼎祖人英皆不仕父期諸生先生生六歲讀書日記數千言嘗見明邱氏大學衍義補徵引周禮愛之求得其書朝夕誦誦自是遂研覃十三經註疏凡古今制度及鍾

律聲韵輿地無不採賾索隱測其本始而於天文地理之術尤深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三十四補廩膳生四十一歲成禮經綱目八十卷五十五歲偕鄉人立義倉貧者賴之六十歲成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七書各一卷六十二歲爲歲貢生成近思錄集注十四卷十月江西學政金公德瑛招爲諸生校閱文字六十九歲成四書典林四十卷又成推步法解五卷七十六歲成鄉黨圖考十卷七十七歲成律呂圖微十一卷七十八歲成春秋地理考實四卷七十九歲成古韵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八十歲成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讀書隨筆若干卷又明年而卒距生於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七日年八十有二娶汪氏子二逢聖早卒次逢辰孫三人朝陽朝伸錦波曾孫二人廷珍廷福先生之著禮經綱目也以朱子晚年考定儀禮經傳通解其書未成黃氏楊氏續之猶有闕漏乃以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爲大廣據博考使三代禮儀之盛舉然可觀其著七政諸書謂歲實爲歷中綱領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當以恆者爲率梅氏所言歲實消長恆氣注歷見岐未定也其撰律呂圖微也據管子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律別十二律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歷律志之謬撰古韵標準三書謂古韵之論舛于吳棫而精於顧氏釋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由三百篇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疎且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爲用韵之準謂欽定推步法七篇凡日月之躔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及恆六曜之行皆具密法而與義難明爲探立法之意詳步算之方并附推步鈐一卷於其後又謂深衣之制諸儒論者凡數十家大率踵交解十幅之譌據玉藻言社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舉鄭君之註以正疏誤因爲深衣圖考晚年讀書有得隨筆撰記謂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又謂兵農之分春秋時已然不超於秦漢證以管子左傳兵常近國都野處之農固不隸於師旅也其精心獨見發古人所未發如此先生年六十嘗偕友人入都時開三禮館總裁方閣學苞以經術自命舉冠禮皆禮數條爲難先生從容詳對方公折服又吳編修

級亦深三禮有疑相質無不肯也。乾隆二十八年，

命秦文恭公慈田修音韻述微公奏先生精韻學，

詔取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進呈以備採擇。公又自取推步法解入於

五禮通考至戴君總校

四庫書乃盡取先生二十種寫之以藏秘府。先生弟子著籍者甚眾而

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傳。自朱子起婺源其後如李燔陳淳之輩咸以

道學通經名後世。越五百年而先生復出雖終老陞伏不見知於世而

其言深博無涯涘昭晰羣疑發揮鉅典探聖賢之秘以參天地人之奧

厥後戴君諸人繼之其道益大以光。先生歿大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

以先生從祀朱子於紫陽書院天下以爲公先生以某年月日葬於婺

源之某里銘曰

仰以觀天俯以察地中實六經聖言所萃析之綜之會而通之上推發

斂圓則九重或解其頤或折其角遂傾聞人用啟來學弗耀弗施山頽

木頽筦道之樞厥功不泯肅肅嚴祀配於紫陽後有弔者瞻此崇岡

（碑陰集）卷一三三

江先生永傳

江先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與里中兒治世俗學一日見邱濬大學衍義補書中多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晨夕誦誦爲諸生數十年捷戶授徒東修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游京師同郡程編修恂延主其邸桐城方侍郎苞素以三禮自負聞先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荆溪吳編修紱於儀禮功深及交先生質以三禮中疑義往復辯難歎曰先生非常人也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爲忘年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爲多乾隆壬午歲三月十三日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圖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寔四卷鄉黨圖攷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行金水二星彗微冬至權度恒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明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



爲恒氣恒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恒氣恒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恒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期，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鍾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簡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于古者黃鍾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說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助于吳才老。

崑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眞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眞諄，半屬元寒，攷之三百篇用韻盡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之隅倫駟婁等字，蕭豪部之蕭豪包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盡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敍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深。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惟入聲祇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哈、蕭至麻、尤至幽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有，皆拘于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侯同以屋爲入，眞脂同以質爲入，文微同以物爲入，寒桓歌戈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有參以古音，乃無憾也。其說易卦變曰：卦變之義，言人殊當于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攷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

鄒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鄒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于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于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千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于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已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其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考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說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攷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衽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

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于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國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礙於車行矣禮記言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先生於經傳制度名物考稽精審多類此歿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尙書秦文恭公請於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采擇丙午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主先生說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內益重其學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三九

江先生傳

先生始就外傳。見邱氏補大學衍義之書。其中微引周禮。即求取周禮全文誦之。自是旁通十三經。而於禮經尤深。謂朱子儀禮通解。雖屢經續輯。尚多闕遺。乃廣摭前載。為禮經綱目八十八卷。而古禮燦然可觀。其平生所為書。於周禮則有疑義舉要。於戴記則有深衣考誤。訓義擇言。於春秋則有地理考實。又精於天官星歷。其書則有歷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於樂則有律呂闡微。於音韻則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於步算則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擬草。其外又有論語瑣言。鄉黨圖考。近思錄集注。讀書隨筆。凡書二十餘編。共百餘卷。藏於家。嗚呼。可謂多矣。蓋先生生而好古。而窮不見用於世。則益專其心於遠稽遐覽。終身樂之無休暇。其於古之制度名物。必參互而得其據證。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冊之中。而人顧莫之見。及先生指以示人。則人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

心所欲言。信乎其為博聞強識之君子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稱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而先生之鄉。其民不知有饑歲。嘗一至京師。朝廷方開三禮之館。卿士預修三禮者。就質所疑。先生為置辨。皆暢然意滿稱善。其後有欲以先生之書薦聞於朝者。先生自顧年老。無可復用。而京師舊遊皆凋謝。乃感愴辭避。卒不就。先生年八十二。其卒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也。自六經遭秦火而亡。而詩書傳記之文學者。如蒙雲翳。猶賴有山澤逸遺之士。窮年兀兀於其中。遞相推測。隱度。蓋其義有自漢儒修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歲。代加排闥。直至今日。而始明者。則夫經生之維繫於斯世。豈淺小哉。先生存則頽然一老。力學於深巖絕壑之間。朝士大夫無過而問者。先生沒則斯文淪喪。後生新進。粹有志於學問。於何執經而請業焉。此士之迍邴憔悴。為舉世之所不為者。聞先生之卒。不能不盡然流涕以悲也。先生婺源之



江灣人、姓江氏、名永、字慎修。

慎修先生窮經績學、而一世不遇、與德清胡先生、生肅明正同、此文足為吐氣。通相推測、隱度有直至今日而始明者、至公至當、可百世以俟聖人。

劉大槐撰 《海峰文集》卷六

侍讀鄭公江行狀 杭世駿

公姓鄭氏、名江、字璣尺、晚號筠谷、先世自唐時家於歙、後遷浦江、是為義門、由浦江遷餘姚之眉山、曾祖少南、以授經來錢唐、娶於趙、遂家焉。祖應科、父茂坤、皆以公貴、贈儒林郎、公生有異稟、五歲時即知以海參屬對、山藥、九歲學為詩、未弱冠、為諸生、試輒高等、家遭回祿、勢中落、藉教授以奉堂上之養、得其歡心、癸巳、

萬壽特恩開科、以禮經魁其房、是年試禮部、不利、留京師、學時文於長洲、何翰林焯、主大司農、學主公家、分修詩書、兩經傳說、彙纂、戊戌、成進士、改庶常、明年終養、回籍、旋居父憂、未嘗一飾竿履、干當事、時高安朱文端公方撫浙、不肯一往、文端公以此見賢、遽公服闋、方補卽薦校順天鄉試、徐尚書元夢教習庶常、館試輒列公一等、因奏充明史館纂修官、是年、以鄉試校閱、公明議、敘授檢討、復丁母憂、歸里、巡撫李敏達公聘主敷文書院講席、謀士有法、始分生童校試、日期終日危坐堂上、嚴絕代傳、遞之弊、頗有以賄求錄者、痛斥之、最激賞者周玉章、吳嗣富、陸秩、胡際泰、卽連擢科第、以去、錢唐襲鑑、以經學見契於公、公尤重其學、行果、以選拔出宰甘泉、頗著惠政、服闋、入詞館、大宗伯吳縣吳文恪公奏充

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文恪卒、大宗伯溧陽任公、少宗伯桐城方公總裁、志局、少宗伯見公文、深相折服、因以志事見屬、時纂修者雖眾、獨公與常熟王侍御峻、屬筆為多、王子復分校京闈、甲寅、晉右春坊右贊善、桐城相國薦公能為古文、

引 惠廟面諭、有鄭江老實之旨、乙卯、為典試事、慎簡儒學之臣、公在選、同

見者皆歷詢履歷、至公獨不復問、唯詢諸省文風孰優、桐城相國以山

左對、卽

命公往、蓋受知有素矣、公既承

恩命、矢竭公憤、殫心校士、非極荒謬者、必閱至終篇、援筆點勘、右腕幾

脫、竟以左筆終事、搜剔落卷、纖悉靡有遺憾、闕中雖給事僕役、莫不感

歎、試歸、

恩命復使視學安徽、躬親校閱、標清真雅正之文、為正鵠、險詭者概從

斥落、風習為之一變、嘗謂入泮為士子進身之始、前茅廩餼所關、敢不

盡心乎、徽州縣以廩餼對抵錢糧、無糧者為任親友抵納、免出入耗折



之患遇有案牘尤留心究切青陽有娶未婚族婦之武生已廉其實縣令再三請貸卒治其罪而離其婦肝貽貽生以祖任縣令時後官詹代銀兩與制府有私親徽州牧視其給公捐俸率錢代償而袁生不果黜巢縣監生樊珍以爭產誣其弟婦單氏及已婚姪女樊氏與鄰人趙生通公閱牘而疑之下縣縣令受樊珍賕賕實其事通姦無所據惟以樊氏所執詩扇為證佐則趙生所書唐人句也蓋趙生與單氏子兆寶同學是夏趙生書此扇單氏母女偶執之實無他公以縣審不實駁之督撫檄無為州牧覆審州牧前嘗以私書賈公因私憾欲妄視一生公不答而府平反其事因是與公有隙欲借以傾公謗公受兆寶賄賂逮公役往質太守意不直之而公心跡始白然單氏母女之冤猶未白也公按試至廬力左之復言之撫軍先後兩臬司皆與公意合其事得釋而樊氏之舅諸生陳采因欲出樊氏公檄至而諭之得以完聚使節所泊凡名德之後貧弱不克自振者必委曲成全之諸生通古學者尤引進不倦陶敬信之通經江有龍之史學皆特疏薦於朝有龍以親老辭敬信獻所著書閣下與修三禮人皆服公之能知人也秩滿晉侍讀

召對詢以方面大吏及所過地方情形次及江左人文屢蒙溫諭仍充明史綱目館纂修官公在江北時池州各屬地苦旱濕一雨則堂室皆水苦情惻生榻上公入坐蒸濕中迨反命冒暑載馳熱雨蒸燠居一年足遂不良於行乞告回籍調理掌院固留公且欲借修書為公養疾之地公以食祿不朝賀非臣子禮力辭歸同館諸公祖帳都門外人賦一詩贈行數十年僅事也公所學無不貫尤邃於經謂春秋為宣聖性命之文而三傳未能發明非啖趙孫劉諸大儒則聖經或幾乎晦武夷胡氏頗以己意武斷迂泛不切者不可彈述晚集諸家之說為春秋集義二十卷穿穴根據不第為胡氏諍臣也又為詩經集註四卷禮記集註二十卷與修明史時有明志稿六卷明太祖本紀八卷列傳十卷修綱目時有明綱目三卷少學詩於同里洪稗畦中凡數變卒歸醇雅晚與里中諸宿老結南屏之社而公獨絕去破碎鬼瑣之習已刻筠谷詩鈔七卷余嘗承公命為之序未刻者有書帶草堂詩鈔三十三卷文集八卷賦四六共一卷詞一卷其他若析離錄三卷粵東紀遊一卷則公之雜著也公和而介通而有守官庶常時佟家宰方總庶政同年薦公入幕不就或嗤其迂已而佟敗友人復交于年太保為公先容勸作詩以頌功德笑而不應方侍郎薦公於果邸

公力辭西林相國會薦公舉高雷廉學政終未嘗私謁通名仍用後輩禮不敢妄附門生之籍身既通貴布衣之交四十年如一日後進有傳才折行輩接之稱說不去口余之交於公也時方踰冠而公已為巨長德歎然握手若昆弟暨余通籍而公又為館中前輩片言之美一字之疑慮已下詢執禮如末學小生而不知涓流之不可以益河海撮土之不可以加泰山也公之狎特令執經余門公既彌留而之狎會試在京師遺言必乞余一言定公生平之行狀嗚呼余為荒廢頹落之人公獨略去勢分而有所取焉豈非以其質直而不肯阿所好乎公疽發於頸血氣漸耗屢下不止疾既亟尚索紙作買棺寫真二詩比至屬續神明不亂蓋其養有素也公生於康熙壬戌二月二十六日終於乾隆乙丑二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四敷授文林郎再授儒林郎例授奉直大夫公之階也娶於陳封孺人例晉安人男子子三長即之獅乾隆辛酉舉人次之莊次之開繼弟明彥為後女子子一適太學生傅庭芝明彥遺一女公撫之如己出亦嫁士族太歲在丙寅子月晦之獅將葬公於桃源嶺青芝塢之原幽宮之銘伐石有待蜀簡稽顙件繫行事句余筆授以竟先人之志是不可辭也謹狀

（碑傳集）卷四八

太原王先生恕傳略沈大成公諱恕字中安又字瑟齋重慶安居人曾王父吉士明崇禎丙子舉人累官南甯知府大父璣邑諸生父邦甫歲貢生生三子公其季也年十四即遭母夫人喪諱日之戚持之終身讀書勤苦家貧不能繼燭夜然竹自照赴省試重行千里康熙壬午登賢書數上公車不第奔走四方辛丑始成進士入翰林又明年癸卯世廟薨正治官首蒙眷知改吏部文選司員外歷驗封司郎中甲辰典試黔中道拜廣西道御史既復命分校禮闈其冬從相國朱文端公視江浙海塘明年丁父憂歸衰苴不去體者三載戊申起補兵科給事中旋出視湖北漕逾年結誤失官復來京師會高文良公移節金陵奏薦起用辛亥署江安督糧參議今皇帝御極擢廣東按察使己未就拜布政使明年巡撫閩中壬戌四月罷鎮還朝其秋改藩於浙到官僅一月出送過客疾作座上與歸而居內職所歷皆清要聲望翕然推為君子及出使外尤習吏事在江南

爬梳漕弊後以爲法賑鳳陽災活饑民無算在粵東數平反大獄極論
冬至後決囚非宜既至閩中緝貪竄擊豪強講積貯修水利肅軍伍扶
奸竄端風俗興學校其尤大者奏免崇安無田浮賦及閩侯諸縣災民
貸穀請禁南洋市舶借運潮州倉以救臺饑皆人所不能言公獨言之
聖主聽之可謂得行其志者矣公爲人器量闊達無害愷之容御下尤
寬不輕撻一卒而材識明敏人亦不敢欺之與朋友交有終始急難濟
人傾囊不吝仕宦二十餘年家無長物舉復之夕敝裘登屋嗚呼僅
矣自魯大父以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此皆封淑人夫人周氏父之彝
陝西永壽令公受經師也有婦道先公卒男六人長汝升甲辰舉人次
汝楫諸生周夫人出俱先卒次汝彭汝諧側室祥符關氏出汝鼎汝璧
常熟陸氏出孤孫桐初公得詩法於高文良公聞正學於朱文端公
退掃地焚香手一編自課宦轍所至輒開精舍借賓佐觴詠其中秣陵
曰增影樓羊城曰葵亭三山曰瞻臺宏長風流獎拔士類汲汲至忘疲
食常與長洲許君廷鏞及成論詩曉事素筆研不及即推許上坐而公
西向旁坐濡案上丹筆挾吟賞在閩訪永福黃君任於陋巷中屏騎
從步入黃君閒至留飲月上攜手送之辛酉監臨所賞士張君甄陶文
高被黜歸爲賓佐言之發憤流涕其第舊愛才出於性生如此尤愛少
陵昌黎義山三家詩手自箋註案凡數易川朝班然暇即展翫其他世
俗聲色之好泊如也所著文章詞賦及奏議甚多海內學者尊之曰樓
山先生蓋樓山即公少時讀書地因以自名其集云

《碑傳集》卷七〇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四

陳祖范 李鍾僑 朱元文 王蘭生 王士毅 韓騏
李澄中 陳鉉 沈之亮 徐本 李世黃 沈彤

陳先生祖范傳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年廿三，補縣學生，歲科試輒占高等，弟子著錄者日衆。雍正元年，黃侍郎叔琳典試江南，中式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翀、宜興任公啟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誦徧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忽足蹇不得預。

殿試歸里，明年補行正科，當赴廷對，親朋皆力勸之。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勞苦奚爲者？及今尙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就廩華漚之濱，鍵戶讀書，生徒裹糧相從，與吟社諸老倡和，月一譙集，居數年有

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聞先生通儒，爭先延請爲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

定，或一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

天子崇尚經術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於是雅知先生者交章列薦。明年

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先生褒然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璵也。得

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卽家拜受

新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先生於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恥勦襲成言以爲己有。蓋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腳，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詩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謹慎處，亦卽其師心自用處。詩之體格，古今不同，



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闕絕。指陳時事。議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牽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既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計。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與資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唯改葬則總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

葬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總。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問。祖父母之喪。父爲長子。既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及其葬也。嫡孫承重可乎。先生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故有改葬之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重之服。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爲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於居喪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旣不符。且沒其父之會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爲庶出。旣貴。封其母。母後甲而亡。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在爲祖父母期。或曰。宜如父歿。嫡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二者安從。荅曰。禮時爲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輕。禮失而母以子貴。遂僭而並嫡。至明太祖之制極矣。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服期已失。厭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爲宜稱者矣。父而存。爲其母斬衰三年。明以來之時制也。父歿而用適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其父之隱而爲之服重。於心亦甚安。觀過知仁。君子當憐而予之。必格以嫡庶之分。斤爲不韙。試思身爲庶子。

既不可卑其母、身爲庶子之子、又可卑其父之母乎。又與人論史記、謂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尙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攷信于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爲一傳、卽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辯、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庠庭、亦不爲過。而班氏譏之、雖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能不爲之表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鎮、孫主事夢達、湯進士愈、先後游其門、皆知名。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三八

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淀。次日歸、聞抑亭薨而瘞、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余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溫溫、非有問不言。及供事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後、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余移

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

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

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典試雲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日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使李蘭以咨革諸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余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姪及泉漳聞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嚮背、而信君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既受職、長官相慶、而泣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韞廔而瘞、卒於君寓。余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良子清江、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君在

蒙養齋及

殿中、與余共晨夕各一二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余益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



儒藏

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惘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鍾僑字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年五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蒙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尚書周官皆有說未就。父諱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

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寵自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取室人自隨。痛兩弟羈死乃引疾送君之喪以歸。君娶黃氏。

勅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載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愷壬子副榜貢生。次清時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著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於儒先而年命摧。悼余生之無成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朱秋圃先生行狀

先生名元文初名允文字開武號秋圃系出山陰史氏五世祖愛洲公來遷於杭遂爲仁和人。曾祖恒度公蒙外家姓乃以朱爲氏。氏朱者訖先生凡四世。先生生有異稟垂髫爲文操管立就凌紙恠發雖大師耆儒往往爲所驚懾。天性悅學功苦非人所能。明而動燭入不肯休倦矧不支繫髮於枕轉側卽覺十年以爲常。國家既定舟山改舊昌國州爲定海時學校初立青衿錦帶皆樸邀不任俎豆招徠他邑士任開壘者得隸籍楚黃張侍講希良故出固陵毛檢討門號稱知人能得士。先生航海應召褒爲選首嗣後四方文士輻湊其邑高才生多出其中。定雖新邑文學乃與勾甬諸大縣甲乙爭長而先生屆試必往往輒傾其曹偶一郡士皆側目。夫士入黌舍挾徑尺之書守一先生之學餘虞庠之米廩則裁冠濶步矜號名碩此柳子厚所以致誚於黔驢而太史公所謂夜郎王不知漢廣大者也。先生深用爲耻厚自抑損精學家巷杜門簡交游教授諸生咸有程法其致力也深以果蓋有異於世之號爲經儒者。南陽彭侍講始搏禹峰先生家嗣也博瞻爲詞館所推挹視學澗河意欲得淹洽閎麗之文樹之正鵠以振時習之空



陋手先生文、循諷以號于衆、亟曰、國士國士。庭中人熟視屏氣、無敢譁者。刊其文以爲矜式。朝傳夕徧、不脛而走。大江南北、莫不以能文者名。朱先生、吳中何翰林、焯持文律甚嚴、所摘撫不避權力。制舉士所謂龍門也。還淳方先生、蔡如、達於經術、以名進士。令豐潤罷、留京師。斯夕過何數士、及浙省、何舉金虞、方稱先生當之。何曰、奚似。曰、似西安方孟旋。雖然、以沈實則孟旋不似也。既而臨川李侍郎來主秋試、先生名在薦中、不及錄、歸而翰林往訊曰、君其得金虞而失朱某、則是役也、功與過。譬歲辛丑、充貢詣京師、橫翔提出、譽滿太學。劉司成師恕、沈司業翼機、交相推重、謂六堂課第、不宜以第二流處是生。歲丙午、晉江陳詹事萬策、典浙省試事、先生兩試京兆、皆不遇、困而歸。歸益鏤厲爲學、行文高壯、廣厚益醇、以肆。嘉興令程君屏山見其文、驚詫絕異、亟以第一人薦。榜既定、名在第八。詹事曰、余非抑置是生也、裁者余嘗以是魁閩省、使衣鉢可傳、吾且屬之矣。大凡先生之文、知者或愛之入骨髓、掉之以輕心、或望洋而不得其涯。試于庠序學校、必求其位置之地、環覽雜誦、味乃如炙。車轂而愈出、鎖闥而易、瞽目眩、唇燥、煩昏鬱悶之餘、或且觀面而失之。以故提筆入鄉闈、失十而得一。

來禮部試、三薦三不見收、此果時命主之耶。今年春、上海朱翰林良裘得先生卷、嘆以爲今士寡雙。而主司不見省、先生無幾微尤憾、假裝亟歸、歸八日、卽病、病八日以歿。嗚呼、昌其文而晦其過、天之待先生者、薄歟、抑其厚之也。先生之教人也、異而善、入一節之長、擊賞不置。口或怠于學、至流涕相告誡、經其指授、莫不得氣以去。拔科第者如拾地芥。其他爲學官弟子者、尚數十人。余年弱冠、猶隨諸童子試、有司遊先生之門、得盡讀兩京以上之書。每一文出、先生恒詡于人曰、浙固才士淵藪。後生英絕、領衷之者、乃出我門下。余固知先生蓋過爲獎借之辭、乃其所以不敢暴棄者、亦以此。先生之論文也、與俗師異。曰、人亦有言曰、絢爛歸于平淡。此殆爲才餒學儉者解慙也。古有絢爛之文、無平淡之文。今人不知、乃取其所絕不經意者、而以爲絢爛之所歸、是直爲自便之計、而實不見古人。左氏負浮誇之目、莊周有荒唐之鳴、賦家以沈博絕麗見稱、史才以文瞻事詳爲貴。唐之謠文者有三、曰韓、曰白、曰權、類皆磅礴鬱積、怪奇偉麗、以恢廓其議論、未有柔聲曼骨而卒能名世者。宋儒可與說書、難與持變。聞者驚怖其言、而卒無以難之。爲文不妄下筆、每獲一義、鏤而不舍、必曲折詳達、以盡

其隱立言斯爲可傳、能傳之者在其後人、而先生未嘗自表襮也。先生事親孝、與人信、不爲譸張之行、介而有守。方大母在堂、偉人客遊京師、曲致甘脆之奉、補衣惡食、卑居徒步、自待未嘗踰侈。親串以急告、藥石之資、棺槨之費、傾囊橐與之、無難色。其篤于古處類如此。生于某年月日、歿于某年月日、年五十有八。娶某氏。有子曰庭芝、能世其學。以余從先生有年、能悉先生行事、千里緘書走使來告曰、昔宋濂能傳吳立夫、而黃楚望之行狀出自趙訪。先君子學成而業未竟、微子辭則恐其勿有耀也、是不可以已。訃既告、門下士聞京師者戴章甫、陸嘉穎、陸秩、陸宗楷、孫廷槐、周贊爲位于僧寺、設奠望祭、行哭失聲、退而駿乃序次先生所爲可傳者、以慰其孤、以告世之不盡知先生者。謹述。

杭世駿撰 《道古堂文集》卷三八

刑部右侍郎王公行狀

曾祖某、副榜貢生、山西汾州府同知。

祖某、庠生、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

考某、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妣賈氏、傅氏、贈淑人。繼

妣戴氏、封淑人。

本貫直隸河間府交河縣、年五十八歲。

公名蘭生、字振聲、一字坦齋。幼端凝、喜問學。誦朱子易本義、不遺一字。安溪李文貞公督學畿輔、拔置縣學爲諸生、遂稟學焉。益自刻厲、研極性命之理、自樂律、音韻、旁及中西象數、莫不深造。從文貞公修朱子全書、冥心編校、敦學相長、泊然於聲利榮祿之外者十有三年。聖祖仁皇帝問士於文貞、文貞首以公薦、召直內廷、晝日三接。歲癸巳、

命與舉人一體會試。九月、蒙養齋開局、與編修纂事。旋以父病乞假歸、丁憂。方持重服、召赴熱河、行在、復以母病請急、有

旨命將韻書帶回、就家纂輯、蓋異數也。服闋、復赴書局、日侍講殿、祇承顧問、辰入酉歸、不間寒暑。歲辛丑、試禮部不利、

賜一體殿試、以二甲第一名進士、改庶吉士、充武英殿

總裁、纂修駢字類編、子史精華。是年冬、

世宗憲皇帝嗣位、以內廷近臣例、邀錫賚、嗣散館、授翰林院編修。雍正三年四月、奉

旨、凡諸館有律呂門目者、俱著會同修纂。旋

命署國子監司業事。明年、出典廣東鄉試、爲正考官。未報、實授司業。俄有提督浙江學政之命、面乞便道省

親五年擢翰林院侍講。六年轉侍讀。七年晉侍讀學士。調安徽學政。九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年以安徽學政復舊卽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以學使典鄉闈。前此未有有之自公始。復調陝西學政。公清介絕俗苞苴干謁不戒自遺。愛士如子弟。頒示文貞公遺書經說使諸生知所誦法。凡奇才孤學通知陰陽歷術者必提掇獎成之。故主三大省學政興賢育才鼓舞淹滯青衿組帶之士彬彬郁郁莫不願出門下迄今誦說不衰。十三年以事挂吏議左遷少詹事。

今上皇帝登極之初首蒙擢用卽補原官。充乾隆元年殿試讀卷官。旋充三禮館副總裁。晉刑部右侍郎。管禮部侍郎事。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隨駕奉安。

山陵行次良鄉謁履親王於幄次爲具食飲談論如平時。夜畱宿幄中。明早肩輿卽路。及午從者有所白憑伏不能應。履親王卽以上聞。遽命太醫診視而公已不可復藥矣。

聖心閔悼嗟歎者久之。賜帑金五百兩。命直隸督臣監護喪事。停棺涿州以待家人奔赴焉。公性畏慎周密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深爲三朝所信。遇科第皆出自

聖祖特恩。一則曰王蘭生爲人正所學亦好。再則曰王蘭生朕深知其學問。

憲皇帝御宇十三年由庶常拔擢至卿貳。

今皇帝方隆重寄而年不躋中壽不得大其設施命也。操守廉潔俸祿之八半以給周親密友薄田數畝纔給體粥所居數椽不蔽風雨。自列九卿未嘗有尺寸之益。宗支衰落一弟以哭公故逾時而歿。繼母在堂年逾七十哀公無子以族子誠繼公嗣承廕公學不爲泛濫其於樂律如有神契。朱子琴律圖說一篇字多謬謬公以意詳正瞭然可曉。文貞公用以進御深被嘉賞。入直時恒得

聖祖指授。本明道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鍾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合。又謂弦音祇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可以相應。管音則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鍾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用黃鍾積八分之一者至埙篪之類亦皆以黃鍾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蓋絃與絃體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稍變朱蔡而實與管子淮南之說合。嘗謂世所傳等韻書清濁未分元聲不辨卽子經世詳等而略韻顧氏音學五書詳韻而略等皆未極其至。及奉勅編纂棄



短取長用 國書五字類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均之法以定等書成

世宗賜名音韻闡微非大臣未嘗叨 賜焉他如律呂正義數理精蘊卜筮精蘊凡與編校者皆一時之選至律呂音韻必以公之論折中其學獨是莫知唯

聖君賢相君臣道合冥契於天人之際而公以一介儒生參其間而承 恩顧可不謂難得之遇哉公娶於賀儒學彭年女有三女二適士族一未字某與公先後入館悉公之蘊畜重公之介特哀公之卒然以死而血胤之無續也誠以公行事來告因綜次之如左謹狀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三八

封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王公神道碑大昕弱冠後卽從當代賢士大夫游竊取其緒論得粗知古人立言之旨其交最久而莫逆於心者則今大理寺卿王公視也所居相距不百里嘗扁舟往訪升堂拜母修子姓禮大理書語予曰吾先子志希古人不求聞譽于世每言孔門四科言語政事文學皆在德行之次顏子居陋巷終日不違如愚孔子獨贊其賢謂羣弟子莫能及漢黃叔度徐孺子管幼安皆終身隱約而行誼在三公之上蓋行之修者於人世文章功業有弗藉焉而富貴利祿更無足言矣大理又言某就傅後每夕先子輒授以通鑑事十數條次夕令覆講必精熟乃已又取古來名臣碩儒自屈子而下訖于明季凡百有二十人手錄其本傳俾誦習之題曰百世師錄某謹藏篋中月讀一通手澤尚如新也大昕既重大理之賢因是知其淵源有自大理以進士召試入官典司樞要出叅滇蜀軍事飛書州檄出入矢石間者十載及愷施敘功進登九列以文臣 賜戴孔雀翎恭遇

孝聖憲皇后升祔禮成覃

恩詔贈其考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今春從駕有事

秦東陵還朝乃上書陳情請假歸治先人電窆事

天子嘉許卽於二月奉太夫人還里門卜以七月壬辰葬資政公于崑山縣之雪霞灣以元配陸夫人祔從先人之兆也先期具書狀請大昕爲文表於神道昔歐陽子瀛岡之表自爲之文大理今之歐陽子也乃不自爲而求之友者謙也中朝鉅公之能文者多矣獨求之家居退閒之故交欲其可信也大昕雖不文其何可辭謹按資政公諱士毅字鴻遠曾祖懋忠自浙江之蘭溪遷於青浦城西十八里珠家角蓋在泖水之陽祖之輔考輿皆以大理貴累贈至資政大夫公九歲而孤奉母沈太夫人日必具酒肉自奉則取其最穀者伯兄出爲人後而貧不自給常分錢米遺之仲兄沒無後公歲時設主祭必泣然流涕其治家有法婢子年十四五以上不令侍左右既長貧不克贖者還其券而遺之里中無賴子挾小嫌過門戟手罵遣人謝之弗與校好行善或授以功過格守之數年忽曰此道家言也儒者自有法乃擇六經語類而列之以爲謹身寡過之方其目十有二自是動中規矩行無瑕尤幾于古之不言而躬行者公卒於乾隆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春秋六十四初贈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再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

主事加一級三贈至今官娶陸夫人後公年歿春秋

十有初贈孺人再贈安人三贈夫人側室錢氏初

封太孺人再封太安人三封太夫人有子一人卽大理

公也孫女一適吳縣監生嚴榮銘曰

圓泖之水黝而深清沖然善下潤物無形允矣君子如

水不竭潔匪近名虛能容物以古爲師與天爲徒環堵

蕭然樂亦在吾德修于身克昌厥後

繪諸室章表及祖考并梓既卜樂哉斯邱鄉里聚觀車

前八駟富貴匪榮文行是尚飲水知源百世是仰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一

贈儒林郎刑部雲南司小京官加一級補甄韓

先生墓志銘

吳中文獻之家首推雲東韓氏二百年來文采風流照映藝林振振公姓人各有集非徒以膏粱華腴炫世俗也補甄先生諱騏字其武實文懿公之從子被服儒素學有師法五歲能辨四聲始入塾聽伯姊誦唐人詩默記不失一字師大驚曰異日風雅材也長而記誦閎博爲文下筆立成顧俠君太史一見奇之呼爲小友巡撫儀封張清恪公課士紫陽書院擢賓第一在庠序名稱藉甚恬淡于榮利恥爲俗學好吟詠恬淡眞率一以陶



謝爲師。春秋佳日，招朋舊賦詩飲酒，戶外之屨恒滿。晚歲學益純遠，嘗製補馭歌云：志士勤補拙，學人善補過。老夫志短學亦荒，但補山歌情願破。亦近于有道之言矣。其事親有禮，居父喪年已五十一矣，三年處外，過時而哀。從子暢蚤失怙恃，親撫育之，以至成立。治家嚴肅，博奕之具不陳於側。乾隆十九年九月下旬捐館。春秋六十有一。初娶王安人，再娶顧安人，皆早卒。三娶陳安人，後二十七年乃卒。教子孫必登于禮法，鄉黨稱賢母焉。子二人：鍵，歲貢生，議敘通判，是升附監生，敕封儒林郎；女三人：壻程遵義，畢楚玉，蔣曾燠。孫男濤，附監生，松廩膳生，對丁酉選拔貢生，特授刑部雲南司七品官。崧巖俱幼。先生歿之二年，卜葬吳縣香山祖塋之右。又二十四年，以孫封貴，馳贈儒林郎。又三年，將奉陳安人之匱，啟先生窆而附焉。先期，是升屬其子崧乞子銘。子少從先生游，得與忘年交之列。先生儀觀豐偉，多識掌故，與談鄉先哲軼事，娓娓不絕。聲從多以科第得官，獨踏蹬無所遇。狀身歿而名益彰，詩文流播人口，且有文孫登朝，綸章寵錫，賁及重泉。古人云：第五之名何減驃騎。由今觀之，蓋有過之無不及也。銘曰：

吳之巨族雲和韓，濟生種德啟後人。後先宗伯名大振，

公之王父府俊倫。舐排馬阮幾遘屯，鄉人表德稱貞文。厥考樂志大耋臻，鄉飲五豆領衆賓。先生早充博士員，晚乃循例貢成均。孝乎惟孝溫清勤，願神典索栖衡門。詩詞脫手無垢氛，石田磨室堪比肩。舜世卅載各未湮，江湖有集萬口傳。有子若孫才軼羣，贈階六品官白雲。松楸鬱鬱香山原，如防如屋四尺墳。文苑耆舊其人存，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四

侍讀李公傳

公姓李氏諱澄中字渭清別字漁邨世爲青州諸城人先世多達者至公尤穎異弱冠工爲文試必冠諸生尤好爲詩曰與青齊楊笠雲吳江洪去蕪等相唱和今體學盛唐古體學漢魏時方趨宋元詩鮮知公者既久始翕然以服相與師宗之歲己未

天子加意文治設博學宏詞科徵天下學古士公用薦應詔試璿璣玉衡賦省耕詩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奮筆侃侃無所避嘗

召赴瀛臺泛舟賦白蓮詩稱

旨賜予稠疊相國真定梁公奇公才屬爲文操紙千言立就梁公歎曰真青蓮也庚午典雲南鄉試或以多金遮馬首公勃然曰敢以此汙我耶疾斥之去有李約山者自雲南學使者幕申歸與檢討朱竹垞先生彝尊論滇中人材列所取知名士二十有二人署壁間占公取舍既試錄至其不與者纔三人耳竹垞臨風釀酒南向爲公得人壽比歸行篋蕭然孝竹松子石而外滇行日記詩數冊而已公彙筆侍

禁中十有三載由贊善歷陞中允侍講尋轉侍讀年六十有六謁告旋里叔公孀嫂胡氏殉節時曾乞公爲立後

至是以長子沂繼割田三百畝予之又公外曾祖邱簡肅公不祀幾七十年公擇其族之近而賢者性善爲其後予田一百二十畝公衣食粗自給坐是中落退居濰上茅屋數椽僅蔽風雨亦終無戚戚意歲庚辰夏六月某日卒越月葬歸化鄉從遊士並來會私謚文確先生文學古稱鄒魯北史序文苑溯自曲阜闕里洎七十義乖淹中稷中猶不失爲賢達今豈不古若耶公積學纂文奮起豪素間與天下駿雄馳騁其垂名史冊無疑矣輒先除次梗概傳之家乘以寵族屬且使子弟好學者知所取則焉

李紱撰《穆堂別稿》卷二九



布衣陳君墓碣

嗚呼、自科舉之法行、士大夫習其業者、非孔孟之書不觀、非程朱之說不用、固無異學、學無它師、真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矣。然學者自就傳而後、粗涉章句、即從事於應舉之文、父師所講授、無過庸輒舛駁之詞、得其形似、便可以致功名、轉不如詩賦策論之難工。由是六經諸史束之高閣、即四書之義、亦可勿深求。譬猶莠莠諸經禮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蒙竊憂焉。元時始以四書義取士、當時士大夫謂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者、衆則爲其道者將多。迄今垂五百年、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僻壤、無不知誦四書、尊程朱、而未見有爲其道者。所誦者禮義所好者名利、豈口耳之果無異于身心歟、何其相戾之甚也。於此有人焉、能究心於四書、以自淑其身、而不爲科舉之學、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太倉之南鄉有陳君宏猷者、幼而穎敏、年二十五、慨然有求道志、或勸應童子試、謝不應。家貧、教授生徒、手四書一編、晨夕研討、雖燕居、衣冠必正、數十年如一日。鄉里笑其迂、稱爲小朱文公。君以爲誠然、欲然曰、吾無其實、敢有其名乎。寧化雷公銓視學江蘇、君攜所著四書晰疑往謁、雷公延以賓禮、留署中講論無虛日、以爲相見晚也。君

自少時好談易、繼乃專力于四書、晚年復作四書就正錄。其言平易、非儒先之說不道也。間出一二新意、或疑與注異、則曰明經當以理爲主、與其屈經從註、何如舍註從經耶。明季陳孝廉確庵以講學名、或言君爲確庵之後、君悚然曰、非也。然豪傑之士、必有待而興乎。其立志如此。君諱鉉、宏猷其字。其卒以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廿九日、春秋七十有三。葬於十七都七圖鹽鐵塘。今之士大夫諱言道學、思無實而冒其名、或藉以梯進干譽、爲世所輕訕。然聖賢之書具在、優而柔之、厭而厭之、終身不息、而未嘗志于祿利、與世競一日之名。若陳君者、誠加于人一等哉。予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去其廬不二十里、顧未嘗與君識面。君既沒、門弟子王濤持其遺書、請于文表其碣。予非能知君者、嘉濤之不忘其師、重違濤意而爲之辭。蓋師死而不之背、亦今人之所難也。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九



誥贈中議大夫河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沈府君墓碑
沈於六朝吳興望族。宋元之間著籍高郵。明初以成籍
遠徙普安。甲科仕宦。終三百年代。有聞人。其復著高郵
自副使公。若上承遺緒。下啟後昆。惇睦孝友。樹基不拔。
則自贈中議公云。公諱之亮。字咨采。河南按察副使諱
奕琛。公會大父也。廣東高州知府諱弼。公大父也。國學
生諱文對。公考也。副使丁明厄。通全家殉難。一身僅存。
馳驅屯難之中。卒以功名顯於清時。有子八人。高州
爲長。高州有子八人。國學爲長。國學又有子六人。於是
南族始繁。而六人之中。中議公之後最顯。人謂公實有
陰植。副使高州兩世應仕。不名一錢。其去官也。子姓散
處。各以藝業爲生。其後承儒守經。家世禮法。蔚然爲諸
宗光。人謂公實能賢。配朱淑人。實有懿德。當國學居江
寧。家無長物。散遺諸子。惟一束書。公則就婚僕微。依從
父文僖居。朝夕汲汲。不遑自謀。然聞人急難。推施無倦。
弟之奇貧不能婚。卽傾朱淑人奩資以濟。又弟之康客
死於外。婦命守節自誓。飲食於公。朱淑人撫愛尤甚。公
雖窮約。而任卹之誼。矯矯自任。不屑爲身家旦夕謀也。
公性耿介。不詭隨。初應童子試。學使奇其文。拔第一。既
庭調。學使怪公衣冠樸陋。詰責公。同列肘公謝。公拂衣
徑去。因絕意科名。力學於古。遍通醫卜家言。試術輒效。
由是藉以治生。嘗遊京華。慨慕燕趙豪雋。往還齊魯故

都。則思洙泗遺風。作爲詩歌。沈鬱頓挫。能自道所見。晚
尤力於經史。丹鉛點勘。或忘寢食。一日讀范氏後漢書。
愀然罷餐。朱淑人怪問之。公曰。適讀黨錮之篇。胸中鬱
結。如有物憑。不得下也。其深情懷古如此。著雪月生涯
詩集若干卷。又約經史大義。取其切於日用。爲考古節
要一十二卷。以訓後昆。公病彌留。預自知期。命二子濡
筆侍書。口占五言絕句。勉以及時力學。語不及他。公卒
人多思慕之。雖受公面折過者。亦唏噓流涕曰。古之遺
直也。朱淑人儀徵望族。系出宋儒朱子。考諱唐有歲貢
生。淑人幼嫻內則。侍祖母疾。三年衣不解帶。父嘗遠出。
不歸。母終於家。家無次丁。淑人侍醫藥。治殯殮。俱有禮
法。及歸於公。終始相莊。公晚病肝怯。終夕需人。淑人竟
夕危坐。涉五六年不變。久窺簷月景。陰時節變。易逆數
巡。嚙度階。不爽銖分。自謂略如送往迎來。新故可念。淑
人之歸公也。自以去舅姑遠。不得躬親。則傷其貧。
公依從父文僖。淑人事文僖夫婦。色揣氣貶。惟恐或失
其意。以謂庶不貽舅姑憂。其後舅卒江寧。姑王就養叔
氏於山東官舍。道出儀徵。爲留一夕。淑人始見君姑。悲
喜交至。罄橐以潤姑行。會天暴暑。姑寢苦蚊蠟。淑人揮
髮驅蚊達曙。君姑始覺。執手歔噓。不忍別去。因出國學
遺像付淑人曰。余今諸子散處。未知所託。新婦賢孝。必
能永我祀也。淑人課子嚴而有法。夜一缸膏。二子洛誦。

躬操刀尺其旁追維先業淚泫泫下。長君卒以文名次君通籍貴顯。蓋公有宏規。淑人實能勤學以赴。溯家風者以爲典型。公生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卒乾隆十三年戊辰春秋五十有七。淑人生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卒乾隆五十年乙巳春秋九十有一。丈夫子二人業進國學生業富乾隆十九年進士由翰林編修歷太平知府河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加勅兼管鹽法道三遇覃恩贈公如業富官晉階中議大夫淑人亦累封如制。女子一人適儀徵國學生鄭本崇孫男子四人在選在廷曾孫三人曾孫女二人學誠運使君同考順天所薦士也。初進謁於京邸既又從遊太平辱知最深獲拜淑人堂下備聞懿訓每恨不得見公言語風采以爲持循。然運使君典試分校人無枉材官太平府治化清靜轉運河東經畫有章淑人每誦公遺訓勗勵不怠。運使君官方面偶製一衣近時尚淑人卽正色曰盍思若考當年運使君蹙然謝過以是敷歷中外三十年終始一節論者謂公教端於幼學淑人又能本公之教而達於官箴方於古人先賢耆舊之傳列女仁智之篇兼而備之實可爲將來之法式是用具書大節勒於墓阡其瑣細者詳於家傳覽者可互質焉。銘曰

發軔江寧公蹟著保聚儀徵有令譽晚憩甘泉淑人豫

連江上下無常據所止人稱無閒語。長君童試急知遇易名兩地爭先驚。主者憐才欲曲恕令實其一罪虛附公毅然曰此非度損人成己詎訓孺。次君初試憚遠阻謂從父父族則助淑人岸然叱曰去高郵貢我副使注謂他人父非所觀儒不知命斯詭御卓哉善後闢先路。後嗣昌大人爭慕張山之陽蔚佳樹奕世清風式茲墓。

章學誠撰《章氏遺書》卷一六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
贈少傅文穆徐公墓誌銘 代

乾隆九年太子太傅相國徐公以疾在告。越四年薨於
錢唐里第。遺疏上聞。

聖心震悼。賻贈有加。諭祭葬如典禮。二祥載周。公子
以矩等筮藏協吉。走使乞銘。余與公同朝久。又同入
內直。同贊軍機。晨夕繼見。情好殷摯。誼不可以辭也。按
狀。公諱本。字立人。別字是齋。徐氏系出河南。徙錢唐者
自公十世祖克敬公始。四傳至龍山公諱灝。中正德辛
巳進士。歷禮部儀制司郎中。以抗節忤時宰。出知江西
臨江府。高祖諱守桂。曾祖諱曰隆。祖考諱欽安。皆以公
考文敬公貴。諱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部尚書。
高祖妣屠氏。曾祖妣童氏。費氏。祖妣王氏。皆累贈一品
夫人。考諱潮。號浩軒。康熙癸丑進士。諱授光祿大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吏部尚書。兼管翰林院掌院學
士事。賜諡文敬。妣及氏。諱贈一品夫人。繼妣及氏。
誥封一品夫人。自曾祖考以下。復以公貴。加贈如公
官。公爲文敬公長子。與今宗人府府丞杞同出自繼妣
及太夫人。公生有異稟。言笑不苟。成童卽爲諸生。弱冠
中副榜。充國子貢生。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聖祖仁皇帝萬壽。特開恩科。公以是年舉於鄉。越六年
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入直。武英殿分
纂子史精華。駢字類編。充政治典訓纂修官。

世宗憲皇帝踐阼。與修

聖祖實錄。旋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分校順天鄉
闈。奉命視貴州學政。未就道。晉左春坊左贊善。尋轉
翰林院侍讀。化行荒徼。風氣丕變。

世宗廉公可大任。卽其地轉公爲廉使。明年調江蘇。不
數月晉湖北布政使。又明年。卽有填撫安慶之命。安
省瀕河環山。宿毫之間。向號萑苻。公至。廣設偵邏。嚴別
緝比。沿江塘汛一百七十有七。至是增備塘船至二百
有奇。探丸無所容跡。壽州積盜有孫平焦鄧數姓。假捕
魚爲業。濱河聚族而居。其能窮其出沒。公密檄廬鳳道
李如蘭以計誘之。悉擒以獻。坐其渠魁。河濱漁舟編列
甲乙。使互相舉發。立族正以糾之。盜藪爲之一清。公爲
政有體要。不事苛擾。與民休息。而民安之。以是深愜
聖心。越一年。丙召爲左都御史。未及還。朝。卽命
蒞浙。讞江山獄。江山王益善者。素無賴。妄覲謁竿號衆
事發。牽逮及兩省。人心悚惑。不知所屆。公至。詳核情罪。
置爲首者十餘人於法。餘悉輕重當其罪。一切勿引蔓。



計所全活凡千餘人。乃會督臣奏請衢州一府南聯福建、北接江南、東通金嚴、西達江西、踞浙上游、爲三省門戶。其開崇山密箐、深源曠土、最易藏姦。請將衢協副將改爲總兵官、以資彈壓。又金衢嚴三府幅輳甚廣、棚民雜處、姦良不一、請復設分巡金衢嚴道一員、駐劄衢州府城。又江山縣之青湖鎮、南界閩省浦城縣、崇山峻嶺、爲兩省行旅必經之道、其適中之地則爲峽口、再東則爲念七都、路徑更窄、樹木叢茂、復有小路可以直達仙霞嶺之後、請添設同知一員、分防青湖峽口、仙霞等處、駐劄峽口。凡此皆所以消伏莽之釁、清奸宄之源、處置周密、悉荷 俞允、旋以原銜充 經筵講官、晉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事務、充校對 三朝實錄、皇清文穎兩館總裁官、兼理都察院左都御史事、攝刑部尚書。今上御極、奉 命辦理。

世宗喪儀、刑部卽與協辦總理事務、旋充律例館總裁官、大學士員缺。

上念

先皇帝簡畀心膂、大臣詳慎恭厚、無有在公右者、遂以公正揆席、授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兼管刑部尚書事務如故。計公自安撫 內召以迄今位、首尾四年、廷

臣遭遇 恩渥、起擢至速者、以公爲最。俄奉 命入直南書房、以總理事務議敘、蒙 恩賞給雲騎尉世襲。駕謁。

兩陵暨 幸海子、幸木蘭、幸盛京、公皆扈蹕、參帷幄之謀、先後 賜馬六匹。又 敕每年於三庫飯銀內賞銀二千兩、又於 圓明園 賜第爲公休沐之地。故事、大臣年逾七十、得許紫禁城騎馬。公年未六十、痰疾初可、

聖心軫恤、特賜騎馬入紫禁城、蓋異數也。四年、加太子太保。五年、賜清德鎮俗匾一幅、賜詩一章。六年、管理戶部尚書事務、又 命每年於三庫飯銀內加賞銀二千兩、賜御衣烏雲豹裘一領、內廷供奉諸臣不得與也。八年、扈蹕自盛京謁

祖陵歸、舊疾舉發、

聖心垂注、賜醫調理、尚方珍藥、絡繹於道、特遣侍衛看視。明年、公奏請解退、

溫吉慰留、公求退益力、始蒙 俞允、加太子太傅、適公子以廕晉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公立命詣 闕謝 恩、卽 賜召見、垂詢公病狀甚悉。

上親賦詩寵行、并 賜御用冠帽、內府文綺貂裘、令御

前侍衛、賁

旨卽家宣諭。

上幸南苑、

車駕將親臨慰問、公具疏懇辭、始獲遂請頒行。

上復命內廷諸臣、廣和御製詩韻賦贈、彙寫成軸、命侍

衛賁至、并賜茶果、克食暨如意一枝、傾朝祖送、皆歎

以爲千載一時之榮遇、予告大臣例給半俸、解任回籍

者、不得俸邀也。

上特命給公全俸、以資頤養、公家居四載、

上時加存問、賜手敕一道、賜詩三首、日夕跂公還

朝、而公每遣人賁摺請安、賜福字荷包、手帕、食物

與在廷公卿同、公雖身在江湖、而瞻雲望闕之心、無

日不繫寤寐、末疾忽嬰、遂以不起。

上聞、嗟悼彌日、

特沛身後之恩、給銀千兩經紀喪事、命浙省撫臣卽

其家加祭一次、恩賜一品祭葬、晉贈少傅、予謚文

穆、恩綸稠疊、光賁泉壤、哀榮禮備、海宇傳爲盛事、嗚

呼、公亦可以無憾矣、公德性寬厚、風度端凝、動循禮則、

溫溫不事表襮、及發爲事業、光明俊偉、如青天白日、有

日共睹、急功近名、一切羞道、少承文敬公嚴訓、門庭之

內肅若朝典、友愛同氣、白首無閒言、與人交、謙退如恐

不及、後門寒賤、咸被賓禮、扶植善類、提獎才俊、出自性

生、自開藩以至台鼎、踐歷華臚、家無半椽尺土之益、節

衣縮食、壹以敦宗睦族、周恤窮隱爲計、以急告、或至影

質以濟之、最公生平、文教被於荒陬、膏澤及於天下、謀

謨之績、炳于廟堂、潔白之操、協於輿誦、反覆推論、求其

一閒而不得、其亦可謂一代之完人也、已、公少好學、爲

文、淳經孕史、典質華重、龍翔虎躍、識者早覩、爲國家景

慶、詩篇音暢律謹、絕去破碎險怪之習、禁苑宸遊、

屬車後乘、公未嘗不與、每奏一篇、輒爲

聖心激賞、有奏議、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薨、以乾隆十

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距生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

三日、享年六十有五、以今官積階至光祿大夫、前後領

三館總裁事、凡五、充文武殿試讀卷官、三奉 旨閱會

試、迴避卷、獲 賜奎章宸翰、以及尚方珍異、爲子孫世

寶者、不可殫紀、娶嘉善曹氏、吏部左侍郎曹公鑑倫第

四女、誥封一品夫人、有賢行、公口不言有無、而夫人

治內政、督諸子、使專力於學、子七人、以烜、雍正庚戌科

進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之煒、正二品廕

生、先卒、翼燕、乾隆丙辰科舉人、光祿寺署正、出後公弟



清儒碑傳集

卷七四

杞。荀龍河南永城縣知縣。殿恩順天府治中。先卒。應衡襲雲騎尉。履端。國子監生。女二人。適霍邱縣教諭張弘浚。經筵講官兵部尚書梁詩正孫十三人。紹堂乾隆甲子科舉人。紹埔庠生。紹基國子監生。紹墀紹城紹均紹墳紹堅紹垣紹坡紹陞紹增紹城孫女三人。乾隆十有五年二月之望。葬公於茶坊嶺之原。銘曰。

鳳山奕奕。浙江滔滔。怒流穿脇。激爲瀾濤。震作天聲。力幹洪化。四游坱圠。萬派東射。誕鍾偉器。爲國甫申。吐符崇嶽。孕靈大辰。國紀鴻伐。世延令緒。不肅性成。玉規殊矩。珥筆金鑰。橫經石渠。爰灑化雨。擁傳荒隅。

帝哀遠眈。屬公欽恤。量移三吳。有耻且格。湯湯南紀。來旬來宣。俄把旄鉞。駐皖公山。或肆號掠。取人於澤。連紘截流。盤踞窟穴。公以計誘。悉縛以來。佔帆高枕。打鼓夜開。

帝懸南牀。倚公蹇蹇。浙有大獄。

命公往讞。逮牙里閭。人謂衣錦。公秉淑問。寬濫必審。孰爲鳴張。干逆天常。梓曳株繫。徧于南疆。渠魁旣殲。辭絕延蔓。拔千縶囚。出之陞岸。述公陰德。匪以市惠。爲

天子使廣

天子意。春生而溫。秋殺而肅。蠶蠶庶頑。義正仁育。惟

帝曰咨。汝作司空。兼執邦憲。時惟汝庸。惟

帝曰咨。汝作司寇。敬法恤刑。佐朕三又。宏開丹地。簡昇股肱。貽

今皇帝。授冊延登。經綸聖化。亨毒萬物。治臻皞熙。澤逮窮髮。綸扉優游。方期共濟。六沴閒作。二豎爲厲。嘉庸既疇。堯文屢賁。望闕神勞。覲公再出。天不慙遺。卿月西賁。飾終禮備。

皇哀嗟閔。班劍有加。便房早築。鐙開魚膏。風號宰木。公其無憂。公已有子。厚德鴻猷。焜煌國史。我慚後死。圖徽貞石。更千百年。撰考猶覈。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四〇

李世黃墓誌銘

雍正七年秋閏七月二十一日，余暮歸，聞安溪李世黃過余。越日往視之，則故疾作，不能聲。再往視之，則輒以衾將襲矣。乃啟其面，執其手而三號焉。始吾見君於相國文貞公所，李氏子弟在側者多，不知其誰何。其後與君二昆友善，乃少辨君之名字。丁未春，君復至京師就春官試。時仲兄世邠視學江西，君與伯兄世來居無何，詔選翰林教諸王子。世來與焉，君獨居曲巷。入其室，圖書秩然，所手錄儒先語及周秦以來古文凡數百帙，叩之應如響。余欲別擇唐宋雜家古文，屬君先焉。所去取同余者十九。見余周官之說，篤信之，時有辨正，必當於余心。其自爲說去離舊解，而於經義有所開通者，以十數。余病且衰，平生執友凋喪殆盡，得君恨相知晚，常悔曩者交臂失之。而君用此益傾心於余，旬日中必一再見。君之年長矣，家世貴盛，有子五人，其長者已露頭角，而每接余，貌肅而言恭，如見其所嚴事者。他日世邠曰：「吾弟性簡傲，於時聞人相視恆漠如，然後知君於余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君以仲春遯末疾甚劇，及夏世邠至自江西，始能強步循階除，不出門庭者數月矣。前卒之三月，疾若蘇，駕而詣余，詰旦氣動語閉，遂不起。其喪之歸也，余欲爲誌銘以付其孤，每執筆，則心惘焉，如有所失而止。既踰歲，乃克舉其辭。君諱鍾旺，康熙戊子舉

人，卒年四十有六。所著周官說詩古文雜錄藏於家。曾祖諱先春，不仕，以好施能急人難聞鄉里。祖諱兆慶，歲貢生，遭亂，曾入賊壘，以口辨活千人，並以文貞公贈光祿大夫。考諱鼎徵，康熙丙午舉人，戶部主事。妣莊氏，妻陳氏，子濟泰，雍正丙午舉人，道濟，己酉舉人。清朔始受書，清初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進之顯而學乃通，志之宏而業不終。嗟所命之自天，匪於君而獨然。

方苞撰《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卷一



清儒碑傳集

卷七四

沈果堂墓版文

義門先生之學其稱高第弟子者曰陳季方曰陳少章年來俱已質喪而吳江沈君果堂爲之後勁。果堂爲人醇篤盡洗中吳名士之習讀書以窮經爲事貫古今之異同而求其至是其爲文章不務辭華獨抒心得顧閭閻自修世無知之者而果堂亦不甚求知于世大科之役有薦之者始入京方侍郎望谿李侍郎穆堂皆稱之子亦由二公以識君。君生平有所述作最矜慎不輕下筆幾幾有含毫腐額之風予以爲非場屋之材而君果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而出遂南歸兀兀著書其論文足與二陳稱敵手其窮經則二陳有所不逮也予往來江淮之上道出中吳必訪君君亦必出所著傾倒就予互相證明。

天子求明經之士予以爲果堂足副其選而竟未有薦之待詔公車門下者寒窗一席泊如也。辛未之冬君著周官祿田考方就予自邗上歸吳之老友沈穎谷陸茶塢進耕石爭畱予曰果堂正盼子欲以周官祿田考有所商榷予迫于歲暮思諸公詩酒畱連之阻歸棹也是夜解維遠去而寄聲於茶塢曰明春當與果堂爲對牀之語并讀其所新著之書不料及春而予有嶺外之行

參辰相去音問不接。李生師稷南來告予曰沈先生歸道山矣。嗚呼大江南北相望二千餘里高材之士不少然心知之契可以析疑義資攻錯而不徒以春華相馳逐者則舍果堂之外吾未之見。苟知君之將死當棄百事而從之亦安忍掉頭不顧成此孤負是則痛心者矣。君諱彤字冠雲蘇之吳江縣人。家世高門在明中葉有二光祿稱直臣甲申而後有以兄弟殉國難者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君以吳江學諸生應徵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無子以其從子爲後得年六十有四葬于吳江之某原。嘗纂吳江震澤二縣志震澤故吳江之分邑也。君子二志經緯分合各有法可以爲天下分邑脩志者之式。嗚呼交游凋謝歲歲作哀挽撰志銘老泪爲之枯竭而予亦衰病日深今年幾死嶺外歲晏歸來一哭樊榭再哭果堂何以爲情。乃重之以些詞曰君於官禮湛思精詣待我論定始以問世。昔我有言幸防輪攻墨守倘發恐難抗鋒。感君之意媿我爽約。序君之書以饌前諾。

沈君形墓誌銘

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吳江沈君果堂以疾卒。越兩月，孤子培本將葬君于邑之朱村先塋。乞余銘其墓。君行誼卓絕，經傳洽熟，推為純儒。余與君交雖晚，而契獨深。數年來，以道義相助，學業相證，知余者莫若君。知君者亦莫余若也。其忍以不文辭哉？君諱形，字冠雲，別字果堂。係出吳興，自元季遷吳江。七世祖漢明正德庚辰進士刑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廷杖繫詔獄，隆慶初贈太常少卿。六世祖嘉謨，五世祖倬，俱諱自南。

國朝順治乙未進士山東蓬萊縣知縣，以清惠稱。祖諱永智，考諱始樹，生三子，君其長也。君少方古，舉止若成人，弱冠從學士何公焯遊，始達于理學。繼而噴意五業，著羣經小疏若干卷，凡所發正，咸有義據。侍郎方公苞絕重之。晚節尤精三禮，以周官分田制祿之法，向多疑滯，因為列法數以明之。成祿田考三卷，二十年聚訟一朝而決。其為文神似昌黎，有果堂集十二卷。生平敦孝友，撫育諸弟，辛勤擷搦，親喪居廬稱服，稱情與人交，以至性相感，不侵然諾。嗚呼！自古理學之儒，滯于稟而文不昌，經術之士，汨于利而行不篤，君能去兩短集兩長，非純儒之行歟？余行不逮君，而才亦詘然。好古所得，往往與君同。如尚書後出，古今通人皆知其偽，獨無以鄭氏二十四篇為真。古文者，余撰尚書攷力排梅賾而扶鄭氏，君見之，稱為卓識。又易為王韓所亂，漢法已亡，余學易二十年，集荀鄭虞咸諸家之說，作周易述，先以數卷就正于君。君曰：此書成，易道明矣。惜吾不及見也。曩以君言戲耳，孰謂竟成識耶？悲哉！君之成祿田攷也，讀者疑信分焉。余為序而辨之。君笑謂余曰：子吾之桓譚也。君先舉宏詞科，報罷。最後余亦膺經術之薦，謁舉主丹崖黃公，公詢余天下通經之人孰為最，余首舉君。黃公欲薦君而未果。此事余未語君，君亦弗及知。然余與君相契之深，不忍終默也。君生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得年六十有五，配顧孺人，無子，立從弟子培英，以後君。女二，長適丁日曜，次適顧後徵。君之卒也，門人述其體行，諡曰文孝先生。銘曰：

（附錄）卷一三三

又徵士文孝沈先生墓誌銘

沈君字冠雲，吳江人也。少補諸生，從何義門學士遊，且久。後登張清恪楊文定兩公之門，講學不倦，故經義宏深，而于程朱之傳尤身體而力行之。嘗言經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而彝倫之則也。人不窮經，則悖文不根，經則駁，蓋其行循于家，文重于藝林，江南之人羣宗之。雍正間至京師，望溪方公見其所疏三經，謂得聖人精奧，讀其文又謂氣格直似韓子。乾隆初元，輯三禮義疏，遂薦入館名動輦下。其為人接之凝然，以靜久與處，溫然以和，叩其學淵然以深。嗚呼！可稱粹美君子矣。客京師數載，惟與一二耆儒商訂往籍，而不肯登貴人之門。

召試博學宏詞，棲遲書局，終以不遇，其介節如此。後以親老歸，適父先數日亡，居廬哀泣三年，羣歎喪禮久廢，未有克盡古制如先生者。洵足為鄉邦矜式。嘗登岱宗，觀日出探桐柏之淮源，為文以紀之。過望諸之鄉，上黃金之臺，攬古徘徊不忍去。晚居邱園，生徒日眾，益以禮法自持。而講志于著述，為文務造其極，有三經小疏九卷，周禮祿田考三卷，果堂集十卷，雜著若干卷。年六十五，終于乾隆壬申十月二十五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里中之朱村。士友門人追稱文孝先生，娶顧氏，無子。以從弟子諸生英為後。余與先生同族，同舉，用學行相切劘者垂二十載，視予無異季。又嘗表先大夫墓，未幾聞其喪，蓋絕筆云。予既刊其經疏而序之，英復來請銘，曰：此先志也。予烏足以重先生英克家子，請再三予其敢辭。銘曰：

（附錄）卷一三三

又沈徵君傳

沈君字冠雲，吳江人。七世祖漢明正德中官刑科給事中，以直諫顯。高祖珙，萬曆中官山東按察副使，曾祖自南，國朝順治中知蓬萊縣，並以進士起家。祖父皆潛德不仕。形少自樹立，家貧力學，從良師友游，久益汎濫百家。沈潛六藝，早歲精遠游，登親中



年兩抵京師。一預禮館編纂。一舉博學鴻詞科。以親老南歸。抵家而父已沒。三年中。哀麻與泣。繼悉中禮。識者謂喪禮久廢。數十年來。未之見也。既投老里門。授徒自給。釜炊朝夕。不繼而著述益勤。有羣經小疏。若干卷。果堂集若干卷。祿田攷及雜著若干卷。貧而好施。壯歲東脩。所入盡以給親族之尤乏者。生平坦直。和易。人不忍欺。然中有吟域。其可否斷如也。為文潔靜。有體。分寸合度。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有五。雅好佳山水。嘗客南陽。經泰安。遍攬桐栢。岱宗之勝。在京師。未嘗闕。貴人門。時跨蹇驢。恣游西山。炎暑中。輒數日。一賃雞樓車。觀荷西苑。人莫不笑之。晚歲。每入郡城。訪其友陳黃中。主人出脫粟菜根。踞踏。辭以饑。輒笑曰。余有水田三畝。不足供公家稅。近恃賣文。日計以十三錢。自給。已得飽腹。著書。君又何謝為。黃中以是益服其度。形與黃中先後。皆吳氏尚書房自出。又與文道先生偕遊。何學士焯之門。故黃中少以丈人行事之。乾隆初。為同舉生。朝夕京邸。以文行相砥礪。親厚無間。不復以執友自居。每有論撰。必通懷推論。沒之前數日。為宗人表墓文。寄令論定。黃中為易數語。且舉歐陽修許尹洙者。稱其簡而有法。臧詞在几。而凶問及門。惜其不及見。因哭之以詩。有曰。論高疑近拙。志大本非迂。知形者謂頗得其真云。

附錄四則

義門先生之學。其稱高第弟子者。曰陳季方。曰陳少章。而沈君果堂為之後勁。其論文與二陳敵。其窮經則二陳有不逮也。大科之役。有薦之者。君述作最矜慎。不輕下筆。果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而出。君家世高門。在明中葉。有二光祿稱直臣。甲申而後。有以兄弟殉國難者。嘗纂吳江震澤二縣志。震澤故吳江分邑也。君子二志。經緯分合。各有法。可以為天下分邑修志者之式。以上見全祖望文。予攷索明十三朝舊事。得世廟時太常吳江沈公。及其曾孫光祿公。在神廟時封事。知其家世為建言名臣。已而攷索桑海遺聞。又知君晦君牧兩先生列節之詳。沈君即太常裔孫。國家方有事於大科。內閣學士嘉興吳公以君薦。徵士南歸。引。

校記

①施：當作「旋」。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五

任蘭枝 孫嘉淦

予告經筵講官禮部尚書任公蘭枝神道碑 任光緒
乾隆十一年

子告禮部尚書任公年七十以正月十八日卒於京邸越三年葬於桂林山先塋之次迄今二十六年碑表之石未立又所為家傳載宗譜者多略兆麟於公為從孫恐公之生平大節久而湮沒也謹以夙昔所聞諸先人者撰碑紀實揭之墓原以示後焉文曰我任姓始祖先賢任子諱不齊班七十二賢之列從祀聖廟傳八世諱敬又五世諱光並以漢功臣終漢世襲侯爵又二十世諱昉仕梁官御史中丞歷義興新安太守諱敬子實為江南始祖又廿世諱顯登咸陽戊辰進士始著籍深陽迄今五百年子孫蕃衍稱衣冠鉅族自先賢至公凡七十四世公諱蘭枝字香谷一字隨齋曾祖諱應祖祖諱一紳皆有隱德父諱文煥中康熙二年舉人官無錫教諭以文行道諸生沒祀於學三世並以學恩累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公生而岐嶷天資絕人九歲誦諸經左氏傳十歲能文章年十七為縣學生餘焉父老病失明歸田後寢食動止須人公備盡孝養頃刻不離側父亦樂而安焉康熙五十二年恩科魁鄉薦聯捷魁會試殿試對策九偉麗典則

特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直
武英殿繕校周易折衷性理精義諸書雍正元年充起居注日講官入直
南書房遷左春坊左中允奉
命提督四川學政賜西清南薰御書二年遷右庶子兼侍講轉左庶子兼侍讀時並在蜀蜀以僻遠少工文者試院多積弊公立科條悉革之每試所屬閱文過夜半猶覆檢恐有遺才常召諸生訓以學古不宜自安固陋竣事來謁則戒以為善貽父母令名反覆申訓至有感之泣下者蜀人咸謂自蜀有學使來未有如任公者及還朝
世宗有天下學政第一之褒五年遷翰林院侍講學士再遷少詹事未幾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九月奉
旨宣諭安南初滇之開化與安南接壤有鉛廠山地四十里淪入莽中督臣以中國舊境奏請復之安南抗不報督臣請討之

世宗特許以地予之而恐安南昧順逆理詔公宣諭猶以安南不測戒勿遽入須先至滇與總督商度機宜俟可乃往使未至而安南上表悔

罪
世宗賜敕諭旨即命使者齎以往時雍正六年四月也天方就暑南中瘴癘蒸毒安南以炎酷為辭請秋時迺使者公曰王事也誰敢稽日馳馬穿符順以道粵西五月丁卯至鎮南前驅款關曰天使至安南使拜官范謙來迎望見

詔書皆拜謁如中國禮遂出關守土者欲以兵千人為衛公曰何益適滋疑耳惟以執事及從者行既至使示國王跪拜儀注安南有鄭國公查世掌兵柄無大小皆決於鄭王坐擁虛名而已至是以書來則鄭衛異王並列公怒而吐之曰此陪綠也而僧侈若是安南且不國矣起使更之鄭聞之慚憤為言於王以書來言從前拜詔從五拜三叩是禮也

安南所以事天以事天者事帝命度無所失三跪九叩禮安南不習也彼此互持反覆移詰至七日王意漸始盛服出迎欲使者由左門入公曰吾詔使也何左門為王不能答既而上殿率拜跪拜如故俗請讀詔公正色大言曰使者宣讀

詔書以王能遵中國禮儀故也今若是當奉敕還京師耳安得為王讀乎語未畢殿門忽闔番目酋長執數千人佩刀睚眦環戶外從官皆失色虞有變公屹不為動從容曉之王悚然感悟魔眾退卒行三跪九叩禮乃更諭王以

聖天子綏柔遠人至意王宜益效恭謹毋負
天朝恩於其還也王膝千金饒方物並卻之歸奏
世宗喜賜紅絨頂冠曰吾為汝加冠蓋異數也九年擢兵部侍郎署刑部遷吏部右侍郎十年辦理刑部轉吏部左侍郎

世宗以安南之役謂公忠厚誠實可大用於時被
旨按獄自辛亥至甲寅數奉使若江南河道康宏勳毛浚總管巴什等凡所告劾情辭嚴險公悉燭其隱而持之以平有袁崧者良鄉縣丞也告諸何官李瑄黃瑛等侵漁狀坐訟者至數千人

詔公之被累者皆釋其賈十二年充經筵講官協理禮部事務十三年
世宗升遐格喪喪禮恭題
世宗憲皇帝廟上上尊諡冊文時稱大手筆公本以文儒雖歷任卿貳司國政然



[illegible]

廣美論植行與司馬公同而遭遇有司馬公所不及者若其軍精理學
研究六經所著有春秋義已成書矣旋自削毀晚年乃著詩經補註則
云公之在青溪從容指畫上以詩書為一可讀不獨習焉亦有所更定
上許之遂著詩經補註之書每進一篇不獨習焉亦有所更定
命翰林學士梁燾等續成之此公之本經術發為文章而有功後學者
也陳光甫嘗曰吾聞文定公於乾道十四年自家居起所著詩經補註
人皆主其門下以出吾聞文定公於乾道十四年自家居起所著詩經補
于其主其門下以出吾聞文定公於乾道十四年自家居起所著詩經補
事上接下之不能遺公萬一而數十年來與公周旋久深知公之所
以邀

列聖之知遇與
列聖之所以眷顧公者皆公生平誠敬之學有以致之也以故公之立
朝大業彪炳天壤人人共知者余不具述而特舉公之立心為學之要
揭之於以告來者俾知聖學宗傳於茲勿墜云

又孫文定公家傳
公諱嘉謐字錫公號懿齋太原興縣臨河里人姓孫氏先世自代徙晉
祖諱守意未仕祖諱世蓋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縣有劇盜羅漢七阻
西山聚眾數千人設方略禽獮之境賴以安父贈光祿大夫諱天繡生
四子公行三家貧耕且讀書上山斧薪值大風雪斧落會崖間緣跡手
探之幾至僵仆卒不挫其志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
院檢討聞母原夫人病乞假不待報歸母旋卒服闋復官
世宗憲皇帝即位命臣工皆得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
諫朕不惟不加怒而反加恩汝等臣工當以爲法以國子監司業命提
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留安徽年餘訓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漿
恩賜養廉歲四千兩并賜西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考校京邑生童之處
歲滿受代蒞祭酒任公先爲司業時即上言人才出於學校而科目但
取文藝無裨于用宜令天下學政選拔諸生貢太學使九卿舉經明行
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時方急西事未行
也至是與同官郭公爾奇復上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今入學者
多必別置學舍以居之支帑金以贖之教成宜分等級用以示勸

世宗允所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賜官房三百餘間今所謂南學也公
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經術稱盛焉署順天府尹奏請立法以平
米價贈公卒於京邸

恩賜銀一千兩爲喪葬費公欲長留
君惠乃竭家資營葬而以所
賜建宗祠置祭田
府尹召晉工部侍郎奏請各工程宜定成式以頒示天下而天下之物
價與晚運費宜先令報部嗣後核銷遂無駁詰稽滯之患遷刑部侍郎
兼辦吏部侍郎事府尹祭酒皆如故以引見國子監教習人員不稱
旨速獄

世宗旋省之且知公不愛錢命在銀庫行走時果親王總庫務意公既
貴重驟遣賁隆或不視事偵知不然既又有人言公以輕兌邀譽者公
先以所兌別置一所至是王命取以比較皆中程以是益重公河東鹽
政有積弊

世宗命往署理不數月陋弊悉除
今上即位召至京授吏部右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部事公上
三習一弊疏其畧曰臣以至愚荷蒙
皇上隆恩昇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月以來繕
讀

聖諭剴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尙有可議而臣猶願有言者正于
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鯁鯁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今夫治亂
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娠事當極盛
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于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
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
多則民生愛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
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于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臣拂者
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勉矣是爲耳習于所聞則喜
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諛諂諂諂諂諂諂
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



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于至微而勢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驕泰驕泰卽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于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于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謀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此矣疏上上嘉納宣示焉遷刑部尙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有疑獄命使往勘仍不得實

上復命公會同總河白公鍾山審訊得其冤狀十餘人盡脫之轉吏部尙書乾隆三年出爲直隸總督鉅治豪强穿漕溝洫豁邪教之株連者釋重囚之誣服者時酒禁甚嚴僱法者已至數萬人公言以日用飲食之故而令天下騷然非盛治所宜

上卽令弛其禁環京師五百里皆旗地旗人居京師而以田召漢人佃佃既熟姦民卽增租奪佃先佃者多失利以故多莫肯盡力旗人租入亦不足公爲酌定租額官爲征給而奪佃之風遂息又奏旗人願就佃者人予二頃房屋牛種官給之慮近畿所容有限因巡邊見開平土地平衍易種藝可駐數萬家卽具規畫上請議者以其地苦寒難居遂止

居六年調湖廣總督楚人仰食推鹽不時至價苦昂公至除陋規令所司以鹽船啟行日先關白禁其逗遛而鹽價遂平橫嶺三峒爲巡撫馮公光裕所開鎮守者因路險地僻議欲棄之公親自履行從城步入口路皆險峻越嶺數十里乃至長安帶然開平延袤數十里土地肥美公度若棄之則羣不逞之徒或且嘯聚於此煽連鎮軍而竄靖城綏之民無安枕日矣乃奏設武員益兵數千守之家狀奏設參將一員益兵數千守之

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案內革職九年冬起爲宗人府府丞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京察自陳休致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召命在上書房行走遷兵部侍郎暫工部尙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恩禮日有加十七年九月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又充經筵講官因召對自陳年老請免所官惟在上書房効力

上優啓不許。公以易詩春秋爲聖人全經而解說紛繁欲兼受

審裁講明要領以垂教來世乘間進說上嘉納焉。今日進講義一章於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傳象爻甫畢而公遂病矣。以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疾之始作也聖情其速痊中使侍醫醫治於道又特命

三阿哥臨視及遣本奏入

上深軫悼遣大臣侍衛奠茶酒賜銀一千兩治喪事卹典如例賜諡文定居恒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于無名五曰事止于能去六曰言剛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在翰林日讀春秋患四傳互異於是專精思經文著春秋義一書已版行及蒙

世宗憲皇帝訓飭翻然悔曰吾學無真得奈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詩刪南華通一切毀之後遂不復著書以副都御史召之明年有逆徒僞爲公奏稿傳播遠近逾年罪人斯得公深不自安恐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之也先後屢典文衡總裁會試者二典鄉試者五分校鄉會試者四教習庶吉士一司成與督學皆再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娶原氏繼娶張氏皆一品夫人子男三孝懿太學生前卒孝愉蔭授刑部浙江司員外郎擢直隸按察司使孝則天津府河捕通判女四人郭冠恂原宗清李念祖陳箴其增也孫六人鎮今庠生鑾銓錫鑄銘葬于邑之東鄉裔家溝門下士盧文昭曰公粹然儒者顧外人每傳公少年手刀仇人事其詳不可知今來公鄉復細詢於人始得其崖略公伯兄積淦爲同邑趙氏子所殺其人既論抵牾幾不黃緣且脫罪時贈公痛子死非命死而仇人顧安然得無恙憤結幾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不忍痛傷其父乘間入獄刃趙氏子死跳身出與其仲兄鴻淦一晝夜步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啟而入遭貨詎甄者仆焉盡碎其器于是相與至縣庭令某素知公拒移逮者謂殺人之者實非公事遂解嗚呼此亦足以見公孝弟之性矣所謂仁者必有勇非與不尋其身不危其親其智又有足多者焉文昭以乾隆三年舉順天鄉試公實爲試官分校者慮語不盡醇或未必當公意公曰此本于經何害遂置所取中公之教人一本經術文昭雖無似亦曷敢不以公之所爲教者教人哉

（神修集）卷二六

故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事狀

公諱嘉淦字錫公太原興縣臨河里人曾祖諱守意祖諱世璽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設方略平劇盜境賴以安父諱天繡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公兄弟四人伯兄積金爲同縣趙氏子所殺既論抵牾獄矣資緣且脫舉公父憤欲成公夜入獄刃趙氏子脫身逃與其仲兄鴻淦一晝夜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啟而入遭貨詎甄者仆焉盡毀其器相與訟于縣頌繫待淺已而興縣人喧傳孫家兄弟殺人逮捕至陽曲令解之曰安有越一宿而能殺人三百里外者乎卒以疑得釋時公年十八矣家貧日樵采夜歸讀書尋舉鄉試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游于朱文端張清恪兩公門得與聞正學由是覃思遺經紬繹聖緒充然沛然達于上下一以仁義爲本聞母原夫人病乞歸尋丁母憂服闋還官世宗卽位命臣工得上封事公上三奏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召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汝翰林乃容此狂生學士叩頭謝朱文端公在旁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世宗良久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卽召對授國子監司業雍正二年充江西鄉試主考官三年提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留安徽年餘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賜養廉歲四千兩并

賜京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試院歲滿蒞祭酒任公先爲司業

時上言學校之教宜以經術爲先請令天下學臣選拔諸生貢太學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攷其成舉以待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復申前請並請廣學舍增諸生餼廩

世宗從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置房屋三百餘間別爲南學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人材僞盛焉六年權順天府尹丁父憂歸

賜金千兩公歸營葬畢以所

賜金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召晉工部侍郎八年充會試總裁官十年轉刑部侍郎攝吏部侍郎及府尹祭酒如故引

見國子監教習官不稱

旨公持之力逮下獄已而放出令銀庫行走出權河東鹽政上卽位召爲吏部右侍郎遷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略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娠故時當極盛必有陰伏之幾其幾藏于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人心說服出一言盈廷僞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執于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愈畏一唱百諾所枉而皆然免冠叩頭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執于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

觸是爲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己不見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違令之所發槩期于必行矣是謂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爲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語言奏對君子訥小人佞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行而小人多方迎合如是則與心習又投矣于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于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其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可立洩也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唯在乎

皇上之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唯聖人而後能知過唯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唯爲人所不知故願

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欽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于用人行政之閒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取正盈朝太平可觀矣奏入

上嘉納宣示焉乾隆元年充江南鄉試主考官尋遷刑部尚



書時

上方加意太學入監肄業者至數千人乃以二年三月詔公總理監事。公奏仿胡安定遺法經義治事分條教授于是人知實學興起者眾矣。三年轉吏部尚書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冬十月出爲直隸總督。是歲直隸被水奏撥山東穀三十萬石由海運達畿內以濟饑民。自保定以東地卑下遇夏雨滯水成澤水落魚子化蝻故災無虛歲。公念言弭災之本其必濟水使通乎乃擇吏分行穿治使田水通溝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其開五百八十餘渠申捕蝗之令由是終公任歲以不饑以畿地多曠奏給畿人屯田官與房舍牛穀。嘗巡邊見開平地平行可駐數萬家具規畫請聽旅人田之議者以其地苦寒未之行也。時方嚴酒禁罹法者眾公言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然非政體

上卽令弛其禁。六年調湖廣總督。時江蘇布政使安寧奏言各省賑荒不免過濫國帑空虛民情易驕當有以裁抑之。

敕內閣以所奏鈔示直省大吏。七年四月公上言往時督撫率多諱災苟圖省費屢蒙

皇上諭誡乃始幡然一變其習其間辦理或不無過厚然所以繫民心培國本實在于此。今安寧乃略其大而言其細臣恐自茲以往督撫之辦災與賑又將改弦易轍而流弊無終窮矣。

皇上仁心爲質愛民如子繼孔孟之心而行堯舜之政天下

喁喁謳思至治乃內外臣工不思贊襄

聖德率倡爲經費不足之說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相持而未決萬一爲眾口所咻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善由此而墮百弊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不被其澤已也。節用之道當擇其事較輕而可緩者省之非所施于災賑民窮之故由有司政教不明此在平時整飭之耳一遇災荒正小民號呼赴愬之時乃惡其驕而欲奪其賑則不揣其本矣。治國猶治家然急于致富乃至飢寒其子弟而不顧惡赤子之號號反奪其乳哺曰吾以治驕無是理也。此義利之界安危之幾唯

皇上勿以爲迂而加垂察焉。

上優旨荅之前巡撫馮光裕開橫嶺三洞議者以路險遠欲棄之公親自履勘越嶺數十重豁然開平彌望皆沃野公度若不守且爲盜窟乃奏設武官兵數千人守之。湖南巡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

上以御史言命使往讞得其誣枉狀以公庇容削官。九年冬起爲宗人府丞。明年遷左都御史。其冬閱秋審冊聞人蔣太齡與其族屬阮外族人之爲竊者巡撫以謀殺讞太齡論絞其它斬絞流杖有差。公奏言舊例載同族中有凶悍不法偷竊姦宄之人合族公憤以家法致死者將爲首者照應得辜減一等免其抵擬。今新例不載此條無可引用乃照謀殺定擬。夫謀殺者必夙有私怨澆仇兼以陰謀詭計所殺者又係

平人乃用謀殺科斲。今合族同憤，致成族誅，是乃義忿，非私仇也。是乃公議，非陰謀也。所殺者又係有學，非平人也。以命案之極情輕者，而引一極重之律以科之，比擬失平矣。且舉合族之尊卑長幼，駢首接踵，以償一積匪之命，揆之情理，實有未協。此等案件不時多有，仰懇

聖恩，或仍存舊有之例，或預定比擬之律，或別設族匪之條，使將來斷獄有所遵守，則刑法平而民命不致胥戕矣。疏下。大學士三法司議以舊例已刪，不宜改增，以長擅殺之漸。癸其奏。十二年京察，自陳乞休，許之。既歸，結茅于城東石堠山，掩關習靜，將終老焉。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召，直上書房。十五年，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攝翰林院掌院學士。明年充會試總裁官。十七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明年春，自以年老，請免所居官，專直上書房，不許。其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初，公在翰林，著春秋義一書，板行于世。久之，瞿然悔曰：吾學無真得，奈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詩刪，南華通一切毀之。時默坐澁思，以斷自信。嘗曰：朱陸異同，何其紛紛也。聖人之道，克己而已矣。當動念時，追已從生，究已終極，即此便是窮理。已克則禮自復，何知行之不合乎。又以聖人之道，在六經，贊皇極，正人心，皆由于此。晚歲直經筵，因欲發明易詩春秋要領，成書候上裁定。

上許今日進講義一篇。于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傳、家、

甫畢，而公遂病。

上命皇子臨視，中使侍醫相望于道。以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

上聞軫悼，遣使奠茶酒。

賜金一千兩治喪事。諡曰文定。公以副都御史召之，明年有姦人偽為公奏，稟傳播遠近。事發，株連甚眾。公內不自安，益自反，恐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然。故晚節益務斂密。其朝夕獻替，莫得而聞焉。公平生事父至孝，父性嚴急，公既入仕，往往受扑楚，而孺慕彌篤。家居不事生產，有餘即與兄弟共之。既黃，徒步出入，以儉德為鄉里先。喜聞諍言，不擇童叟，間有拂逆，處之泰然。敬慎和平，以終其身。子三人：孝懿、孝愉、孝則。孝愉官至直隸按察使。紹升自童時即知敬慕公，比長從鄉先生陳君和叔訪當世名公卿遺事。陳君嘗為公主奏草，相得甚歡，為道公本末頗具。已而盧先生紹弓自太原南歸，出公家述及所為公傳，益詳覈，因則取其要，合以先後所錄公疏及所聞于陳君者，比而書之。近世言直節者，必以公偁首。及攷其言論施設，望望然古儒也。其真知治體者，與有經世志者，可以取鑑焉。孫孝愉所撰行述，孫文走奏，稟小倉山文集，抱經堂集。

彭紹升撰《二林居集》卷一七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神道碑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故爲太原縣民。自代遷興居邑之臨河里。父天爵以俠聞。殺人吏持之急。公年十八。與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壯之。立召對。授國子監司業。遷祭酒。再遷順天府尹。工部侍郎。先是。工部吏奏銷爲姦。公頒工程科比。而先以物價咨外省督撫。臨期料覆。披籍而已。吏相弔于家。十年。遷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爲教習某。世宗不用。公爭益堅。世宗擲紙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大學士某問曰。汝敢動。御筆乎。公方悟。捧筆叩頭。世宗怒。反縛置獄。擬斬已。而謂大學士某曰。孫嘉淦太愆。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公出獄。不抵家。徑趨庫所。果親王疑公故大臣。黜必嫌於懷。不屑會計事。又聞費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贏。乃出不意。笑至庫視公。公方抱持衡。僣僂稱量。與吏卒裸坐。勞苦均。共問所收銀有不足乎。曰。某所收別置一所。請覆之。王率權臣久。無絲毫縮贏。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卽爲轉奏。上亦愈重公。命署河東鹽院。今上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爲人君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

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于微。而勢成于不可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未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爲喻。天子嘉納之。遷刑部尚書。三年。轉吏部尚書。總督直隸。直隸旗民襁處。多豪強。聞公往。先解驢服。引水溉田。開五百八十支河。使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交注。通洩無所滯留。晉州小兒被殺。同村紀某衣污豆汁。有司候爲血。刑訊誣伏。最後真定府知府陳浩來白公。而勾決之。旨已下。公奏雪之。又奏直省酒禁太嚴。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騷。非政體也。弛之便。一時解纜。練者三千餘人。又奏給旗人屯田。墾治古北口。山海關。外荒土數萬頃。六年。調湖廣總督。前撫開橫嶺三洞。議者以路太險。欲棄之。公曰。此地於國家原無所可惜。但諸苗俱入版圖。而獨留此巢穴。或不逞者聚焉。則震驚寶靖城綏矣。奏設泰將。募兵鎮撫。羣嘯肅然。調撫福建。以前訊糧道謝濟世事不實。免。九年冬。補宗人府丞。公請老。許之。十四年。召補副都御史。尋遷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公內峻外和。相對者如登泰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煦熙。貯在顏間。而業已將人置青雲上。雖有下界離譏語。不特不敢出于口。亦并不能生於心。好靜坐。退食之餘。一經相對。兩朝聖人知公所學深。能扶文運。故命再督學。五典鄉試。兩總裁禮闈。四任分校。再領成均。

再任翰林掌院教習庶吉士充經筵講官行走上書房。又命日進經義一章。纂毛詩折衷成復。命註易傳。蒙文甫畢而公病矣。門下士卿貳百辟布列中外銘旌歸送者編素如雲。朝爲之空。彭益門內外車馬填塞數十里。皆舉音以過喪。天子震悼。命皇子奠酒。謚文定。公既負直聲。屢蹟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畧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僞奏疏一紙。語甚悖。託公所爲。窮治經年。裁得主者名。天子知公忠無他腸。寵遇益隆。而公終不自安。以爲抬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自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懷忍忍。一切所以補塞屢參密勿者。彌口不宜。卽家庭間亦寂然無復聞知。故所狀公者止於此。薨時年七十二。子孝愉。蔭刑部主事。墓某。

銘曰。紫星爛宵。卿月孤明。義冠盈朝。儒者孤行。穆穆孫公。惟嶽降靈。日營四海。心醉六經。推剛爲柔。惟誠故形。三揖在下。九奏在庭。咸有欽式。閑手仰成。北鎮幽燕。南臨荆楚。如秦山雲。膚寸而雨。皇帝曰來。卿學如古。古聖有心。交朕與汝。汝其發明。朕爲汝主。公晝夜領領精思。採取易極連藏。詩窮齊魯。宵夢孔周。旦質堯禹。每奏一經。黃封旁午。孔明淡泊。豈慕聲聞。無如民愛。溢美紛紛。以致名尸。走索其門。謂語登言。直達九闕。帝曰徐之。俾是究是。陳鏡沮愈瑩。絲澠愈純。保一个臣。終始于

恩。惟予小子受知最早。欲永公名。金石是考。所問者稀。所書者少。嗚呼。恐大行山高。不如華表。

袁枚撰《小倉山房文集》卷三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六

呂法曾 童能靈 陳維崧 喬世臣 蔡璣

徐士林 李鐸

詳待教諭呂君瀛曾墓誌銘

君姓呂氏諱瀛曾字宗則號力圃余同年友松坪方伯之從兄也戊寅余遊大梁松坪歿已十有八年其子公溥偕其世父靖州刺史伊蔚之子公滋從余學因持刺史所述力圃行狀而乞銘於余呂氏自北宋時即為中州文獻至明太傅忠節公實為新安呂氏大宗忠節公生侍御公侍御公生四子仲為司農公諱履恆伊蔚松坪皆司農公子而君則拔貢生儀封教諭諱復恆之長子也前母傅儒人無出母為蕭儒人生君及兩弟循曾仰曾君性質純而勤於學其於力行必蹈其實而未嘗麗於私某年司農公以分補戶部公項萬五千兩計罄其產不能支君即先鬻己之田以助之并為其弟經理生計舅氏蕭叔佩有詩名以窮寓江左君使人迎以養之舅歿又字其子焉君以康熙癸巳科舉於鄉將選縣令以母老不欲遠仕請改選得祥符教諭遂迎太夫人於開封居數年太孺人歸君以長官委辦捕蝗不得隨侍旋以母憂去哀毀成疾而卒方君之未仕也家居治小圃植蔬果花木以娛其親因教子弟及其鄉人數十餘年伊蔚與松坪皆從君學者余既與松坪為同年友聞君之學行於三十年之前而今公溥公滋復朝夕為余述之刺史伊蔚篤行君子也今據其文著君之生平獨存其大略如此君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十五年月日年六十有七娶郭氏無子以從兄章範之子公詒為之後公詒中乾隆辛酉科舉人後公三年歿有子中君所著有韻可百六卷詩賦若干卷制藝若干篇以乾隆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有以待物外無所施名不耀世而家是宜邱山之側澗水之涯既固且安君其妥而

童先生能靈墓誌銘

吾聞自有宋諸大儒後代有傳人明中葉如陳利夫蔡虛齋確守朱子以津梁後學近吾汀之連城有張警菴童寒泉兩先生警菴余未得見寒泉余託交二十餘載乙丑在京師聞其訃為斯道痛失人憶甲辰余

至郡城寒泉一見如舊交讀其理學疑問一書皆從苦心力索得之厥後伍君文運示以朱子為學攷益知寒泉之學得所指歸矣寒泉更寄示周易利義樂律古義河洛太極辨微諸書其精神與古經傳相憑依如入洞壑所造日深以遂甲寅余自漳浦返過連城訪之孤館寒燈商訂舊學時北壁破風氣栗烈以草薦障之因歎寒泉貧中有樂趣如此先是當事薦博學鴻辭舉優行皆以母老辭母年踰九十旬兄弟白髮同居怡怡然居喪以禮化及鄉人甲子冬學使者又欲以優行貢成均端坐瞑目而逝門弟子環聚而哭之卒之前多與學博鄒君紹周共飯手出一書皆身後事云時乾隆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也年六十有三為諸生者四十一年年近五十不應舉其學本於其父留村公自著家學述云嘗再遊武夷歸築室於邑冠豸山貽余書備言山居之勝余方冀再相過從益聞所未聞今竟不可得矣卒後一年與警菴先生同祀鄉賢先生姓童諱能靈字龍儀晚號寒泉先娶余氏繼娶江氏無子以兄子祖創嗣兄命也祖創卜葬地於某里之原具狀介伍君文運來請銘銘曰

含經味道泉石徜徉遺教在人沒世有光

（碑陰卷二九）

陳檢討誌銘

戊午春陳其年過崑山讀書余園中。適朝廷下詔舉博學鴻儒於是故大學士宋文恪公以其年名上余送之曰子雖晚遇然自是絕青冥脫塵埃羽儀盛朝不久矣吾與子相見於上京耳。次年春。

天子親試諸徵士於殿廷其年名入一等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是時京師自公卿下無不籍籍其年名傾慕願交者凡人事往來賀贈宴餞頌述之作必得其文以爲榮。臍脯之贄溢於堂四方之屢交錯於戶。其年輒提筆綴辭益與酬酢不休。然其年所居在城北市廛庫陋纔容膝蒲簾土銍攤書其中而觀之歔歔歔飯沉思經籍有餘無問所從來時時匱乏困卧而已。閱四年年五十八而病作疔發於面已患滯下積四十餘日諸同年故舊問餉延醫供藥餌不絕卒而哭之咸盡哀。余偕舊相益都公及諸士大夫出貲助含斂治喪無缺於禮。又議立其仲兄子履端爲後然後得就舟歸柩於故里陽羨之某原啓儲夫人櫬合葬焉。嗚呼余之期君於京師相聚首者幾何時而遽以喪君於

邨。今又以履端之請而爲君銘豈不重可痛耶。其年諱維松別號迦陵宋止齋先生後由永嘉徙宜興至祖諱于廷明萬曆乙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父諱貞慧副榜貢生改官生贈檢討太保公正色立朝爲時名卿所交游相議論多憂國奉公之臣而贈公以貴公子用節概推重搢紳間中罹黨禍遭亂後擊坏肥遁著書自娛諸常所蹤跡往還者皆海內逋臣遺老蔚然典型。故君自束髮以來耳濡目染已不墮於下儼薄氣先是君十七歲時補邑博士弟子員後隨特贈公棲止山村野寺絕仕進意久之隨輩應鄉試不利浪遊南北至京師故大司馬合肥龔公賞歎其文首爲定交在中州則徧交侯朝宗徐恭士諸君如臯主冒徵君家最久君修髯美丰儀風流倜儻所作歌詩隨處散落人間豪肆排宕初本三唐而隳唐自然於昌黎眉山之間遇花間席上尤喜填詞與酣以往常自吹簫而和之人或指以爲狂其詞多至累千餘闕古所未有也。君於文最工駢體嘗部集漢唐宋元及近代文間摹擬之爲文然率不如其駢體所作哀艷流逸每於敘懷傷往俯仰頓挫



懷有餘情。庾開府來一人而已。君門閱清素。爲人
恂恂謙抑。襟懷坦率。不知人世有險巇事。口蹇訥
不善持論。及其爲文。則騰發泉涌。奇麗百出。天下
知與不知。無不稱爲才子云。母湯氏御史某女。贈
孺人。儲孺人生女一適文學。萬某側室生二子。俱
殤。履端今爲諸生銘曰。

杜牧牧之。江總總持。文才瑰麗。缺於駢詞。子山清
新。義山爭奇。超軼絕羣。非髯而誰。五十仕宦。車無
耳。困翅欲軒。痿將起。誰之不如止於此。

徐乾學撰《憐園文集》卷二九

又陳檢討迦陵先生傳蕭永修
陳維崧字其年。號迦陵。宜興人也。年十七爲諸生。祖籍至五十四大司
馬。今家宰朱公薦諸朝。

召試博學鴻詞。稱
天子意。由諸生擢授翰林院檢討。修明史。勤其官。年五十八疾作。卒於
京師。乘驛反葬。爲檢討凡四年。檢討雖晚。遽然三十年來。海內推其詩
古文詞。隆然首稱。無與頡頏者。大父少保公于廷立朝有大節。爲名卿
父貞慧。字定生。折節讀書。所交盡一時名士。其年髫髻。受經。過目成誦。
稍長。定生引之。徧見諸名士。咸器之。稍稍與其年定交。不敢以父行故
自矜大。吾邑中訂秋水社。羅諸文士。擇其尤。吳其龍清聞。盧象觀幼哲
黃義時。必公與焉。是時獨其年齒最少。余始與爲同社。交甚歡。其年少
清臞冠。而于思。鬚髮浸淫。及顧準。天下學士大夫號爲陳龍與字並行。由
是陳龍之名滿天下。辛卯壬辰間。吳門雲間。常潤。大興。文會。四郡名士
畢集。觴酌未引。髯素筆賦詩。數十韻立就。或時作記序。用六朝俳體。頃
刻千言。鉅麗無與比。諸名士驚歎。以爲神。三十不過門戶。中落。因束裝
汗漫游。所至戶外。履滿車馬。填巷諸公。貴人爭客。與合。肥。大宗伯愛重
髯尤甚。唱酬日夜相繼。與爲忘形交。髯落拓視錢帛如土。每出游。饋遺
隨手盡。空囊而歸。歸無資。亟命質衣物供食用。及無可質。輒復游。率以
爲常。日手一卷書。所歷南舟北轅。櫓馬駭。吟自如。未嘗釋卷。其
於書若嗜。然無不漁獵。酒不任一合。引杯油然。頗解音律。嘗變歌童雲
耶。雲亡。親物輒悲。若不自勝者。然髯爲人內行修。視諸弟甚友愛。篤親
戚朋友。遇人溫溫。若訥生。平無疾辭。遽色。其游諸公。閒謹慎。不泄。持已
以正。時有所匡。諸公以故樂近之。而莫敢狎也。戊午。余督楚學政。邀與
俱。值有他事。不果。未幾。有宋公之薦。髯食無子。先是游商邱。買妾。妾父
母聞其世家。游裝都雅。意其富。許之。舉一子。名獅兒。歲三周。載與俱歸。
妾父母望妾始知髯貧。且老諸生耳。未幾。獅兒竟夭。髯尋適妾去。二
年。髯拔起。薦伴官檢討云。然髯自得官後。益奇。儲孺人卒于家。生死
不相見。益悼痛。不自聊賴。王戊患頭癰。遂不起。諸大老斂財殮髯。反葬
毫村。先人墓側。髯疾時。余子景祁適在京師。問疾。拜牀下。髯悉出所著
古文詞手授祁。命其校刊。髯文有散有俳。其俳體自喜。特甚。新詩馳驟
異前所爲。詞尤凌厲。光怪變化。若神。富至千八百首。前此作者未之有
也。髯以詩古文詞爲海內推重。遷幕得官。不數年。子然即舍死。天下良



清儒碑傳集

卷七六

七九

之始。聶未疾。屢以湖山魚鳥爲念。欲告歸。會吏局未竣。不敢請。疾亟。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推敲。勢其可悲也。其反葬多出米。公力曰。生吾薦諸朝。受吾歸諸原。其無子。以亡弟維。維之子履端爲子。在歸亡後。

（清儒碑傳集卷四五）

又迎陵先生外傳

迎陵先生爲吾鄉名宿。景祁獲侍先生於里中。十有餘載。及客燕臺。往還尤密。文酒過從之暇。先生輒從容爲道平生。謹大軼事數條。別爲外傳。深恐失傳。都忘固陋云爾。

先生生而穎異。十歲時。卽代祖少保公作楊忠烈像贊。從學者爲貴。池吳次尾。吳門錢吉士兩先生。一時名公碩望。如婁東雲開。皖江等皆折輩。行與交爭。爲延譽。詞與程村文友。西樵阮亭。庭甫草豹人。孝威諸君子。倡和而學益進。師友之功。信不可少哉。吳梅村先生有江左三鳳。風之目。先生其一也。時未弱冠。其二謂吳江吳漢槎。雲間彭古晉。先生客如舉者十年。主人冒辟疆也。明末迎陵父定生公。與如舉辟疆。商邱侯朝宗。桐城方密之。並以名卿子讀書。砥行。傾家財。交天下名士。天下稱四公子。四公子深相結。宏光時。定生公羅黨禍。朝宗捐數千金。力爲營脫。侯無德色。陳亦不屑屑顧。謝相與爲古道交。如此。定生沒。辟疆招迎陵讀書於家。愛其才。爲進聲伎。以適其意。歌者楊枝度曲。紫雲吹簫。十年間。迎陵詩文益復淋漓頓挫。所著有射雉。小三吾倡和諸集。其後紫雲從迎陵歸。冒弗問也。先生寓水繪園。欲得紫雲侍。現冒母馬太夫人。斯之必得。梅花百詠。乃可雪窗一夕走筆。遂成之。文不加點。眾驚爲神助。先生嘗自中州入都。同秀水朱竹垞合刻一稿。名朱陳村詞。後流傳入禁中。蒙賜問。文人榮遇。自古罕有。橫波夫人讀先生虞美人咏鏡詞。曰。我亦受人憐惜。爲人磨向合。肥尚書。嗚咽者久之。其足以感人若此。先生年四十餘。尙爲諸生。有日者謂之曰。君過五十。必入翰林。故梅杓司贈詩有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之句。後其言果信。故老相傳。先生爲善權山中。誦經猿再世。故其性情蕭淡。不耐拘檢。疾革時。吟山鳥山花是故人句而逝。凡大智慧人。類有夙根。未可盡斥爲不經之論也。

工部右侍郎喬公世臣神道碑銘 世發

雍正十有三年正月三日。少司空喬公以疾薨于位。年僅五十。越六月。其孤大元等將返葬于其鄉。撰次行狀。千里走使。來求麗牲之碑。謹按公諱世臣。字丹葵。號葵圃。自曾大父南泉公始。從泗水遷濟甯。王考景進。考發。皆爲儒。不仕。公以康熙五十九年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

今天子御極之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館纂修官。三年。改吏部郎中。是年八月。奉旨。閱保定城工。自九月以迄明年四月。凡再賑武清饑。一刷侵牟。冒給之習。會縣令輸米。偶不繼。餓者洶籍。公以便宜借貯穀給之。

天子以爲能。晉階二級。卽令出知嘉興府事。尋丁父憂。服闋。補杭州知府。復遭祖母朱太夫人喪。承重持服。假四月。復起視事。遂護理浙江按察使事。旋命署理江蘇按察使。未半歲。卽真。公所至有惠政。而聽辨強毅。發奸摘伏。不可殫舉。舉民以爲神。九年。晉通政使司右通政。署理江蘇巡撫事。令積貯米穀。出陳易新。民食既足。緩急可恃。京口駐防兵丁向無存貯銀兩。惟恃蘇州藩庫調發。相距稍遠。動淹時日。乃請撥入旗倉。米折價銀二萬兩。豫存鎮江府庫。以待不時。又以各省提鎮駐劄之地。多有與會城隔遠者。并請計鎮兵多寡。量撥藩司存庫之銀。近寄守牧。并得俞允。是年冬。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實授江蘇巡撫。松江海塘自金山至華山。角凡四十里。最爲險要。自雍正二年。今相國高安公奉旨修勤。別築塘基。易土爲石。而華家角至黃灣二百一十餘里。土塘少薄。颶風發作。其地每先受患。又黃家灣以北至寶山。土塘頽廢。既久。漸患尤甚。公親相度。形勢鳩工。興築高下廣狹。因地制宜。捍海之塘。迄今無患。他若謹斥埃。飭營堡。開鎮江支河。濬無錫城河。起事興。動爲民利。皆有刻石。茲不備書。十一年七月。特召還京。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理工部侍郎事。逾月。晉刑部左侍郎。仍兼工部。十二年七月。以疾請假。

上遣御醫二人診視。稍痊。復力疾省事。十月。調工部右侍郎。疾復作。遂不起。公內行純至。仕臻牧守。兩遭大故。哀毀骨立。淚如瀉。上有一兄。不幸蚤世。葬歛盡禮。撫其孤。迨已出。自少嗜學。經史根柢。追探元本。與修明史時。嘗爲叢目若干卷。旋移曹郎中。輟爲文。援筆立就。雄深渾灝。

兼同父華父之勝。遇事廉勁峭厲。不以利害回疚。其孤狀稱不沽名不市恩。門無私謁。家無餘貲。蓋實錄也。公娶於程處士美公女。子二。大元。大愷。皆太學生。女二。長適阮次字張。今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原。銘曰。和衷奮城。砥礪古津。川盤山鬱。氣鍾偉人。官從蓬山。繼剖符竹。執憲懷。訓不教而肅。行。雖既立銀印。紫綬。王之喉舌。句吳建牙。為士轉饒。為民足食。捍海築塘。恩比洪。帝嘉汝臣。汝貳司空。兼折庶獄。作朕股肱。奔走二職。瘁於王事。醫師實來。藥對罔治。航航我公道。冠百卿。通儒良史。大猷是經。梁棟七序。劉迅六說。鴻筆陶治。世秉科律。騎箕躡尾。將歸故都。清白而終。不遺其孤。文無妍。狀公最質。石墨鐫華。庶免慚色。

卷之三

含山縣訓導蔡先生璣墓志銘 王果

先生蔡氏名璣。字文舟。世為江南崇明縣人。遷于崑山。先生自弱冠。則已補蘇州府學廩生。從何義門。張岳。未景松游。以是益有聲庠序。先生居崑山。舊墩。舊墩。東距嘉定之安亭四十里。稍北。與亭林相接。安亭故歸震川太僕所居。而亭林者。顧處士炎武生于此。兩公流風遺行。舊墩人往往能傳之。故先生之學。私淑于兩公為多。先生為人。質樸。嗜慾。教人以盡理。敦誠。躬行實踐。讀書好古為宗。其輕儇巧黠者。雖微悟。必以夏楚收其威。望之色。粹然聽其言。訥然為文。古澹質實。如其人。自苗墩遷于青浦。之街里。從游日益眾。學官弟子稍知名者。皆經其指畫。講授。然屢試不遇。卒以歲貢生任含山縣學訓導。先生在含山。益以師道為己任。又聚諸生而講學焉。其諄懇深至。聞而翬服。嘗悟痛自刮磨。潤澤者不可勝數。嘗與諸生讀後漢書。范滂傳。迴翔循誦。聲哀厲。至于泣下。有諸生魏某在坐。忽起而揖曰。某與某生夙相好也。以田故將訟諸縣官。今聞古人行誼如此。自愧且悔。遂出訟牒于懷。壞之。其至誠感發人。多此類也。先生曾祖某。祖鈐。皆不仕。父廷傑。某縣學生。配孀人張氏。子一。照。新陽縣學生。女一。適崑山縣學生郁郁文。先生在含山五年。教大行。以年老告歸。歸六年。乾隆丙戌三月初九日未時病卒。于珠街里。距生于康熙乙丑某月某日年八十有一。蓋自先生歿而東南敦龐耆碩之士盡矣。是年十一月。照奉其柩。窆于長洲縣之觀音山。祖塋南若干步。以子受業于先生。久知先生行事為詳。使銘以刻諸幽。銘曰。

伊古勸學。必以道俱。筆悅其文。儒術乃渝。維此歸順。百世之模。述其微言。過頌訂愚。弗耀而窮。云何其吁。先生之教。在誠中孚。我斷銘詞。敢失以誣。

次大庚

故巡撫江蘇都御史文登徐公士林奏稿書後

文登徐公由名進士。以中書轉刑部。郎出守皖。超授江蘇臬司。左遷汀漳道。丁贈公憂去職。先後奉

朝命。署江蘇之撫。俱上疏辭。服除。即補江蘇藩司。就拜巡撫。以疾乞

歸。省母。薨於淮安舟中。其為守。為藩。為臬。為巡撫。於吾吳獨久。其在閩。在

豫。又吾客遊之所。至故公之治行。德澤被之深。知之素。且得之誼。吟謠

頌最詳而最也。今年春。公之治行。德澤被之深。知之素。且得之誼。吟謠

未至辛酉。三年之績。胥在焉。觀公之所以入告而

聖主之所以批荅者。都俞吁咈。何減唐虞。迨夫思親而病。病而陳情。而

上之溫諭。往復。遣醫臨視。許之歸。而仍俟其還鎮。君臣之間。恩誼殷渥。

至於如此。所為曠世而一遇者也。何其盛與。然公之疾。由勞於官。而不

得見其親。而又恐有孤

上之倚任。是以未及至里而遽薨也。嗚呼。此江南之人。至今有餘悲也。

公之奏稿。總五冊。其在籍乞終喪三疏。及任豫藩所上劄子。則別為一

冊。云。公之子曾舉於鄉。為人剛正。有父風。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安知不

來宦於此乎。亦吳人之志也。乾隆二十有七年歲次壬午夏四月合朔。

部民華亭沈大成跋。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附錄）卷七

李眉山生壙志 陳粹

廬青山人李錯字鐵君號眉生奉天鐵嶺人司寇蒲陽公季子也。髫齡通四聲辨小篆長更偶儻初筮仕輒罷去山人勸讀書不事生產好遊覽山水嘗歷楚蜀晉魏齊吳越南溟海北絕大漠東涉遠有所會心輒沈吟延佇或窮險極幽據拾放失遇有道者必質所疑叩精理晚遊盤山愛其幽邃買田徙居築斗室曰睫巢著焦明賦以見志癖嗜茶所至奚負鎗以從每茶煙起樵者咸識之曰山人在是也山氓塞甚畀以田不課租果蔬熟恣取不設禁兼周其乏乾隆丙辰慎郡王暨少司馬德公沛舉山人應博學鴻詞試不合又罷去山人謹持躬然慷慨尚氣節鄉里不平事得一言輒冰釋孝子朱嗽貧不能舉二親喪典粥濟之與長洲劉震吳縣陳淇友善其歿也各經紀其喪歸劉櫬於吳嗟夫山人其古處者乎山人方願修書莊擬如畫工詩古文草書旁及術數著尙書春秋解及尙史共數十卷藏於家自傷年近六十未有子預爲生壙因余友祝君游龍走書數千里屬余爲志祝君非妄許人者遂本山人家傳志其略且爲之銘銘曰

盤山之谷雲巖巖山人不來谷虛待谷音竟然山人臥嵐光掣電虹夜墮蒼蒼碑薛宿星斗石可泐兮名不朽

李眉山先生傳 互見逸民 陳粹元

李眉山名錯字鐵君其先居琅邪後遷遼世傳爲遼東李氏父輝祖以操行敦厚且積功歷官楚制軍督司寇嘗爲蜀方伯生眉山遂以爲號云眉山故貴介然家無餘資以先人之廉也好讀書務窮源本爲古詩有漢魏陶謝風其它得少陵神采而屏

絕施雜以故以詩傳若其有良史材則人莫之識積二十年著尙史凡八十餘萬言貫左國之離析補龍門之遺失訖秦嬴始于黃帝班祿以下莫能及也素貧不得刊布惜哉惜哉眉山既肆于文不樂仕宦門功凡八職輒病不就龔居于盤與田父野老相周旋築室廬峰又自號曰廬青山人歲丙寅年六十有一矣

（碑傳集補）卷四五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七

邱象升 滕綱 吳廷華 沈起元 茅星來

山陽邱公曙戒傳

公姓邱名象升字曙戒。淮安山陽人。父俊孫崇禎癸未進士。歷仕參政。廉公有威於諸子中最愛公而教甚嚴。公爲人內直外和。風度凝遠。通經術。有應變才。天性孝友。重然諾。其推轂士不遺餘力。由公顯名者甚衆。舉順治甲午。乙未成進士。入翰林。戊戌會試。爲同考官。拔二十八人。皆知名士。己亥進侍讀。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出判瓊州道。過徐聞縣。縣有防兵久餒。遂爲亂。城門晝閉。公適至城下。大聲諭之曰。吾昨自省城來。見藩司給餉者就道。且暮且至。胡爲逆紀弄兵。受赤族之誅乎。苟不吾信。吾宿兩三日。須餉至乃行。趣解甲。皆愕相顧。其魁應曰。諾。已而餉果至。公判瓊。職在撫黎。而黎酋數叛。公謂吏民曰。此積弱之漸也。不可徒以文諭。我當振旅以出。然後以恩懷之。請於上官。報可。遂簡兵設伏。擒其倡亂者。黎酋服。初。瓊之賊越海解省。而兵餉又待省給。公建議。卽以瓊賦餉瓊兵。兩利之道也。從之。攝廣防廳事。多惠政。尚氏藩下人倚勢虐民者。實之法。民賴以安。瓊判裁補武昌時。有通城民變之事。知縣張起徵。康熙四年。積欠賦錢。嚴刑以逞。民不堪命。擐臂揭竿。欲得張起而甘心焉。巡撫林天擊聞變。集吏議之。皆曰。發

兵擊之便。公曰。不然。通民苦敲朴耳。今誠遣一文吏往撫之。變可弭。天擊曰。善。卽遣公。副以千總李甲百兵爲衛。時康熙戊申十一月。公冒雪兼程。五日而至。去通城三十里。公謂李甲曰。君其止此。民見兵來。益驚。治絲而焚之。惡乎靖。乃乘輿張蓋。至城下。曉諭通城士民。以洗濯自新之意。民猶首鼠狐疑。公爲文誓城隍神。略曰。通城三里。一時蠢蠢。豈蔑王章。法嚴令窘。蕩蕩中丞。宥其既往。刷令自新。披心開朗。命舟前來。以察逆順。順則宥之。逆則爾命。猶恐愚民畏罪自疑。勿畏勿疑。明神鑒之。升言既出。有如噉日。首鼠兩端。悔不可及。民見此誓也。而後不貳。以母喪去官。戊午入補大理寺左寺副。公在大理。持法平。吳三桂反。有逃人伍什等悔悟來歸。吏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時御史單璽與公同覆審。公從容執律而前。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示璽曰。此聖人制律。仁至義盡。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資寇兵也。方賊跳梁時。苟從不少。可概誅乎。璽是公言。明日駁正。上制曰。可。自是從賊之黨聞風來歸者不絕。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鄉人通其後母者。其父病不能制。憤曰。兒代我斬淫人。旗人受命。夜殺二淫於牀。自歸有司。論以大逆。

法司奏當公爭之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孔李彥首不得以逆論也子思子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族人從父命殺父讐自拘司敗而以大逆論之其無乃非春秋之義也乎遂以兩議上

詔從末減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賢之曰朝廷須用有經術士諒哉河南獄獄有大盜支家科在逃而其黨五十人皆律斬者公秉燭閱卷太息曰烏有盜首未獲而從皆決是屬豈無冤乎明日昌言於三法司曰支家科未獲諸囚無死法三法司不能難也遂緩死當是時公聲名藉甚九卿開長安爲之語曰邱公爲理民無冤死居叵何公念參政公春秋高請告歸養父以壽終哀毀骨立友愛諸弟終身無閒言與同邑靳茶坡應昇張虞山養重友善二人者沒爲刻其遺稿而撫卹其孤公所著有南齋詩集行於世溫厚和直如其人云疾革時命其子迥三言曰立品曰讀書曰積德山陽知縣崔靖至榻前問視公張目曰老父母愛百姓言不及私而卒享年六十有一子三迥述述其同母弟洗馬季貞爲公行狀以公素敬景故來徵景傳

論曰昔人謂甌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棄其身於盜賊仁哉是言士大夫服官執法每案盜賊必根株痛斷無俾更生之路秉是忍心何渠不若甯成義縱輩哉嘗聞邱公在楚粵決疑獄及陰訟鈞考得其情老吏皆服其明察景問之公弗肯言曰非忠厚事也嗚呼是其仁心爲質過張季矣

馮景撰《解春集文鈔》卷二



儒藏

侍講邱公象升傳 李澄中

公諱象升字曙戒別號南齋淮安山陽人父俊孫應仕山西參政所至有廉直聲公十五歲爲諸生甲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內翰林宏文院庶吉士
世祖屢召試賜資優渥丁酉授編修戊戌會試爲同考官稱得人己亥陞侍講庚子外調瓊州府通判道出徐聞縣防兵以餉缺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揮之曰我瓊州別駕也昨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奈何不三日待而逆行干紀乎若不吾勉爲若留乃趨進使者署解裝臥已而餉果至兵民羅拜泣下瓊州通判職撫黎黎首數叛梗化公謂吏民曰黎酋不率此不可以恩結也當斬戎首以徇然後惠懷之則珠崖無事於是簡精銳自將設三覆待之禽斬其渠黎震懼不敢動先是瓊租越海輸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民交困公建議以瓊賦餉瓊軍至今便之平南王駐粵東藩人倚勢張甚郡縣吏蓄縮莫誰何會公攝廣州海防事有金某者以王婿爲藩翼總兵官願交懼公公亦與之深相結旬日輒張樂設飲必盡醉久益狎因說之曰公爲名藩上將軍又貴爲王婿民望公如父母痛見藩下人豪暴爲民害皆冒名以魚肉良民利歸若輩而王與公受惡名何不聞於王誅首惡解散其黨收粵人之心德王與將軍乎金感悟俯首惟謹因啟王下令民間有被藩下人橫虐者以告竟其獄論死者十人輟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奪還民田產畜牧無算廣人大悅尋以裁缺歸丙午補武昌府通判值通城民變通城爲武昌屬邑自明末數罹寇亂縣令張起督撫賦急酷虐過當崇仙梓木修竹三里之民揭竿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聞變集屬吏議僉謂發兵擊之便公曰不然通民苦久矣本年條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已不堪命況重以四年之積逋耶三里又積逋之最多者令無狀繁累敲扑窮民往往斃杖下疾首無告鋌而走險豈其情哉今遣一文吏開示誠言許其自新可不崇朝而定也巡撫曰善然誰可使者良久曰無以踰公即遣軍官李某將兵五百人副公往時康熙戊申十一月初八日冒雪兼程未至通城三十里公謂李曰彼見兵來恐愈驚擾君姑止此吾單騎先往諭之乃乘輿張蓋從者十許人既至諭父老曰汝曹抗賦干紀罪無赦第念汝迫於酷吏姑貸汝死弗治吾來奉中丞公命活汝亟宜洗濯以稱中丞公意其赴南門署面陳疾苦我

以百口保通城無恙如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民猶豫未決公爲文誓城隍神辭意慷慨通民聞之皆流涕稽首曰天幸賜公活吾屬因悉陳令苛暴及民艱苦狀公立請巡撫緩其徵民大喜過望乃徐招李將軍解甲入城與之燕於南門公署通城三里之民始定庚戌丁內艱去任戊午補大理寺左寺副當是時吳三桂倡亂軍民爲所煽惑逃五十率眾悔悟來歸刑部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律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爭之曰方賊跳梁時百姓脅從者不少若絕其歸報之誠祇益堅其爲賊耳眾難公言遂駁正上
爲我殺之其于受命至夜果殺後母及隣人於室自歸有司論極刑部院駁擬如所論公持不可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耳彼承父治命手刃父讐而以大逆論之無乃非春秋之義乎乃以兩議上
詔特從末減大學士李文勤公聞而賢之爲大理五年引經義平反大獄多此類王戊念參政公春秋高以病假歸養侍子舍者五年參政公卒甫終制病遂不起年六十有一公身長而癯口不言人過至事關利害輒侃侃無所撓平生孝友至性少與弟象隨以詩文名於時道德相資白首無違言近世所希有也篇友誼不以死生易心錢塘胡介有孀女不遠千里歲周卹之病中猶刻新應昇張養重遺稿所著有嶺海數音七入燕白雲草堂諸集行世子三人迥述迪篤行能文有父風
論曰侍講公倅武昌時以轉漕便道過里門值母病徘徊久之母諭以王事不可久留公當藥痛哭而去行二十里復返嘗藥畢仍痛哭去明日行五十里又馳歸至遠不及反乃已抑何孝思肫篤也遺令三言曰立品讀書積德非學問有本末者能然歟或以位不配望用未竟其才爲恨嗚呼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昔人蓋常嘆之矣

滕先生綱墓誌銘 莊坤宏

青州古營邱之城有隱君子曰滕先生言爲世範行爲世表雖匹夫孺子皆能名滕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家居以教授生徒爲業同里庶常周公名德先達繼世接文武學科名冠東國先生少遊庶常之門盡傳其家學以故周氏子弟之秀今侍御君循琦孝廉君循厚循憲循觀皆受學於先生四方來學者經先生指畫爲文章靡不擢巍科擅名譽於當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七七

時而先生遺榮樂退中年絕意仕進杜門窮經以歲貢生終老乾隆戊寅正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門人聞訃觀訃遠近諸生韓夢周等十餘人會哭於庭私議曰古者位必稱德故榮名懿號惟施於君公卿大夫而不及下士自中世以降門生義故得申清議以私其所事則士而易名賢者有故事矣先生敦善行不怠樂誨不倦德修於己而信於眾逃名而名隨我不上人而人皆下之可不謂安乎性狷介嚴於義利之辨家貧晚益困生徒之者必卻其脩脯可不謂節乎宜諡曰安節將葬循觀撰先生遺行來請曰先生不見知於世而嘗稱迂齋法予之文引為知己請銘其墓以卒先生志余案行狀先生性至孝母疾往返一日夜行五百里求得異藥以愈親服弟三人之喪踰甚猶有戚容生平口無擇言身無惰行對家人必矜嚴竟日凡先生所俛焉孜孜惟有不逮大抵皆庸庸庸言不斬人之知之至於道德之華彪炳於身而有耀於其徒世之人宜無不知者二三子而外又未必能盡知之余讀後漢書黃叔度晦迹里巷初無所表見自林宗一言推許書之國史傳之天下後世於今無異稱然則知德者未必終鮮吾惡可無言以發之也先生諱綱青州昌樂人以某年月日葬營邱故城東南三里之原銘曰

嗚呼古隱君子建三牀先生之墓迂齋銘之永久無斁

（碑陰題辭）

沈廷芳

朝議大夫吳先生廷華行狀 沈廷芳
先生姓吳氏諱廷華字中林號東壁初名蘭芳鄉貢後始改焉祖居休甯明初遷錢塘湖墅里曾祖文祖谷考昌齡贈如其官妣許氏張氏俱贈恭人先生資稟過人少即嗜經術于古今注疏箋義盡讀之而喜援古以證今康熙甲午以五經中鄉試五上春官不第雍正二年試授中書舍人官三年以侍讀缺引見
世宗憲皇帝方遴選外任因出為福建海防同知復以原銜通判興化十年冬計典有疾
詔以原品致仕

今天子嗣位用大臣薦修三禮書成錄敘加一級例授朝議大夫乾隆十五年舉經學以老病辭二十年八月二十日卒年七十四先生家嫡儒術自其先環初公發解至叔平公續學工文聲望蔚起嗣以連遭火災考又厄于病先生篤續前緒益自奮發為文日數千言皆博奧可觀

在內閣時相國朱文端公敬禮如執友及為外吏公正而不阿精覈而有體遇事以平心處之而善以經學飾吏治遷羅國初入貢
聖安先生曰督撫出守封疆佐天子安撫邦國懷柔遠人猶內臣也無向外臣請

聖安禮事遂廢使者以晉秩倨傲接郡守以屬禮先生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使者即卿

特命終屬陪臣卒與抗禮諸屬國貢道咸隸海防琉球歲進硫磺歸必攜中原土物關使請封權先生曰周禮環人掌送迎賓客凡門關無幾

野廬氏掌道禁亦第禁其不時不物者而已此柔遠之道權之非宜福

州諸生某以母命出妻生歿妻猶不嫁乞養于夫家其姑不允訟至制

府高文良公下先生議先生引漢書朱買臣妻棄事為斷眾諭翁然

檄查臺灣倉庫抵諸羅有奸民倉卒揭竿起令弁皆束手先生為按形

勢集軍旅糾義民分督防守誅其魁卒以安集或曰公奉檄而來無守

土責奚為辦此先生曰周官冢宰官聯有軍旅之聯事安論主客況予

為郡司馬哉及罷官留聞有以葉文康公禮經會元乞先生訂定者即

發其沿襲注疏之誤陳京兆兆嵩時在閩見之曰射人射馬批駁當舍

葉而就鄭先生然之且告以欲著疑義十種三種易詩書三禮三傳

及史記也陳曰君年垂老恐不能徧所記疑義三種為多請自禮始閱

三年歸里周禮儀禮已具棄矣蓋先生幼讀注疏見冢宰九賦注口率

出泉說疑而質諸師師曰鄭氏以漢法注周禮非經本義因悟注疏未

盡合經遂精研其奧筆而存之其考訂已數十年多發先儒所未發時

相國鄂文端爾泰朱文端斌張文和廷玉侍郎方先生苞李公紱方為

三禮總裁延訪通經士有以先生周禮疑義達書局者朱公曰吳君昔

在閩中吾稔知其經學湛深欲奏請獨任之公贊方先生為具奏

報可乃赴館諸公詢纂修事宜先生曰讀三代以上書當別真偽讀三

代以下書當別是非就三禮論周禮儀禮多後人參雜之說此真偽之

當辨者禮記本漢人作與古多不合此是非之當辨者纂修之要在先

舉注疏中外謬處合編纂諸君而論列之別其真偽而斷其是非經有

可據據以經無可據則斷以理明公集眾說而折中之大綱既舉則彼

此無混淆而成不刊之典矣諸公趨之願開館逾二載稟得什之三

先生僅司考訂而已及方先生去侍郎李公清植繼為總裁以三禮二

節四圖屬爲編纂。先生欲取全書校對傳圖說與經本合乃檢秘府中諸儒禮圖得七十餘種爲增刪補輯改正敖氏儀禮居多。三禮書既成即歸。當在館時張屠事鵬翀李先生重華杭墓浦兩編修齊侍郎召南家侍郎叔德潛暨余每舉文酒之會先生必預至則飲酣落筆作爲詩歌渾渾淵淵博有劉中山蘇玉局之風晚寓天津查氏水西莊四方詞人羣集奉先生爲指歸。歸主崇文書院講席弟子從遊日眾。凡經提獎輒成佳士。暇復與戚好結社湖山青鞋策杖相羊于六橋三竺間而所作彌高久之以目眚遂致不起。惜哉所著有三禮疑義儀禮章句曲臺小錄東隱書莊集各若干卷。娶沈氏州同滄浮女繼娶金氏贈朝議大夫之琳女俱封恭人子可馴乾隆甲子科副榜貢生有才先卒。壽祔王申科舉人壽平癸酉科舉人直隸保安州學正女適國學生陳啟珠孫嘉穀崇儀縣學生嘉會嘉言崇典嘉師崇禮孫女二先生長余二紀既爲姻媾壽祔贊余京邸且學于余先生每過從則出經義詩文相質吾女亡撫崇典如孫吾子世燁復從先生遊壬戌秋余患咯血先生爲視藥餌病劇乞先生爲狀迄今已十五年方思還山與先生相周旋乃余歸而先生病余侍母不能離聞先生訃未得憑棺一哭嗚呼吾質亡矣昔之乞先生狀者今乃爲先生狀爲之長號不能禁先生詩文名海內而經術尤當列儒林傳中故因壽祔之請謹序次以備史氏之採擇

（碑傳集）卷一〇二

光祿寺卿沈公行狀

公姓沈諱起元字子大世居太倉父宏受號白溪先生與相國王公拔爲布衣交高麗不仕著述千萬言生先愛其穎悟曰此兒須我自教也辭千金館穀閉門督課以康熙庚子舉人辛丑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員外世宗登極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主事發公爭曰此與六部缺主不同學政衡文缺主不能爲弊宜減死爲流世宗嘉公有識召見授興化府知府當是時世宗風聞閩中倉穀多虧命內大臣伊拉齊等率謁巡州縣六十餘員按覆之諸員爭得缺盤斛苛煩仙遊令某受代不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也碎米亦可療飢斗升既足何事紛紜諸大府無以難一時播處之風爲之稍戢總督高文良公奏開南洋已帖黃曉示矣有旨禁內地商船留外國高公猶豫命商人戚里具原船往回結狀方許放行公諫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高問故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內地戚里所能逆料而爲之具結者乎且公無開洋之示商無怨也今商既得此好消息造船者費若干製貨者費若干忽以結狀相繫是明誘之而暗苦之也商必怨且走南洋者需北風今立春已半月倘結狀來北風不來彼失業商聚集廈門或爲盜賊害將何已言未竟高色變曰君欲云何曰據起元意

但令出洋商自具狀以三年爲期如過期者不聽回籍卽以此狀咨部足矣故事驗放官與泉道及泉防同知也洋船水手多寡視樑頭大小民懼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乃求增水手同知張某馳啓督撫公攝道篆後到曰此啓誤矣水手定額丁部所頒督撫不能增勢必咨請部示從此駁詰不已奈何俄而衆商具牒願自押船免增水手張不可公夜叩張門曰南風起矣衆商懼不得行故爲此請君再固執必生他變張不得已驗船放行船中商果已集無賴賴瓦石將堵張門當是時微公幾不測初兩院閱張牒方仰天愕眙計無所出及此信聞乃大喜嘉獎者再而海口商民變詎爲稅權舞者數萬人遷臺灣道臺田以甲論每甲十畝有奇國初以鄭氏稅籍爲額較內地賦加重幸欺隱者多民不爲困雍正五年丈損法行民多棄產逃公詣于高公曰人謂欺隱清可歲增清十萬此妄說也第恐科則不定或比舊額稍少必干部駁爲今計宜令舊甲悉依舊數而丈出新田照同安下則起科俟欺隱盡清之後再將舊甲舊賦通勻于新田輕賦之上則國課民生兩無所病高從之至今臺灣民安其居國安縣民辛氏與顏氏有仇自殺其弟婦誣顏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具獄上總督命公覆訊公平反之潘怒以他事中公落職家居今上元年起用爲江西驛鹽巡道尋遷河南按察

使直隸布政使內遷光祿寺正卿以老乞歸年七十六卒公長身廣額白鬚偉然待後進諸生慷慨如不及而于權貴處屹不可動在閩時巡撫常安屬討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到必先以名紙謁巡撫家奴公大駭不可一切驗放南面指揮諸奴悚息垂手唯唯及常去後撫朱定元向公問常奴賦狀公不對朱強之曰起元但知常公在關革除浮稅四千金此外非所知也戶部尚書海望奏請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旨嚴斥總督高公命公勅數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了此公必劾官當自藩司始十二年直隸旱駕幸東魯高公以迎轡事重命檢戶口十一月開賑公力陳民困甚慮不及待高愠曰必若此君自具奏公嘿然出苦言于清河道方公觀承求通其意甚婉高亦悟卒從公言公性儉自奉一簋之外無他過菜口不言生產業歷任脂膏而蕭然四壁于官爵黜陟視若浮雲初署臺灣知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匙未交是我貴也公曰守印已受是我貴也爭開失察職名大府嘉其有識遂兩免之所著學古錄四卷古文八卷詩四卷子某

袁枚撰《小倉山房文集》卷八



故中大夫光祿寺卿加二級沈公事狀

公諱趙元字子大世居江南太倉州高祖諱文明封儒林郎曾祖諱衍應父諱受宏鄉貢生通經術隱居教授著書數萬言殉祀鄉賢祠兩世皆贈奉政大夫公童時能文章年十八慨然有自立之志爲諸生敦厲廉恥嚴義利之辨居母吳孺人喪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內寢其後父喪亦如之康熙五十九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補庶吉士以父病乞歸父歿服除入京雍正四年改授驗封司員外郎尋兼考功司明年命往福建以知府用總督高文良委署福州府移興化時世宗聞閩中倉穀多虧遣四大臣率謁選府縣官六十餘人往按有司被劾者十居五餘悉解任聽勘受事者較計升合爭爲煩苛公獨持平宏大體興化屬僊游令受代不肖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碎米獨不可食邪令謝過乃已糧道李王鉉聞而歎曰近日閩省惟建寧興化爲光天化日矣建寧守姜君亦良吏其屬官多賴以得全者也莆田有黃陳兩家連歲訟不決乃結黨互毆有南北黨之目上官恐其釀亂將悉捕治之公責兩人而釋其餘報曰釁由主者懲之畢矣餘不足問也

詔以閩人不善官音令督撫教之學習興化土音尤詰屈讀

書了不可辨公建正音書院擇閩人通官音者爲之師集諸生以四聲教正經書俾轉相教授上官采其法頒行諸府在官禁屬官饋獻府倉壞出私錢興造一不以擾民巡撫常安委攝海關司關向無養廉責諸關口差役歲輸金三千以給公請于巡撫革之並革洋船規例數千金巡撫有家奴守關欲浮收糖稅不得格二十餘船不行公聞立督收稅如額放船行而白其事于巡撫巡撫召家奴切數之由是人莫敢不奉法及常去代者朱定元向公問常奴贓狀公不對朱疆之曰起元但知常公任內革除浮稅四千金它非所知也初高文良奏開南洋

報可已復禁內地商久留外國文良下令出洋者必咸里具結狀立往還期限逾者連坐公進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文良問故曰出洋者生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內地咸里所能逆料而爲之具狀乎且公不聽開洋則已今聽之商人造船集貨費無算忽以結狀燒之是明利之而陰奪之也商何望焉文良曰君意云何曰但令商自具狀過三年不歸者不聽回籍以此牒部足矣文良喜令商具狀如式部例洋船水手多寡視梁頭大小商苦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泉防同知馳啟督撫議增水手公方奉檄放船商環集求驗放且請聯舟互濟免增水手同知欲候督撫令下不可公夜詣同知曰水手定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文移往復轉展駁詰商船且不得行南風將起彼情急必生

變其危哉。同知不得已許諾。則眾已洶洶集同知門矣。初兩院得同知啟。方愕眙不能爲計。及聞船已放。則大喜。守與化三載。史文靖公奉使至閩。以牧守優等第一薦。攝臺灣知府。臺田一甲準十一畝。有奇。賦有上中下則。上則一甲收穀八石。中則六石。下則四石。視內地加數倍。然率多隱占。民不甚困。時丈量法行。占者不得匿。公將赴臺。文良語之曰。吾欲使臺田悉視同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部駁。奈何。公曰。此事籌之素矣。空令著籍田。且仍舊額。而丈出者視同安起科。俟隱占既清。要減舊額。重者均于新額之上。則賦不虧而民不病。文良以爲然。及至臺。大風壞海船廬舍。人民率漂溺。公單騎案視。賑給流民。多所全活。時有山豬毛社生番之擾。議設寨山口。斷其出入。南路遂寧。新守至。還興化。先是國安縣民有冤獄。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獄成。總督命公覆訊。直其冤。潘坐是銜之中。以它事。部議降四級用。遂如京師。尋告歸。高文良總督兩江。聘主鍾山書院。今

上卽位。召入京。授江西驛鹽道。在官絕商人餽遺。臨行以千金爲贍。卻之。乾隆二年。授河南按察使。夏大雨。災被四十六縣。飢民四走。布政使欲開之。公曰。民飢且死。奈何禁其它徙。昔田文鏡以此獲咎。可鑒也。今邊境州縣有未被水者。空安插流民。給口糧。俾毋出境。其可從之。屬吏報鹽梟四十餘。拒捕傷人。已而獲者過半。法皆當斬。訊之。自四五人外。皆飢民。請于巡撫雅爾圖。斬三人。戍二人。餘杖遣而已。巡撫令府州

各設書院。屬公總其事。公以教士當先實行。頒鄉先輩陳確庵敬怠日程。自大梁書院始。進諸生。示以省身克己之學。嚴其程。而加差等焉。巡撫立章善坊。令諸州縣舉孝子悌弟義夫貞婦。登其名。公采訪事實。著章善錄板行。一時風動。有兄弟爭訟累年。忽大悔。讓財產。友愛終身。七年。遷直隸布政使。明年大旱。七月。總督高斌自江南視河工還。公迎謁固城。議賑事。高欲遲至仲冬。公曰。飢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一月。再查戶口。分別加賑。高愜曰。必如此。君自奏之。公出語清河道方觀承曰。普賑萬不可緩。時之安危。民之生死。在此決矣。子其圖之。方入言于總督。卒從公請。時有縣令倡言賑戶不賑口。公怒曰。一戶數口。止賑一二。是且殺七八人矣。移檄州縣。有犯此者。舉之。戶部尚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

旨飭責。高恐。命公劾數州縣以應。

命。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了此。獨効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內轉光祿卿。尋奉

命。稽察宗學。居閒讀易。折中古訓。著周易孔義。十三年。移疾歸。歷主濟南揚州太倉諸書院。晚而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語錄。臨終語其友曰。平生學力無住手處。年來日夕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怍。或庶幾焉。卒年七十九。所著書。自易義外。有敬亭詩文集十餘卷。刻行于世。沈祖聖所撰行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八



沈起元傳

沈起元字子大，太倉州人。父受宏，能詩，有白雲集傳世。起元年十二，能詩，古文。康熙六十年進士，改庶吉士，乞養歸。旋丁艱，服闋入京，值澄汰部屬，遷庶吉士補之，遂授吏部驗封司主事。由員外郎出爲福建知府。初試福州，隨授興化，署臺灣。所至除積弊，革陋規，捕宿盜，懲訟師。以閩人言語不正，立正音書院。在閩三載，政聲日著。俄以平反忤按察使，被劾銷級。乾隆元年，起授江西鹽驛道，旋擢河南按察使，晉直隸布政使。內遷光祿寺卿。十三年，因公降級，明年乞假歸。起元性端慤，廉潔自好，刻意爲民。遇事一本至誠，而才識足以行之。莆田縣有陳王二姓，訐訟累年，樹黨互毆。巡撫按察使將各置重典，起元廉其實，獨坐首事者，尙書史貽直奉旨至閩，甄別府縣，以起元爲第一。臺灣猪毛社生番擾境，衆議立界，起元謂彼非奪地，特如猛獸出山，則噬人耳，界何益？請於山口設寨，禁其出入，境遂寧。河南雨潦，四十六縣災，起元議於本省，不成災處招集授糧，民以得生。開封歸德旱蝗，禱于社神，蝗盡死。八年，直隸旱，總督議以十一月開賑，起元力爭，得速賑。所屬有竄賑戶，不賑口者，嚴斥之，災民俱得實惠。又絕鹽綱之例餽，却庫封之羨餘。省州縣解項之苛，駁寬盜案三月之牽結，聲名益振。自少稔心理學，謂學問須知行合一，以躬行實踐爲驗。時張伯行主朱子而斥陸王，李紱主陸王而詆朱子。起元不肯稍有附會，謂孔門弟子自顏曾外，入門各異。

歸於問道，今宜恪守經書實爲人，不必高言作聖。晚年窮易理，撰周易孔義，以十翼爲宗。歷主鍾山、梁源、安定、堪輿四書院，精以自給，宴如也。病亟，謂醫曰：吾自念平生學力，惟檢點身心，使明淨純潔，以還天地父母耳。言訖而逝，年七十九。著有敬亭文稿。

王昶撰《春融堂集》卷六五



清儒碑傳集

卷七七

九一

茅叟星來傳

純叟姓茅氏名星來字豈宿浙江歸安人七世祖坤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卽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父耿字倫舒通史傳工文及詩以諸生終叟少聰慧嗜讀書爲文才氣勃發而有義舉年近三十爲諸生屢糾於有司後遂專攻經史及程朱之書數年乃欲以著述自見念朱子近思錄舊解未詳密遂爲之集註行止坐臥皆不輟歷二十餘年書成更之才識亦因之而甚高叟嘗依族叔某於山東滋陽時黃公叔琳爲布政使數致候問或勸之往謁叟曰族叔祖爲黃公屬下某可出入其門而不避嫌乎卒不往親知爲州縣必懇懇爲言安民之法措置纖悉皆可施行或刻於催科則深痛其負國而切責之雖其人面赤汗流不顧所著古文亦往往於國維民瘼反覆致意足爲後世勸懲者初叟以文高知希致困厄年五十餘不復進取攜其棄謁金壇王耘渠汝驥諸方學士於京師耘渠以爲卓然大雅學士以爲勝宜與儲禮執叟由此名聞遠近而其近思錄集註及古文彙亦遂爲士大夫所推重卒年七十無子今其桐鄉友人程萬園尙賣方蘇爲次第刊行云

贊曰余與純叟交垂四十年叟嘗以不遇自傷圖所以不朽者余謂曰諸生而可以不朽其在爲有用之言乎後又示所書劉峻傳後敘已與孝標有五同三異慨然流涕而庶幾知我者之論定余讀其文而深悲之今純叟雖不遇以終而著述之有用過孝標遠甚顧獨不可名在青史哉亦何至復有同秋草之歎也

（續集）卷一四〇

茅純叟先生別傳

先生茅氏名星來字豈宿自號具茨山人晚號純叟歸安貢生敦行力學善屬文家貧授徒餬口饔餐不給泊如也學一本朱子嘗采集有宋以來諸家義說增以訓詁爲近思錄集註又參校諸本訂其異同書成時偶善本性方直親故爲守宰必諄諄勸勉或不舉職則責以負國負民雖頗發赤不顧屢困場屋鬱鬱不自得走京師以所作謁方望溪先生望溪見其近思錄集註甚重之以爲近時所僅見也大爲延譽遂知名當是時

天子方向文學督學使者出京必聘一二知名之士爲佐先生名既噪聘者踵相接往來青豫之間者垂二十年而先生老矣遂南歸家貧甚寓居南潯之豐草菴乾隆十三年卒年七十一著有近思錄集註十四卷古文存稿十卷

陸子曰余始讀近思錄集註序重其無講學家門戶之見後得讀先生全彙始知先生學術之正人品之醇顧其門人陸莚所撰行略挂漏俚鄙不足傳先生因重爲論次如左云

陸心源撰（儀顧堂集）卷一〇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八

尹會一 盧見曾 程廷祚
汪紱 任瑗

尹元孚墓誌銘

蓋吾李塋剛主嘗言北方少俊不肖自混於俗者博野有尹元孚。余心識之而無因緣會合。乾隆二年春元孚自淮南入覲。再過吾廬。終未得面。以

聖天子大孝實行三年之喪。余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二親王就直廬持服。時未再期。余不出。元孚無公事不得入也。五年春。自河南入爲鄆都御史。始得相見。方是時。元孚通籍已十餘年。顯功名於襄漢兩淮。開府河南。海內賢士大夫計數大府中人物。指再三屈。則必及焉。而元孚深愧不能有所樹立。以貢天子特達之知。蓋少孤貧。太夫人人口授論語。卽知孔子之言不可違悖。既長。篤信程朱之書。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故自服官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故自視若粥粥無能者。一旦入長御史。爲耳目之司。竊忝得自展布。而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月。卽以終養告歸。居五年。太夫人考終。服未闋。天子豫虛少司空職以待之。及赴

闕。未踰旬。

特命視學江南。十二年秋。蒞金陵。八月望前六日。諸生旣入棘闈。質明。操几席杖屨。徒步造清涼山下潭亭。余

尙未起。童奴白有客徑入。不知其爲大人也。及相見。北面再拜曰。襲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眾駭。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服。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旣乎。時余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生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則九卿陪奉廷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先生經學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獨身前來。從者一人。余畏邦人疑詫。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以避之。而私心竊愛吾

君求賢若渴。又得一支柱名教之人也。未幾有

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至松江。遭瘧疾。卒於官前。是月特晉少宰。人皆曰

上之信用益切矣。嗚呼惜哉。元孚始以吏部郎中出守襄陽。漢水暴上。壞護城石堤。修建萬山至長門近十里。分植巡功。民忘其勞。已調揚州。適荊州都統西征。取道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乃竭誠修禮。卒改令以船濟。凡利害切民。未有聞而不諮。知而不行者。所屬皆羣聚而禱祠焉。其治揚州亦然。就遷鹽運使。尋擢巡鹽御史。晉中丞。積弊一清。導商民以節儉。而身先之。及開府河南。開歸諸郡大水。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



天子一切報可。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公弼、趙公抃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賑給，開以作業，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內者。元孚性淳白坦易，遇事必行其心之所安。少時授經祁州，語生徒假館於張氏以奉母。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其居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則跪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布鏹金。日用之外，多布之治所。為揚州兩營，河南撫標置舉本各二千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適，乃可以法繩。」完城濬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舊蹟，賜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故民皆感興，政教信從。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濟困，不可勝紀。用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顧公用方久，任督府再舉以自代。高公東軒以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畿輔，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上聞。乾隆八年冬，十有一月，

天子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及楹聯，天下傳為美談。最其生平以與眾人絮度，則行既成名，既立功業，亦有所表見矣。而每為余言其胸中所蘊蓄，尚未見其端倪，此余所以心孤氣結，涉月踰時而不能自克也。其入覲初

命巡撫廣東

陛見，陳母老不能遠行，故有河南之命。禦災捍患，日不暇給，尚於其隙布周官溝樹之法，編甲戶以詰盜。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德行者為社長，朔月月半，書其孝弟敬敏任恤者，與其放逸奇袤為患於鄉里者，有司巡問，觀察因事而勸懲之。行之數月，罷民竦惕，禮俗蒸蒸變而尋內

召。始入臺，即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知饒州府事張鍾又以年老命改部司，旬日間前後頓殊，恐夢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視學三吳，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凡試舉士，旅見皆然。頒小學以明程朱本意，聞隱士是鏡廬墓三年，親訪於舜山，薦舉以礪士行。既遭疾，自知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為本。旬日中，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興盥漱，扶杖至東齋，郡守入見，子嘉銓侍，尚為辨人心道心，汗出濡衣，請解衣少偃息，不可，扶掖入寢，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所述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增定洛學編、北學編，已鈐版。居憂讀禮，作從宜錄，侍養五年，讀三禮筆記及與師友論學語，藏於家。嘉銓承父學，欲繼其志事，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朝夕米飲不過一溢。淮商致五千金，曰：「大人生不取

一錢今以此購。堅拒之曰、受一錢何以對大人之靈。聞者莫不感動、以爲君子有子。元孚名會一、雍正癸卯進士。先世山西洪洞人、遷保定、至曾祖諱先知始爲儒。祖諱澤、皆邑庠生。父諱公弼、早世。並

贈河南巡撫。母李氏、庠生諱宗白女。

旌節孝累

封太夫人。祖妣某氏、曾祖妣某氏、

贈夫人。妻蘇氏、處士昂女、以贈

贈未受巡撫時

封、而前巡鹽用御史中丞所加級

封一品夫人。子二人。長嘉銓、雍正乙卯科舉人。次永銓、

早殤。次欣銓、承蔭。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以人視子、所受於天實厚且全、而子自視、則終其身而缺然。子志方盛、道若可達、而不假以年。有子象賢、尙無恨於幽埏。

方苞撰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

吏部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博陵尹公神道碑銘
乾隆十有三年秋七月十五日、江蘇學臣少宰尹公會一以勸事卒於官。

上聞深悼、

諭頒卹典。於其葬也、遣參政陶正中賚

詔書以一品秩致祭。

聖天子之優禮大臣、及公之所以靖獻厥職者、可謂交至矣。子嘉銓以余嘗知公、丐余銘神道碑石。爰按公之學行、而志節事功亦因以悉焉。公生三歲孤、賴太夫人苦節、以長以教。自幼時安詳恭敬、知公者謂公植志行身、胚胎於此矣。甲辰成進士、補吏部考功司主事。丙午典試粵西、遷員外郎、分校丁未會試、得人胥極盛。

天子知其賢、欲試以事。尋外遷。公性純孝、奉太夫人以行。初任襄陽郡、勸農興學、表前賢舊蹟、創蜡祠、修復郊外老龍隄、延袤十里、至今民賴焉。攝荊州、所屬石首縣飢、民聚衆萬餘、聲言劫倉穀。公單騎行縣、飢民擁集、公和顏諭以吾爲救汝民來、汝民毋自絕。繫



其强悍者於石、開倉次第給之、衆皆悅服。公之爲政、恩威並濟、動之以誠、類如是。移守揚州、一如所以治襄者。已遷運司、晉巡鹽御史、治所胥在揚境、公以此地浮華、商俗靡靡尤甚、一切規爲服物、導以節儉、而身先之、恤商裕課、積弊一清。乾隆八年入覲、超遷廣東巡撫。公以母老不能遠行辭。

天子鑒其誠、改河南。公益感奮、夙夜兢兢、仿周官體國經野及古封疆大臣教養斯民之道、推誠竭力、作監司郡縣先。逾年、開歸諸郡大水、遂上章自劾、列賑卹十六條、悉報可。舉凡宋富文忠、趙清獻救災事宜、悉次第施行、而災民求食者、令有司隨所至安輯、改歲東作、資送還鄉、民皆得所。公既奉太夫人行、自出守荆襄、至汴梁、開府、凡所設施、每夕必以告、得則喜、偶有不合、太夫人對案輟食、公輒長跪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其善政爲過往大臣所推重、公必告以稟太夫人教、以故四方傳誦、慈孝救徽。

內廷四年、召補副都御史。公送太夫人還博野、迺入臺。

上方甄別老不勝任之員、而饒州知府張鍾俄以年老改補京員、公上書以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今旬日間前後違反、恐無以昭法守。

上嘉納之。未數月、聞太夫人病、乞終養。

天子閱其孝、許之。歸逾年、

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章、聯額。公家居五年、侍養之暇、益讀書稽古、於聖賢義理精微、道學源流、派別、息心探討、以折其中。所嘗體驗於身心日用者、往往見諸讀書劄記、師友往復及生徒講習、單詞隻義、悉中要領。蓋公之志致遠、蘊積深矣。其誠心養志、則自太夫人就養、所至節俸錢、賜高年布帛、矜恤窮民、接濟兵食、所費不貲。比歸故里、設義倉、義田、興義學、由近及遠、惟太夫人命。諸凡默體無言、相時軫恤、謂老人非此不樂也。九年七月、太夫人卒。公性純孝、當五十不致毀之年、毀瘠特甚、幾不勝喪。十一年三月、服未大祥、而上注念公、虛少司空以待。十月、乃之官、不數日、有督學江蘇之

命。欽承

聖訓、以教士求賢為務。公念此邦文勝、不可不風、以質行。士子入聖之功、始基端在小學、嘗講求服習、敦厲學者。至是適

功令考試特嚴、奉行益力。本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頒示秀才樣子、先以立志、歸於立身、中間條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胥以文正事實之。每接諸生、誠勉切至。嘗言小學書是做人樣子、文正是做秀才樣子。由斯二者相觀而善、不十年、世教興、人才出矣。初下車、謁東林書院、講學於依庸堂、舉舊典、各諸生再拜、訪故潛德、碩學、從祀道南。陽湖處士是鏡、品端學邃、廬墓隱舜山、公至即親訪、薦於

朝。江寧前少宗伯方公苞、經學湛深、治三禮尤嚴、喪葬、嘗授公所著喪禮或問、公居喪深所心佩。至是造門請益、事以師禮。蓋皆足以風世。十三年四月、特旨遷少宰、仍留學政。

上故嚮用公、論道經邦、將計日以待、顧所望於培植人才之意、蓋尤亟矣。溽暑按蘇而店作、猶力疾閱卷、

至松益劇、自知不起、草遺疏勸

上任賢納諫、意甚懇切。蓋公平生矢忠報國之誠、所未盡達諸

當宁者、大端略見於是。卒之日、距始生康熙辛未年五十有八、以明年二月庚子葬東章新阡。公字元孚、號健餘。其先自山西洪洞遷博野。曾祖諱先知、祖諱澤升、皆庠生。父諱公弼、早世。以公貴、俱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曾祖妣李氏、繼趙氏、祖妣王氏、俱贈夫人。母李氏、旌節孝、累封太夫人。娶蘇氏、封夫人。子三、長嘉銓、雍正乙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永銓、塲。次啟銓、承廕。女三、孫八。所述綱目、君、臣、士、女四鑑、呂語集粹、續洛學編、續北學編、居憂讀禮、輯喪葬從宜錄、督學江蘇、頒學約十條、最合古賢造士法。皆已刊。纂道南編、讀書劄記、與師友論學語、暨詩古文集、藏於家。公學宗洛閩、行在孝經、焯焯在人耳目、事功所至有成績、書其尤切民生、有關世教者、至志節、故不待言。掌醢數載、洗手奉職、既殤、商士思公培植恤恩、以五千金贖、嘉銓泣辭曰、此何可以累。公當年節操、概可知矣。惟

是平生大志受

兩朝知遇之恩所蓄積於心不負吾

君以不負所學蓋嘗與余深論之然竟施焉其未究

此余於公之卒所為拊心流涕歔歔長太息也嗚呼

是曷可以無銘銘曰

聖學如綫是生賢詰仔肩異教為士表的世途嶮巖

宵小蠅營公自披誠天開日明

帝心簡在正直是與煌煌

諭祭觀者如堵於惟純孝邦家之光有子廬墓哀動

彼蒼嗚呼是亦足以徵諸天道而信我公之死而不

亡

王步青撰《已山先生文集》卷九

尹先生會一傳 顧棟高

先生姓尹氏諱會一先世山西洪洞人後遷保定之博野凡十三傳而迄先生先生之父諱元弼以先生貴三世俱贈河南巡撫先生生三歲而贈公卒五歲太夫人授以論語諸詩太夫人姓李氏有婦德凡先生親師取友立身制行與居官倉卒應變拯飢拯患事太夫人之教天子賜以五言詩海內大吏靡不迂道請見其婦德實古今罕有之先生登雍正甲辰進士歷吏部員外郎出守襄陽五年移治揚州二年擢兩淮鹽運使

今上即位使督理兩淮鹽政加食部御史踰年超遷河南巡撫入補副都御史以太夫人老病乞歸養侍養五年而太夫人卒乾隆十一年三月先生服未闋而

天子即授為工部侍郎是年冬到任前督理江蘇學政戊辰夏陟少宰以勞瘁卒年五十有八前後居官二十年大都廉以褻身勤以供職寬以接下其所歷運使及鹽政諸缺皆世人所視為善地而先生洗手奉公子歸不得取分毫大半盡歸於官中為軍民資本救災卹貧之用餘則以周宗族鄉黨博野設義倉三城中設輔平倉一城西北河村設義倉一皆出於誠心質行非有所矯飾而為之也在襄陽日漢水暴溢老龍隄石盡傾先生出帑修治至今為民賴明年旱蝗大起先生命建八

蜡廟於城南是年蝗不入境又明年荊州都統將兵萬人征西過漢江飭造浮橋縣令嚴禁民舟舟人妻子皆號先生饋馬於都統勸令以舟渡軍都統許諾民慶更生先生在揚州濬兩城之市河通舟楫以為民利

俗奢侈衣服飲食多不節先生嚴禁之至同年子饋鱗魚亦不受揚俗大變其理鹽政也竄多賣餘鹽故私販不可禁止先生請出官錢買貯之配商紆以禁止私販賴以少息河南四十七州縣大水先生規畫十

六事為民籌居食之計甚備所全獲無算在御史臺甫及半載懇懇款款言人之所不能言即

上所施行者多駁正往往

齋容嘉納方有意欲大用公而先生念太夫人遽乞假歸矣最後視江

蘇學政申明小學之教無錫有宿儒高紫超愈輯註小學先生為板行

之一時紙貴有售至一金者方侍郎苞以老家居先生屏車騎徒步造其廬操几杖北面執弟子禮陽湖是鏡時講學于舜山先生枉駕過訪

歸即草疏薦之其好賢禮士多類此先生為學刊落浮華直明本性性



儒藏

至孝。自始仕至河南巡撫。多奉母以行。其所設施。一本太夫人之教。天子亦知之。至今士大夫傳以爲美談。博野舊有顏習齋先生。以禮爲教。其徒李剛主先生有續北學編。在河南。輯續學編。在江蘇。方謀著道南編。而先生卒矣。余與先生同登庚子賢書。後放廢三十年。使節屢臨。未嘗通謁。乾隆壬申。郡人士將祀先生於道南。嗣子嘉銓請余作傳。謹据狀敘之如右。

（碑傳集）卷二九

故兩淮都轉鹽運使雅雨盧公墓誌銘 盧文弨
嗚呼公與先君子篤兄弟之好。實以文章行誼相契合。文弨始拜公於淮南。公獎借備至。有加禮焉。嗣以憂歸。又嘗一再見於後。以使事竣過公里門。見於寢室。情話溫款。至夜漏下數刻而別。噫。孰知遂爲永訣耶。聖上以八枋取羣臣。奉三無私臨照天下。公既歿之三年。返公之子中憲君謙於戍所。今見任廣平府同知。將葬公。以銘幽之文來謁。公之仕績綽有可紀。重以知己之戚。其曷敢辭。案狀公諱見曾。字抱孫。號澹園。先世在明。初由涑水徙德州。左衛代有顯者。曾祖諱世滋。太學生。與御史世淮爲同產兄弟。祖諱裕。庠生。考諱道悅。康熙九年進士。知陝西隴西。河南偃師兩縣。崇祀鄉賢。妣程氏。生母王氏。公任長蘆鹽運使時。三世皆膺贈典。公生而穎異。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五十年。舉於鄉。逾十年中。禮部試奉廷對。賜進士出身。是科聖祖仁皇帝詔進士未入館選者咸一體命儒臣教習三年。公遂留寬學。雍正元年試於廷。名列一等。時世宗憲皇帝新御極。整飭吏治。重親民之任。凡進士在高等者。以知縣卽用。公念附公年高。欲陳情歸養。附公不許。謁選得四川之洪雅。縣民因供億久。公至悉除之。邑多地訟。前政以山徑險。俾履行。公一一親履。剖決各還主者。山中人數十年不見長官。始聞之。駭繼乃大服。初邑民受採木之累。甫罷。衆人又以開礦呈大府。公亟論其害。得已。附公卒於家。公聞訃奔喪。邑人感其德。上。司惜其才。交相留。公謝曰。若使其食榮忘哀。何顏過毛君里門。毛君者。邑孝子也。未幾兩母亦皆下世。服既除。始克營葬。事畢。復補江南亳州之懷遠縣。嗣府以公協理州務。旋授六安州知州。時方行墾田。



之令有監生葉乙妄指官塘八十三口爲可壅前政已爲之上報可矣公至亟言於上司曰夫水爲田之母無水則亦無田以數千百家之世業數千萬畝之上田豈可因姦人一言而廢事竟已又調亳州開龍鳳等溝使由渦以達於淮州遂無水患報最憲皇帝親撫廬州府知府又奉檄撫鳳陽府事未半載復奉諭調守江寧時額州新升爲府以亳州並所屬之縣隸焉仍命大吏爲擇賢守制府遂以公名上恭遇今上登極允行額屬牛舊治聞公來肅然向化時西湖壅塞已久復開濬以還舊觀水有所洩且資以灌田大爲民利時官於豫者欲開賈魯河以通滙事成額且受其惠公抗議屈之乃寢擢江西廣饒九南道未久授兩淮鹽運使復護理兩淮鹽政又承中丞檄督理揚州關務公與中丞邵公基同年素友善制府鹽政皆勅公以爲黨議上上簿其罪命往軍臺效力乾隆九年召還以直隸州知州用往保定制府治所待缺值澤州歲荒有衆聚借糧事官爲逃千餘人復不卽訊託他故離治所制府高公斌慮其有不虞素知公能辦大事使馳往代之時久旱乏食又因株連者眾民情洶洶公至卽引逮者詢所借多寡令各自實一切放歸使得耕雨亦隨足歲因以稔各持糧還借者公量懲數人以示威境內帖然州人爲建喜雨亭志公德又革地稅之病民者期年還永平府知府轉長蘆鹽運使以商應完之正課及雜征明注於引而胥吏無所容姦至今遵行之再閱歲復調兩淮公前時嘗取劉嬰遺法視所在鹽價之貴賤而權其緩急江楚官民俱稱便獨商以不得居奇大不悅又往往以峻厲病公及公再至乃不敢有他言公亦濟以平和地方有災倡率商人協力拯之全活者

取揚地窪下乃爲相水道而開通之民始免昏墊之患有碑紀其事在兩淮任十年以老得請還家修墳墓置祭田卹宗族教後學蓋離家三十年至是始得庇其私也謙由刑部郎中授湖北武漢黃德道歸省公時適聞湖北有水災卽趨謙亟往既而任兩淮鹽政者以相沿充公之提引餘銀入告於是歷任鹽政皆得罪公爲運使不詳請遂遠公對簿以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故於蘇年七十有九惟一孫在旁前一日猶從人借書云方伯胡公文伯爲殯斂且經紀其喪以歸公之才長於鉅強治劇而尤以興學造士爲先在洪雅建雅江書院在六安建廣慶書院在永平建敬勝書院在長蘆建問津書院揚州舊有安定書院更因而廓其規制嚴其教條前後所成就者不可枚數於前漢古蹟缺者補壞者修罔不興舉公之曾叔祖御史君負海內文名世所稱德水先生者也公繼起又嘗親炙王漁洋田山簾兩先生而得其指授以故詩名早著風雅之士宗焉公嘗自號雅雨山人談藝者無不知有雅雨先生也公最篤師友之誼珍其遺文而表章之若虞山汪容齋應銓桐城馬相如樸臣懷寧李嘯村姑全椒郭韻清肇鎮各家集皆公序而梓之此外補刻朱竹垞經義考成完書又刻尚書大傳大戴禮等書十四種皆善本又惠定宇周易述王漁洋感舊集亦皆梓行其山左詩鈔若干卷則公所選輯也獨己之詩文唯塞外集有版本餘無暇自遺擇家居漸次編定被籍時爲有司所毀今公子所掇拾唯古文七十篇詩二百七十首而已公好汲引後進孜孜如不及其獎掖後皆有名於時夫人蕭氏翰林院侍讀惟豫女性安樸素外若無所能而甚得兩姑歡及兩姑相繼卒於細大

事又治之罔不中窾以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卒年四十有四。今以乾隆四十一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鄉某原。夫人附焉。子四人長卽中憲君謙。次謙候選主事卒。次謙監生。次閻。女子一人適臨川縣知縣高質敬。孫十一人。蔭仁監生卒。蔭澤增廣生。蔭環庠生。蔭文監生。蔭慈蔭惠庠生。蔭溥庠生。蔭長蔭復蔭元蔭甲。孫女七人。曾孫三人。松齡柏齡椿齡。曾孫女二人。銘曰。敏於政惠於民篤於交親以惠文人學人不賤賤不貧貧長逝永畢而轉相述者猶齒頰之回津。子孫繩繩以事其遠歸魄吉土。千春萬春。

《碑傳集補》卷一七

程先生廷祚墓誌銘 程晉芳
余自壬午入都與族祖綿莊先生別。嗣是一歲中必書問五六至。雖隔數千里不啻執手觀面之勤也。丙戌夏致書去。秋冬又連致書。竟無所答。既乃聞其病甚。今年四月忽得正月八日手書。字跡端好。如平時書中無別語。第勸余作歸計耳。閱四日族兄德著書來。並以先生訃至。蓋前書先生絕筆也。嗚呼。真儒徂謝。世所共悲。匪余一人族好之深。知己之痛也。乃不待其孤之請。垂涕爲銘。以貽先生之弟南耕。俾勒諸石。曰。程氏系出廣平郡。在周爲大司馬。伯喬休父封于程。以國爲氏。西晉末元譚公爲新安太守。以事罷官。卒葬新安。是爲新安一世祖。其後子孫蕃昌。新安遂爲程氏望。先生爲宋咸淳宰相諡文清元鳳公。十五世孫祖某自新安之槐塘遷金陵。父京聘字華華。能詩工書。遜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娶口氏。安人舉二子。先生其冢嗣也。初名默。後更名廷祚。字敬生。別號綿莊。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背誦。翳龍時不妄語言。好正襟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韋華公家極貧。恆書屏幅易薪米。日閉戶課兩兒。俾習洒掃應對之節。客來進雞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職。凡十三經二十二史。騷選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讀。先生年十五有父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乃大驚。歎謂韋華公有子也。弟南耕。長于史。而先生游好在六經。韋華公卒。免喪。偕弟一試而補博士弟子。恆自謂文所以輔道。自漢唐以來。儒生泥典故爲訓詁。學而不能變化。以隨時。其高談性命者。又或蹈襲空疏。罕裨實用。于是以博文約禮爲進德修業之功。以克己治人爲格物致知之要。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靡不窮委探源。旁及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辨之。蓋自國初黃梨洲顧亭林兩先生歿後。百有餘年。大儒統緒幾絕。繼之者惟先生然。久試場屋。輒不利。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公鉉以先生應。詔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亦竟試不用。歸江甯。時年四十有五。自此不應鄉舉。杜門卻掃。以書史自娛。南耕有經世才。佐大僚幕數十年。所得庸脩與先生共之。無少別異。先生乃得專其力。益肆志于經書。自王輔嗣註易。掃圖緯之羅塵。迨宋元諸儒。尊希夷河洛圖書。互卦變卦。卦氣之說。雜焉交陳。又或拘執爻位陰陽。乘承比應之體。著書愈多。易學愈晦。先生乃著易通。後又成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爲彖



父求是說六卷易學于是乎大備始先生少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尚書
 冤詞祖護梅氏書乃爲古文尚書冤冤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
 其說別成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
 錄三卷禮說二卷其于古今箋疏家鉤貫融會如素所蓄物取而別其
 精粗良格以進退位置之領以神悟發前人未發之覆徐而按之于理
 竅無纖悉遺也同時方少宗伯望溪鍾員外勵暇皆研究經學于先生
 折服特深有疑義恆相與質證乾隆十六年
 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蘇巡撫雅公薦入都復報罷歸時
 年六十有一矣後十年弟南耕老且聾不能遠遊會指益繁用是竭蹶
 先生處之泊如也其狀貌溫粹志清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
 爲崖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青溪生平出處與劉嶽兄弟相類晚年乃
 自號青溪居士云余之職先生也當乾隆元年北上過淮執余手孜孜
 勉以問學自是三十餘年先生遊淮揚必主余家余應試江甯必與先
 生昕夕聚首其得稍有識知竊附于文人學士之末者皆先生教也嘗
 恨絕學無傳每成一書必翻覆示余俾定其可否洎衰且病則悉鈔所
 著書付余謹藏之嗚呼余之顛頓寡植尙能傳先生傳耶然天既昇先
 生以絕世之姿又厄以遭逢引伸其歲月使殫思磨精羽經翼傳則所
 以假手于斯人者非無故也余之力固不足以傳先生先生固自有其
 可傳者知必不泯沒也所著自羣經而外有詩二十卷文二十卷藏于
 家生于康熙三十年辛未三月二日卒于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月二
 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娶陶氏無子弟南耕以次孫兆晉爲先生主後
 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之原銘曰
 摺義撫文與古際也雅揚諸宣弗泯跡也粹乎大醇玉金節也厄厥過
 以侈其傳窮則彌達也

（清儒碑傳集卷七八）

徵士程希莊墓誌銘

有清徵士希莊先生以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日改手
 足于白門之如意橋時葬其同徵友袁枚爲志其墓曰
 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車馬車各以其具
 行要其能至已耳惟力之至火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
 附依或張市禁而申之曰必取庸于某某而後可噫其
 惑矣吾友希莊深于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者
 也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併精思詣微
 著易詩書三禮魯論的的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
 言曰是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爲尤非孟子不云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
 經多背先儒夫不教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言如此
 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廷祚字啟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千
 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舉茂才屢闕于有司遂棄科舉專
 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元本本識其大者性
 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
 肅乾隆元年

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耆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
 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得先生然先生雖
 疑自立足絕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余棧歸余
 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爲忘年交得謝
 後買山陰園所居宅相鄰益親每讀書疑必質先生先

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道蒼頭索跋語。人疑兩人異好尚、胡爲交頗驩。因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殷陸治經、所學不同、而韓柳集中折服乃爾。况余不及韓柳、而先生遠過殷陸、則余之降心以從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矚、而殷殷于余耶、豈不以孤奏咸池之音、肯一過聽者已難得耶。又豈不以年已頽暮、荷道甚重、不得不擇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尚存、先生不可復見、而余亦將老矣。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慨奇多聞、每假館余所、三人連日夜語、蟬嫣不忍別。或滿盞送先生出、則兩人者重剪燈、對數海內人物、必首先生、數畢、又未嘗不歎歎歎息、憂先生之衰。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宦京師、憑其棺而哀者獨余耳。夫天之歲月、原不能爲賢者假借。先生卒時年已七十七矣、似可殞而寧焉。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石渠東觀、羽儀我

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人、竟虛然以歸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世、與其畢生甘苦、可以光日月、垂宇宙者、果不足恃、如飄風輕雲之一過而已耶。天下學者聞之、宜何如悲、又豈獨余與魚門之淚潸潸下也。先生本歙人、曾大父虛卿遷江寧。其翁被齋、國初隱君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章。嗣章有濟世才、以經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熏熏熙熙、各以一家言爲墳、荒之懷、人以此兩朝劉韓昆季、良不愧云。先生有二女、

無子、嗣章爲之立孫。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若卷帙詳嗣章行畧中。

銘曰、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歟劃開成兩戒。先生先兼後割愛、抱經見聖升堂拜。聞呼參乎唯而退、羣儒稷稷立門外。兩薦于天神所介、誰之不如命爲疑。高文典冊垂金薤、黃河千年清可待。恐此人如未必再、請礪其原志所在。冢旁舛生盡書帶。

袁枚撰 小倉山房文集卷四

汪紱傳

汪烜又名紱字燦人號雙池初能言母江氏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教未嘗從師而以五經四子書爲師母沒聞父淹滯金陵泣且往勸父歸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歸葬母後無以自活爲景德鎮畫盤傭且傭且讀旋教讀於楓嶺浦城聞父卒慟幾絕扶匭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理陳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世所著易經證義十五卷尙書證義十二卷詩經證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語語二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原十二卷詩讀析六卷物詮八卷帝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成發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著書博而用功專不求人知而功愈嚴焉其言致知也曰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一即字已喫緊教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積累既多自能洞澈蓋天下之理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向裏面去由已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既多自能洞澈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可

以會通遇事物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又中庸言學問思辨皆非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所言並非不同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爲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亦引此爲說謂心覺其難不妨舍難而治易易者既解則難者亦因彼說印證參會所謂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必寬以居之而後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問學之事存養者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養一卷實於致知克治之間爲旨微矣曰一爲要者一即人生而靜之天也無欲即無極而太極之體也主靜立極使靜無一毫妄念參焉故靜虛矣靜虛則動直矣未有靜不虛而能動直者也靜虛靜故靜也動直動亦靜也靜而能虛自無不明矣明則無不照矣動而能直自無不公矣公則無不及矣此一字亦兼內外該動靜而靜爲之主無欲者亦自靜而動皆無一毫私妄是乃爲純一之至又曰涵養者如水之涵物靜以養之則樂在其中若急迫監押則是苦其心而已豈涵養之謂哉又曰人閒百事須是人爲人有此心所以應事今試自家體驗一念放逸則一事過差一事過差則一物不得其所由然人之有心莫非得於天之實理此心纔放逸則百邪攻之天理不見一檢束則天理灼然自存此固可驗之清夜之思平旦之氣也是閑邪則誠自存原非在外亦非邪與誠不兩立也閑邪而不存誠者只欲杜絕外誘而不求此心之安則此杜絕外誘之心即爲私心而不足以見天理故高者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下焉則入於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閑邪者也君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邊整齊嚴肅即內之所以提攝此心然整齊嚴肅悉由于靜使此心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妄念不興未發之中無所偏倚片時境界



天清地寧矣。及其動也，此心既不之彼，又不之此，是能因物付物，而由中達外，皆中其簡體，信達順，老安少懷矣。是閑邪則誠自存，蓋此心之理，非從外得也。其言克治也，曰：乾乾，力行之體，損益，力行之用。忽則慾之，欲則窒之，善則遷之，過則改之，皆乾乾以實心行之，欲其純乎天而不雜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則失之慾，不入於善，則出於過，而已不行，不見有得失，一動於行，而得失見矣。損益之心，不誠，損益之功不力，則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動不可不慎也。又曰：理欲相為消長，欲消一分，則理長一分。欲盡而誠立矣。誠者，得於天之實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耳目口鼻四肢，動於欲，則為私欲，以流入於惡。有以節之，是之謂寡。咸歸於則，則可謂之無。聖人非無欲也，歸於天則，則不復謂之欲耳。又曰：己不外視聽言動，禮亦不過此視聽言動之則，纔出於禮，則謂之私。克去己私，則復貫通，而昔之所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指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強去思，則反恐有牽強意見助長之病矣。且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又窮之也。如既識此字，復細玩此字之筆畫，細辨此字之聲音，又求解此字之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一字數用，而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又古人言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鄉裏。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日讀詩，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尋求。先生又曰：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於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禹來格，神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物如何格？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為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為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

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極推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所格之物，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凡可學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又曰：學者於物，怪神益既惑而不能不信，然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然疑念既生，終被神怪牽惑，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人貴窮理。窮理者，非窮此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窮究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其論漢學曰：漢儒說經，于義之本淺者，繁之使深，最為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是。其論詩經曰：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詠，久之意味自出，不必窮字句外別尋事迹，以穿鑿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若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又詩自有韻，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既得聲韻調治，則詩之段落明白，而吟詠之際，亦意趣愈長。書經雖稍難解，然且反身切己視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曆象、四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強求合，致生誕妄。其言存養也，曰：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涵養之功，宜益加密。天理也。心與物接，視為最先，故言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則無形，而以知被誘。故言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視自外，故制之於外。知內動，故欲知其止有定，然亦相通也。或曰：節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剛中？曰：卦既名節，則宜一於正。卦惟二三不正，剛則節非所節，柔則不能節也。或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為仁，何以能斬絕病根，使之無欲？曰：中有主，則病根除矣。復於禮則中有主矣。或又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亦偏言

之耳。能明理則能檢七情之失。能克己則能得七情之正矣。曰已非私也。而私生於有己。人欲之私雖曰後起。亦從氣質有偏處帶來。唯氣質有偏頗處。而後物欲乘之。故變化氣質。即克己之事。張子言人氣欲剛。言須剛以自勝也。又言人心欲柔。言須柔以受人也。先生之立說如此。蓋先生之學。體勘精密。貫徹內外。毫釐必析。由不欺以至于至誠。偶設一喻。能使盲者察。愚者明。說者以爲朱子後第一人。先生沒後。門人余元達刊其書。而其學稍稍行于世。然尊先生之學者。至今未一睹也。

劉光漢曰。昔朱子有言。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語最精。蓋宋儒多尙空談。唯朱子則多務實。格物者。實驗之學也。致知者。窮理之學也。唯能實驗。然後乃能窮理。中儒往往以格物致知之學。皆歸之窮理。而實驗之派亡。此陽明所以訓格物爲裨格外物也。若朱子之學。則與倍根笛卡兒相近。格物之義。既與倍根實驗之義同。而窮理之義。亦與笛卡兒懷疑之說相似也。朱子又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案此即實驗之說。蓋誠字之精義。在於真實無妄。妄之生也。由於虛。虛之生也。由於誕。此妄誕不經之說。所由屢見於史冊也。觀於史誌。五行傳詳變異妄誕之說。即此可窺。若西國格致之精。爲世界冠。無非不誠無物之說。有以開之耳。大學言物格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誠。蓋以實驗之學明。則一切虛妄之念不生耳。特考之名學家言。以物之所具者爲物之德。吾心之所以感物。而物之所以與吾心相接者爲覺。蓋物者形也。德者象也。近人不知此理。往往誤象爲形。不知象也者。只物之所以感吾心者也。物自有形。吾所知者唯

象耳。譬如於鏡觀花。於水觀日。豈花與日之真形哉。不過月之象。由水而見。花之象。由鏡而見耳。德儒汗德之言曰。自吾人有生之後。常爲氣質所拘。於物之本體。斷無有接而知之之理。英儒罕木勒登之言曰。人心一切之知。主於所發見之形表。由是而觀。則吾人之所見者。唯物之色相。而非物之本體。明矣。佛書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此之謂乎。雙池先生明于心物二元之說。故物理心理均窺其深。殆能守朱子之學者。故即先生之說申論之。

劉師培撰（左盦外集）



無藏

婺源縣學生汪先生被墓表 朱筠

婺源爲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來鉅師魁儒繩繩相續流風未湮於今見者實惟段莘汪先生江灣江先生尤著筠在京師早聞江先生名比奉

命視學來江南試徽州徵其書盡讀之而善會有求書之

詔卽具以聞旋檄府建主祀紫陽書院風示學官弟子俾之嚮學既

癸巳八月再試徽士婺源學廉贈生余元邁抱持其師汪先生之遺書

十餘帙來獻且言曰元邁之師級樂貧守道著述過身其書可傳其行

可與歿嗣斯焉善人將懼元邁敢告待命于下執事余發書卒讀其

書與江先生埒且聞諸府人汪先生之行視江先生無不及也于時博

議備舉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悉爲之主位十有六誦以八月

二十日迎主書院補祀諸儒之次是日筠躬蒞將事諸生畢來又進諸

生分錄其遺書行上書局顯厥德府之士食曰宜哉元邁復言曰先

生之鬼其不餒顧敝家無子孫祀者先生其卒餒謹具書事實列上請

刻石表諸墓道尙識來者筠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諸生之工隸書者

歛閱道隆書文上石按先生諱烜其爲諸生之名曰級字燦人小字重

生號雙池婺源之北鄉段莘里人四世祖應蛟故明戶部尙書諱清簡

曾祖元會祖斯涵父士極母之不歸母賢且知書先生初生能言母江

卽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比弱

冠母病臥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貧十日未嘗遇一飽母歿級畢聞

父淹滯江甯先生走爲父泣勸之歸父曰昔人曰家徒四壁吾壁亦屬

人若持吾安歸乎叱之去戒主者毋與若會乃泣而歸比歸益無以自

活乃之江西江西浮梁之景德鎮設官置寮所在百工食焉先生盡碗

傭其閒然稱母喪不御酒肉羣傭以爲笑時時作苦吟以寫其哀則交

侮罵之先生去之樂平館石氏逾年亦去當是時先生飄泊上饒萬年

禾豐之間蹤跡無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襖被

鴛衣蓬蓽而行行檣灘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內則頓宿野

廟中乞食以往過楓嶺有陳總兵者聞而異之延爲子師執禮甚恭先

生課詩讀書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因藝得官以去者有之陳

總兵去楓嶺先生授學浦浦城爲福建江西浙江之會三省之士慕德

慕化從者日進先生聞父卒于江甯卽日奔喪一慟幾殆迎精而歸與

母合葬先生自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九流之書三十後

盡燒之資敏強記過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

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

書下逮樂律天文地理陣法術數無所不究暢卓然傳于後所著尙書

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四書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

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

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

讀讀書錄先儒語語二卷琴譜一卷皆筠及見者又有易經詮義十五

卷山海經九卷理學逢源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讀

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成發談兵王數論若

千卷大風集六卷文集六卷詩六卷先生卒顧書而歎曰著書如此而

不傳乎元邁謹收錄而藏之于家至是來獻鳴乎先生非元邁則書亦

不傳也先生生平不爲應試學然嘗以制義教弟子年五十餘諸兄弟

強之試受知于故禮部侍郎筠座師滿洲嵩壽公持其卷曰是當焚香

煎茶讀之自是文詞稍稍稱于人然竟死無知其學者先生見客莊坐

無俗語有所質必更端盡其意遊藝之餘畫山水松竹尤工熟精篆書

及于摹印間自刻一印其文曰天下多名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

我我可受邪避疫作嘔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飲酒累數十杯不醉

接人以和遠戚獲惟恐傷之初先生聘于江客閩久不相聞之江兄嫂

欲改議江聞以死誓乃不敢言比歸先生先生年三十二江年二十八

矣先生每自外歸呼江曰某娘謹答曰先生歸矣江生女嫁余而死有

遺女撫於江與之臥起他日先生宿客於書館而入居內幼女賦曰豈

有男子與婦人同牀者乎鄰人傳以爲話江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

三十年未嘗見一怒言一怒色然後知先生之居里果克敬以和也先

生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卒距生於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八

子思謙縣學增生讀書能文章應省試歸後先生歿三日毀卒一孫先

三月殯思謙妻詹氏割肱肉以療舅不起思謙又卒歿曰天道如此邪其

臘竟自經以殉元邁乃與同門詹大山先生從孫文藻壻余熊照謀卜

葬先生於里中陽邊山麓而子婦附其旁云系之以銘曰

先生嘗試于鄉作詩言其傷貧也吾分吾身無得喪聞升高俯屋曰屋

多人少孰自直自匡信乎以仁任己而古之人讀頌厥子死而示夢言

來臥虎山歸打麥城厥言其荒唐毋乃其生其死如蘇氏所詳胡父子

孫忽然而五世斬以殃天平鬼之饒兮善人不長配食文公兮春秋祀

賞我躬事兮先生享是訓是誨兮經之光刻石表墓道兮此邦之士斐然其不忘

任先生環墓表 韓夢周

先生姓任氏諱環字恕菴號東潤學者稱爲東潤先生先生年十八棄科舉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既而歎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於是取孔孟程朱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學之要其爲學格道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心精其言曰不得聖賢心精不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以爲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心非聖人之心也故得聖人之心則得道矣知聖人之言則知心矣我朝自孫鍾元倡道北方浙中黃梨州起而應之於是姚江之聲焰愈熾而程朱之緒幾絕一時抗顏發難以相攻者多出於廷學腐儒或訓詁詞章之徒其道不足以自立其學不足以成物此愈衰彼愈盛平湖陳清獻公發奮振厲大聲疾呼欲挽頹俗返之正道然孤立無徒殫未久而流風漸微爲彼學者隨聲而起執其一說以概大道滅裂聖言強以就已蓋自陽明運其私智變易經訓至是習慣遂爲固然其視昔之陽取陰棄益橫溢無忌矣先生憂之於是作反經說傳習錄辨窮其所極導其所歸冀有志之士解其惑正其趨庶幾孔孟程朱之道賴以不墜是時先生年已八十餘蓋其積久深造洞然無疑於毫釐故其術前賢佑來學如是其深且至也先生既隱居無所用於世世之知先生亦無以盡其底蘊

今天子初改元舉制科欲得道術閎深之士講求治理隆醇古之化而

是時高安朱文端公方爲

天子所寵賴先生故識文端公欲以所學獻之

君相慨然曰明良遇合千載罕覩吾其可一試於是應

召入都及至而文端薨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先生嘗佐父延平公平順昌寇與舉安水利俱有成效其營爲方略載於遺書亦足以考其濟用之大概也先生系出先賢任城伯七十一傳至諱蘭者始占籍淮安之山陽曾祖諱緯封文林郎祖諱三益官武岡州知州封中憲大夫父諱宗延平府知府封中憲大夫曾祖妣陳氏封孺人祖妣毛氏朱氏贈恭人妣

李氏封恭人元配許氏繼室許氏男八人相甲子舉人由教諭陞建陽知縣先卒棟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祔附監生朴東模附學生楷早卒女四人廩生汪樹楊某郝某舉人李清馥其壻也孫十有四人曾孫七人乾隆辛卯余遊淮安謁先生一見深相契顧余曰近覽君文見君之心久矣因自述爲學之方甚悉出所著書屬余參訂甲午秋八月先生已遘疾于至掖而出談甚歡博及經世之務因以淮揚水患爲憂閱三日河大溢先生與疾出走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寶應之寓舍是爲乾隆三十九年距生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以十二月二日葬邑東七里塘所著書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幾卷論語因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辨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一卷史記筆談一卷六溪山房文稿五卷六有軒存稿二卷寒山吟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鈔二卷噉林一卷大學困知錄若干卷周易筆解若干卷越明年先生之孤棟以狀來請銘旌而楊君稼軒復以書載棟之言曰銘以藏諸幽表以揭諸顯先君之德著於身有待於後將於君乎表之也嗚呼先生以倡明正學爲己任所爲書皆潛而未出余爲發其大凡使後來者考焉乾隆乙未季夏維縣韓夢周拜手表

（韓夢周卷二九）



清儒碑傳集卷七十九

崔紀 汪楷 王安國 陳宏謀 方天游 夏力恕 許遂

車騰芳 韓海 曹慎 鍾獅 勞孝興 蘇珥

資政大夫提督江蘇學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兵部右侍郎巡撫陝西湖北提督公紀墓誌銘 王著
崔公諱紀字南有號虞村一號定軒曾祖諱志齊贈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祖諱武贈光祿大夫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諱執禮封光祿大夫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居蒲州之潘侯村雍正四年蒲升為府附郭縣曰永濟遂為永濟人余與公同鄉素以志相願知公最稔公生五歲而母常太夫人卒公哀毀若成人事父及繼母劉太夫人克以志養康熙戊戌成進士以庶吉士官編修雍正間官至右庶子
今天子御極公敷歷中外其恤民瘼布皇仁卓然有為者尤在兩任巡撫歲丙辰公以倉場侍郎轉事蘭州
天子嘉其盡心即以公撫陝西公聞命肅然曰巡撫之職其本有三利農功整文教儲軍精是也區區檢點案牘求無錯謬至大者亦不過代藩臬轉題錢穀刑名皆末而已矣自蘭赴陝於路齋戒昭告神明念秦川八百里苦澇少苦旱多其河渠沙壅滯流歲久冲圯者應修應開外必做山右鑿井灌田法乃足備旱車中熟穡十數日公輒白數莖縣外土王心敬字兩綱號豐川者力學通世務屢徵不起公素重之遂次涇陽聞豐川著有井利說抵任後即遣使訪得其書又手畢再三詰究顛末若渭南九州縣地勢卑一二丈二三丈即可得水渭北二十餘州縣地勢高四五丈或五六丈亦可得水其井需磚數者幾何其土堅不潰不需磚者幾何大井用水車小井用桔槔厥費幾何徧諭司道屬員確查詳酌皆以於民無不便報然後具草一奏陳
天子許借給鑿井資本井成後不以水田起科公乃下其法於官吏又慮情夫淺人粉飾乖張每鄉擇士民品優知土俗者一人總理數月開標升報新開井七萬餘就中善辦理者莫如鄠縣王令於暑中拮据大小井二千餘區井之殺若別有天蓋經豐川親指畫也龍洞渠者鄭渠白渠也餘渠亦不月此諸公大修其渠廢又開新舊渠七十餘道會有言公辦理鑿井不善者陝督查即阿又言公庇桑梓不問私販穀

天子曰崔紀本意為百姓起見且其才尚屬可用調任湖北巡撫以觀後效公復以日夜所圖請豁捏聖地畝河沖地畝更名折徵及旗標積貯其六條請交後撫張楷
天子報可後撫稱查民寔被利之井三萬二千九百餘迨辛酉歲小旱惟育井者所收如故民益私鑿井歲歲增廣矣公撫湖北歲餘謂湖北非陝比也農田水利小民自能經理盡善士多聰慧藉藉亦廣魚米之鄉軍儲易備惟是大湖南北歲食淮鹽七八十萬引又帶銷十萬引雍正元年
欽定鹽價每引不得過五兩迨後日漸增加雖屢經議平飭減而該商總集漢口獨行居奇巧為稽緩刁難多端驛鹽道朱倫瀚又詳查成本陽為核實之舉陰為虛開之地每引竟增至八兩統計每歲剝削湖廣民財直至二百七十餘萬兩欲進民困不得不請定鹽價欲定鹽價不得不先分地分用是於乾隆五年正月續續陳奏而鹽政亦擢奏公以鹽政具奏不寔歷年場鹽從無缺少之時亦無太貴之價又具揭內閣戶部細核成本每引不過三兩
上特召公入議湖北人送公如蟻沿江岸頂香如雲先是陝民數萬哭送公有爭願一肩與者兩地至今戶祝之公既行湖督班第以被劾道員有挪移事波及公又以議鹽參公於是部議革職
上謂處分太重僅降六級調用雖分地行鹽之請不行而聖明特允廷議每引減去二兩俾湖廣人民歲省一百七十餘萬之脂膏
天恩浩蕩與江漢同其廣永矣辛酉秋
上特起公為祭酒初公兩任司業兩任祭酒諸生尊行服教而研經析疑皆爭記錄至是五泄成均人慶宗師復來也公以身教人向是學於成均於順天學政兩任江蘇學政於陝西湖北書院及歸教里人不倦者如一日方巡撫湖北充監臨將揭曉檄司道整齊落卷公親校閱取入書院謂觀風寬假不若風簷三場底蘊盡見也以故楚才書院獨盛其選才得真類如此甲子夏
上面詢公近作何事公時讀宋五子書以寔對
上命公作太極圖說公援筆立成以奏是秋典順天鄉試與雍正丙午典福建試暨丁未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俱稱得人丙寅夏公任江蘇學政方視學淮安率
旨鞠盜於浙江盜者甯波營兵也為縣令所得營弁以術緩其報文則



儒藏

預除盜之尺籍而以自行緝獲先報制府縣令反以疎防免官。上知其失寔命公覆職公至浙會城聞案廉率連弁兵獲多公擇其當訊者以次鞫至杭從容研問不四十日而獄案明白。上遂解制府任悉報從公奏焉公丁外艱歸里深以不得視含斂為憾喪葬盡禮服闋除山東布政使東省頻年災貧民借官穀累數十百萬石秋成後應以本色還官公奏請以部定六錢之價改收折色以紓小民運送之費得旨如所請庚午復以左副都御史任江蘇學政四月抵任刻期按試不追寢食而公適疾矣復力疾畢試事病益篤呼家人口授遺疏無一語及家事於八月十日亥時卒於江甯官署距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日戌時得年五十有八配荆夫人先公一年卒子一雙蘭女三長許字己酉舉人張君由仁子庠生燕未嫁卒次適鴻臚寺少卿宋君在詩子戊辰進士今任常山縣知縣鑒三未字公為人嚴氣正性遇事持大體揆情理歸於和平寬大。聖朝博採眾議公屢疏奏以保護士氣矜重廉恥為先如職官諸生事有違犯應論者必使廉問有寔然後除名自公發之也當鑒井被物議或忿議者之忌諱公則謂奉行者寔未盡善非盡善非成錦也自湖北起行商人知公之不為利疚也購人為調停之說微動公以勢公毅然曰吾不忍以民膏供模稜也友愛兩弟敦睦族黨生平無私財祿入悉上高堂用必稟命性好施予秦中學舍公捐養廉數千金以廣之為鄉人修故土渠改蓋以石鄉人賴之公書法道勁有體為詩尤嗜少陵自少入翰林至詹事品凝望重人謂其端尹所著有周易講義十二卷學庸講義二卷論語溫知錄二卷讀孟子劄記一卷讀周子劄記一卷詩書講義未刊者共十四卷公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公之仲弟乙卯舉人釋以狀請銘余瞻言夙好慨念老成銘曰。博陵之裔今蒲坂鍾奇民生是任今文教是持強禦不畏兮挫折不移大用未就兮遽騎箕浩氣常伸兮史冊輝。

（碑傳集）卷七九

哀禮已如成人稍長折節讀書有匡濟天下之志登康熙戊戌甲科選庶吉士本名珙。聖祖命改今名既授編修升司業洗馬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拜祭酒詹事視學畿輔擢總督倉場侍郎轉吏部皆能其官而巡撫西安湖北績尤著奏地煩苦旱公請開渠七十餘道龍洞古鄭白渠也工費更鉅民子來趨事不日渠成溉田數萬頃不能渠者則鑿井以灌田民利賴焉秦人多尚武文風未振。世宗命設關中書院士始知學公捐俸增舍又為臨潼扶風兩書院置田以資膏火於是士尤切感奮將多明達之材西安同州鳳翔三郡旱請以河南協濟米十萬石撥運分貯用備振賑民乃足食乾隆二年潼關滿洲兵移駐西甯刻期當發行糧餉仗俱關兵赴轅環顧公恐稽時日乃先發藩庫預備軍需金以給奏方上所司以擅發帑藏議鑄級上命訓撫湖北公經理關中事宜有未盡復陳數條得旨交繼任舉行既抵楚民礦賦繁較秦難治而地瀕江漢遙控湖湘水溢每多橫決旱乾則屏排為勞乃攬山川按土俗軫疾苦請貸民粟以修堤堰復令民自鑿池塘民襄力如撫秦時俗貴男賤女生女輒溺之舊有育嬰堂已廢公申厲禁為修葺置田以壽久遠勒碑誌之全楚食鹽待給淮運鹽艘胥集漢口磋商牟利居奇值任增長遠地民多淡食公請分地以售并定其值。召入與政府大農廷議之有議以值稍減而所行地弗分者公曰民困淡食且脂膏已竭安有吏斯土而坐視者耶吾官可棄志不可奪也持其說益堅遂為忌者所中卻議當落職。詔鑄六級調用公知懸直不為時所容念封公篤老家居竟乞終養歸上尋思之特起家復為祭酒成均多舊時諸生延頸望公至至則著讀易劄記詩書講義四書課讀周子劄記諸書與諸生講論彌切每當梨影日斜猶勤勸不休咸以為退之尤宗復出公先後主試分校視學均稱得士泊是典甲子京兆試以司成承是命。國朝所罕尋視學江蘇奏以現居戶冊為定以杜冒籍之弊寬歲試遊學之限踰三次乃斥既稟早給以佐寒賁資斧士皆戴德外報服閱授山東布政使山東積歉後民貸穀當償公慮穀貴傷民請以銀代且定其價。詔著為令未幾升右副都御史再任江蘇學政因積勞成疾薨於江南。

使院年五十有八。

國家慎重封疆凡命大吏必選賢能有德望者故百餘年間名卿鉅儒恆膺其任公以幾席體貳之才出撫秦楚方將發揚所學以教養斯民為朝廷培植元氣故所居民戴所去民思而屢用屢頌卒不能大展其設施

天子一意嚮用公亦既其忠誠不憚勞瘁以報天下爭以此望公而公乃遽亡矣悲夫妻荆氏封夫人先公卒于雙蘭尚幼既薨之二年雙蘭葬公於某鄉某原以狀來請銘公與先大夫丁酉同年友也余在館職必相佐佐佑當告人同官沈君賢者也又嘗見公遇事有不可輒然曰士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奈何若是嗚呼今之人有此哉銘曰於赫崔公翼翼嚴嚴垂紳秉節朝野具瞻勤懇一心思宏勸德恩實交孚名留鯁直碩學敷政奚媿古人史徵芳躅視此貞珉

又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崔公祠碑 彭啟豐

蒲州崔公既幼十餘年其鄉人思之即所居里度隙地為祠以祀公於是公子雙蘭致書於子屬于文其屬牲之石公嘗再督學江蘇江蘇士大夫服公之教往往能遵公之為人公平生服習聖人之教於易詩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諸書沈潛其義訓心有所得輒著之於書積十餘卷其居官行事毅然有法守不為苟同之行有可利民者排眾議行之巡撫陝西時關中渠道壅塞頻苦旱公憫然不南與工鑿井九萬餘民以為利又按古鄭白渠故蹟開七十餘渠溉田無算繼巡撫湖北湖北歲食惟鹽大買牟利價日益為民厲公奏請核定鹽價分地行鹽以便民

天子召公面陳利害時有異議者公爭之力會以事挂吏議不果行既家居嘗於早歲繼穀以賑有餘穀擇鄉之賢者主之春秋散敘為經久計鄉人賴焉公之不負所學於數大端見之矣聖門之學莫要於求仁仁之為道非盡性者不能至然求仁之方可得而勉也推吾不忍人之心行吾不忍人之事肫然其各足也沛然其莫禦也達之天下無難也然而一私蔽心人我成敵在席之閒門戶之內猶有異心焉而況乎其疏迷者自三代以還禮讓之化微焉說之風熾其不以此哉公之行無他文字可徵缺然不備具而其獲施於世者至今人猶思之而鄉人之

思公也尤深不徒思也而必為祠以祀是即斯民好是懿德之心之同然者而亦即聖門求仁之方也系以詩曰猗美人兮亦吾所思學於聖人兮能自得師唯自得師兮善推所為為不盡達令予心不欺井渠活活兮秦民之懷退用之鄉兮鄉人無飢鄉之飽兮公之貽靈旌閃閃兮公不可追食公之德兮涕泣連而以祠伸思兮春秋屬來鄉人此心兮聊然匪私人人自反兮公為汝師

蕭山故洪縣典史汪君楷家傳 鄭虎文

故河南淇縣典史蕭山汪君卒後三十有六年其孤輝祖成進士始以狀來涕泣再拜乞傳於余曰某幸當代大君子哀其孤而錫之銘諫矣某辱先生門下願獨不得先生文垂不朽必某不肖棄某及親某且無以視息於世惟先生閱恤之余感其誠諾之病未有以應也復因以請乃力疾而為之傳曰君名楷字皆木又字南有系出唐越國公華居婺源凡一再遷而至浙之蕭山遂世為蕭山太義村人考之翰生二子長即君也少師蔣太史杖之通經義以貧不能養棄去法刑名學成念非仁術復棄而服賈久之致田可百畝乃入資為縣典史君曰是亦學者求仁之地也且向以不忍廢所學今可以不忍行所學矣於是愛囚如慈母之乳子謹伺其飲食疾病寒暑便旋燥溼日入獄視必辯不以聞以故獄卒侵剝掠非法刑繫不得施用當君時囚無瘐死者遇獄有冤若豪猾之為民病者隱若在己必達其志乃已有薄某者鄰人私其乳姐匿姐而使夫誣薄掠死姐薄愿不能自明願以不得尸未決君察其冤白令復廉知鄰匿姐密室中乃名其人寓他縣盜賊直入其舍取姐出而脫薄於獄又有陳生某以財雄素橫無狀忽家莫敢訟訟亦不直一日使酒撲平人受撲者恃君廉張乃赴君君立捕繫之陳以白金啖君君怒麾之盡發其桎梏狀上之令論如法君之在事都類此然未嘗為家人道說故不祥後子輝祖得諸棋人父傳以熟者僅此一二事云洪之人又曰故事尉歲必祝生尉之父母若妻皆祝歲可得錢百千其他富室之死喪昏嫁則有慶弔縣符下若鞠訊勘丈搜捕鉤稽一切事則有高出入是皆名錢而廣入無有常數者君公惟兩親生辰受土民燭然於庭以錢壽者則曰是污吾親還之餘皆禁斷毫釐無所染每飯佐止瓜菜腐麻東陳地課種自給實至序左右民輒知之以非是未嘗市酒肉



也。去之日，吾公乘蹇騾，一老僕從。夫人公子乘獨輪席帷車，蕭然就道。送者擁路，未嘗不歎息泣下也。君又嘗自言曰：吾在官，不輕杖人，不得已而用之，為不憚終日。人孰無廉恥，或受杖而愧悔以死，其可贖乎？蓋君雖卑官，一於廉仁，倘所謂古之遺愛歟。在洪八年，念親老家有產足供菽水，遂引疾歸。歸則田盡，遺孀遺父喪，益困，無以養其母。遊廣州，無所遇，竟卒。春秋四十有六。元配方孺人，繼配王孺人，後君三十六年卒。副室徐孺人，後君二十三年卒。乾隆二十三年，有司以雙節閣於朝，詔旌其門。子輝祖，乾隆乙未進士，孫四繼坊，繼坊繼坊，繼坊繼坊。論曰：君仁人也，宜當壽考，而竟不然，且以客死。哀君者，咸以破產咎其弟，弟誠為世大儒矣。願君生而安之，歿其銜之乎？余讀雙節事，則又歎仁人之澤如是遠且大也。詩曰：自求多福，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余於此竊有悟聖人無怨尤之學焉。

又洪縣典史汪君家傳

君諱楨，字皆木，又字南有，其族別自徽州婺源。先世凡再遷而著籍紹興之蕭山。君始慕儒術，學于翰林蔣杖之家，貧，賣子養因，而治刑名，蓋敬辨臧上下比，服輕重條理，委曲綜核，會熱實矣。念折獄之難，思疏祖錯繆，虧仁，稍不肯以試，更廢居而事賈，已而為典史，衡輝縣，視獄囚，謂曰：是亦學者求仁之地也。舉吾職而已，既居其位，復傲然存不屑之心。標置高雅，頗放以立異，與曉隨聞等耳。君子素位之道，果若是乎哉？于是聚囚米，嚴禁獄卒私掠囚械，器刑具不載于令者，斷棄之。病囚醫藥必選擇，按驗乃進用，拊循開覺，若母若師，日有常，不以嚴查狀怠。視囚外，手書驗，泊如也，不受受辭，訴無襍，謁縣符下，有所拘訊，從容究鞫，未嘗輕杖人。嘗曰：倘受杖者，緣此愧恨，戕其生，吾能不疚于志乎？在洪凡八年，以親老引疾歸。未幾，客廣州卒于廣州。論曰：有高與君之子輝祖，友善得備，觀雙節堂贈言，至君處，驕弟否，嗟付度，歎為難能。君在官，君之弟在家，常嗜酒縱博，破君所置產，負責不償。君歸，默不問，且為償所負，曰：吾父母之少子也，獨竭力辦養，葬以放于物，物二十餘年矣。其之人，尚有述君仁恕之施，流涕者。君之論素位，率常德，屬官箴，宜其能感人至是。然而如是，焉止矣。惜哉。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部尚書諡文肅王公安國墓誌銘 汪由敦

乾隆二十一年夏，吏部尚書臣安國，臣父卜葬於天長縣西有年矣。墨食不協，適有後難，願得歸還兆域，以展臣私。皇帝曰：明歲春將南巡江淮，汝其從，是兩盡也。盡待之。公拜稽首。公素羸病，咯血，越數月，疾大作，疏請解職。上知不能視事，命從容就道。於是朝之卿士咸惜公之去，而願公之適有喜也。二十二年春正月，病革，訃聞。上為之震悼，賜內庫白金，命臣孤子念孫奉遺疏進，得旨賜祭葬，如制。閣臣考諡典以聞，應法。

予諡曰文肅。於是念孫件繫公事狀，以幽堂之石為請。由敦與公同年舉進士，同館同朝三十有四年，熟知公行，已立朝，志節事業之素，其敢例辭。按狀，公諱安國，字書城，號春圃。先世蘇州人，明初遷高郵，歷世載德，潛而未耀。有諱開運者，治尚書，有聲州學，是為公曾王父。子諱式相，通五經，康熙戊午，副榜貢生，遷於仕進。教弟子為人師，是為公王父。公之考諱曾祿，守家學，為諸生，研精理學，教授後進。雍正癸卯，選拔貢成均，母車太夫人人生公時，夢得古鼎之瑞，三世皆以公貴。考口諱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妣贈一品夫人。公復推考妣意，以身所得封典，贈外父母如其官，蓋具數云。公生而端重，不與羣兒戲。七歲就家塾，從贈公受書，即求訓誥大義。十歲屬文，能自樹立，耻為勦說。同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第一。康熙丁酉，舉鄉試。雍正二年，會試第一名。授編修。此公受知。

憲皇帝之始也。旋充大清一統志纂修官，又兼修八旗志書。壬子，典福建試。十一年，遷國子監司業。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遷翰林院侍講。命提督廣東肇高等處學政，在道陞侍講學士，抵任，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當是時，公受知寢深，駸駸用矣。公之入詞館也，嘗語人曰：初謁座主高安朱先生，先生教之曰：學人通籍後，惟留得本來面目為難。退而自省，面愀發赤，由是立志堅定，數舉以廩學徒。其教國子也，嚴月課，抑營競，進諸生講，謙洛關閭之學，不沾沾講義。嘗曰：學當識之于心，見之行事。講習討論，求其是耳。著書垂訓，當出之老，師宿儒，非學者所急也。其任廣東學政也，與東山海遠，初分兩學使，以寬考校之期。公所部自肇慶以西，建

於瓊備皆濱海地。文風視南海諸郡縣為劣。公首飭教官以敦品立操為多士先。接諸生嚴毅有不可犯之色。而手一編往復辨論。不啻父兄之於子弟。闢學舍為西齋。拔士之秀者如千人。錄其中親為授業。有司以非禮挫折諸生者。公為執持不少屈。其有敗舉而害于鄉者。即繩以重法。無所貸。由是人知學使之任以整齊風教。扶樹人材為大地方有司咸知所嚴擇云。

皇上御宇元年。澄鑒臣工。

特命留任四年。報滿。

召對。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旋擢刑部右侍郎。轉刑部左侍郎。五年九月。陞左都御史。公總率臺綱。以激揚為己任。會舉撫以某教官登薦。刻公故吏也。知其人昏。不可用以實聞。

上嘉公不避嫌怨。命以原銜管廣東巡撫事。公曰。吾効其人而得其位。是古人所譏。蹊田奪牛也。具摺力辭。

上不許。乃即任。昔包孝肅劾三司使而代其任。歐陽文忠非之。孝肅不避。今公事與孝肅類。而退然自謝。無待文忠之議其後。其識蓋賢於古人矣。

聖主為官擇人。則豈斤斤小節哉。陸辭曰。

御製五言詩以寵其行。

聞有老親復拜。豐貂文綺之賜。粵東文武僚吏皆公所稔。悉聞公至。飲食泉者不自安。望風引去。公與約。有往咎許。自新解弦更張。治其散骸。無狀者他皆不問。嶺南物產。素豐。海舶往來。貨賸瑰麗。風俗侈靡。政治疲玩。不飭習為固然。公極意整肅。墜廢畢舉。倉儲溢羨。自制府以下。月給白粲若干。吏以故事自公曰。非制也。吐勿受。比數年。有發其事者。監司皆坐重辟。人益服公操。積案塵委。公為之決疑。贖省留獄。歲久不雨。公禱於神。不應。有盜案。心疑其誣。一訊得實。乃大雨。計典察吏。不事苛刻。嘗曰。人才實難。且官屬易。吏益滋偽。易者安知必優于去者乎。莫若勸戒。使知自厲。故不以糾劾求赫赫名。凡三年。而嶺以南十郡三州咸治。會丁贈公。糧食不能辦。裝制府請於朝。致賻二千金。乃得歸。舟至南昌。內召為兵部尚書。又遷禮部尚書。皆未拜。居廬營葬。既訖。事十一年。服闋。乃入朝視事。公故湛深經術。嫻習掌故。容臺典三禮。公所議必斟酌古今。折衷聖籍。期於正人心。明典制。以翊贊。

休明之運。雖違俗侃侃弗順也。五禮自朝廷達於鄉遂。載在會典。卷帙繁重。自學士大夫莫能獨觀熟讀。民間吉凶婚姻。各以其俗尚。未遵一是。爰取臣工士民所當循用者為通禮。頒諸郡邑。公長禮部為刪正繁曲。一斷以國朝制度。

命充大清會典總裁官。會典與通禮相表裏。公因得一手編集。每會典進呈。附以通禮。悉稟。

皇上睿裁。殊筆改定。凡十年而告成。十五年充經筵講官。二十年晉吏部尚書。明年兼管工部尚書事。銓衡具有成憲。精密無可出入。而臺吏舉疑似者。因緣上下其手。或職人所不知。輒以牟利。躁競者為所愚弄。公釐剔弊端。杜絕請謁。雖親愛不敢干以私。而部事繁委。心力俱瘁。病有由來矣。公起家寒素。由巡撫入為尚書。衣食器用不改於舊。晏居退食。屹屹如老諸生。攝弄管點。竄丹黃。循行書館。參伍鈎索。不雜世事。門館闕然。中年喪偶。不畜侍妾。一子甫訖。相依同寢。起其境為人所難堪。而公處之自如。十餘年如一日。與人言謙和。若勝不勝。及臨事持論。商榷文義。意所不可。張目抵几。不少避。事過了。無芥蒂于胸中。以是人皆知公心平為國。而非好為崖岸。與眾異趣也。公清癯骨立。疏髯洒然。望之嚴氣正性。贈公以公年望五。未舉子。語公曰。秋斂春生。當養生氣。公因自號春圃。以志庭訓。其篤於踐履如此。公所著書。自奉勅修通禮。會典外。當欲兼綜朱子師弟問答之語。哀其粹精。以附章句。更取眾說之衷。于朱子者。嚴為去取。勒成一書。而未竟其業。公所重固不在是。亦以見公志所存耳。公生于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三日。薨於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得年六十有四。元配車氏。繼配徐氏。又繼配徐氏。俱先公卒。皆誥贈一品夫人。子男一。念孫。女子一。字朱元定。即公女弟之子也。念孫將於某年某月某日卜葬公于某阡。以三夫人附。嗚呼。典型凋謝。感愴何已。然卓然為一代完人。終始蒙恩。哀榮兼備。班行倚重。嚆無瑕尤。在同譜所當致羨。而無遺憾者也。爰系以銘。銘曰。

北斗喉舌。天官尊。三槐世澤。貽後昆。珠浮雙社。川獻珍。唱第曾見。五色雲。我幾千尺。松蟠固。峭壁獨立。無攀援。嶺南開府。廉石存。秩宗三禮。和神人。十年鉛槧。資討論。雲臺博士。舌可捫。上佐。

天子下臣民周官法度由雖。山公啟事得二年介不戾物勇本仁。不茹不吐樊仲山拜疏請急宣。溫綸騎箕靈軫悲朝紳。楚山鬱鬱淮水淪。中有大鳥翔墓門。君子有歿貽子孫。猶詞無愧。鐫貞珉。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陳文恭公宏謀墓志銘 彭啟豐

稽古三代忠貞篤棐之臣罔不終始典學懋明厥德用能左右宣力允孚於萬民自秦以降法令滋章當塗之士苟合時變詩書所陳動謂迂闊本末橫分內外決裂學失其統而人才壞毒流於民非一日之故也聖皇御世大道重光三三大臣往往能古訓是式以忠實心達於政事贊太平之功茲非所謂咸有一德者與臨桂陳文恭公當

今皇帝時任節鉞最久已而入相當世士大夫蓋莫不推公之學以為有古大臣風公固未嘗以學自名而人之推公者覩於其政而知之也公以雍正元年舉鄉試第一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授檢討遷吏部驗封司郎中攝文選考功兩司公正有聲七年遷浙江道監察御史在臺中所陳奏務持大體監生舊有考職之例試者多屬人為代

世宗知其弊勅令自首而州縣吏胥藉是為擾害公請止禁其將來而免其自首

上召見徵詰再三公申論甚晰乃退尋允公奏

上以是知公命以御史知揚州府得便宜奏事已而丁父憂上官留之辭不許旋授江南驛鹽道仍帶御史銜攝安徽布政使又丁母憂奉命留任因乞假歸葬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乾隆元年以吏議降三級授直隸天津河道五年遷江蘇按察使明年授江西布政使甫到官遷甘肅巡撫未行調江西八年調陝西十一年調江蘇尋調湖北入覲時

川陝總督慶福征贍對陳奏軍事多隱蔽懼公發之乃劾公十二罪部議落職

上原公命留任明年再調陝西權陝甘總督十五年授兵部侍郎仍留巡撫任其冬入覲會河決陽武上命公權河南巡撫往來河堤塞決口十七年調福建十九年復調陝

西明年調甘肅再調湖南二十一年又改西安明年調江蘇已而遷兩廣總督疏辭不許二十三年以總督銜還江蘇巡撫任加太子太傅明年以捕蝗案削總督銜二十七年以失察游擊關奸賄部議落職上命留任尋復調湖南權兩湖總督明年遷兵部尚書入京改吏部公在外三十餘年歷省十有二歷任二十有一所至之處無問久暫必究悉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當與革者壽其先後以次圖之每有興作人多以為難成既而輒就理或當更代即以聞於

朝責成受事者其察吏甚嚴然所舉劾必擇其尤不肖者一二入他吏率懷懷就法惟恐及已公之學以不欺為本與人言政輒引之於學以為仕即學也盡吾心焉而已故其所施於家國上下之際務各得其理人咸安之在揚州以廉惠為治淮揚被水民多流移公奏請民所過處官給口糧護送回鄉里得補入賑冊報可道獄舍置田以益囚糧先是鹽使者令准商於稅額外歲輸銀助國用自雍正元年始積數十萬注冊報部然實不以時納及奉部檄移取始行追徵公言新舊相仍虧欠日積請自今停輸助之款以恤商人頃之

詔如公請在雲南時方用師禦夷運糧者苦道遠公改為短運遞運法民便之山有銅廠向召民開礦以資鼓鑄後民苦廠官煩苛工費薄遂相戒不前公請量加工費除抽課外聽得自賣礦銅民爭趨之已而更鑿新礦銅日盛遂罷買洋銅之令立義學七百餘所刻孝經小學及所輯綱鑑大學衍義諸書頒行各學令苗民得入義學教之書俾通文告其後邊人及苗民多能讀書取科第公之教也初公之葬親歸也奏廣西墾荒之弊時外吏多以勸墾為功廣西報墾者少巡撫金鉉請令罪廢職官及外省官生墾田報部以額稅抵銀得官于是貪利者多與有

司相結按額墾荒冊責民報墾給之工本即以爲已功又訪民間田浮於稅者冒爲新墾起科報部多得官去報者至十餘萬畝然田不增而賦日益民甚病之公目覩其弊奏請罷前例

世宗命言之督臣尹公繼善分條定議會撫臣勘驗虛實

今上初元公恐撫臣尚護前失再上奏言有司勸民報墾百無一實又粵地磽薄一年必以兩年息地力計田三四畝始抵膏腴一畝之利若聽其冒墾勢不能支民必流散請將報墾抵捐之田盡數豁除不煩再勘惟民之願自墾者聽之勒部密議而撫臣申辨至再公復極論其非是



上以公粵人累陳粵事恐故挾持有司之漸因有天津之命既廣督楊公超曾與新撫楊公錫絳會奏除抵捐之田一如公請公在天津訪求水利時乘小舟沿河上下當日老河兵是吾師也河間滄景諸州最窪下恃堤防為衛公相其夷險築堤月堤堤堤又行放淤之法汎水盛漲多挾沙而行導之由左口入堤停水沈沙復放水從右口出如是者數四窪地悉平滿成膏壤又計北河全勢議潘黃河故道多開溝渠俾水歸於河河歸於海庶久遠無患害可河者以費煩寢其議為江蘇按察設彈盜之法重誣良之令嚴禁親喪不葬及火焚親極者在江西歲饑糴常平倉粟令富人毋過糴道官告糴於楚且招川湖之商人在各載米至更設販賑粥發帑修城垣築堤壩令民就食於工其他在陝廣諸省遇荒歲酌盈劑虛以濟民食多此類也南昌城南羅絲港為贛水所趨善衝突建石堤以禦之左蠡朱磯當眾水之衝往往泛溢為災亦築堤百丈水患稍平江西居人族大者多立宗祠置公田以通有無然好訟費皆出於公田公仿呂氏鄉約令各舉賢者為族正平其鬭爭導以禮法治陝西尤以農桑為先務陝西本古蠶桑地近世漸廢棄布帛皆資東南諸省公立蠶局募江浙間善蠶織者導之令民種桑養蠶不能自織者賣絲於官頃之利漸著西安華州織絨充歲貢又勸民養山蠶種山蠶儉歲以充食又修治渠泉製水車教民屏水之法鑿井二萬八千八百有奇旱歲得以溉田河南歸德地窪下與宿遷為隣故有巴溝以通下流久之淤塞公在河南疏巴溝歸德賴之既至福建值米貴內地俱仰食臺灣商人自臺來者例一舟不得過六十石關吏因而屬之公請弛禁以便民從之在湖南歲大熟適江南饑公請發濟水倉穀二十萬石以濟之買民閒穀還之食又招民墾雲龍山下荒地禁洞庭居人墾水為田以寬湖流水不為患初撫江蘇時吏治利弊公率之以勤立期限以清案牘興其廉者懲其貪者而人知奮思蘇俗好華為具條約宴會服御不得過度止婦女毋遊觀禁僧道為靡曼之音而痛懲其淫者州縣官故以收漕為利倉乾沒無已自尹文端公為巡撫時極意梳剔所部肅然至公申明舊章民用不擾自公去後有司稍稍得自便而民乃益思公不置也前公撫江蘇者在我

聖祖曲全之亦既不安其位矣公遭逢勝平二公為天子勤求民瘼彌縫補救屹屹不怠未嘗與人立崖異要自不為苟同

而人莫不稱公以為二公之亞也公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開通淤淺俾入海迅疾幹河支河互相貫輸俾毋阻塞在淮揚所請疏濬諸河甚眾其支河督民各開小溝以達於幹時其蓄洩徐海諸州多弃地異時河流未通遇雨輒淫溢河既濬水有所洩令民以開溝之土築圩圍成映田中通涵洞為旱潦備其窪下不能避水令民改種蘆草栽其糧賦其他築堤岸修閘壩多因地勢為先時之謀奏上輒命與河臣議行之其在蘇州議開徐六涇白茆口以洩太湖築崇明土塘以禦海開諸州縣城河以通渠皆利民之大者公在吏部巨細無不詳審所司持案牘白事當機立斷無留難旋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上特設漢協辦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公在吏部所陳奏雖子弟不盡聞其他修舉戰事非有關民生休戚者茲弗著三十四年公有疾屢乞歸上慰留再三三十六年春病甚始聽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如故賜詩及冠服命公孫蘭森送公歸會

上東巡公由潞河南下送

駕武清廣稼營

上慰問良久乃行六月三日薨于兖州之韓莊

上聞憫悼詔入祀賢良祠賜祭葬諡曰文恭公諱宏謀字汝咨門有古榕因號曰榕門先世湖廣人明末避亂遷廣西家臨桂西鄉橫山下曾祖諱道威祖諱世耀父諱奇玉俱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曾祖妣周氏祖妣駱氏妣劉氏皆贈夫人公早歲刻苦自勵能文章內行修飭為諸生即與交多當世偉人慕古以人事君之義奏薦陳法屠嘉正李元直王喬林任宏業衛哲治俱可大用京察自陳舉雷鉉潘思渠自代

上詔求明經之士公再舉陳法及孫景烈世以公為知人所至尤加意書院厚諸生餼聘賢者為之師導以正學時至而面命之思諸生文不衷於理每試士必為發明孔孟之旨以反身實踐為歸他如社倉育嬰養濟諸堂必為之計畫有無慎擇主者俾無以虛文塞責益公之惠於士民者如此此可以觀其學矣公著書有養正遺規教女遺規以訓於家訓俗遺規學仕遺規以砥世之仕而不學者其奏疏文檄具載培遠堂存稿中公薨之年七十有六妻楊夫人先卒一子殤以兄子鍾珂為後乾隆六年舉於鄉孫三人蘭森官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次蘭琳



儒藏

蘭枝曾孫二人兆熙定熙女六人太常寺卿謝溶生太學生蔣本廉縣學生曹云瑛秦之疾陸之燦劉某其婿也曾孫女二人長適章洽中啟豐繼公入翰林與公先後同朝知公密又以養母歸得親被公之化不忘於心公之喪過吳門既為詩以弔之鍾珂將以三十七年二月朔日葬公于其鄉東畔嶺之原而先以墓誌請義弗敢辭銘曰
 太平元老克承天休日嚴祇敬以告嘉猷公自文學遂隸天官羣吏之治既詳且殫
 帝選明德靖其正直公始親民獨攝諫職上德下情公處其間功雖方隅補天下患公勞於外之翰之屏入為平章老成典型
 恩命洊至退若無憾乃心報稱夕惕晨興豈無盤錯公忠不避豈無細故
 帝信不忌昔有先正如湯如張公繼厥成行業彌光世澤之長沐浴高厚易名可勳千秋永久

（附錄）卷二十七

又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章牧

公姓陳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本寒素幼好讀書持一卷蔽門坐惟聞京師邸報必向親友處借觀之議者皆知其有大志也雍正元年舉鄉試第一旋中進士選庶常改吏部文選司郎中遷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憲生監代考之弊令自首免罪公奏不如寬既往禁將來免胥役訪查滋擾

世宗大奇之即召見謂大學士曰陳宏謀能識政體必能知文章山西主考雖鐵筆有人改令伊去試校歸

命以御史銜知揚州且曰有大事再奏來未幾還江甯鹽運道故事淮商有樂輸一款司鹽政者博商人急公之名以空數報收部文徵取方

准輸納公奏停之還雲南布政使雲南改土歸流運糧苦遠公建短運遞運之法按程交卸核數給直增銅廠工本更鑿新礦開采者除抽稅

外聽民貨聚自此糧運踴躍銅課日增

皇上登極雲督張文和公薦公視國事如家事

上亦久賢公命巡撫陝西者四巡撫湖南江蘇者二巡撫甘肅江西河南福建者一總督兩廣兩湖者一三十年中開府九省所到處必將各

府州境內村莊河道繪圖懸壁環視又將興革事宜分條鈎考纖屑必周久遠必計刻苦經畫寢食以之久之編次成書瞭如指掌有戚

友官某地者輒來借觀公亦竊喜自負曰此吾歷任宦囊也江西南門外羅絲港為贛江分流沖突城垣公築石隄捍之港下為黃牛洲上為生米渡民多病涉公造浮橋利濟其行陝無水路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行小舟公修濬鑿除遂成康莊在江南疏排六塘河之丁家溝展寬邵伯之金灣壩開徐六涇白茅口以洩太湖築徐州蘇家山隄以禦河漲即以開溝之土築圩護田中通渠洞為旱潦備其過窪者改令種蘆獨免其糧金川用兵公奏添設腰站又奏添棧道驛馬伊犁用兵公奏驅瓜州回民遊牧吐魯番舊地免生事端又奏官茶壅滯不宜改交折色福建臺灣米賤例禁外糶民出洋者例禁歸里公奏請開寬上皆嘉納之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植堤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有奇造水車教民灌漑又考幽風以陝本蠶桑之地乃立蠶局募機匠織繅上充歲貢其他義倉鄉學隨地建設州縣入見如老嫗訓兒諄諄絮語不憚舌敝雖秦土燥寒公去後桑樹半萎屬吏希公意至有買南絲充秦紬秦絹以為媚者然信古受欺識者皆嘉公之志也乾隆二十八年遷兵部尚書入都尋調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經筵講官再授東閣大學士仍兼工部尚書

賜第賜紫禁城騎馬年七十六以病乞歸

上賦詩送行賜御用冠服命經過處地方官二十里以內者出境護送行至山東韓莊而薨

上聞哀悼賜祭葬諡文恭公任事不分畛域亦不避嫌疑在湖南時聞江南災奏運楚米二十萬石以助賑在西安時聞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以濟餉

上嘉其得古大臣體任雲南布政使時奏廣西巡撫某虛報開墾任兩廣總督時奏商人借帑作鹽本

上嫌公諱鄉里交部處分一貶天津道一調回江蘇又嘗忤雲貴總督慶福密劾公亦交部處分革職留任未幾慶以誣罔賜死廣西後撫楊

錫綬覆奏開墾果虛由是公冤益白而公

益益深公與相國尹文端公雖同年同官而風趣迥殊尹高明寬和了

事多從容公終日刻厲無幾微聞然最相得在

上前彼此薦引公歸時尹已臥疾兩人訣別床前及公舟過德州病委頓矣接尹訃猶頓足哭曰回船我欲一奠尹公靈前家人勸之再始止未兩月公亦亡壽七十六公強毅自信頗堅然亦虛衷聽納治水天津

常乘小舟，咨詢于野，得放淤之法，令水挾沙而行，從隄左入，隄右出。如是數次，沙沈土高，滄景一帶皆成沃壤。公喜曰：此非吾策，我者老河兵，其吾師也。嘗向枚自悔，疾惡太嚴，故曰：公言未是。如果惡耶？疾之嚴亦何妨？所慮是過也，非惡也。又恐誤善為惡，則嫉之且不可，而況嚴乎？公悚然謝焉。所薦人才如大名道陳法通、政司雷鉉、判南道屠嘉正皆人望也。所著有在官法戒錄、學仕遺規、培遠堂奏疏稿，無子以兄子鍾珂為後。

（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

又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陳公撫秦時，節餉所臨，幾徧海內。凡四至秦，人人頌說。而戶祝之。利澤所布，大端在人口者，難可殫述。獨其二事有為人所未便者：方用兵西陲，所過將吏士卒，須車馬孔急，有京使赴軍於道路，因微當途，郡邑令役夫牽馬控車，立道左以待，經行一驛，公念如此費不貲，且多動擾，即詣京使謂諸所須已具，無庸閱視，缺乏肅瘠，吾任其咎。君無慮也。不然者，吾于奏事時附奏何如？其人素信公，允諾以去。公奏焉，故雖細事而卹乎下者，至矣。雖南人觀察尺菴薛公家居以前所泄倉儲事被逮，星流電激，厥勢迅疾，人謂獄且不測。公素知薛公儒者，為人醇謹，無他他力護持之，至被詰責久之，事亦少解。廷臣訊鞫具獄，上薛公編菅山東為庶民卒亦不罪公也。而公生平實未一識薛公，此其庇惠保愛隱德在人人所不能及，亦人所不及知，故為狀其大略以告吾秦暨海內思公者。

（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

方天游傳 朱仕瑛

方天游者，本姓胡，一名騷，字稚威，浙江山陰人也。少好奇任氣，有異才，于書無所不窺。

今上即位，詔天下舉博學鴻儒。天游以鄉副貢來應。詔主舉主任尚書蘭枝家，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稱人廣座。天游輒出數千言，落紙如飛，文成輒博見者嗟服。一日赫然名震京師。同舉者皆得顯官，而天游以病不能試。龍天游于文工四六，偶得唐燕許二公之道，詩亦雄健，有氣其古文自言學韓愈，澁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非其至也。然自喜特甚。時桐城方苞為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詆之，前人

如王士正、朱彝尊詩文遍撫其疵病，無完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口。一統志成，當進。

御鄂張二相國屬表于齊檢討召南檢討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其文為具欲召見之。檢討曰：天游奇士，豈可召耶？卒不至。其任氣不肯輕下如是。湖北萬御史年茂目為江浙一人。天游居京師十餘年，名日以盛。忌日以深。歲辛未舉經明行修，卒為忌者中傷而罷。蓋天游負才名三十餘年，兩舉鄉貢皆抑為副，再膺特薦卒不遇，而天游亦已老矣。嘗與田侍郎想有舊，田家居山西，因往依之。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病卒於蒲州年六十三。子元偉，舉乾隆庚午順天鄉試。兄騷亦奇士，遇余京師，以余知天游可為傳，因書此歸之。

贊曰：天游氣剛好奇，似唐員半千，侯高其才，似蕭穎士。當自比管樂，詠詩文摘人所行，闕失不避，卿相其淹落不遇，非盡由數之奇也。然使天游微窮而易所守，豈足以見天游耶？乾隆乙丑，余與叔兄仕玠應試京師，天游集天下知名士十五人修禊陶然亭，余兄弟與焉。時天游年五十，今十餘年，余來京師十五人者大半零落，而天游亦窮死。悲夫！天游篤交遊，重氣義，其行雖過中道，要其人不失為天下奇士。其兄騷言天游事母至孝，與兄騷友愛無間，騷語及輒流涕。嗚呼！此又其可尚者也。

（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

夏先生力恕傳 程大中

先生姓夏氏，名力恕，字觀川，孝感人。生三歲，能以意推字，偏旁得其音義，稍長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詩，酒閒席次引杯刻燭為之，愈捷愈工。然殊不屑意，弱冠讀朱五子書，窮日夜不倦，酒然遂有所得。康熙庚子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與其兄力忠同選庶常，時號二夏。旋以館課詩受知於掌院徐公，未散館，薦授編修，雍正癸卯順天鄉試同考官。甲辰山西正考官，加日講官，起居注。忽心動曰：母念我也。即日告歸。逾年轉病，假制撫強起，修湖廣通志，母卒，侍父鍾最公於斯水學署，請終養。許之。先生自通籍以來，至於屬稿屏跡林下垂三十年，未嘗一日廢學。先生之學，務在窮理，隨事體驗以求自得，而未嘗有所標目。故其為教也，平易和樂，不立異同，眾人易從，而賢智者終身由之，無復流弊。主江漢書院，負篋至者歲數百人，循循皆由禮法，或問為學之指，第教之立志而歸於因文以見道，蓋是時場屋之文務為浮靡，人皆揣摩習

熟不復稽學。先生以爲制義正則人心正而學術有所從出自爲課藝
輯題解引伸推廣而究極其本。學者於是翕然皆知返而求之六經二
三年開楚中風氣爲之一變。先生曰可以休矣。辭歸益引疾不出。著四
書劄記二十卷。證疑備覽八卷。杜詩筆記十二卷。菜根精舍詩十卷。古
文四卷。易論二卷。四書文已行世者更定改本。藏於家。先生聞道最早
沈潛義理久而彌篤。劄記一書。剖析微言。貫穿洞達。自謂生平精力盡
積於此。已脫稿猶手寫至再。往復訂正。意趣油然。乾隆丙辰舉鴻博。丁
卯舉經學。皆固辭。居母憂。毀骨立。純最公年益高。事之益謹。飲膳非
親嘗不進。族人貧者賴以舉火。無慮數十家。晚年名所居村爲上農布
袍竹杖。往來閭里。望若神仙。或與田父老農道故。欣然忘倦。因自
比於農。學者遂稱農先生。云。純最公年九十二。無疾而終。先生六十
五卒。亦無疾。晨起整衣端坐。書得其意。義沛乎蒼髮。數字輒筆。遂逝。蓋
先生之學深造自得。悉由心悟。其爲文章。縱橫出沒。神明變化於古人
之法。而主於得其意。義之所歸。故自言如此。力忠字映川。先生少師事
之。見其榮懷情。家傳。

七先生傳 吳應達

雍正十一年
詔復開博學宏詞科。命內外大臣各舉所知以聞。於是刑部左侍郎楊
超曾舉曹懷蘇。蘇。廣東巡撫楊永斌舉許遂。車騰芳。鍾獅。勞孝與。將舉
韓海。海。乾隆元年。合內外所舉。咸集京師。
御試保和殿。而粵東七人者。或不就。或後期。或以故不得與試。與試唯
慎獅。孝與三人。皆放歸。而七人之名。因是益顯。作七先生傳。

許遂字揚雲。番禺人。康熙丙子舉人。謫選得清河令。力請上官。通賦
凡興作便民者。輒爲之。坐承追不力。免民愆。大吏留之。不能得也。以鴻
博徵至京。格於部議。不得試。歸至清河。河人聞遂至。歡迎數十里。遂
賦詩紀事。留連久之。然後去。江南巡撫將以能治河薦。會內遷。不果。與
同徵長洲。沈文愨公最善。序其真。吾閩前後集。謂古詩規模漢京。近體
不肯落大。應元和以下。取道既正。復以雄麗浩衍之學。濟之卓然成
家之言云。

車騰芳

車騰芳字圖南。一字夢洲。番禺人。康熙庚子舉人。督撫交薦。以親老辭。
縣令親爲勸駕。乃遠巡就道。至京後。期即告養。歸。騰芳少失恃。事父至
孝。雖出授徒。閒日必歸省。四方從學者甚眾。莊嚴撰有恭兄弟。其門
下士也。性狷介。新會何震以詩交。騰芳築室南門外。值千金。及歸江門。
以宅券授騰芳。騰芳不受。曰。芳苟無宅。受之不爲傷廉。今既有宅。復受
君宅。於君不傷惠乎。後出爲海豐教諭。督學吳公鴻雅重之。從容問兒
孫應試者幾人。騰芳以失學對。吳益歎異。賦詩有眼青敢謂因吾輩。頃
白何期識此翁之語。其爲名流心折如此。著蜚閣閣詩文集十六卷。

韓海

韓海字橋村。番禺人。居郡城之東。繩扉兩板。僅蔽風雨。而誦讀不輟。是
時嶺南盛風雅。文壇詩社。會者常數百人。梁太史佩蘭執牛耳。海以後
進居末座。佩蘭顧獨與海言。詩成輒稱善。年五十始舉。雍正癸卯鄉試。
又十年。乃成進士。會舉鴻博。曾撫將以海名列薦。廣海賦更選詩云。欲
待移根歸太液。須尋十丈藕如船。如船蓋寓言也。遂不復強。同里車騰
芳稱其性情介特。不苟取予。爲文浸淫史漢。尤工聯體。詩出入李杜。旁
及於西崑。論者謂非阿好語。著東皋詩文集。

曹慎

曹慎字萬爲。保昌人。幼稟庭訓。讀孟子至仲子廉士章。父詔之曰。辟兄
離母。能廉豈廉鄉乃無母。無兄之國哉。即恍然誌之。既爲諸生。督學惠
公士奇延入幕。命分校士並授以經學。遂大進。雍正癸卯鄉試。與謝仲
玩俱擬解元。不得。抑置副車。薦試鴻博。放歸教授。及門從遊者甚眾。著
四書詳說。行於世。自言所學得讀陸清獻公之書。而益進擇焉欲其精。
語焉欲其詳。主之以集註。者十年。暢之以諸儒。者十年。貫之以經傳。者
又十年。乃返之己心。驗之人事。而後成書云。

鍾獅

鍾獅字作韶。番禺人。雍正壬子舉人。薦試鴻博。不遇。丁巳成進士。授靈
壽知縣。旋乞病歸。父璣別字龍山。爲諸生。有名。所居曰獻玉堂。周道植
緝桃花時。灼灼出牆外。名流數十輩。時相遇。從集先後題詩數百篇。
合梓之曰獻玉堂雅集詩。獅歸日。棲息舊廬。重興壇坫。越三十年。乃卒。
勞孝與字行一。字阮齋。南海人。神峯傳則受知於督學惠公。士奇名
日起。就試鴻博。未用。以拔貢生廷試第五人。得爲黔中令。是時苗亂初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

任應烈 王爾達 王峻 鍾曉 沈執中

杭世駿 李學裕 方澤 湯自銘 錢桂發

南陽府知府前翰林院編修任君墓志銘

君姓任氏諱應烈字武承一字處泉家世山陰自王父大廣爲杭贅壻遂籍錢唐考諱相潛德不耀生三子君其次也以後其伯兄君生而穎異爲文奧衍深曲善體物情既冠試於有司冠其儕偶學使錄入郡庠旋食其米廩歲已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充一統志纂修官書成晉一級兩掌院以人才薦出守河南之懷慶君精於心計民畏而吏不敢欺尤以振興人文爲已任於懷仁書院中拔其尤者數人親經指授莫不得氣以去風氣日上懷屬七邑幅員不廣而文章爲豫省之冠孟縣爲韓昌黎故里其子孫向無博士君創議上大吏請於朝得蒙俞允昌黎之後有五經博士實自君發之歲己未以本生父憂歸里服闕補南陽守南陽地廣民悍號稱難治未入境聞鄆州唐縣民偶乘糧貴糾匪搶奪卽於途次遣經歷密授方畧擒其渠魁餘釋不問一郡帖然北來巨盜李會來宛勾黨劫

奪頻聞甚至有閭室被燬者懸重賞購之立置於法南陽之盜自此頓息上官廉其賢能談以全省捕務雖隔屬聽其節制前此未有也宛偶被水災單騎省視廬舍有衝汨者概予修葺秋禾可補種者概給種粒向例賑務必先請而後行君念宛距省六百餘里往返稽時則倒懸者無救先發而後聞災黎得霑實惠大吏不以爲專也豫藩趙城密奏請於河南南陽懷慶等郡開礦飭下該撫查議中丞轉檄各屬皆礙藩伯而持論唯阿君獨斷斷直抒所見畧云煤炭爲日用所必需而計利究不甚大趨之者諒不甚衆又脚價卽關成本採取入山必不甚深稽查嚴密自無聚衆藏奸之患若銀鉛等礦其爲物也本不脛而走其聚人也自不疾而速禁之且不能止况招之使來乎且豫省沃野千里非若滇粵等省山多地少本業不足謀生者可比卽如南陽一郡現在務農之家大率人耕百畝此卽盡驅斯民而農之尚覺地廣人稀田功鹵莽更分之使爲礦徒趨利逐末其爲本業之拋荒必多矣前明萬歷中河南巡按姚思仁條奏開採之弊有八現今形勢不必盡如所云而農桑失業一條其流弊古今則一也條議內開滇省邊地可開何以腹地轉多顧慮不思邊地僻處一隅遠方人諒



難涉險而至。若腹內卽屬四通八達之衝，其聚衆也較易，而河南居天下之中，又逼近畿輔，似更不宜輕爲嘗試。且銀鉛有無衰旺，都不可知，貪不可知之利，役本業之民，而或至釀成意外之勢，此固事之不得不爲鯁鯁過慮者也。中丞卽據此議覆奏，事得寢。計典膺卓異之薦，奉

旨回任候陞，例晉按察使副使。旋奉本生母諱，居廬。買宅山陰道上，宋陸務觀快閣遺跡在焉，構傑閣三楹，以復舊觀，課耕教子，便有終焉之志。越中後進，皆從受業。合鄉先生之仕而已者，仿香山洛社故事，爲娛老之會，飲酒賦詩，歌咏太平，聞者艷之。同年孫宮允願齋掌教，戡山移家至越，旋捐館舍，遺孤才十一齡耳。君首創買田之議，與娛老會諸公先後攸助，延師課讀，歲議給修月議給米，遺孤未冠，卽列膠庠，忘其羈旅之苦也。君精神矍鑠，每來湖上，健於登陟，近得痰飲之症，兩月中處分未了之事，手書寄余，願以一言傳其身後，飾巾待期，神明湛定，竟以九月十六日不起。時乾隆太歲在戊子也。生於康熙癸酉九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六。例授中憲大夫，配杜氏，例贈恭人，先卒。子男子五，長伊，太學生，先卒。次仁，太學生，皆恭人出。適室以胡生傑，會稽諸生。

次倅，次備。子女子三，乾隆戊午科舉人孫泂，紹興府廩生，聞人英，太學生汪墀，其壻也。孫七，法祖，衍祖，震祖，繼祖，詠祖，秉祖，慰祖，壽藏，在會稽之儲墅，君所自卜也。臘月六日庚申，諸孤將穿杜恭人墓合葬，復理遺命，前來乞銘。銘曰：

君之生也，與吾爲文章道義之友。及其沒也，鄭重而申久要之言。平生風義，宜哭寢門。病跼蹐而鑑井，幸吾舌之尙存。件繫君之行事，巫咸許我誅讎，叫九閭。木葉下兮，空山昏。吹簫鳴咽，開幽窀。灼楚燁兮，筮襲吉。辟體合兮，安且敦。完吾責於後死，俟士友之討論。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四〇

虛亭先生墓誌銘

外舅虛亭先生之葬。以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先期西莊。鶴溪使來告曰。先文毅公墓志。其女夫周益公。實爲之文。今先君子井椀既卜。援吾家故事。屬銘於子。大昕曰。以益公之文。猶不自名。而託張真甫名。況庸下如大昕者。夫何敢。頓首固辭。不獲已。乃泫然出涕。敘之曰。先生諱爾達。字通侯。號虛亭。姓王氏。先世與宋太尉魏國文正公旦同出。文正從子元始居崑山縣之新漕里。數傳至左朝請大夫崇政殿說書。孫即文毅公。文毅九傳至明監察御史遜。遜子復亦官監察御史。小御史之曾孫國子監司業同祖。司業生處士逢年。並知名前代。先生曾祖在畿縣學生。是惟處士之孫。祖鎮主。皇贈修職郎。考煇。康熙丙子舉人。丹徒縣儒學教諭。贈通議大夫。通議始卜居嘉定。而先生猶以新陽籍。應試。新陽本崑山析置。示不忘本也。先生同產四人。齒最居少。事通議孝謹無違。通議官丹徒。獨攜先生自隨。依倚如左右手。伯兄蚤歿。與邱嫂同居。終身無閒言。叔兄素失愛於通議。銜憾數加陵侮。先生受之無忤色。鄉黨稱道焉。性疎直。易怒亦易解。嘗面斥人過。煩瑣皆赤少。遜復與响好語。忘其人之舊怨也。平生不善治產。

往往益無斗儲。然吟詠未嘗輟。遇極作惡事。姑置之。或隱几坐。須臾熟寐。醒後便不復記矣。讀書好瀏覽。不爲章句學。弱冠後補博士員。試輒冠其等。食廩餼。爲諸生祭酒。屢試行省。不見黜。中歲以後。乃專意於教子。以爲文章者。不朽之盛事。科舉之學。非可以傳後也。故導之以詩古文。又以爲詞章之學。可以潤身。未可以言道。故進之以經學。近三十年來。東南士大夫言古學。多推嘉定。而嘉定之好古學。自王氏始。西莊既貴。先生優游林園。日手一編不置。或招朋舊爲真率會。斗酒脫粟。無異老儒。好作詩。以放翁後山爲師。寓意目前。多自得之趣。書法險勁。不肯作圓熟態。春秋七十有六。以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捐館。誥封通議大夫。光祿寺卿。加一級。夫人朱氏。江寧府儒學訓導金銓之女。誥封淑人。先五年卒。事尊章甚孝。處約而好施。先生之家事。治繁淑人是賴。先生有賢子二人。長鳴盛。甲戌進士第。二人及第。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左遷光祿寺卿。學者稱西莊先生。次鳴韶。新陽縣學生。號鶴溪。子女子二人。長適縣學生顧我澍。季即大昕妻。孫男女若干人。大昕年十五。應童子試。先生亟賞其文。西莊亦謂子可與其學。因許以愛女。招爲館甥。嘗言李彥平。范致能。周



子充皆吾先世門壻。所以期許甚厚。先生好譽兒。又兼譽子。人或笑之。則曰。久當信我言。今在苒四十年。文稍有名。而德不加修。九原可作。媿其曷勝。銘曰。

學不必用。蘊而益純。古訓是式。以遺後人。豈惟後人。邑中之彥。聞其風者。古學大闡。夏駕之西。車塘之原。宰木鬱然。四尺新阡。太邱壇耶。老翁泉耶。君子之澤。終勿護耶。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三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峻。字次山。號艮齋。蘇州常熟縣人。大父應祥。父志學。俱以先生貴。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先生少敏慧。讀書數行俱下。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才名籍甚。同里宋君玉才與先生最相善。並受業於陳見復先生。一時稱爲王宋。既而入都。以國學生應京兆試。中雍正元年恩科舉人。明年。試授內閣中書。尋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充一統志纂修官。五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典浙江鄉試。十年。典貴州鄉試。乾隆元年。典雲南鄉試。先後甄拔。號稱得人。明年。

詔開言路。遯朝官有清望者。俾居臺諫之職。而先生以名史官。改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拜命三日。卽抗章劾

臺長官。素行不叶人望。罷之。當是時。先生直聲震都下。先生感

上知遇。能用言。方具疏牘。累數千言。未及上。而太夫人之訃至。遂戴星而歸。杜門養病者十餘年。學益富。品益高。弟子著錄者日益衆。當事爭延先生爲士子師。於揚主安定書院。於徐主雲龍書院。而於蘇之紫陽書院尤久。以古學提唱後進。所賞識後多知名。性剛褊。視時俗依阿。輒戾戾。意者流不欲姑與爲伍。而人有一事一節之長。則稱賞不置。有三代直道之遺焉。尤精地理之學。談九州山川形勢。曲折向背。雖足跡所未到。咸瞭如指掌。嘗謂水經正文與注混淆。欲一一釐正之。而唐以後水道之變遷。地名之同異。鄭注所未及者。則摭正史及傳記小說。近代志乘以補之。名曰水經廣注。手自屬藁。未暇成也。詩古文直抒性靈。不加雕琢。書法初宗北海。後師東坡。晚年自謂窺古人用筆之意。所書碑碣。盛行吳下。片楮隻字。人知珍之。先生壯年崇尚氣節。慨然欲有爲于世。既以病廢。不欲出山。則思見之著述。而天不假年。未竟其業。既沒之後。有與先生善者。刻其所著艮齋詩文集若干卷行于世。雖未足以盡先生。亦略見先生之概已。先生久登清要。不名一錢。歸田後。猶以教授



自給清風特操。當於古人中求之。春秋五十有八。乾隆十六年二月十七日。終於里第。家貧子弱。久未克葬。頃歲季子淮安府桃源河務同知本智乞歸養母。乃卜辛亥歲臘月十四日葬先生於某鄉之原。距先考塋若干步。道遠命也。配馮宜人。教子有法。今壽躋百齡。康強逢吉。大吏八告。行有旌門之榮。子二人。禮縣學生。先卒。本智由盱眙知縣遷今官。女一人。增朱聲。孫口人。口某官。大斯少而銳拙。無鄉曲譽。先生聞其可與道古也。薦之使學於紫陽書院。先生於諸生中最賞者。廬三數人。願獨稱大斯不去口。先生歿垂四十年。而大斯來主紫陽。遵守先生教規。罔敢有懈。先生之葬。與執紼焉。東漢墓銘多由門生刊述。使仰今昔。音容如存。而衰老無成。孤負知己。援筆泣然。情見乎詞。銘曰。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三

宛平鍾先生事狀

芑孫所及見先生長者。其質行可書而學有聞乎古。無

過宛平鍾先生。先生與先大父交善。晚就其子光豫養。來江南。延大父課其孫。光豫知松江府時。芑孫年十四。從大父讀書其廨。以是得見於先生。迨大父補官宣城。以別。則芑孫年十六矣。後二年。先生卒。其子孫不能歸。遂葬先生於蘇州。于今二十餘年。子孫繼逝。獨曾孫華泗尙居嘉興。以嘉慶二年來過芑孫於官所。因從求先生遺書。弗得也。又一年。檢理家中故籍。得舊所寫藏先生文字及光豫當時行述。念芑孫之年。又且四十有四。及是無傳。誰當爲先生傳之者。廼刪取光豫所述。又略載先生之文。而爲之狀曰。先生姓鍾。諱晚。字勵服。先世自浙遷京師。爲宛平縣人。年十三。讀庾信哀江南賦。一過成誦。十八補學生。有聲。與故王吏部澍。徐編修葆光爲忘年交。舉于鄉。與桐城方望溪先生相友善。益治經。殫心三禮。而兼及於詩書春秋。以雍正六年彭啟豐榜成進士。當得知縣。以親老不就選。往省其親。於兄囑宿。還官所。望溪爲文以贈。言君子之學。始于慎獨。而終于獨立。不懼。先生終身服之。故其功尤嚴。于人所不見。每晨起。正衣冠危坐。無寒暑皆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以鄂文端公。張文和公及望溪先生薦充纂修。先生主周官。望溪謂曰。朱子言周公運用天理。爛熟

之書、非子莫能罄其蘊、以是屬子矣。未幾、與河南孫用果、河間王之銳偕薦、以國子監助教用。先是有以進士在館補外、留改中書者、或勸先生用其例。先生曰、奉詔修書而乞外補、又謬爲去者、以邀其留、非正也、不可。及周官書成、聞父病、即日戒行、不待奏、以是不得叙上考。又逾年、還京、孫用果當次補助教、而先生名在其先、遂不以名自列于吏部。迨父母考終、始起就職。在監六載、教人以忠信篤敬爲本。十五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又四年、進祠祭司員外郎。先是、嘗與薦于經學、

上以內外所薦多俾大學士擇其尤以聞。會推之前一日、海寧陳文簡公到門索見、先生疑於名在舉中、辭以疾、不獲命、見而詢孰可者、先生乃言某某。明日疏上、竟無先生名。其在部、遇察舉、累苦辭。二十二年冬、遂致仕。先生性剛介、其於義利之防、雖小必謹。在國子監、却諸生贊見。或曰、是師弟子之禮也。先生曰、不然、吾堪爲人師、自有負笈相從者、師其人也。今承乏于此、師其官也、而可貨取乎。一日、分俸誤有所贏、召主吏趣持去、吏竊歎美。先生嗤之曰、是直不爲盜耳、何淺視而公耶。居恒服御、非甚敝不輒易。光豫自知縣累擢江蘇松太兵備道、祿人豐、家人怙侈、獨先生無異少時。常曰、吾一日所

作事與所享用不相稱、則慙然負疚于吾心。光豫嘗私爲先生置妾、已入門、不納、令歸之、而不索其值。居父母喪、蔬食三年、盛寒不衣裘、人以爲難。家祭宿齋戒、祭畢乃敢嘗食。又通酌古禮、參合儒先之說、度今可行、爲祭禮纂三卷、以示子孫。病革、不能言、惟數舉左巨指。蓋先生有兄子某在泰州、家貧、歲資光豫以自存。先生至是、彌留、慮光豫之以憂去、而或弗克兼顧也。烏虜亦可以見先生生平孝友之誠、雖至危劇、而猶鬱結不忘于其心、有如是矣。先生中年編有春秋比事、又刪取呂氏詩紀、嚴氏詩緝爲若干卷。晚年輯春秋義疏、未及竟。卒于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年七十九。當芑孫見先生時、年已七十餘、篤老讀書、猶立課程。所撰春秋義疏、亦已繕校得數十卷、垂成。光豫述先生所著、別有經說數十篇。芑孫未前見、故以問之華泗、而華泗僅取先生晚年爲光豫官中應事代手之作、以至無足存。其可存者二三篇、皆先大父當時寫得、卽今所獲之故籍中者是也。然篇少、難以專行、故爲具錄著于篇。其與尹亨中書曰、前聞吾子自山左移節入閩、遽罹大故、竊附道義之末、爲寢食不寧者浹日。在太夫人秉德淵懿、又及受教于先姑氏、年過七十、榮哀終始、亦復何憾。惟是吾子仁

孝得于天者獨優。永遠色養。知鮮民之疾。未有窮期。然禮云。五十不致毀。又曰。喪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先儒以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爲敬。固已然。衷乎禮而無過不及。愛身自待。以盡大事。乃敬之大者也。故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子思謂之過。末俗居喪。鮮克由禮。惟患其不能哀與瘠也。而吾子則當以聖賢爲法。若徒異于衆人。豈僕所望哉。伏惟節哀順變。異日立身行道。無忝所生。其分量正未易充滿也。尊甫之喪。吾子廬墓三年。今年非少壯。當自度其精力之能與否。古人之事親也。無所不盡其誠。夫依乎天理。而有絲毫之強勉。非誠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而自悔其不情。豈必徇人欲。而有欺德。然後謂之不誠哉。官中無未清事。此時當御柩以還。山河縣異。不克馳奠。附將薄少。望爲市蔬果致告殯宮。臨書愴結。又荅亭中書曰。得告。知已歸。盡寃宥大事。居喪克盡其誠。而動中禮節。並世中如吾子者。蓋不數見。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僕前札所爲。引禮經以節抑之也。來教疑于戴記。喪敬爲上。哀爲次之語。謂記禮者失實。僕竊謂敬者。未有不哀而哀者。或未能敬。此喪以敬爲上也。親始死。主人啼。又如中路嬰兒失其母。哭無常聲。此時創鉅痛深。似

不暇計及能敬與否。然三日不食。而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懼毀而減性也。哭泣必辟踊三日。杖而後能起。踊也。杖也。本於中心自然之哀。而聖人制爲禮。設中情。不應必有不自得。而此心惺惺常存者矣。朝夕奠而不祭。葬日虞。以吉祭。易喪祭。始立尸。而有几筵。以鬼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也。虞杖不入于室。耐杖不升于堂。杖之長短。視哀之隆殺。以爲度。不敢作僞于其親也。期而練。再期而禭。冠素紕。初喪。朝一溢米。暮一溢米。既葬。疏食水飲。期而食菜果。祥而食肉。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類此者。望溪先生所謂哀心以久而平。常道以漸而復。皆本天理。而卽乎人心之安。不使人陷溺其心。亦不致人毀傷厥體。其文委曲繁重。其意旁皇周浹。非主一無適。或一時之懈。或一念之肆。鮮不愆於禮。而哀情不能以自遂矣。他如不羣立。不旅行。不弔哭。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父喪居壁室。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諸禮節皆易於忽。不及持者。非敬何以中克有主哉。若徒以哀也。則烏獸失其羣。亦知號咷焉。踴躍焉。然彼朝死而夕忘之矣。故惟敬也。斯哀可至於三年之久。推而至於忌日。爲終身之喪。霜露降。雨露濡。而悽愴怵惕。何莫非一敬之所貫注。而百年之哀。有如一日乎。



記又引夫子之言喪與其哀不足而敬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以禮易敬則敬者卽禮之文非此記所謂根心之敬也。周末文勝夫子言此卽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意。夫言固各有當也。至謂耐祭既服衰則時祭入廟亦不必易服又竊恐未安。夫耐祭耐禱于廟也吾高會祖固亡者之祖若父也見孫子之入廟其心戚矣故不變服可也。若時祭則精意以享也纍然縞素而饋獻焉先靈有知其厭飫之乎。記曰祭天地社稷越縉而行事蓋以尊者臨之卑者可暫屈也。喪三年不祭禮之正也。後世他事皆不廢而獨廢祭悖矣。此先儒所爲通變古禮而朱子折衷焉。卒哭以前準禮且廢卒哭以後以常服祀于几筵以墨衰祀于家廟其說爲不可易也。僕衰損日甚既學殖荒落又中心煩然舊亂率復吾子是。否望有以開我不宣其與劉包之書曰南行辱吾子賸言稱引過當豈韓子所謂誘之而欲其至于是與。今雖曰暮塗遠而一日視息人世尙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如吾子所期不然。是僕貽吾子以雙言也。又嘗念晚近之務誦習者多溺于功利而失其所以爲學之根源卽思自樹立亦祇期文采表見于沒世已耳求其篤志于內行之修者無有也。吾子不求名達志在學禮雖未知所造

于古人何似而其不出于爲人也斷斷然矣。望溪先生答蔣廬賢尊書曰人一事或違于禮一時之心或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于禽獸。而吾謂學禮之要則惟在于慎獨。書曰以禮制心慎獨之謂也。不然卽曰取古禮經之節文度數仿而行之亦所謂薄于德于禮虛者也。惟常自謹凜于幽獨之中而後禮之質始固結于吾心而不搖禮之文亦附麗于其質而非僞。蔣廬善承父學吾子又事蔣廬則所以堅定其德性而深之于人道者當日進而不自知矣。如僕者又何足以益吾子。晚再拜。烏虜先生之學以窮經爲主究極乎天地民物之故而反求於身心敦飭於倫紀發其餘以爲文章則又斷與古之立言者相應而不苟爲毀譽故謹於著撰。蓋其生平所作固不能多又重之以軼失所可見者止於是。然卽是而存之後之人將必有所推見其本原而慨然興起故爲之狀如此。

杭太史別傳

宗彥先君子嘗游邗上、廬雅兩先生爲嚆使、有世舊、延居安定書院。杭太史董浦方主講、因從問故。後來往武林、多主太史家。宗彥趨庭暇日、每聞話太史遺事。乾隆辛亥、壬子間、先君子藩粵東、太史子賓仁攜道古堂詩文集至、爲刊之、因得悉見太史它所撰著。距今二十餘年矣。太史歿後、傳狀表墓之文闕如也。比讀道古堂集、追憶舊聞、次爲太史別傳。

太史名世駿、字大宗、又字董浦。家貧力學、假書於人、窮晝夜讀之、父母禁止、輒篝燈帳中默誦。與孫銀臺、瀨、陳太僕兆嵩、梁編修啟心、相國文莊、嚴進士在昌、翰林璉、昆仲等爲友。五日一相聚、互爲主客問難、以多聞見者勝。太史尤強記、同輩推服。雍正癸卯舉孝廉、受聘爲福建同考官。

高廟初元、召試博學鴻辭、列一等第五、授翰林院編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經、二十四史、纂修三禮義疏。國子監嘗有公事、羣官皆會、方侍郎苞以經學自負、諸人多所詬決、侍郎每下已意。太史至、徵引經史大義、盡發泉湧、侍郎無以對、忿然曰、有大名公在此、何用僕爲。遂登車去。太史大笑而罷。其盛氣不肯下人如此。歸田後、主講粵東粵秀書院、刻嶺南集、詩

風骨遒上、最爲當時所稱、以比勝笑、慎旃兩集。其後主講揚州最久、愈負海內重望、馳書幣求文之使日至、請益者恒滿坐。有先達以經說相質、一覽曰、某事見某書、某說見某集、拾唾何爲乎。學子有欲奉教者、太史問其所業、以一經對、則以經詰之、復以一史對、又以史詰之、皆窮、乃曰、某於西晉末十六國事差能詳耳。復詰曰、汝知是時有慕容垂乎。垂長若干尺、得年幾何。其人慙沮。太史生康熙三十五年、卒於乾隆三十七年。生平勤力著述、所撰石經攷異、榕城詩話、三國志補注、諸史然疑、詞科掌錄、文選課虛、漢書蒙拾、續方言、道古堂詩文集已行世。鴻詞所業補晉書傳贊、經史質疑、史記攷異、漢書疏證、禮例續、禮記集說、兩浙經籍志、續經籍攷皆具草藁。惟晚年欲補金史、嘗構亭曰補史亭、其書未嘗見也。太史於詩用功深、嘗曰、吾遇杜、韓當北面、若東坡則兄事之。每呼曰蘇大哥。於同時人獨心折厲孝廉鶚。然太史體醇氣健、造句雄放、孝廉不逮也。與丁隱士沆爲親家、每論議古今、必推案交詬乃已。太史之歸也、聞諸前輩云、是時亢旱、詔舉直言極諫、徐文穆公以太史應、詔、太史遂上疏言、部臣自尚書至主事皆滿漢



竝列請外省自督撫至州縣亦如此。所言紕繆不中理。

帝震怒欲置之法。文穆悉力營救。叩首額盡腫。乃得斥歸。後迎。

駕湖上。賜復原官。太史既無傳狀。弗能詳也。

高廟巡幸塞外。嘗天雨新霽。馬上吟迎風葦露清。于染過雨山痕澹。入詩二句。顧謂從臣曰。此杭世駿詩。惜其沒福耳。後有御史祝德麟疑太史不得意。或有誹訕。許奏之。

九重披覽。以竝無違礙。聽其流傳。

朝廷愛才之盛心大矣。遠矣。丙辰鴻博諸公才皆出太史下。諸公多至顯仕。太史獨淪落以終。而著撰之富。卒亦無逾太史者。太史遺書未刻者尚夥。賓仁既歿。往往散落人間云。

許宗彥撰 《鑑止水齋集》卷十七

記杭堇浦

鎮海夏君佩香讀道古堂集。至鮎埼亭集序。而疑之曰。聞堇浦與謝山爲執友。今其文乃抑揚吞吐。若有甚不滿於謝山者。何也。一日以質諸余。余歎曰。甚矣君讀書之精也。則請爲君詳言之。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最爲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閒言也。既而謝山先生膺東粵制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堇浦同時在粵東。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東脩外。一介不取。雖弟子以時物相餉。亦峻拒之。而堇浦則細載湖州筆數百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賣與之。謝山貽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爲者。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責堇浦。馬氏鉅富。爲堇浦所嚴事。聞言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謝山既卒。其門弟子如蔣樗庵。董小鈍諸公。念其師執友。莫堇浦若者。乞之銘墓。堇浦乃使來索遺集。諸公與之。久之無報章。疑之。屢索還遺集。終不報。又既而堇浦所爲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公視其目有此序。忻然檢讀之。則若譽若嘲。莫解所謂。又細繹之。則幾似謝山有敗行也者。皆大驚怪。又取閱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爲已作者六

七篇於是乃知堇浦之賣死友而不能知之所以賣之之故。又既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庵始恍然大悟。嗚呼己則非人而怨直道之友不聽已耳而又修怨於其身後至以筆墨昌言攻擊之而又逆料鮚埼集之必無副本即有之而謝山無後諸弟子皆貧困必不能付剞劂而遂公然勦竊之爲己有。嗚呼可謂有文無行之小人也。已其後樗庵館慈谿鄭氏其弟子書常抄鮚埼集既完取堇浦所爲序冠之集首。樗庵見之大怒乃手記堇浦負謝山始末於其序後。此本後歸吾家故得詳述之如此。余嘗見堇浦與游集每有以湖筆饋某官詩知樗庵之言不虛。且樗庵固不作妄語者。余讀鮚埼文不熟不能知堇浦所竊爲何篇。董覺軒於鮚埼雖未能成誦亦約略通之顧未見道古。道古余家有之嘗屬覺軒繙閱指示我而未暇也。雖然樗庵但知堇浦竊謝山文而復詆之而不知竊其水經注校本而復詆之者之尙有戴東原也。樗庵與丁小雅論東原文集謂其論性之過而許其學。若見其所校水經注則又將唾棄之矣。東原之勦竊平定張石舟已詳言之余採其言入鄞志藝文謝山著作之下而堇浦之事但見樗庵手藁其文集中未之有也故因夏君之問而縷述之。

徐時棟撰 《煙嶼樓文集》卷一六

杭大宗逸事狀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

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抄又不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于京師市有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已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問。

一、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女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一、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

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傳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鑑云。



一、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內學士見之矣世無知其善畫者龔自珍得其墨畫十五葉雍正乙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也葉系以詩或紀程紀月日瑣語語汗漫而瑰麗畫蕭寥而粗棘詩平澹而屈強同里後學龔自珍謹狀

同里張煒南漪王曾祥慶徵皆爲杭大宗狀此第三狀詳畧互有出入自記

龔自珍《定盦文集補編》卷四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乾隆十年六月朔余臥病北山閉關而外鑿之安徽布政使李公屏騶從過余謂門者曰卽虛館必啟鑰多戶而入曰吾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吾自獲見於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尙無負於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而不自知今荷

聖恩位邦伯而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篆而願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越三日而余遽危疾不辨人事者浹月及杪秋少蘇醫者曰子無他昨視方伯李公心脈已枯恐無可久之道余瞿然急通問復書曰某陳臬於蘇幾三載卽笞杖必設身以求其情積勞傷氣又胃痛醫人投藥物過猛故一發不可支如有瘳卽敬以聞未十日則其子以棺斂事來謁且乞銘矣公所生三子皆幼其弟之子承嗣者雖少長從宦遊而方從師務帖括外事無聞焉幕中皆新知故狀所述惟歷官及蒙恩遇而政迹無敘列者銘辭難舉雖然義不可卻也公洛陽人雍正五年進士選庶吉士不介而造余形貌偉然所爲詩及書法皆拔俗時余掌

武英殿修書事因奏請共編纂見公小心畏義好賢樂善出於至誠勛之曰子公輔之器也貴仕不足道能如

鄉先輩劉洛陽更進之爲

本朝湯睢州乃無愧於爲人。公竦然。及散館授檢討。九年改山東道御史。十年巡察直隸順廣大三府。十一年監會試內簾。巡視西城。轉兵科給事中。稽察倉場。充武會試同考。十二年奉使策封安南。賜正一品服。十三年授刑科掌印給事中。轉四川建昌道按察司副使。公出在外。歲時必通書。余見其地士大夫商旅必詢公操行及所注措。故知公爲深。而欲籍之。則事實不能詳也。其巡三郡。官吏凜凜。雖大府亦嚴憚焉。在建昌。自打箭爐至西藏。民獫威懷。治行甲兩川。金川諸土司相仇殺。公會諸將巡視開諭。皆駢首革心。乾隆四年大計卓異。五年引見。

天顏甚喜。賜蟒服。回任俟後命。七年調江蘇糧道。弊絕民惠。會淮揚水災。制軍德公撫軍陳公於要地多委公拯濟。其冬遷江蘇按察使。明允無畱獄。富商大豪姦私暴露。欲巧法彌縫。卽私計曰。惟法司大府三關無道可通。奈何。其遷藩司。蘇人皆曰。吾民薄祐。雅太守遷閩嶺。李公復移調。誰其嗣之。不謂公之不數月而奄忽也。公處心平恕。終日溫溫。而不可強以非義。屬吏幕友於簿書或舛誤。未嘗動聲色。惟默思所以正之。而官中蠹胥時因事懲革。眾心感服。而不知其所由。然痛少失怙。始舉於鄉。而太夫人卽世。愛弟學峻如一身。甫踰三十。連

喪耦。卽以弟子煥爲己子。公始見余。執後進禮。余入翰林後。公故事。禮辭當卑遜。而公終以後進自處。及莅安徽。通書忽用師弟子之稱。余固辭。公曰。先生每以睢州助我。睢州旣爲監司。始受業於夏峰。某獨不可繼武乎。余告以自明萬歷末。徵君卽爲海內儒宗。而睢州乃鄉之後進也。今公爲邦伯。而余以薄劣爲部人。敢以徵君自處哉。而公終不易稱。卽此一節。非誠以古人爲準的。而能如是乎。惜乎余之所望於公者。始少見其端倪。聖天子累日積久。以灼見其賢。而不獲竟其用也。然數年來。余夙所心許。如江西熊梅亭。濟甯黃訓昭。安溪李立侯。皆以壯年受知於

聖主。始列九卿。而倏如影滅。則又不若封疆大吏尙有實德之及民也。然則有心者當爲國惜。爲民悲。而公則差可以無恨矣。公卒於乾隆十年十月。翌後五日。享年五十有五。祖諱士傑。父諱本質。乾隆元年。誥贈如公官。祖妣楊氏。尙氏。妣曹氏。俱贈恭人。公諱學裕。字餘三。元配劉氏。繼室尙氏。以胞封未受錫命。子四人。長煥。學峻次子。乾隆甲子舉人。次照。側室張氏出。次燕。次焜。繼室呂氏出。前夫人並葬洛陽城東十里鋪某原。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卜兆於某岡某原。銘曰。曰仁曰恭。宜得其壽。德載於民。其聲遠聞。而施則不究。俛焉日有孜孜。道固宜然。其淹其速。則惟命之自天。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方侍廬先生墓誌銘 有序

方先生桐城人，諱澤，字芎川，侍廬其自號也。祖某，父某。先生少有異才，高識遊江寧，與諸名士遊，一時才儔之士言行多險怪，先生默然獨守中行。其後同遊者多及禍，而先生弗與。然頗經紀其喪，有終始之誼。退爲諸生，久居場屋。長白觀尙書，保以學士督學安徽，最知先生賢，乃舉優貢入都。時先生年五十矣，再入北闕，不售，爲八旗生教習。歲滿，詔以知縣用。先生不樂就，歷遊湖南、河南、山西學政幕內，徧觀山水之勝，作爲詩歌以自娛。最後主洪洞玉峯書院，得疾歸，歸未幾卒。年七十一。先生與蕭伯父編修府君少爲交友，編修府君仕京師時，先生館於蕭家，蕭兄弟皆受業。先生論學宗朱子，論文宗艾千子，惡世俗所奉講章及鄉會閤墨，禁其徒不得寓目。先生爲文，高言潔辭，遠出塵瑣之外。場屋主文，俗士不能鑒也。然先生弟子以其說獲雋於鄉會試者，十餘人矣。得失要自有數，不繫乎其文。士自從所好耳。如先生乃真信道篤而知所守者也。編修府君嘗謂先生文似明羅文止，詩似宋楊秘監云。子二，今皆亡。有孫績，曾孫東樹，能世其家學。先生弟子今僅存三人，皆年七十矣。與績謀葬先生，而蕭豫爲之誌曰：

其守碩碩，以古爲則，不爲俗惑。英英高雲，以壯其文，絕於穢氣。生名弗耀，沒迺藏光。弟子所悼，營是幽宮。龜言既從，以安厥終。

姚鼐撰 《惜抱軒文集》卷二三

湯西箴小傳

先生諱自銘，字西箴，號崑河。先世自吳門遷武進。曾祖琴川先生，邃于易，著易象圖說四卷。祖元衡，父諷，母李。先生幼端慤，有至性。母病，闔隔，醫者束手，聞誦白衣咒，及太上感應篇，可獲神祐。早晚長跪虔誦，流涕交頤，期以身代。寒暑無間。母病雖篤，而綿延者二數年，人皆以爲誠孝之感。家貧，弟不能娶，爲之娶，讓屋以居之。兄窘于積逋，無以償，賣屋爲之償。有以貧鬻妻者，傾囊爲之贖，不足，徧告同志，欣之。受業潘振聲聘君，研精理學，以實踐爲務，著書課徒，不爲進取計。乾隆四十一年卒，年八十五。所著學庸示寧一卷，崑河集若干卷。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六

先考 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

府君諱桂發字方五號小山 贈奉政大夫陳人公之子。少承庭訓以讀書立品爲務。性耿介不妄與人交友。朋有過失規箴必盡所欲言。或以爲太過則曰吾知有直諫而已豈可以諂佞待良友乎。好讀先正學業文恥流俗腐澁之習。年近四十始補學官弟子歲科試文益有名而秋賦屢蹙。及子大昕通籍登朝遂絕意進取以詩酒自娛。是時王光祿鳴盛之父虛亭公嘗學士仁虎之父檀溪公年齒與府君相上下親串款洽文酒唱和無虛日。當時稱三封翁。乙亥歲大疫邑令廖公運芳設粥施餼者外岡一脈距城稍遠特延府君董其事。府君晨入夜歸檢視必周經畫井井胥役無中飽者。性疎散好游山水三吳兩浙名勝之區足跡靡不到。芒屨竹杖旬日忘返登陟峻巖如履坦途雖少年不能及。嘗謂子弟曰家貧不能爲園各山水近在數百里扁舟可達者皆吾園也。但苦履齒不盡到耳。平生衣服飲食皆儉朴尤厭新奇玩好之飾。嘗言士大夫居鄉不能轉移風氣已可愧矣況可爲風氣轉移邪。嘗事重府君名往往造盧問與居府君自報謁外或終年不更至人以爲簡傲。府君曰古人非公事不見邑宰今人非私事不見邑宰。

吾無私事故不見非簡也。乙酉歲大昕奉

命典試浙江奏請試畢乞假十日便道歸省。時府君與沈太恭人皆年近七旬斑衣稱壽鄉黨以爲榮。然府君雅不喜矜街門第庫陋僅蔽風雨晚歲始於城中買數椽屋後有小池池上有亭周遭植花竹四時紅紫粲然殊有郊野之趣。徒步出入不携簾從。遇人家有好花石叩門玩賞興盡便返。城隍廟後園有林壑之勝距所居僅一里許非風雨寒暑日必一至與郵翁相不汝觀者不知爲四品封君也。授徒二十年遇少年質美者必教以兼通古學勿蹈科舉空疎之陋。獨稱族孫塘可與道古後果以經術知名。又勸議立宗祠於外岡之西每歲春秋合族薦享儀飾略依朱子家礼年已及耄猶率子弟行礼無倦容。愛游山而未嘗拜佛尤不喜巫鬼禱禳易筮之日遠誠勿作佛事。卒年七十有九以子官諡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晉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有小山吟稿三卷。元和陳鶴填諱。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五〇

先考小山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府君遽舍不孝等而長逝耶。府君天稟素厚



中年以後無大疾病、或體中小不快、勿藥亦自愈。比歲踰七望八、精力益矍鑠、出行未嘗扶杖、亦不携蒼頭自隨、輕衫芒屨、散步看花村郭間、往返日數里許、邂逅田父村叟、則與話桑麻、最以孝弟任恤、殷勤如家人語。去秋、不孝大昕奉

命督學廣東、將迎府君就養。府君夙聞嶺南山水奇秀、又學使廨中有九曜石遺蹟、欣然規往。乃命不孝大昭偕諸幕友、先于今春赴粵、而自率諸孫以仲夏偕行。旻天不惠、四月中旬、偶感熱疾、在舟旬有餘日、遽至大故、嗚呼痛哉。不孝大昕任韶州試畢、與不孝大昭私計、府君南行有日、方遣人詣前途迎侍起居、乃舟行未一舍、急足至、得因問。兄弟搥心飲血、昏眩靡措、即日委教授盧君文起、資勅印至省城、交巡撫德公、而戴星北行。雞斯徒跣、踰嶺涉江、歷三旬始抵廬次。痛哉痛哉。不孝等視息偷存、含歛失奉、終天之恨、悔其可追。惟是府君居心行事、光明坦白、夙爲輿論所推、若不及今詮次、以永其傳。不孝等罪戾滋大、用敢和淚泚筆、疏記梗槩焉。府君諱桂發、字芳五、一字方壺、號小山、姓錢氏。先世諱鑑、公自常熱、雙鳳里徙居嘉定之盛涇、生北郊公諱浦。北郊公生順郊公諱炳、移居望仙橋。府君高祖也。曾祖侍

郊公諱珠、祖公瞻、公諱岐、俱隱德弗曜。父青文、公諱王炯、博學篤行、有聲庠序、享壽九十餘。州縣數請爲鄉飲大賓。

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府君少讀書、不屑屑記問章句、習舉子業、慙煩去隘、登以先正爲師。與同里王丈鯨栢論文、尤有水乳之合。顧屢困童子試、年幾強仕、始受知於學使禮部侍郎桐城張公廷璐。歲科試、屢占優等。三上秋闈不遇、杜門課徒自給。初館族父元禮齋、後館族兄彥輝齋、皆攜不孝大昕自隨。晨夕督課。當是時、舉業家多不習詩、生徒或私作韻語、則父師相詬病、以爲妨于制義也。府君獨喜教不孝爲詩、示以唐人安章宅句之法。又謂詩文非空疏無學者所能爲、貸錢爲不孝購書、恣其繙閱。其後

車駕南巡、不孝大昕以獻賦。召試通籍、海內傳爲殊遇。不數年、有

詔鄉會闈歲科試皆兼試詩、衆乃服府君先識。且善教子也。家故無負郭田、大父以授徒餬口、不足、則脫大母奩中物付質庫償之。歲時伏臘、四顧壁立、恒相對愀然。洎府君弱冠後、亦出授徒、束脩所入、悉以奉菽水、而吾母沈恭人躬紡織佐之。大父母顧子婦皆賢、雖糞貧、忘



其憂焉。大父母並享高年。府君與吾母侍奉六七十載。未嘗有提挈諍語。府君寡兄弟。有幼弟甫十齡。以痘殞。府君以大母所鍾愛也。每時祭及忌日。設位奠之終身。府君於族人敦睦無間。倡議立宗祠於外岡之西。春秋偕宗人設祭。年已耆耄。猶拜跪盡禮。又增修族譜。前有表。後有小傳。義例謹嚴。無傳會失實之病。性伉直。戚友有過失。面規之無所隱。及其有患難爭競。則委曲周全。惟恐不及。自爲諸生。足跡不涉縣寺。晚年不孝大昕列

官於朝。府君益避事遠勢。遇鄉人益恭謹。邑大夫或造唐訪利病。則以年老重聽謝之。惟乙亥歲大祲。議勸富民捐穀。於次年春分四鄉煮粥以食餓者。縣令廖公運芳敦請主外岡粥廠。府君晨夕赴厥。察視必周。灾民得無失所。而姦徒亦無敢中飽者。府君久困文場。備嘗諸生艱苦。及不孝大昕承乏詞垣。當預校試。先期寓書諭以士子三年勤苦。主文者勿以粗心致失佳士。不孝大昕累忝司衡。幸不得罪於士大夫者。遵府君之訓也。聞不孝大昕將使粵。卽馳書諭之曰。吾家累世寒士。諸生無大過。而推辱之。於心安乎。大昕承命慨然。按試半載。未嘗咎一人。諸生亦赴犯法者。不孝大昕應南北開鄉試。屢薦僂得輒落。府君亦不以介意。曰。科名得失有命。

無其實而暴得名者。不祥。汝但務實學。何重於科第爲。府君於世俗嗜好罕所留意。獨喜登臨山水。自謂有濟勝之具。中歲衣食奔走。足跡不能及遠。比婚嫁畢。乃賦近遊。常以春秋佳。日扁舟遨遊蘇杭間。訪尋名勝。率旬日或涉月乃返。龐眉皓髮。登頓巖磴間。身輕如飛。童冠偕行者。或喘汗不能從。咸噴噴稱美。道書所傳地行仙。府君殆近之矣。今春二月。表弟沈宿昭謁選。得貴陽經歷。將赴任。府君送之吳門。徧遊支硎。楞伽。鄧尉諸山。探梅過東西崦。至石壁。望太湖。徒步行山中。竟日不疲。食以爲期。頗可卜。乃未屆兩月。以微疾竟至不起。痛哉痛哉。易簀前二日。問家僮侍疾者曰。汝聞鼓吹聲否。明日午後。忽自言速具舟船旗幟。若有騶從迎導者。豈所謂歿而爲神者耶。嗚呼痛哉。不孝大昕久宦京師。屢請兩大人就養。輒不允。惟癸未歲攜不孝大昕北來。留一歲。稍修潔白之養。乙酉。以典試浙闈。請於朝。得給假十日。省覲還。召見勤政殿。蒙

聖恩垂問。父母年歲甚悉。丁亥秋。不孝大昕念兩親年高。乞假歸里。故居福隘。幾無容膝之所。乃別于城中買屋數椽。屋後有隙地百弓。府君日課僮墾池。蒔花竹其

旁意欣然樂之。居二載，府君察不孝大昕不欲離膝下，正召諭之日，吾夫婦精力尙健，且有汝弟在家侍養，明族

國家大慶，汝叨列侍從，可不隨班行禮乎。不孝大昕再稱官承

命入直內廷侍。皇子講讀，府君屢作書諭以勤勉慎密，母貽老人憂。及粵東

命下，府君以書諭之日，吾欲來觀汝聲名何若，且爲羅浮之游。不孝等私幸得於官舍綵衣稱觴也，而竟不可

得，嗚呼痛哉。府君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二日，卒於乾隆四十年乙未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九。

恭遇

覃恩，誥封奉政大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加一級。配吾母沈恭人，處士諱時俊公女。誥封宜人。

子二長。不孝大昕乾隆甲戌進士，由編修累遷。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上書

勇行走，提督廣東全省學政，紀錄四次。娶王氏。誥封通議大夫，光祿寺卿，加一級。諱爾達公女。前卒。不孝

大昕。國學生。娶周氏，候選州同名銘公女。女一，適邑庠生陳名濂公子附貢生，考充四庫館磨錄，候選州同名

曦，例贈安人。前卒。孫男四，東璧。不孝大昕出，聘汪氏，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名廷璵公女。東垣。不孝大昕出。東塾。不孝大昕出。東塾。不孝大昕出。孫女二俱幼。不孝等僕僅無文，重以荒迷忘失，墨一漏萬，然不敢以無實之言誣我先人，伏惟當代立言君子錫之銘誄，以光窀穸。不孝等死且不朽。蓋都李文藻填諱。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五〇

校記

① 誹訕訐：疑脫一字。



清儒齋

清儒碑傳集 卷八〇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一

邱仰文 惠棟 陳倓

保安縣知縣邱仰文墓誌銘

滋陽邱君襄周罷官著書不入城市。一日謁余于運河道署曰。文老矣。身後之名將以屬公。余笑而不應。又二年君卒。其孤愛堂不遠數百里。來述父命。謂公雖不應。知固已心許之。死則必求公誌我墓。余不能辭。按狀君先世浙東人。後家於兗。以事誤編簡籍。子孫因隸任城衛。祖時開考。隨皆滋陽學生。贈文林郎。君諱仰文。襄周其字。又自號省齋。雍正壬子舉於鄉。癸丑成進士。知四川定遠縣。昭雪羅九飛冤獄。稱神明。又條上治咽嚙法。通行於貴州湖廣。其詞載在文鈔。可久行無弊。調知南充縣。丁父艱。服闋補知陝西保安縣。巡撫桂林陳文恭公以言學授契。深加敬禮。未幾移疾去。著碩松堂讀易記。其學專以伊川爲師。謂程傳不明。不知卦爻爲何物。邵子止繪其所自得。非易本有此風。與三原劉繼貢紹放郵書數千里。往復論辨。余每從中兩解之。因復輯易象義別記四卷。大指右程而左邵。爲言易者所不可不知。別有楚辭韻解。省齋古文自存草。皆行世。其卒之年。以著春秋集義成命史鈔錄。日夜警校不少休。一日晨興。理丹藥。方進。厥若整衣而逝。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日也。年八十有二。配張孺人先卒。子念祖亦高才。早世。次卽愛堂。又次尙堂。皆側室何出。孫玉麟愛堂出。後念祖。先是形家言去君舍三十里。濟甯城北有吉地。君曰。我先世墳隴皆不越十里外。我死必近祖墓而葬。愛堂因是節。靡費。謹求柏梯。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如治命。嗚呼。君於是爲有子矣。銘曰。家臨泗水。學則伊川。唯伊與泗同一源。松檟相望。先靈親。君安斯。利後人。

（碑傳集）卷八十一

惠徵君棟墓誌銘 陳黃中

本朝中吳世族。以經義名家。取科第者無慮十數家。其繼世科之後。獨抱遺經。遠承絕學。則有吾友松崖惠君。蓋其學醇行粹。所傳者遠。所積者厚。其實大聲宏。非苟也。君諱棟。字定宇。松崖其自號也。先世扶風人。後從建炎南渡。居湖州。明嘉靖中。又遷於吳。曾祖有聲。始以經學教授。與同里徐枋以節義相尚。祖周惕。父士奇。仍世入詞館。有大名。世所謂老少紅豆先生者也。君世家學。弱冠補弟子員。卽通諸經。於漢唐說

經諸家。然治貫串。而易學尤遠。所著周易述一書。專宗漢說。歷三十年。四五易稿。猶未卒業。其專心孤詣。類如此。少紅豆前以修城毀家。君遷居城南。閉門讀易。聲徹戶外。其世交多躋臚仕。義不一通書問。惟以授徒自給而已。兩淮盧運使館之官舍。居三年。後以疾辭歸。丁丑除久病。中以書抵余。拳拳論學術。人才之升降。其識趣高邁。又雅不欲僅以經師自命也。夏侯勝有云。經術明。取青紫如拾芥。今觀於君。其于經術明耶。否耶。乃所遇若是。使易其窮經之力。習場屋與腐語數千言。固宜早取上第。去乃舍彼取此。爲舉世不爲之學。晚歲一應公車。徵且以爲幾得售矣。又未及抵都。輒報罷。終身學漢人之學。曾不得一遺漢儒之過。而處之固然。耿耿自信。不爲窮達所移。斯可謂篤信善道之君子已。然亦以晚歲遇難。益名益高。四方士大夫過吳門者。咸以不識君爲恥。人隨波介。不絕俗。爲學廣博。無涯涘。於經史多所論著。有九經古義二十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易漢學七卷。古文尙書考二卷。左傳補注四卷。明堂大道錄八卷。補說二卷。後漢書補注十五卷。續漢制考一卷。其他如王尙書精華錄。訓纂汪純翁說。鈴注乃小時所著也。君以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卒。年六十二。娶張氏。有婦行。子五人。承學。承德。先卒。承附。後君半歲卒。承緒。承蓀。孫一廷鳳。君卒之明年三月某日。其孤將葬。君於某所。以余知君深。涕泣來請銘。義不敢辭。銘曰。羣經賴漢。漢僅得存。陋儒訓詁。增紛紜。經義經術。殊途分。太清點綴。窮浮雲。拾遺剽竊。夫已村。談易理。障尤蒙昏。輔嗣以降。一律論。惟小紅豆漢學尊。九師廢。易唯河汾卓爾。大雅信不羣。貫通象數。追三墳。囑然不爲俗學醺。獨尋陸績。章編溫。荆榛幽莽。勤芟耘。下帷著述。經元續。江公狗曲。徒猶猶。遺書傳後名。彌芬。有求芳躅。視斯文。

又惠先生墓誌銘 王

先生惠姓。諱棟。字定宇。號松崖。先世扶風人。九世祖倫。遷於吳。曾祖有聲。與徐孝廉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祖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改授密雲縣知縣。工詩古文。著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諸書。考士奇。康熙己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兩任廣東學政。以通經訓士。粵人至今誦之。著易說禮說春秋說大學說。交會舉隅。遂理數。考紅豆。齋小。草諸書。先生生而凝靜。敦樸。好學不倦。好禮不變。以孝友忠信爲坊表。年二十補元和縣學諸生。先是學士從粵歸。奏對不稱。



旨。罰修鎮江城用罄其家。先生退居對門之梓。環巷樵蘇不羹。意豁如也。承其家學。於經史諸子。稗官野乘。及七經。茲緯之學。無不肄業。及之。經取註疏。史兼裴張。小司馬。顏。章。懷。之。註。諸子若莊。列。荀。楊。呂。覽。推。南。古。註。亦。並。及。焉。而。小。學。本。爾。雅。六。書。本。說。文。餘。及。急。就。章。經。典。釋。文。漢。魏。碑。碣。自。玉。篇。廣。韻。而。下。勿。論。也。甲。子。鄉。試。以。用。漢。書。為。考。官。所。黜。由。是。息。意。進。取。乾。隆。十。六。年。

天子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黃公廷桂。陝甘總督尹公繼善。咸以先生名上。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罷歸。先生嘗以顧氏炎武。左傳補註。雖取開成石經。較其同異。而義有未盡。因發明賈氏服氏之學。附以羣經作補註四卷。子尚書探摭史記。前後漢書。及羣經註疏。以辨後出古文之偽。定鄭康成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偽造。為真古文。梅賾之二十五篇。為偽古文。作古文尚書考二卷。爬羅剔抉。句梳字櫛。摘其偽之由來。皆郝氏敬。閻氏若璩。所未及。雖毛氏奇齡之冤詞。莫能解也。以范蔚宗後漢書。因華嶠而成書。古人嫌其缺略。遺誤而東觀漢記。謝承之書。不存。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註十五卷。又以漢儒通經有家法。故五經師訓詁之學。皆由口授。古文古義。非經師不能辨也。先生四世傳經。恐日久失其句讀。成九經古義二十卷。於易理尤精。著易漢學七卷。周易述二十卷。凡鄭君之爻辰。虞翻之納甲。荀爽之升降。京房之世應。飛伏。蠱六日七分。世軌之說。悉為疏通證明。由李氏之集解。以及其餘。而漢代易學。燦然。又撰易微言二卷。易例二卷。以闡明之。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作明堂大道錄八卷。神說二卷。發聖人嚮帝嚳親之至意。謂古之明堂。治朝太廟。靈臺。辟雍。咸在其間。考之堯典。春秋。月令。王制。無不合也。少嗜王新城尚書精華錄。為訓纂二十四卷。搜探博洽。貫串掌故。亦為世所傳。先生生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月初五日。終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二。初聘朱氏。繼配張氏。又配陳氏。子四。承學。承績。承附。承蓀。以某年月日葬於吳縣西渚村之祖塋。先生以名賢後裔。蔚為大儒。同里蔣編修恭榮。楊編修繩武。深相器重。而常熱御史王公峻尤重之。余弱冠游諸公。閒因得問業於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與予又同客盧運使。見會所益得盡讀先生所著書。與華亭沈上舍大成手鈔。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學之根底。莫余為詳。嗚呼。自孔賈奉敕作正義。而漢魏六朝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之說。並廢。又近時吳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時文

倡導學者。而經術益衰。先生生數千載後。耽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秘。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於是吳江沈君彤。長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聲。等先後羽翼之。流風所煽。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可謂豪傑之士矣。因取陸渚施士勾孫復之例。稱先生以刻於石。且為銘曰。

端門有命。標羣經。西河退老。相師承。硯谷瓜實。悲秦坑。淹中棘下。燕榛芳。山東大師。當炎興。口講指畫。開文明。自唐肅宋。義漸盲。釀嘲笑。嘆其微。先生晚出。研道精。九經六緯。蠅胸膺。日月為易。窺瓊衡。或薦於朝。困未亨。歸而抱憤。棲紫荊。愁遺一老。莫兩楹。秋山蒼蒼。鄰洞庭。斑然狸首。千秋局。吁嗟儒林亡。典型後有。惇史砥此銘。

(碑傳集卷三)

惠先生積傳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厓，侍讀學士士奇之次子。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日夜誦讀，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父友臨川李公紱一見奇之，曰：「仲瑞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于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飢寒困頓，甚于寒素。還兩喪，不以貧廢禮。中年課徒自給，陋巷屢空，處之坦然。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偽，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公、黃文襄公交章薦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精華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

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然先生之緒言具在，好學深思之士因其義例，推而演之，闕者尚可補也。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亥，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亥，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二統術云：「該闕于亥，孽萌于子。」該亥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謬。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雠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其子者，萬物方亥，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于是施雠、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雠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收師法，中梁邱之譖也。雠嫉喜而并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雠賀之卑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



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爽，而周易之學晦。鄭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為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从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為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為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即利，正即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

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為九六，二爻以上變為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為卦之未成者，藏往為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為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為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太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筮。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維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

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通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成，遂物无疵厲，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頴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即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于古制矣。王者親諸侯，或巡守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于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即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于明堂，儀禮親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禮六宗而觀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親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即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肅禮亦廢。鄭氏知圓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

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鉅砭俗說，有益於學者。於書有古文尚書攷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載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安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驚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



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圖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房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鄭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于子夏猶孟子之于子思故魏康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卿齊魯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言天子廟數及賄賂權舍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

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論語曰宜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議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已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選周書即周志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于古故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益都牟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錢板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于嘗論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已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臆拙之地獨惠氏世

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焉有太上感應篇注二卷證其爲魏晉人所作亦經好事刊刻又有後漢書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予皆見之其周易本義辯證五卷松崖文鈔二卷及諸史會最竹南漫錄則未之見也其弟子知名者江聲余蕭客皆布衣通經學江於尙書用功尤專云先生卒於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三九

陳殿撰愛川先生傳

馬慎

陳君諱倬字定先號愛川江南儀徵縣江都人天性純篤器識宏遠甫九歲已能文父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在璠先生母王太宜人璠先生少好學不遇調子極嚴君體親志晝夜苦讀學益進搢紳文就釐倒宿儒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庚子舉於鄉聞學傳誦一時登銳意古學不妄交游直諒多聞者館餐久不倦親老君鮮兄弟飲食動定豪末皆在視康熙壬寅春夜室中火作君適臥書齋驚覺破扉出即奔火中家人力挽不回號曰我父母何在急背父拉母衝烈燄走避且慰且泣時一愛女寢對房遂不及救矣未幾兩親相繼逝君哀毀幾捐生數年神貌常酸默元配王宜人亦卒僅一子耀祖形影相摩深久之繼娶喬宜人雍正丁未試禮部薦不售引見簡用得隴寧教諭雖僻陋君於課士外一無事且日躬洒掃殿廡展拜畢即端坐深研經義尤邃於易素好朱子書合其生平著述熟復深思本末融貫臨文說理淵淵乎若引江河赴溪壑自然流注充溢耀祖早慧忽病天君泣曰我父母已無孫獨居愴懷念先人墳墓擬辭官歸不復上公車矣而君訓諸生誠懇洞達多所成就處已儉好賓客人人樂親之邑大水城不浸者尺舉家憂惶君處之怡然水退奉上官楸賑粥躬詣釜鑊命飢民次第前左手按名籍右點籌給粥永日無倦色終局無溢無缺民咸悅邑人既愛戴君欲解其憂因縱吏北上應春官試遂以易經冠南宮司文衡者稱其文雅健醇茂爲本朝名元殿試臚唱復第一都下盛傳前癸丑會狀爲長洲縣廬韓公六十年君繼起而名字適相類信傳薪不爽云及第日賀客喧闐君念父母不及見凄然泣下既授翰林院修撰詩賦題則可程式書法益進掌院知其才識敏練命綜理館事積勞漸多病乙卯分校北闈誓心殫精



儒藏

甄拔悉寒畯。承命編纂文獻通考。充文穎館提調。國史館纂修。復爲實錄館纂修。乾隆二年六月。冊封安南。特簡副使。輕裝減從。所過郡縣。戒夫無擾。豪擾抵安南。色莊氣和。宣諭周帀。示之以禮。國王羣臣皆悅。登威仰聖朝德教。然君之往也。已道病。無醫藥。幾殆。稍愈。卽行。外國羣酋多霧瘴。又其穀性寒。不與中國同。使者強餐。慰其意。病已匿膏肓。殊不覺。戊午夏。歸復命。旋主順天武試。榜發。翕然稱公明。而君至是益病。不能支矣。自冬徂春。竟不治。卒於四年三月二十有二日。易簀前一夕。端坐對其友人馬樸臣曰。某以謫隨。謫齊兩元。爲館閣侍從之臣。屢奉簡入闈。更銜天命。出使外國。叨榮遽分。死復何歎。惟是國恩高厚。涓埃未報。久離先人墳墓。思一歸省。未果。兒子甫周歲。恐不克紹。累世讀書遺緒。是所耿耿耳。君同懷一姊一妹。病中夢語常念之。平生好義。惠及三黨。遇同堂兄弟。暨諸姪。情好尤篤。遺命中猶諄諄及此。足徵其素心矣。君長身魁岸。美鬚眉。接人以和。沈毅善任事。人爭以公輔期許。卒年裁四十五。朝野共惜之。所著詩古文辭若干卷。待刻行於世。

馬樸臣曰。余游踪半天下。所交賢豪不少。若虛懷下人。顯晦一致。未有如吾友愛川者也。愛川早歲登科。復兩擢大魁。名振海內。先儒謂處富貴矜持不驕。是其心猶有富貴者存。自癸丑與愛川客京師。六七年。尊酒燕笑。說平生甘苦。余默窺其意念。絕弗以榮遇挂懷抱。蓋澹然忘之矣。每語國計民瘼。則往復籌畫。歷歷可施行。此其器量遠大。何渠不若王沂公。呂文穆。惜乎中年遽逝。未獲大用。而僅以文名顯也。余迂拙久不振。愛川常歎息流涕。悲其志而憐其老且癯。凡余所爲文。未嘗不深愬而熟誦之。愛川有作。亦必相質相賞。嗟乎。自今而後。知余之深者誰哉。余將無意於文章矣。

（碑傳集補）卷八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二

雷鉉

故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事狀

公諱鉉字貫一先世由豫章遷汀州之寧化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縣學生三世俱贈通政使司通政使公年十七補諸生時漳浦蔡文勤公講學龍峯公讀其學約悅之從文勤游慨然以聖學自任蔡陸清獻公之爲人也既通籍勤學不懈肆其所蓄施于有政氣淳而守固遇義所不可必達其意初舉鄉試至京時蔡公在朝大學士朱文端公欲見公公不往文端乃就蔡公館與公論易器之雍正八年以合河孫文定公薦授國子監學正十一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以大父母春秋高請急歸省

上卽位召至京授翰林院編修直上書房屢轉至左諭德兼修撰每進經史講義必明辨安危治亂之幾歸本于仁主之一心以推極于民生國計反覆詳盡無隱情會同官余棟以喪歸未葬入臨

皇子喪

上欲留之公奏曰侍學之臣所貴明大義篤倫理非徒取記誦詞章而已今余棟父喪未葬遽直內廷設講書至宰我問三年喪章何以出口乎聞輔臣以其辭爲好名使人避好名之嫌不求盡人子之道非細故也事遂寢繼以太公憂去官服除召還旋擢通政使乾隆十一年三月日食求言公上

書曰伏讀

上諭戒飭臺諫諸臣處心積慮不外名利二涂此

皇上裁成激厲望此諸臣盡以古純臣爲法也夫就臣子而論不可計利并不可好名計利者卑瑣不待言稍存好名之念必不能勉竭忠愛曲盡事情而在

朝廷樂聞讜言但當論其言之是非不必疑其計利并不必疑其好名果其言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皇上采而納之天下後世傳而誦之正足見

聖朝之有人臺諫之所得者名政事之所資者實也昔孔子俾舜之大知曰隱惡而揚善當舜之時進言者亦不皆有善而無惡唯舜隱之揚之所以嘉言罔攸伏明目達聰成執兩用中之至治

皇上誠切求言臣不自揣量鯁鯁過計者如此若夫信任忠良練達之臣屏絕諂諛容悅之習不爲無事之游幸以增煩費不耽無益之玩好以妨幾務此我

皇上日夕乾惕時存警戒無待臣下之敷陳者也疏入

上訓勉宣示焉十二年冬

詔以明年春巡山東將次及江淮吳越公因傳述

聖祖皇帝巡方故事勸

上飭諸大吏省徭役敦樸素以便民

上亦已有

旨諭諸臣矣以公言忠弗過也十四年夏以太夫人疾乞假

歸。逐年入朝。

命提督浙江學政。俾迎養太夫人于官。十六年秋移任江蘇。明年以左副都御史復任浙江。公之教士也。提倡正學。以程朱爲的。其所至必訪求高行卓識之士。以禮先之。並徵先哲遺書。擇其善者而表著之。由是人知向方。奮發者眾。時有司有勅屬誣報劣生者。公疏糾之。因言舉報優劣。宜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又言貢士太學。宜先老成通經學者。二十年秋。浙西被蟲災。巡撫周人驥謂已屆秋穫。不以聞。公致書規之。不聽。遂具章入告。得旨賑卹。而治巡撫舉。明年夏。以太夫人年八十。預請復命時乞。

恩歸養。上命卽自浙江侍母歸。二十二年。

南巡。

御書四言額爲太夫人壽。又二年。太夫人卒。未終喪。而公亦卒。年六十四。時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也。公嘗學文于望谿方先生。所著經笥堂集。具有家法。平生多布衣交。在京善李錯。朱燾。在蘇善陳黃中。晚而在家。與建寧朱仕秀論文尤密。遇後生晚學。一材一藝。有過人者。必委曲成就之。瑞金羅有高。嘗游學公門。服公之教。未嘗去口。紹升與有高交。慕公之德。望久矣。因詮次其略爲之狀。需定序所撰行述。朱梅崖集唐報。

彭紹升撰《二林居集》卷一八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雷公絃墓志銘 彭啟豐
公諱鉉。字貫一。一字翠庭。甯氏世系出馮翊。自唐遷閩之甯化。曾祖某。祖某。父某。諸生。三世俱以公貴。贈通政使司通政使。公年十七。補諸生。雍正元年。舉於鄉。以合河孫文定公薦。官國子監學正。十一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請急歸。

今上卽位。旋召直上書房。元年。授編修。三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年。遷左諭德。以父憂去。九年。被

召。仍直上書房。十年。累遷至通政使。十四年。以母疾乞假歸。踰年入朝。特命督學浙江。尋改江南。十七年。遷左副都御史。仍留督學。其冬。復任浙江。二十一年。任滿。以母老乞終養。得

旨。卽自浙侍母歸。二十四年。丁母憂。勞毀得疾。其明年冬十月某日。終於家。公之卒也。予既爲文以哭之。越一年。夏。其子定瀉寓書并狀來乞銘。予與公同官翰林。素知公。既督學浙江。又與公先後相代。以是益悉

公爲人。而歎公之志蓋未竟也。公之學之醇守之固。其立朝抗直遇事一無所撓。屈其遺際亦甚隆。而卒未竟其志者。豈非命哉。方

上御極之初。銳意至理。在朝諸臣爭自奮思。所以稱盛意。公時官諭德。每進經史講義。必詳晰義利。開說端委。以推極於治要。

上嘉納焉。有同官以喪歸。未葬入臨。

上意欲留之。公力疏爭。事遂寢。當是時也。朝野無事。

天子方虛己側席。有一善無不庸。若谷之應響。公駸駸方向用。而適以憂去。既服闋。入朝。會日食。求言上書論臺諫。以爲朝廷樂聞諫言。不必疑其好名。臺諫之所得者名。政事之所收者實也。其言可謂通達識治。體督學浙江。浙西饑。無入告者。公輒以聞。遂得

旨賑貸。公既感

上知。不欲以虛文答

詔。旨亦不肯以職分自諉謝。惟

上鑒其誠。而信之。既用其言。復顧其身。且使得就官。迎養所以曲成之者。無不至。夫亦將有待矣。而公復以乞養去。蓋嘗論人其器大其意必遠。以公之精誠磊落。抗節不同。且無有過塞之者。宜不獨此三數事見諸言論。蓋已舉其大者矣。然則使公數歷至今。其位益顯。其任益重。而亦無有過塞之者。將必更舉其大者以副切一世。而惜乎其志卒未竟。



也。公少學於蔡文勤公，其學一宗朱子，不搖於他說。臨卒，無一語及私。其遺疏云：爲子之事，粗具爲臣之志，未伸。蓋公亦自以未竟其用而夭奪之年爲可憾也。公配巫夫人，子男子三，長定瀄，舉人。次定澍，國子監生。先卒。次定源，子女子一，適國子監生巫國維。孫男子二，女子一。以某年月日葬公某所。銘曰：器之大小，隨所儲瓶。養瓶石殊盈虛。我戮雷公，志不渝，英辨挺特，精誠孚。守以醇固，浩氣俱落，落落數事，昭著區區。蘊負更與常人殊，厄之歲月未盡舒。銘茲景烈，垂史書，子孫達者其嗣諸。

（碑陰）卷三〇

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墓誌銘 朱仕芳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化雷公以疾薨於里第。遠近人士聞者，驚悼交書相弔。蓋公以忠孝見信於上，而天下尊其學者三十餘年。其告養洎丁艱，朝野咸望起復，大用以著大儒之效於天下，而公遽薨。公之薨，而人士竊計：內外大臣鮮復有如公之留意人才者，故其始聞而驚，驚已而悼，人人有失其私之悲，而因致夫天下賴之之意，而益知公之生歿於世不偶然也。公諱鉞，字真一，號翠庭，先世陝西人也。後自江西遷汀之甯化，故今爲甯化人。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諱某，縣學生。三世皆以公貴，恩贈如公官。公爲諸生，見蔡文勤公學約悅之，從文勤講學。文勤稱公爲人類揚江陰、江陰者，文定公名時也。鄉貢京師，高安朱相國軾開公名，不可得見，乃就公蔡公寓舍論易，時人兩賢之。而合河孫侍郎嘉淦亦先禮公，舉爲國子監助教。癸丑，開性理試，主者欲得公，公謝不往。既成進士，朝考第一，大臣多薦者，改翰林院庶吉士。今上卽位，詔起公于家侍讀。

皇上

賜第內城，特旨授編修。充丁巳會試同考官，以

御試前列受賜，充日講官，起居注。京察一等，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同事余某以

皇太子薨入京奉

旨留侍

皇子讀。公言：余某父喪未葬，不宜在

皇子左右。聞輔臣咎其辭爲好名，使在廷人人辟好名之嫌，不執親喪。

非細故也。余得歸終制，丁縣學公艱，服闋，詔起供職，以額外諭德食俸。遷右春坊右庶子，再遷少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擢通政使司通政使。是時

上以言事者外沽直名，自規便利，下旨訓飭。公謂二者雖諫臣不肖然亦朝廷樂聞諫言，不必病二者以塞言路。昔孔子稱舜隱惡揚善，則知當舜之時，言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且揚之，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言言罔攸伏。」願

皇上以舜爲法，因言宜任老成，遠諛佞，簡遊幸，屏玩好，得

旨嘉獎。是冬，乞假省母。滿假，以原官提督浙江學政。調江蘇，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調浙江。梓潼清獻公年譜：教士敦實行，去功利，衡文取清，一革舊習。公爲政甚嚴，而州縣吏亦無敢踰法虐士者。有勸屬捏報劣生者，其人已擢守道，公特劾之。因奏舉報優劣，宜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又言：太學貢士宜先老成通經學者。會秋大饑，有司以例不敢請，公密言狀得

旨特賑。民困以蘇。母李太夫人年八十，援例終養。蓋侍養太夫人者四年，太夫人既薨，未終喪而公薨。年六十四。公平生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愠之色。至臨大節則毅然不可奪。其在朝廷，遇重臣無加禮，退接故交如布衣時。狀貌秀偉，造次必于禮，而弘毅簡重，安舒自得。見者知爲粹然大儒也。初入仕籍，大臣爭相引重。公岌然中立，無少依附。獨以忠懇結上知，在羣臣中恩意特異。二十二年南巡，

御書扁額爲太夫人壽，兼賜貂緞。蓋公性純孝，

上知之故體恤之尤至。而公臨薨遺表亦曰：「臣爲子之事粗具，而爲臣之志未伸，受

恩深重，莫報涓埃，此臣目難終瞑者也。」嗚呼！觀公之所以事

上與

上之所以待公者，庶幾古詩書所載君臣相與之盛者已。公之學以躬行爲主，其生平出處張弛言默，按之無一不合于道者。至小事亦皆可法。爲文章簡要冲夷，有古作者風。所著經筵堂集自恥錄讀書偶錄，校士偶存，聞見錄等書，凡若干卷。公嘗謂

國家根本在人才，故閱一藝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巖穴奇士，其奉使

出京布衣李錯，朱徽送別舟次，錯號爲青山人，與徽俱守道自重，不妄

見人者，惟公能得之。在浙江，每有造訪，或邑人未曉名姓，相視驚訝，不



測公何以知之也。公在病猶手修族譜考校無訛。蓋其所存者如此。公夫人同邑巫氏有順德能宜於公。長子定濱王申。恩科舉人。次定樹監生。先卒。次定源貢生。女一人。適太學生巫某。孫男二人。定樹出。又女二人。一定樹出。一定濱出。定濱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山某原。先期以狀來請銘。仕秀與定濱為男女姻家。辱公以文行見知者二十餘年。公之病未竟也。實以誌墓之文見屬。因忘其不肖。輒刪狀語。撥公行身居官之大者。藏諸幽。以告後世云。銘曰。雷世潛德。始顯于公。公仕以道。不辱其躬。正學之興。明時是逢。進禮退義。既孝既忠。非公之賢。明聖在上。信賢不疑。崇德無忘。爰再起公。不俟自來。侍經皇子。久試公才。改官詹事。遂掌銀臺。公督浙學。皇有特命。迎養之便。毋忘溫清。南巡賜詩。又以為言。教及都人。彌荷皇恩。惟公督學。雍雍翼翼。起秀弗燕。幽則無匿。公貳都憲。大江之南。仍改浙學。文教其覃。惟公立朝。無側無倚。體皇之心。以成燕喜。其喜維何。忠孝道光。奉母歸閭。色養無妨。融融洵洵。和樂且康。諸子帝心。

天語揭堂。公進不疑。退省無虧。古有成人。庶其在斯。壽母慶終。公猶孺慕。喪廷未徹。俄驚大故。公年六十。公位豈卑。未厭眾望。士林齋咨。城口有邱。爰得吉卜。公體藏焉。表以名木。大儒之壟。過者咸肅。

父雷副憲傳附錄遺志立傳雷鉞字貫一。甯化人。父鳴高。諸生。有潛德。鉞幼承家學。篤志深思。所點定經書。宿儒莫能易。蔡侍郎世遠主講龍峰。鉞從之遊。甚見器重。世遠將歸。錄性理存養省察之要授之。嘗讀湯文正斌陸清獻龍其寶。曰有微悟。所造漸深。雍正癸卯。領鄉薦。公車。惟手性理一編。人謂其迂。不顧也。以工部侍郎孫先生嘉謐薦授國子學正。癸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內閣學士方先生苞以經學古文重天下。天下士鮮心契者。獨謂鉞當作第一流人。乾隆元年。授編修。尋晉左諭德。入傳。

皇子時同館某亦預教。而父喪未除。鉞上疏曰。侍學皇子之人。貴明大義。篤人倫。於學術性道方資贊助。今某隱忍父喪。則講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出口。某由是得歸終制。累遷通政使。上言。

曰。明詔戒臺諫。處心積慮。不外名利二途。此裁成激勸。莫以古純臣為法也。然人臣不惟不可計利。并不可好名。而朝廷樂聞謫言。不必疑其奸名。并不必疑其奸利。昔孔子稱舜之大智曰。隱惡揚善。則知舜之時。不皆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之揚之。所以嘉言同伏。遂成執兩用中之治。上嘉納之。視學浙江。浙故多佳士。鉞令月試于學。擇經義尤粹者。學官舉焉。由是更相激勸。又各授以小學。及陸氏年譜。俾為力行之準。聞有名儒宿德。輒就訪之。旋調江蘇學政。改右副都御史。復調浙江。值杭嘉二郡歲歉。民食匱甚。有司弗以告。鉞貽書開府。遂以上聞。蒙詔加賑。緩徵民糧。全活因母老乞歸。方終喪。以勞毀卒。年六十四。鉞天性孝友。律已嚴。而待人恕。其學以躬行為本。而篤信謹守。朱子敬軒當湖。嘗曰。象山姚江人品事功。卓然千古。學術則恐貽誤後人。作學術辨及詩文集。

舊史沈廷芳曰。吾聞雷之先本秦人。唐季自豫章遷甯化。有進士許者。生子伯泰等八人。相友愛。死則同葬焉。五代之際。無出而仕者。至性卓行。洵不愧三代之民。雷氏之流澤遠矣。鉞能率先訓。親師擇友。學篤而詣醇。宜其見重於朝野哉。廷芳為鉞詞館後進。復同學於方子之門。嘗歎其論議闊深。既欽其仁賢。而又感其遭逢而未竟厥施也。惜夫。

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行狀附錄遺志立傳公諱鉞。字貫一。號翠庭。先世系出馮翊。自唐時由豫章遷甯化。今為甯化人。曾祖某。祖某。俱隱居未仕。父某。縣學生。三代俱以公官贈通奉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俱贈夫人。妣李氏。贈太夫人。太夫人人生三子。公為長。自幼研窮經義。年十七補縣學生。肄業龍峰書院。時漳浦蔡文勤公掌教。公讀其學約。爽然知造道入德之方。雍正癸卯。舉於鄉。至都。寓文勤公邸。不投公卿。一刺時相國高安朱文端公與文勤公居比鄰。文勤公謂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公以陸平湖在京不敢見。魏蔚州為比公。領之下第後。文端公禮先焉。乃往見。遂以所著易解屬校訂。庚戌會試報罷。時合河孫文定公以工部侍郎兼祭酒。過文勤公邸。公曰。孫公實為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公對曰。不敢也。將有保舉。毋乃近於自媒乎。文定公竟薦之。補國子監學正。癸丑會試中式。朝考第一名。朱文端公以踐履篤實。才識明通。薦改庶吉士。館師桐城方望溪先生。負天下重望。於世士鮮當意者。獨心契公。以第一。

流人相期許已而假歸。

今上繼承太統

召入侍阿哥書房講讀

賜第內城感疾未與散館

特授編修遷諭德其在書房自持嚴正而和婉善入格勤不懈於中貴

辭色不稍假編修余君棟丁憂以

皇太子薨入京留侍焉公奏

皇子侍學之人必明大義篤倫理方於學術性情有助余棟父喪未葬

若隱忍行走則講書至辛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於天下風化有關於

是余君得終制丁父憂去官服闋仍入

上書房再遷至少詹事充日講官起居注旋擢通政使丙寅二月應

詔陳言略云

上諭戒飭臺諫諸臣處心積慮總不外名利二途此我

皇上成敗攸關望其警易猛省以古之純臣為法也然似因一二臣之

言行不符遂概疑及臺諫諸臣恐志欲建白者形迹之間近於博取虛

譽冀望陞遷轉懷疑徘徊中止夫就臣子而言不惟不可計利并不

可好名而在朝廷樂聞諫言不必疑其奸名并不必疑其計利又云孔

子稱舜隱惡揚善則知當舜之時亦不皆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之揚之

所以嘉言罔攸伏明目達聰用成執兩用中之至治又云信任忠良練

達之臣屏絕諂諛容悅之習不為無事之遊幸以增費累不耽無益之

玩好以妨幾務率

殊批雷鎰此奏朕嘉納之前謂臺諫不外名利是圖亦謂彼一時有此

氣習耳今則漸知省改矣若夫大舜之隱惡揚善固朕所日勉焉而未

逮者也三月稽察覺羅右翼官學

賜宴瀛臺八月

命督浙江學政賜時有為汝便因養老母之句旋調任江蘇係奏學政

事宜選拔宜兼老成重經學貢生肄業成均經義治事宜核實舉行改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視學政如故癸酉冬又調任浙江凡居江浙六年

公慎自矢所舉拔多知名士浙人謂不動聲色而弊絕風清百年來所

僅見有知府勒教官捏報劣生已別擢去公核實劾之乙亥秋浙西災

公寓書督撫勸其入告弗聽乃自奏即荷

恩賑濟民困以駐丙子陳情得請歸里丁丑春迎

駕江南凡三蒙

召見詢母年老狀

御書董榮綬社四字賜焉命亟歸為母壽先是供職京師前後蒙

賜福字及尙方珍物不勝計公天懷純至無一事不曲體親心朝夕視

膳問寢萬然濡慕根心生色友愛兩弟待族黨由親及疎恩誼周篤有

匱乏量力飲之常若飲然律己嚴而待人恕從不逆詐億不信人亦卒

無能欺者倡修大宗祠復建三代祠置產以豐祀事已卯春丁母憂執

喪毀瘠成疾及葬冒風露步原轍病遂劇留時惟誨子孫孝友讀書

不及家事十月廿五日遂卒壽六十有四公始學從蔡文勤公遊即手

錄性理精義中總論為學之方及立志存養省察致知力行數篇以為

繩準口誦心惟身踐曉夜汲汲無時或懈稍有疎忽即痛自刻責若無

所措其身者文勤公稱其為人如楊江陰江陰者文定公名時也平日

讀書窮理研精覃思識見周徹洞悉自古聖賢君子學術之純疵一以

程朱為宗而凡流於異端似是之非者不能惑也嘗謂陸王人品事功

卓然千古學術則恐貽誤後人因作象山禪學考陽明禪學考以示學

者其在書房進呈講義力辨于危微之界反復于克念同念之幾以推

極于天下治否生民休戚莫非聖帝純王之道于中朝名臣宿望有

淡於進取自立崖岸者必折節定交士有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嚴大

奇士在江浙發學政條約頒行小學書刊布陸清獻公年譜以助多士

每府試竣輒召其學品優者究明經史疑義辨析學術源流告以立志

居敬窮理反躬之切務一時觀感興起爭自濯磨者所在有人焉有所

遺範或鄉里未知姓名相顧不知何以得之其佗僚終身者每見於文

寓忱惜之意若集中五布衣詩兩王生傳是也所著有經筵詩文集

自恥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共若干卷建甯朱君梅崖序其

文集有曰公之學以躬行為主以仁為歸以敬義為堂戶以人情事理

為權衡以六經為食餌以文藝為紳佩以獎引天下之士為藩牆而於

邪正之界流漸之潰析之尤精防之尤預大要宗朱文公而以薛文清

陸清獻二公之書為譜牒生平出處按之固已無一不合於道所為文

章則皆本其躬行所得者而慰唁問答解惑係指發德辨姦析事類情

以綜王道之要以會天命之精君子觀於斯言亦可以知其大略矣配

巫夫人子男三人定清王申

恩科舉人直隸東安縣知縣定澍監生定源貢生女一人適巫國維孫

四、光緒諸生。光緒監生。光榮諸生。光杰。曾孫男三。國棟諸生。餘幼葬城東魚潭鄉之。源。巫夫人附焉。謹撰次行狀上之史館如右。謹狀。

附錄三則

與周撫軍書云。通杭城。即局門。考試。未得聆誨。茲願獻微忱者。浙中偏災。地廣。務圖明年春夏接濟。今折漕既不及。請非多糴外省米粟。難救然眉。紹興。湖州。二府。固不待言。嘉興。一郡。前日承面示。嘉興。本不成災。祇因蟲傷之後。八九月之交。霜隕風暴。以致有穀之形。無穀之實。則民無蓋藏。可知。杭州。各縣。近教官送考在省。咸云。雖無水災之處。皆被蟲霜大傷。與仁和無異。今僅仁和。一縣。報災。則小民含怨。無望。則民無蓋藏。又可知。幸荷。

皇恩浩蕩。積漕十五萬石。以資賑恤。又應行起運漕糧。不論紅白和粳。俱准一體收兌。其應蠲免及緩征者。皆有。

旨諭令。體察情形。分別辦理。執事自必仰體。聖心。公忠報國。培養元氣。聞執事諭屬員云。愛民生。亦當為國計。屬情愛民生。即所以為國計。不可分為兩途。今所嚴飭各屬。被災之地。向前批較。未准者。准其補報。據實再奏。至散賑之際。必不致小民報名有費。有司報銷。有費。則浙民咸慶更生矣。又自記書後云。撫軍名人。職復札云。秋災。不出九月。現屆隆冬。無補報之例。災黎固當撫恤。而奸民得望。妄冀非分。刁詐之徒。每造言生事。如各教官者。流其言。亦不足信。云云。夫已得賑之民。更思求賑。則可謂得。應屬。今嘉興。一府。杭州。八縣。均不報災。嗷嗷待哺。詎為妄冀。非分。可乎。教官之言。或不足信。嘉興。七邑。縣令。赴省。懇求折漕。何以皆不見聽。且加訶斥乎。見既。離。離。只得入告。有。

旨密飭。毋得諱災。而制軍獨能實心查勘。宣揚德意。遍賑災民。乃復蘇。先是。子移書制軍。答極委婉。有此後。有所聞。見。仍望頻頻示教。使知黎庶情形之語。迨撫軍罷。子校士。嘉興。制軍。貽書云。武林。距禾稍遠。仍恐有司欲護前非。有心粉飾。惟所密示。安輯。子試湖州。又詒書云。放棹禾中。一路情形。均與台指相符。云云。制軍。喀爾吉善。號淡園。其居心行政。庶幾得古人風。此。嘉興。乙亥年事。公為。驚湖詩說曰。乾隆八年七月。余返自江南。取道鉛山。將遊武夷。鉛山令。鄭君之。僑振興。驚湖書院。躬課諸生。余與俱至。驚湖。諸生。環侍。鄭君請一言。以示訓。余曰。講學之書。先儒備矣。惟在心體。而身驗之。奚容。

贊。雖然。朱陸異同。聚訟至今。始於驚湖之詩。試與諸生言之。當日朱子送呂東萊先生至驚湖。東萊約陸子壽。子靜。二先生來會。子壽賦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襟袖。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孟子指出人之本心。所固有。使知察識而擴充。即如築室之有基。成岑之有址。子壽此詩。夫何間然。但所以築室成岑。正有結構積累之功。非即以基為室。以址為岑也。聖賢傳別。是非邪正。以開闢人心胸。正恐幽莽涉獵。不得其精微之意。願謂傳註。可不留情。精微可不善意乎。當云。窮情章句。翻襟袖。著意空虛。更陸沈。則得之。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峯。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自今。子靜此詩。首二句。即子壽引孟子之意。子壽未說及功夫。子靜幹旋之。故曰。涓流卷石。積至滄溟。泰華滄海。不擇細流。泰山不辭土壤。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集義。以生浩然之氣。正如是也。如謂自有易簡功夫。則孔子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亦為多事矣。人不盡生安之質。不致知力行。日積月累。如何能踐形盡性。若奮然立志。返求為己。則真偽之辨。明自下升高。非一蹴可至也。朱子三年後。乃和詩。以寄懷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此追憶當日相會時事也。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此探問別後功夫也。因子壽脫離傳註。子靜自矜易簡。恐開陷空之弊。故曰。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厥後朱子答項平甫書云。近世學者。務返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又云。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朱子之心。虛公廣大。所以為百世儒宗。子靜白鹿洞講義。朱子深取之。謂其足以發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陸先生兄弟之學。固不可因驚湖二詩。定其生平。朱子答呂東萊書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卻自訟前見之誤。東萊與朱子書云。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翫然以驚湖所見為非。又云。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朱子祭子壽文。尤深痛惜。謂其降。



心以從善。豈有一毫驕吝之私。子靜與曹挺之書云。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世。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厲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此段每讀之。令人通身汗下。陸先生未嘗教人廢書冊。亦卽此可見。今之主張陸學者。尙曰。據依在心。豈靠書冊爲有無。其弊不至不立語言文字。不入禪學。不止。豈陸先生之教哉。卽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功夫。並非頓悟。其不至師心自用。臆見自逞者。幾希。我輩惟在脫去俗學。如朱子所謂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而已矣。文錄堂

《碑傳集》卷三〇

又勵志雜錄

太極西銘正蒙遺書。先儒許多言語。只形容得這箇充塞遍滿。無些子罅漏。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學而時習。學字兼知行敬。思釋浹洽。知之精也。所學在我。行之實也。坐如尸。立如齊。居敬之密也。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居敬以成始。成終。聖賢之學。其有出於此者乎。妖毒不貳。聖賢看破。死生與釋氏同。但修身以俟之。功夫卻自別。以蕩蕩之天懷。而守乾乾之惕厲。隨處體認天理。

安順之時。當戰兢惕厲。憂危之際。當寧靜寬舒。

人心之正處。卽天心也。

陰陽鬼神之神。聖人於易言之。他書未之及也。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迨周張二子。始切切指以示人。然要人知得卽氣。卽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卻工夫。乃是教人切近處。非是教人高遠也。天下古今義理精微。無過於四書集註。不知讀此。雖說得極高妙。終是癡淺。

程朱之學。敬而已矣。

理不離於氣。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理不離於氣。故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惟其不雜。故孟子道性善。惟其不離。故孟子言踐形。惟其不雜。故曰無聲無臭。惟其不離。故曰有物有則。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克己復禮工夫。做到全是一團春生之氣。得天地生物之心也。故克己功夫。以治怒爲先。怒便失卻溫和沖粹之氣。與仁相去遠矣。

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也。亦只是靜。吾人見些小利害到來。便心動不得。寧帖。

人唯是洗卻私欲之心。與天相對。便廣大清明。所謂君子終日對越在天也。一部詩經。吾取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君子畏天命。則私意自無所容矣。

默識默成。默字最好。靜與天通也。講習討論。是知一邊事。省察克治。是行一邊事。戰懼畏象。是敬一邊事。

知行敬三者。是聖學之主腦。敬兼內外。故曰表裏。戰懼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也。可畏可象。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整齊肅莊。不可輕者也。其云德容表裏之盛。舉成功而言敬者。成始成終之功。貫乎知行之中。而統乎知行之全者也。然則文王之敬。止聖人自然之至善。而此章之拘擯威儀。學者勉然之至善乎。

誠意便有德致知。便有才。然人必意誠而後有才。世人所以流於無用者。以其虛而不實也。故聽其議論。則有餘。按之實事。則全疎。必以實心辦實事。不肯一毫放過。處處實落。便處處見其力量。不謂之有才而何。

讀書全在涵泳玩味。便是以義理養其心。養得性情和平。方可作事。看來古今莫大事業。皆從性情上做來。故聖賢之學。只是理會性情。

朱子言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昨。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此言持敬之功。嚴密剛毅。無懈可擊。凡人心纔敬。必抖起精神。異樣威武。所謂常如烈火在身也。一不敬。便冰消雪冷。怠惰萎靡。而放僻邪侈之心入之矣。

人不能處大事。只是疑懼二字。窮得理明。則無疑。養得氣足。則不懼。文人讀書。只要記誦典故。以矜淵博。不求分別是非。講明義理。故臨事便

鵠突狐疑。漫無可否。決斷專學作文。纖心刻骨。心氣虛耗。膽志薄弱。一



當大事便張皇驚恐畏蕙無措所以古來文人都無事業。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主中饋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國家。

李梅崖有言養先於教除害先於興利此為政之序也。又謂州縣以積穀為要身經歷者知之。

須從舊法中做出新政來。只在事實做實做便無弊不實做便都是弊。

為政不先整飭得胥役使他革面以從事便一事不可為。凡有舉動皆成弊政害民。

接物以和所以平人情之險阻。

誠偽之分人鬼之關也。今所謂才智者盡是些鬼家活計講得趨避法豈所謂才才須從一片至誠做出。

周濂溪先生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言其心體也。又曰遇事剛果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則不屈果則有斷精則不粗密則不漏嚴則不弛恕則不刻合而觀之聖賢之體用見矣。

不學使老而衰志氣衰也能學則志以帥氣血氣雖有時而衰而志氣日見其剛大。

為政要便民知吾好惡所在而信其非偽則治之亦易而風俗漸趨于正。

要處移脚一步便差到不可救藥。

決斷民事必本於人倫原於道理務令久遠相安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有友人議一前輩謂潔已而不求人弊子曰為小官則可若居大位須以激揚為先養惡容奸正是已之不潔。

歷觀前史凡忠實任事者有成苟且偷避者必敗。

潛菴先生謂利心即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妖毒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真金經不得烈火一煅此言極好。

心氣太耗便不能應事。

潛菴先生曰今天下大病總坐一偽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商量處此程朱之真脈也。

文章只有明道紀事二者舍此更有何文。

為大臣者以激揚為要務使見善不能舉見不善不能退而徒殫精疲神於簿書出入之際禁令文告之間則何益矣。

聖人力量大亦只是收拾人多觀於孔門可見孔門人才最盛五臣十亂而後未之及也。當時一用孔子便舉諸弟子分布眾職更何事不可成。即朱子救荒諸政做得好亦全賴及門之力。故為治以得賢才為先。為政地方只要無事除盜賊鋤豪強清詞訟革苛斂處衙門禁打降洗冤抑無非只求無事而已。官欲晏安怠惰一切不管為無事則民間遂紛紜多事。

要做伊尹事業須先礪伯夷風節。

文正公與朱秀才帖云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為好此言當與先憂後樂並觀。又與中舍云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外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此言可以遺病。又朱子論文正云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他且得個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觀此數則可以想見前賢胸襟氣象矣。

范文正公嘗言史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嘗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此良相之言也。

程子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須是稽古方能愛民。惟看得做官是為百姓之事故斷不肯求人有人求人心便已自喪其所守俯仰隨俗志氣餒敗如何更能做得事業。

《碑傳集》卷三〇

校記

①源：當作「原」。

②折：當作「浙」。

③便：當作「使」。

清儒傳集卷八十三

王廷詔 劉大樞 陳履平 黃永年

吳玉搢 法坤宏 閻循觀 韓夢周

石門縣主簿韓城王君廷詔墓誌銘 吳玉搢
余再學關中書院時同郡之來學者不乏才而其文俊逸不羣為諸生
所交推者韓城王君也余因其有進取之志導以正學君即信而從之
曰然父教弟親師友者意實在此時余亦於君方為浙江石
門縣主簿而亦與從兄煩胞兄微自浙歸同學於關中余遂得悉君之
所以教家與所以勸于官者越數年君罷職又數年余以選貢授藍田
教諭余方謂君志未竟者樂觀其子之克繼也未幾余聞君來武功以
君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廿六日卜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安葬先塋之
次而乞余銘君之墓矣嗚呼惜哉君諱廷詔字鳳銜濠濱其號也先世
自晉洪洞遷韓為農家父象峰公居鄉有盛德生三子君其季也君少
就外傳貧不能卒業而所誦四子書終身寶得力焉嘗釋耒而歎曰吾
不能以文學起家奈何令子姪仍為農夫乎遂由營田例得任浙之杭
州府中務稅課司大使盡子姪八人以行至即延師教授而君於公務
之餘亦理及舊業與其師相質辨迄今子姪八人皆彬彬然功名方盛
不可量君之教家已有成效矣其為大使也每夜分巡城中同官與
上司遇君獨否上皆廉知其誠器重之委署無虛日制府坦肅程公
方伯楊阿張公尤倚任焉而其勞績卓卓可紀者督運黔餉招撫平陽
災黎二事為最方伯之苗民騷動王師芻粟不繼
上命浙省運餉二十萬程途修阻督者難其人君於制府相國者
曰非王大使不可制府遂遣之同行者隨處別家人君毅然前往無懼
色且曰羣盜不恭弄兵潢池中聞軍餉至當虛廩耳愛飭護兵如期至
歷十月乃歸制府薦於朝引
見准回原任候陞君之未回任也溫郡大饑平陽民尤多散者制府曰
此又非王大使莫濟君歸杭行李未至署即受檄兼程赴平陽攝縣事
宣布
皇恩分賑施粥招逃亡撫之平爭訟所甘霖禁鬻男女皆肫肫懇懇如
古循吏之用心故平陽人有十政歌君返而平陽人不遠千餘里爭載
斗持旛以送時縣之有司皆好民之君也君推陞石門縣主簿主
簿九年去之日民踴躍以餽君弗受曰吾居官已不受而賄矣民乃以
錢置酒日享君于途錢盡羣泣而別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存心愛物

子人必有所濟其君之謂乎君生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廿七日享年五
十有九娶吳氏例封孺人生子三長潛吳西武舉娶郭氏次微縣學生
娶文氏次微縣學生孫男三過時業儒娶梁氏潛出乘時聘解氏得時
幼俱然出孫女二長潛出次微出其後蕃衍矣銘曰
君弗遠于學也而家學之源匪君其誰開君弗顯于仕也而仕獨殫厥
才存順也沒寧也永棲幽宅任古往而今來

（清儒傳集卷八十三）

劉先生大樞墓誌銘 吳定

先生姓劉氏諱大樞字耕南號海峯桐城人也曾祖曰耀明崇禎時以
貢士廷試授歙縣訓導祖姓父柱皆縣學生先生狀貌豐偉而性情直
諒寬博讀書工辭章之學自古文亡於南宋前明歸太僕震川暨我
朝方侍郎暨蘇繼作重起其衰至先生大振其才之雄兼集莊騷左史
韓柳歐曾蘇王之能瑰奇恣睢鏗鏘絢爛足使震川靈泉驚退改邑詩
亦孕育百氏供我使令元明以來辭章之盛未有盛於先生者也年二
十九應舉入京師巨公貴人皆驚駭其文而尤見賞於方侍郎暨吳荆
山閣學以為昌黎復出已而兩中副榜貢生以終乾隆之初邵開府余
京兆欲薦先生賢良方正辭會舉博學宏詞方侍郎以先生薦及試為
大學士張文和所黜而文和後大悔泊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學文和獨舉先生而文和旋去位乃出為教諭於黟黟士至今
感誦先生教育之仁不絕

國家用經學選天下士而先生以振古之文生於
列聖相承文教累洽之日又有持權者為之引延而卒之淪溺下僚不
獲展其才以沒則信乎命之窮也然而富貴之榮沒則寂焉斗筲之功
名亦澤竭則忘焉天地之光華一日不掩則先生之文章一日不磨界
先生以曠世不數見之才而待假嚴堅寬閒之歲月以成先生千古之
榮天之眷佑之者至矣即使先生數奇屈於生復屈於死卒致泯沒無
聞而先生之不朽乎此生者自在也其又奚悲焉所著有詩文集已
行世其卒也以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年八十有二娶吳氏生子
三人皆早世以兄之孫符琬為長子介後嘉慶四年十月某日葬先生
于梅子嶺先塋之左門人吳定涕泣為之銘曰
文雄千古迥出一時一時之屈千古之師豈無公相高談遠飛百千灰
滅公尚巍巍韓歐之側配食攸宜謂予不信請祝來茲
（清儒傳集卷八十三）
又劉海峯先生傳 續編



劉海峯先生名大樞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
州劉氏數百戶居之為農業多富饒獨海峯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即
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
師見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劉大樞乃今世韓歐
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自康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
登副榜終不得舉乾隆元年舉博學宏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
用朝官相相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為歌詩
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樅陽不復出卒年
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某為後先生少時與蕭伯父蕭鳴先生及葉庶
子西最厚蕭於乾隆四十年自京師歸庶子與蕭伯父皆喪獨先生存
屢見之於樅陽先生偉軀巨擘能以拳入口嗜酒嗜談與人易良無不
盡嘗謂蕭君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時
嘗作詩以觀海峯南查侍郎慎行查侍郎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為文力不
如專為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能
包括古人之異體銘以成其體雄豪奧祕靡斥出之豈非其才之絕出
今古者哉其文與詩皆有雕板爾欲稍刪次之合為集未就乃次其傳

通政司右通政陳公履平墓誌銘 張庚 節錄

通政司右通政陳公履平墓誌銘 張庚 節錄
即家焉勉夫弱冠隨兄任來京師高安朱文端器異之會開營田水利
于畿輔遂奏名以國子監生往任使勉夫履地相度知北地多不宜營
田開有可為者必詳勘地形水勢土性期于官民兩益不可者力止之
天津一帶是已且密陳其弊於高安高安亦聽之乾隆初高安竟奏止
其役云勉夫任水利五載怡賢親王保薦者三授吏部驗封司郎中時
桐城張文和薦調文選司後遷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改工科給
事晉刑科掌印皆兼選事十三年擢太常少卿其在部曹推授知府者
再在臺推授川東觀察使皆不拜
憲廟諭曰重慶五方雜處為重鎮煩汝汝憚遠耶汝辭母老不有汝兄
在耶
上方震怒勉夫免冠頓首以慈母戀幼子實情對
上許之乾隆三年遷通政司右通政明年內艱歸勉夫方巡城時力劾
滿御史之不法者廷議削籍有

旨覆讞得留任後掌納言有御史言兩廣督臣浚利下廷議多右督臣
者勉夫偕同官六人抗爭謂御史言是遂兩議以上時有七賢之目歸
時年僅四十有一竟不復出

（附錄）卷四二

黃先生永年行狀 陳道

黃先生諱永年字靜山別號崧甫江西廣昌人其先均祥由石城始遷
傳十一世至諱麟瑞者為先生曾祖祖蕃父叔歲貢生並用先生初試
刑曹時進階得贈封奉直大夫祖妣劉母劉俱封宜人先生少穎敏善
學經史子集諸書具能掇其精華家貧獨學白田山中躬自爨給時或
坐古松下啜苦茗俯仰吟哦意氣自若見者咸異之輯先儒語為希賢
錄謂此學人本源循是有得則行誼政事文章一以貫之矣為諸生十
八年困頓舉場藉投徒以奉甘旨非其所有不取也涇陽王遜功先生
以名儒總藩江右聞先生學行招見不可得時吾廬陶先生主豫章講
席傳語曲致之始一見雍正六年

詔舉孝廉方正執政以先生應固辭不就雍正十三年中江西鄉試乾
隆元年成進士授刑部福建司額外主事越六年乃授實二年晉員外
郎又二年轉郎中皆在刑曹先是

世宗憲皇帝詔徵天下博學鴻詞常中丞首薦先生

今上登極引試殿廷多拔擢改官詞垣先生既授職則謝病不與試曰
吾業試于事豈敢復希館職清華日坐曹理案牘諸疑獄多所平反嘗
謂古人引經斷獄持其平而已今法令具著虛心求之庶無失輕重耳
長官以為能保督京倉又令總稽秋審規畫皆中條理公卿交章薦為
御史少司寇寇秦公憲田官閣學時舉以自代先生始未嘗知及知亦弗
謝為人端廉簡重與人言常訥訥不竟其意出入敝車蹇蹇隨從一愿
僕退直則掩關兀坐尋繹經訓無異居山時所嘗與遊者雷翠庭劉蘭
谷蔡葛山王毅齋陳元若傳謹齋諸君子聚或竟日移時相與責善糾
瑕不少貸乾隆十年安徽撫臣劾宣城令段雲翹溺職將去縣民戴德
呼願攀留擁眾塞府署復劾雲翹指使罪當逮問先生奉

詔往謝廉得實情事乃雪民人並減死還奏稱旨
上溫語慰勞詢在部歲年出身階級先生敬謹奏對並及歷試名次
上笑曰若是當居詞館今官刑曹得毋廢書耶對曰臣性拙惟知讀書
職事暇未敢忘舊業翌日



儒藏

命知平涼府。先生官京師十年，頻請假省親，為上官留阻，使事竣方即入告，遽有平涼之命。先生流涕曰：「平涼去家七千餘里，舟楫不通，老親勢難迎養。」君恩誠重，然安有十餘年不見父母之子？即具疏乞移鄰近地，改知鎮江。歲餘，復遷常州。先生為政寬重，有大體，開誠馭僚屬，虛中集益，人人得盡其長，而無敢以私干屬人士，亦無有狎至其庭者。行部則必咨訪人才，測其土田高下，溝渠堤圩所宜，與令熟計之，而于人心風俗尤三致意。丹陽奸胥某為令所黜，乃偵他事謠詠之，制府尹公將劾令，先生曰：「令固當去，然以猾胥敗，則長奸風，非微官邪也。」尹公深領其言。民有兄弟爭訟，蔓引連歲不決，先生導以天良，使悔悟，然後平其曲直，俾無相仇害。旁觀並感泣，武進地高苦旱，為穿渠引水，並開德勝港，港諸溪之淤塞者，概連江橋以下，田二十餘萬畝，歲獲遂倍他邑。潁河低窪者，趣民築堤堰，咸鼓舞爭先。乾隆十三年夏，米麥踊貴，鄰境騷然，而昆陵獨得晏然無事。先生嘗言：吾憲鉅百不如人，惟此拙誠為民之心，早夜乾乾，則鎮常人士皆可與知方，思規畫社倉，興復東林書院，而去職矣。其官鎮江時，奉大府檄審常州董守銜張紳爭田獄，先生訊知張田鬻人，已入贖之未當，而誣買者用賄行求事，左驗無實，所引證行求吏人反言其意皆出自董守，覆上董既罷黜，制府將以先生改調常州。先生既面辭，復為書陳請，其略曰：昆陵領邑八屬，較京口增倍，而治辦易於京口，此一轉移，皆外吏求之不可得者。況職在屬郡，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是於人情既不必辭，於分又不得辭，而某願名思義，通屬知府，獨某為萬不可，齊此調者。日前常州之集，兩院會疏曰：商之撫臣交與鎮江知府黃某查審，是常州府之參劾事由鎮江府審訊，夫糾人之奸而即代其任，雖奉命自上，而自顧亦何以御僚屬對百姓？知愛如公，惟恐其在官少有疵玷，不獲成全，豈令某居此嫌疑之地也？語甚懇至，卒不聽。且令申理前案，已而張紳坐籍沒，先生時行部江陰，聞之愕然，莫識其由。而董張兩家騰布蜚語，歸謗先生，先生亦不與辨。其在官也，日閉閣理民事，于大吏同僚往來及縉紳就見儀文疎闊，至是無為分解者。雅公初撫蘇，以江陰署令，不謹事臺連劾議，錮二級，復守常州。先生固辭引退，雅公遣僚屬稱引古義相責，謂初有嫌隙，後為莫逆，如蕭曹郭李，范文正、呂許公皆是也。前惑已解，不宜更存芥蒂。陳請再三，不聽去。在官一月，而制府黃公又奏罷矣。其奏罷也，以巡部冒支夫役屬縣代買

食米為言。先生坦然聽鞠，羈吳二載，未及成讞，而先生死矣。先生家故貧，內外官十三載，無分寸積，落職後薪米將不繼，先生不為念。日杜門著書自得。昆陵士民咸怪黃公去官而貌加豐云。然體素羸，事無大小必竭思慮，坐是益勞瘁，年未五十，鬢白齒脫，可痛也已。先生為學，探原六經，下及宋元明儒先書，尤愛念菴語要，意在兼集眾長，歸於自得，而蘊蓄淵涵，不露蹤跡。素所知交及從遊之士，非久與處，莫能知也。平生友無妄交，語無妄發，律已嚴而待人恕，獎誘後進，惟恐不及。常念人才衰耗，皆由師友道失，英俊之士往往斷其根株，苗已壞而冀其秀實，難已與人言學，以適用為貴，定其志，往其識，鍊其才，斂其英銳，而固持之，庶幾其有立乎。又論讀書之要曰：聖賢備言之矣，闕疑逆志，論世知人，三者失一，不得謂之通儒。而研心經訓，尤為簡切。諸子文集浩汗，如取金于砂礫，功多益少耳。先生為文，不炫奇示博，而意理妙遠，古質醇，使人味而彌旨。所著有春秋四傳異同辨、靜子日錄、南莊類稿若干卷。居吳時，所自集也。輯成後數月，卒于邸舍。時乾隆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三。娶羅氏，子二：光理、光琮。女二。先生少從梁質人先生遊，而友高守村、彭祖硯、涂贊皇、于岸兄弟于古今制治典法，損益廢置，得失之由，相與講明而切究之，要在宜於今而不失古之意，故觀其外，退然若無所能，及與之擊畫事理，動中豁會，乃連蹇一郡，杖屨挫折，不得展其猷為。其所表見者，特其小焉而已。且橫被口語，抑鬱以終，豈非其命也。先生既死，越二月，雅公奏獲徘徊嗟惜，且令屬吏善歸其喪云。

常州知府黃君墓表

常州知府黃君既歿二十三年，其子光理、光琮始克葬君于其鄉小港之原。又逾年，以書告于紹升，屬爲文以表于其墓。紹升年二十餘，初自奮于學，誦黃君之言，因以識黃君之志。黃君之言曰：善人君子不可絕于世，如嘉種焉，生人之命所恃以立也。烏呼，豈不然哉！黃君不幸早卽世，而其時所謂善人君子者，迄于今亦零落殆盡矣，可悲也夫。黃君諱永年，字靜山，自號崧甫，世爲江西廣昌人。雍正六年舉孝廉方正，不就。乾隆元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至郎中。君故好學，以文章自名。平居未嘗廢書，及官刑曹，則屹屹治案牘，于諸疑獄多所平反。一日，有廣東客謁私第，聞者以名聞，弗識也。及見，遽伏地叩頭謝，仰而言曰：某頃以某事陷冤獄，非公則久入鬼錄矣。徐出一盆珠獻之，曰：謝公大德。君變色曰：嘻，我爲刑官，據法出無辜，職爾，何比于汝？而乃汙我爲客大慚，內珠袖中，遂巡去。既公卿交章以御史薦，時宣城知縣段雲翮以迂謄失上官意，會有築城之役，委它官代治之。雲翮故勤民，民愛戴之。民間訛傳雲翮被劾，且受代，相率罷市，聞于府堂。巡撫以變聞，坐雲翮指使舉。

上以御史言，命君往鞠之，但請以雲翮改敎官，諸囚竝減宥。十年，拜平涼知府，以親老辭。改知鎮江，歲餘，又改常州。君爲政寬重有體，尤盡心溝渠之利。在常州，濬德勝、滌港，溉田二十餘萬畝。行部所至，必咨訪高才，尊禮有德，事上官未嘗屈。

節。總督黃文襄初至江南，知府以下迎者俱道旁跪，君獨長揖而已。後黃以閱兵至常州，俱具頗約省，黃弗善也，尋以它事奏罷君。待讞于蘇州，日閉門課文史，焚香默坐，泊如也。十六年夏六月，遇疾卒，年五十有三。巡撫雅公知其貧，欲令屬官各致賻，或以告光理，光理曰：此豈先人志耶？辭之。喪之歸也，費皆出門人陳道云。初，君在京師，與同朝賢士大夫砥厲志節。一日，大學士鄂文端與寧化雷貫一燕語，論當世人才，貫一因道君之爲人，文端以是知君。君爲曹官，得稍行其志者，文端力也。文端歿，君竟以黜，而諸公亦相繼謝世，晚進之士，其風氣稍殊矣。予不獲生君之時，與諸公一發其中之所藏也，予能無感乎？君舉鄉試出，大人之門，平生書疏往還頗密，商確問學，氣誼渙至。紹升嘗竊聞之，又嘗與光琮相處久，得備聞君遺事，因揭其大者著于篇，使後之論世者徵焉。

吳山夫先生傳

先生姓吳氏名玉璽字藉五號山夫淮之山陽人父定謚康熙甲子舉人官廣德州學正母某氏先生八九歲即喜辨識古字積數十年久且專遂成一家學淮安爲江南名區地大而多材國朝以來風尚屢變初競爲詩歌古文詞既又究切於制義南北方學者各以聲氣相應或客其地相與磨礱以成業以故淮多知名士先生稍後出獨究心於六書合異同之迹析傳流之變形聲既明訓詁斯定因以考辨經義糾謬正訛遂大得其指歸當是時淮安諸老輩相繼凋謝先生歸然獨重於時平生著述不下十餘種而說文引經考金石存別雅六書述部敘考爲功尤偉先生孤懷獨寄人莫測其所存嘗南浮大江衍流所極訪求逸士歷險探幽冀出往古秘奧又以窮冬匹馬走塞上登居庸關考山川阻夷就成卒野老詢古戰爭勝敗處徘徊盡弄落日中至竟日不得食搜其碑刻而還先生抱所學既無用於世晚乃以明經訓導鳳陽時士人多汨於俗學與語不卽解不能廣其傳故嘗顧予慨然太息恐其學之久且湮也家貧甚父歿母年暮先生日率諸弟就榻前笑語以爲樂後爲鮮民雖篤老瞽先人手口澤未嘗不流涕所著詩古文詞不爲鐫刻而自中理有集三十卷藏於家年七十有六以卒子初枚次枚論曰韓退之有言爲文須識字故嘗寶蓄蝌蚪書又嘗登岫嶂山索禹碑表彰石鼓欲儕之二雅乃知古通人學士未有不究心於此者吳先生之書更達於六藝其爲用益溥矣然則窮經稽古之士烏可不鄭重而秘惜之哉

（碑傳集）卷四五

法先生坤宏墓誌銘

法先生坤宏墓誌銘 韓夢月 迂齋姓法氏名坤宏字直方一字鏡野膠州人膠去濰僅二百里余與迂齋相知三十年首問時至去年冬以近文示余余讀之歎其老而彌工中有議禮文質以所疑久之無報書余私憂曰迂齋其有恙乎未踰時而凶問至嗚呼弱年師友至是盡矣始余應童子試方幼齡而迂齋聲振齊魯聞於眾中望見之乾隆十七年秋恩科會試將公車北上有款門至者則迂齋也曰我來與君偕余與迂齋同郡而年不相及聞於友人問懷庭道其經明言立可追古人至此乃得與訂交懷庭迂齋同年友合志術者也迂齋博通羣經尤達於春秋所著春秋取義測去例明義解傳注之曲變九易稿而後成以綱目提要後人傳述或失其初非朱子手訂著綱目要刪爲文喜人彈議每一字屢更不厭余爲序學古編謂其得太史公深處吾鄉宋玉叔王文簡未之或先也迂齋報書云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此序他日出之可也遂易而用之其善下不自足如此法氏原籍濟南始祖文質爲膠州學正遂葬膠縣九傳至怡雲公衰以舉人仕至懷慶府同知國初死逆鎮海時行之難乾隆二十九年奉旨入昭忠祠是爲迂齋高祖曾祖若真特薦五經異才授中書舍人順治丙戌成進士入內翰林國史院仕至安徽布政使祖樸康熙乙未進士任大理寺評事考光祖太學生母焦氏迂齋初爲學卽厭講師說多待見人咸詫之所爲文閉目不敢道以故爲諸生三十年無遇合惟督學徐公鐸奇賞之辛酉以第二名舉於鄉徐公語主考官萬公年茂曰法君老學鉅文君可謂能得士矣七上公車不第以年老舉人授大理寺評事而歸遂不出先是迂齋年八十者授翰林銜或謂迂齋易益年迂齋正色曰事君不可欺迂齋喜談論淋漓動人余嘗過所居海上廬偕駕柴車觀少海是日大風寒語輒舌澀迂齋於車中歷述平生至可喜輒撫掌大笑抵暮買魚市酒歸曰與君爲竟夜談是後不復相見而迂齋卒矣生於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卒於乾隆五十年二月十六日年八十有七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妻冷氏子二人嵩齡丙子科舉人九齡州庠生出嗣弟斯野孫七人夢徵庠生曾孫六人嵩齡以狀來請銘遂愴然序而銘之銘曰漢儒治經究以專唐氏祖漢博以繼焉於惟宋儒既精且闢非精之爲惟身是儀既閑且儀爲後世師迂齋之學殫究聖志筆削既彰典禮



用植烈烈怡雲捐軀海氛。

聖朝褒節忠著

恩綸迂齋稽典涕泣建祠維

皇之仁維祖之微以率族姓爰訓子孫俾式於則罔有不欽海水瀟瀟

勞峯蕭瑟我作斯銘以垂永極

（碑陰）卷一三三

又特授大理寺評事職銜法君墓表

歲在辛酉膠州法君以春秋舉山東鄉試第二人制義傳海內出入三傳淵懿博奧一見知為經術之士後予抵都門於同年進士韓公復所睹君表傳諸作以為不愧古人來膠晤嗣君孝廉讀君說春秋書乃益悉君所學君遺其孫諸生夢徵從予受業方計旬日詣海上廬晤君得接高譚為快而訃音忽至於是悵然歎息咫尺未遂請謁之願非可憾哉非可憾哉君謂春秋以書不書見義信經誦傳諸穿鑿細碎之說生除略盡予反覆循誦以為解經精詣至此乃知心理所同不失銖黍為欣暢移時蓋昔著論亦微及此故云春秋之學自西漢以來株守三傳別戶分門黨同伐異至唐天水啖叔佐河東趙伯循吳郡陸元冲三人以春秋相授棄傳從經稍為有見而憑虛臆說多所乖隔識者讓之沿及兩宋言春秋者且數百家要莫著於泰山孫明復新喻劉原父河南程子伊川崇安胡康侯胡仲子清江張元德眉州家則堂研精覃思各抒心得顧有純者駁者純駁互出者有所長者有所偏者得失疊見是非叢集而紫陽論說未有成書嘗謂讀諸家傳註當先審知是非得失取其純去其駁用其所長舍其所偏久持此議安所得起君九原而質之君諱坤宏字直方一字鏡野號迂齋其先濟南人曰文質者為膠州學正因家於膠九傳至君為明懷慶同知致仕國朝順治間死逆鎮海時行難祀昭忠祠生若真由翰林至安徽布政使有文名世所稱為黃石先生者生獲大理寺評事生光祖太學生配焦氏為君考妣君讀書有特識超其羣輩丙戌會試得評事職銜以歸卒時年八十有七所著有春秋取義測學古編綱目要略諸書取義測即子祭君文所謂春秋則義者也娶冷氏州同知允淡女子二尚齡舉人九齡諸生出嗣孫七八曾孫六人夢徵奉高齡命求表君墓故為稱所述作有功於聖經者如此其他言論行事生卒歲月具載州人王幼蕓孝廉所為行狀濰縣韓公復所為志銘弗及也

（碑陰）卷一三三

法閻韓三先生傳

亭林顧氏有言非史官不得為人立傳然自漢季魏晉以來諸家別傳不必皆出於史官嘉慶十六年兄子昌齡以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先是有

詔修儒林文苑諸傳於是廣求

國朝諸儒之撰著攷論其行事而屬予私為之助乃得讀三先生之遺書謹次其要略以備削橐

法先生坤宏字鏡野膠州人康熙十七年若真以博學宏辭薦後官安徽布政使先生曾祖也先生性恬靜不諧俗與人言陳義至高人以為迂遂自號迂齋嘗讀諸儒論學書未厭也既得傳習錄大喜以為如己意所出故其學以陽明為宗以不自欺為本同時閻先生循觀韓先生夢周論學皆譏切陽明韓先生嘗歷舉其不合程朱者以質先生先生曰此無事口談也君子之學譬之飲食得其甘者果其腹飫其精者澤其體徒謀謀然為他人辨是非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先生博通



諸經尤邃於春秋。著取義測十二卷。自序曰：春秋取義測，測孔子竊取魯春秋之義也。孔子之時，禮教衰微，先王經世大法蕩無復存，欲述古以明其義，而徒託空言，無徵也。乃博求當代大人有禮教之責，諸侯大夫見諸行事之寔效，比義類，明是非，折衷以立教。而諸侯大夫行事備載列國諸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魯秉周禮，文武之舊典，禮經載在冊府，太史職之，是是非非，無敢失周公之遺法。故魯之春秋雖與晉乘、楚檮杌並稱，而辭約義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以述往聖，詔來學。孔子獨有取焉。當是時，王室東遷，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魯國積弱，無能自強，於政治惟承奉伯主之文告而已。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而史家記事之法，自有大例。君舉必書，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故曰：其文則史。魯之春秋雖能有懲惡勸善之義，而其事，其文無關教義，拘於史例，過而存焉者，固已多矣。孔子於是筆

而削之，筆其事，文之足爲法戒者，削其事，文之無足爲法戒者，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義，魯之春秋之義。春秋本自有義，孔子以筆削取之，故曰取義。蓋春秋之教，主於徵信達道，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而說經者紛紛，謂孔子作春秋，假魯史以譏貶當世，隱閔之薨，舊史實書弑，孔子諱其事，改曰公薨。溫之會，舊史實書召王，孔子嫌其文，改曰天王狩於河陽。又謂例當書爵，或黜而稱人，例當書名，或進而書字。是孔子以己意變亂舊章，創作一部春秋，取義之旨隱矣。或曰：若然，孔子直鈔魯史耳，何以謂之作春秋？曰：魯史以勸懲舉王法，春秋以筆削章聖教，取義之旨寓於筆削，故曰作。魯史舉法而是，春秋特筆之以章其是。如趙盾與州吁、宋督之弑，同書，許止與商臣、蔡般之弑，同書，孔子並取之。此義明，而亂臣賊子之黨無所逃其誅矣。魯史舉法而非，春秋特削之以章其非。如魯羣公之錫命則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則不書。蓋孔子削之。此義明，而假仁襲義之奸無敢僭其賞矣。然則誅賞者法也，是非者教也。法非天子不敢明，教雖庶人亦可

明。春秋、天子之事也。筆削之春秋、庶人明天子之事也。故孔子嘗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知孔子者也。若紛紛之論，皆罪孔子者也。坤宏束髮授經，卽蓄此疑，不揣譎陋，爲取義測，以爲孔子作春秋一因魯史舊文，有筆削而無改易。凡所謂筆者，筆其舊，凡所謂削者，削其繁。至其義則具見於文、事。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予亦猶行三代之直道而已矣。於戲，此取義之微旨也夫。又以春秋之義論通鑑綱目，著綱目要略，自序曰：或謂朱子修綱目，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發凡起例，以正褒貶。三者備，而後大義明，爲能得孔子作春秋之意。此不知綱目，併不知春秋者也。孔子作春秋，因魯史舊文，大書特書，義取見事。三傳言煩義支，至執日月、名爵、曲爲傳會，傳例與春秋亂矣。司馬溫公憂史事之失實，奉敕修通鑑，正史外博採百氏之書，參互攷訂。晚年輯舉要歷，詞簡義該。朱子因之作提要，以著明其事，事具而善惡昭，勸懲立。孔子春秋家法也。門人纂分注，效傳體而爲之。朱子不欲僭作經之名，兼

收并錄，以成綱目凡例。後出書之真偽，在當時卽有異議。綱目本以擬春秋，春秋不可以傳例求，綱目詎可以凡例定乎？是故得孔子修春秋之意者，斯可與知綱目矣。閒嘗竊取朱子提要原本，略加刪訂，於其中事關勸懲與春秋義法相應者，揭而錄之。起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迄五代之季，名曰綱目要略。櫟括凡例，用其義不用其詞，參以愚見，分注於各條之下。至其他爲凡例所亂，如攷異、攷證之類，則槩從削，俾學者勿泥褒貶舊說，蔽晦大義，乃春秋之法，而朱子修綱目之本意也。先生之言如此，而韓先生作綱目凡例辨，據朱子自序云：與同志別爲義例，增損櫟括，以就此編。趙訥齋亦云：凡例一冊，已鈔在此。朱子又有於例中見意之說。是凡例實出於朱子，謂先生若以本書未盡善，更加筆削，則凡例當別論。若以朱子之書還之朱子，則凡例不可不信云。先生舉乾隆六年鄉試，七上公車，以年老舉人，授大理評事。五十年卒，年八十有七。

閻先生循觀，字伊蒿，又字懷庭，青州昌樂人。與法先生同舉於鄉，登張書勳榜進士，官吏部考功司主事。在官



直心而行、有不可撓之力。又規畫多遠略、時以爲迂闊、不得行其意、踰年遂歸。七歲喪父、葬墓地卑下、爲水嚙、長以爲大戚、陰雨輒號慟不食、繞墓走達夜。後墓雖遷、終以此致羸疾、歸一年卒。年四十有五、私謚孝簡。著有尚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困勉齋私記、西澗草堂集、名人小傳、見聞隨筆、凡若干卷。先生嘗自言其爲學大旨曰、觀二十後有意於克己之學、始求其惡、以爲喜攻異氏、爲邪辟之說、於是取聖賢之書、伏讀而繹之、究其明達正直之旨、志念稍稍就實。然於吾道階級尙罔然不識、其安放久之、知心實多欲、以多欲之心求道、是狼羊同牧也。於是強制吾欲、省之念慮、察之行事、然時復橫決、其決也或旋能自制、或不能制、復自念曰、欲之所起、由於爲善不誠、不誠則不知爲己、而欲潛伏。因從事於謹微、念必勿欺、事必忠信、自是私僞之萌頗少、萌亦易除、然終不能禁其萌也。每念發憤獨坐、嗟咨涕洟、或終夜不寐、困極橫甚、忽若有誘其中者、乃知吾之惡曰情、要在去情而已。情於實踐、故終不能釋然於異說。情於矯其所便安、故力不能繼。情於去僞、故恆心不堅。

乃名其堂曰去情、且臚爲三日以自詔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云。又嘗自言、讀書程符山中、杪秋薄暮、行飯偶出、落木有聲、微雨霑袂、意淒惻久之。歸讀史記屈賈傳、憂思無窮、累欬流涕、忽自省曰、此非情之正。君子憂德不貳年、修身不垢俗、豈以外至累其心哉。更取儀禮讀之、已、天宇漸晶、日明左扉、澹然見古人素位之意。其造次弗違、密於內省如此。程符山者、在淮之西南。先生攷山下洪福寺金大定年碑有云、寺北望浮煙山、以爲程符者、浮煙也。曰、吾夜居山中、見東麓有白氣、自南而北、長數十里、非雲非霧、儻所謂浮煙非與。先生與韓先生俱師其邑人滕先生綱、同學相善也。數至淮、偕韓先生居山中、旁縣好學者多從之游。兩先生論學皆宗程朱、斥陽明、而先生之論爲持平。曰、王氏之書、其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間、至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用、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

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不諳、而驟使專事其心、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如自得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與能、其事不異、其說不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矣。先生說經明白簡易、先儒疑有誤者、多依經本文釋之、不欲改字。顧於儀禮喪服謂母妻同服、婦人爲舅期、而爲長子三年、妾爲其子期、而庶子之後父者爲母總、大夫爲庶母無服、而服其貴妾、義皆可疑。又謂繼父同居者期、夫人無二本、母有繼也、父不可繼也。宗殊而氏別、何得以父名而爲之期。蓋漢初諸儒所竄入爾。而法先生辨其非、詳所著迂齋學古編。滕先生綱字建三、歲貢生、隱居窮經、不稱人過失、雖貧甚、一錢之餽、苟無處所甚親、雖不能強之受。母疾、嘗一日夜行五百里、求藥療母良已。乾隆二十三年卒、年七十、私諡安節。閻先生云。

韓先生夢周、字見復、一字理堂。其先滇人、明初始遷於淮。先生少孤、力學、揭毋不敬、思無邪、一言於齋壁、跬步必以禮。乾隆十七年舉於鄉、二十二年成進士、三十一

年任來安知縣。始至、斥蠹役、勸農功、訓民節儉、逐黠商之以蠹物網民者。歲饑、當賑、大吏謂可已、日一申狀、卒得請。捐募有餘財、立江清書院、已又立恤孤院。地故產椿榭、以爲薪、先生止之曰、是宜蠶。手訂育蠶及種樹法、募沂兗工師教其民、民用以饒、皆前所未有也。嘗欲開黑水河以利圩田。圩田者、四圍築隄、隄外有夾河、有散水、隄內有月塘、有溝、有渠、隄半有斗門、有閘、時其旱澇而爲之備。田最宜稻、獲視他田三倍。然多居河濱、河數決、輒敗圩。來安圩田夾列沙河東西岸、沙河出盱眙之爐山、過水口入烏衣河、會於滁。來安之南、滁州、和州、全椒、東南、江浦、東、六合皆有圩田。河在和州、全椒者後河、在滁州者清流河、與沙河皆會於滁、曰三汊。自三汊東南、匯、折行三百餘里、乃至瓜步入江、勢湍急、而瓜步沙壅、又兩岸多葦蘆、上游不得洩、故數決也。黑水河者在江浦之浦口西北、至滁東至江長二十里、舊有河迹、中隔止岡四里、俗謂朱家山者也。開朱家山可以導滁入江、止決而圩災弭。明嘉靖閒、嘗議之、或中輟、或功不成。國朝乾隆四年、滁州衛守備李之崑相地勢、計功力爲



書、規畫甚備。十九年、總漕鄂容安舉其議、大興工、顧任事者不盡如法、未幾復塞。至先生時、請於總督大學士高公、持必行、高公許之。會鄉試、先生奉檄調爲同考官、而縣有蝗、司道勘驗、以捕蝗不力罷歸。講學程符山中者二十六年、嘉慶四年卒、年七十。嘗與寧都羅有高書、論道一而不二曰、蓋道之敝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競、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或乃不求諸聖人之所不能盡、而嫌其與愚夫愚婦同科、於是背常離經、造爲高深元遠、自以爲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天道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可行、而以其私而虛寄者爲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不相似、則違天。違天則道如之、

何其能一也。是之謂迷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驚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攷之春秋、治五伯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然、是頗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天之道也。故聖人者、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夫苟且隨俗、以就功名已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侔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媲於五伯、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己、能達於天、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於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敝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

則知道之一而不二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朱能得其宗。而世之騁私智起而亂之者，至紛糾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先生少誦朱陸以來學術之辨，不得其是非。及交淮安任先生瑗，自謂釋然無疑。任先生者，字東澗，乾隆元年舉制科，嘗爲反經說，傳習錄辨，盛排陽明者也。先生防已甚嚴，諸可欲者，決不使之入於心。教士以恥求利達，常謂君子之學能求其得於己，不能必其用於世。有安某者，謁選於吏部，致書先生，謂以家累不得不仕，先生規之，略曰：出處大節，不可不謹。枉已徇人，道之所非。故義而得仕無富，義而不得仕無貧。足下自幼讀書，應科舉，爲秀才，舉於鄉，成進士，得官以去，可謂通矣。方爲秀才時，不能必其舉於鄉，舉於鄉，不能必其成進士，得官以去也。凡事未至者，皆不可必。及已至，乃欲長據以救貧，不亦誤乎？足下之貧，自爲秀才時已然。當其應科舉時，爲貧乎？爲道乎？爲貧，則足下亦得舉，通於時，宜不貧矣。而猶貧，爲道則窮通一也。又何家累之足云乎？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恐臨得失不能無畏。

顧失其剛斷，其爲害也大矣。其譏砭流俗，言至痛切。著有書、序、記、傳、銘、誄二百餘篇，惜無有能刊行之者。又詩集若干卷。

錢儀吉撰 《衍石齋記事稿》卷六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四

沈昌宇 沈大成 周振采 李觀瀛 蔣元
任思謙 吳元音 鄧元昌 吳穎芳

族兄沈昌宇傳

君諱昌宇字泰叔號定巖秀水人也沈氏其先河南人從宋南渡遂為浙西名族七世祖思孝明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以直諫為當時名臣曾祖世正歲貢生祖德亮拔貢生候選知縣父永隆縣學生贈文林郎母陳氏封太孺人自少保以下代擅文學敦厚好施鄉黨咸重之君嘗此讀費過目輒成誦同里賀先生光烈方以經術授學者君與兄昌寅往賈經數年學業大成一時有驚湖雙沈之目雍正二年君舉于鄉八年中會試第一殿試第二秀水自明萬歷丁丑以來無冠南宮者人以君比馮祭酒夢禎而是科一甲俱浙江知名士第一人為周前輩第二人為梁前輩詩正臚唱曰世宗大悅諭輔臣曰浙江人文甲于天下又曰今年一甲三人悉登浙士多士遇登進之榮當盛滿之戒君聞訓悚惕益自刻厲既除編修分纂一統志會丁外艱歸服闋補原官十三年奉命主廣西試乾隆元年主河南試三年主山西試俱稱得士所收文世多傳誦者方使廣西時衝冒寒歷數千里在鎮院校閱過勞恆心悸遂至咯血既復命則赴國史館盡心撰次兼察咸安宮暨宗人府官學教習與諸生講論不輟甄陶實多其戊午冬自山右還朝也

上以君校士有聲申命督學廣東肇高諸府其地為山海區士處孤僻見聞儉陋自惠學使士奇以經史提倡諸生士習始變尸而祝之者稱惠夫子君下車即列讀書規則就其切實而易循者諸諸訓示諸生中有經明行修者亟加獎賞以為表率每閱文齊處小閭分別甲乙不爽釐黍士人悅服謂惠夫子後又得吾公然心力亦于斯竭矣閏三載使旋遯虐疾八年冬十月復咯血入春轉劇遂卒實乾隆九年二月壬申

年四十有五娶錢氏雲南同知煌女封孺人無子立季弟于廣熙為後君性孝悌父歿慟哭幾絕居喪盡禮母家居遯奉甘旨務得其歡心視學後歸省依依不忍去側母嘗責之乃行兄昌寅同登進士第卒于盛京工部主事任訖至廣南悲泣竟夕即走僕經紀其喪更立嗣教育如已子生平端和簡重慎交遊而事師誠篤賀先生官中書舍人亡于邸借兄昌寅歸其柩心喪三年復存卹其家至其為文下筆沛然制義既為士人所則乾隆三年天子舉雍雍藉田禮成羣臣應制稱上功德君作二頌深酌古雅僉云有漢京之風八年御試詞臣于勤政殿署名高第甲賜上方筆硯惜使事煩仍舟車倥傯不遑著作也予與君為遊族昆弟夙同研席同居京邸及在詞館為後進年來又同疾病君視于總若羣季則知君之學行者莫于若也爰訪司馬溫公為范蜀公作家傳例謹摭實而書以為國史家乘之底本焉

贊曰韓子誌裴少尹墓謂歷十一官而無宅于都無田于野無遺貲以為葬今國家于衡文使例給道途費君頻年奉使身處儉約所入奉悉以養其母及置墓田其貧有甚于裴者古所稱清白傳家者非歟君嘗欲以文章報國而未竟厥施悲哉悲哉

沈先生大成行狀 沈大成 沈先生姓沈氏諱大成號沃田松江華亭縣人其先東陽人有為明太祖軍記室定鼎後不受爵隱居吳淞之青龍江諱筆墨者為始祖世以科第起家為時名臣六世祖諱龍始遷居郡城積學敦行學者稱為傲漁先生五傳至邦城公三子先生其伯也幼穎悟讀書目數行下為文才思橫發耀遠公特愛憐之康熙己亥學使昆明謝公科試松江得先生卷驚異取冠鄉校謁見時進先生曰吾試江蘇八府二州士不乏取上第如拾芥者然他日能讀書崇古學惟子一人而已先生益感奮為志經學博聞強識讀書晝夜不輟自經史外旁通天文地理六書九章算學覃精研思粹然成一家之學以詩古文辭名江左初先生有負郭

田先生姓沈氏諱大成號沃田松江華亭縣人其先東陽人有為明太祖軍記室定鼎後不受爵隱居吳淞之青龍江諱筆墨者為始祖世以科第起家為時名臣六世祖諱龍始遷居郡城積學敦行學者稱為傲漁先生五傳至邦城公三子先生其伯也幼穎悟讀書目數行下為文才思橫發耀遠公特愛憐之康熙己亥學使昆明謝公科試松江得先生卷驚異取冠鄉校謁見時進先生曰吾試江蘇八府二州士不乏取上第如拾芥者然他日能讀書崇古學惟子一人而已先生益感奮為志經學博聞強識讀書晝夜不輟自經史外旁通天文地理六書九章算學覃精研思粹然成一家之學以詩古文辭名江左初先生有負郭



田五頃藉給體粥。雍正戊申三月，邗城公以暴疾卒於官。先生奔走爲交代某公所窘迫，頌繫在官。而是年八月，章太孺人又以疾卒於家。先生待理不得歸，益哀痛毀瘠。知州蒲圻程公廉知邗城，公清介，且感先生之孝，援之得奉喪歸里。而家已中落，服闋遂入都，會同郡王公丕烈、督學廣東聘先生往。自是屢應幕府徵，由粵而閩而浙而皖，江前後四十年，或數年歸，或三四年歸，輒苦困乏，不能一二月留。然性勤敏，未嘗一日廢鉛舟車往來，以四部皆自隨。遇先儒夙通之義，辨析毫芒，必求其至當而後已。不以遇塞自沮也。晚遊維揚，客運使盧公見會官解旋館江氏生平遊歷於揚爲久，東情所入不治生產，弟仲安蚤世，撫其遺孤，視如己出。戚友有貧者，必周恤之。與西蜀王公恕、陽湖潘公思渠交最後，贊益最多。然未嘗干以私。王公之薨也，公子三皆幼，賓佐散去。先生經紀其喪，送其孤扶柩西還。其篤行如此。先生幼承家訓，長師黃宮允、唐堂先生，而交吳中惠徵君松崖、天都戴孝廉東原、西泠杭太史、蘆浦青浦王廷尉、蘭泉故其爲學原本六經，凡古今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與夫一名一物流傳，考索研究，原委井然。藏書萬卷，手自校讐，鎔本爲兩，字體從俗，必標識而補正之。蠅頭蠶子，件件條屬，非目力心細者不能辨其點畫也。其校定十三經注疏、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五代史、杜氏通典、文獻通考、昭明文選、說文五篇、廣韻、顧氏音學五書、梅氏歷算叢書尤爲一生精力所萃。著有學福齋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八卷。著而未成者，讀經隨筆也。先生生於康熙庚辰十月二十五日，殁於乾隆辛卯十月二十九日，年七十有二。娶李氏，早卒。詳先生自爲傳。繼娶張氏，先明知府而翁孫諸生諱澤椿之子，有婦道，輔成先生志。子一人，一歲府學生才而夭。張孺人出女子子三，長適汪德溥，次適李錫疇，李孺人出次適張孝力，張孺人出嗣孫藩。大經與先生爲世好，從學五年，稍窺其學行。去歲十月二十七日，先生自揚歸，病亟呼大經手授詩文業稿，并東原先生與先生書，學福齋集序，且曰：「學未有不六經入者，幸勉旃。」越二日而呼易贊矣。嗚呼！以先生之湛深經術，生不獲與稽古之榮，衣食奔走，沒未一年而手校諸書散佚殆盡，爲可哀也已。先生自築壽藏於邗城公墓，在通波門外。今蕃將啟窆而葬，俾大經說次世系事跡，以俟表墓者采焉。謹狀。

周振采小傳

（附錄卷一四一）

先生名振采，晚自號松畦。海內言時文者無不知有山陽周白民先生，白民其字也。先生性孝友，幼即端謹，好學得祖父歡。年十五入郡學，試必冠其曹。困躓棘闈者數十年，竟以選貢老。然淮海言經學品行彷彿古人者，必曰先生。初家豐裕，弟濤、諱言，求析居。先生悉推產與之。後弟產廢，破時購贈之，撫猶子如己子。先生世有孝子思親樓，事載府志。先生購遺址，建家廟，奉孝子祠，族黨義之。生平朴誠，恬淡視勢利，聲華得失毀譽，人情欣戚，百變泊如也。與人交，人皆服爲飲，至於節行之大，一意孤行，毅然不可奪。尹公博野嘗稱曰：「進止不愧儒者，近世文人中罕見自幼至老，寢食書卷中，研精覃思，自標清醖，一格於前明章羅陳艾之外，凡數百篇，方公望溪稱之至不容口。方朴山先生曰：『白民經學不必盡逮古人，而能到古人之所不到。』其於史不喜觀大意，而心解處出入意表，乃適得人意中。士林以爲確論。白民選貢後，督撫以孝廉宏詔皆不就。家居待選，教職自訂其已刻文存數十篇，卒年七十。

（附錄卷一四一）

卒年七十有二。嗣子一材、一培。

（附錄卷之二）

李先生觀濂傳、夢周

先生名觀濂，字湘友，十洲其號也。萊之膠州人。父澤，禹城教諭。先生以雍正乙卯舉於鄉，晚年教諭萊蕪。是時州縣以吏治相尚，持苛深迎，合上意旨，待士無體，驅使教官如屬吏。縣有富豪與楊姓比居而利，有其宅與鹽買通，誣以私販，沒入之。楊姓弱，不能理其族人生員某訟於上官。上官庇富賈，不勝微學戒飭。富賈欲廷辱之，以復忿。遂繫某生促召學官至縣廷決獄。縣使三反，先生不往。具稟本府，言待士自有體，今事屈已甚，或致決裂，壞士風，傷國體。遂力求去，以歸。先生為人質直，義所不可，不以利害阻。與人言，侃侃自遂，而出之以誠。意人以為不也。海陽鞠翰林謙牧善清談，與先生會於京邸，推闡陽明氏說，灑灑不方可竭。先生抗聲與辯，謙牧心折，改容謝先生。初為學，同里張進士山民方以理學古文倡率後進，獨心器重先生。招與遊處，與折衷經史及儒先曲徑也。年七十有九卒。子三人：壽鼎、壽國、俱學生。壽民先生之歸也，膠人果以城築之役當事者辱士，士大閱當事者解綬去，人以是服先生先識云。

論曰：余嘗至膠，過法廷齋，海上廬，閱迂齋集，評點多出先生手，歎其學有本源。王君幼漢先生門人也，通經學，善古文詞，為余言先生行事甚悉。因示以狀略及迂齋所記軼事，而屬為傳。余錄著之如此。先生平生不喜著作，嘗曰：古今事變，義理精微，先儒論之詳矣，深求自得之可耳。即此，殆與炫詞華以邀名者異矣。

（附錄卷之二）

又萊蕪縣教諭十洲李君佚事

李君十洲，龍萊蕪而歸過余海上廬，歡飲十日，為余具道其生平及去官本末曰：吾惟子之知，異日當為吾記之。初奉天宋公文錦來知州事，延君主珠山書院。宋陞泰安府知府，而君得萊蕪為屬縣教諭。當是時，州縣以吏治相尚，待士無體，諸生有訟事，輒廷見，脫冠崩角，稽首甚至。鉅項博橫，桎梏之如應囚法，驅使教官如屬吏。縣有富豪與楊姓比居而利，有其宅與鹽買通，誣以私販，沒入之。楊族人生員某訟於上司，不勝發學戒飭。富人欲廷辱之以洩忿，遂繫某生促召學官至縣廷決

獄，訓導未預託疾，縣使三反，君不往。具稟本府求退，且陳其弊，言事屈已甚，或致決裂，壞士風，傷國體。所關非小。未幾果有膠人城築之變，學使者按萊郡，七邑士大閱，當事官解綬去。人以為是服君之先見。君為人樸實，執意孤行，不求諂於人，人亦信其無他。乾隆戊午，三韓法公撫東國，君與州人法孝廉重輝俱膺聘入幕府。君主教讀，孝廉主幕事。撫軍好學，每過君詢問經史，而君膠協鎮張原屬河東總制田堂官寄耳目。時田已去任，張仍踵故事，侵奪有司權。君嘗論唐藩鎮禍，推言及之。值其年軍政撫軍列款入奏，罷張官。孝廉持牘諫撫軍曰：李先生道古君子，言不妄，吾終不易矣。同年友汝上軒轅君詰以明通赴教職，例送撫院考到。君閱其文，考下。明年軒轅會試第一人，晤君京邸，靳曰：何無香火情。君笑謝而已。君歿後，其門人王克揆撫君佚事，將作誌狀行世，乃為述余所知于君者付之，以卒君志。同學姻弟法坤宏拜手書。

（附錄卷之二）

（附錄卷之二）

蔣先生元傳

蔣先生元，字大始，平湖人。幼業賈，補邑諸生。讀近思錄，有得悉發濂洛以來諸儒書，辨析同異，一折衷于朱子。遂棄舉子業，奮然以講明絕學為己任。業盡廢，移居委巷中，走卒負販，雜沓戶外。君整衣冠危坐，讀先儒書，牛毛繭絲，細入無間，外物無足以動其心者。後益困課鄉里童子六七人。余過海上，同鄉丈瑚造其居，書聲滿斗室，客至兩人坐一椅，初甚訥，及論朱陸異同，如疏流泉，無壅不決。如克大敵，無堅不摧。然以平心出之，無主張門戶習氣，為講學家所難也。生平篤信張楊園先生謂程朱之學不被羣陰剝盡者，賴此一陽之復，陸青紫之賴于世。楊園人鮮知者，乃取姚夏陳梓兩家所為年譜，合楊園文集、海鹽徐根年譜附錄、海甯錢穀年譜考正，參訂成一編。蓋姚失之簡，陳失之繁，精心抉擇，君能獨得其要領云。所著古文載道編、喪祭雜說、廣人譜、教荒書、補戰國策綱年、毛西河集糾謬、叢桂堂詩文集及楊園先生年譜，其若干卷。卒年六十九。貧幾無以斂，鄉丈厚賻之，且恤其孤，訂所著書將次第刊行，是不愧為古人交者。

丁子曰：君聞楊園清獻而興起者也，使時有其人，與之上下議論，昌明學術，以大其傳可也。何至委頓于叢雜荒穢之區，遺書獨抱，飢以當食，寒以當衣，老死而聲名不出里巷，是其不幸也。然讀其所著書，明正學，闢異端，整風俗，厚民生，粹然儒者之言，使朱子之學中絕，楊園清獻其



人不再見于世則已耳苟有繼起其所論著吾知必有取焉然則君之不幸未可定也嗚呼君之幸斯道之幸也豈獨為君幸也哉

任先生思謙墓表

國朝大儒當湖陸清獻公有再傳弟子任復生先生者江南吳江人也先生既歿其出繼子兆麟具先生事狀走書來江右求余為表墓之文兆麟為吾友彭君尺木弟子聞古人不以虛美誣其親之義其所撰事狀當可信謹綜其要而表之於墓上曰先生諱思謙字純仁父諱德成亦名儒也尺木曾為志其墓云先生生而穎異甫入塾誦讀經書輒通貫大義讀周易及宋儒書尤多心得既得邵子皇極經世書愛之讀其外篇有省焚香默坐徹夜者三月恍然曰吾得之矣先天學主乎誠誠豈自外求耶既而奉父命受業張漢瞻先生漢瞻先生清獻公高第弟子也一見先生器之曰師門一緒今得吾子斯道有屬矣授以松陽遺書曰此程朱正傳也先生自是益篤志儒先之學漢瞻先生沒衣麻帶經執心喪禮聞者善之南冠補遺諸生屢薦鄉闈不遇年四十餘即不復應舉閉戶研經惟恐以近名為累然德望日隆四方名士交相引重當道公卿聞其名亦加敬禮乾隆十四年詔舉經學有欲以先生應者先生以待養力辭桂林陳文恭公撫吳時得其所著易要一書歎為理精詞約與太極圖說定性書相表裏其他所著皆原本儒先考訂經義非苟作者既饒滿貫入太學年八十四得微疾正襟危坐曰存順沒寧其理一也遂瞑目而逝子三人長廷璋季璈次即兆麟出為族父後者也能讀遺書先生之業將於是在江西新城儒九舉述

吳先生元音傳

先生名元音字立安又字遜牧海鹽人父化龍前貢生先生早失恃事兄如父性嗜學足不出戶坐一齋曰求放研究先儒書剖析不遺餘力年二十補弟子員鄉薦九次不售人為惋惜先生曰遇不遇命也業不可不成學不可不正是在于我乃益發憤經史百家天文律歷之學靡不貫徹尤以攘斥異端尊崇聖學為己任近師陸清獻遠紹子朱子辨異同別儒釋屹屹無間寒暑著四書宗朱明辨大全四十卷甯化雷公鉉督學浙江一見歎賞序而傳之先生境益困學益醇同里馬公維翰

繆公天章奉為畏友皆成進士去先生卒以歲貢終身少從盛孝廉遠學詩後一意講實學不多作詩所著大全外有音學條辨天旋圖說延陵家訓吳氏祭款求放齋詩文集等書先生行誼悉法先儒過親族盡恩義教人嫺嫺不倦門人有貧乏不給者輒周恤以為常居喪不延僧道邑無書院有嬰堂與里人請于當事創建又捐修大成殿及學宮巡撫某任請行借佃法文五千餘言未及行而巡撫去丁祭率簡略請導自效于一鄉彼夫名列朝版身膺民社無顧俗之行而有股民之心者其能無愧于先生乎卒年八十有五子二長秉鈞字自成邑庠生弱冠著書成帙老而宿儒歎為不如不屑科舉業嘗一入鄉闈房考得卷冠呈薦已冠尚書房搜二三場不獲則以微疾歸家矣遂鍵關力學絕意進取著拙存等稿歲種秫酒數石招田父劇飲為樂足不入城市學者稱為貞隱先生

鄧先生墓表

先生諱元昌氏曰鄧字慕濂不知其先何族之別也祖父居贛州府城為贛人云先生弱冠負志氣思曰文章自名為制茲有師法諸老先生咸遜避目為能季十七粵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嗟夫吾乃今日知為人之道也出入禽門忍不自反何哉自是澄心默坐呂觀理飭言動嚴視聽目勵習博放圖籍約之程朱之遺書目崇其知端本心門教行孝弟勤睦嫺任恤之行曰求仁而得仁然沛然不沮不疑心怡怡解平曰此自終嗚呼若先生豈非振古豪傑之士與贛在萬山中文明所被者微矣宋周濂溪先生過化贛南未聞從遊之士有贛人為明陽明王先生講學軍門而尋始有何黃裳管四先生出至蒼愚李先生乃粹然一曰朱子為宗其後易堂九子曰氣節文章聲海內而中叔彭先生聲華至落穆守學明禮與程山謝先生相響答近百季來高風寥遠矣而先生獨奮發于陳編蠹簡之中成之曰勇邁不回之氣佐之曰堅苦廉毅之操內外完樸挺為偉人嗚呼李彭諸先生如可伯也能無慨然吾道之有人哉初嘗都朱昌圖目通家子謁先生先生器之館之弓家听夕論學為日程疏記言動相校摘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先生適過窗外駐聽聽之不覺泪下而拜感動不能起謂昌圖曰子勉之無陷吾所悔永為朱子學人偷息天地也蓋先生為學誠



切日見其不足且又目為身欲至之亦願人之同至之也身即未能至之而尤願人之先至之而已得步其後也故其友教人也塾無智愚賢否幼童苟近之矚之即惟恐不力有田在城南先生嘗曰秋孰視獲挾朱子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累累拾棄穗甚眾先生招之曰來女無然吾教女讀書吾自量穀與女歸羣兒爭呢就先生先生始則使識字既使諷章句既成目俚語曉譬之卒獲羣兒噪曰為先生且歸也夫先生與人之量則宏矣而未嘗雜日意氣草率為善而未嘗有干慕名譽之私自甘樸學而恥空文目街世蓋庶幾乎知至至之者與先生目乾隆三十季閏二月四日卒昌圖曰有高風膏被先生之教曰墓道之文屬有高閣命竦懼不知所目為辭屏氣定息思先生為學大憤粗有明亏心者謹詮次之目表亏阡後之君子將必有與感焉斯文者乎

鄧先生元昌傳

鄧慕濂名元昌江西贛人也為諸生有文名年二十五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吾乃今日知為入之道也出入禽門往竟不自知何哉遂屏棄制舉業朔望陳五經及宋儒書拜之每晨起跪讀通書太極圖說西銘三四篇乃起靜坐尋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之慕濂喜曰吾小友也館昌圖于家晨夕論學為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攷一日昌圖讀朱子或問首章慕濂過廊廡下聞之泣而拜慟不能起其子見之趨翼焉慕濂過與昌圖相持而啼謂昌圖曰子年未二十負志趨願子勉卒之無蹈吾所悔永為朱子罪人偷息天地慕濂有長兄替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瑣刻每怒慕濂慕濂必長跪請罪必得解乃已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于慕濂曰感伯之德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慕濂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至挾其子與弟之子寢于堂課督之慕濂有田在城南秋孰視獲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棄穗者累累慕濂招之曰來女無然近吾吾教女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自量穀與女羣兒爭呢趨之慕濂始則使識字既使諷章句既以俚語曉譬之羣兒咸誦躍稱善既卒獲羣兒噪曰獲卒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是秋獲羣兒則就學焉以為常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先生城南人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邪渴則進飲飢則進食市井間見慕濂必肅立端拱俟其過乃敢列坐云乾隆三十年卒年六十餘

（清儒碑傳集卷八四）

吳先生穎芳小傳

吳先生穎芳字西林居仁和之臨江鄉故自號臨江鄉人其稱於釋氏則曰樹虛云先世居徽州休寧之黃源高祖繼泉曾祖珍之祖君容父岐生先生少則端重沈默寡言笑年十五而孤一起童子試為隸所訶曰是求榮而先辱也自是不復應試壹志於讀書嘗怪鄭氏機通志務與先儒為難于是取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從流而溯其源其用力則自樂始謂律管音調諸儒能致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以為不可究詰案典籍證羣器成吹幽錄五十卷次及六書尊許氏之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為篆書而細書為注其說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如鵠黃為倉庚之名後人不知乃誤讀為黃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間有未備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字可以補正文成說文理盡四十卷因六書而及音韻謂字讀有韻討論四卷又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諸物曰觀鳥獸之文曰與地之宜各溯其所從始而沿其孳生成文字源流六卷又取鍾鼎文字有成篇可讀者釋其文箋其義詳論其前後微互之例讀之皆能文從字順成金石文釋六卷少與厲徵君騷交甚之學詩于是上溯漢魏下及唐宋諸大家熟讀詳玩成一詩數改而後定編為臨江鄉人集四卷古文尚平易詩餘婉曲所作不多皆不存祖父以貴雄鄉里及先生喪甚疏食飲水忻如也村居閉戶不求人知與厲徵君往還桑陰麥隴閒辨難不已過者繼之不知作何語也晚年名益著通政使雷公鉉視學兩浙鳴騶訪之索太極講義而去武進莊公存與典試浙江事竣肩輿出郭索其律管諸解即吹陶錄中之一二類也兼通釋典著唯識論文釋二卷又即論中條例指授學者謂之五要須知更有觀所緣緣論釋因明入正理論後記因明正理門論解各一卷東城餘庵僧蓮印西城慧安寺僧超塵各受其書而傳之撰昭慶律志十卷又同寺僧輯律議法數三十二卷又大釋藏中精語名曰大藏摘髓又為辨利院撰志四卷院中有觀世音像五十三軸先生蒐採數十年足一百八軸因作藏畫記一卷取爾雅博物志本草諸書證其同異聚物之解毒者得百餘種造為丸名曰緣微療創腫立愈惜其方不傳先生先娶於朱氏卒娶其從妹二子長象乾次象鼎皆諸生孫二鍾嶽鍾崑曾孫三邦經邦甯邦珍卒於乾隆四

十六年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距生於康熙四十一年二月二日年八十。所著書門人項塘及仁和諸生朱文藻等校錄之以藏於家。論曰余與厲徵君交卽已聞先生名蓋工詩文博學隱君子也。乾隆己亥余至錢塘見王侍講文治爲言先生宗梵行研唯識論尤精是時厲徵君久沒錢塘諸老宿不存殆幾兼通內外典無如先生者將偕侍講訪之以事未果辛丑秋復至錢塘則先生逝矣常恨聞名三十年不獲見以歿適項君具事狀來故摭之爲傳如此。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五

梁詩正 張大受 沈 濤 張鵬翀 馬翹飛 李文淵
黃樹穀 周 澧 葛德潤 盧明楷 秦蕙田 沈廷芳

大學士贈太保文莊梁公墓誌銘 代

皇帝御宇之二十有八載、相國錢唐梁公以疾薨於位、
上聞震悼、

命 皇五子詣靈奠醑、晉贈太保諡文莊、予入賢良
祠、賜內庫白金千兩治喪。公有子遠守遵義、乞內侍
養、已調戶部郎中、道遠尙羈職守。

上念旅邸無人、命內務府派員經理其事、部察郵典
具奏、諭祭葬如例、入祠加祭一壇、令翰林院立傳、
啓殯之日、復奉 恩旨、所過沿途二十里內官弁並赴
舟次弔奠、遣人護送、哀榮禮備、冠絕寮案。公起自田間、
受

兩朝不世之知遇、同翔館閣、出入 禁闥、洊歷卿宰、以
至延登受策、隆恩渥澤、古罕倫比。而筋力且就衰、年
運不我與、高厚之恩待酬於萬一、報國之心積繫于寤
寐、公雖死而目猶未瞑也。葬有日矣、隧道之銘、孤子排
纘行事、先期來請。余與公同備 顧問、參密勿、朝夕繼

見、垂三十載、知公特深、其忍不銘。按狀、公諱詩正、字養
仲、號鄰林。梁氏系出新里、所考者善菴公積從宋室南
渡、爲遷杭始祖、著籍錢唐。曾祖萬鍾、祖國儀、隱德不耀、
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少師、協辦
大學士、吏部尙書、曾祖母汪、祖母施並贈一品夫人。考
谿父公諱文濂、歲貢生、選授諸暨縣學訓導、不就、以公
貴累封如前。母凌、累贈至一品夫人。公生有異稟、五歲
始能言、授以四五言詩、畧上口、卽能誦。長擅文譽、與兄
啓心有二難之目。年三十、始舉鄉試。又五年、成進士、時
雍正八年庚戌也。殿試以一甲第三名及第、授職編
修、旋充一統志纂修官。未散館、出典山東鄉試、爲正考
官。明年癸丑、充會試同考官。又明年、選入 上書房、得
侍

今上皇帝暨誠和兩親王講讀。九月、充 日講官、起居
注。十月、晉侍讀。明年、晉侍講學士。凌太夫人病亟、乞假
遽歸、驚聞

世宗憲皇帝賓天、已擬東裝疾赴 梓宮、哭臨先一日
而凌太夫人卒、督撫上聞、賞滿庫銀五百兩治喪。未
期年、詔起入直 南書房、垂問塗次病瘡狀、賜御
醫并參藥、諭令以素服入直、照現任學士例給俸、兼
懋勤殿行走、賜外城第宅一區。甫釋服、補授侍讀學



士充 日講官起居注仍兼阿哥書房行走。是冬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旋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即日充經筵講官。乾隆四年正月補授刑部右侍郎。五月調戶部兼理錢法。五年條奏旗丁事宜。蒙 俞允。十一月轉左謝錢法事。六年。給父公年屆七十。恩給二品封典。御製五言律詩。御書傳經介祉四字以賜。四月奉命仍兼錢法事務。七月。扈從木蘭。十一月。兼吏部右侍郎事。是年充 皇清文穎館總裁官。七年二月。扈從恭謁

泰陵。四月充 殿試讀卷官。旋 命閱新進士朝考卷。是年兼 御書處行走。八年七月。

皇上親謁

祖陵。駐蹕盛京。公與扈從。

上升殿大宴。蒙 恩召赴榻前。手賜一卮。時與者不過數人。九年六月。賜書清勤堂三字扁額。是冬。扈從盤山。宮門去內殿稍遠。每遇宣喚。恩許乘騎而行。重葺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錫宴賦詩。賞賚有差。公以侍郎 特恩照尙書品級優賜。十年二月。扈從謁東陵。五月。補授戶部尙書。奉 命閱新進士朝考卷。七月。扈 駕幸多倫諾爾。十有一年九月。扈從謁

泰陵。詣五臺。十有二年六月。充續文獻通考館總裁官。七月。扈從木蘭。十有三年正月。扈 駕東巡。謁 孔林。次祭嶽廟。登泰岱。

上以山徑險仄。諭公不必隨上。沿嶺派侍衛分駐。有交辦事。遞傳上下。三月。奉 命閱會試迴避卷。四月。調補兵部尙書。又 命閱新進士朝考卷。九月。扈從謁泰陵。金匱梗化。大學士傅公奉 命經畧。羽書旁午。一切臺站事宜。資公調撥。十有四年。金川報捷。特加太子少師。十一月。奉 旨暫管吏部尙書事。賜御書宣贊樞衡四字扁額。十二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充 日講官起居注。旋 命協辦大學士事。十五年正月。補授吏部尙書。協辦閣務如故。兼教習庶吉士。八月。扈 駕時巡中洛。謁

東西二陵。以朱荃事奏對未協。罷掌院學士職。公經歷四部。遞長六官。夙夜在公。殫竭心力。期盡職而後已。其佐司寇也。盡心庶獄。研精律例。曹司有通曉刑法者。虛懷諮問。獄無疑義。奇請他比。情罪允協。鑒筦中樞。上以經畧與大將軍向無區別。命公釐定章程。公博考前典。參酌今制。自薦祭啓行。以至凱旋告廟。條上儀注。載入會典。及掌銓衡。振淹滯。抑躁進。不徇請託。不避

嫌謗官方澄叙胥吏斂手。在農部最久清釐錢法稽核經費懲各司奏銷之延開綜直省正耗之盈虛精於心計者不能及也。

聖主倚毗既深任寄尤篤明良一德朝野矚望揆席之端兆於此矣。十有六年六飛南幸。谿父公年臻大耋公預請扈蹕歸省。恩給一品封典。聖駕駐蹕杭州。越三日奉命閱召試諸生卷。御製七言律詩以賜並給假一月侍養。御書湖山養福四大字賜谿父公。台階愛日四大字賜公。天章下賁煥耀里閭。假滿還朝。從幸木蘭恭逢

皇太后六十萬壽。覃恩頒詔封本身一品。明年以谿父公失明陳情乞養。御製五言律詩寵行有翻祝歸朝晚卿家慶倍深之句。

聖情肫篤不異家人父子。家居二年奉命與長洲沈少宗伯德潛同修西湖志纂。二十有二年六飛重幸江浙星赴淮陰接駕。恩賜在家食俸。時尙書汪由敦假歸省墓。命公隨往江寧代攝其事。賜御製七言律詩。又賜御書萊衣晝永四字扁額。奉命閱兩江士子詩賦卷。扈蹕至金山行在。

聖恩體恤。命歸省侍。無何遭谿父公之變。伯兄亦以

毀卒。焚焚在疚獨營幽窆。特詔以工部尙書起用。陳情乞假數月畢葬事。明年春就道復調署兵部尙書。又奉旨於紫禁城內騎馬。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又明年奉命磨勘會試卷。五月閱庶吉士散館卷。即奉命教習庶吉士。服闋實授兵部尙書。十二月命署掌院事務兼續文獻通考館總裁官。二十有六年二月扈駕巡幸五臺。四月命磨勘會試中式卷。旋充殿試讀卷官。復命閱新進士朝考卷。五月補授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仍兼掌院學士事。又補充經筵日講官起居注。是冬恭遇

皇太后七旬大慶敬接

徽號冊寶于慈寧門奉襄典禮先後奉

懿旨并

上賞賚較廷臣有加。二十有七年順天鄉試仍爲正考官。二十有八年六月拜東閣大學士之命。仍兼吏部尙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事。九月賜內城第宅一區。十月晉加太子太傅。十一月以微疾遽薨。遺疏不及上。公天性孝友太夫人前逝諱辰及歲時饗祀輒嗚嗚作孺子泣。侍谿父公色養倍至。事伯兄飲食必偕弗敢先也。弱弟爲谿父公晚年所舉子。愛念尤篤。俸餘貲給之外。



分財產與之。子姪並三族待以舉火者不能悉數也。自入仕以至爰立不傍門戶不矜巧捷朴誠自矢獨結主知護公者其能入愛公者亦莫能助也。薦剡人才封章慎密倖進之徒末由關說左右親近無從窺伺焉。總裁各館鉅細皆謹手定去取精當詳要適職巨製鴻裁折服羣彥文章訓詞深厚辨香南豐詩骨蒼秀廣和明廷紹英繼響玉石均調遠播 皇風仰合 聖製爲宋元以來侍從之臣所不及。臨池初學誠懸繼參文趙晚師顏李格凡三變奉 命編校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二書益得縱觀 天府收儲詣力精專天情流美經進時獨蒙 睿賞屢勒堅珉同列推爲第一公生康熙丁丑二月四日薨于乾隆癸未十一月十有四日壽六十有七初娶于孫繼以包累贈一品夫人再繼以徐以子官得贈如前公子二長同書乾隆十七年 恩賜進士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以後伯兄次敦書乾隆十二年舉人 恩賜一品廕生貴州遵義府知府女子子二長適舉人廣東清遠縣知縣范同治次適太學生吳琰兩子一女皆包夫人出一女徐夫人出孫男三長玉繩仁和縣學附生次履繩次應繩孫女一今以三十二年二月癸丑葬於邑南之象山三夫人附焉銘曰

梁祖伯益以國爲氏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顯允梁公早宅

帝衷甘盤舊學四輔道隆發聞詞垣遍歷華省四長六官文柄屢秉

天子幾暇典學不懈公爲益稷廣歌鸛拜 萬乘巡游雅雅魚魚公爲舉朝常在屬車南浮江淮東登嵩泰瞻洛觀河經覽九塞公和其聲金脊玉應每奏一篇輒動清聽筆跡淵妙鳳泊鸞停琬琰深刻照耀 闕庭公佐唐虞以道自許爲世舟梁爲國風雨出入綸扉從容丹地朝夕論思不我遐棄公乘白雲仿側九關景短心長恐孤 國恩丹忱縷縷沒而猶視我知公深銘告惇史

抗世駿興（道古堂文集）卷四一

張蔚園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大受字若谷一字可之蔚園其自號也先世自無錫遷居常熟曾祖雲昌明中書舍人祖廷華鄉飲賓父文揚偶儔好義交游皆賢士大夫陶寫修貞一書爲作家傳稱九如處士者也君所居卽瞿文懿公故第始生之夕處士夢文懿授以筆日以異兩子六歲就傳穎悟絕倫十二卽能詩十三丁母陳孺人憂日晡木主前誦金剛經三年無間五經博士言先生德堅教授

里中、君與陶太常正靖、嚴觀察有薦俱稱入室弟子。益都趙贊善執信來吳中、君以詩文請質、許爲國士、并賦詩書筵贈之。十九補太倉州學生。明年、試高等、食餼於庠、與沈編修淑約入山讀書、學成乃出。未幾、丁處士君憂、沈亦聯登鄉會榜、不果斯約。以貢入成均、與香馬莊相公有葦同邑。孫主事夢遠、獲被蕭寺、以道義相期、鬼未嘗持一刺走貴人門也。鄉先達蔣文恪公、欲延爲師、乘小車往訪、屏跡不見。累試京兆、無所遇、復歸里門、從事者日益衆。乾隆十六年、

天子首舉南巡之典、君獻頌行在、文采博瞻、以籍貫誤注、不得預召試之列。自是無仕進之志、而造詣益醇。鄉邦有大利病、輒倡議究其可否。先是大吏建議築兩縣沿海石塘、君言築堤捍潮、本以衛民、今所定塘基乃在濱海三五里以內、綿亘百廿餘里、所占皆膏腴之產、徙人廬舍、毀人墳墓、不知凡幾。且築塘之土、必取附近地、計塘身及起土之所、占田殆將萬畝。國家會計久定、雖灘沙懸課、往往以漲補灘、未得遽議豁免。此所占田既無漲可補、勢必加派於通邑。百姓未得獲田之益、先有加賦之累矣。因貽書蔣文恪公、纒纒千餘言、指陳尤切。其見義敢言、通曉治體如此。惜乎未得尺寸

之柄、而以明經終老也。以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卒、春秋七十有一。配黃氏、國子監生朝珍女、未嫁時、封曾內愈母疾、注孝廉元亮爲之傳。子二人、曰應麟、曰應祥。戊子舉人。孫夔、有學行、能世其家。君所撰述甚富、中年毀於火、今遺文四卷、夔所搜輯也。其塋在錦峯山麓、附處士穴之左。銘曰、

士不榮世、宜昌其文。文無難易、有本則傳。剽賊偏駁、外強中乾。剪綵之花、雖多弗鮮。猗歟蔚園、本本原原。樞書零落、拾遺抱殘。志存開濟、非苟而言。鄉人尸祝、久而勿諼。匪直也文、其行尤敦。我撫其實、式表墓門。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六



沈次山先生傳

君諱濤，字洪呂，號次山，姓沈氏。其先本隱侯之系，世居浙江。元末有名義者，爲東陽太守，棄官家居，避張士誠辟，遜於江陰之青陽鄉，遂爲江陰人。君幼聰穎，九歲讀書，過目卽能得其大意，命之爲文，頃刻而就。比長，以文學鳴於鄉里，里中之士無不從游，而文學彬彬爲一邑冠。然屢困於鄉舉，四十九才舉于鄉，六十方成進士，爲高安朱文貞公賦，同邑楊文定公名時所知。文定欲以館職薦君，以親老辭歸養焉。時澄江書院久廢，桐城張公督學江蘇，有意修復，而縣令蔡公澍佐之，督率倡導，煥然興起，聘君主講席。君孜孜不倦，訓迪有方，於是執經請業者多至二三百人，科名代興，迄今數書院山長以君爲首也。既而父母相繼沒世，服除謁選，得江西長寧知縣。縣舊爲山寇巢穴，俗好勇善鬪，自前明萬歷時開治爲縣，其俗未革。歲正月，爲石戰戲，南北各引隊五，以石相搏，勝者逐負者，毀其居，毆人至死不問。君設法化其頑獷，俗遂易。又採輯舊聞，物土宜徵，方俗創爲縣志。在官凡七年，以履勘山澤觸瘴得疾歸，三年乃卒。

七十五。子大中，乾隆辛酉舉人，壬戌明通榜進士。論曰：予自道光三年來主講暨陽書院，得讀吾師盧抱經學士所爲山長題名碑記，而知君之大有造於士林也。乃余承乏其間，雖日孳孳，不敢懈怠，未知有當於君之教否也。先生之孫屬爲君撰傳，遂書之以爲斯席掌故云。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張鵬翀傳

張鵬翀字天飛、嘉定人。雍正五年進士、授庶吉士、改檢討、充
皇清文穎館纂修。十三年、充雲南副主考。乾隆元年冬、充
八旗志書館纂修。六年、陞翰林院侍講。七月、充河南正主考。
九月、陞右庶子。十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七年、擢少詹事。九
年、督詹事。鵬翀宿慧、詩才敏捷、文手擊鉢、頃刻即成、每有
敕和、先成以進者、必鵬翀、故
頌、上愛其才、不次拔擢侍講。日進經史法戒詩五十章、寓規於

上嘉納焉。又陳十慎箴、稱旨。兼工於畫、嘗自繪春林潛鷺
圖、題絕句六首進呈。

上和其韻以賜、鵬翀即於宮門前疊韻謝。恩嗣後屢敕
和詩、屢命作畫。賜御詩書畫暨筆硯、紗緞、絨貂之類、無
算。每召見、溫語移時、語訖纖悉。十年、乞假省墓、抵德州病
卒。

上久而不忘、對羣臣、慨曰、張鵬翀可惜云。性好山水、所至必
以五七字寫之、故詩編最富、有南華山房集三千卷。

王昶撰《春融堂集》卷六五

馬一齋先生家傳

馬一齋先生諱翹飛、字震卿。弱冠喜宋儒學、途專
志勤、弗懈於中途、弗回於旁趨。署其齋曰翹翹、署
其號曰一齋。演迤涵泳、可想見其爲人。既屢絀於
鄉試、泊如也。乾隆初年開制科、有司欲見之、而後
舉、謝不往、而應常熟令山長之聘。月吉會講、反復
詳切、聽者忘倦。幼失母、事父盡其孝、治喪祭盡其
誠。家貧、布衣蔬食終其身。故舊有欲餽之者、見而
不能出諸口以退。廬墓時、巡撫某欲見之、而不能
得也。以乾隆二十一年某月日卒。所著有讀易錄
二卷、禹貢初輯一卷、筆記二卷、詩文鈔二卷。享年
若干歲。先生先世爲六安趙氏、永樂初有贅於桐
城馬氏、後遂沿其姓、爲桐城人。萬厯中進士、歷官
至太僕卿、諱孟楨者、其六世祖也。贈兵部主事、旌
孝子諱懋襄者、其七世祖也。

陳用光曰、余少事魯山木先生、言宋儒學、長事姚
姬傳先生、言宋儒學、及遊宦所歷、廿餘年間、人多
稱漢儒、無及宋儒者。若先生之闇然自修、遺棄聲



清儒

利雖無著述固已得爲學之本矣況有著述乎。先生曾孫樹華乞余爲傳乃論次之如此云。

陳用光撰（太乙舟文集）卷三

李靜叔傳

李文淵字靜叔益都人生九月而能言。蚤孤嘗習其師母邢笞之數十乃折節讀書以古人爲師。親流輩鮮當其意者。補縣學生有名。靜叔事母孝。就養左右。非應試未嘗一日宿于外。母多疾而靜叔知醫。故母尤倚之。歲丙戌靜叔病。母持其手泣曰。爾死吾何生爲。靜叔亦泣對曰。兒無患也。靜叔夢雨雹及已身。覺以語妻。妻曰。聞姑言夢雹者喪父母。非吉徵也。未十日。母果病。靜叔強起視藥。目不交睫者數日。母歿。靜叔委頓苦由間哭無時。病遂劇。自爲文誌其墓。又月餘死。既含而蘇。然毀瘠日甚。明年春卜葬其母。有日矣。先期靜叔復病。自度不能送葬。日夕哭。至嘔血不止。比葬。舉家扶柩出。惟一醫者守之。靜叔不食亦不語。閱三日卒。以衰經斂。年止二十有六。靜叔之兄素伯工古文詞。故靜叔亦好爲古文。所著論辨說凡二十餘篇。嘗言昌黎韓氏之說。後人陰祖而陽絀之。如云性有三品。而後云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禮信義智。蓋已分氣質。理義而二之矣。後人謂分氣質。理義而言性。自宋儒始。何也。呂東萊疑西銘爲兼愛。以其言一視同仁。而未及篤近舉遠也。然則原人一篇兼西銘之旨而過之矣。後人尊西銘而不及原人又何

也。又言唐詩于本朝事無所忌諱，猶變雅之遺也。忠厚如宋，而蘇子瞻猶以詩下獄。至白樂天爲樂府諷時政，遂召入翰林。唐詩所以不可及者，豈獨字句之工哉？其議論有根據而不苟同，多類此。靜叔既沒，同學私謚之曰孝悼子。

論曰：禮言毀不滅性，懼人之過情而忘其身也。雖然，古之執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擗踊無數，杖而後能起，其守禮而不勝喪者，固宜有之矣。孝子之事親也，知盡禮而已，生死非所計也。予既嘉靜叔之孝，又悲其有志于古人之學，而天不假年，遂以毀死，乃爲敘其事，毋使無述于後云。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〇

贈奉政大夫黃松石先生墓誌銘

予少時卽聞錢唐黃松石先生名，又見所作篆隸淳厚有古法，益欣慕之。晚乃得交其子小松郡丞，始知淵源所自。今夏小松奉梁太宜人之諱，扶輿將歸里，先遣其兄子元鼎踵門來告曰：先君及陳太宜人，以乾隆廿二年葬本縣上泥橋之阡，某方僮穉，誌石未備。今吾母不幸棄養，謹卜日啟先兆而合葬焉，敢乞文納諸穿中，予受其事狀讀之，喟然曰：此孝義獨行傳人物也。按狀先

生諱樹穀，松石其字，晚歲游孔林，得楷木之瘼，攜歸名其齋，亦以自號。世居杭州之錢唐。六世祖汝亨，明江西提學參議，學者稱富林先生。大父佑銓，縣學生。父兆泰，贈徵仕郎。先生性敏慧，童時賦綠牡丹詩，卽爲士林傳誦。家貧，隨北游，侍起居惟謹。比壯，以筆耕自給，奔波南北，爲甘旨之計。父歿於保定，旅邸先生自里門衰經沂江，渡河至棗林，遇大水泛溢，行旅斷絕，跣足行泥淖中，沙石所觸，血常濡踝。至河間，覓舟不可得，附蟹舟行，遭大風，幾覆溺者再，始達保定。訪瘞棺所在，水噴露前和，起之已朽，乃號泣函骨以歸。買三尺竹，自扶，跣行七晝夜，抵德州，始得附舟南返，綰涉水負骸圖以志痛。王虛舟吏部題其卷，比於古之虞趙焉。參議公富林講堂久圯，卽其地葺爲廣仁義學，聚書數萬卷，以資學者。先世手澤散落，遺片紙隻字，必質衣購之。少耽經史，於六書尤有神悟，篆隸用筆渾古，屢縣張文敏公推爲第一手。詩文詞翰名重公卿，有欲以經明行修薦者，辭不應。其於友誼尤篤，以緩急告者，傾囊無吝色。視其家無擔石儲也。母喪過時，猶哭，竟以得病，春秋五十有一，以乾隆十六年九月廿七日卒。以子貴，累贈奉政大夫。所著有格物考、河防私議、百韻琴、清華錄、楷瘼齋集。



初娶陳宜人諱蘇字若蘭國學生某之女幼事母以孝聞。合卺之夕雙燭忽盡其一心知不祥未及四月而卒。年一十有八。時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日也。繼娶梁氏諱英字梅君處士師鑑之女賢而有文事兩世姑能得其歡課諸子萬卷樓中一燈熒熒輒至達旦好吟詠而集句詩尤工曾列入大雅集。先生之捐館也宜人手撰行狀數千言委曲真摯門生故友見者咸開筆。晚歲就養山左官舍年逾八秩神明不衰異時所誦習者默記不失一字。仁恕好施子冬月常製衣以待凍者。恭遇覃恩詣封太宜人嘗語郡丞曰吾家自少參公後仕者唯汝一人此汝父積善所致慎無忘清白家風也。乾隆六十年閏二月五日卒年八十有九。長子庭國學生坐累謫塞外卒。次經早卒。次易今官竟州府運河同知卽小松也。次重國學生孫男三人元鼎元長元禮孫女五人銘曰。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五

翰林院編修周府君墓誌銘

學誠就外傳時見乾隆十六年禮部進士題名始識東阜先生姓氏。塾師謂學誠孺子何羨三年數百人姓名更僕不能悉獨今茲舉首都人推爲物望夫豈以科第重哉時蒙昧未達其旨顧心識之。乾隆四十一年旅遊畿輔見先生子震榮於曲陽官舍。雖然異之。明年震榮移治永清屬學誠經紀縣志於是相知爲深。震榮政事於儒詩書於至性蓋先生家法也。官而寶筮仕十六年始得營窀穸。又復而官不能解去職事。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乃命其子以燕歸葬先生暨配戴安人於嘉善胥五區璨蔡橋之新阡手疏顛末俾學誠爲之誌銘。誌曰。先生諱澧字芭東東阜其自號也。嘉善周氏故爲望族。曾祖諱志伊祖諱隆俱生員以先生貴封儒林郎。父諱全錫廩膳生先以先生貴封儒林郎繼以孫升桓貴贈中憲大夫。中憲公宿儒碩望以經術行誼聲濟子弟有子三人先生其仲也。與兄翼洙弟既濟並以文學起家。自乾隆十五年庚午先生與伯兄同舉於鄉。明年辛未先生舉禮部第一。廷試一甲第三人及第。明年壬申震榮舉於鄉。又明年癸酉先生季弟及兄子鼎樞升桓同舉於鄉。又明年甲戌伯兄與升桓同榜成進士。升桓入翰林。前後四五年間父子兄弟聯捷幾科一時推爲人文之盛。而震榮鼎樞升桓又皆先生甄治而成讀書



有本末、不爲幸獲荷得、學者以是想見先生家風。先生天性冲穆、體羸如不勝衣、健於屬辭、騰發泉湧、不可方物。當是時、浙右前輩若孫秋水、先生外大父也、受古文詞法於長洲汪琬、於時流鮮所許可、顧獨器重先生。先生與陳惺齋兆嵩、諸草廬錦、汪厚石、孟錫桐、石仲鈞、王穀原又會、錢鐸石載詩文贈答、推究終始、學者翕然宗之。其成就後學、或教爲制舉文字、比於斯輪、甘苦遲疾、皆使有以自得、渙然冰釋、多以科第知名。先生爲諸生久、以謂科名非學者不朽事、故嘗沉潛於伏、鄭、賈、孔諸書、旁通天文、輿地、兵農、經世之務、晚尤究心杜佑通典、鄭樵通志二書、拾遺糾謬、不下萬條。自言五十後、當謝世事、萃服說成一家言。卒以天限之年、美志不就。先生孝友溫克、與人交久而益信。辛未登第、出四川蔡御史時田門下。後蔡坐事見法、家遠無親屬、先生經紀其喪、遣人資資斧、開關走七千餘里歸其柩。先生之卒也、在乾隆十八年冬、是時會弟既濟與兄子鼎樞、升桓同舉於鄉、當赴禮部期集。先生念二親老、朝夕須人、即請急歸省。凌晨渡江、登金山僧舍、歸舟啖坐、奄然而逝。舟馳七日夜抵家、顏色如生。二親撫之憫。先生目淚溢出、如瀉、聞者哀之。初先生方幼學、有術者款門、言得失多奇中、謂中憲公公三子皆科第、仲尤俊偉、然終身不可過金山。因手授一冊、刻誌諸子、歷試歲月、先後名次、其

後悉驗無爽。中憲公初未深信、至是乃大詫焉。先生卒季冬十月、春秋四十有五。越九年而戴安人卒、仲冬旬有一日也。春秋五十有三。乾隆四十年、震榮官永清知縣、以覃恩贈先生儒林郎、戴贈安人。先生故官編修、加秩得階六品云。安人出同縣世族、沈警有高識。戴故豐於資、有大盜夜入、縛戴翁柱上、環刀脅之。安人方十歲、潛出警家人、且呼鄰求援、盜竟被縛。年十九歸先生、資裝甚盛、先生色若不豫。安人從容請斥華飾、購圖籍、先生由是富藏書。他日歸寧、女兄弟並冠帔炫燿、安人服繻疏、相對各自得也。事君姑能誠以孝。君姑嘗病喉瘡、安人侍、日夕無少閒、或痰閣喉閒、略略不得出、安人假口合氣、吸而吐之、以爲常。轉側扶持、未嘗假手婢媵。竟九十日乃罷。安人且卒、語震榮婦孫、若夫婦食貧久、毋窮而濫、家世忠厚、傳二百餘年、詩書之澤、未嘗或替。而夫他日得一官、爲循良吏、弗爲能吏、是能用余治命者矣。由安人言行、觀先生本末、得道義之風、澤及奕禩。雖僅得中壽、要其不朽於天壤間者、益無窮云。先生男子三人、長卽震榮、娶孫氏。次咸榮、國子監生、先葬。日卒、娶李氏。次攀龍、早殤。女子一人、適同縣生員孫用炳。孫男子五人、以肅、以勳、以炳、以卓、以燕。孫女子三人。銘曰、

先生被服矩中規、擺落流俗成瑰奇。常乘扁舟子弟隨、

疾雷破山海水飛。毒龍擊舟探首蟻。舟傾如足二分垂。先生挾策坐不歇。笑謂子弟命在茲。觀於倉猝他可知。豈泥絃誦求書詩。前生疑是浮屠師。金山舊話毋乃癡。折中儒修無所抵。術者億中誠何爲。家學世德樹務滋。命雖云促勝期頤。瓌黎虹巨水之涓。先生家塋永固斯。

章學誠撰 《章氏遺書》卷一六

故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葛君墓誌銘代

君諱德潤字澤躬別字述齋姓葛氏河南某縣人性嗜儒書習詞章刻礪鑽仰雍正癸丑登進士第官禮部主事。大宗伯任公蘭枝教其材遷員外郎。又遷刑部廣西司郎中。秉火聚爰書夜以補日。陞浙江道監察御史。歲連祲條列施罷事宜以振民。

畿輔完復轉福建道奏釋配所逋犯妻孥積繫豁清。是時直省大吏封章頗暗相攻訐君以爲人心不可不正力請塞之。最後轉掌陝西道乾隆戊午甲子兩主雲南鄉試考官。溘故去京師萬里士依君如歸多賸賂去。督福建學政繩駁雜以法度文章一軌於正而天下州縣童子試闕中最夥因緣混轍浮寄疊射君初沿俗不革洞之以明既則裁之以法奏入著爲令。既三年君所獎許士俱貢名禮部調湖北學政選拔十二年一舉君得人爲天下最。是時君年始五十由進士累官臺諫凡三遷再轉四秉人文衡鑑衡用方殷而君一自湖北解官卽壹意二十年堅不出竟老死於家。蓋君以母恭人計歸自湖北痛不欲生因念中憲公老杜門承志歷十有三年婉婉愉愉事世父如父與從弟同居共財無間語作廟祀其先室有正有祧祭有器有田營畫完整與鄉



人行鄉飲酒禮。鄉人隆推大賓。莫不加敬愛。初。學使乘輅軒出。務苛供張。以自潤。君在闕。不肯奉。髮侵有司。湖北卷價合數千兩。舊填學使私乘。君獨關貯在公。惟恐洩及。君家居推子人。又人人得其所請。歎出意外。葛氏世遠不可譜。自登禹公。生君高大父諱天錫。曾大父諱忠孝。贈儒林郎。大父諱鳳翔。邑增廣生員。工文翰。宜達而滯。諸授率直大夫。父諱備。性喜推解。行載邑志。誥授中憲大夫。母某氏。封恭人。世父某。亦以君貴。賜封如其官。妻馬氏。邑庠生諱謙異女。封恭人。先君卒。孫文定公嘉淦銘其墓。子二。朝陽。丙辰舉人。任忻州學正。浙江常山縣知縣。元陽。邑庠生。先君歿。女一。適崔龍光。貴州貴筑縣縣丞。孫男三。孫女七。君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廿四日卒。年七十一。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岡。朝陽使來請銘。子與君同年進士。題按狀次之。銘曰。儉於取進。豐於篤倫。厥用未竟。而出處完明。最迹鑽石。以留其嗣人。

余廷燦撰 《存吾文稿》

詹事府詹事盧公墓誌銘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寧都盧公以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終于京邸。春秋六十有五。子立瀛。立瀛扶輦歸里。越十有七年。兩公子亦先後下世矣。諸孫等始卜十月二十六日葬公於州城南第一橋之新阡。公嘗買彭氏故園為讀書之館。至是撤其館而為兆域焉。以公之樂斯邱也。先期。次孫達軒踵門來求文志公墓。大听公門下士。知公最深。其何忍辭。乃泣而序之曰。昔錢文信公言。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它才。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歐陽文忠公嘗並稱之。公以閔賡博物起家。翰林待詔。由館職登學士。陟官尹。立朝二十餘年。無一日離文字之職。入侍講。出司文衡。朝廷大著作。輒預撰述。非老于文學。安能上結主知若此哉。公初以諸生選拔入成均。選充 武英殿校對。會

詔刊正十三經。廿二史。諸總裁言。公學問周洽。書勘精審。遂得與纂修之列。纂修官皆詞臣。為之。公以貢生預焉。蓋異數也。和碩莊親王。尚書張文敏公受詔編次律呂正義。又薦公為纂修官。張公嘗語人曰。盧君妙解律呂。當今之蔡中郎。阮仲容也。尋舉順天鄉試。

試授翰林院待詔。辛未歲成進士，改庶吉士，即充武英殿纂修官。明年，散館授編修。又明年，典陝西鄉試。又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分教庶吉士，轉武英殿提調官。充日講起居注官。又明年，遷侍讀。又明年，擢侍講學士。又明年，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務，充武會試副總裁官，遂爲武英殿總裁官。又明年，左遷侍讀。又明年，典河南鄉試，時同受命者侍讀學士朱公珪，賄資皆在公前，而轉爲公副。其冬，和碩莊親王等奏公業樂部行走，撰擬樂章，樂部皆部院大臣兼之，公以五品詞臣廁其間，尤異數也。又明年，遷右春坊右庶子，典順天武鄉試。又明年，復爲侍講學士。又明年，提督河南學政。閱三載，任滿還朝。其明年三月，擢詹事。公年五十始登第，登第後無歲不需恩渥，位躋三品，駸駸柄用，而遽以積勞致不起，悲夫。詹事古稱官相，今則職務清簡，而特爲詞臣最高之班，由侍從擢卿貳者，往往踐歷此職，不久卽遷去，其文學尤異。

上意方鄉用，而旋終于此者，三十年間，惟嘉定張公鵬翀及公兩人，此海內所深惜也。公博涉羣書，不名一家，詩文春容和雅，無粗厲抑塞之習。屢主文柄，抑奔競，崇實學，所甄拔多知名之士。於樂律易卜尤極敏悟，嘗依

焦氏易林言人休咎，多奇中，雖專門弗逮。公接物甚和，而持身嚴正，輕財尚義，不爲家人生計。初入都，張文敏公、蔣文恪公皆器重公，引爲上客，終未嘗少干以私。同邑宋嗣南，公受業師也，既歿，數分金遺其孤，及視學河南，廨內猶爲宋設位，朝夕拜之。王進士龍篆客歿都下，葬西便門外，公爲立享堂祭產，每寒食輒往拜其墓。其篤于故舊多此類。公諱明楷，字端臣，號鈍齋，世居江西南都州。大父不瑕，公贈奉直大夫，父式夏，公贈中憲大夫。夫人曹氏，榮祿大夫左都督廣東三江協副將凱伯公之女，生于貴家而能屏華綺，事親相夫皆中禮法。先公八年卒，誥贈恭人。子立濂，士午舉人。立淇，丙子舉人。江蘇布政司庫大使。立沅，有至行，母沒慟哭九十五日，不食而死。州人所稱盧孝子也。女二人，孫男五人，達荀，州學生。達蔚，今更名嗣智，國子監生。達蓮，達燕，達□。孫女若干人，曾孫若干人。銘曰：

德可以潤身，文足以經世。其鼓篋橋門也，祭酒託爲異人。其簪筆內殿也。

至尊許爲才子，登記言之內史，兼批勅之學士。詹事之長，視古承旨。方謂陟八座而贊黃扉兮，胡爲夢陰堂之講，而遽止此也。日涉之園，先生藏焉。千秋而後，想見其

軼邠枚而追虞揭也。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二

詹事府詹事盧公神道碑

詹事盧公之葬也。其孤孫達蔚不遠三千里。踵子門求文志其墓。又請爲文刻諸墓道之石。某舉禮部試。謬爲公所薦。及登館職。公又爲教習。既而同直講筵。同列學士。公嘗舉歐公與王禹玉事作詩見贈。又嘗置酒召門下士從容言身後之文。當屬之錢生。荏苒二十年。公久歸道山。而某亦衰病。脫朝籍者數年矣。言猶在耳。其敢忘諸。謹按公諱明楷。字端臣。晚年以鈍齋自號。世居潁州之寧都縣。今縣升爲州。直隸江西行省。故公爲州人。由選拔貢生中順天鄉試。授翰林院待詔。登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又遷侍講學士。復左轉侍讀。進右春坊右庶子。復爲侍講學士。此公之資歷也。初入武英殿充校對。後由纂修提調而至總裁官。初入詞館。協修記注。尋爲日講起居注官。由署而充。在講帷十有四年。嘗預刊修經史及律呂正義。續文獻通考。昭忠列傳。皆爲纂修官。主陝西河南兩省鄉試。及順天武鄉試。及同考會試。總裁武會試。教習庶吉士。稽察右翼覺羅官學。提督河南學政。此公之差遣也。諸館纂修官皆

詞臣。久次者爲之。公以貢生校刊經史。特與纂修諸公一體列名。公爲庶常。日遇慶典。推封祖父。同輩。屢得從六品階。公獨以前修書。議敘加級。得五品誥。樂部向以諸王部院大臣兼領。公在侍讀。奉旨撰擬樂章。特兼樂部行走。其爲學士也。適閱學多奉使在外。卽命公直內閣。代閣學批本。此公之榮遇也。公少而孤露。苦志植學。以成其名。博習經史。蘊藏爲文詞。法度必準先民。相國蔣文恪公慕其名。延致之。凡經進廢和之作。多屬公點定。在詞館。遇大典。禮進賦頌。輒爲諸公傳誦。尤精於律呂。清濁高下。審辨不失黍黍。所撰樂章。播之管絃。列於法部。此公之文藝也。公於制義。鑒裁精審。每入棘闈。林膏校閱。惟恐不及。故所甄拔。號稱得人。在中州視學。抑浮競。崇實學。所選拔士。皆擇其名實相副者。此公之鑒識也。公和平樂易。善戲不虐。雖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狀審于義利之辨。苞苴之饒。不至其門。梯媒之誼。不入于耳。家無長物。而口不言貧。尊師重友。久要不忘。旣沒。而故交知舊多行哭失聲者。此公之厚德也。公生于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八日。終于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其葬以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夫人曹氏。附焉。其世系子姓之詳。則於墓志見



藏

之故不復書銘曰

金精翠微峨峨百丈。是生偉人。儼觀儼期。囊括百氏。擷其菁華。大放厥詞。而法而葩。有司拔尤。升之太學。遂直內殿。經史分校。律呂之編。公與攷稽。荀阮房范。宿悟與齊。迺舉京兆。待詔禁苑。擢第南宮。載登三館。螭頭侍直。職在記言。曲江風度。中朝聚觀。再踐學士。論思清切。出持冰鑑。入趨環閣。

天子有命。汝長宮僚。文學侍從。班資最高。公今已逝。公名不沒。茶山之詩。容齋之筆。陽都城南。鬱欣新阡。達者有後。相爾嗣孫。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一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奏

文恭公墓志銘

太子太保尚書秦公以經術篤行知名海內。起家詞苑。官登極品。歲甲申四月。以疾請解任。溫旨不許。八月。復具疏乞回籍調治。詔允所請。仍懸缺以待。公既受命。買舟南下。疾遂革。以九月九日巳時薨于滄州。計聞天子軫惻。賜白金千兩。庀喪具。令有司議卹典祭葬如制。謚曰文恭。明年春。車駕南巡。至無錫。幸寄暢園。御製詩有養新旋里人何在。撫景愀然是此間之

句。寄暢園者。公家別業也。上追念舊臣。形于翰墨。如此。公可以不朽矣。其九月。孤子編修泰鈞等將葬公于某原。先期遣一介走京師。述公遺言。請大昕爲文誌其墓。大昕于公爲年家子。又嘗主公邸第。日月不居。知已云。逝文雖不工。其何敢辭。謹按。公諱惠田。字樹峯。號味經。宋贈龍圖閣直學士觀之二十六世孫。世居無錫。爲右族。雍正初。析無錫置金匱縣。故公爲金匱人。曾祖考德澄。祖考松齡。順治乙未進士。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諭德。考易然。常州府學生。妣顧氏。本生考道然。康熙己丑進士。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改禮科給事中。妣徐氏。胡氏。生母浦氏。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妣皆一品太夫人。公以乾隆元年。賜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直南書房。丁浦太夫人憂。服闋。補原官。教讀上書房。遷侍講。進右春坊右庶子。改通政使司右通政。擢內閣學士。遷禮部右侍郎。丁給諫公憂。服闋。補禮部左侍郎。調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兼理國子監算學。充經筵講官。擢工部尚書。兼理樂部。調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過人。方未遇時。給諫公以藩邸事。牽連頌繫。十餘年間。輻輳南北。炎雨悲風。更卒雜前。公隨侍膝下。百



方營護夜分就寢流涕交頤然不令給諫公知之及通籍之始朝廷教書屢下給諫公猶不得援例寬釋公以新進詞臣輒伏闕陳情乞以身贖其畧云臣本生父某身罹重罪已荷天恩曲宥祇因催追銀兩力不能完仍行圈禁迄今九載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內侵染暑濕癰瘍時作寒熱交攻奄奄一息幾至殞斃羈所情關骨肉痛楚難忍臣雖備員禁近而還顧臣父老病拘幽既無完解之期更無久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誠不忍昧心竊祿內慙名教伏惟皇上矜愍庶獄有一綫可原者概予寬釋當此聖明孝治之朝更逢薄海祝網之日惟有願懇鴻慈格外鑒宥丐臣父八旬垂死之年得以終老牖下臣願革去職銜効力奔走以贖父罪奏入天語嘉歎遂有寬釋之詔而未完之銀亦併豁免由是給諫公優游林下者又十年公受詔感泣誓以身許國而上亦鑒公忠孝有大用公之志矣公在學士時陳科舉學校大事在禮部練習掌故夙夜匪懈在刑部執法平允尤爲上所倚重同僚或持異議公援引律例必如所擬乃已遇司屬囑笑不苟其以才能見者則薦引之不遺餘力衆莫不懼其嚴而服其公也公歿之後部中識獄偶不當上輒

舉公名歎惜不置以是知公之盡心于職矣公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上以敬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則杜門謝賓客著書不異爲諸生時後進有通經嗜古者獎借不去口蓋天性然也公幼而穎悟及長從給諫公于京邸何昶曉王若林徐壇長諸先生咸折輩行與之交中歲居里門與蔡宸錫吳大年尊獎龔繩中爲讀經之會嘗慨禮經名物制度諸儒詮解互異鮮能會通其說故于郊社宗廟宮室衣服之類尤究心焉上御極之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爲志經術可佐教成均既而直內廷課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爲後學宗嘗言儒者舍經以談道非道也離經以求學非學也故以窮經爲主而不居講學之名生平所爲文號味經高類稿者凡若干卷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公夙精三禮之學及佐秩宗攷古今禮制因革以爲禮自秦火而後漢儒保殘守缺什厯存一朱子生于南宋嘗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爲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黃氏楊氏未克竟朱子之志迺按周官吉凶軍賓嘉之目撰爲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先經後史各以類別凡先儒所聚訟者一一疏其脈絡破其疑結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

當代之法。殫思二十餘年。彙易三四而後定。自言生平精力盡于是焉。少喜談易。謂易者象也。先儒詳于言理。略于言象。故撰周易象義日筌若干卷。又謂詩三百篇。古人皆被之管絃。漢魏以降。始失其傳。然天籟之發。今猶古也。因與同志講求。欲以今曲歌古詩。庶協詩樂合一之旨。又以近代聲韻之書。未有善本。奏請刊正。上命公與武進劉公任其事。公建議言。古韻二百六部。今併爲一百七韻。如元與魂痕當析爲二。般韻宜併入真韻。不當入文韻。上聲拯韻。去聲證韻。宜分出各自爲韻。又攷定四聲表。兼采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說。欲通古音于等韻。時公已遘疾。而往復辨論。猶斷斷不置也。公之著述。其大者如此。若夫律呂。算數。以及醫方。堪輿。星命家言。皆泝流窮源。得其要領。雖專門名家者。亦歎以爲莫及。嗚呼。可謂有體有用者已。公生于康熙壬午十月十九日。歿時年六十有三。夫人侯氏。太學生某之女。封一品夫人。子四人。長泰鈞。乾隆甲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次復鈞。長錫。次鼎鈞。太學生。次上鈞。女二人。長適雲南劍川州知州嵇承豫。孫男二人。沐日。沐恩。孫女六人。銘曰。

西神戡戡。二泉猷猷。造物鍾英。生偉人。雙孝之澤。流十世。

敬佑祖考清華繼。惟公至行爲士宗。歷艱而亨。純孝通。明刑十載。邦憲司。三刺三宥。公無私。斯人一去。難再得。同朝盡傷。至尊惜。政事文學。一身兼。沒而言立。公何慙。城西新阡。卜云吉。千秋識之。字不滅。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二

大清 誥授通議大夫山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原品致仕 思加一級沈公行狀

曾祖懷英明仁和縣學生員。

祖兆乾 皇國子監生累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

考元滄 皇勅授文林郎文昌縣知縣累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清里沈廷芳年七十一狀。

公字椒園本徐姓世爲仁和人。自公考出嗣于舅氏沈遂承沈姓。沈故吳興望族明歲貢生首賜始遷仁和於公爲六世祖。康熙五十年八月公生於海寧之圓華里。幼端慤有志操嘗書其坐曰守道守身爲忠爲孝。又嘗讀明楊忠愍公繼盛傳激昂慨慕思其爲人。外祖查少詹事昇歎曰是奇童也。即異日立朝其風節自此見矣。少長益潛心正業博綜羣典學以大雅弱冠游京師聲譽藉甚年人者德接待若恐不及。安溪李侍郎清植長洲惠學士士奇太倉張廉事鵬桐城方侍郎苞於時並申師友之契。雍正十一年丁文昌公憂歸明年故大學士高文定公時總督南河聞公名馳書幣致諸幕府。文定公素習有宋諸儒之學好賓接士大夫於公尤有加禮嘗謂公曰君年方少而博聞篤行遂至于是不圖今世乃見古人既服闋再至京師補一統志館校錄先是世宗憲皇帝詔舉博學宏詞公入都既晚整居卻執未嘗諸人求舉乾隆元年故左都御史楊恪勸公汝數時以兵部右侍郎祭告南岳還朝。

上命續舉所知遂以公名及其學行對。十月御試保和殿名在二等選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編修入直武英殿同修起居注總理宗人府名學三年充一統志纂修官兼校勘明史。明年殿試充收掌試卷官。公嘗集前世君臣吾敗之蹟爲類各十有六名曰鑒古錄以備法戒。是年冬表進賜段四匹書文懋勤殿。六年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公精敏絕人請悉舊典朝章國故官方民隱口陳手畫本末如流通於當世之事而務出於忠厚。

世宗勵精之後益思勤恤民生周知疾苦采納直書慨然思古陽城馬周之選於時西林郭文端公高安朱文端公海寧陳文勤公興縣孫文定公江陰楊文定公後先繼長朝列用忠清公正弼成至治而公以卑官後進與相應和凡所陳奏尤在於奉宣德意成樂物生七年以淮安鳳陽徐泗諸府州連遭水祲請于常振之外盡發常平諸倉存穀備賑卹卹並加振直隸山東浙江甘肅之被災者又以國家設開徵稅茲以抑逐末之民且使國用所出不專取給于農畝而已然米豆者百姓所仰食正使逐地流行乃以收通工易事之利況登場之日既微其地丁漕糧以充正供則開稅宜在可免奉旨允行戶部議以米豆既免正稅請將載米豆之船加稅船料公復奏言米豆之稅免而載米豆之船料增是猶二五之與一十也朝廷如天之仁所爭豈在此請並米豆之船料除之奉旨交九卿議行焉其後公外轉有司遂復請稅米豆如故時蓋自許聖開監督始其年秋

上幸奉天公奏言邊地風氣早寒七八月間已如冬令且山川紆阻跋涉疲勞乘輿遠駐塞垣夏爾軍實惟冀于閑武之餘勿事馳騁田獵敬慎起居以迓釐福又因直省米價加昂有旨停辦省采買公奏采買以充積貯既楚弓楚得且有成數可稽惟海洋物產富饒珠犀羽象之美掌提兼金而洲嶼沙石盤互斤兩曉確穀生不蕃不得不資之內地商人沒於重利往往冒禁與販近口之地民間倉庫爲之空珍異日至民食日少是素有用以博無用也且使無賴之徒海島者得食以植其黨爲患方大事下部議申禁又言自古建立都邑既設支輔又必廣樹藩籬漢唐都關中而朔方河西常列重兵其已事也茲聞三廳獨石諸邊盜風少熾特遣大臣督緝分察經理伏攷老哈河喀喇河屯興州河及鄂爾多斯諸處爲大軍開平興和東勝舊地今則八旗察哈爾體都太僕寺考牧之區外接諸藩內偏獨石口此皆膏衍上地水土甘美請就其中置屯牧務一所遣大臣爲總理擇司員分領其事度今在京滿洲閒散之丁不下數萬誠徙以屯田塞下子之籽種耕畜分地種牧暇則練習騎射之法繕完城堡修飭軍器數載之後屹然成重鎮據長城外險爲京師後蔽兼可



清儒碑傳集

卷八五

西護山西東援遼。所謂有備無患者也。有旨交議。取王大臣議奏。卒格不行。時東南連歲米貴。公以采買既停。倉儲尚寡。請將乾隆九年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漕米截留數萬石。視州縣大小倉廩多寡。實以次抵補。為平糶振濟之用。戶部議駁。旋奉特旨施行。

上將幸木蘭。會久雨水潦。汎溢。公言。車駕所及。一事不欲以累民。而有司多取人木。繕治道。乞以謁。

度糧成。加資所過地。被旨申飭部議革職。

上命降二級調用。十年奉旨。仍以御史用。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奉命巡視

山東漕糧。十一年。請建祠祀宋臣謝枋。得於懷忠寺。又以長生店涿州積水泥。舉行旅苦之請。勅行修治。並請加振直隸被水窮民。俱報允。十二年。充順天

鄉試同考官。再命巡視山東漕糧。公以山東比歲告饑。雖屬漕。加振賑民。氣未舒。奏於南漕抵山東時。更截留六十萬石。又奉命隨大學士高文定公

查辦山東振務。公分理兗沂曹東昌泰安五府城市窮鄉。其不親履。條理精密。吏不能欺。五月。閱青苗。七月。勘水災。故事。山東巡漕御史。率於六月回道。至是

於九月始復。命云。公為御史前後六年。凡有屬草。輒開閣齋戒。如對明神。憂勤忠愛之心。發於顏色。溢於毫楮。其言體事達情。曲折盡意。公貌清古。秀削身

裁。及中人與人言。煦煦然若不能盡。及當事執持。嚴直自持。雖責育無以過。故尚書彭維新復官工部右侍郎。公奏勸罷之。尤為人所稱道。所上四十餘摺。舉

其要者著於篇。其未發科鈔者。世固莫得而知也。轉分巡山東。登萊青道。布政使司參議。舊時為吏者。飲食百貨之用。取諸市。予賈恒十之五。謂之官賈。賈客

僕役。或因為奸利。公至。勒石為約。悉革其弊。管內當積荒之後。人士流離。公率其屬。賑養廉數千兩。招集逃亡。給本錢。使復其業。數年戶口充實。所墾田皆大

孰。置漏澤園。募人收掩。四境遺骸。小清河自新城孝婦河以東。經高苑入青州境。屈曲三百餘里。至壽光入海。河道淤狹。夏秋水暴發。高苑博興樂平諸縣

田廬。累經漂沒。公相水勢。濬馬車溝。口以上某千某百丈。相地勢。增築堤堰。水屬理孫。民以無恐。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賢並晦名樂道。不涉世流。公徑

造其廬。得以賓師之禮。相與。蒐訪舊聞。考訂學業。由是人知所矜式。暇日以一騎入村落。巡行稼穡。問民所苦。即田間集父老子弟而教誨之。或以村酒果饌進。欣然食之。至盡。既久。公所乘白馬人皆識之。見策白馬度陌者。則喜相告曰。使君至矣。故老嘗先時陳恪勛公。鵬年在江寧。陸清獻公。隨其在嘉定。固皆知是。國朝百餘年來。得公凡三人而已。還河南按察使。祥符民有淫人之婦。而殺其夫者。既乃以語婦。婦告其夫之妹。使訟之官。有司引律。因奸致死。本夫婦雖不知情。亦絞。公曰。本不與謀。又歎由婦首。是無死法。巡撫及幕客皆執不可。公披舊牘。歷三夜。得成案。援以定讞。婦竟減等。鹿邑民甲殺人而賄乙。誣服公。察而直其罪。其它平反閱實類此。十九年十二月入覲。

上以查太淑人年九十。特賜御書曰。耄耋遐齡。明年春。乞終養歸。其秋太淑人卒。公素不喜佛老說。至是居喪。遵屏浮屠法。不用。並廢七七之奠。服闋。補山東按察使。公謂愚民畏法。其犯罪或出於不知。乃舉律文之日習。而易犯者。陳列罪名。以為條教。它所奏變通法令數事。俱見施行。時巡撫方操勦吏職。公雍容儒者。見為迂緩。又嘗發民治道。公故寢其事。由是滋不說。適公奏請祀故尚書湯文正公。斌於孔子廟廡。又論孟子廟配饗事。二十七年。

上南巡至山東。以公年老。命以原品致仕。公起諸生至大官。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於公不可為不遇。然緣公體國之忠。與其憂民立事之心。蓋嘗抱無窮之慮。而惜乎公則衰矣。公之歸。生儒者老數千人。南送四十里。至蘭山驛。不去。皆曰。使君前者去。率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時至耶。使君再考無極。它時幸得相見。公下與慰之曰。荷父老意甚厚。其歸善教訓子弟。力田孝弟。為良民。奉上法度。何必使者長在此耶。使者亦願父老自今歲有康年。無生災害。與使者共食此福。皆列拜流涕。日暮乃散。公在官。食不過一肉。三族之待以養者數十家。既歸。貧不能自贍。復以課讀為業。累為督憲。端溪。撰儀。敬敷四書院山長。嘗謂其門人汪中曰。吾通籍三十年。有宅一廬。萊田二頃。故既老而終歲教學於外。汝以吾為得已耶。中對曰。古者七十而致仕。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以教子其鄉。蓋與司徒樂正之官相為用。血氣不足以任職事。而道德則可以為師。然



清儒

則師者所以息老也。是故君子生而有益於人者，不使其身一日無用於天下。公領之。公爲教善，因人之材，使人各盡其長，然後授之以其業，故多所成就。爲念故交，於通門子弟及名臣節士，後尤加重。自初宦迄於老率如是。三十年，上南巡，賜公紵絲裘裏。三十五年，與祝。皇上壽，賜段四匹。公子世煒，自雲南主試歸，上召見瀛臺，從容問公年齒，精力於是知。上之恩顧深矣。三十六年，與祝。皇太后壽，恩加一級。明年二月甲申，考終於京師之椿樹三條街。衛公子禮部主事世煒之郎，公兩兄，俱有學行，與公少共艱苦，後並僉憲，不過公奉事之無不至。從子世燕，官武陟典史，公生死願恤之如子。有孫彥，爲立嗣守純。伯兄無子，先以仲子世炯爲之後。世炯死，無子，復以孫守誠嗣之。治辦方定，而公遽沒。公學詩於海軍，查編修慎行及編修弟侍讀，嗣環學文于方侍郎，並冲融醇懿，稱其德量。有理學淵源，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鑒古錄十六卷，文章指南四卷，隱拙齋詩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望蒙雜著四卷。其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卷，則嘉善浦鏗同校。公由庶吉士授編修，兩官監察御史，出爲山東登萊青道參議，河南山東按察使，誥授通議大夫致仕，加一級。發汪氏，誥封淑人，令德莊嚴，白首無違。子世煒，庶吉士，改禮部主客司主事，明達負氣，得公之節。世炯，世效，並先卒。孫守正，守誠，守純，守端，公官在三品，不得請諡於考功，謹具歷官事蹟，上翰林院國史館論撰，伏惟鑒察。乾隆四十年正月某日，門人江都縣附學生員汪中謹狀。

汪中撰《述學·別錄》

校記

①廿：當作「廿」。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六

齊召南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召南墓誌銘

乾隆元年秋余與齊公次風同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一時士論翕以實學推公及榜發

欽取十五人公果與選余雖報罷而公念同徵之誼最殷後三年余亦入翰林作後進常與公唱和外出爲令始與公別別四十七年余老矣遊天台公死已久且葬其兄周南弟世南年八十餘龐眉扶杖延子飲其家抱公詩文集百卷出曰先生視此以志其墓嗚呼當時薦此科者海內凡二百餘人而今則在野在朝屈指無有也公之遺澤龍遇升沈禍福非予後死其誰知之而誰表之謹按公名召南字次風又號息園幼而穎敏讀書十行俱下年十六受知於督學何公世選充博士弟子員入京師中已西副車雍正十一年督臣程公元章以鴻博薦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檢討御試高等超遷至侍講學士加日講起居注官充戊辰會試同考官上書房行走再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公清癯短身而憑鄉朴之氣溢於眉宇獨能宏搜博覽記性過人上於南古塔得古鏡未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者公引證書史羅縷具奏

上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

國家疆域恢宏南喇巴哈俱置候尉又新開伊犁諸臣奉使者輒先詣齊侍郎家問路公與一冊某候某驛應宿何所需若干糧數萬里外若掌上螺紋毫忽無訛或問曾出塞乎曰未也然則何由知之曰不過漢書地理志熟耳問之讀漢書者卒亦不解沈尙書德潛常在

上前餐天台石梁之奇

上問公曰荒土磽确不足以勞

聖駕人笑其奏對率易而

上以此益重之十四年四月從

上書房歸設懷園日映馬驚觸大石上腦澤淋漓昏憤不起

上大驚命蒙古醫速治醫創生牛腹臥公其中又取牛腦乘熱納公額

左右搖公始蘇當是時

上方需用公遣皇子及中使問病者不絕於道又數月公病少痊步趨

蹒跚頗忘所記畫不能握筆又心念老母乞回籍終養

上慰留再四然後許之還浙後掌教鼓山萬松兩書院上三次南巡公力疾迎

闕皆

召見賞賜優渥先是公有族匪周華者素不良公訓誨不悛遁海外三十餘年忽因浙撫熊學鵬巡城遮道獻所著逆書揭公十大罪熊奏聞上誅周華赦公削職歸里公身受上特達之知方恨無涓埃報而怪民妖言乃出自近族悔平時教救無素又隱忍不先舉發以致惡彰於天自分雖九死罪固當而上復屈法活之恩愈重愧憤愈深結轡不已路上疾暴卒還家市月竟以不起年六十六當言鄧道元水經註開於西北闕於東南特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又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所修官書則一統志明史綱目續文獻通考禮記漢書考證皆所纂也曾祖之仲祖仁龍父肅俱以公貴贈如公官妻張氏封二品夫人子式遷國學生女二人葬台州花坑之原銘曰

《清儒志》卷三

天台之山其高萬有八千以是鍾靈生公其間學識其大才擅其全以人視山幾與齊肩雖泉壑囁其後惡馬蹶於前而終以受知於天無損其賢嗚呼非我來遊誰表此阡嗣後川湜湜峰綿綿磅礴鬱積繼公而生者其在何年

。禮部侍郎天台齊公墓表

乾隆元年丙辰

天子召試制科之士、與是選者多一時名流宿學、而天台齊公尤以博洽稱。既入翰林、屢試高等、累遷至禮部右侍郎。未幾、以病乞養歸、歸十餘年、而宗人齊周華之禍作、牽連頌繫京師、蒙

恩放還。還甫匝月而卒、年六十有六。公諱召南、字次風、號息園、世爲天台人。明正統中有以兵部郎中殉土木之難、謚忠節諱汪者、公之七世祖也。曾祖諱之仲、祖諱仁龍、父諱肅、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公生而器宇凝重、甫就外傳、屹然如成人。少穎敏、讀書十行俱下。既補博士弟子員、學使者皆以奇士目之。雍正癸卯、由選拔貢生中式。本省鄉試副榜、以博學鴻詞薦者、閩浙總督程公元章、浙江學政帥公念祖也。公以

召試二等、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時

天子方右文稽古、凡館中纂脩之役、如

大清一統志、明史綱目、

武英殿校勘經史諸總裁、悉以委公。蓋公平時於學無不博、自天文律歷、以至山川疆域、險阻要隘、瞭若指掌。

而又深知古今治亂得失、通習掌故、故於經則通漢唐以來諸家之郵、於史則兼涑水、紫陽之義法。其經進之書、皆蒙

上嘉賞。而瀛則嘗讀公輪進劄子、以爲尤似真西山大學衍義文字、非尋章摘句之士所能及、公萬一也。公之爲翰林也、充

日講起居注官、在

上書房行走。既由檢討遷中允、侍讀、又遷侍讀學士、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旋

授禮部右侍郎。以一諸生、不數年驟躋卿貳、人皆謂公特以文詞被

知遇。顧公問學淹貫、世盡知之、至其立朝耿介、仗直有不媿古大臣者、雖同列或不盡知。且公位望雖顯、總不出文學侍從之列、又遽乞歸、未盡其用、此又天下所共惜者矣。公以乾隆十四年正月自

上書房歸澄懷園、墮馬觸石幾殆。

上遣蒙古醫療治少瘳。是冬遂以母張太夫人年老陳情解職歸。歸後累主蕺山書院、敷文書院講席、造士甚衆。齊周華者、公族兄也、獻其所著書於巡撫、多不法、詞涉公、公以是下刑部獄。



上鑒公無他，僅削職。蓋非

上不能知公，而亦非公之樸誠不能蒙

上始終保全如此也。公卒以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子式遷葬公天台花坑之原。仁和杭堇浦先生世駿銘其墓。閱二十有七年。瀛官於浙，以事過天台，宿公舊第，於是式遷年六十七矣。以瀛少時嘗以詩文見賞於公，有知己之感，屬爲文表公墓。瀛不敢以不文辭。公所著有水道提綱三十卷，已刊行。又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寶綸堂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藏於家。公具異稟，目炯炯能矚一二十里許。嘗登杭州之鳳凰山，視隔江西與渡人，歷歷可辨。又嘗於山頂指雲所起處，掘地得奇石，皆似古篆籀，名曰天然圖章，爲文銘之。公故精術數之學，方被逮之前一年，筮易迺知後事，以語其子，既而皆驗。公娶張氏，封夫人。式遷國學生孫一。

秦瀛撰《小峴山人文集》卷五

資政大夫禮部右侍郎齊公墓誌銘

天台齊氏有圯族之逆子曰周華，少溺於呂留良之邪說，仲論黨護，應真重典，邀

恩寬宥，跳身遠走，閱三十餘年，然後歸。歸而出妻屏子，通族損而不齒，益復斥賣田宅，盡刊其非聖無法之言。巡撫熊中丞學鵬方閱視台州城工，遮道獻其書，并列其宗人前禮部侍郎召南十罪。中丞上其書於朝，以其人殊死，其近族弟姪并子孫論大辟者凡十人。聖慈止戮其子孫，餘皆釋弗論。而逮禮部至京，法司當公徇隱之罪，而盡籍其產。

皇上鑒公無他，僅予革職，還其產之十三四，爲其餽粥之地，旋

命歸里。恩膏汪濊，旁觀皆爲感泣，況其身受者乎。公易直子良，朴誠自矢，爲

主上所深知，橫遭宵小之玷，縈紆趨問，無由自白於聖人之前。舟車刺促，內鬱外勞，抵家甫匝月，疾作，遂不可爲。時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也。貧無以殮，孤子鬻其餘田以給喪事。某年月日，葬於先人之阡，直杖麻經，遠走千里，踵余門而乞銘。余與公同試詞科，同官翰苑，性情嗜好，無一不合，不獨文章學問之益也。其忍



不銘。齊之出有二、太公之後、子孫以國爲氏、衛大夫齊子之後、子孫以字爲氏、此夾潞鄭氏之言也。世遠不可考信。公自撰年譜、矜慎不敢妄定、據其近代之可徵者曰、先世汴之祥符人、隨宋南渡、僑寓杭州、有諱盛者、由進士官宣義郎、始占籍天台、是爲天台之始祖。四世祖莊卿、洪武初以人材薦、授湖廣房縣知縣。七世祖汪正統、丙辰進士、官兵部車駕司郎中、扈蹕殉土木難。曾祖父諱之仲、早卒、曾祖母許氏守節撫孤、事載郡邑志。從祀節孝祠。祖諱化龍、以潛德孝義聞於鄉。祖母徐氏、父諱肅、字省齋、邑文學。母張氏、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累贈至資政大夫、禮部右侍郎、妣皆贈二品夫人。公名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省齋公生五子、公其次也。幼而穎敏、六歲解屬對、九歲五經成誦、鄉里稱神童。十二歲應郡試、省齋公攜至郡、登巾子山、吟五言云、江水連天白、人烟滿地浮。中山山上眺、一覽小東甌。識者卽以公輔器相品目。與兄周南出就外傳、青燈布被、攻苦連日夕。弟岡南、世南、道南、皆從公學、友愛彌篤。年十六充博士弟子。二十三督學新城、何端簡公世璠選拔入成均。十一郡貢生咸集、端簡指公稱於衆曰、此我朝奇士、當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雍正七年己酉科鄉試

中副車。十一年癸丑、詔復詞科之制。明年、督臣上蔡程公元章學臣奉新帥公念祖以博學鴻詞薦。乾隆丙辰、

皇帝紀號之元載、召試之士羣萃、闕下凡百八十四人、試於保和殿、欽取一十五人、君名在二等第八、改翰林院庶吉士、卽充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明年散館授檢討。三年四月、京察一等、加一級。四年六月、充武英殿校勘經史官。十月、充明鑑綱目館纂修官。六年三月、以一統志館議叙列一等、加一級。八年四月、

御試翰詹官於圓明園、列優等。六月、晉右春坊右中允。十一月、轉左、以原銜署日講起居注官。召對於養心殿西暖閣、旋晉翰林院侍讀、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九年、丁省齋公艱、戴星而奔、哀毀骨立。前曾承辦禮記漢書考證十年、

諭旨、仍令在籍編輯、陸續交武英殿經進。十一年三月、綱目告成、議敘、仍列一等、奉

旨於起官日加一級。服闋入都、奉

上諭、仍著在武英殿校勘經史。十二年二月、補原官。三月、經史館告成、議敘、加一級、旋充大清會典纂脩官。四月、京察一等、署日講起居注官。五月、召對於

勤政殿校勘通志、通考、晉侍讀學士、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主順天武鄉試。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戊辰會試充同考官。五月、

御試翰詹官於乾清宮。榜未發、奉

上諭在阿哥書房行走。以一等第一名擢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甫一月、補授禮部右侍郎。

上於寧古塔得古鏡、以來歷未詳、問朝臣、其有對者、公具悉原委、并其款識以對、

上大悅、諭左右曰、是不媿博學鴻詞矣。八月、召對於勤政殿。越日、復於養心殿西暖閣、召對。九月初五日、

禮部於西苑樓前侍班、伏觀。御射發十九矢、皆中的。上騎還、圓明園、顧尚書蔣溥與公曰、不可無詩。公於翼日進詩四首、序一篇。

上卽俯和。命內監持稿示公、知遇之隆、罕有倫比。旋充續文獻通考館副總裁官。侍班暢春苑大西門樓、奉

特旨勅定通禮。十四年正月、召對於西暖閣。四月、充冊封婉嬪副使。二十九日、自圓明園直上書房、

歸澄懷園、甫及門、馬驚墮、觸大石、負重傷、幾不藥。程學士景伊亦自書房歸、驚馳入告、

上爲動容、賜藥三瓶。特遣中官就寓探問、傳蒙古醫

療治、病少定。

上見阿哥、果親王、頻問汝師傅病勢如何、須時差人探問。又見奏事大臣、

天語垂問病狀。後於木蘭園場中、又問阿哥。九月回

鑾、又問大學士尚書、賜乾鹿肉十五束。

聖眷隆厚、雖慈父母之於子、無以加也。十月、病稍間、詣官門請

聖安。召對於弘德殿、行步猶艱。

天顏惻閔、曰、汝病尚未愈、須加意安養。公因口陳懇解職任、回籍省侍老母。

上慰留再三、堅請益力。

上言、冬間風寒、如何行路。慰諭欵曲。十一月、具摺哀懇、俟春和、由長船回南。

上始可其奏、猶傳太醫劉裕鏗、邵正文診脈處方。公單門寒素、起自田間、不藉引援、不由推轂、荷

聖主特達之知、論有根柢、辭無枝葉、肫誠朴茂、溢於眉宇、望而知爲端人碩士。晝日三接、一歲九遷、受寵若驚、

奉身若不及。

天鑒密微、一誠相感、蓋不獨以其學優而文贍也。自通籍以來、

聖恩優渥錫資便蕃不可勝紀其同詞科諸臣拜賜者則日知舊說

御製喜雪石刻紗葛筆墨端硯其同翰苑諸臣拜賜者則日講春秋樂善堂文集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欽定四書文

世宗憲皇帝上諭其同綱目館諸臣拜賜者則明史

其同翰詹諸臣優等拜賜者則

御製元宵聯句石刻紗葛筆墨其因考試而拜賜者

御製石刻硯墨筆等物其賜詞林典故則名對於

勤政殿也其同上書房行走諸臣拜賜者則

御書敬勝齋法帖貂挂龍箋對聯筆墨以及鹿肉大魚

山雞鹿尾挂麵藕粉葛粉荔枝蓮子青菓嘉慶子豐駝

文綺挂包手帕福字凡三賜焉起程又賜紗葛各

二抵家太夫人適患痰喘臥牀第聞公至起謝

天恩執公手曰汝果來乎勿藥而愈十六年翠華南

幸公恭迎於吳江八洲河岸

上遙顧曰汝已好耶隨向行在請

聖安即召見詢問病體及老母健飯否

諭以汝能奉母讀書自然復健汝第安養不必步步相

隨賜克食并內緞二紫貂四十一月太夫人棄養明

年十月合葬考妣於三十一都苑坑之原十九年二月服闋制府喀公請為紹興載山書院山長冬喀公復請主福建道山書院以道遠辭巡撫周公聘主杭州敷文書院二十二年

上復幸浙公於無錫北之迎龍橋迎駕尚未奏名

上望見即問汝今已好耶隨詣大營盤請

聖安即召見垂問病勢加減及書院人文奏對良久

道

諭先至杭

上駐蹕蘇州命軍機處賜墨刻一卷內緞四疋二十

八日於西湖行宮恭進頌冊蒙賜大緞六疋二十

六年十月叩祝

皇太后萬壽入京恭請

聖安即蒙召對慰問良久內監扶起與尙書長洲沈

德潛奉

旨仍赴上書房與諸阿哥相見以詩文質正辰入未出

有扶掖者不拘常儀十一月二十五日朝賀

皇太后萬壽賞內緞三疋挂包鼻烟又奉

旨加一級加賞彩緞三疋紫貂六個皇清文穎一部

二十七年



皇上三幸浙江、恭迎於吳江汪家溪亭上。三十年、

皇上四幸浙江、恭迎於蘇州城內。行宮前、俱蒙

溫旨慰問、傳

諭先回靜候。

皇上駐蹕西湖行宮、疊受頒賞內緞。越日。幸敷文書

院、

御製詩疊韻、

命公與學臣并諸生和詩進呈。賞筆墨硯。公主敷文

凡十一年、獎勵後進、因材而篤、生徒雲集、巾卷盈坐。至

是以風痰時發、懇辭歸里、杜門不出。方幸棲遲化日、保

卒餘年、不意逆人近出、族屬橫遭波累、壽命不長。爾

聖言、自云我生不辰、演於死者有二、皆賴

聖主得以生全。方馬驚墮地時、首觸巨石、腦髓迸流、目

睛眩轉、神魂飛越、自分必死、非夫萬金良藥、孰能使元

神固而不離、非夫生牛冒首、孰能使真氣聚而不洩、非

夫蒙古神醫、徧體椎朴、孰能使十二經脈漸復其本初、

三百六十五骨節各還其部位。三日而知痛、五日而知

飢、不三月而即能起立、收既散之魄體、與陰陽爭瞬息

之去、而奪之鬼伯之手。生我者父母、之死而致生之

者

皇上也。逆書上聞、部議以狗彘擬流、

聖意不測、遠則新疆、近則烏刺、至近則寧古塔也。朔風

砭骨、黃沙蔽天、朝狎駝馬、夜鄰鬼魅、羸軀殘喘、填溝壑

而飽烏鴛、其常也。則今日考終、隔下、雖死猶幸、齊氏子

孫生生世世、宜如何其銜結以報也。言不及家事、泊然

而逝。公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弱不好弄、而於詩書若翹

藥、著作等身、石渠金鎖、藏在廣內者、一統志、河南、山東、

江蘇、安徽、福建、雲南、六省皆其編輯。外藩屬國、徐韓向

無底本、則公創稿新撰也。明史綱目、前紀二卷、神光嘉

三朝、則公所輯也。又與楊學士椿兼總校之任。武英

殿分撰經史考證、而公獨多。經則尚書、禮記、春秋三傳、

史則史記、功臣侯表五卷、漢書百卷、後漢書郡國志五

卷、隋書律歷天文五卷、舊唐書律歷天文二卷。嘗言、鄒

氏之注水經、明於西北而闕於東南、且域外之水道未

詳、因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大而河海、小而溪澗、溯源窮

委、如指上螺紋、一鑒可悉。又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

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皆其

藏于家者也。詩文操筆立就、鋪陳終始、爛若雲錦。晚喜

集句、李杜韓蘇、若出一手。在戢山聽雲樓、臨摹蘭亭法

帖、即於原序中去其複字二百四字、做千文體、成三言

詩十七章。客有以淳化閣帖三百字求跋者。卽因其字數縱橫集之。頃刻成五言律十二首。讀余嶺南集卽集七十餘首。讀錢司寇香樹續集卽集十首贈之。敏捷如此。公生於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年不踰中壽。止六十有六云。配張氏。誥封二品夫人。子一式。遷國子監生。女二。長適張緝禮。次適文學潘崙甲。孫女二人。銘曰。

赤城霞起。翠屏雲蒸。鍾毓神秀。哲人以興。繫公方聞。詞科發迹。笙典珠璣。紛綸旁魄。蹈道執禮。儒林職志。三篋補亡。百題並試。劉仲達父。心所遐慕。七經釋疑。兩漢刊誤。珠林玉府。恣公遊處。鴻筆馳驟。爲國風雨。慎簡宮僚。爲諸王友。諫寓邪蒿。敬徵醴酒。吁嗟逢屯。日昃退直。馬驚而墮。命在漏刻。巫咸叫關。

聖心閔惻。賜藥遣醫。奪之鬼伯。移疾歸臥。優游林泉。咏歌德化。若將終焉。族子狀輪。不可化訓。蒼蠅點壁。幾隕厥問。

帝念微勤。弗寘於理。白衣還山。祝宗祈死。

鴻慈未酬。沒而不瞑。魂聯帝鄉。長在華頂。松貞栢悅。幽扇孔臧。毋忘在莒。一眚何傷。碑材輪囷。徐俟懸綸。瘞銘前和。視此刻文。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四一

齊召南傳

齊召南。浙江天台人。幼而穎敏。鄉里稱神童。年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二。學使何世璠舉選拔貢成均。嘗稱於衆曰。此我

朝奇士。當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雍正七年己酉。科鄉試。中副車。十一年癸丑。

詔復詞科之制。總督陳元章。學使帥念祖。以博學鴻詞薦。乾隆元年。

召試於

保和殿。

欽取二等第八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充

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散館授檢討。四年。充

武英殿校勘經史官。又充明鑑綱目館纂修官。八

年四月。

御試翰詹於

圓明園。列優等。擢右春坊右中允。旋轉左。以原銜署



清儒碑傳集

卷八六

日講起居注官、晉翰林院侍讀。丁父憂歸。以前曾承辦禮記漢書考證。

諭令在籍編輯、陸續交

武英殿經進。先是京察及

一統志館議敘、屢列一等。及十一年綱目告成、議

敘、仍列一等、奉

旨於起官日加一級。服闋入都、

命仍在

武英殿校勘經史。十二年補原官、充

大清會典纂修官、旋晉侍讀學士、充續文獻通考

館纂修官、主順天鄉試、以原銜充

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五月、

御試翰詹於

乾清宮、榜未發、奉

上諭在阿哥上書房行走、以一等第一名擢授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甫一月、補授禮部右侍郎。

上於寧古塔得古鏡、以來歷未詳、問朝臣、莫有對

者。召南具悉原委、並其款識以對。

上大悅、曰：是不媿博學鴻詞矣。九月、禮部於西苑樓前侍班、伏觀

御射、發十九矢、皆中的。

上騎還圓明園、顧尚書蔣溥與召南曰：不可無詩。

召南翼日進詩四首、序一篇、

上卽俯和。

命內監持稿示公。其知遇之隆如此。旋充續文獻

通考館副總裁、侍班暢春苑、大西門、奉

特旨勘定通禮。十四年四月、充

冊封婉嬪副使。二十九日、自

圓明園直上書房、歸澄懷園、甫及門、馬驚、墮觸大

石、負重傷幾殆。程學士景伊亦自上書房歸、驚馳

入告。

上爲動容、賜藥三瓶、

特遣中官就寓探問、傳蒙古醫療治、病少定。

上見阿哥果親王、頻問爾師傅病如何、須時差人

探問。後於木蘭圍場中、又問阿哥。九月回

鑾、又問大學士尙書。

賜乾鹿肉十五束、

聖眷隆厚如此。十月、病稍閒、詣

宮門請

聖安、

召對於

宏德殿、行步猶艱。

天顏惻憫、曰、爾病尙未愈、須加意安養。召南因口

陳懇解職任、回籍省視老母。

上慰留再三、請益力。

上言、冬寒如何可行。十一月、具摺哀懇、俟春和時

由長船回南、

上始可其奏、猶傳太醫劉裕繹、邵正文診脉處方。

召南單門寒素、起自田間、不藉引援、不由推轂、荷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而召南受寵若驚、奉身若

不及、

天鑑密微、一誠相感、蓋不獨以其學優而文贍也。

召南自通籍以來、同詞科及翰苑諸臣、拜文集、石

刻、紗葛、筆墨之

賜者、錫賚便蕃、不可勝紀。十六年、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召南再迎

鑾、數蒙

恩、召對。二十六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入京恭請

聖安、卽蒙

召對、慰問良久、內監扶起、

命與尙書沈德潛仍赴上書房、與諸阿哥相見、以

詩文質正、辰入未出、有扶掖者、不拘常儀、旋乞歸。

二十七年、三十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再迎

鑾、俱蒙

恩、慰問。三十年、

幸敷文書院、

御製詩、疊頒

命、召南與學臣及諸生和詩進呈、

賜筆、墨、硯。時、召南主敷文書院、爲山長也。三十

年、召南之族子周華、小時黨呂留良獲罪、邀



恩寬免，僅予遠戍。及戍歸，刻其書呈於巡撫熊學鵬，並列召南十罪。學鵬上其書於

朝，讞定。磔周華，其近族弟姪子孫論大辟者凡十人。召南逮至京，法司當召南徇隱之罪，而盡籍其產。

高宗純皇帝鑒召南無他，僅予革職，還其產之十三。召南歸，旋卒，年六十有六。卒時言不及家事，惟云濱於死者二，皆賴

聖主得以生全。馬驚觸石，而得萬金良藥以生。族子之獄，而荷從寬典。今日考終牖下，雖死猶幸。齊氏子孫，生生世世，宜如何銜結以報也。召南所著述，其在史局，則一統志、中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福建、雲南其所編輯，其外藩屬國向無底本，召南創稿新撰也。明史綱目、前紀二卷，神、光、熹三朝，召南所輯也。其分撰經史攷證、經則尚書、禮記、春秋三傳、史則史記、功臣侯表五卷，漢書百卷，後漢書郡國志五卷，隋書律歷、天文五卷，舊唐書律歷、天文二卷，嘗言鄭氏之注水經，明于西北而闇于東南。

且域外之水道未詳，因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大而河海，小而溪澗，溯源窮委，一覽可悉。又有史漢功臣第攷一卷，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皆藏於家。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三

校記

①開：據後文所錄《墓誌銘》，當作「明」。



清儒

清儒碑傳集 卷八六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七

徐以烜 彭啓豐

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徐公墓誌銘

國家開物成務。喬木與世。臣恒相經緯。舜臣五人。皋益父子居其二。粵若殷宗。巫咸父王家。周宣中興。鄭桓公武公相繼入爲卿士。三代令辟。敷心腹腎腸於寮案。則有公忠體國不貳心之臣。咸有一德。保世滋大。由斯道也。我

朝嗣無疆。大歷服重熙累洽。雲龍風虎。依日月之光者。恒有象賢之胄。光昭朝列。近而徵之鄉國。錢唐徐氏其較著者也。

聖祖仁皇帝時。家宰文敬公寅清亮直。著聞清時。太傅文穆公繼之。

世宗憲皇帝時。嶼撫安嶽入掌邦憲。未及枋用以詒今上皇帝。延登受冊。備位槐鼎。霖雨天下。龍鴻純嘏之氣。勿礪鬱積。篤生今侍郎潤亭宗伯。胚胎前光。介於兩輔。非偶然也。公諱以烜。字養資。號潤亭。世家錢唐。自曾祖以上。贈如文敬。文穆官詳二公碑誌中。公生而穎異。不苟言笑。年十一。卽列學官。爲弟子。學使者手其文以

示多士曰。此徐家宰孫也。年雖稚而文境老成。非私家宰也。肄業成均。舉康熙庚子京兆鄉試。雍正庚戌成進士。改庶常。習國書。散館授編修。旋充武英殿纂修官。入直南薰殿。

世宗升遐。

今上皇帝卽阼。時文穆總裁實錄。而公爲纂修。父子同在史局。詞館以爲榮。乾隆戊午。同考順天鄉試。明年會試。復爲同考。充殿試收掌官。晉國子監司業。

實錄告成。恩賜筵宴。表裏銀兩如例。旋晉翰林院侍講。文穆公在政府。以痼疾舉發。請解職。是日。公晉學士。

詣宮門謝蒙

恩召入。垂問文穆公病狀。慰諭再三。公叩首謝。奉命隨侍回籍。甫一月。文穆公促命赴闕。待職都門。久未得補。

特恩超授詹事府少詹事。蓋異數也。旋晉詹事。與瀛臺宴。分韻賦柏梁體詩。得水雲之榭。臨榮澗句。又命聯句。而公亦與焉。奉文穆公諱。居廬三歲。大事克舉。服闋入都。奉命賞送。

三朝實錄至。盛京珍貯。旋補原官。奉旨進香北嶽恒山。歸。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視學畿

輔、晉授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充經筵講官。丙子、主順天武闈鄉試。丁丑、知禮闈貢舉、以任學政時失察監生邱允頂替錄科鏽一級、特恩補授太常寺少卿。而曹太夫人訃至、戴星而奔、結廬墓側、親監舂搗、寢食交廢。嗚呼、哀榮禮備、公之事親終矣。禮云、終其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報國恩、綿世澤、公以此終、無貳道也。

聖天子念文教、文穆勳在王室、以公輔期公、丹地深嚴、俾與二三元老出內絲綸、試展其舟楫鹽梅之用。服甫闕、卽有署理內閣學士之命、復兼攝禮部事。公以重聽復患脾洩、懇辭禮部。雖得請、而閣務殷繁、冰淵時惕。隨幸木蘭歸、卽疏乞休。或惜其去、或榮其歸、皆非公意也。歸田後、杜門却掃、門無雜賓、口不道錢刀、足不涉公府。清風亮節、爲鄉閭所矜式。成周之制、鄉先生仕而已者、例入右塾、教其子弟。當事欽公行誼、以禮請爲諸生之師。青衿組帶之彥、橫經問業、非聖之書不敢觀、非法之言不敢道。以居仁由義端其趨、以研經味道竭其學、薰其德而德成材達者、更僕不能數。公居官、以導揚、阜化爲職業、居鄉、又以扶樹士類爲事功。趨庭退學、諸子皆能文章、得氣以去者、必使爲親民之官。耕桑

禮樂、化民而成俗、紆九重宵旰之憂於萬一。世篤忠貞、豈以一官一邑自弛情哉。此公每飯不忘之初心、亦卽文教文穆翼子詒孫之家法也。歲在辛卯正月二十八日、薨於里第、春秋七十。距其生辰甫半月、而不及待。娶王氏、戶部侍郎璣女、贈二品夫人。繼以俞、編修元祺女、封二品夫人。子七人、紹堂、乾隆甲子舉人、江南涇縣知縣、降補湖北興國州州判。紹壻、四川雅州府經歷、出嗣公弟之煒。紹基、乾隆丙子舉人、廣西東蘭州知州、俸滿推陞安慶府同知。紹輝、縣學生、出嗣公弟應衡。紹域、紹垣、紹班、皆國子監生。孫七、望、麟、鑑、蘭、慶、禧。孫女三人、曾孫二人、世德、世求。公蘊寬中篤厚之德、擅承明著作之才、起家詞苑、繼武玉堂、敬敷五教、以教國子、惇庸典禮、以佐春卿、持節畿輔、雲漢天章、布

壽考、作人之雅化、入爲太常、揚類帝禋宗之大典、馨香俎豆、孚格人天、敷歷清華、無殊寒賤。崇尚清靜、似曹參、孝謹似石慶、惟肅惟栗、似韋元成、和於天倪、不戢於物、役、不汨於勢利、迴翔館閣、遭際熙時、以爲太平之幸人、則誠幸人也、以爲皇古之天民、則誠天民也、以爲鄉邦之碩宿、則誠碩宿也。某年月日、孤紹堂等將於東山、衛之原、穿王、俞二夫人之墓、而合葬焉、撰次行狀、先來



乞銘銘曰、

公稟精於淳曜兮、潛蘊靈於川嶽。託繼體於二勳兮、紹庭聞而先覺。聘皇衢而攬轡兮、之帝所而聽樂。遊玉府以婆娑兮、議石渠而揚搢。歷三監之清華兮、集鳳池而飲啄。叶聖瑞以歸昌兮、雄鳴岐之鸞鷟。典三禮於秩宗兮、揚奉常之韶箭。敷醴化於邦畿兮、緯經天而有倬。陳堯舜以廣慶兮、誦墳典於講幄。陪論思於丹地兮、掌絲綸於黃閣。睇韋平之世美兮、匹前修之卓犖。耳司聰而不順兮、脾有神而被拯。匪避賢以引身兮、豈韜光而守樸。匪泉石以心機兮、豈田園而志樂。丹衷鬱而未抒兮、凜聖恩之優渥。矢孤忠以詒穀兮、意硜硜而堅確。卒飾巾以待期兮、登髯爪而洒濯。灼荆雉以命龜兮、樂石壘而未斲。撰銘詩以攷行兮、邇流風而緇邇。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四二

皇清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兵部尚書致仕先考彭府君事狀
曾祖瓚、任廣東長寧知縣、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妣施氏、袁氏、俱贈一品夫人。

祖定求、任翰林院侍講、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妣李氏、贈一品夫人。

考正乾、需次州同知、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妣周氏、封一品太夫人。

府君諱啟豐、字翰文、方舉于鄉之歲、芝生庭中、故自號曰芝庭。先世自明洪武初由江西清江遷蘇州、世居長洲縣十泉街、今分隸元和。長寧公初以文學名、晚而篤信程朱、講學鄉閭、興起者眾。至侍講公、稟承遺教、以道淑身、所著書善發明儒先學、無勿祀鄉賢祠。同知公韜光不試、修長者行、晚舉鄉飲大賓。蓋彭氏自明中葉而降、以儒學傳家者百數十年、入

本朝而益著、故江以東言門望者多推彭氏。府君生十歲、左右侍講公、和詩屬對輒工、敬侍講公早器之、每戒府君曰、大器晚成、汝當斂華就實、毋輕泄也。年十六、補諸生、十九、侍講公卽世。二十一、娶宋夫人、治舉業、暇好爲詩、從城南詩社沈稿士、徐龍友、陸學起諸耆宿、切劘講習、作述懷詩、慨然以復古爲己任。雍正四年、舉鄉試、明年、會試第一、時年二十七矣。殿試卷列第三、世宗親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旋

命直南書房。七年秋充河南鄉試副考官。入闕病作移寓于外氣垂絕恍惚見二童子自雲中持采旂導還鄉至文星閣一老人持藥飲之遂蘇。文星閣者侍講公異時講學地也。反至京。

命遣醫診視。

賜人藥服之病良已。十一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九年春方侍直。

世宗手書聯語以

賜。其年三月試進士出身官。卽

命內廷翰林閣卷。府君與焉。其一府君等三人卷有

旨俱列一等。明年秋充雲南鄉試主考官。十一年春充會試同考官。十月間周太夫人疾請假。

詔許馳驛歸。明年正月還朝。十三年二月遷左春坊左中允。其年秋充江西鄉試主考官。時江西官生止二十九卷。例中十卷而文多淺拙因裁去四卷以民卷足之。是歲得人偶盛。甫出闕聞

世宗晏駕疾馳至京。既反

命朱文端公遇于朝。揚言曰江西佳士被主司一網收盡矣。十月充順天武場鄉試副考官。乾隆元年秋充山東鄉試副考官。府君自入翰林刻苦如諸生。鮮食寡欲。畏遠權勢。簡交游。日以文章自娛。泊如也。至三年六月上以甘霖溥降。

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泛舟圓明園給筆札賦詩。府君立成七言律詩四首以進。

上褒賞甚至。七月遷翰林院侍講。賞賚有加。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五年六月轉翰林院侍讀。十一月遷右春坊右庶子。時

詔許近臣得奏進經史講義。府君前後所上多切于治體。嘗論月令言行齋出禪必當其位。夫所以使之當位者有三焉。一曰尊。尊輔以崇其體。二曰卹。卹臣以達其情。三曰久。任使以專其職。明良之世君不疑其臣。臣自不欺其君。其左右大臣必有耆艾碩德。從容朝廷之上。汲引善類。扶植忠良。所當布以腹心。隆其禮貌。故曰任賢勿貳。至小臣者大臣所自出。友儔卹而厚期之。其厚期之者尤在作其敢言之氣。不獨臺諫官當實以盡言。卽翰林曹郎亦宜分班條奏。講明經術。敷陳庶事。則耳目廣而人才益屬。若夫人之才器不能相假。故虞廷諸臣。兵農禮樂各有專司。一官終身不易其任。備甫履其地。旋改而之。它卽以政務必茫然莫辨。況民社之官。責成非細。空仿古者增秩賜金之制。俾人與官相習。庶明作有功之效。可得而幾也。又嘗論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蓋人主一言一動卽安危治忽之幾。所由判。唐臣杜正倫云。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于道理。卽千載累于聖德。觀于此者。雖欲不日慎一日。其得已乎。臣濫膺斯任。密邇德音。常願



聖心始終如一、凡一言一動、務求閑邪存誠、法天行之健、接執中之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焉。又嘗因論通鑑宋雍熙二年求遺書事、請廣按宋元以來迄

本朝諸儒遺書切于理道者、進

御傳刊、以惠四方之士、有

詔頒示內外、如 府君言、六年秋、充江西鄉試副考官、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十月、遷右通政、再遷左僉都御史、路過宿州、時方被水、知州許朝棟報災延緩、及造冊發賑、老弱多不得與、飢民號訴者日數千人、鳳陽知府楊毓健督賑無術、府君還朝、具奏其事、章下督臣察治之、江西前任學臣諂事大吏、以屬官門生自居、府君復奏言、學臣職在表率士子、宜得端方清正之人、以厲廉隅、興教化、若乃逢迎趨悅、曲意徇人、長鑽營之習、開請託之門、相師成風、所關非細、宜加禁飭、俾各遵守儼制、下部議行、十二月、

命提督浙江學政、明年三月至官、四月、遷通政使、其年秋、陳學政事、立六條、一、論生童考試、既有經義條對、宜將講義刪除、一、請裁武童入學之額、一、請嚴甲商盜保商童之律、一、請復歲貢隨場考試之例、一、卷面不得填填增附字樣、一、請以四等武生充鄉場對讀、下部議多見施行、十二月、遷左副都御史、八年春、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領學政如故、十一月、遷刑部右侍郎、府君之督學也、以潔誠自矢、日四鼓蒞堂、皇呼唱畢、闔門嚴試之、罕有繼燭者、晝夜校閱、未嘗稍怠忽、

其論文必經經緯史、發發雲涌、而以寒儉爲大戒、故所錄士不數年間、登鄉會榜者不可枚數也、九年任滿、明年四月、還朝、奏言浙江士子文藻有餘、早知實學、伏讀

欽頒太學訓士文、昭示聖賢爲己之功、至剴切、請刊碑天下學宮、朔望宣講、

報可、又論浙江利病四事、一、餘杭南湖之水、發原天目、注荇谿、下灌杭嘉湖三府、今沙土淤塞、侵占者多、西湖之水、灌田萬頃、今湖水淺狹、葑茭蔓蔽、其它會稽、上虞、餘姚、慈谿諸縣之湖、僅存其名、難按其實、夫水利不修、則農田不治、請

敕下督撫酌議次第開濬之法、剷除侵占、疏浚壅塞、務使畜洩咸宜、旱潦有備、一、浙省收漕、每石私加五六升至一二斗不等、宜設法嚴禁、一、浙省官水陸往來、其奉使馳驛者、所用夫役、有兵部勘合可稽、而本省官向無定額、多者役及千夫、少亦不下六七百人、騷擾實甚、宜加限制、一、溫台諸府、產鹽多有營兵以按鹽爲名、按戶追索、或將數家食鹽并少報多、指爲私販、送官邀賞、亦宜嚴禁、章下所司、議令責成、督撫凡諸湖蕩、俱飭屬詳勘、量加濬治、其漕鹽驛路諸弊、分別禁治、如所請、在刑部八月、閱職牘、敬慎詳審、有疑輒商諸僚屬、其秋審舉囚、眾論情實者、以 府君核別、改緩洩者十數人、十二月、聞 同知公赴疾馳歸、日行百二十里、明年正月、抵家、十三年春、服闋、葬 同知公于虎邱新唐橋、時 周太夫人瘖疾間作、因具摺陳情、請展赴闕之期、

報可。明年八月爲太夫人祝七壽。張樂三日。十五年四月始赴京。補吏部右侍郎。直南書房如故。其年秋扈

駕至河南。明年五月進見時

上詢知周太夫人年高

賜以題曰慈竹春暉。八月再

命提督浙江學政。十月抵杭州。府君以異時所錄文雖如

霞如綺。而文過其質。要非先進禮樂之遺也。遂兼以清真爲

導。華實之士不相拊焉。案試湖州。有諸生挾卷以獻者。巡捕

經歷雷開基脅取其金。試山陰。副貢汪倫英屢代人入試。俱

察出。論奏如律。十七年

恩科鄉試。府君奏言浙江舉額數不過八千三百有奇。其

中額不過九十四名。與江西等而同。考官則用十八房。比江

西獨逾其四。空量爲裁減。下部議減二房。又請清釐商籍官

生。嚴杜混冒。亦下部議行。其明年選諸生充貢。多一時耆宿

象。山姜炳璋。嘉興李集才最優。而貌俱侵已。而鄉試俱中式

。裘公曰。修爲主司。見之笑謂。府君曰。子可謂略元黃而取

神駿者矣。十月調兵部左侍郎。十九年正月還朝。是歲扈

駕由盛京至吉林。明年二月乞

恩終養

報可。三月抵家。二十二年

上南巡。府君渡河迎

駕。尋送至河干。

召見者再。先是。府君直內廷。及扈從南北

。敕和詩動以十百數。至是復發詩百六十餘首

。命和畢。交巡撫奏進。明年秋。宋夫人卒。夫人事舅姑篤

。謹持家事。簪畫有無。一不以關。府君慮及是。府君始自

督家政。析田八百畝。分授四子。俾分寵而養焉。又明年八月

爲太夫人祝八壽。張樂三日。十二月。太夫人舊疾復

發。病數日而卒。府君先後居喪。旦夕不離殯側。斷吟咏。絕

游宴。終喪始復寢。于時日晚。幕前誦金剛般若經。茹蔬至小

祥。不孝紹升檢禮經六十不毀之文。以進。始少嘗肉味。二十

五年十月葬。太夫人于同知公墓。明年冬入京祝

皇太后萬壽

召見。以服制將闋

。命仍直南書房。署吏部右侍郎。二十七年四月。補吏部左侍

郎。秋。充浙江鄉試主考官。十二月。遷左都御史。入見

。諫曰。汝資格淡。人又誠實。故特擢汝。但慎毋喜事。府君頓

首謝。明年六月。遷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又明年七月。扈

駕至木蘭。三十年七月。奏部中候補參將都司等官不無墮

滯。請量予疏通。又言。奉使官向有馬無夫。所用之夫每從驛

遞。借雇。恐啟額外濫應之漸。查定例。赴任官夫馬並給者不

支領給口糧。請嗣今奉使官亦遵此例。其借雇者通行禁止

。章下。所司議。候補參將至五名以上。卽予分發。其奉使官需

用夫者。每馬一匹。折夫三名。時大學士陳文恭公請裁官生



卷并入民卷議未定

上召問 府君 府君對曰官卷中額屢加汰損卽今定制不爲過優若裁歸民卷轉無限制亦非所以爲坊也事遂寢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 府君在朝和平正直表裏一如不爲激切之言亦不有詭隨眾好經筵進講數傳述堯舜孔孟心法以翊輔

聖德其論事必度時勢所宜不苟爲高論故先後所上奏施行者十居八九當再起吏部時遇京察奉

旨密弟屬官高下有郎官阿敏爾圖者方向用它長官以一等上 府君獨弟以二等

上以爲有心示異下

旨訓飭及掌兵部時與同官奏免蕪州世職積逋銀萬餘兩事既行已而

上以世職中有不應免者責諸臣不分別奏請令代償所免府君與焉

上嘗詔示中外謂彭啟豐學問尚優而短于辦事唯 府君亦自以爲不足也三十一年冬部中蔣史兩侍郎有隙蔣訐史于

上前且謂史于眾中詆 府君

上召問 府君 府君以弗聞對復奉

旨飭責罷史歸而降 府君右侍郎三十三年京察以原品致仕九月抵家三十四年四月別建祠堂于家之東偏爲四

龕祀 同知公以下其年冬總督高公晉攝巡撫事延 府

君主紫陽書院明年秋入京祝

萬壽又明年冬再入京祝

皇太后萬壽

詔與香山九老會繪圖

賜杖禮成而歸三十八年

詔訪求遺書大吏開局紫陽書院請 府君總之歲周而畢

得書千八百部奏進

御覽四十一年春

駕巡山東 府君迎至泰安

召見慰問良久

詔復尚書銜

賜宴闕

召試諸生卷明年正月聞

皇太后升遐赴京旋反四十五年春

上南巡 府君迎至龍泉莊其年秋赴京祝

萬壽至濟寧得疾歸 府君家居無博奕之娛無聲色之好以儉約率先鄉里遇生辰戒子孫不得張樂客至者薄酒數

巡而已是年屆八袞亦如之四十九年春

上復南巡 府君再至龍泉莊

上慰問畢

諭曰汝精力尚強當以今冬至京與來年千叟之宴 府君

謹受

命既歸家忽得頭暈病迷悶者再至六月中旬患隔日瘧及望稍瘳十六日晨起至外寢倚榻臥不孝紹升侍扶起坐忽氣逆上倒身就枕遂逝道疏達熱河

行在時尚書曹公秀先亦卒于位

上謂廷臣曰彭啟豐曹秀先俱不得與于交宴也惜哉府君平生天真自然不知人世有機械事坦懷接物微去畦町意有不可或時而折人然過已輒忘無少藏積以故賢士大夫多樂與府君親在翰林時鄂文端公掌院事知府君尤淡每偁之

上前它掌院或相排擠文端每曲解之其在同列諸城劉文正公與今大學士嵇公與府君交久益篤相對無隱情

府君曾試出尹文端公之房文端總督兩江從府君咨訪時事每見采納明光祿卿徐公如珂賜瑩爲士豪程氏所侵奪許訟累年不決文端以府君言下所屬反徐侵地而治程之舉里人陳君黃中高才有節操以蜚語陷下縣獄亦以府君言得釋然府君素不樂與人事至晚益務簡靜其大吏雖門生姻戚歲時酬酢外未嘗有私謁也初從侍講公受讀先儒書中年以還流覽諷誦向往彌切晚更旁參竺乘日有程課語語人曰吾爲秀才過徐達夫門時其及第方立斗豎之及吾宦成歸再過之而徐氏已易主矣後之視吾之視徐也如此得不誦金剛經乎爲詩文操紙筆立就

既成必使人盡意捷剔俾無憾乃已少壯時爲詩頗尚聲采後漸造平澹然元氣渾然到老不竭所刻古文既出邵武朱君仕琇頹首歎服曰規矩天成不煩繩削當今公卿間未見其比建昌魯君仕驥尤盛稱府君碑版文以爲虞伯生後一人而已課諸生令各奏所長不名一體零章斷句間遇愜心欣賞彌日雖其子弟也亦然此可以見府君之量矣府君生于康熙四十年卒年八十四先授承德郎左春坊左中允累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娶宋夫人累封一品夫人子男子六人紹謙舉人官曹州府同知先卒紹觀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紹咸增貢生先卒紹升進士需次知縣紹節殤紹濟孫男子十二人希韓舉人議敘知縣希范舉人廣東合浦知縣希濂進士刑部額外主事希洛舉人祝尊監生希涑廩生呼嵩監生天希鄭附生希曾希彥希萊希仲曾孫六人蘊璣廩生蘊琪蘊芬蘊采蘊輝蘊璩烏呼不孝紹升生較晚當府君壯歲服官時不孝蒙穉未有知識自成童之歲侍府君子家府君親授以朱子近思錄爲講說其文私心悚然發進取之志其後府君在朝不孝省親者三因以得交四方豪俊相與浮厲行業治古文府君顧而樂之自歸田以還承命校刊文集讀府君往時奏進文字始具曉府君立朝本末其于身心切近之地咨稟得失益加詳焉上天降割遽此閔凶創痛方淡何心記撰雖然傳亦有之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



清儒碑傳集

卷八七

爰薈萃見聞、釀成章段。曾仲兄紹親自京奔歸、別搆 府君
行述甚具、但文句辭富、恐閱者不能徧周、謹刪取大略、亦頗
有增加、以備史志采錄、要不敢緣飾美懿、誣 府君謙牧之
素、冀知言君子有以諒其志焉。不孝孤紹升謹狀。

門下士王芭孫填諱。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八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神道碑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兵部尚書彭公薨于里第。遺疏上
聞、天子震悼、一時士大夫走位相弔、泣且嘆曰、先
皇帝老臣盡矣、存者惟嵇相國爲先輩、而彭公科尤先
海內望之、如晨星孤月、倘假一二年、重宴鹿鳴、瓊林、豈
非 熙朝盛事、而天偏靳之、悲夫。然公之清節重望、恩
榮壽考、于古爲稀、勒之貞珉、備國史之採、不可廢也。其
同館後進袁枚受公知五十年、爲按其狀而銘之、曰、公
諱啟豐、字翰文、應鄉舉時、芝生庭中、因自號芝庭。先世
由江西遷蘇郡之長洲。祖定求、康熙丙辰會試、殿試俱
第一。父正乾、考授州同知。三世皆以公貴。誥贈光祿大
夫、吏部右侍郎。公貌清羸、長不踰中人、而風骨珊珊然、如
鸞飛鶴翔、凌風欲去。雍正三年舉于鄉、四年會試第一、
殿試亦第一。大學士張文和公奏科名與而祖同、世
宗喜、卽召入南書房。七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時未散
館而有是命、皆異數也。十三年、遷左春坊左中允。今
上登極之元年、遷侍講、累遷至侍讀學士、通政司左通
政、吏兵刑三部侍郎、尋授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兩
聖人知公廉明、能文章、凡掄才大典、倚公如金鑑。命
校順天鄉會試者三、主直省試者七、視學政者二、經歷
滇南、中州、江右、山左、浙西、輶軒所臨、庶士懽迓。其他讀
卷、殿上及閣回避、拔貢、教習、朝考、召試諸卷、皆疊次



任委連綿不斷。公亦飭躬齋心克與。上意相副。從江西還。奏所過宿州有司賑災不實。又奏請勅各省學臣見督撫母早諷。應遵會典儀適。上足之。在浙時。奏官河宜開濬。清費宜遵舊制。毋浮收。本省官出巡。應額限役夫毋過千名。任兵部時。奏武職銓補遲速不均。宜與卓異官均以雙單月輪班間用。奏馳驛官奉使者有廩給口糧。而夫役俱向驛站借雇。慮開多索。濫應之漸。宜停例支。改一馬三夫。上皆可其奏。發部議施行。當是時。上方嚮用公。適有同部兩侍郎不相中。造蜚語間上。引公爲證。上問公。公對未聞。上疑有私。降爲侍郎。越二年。以原官休于家。先是。公乞養歸。爲娛奉太夫人。故簪山濬池。蒔花竹。極園林之勝。至是再歸。山水益清幽。樹益茂。公擁萬卷。嘯哦其間。雖大耋。聰強不衰。或春秋佳晨。出遊石湖。與山士女皆知兩朝元老。擁觀塞路。初。公侍內廷時。世宗賞大臣福字。偶未及公。特手書以賜。侍今。上泛舟賞花釣魚。命和詩至二百餘首。所賜珍玩無算。祝皇太后萬壽。與九老會。圖形中禁。金川蕩平。公迎駕山東。進凱歌。恩復尙書銜。與宴在江南。三次迎鑾。皆召見。溫諭。四十九年。公迎駕。跪龍泉莊。上遙望見。即命侍衛扶起。命秋冬北上。與千叟宴。公方感上恩。修安車。欲行。未及期。以無疾終。年八十四。性峭直。稍不可于意。即形

詞色。然過後輒不省。慊慊自下。遇布衣文學之士。皆抗體與釣。枚芻冠入都。卽奇賞之。聞其入穀。特呼車往賀。主司得人。晚年猶端書細字。往來唱和尤密。常語人曰。袁君非徒詩文佳也。聽其議論。如魯公書。微透紙背。其見知如此。妻朱氏。誥封一品夫人。子五人。長紹謙。山東桃源同知。次紹觀。翰林侍讀學士。次紹成。增廣生。次紹升。丁丑進士。次紹濟。尙幼。女三人。其一適常州學士莊公培。因甲戌科殿試第一。孫十二人。皆有科名。曾孫六人。

銘曰。庭實九獻。特達圭璋。簫韶九成。來儀鳳皇。天生彭公。爲世休祥。履星辰土。立日月傍。帝畀玉尺。東度西量。公洗心眼。清儷冰雪。萬蟻戰酣。一燈破黑。拔茅使高。升珠使跳。爛其盈門。八座三貂。抒所蘊蓄。施于爲政。解豸夷鳩。屢拜寵命。周官司馬。權重中樞。公靜鎮之。四海宴如。帝謂古賢。七十懸車。卿年已屆。可以歸歟。公拜稽首。聖恩優老。臣願歸田。咏歌天保。都人羨公。祖饌盈道。一十七年。烟雲花鳥。臣請主安。帝問卿好。以其餘閒。爲書院師。胡瑗孫復。歐范優爲。以其餘福。蔭及孫曾。玉堂蕊榜。綿綿繩繩。齊門之外。新塘之東。百尺堦表。萬古清風。

袁枚撰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五

清故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致仕彭公
神道碑銘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既望致仕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卒于家諸孤紹觀紹升等以其年十二月既望葬公吳縣穹窿山冠子嶺下公諱啓豐字翰文其始出江西之清江自明洪武中始遷蘇州爲長洲縣人世有休問公祖侍講公諱定求以篤行大儒顯名康熙中蘇州之彭遂稱天下公年十六補諸生雍正五年繼侍講公中會試第一廷對復第一朝野翫榮公怡然若未始有者憲皇帝以公入南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遷左中允恩數常與大臣等乾隆三年今

上嘉公有文擢公侍講累遷左僉都御史提督浙江學政積三遷至刑部侍郎領學政如故還丁父憂憂除補吏部再督浙江學政就改兵部官滿還乞終母養母終踰年起公署吏部右侍郎明年補左侍郎遂遷左都御史二十八年以公爲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越三年左調復爲兵部右侍郎又二年致仕歸九年

上東巡公朝行在復故階先後立朝垂四十年公國家有試士之典未嘗不在列文學之任當時莫比其卒也年八十四公少及事侍講公受儒家言孝友祥順既

貴謙謙有子弟之容其在官大抵以謹慎見稱不好激言崎行而亦介然時有所不可爲僉都御史典試江西還過江南之宿州宿方被水有司賑不以時饑民號訴滿道上公立奏入時學臣有誚事大吏以屬官門生自居者公又疏言之皆見施行督學浙江還言利病四事其一曰餘杭南湖之水發源天目注苕溪下灌杭嘉湖三府今淤塞侵占者多古稱西湖之水溉田萬頃今淺狹不稱舊聞會稽上虞慈溪諸水利多不修復旱潦無備非宜其一曰浙省收漕每石私加五六升及一二斗不等宜禁其一曰浙省官水陸往來非奉使馳驛者皆例外自發驛傳多者役及千夫少亦不下六七百人騷擾實甚宜與限制其一曰溫台諸府產鹽地例設巡鹽兵兵利賞輕案戶搜索或將數家食鹽并少報多誣民私販大不便章下所司議頗施行如所請其後二十餘年浙中督撫相繼得罪死州縣漕弊亦雜發益熬爛不可問其所以使然者漸矣公可謂識事幾者歟某侍郎者習於公因戲詆公衆中已而事聞於上召問公公曰無之坐爲同官隱過不實奏失尚書其生平坦濶得過失不自知多類此在翰林久所奏進文字多切於治體後當有論其世而知之者詩古文集二

十餘卷。具有家法。其碑版文尤推重於世。公既老壽。家居十餘年。掌紫陽書院。典起後進。如其爲學政。主考官時不懈。所居十泉街。仍世通華。子孫皆列官內外。而門館蕭閒。簾閣據几一燈。諷卷如老諸生。歲時伏臘。婚嫁徭役。糧稅如平人家。芑孫及公門最晚。以文字辱公。知愛。又從公子紹升遊。得悉公服官制行始末。及公葬。紹升爲書授古義。屬銘公墓道之碑。固辭不獲。謹按公奉遭際之盛。載於里巷。婦孺之口。其清望著於士大夫之列。獨其忠言亮節。或有不得而聞者矣。爲刪取行狀。鑒其事言之有效於世者。序而銘之。銘曰。

於休我公。儒行是崇。有蔚其華。益大其家。

憲皇庸之。芝出告時。躋公顯地。惟今皇帝。清步如鶴。翔我廟堂。綽然進退。心享用光。權路爭趨。公不欲居。不欲而居。處以虛徐。人所碌碌。公獨嶽嶽。當其嶽嶽。疾雷在腹。

帝實右公。公不自榮。天實篤公。公不自盈。吉孚乃惠。納約於誠。惟惠惟誠。以有休祐。神之聽之。則茂爾後。嗟爾後人。尚服厥舊。穹隆之側。卜公安宅。螭首龜趺。有穹斯石。刻我銘辭。風霜不蝕。

王芑孫撰 〔惕甫未定稿〕卷一〇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八

姚範 李繩 沈淑 宋弼 嚴璉
全祖望 陸秉笏

清故翰林院編脩崇祀鄉賢姚君墓碑

道光辛卯、安徽置臣列君與君猶子故刑部郎中之行
誼請祀鄉賢、從人望也。次年冬、部臣勅覆、以爲名實相
副、得

報可。時君之曾孫瑩宦遊江蘇、以君遺集援鴉堂筆記
三十四卷、古文集五卷、詩集七卷、鄉賢錄一卷、餉世臣
而屬文君之墓石。耶中君世所稱惜抱先生、而君則惜
抱軒集中所稱學所自出之伯父璠塢先生也。憶世臣
以嘉慶壬申謁惜抱先生於白門鍾山書院、請爲學之
要語、及君者至再至三、誦讀古文辭類彙中載君論說
數十百事、披陳導窾、辨正舛誤、莫不持之有故、則益欲
求君書、數年不可得。茲得反覆之、乃知君博覽強識、不
主家法、唯以旁稽互證、求一心之是。爲詩文必達其意、
絕去依傍、自成體勢。居恒不著書、而繙閱校勘、至老不
輟。藏書數萬卷、悉加朱墨、見有錯謬、隨手糾正、各

紀錄於簡端。君既卒、書籍頗有散失、惜抱先生收手蹟
之僅存者藏之。及璠成立、乃舉以相付、璠逐條編纂、其
有前後持論差互者、悉仍其故。今所版行之筆記、胥是
物也。然君集有書史記六國表序後曰、世變異則治法
隨之、故漢以後多踵秦法。司馬氏援法後王之說、以學
者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諷詞以寄痛。則君
蓋深有獲于古訓者、非苟矜淹洽也。固將有以用之。迺
竟舉、至年四十一始通籍、居詞館數年、卽膺察典。當外
擢方面、遽引疾去、夫豈忽於世事哉。繼讀君跋顏氏家
訓曰、交道締結、常爲禍福所倚伏。文人志士、於幕府權
門、貴判迹於首途、避薰炙於始灼。然則君之決退、其亦
有所不得已於中者也。君既歸里、無所用、則相與率鄉
人舉義倉、條約甚設。迄今幾百年、踵其法而擴之、以故
邑屢饑而不害。是亦爲政、君斯有所見端矣。讀君之書、
可爲學者稽古法。迹君勇退無濡滯、可爲學者涉世法。
推君之任卹鄉黨、可爲學者入居里族、出拊閭閻法。則
君之所以不朽、固不係墓石之有無、而稱述先達流風
餘韻、以觀論方來、斯固後死者所有責也。爰次其世家
而系之曰、

君姓姚氏、諱範、字南青、璠塢其號也。世爲安徽桐城人。



清儒

曾祖諱文然、康熙中官刑部尚書、謚端恪。雍正中

特旨賜專祠、祀於其邑。祖諱士基、湖北羅田縣知縣、民

思其政、祀之於名宦祠。父諱孔瑛、早世、贈翰林院編脩。

君以康熙壬午八月十八日生、戊戌補縣學生員。雍正

乙卯、選拔貢太學、舉乾隆丙辰順天鄉試第二人中式。

壬戌會試第三人、成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甲子、充順天

鄉試同考官。乙丑、散館、授編修、充

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纂脩官。丁內艱、服闋、

起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脩官。庚午、京察一等、既引

見、以病自免。解組後、教授南北閭二十有一年。辛卯正

月初八日卒於家。君卒逾六十年、鄉人追慕教思、願請

入祠、而傳學之惜、抱先生實侍君入一門四世、先後以

政事、文學享

國家俎豆之報、史氏所謂榮名豈有既者耶。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卷四

桐城姚氏璣塢惜抱兩先生傳

璣塢先生諱範、字南青、

國初名臣刑部尚書文然曾孫也。少孤、勵學、中乾隆七

年進士、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文

獻通考館纂脩官。十五年、京察一等、以病免歸、主講席

於問津書院者八年。三十一年正月八日卒、年七十。先

生之學、嚴於慎獨、宴處無惰容、出門無妄交。任卹里黨、

視人猶己、接物和易、誘進後學、如恐不及。家流之學、無

不賅貫。藏書數千卷、丹黃遍焉。有所論正、輒書之簡端、

多發前賢所未發。或勸之著書、笑而不言。歿六十年、曾

孫瑩編輯遺論、爲援鶴堂筆記四十卷、詩七卷、文六卷。

惜抱先生諱璣、字姬傳、璣塢先生弟淑之子。乾隆二十

八年進士、以庶常散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十三年、充山

東副考官。三十五年、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充會試同考

官、升刑部廣東司郎中、充四庫全書館纂脩官。尋乞病

歸、主講席于鍾山、敬敷紫陽、梅花各書院四十餘年。嘉

慶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五。桐城當康熙、雍正

間、方學士苞力講求古文義法、天下始知宗尚歸氏熙

甫以上追司馬子長、韓退之，卓然爲古文導師。劉上舍大槩復繼起相應和，天下以爲古文之傳在桐城。薑塢先生與善，盡得學士緒論。先生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間者，而益充以浩博無涖之學，養之以從容中道之氣，遂以自成一家，爲後進典型。病時俗舍程朱而宗漢，以爲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時時爲學者重言之。故其修道據德，實允迪之，品詣敦峻，無纖毫類，亦其文之所以粹美也。所著九經說十七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三傳補注三卷、法帖題跋二卷、筆記四卷。學者循是以求，亦可以見先生體用之一焉。

李兆洛曰：君子所尚，躬行而已。躬行而知行之難，然後其心坦以證，其氣潛以溫，其識宏以淳，而其言自不得不訥。凡爲言者，皆宜如是也。而况讀聖賢之遺經，尋求其義類，以自抒其所得者哉！明之時，學者不能行程朱之言；今之時，不屑言程朱之言，而并蔑程朱之行。一襲取以爲名，一旁馳以求勝，大抵不足於內焉耳。薑塢先生淵詣極理，而欣然不肯著書以自耀。惜抱先生清明在躬，蓄雲洩雨，文章爲光嶽於天下。兩先生之躬行同

也，故不言文而其言立，片語破惑，單義樹鵠，有若蒼蔡。其發而爲文，則明晰黑白，流示乎尹、穆，然和順於道德也。讀先生遺書，求得行事始末，恨不得在弟子之列，故私錄其概，時觀省焉。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李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繩字勉百。先世自元明閒居長洲之莊渠。後移居府治。以詩禮傳世。曾祖諱魁春。明季諸生。績學厲行。以遺民老。祖諱汝霖。吳學生。考諱恕。有孝行。晚舉鄉飲賓。先生年十九補長洲諸生。三十舉鄉試。五試禮部不第。選雲南恩樂知縣。甫一歲。以病乞休。大吏留主五華書院。又二年而歸。歸十餘年而卒。年八十一。先生早慧。年十二。卽好爲詩。沈文愨公見而異之。令受業于門。旣長。遂以詩名吳中。平生驚于倫紀。其見于詩。往往忠厚悱惻。得風人遺意。居父憂。著倚爐吟。感念劬勞。反復盡意。讀者無不淚淋淋下也。居常畏避聲利。每以奉先追遠爲急務。時述高曾懿行以勸勉後生。其素所畜積然矣。與先尚書公相友善。公督學浙江。招入使院。校試文已而延至家中。授紹升科舉業。閱二年。而紹升幸遂得入學宮。雋春秋二橋。先生之敬也。嘗歷主新昌南明。嘉善魏唐。亳州柳湖諸講席。及自滇歸。復主桐鄉分水書院。還家病作。垂絕。與門生論說不倦。其卒以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明年十二月十一日葬于吳縣西跨唐橋之新阡。妻湯孺人先卒。生子五人。曾詒天。曾賁。曾祐。俱太學生。曾祐爲從父後。曾芬。曾藝。天。女二人。一適吳學生沈球。一適候選州吏目蔣瑤。孫六人。長榮。長洲學生。天。孫女五人。其葬也。諸孤以遺命來乞銘。銘曰。

先生晚而好易。爲易解甚具。蓋已灼知夫進退之幾。死生之

故矣。其出也泊然。其處也蕭然。庶乎能安厥止而不遷也。其來也適然。其去也坦然。庶乎能順所受而不愆也。我銘以名之。知先生亦有取乎斯言也。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一



儒藏

沈編修墓誌銘

常熟沈立夫與余同給事武英殿書館雍正四年秋揖余曰吾告歸行有日矣吾母安吾鄉古之人耕且養三年而窮一經四十而仕吾齒與學皆未也吾少好柳文自先生別其瑕瑜然後粗見古人之義法及聞周官之說而又知此其可後者也故奉吾母以歸將畢其餘力於斯立夫歸自南方來者爭傳其務學之勤八年三月有來告者曰立夫死矣余自童稚從先君子後具見百年中魁壘士其志趨尤上者誦經書講學治古文而止耳而察其隱私猶或以震耀恩俗而私便其身圖故其所得終未有若古人之可久者其誠心欲有立於後惟吾友豈繩之子兆符而既天死又其後則立夫豈區區之文學亦天心所重而靳其成邪而古之人有言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求在我者可稱其大小遠近而必有得而與竭心於文學者異道邪立夫諱淑雍正癸卯進士翰林院編修卒年二十有九父某太學生母某氏妻蔣氏有子始三歲未能訃乃誌而銘之以郵致於其家立夫之祖育以孝聞其歸也請誌其墓余因舉立夫之志行決其終有立以爲孝德徵而今乃銘立夫嗚呼悲矣銘曰

始謂斯人若爲天所厲而善爲承豈惟無成速殞其生何數之難測而理亦未可憑

方苞撰（望溪先生文集）卷一〇

甘肅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神道碑

公諱弼字仲良別字蒙泉山東德州人先世有諱性者仕明至刑部右侍郎佐夏原吉治浙西水利有功曾祖炳肅州兵備按察司僉事祖兆李郟城縣教諭贈儒林郎父來會贈奉政大夫公少而英特補博士弟子歲科試恒屈其儕故事學使者間歲拔諸生之秀者州縣學各一人貢成均自郟城至公三世皆登斯選士林榮之乾隆三年舉順天鄉試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未逾月御試乾清宮入高等方擬擢用以父憂去職服闋還朝充武英殿提調續文獻通考纂修官以省母請假家居數年事生送死以禮通朝署日詩起居注官扈從南巡宣示御製詩輒與廣和再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同事十數人皆公後進徵文獻者咸以公爲歸性勁直不隨人悅仰酒酣縱談古今意氣豪邁然非先哲法言不道也錢塘梁文莊公總裁書局論議或與公不合公往復辨證必盡其說文莊始雖愠而卒推服之二十八年御試正大光明殿引見有旨令以原官休致而總裁諸公合同奏公學同篤實著述專勤請留之書局由是供職如故三十年遷右春坊右贊善其秋授分巡肇秦階道陞辭召見



奏事大稱旨。到官卽往伏羌、徽、禮諸縣察地震民被災者振之。明年調整飭甘肅道所治在嘉峪關內七十里。當西域孔道。使者往來無虛日。公訪問西域風土物產。古人所未紀者。各綴以詩。凡百篇。募民願徙烏魯木齊者。得三百戶。公親勞而遣之。出關無一人滋事者。盜匿高臺山。詭云采金。旬日聚三百餘人。公聞之。親率兵仗捕其魁。置之法。雪山文珠口水暴至。注肅州南郭。壞民廬舍。公登城具牲牢爲文祭之。水果止。玉門之牛尾山出硫磺。朝議令肅州募民采煉。以供巴里坤軍用。初未有定數也。州募商鍊得三十萬斤。報布政司。司移問安西提督。則荅以歲需不及二千斤。而州續得磺又三十五萬斤。有奇。布政司以州擅動庫銀。所貯磺無所售。日久且徵敗。將責償于官吏。公檢州庫舊磺經三十餘年無徵敗者。乃上議制府曰。安西重鎮也。儲火藥宜多。提標諸營歲取磺巴里坤、哈密二庫儲之。可補官庫之乏。頃聞烏魯木齊遣人購磺肅州。是安西歲需不止二千斤。宜於玉門縣貯三十萬斤。以待安西各標及烏魯木齊之用。甘肅提鎮兩標歲取磺肅州。州見貯僅支三四歲。宜分二十萬斤貯之州庫。又甘肅所屬諸鎮皆于蘭州買磺。州存磺亦少。若令赴買玉門而減直以予之。則

餘十五萬斤。亦可分銷。議上。事得行。果便。公之通達政體多此類。三十三年三月。擢甘肅按察使。下車益以廉公自持。與僚屬言。必咨民生利病。課政之勤惰。爲最。而痛抑其奔競者。治案牘恒至夜分。不假手賓友。嘗行金縣。有司供張甚盛。咎其僕而撤之。公具奏請陞見。既得旨。以九月上道。行至洛陽。遭疾。十月二十九日卒于寓舍。春秋六十有六。啟其槨無餘財。故人子知洛陽縣張君映台實經紀其喪云。公少以才名雄齊魯間。登館閣二十年。優游著作之林。若將終身。及聖天子付以方岳之任。正身率下。事有利于官民者。排羣議爲之一矯。俗吏嬖倖散靡之習。天奪之年。未竟其用。要古所稱有守有爲者。公實兼之。世多嘗儒生迂濶不通世務。豈不謬哉。公之學博而醇。詩文皆有法度。所著詩集八卷。思永堂文稿四卷。撰集山左詩百餘卷。廣川詩鈔二十卷。州乘餘聞二卷。家故貧。教授生徒自給。既貴。弟子著錄益衆。分敘庶吉士凡三科。恒以師道自尊。少所假借。家居時。巡撫白公鍾山延主灤源書院。遠近負笈從之。公教人爲文。尚先正程式。勿逐時好。而取科第者轉多。歲己卯。大昕典試山左。榜出。書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公喜甚。貽以詩有云。伊予久伏處。馮軾觀

羣聞決勝卜其長億古每幸中亦一時美譚也夫人劉氏賢而能治家先一歲卒子二人荔藻女三人以三十五年三月戊寅朔合葬于馮家砦祖塋之次先期公之長婿張子治致書乞銘公墓道之石大昕於公爲後進同在書局又同直講筵與公爲文字交有年故不敢辭銘曰

倚宋氏哲人繼漢司空唐太尉公之先潞長子徙安德今幾世學早成五經笥少所可寡所嗜老著作師後輩文章醇經濟備秦隴西國右簡撫吏民布威惠古爲徒宦亦遂生也直視松楸鬱佳城長河裔其人存百千歲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一

翰林院庶吉士嚴君墓誌銘

君姓嚴氏名璣字十區先世自汴徙臨安遂爲仁和人曾祖大法祖模皆不仕考儀煥康熙壬午舉於鄉初娶邵孺人生兄在昌繼朱孺人生君三歲而考見背朱孺人教之學生有異稟覆九經如渴飲水羈絆爲文動中程度應縣童子試爲選首已而學使者責君賂不應輒擯不錄雍正甲辰乃用國子生名舉鄉試庚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旋患瘰癧請急歸調疴里門時母夫人屆壽五十方以節孝致綽楔之典築壽萱堂曲盡色養歲餘疾少痊還京明年疾作卒於邸舍年僅三十有一蓋雍正甲寅歲五月朔也同歲生倪侍御國璉周修撰璠梁侍讀詩正爲經紀其舍斂奴子兆宗遷其棺以歸時兄在昌方攝江西萬載縣事不得行服母夫人將以歲乙卯之九月四日葬君於北山大方井之祖塋以君少嘗兄事于知君行誼爲悉因命爲誌墓之文君修門內之行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家人不見墮容與長老言捧手負劍唯恐不下然勇於爲義告之急不以亡爲解友人吳嘉丙貧病以死不克葬君爲誌其寢窆并刊其文傳之薄遊淮陰鍵戶日課經史爲文一洗儒鈍之習爭甲新意旬鍛月鍊其搜不已至忘寢饋極意步天嘗疑

雍冀齊魯之墟、與鴉首大梁降婁元枵之躔、次多有不合、著論以發丹元子之疑。又謂筆迹之妙、關于人品、鮮發明之者、集唐史能書人爲一卷。他詩文多不存。唯春草碧色賦有能誦之者。君生於康熙甲申十月五日。娶吳氏、無子。以兄在昌子震爲後。銘曰：嚴維賢裔、令德載光。兩難軒軒、一覽一祥。五采旣備、德輝乃翔。中道折翅、爲孤鳳皇。方井之陰、龍虎回幹。幽宮廣輪、擗茨番闕。與藏馬反、禮葬非渴。誰歟刊銘、慈母所揭。

杭世駿撰《道古堂文集》卷四二

全紹衣傳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小字阿補、鄞人。年十四、補諸生。始謁學宮、至名宦、鄉賢祠、見謝太僕三寶、張提督杰木主、曰：此反覆賣主賊、捶之、不碎、投領池。雍正七年、充選貢入都、上書禮部侍郎方苞、論喪禮或問、侍郎異之、由是聲稱藉甚。十年、舉進士、不第。工部侍郎李紱見其行卷、曰：淡藍、東發後一人也。十二年、詔開鴻博、大科、層薦者二百餘人、集都下、祖望譽最高。徐相國屢招致之、不往、遂淡族之。乾隆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十月、大

科

朝試、相國以祖望故、特奏凡經保薦而已成進士、入詞林者、不必再與鴻博之試。祖望負氣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賦、擬進卷二、首、挾漢志、唐志之微、出與試諸人右、當事者益嫉之。明年散館、列下等、外補。祖望性伉直、不能容物。先嘗患齒痛、妻張因事相規、笑曰：此雖黃人物之報也。卒不改。至於放黜、既南歸、丁外內艱、服除、不復謁選。性好聚書、弱冠時登范氏天一閣、謝氏天賜閣、陳氏雲在樓、遇希有之本、輒借鈔。入都鈔書不輟、坐是困乏、以行篋書二萬卷質於黃監倉、然猶就永樂大典取所欲見而不可得者、分例爲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文集、簽鈔之。及放歸、重登天一閣、借鈔不輟。家益貧、簞食或不給、冬衣衾衣、唯韓江馬氏稍賙濟之。主講蕺山書院、不數月、與紹守不協、因辭歸。後主講端溪書院、年餘以病歸。乾隆二十年卒、年五十一。子昭德、年十三、先五月卒。議立後、而本支無其人、乃立疏族孫



儒藏

孫桐爲孫、盡謝所藏書萬餘卷於盧姓、得白金二百、爲喪葬費。孫桐纔七歲、後亦不達。祖望經學、史學、詩文、雅擅衆長、生平服膺黃宗羲、宗羲著述甚多、其最傳者南雷文定、于殘明碧血、刻意表章、祖望踵南雷之後、亦刻意表章、詳盡而核實、可當續史。其七校水經注、半在趙一清本中。因學紀聞三箋、嘉慶初屠繼序得本梓于廣、再梓于浙。學政阮芸臺得經史問答、史夢蛟得手定本、鮎埼亭集、並梓于浙。外集、詩集亦漸次梓行。余觀古今宿學、有文章者未必本經術、通經術者未必具史裁。服、鄭之與遷、固各自溝瀾、步趨其一、足千古矣。祖望殆兼之、致難得也。當事者不乖護持、至使終身放廢。人既阨之、天亦阨之、然而不朽著述、久必發揚、仕不公卿、何關輕重。自祖望歿後、至今五十餘年、其遺書出而盛行、知不知皆奉爲浙學之冠、故爲之傳、俟史臣之述文苑者采焉。

嚴可均撰
《鐵橋漫稿》卷七

全祖望傳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浙江寧波府鄞縣人曾祖太和生當明季適清兵南下甬東遺民抗節不仕全氏棄諸生籍者計二十四人太和以兄子吾騏爲後即祖又以東錢湖之童髯處萬山間人跡罕至擬避地焉時吾騏年十六亦披服入山力耕之餘清吟而已高武部隱學嘆曰昔謝皋羽棄子隱遁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吾騏子書以經術詩詞教授鄉里生子祖望相傳爲錢塘樂後生有傳先生爲後出介公轉生者其詳未之聞集中有五月十三日舉子詩三首其題二竹曰釋子語論題聞之加有客安附食開我共宿江老僧相子我乃前身一笑安應之燕說漫云此氣食陳告將經反在我終弗信傳之類人即此事也四歲就塾即粗解諸經章句及稍長從同里董次歐游與爭論經史次歐目爲俊人全氏自鼎革後眷懷國恥不欲以文學進身祖望以家貧親老年十四補鄞縣弟子員謁學官至鄉賢名宦諸祠見謝三賓張國俊主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汚宮牘碎其主投諸頻池之其嫉惡若此尋舉順天鄉試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嘗忤首輔張廷玉故散館以知縣用祖望遂反里不復出祖望本無出意早年事守某欲爲之之蓋本無意出山也又答陸龜父書有司龜父人爲我圖情處莫學後陳亮嘗亦欲強之出山祖望不從全氏爲浙東文獻宗祖望承之其學淵博無涯淡于書靡不穿貫李翬見其文嘆爲深事東發之傳查餘行亦曰紹衣之學今之劉原父也年甫冠即上書方也爭論喪禮或問在翰林與李觥共讀永樂大典每日各盡二十册時開明史館復爲書六通遺之年譜云其第一第二本代之書必略及其大意始有係於一代之事故與則風會而不僅齊目第三第四兩卷論表于外表則國變亂如指掌第五第第六卷論國史忠義兩初見楊名時於京師楊稱其博以有用之學勉之祖望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尙譏之何敢言博蓋



之時史局諸臣達之與王豈有不附之二后傳者奈何並此不食
 之泥溼沒後此則修史者之多隱飾也又作莊太常傳載其
 所傳周布衣傳載中有斥口防秋乃他人所不敢記者又作毛
 傳亦傳情其所不得引者又作高貞文傳謂先生以口口為自
 方傳亦傳情其所不得引者又作高貞文傳謂先生以口口為自
 筆昭垂爭光日月可謂步南董之後塵者矣祖望既隱居放言
 又北游揚州客馬氏玲瓏山館至其無心出仕已非一日矣浙
 東官吏乃以細事羅縉之欲白撫臣與大獄撫臣常某不欲從
 其事始釋年陳夏先生以四十一歲守魏某縱一奴子入洋
 道某公不以細事羅縉之欲白撫臣與大獄撫臣常某不欲從
 然祖望持志不稍屈乃作汗漫之游往來大江南北交其賢豪
 長者曾主蕺山端谿兩書院年譜云先生劉子四子尤以介操著
 諸弟子下二十八歲通廣東為諸所未有院山長記白尤以介操著
 沙年譜云先生四十五歲紹興府所主蕺山先生入講席周共五百餘
 聞主人徵先生也子五歲紹興府所主蕺山先生入講席周共五百餘
 人族人徵先生也子五歲紹興府所主蕺山先生入講席周共五百餘
 五族人徵先生也子五歲紹興府所主蕺山先生入講席周共五百餘
 致先生何受終太不赴有諸生某者謂先生曰今學可立
 千金所可貸乎蔡生唯唯而退觀此一節可以知先生之方正
 矣講授之餘殫心撰述嘗登范氏天一閣搜金石舊摺編為碑
 目且鈔其秘書經揚州居馬氏畱經堂成困學紀聞三箋又修
 南雷宋元儒學案年譜云先生編次存目重為增定明年二月
 刻宋儒學案夏曰復重修之至七校水經注年譜云先生四
 秋面至五十歲對重補學案云七校水經注年譜云先生四
 注又云水經注一書乃先生晚年精力所注用功最勤暇則作
 案全氏所校水經注似不若趙一清本之周密完善暇則作
 文自娛以徵鄉邦之文獻卒于乾隆二十年年五十有一祖望
 雖以博學聞然觀書具卓識嘗謂國家刑賞非君主所得私三
 代而後人君日驕奉洪範作威作福二語為聖書而帝王兢業
 之心絕矣又謂史臣不立節烈傳所當立傳者何人見西漢
 傳又謂千古之胡漢夫豈一時之記載所能持蓋全氏因以持
 任也復以匡時要務在于講學世道凌夷格言不立甚于洪
 水猛獸之災石文之語咸為近儒所未發嘗與同里黃之傳

讀明夷待訪錄之傳曰。是爲經世之文。雖然猶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訪。不得已而應之。若以貞觀蒙難之身。存一待時之見於胸中。則麥秀之恫荒矣。作者亦偶有不察耳。祖望乃瞿然下拜曰。是言乃南雷忠臣。亦天下萬世綱常所寄。則祖望所謂寧餓死無失節者。殆亦此志也歟。祖望既卒。門人董秉純哀其文爲鮚埼亭集。有內外二集。其所著書尙有經史答問。其十從儒客集。其多。

精漢地志稍疑及古今通志年表。

劉光漢曰。明社既墟。惟兩浙士民日茹口口之痛。晚村講學。莊氏修史。華周抒策。嗣庭諷詩。此猶彰彰在人耳目者。以吾所聞。秀水朱彝尊。曾舉鴻博。而官編修。晚作弔李陵文。以自抒懷抱。錢塘杭世駿。目擊口漢之失平。以言事落職。此可以覘浙人之志矣。祖望生癸乾之間。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其磊落英多之節。有足多者。後人以儒林目之。豈祖望之志哉。又祖望既歿。浙人承其志者。有仁和龔自珍。德清戴望。懷口之思。形于言表。然祖望表章節烈之功。則固諸子所不逮也。故舉其學行著于篇。

劉師培撰（左重外集）

封通議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公墓誌銘

文淵閣直閣事大理寺卿陸公錫熊以博洽通儒承

天子知遇。由郎官入詞垣。領袖四庫書局。游登學士。

遂列九卿。逢國大慶。推恩三世。尊人通議。公方就

養京邸。踰七望八。神明不衰。大理營被召預重華宮

聯句。賜御題楊基淞南小隱畫卷。公以里居在

淞江南。因自號淞南老人。以識君恩。閱數載。大理

復蒙上賜御題老少年詩卷。公賦詩恭紀。有

淞南小隱成佳話。更喜新題老少年之句。朝野莫不

榮之。公性耽山水。不耐拘束。在都下未久。輒策蹇南歸。

所居日涉園。本明陳太僕所蘊別業。清曠饒水石之趣。

公更治數椽。顏曰傳經書屋。日焚香宴坐其中。春秋佳

日。招一二親串賦詩談讌。不異少壯時。乾隆四十八年

十二月四日。無疾而逝。春秋七十有八。大理奉諱奔喪。

哀感盡禮。卜吉於次年十二月丁酉。塋公上海縣西南

二十七保鳳皇橋之新阡。以張曾兩淑人祔焉。禮也。先

期。踵門乞大昕爲文銘其墓。大昕與大理托道義交廿

餘年。於公修猶子之敬。其敢以不文辭。謹按。公諱秉笏。

字長卿。一字葵落。世爲華亭望族。元末有承事郎子順



者始析居上海之馬橋、五傳至文裕公、以文章翰墨知名海內。文裕之從會孫曰起鳳、明天啟辛酉副榜、皇朝贈中議大夫、布政司參議、即公會大父也。大父鳴球、廩監生、累贈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父瀛齡、雍正癸卯拔貢生、石埭縣儒學教諭、累贈通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氏文獻舊門、石埭公學行尤高。公幼承庭訓、年七八歲、已知作文、書製詩賦、雜體文各數篇、裝小冊置懷袖中、署曰陸某稿、親舊見者以爲非常兒。弱冠補縣學生、辛酉歲援例入成均、中式順天鄉試。公所作制義高古有法度、聲名藉甚。七上春官、不過、然未肯稍降其格。最後應丙戌會試、時大理方直樞廷、先已典試山西、公猶低頭聽唱名引試、揮灑千言、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平生雖澹於榮利、而文字結習、志不少衰如此。公博涉經史、不名一家、尤惡俗學、專已守殘之陋、故大理承公緒論、益自殖學、以大其門。公事親以禮、與人交有信、貴而能謙、持躬治家、皆可爲世法。以大理貴、請封奉政大夫、刑部直隸司員外郎、加一級、進封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再晉通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初娶張淑人、縣學生大本之女、卒於雍正十年八月三日、春秋二十有五。繼娶

曹淑人、工科給事中諱一士之女、工吟咏、與公拈題唱酬無虛日、有晚晴樓詩稿行世、卒於乾隆八年八月廿日、春秋三十有五。再娶曹淑人、即給事季女。三淑人皆有禮法、鄉鄰稱女宗。子一人、即大理也。女五人、壻曰凌松心、王時夏、張坤孫、朱文炯、趙熾。孫男五人、慶循、慶堯、慶庚、慶勳、慶均。孫女二、曾孫女二。銘曰：公生名門、績學有聲、誦芬詠烈、若士衡兮。克敦孝行、學精經旨、模楷人倫、若公紀兮。江湖泊宅、文史跌宕、手定叢書、若魯望兮。內助之懿、離穆有禮、比肩唱酬、若東美兮。公有賢子、領大著作、并判廷尉、若伯玉兮。鶴髮未饒、驚詒疊封、壽考康寧、若放翁兮。鳳皇之橋、佳城若防、耆舊名德、久而不忘。季寧有墓、近在雲間、誰其踵之、夫子之阡兮。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五

清儒碑傳集卷八十九

陳黃中 牛運震 趙繼明 張大烈 顧鎮 孫景烈 王榮緒
栗爾寬 李道南 喬椿齡

陳徵士黃中墓誌銘 沈廷芳
余平生傾意交遊然心知者寡若吳縣陳君其最也既而聞其赴時方有兄喪喪事畢往哭之慟蓋自憐衰病兩兄先後去世一旦復失吾執友其何以爲懷耶既而聞其葬于先兆適爲兄營窆復未能執紼益感傷于無何其子若姪來請銘嗚呼忍銘吾友哉雖然君之行義至高我兩人相知深又奚忍辭乃拭淚而誌之君諱黃中字和叔晚號東莊谷與先世自常熟來遷考諱景雲蔚然通儒學者稱文道先生君資英特善讀書能承其家學尤長于史顧性狷介負奇節少許可不妄與人交貧交必久故賢者恆樂與之親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時海內多士集闕下罔不奔走徵逐以聲氣相高君獨習靜肅寺罕識面予得締交焉及再赴京兆聞胥下第還幕遊南北爲養親計君學通今古凡山川險隘及禮樂兵農數大政錢穀鹽筴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悉洞其要又工于章奏諸開府引以爲重君偏偏不少隱而不肯輕就嘗寓于陳文勤公過訪治安大計君投書以報公爲心折將薦于朝力謝弗就居湖南幕府巡撫欲勸苗民君曰此啟釁也即獨而行俄苗叛用兵期年始罷公卿用是彌重之而孫文定公誼尤篤然素惡直苟不合輒中途反故雖剖決利害洞若觀火實可見諸行事一時頗疎動而行之維艱古所謂榮且非常之才而不遇者可勝嘆哉既歸忍飢不出登意著作與問井恆落落不偶會其外姑家爲人所構強君排解君使謝絕之俄中以它事既幾不測君學易獄中晏如也賴故交彭大司馬白其誣得脫于難挈其子文德訪于沛上時桑工部調元爲樂源山長還往無間每酒酣君輒露不平蓋鬱鬱不得志者久精氣已衰良可悲也久之以多病南還去年春子歸田過君之廬見肺疾時作語移日不忍別執謂竟成永訣耶乾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終年五十有九將易葬以所刪宋史及詩文集屬彭進士招升訂定又新唐書刊誤三卷諡法考三卷導河書一卷爲文清勁雄傑其氣疏以達洵曠代才也娶高氏繼娶張氏子文雅文寬文德進士治其喪備德訓督之且爲作家傳而廷芳志其墓銘曰
質本天授兮君子之有弗謂于俗兮君子之守書法不隱兮刊誤而艾

繁端居東莊兮懷槩而啟門蕭然物表兮足以遺世胡方圖之枘鑿兮忽戈矛其交銳感浮雲之易散兮嗟星實夫少微誰表有道之阡兮傳獨行之絕希諒

（碑傳集卷八十九）

平番縣知縣牛君運震墓表 孫星衍
往予得牛君金石圖思其人頃官監司鎮兗州君之家在焉子鈞以諸生禮來謁識其家風醇謹時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縣令校官薦舉鈞以應鈞辭以母艱不就徵明年春鈞請權布政使荆觀察道乾乞子文表先人墓觀察故牛君設教河東時所識士也子時亦擢按察使在歷下知觀察之爲人益以思君之爲人不致以不文辭按狀君名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兗州府滋陽人高祖歲貢生天鏞曾祖起宗祖歲貢生洪範父選拔貢生日照縣教諭夢瑞世敦儒素君生十歲能屬文博覽書傳不喜爲舉子業雍正初年十六補縣學生有文名己酉歲選拔貢生王子科舉順天試癸丑科成進士世宗十三年詔舉博學宏詞山東巡撫岳清舉君以應先策試以山東分星地勢海防河渠之學君對以魏陳卓星度爲西法入中國所改不合于古及禹貢職方之所以異議以山東形勢要害在青州穆陵青石二關海防巡外洋不如守內洋河防宜籌沁黃交門及決漕通淮之害皆積合圖志通曉時務東方願學無出其右至都以文逾格報罷乾隆三年授甘肅秦安縣知縣當是時空山君才名籍甚都下賢公卿惜其補外君欣然之官秦安治環山西北有隴水君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鍾峽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募丁壯率胥役家屬數百人荷畚插營溝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皆安堵縣城西固去治二百餘里邨民輸糧苦轉運費積年通課胥役迫之則持杖抗拒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銀代糧君權許之西固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勿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勘其弟馬雲者三人具獄上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于上不罪前令又雪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殺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即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視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耨或稱貸販販戶不求其息民樂其政所至爭饋餽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通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膏雨九龍山立應



又滕城隍神爲民勸崇病者卽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微縣治如在秦安時建社工部祠於深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又攝兩當縣隴西古蠻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爰舍於三縣之中路曰大門鎮以聽斷微多虎患君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及自微邑歸秦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度岸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以能遷平番縣縣當衝要屯兵三千餘君輯和番夏鎮撫兵民甚著威惠縣之五道峴告饑捐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事入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攻提督戰門掠居民商賈督撫咸至平涼飛檄召君問方略君謂二公當鎮靜不可盛兵往遙屯城外爲援令城內持出亂者從之游擊任某方攝提督執三百餘人出城內而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子徒杖有差上官稱其能或反以此忌君乃擬前受萬民衣事劾罷平番民涕泣攀轅欲訴留君君固止之既而窘不能歸上官聘君主講學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君歸有千里走送至滿橋始返者君在里中閉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論文義搜考金石嘗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推重君稱爲空山先生君在河東時與同歲生胡天游論古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雋君教以殖學立行不徒以科第自見如荆觀察其一也君事親孝待宗族盡友悌受業師貧死爲營喪葬事與人交貌落落不爲崖異不喜雕飾性開明有斷事雖鉤棘莫不辦治兩爲令不假手幕下好遊覽登華山秦岱窮極幽險善弈能鼓琴所著有經義史論存於家君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捐館春秋五十有三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縣南馬青邨之原秦晉門下士聞君喪皆致誄秦安平番士民設位哭踊不期而會者千人君德化所致也配范孺人君在官不問生產罷官無愠色及卒後兩親相繼逝營喪葬教子孫一切皆范孺人力孺人卒以嘉慶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其年十一月三日合葬于君墓子衡鈞孫七人廉夫潛夫敏夫敦夫穎夫蘊夫莊夫乃爲銘曰隴西水千尺清其政舉幸有聲魯邦石一片峙讀父書幸有子嗚呼微君古賢宰我無媿辭銘於此

（清儒碑傳集卷一〇三）

瞰江山人傳 文弼

瞰江山人者常之江陰人也邑之東南有瞰江山距山人家二里而近故以爲號焉父死三月山人迺生母劉孺人辛勤鞠養釁起家庭閒幾有破卵毀室之患母內藏其明而外以柔道行之故屢瀕於危而卒獲免山人始就外傳便知好古學少長就老儒車質齋學其家多藏書縱山人博覽習舉子業者羣相與非笑之語聞於母母召而詰之則以如築室者必厚其基爲對母曰誠然任汝爲之山人益得沈酣其中抵牾猶戀戀不肯歸一生學殖之厚實基於此補郡諸生其伯兄先入縣庠有文名常謂曰吾異日終不如弟弟之文有根源故也山人素守母教律身以正待人以誠值窘乏登刻苦自厲雖通曉世事絕不肯爲人居閒排難唯忍飢閉戶讀書曰吾懼此處一移足便終身落坑窞也同門友貢息甫令建平邀之往邑多地訟歲久不決一案之曠高幾盈尺山人不憚煩爲之一一爬梳要領既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與質兩造往往各自輸服請無對簿而願寢息者過半矣諸欲爲姦讒獄者咸不便山人所爲謔言繁興而終不得聞於是建平之政聲爲羣有司最經再期辭歸先是山人以故明殉難典史閻陳二公請於縣立專祠後令劉君復捐俸爲之新廟貌贖祭田有年數矣無賴子乘山人之出遂守祠者奪其田而有之山人歸告於縣乞復其舊時兇縱張甚縣官頗右之山人以一身擔拄其閒幾爲所窘賴同里楊主事蒼毓邢秀才象三咸相與維持之事乃得直還祠田召道士守之又邑之名宦鄉賢故有專祠教諭某私以其地界學

胥而遷其主於大成門左右更衣之所山人與教諭爭數四縣置若不聞終身以爲恨事山人性剛直其所不可者終身不能強顏與之歡亦不樂與顯達交曩文弼之主講暨陽書院也山人居邑中不自表襮故名莫得聞邇年邢君袖其所作詩古文辭并要與俱來余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余官罷主江寧之鍾山講席身自請山人佐余所不逮山人欣然許之余有所述作必取正於山人能貢直言無所隱凡余所蓄書數千卷山人校讎幾徧有求文并質疑者驩然應之無少靳余門下士咸知敬愛山人閒有以私干者率峻拒之先後共朝夕凡九年供給至菲薄而山人不嫌也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體例與黃東發日鈔相近注陶徵士集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溫李羅昭諫等集并近代陸拒石四六各若干卷著桑梓見聞錄八卷八十外復注顧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始辭余歸里中余今年寓書求其副本欲爲傳之山人欣然許諾而力已不能自鈔矣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年八十有三山人姓趙氏初名大潤後易名肅字敬夫意欲自警其頹墮也晚復更名曉明考兩若處士余嘗爲著家傳矣娶於吳生子二貴中庠生守中出爲從兄後妻與子竝前卒孫一人同華庠生

贊曰先生有用才也雖不得位一施其利濟之具然已爲眾人之母多士之師有餘矣成人之美而不尸其功實浮乎名究有不可得而掩者先生之嫉惡若過於嚴然孔子稱惡不仁者之爲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身既潔矣寧肯受物之汶汶乎所爲詩若文冲融渾灑不爲屬綴險怪之音此又其養之足徵者顧今而後誰相知定吾文乎我有不可誰余規乎分首無何頓失良友此所以涕泗漣漣不能已於賢亡之歎也

《神異錄》卷四五

張學博大烈傳 潘兆奎

學博張姓名大烈字子節武威貢生司鐸陝西邠州爲人方嚴自秀才迄入官未嘗妄有所取教授生徒法甚峻而不畏苛細人以此畏之久且愛之官邠州時諸生執贊來者量其有無受之如貧士也則曰老夫亦貧士此幾幾者出自富人誠不足重輕貧士將贊掘羅無裨於我而於貧士有損無爲也贊往往卻弗受大府聞其賢且以年八十以上招之應秋試遂援例

賜舉人時大府爲舉尙書沅吳學博之老而壯也一日延學博于署後圃呼公子出與會文試文孰先成公子年二十以往雅自負既出與學博交揖對案坐俟尙書發題頃之題出學博吮墨濡毫文先成尙書覽終卷大喜謂左右文既清新書法尤端謹且先成此真老師矣厚禮之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秋試後事也居無何尙書語學博吾固知若貧士吾將以五百金助若若應禮部試以年例可得翰林檢討學博對曰九其囊棄汲汲於名復汲汲於利負明公道之士心失學者恬退之義大烈不敢也且大烈將去此而歸爾尙書尤喜遂許之歸學博既歸德容爲一鄉之冠嘉慶丙辰舉行鄉飲酒禮推學博爲大賓進退揖讓德容

帝然鄉人望而敬之始學博爲明經家居其從子婦病爲鬼物所憑或啼於室或語於獨或嬉於庭嗚咽嘔噦不堪其狀一夕學博甫衣冠坐堂上子孫行列左右階然巨燭堆冥鑪門外則縛病婦出而數之學博頷而暫嚙啖美鬚髮面冷如鏡陳說幽明理甚辨病婦跪而稱謝不已類至出血左右髮皆豎學博忽大呼曰去矣病婦遂仆於地命掖以入解其縛而焚冥鑪滅燭各就寢越宿而婦病若失鄉人至今述審鬼一事赫然張學博在也

潘兆奎曰凡爲厲以禍民非鬼也鬼與神皆德之盛祇伸與宿之殊焉是故韓子以禍民者爲物物乘人之氣殺而得所據則耳目口體盡爲之用矣人苟正其氣以事物之所據物無耳目口體以禦乎人勢將至於漸滅而後已張學博非審鬼也當未與物接之先其氣已攝乎物特藉聲容以解人之惑云爾吾鄉又傳買明經培成能爲人驅鬼買亦篤行士也

《神異錄》卷二三
廣東先生顧鏡基誌銘 袁枚



乾隆十五年

天子詔舉窮經之士公卿大夫知膺此選者之難也舉海內士僅五十餘而大學士蔣文恪公首以虞東先生薦先生姓顧名鎮字佩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者因號為虞東先生乾隆戊午舉人甲戌進士補國子監助教遷宗人府主事充玉牒館纂修年老乞休以原官卒於家先是虞山陳見復先生以邃學清望設教紫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穿穴諸微得古人所未見見復先生死先生獨其說而恢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教金臺書院再設教游文書院白鹿書院而終之以鍾山書院先生惇良介朴善誨人每闕文數百卷旁乙橫抹蒿目龜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燭燼落數升血咯然空涸而蠶眠細書猶握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諾而不輟然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飛以故遙企塵躡踴躍足而至者如望日光聽建鼓而趨

本朝庶孫為祖庶母服功令無明文崑山徐氏通考言人人殊先生為定三年服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作兩議千餘言辭甚辨羣儒無以難也貌端厚有腹尺豐下而髯恩從子寡嫂甚孀常夜坐有鄰人子窺其垣先生應使去不以告人其人慙卒為善士所善其詩十二卷三體割記十帙古文詩若干其先為吳丞相隨陵侯之後娶吳氏諱封恭人長子言遠次詢銘曰

年之不如而京兆同舉才之不如而臨終推許曰以吾生平累汝嗚呼先生抱經而處無失於今有得於古壽七十三葬正月五門生書碑門童貢士支村之西露宇之塋

（碑陰卷六）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孫先生景烈行狀

先生姓孫氏諱景烈字孟揚一字鏡若別號西峯學者稱西峯先生世為武功節帥里人高祖諱繼元有隱德曾祖諱國良為縣學生早卒曾祖妣李氏矢節撫遺孤極歷艱辛祖諱起相祖妣張氏考樸齋公諱鎮例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妣劉氏例封太孺人有四子先生其長也幼奇穎讀書沈思苦悟不為口耳之學為文英氣勃勃不可遏抑年十八受知督學太倉王公入縣學為諸生旋食廩餼名鬱鬱起居樸齋公憂三年不出戶外服闋應雍正十三年乙卯陝西布政司試同考官得先生文嗟嘆異之稱為解元呈正考官金壇于公辰于公且閱且喜贊曰

真名解元真名解元同考呈薦于公稱許時俱未商及其副者因甚急取其文揮之謂此六七十歲老生解元得年少秀出者可望登進士官翰林為一榜光輝何用此老生為不得已遂置第二榜發先生入謁年方壯體貌魁偉局度端凝進止安詳既坐于公手指先生面其副曰此所謂六七十歲老生者也副者默然徐曰悔何及矣明年為乾隆元年

詔所在大吏舉孝廉方正之士授令長官蒲坂崔公紀撫陝右軍於是舉先生以應先生以未舉進士不欲赴是時已由恩科明通榜選商州學正辭於公曰願為學正官公曰令長例不得應會試從子所志為學正可矣因為奏請以六品冠帶為學正官先生為商州學正廉以持己勤以教士月課弟子員無故不至者必加懲儆至者具飲食以待為講明義理訓誡開示之商州人士競相勸勉興於學皆以為耳目所聞見數十年廣文官無有如孫先生者人人稱頌之至今不忘先生每曰教官為學校所由興廢而人固尤視之而居是官者亦遂莫能自振奮舉其職此甚非也故其所以為商州者有異於人春秋祭上丁有事廟中者行禮拜跪俱用常所坐氈褥見在主祭官灌獻分獻即命僮奴挈以進往來交錯走東西轉移先生議曰大成殿何地豈庶役可得登陟宜多設環楹神位前鋪定蟬行禮拜跪毋輕動移州牧官勉從所議而心滋不悅州牧姓王氏治商無狀不理於士人之口而先生為學正甚得士心因心忌之督學長白嵩公歲試商屬王牧提調試事見公屢言孫學正文如牛鬼蛇神商士爭效之大為士習害不可為學正欲借嵩公黜去之是歲為乾隆四年己未會試期先生成進士邸報已至督學而州牧尚未知也且日進見欲有所言嵩公逆知其意笑曰爾所云牛鬼蛇神者已成進士矣王牧語塞自是不復有言先生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崔公方官國子祭酒欣然曰有志者事竟成不誣也于公在朝遇先生揚言於眾曰果今登進士官翰林矣惜不使郭君見之郭君者乙卯陝西副考者也則既卒矣故云先生在館相國尹文端公於時以尚書為館師同年在館清溪官公並祭酒崔公皆善言理學與先生相為切劘先生研窮性理近思錄諸書而於館課體特疏散館後益又疏焉明年值御試不應格以原官休致歸家囊橐蕭然至日一食晏如也相國陳文恭公以副都御史巡撫關中聘主書院講席值文端公亦以尚書右都

御史總督軍務官公以洗馬提督學政皆來陝西名德碩儒翕然聚會相與詳說發明為學之指由是關中人士益競相勸勉與於學即如其在商州而教澤宏遠矣文恭公以經明行修薦於朝先生辭之甚力後以不合例為部議所格然識者謂公所舉為得人撫軍鎮洋畢公學使海甯徐公過武功必造廬相見論說良久乃罷凡係朝官好為學問窮道理出使秦蜀者經其地無不與先生談論不遺餘力先生為學以求仁為要領以主敬為工夫以小學一書為入德之基期為切實近裏深惡標榜聲氣之習嘗曰古之學者為己而已標榜聲氣則為人矣此君子小人儒所由分而可為平在關中書院師道自為嚴而有法誨人汲汲孜孜即於經義中講求實用合經義治事為一其後主講蘭山書院亦如之先後執經者無慮數百人膺科名歷仕中外類能有所設施以自表見未仕者亦俱務為醇謹不為非義之行故一時海內之士無不知有西華先生者匪第關中人士已也先生事親篤孝備極色養居喪必依於禮一切時俗非禮之禮皆所絕意不為友愛諸昆季授以經術皆能卒業故仲弟景昌中辛酉副榜季弟景熙廩膳於學以次買成均叔弟景勳習家人業未學教誨通鑑綱目對客輒能舉其一人一事始末遇疾痛一體相關如在己身少時重意氣慕古來士風後乃潛心理學其經濟才幹則方節概略見於其為學正時惜未究其用然於講學傳授間曲成造就則其所以及人者甫有既乎生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卒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七所著有四書講義關中書院講義蘭山書院講義西華山房存稿茲樹堂存稿可圖草部封聞見錄邵陽縣志鄠縣志若干種配諸人楊氏同里文學雲鶴女居貧守約躬親井臼時時操作無少懈奉翁姑惟謹能得歡心治家有則以勤儉率先諸姪即以教誨其子婦故與先生同志白首偕老相得無間言先二年卒先生為文以哭之孺人生康熙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卒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三男子二人變賣生娶高氏扶風貢生邵州訓導大德女繼康生嗣景勳娶徐氏同邑庠生養初女女子三人一適縣學生焦君繼先子漢一適乾州舉人南州學正梁君克繩子諸生瑣一適州再從兄貢生瀚子諸生廷蘭其適焦漢張廷蘭者皆先卒孫男子三人奕坦奕堽奕塽孫女二人孺人已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日葬東原五里鋪新塋之兆至是將啟窆台焉洲以里人從先生遊且久故知先生為詳因頗撮敘其生平事行暨論學綱領次第著於篇惟同門友官清華文譽重盛者採擇潤色為銘墳中石或表墓道並綴拾其遺文未梓者刊布焉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一日門人同邑張洲謹述

（碑傳卷四八）

誥授奉政大夫四川石碭直隸同知王府君墓誌銘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學誠就聘保定蓮池書院諸城王鳳文以知州聽用行部數相過從因溯家世厥考成社先生蓋與先君同乾隆元年鄉舉云先生文章政事本於誠意學務身心澗於家庭天倫雍穆試於民社謳歌用興垂為著述來者取則一以貫之先生遠哉鳳文投直隸晉州政事與其行誼文章足以相發俄遭先生憂解官歸葬越二年乙巳春三月卜葬先生於普樂村西原先塋之次夫人原配張繼室李依次合卺禮也鳳文以學誠相知深且先世契誼辱委為先生誌銘先生諱榮緒字希仁自號成社晚稱五蓮山人其先萊陽人明宣德間遷諸城之瑯村高祖考諱家棟萬曆舉人歷贈陽知縣曾祖考諱業昌生員祖考諱允懋順治年生員考諱爾翼歲貢生有學行著有孝經刊誤參解祖考並以先生官贈奉政大夫歲貢公娶於牛生二子先生其仲也生有異徵修軀廣眉目光炯炯聲如洪鐘弱冠膺鄉薦出入孝友切磋於交遊之閒考訂文藝者凡二十年乾隆二十二年始成進士會通經術著述成書因以講求仕學又十年銓授鄆都知縣蠶役為奸久成銅蔽前官欲治未得要領先生廉實立杖斃之風化肅然縣人不知蠶業山桑多供機杼先生為聘靈師教以養山靈法著說一卷以上大吏因下各縣行之衣被為無



窮利。城南瀕江，歲壞行舟。凡舟將溺，先夕江聲怒吼，沒人嘗見中有物怪，人不敢近。先生爲文祭之，投牲於江。終先生官，無覆溺者。邊徼不知禮儀，先生取宋人家禮，採其易簡可遵循者，作治鄴禮略，躬率士子肄習，俾各教於其鄉。政聲日起。旁攝萬縣，俄遷石砭直隸同知。石砭故土司馬氏舊境，乾隆年間始設流官制度，略未及文治。先生首建文廟，泮池戟門，創立南賓書院，裁佛寺，出以贖師生，選其穎雋，親爲指授。於是石砭人士始登賢書。修前明女士官秦良玉祠，考求故事，纂輯石砭志，文獻大備。石砭春秋多雨，三夏亢暘，種不宜稻，農民不知變計，勸告艱食。先生教以秋種牟麥，夏種高粱，山巖畝仄不可以隴畝者，輒種茜紅，民以殷富。初，先生之蒞石砭，石砭界萬山中，有國嚮賊出沒爲患。先生以法治之，賊乃氣懾。而其黨艾世隆殺人亡命，聚眾數百人，負隅抗命，聲震遠近。或請以計圖之，先生不可，曰：「緩則滋蔓，或請勦之，先生又不可，曰：「急則變矣。且賊勢雖張，黨與非其親暱，吾當以說散之。」黨解，賊可擒也。卽單騎從二隸，徑抵賊巢，大呼官至，賊守兵如麻，問官將何爲，先生顧其後曰：「吾單騎至此，豈與若爲難者？將爲若計所長爾。」賊相顧耳語久之，門啟，先生入居佛寺，日哺進食，入夜則就寢，鼾聲如雷。早起讀書，聲朗朗徹戶外。賊黨偵無停蹟，見其狀，且疑且卻，有稍近者，先生卽呼前，

慰之曰：「罪止及慰，若曹良民，爲所愚耳，迷不悟，則禍及族矣。盍退自謀，余不汝強。」其人謝退，則令隸說之曰：「官之來，不計生歸，已備文牒與眾人決。今日不反，則馳報上官，大兵早晚至，若曹家室皆盡粉矣。且官年逾六十，自分一死，若曹以數百生命抵一叟，且及家族，甚無謂也。孰若縛魁投獻，猶得自贖，死生禍福，反掌閒爾。」其黨然之，遂擒世隆抵法。四境帖然。大吏舉卓異，加秩待選。先生竟以足疾請告，僑寓成都。越二年卒，春秋七十有二。乾隆四十九年冬十月也。先生始娶於張，同縣生員霞女，閒靜有淑德，逮下寬和，卒於乾隆二十年，春秋四十有二。繼室李，開建知縣，日照在魯女，敏慧能賢，卒於乾隆三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八。先生諸授奉政大夫，配俱宜人。男子七人：鳳文，乾隆二十四年舉人，晉州知州，炳文，監生，麒文，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後先生二年卒。淦文，生員，例授兵馬司副指揮，先卒。壁文，早殤。甲文，炎文，俱國子生。女子七人，同縣貢生劉鉅璣生員，賊宸綬進士官禮部郎中前給事中齊河馬人龍優貢生，歷城毛塋其婿也。其三女未字而夭。孫男子十四人，孫女子七人，曾孫六人，曾孫女八人。先生於學不爲門戶，沈潛六經，多考衷於宋儒論說，自爲諸生，以至服官，手不輟書，所著周易傳義合參，書經講義，詩經遵序，春秋集說，關謬，禮記集注，四書遵注，朱子昏禮參議，徵實

錄未信編、石碁志、滋德堂文集、炬餘詩集。所輯漢隋唐四賢集、宋五子文、二程語摘、讀總若干卷、藏於家。先生雅不欲以文名、其學歸於反躬自得。疾革時、麒文請遺訓、先生曰、主敬終身用之、無盡藏也。方先生事牛太夫人、會暑夕、太夫人啟室南牖、捲幔延清、夜半先生醒、覺微涼、趨至太夫人所、引手垂幔、太夫人適自內解結、他日鳳文論無形無聲經義、舉此以證、先生徐曰、斯亦其一端耳。官石碁時、甲文嘗問仁何以統四德、先生曰、昨有寡婦守志、其弟與伯氏強欲嫁之、不屈。事聞、余召獎其婦、賜之束帛、鼓吹以導其歸、弟與伯氏荷杖隨之、此是非之心也。然婦之將出也、余心爲之惻然。銘曰：西京循吏、東國經師、南宋儒學、先生兼斯。孝經承先、治諸啟後、一門之內、天倫師友。松柏盤鬱、普樂西原、先生佳城、永固且安。

章學誠撰（章氏遺書）卷十六

例贈文林郎廣平縣學廩膳生員栗君墓誌銘
歲在辛丑、余主肥鄉講席、廣平栗魁自遠執贄請業。魁儒而才、能古文詞、課業翹擢流輩、詢所師、承自家學。其冬余去肥鄉、魁疏厥考廩膳君行實、請余爲墓誌銘。且曰、先人讀書砥行、無所遇、其政於家、望於鄉、傳於學者、則有所試矣。乾隆三十六年辛丑、卜葬於杜村東原之先兆幽堂、無誌石、不敢易爲也。今得先生誌銘、不及如

法附輿、將勒石揭諸墓門、猶初志爾。誌曰：君諱爾寬、字裕如、世廣平人。曾祖宗周、生員。祖人龍、國子監生。考授縣丞、父行、處士。君性開敏、少承家學、讀書能見大原、尤達於易。爲制舉業、宗明進士黃滔耀氏文、徵理切事、開發經義、以通有宋伊川程氏之學。大名、廣平之閒、學者多興起焉。年十七入鄉校、二十補廩膳生、前後六應順天解試、輒擯落、而文日有名。於是探策觀象、得天山遜貞、而悔於天火同人。君曰、天下有山、吾終老焉。所學炳於火、而得乎天、同人類應、厥德其終不孤乎。自是教授於鄉、遠近從者歲數十人。府縣拔童子前行、若學使錄歲科試、優異大率皆栗氏弟子。君故襁褓離弟子後進中、爲旅進旅退、意自若也。乾隆十七年壬申、學使試士廣平、君故優擢、而額登童子十五人中、出君門下者十人。君長子元、又以默誦十三經拔冠其首、既學使聞其實、大驚異之。是時大名崔述與其弟適並有文名、爲士林所推重、而君以父子師弟焜耀後先、學使並侈言之、論者推爲一方之雄。廣平遠近數百里閒、民俗樸儉、願士習、鄙商、不達禮義、師儒旣以文學貨殖、而弟子競爲詭譎居奇、斬黍節錄、如攻學問、不遺餘力、以此睚眦自喜、不復暇及學文、而人文日益以下、雖大雅坐鎮、不能化也。君慷慨發憤、力劬澆漓、束修以上、未嘗無誨、有甚貧者、轉資給之。其中黠者、或利其然、君終



不以屑意。故後進多所成就。而偷風亦漸有瘳。蓋魁所稱爲傳於學者然也。君故豁達有才略。尤善治生。處士公兄弟三人。析居讓產受磽瘠。君不苦也。米鹽瑣屑。籌節盈虛。斟酌棄取。曲盡物理。出納與人同法。常能閤歲之餘。人強效之。終不能及。家事漸豐。推施無倦色。賸親恤黨。視力所能。鄉鄰有閭。鼎沸蜩紛。得君一言。草歛風偃。所謂爲望於鄉者也。其政於家。孝謹天性。執親之喪。里閭不忍聞其哭。從祖弟十餘人。其子又數十人。強半從君受學。入郊庠者幾二十人。爲文制行俱得君家範。課子尤嚴。常使中夜起讀。隣婦厭聞之。目其子爲寒雞。以雞寒夜半鳴也。後子元竟成令名。時人謂君不得於身。必於子孫。同人之占。悔於風澤。九之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君得於易。庶幾近是。豈疑雞音之登天哉。君終於乾隆二十二年夏四月。春秋四十有八。子元官知縣。例得贈文林郎。娶魏縣生員趙某女。早卒。繼娶魏縣國子監生李某女。男子二人。長元。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進士。官納溪知縣。次魁。縣學增廣生員。女子二人。長適廣平生員楊世昌。次適肥鄉劉坦。孫男子一人。玉珂。孫女子二人。君繼室李。事姑純孝。姑疾且卒。執李手謂諸女。新婦事我至矣。我死。若曹事之如母。言已而泣。李亦大痛失聲。自是失心。類狂易者。越歲始瘳。其至性如此。李卒於乾隆三十年。年五十有一。其後五年。元卒於

官。又明年冬。魁始襄葬。以趙李附焉。銘曰。崖之巉。而後迤以平也。湍之厓。而下鑿以清也。君肥遯。而報以鶴之鳴也。其型於家。式於里。古之所謂鄉先生也。銘其碣。將以樹風聲也。

章學誠撰 《章氏遺書》卷十六

李晴山喬書酉二先生合傳

李先生諱道南，字景山，號晴山。先世由丹徒遷江都，富于貲。父敬修，光祿寺典簿，和而介，疏於持籌，好施與，家遂貧。母早卒，無子，先生與兄雷皆側室胡氏出。先生既孤，胡太孺人以女紅撫之，讀或勸理舊業。太孺人曰：「吾將以貧勵子學，不願使從富家子遊。」先生既補儒學生員，以學行高于時。所居草屋數間，冬衣葛，行者夜分猶聞讀書聲。學使者重之，有寒氣逼人，之歎。學官吳銳、李安溪高弟子，嘗偕客過其廬，講學逾時。太孺人解敝衣，穴屋後席壁，屬鄰媪質錢市盥殮享之。遇斷炊，輒貰市餅以爲食。先生屬文，必以微言發經義，耻爲華靡。常曰：「文以勵行，若視爲科第之階，末矣。」故試屢不中式，貧益甚。然雖餒臥，不妄受一錢。乾隆己卯省試，以第八人貢于禮部。辛卯會試中式第二榜。初發，總裁同考官知先生名，願早見，且招致之，先生不往。既

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始謁座師，是以名益重。總裁莊方畊閣學士以柬獨招先生往，論學術，相契愈深。謂先生曰：「子之學問，人品予知之矣，顧甚貧，何以歸？」予將命

同人贐子。先生固辭。既而車馬至，先生館舍致贐者甚衆，先生知其意，概謝之。閣學士聞而歎曰：「介至此乎？」先生例選知縣，不赴選，設教鄉里，生徒數百人。雖宿儒皆執贄受業。嘗主泰州、通州、淮安書院講席。先生穎敏過人，而操行剛正，以古名儒自勵，對策剴切，詳盡事母孝，事兄悌。所著有四書集說十二卷。太孺人將卒，執先生手曰：「還是讀書。」先生以是語名其堂。太孺人鍼黹數十年，遺斷鍼盈篋。先生每撫之泣，海內通人名士爲詠其事。先生錄爲斷鍼吟一卷。兄雷亦善屬文。既沒，先生輯兄文及先生文爲同懷寸草錄四卷。乾隆五十二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六。子二，本善、元善。

喬先生諱椿齡，字書酉，甘泉人。性穎悟，勤學，通諸經義，涉獵百家子史，尤深于易，撰著屢有驗。善屬文，以漢魏爲法。補儒學生員，試輒高等，而太嘗食廩餼，省試亦不中式。先生性剛直，廉介，跬步必以禮，交游皆擇正士。友有過，相規無隱。一時僦儻之士見先生皆深自斂抑。居陋室，甚貧，枕席皆書，苟非義，雖周之不受。體羸多病，不婚娶。元幼受業于先生。乾隆癸丑，元督學山東，迎先生。冬十一月，相見於曲阜，衡量孔顏

曾孟四氏子弟之文謁

至聖林廟觀禮器先生欣然躊躇若滿志焉。明年春至登州道病返至青州卒于試院年四十三。野有古木元伐之爲先生棺歸葬揚州。

論曰吾年九歲從喬先生學年十七從李先生學兩先生爲吾鄉特立獨行之儒而吾皆師之吾所幸也兩先生績學砥行深自韜隱而元竊高位厚祿過于師吾所愧也。嗚呼吾幼年見許于兩先生使先生今尚在許吾耶抑責吾耶是以每念先生深自省也。

阮元撰 《寧經室二集》卷二



儒藏



百口之眾。然力能自食者無所需此。不如斟酌其法。變而通之。由始祖以下。以待夫力不能自食者。庶幾君子周急不繼富之義。於是二千畝為父祭田。自歲供祭祀而外。權其所入以贍族。立為規條。嗣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力不能婚喪者。有贖。有志向學。力不能從師者。有助。應試乏資。斧者行。李有資。於是鄉里之閒。又知瞻族有義田之制矣。是時也。祝人齋先生來。引與之語。誦喪禮。因嘆議禮家言。人人殊。欲替萃先儒簡要精義。為一書。俾夫學者。童而習之。稍有其窺。古聖制禮之意。屬其事於人。齋以人齋。先會自任注禮。且以其年五十。尚未舉子。欲俾以著書家居。因資以膏火費。其客遊也。而公自任春秋。以為左公穀三傳。或誣或誕。不但彼此多所抵牾。其於經意亦多違悖。即後來胡氏傳義理正矣。而多已意解。經非聖人本旨。至國語與左傳互見。亦頗可采。欲於其中擇是去非。以成一書。先是公課三四兩子。做義機仲通鑑紀事本末之例。編輯左氏紀事本末。一書俾之誦習。至是又刪其駁雜。存其精粹。以課幼子。學者請其書。以嘉惠後學。公歎然曰。此未成之書也。十九年。郡守湘湄姚公修。以膏火費不足。來商於公。公俾次子守治。筆白金二千兩助之。姚公欲詳請議敘。公曰。此體賢太守振興人才之意。豈敢因以為利哉。固辭之。二十年。公選期已屆。部檄屢催。以母老終養辭。會是時。豫工例開。因命長子守誠。應例捐部員外郎。以報効。

國家二十一年。公年五十矣。收集松甫先生遺集。授之梓。因為松甫先生行狀。既成稿。與雷中丞南池。訥菴二先生往復商榷。凡數易稿。而後定。蓋其慎也。二十四年。長子守誠。以守部候選。已久加捐。外任選授。浙江分巡金衢嚴道。公既書官誠十六條。寄之旋奉。母命親至其署。助勉之。既至。則扁舟訪故郡。守葉公於其廬。商論學業。又以祝人齋先生既卒。作文哭之。為經紀其家。卹其孤。俾可成立。未幾。母以無疾終。公聞訃。奔喪。痛父母之沒。皆不及視。含斂。日夜泣血。毀瘠甚。既終。葬事遂得疾。二十五年。春。浙中饑。其長子奉督撫檄。採買江西湖廣。公念民瘼攸關。力疾至章門。授以機宜。歸而疾益甚。遂以八月乙亥。終於聖室。臨終。憑几端坐。顧諸子曰。無擾吾當保此清明之氣。已而遂瞑。享年五十有四。公為人嚴毅清苦。自少至老。未嘗一日怠惰。嘗曰。憂勤惕厲。人生所以成德業。反是敗矣。其言動必由於禮。嬉笑怒罵之辭。不出於口。聲色玩好。遊觀之娛。不接於目。雖處饒家。而衣服飲食。儉於寒素。夏葛冬裘。歲

有常御。雖敬不易。其閒居肅然。其接人藹然。居鄉黨之中。人無貴賤。賢愚相接。必以誠。聞人有善行。則獎之。惟恐不及。苟有過。則歎歎。若疾痛之在其身。有可與言者。必盡言以規之。俾改而後已。遇人疾病。死喪水火之厄。必力振卹之。其於三黨至親。體卹尤至。然不為姑息之愛。必以德成全之。後生子弟。有相從問學者。誼誼誨之。不倦。嘗以文義訓學者云。人之為義。兩足豎立。旁無依倚。如此方謂之人。而橫開一肩。能任大事。則可謂大人矣。大之上加一畫。則天也。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而能為大人。則不愧天地之心矣。知此則為人。為學思過半矣。生平讀儒先書。體諸身。不形諸論說。自集松甫遺書後。又以近思錄例。集四子書。日自考鏡得失。又集周程張朱陸王鄒文莊羅文恭之書。之切於身者。為一編。朝夕省覽。其於文不苟作。有所作。必本其中之所得。為言。人或謂其氣味似某氏作者。公不以自喜也。嘗曰。讀古人書。行之不暇。何暇以為文。其所欲注春秋五傳。尚未成書。所存者僅得古雜文六卷。古今體詩二卷。皆關於倫理之大者。其於師友存沒之際。亦足以考見其始終不渝之槩也。仕職自成童。以制舉舉事。公為示以正學。而戒以勿近名。勿為口耳論說。年今五十有二矣。距公之沒。亦已二紀矣。而頑然無所成就。追惟公教。泚然汗出。惕然恐墜。念公生平篤志儒先之學。仕驥雖淺陋。未敢知其精微之蘊。於儒先何如。而其所行著見於人耳目者。足以型方。足以訓俗。竊以為古士大夫之教於其鄉。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公其無愧矣。

國家化民成俗。采鄉之賢者。祀於學宮。誠得如公者。以應斯典。其庶幾足以興起後之學者與。今幸去公之世未遠。其行事皆有實蹟。可稽。鄉之人皆歷歷能言之。因公之孫曾。又從仕驥。學制舉業。故詳著其行於篇。以示公之孫曾。且徵於鄉之人。俾後世之舉鄉賢者。得有所徵信焉。

（碑傳集）卷四〇

父明進士出身。候選知縣。例贈中憲大夫。陳凝齋先生墓誌銘。弟登邑陳氏自立軒公。以計然策聞天下。凝齋奮跡儒術。科名世益顯。立軒凝齋父也。母魯太宜人。家本宋進士孔休公。來新城。廿四傳生文學公。章明。章明生文學公。西岐是為凝齋祖。祖若父皆奉直大夫。以贈以封。凝齋生而岐嶷。封公名之曰道。既冠。字紹孔。旋易孔為洙。當十齡。四子五經。暨小學。近思諸書。脫口瀾翻。每暮從塾。歸封公。攜入閨闈。肆背日所誦。必無遺。乃已。既攻舉業。晉承田先生教之。矩矱先民。為文。夏夏務去漸參諸。

國朝乃汨汨乎來詩古文宗唐宋壯遊太學交日廣耳目日擴兩試北
闕不遇舉乾隆甲子本省鄉試戊辰成進士時西南兵飢疊告捐例起
舉進例即得官念鮮兄弟不就也凝齋自幼雖書生然涉歷世務及是
乃益服封公勞自縑緒貽謀暨利濟里閭邑郡事若族田社倉若橋梁
若書院若歲凶荒費百千萬計者封公之志凝齋志之且力辦之加贏
焉歲奔走會城靡甯居會城封公創業處也聲名動江左右而凝齋瘁
矣封公沒益收拾遺業又淫于書癖日甚已而遭魯太宜人喪痛念兩
大故皆適奉父母命奔走不得奉舍飯毀瘠略血亡何浙荒長嗣監司
君採糴江楚嘔心血指授疾遂革不起凝齋爲人爲子也愛而能敬爲
父也慈而能嚴爲友也始而能終其接物宏其應務敏其處置不亂而
富而能貧高而能下憂勤惕厲是其本也其生康熙丁亥其卒乾隆庚
辰得年僅五十有四配楊宜人副雷氏子五曰守誠貢生浙江分巡金
衢嚴道曰守詒貢生候補員外曰守讓皆楊出曰守訓曰守譽皆雷出
女三長適庚午舉人候補中書楊尙絳次適國學生徐志紉子仲子也
三適丙辰舉人候選知縣魯院子勳乾子婦及孫男女詳行述中初子
未識凝齋雖聞其讀書名然尙但以爲富家子能志科名者歲已未遊
太學歸與相見進止溫恭身頎然而長寡言笑叩以經史則淚淚若泉
湧時靜山子以書來告曰某官京師三年但喜得君邑一佳士其人志
苦而堅毅然以濂洛爲必到君尙者胡不余告君殆失人謂凝齋也余
爲愧汗自是往來日密踰年遂申之以婚姻而余族弟瑞亦靜山門人
凝齋每會于舍則必偕三人甘苦聞見相與共迨今二十餘年如一日
當甲乙丙丁閒南化雷公舉庭官聲下格主閭學海內歸之凝齋先後
上春官留京邸與諸君子晨夕切磋造愈遂諸子者於金谿餘姚非所
好也願凝齋則又往往牽于言篇嗜輯文恭公書戊辰以還欲偕于寬
一石遂黃陂地其竟茲事子謂君定性功何必石連黃陂會子亦病廢
不果三年前新建夏檀園告子曰凝齋會城辟風雷雨電交作盤龍不
動何以能是嗚呼凝齋自是遠矣天倘假以年靜山子言殆庶幾也卒
踰年得吉壤於某都某原某山某向其孤監司君詣于曰家君葬有日
矣孤念家君交遊遍東南其在京都賢公卿厚相期許者蓋亦不下八
九而今黃雷諸公往矣獨座舉主沈葉蔡三公在耳他日墓表當累三
公誌銘則非先生不可余念之泣然凝齋十年前曾屬予敘其舉業稿
子媿舉業不如凝齋工末爲而今乃爲銘凝齋墓也悲夫銘曰

魂氣無不之也而魄藏于土山兮蒼蒼原兮膺膺永安斯作爾宇我懷
孔悲我志匪謂瓜瓞千秋徵是石鼓

（碑陰卷一四）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

自古高望華閭、品升於朝、門地著於天下、振振繩繩、世服厥家者、其始皆以功德拯其民、輔其世、以功者多享社茅廟鼎、崇高煇耀之奉、以德者必有賢者爲之子孫、顯揚中外、不墜其前光、今

皇帝嘉慶四年、

高宗升祔禮成、

覃恩海內、於是前

賜同賜士出身、

詔封中憲大夫、浙江分巡金衢嚴道陳公

加贈光祿大夫、工部右侍郎、禮得刻銘於神道、敬交公之季子守舉、因交公之孫椿冠、曾孫效曾、敬曾、於用光、希祖、希曾皆有雅故、遂不敢以不文辭、公諱道、字紹洙、世稱爲凝齋先生、江西新城人也、江西自鄒東廓、黃雙江諸先正主陽明之學、末流放失、羅念菴起而正救之、爲功於王門者甚巨、公始學於廣昌黃靜山、永年、靜山力主念菴、而公之友如雷翠庭、毓、祝人齋、淦皆主朱子、故公之學自陽明入、朱子力行以幾於成、公之成進士也、爲乾隆十三年、年四十二、孫文定公嘉淦欲以庶吉士薦公、公辭讓於同歲生之年少者、後其人以文章名、公當選於吏部、以養親辭、

後

詔舉經學、亦固辭、其在家雍雍如也、教子孫甚嚴、皆以誠感之、不加訶譏、在鄉黨於所乏無不給也、朋友之急難、無不赴也、死生貴賤如一、靜山官常州、爲人所排去官、旋卒於蘇州、公以師禮喪之、歸其喪於所籍、人齋無子、以注禮在公家十餘年、生具皆資之、有子六歲、而人齋始卒、其處事遠觀近矚、無不周也、旣成無矜容、其言學能別是非、而未嘗黨也、公年五十有四、卒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己亥也、配楊夫人、副室雷太恭人、子五、守誠、守詒、守中、楊夫人出、守訓、守譽、雷太恭人出、公

始封以子守誠官、

加贈以曾孫希曾官、公之先世在宋自江州義門遷新城、二十餘傳至縣學生諱一翰、爲公之曾祖、縣學生

貽贈奉直大夫諱以沂爲公之祖、州同知、

貽贈資政大夫諱世爵爲公之父、始遷縣西之鍾溪、自遷鍾溪、而有家之業始大、公以爲儒顯於世、而名始盛、公卒後數十年、子孫守家法、言儒言、行儒行、各以其列服勤於皇家、自立於士大夫且數十人、故海內言大家在江西、必曰新城鍾溪陳氏、敬推其所致、皆自於公、昔漢世碑陰止書立碑姓名、而柳子厚爲侍御史府君神道、并記先友、今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九〇

公之子孫房次科第、階職不勝書、於碑之體又不應詳書、謹記之碑陰、以見公之遺澤、且爲當世勸法、而於碑記公之大行、因系之以銘、銘曰、

仲尼之道、入儒歧之、去聖益遐、道尊人卑、千差萬別、迭爲盈虧、延及有明、遂擾而漓、公起嶠西、肫然其心、得師求友、馨我蘭襟、油油春陔、穆穆秋琴、家徵人瑞、

國貢天琛、既對

大廷、羣公拭目、翩然南返、衣縫冠木、我息我游、我磨我錯、是非之公、昔言是服、軌物者義、及物者仁、蔚然其施、逮乎疎親、我懷如畫、物氣如春、百年慕澤、千室歸溫、明明天道、

厥後大昌、五子登

朝、孫曾鴈行、外分絳節、內服朱裳、訓承柳郢、德紹王祥、欺者喪名、矯者敗節、拘者性枯、肆者情裂、勤勤躬行、以刻爲平、曉曉立說、以混爲別、是皆飾已、無德於人、勉世而已、不及後昆、惟公和正、所蓄有餘、一身風範、奕世簪裾、凡百君子、視此刻書、各敬爾儀、毋怠毋渝、

惲敬撰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四

誥贈中憲大夫刑部員外郎加三級瀘溪縣教諭
楊府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芳字仲笈、先世撫州臨川、楊氏自臨川遷金谿、居鵝塘里、累世皆以學行爲儒、而率終於諸生、曾祖諱遵祖諱曰遷、考諱毓淇、君生幼而三世皆喪、惟曾祖差晚、撫教君至十歲而已、君於危子孤處之中、矯能自立、一日發父遺書、慨然涕泣、思究學、乃窮日夜治諸經、悉通其義、遂爲諸生、雍正乙卯科、乾隆癸酉科、再以五經爲鄉試副榜貢生、君平生手鈔五經至四五通、而寡著述、曰、士貴於經所云行與副耳、若傳註則前儒備矣、故其處家盡孝弟之誠、雖貧不較於財、雖勞不表於衆、其持身能極儉約、故能介然無求、而室家安之、於交朋友、誨弟子必以誠信、士羣推其文行矣、而終屈於有司、乃還瀘溪縣教諭、君在瀘溪、以身訓士、尤以敦倫紀、惜廉恥、勤職業爲亟、非公事未嘗謁令、亦不輕受人謁、士有見枉、則告於令直之、其人來謝、卒不見、文廟敝、君勸修於瀘溪、瀘溪人素重君、聞君言皆應、值積雨、竟無薪、治廟材者或束木柿以遺君、君拒不許、至今瀘溪人言官于彼者曰、如楊學官乃君子已、君之瀘溪、年七十矣、數年遂歸、歸五年、以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望卒於里、年八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九〇

十。未沒時以子護貴封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加一級卒
後贈中憲大夫刑部員外郎加三級夫人同縣李氏生
庠生韶繼配同縣聶氏生乾隆甲辰科進士江寧布政
使護乾隆辛卯科舉人譚皆贈太恭人李太恭人先君
卒已別葬聶太恭人君卒後三年卒年十其爲人
慈仁恭儉甘貧善承君志愛韶甚於已出之子嘉慶
年 月 日葬君於 聶太恭人附焉銘曰
秉義嚴飭誦經行則內行靡忒善聲而貞不伎而清君
子之能德充仕狄閭無著業光闡嗣業有配仁厚偕厥
老壽同藏茲阜

姚鼐撰（惜抱軒文後集）卷八

瀘溪縣儒學教諭金谿楊先生芳墓誌銘 曾仕驥
兩漢儒者以傳經爲業纂述考訂厥功偉矣而質行或少遜焉其傳經
者類多守其師說額門名家轉相傳授雖大儒如董子終身爲公羊學
不少變惟劉子政父子貫通六經往往見諸文辭然子政之學博矣而
不免於褻子駿依附王莽假六藝以文姦言益不足道也東京學者於
經益勤然類已守殘各是師說雖訛謬弊仍相因求其穿穴諸經通
疎辨析以衷一是而質行無虧鄭康成一人而已若金谿楊先生
其間鄭氏之風而興者與先生幼孤受經於曾大父稍長讀遺書窮日夜不
休以學行聞於鄉里先生幼孤受經於曾大父稍長讀遺書窮日夜不
苟爲論說曰前人之述備矣吾擇其善者從之可也先生處身修潔內
行醇備家庭之內秩秩然雍雍然初娶李宜人生子曰韶繼娶聶宜
生子曰護曰譚母子兄弟不知其有前後之異也三子皆授之以經韶
爲縣學生護乾隆甲辰進士刑部湖廣司額外主事譚乾隆辛卯舉人
選授南城縣儒學訓導初乾隆乙酉比部君之舉於鄉也年甫冠負豪
氣有異才人皆敬而憚之瑞金羅臺山尤愛之尊聞集中載與楊適公
書謂比部君也及訓導亦以甫冠舉於鄉兄弟同居京師人咸羨之訓
導尤遠於經雖年少而粹然有儒者風前輩公卿之深於文者嘗與論
文深契之然比部兄弟故孝友自王辰下第歸每屆春闈更造以應不
皆離父母左右也甲辰比部既得官遽假歸欲令訓導得上春官云蓋
先生之教於家者如此先生諱芳字仲旒號睦亭雍正乙卯乾隆癸酉
兩以五經中鄉試副榜晚選授瀘溪縣學教諭潔身修行爲學者師秩
滿遽乞歸享年八十以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望日卒卒之日正襟危
坐有鄰姐入其室視疾麾之去其天性剛毅庶幾曾子易簣之風與諸
孤卜宅兆既得某山原俾九舉爲之銘銘曰
於戲先生一世之師匪惟經師實亦人師余嘗哭先生之靈云爾今也
銘先生之藏無以易之於戲後之想望先生風采者其尙有考於斯

（碑傳集）卷二二

循良高侯履信傳 許亨

公諱履信字實夫號敦峯懷師人魯菴先生之孫敬修先生之子也魯
菴先生爲耿逸菴高足而敬修先生少受學中牟冉永光之門公益家
學淵源遠有端緒云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己酉中鄉試第八名聯捷

成進士分發陝西學習年二十有二而器宇凝重識見老成一時推服焉會修陝西省通志公分纂紀事經籍古蹟三門甲寅春委署鄜州下車值天大旱縣南太白山者人傳祈雨靈應而險遠莫登公往禱焉徒步百餘里雨應至早不為害適協辦軍需驛頭公設法採買毫不累民故事雖旁午民罔聞知公之學學田間如公置若干畝師生膏火資咸有所取給焉公為政尚惇大不事操切期年之閒綱紀秩然邑前令張公諱素者六年茲土得士民心至是其噴噴頌以為後先一轍焉未幾調富平富平俗稱澆漓公念鄉甲為政治根本也做周禮比長閭胥之義於每村之中舉公直端方者一人為鄉約司勸導擇精明強幹者一人為練總司巡查慎選委任以重其權永革沿門挨排俗規用起化於微渺已念村堡星羅稽察為難也參酌明道先生鄉會之法編四鄉鎮寨大小均勻相近在四五里內者為一聯每聯之內舉紳士年尊德邵行淑才優者一人為約正擇練達服眾正直居心者一人為鄉長約正專司宣講

列聖諭訓化導聯內人民即寄以善惡簿籍凡聯中有善惡事跡鄉練會同牌甲舉報約正會同鄉長查實書名於上季終攷核獎誠使善者保終白好而為惡者亦改過自新其鄉長俾董率一聯之鄉練居民稽察保甲如盤詰奸宄查拏賭博等事嚴加禁止其各堡鄉約練總等有玩法懈惰徇私不公之事約正鄉長會同揭報而於其中實力任事者有成勞者或鄉飲延賓或表匾志美務極禮貌之隆縣屬其得八十五聯每聯領十餘堡善有鄉甲條約一書付給約正鄉長以得綱舉目張星羅棋布而守望相助服絡相親也故頻陽賄賂具拜延諸陋習盡革而有耻且格嘖嘖乎向風尤加意學校即齋房建義學延師訓邑子弟暇則進諸生講學論文無倦色士氣蒸蒸丕變焉丙辰之秋學宮鐘鼓自鳴踰旬乃已至撤棘後邑士登賢書者八人科名之盛從前所未有也父老咸為公德化足以感天作人如此已念士子於庠序外無訓課地也捐私囊飭工鳩材創書院於縣東之南湖聘名師講習其中而日有課月有會公時一至與諸生談道論文書記南湖書院著論言濂溪云師道立則善人多昔橫渠張子雍泉比講學關中一時從遊之士則有武功蘇季明藍田呂與叔昆弟人文斌斌蔚起與濂洛閩齊名至明時馮少墟設立關中書院韓苑洛呂涇野亦先後繼武咸以振興文教倡明道學為己任故一時從遊之士因材造就各有所立是天下不患無

才特患教之無其人課之無其地也其承乏頻陽仰承聖天子作人雅化與各憲造士盛心建講堂廳室及齋舍若干間以爲士子朝夕肄業之地庶三年小成九年大成於焉藏修於焉游息不難德成而業精也簿書執掌雖繁文翁化蜀不能爲之師然關中素號多賢必有問橫渠之風如少墟諸公者講學其中以振興文教倡明道術爲己任則一時諸士亦必有聞蘇呂之風而興起砥廉隅近文章進德修業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亦於是乎在蓋寤寐於古興賢育才德造之教矣是時邑治孫美里自康熙二十一年而來被漆水冲田一十九頃餘地盡去糧存垂累者五十餘年矣公力請豁除而民獲甦生有值日糧正者每年率科派二千餘金公廉知其弊亦力爲禁革戊午冰雹公懇請賑濟親歷四鄉踏勘按戶給粟使吏役不得侵漁鄰邑民至有不得以籍富爲憾者鄉飲酒之禮

國家所以教讓致敬尊長養老興賢也乃歷年有酬謝犒賞諸陋規吏役借爲奇貨每同富翁家聲自舉報飽其欲則轉而之他公至悉爲革除而人士始知有鄉飲之榮富平志書自孫公立山撰次後百四十年所以公捐資倡修煥然爲一邑成書五年內委署白水高陵二縣咸惠不著雖歷時無多而刑罰教化催科撫字公兼之矣偶因公赴省謁憲臺他邑有以作官之道請教者曰但得如富平令足矣別無他道也庚申調咸甯咸甯屬郭縣迫於供應長民者不暇親民事公治咸之政鄉甲保伍一倣前治富時而十九社民情大和民壯工食舊係里下私幫每年約二千餘金公出示革去另爲設法士民刻石誌感出放倉糧舊係舖戶領納里民每石包銀若干恐出納多累且省守候之苦也公知之歎曰積貯美政而乃害民至此乎傳諭鄉練等於願領者預造清冊按里限日給發自是里民始皆稱便而舖戶不得借以射利矣墩臺舊係環壘廢修不旋踵緣當事者視官舍如傳虛圖支應一時公悉易以磚咸爲三省孔道會地應接無虛日供應物料舊係借支行戶或有汚穢及遺失者商人苦之公白上憲多用存公銀修三省會館並置物件登交代簿使官吏不得侵蝕時上憲多刮目相待每有大案委公審定榆林府縣令及郡尊互許一案歷審多出入公曰殺人以媚人奚其可雖知以遲延被參而謙惟明允厥後卒不能出其議也其持正類如此會城中兵民相錯極爲難理惟於公帖然不敢有犯尤得和衷之雅城



中文武百餘員皆與和好無間理事同知常漢中廳王皆上官也每忘分相過自號為不速之客曾有保舉御史之旨時漢中廳王居官有聲尹制臺欲舉之王以衰老辭而以才守兼優薦公制臺首肯焉方謀保薦而公丁母憂解任先是咸甯縣舊令存庫銀五千餘金除已身虧空外為滑吏侵盜縣令不知也公按卷查核提吏嚴訊具得其情其後不能追完者公為代墊七百餘金餘倉儲驛遞俱有賠累至是署印者至民間訛傳以接前令倉儲有虧咸曰吾邑百年來未有之賢父母可令代他人受累耶父老雲集謀助公再三曉諭始退公由郡至咸三為縣令兼攝兩邑開誠心布公道每按紳士與談士風民情款洽如家人父子而弊絕風清罔敢以私干者幕府中諸友如池陽朱君頌陽楊君悉豁達大度深相切劘初不自知其前席也雅有人倫之鑒壬子戊午校武闈得符登魁李如筠馮元振等若干人歲丁巳值科試亭以雕蟲磨盾為辭聘教子始終禮際恆以關中大儒相期許而愧未能也鄧之張君綸張君璉富之王君吉士俱以縣試第一成名孝廉選拔如寶君鳳輝蘭君坦及今幸江南趙君廷健輩皆營受業者而余門人黨生新授以弱冠成進士尤蒙其作養焉至軫恤僚屬於郡之羅公及富平高承之喪倡眾捐貲俾得歸還桑梓高有遺孤留署內從余受讀其後贈以資斧送歸凡皆公莅陝日行事之卓卓者旋里後營葬一遵家禮乙丑起復赴都以前年大學士史保薦故七月陸見奉旨以御史記名候補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一時都下想望丰采羣頌史公得人詎意於丙寅三月初八日染疾初十日下午卒初公幸鄧僅歲餘調富後去鄧四百餘里每遇公誕辰叩祝者不下百人其去富也攀轅臥轍幾至泣下不能行迨去咸時老幼遮道哭送數十里不絕此足以見公德澤之感人深矣然士民引領甚猶日夜望其復來也至是聞訃音如喪慈母卒年三十八所著有鄉甲條約富平誌德堂詩草陝西通志三卷

贊曰余讀周官鄉遂鄧鄙諸職每歎為王政根本在是焉千百世奏循良者外此無術也公莅頻陽萬年兩邑政具酒食延紳士講所以化民成俗者大修鄉甲保伍之政而一時諸名德耆宿被物色樂為用故公兩邑之政不勞而成逮去頻陽日紳士送至石川河濱者涕泣不能別壬戌冬丁母憂時適滿城將軍赴都引

見萬年庶民遮道言乞將軍面奏朝廷願留我喬父母公德意入人至於此雖古賢吏無加矣余於公有一日知特述其槩以備觀風者採取焉

鄉貢進士候選知縣涂先生瑞基誌銘 曹仕

自宋紹興中析南城之東南五鄉置新城縣而先是李泰伯先生實為縣境內人閱三百餘年當明嘉隆之世徵君鄧潛谷先生出焉其學精究於天人之奧而博觀夫歷代王路之隆污著為函史五經釋諸書證同辨異旁推交通事歸一致其一時之學者若何工部屋馮太僕渠先後繼起莫不各本心得而實措諸行事故新城之士其能有志於學而不靡於俗者類皆閭然為己不事表襮蓋泰伯潛谷二先生之風尚使然也

國初涂宜振先生以前明家宰貴公子為志於學其後人傳其遺風有太學海門先生學琪者遇廣昌黃崧甫先生與語悅焉因館崧甫於家而俾其子弟從之遊初崧甫先生海門之從弟崧甫之高第弟子也諱瑞字榮詔初菴其號當先生師事崧甫時年方童稚耳其族兄南池先生登故嘗受業於海門而與崧甫友善先生每與開講論輒心識焉自崧甫成進士官部曹以至出為郡守十餘年中先生閉戶獨學於家惟數從南池先生考證所得而與陳凝齋先生道相勵其行甚勤凝齋先生亦崧甫弟子也先生性坦易與物無忤居無所矜飾其一門羣從子弟甚眾先生皆身教之宗族親戚遇疑事競來質難其有忿爭者得先生一言而平讀書博觀約取好稽考成述以為師法為文章未嘗求工而真意所貫光明洞達讀者皆以為有用之文也所著有東里文集經疑編經濟編史論編理學編皆藏於家先生生於康熙四十八年二月戊辰卒於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丁卯得年六十有六舉乾隆十二年鄉試揀選知縣娶楊氏妾某氏子男子二年皆甫九歲某嘗從遊於南池凝齋二先生而辱先生以為忘年友先生之卒也某視含殮焉南池先生復命某為志其墓因歷敘新城之學者系諸首竊以為如先生者真不愧鄉先輩之風也嗚呼今其亡矣銘曰

道既通志未窮手纂筆錄方輯厥功將欲託諸庸胡遽溘然以終後有學者想其遺風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一

邵嗣宗 吳兆松 莊有恭 陶兆慶
倪承寬 萬光泰 秦大士

翰林院侍讀邵先生墓誌銘 錢大昕

歲丙戌之秋翰林院侍讀太倉邵先生請告歸將出都門諸與先生善者咸至其邸敘別先生素清羸善病年未及耆輒有懸車之思嘗屬工書者畫己小像取陰鏤鈞晚欲收綸之句題曰收綸圖乞一時名流賦詩其高致如此乃歸未及一載嬰疾遂不起嗚呼世方競于功名而獨尚恬退其所取者廉矣宜不爲造物者之所忌而亦斬之不得如志此又理之不可知者也先生諱嗣宗字鴻歲別號蔚田先世居休寧號東門邵氏祖光龍始遷於太倉以潛德篤行稱考學詩本生考學易並以先生貴誥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先生幼穎異在傅不數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歲科兩試輒屈其儕輩時同里毛先生宣龔亦以文名州人稱能文者必首毛邵歲辛酉以選拔貢生舉本省鄉試壬申聖母皇太后萬壽特詔開科以秋八月會試海寧陳文勤公於聞中得先生卷大賞異之手定第一及程墨出淳厚典重海內翕然奉爲圭臬吾州自建治以來試禮部第一者明代則陸太常鈺王相國錫爵吳祭酒偉業本朝百餘年閒惟先生而已廷試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咸安宮官學總裁以病乞假滿補原官擢右春坊右中允轉左春坊左中允進翰林院侍讀先生在詞垣十有餘年朝章典故咸所諳習分修續文獻通考用力尤勤及詔修宗室王公勳

績表大學士劉公統勳委先生專司其事舉凡起例較若列眉書成進御深蒙嘉獎僉謂先生不去廢廢乎向用而先生以積勞致疾賦遂初矣性耿介儼居宣武門外公退卻掃終日門無雜賓分校鄉會試各一分教庶吉士者三獎成後學循循不倦自爲諸生常授徒自給既貴門弟子著錄益眾大都皆束修自好之士或藉以標榜干進者則拒勿通也其教子弟則曰君子持身無過廉儉二字不儉則不廉不廉則無恥聞者以爲篤論所著詩曰一枝菴吟稿養餘齋吟稿皆藏於家先生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三十二年閏月三日春秋五十有八配趙宜人先卒子二人士潔士洙皆太學生女一人適乙酉科副榜貢生王琰孫三人先生既沒之明年八月孤士潔等奉匭葬於新塘之原以趙宜人附禮也大昕以同郡後進與先生同在書局有年知先生之生平爲詳乃敘而銘之曰行修而文腴志芳而貌癯清而不絕乎俗貴而不易其初知止知足亦玄亦儒貞石可泐嘉名弗渝

（碑傳集補）卷八

虞膳生吳君墓表 江藩

君名兆松字蒼舛一字敬堂其先爲歙縣人君之曾祖大烹公始遷於江都遂爲江都人君十五歲母氏李孺人棄世晝夜哭泣哀毀幾於滅性時家道中落日食體粥而君下帷讀書處之怡然年二十爲邑庠生二十三試高等爲虞膳生二十五始娶李孺人共事父文淵公授巾問衣怡聲柔色滿臚脂膏不假手於僕婦必敬而進之文淵公歿後能盡古喪禮君少時讀五子近思錄歎曰聖賢躬踐之實在是矣何必外求哉自文淵公



歿後終身不應鄉舉閉戶讀書聞濂洛關閩之旨嘗謂孔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漢唐宋諸儒之說紛紜輻輳莫能是正清江張元德游朱子之門親聞緒論其所著之春秋集傳春秋集注統會羣言考其異同參其中否至於指擊僞辨亦無牽合之弊衛宗武所謂以傳考經以經考傳能得史外傳心之蘊者也近日學者專習胡傳幾不知世有此書矣乃取集傳刪繁就簡會其說之最精者手寫成書又著尙書先儒遺論四十六篇君足不出戶三十年著書之暇閉目默坐以是世無知者惟李進士道南朱布衣質亟稱之君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年八十一塋於郡之西鄉子一名夢熊字曰達藩與曰達有尹班之雅每見君執弟子禮謂藩曰讀書當融釋講學在縝密不讀書無入德之門不講學無自得之樂藩聞此語知君深於李南劍之學者豈尋常講學之流哉嗟乎六經乃載道之文未有不讀六經而能明聖賢之道者吾郡明季王良目不知書爲姚江之學自謂不由語言文字默契心宗一傳之後吏胥密匠皆爲講學之人矣不讀書而講學自古所無獨釋氏有不立文字言下頓悟之說心齋之徒其說與釋氏無異乃聖門之罪人安得謂之得孔孟之心傳也哉支離詭僻之習至康熙雍正開其熾不衰君燭理明而是非辨知所止而操履完不搖惑于亂道之巧言可稱眞儒矣

《碑傳集補》卷三八

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尙書莊公有恭墓志銘

錢大昕

上御極之四年

詔以廷試進士擬擬頒聯獻諛非體且啟請託之弊

命大臣集議制策當取通達治體以漢鼂錯董仲舒唐劉蕡宋蘇軾爲式於是番禹莊公以第一甲第一人登第讀卷日拆號得公名

天顏甚喜引見授翰林院修撰入直南書房越三年公弟有信成進士引見公適以起居注官侍直

上顧問公遂得選庶吉士其冬兄弟同請告歸省海內傳爲盛事假滿還朝遷右春坊右中允進翰林院侍講遷侍講學士擢光祿寺卿丁資政公憂卽家拜內閣學士服闋入都遷兵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轉戶部右侍郎

召還供職尋充江南正考官再視學江蘇卽除江蘇巡撫蒞事六載丁太夫人艱扶柩南行有

詔擢江南河道總督以居憂未之任坐在蘇日罰贖事失當逮繫法司論如律

詔特寬罪令護喪還籍後赴軍臺自効方詣謫所中途卽授湖北巡撫歲餘仍調江蘇巡撫未行復調浙江巡撫蒞事四載復調江蘇加太子少保逾年擢刑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仍留辦巡撫事乙酉冬入都供職未幾坐劾段成功事逮問頌繫半載有餘復授福建巡撫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二日寢疾終於福州官署享年五十有五公以文學侍從之臣荷

聖天子深知出膺節鎮誓以清勤自勵初在江蘇晝接見僚屬夜治文書或至漏盡不少休癸酉夏秋之交淮揚諸郡水公親往察勘撫卹得旨截漕百二十萬石出帑銀五百萬兩以備振濟民乃得蘇乙亥大江南北復以災告公草奏自言奉職無狀數干天和并陳諸掾荒之策上皆允行所費內府白金凡千餘萬督率屬吏檢視給散胥役不得侵漁明年夏民多病疫公首捐俸錢令有司察民病者子藥死者子棺并檄管內推其法行之湖北督撫並駐武昌公事往往齟齬公在楚歲餘與總督碩公和衷共濟始終無間人以爲難及撫浙之始浙西三郡以風雨蟲傷米價騰踊而江南亦歉商販不至公奏請動司庫銀三十六萬委官往湖廣採買有

晉命留湖南漕米十五萬石并碾倉米五萬石運新羅濟富戶知楚米將至價不得踊米亦漸出而自冬徂春米之來自楚者舳舻相望分撥諸郡減直以售歲雖儉而民不飢矣錢塘江入海之處有三臺曰南大臺曰中臺曰北臺乙丑以後水行中臺者十餘年已卯歲改趙北大臺公承

紹抵海甯閱柴石塘登尖山渡江周遭履勘首以購薪新加築土堰添建坦水為請既而水勢直留塘根以預備得無患又奏復海塘兵專司負薪運土於石下權設守備一員干把外委十二員分界防守省民夫無算海甯之老鹽倉向以土活沙浮祇立柴塘壬午歲

聖駕南巡議改石塘命相國劉文正公統勳今相國高公晉與公先往察勘果以活沙不能立橋

上復親歷堤上指示形勢令修柴塘增坦水加薪價公承

命鳩工庀材克期蒞事又用前人竹絡之法編竹為篋實以巨石鱗次櫛比以衛塘根其秋風潮大作石塘開有崩裂而柴塘獨無恙公之力也時秋霖之後水漲久不退公親往嘉湖兩郡察勘知水歸太湖之道多淤而太湖下流亦多壅闕因請浚烏程長興境內七十二澳并遣官至江南按行三江故道疏入粵有改撫江蘇之

命公遂親往探尋脈絡得其要領建議大修三江水利具摺入告其畧云太湖北受荆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為吳中巨浸而分疏之大幹則以三江為要三江者吳淞江婁江東江也東江自宋已湮明永樂間別開黃浦寬廣足當三江之一今亦謂之東江三江分流經吳江震澤吳元和崑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太倉鎮洋嘉定十二州縣之境其間港浦縱橫湖蕩參錯大概觀之無處不可分洩似亦可安於無事然

百節之通不敵一節之塞數港之洩不及一江之壅其勢必有所阻查太湖出水之口不特寶帶橋一處如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鮑魚口大缺口為湖水穿運河入江之要道今亦不無淺阻又如入吳淞之龐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激浦向覺寬深足資宣洩者爾來小民貪利徧植菱蘆圍築魚蕩亦多侵占劉河古之婁江也今河形大非昔比舟楫來往必艱舟待潮崑山外濠為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之

東門外江面僅寬四五丈偶遇秋霖眾水匯集江身淺窄先為潦水所占俟其稍退然後湖水得出為之傳送而上游已漫淹矣東南財賦重

地水利民生大計若及早治之事半而功實倍今籌所以治之之法當於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之口皆為清釐占塞俾分流通無阻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惟黃浦見在深通但於柳口挑去新漲蘆墩三處足資宣洩其吳淞江自龐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凡有淺狹阻滯之處宜濬治寬深令上源所洩之數足相容納其江身所有植蘆插蕩及舊占之區盡數剷除嗣後仍嚴為禁則水之停蓄有所傳送以時並即以挑河之土加培圩岸見有壩座去海太近難於啟閉者酌量改移庶潮不入清水盛漲而海口之淤亦將不挑而自去總計所需雖覺浩繁然散在十二州縣通力合作寔亦無多民聞有此舉咸樂趨事願以民力為之但分段督修仍須官董其成且工費繁多若待鳩集財力而後興工不無稍稽時日仰懇

聖恩准于公項內先行動支興工仍於各州縣分年按畝徵還則民力既紓工可速集奏入報可於是選紳耆賦工役先疏橫港次及河身焚蘆魚蕩之園占者除之城市民居之不可毀者別開月河以導之工始于癸未之十二月至甲申三月告成凡用白金廿二萬有奇公再撫蘇

有旨仍兼管浙江海塘先後增築魚鱗石塘凡若干丈松江太倉沿海亦有石塘而土塘居什之八九公請如浙塘之法編竹簾實石護塘根以禦海潮公之盡心于水利海塘其大者如此其撫福建也預誠族人居晉江者勿至省即至遺門者謝之曰我為封疆大臣嫌疑當避且俟去

此之日再相見今則不敢也及公之薨晉江宗人始來會哭咸稱公之公正為不可及維公奮跡嶺海以文學登巍科不及十年而躋九列貳六卿皆

聖明親擢不由薦援天子察公議度閱遠材任公輔東南重地膺委寄者十有餘年入領尚書遂參大政中開兩道顧願賴

天子仁聖終保全之重建節旌恩禮同替天不假年未臻中壽然海內士夫識與不識聞公名靡不歎羨謂科目得人而盛也嗚呼休哉公生平而類與少為諸生輒冠其曹偶好吟詠日有程課書法圓勁出入顏平原趙吳興之閒片楮隻字人爭藏弄以為榮在禁林日經進詩文數被獎賞及車駕省方公以方岳大臣屈從輒命廣和御製詩篇



上幸嘉興之煙雨樓。特召公至行營給札聯句。詩成書以勒石。羣臣莫及焉。公諱有恭字容可號滋圃先世爲晉江望族。父資政公始徙居粵。今爲番禺縣人。曾祖某祖其父奕仁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江蘇巡撫夫人楊氏某公之女。子一士斌國子監生。女二附貢生何文通。壬午舉人龍川縣教諭羅永楠其婿也。公歿後九年公子士斌卜窆多於某鄉之原以某月日葬。先期屬大昕爲銘。大昕久從公遊。今奉使嶺南。又得會公之葬。奚敢以不文辭。銘曰。九曜降精生傑人。驍驍得路驚鳳麟。讀書百篇筆有神。大廷對策陳萬言。龍頭首擢侍從班。文章經濟夙抱全。手持玉尺分荆均。三吳善類推獎勸。帝曰汝諧撫吾民。百城保障氣若春。水旱拯卹無因循。清波可活涸轍鱗。築塘捍海土石堅。或編竹絡礎焚薪。震澤底定三江分。原委脈絡細討論。尾閼勿壅流。云云惠流越角兼吳根。出乘八驕擁節轡。入長六曹參經綸。平生溫飽志不紛。盤錯歷盡能自完。封川莫南海倫。瓊山邱江門陳科名事功相後先。惟公兼之在一身。崇岡鬱鬱宰木繁。千秋萬歲名不湮。

（碑傳集）卷二七

大城縣尉陶君兆磨墓表 李兆洛

中書陶君際堯奉其先贈君春溪公之狀。謂予而言曰。先府君三十而從宦六十而歸休。際堯之生也。府君年六十有四。府君之棄諸孤也。際堯年二十有一。於府君從宦事蹟不能詳。所親記者。居里黨宗族間事。而又不不能窺見旨意。規模精神。徒以籍籍人口者。綴其大凡耳。今距府君棄養之日已二十年。際堯僥倖舉京兆捷。南宮入中書。府君不及見也。遭逢皇上登極。覃恩制。追贈思古人捧檄之喜。彌增摧裂。將礱石墓道。以紀恩遇。且志其無窮之悲。願吾子之有以表吾先人也。余既受狀而讀之。而復於陶君曰。歸熙甫爲贈檢討許君墓表。惓惓于天厚有德將興其家。不當其身而特鍾於其子。許君者。文穆公國之考也。文穆始入翰苑。而屬熙甫爲墓表之文。厥後文穆躋台輔。爲名臣。皆如其言。許君布衣。特以行誼著稱。非如尊贈君所至有宦蹟。利澤及於人也。君將恢令緒。

光大餘慶。其不爲文穆乎哉。按狀贈君諱兆磨字拱之。春溪其自號也。世爲會稽人。著清望。贈君至性。胞篤父華。奉公病。嚙指血書疏以禱。割肱肉和藥進之。病以霍然。尚氣節。重然諾。讀書不事章句。而制舉業下筆輒屈其儔偶。游句山太僕之門。稱高足弟子。既屢困場屋。謀祿養。援例得直隸深澤縣尉。繼以改近。安徽宣城縣尉。欽時。丁內艱。起復。補直隸大城尉。所至有聲績。其在深澤也。濱水溢。壞民田廬。爲疏其壅洩。其漲築堤捍之。日捐捐泥。渚中不恤也。其在欽也。邑有宦號。半升太守。乃贈君六世從祖。比贈君莅邑。亦以清惠著。民因並頌之。在大城。尤一意釐剔奸宄。邑無賴子相聚博戲。監生王倬爲之囊橐。悉捕治。坐視革者十餘人。生員李某與太監劉某有連。倚勢暴鄉里。發其奸。杖而徒之。以此不中上司意。遂棄官歸。其強直剛毅如此。家居二十餘年。誘掖後進。如恐不及。家無中人產。而喜賑恤乏困。里中有忿爭。輒就取正。得片言。無不立解者。伯兄早卒。嚴事孀嫂。撫其子女。迄成立。弟某尉良鄉。既罷官。迎之同居。晨夕怡怡。有兒無常。父衣無常。主之風。配袁孺人。繼配俞孺人。贈君以嘉慶二年丁巳卒。年八十五。俞孺人道光甲申卒。年七十八。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于會稽小路山左。過龍山之原。子四人。際華。桐城縣尉。際唐。鴻臚寺序班。際堯。其季也。嘉慶丁丑進士。內閣中書。孫一人。曾孫三人。贈君之所措施。未盡其用。即所善見一二。固亦無愧于古人矣。則天之所以使其保世滋大也。豈偶然哉。謹詳列之。俾揭諸墓道云。

（碑傳集）卷二一三

誥授光祿大夫太常寺卿倪公承寬墓誌銘 邵晉涵

國家亮敷文德。慎簡老成。以詞臣入直。內廷尤重厥選。錢塘倪公由翰林侍。皇子講讀。二十餘年。嘗存歷容臺。總稽糧儲。迴翔卿寺。然始終以文學主知。其誠懇詳慎之忱。又足以孚其學。倚畀方殷。迺遽以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庚寅卒於位。孤子時慶將扶柩歸葬。謁余請銘。余交公久。雅知公誼無可辭。按狀公諱承寬字餘疆。號敬堂。先世從青州遷於杭。曾祖元陞錢塘縣學生。祖天祿。隱居有悖德。考國璋。刑科掌印給事中。鳳麟等處宣諭化導使。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妣周氏暨曾祖妣祖妣俱贈一品夫人。公少穎異。日記數千言。天性孝友。逮事

王父母能得其歡。雍正十三年，舉於鄉。乾隆七年，考取內閣中書。踰年，給諫公以奉使勞瘁卒於潁州。公徒跣奔喪，扶柩江還。隣舟不戒於火，燬將及公，博觀驚駭，風輒返，人以爲孝感。服闋，補官協辦內閣侍讀。十年，成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不數月，丁周太夫人憂。公少時，食貧給諫，公遊四方，太夫人紡績供食，簞食授讀。輒舉古人嘉言懿行以爲教。故公自少識趣，開道好講求有用之學。迎養京邸，退食即依膝下，陳說今古，時作孩笑以爲娛。侍疾則匝月不解帶，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淚盡繼以血。其後遇忌日，必哀號，飭家接事，言必稱先人。居常守所教，無改。余嘗謂公之事親，能以孺慕終其身云。二十二年五月，散館，一等。十二月上書房，需人。大學士史文靖公薦公人品醇謹，學問優長，奉旨在上書房行走。明年三月，旋遷太僕寺少卿。三十一年，

御試翰林列高等，陞右中允，旋遷太僕寺少卿。三十一年，

特擢內閣學士，明年授禮部右侍郎。三十三年，

命提督順天學政。三十七年，署經筵講官。禮部會試知貢舉，武會試充

正考官。是年冬，調戶部倉場侍郎。公性精敏，善決事，然好持大體，務自

躬敘。遇事以身倡率，不辭勞勩。所至，斷盡職人服其誠。太僕寺司廄牧

公句稽故牘，最每年生疲廢諸實數，杜其浮冒。見奉天司牧官開懷

與語，無敢隱。居官七載，牧政以修其督學順天也。公先嘗隨侍厥考，視

學湖南，多善政。楚人至今稱之。公乃遵循其成法，躬親校藝，引諸生几

案前，娓娓與語，因文而迪，以行終日不倦。諸生莫不奮激有聞，而感泣

者，歲科兩試前列及所錄童生多連取科第。又莫不服公之精鑒，畿南

順德廣平諸府俗多緩葬，公引古人葬親，不服官之禮，令未葬者不

與試。申以期不率教，則舊革其衣頂，葬畢復給俗爲一變。其維持風教

事類此。泣倉場一載，正己以率屬，積弊悉除。公本有經世才，持以緝密

故，故歷有成績。而在內廷爲最久，誦法服習，循循有方，幅行止不失

尺寸，獨居無惰容。及總督倉場，仍命於漕務之暇，入直如常。直廬在澄

懷園之近，光樓樓前，方沼有菱荷，蘆葦槐柳之勝，退直輒吟咏其閒。夜

簞燈讀書，仿古帖每至夜半。周廬環衛之士，望見樹陰燈火，率指目爲

雲從以泄禁中語下獄，詰所往來，公亦以是語連及。吏議重譴。天子矜知公廉公無他，命以編修仍直上書房。四十三年，授鴻臚寺卿。又明年，授太常寺卿。公疊荷恩綸，感奮激厲，益勤於其職。遇事必求無纖毫愆，而後即安。神氣大耗，然鬚髮未衰，步履如少壯。今年正月，齋宿中寒，寢疾沉綿，竟至不起。斯則朝野同爲惋惜者矣。公風度詳整，不立崖岸，當官則不少假借，奏對每嘉其誠實，廣和詩文悉稱旨。嘗於行園進謁，鹿賦文不加點，詞理精密，同館咸推服。旁通繪事，其書法尤爲人珍重。片紙輒藏，弄不知特公之餘技耳。公有姊適吳氏，姊疾，啗指血作文，禱於神，奔數百里爲求醫藥，病遂愈。後姊歿，攜孤甥華至京師，撫視成立。廉俸所及，分給宗族，旁推及三黨，皆有恩義。故頌公者遠近無異辭。生於康熙五十年十月乙卯，其歿也年七十有二。元配項夫人，早卒。繼配章夫人，附貢生本仁女。章夫人有婦德，早歲以孝稱。治家有法，俾公無內顧憂。慈以逮下，與公相敬若賓。先一年得末疾，公歿一月，強起上食，撫筵一慟而絕。生於雍正八年七月丙戌，卒於乾隆四十八年四月甲子，年五十有四。男子子二，時慶、分發江蘇候補縣丞。新吉公七十歲所生也。女子子五，孫一，壽齡。孫女一。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某原。銘曰：公以帶經世貞，潤學懋文，廣風盛治，爲鳳麟而雅志專屬。輒慕朱文端之爲人，持事以恪，故大綱之悉舉，雖小物而必勤。晚始特達，中更翔次，而始終葆其真純，倬直清嚴，列卿表率，荷文端之等倫。歟！武林幅員，湖水鄰鄰，定論傳後，從此貞珉。

（附錄卷四二）

萬君光泰墓誌銘 全通望

循初以乾隆改元之歲入京，應詞科之薦。年甫冠，時人盛稱其詩，然子不過以詞章之士目之。又十年，遇齊次風于淮上，次風爲子言，循初學精進，近人未見其比。子始心重之，然終未知其底裏也。今年循初卒，惋歎累日。已而汪生孟錫來，出其彌留所寄柬言，病已不可爲，以遺書爲託。平生所擬香者，雙非之文，而雙非知我未深，幸爲圖之。子瞿然曰：向來誠不甚知循初，然子安足以重循初而循初以身後之文望子，亦何



（碑傳集）卷一三三

可負之。乃取其遺書觀之。歎曰。是今世之學者也。其穿穴六藝。排比百家。如肉貫鼎。而尤卓然獨絕者。則周牌之學也。自古學廢絕。西人獨擅其長。中原反宗之。唐荆川顧憲成。雲路欲會通焉。而尚未能。姚江黃梨洲出。始言周公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纂於西人。試按其書以求之。汶陽之田可歸也。梨洲弟子牛江。南而得其傳者。海甯陳寅。揚也。絕學將昌。同時杭人吳志伊。蘇人王寅。旭。宣人梅定九。鼎足而出。三先生者。未嘗與姚江討論。及此。而所見適合。然且姚江初出。正在異軍特起時。其說尚稍疏。至諸家而益密。定九尤集其成。乃定九晚年。瞻瞻欲得高材生。以受其書。竟無有。吾友朋中。不乏好古之士。然罕有工此術者。姚江邵子。最亦詞科同籍也。獨精之。子最嘗欲子序其書。諾之。而未果。子最卒。欲即家鈔其書。亦未能也。乃今得之循初。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歷。呵龐喝利。布算了了。何其神也。循初之述作種種。皆有可稱。然即以是書傳。亦已足矣。蓋予今而後知循初也。詞章之士。云乎哉。梁少師。鄉林續修通考。延循初以董其事。少師醇謹。少所可。獨醉心於循初。其病也。為步至秦侍。郎樹峯。即商其藥物。及歿。如失左右手。會以扈從南下。見于杭。語及循初。唏噓久之。循初姓萬氏。諱光泰。一字柘坡。嘉興秀水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曹氏。生於康熙壬辰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庚午年某月某日。乾隆丙辰舉人。其年三十有九。無子。甚矣其茶苦也。葬于某鄉之某原。其遺書皆藏汪氏。其銘曰。

歿而猶視乞予之文。予文不稱。何以瞑君。人生如此。天道甯論。

又萬光泰小傳。兄光泰附。

萬光泰字循初。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試罷。旋舉鄉闈。後以梁相國詩正續修通考。延光泰董其事。卒於京寓。年三十九。述作甚富。全太史祖望盛推之。為誌其墓。語見經籍志。光泰與同里錢載。汪孟錫。為文章性命之交。汪刻其詩集。傳於世。兄光謙字敬懷。以進士知陽山縣。撰陽山志。有條理。痛弟之亡也。因公假省母。母歿。遂不出。

翰林院侍講學士秦公墓誌銘

文弼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丁巳。學士秦公以疾終於江寧里第。公乾隆十七年。皇太后萬壽恩科。聖上特拔第一人也。而公之終。適當奉皇太后哀詔。哭臨之後四日。公自聞國有大卹。卽哀痛傍徨。不寧厥居。文弼與公為同年生。官階相等。時適為鍾山書院長。詔至之日。同班行禮。哭盡哀而退。語文弼。明日早臨。當先至。追歸而疾作。入夜更劇。次日竟不能至。自審病不可起。卻醫藥。口占四言十六句。以示子孫。沐浴而逝。嗚呼。豈不異哉。今葬有日。公子觀察君以銘幽之文。為請乃案狀而書之。曰。公諱大士。字魯一。號澗泉。先世有貳守江南之太平者。因家富塗。曾祖諱應瑚。縣學生。娶方夫人。值明季流寇之亂。以節烈死。事詳先封公誌中。祖贈公諱邦璆。亂定後。隨父兄來江寧。占籍焉。故今為江寧人。考封公諱有倫。國學生。生七子。公其亞也。生有穎質。十歲能屬文。少長。兼精篆隸。行草之學。求者踵至。有知公貧。以金幣請者。微察其有德色。遽還之。一遊淮揚。嵯使幕中。聞前輩箴規語。亟歸竟學。以親年老。顯揚須及時。禱於神。願減算以博一第。迨壯歲舉於鄉。三試南宮。獲雋。遂登上第。授翰林院修撰。明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又明年。散館。欽定一等。旋充咸安宮總裁。官學總裁。入直武英殿。以母憂歸。二十二年。服闋。復官。命教習庶吉士。是冬奉命直上書房。侍皇子講讀。明年。御試詞臣。欽定一等二名。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二十四年。京察一等。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旋又奉命祭告北岳等處。二十五年。充會試同考官。二十七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便道歸省。封公。明年。復充會試同考官。既竣事。遂請終養。歸。承歡者閱五載。而封公歿。服闋。以病乞展假。三十五年。來京師。祝皇上萬壽。逾年。又祝皇太后萬壽。同朝諸公。見公精神未衰。敦勸復起。而公已無復出山

之意矣。公之勸講皇子也，勤而恪，正而和，凡可以啟迪培養者，無所不盡。至膺衡校之任，一字句不敢苟，所得皆真材，其主八閩試也，同事者適嬰疾，公不辭勞瘁，取八千餘卷盡閱之，是科得人爲極盛。他若甘肅提督馬公全後死王事於西陲者，亦公順天武闈所得士也。少卽工詩，邑令袁君枚取其詩以入志，迨入館閣，益得雅頌之體，賦專以神韻爲工，不專襲積爲古文，則自謂得力老泉云。嘗恭和聖製喜雨詩十韻，進入蒙天語褒焉。公長子承恩，弱冠成進士，相繼入翰林，洊升侍講，出爲江西分巡廣饒九南道，公丁寧訓誡，其要務在勸廉隅，勸職守，嘗一至官下，亟歸家居，怡怡友愛，親授諸從子學業，公素精於論文，決利鈍無不驗，嘗一主常之龍城書院，在饒進芝陽書院，高才生而親講示之，無不得意以去。近年當事有聘主揚之安定書院者，謝勿往也。晚年惟愛呂新吾呻吟語，取其切要者錄之，有求書者，卽視其人情性，有可以爲章句者書之，其不苟如此。公以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軍恩，誥授中議大夫，祖父父咸如階官封贈，祖母陳母曹俱贈淑人，妻劉封淑人，而承恩亦以庶吉士選給錫焉。公享年六十有三，子三人，承恩，江西分巡道署理按察使事，承業，鄉貢生，承家，幼女三人，長適內閣中書舍人王彝憲，次字汪雲森，次未字，孫男一人，繩，曾孫女三人，長字孫應魁，次字王鼎襄，次未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銘曰：始之求名，欲爲親榮，卒之告歸，欲與親依，方膺任使，華臚可俟，決計翩然，勇退倖錢，生兮若浮，死兮若休，眾人惜死，擾擾未已，治命諄諄，旋返其真，自挽同潛，子姓炎炎，此二端者，似公蓋寡，余來鍾山，得數往還，識公學力，晚益有得，兢兢畏慎，終免緇磷，公不可攀，余去鍾山，勒詞幽局，公兮永寧。

（碑傳集補）卷八

校記

①體：疑當作「禮」。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二

袁枚 王元啓 褚寅亮 曾受一 賈田祖

袁隨園君墓誌銘 并序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鉉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迴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述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逸。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搜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閒速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

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効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歛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已附。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附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沒。遂爲之銘曰。粵有耆麗。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萬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姚鼐撰 《惜抱軒文集》卷一三



故江甯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傳 孫星衍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幼有異秉年十二爲縣學生二十一
在廣西巡撫金鉉署爲銅鼓賦援筆立成不加點竄鉉愛其才會開博
學宏詞科舉枚應

詔入都乾隆三年戊午科順天舉人中己未科進士選庶吉士故事
翰林習

國書勿預漢考校掌院史文靖貽直奇其才命擬奏疏一通曰通達政
體賈生流也散館以未嫻

清字改知縣分發江南初試溧水調江浦沈陽再調江甯枚常言爲守
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爲政終日坐堂

望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遺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
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簿記相質正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

無犯滿雪之軒民皆放迹方山谿洞外兩垠爭地無契券訟久莫能斷
枚視案山積矣曰此左氏所云晉郤之閒有隙地玉暢頓邱是也訟久

則破家吾當爲汝了之乃盡去舊案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閭閻皆
歎賞有賈人販布舟觸戰船溺死一兵取兵縛控舟子兼及客枚心知

過失殺無罪而累客必傾貲乃令乘風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以埋葬
錢發兵完案侍郎尹會一督學試江甯有兩騎衛其前麾且嬌屬稱親

王家奴他縣尹不敢問枚立擒治則爲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搜其篋
得關節書十餘封悉焚之重捷遣去十三年江南災銅井民運米至吳

門有率原劫之者枚以荒政當弛刑召其魁詢之乃土人過糶非劫也
論以情法追米還之已而吳門有過糶毆官之獄上司歎賞枚得政體

其敏而能斷類此初枚爲溧水知縣其父自廣西來慮枚年少不諳吏
治乃匿姓名訪諸野有女子告曰吾邑袁知縣政若神明其父乃大喜

入署其後士人多以枚斷訟事附會爲小說遂枚僑居江甯山無牆垣
數十年盜賊不忍擾其什物者其得民如此旋以母疾去官服闋發陝

西以知縣用丁父艱歸遂謀請養母卜築於江南之小倉山號隨園叢
書籍爲詩古文如是五十年終不復仕當是時

清興且百年矣海宇乂安物力充裕江左當道以其餘力開闢延賓校
以山人預其游排日燕樂或具其雄黃爭致金幣枚又崇飾池館高游

山下隨山結構襟以五色雲母窗綉爛巖谷奇珍禽獸張燈聳動游
人自皇華使者下至淮南賈販多聞名造謁請交歡者相國某柄政極

衰侈至命工圖繪其園仿而作第經略大僚有馳書甘執贊門下者一
時名譽傾動四海然枚放諧跌宕自行胃懷未嘗爲勢要牽引年逾耳

順猶獨游名山嘗至天台雁宕黃山匡廬羅浮桂林南岳瀟湘洞庭武
夷丹霞四明雪竇皆窮其勝舟車所過輒授館疑古人復生乃至道

釋問問之能詩者皆就質焉枚長身鶴立廣額豐下齒如編貝聲若洪
鐘生平事母孝友于姊弟母年八十四而終迎養寡姊年九十妻亦

白髮齊眉一家怡怡如也正家之法井井如也篤于故舊嘗爲亡友沈
凡民司祭掃卅年如一日程編修晉芳死負五千金往弔焚其券且撫

立其孤尤喜汲引後進一時才士多出其門嘗自稱吾之官不擇日葬
親徙宅不用形家言而未嘗遇患不學仙佞佛而年登大耋不勾貸求

索而饋貽者四方不絕不講學而神解超然又自爲詩云自歎匡時好
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非虛語也昔晉劉琨謂王濬性至通而自然有

節嵇康稱阮裕傲然忘賢而賢與度遇忽然任心而心與善游枚其有
焉枚既山居年又最高懸

四朝乃取康熙至乾隆間所識名臣事狀諒諷其子孫僚友各編次爲
碑傳傳聞或有訛舛然其逸事足以裨益正史自言爲詩專寫性情不

得已而逢典故不分門戶乃無心而合唐音又言詩人家數甚多須知
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奐未便播之管絃沈宋莊重到山林

則俗盧仝險怪登廟堂則野韋柳傳逸不宜長篇蘇黃瘦硬短于情韻
排側芬芳非溫李不可屬詞比事非元白不能范蔚宗言人議同體之

善而忘異量之美此大病也故其所爲詩文天才橫逸方物尤長駢體
抑揚跌宕得六朝體格撰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卷詩話尺牘說部之

屬若干卷以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二先是枚自葬其
親于所居隨園之西百餘步又營生墳以附之旁則環葬奴婢工匠及

鄰人之無後者累累數十冢自言吾死不寂寞矣嘗有術者推枚六十
二而得子七十六而下世及得子如術者言至七十六以爲當死擬陶

潛作自挽詩及其年歲除又作告存詩其曠達之致如此二子曰通曰
遲通以弟子爲嗣

舊史氏曰先生有吏才通達政體而議論務出于宏厚雖不竟其用亦
一代循吏也退而惜以文自見然其成就有足觀焉吾聞句金之閒號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九二

福建將樂縣知縣王先生元啟墓誌銘 翁方綱

先生諱元啟字宋賢號惺齋先世自杭遷嘉興曾祖國泰祖承榮父昌業世有隱德先生幼即有志聖賢之學不為時俗文字舉乾隆甲子浙江鄉試辛未成進士署福建將樂縣知縣三月而罷然其釐訟獄禁賭博設十家牌平鹽價立排糶之法禁質庫重利濬溝渠修橋梁道路諸實政悉殫心力為之邑人以爲抵他令數十年之功既以誣被吏議復至其邑民扶老攜幼饋餉米効汲爨及鄰境之民皆歡迎如慈母先生雖於經濟未竟其志而教人之用尤著前後歷掌講席於延平道南書院者再又於仙遊之金石邵武之樵川順昌之華陽蓋在福建最久也河南則衛輝之崇本山東則濟南之樂源蕙庵曹州之重華於其鄉則鎮海之鯤池三十年間十主書院之任所成就之士以學行文藝科目著顯者數千百人先生爲學以宋五子爲宗說經尤精於易而爲文一本韓子撰讀韓記疑十卷周易四書講義史記漢書韓非子孫可之歐曾王文集及錢文子補漢兵志諸書校正評註凡若干卷惺齋論文句股九章論祇平居士文集恭壽堂家訓若干卷凡嗜學多文之士知考訂者輒多厭薄宋儒以自喜今日學者之通患也先生博極羣書勤考證工文詞而篤守程朱之旨終身勿貳誨人勿懈若先生者可謂儒矣既病革猶補註周易下經及校勘韓集易至既止韓集則易簣前一精一畢世以之先生生於康熙五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一日年七十有三娶沈氏例封孺人子男三夭石早卒尚珏附監生四庫全書錄廣西西林縣知縣向繩增廣生女一適貴州銅仁縣沈心醇孫男二克生國子生克新孫女一適甲寅舉人蔣殿曾孫五曾孫女五銘曰

孰能博綜漢唐而篤執程朱淵哉若人不見是圖學則伯厚東發教則鹿洞蘇湖蓋超出乎籍是紹述開而獨爲韓之徒

又書王宋賢事

張士元

王宋賢名元啟浙江嘉興人以進士知福建將樂縣乾隆某年十一月至明年三月去將樂山縣民俗浮險競利而輕生每歲終民開強索所負及田主追贖遠年棄地往往鬪毆至死傷成獄又多好蒲博之戲率常毀其家而山深林密盜賊時時竊發宋賢視事已迫季冬先出教風諭然後於城內外數處各設壯丁二人每夜巡邏至三更時必身自步

行檢察遇有小關立加懲責其盜竊私博蹤跡驗問皆獲之故洩任甫三月民無一人犯禁者宋賢聽訟不禁人觀雖燭下案治觀者常數百人及被誣將去新令已有文符到縣民有訟事未決者爭來就決曲直謂得吾侯明斷雖受笞辱亦甘之宋賢憐其意剋日治之三月二日理事達夜至旦而止須臾新令至矣罪小者譴大者杖人人輸服而去先是將樂有平糶之法歲夏秋開米稍貴即勸富民糶積粟以平市買久而弊生其上富次富聽里長條列任意低昂而限以糶米期日米多者居積如故米少者糶盡反向大戶糶之又盡定方隅某方富戶止糶某方其一之戶多富者任分而糶易戶少富者任并而糶勢必攤及于僅充糶粥之家賤出貴入怨聲盈耳宋賢訪知其弊盡召諸大戶切諭之使各戶將有餘米穀互相揭報不由里長條列戶有所餘以糶盡爲度米少者不強之糶而四門內外通行糶糶不限方隅民從其令各損買發糶其始市米一升二十四錢尋減至十五錢上官善之下其法諸州縣使皆行之而惜鄰邑終格不行也將樂每年徵稅必俟大年五月畢收蓋鄉村遠遼山嶺開之入城既不便而輸納之際又苦管事吏胥詐索轉輾阻畏歲遲其期令無如之何但遣役人催納而已宋賢不遣一役惟飭廉幹吏數人持印信分往各鄉就徵嚴其遷延滋擾之禁吏洗手奉法民便之踴躍輸市月而畢宋賢用法不苛但持之以信不肯二三其區處公私精力能推行之民無不感戴而離客心害其法有飛語聞于大府遂黜去去之日民送者數千人歎歎流涕及宋賢拘囚行省民負米擔薪數百里饋遺之後以事重至其邑民扶老攜幼迎拜道旁此亦可以觀宋賢之治矣宋賢在縣所舉行之事多可紀以其爲世吏所能及故不著著其大者以聞後世云

（清儒集）卷一〇七

刑部員外郎褚公寅亮墓表 任光祿

公褚氏諱寅亮字播升一字鶴侶系出漢少孫之後世居河南至宋高宗時有官平江令者其後居吳遂爲長洲人五世祖於仁爲長子知縣有循聲祖思縣學生治穀梁春秋父省曾歲貢生治毛詩兩世皆有論著公生而穎異九歲有諸葛武侯論父見而心喜之比入塾手一編晨夕吟誦足不出外戶海暑沮寒未嘗輟習舉業從先大父孝廉府君游大父門下多績學教行士獨深器公曰他日爲經術醇儒者褚子也年二十一籍郡校食餼旋舉優行肄業紫陽書院邵孝廉臨夙負人倫鑒

以女妻之。乾隆十六年，上南巡，召試行在，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從總憲梅穀成研求算術，洞悉句股少廣三角八綫之原，充方略館纂修。二十一年，遷刑部主事。西曹事繁，司奏議，歲以千計。公平心研鞠，無冤濫。旋監督本裕倉，慎出納，剔除吏胥克扣弊。復請增設厥座，以備儲積。尋陞員外郎。三十六年，丁父憂。時公年近六旬，哀毀盡禮。嘗語其子曰：「自先人見背，常夢見之，未嘗有過三昔者。」居喪日讀儀禮，以鄭注精深，非後儒可及。遂以宗鄭自號。服闋，補刑部員外郎。公久在西曹，明於律意，尤戒刻深。每述其父之遺訓曰：「苟存一分張湯杜周之心者，於臣爲不忠；於子爲不孝。」侍郎杜玉林嘗以疑獄相屬，曰：「君才大心細，必能得其情。」否則恐成齟齬矣。四十年夏，以病假歸。旋應有司聘，主講常州龍城書院。久之，又以病辭。公雅尚恬退，服官二十餘年，不游貴要之門，屏除聲色之好。公退門無雜賓，惟偕同志陳說經義，引掖後進，多所成就。不爲標榜，聲氣自名。其學古稱爲君子儒者，公庶幾無愧矣。其致政歸里也，汲汲以著述爲事，所撰儀禮管見十七卷，答問三卷，推闡鄭學，糾正敖繼公集說之謬。春秋公羊傳釋例三十卷，以時月日爲例，分別部居，悉本何邵公說，而引伸之，謂三傳註解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或嘗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四書自課錄補遺廿卷，摭摭經傳，續先大父書之未及至。天文推步測算之學，尤有神解。撰句股三角術圖解，書借錢學士大昕讀晉書至永嘉六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於斗牛，公曰：「七月日在鷄尾之次，去星紀極遠。太白在日前，最遠不過四十五度，何緣遽日而在斗牛間？」七月當爲十月之譌，錢深服之。又有訂定朱子年譜一卷，周易一得四卷，周禮公羊異義二卷，穀經一卷，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諸家文集筆記七卷，雜記四卷。文集八卷，四六賦四卷，詩集十六卷，並藏於家。男子三，鳴嘯國子生。鳴嘯邳州學正。鳴嘯國子生。公以乾隆五十五年卒，享年七十有六。卒之明年十月，葬吳縣十九都珍珠疇之兆。公於兆麟爲通門先執解組歸兆麟，常侍公左右，親承訓教於公，道誼學術梗概頗悉。爰詳次其大者，遺其孤俾鴈之墓隧，以誌來者，且以志麟之景行有在也。謹表。

又稽比部寅亮記 江蘇
褚寅亮字摺升號鶴侶一字宗鄭長洲人也乾隆十六年

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大昕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菴勉齋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敦復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巧於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意不幾於無所忌憚乎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最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敦改東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醢升酌南面坐奠於壘上降袒執弓反位敦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實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腰肱於賓敦改肱爲解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解燕禮宰夫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解矣安可破肱爲解乎大射儀以綱左還上射於左敦依鄉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敦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緌冠敦改緌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緌故閭傳云練冠緌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緌冠毋重故言其質喪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醴酒敷以醴酒爲衍文駁之曰註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晉薦醴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安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俎賓俎賓答再拜敦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俎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賈亮精天文厯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賈亮校正刊本誤字如月相求六抄之數句六抄當作七抄推闡餘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少詹服其精審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卷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舊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藏於家乾隆四十年以病告歸五十五年卒

《神傳集》卷六〇



長壽縣知縣曾公受一傳 吳應達

公諱受一字正萬號靜菴東安人雍正乙卯拔貢乾隆戊午鄉試以第二人冠一經庚辰陳發四川初署琪縣至卽創南廣書院增設膏火作勸學詩百韻諸生斷斷向學每歲農時巡行郭外作勸農歌令兒童歌之凡賓興鄉飲酒讀法諸令典他邑令所視爲具文者公必勸敬謹行之旋調江津江津號難治又值歲荒公聯邑人作救命會以有餘貸不足明年秋熟捐穀千石勸民立義倉作訓俗瑣言以致愚民於署前立旌善坊大書邑忠孝節烈諸士女名氏民俗丕變人稱曾夫子而不名己丑以署合州事降秩養廉蕭然江津人蘇金資之癸巳開復補長壽其治視江津甲午乙未兼攝巴縣時金川軍興絡繹公不累民不誤公供帳悉辦戊戌解組歸琪人預奉主八名宦祠巴人作有四亭以比鄭子產而江津人則建坊於城南官道建祠於通泰門內曰曾夫子祠公所營泄事如涪開綦江閬中廣安諸邑民過祠者咸瞻拜伏謁每歲八月廿七日爲公誕辰紳士耆老咸率其子若孫具衣冠陳酒脯鞠脰頌祝門外設供優陳百戲爲樂三日乃罷公少時讀朱子四書有所得輒創記其旁及上方殆遍嘗曰集註主釋經貴嚴約而不得盡其詞故作或問以暢達其意並著前人立說之是非蓋註舉其端問竟其委註釋其要問備其義註探程門諸家之精粹而問辨程門諸家之得失故讀集註者必讀或問然後詳悉無遺纖微必晰又考洙泗以來淵源受授下迨宋元明諸儒之祖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採史傳釐其序次曰尊聞錄漳浦蔡文勤公謂其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眞之防非一人之書而天下萬世之書也又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旁及諸史著學古錄六卷朱文正公謂其所志者正所學者遠讀之見未知本想見古聖人禮樂刑政之迹之心是爲有本之學有用之文致仕家居講學授徒復著易說四卷四書口口若干卷卒年七十七

《碑傳集》卷一〇五

大清故高郵州學生賈君之銘 汪中

君諱田祖字稻孫先世北平人十四世祖愚以從明成祖靖難功官高郵指揮司僉事子孫襲官因家其地祖長璧舉人父兆鳳翰林院檢討君好學多所涉獵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善爲詩所作凡三千餘篇發言深摯哀樂過人性明達於釋老神怪陰陽拘忌及宋諸儒道學無所惑伯兄有痼疾喜怒失中君事之曲得其欲矜立名節猛志疾邪少所容貸及其所善窮鄉末學一節之美終身咨誦不可弭忘與同里李惇王念孫友三人皆善飲酒酣君輒鉤析經疑閒以歌詩往牒舊聞汎演旁出嘲噱風生戲而不虐泊夫述先正之明清傷末俗之流失聲情激烈恆蓋其坐人故君雖窮老而志不衰乾隆四十二年君試於泰州五月乙亥一宿而卒琴瑟方御弔者在門逆旅桐棺視不受舍斯生人之極哀已君生十三歲而入於州學既久始食其廩膳其沒也年六十有四葬在神居山某原附於先人禮也妻陳氏貧貧味道雅志夙諧先君卽世今則同穴子載銘曰

於穆賈君實惟固窮鑒於前言以澤爾躬北風蕭蕭平地雪尺饑人在牀歌出金石駕我朱轡婆娑樂神矯矯危言正彼淫昏心則亡疚名以不揚幽宮永夜鬱此剛腸小同蒙穉西華淪落家風遂隕遺書罕託善其何勸天亦難知我銘樂石惟亡愧辭

《碑傳集》卷三九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三

朱仕琇 李世傑 顧光 莊映

朱先生仕琇行狀

曾祖國漢祖家端父霽康熙壬午武舉勅贈文林郎母李氏封太

孺人

先生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先代系出江南當塗縣寶舍明成祖之世有子受者以軍籍戍建甯遂家於縣南二十五里之楊林傳三世改民籍至先生十二世矣世為福建建甯縣楊林人也先生生有異秉穎悟過人而記誦之資偏拙日僅可數十言願年十一援筆為制義立就十人入縣學為諸生時所從舉業師汪諱世麟者江西南豐名孝廉也為人慎默不妄言語比當調選別去先生請益焉則語之曰子但通習諸經可以推倒一世豪傑矣先生驚詫其言自是凡誦讀經傳之文涉日輒記旁及諸子百家書皆能一一得其條理先生自幼讀書於所居溪西之別業曰松谷其世父曲廬先生督家時所築也先生世愛才好土曲廬先生既築別業延師課子弟其中而大書王成公客座私祝之語懸於堂凡四方士之來遊願假館讀書者察其誠篤輒授餐焉俾子弟得相與講習南豐有湯君廷竹者嘗假館寓讀湯好作古文先生嘗與之論古文湯初靳而弗與言也既而偶疵議時人所作古文先生心契之先生遂以己意求古人之文上下千百年間一以昌黎韓子為師有所作湯見之大驚湯時以已業請正於先生先生為評其得失湯愧服焉先生生而稟賢父兄之教博習於師友而要其所自得于古人者有天授非人力也先生既博通經傳諸子力攻古人而所作制義益奇人見之多不解者則其非笑之先生自信益篤不為動既冠新建周力堂先生學健歛縣吳翼堂先生華孫先後督閩學先生以諸生應歲科試皆受待知而翼堂先生禮之尤至引與講論輒忘倦焉先生又嘗代族人作書求文於甯化雷副憲副憲得書驚嘆曰是書清古冲淡古大家手筆也而他求文何耶既而知出自先生亟向人稱之於是先生古今文之名遂日著於鄉里聞矣乾隆九年甲子先生年三十以第一人舉福建鄉試明年會試不第歸歸而其文益聞肆戊辰再會試遂成進士引見改庶吉士先是先生為諸生日曾梓其制義於吳門其叔兄筠園先

生仕琇以辛酉拔貢入太學攜之行篋湖北萬御史南泉先生年茂見之歎曰此天下至寶也雖抑遏蔽掩而光氣自露他日必以名元入清華之選而乙丑會試清江楊勳愨公以大宗伯知貢舉見先生卷灑然異之出閣謂所知曰朱某之文古人之文也學者讀書著文以朱某為法可矣及是成進士名益震公卿前輩莫不折輩行願與之交先生循循然守後輩之禮一進謁後未嘗數事還往或以簡傲疑先生者先生曰吾一介書生甫登第敢傲哉願惟蒙恩選入翰林俾得優游讀書以成其才而驚于微逐費日力糜餼粟是重負聖天子所以長育人才之至意也且京華之地出必假與馬費且不賞從先生講論不輟矣居三年散館出為山東夏津縣知縣日以至誠惻怛撫其民民為之謠曰夏津清我公能任七年以河決改福甯府教授以歸先生之為縣也嘗以歸震川之令長興自況又嘗亟稱何武為吏當時無赫赫名而去後常繫人思及其去夏津也夏津民果日思慕之久而不置也既抵教授任念母老而已躬亦多疾遂假歸侍養既終母喪復補福甯教授仍授以疾辭而制撫蔣泉以下多知先生者遂禮請主講龍峯書院先生再三辭弗獲在書院十一年造就人才甚眾鄉會試多有得科第以去者乾隆四十四年疾日甚乃歸教於邑之濰州書院四十五年七月疾彌篤歸楊林乙巳卒於家距其生康熙五十四年三月癸丑得年六十有六子三人文佑文僕文游皆縣學生先卒孫七人先生為人渾厚和易自其居家至於出與世接於人無智愚賢否一以真意待之未嘗或立異而人之情偽未嘗不皎皎然若黑白分也遇事關開節解應之若不經意而條理劃然初任夏津時獄具堂吏竄易供辭於卷以進幕賓輒批行先生覆閱之加批嚴飭堂吏幕賓怒以為慢已也言辭去先生婉謝焉既怒不解先生笑曰君果去耶趨命庖人治具躬餞之幕賓遂去繼而來者聞其風皆謹飭治文書不敢任己意終先生之任書吏無敢舞弊者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與人言每以未學自歉人或有所稱引偶誤先生輒為舉其辭正之自經傳諸史百家至于稗官小說皆然其為文章始學韓子其後更博采秦漢以來諸家之長而獨成其體於韓子之後其教學者為文即舉韓子之所以教人者而綜其要以立誠為本以文從字順各識職為旨歸以中有自



清儒碑傳集

卷九三

清儒碑傳集

得而能自為究竟。有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學者讀先生文而先生之志行亦大略可見矣。仕驥學於先生也久。平日所聞見於先生者甚詳。今先生往矣。追惟緒言。中心耿耿。謹詳著其生平本末。敘之如右。更以諡。夫天下後世之讀先生之文者。

（清儒碑傳集卷九三）

又朱梅崖先生墓誌銘 朱筠

建甯梅崖先生以乾隆四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又九日卒於家庭。赴至福州。其從子文偉等來乞銘。九月十又三日。福州書院人士嘗從先生問業者。奔走羣議曰：弟子眾也。不克人人自哭諸寢。如禮文。請為位於小西湖之完在堂中。庶別於野哭也。僉曰：然。乃設幕。即次。眾入。皆哭失聲。其冬十一月朔。又羣來。奔走學使者院。僉言曰：梅崖先生主我。龍峯書院講席者。殆十年。厥教在諸生之心。儼古大師。諸生於其在也。敬以愛於其去也。思於其歿也。極哀。請入神主院中。歲月日薦。如生先。生也。使者既允銘矣。亦宜允入主。銘曰：允哉。越日。又羣奔走。偏請於巡撫。及布政使。察諸當事。咸以為允。於是諏日。同請入主者。福清林青圃。先生枝春。仁和沈椒園。先生廷芳。侯官張惕庵。先生甄陶。與先生而四。嗚呼。雖閩諸生之風厚哉。抑先生之生且死。有以入諸生之心。不可得也。先生姓朱氏。諱仕琇。字斐瞻。梅崖先生者。學者所稱也。先生德行醇。和以擊。其生平以古文詞自力。歸於自得。要其意。欲追古之立言者。以。為清穆者。惟天澹泊者。惟水。舍之咀之。得其妙。以為文者。惟人夫。其。鑰從入之途。唐韓宋歐陽。上薄二漢。放乎周秦。崢嶸而與六經之指合。其得之意。極其狀也。康貞渺瀰。若驚鬼神。而推而準之。平直圓方。察人。倫五。以平吾氣。以盡吾心。斬斬自成。名一家集。代以題者。未之聞焉。鈞。嘗遭于京師。邈然懷古。其論此事。先生懇懇執袖。謂鈞曰：及吾兩人未。死。古文詞論當定也。後別去幾二十年。一見於庚寅。再見於今年庚子。先生自訂其文集。成。獲可以死不死矣。先生自年十有五入縣學。見知。於程先生元章。後受知於周先生學健。吳先生華孫。舉甲子本省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散館。以知縣歷官山東。東人歌之曰。夏津清治。恩能益以儒術。致之吏也。尋改福甯府學教授。以足疾自辭。

去。當事重其學。延主福州書院院長。後主其縣書院。皆本其所自得者。用以教學者。歸之竟卒。其生在康熙五十有四年春三月十有七日。年六十有六。曾祖諱國漢。祖諱家瑞。父諱霽。祖父並獲贈如先生官。配姜繼配余。男子三。文佑。文傑。文海。並縣學生。先卒。女子二。一適梅洪恩。一適胡南仁。孫七。開元。盛元。希元。春元。穎元。發元。昌元。銘曰：成一家言。司馬述韓曰：文必自己出。且成先生筆。今先生其卒矣。先生之藏吉矣。我心沸矣。噫。無以為質矣。

（清儒碑傳集卷九三）

兵部尚書諡恭勤李公世傑墓誌銘 管世銘

乾隆五十有九年正月。子告兵部尚書。黔西李公。薨於里第。承重孫再沂。暨其孤華。封具狀。赴於京師。且告將以乙卯年某月某日。葬公於黔西州之某鄉。屬銘其隧。既為位。以哭。復謹就家狀所載。益以夙昔之親聞於公。擬其樹立之大者。而為之誌焉。公姓李氏。諱世傑。字漢三。一字雲巖。先世籍江南之口。曾祖指揮公諱蔚伯。隨征貴州。戰歿。家留黔西。遂為黔西人。祖諱攀龍。未仕。考諱植。以雍正己酉。選拔貢生。起家官。兩淮富安場鹽大使。富安公生四子。伯世傑。叔世任。季世俊。公其仲也。公少而偶儻。讀書略觀大意。不屑屑章句。旁及騎射。拳勇。博覽管絃之事。靡不涉歷。年二十餘。忽感齋請於富安公。以賞入試。常熟黃泗浦巡檢。則盡棄從前之結習。而專刻厲於居官。鄉曲小有爭訟。必為剖其曲直。而不可干以私。李廉使永壽時。令常熟。引與同堂。獻事。邑人頌廉明焉。久之。聞於制府尹文端公。巡撫番禹莊公。以卓異薦。遷金匱主簿。莊公委充巡捕官。復謂布政使許公松佑曰：吾觀李主簿。氣局遠大。恨階級太卑。無由薦拔。今開江賑例。盡令以賞還。其秩乎。許公亦素重公。因倡同官。伙助。遂報捐知州。奏請留江委用。得旨。報可。未幾。補泰州知州。泰州為江北繁劇。冠公始至。訟牘未結者四百餘案。公將刻期。竣。幕中客相與譁曰：噫。是惡能。不決月將。憊而新案又增積矣。公曰：無為我慮。第令日敘五六案。略節與新事。相開。集訊。時富安公與張太夫人。皆就養官舍。公定省外。雖戲樂不一。願晝夜據案視事。盡心以平兩造。必得其情。而各使之無所缺。不五月。而案皆報結焉。憲司莫不歎異。在泰五年。繼撫江蘇者。為桂林陳文恭公。益稔公治行。以堪勝。知府薦。遷鎮江府知府。甲申冬。奉裁。汰駐防。漢軍之命。京。

口額裁三千名駐防軍不習他業全家仰給餉即日脫兵籍并其家遺出城羣情洶洶公先期捐俸爲闔郡倡人給三月糧木棉衣一襲以次分撥職役全活無算乙酉春

聖駕南巡撫公分巡安徽道巡道故司權關在任三年徵商寬而稅額未嘗短絀治流丐擲石傷百夫長案大吏將當以叛律公力持誅止首

惡一人餘得論減丁富安公艱歸辛卯服闋補四川鹽驛道在任一月擢四川按察使是年冬王師進剿金川叛苗公奉檄駐章谷總理南路

軍糧時饋運初開章程未定公悉心經畫味爽起治軍書至夜分不寐從官易班趨事者皆倦公目光炯炯必得當而後即安故所處分動中

窾會同時總理司道或疊擾督隨天子更選重臣督之惟公獨當一面五年之久無纖毫貽誤西路將軍

溫福公之失事於木果木也今大學士誠謀英勇公以副將軍進兵南路勢難獨留暫撤兵以圖後舉公督餉銀數十萬兩在軍營皆元寶募

人運還無應者公下令曰與其委之於賊今聽民自取之於是隨大軍元寶入口者皆令還官而人給賞銀五兩幣寬獲全後副將軍以大將

軍分兵進剿公仍總理南路欲試公才以銷缺戾檄公營辦公已默識大營前路山木甚盛自往營度先令環伐大樹剗木城設卡衛乃掘

地爲大壘數十伐近樹而薪焉身自留營將軍急返之曰君大員弗留險地公以義不辭難對不旬月炭足供鑄而後返命又嘗還臺計事途

遇賊千餘據險邀之公祇從家丁數人收集臺夫數百激以忠義奮短刀白梃擊賊連斃賊目擒生口賊驚遁將軍益奇公才上其事得

旨嘉獎賜戴孔雀花翎凱旋敘功陞授湖北布政使留辦報銷事竣奉命巡撫廣西在任八月以張太夫人憂歸服將闋

命署湖南巡撫一年調撫河南在豫二年佐大學士誠謀英勇公塞河畢遷四川總督四川自軍興後倉庫擄殆遍公潔已率屬休養而調

劑之兩年之間前缺盡復奉有硃批諭旨此係李世傑一人之功以風厲各省然他人即仿爲之終不

能逮也公精於吏事歷任封圻勤苦與在軍營不異身無姬侍食不重味自失侍後雖令節未嘗設宴會屬吏有公事方許謁省垣一見輒督

促回任令會城司門者報馬案牘逾期檄以李某親催帖仍令詳結時呈繳毫髮奸必先知之聞屬震悚莫敢似法留獄公取吏未嘗有怒容

臨事未嘗有難色然頑悍自馴糾紛立解近日長封疆者推尹文端以德方恪敏以才論者謂公兼有之也乙巳爲

皇上御極之五十年公年屆七旬赴京與干吏壽宴賜賚有加還任奏撥川米數十萬石以濟吳越之饑

手蚊瘡美次年調任兩江總督公念兩江惟舊時久官然地大物博整飭爲難則益勵精神倍於治蜀時過河湖交漲冲塌南岸與安徽巡撫

書麟公河道總督李公奉輪協力籌辦漫口南塞而大將軍忠銳嘉勇公統兵剿臺灣逆匪過師轉餉江南並當其衝公嚴立規條事辦而民

不擾提督陳杰素倡強信調兵協剿公急檄止之曰小醜跳梁大兵進剿如摧枯拉朽焉用增兵且沿海居民易動難靜一聞徵調或生他

變雖任其咎仍飛章奏聞上是之而嚴飭陳杰不一月而臺灣平先時公以積勞得語言遲蹇疾奏請解任奉

旨任在調理又公長子漳州府知府華國負尙才有幹局以督餉卒於詔安配高夫人亦未幾下世公力疾忍哀視事

天子降詔慰勉公益感奮政無鉅細殫竭心神而疾彌甚矣上意以蜀務稍簡且公舊莅復移公臥治之公至益修前政意甚安焉

疾亦良已而巴勒布夷人侵佔藏衛公一聞警報驟然起兼程赴打箭爐籌辦調度井井思持以安兩足遂受寒濕不可以步履請解任

特命御前侍衛慶成扶醫診視賜人參一斤並許緩程進京旋授兵部尙書

紫禁城乘坐肩輿召見則內侍扶掖而終已不愈始奉旨于告又留京數月祝賀

八旬萬壽而後行在籍四年薨於里第距生於康熙五十五年正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九貴州巡撫以聞

上爲軫惻子祭葬如儀賜諡恭勤公曾祖祖父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曾祖妣汪氏祖妣毛氏妣張氏皆誥贈一品夫人配高氏誥封一品

夫人恭奉慈惠與公一心同德子二長華國乾隆辛卯科舉人官漳州府知府次華封乾隆甲午舉人由候補知州改授員外郎孫男十人華

國生再沂候選布政使經歷先公之葬卒次再濂再瀚並國學生再汾尙幼華封生再瀅丙午科副榜分發江蘇候補直隸州判次再瀛戊申

恩科舉人已酉會試未中式恩賞進士一體殿試授主事在禮部儀制



司行走先公卒。次再沛，再潞，並國學生，再訪，再泅，俱幼。曾孫四人之鈞，之鏞，之銑，之鏞，孫女九人，皆姻四方名族。初公以身未列甲乙科，所至培養士類，振興文教，鎮江寶晉書院，蕪湖中江書院，皆公所鼎新創建。士肄業其中者，飛騰接迹。為兩子擇師，必延文行兼優之士，禮待資給，人而益加用。是子孫鵬起，旁及姪姓，公入官始學，而摘發鉤距，敏于儒生，閱文移及奏記，囊牘凡所指駁及簽商處，必得其要領，老幕宿儒，服焉。必至好乃手，作書牒，數百言，質實之中，洞達盡意。此特公之餘事，然亦見公質性之高，才力之大，積乎彼而通乎此也。系之以銘曰：餘禮泉何源兮，芝草何根。水西萬里兮，誕降名臣。奮身傳尉兮，累積階勳。屏垣膏雨兮，矢石風雲。並代疆封兮，孰與為鄰。盡瘁至老兮，不媿恭勤。人思舊德兮，士念前恩。何時下馬兮，絮酒高墳。

（清儒碑傳集卷九三）

又書李恭勤遺事 洪亮吉

李恭勤公名世傑，貴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鹽場大使，遂入貲為巡檢。由巡檢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總督，內擢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純皇帝屢欲以為大學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然治行實有絕出流輩者，以此欽。

純皇帝知人，余素不識公。歲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撫畢公沅幕府，值畢公病亟，公適自江南總督調回四川，道出開封，素厚畢公，欲入省之。畢公知余與公次子為同歲生也，屬余送公入坐牀側，數語畢，公憊甚，余遂延公入就寢。畢公將飯，公坐次，余頌公江南治績，公應曰：子過矣。余為江南總督，非所長為四川總督，庶可耳。請其故，則曰：兩江地大事劇，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撫一酒督，一河督，兩織造，一嵯使，巡漕，權關復在外，動皆可具摺上達。以一人居十數大吏中，還就不可徑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為也。四川不然，舉十一府九廳九直隸州與諸邊內外事，皆一人專之，事權不分，就令盡一，故可為也。余又請其故，公曰：飯未至，姑為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曰：四川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後，徵調賦斂無藝，倉庫皆若洗。警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減省衣食，衰廢絲粟，則元氣不復。余既與司道以下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得入成都，即以公事來者，不得過日限，不得畜音樂，侈燕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譙一客。成都將軍者新蒞任，不為置酒，則

太忽置則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饋一蒸豚，一燒羊，使標下守備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譙。屬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始為具一飯。惟屆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媼為餽，餽至十數斛。歲首五鼓朝賀畢，布政司以下皆集轅門，督撫制嚴重，屬吏至恐不即見。自正印以上，廡左右皆有官廳，余因遣巡捕官遞告曰：汝曹為朝廷出力，久行且遷擢，今總督為汝發兆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廳，皆食以饌饌。余則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受司道謁，謁畢即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晨始歸，徒苦僉從，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曰：諾。于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迨調任江南日，倉庫缺額者漸已填補，布政司王站佳力亦居多焉。公尚欲語而飯適至，遂飽餐去。後六年，余奉

命視學貴州，書道黔西，公先以病告歸，足疾不得行。然入州境後，見書院學舍，義田義冢等無不井井，李氏先隴封樹亦倍修整。詢之，皆公歸里後一一所繕造也。未抵城數步，公令兩僕扶掖出，迂于道左。余急下輿揖曰：何敢勞公。公笑曰：非迎學使，迎不徇情面之賢者耳。余遂謝別去。試竣復過公，留話半日。時公相福康安由四川調督雲貴，將入境，語大公頻蹙曰：聞近日辦督撫行館，竟有以願繡貼地者，侈風一啟，他日伊于胡底耶。因歎息執手別。未幾公亦謝世矣。書此以為官大吏者勸。

（清儒碑傳集卷九三）

廣州府知府顧光墓表 秦嘉

余官杭州，獲交前廣州守顧涑園先生。先生之齒長余二十有四歲，以鉅人長德，每修敬於余。余報謁，屏車騎入，則先生居委巷中，屋數椽，甚陋，儼從一人以貧授生，徒自給見者不知其當為太守也。豈所謂處脂不潤者歟。今年冬，余述職至京師，還聞先生沒，且葬有日矣。其孤以狀乞余表其墓。按狀，先生姓顧氏，諱光，字彥青，號涑園，以舊居梅東橋，嘗自號河干先生。晚歲又稱梅東老人。世為浙江仁和人。祖人豪，父濤，並有隱德。贈文林郎，直隸縣知縣，祖妣邵氏，陳氏，妣詹氏，並贈孀人。先生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乾隆三年戊午，舉於鄉。十七年壬申，揀發直隸，以知縣用。補清豐縣知縣，調盧龍，遷貴州安順府。即偕同知擢廣東廣州府知府。以忤大府引疾歸。先生宅心恕處己廉，講求經濟，務為有用。

之學其官直隸所領多劇邑即俗在萬山中苗民雜處廣州又為粵首
郡案牘填委先生所至輒辦治前後賑饑民懲奸宄雪冤獄雖未竟其
施皆有政蹟可紀而余所親得之于杭人者則尤信而有徵焉蓋先生
既嘗令清豐嘉慶三年先生年老家居久忽有十數人者闖門入關者
問之曰我清豐縣民也公有德于吾邑今以禮天竺大士至聞公健在
故來謁先生扶杖出其人皆羅拜出聚棗山茗陳於庭為先生壽中有
范某兩老人者曾識先生面能說四十年前時事移時辭去復再拜於
門外觀者填塞是時余方在杭杭人皆藉藉為余言之焉序吏道之難
也吏視其官如傳舍視其民如途人甚且殘虐之不恤而百姓於是乎
苦若先生去清豐四十餘年而清豐民咸感其德不置如是先生之治
清豐者可知即其所以治他邑他郡者亦可知矣先生工舉子業從游
甚眾今大司農大興朱公少受經始終敬事焉又好為詩古文辭刻有
橋頌堂詩集若干卷清興典雅皆可傳者嘉慶三年戊午重與鹿鳴宴
時先生年八十二矣又二年卒時為嘉慶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距其生
以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得年八十有四娶屠氏例贈恭人先卒
子二佺齡修齡皆諸生副室張出女五屠出者二嫁娶皆士族孫女二
墓在某縣某岡之某原

（附傳卷一〇八）

陝西臨潼縣知縣陞商州直隸州知州莊君映墓誌銘
故商州知州莊君映墓誌銘 君映字兆協吉持狀請銘君與先
君先後歸田稱莫逆懷玉與關和兄弟少為文字交長孫頤會又予女
夫也世嫺之好其何敢辭君諱映字兼訥晚號學晦高祖起元明太僕
寺少卿曾祖應會刑部右侍郎祖曜生贈文林郎考紹平宜城縣知縣
莊於吾郡雖世通顯至是已中落年十二從師鄉塾遇寒食還舍母鄉
太宜人呵之曰家貧方宜努力何令節之有而以歸為復冒雨去往返
蓋三十里其勵學如此稍長從宜城君入都寄大興籍補生員第一乾
隆辛酉宜城之官念父遠道獨行遂不就試隨侍入楚讀書之暇明習
吏事未幾宜城星議旋卒君先期已奉母歸賓客僮奴之司莞庫者各
散去君至按籍交納後令無以難也免喪三試不售王申中順天舉人
以迴避格禮部試咸友知其才勸速仕為祿養計且欲以費因入貴為
令揀陝西試汧陽補醴泉攝咸甯調臨潼其在汧陽每獄輒疏其

始末巡撫按邊問訟事繁簡見所判牘下州縣以為法獄未允必與大
吏力爭嘗因事面折巡撫明德公公怒甚終不為屈及明德公成新疆
諸受拔擢者悉縮退君獨周旋患難舉為贈繼撫者陳公宏謀一見
契合題授禮泉時烏魯木齊用兵添設中站驛馬少借給於民胥吏欲
弗遂則鞭撻所乘騎民大苦之君禁借民馬撥帑金買充募民之無業者
職飼養使遞羽書皆樂用命比撤站賣馬還帑猶多羨金邑有衛丁數
百家授田盡磽确且沙水為患舊額重積逋又請上官減其糧額已卯
充鄉試同考官校閱無遺憾其攝威甯多積案未結有兩造死猶下牒
拘訊者命吏呈牘則繫繫盈几檢視既周次第剖決案為之空居醴泉
五年與情悅服去任獄無死囚在臨潼值歲侵斗麥錢五百他邑匿災
不上或借採買重斂自肥君以實報得緩徵又捐金為倡設粥廠施粥
衣全活頗眾他邑民至者居以寺觀未嘗收視會巡撫鄂弼公查社倉
穀數虧者過半立限奏追時穀價三倍窮黎束手自布政以下莫敢申
請君慨然曰民瀕死亡忍更鞭笞之邪歲已倡除馳至西安泣陳情狀
穀之紅腐者減價糶之明年麥大稔以賑價糶所虧適如其額是役
也免千萬人固圍籩楚而於倉儲固未絲髮損仁心術殆兼有焉明
德公再撫陝西薦舉勝知府有
旨記名候陞然以母春秋高決意乞養及還商州而君已就道矣事鄉
太宜人死無違禮與弟勇成甚友愛里居既久贈窮乏息紛競人多
賴之易簀之日索衣冠跣坐連呼曰樂境化遂瞑以嘉慶六年九月十
七日卒年八十有四配宜人徐氏翰林院庶吉士依孫女候選州同知
純昭女賢孝有家法勤身約己而處事各當為嫺族所師後君一年卒
年八十二嘉慶九年十月壬申合葬於南鄉義港之原子六人關和國
子監生文和雲南永北直隸州知州泉和國子監生廷綬國子監生慶和
同和縣學生員女七人呂蘭校吳錫緒王育瑜倪時慶楊炯汪和鼎汪
變其壻也孫十人孫女十人曾孫四人君棲神家術垂四十年伉儷偕
老孫曾滿前人徒見其極林泉頤養之福而不知有足以致之者在也
銘曰
勞以生息以死莊之先善終始人而神豈殊理樂與化得其旨宜子孫
方趾美宅孔安永千祀

（附傳卷一〇八）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四

盧文弨 程晉芳 莊存與 葉均 曹錫寶

路學宏 佟圖轄布 康紹衣 樂廷鈺

狀。先生姓盧氏，字紹弓，顏其堂曰抱經，學者稱抱經先生。父徽士，公與同里桑主事調元交最善，每遇太宜人故雅敬之。先生五歲，得瘵疾，將卒，聞主事來，啟中門再拜曰：「以兒子為託。」主事感其誠，遂以女字先生，招至京師，授以業，由是學益進。乾隆

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會試中式，廷對剴切，暢所欲言，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甲戌，散館，上命取詩片進閱，曰：「你就是盧文弨麼？」

欽定一等一名。授日講官起居注，由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陞翰林院侍講學士。丁丑、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在

狀。父存心，皇錢塘歲貢生，應試博學鴻詞科。妣馮氏、張氏。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東里人，餘姚縣籍。盧文弨年七十九

狀。

先生姓盧氏，字紹弓，顏其堂曰抱經，學者稱抱經先生。父徽士，公與同里桑主事調元交最善，每遇太宜人故雅敬之。先生五歲，得瘵疾，將卒，聞主事來，啟中門再拜曰：「以兒子為託。」主事感其誠，遂以女字先生，招至京師，授以業，由是學益進。乾隆

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會試中式，廷對剴切，暢所欲言，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甲戌，散館，上命取詩片進閱，曰：「你就是盧文弨麼？」

欽定一等一名。授日講官起居注，由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陞翰林院侍講學士。丁丑、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在

狀。父存心，皇錢塘歲貢生，應試博學鴻詞科。妣馮氏、張氏。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東里人，餘姚縣籍。盧文弨年七十九

狀。

先生姓盧氏，字紹弓，顏其堂曰抱經，學者稱抱經先生。父徽士，公與同里桑主事調元交最善，每遇太宜人故雅敬之。先生五歲，得瘵疾，將卒，聞主事來，啟中門再拜曰：「以兒子為託。」主事感其誠，遂以女字先生，招至京師，授以業，由是學益進。乾隆

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會試中式，廷對剴切，暢所欲言，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甲戌，散館，上命取詩片進閱，曰：「你就是盧文弨麼？」

欽定一等一名。授日講官起居注，由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陞翰林院侍講學士。丁丑、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在

狀。父存心，皇錢塘歲貢生，應試博學鴻詞科。妣馮氏、張氏。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東里人，餘姚縣籍。盧文弨年七十九

尚書房行走，侍

皇子講讀。出典廣東試，提督湖南學政，以端士習。正體文為急，拔寒畯入家塾，延師課其成。如丁未進士，洛陽令龔鵬鳴其一也。戊子，以條奏學政事，奉

旨撤回吏議，左遷。愈離母張太宜人春秋高，告終養歸。時先生

年五十有四矣。壬辰，兩江總督高公晉奏請鍾山書院講席，先

後八年，從遊者若方維甸、孫星衍、董啟增為著。迨先生卒，計至

江寧、甯及門傾銘。姚大慶等奉粟主崇祀書院焉。歷主浙江之

紫陽、崇文、山西之晉陽、太倉之婁東、常州之龍城、江陰之暨陽

諸講席，著錄最稱極盛。任龍城郡，尊李公廷敬，延修府志，通根

據正史，參考群書，采輯事文數百十篇。屬草萊，曰：「史有史料，志

亦有志料，吾不能依循舊本草率了事也。病中猶與分纂諸君

論不輟。既而李公調他郡，請曹中匱，不克歲事，因以所成稿授

郡中紳士，游講席歸。歸而兩浙都轉運河公林保延主紫陽，侍

先生忠且敬。課期必盛服坐講堂，鐘院戶，按名給卷，五日發案，

詳閱詳悉，如鍾山、晉陽時。乙卯秋，獲烏者八人，龔君麗正兩辰

聯捷成進士。會龔便有失禮，先生復辭去。至江寧訪舊友，感寒

疾歸，過常州，卒于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也。先

一日，猶強起，與及門丁履恒謀儀禮。童時喜鈔書，貧不能多得，紙繙為巾箱本十餘卷，皆蠅頭小楷。官中書日，始為志校書，入



儒藏

直、每携四冊、晝日點勘。十年、諸經史皆備、作書閱文、點畫不苟、稍有訛闕、必為訂正、曰、此古人小學之事也。為學、茫而不厭、味爽即起、夜分始寢、終日莊坐讀書、遇疑義則取別本勘、若有不當、又檢視他書、卷帙繁雜、堆几盈案、而心志益清。嘗合經史子集三十八部、成群書拾補若干卷、正誤輯遺、倣經典釋文例、句釋而字注之。又取董仲舒春秋繁露、賈新書枝而合刊、名之曰漢兩大儒書、以資經生、而通達治體、如周來孟軻氏、荀卿子之傳也。又取通國書、荀子、孟子音義、呂氏春秋、方言、白虎通、韓詩外傳等一一校刊、至今海內之士多知諸國秦兩漢書焉。凡十三經、二十一史、大戴禮記、國語、國策、史記索隱、蔡中郎集等、皆精意細勘、有手訂善本藏於家。晚年更取影宋鈔釋文審定付梓、每卷撰考證附後。蓋先生以經術導士、於是為、且而衣被學者之功、亦由是益廣矣。所自著書、有周易注疏輯正十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廣雅注釋二卷、經義考補若干卷、鐘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文集三十四卷、大半刊行。少事繼母、得其歡心。服官京師、雖苦貧、奉養必竭力謹豐腴。及張太宜人疾、先生年已七十有三、光庭片衣不解帶、居喪盡禮。家忌旅居必奠、謝客終日。自外歸、必設祭于桑主事墓、與人言必稱僕父先生。外王父為公、景詩文集燬于火、為重錄之。執友江陰趙君嶠明注顏氏家訓、為補刊之。見道純正、不惑于釋老、遇佞佛者必

多方戒諭、或作書振救之、曰、吾不忍其陷于異端、并不許其以釋混儒也。待人無城府、有不可則義形于色、及其改又善之如初。間居飽粗糲、衣布褐、戚友困者因之、不能營葬者時以襄事、不能應試者給以卷資。所到間栽花木、馴鵲鳥以養性焉。配馮氏、繼室謝氏、楊氏。子四人、慶貽、附監生、後先生七月卒。慶謀、國學生、早卒。慶璽、縣學生。慶錄、國生。孫一人、能庸。乾隆戊申主講龍城、知鍾堂亟欲見之、以月令雜說請正、曰、子異日學業吾不如此。猶感其言、執弟子禮。會修郡志、采先高祖學行入儒林傳、而語于里人湯君賓路曰、是子他日亦儒林傳中人。及先生之終、纔二十日耳。教誨尊嚴、無毀不衰、身受大德、無以發明先生之道是懼。嘗乞錢少詹大昕、跋知縣玉裁撰志傳、得跋君文、少詹未有作也。先生卒後五年、鍾堂乃次先生歷官行事、治經大畧、著書卷數為之狀、以備史館傳儒林采擇。謹狀。嘉慶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受業弟子常州府學附生臧鏞堂狀。

臧庸撰 《拜經堂文集》卷五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
學士抱經先生盧公墓誌銘

公姓盧氏諱文昭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槃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額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范陽遷越又自餘姚遷居於杭曾祖承芳建平令祖之翰父存心恩貢生應試宏詞科公以乾隆戊午中順天鄉試壬戌授內閣中書壬申一甲第三人進士編修丁丑會試同考官尙書房行走戊寅署 日講起居注官陞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讀甲申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乙酉主廣東鄉試丙戌會試同考官視湖南學政戊子以條陳學政事降調還都旋假歸里至壬子猶賦重遊泮宮詩年七十九而卒公前後在中書十年在翰林十有七年又前後於鍾山紫陽書院及崇文龍城婁東暨陽晉陽疊主講席著錄稱極盛焉公精於校讐於陸氏經典釋文取宋本參校又別爲攷證附本書後又於逸周書孟子音義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西京雜記蔡邕獨斷諸書皆彙諸家校本詳勘刊正又於友朋相質若荀子呂氏春秋釋名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謝宣城集皆手加是正又於五經正義表若周易禮記注疏若呂氏讀詩記若魏書宋史金史若新唐書糾謬若列子申鑒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咸加蒼翠曰羣書拾補并系以校語公精研許氏說文晚復雅意金

石文字之學所著述古文集外有廣雅注釋訂正儀禮注疏史記索隱而鍾山龍城札記及其他題跋件繁攷證之書不可勝記卽以秀水朱氏經義攷公所補正手書草藁以寄方綱出於方綱所補正千餘條之外者此尙皆未刊行者也公爲人方嚴誠篤事親孝與人忠其殫竭心力爲人所難能者筆不勝書而方綱於其嗣君之請志墓專詳於所訂諸書者校讐經籍之功近世儒林之所少也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三日卒於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娶桑氏繼娶謝氏楊氏子男四慶詒附監生武謀監生慶鐘慶錄女四孫男一以嘉慶元年十二月葬於朱芳橋之原銘曰盧氏系出稽自范陽大小戴記解詁始詳淵矣先生後先相望緝之禮注功績議郎整齊百家訓故三倉包羅羣粹擴撫衆長先生精靈汗竹有光須友之齋康成禮堂學海長瀾滙注於杭詒厥後人湖山澤長

翁方綱撰 《復初齋文集》卷一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

公諱文昭，字紹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曾祖父承芳，明末建平令，有治績。祖父之翰，有春柳堂詩。父存心，恩貢生，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太恭人，馮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攜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壻而師之焉。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原本。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丁丑，命上書房行走，遂由左春坊左中允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爲乙酉廣東正典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州縣吏不應杖辱生員，左遷。明年，先生以繼母張太恭人年高，遂請歸養。時年五十有四。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中書十年，及在上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寒暑無怠。早昧爽而起，繕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閒闕，無恒若盤處。日且冥，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閒。官俸脯脩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間有舊本，必借鈔之，間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閒，分別迂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讎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

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饒益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鏤版行世。又苦鏤版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爲書，有文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釋天已下注二卷，皆使學者誤正積非，蓄疑渙釋。向時棄官歸，天下爲公惜之。然摩歲月，衣被將來，功孰大於此者。公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尙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鉅錯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閒，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鉅錯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鉅錯，啓人考覈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如此。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初三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廿八日也。年七十有九。平生事親孝謹，年七十二喪繼母，猶盡禮。與弟韶音友愛，篤於師友之誼，皆鄉邦所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九四

其信者。壬申殿試對策中言直隸差徭之重。

純皇帝動容飭總督方觀承申奏自効士論偉之。配桑氏謝氏楊氏子四人。慶詒武謀皆太學生。慶詒踵公沒武謀早逝。慶鍾慶錄皆業儒。女四人。適庠生周方岳江寧府知府李堯棟舉人陳春華庠生朱元煥孫男一人能庸。孫女二人。公之沒也。無以爲家。公之執友有爲謀以抱經堂書數萬卷歸有力。飲助其家。待公子孫如約取歸。如南陽井公與晁昭德故事。慶鍾慶錄曰。先人手澤存焉。雖貧安忍一日離也。烏呼。公可謂有子矣。嘉慶元年十一月廿四日。與桑謝楊三恭人合葬仁和芝芳橋之原。公之弟子臧鏞堂以公與余相知最淡。來請銘。不敢辭。銘曰。

先生與余交忘年。一字剖析歡開顏。十年知己情則堅。先生一去余介然。歸於其宮神理縣。其書可讀其澤延。

段玉裁撰 《經韻樓集》卷八

翰林院編修程君晉芳墓誌銘 翁方綱

昔方望溪爲李剛主志墓於習齋。崑繩諸人詆訶程朱之非痛切言之。虞道園所爲慨然於魯國許公。以表章程朱爲己任也。新安程君少以文名江南。乾隆壬午始官京師。子與接席賦詩。目爲淹雅者流耳。後十年子自粵東歸。始與深交。往復劇切者十有二年。嘗歎其博綜經史。詩文撰述皆所易幾。而獨其篤守程朱。爲後學所宜矜式也。君束髮時讀。戴山劉念臺人譜。見其論守身事親大節。輒心慕之。故以戴園自號。其後綜覽百家。出入於漢宋諸儒之說。未始不以程朱爲職志也。著正學論七篇。反復於體用博約之際。嘗與友人書。謂宋儒講太極河洛。牽入麻衣希夷之說。又以鄭衛爲淫詩。其小誤處間亦有之。大者止如是。至於天道人紀。節心制行。務爲有用之學。百世師之可也。古人一飲一食。必祭先。衛先農。示不忘本。吾儕被服儒素。亦思其源安在。而敢自異乎。君治經之功。與年俱進。著周易知旨編三十卷。尚書今文釋義四十卷。尚書古文解略六卷。詩毛鄭異同考十卷。春秋左傳翼疏三十四卷。禮記集釋二十卷。諸經答問十二卷。羣書題跋六卷。又所爲詩四十四卷。文十六卷。桂宦書目二卷。桂宦者。君讀書室名。君家素饒於財。自少至壯。積書三萬餘卷。中年已後。家落而書亦稍散失矣。君先世系出周大司馬伯休父。封于程。以國爲氏。西晉末。以宦遷新安。君之高祖自歙遷揚。以鹽筴起家。君早失怙恃。中遭逋負。然家故業尚存。兄弟三人。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賓客。譙集無虛日。君好學工詩。及見江淮老宿。一時若無錫顧震滄。華半江。宜興儲若坡。松江沈沃田。諸君子咸與上下其緒論。然屢踰於場屋。肄業國學。南遊金陵。愛栖霞牛首之勝。憑眺山川。攷證今古。所至傾其坐人。歲壬午應召試。列第一。授內閣中書。乃悉棄產償宿逋。攜家北上。辛卯成進士。授吏部主事。癸巳歲。高宗純皇帝允廷臣之請。特開四庫全書館。妙選淹通碩彥。俾司修纂。君與其列。旋以館閣諸公校覈訛錯。皆罹薄譴。獨君所手輯羣書。無疵。書成奏進。純皇帝素稔君才。仰荷特達之知。改授編修。本朝自新城王文簡公以部曹改官翰林。而後詞林掌故。不復多覯。洵異數也。君遇益隆。學益進。家益貧。然其豪氣真摯。發於天性。嗜書籍若

飢渴視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猶不減其家全盛時也君詩善言情纏綿往復於家世盛衰儕偶聚散娓娓數百言燦爛拈髭俯仰今昔而君亦垂老矣君故苦末疾然常有山水之思欲遊河洛關陝歸老江甯卜一廬以畢志癸卯秋請假出都由中州歷太華抵關中而疾不起中丞畢公爲經紀其喪撫其孤南歸獲安厝于江甯中丞之篤於友誼爲士林所共感而君之夙行信於朋友即此可知矣君諱晉芳初名廷鑑字魚門內閣中書協辦侍讀事充方略館纂修官吏部驗封司兼文選司主事特旨改授翰林院編修加四級誥授奉政大夫文淵閣校理充四庫全書纂修官

武英殿分校官辛丑會試同考官生於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配蕭宜人繼配汪宜人有壺德俱先卒子二人一翰一渠銘曰

昔賢所闢緒在七閩君籍新安力學維醇疾彼夸博而背其真窮經致用修辭輔仁有粹其實有斐其文博極萬卷不忘本根江水滔滔鍾山嶙峋石空震封詞林學人

又翰林院編修程魚門先生墓表 徐書受

先生名晉芳字魚門一字莪園其先爲程伯休父之後祖籍新安父遷益治鹽莢于淮先生獨尚儒術所交聞人徧海內而性好施予爲之持籌握算者竊從而乾沒之業益中落則又稱貸益不貲年四十餘獻賦行在

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改吏部文選司主事未幾開

四庫館諸大臣薦舉爲纂修官

授翰林院編修先生廣額方頤下髯修三尺飄飄然白如銀絲有神仙之姿少與學士荷河朱公交篤長之十年後乃出公門下執弟子禮甚恭雖昏暮過門必下車以步而公則兄事之如故也公平生執友與及門者皆錄知名之士常數百人迨送喪執紼寥寥惟先生臨穴大慟不已見者愴然感之方先生官曹郎時陽湖程文恭公爲尚書山左袁公爲侍郎並風裁清整長髯亦雅相埒京師人語之曰吏部三髯先生年六十猶日有課程溫習經史或幾章史幾卷流覽古人詩文幾冊以小孟貯紅豆記其所讀之數夕則覆驗之於學無所不貫而尤長於詩古

文詩善草六巨編雖甚冗冗不輟倘汰其十一而存其精英實一代之正宗近今名家所莫及文亦道簡而有法度所著周易知旨尙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各若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蔽園詩三十卷藏於家先嗣子瀚後生子深翁單溪學士倡爲六十四歲生子詩韻限長年二字一時凡交先生者莫不和焉越歲以積逋避而之陝逮病卒於中丞畢公之幕中春秋六十有七子弱冠入都門先生引爲忘年友見其和平愷悌愛士若渴朝聞一善哺以告人誠心敬欲相師而先生終惜以友道自處嗚呼荷河魚門兩先生官不爲達而汲引善類敦尙氣節名重當時有古賢風範蓋自先生騎箕而八百孤寒之望皆若有漢然無所嚮之戚也錢塘袁君子才既爲先生銘墓書受故復摭其逸事而表之

《碑傳集》卷五〇

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志銘

乾隆甲辰秋魚門之喪歸自秦中乙巳十二月二日塋于今之墓家山其老友袁枚哭且奠爲銘其墓曰君程姓名晉芳字魚門一字義園先爲程伯休父之後祖居新安治鹽于淮父遷益生子三人長原衡季述先君其仲也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色狗馬君獨悄悄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其討論海內之略識字能握筆者俱走下風如龍魚之趨大壑君不能無用世心屢試南闈不第試京兆不第亡何鹽務日折閱而君舟車僕邀資覺溫卷之費頗不貲家漸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天子南巡君獻賦召試行在賦江漢朝宗詩四章天子嘉之拔第一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改吏部文選司未幾天子開四庫館諸大臣舉君爲纂修議敘授翰林院編修分校禮閣得士若干君耽于學見長几潤案輒心開鋪卷其上百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于家奴任盜侵了不勘詰以故雖有俸有伙助如沃雪填海負券山積勢不能支乞假赴陝將謀之中丞畢公爲歸老計時酷暑索通者呼噪隨之君已衰老乘舟棧車行烈日中頓撼失食飲節又聞西陲兵起氣甚惡不能無悸遂病至中丞署中一月死年六十七嗚呼君交滿海內而與余尤昵未乞假先致書托覓厝余

喜甚謂老可不孤擬某士將自君墓某處將與君遊某文字將待君決可否部署暗定遲君之來不料在嶺南孫中丞補山告君死時方召食驚泣至失匕箸歸舟惘惘行五六千里不能釋君于懷念君重仁襲義德施于人食報未副其量然又念君所難者科名而卒晚遇矣所乏者子嗣而兒生已五周矣所樂者書史而四海九州之秘本大內之所藏已目飽矣且使終于京師慮所以歸其槨恩其遺孤者恐不能如畢公之周摯而恢宏然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似無知又似有知君秀眉方頤髯飄飄然左右拂吟論意得澗步搖簪袍褶風生與人言暖暖姝姝若恐傷之雖臧獲無所凌誅遇文學人慄然意下敬若嚴師雖出已下者亦必推轂延譽使滿其意以故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自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竹君者君之座主朱學士筠也君學無所不窺經史子集天星地志蟲魚考據俱宣究而尤長于詩古文醇潔有歐曾遺意所著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各若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藏園詩三十卷初娶蕭氏再娶汪氏俱先君亡先嗣子瀚後生子深女一人贈君葬地者松太巡道章公攀桂贈葬費者陝西巡撫畢公元也例得附書銘曰天與之氣春也玉與之情溫也不踐生草麟之仁也儀于虞廷鳳之文也泰誓休休一个臣也胡爲乎保其身客死



于秦也。不節之嗟。嗚呼哉君也。雖然。更千百年。士林下馬而棘刺不生者。君之墳也。

袁枚撰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六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土。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汚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而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姪。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鈎曰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閩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閉秦火之舊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給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襲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閩氏所辟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東髮子弟皆知助閩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母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傳。問之忽然起。適然思。鬱然歎。愀然而痛謀。方是時。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主上。公自顧以儒臣遭世極盛。功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移。以負麻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真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溷。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有覽雜氏。惟賴幼習五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九四

龔自珍《定盦文集》卷上

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甯失不經之誠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誠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誠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瘵、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偕援古今之事勢、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千卷、數數傳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劉劭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復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遷至禮部右侍郎、諱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人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人某某、綴甲最有聲。公以乾隆□年卒於官、年□十有□。以嘉慶□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尙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項真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上起講、儀畢、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不也。因進琅琅盡其指、同官皆大驚。上竟爲少畱、頷之。是一事者、於公爲納節、謹附書。銘曰、

大儒莊君既亡、粵嘉慶二十有三年、綴甲始爲貴、淵君志以告綴甲友、其友稱其詞肯綮、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禮部侍郎莊公小傳 藏版

公姓莊氏、名存與、字方耕、江蘇武進人。乾隆乙丑榜眼、官禮部左侍郎。五歲就塾讀書、目數行下。年十二、京師地震、屋傾壓重牆下、掘土五六尺許始得耳、目閉塞、良久方出聲。力探經史、性理百家、從舅氏錢公某講肄、平生學業始基此。戊午下第、歸研究算學、忘寢食、因得眩暈疾。戊辰散館、列二等、仍留教習。奉諭旨云、開戶讀書、留心經學、一時翫爲儒臣異數。出典浙江試、兩典湖北試、督學順天河南壬申、會試同考官。辛卯、副總裁。甲辰、知貢舉。壬辰、教習庶吉士、查察槍手、傳遞、頂冒諸弊極嚴密。所按次第肅清、親親者望風斂戢、士心益勵。奉旨清釐順天士籍、有寄託者改歸原籍、逾限除名。奏請暫停南北歲科、據本生自首姓名、一咨禮部、一行文各布政司、轉行各州縣、親族里鄰切結、由司轉覆到後、始准咨回本省學政、奉旨准行。訓士子告語、諄懇、必以敦本業、崇實行爲勗。在上書房行走、卯入申出、寒暑無間。皇子時親講說、愛敬日深。任禮部、講求會典舊章、遇祭祀朝會宴享諸大事、敬謹襄贊、勿懈數十年如一日。治家嚴而有法、不苟言笑、於世俗聲華玩好之風、澹然無所嗜。性清介、賤取予、雖然諾飲食、衣服刻苦自持。奉差使、所過食用必自治并戒、僕從不動館人、故所蒞下車輿頌翕然。教子孫持家範、勿令稍染時趨、接物中正平易、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家居宇舍精潔、器物整齊、書籍時親檢點、勿使稍有參錯。幼稟庭訓、習朱子小學近思錄、長益沈潛經義、誦詩讀書、惟以知人論世爲準。故所造洪博深邃、莫測其涯涘。若天文輿地、河渠水利、律呂算數之學、莫不覃思殫究、口吟手披、率至夜分始就寢。謂學以養其良心、

登其神智須旁廣而中深始能囊括羣言發其精蘊又云讀書之法指之必有其處持之必有其故力爭乎毫釐之差深明乎疑似之介譬自著齊聯云玩經文存大體理義悅心若已問作耳聞聖賢在坐其平生得力語也所著有八卦觀象篇象象論象傳論繫辭傳論序卦傳論卦氣解衛書既見毛詩說春秋正辭周官記律譜六樂解九律解聲應生變解成律合聲論審一定和解天位人聲地律論合樂解定黃鐘之聲及其徑論律書解琴律解瑟音論算法約言等書藏於家易主朱子本詩宗小序毛傳尙書則兼治古今文春秋宗公穀義例三禮采鄭注而參酌諸家病中猶時時背誦經書不置乾隆五十三年卒年七十歲子三人達原乙酉舉人山陽縣學訓導通敏壬辰翰林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遷辰戊戌進士甲辰召試授內閣中書先卒孫六人

贊曰庸堂少從公之從子葆琛進士問學嘗一見公自慚謏陋未敢有所質也後讀公尙書既見歎其精通浩博深於大義章句小儒末由問津矣近者孫伯淵觀察撰輯經學淵源錄屬庸堂徵采事狀因從公子葆素誌銘家傳等勿得其家行述於是撰掇其學行大畧著小傳以俟觀察錄爲公之學行近世蓋僅見安得盡讀公之遺書爲快乎

《碑傳集補》卷三

邳州州判葉君均墓誌銘 劉台撰

君諱均字階平姓葉氏故宋觀文殿學士夢得之後世居吳縣洞庭東山高祖士美始占籍上元曾祖文元祖承齊皆不仕父向皋候選州吏目贈奉政大夫嘉興府同知母沈氏贈宜人君少爲工部掾考滿議敘以從九品簡發江南河工試用補實應縣主簿實應縣運河沿隄八十里置閘與涵洞二十餘所丞主簿實分領之閘洞之水注溝渠分溉田畝四五月之間尤食其利而是時漕引方急吏務蓄水以濟運民常苦旱至於淫雨爲災溝渠滿衍田中之水壅遏不得宜洩勢非急開閘調濟有方公私交利民咸便之乾隆三十一年夏大水君以開閘爲通判所劾河督急召君問狀君曰

皇上軫念民依於高郵三壩立椿以志

諭曰水不至椿三尺勿開壩蓋言大漲則放水以固隄小漲則退水以

顧田廬今水至椿尙不及三尺隄雖險人力可護奈何不顧百姓河督

雅重君又嘉其言直置不問以親老乞終養尋丁外艱服闋補原官四

十七年大舉又以啟閉爲監司所劾亦賴河督知君平無事調桃源縣

主簿遷清河縣丞又遷邳州州判致仕以子世傳官誥封奉政大夫嘉

興府海防同知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卒於清江浦享年七十有

六娶范氏贈中憲大夫刑部陝西司郎中諱文聯女有閭德詒封宜人

先君四年卒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五世經丁酉科舉人授甯縣知縣世

傳甲午科舉人德安府清軍同知世綸世俊世佐皆國子監生世佐先

卒女一適戊申

恩科舉人宮秉鑑孫男十德晉德升德泰德恆德謙德萃德豐德翼德

履德鼎孫女五曾孫男一清甫嘉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世經等葬君

舍山縣治南六十里羊山之麓以宜人附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一言

之託終身不負茲不具論論其大者銘曰

一命之士存心愛物道則既伸身亦不訕積善有報在其子孫我民之

思志於墓門

《碑傳集補》卷三

特贈副都御史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公錫寶墓誌銘 朱述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春御史劍亭曹公卒於京邸手書遺其子曰誌墓之文必求石君朱中丞爲之蓋石君先生最知我而其文必傳也其增



陳慤以其孤江書來告哀且求銘曰此先子之遺命也子泣曰我何以傳我友哉然吾何敢遽銘吾友也慤屢趣之曰姑有待越嘉慶己未江將扶其繼母趙淑人之柩歸合葬於公阡固以請珪曰我今可以報吾友矣公諱錫寶字鴻書又字劍亭江蘇上海人祖贈公煜曾父贈公培謙母張淑人以康熙己亥年十一月初三日辰時生公幼而穎敏絕倫見愛於祖父母弱冠以第一名入學乾隆辛酉以國學生舉北闕鄉試王戊考取內閣中書丁贈公憂戊辰直軍機處庚午補中書時與莊嚴撰培因同直齊名莊既取大魁人望屬公傳忠勇公將奏摺侍讀力辭忠勇公笑曰人各有志不可強也丁丑會試中式殿試二甲五名進士改庶吉士丁張淑人憂扶喪南旋忽遭瘍疾委諸將十年手鈔經史古詩文華嚴皆成部疊架作詩尤長於五古有陶謝韋孟真意丙戌散館改刑部主事戊子遷員外郎庚寅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擢郎中辛卯充會試同考官督學山西乙未授山東糧道丁酉以旗丁關殿命案呈吏議來京以部員用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分辦黃籤考證書成議敘以國子監司業用乙巳與千叟宴

特旨授陝西道監察御史丙午上封事劾奏大學士和珅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竊知其事者漏言於和乃星夜毀其跡於是奉旨留京王大臣勘查偕安蹤跡竟不可得而公危甚馳赴熱河待詢當是時和珅當路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公此舉皆咋舌噤不能吐氣一二有心人仰屋竊歎而已亦未敢領言公賢皆曰曹公禍且不測然

上竟不以罪公也部議請三級奉旨改爲革職留任蓋

先帝保全言官故卒無敢中傷之者丁未充文淵閣詳校戊申轉掌陝西道巡視北城八月充鄉試同考官九月以他御史事波及降二級留任庚戌以後得嘔血疾自是貧病憊甚乃自作年譜壬子正月十九日亥時卒於官年七十有四越八年

今上親政六日而和珅下獄正月十八日賜死

今上於是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公一人而已二十八日

特下明詔曰前御史曹錫寶參奏和珅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時當和珅聲勢熏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

殊爲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至二十餘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伊子照加贈官銜給子廕生於是天下聞之莫不吞聲心折呼

聖明萬歲而天道久而必信也嗚呼公真不朽矣何待珪一言以爲輕重耶憶珪初識公於丁卯八月公提學山右珪爲晉藩相聚者三年中間離合亦不數數見也而公獨以珪爲知我且遺言其子必求子銘子感公意乃以姪女孫許字公之子江公娶張性孝爲姑剗臂生女一嫁海寧陳慤繼趙生女一嫁青浦肇嘉側室郭生子江三品廕生江卜以嘉慶四年己未冬某月某日附葬趙淑人於吳縣七子山清涼塢背丁面癸公及淑人之墓所銘曰

鄧林薈萃萬族穴巢有孤鳳凰神飛哀號燎原一炊獸走鳥焦嗟鳳逝兮帝命下招公今在天扶雲一笑噫我後死仰聞絕叫

聖人旌直豈爲一人闡幽彰瘴忠正氣伸榮哀誅鉞惟皇福威垂蔭世世視此碣碑

陝西宜川縣知縣路君學宏墓表 趙璧玉

嘉慶七年秋懷玉權守克州同歲生荆溪路君應彝自京師致書云應彝不孝率先子諱即日南下將謀寇事一生言行不忍湮沒謹函狀乞表其墓按狀君諱學宏字宏劭爲荆溪世族曾祖迪明諸生好任俠崇禎末衛鄉里有功祖培終身不應科目人高其志父衡康熙乙未進士官福建順昌知縣君在母七月而生幼孤有至性民母湯生母徐皆憐愛之六歲讀孟子書能說義利二字大義及長爲邑生員以客授爲業東脩所入皆贍貧乏乾隆乙酉爲選拔貢生辛卯中本省舉人時年已五十餘矣仍下第諸公卿爭致門下俱不就遊晉楚間歷主講席以讀書明理爲務力挽近今士習人知講習爲重有某生不順乎親君令長跪受教卒以孝聞其仕於陝也歷試山陽麟遊諸縣事山陽居萬山中界連楚豫獄訟繁滋素號難治每讞牘必求其平有趙成殺死一家非死罪六人誣其事於子其子痛哭自承成揚揚自得君覺之曰殺人者趙成也天下豈有子陷極刑父反有喜色乎特非一人所能辦耳有孫四貌兇悍證其子尤力乃引成與孫四詰之遂服罪逆回田五畝盧

武攻剽郡縣。避與盧武接壤。警報日數至。民以承平久。不習兵事。束手無所計。君慨然曰。爾曹毋恐。當以死衛吾民耳。周行山谷。設卡站。治軍械。募敢死士千餘人。分布要害。躬自巡徼。晝夜不息。體素豐。不便騎。從者以輿進。輒卻之。賊竟不敢逼。城賴以全。嘗有武弁拘得回民數人。以為賊偵。謀先生曰。其色慘。其詞直。此良民也。遽釋去。既而訪之。果鄉人之避難者。初官宜川。積貲累限十日。剖釋無留獄。公餘振興學校。子弟得其造就者不少。宜川故有橫渠張子祠。久頽圯。捐貲鼎新之。朝望率諸生行禮。為講正蒙二銘諸篇。圖聽者以千計。有兄早世。事寡嫂。唯隨與兩弟友愛。其析產讓而受。惡工文章。博通篆隸。尤精畫理。山水宗元四家。寫生類陳道復。為世所重。年既老。移疾歸。卒年八十有二。配孺人徐氏。先卒。子五人。應求。附貢生。應和。增貢生。應彝。庚子舉人。應升。應恩。國子監生。應求。應彝。出為兄弟後。孫十二人。曾孫四人。士大夫讀書未遇時。往往慷慨自許。一旦出身加民。而言行多不相契。甚有背而馳者。若君之訥於口。而遇事有為。非所謂明體達用。可以矯世厲俗者歟。謹撮其大者。俾揭於墓。

（碑傳卷一〇八）

翰林院侍講學士佟先生圖裕布墓誌銘 朱廷

裕軒先生既葬其門人御史劉君渭告于珪曰。吾師之化也無恒。然其平生用力而自得者不可沒也。公知吾師者。請為文揭于石。珪不可辭。先生姓佟氏。諱圖裕。布字裕軒。滿洲鑲紅旗人。父薩克思哈。官甯夏駐防協領。母隋氏。先生其次子也。中乾隆辛酉舉人。初仕翰林院筆帖式。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授職檢討。歷官侍講。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至侍講學士。壬申。甲戌。充會試同考官。癸酉。主四川鄉試。庚辰。主山東鄉試。先生性恬淡。方需用矣。遽引疾乞休。上旋命為河南學政。而先生已前告罷。遂不出。所居城西南隅。曰象坊橋。于宅之南。開地數畝。藝穀蔬。曰漫園。出阜城門外十里而近。曰釣魚臺。隱土山。面流築土屋數間。曰野圃。暇則挈杖獨步往來。于是開有造之者。不距聞。方外有通名理者。必謁而請益。冀還其真。于釋道兩家言無所不參究。晚若有心得。其自守廉介。雖門生執友。不妄受一錢。初以似續為念。既而屏嗜欲。與妻恭人偕修白業。豫買地西郊。種樹環墻。築菴于其左。曰我將終于是。俾道士守我藏。乾隆五十年乙巳正月。上開千叟宴。于是先生年六十有六矣。與其兄給事圖薩布偕與焉。拜

賜御製詩如意。筇杖皮幣歸。其秋示疾。珪將屆駕。木蘭八月朔及朞。再踵謁。先生笑曰。君歸來。吾其逝矣。既望。請家人曰。吾欲暫舍于郊。既出。曰。吾不反矣。作書分其遺物于昆弟。其妻來問疾。趣之歸。曰。無憾我。命築茅屋于菴後。既成。遷焉。跣坐。竟日夜不訖。二十八日。平明。語其從弟某曰。今日吾定逝。無動待。吾行遠而後屬。續焉。諸人遙候于戶外。靜默無氣逆聲。良久。端坐如故。候之。息與脈寂矣。其定力庶幾涅槃。生于康熙庚子年二月六日。癸卯。卒于乾隆乙巳年八月晦乙巳。越六日辛亥。葬於鐵家墳。所著有枝巢詩集四卷。先生廉靜淡泊。殆於復者。其脫屣榮利。超然去來。有以也。銘曰。孔取不為。孟思已貴。絕利一源。勝師十倍。上為昭明。惺惺不昧。嗚呼先生。爾已反其真。而我猶暗。噫。噫。

（碑傳卷四八）

故三原縣司訓康公紹衣墓誌銘 康澄
綏齋康公諱紹衣。字聞言。世居郃陽城內北街。前明萬曆己未進士。歷任戶部雲南司事。諱姬鼎。其曾祖也。祖諱體謙。康熙庚戌進士。有來青閣制藝行世。父諱啟慶。監生。例銓州同知。不果就。公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乾隆五十九年以歲貢生授三原縣訓導。六年俸滿。予告旋里。越一年卒。則嘉慶六年二月初七日也。壽八十有四。公之少也。產業無幾。雖因仍舊家門戶。而先世留貽久已蕩廢不存。兼又早失所。估與母南氏。焚焚相依。有弟二人。無甚生計。可營度日。蓋不勝拮据。沈潛好讀書。寒暑罔懈。無師資。刻苦自勵。有從叔某。課于子家。頗有學。公每伺其講論。去而竊聽。隱之弗敢使知。遇先達。輒虛心求教。必窮極其說。而後已。中年遊長安。武功。孫西峯檢討主關中書院。講席諱稱許。謂其學業深遠。直追時賢。而上撫憲陳榕門先生亦嘗踰格嘉獎之。於是譽聲騰起。無遠近。人若士皆知有康某者。但舉其行第。不待稱名也。顧遇合不偶。小試屢列高等。拔前茅。而困于棘園。累薦弗售。蓋公之讀書義理。必期信心。凡所講深微。則隱不屑屑。人云亦云。為文章以天崇大家為宗。嶢刻峻峭。駘跽時談。故往往抱知希之威。而要亦終不改易其絃轡。正如陳臨川所謂專車沈香。雖不見售。斷不敢折而為薪。以非其價者也。其司訓三原也。甫蒞任。謁文廟。見兩廡賢儒主有奉功令。當去而仍留。當入而未補。或舊有業已損失。現在仍復錯亂者。心頗不



恆即搜得闕里文獻通考及雍正年間從祀賢儒姓名印冊一釐定
補缺遺者四十三點。蓋存者十出無考者五。證姓名錯訛者六。規模
覺整飭。學憲知之。嘉許再三。即諭通省儒學。皆依此留心。以更正之。
某生者。因公事與差役忤。至于搆難。差役咬諸本官。官拘生。將懲治。公
毅然不以爲可。力與之爭。事乃解。士林無弗欣悅。其他教誨殷勤。俾遊
其宇者。如坐春風。則尤不可悉述云。生平抗直自任。是非所係。不少假
借。不知者咸疑其不可近。其實與之言學問。論事理。則津津盡。無甚
崖岸。不平之處。此余自少相與晉接。迄今數十年。一得之親見者。非
有誣也。配魏氏。生于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得年五十二歲。于乾隆
四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卒。今存者。繼配楊氏也。子重光。公仲弟。諱照乘
子。爲公嗣。方今遵例入國學。事甫就而公卒矣。痛哉。銘曰。
學充而富。官薄而清。何窮何達。隨遇能貞。以延世澤。以續家聲。在兩子
孫承繼。尙當藉其餘榮。

《碑傳集》卷二二

書樂郎中廷鈐事 王焯
君諱廷鈐。字待卿。膠人也。乾隆庚午。以第一人舉於鄉。逾歲成進士。授
戶部主事。積擢郎中。凡二十餘年。官不出其部。資循而無臘級。焉。方爲
員外郎。相國某公至其部。日將夕。使視諸司。闕無人。獨君在。手一編。傍
如也。相國異之。召而問之。曰。郎無事乎。無友戚乎。胡寂坐此。對曰。公事
不屬郎。郎無事矣。友戚有之。聞相誼。亦無事。坐此以待公事耳。相國歎
息去。後郎中缺。員相國閱籍。得公名。曰。是坐署觀書者耶。遂以君名上。
京官俸薄。通識之士多營得差遣。以求贏羨。部侍郎某公。君座師也。憐
君貧。使視漕通州。授以意。但正色言米不佳。千金可立致。且使僕佐之。
君至漕所。當事者呈米君默然。僕目視君。君不應。竟空手歸。僕告侍郎。
侍郎責君。君不能對。良久乃曰。顧其米誠佳。安得謂之不佳耶。左右皆
粲然笑。侍郎亦笑。已而歎曰。子誠廉士。吾不能復爲子謀矣。某歲例推
某府知府。未赴任而卒於京邸。同鄉之官於京者。醵錢以歸其喪。君門
人王夏蜀子與余友。爲言君事。而使余紀之。

《碑傳集》卷六〇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五

姜國霖 張符驥 沈祖惠

姜先生國霖言行記 附傳

姜雲一先生名國霖，濰縣孫家莊人。家貧，父遊京師，疾病，先生往省，至則已卒。無錢市棺，以敝衣一稱裹其尸，身負之還。族黨哀之，為贖貴以葬。是行也，往返二千里，攜錢三百，常乞食於道。見者拉下，母性慈多怒，怒則致疾。先生百計解之。一日，怒甚，先生跪膝前，作小兒嬉狀，強母掌其面，母笑而罷。自是不復怒。先生時年五十云。師事昌樂周生士宏，士宏有高致，嘗與先生至莒，樂其山川而家焉。死，葬其地。先生築室於側，年饑，率二日一得食，居常衣冠甚肅，言語甚謹，誠於祭祀，遇人必忠敬。予嘗過其書廬，見題座右云：「此心不可有呼吸之放，予問先生書讀何書，曰：『只論語終身味之不盡。』」嘗自述生平為學得力，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擾其念，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先生於予為妻族諸子，子稱之必曰先生云。

（碑傳集）卷九十五

張符驥傳 沈祖

張符驥字良御，號海房，泰州海安鎮人。壬子副車世爵子也。世爵為州名儒生，符驥賦姿穎異，十歲即能為驚人語，長而博極羣書。年二十，補郡博士弟子員，論學篤信程朱，文筆法麗川，聖祖南巡，獻竹西曲，京江張文正公第其詩一等。年五十，貢入成均，甲午舉京兆，辛丑成進士，改庶常，在館三年，以祖宗邱墓為念，遂乞休歸里。林居四載，編輯宗譜，獎勵後輩，游其門者益眾。少時焚券，宦遊後貧約如故，不私謁當事，然勸濟河道，懇修范堤，有益鄉里之事，嘗力言之。黃山閔賓連卒，廣陵符驥葬之蜀岡，為其子續娶，以延宗祀。表章節烈，必使其人有傳。生平於是非二字不肯含糊，力闢姚江之說，與其師友辨析不遺餘力。後鄉會及廷對諸策，皆指陳精鑒，其究心理學如此。所著有依歸集十卷，已行世，餘集尚多，貧未能全刻。

（碑傳集補）卷八

沈祖望傳

沈祖惠字配望，號虹舟，烏程之馬要人。明工部侍郎節甫來孫。父在我，贅吳江平望李氏。祖惠生浹月而母李卒，育于外王父母，仍為外氏贅壻。外氏無嗣，因冒李姓。年十九，為嘉興縣學生，尋食餼。雍正己酉拔貢，乾隆壬申春領解第一，其秋會試第二，歸班改復沈姓。除江西高安縣知縣，充己卯同考官。卒年六十八。祖惠殫精帖括，弱冠有聲，屢困場屋。年三十四，游陝甘學政幕中，始銳意詞章，為西征賦，兩年乃成。其序曰：「函夏都會十有七，而秦地半天下。漢唐建鼎全盛，文學充於有位，誇宅京之深麗，競人神之環富，揚光飛文，鏗鏘百代矣。折以夏周文字至簡。」



要而雍州所轄山則西傾朱圉鳥鼠太華終南惇物三危合黎
熊耳岷嶓岍岐荆而鎮吳嶽水則漆沮澧沔涇渭河洛江漢黑
弱而澤藪攷蒲所謂包地絡陰陽挈神州綱領宜其被六合成
帝畿天下有變長驅荆豫天下無事鞭策戎羌秦并六國制東
面之權也周逐獫狁漢擊匈奴隋唐致呼韓突厥後病吐蕃回
紇憂在三邊也呂余所見詎待天山瀚海卽隋文臨鞏榆關之
閒雜虜出入好人而怒獸蜂屯蟻聚至不可爬梳則欲毛舉大
概呂揚權漢京鋪陳邊塞情繁理富靡所置喙僕東鄙人也所
見不過婁淞苕霅煙葦兩笠時相往還嘗一驅馳涿鹿仰睇神
京歸裝敦迫金臺燕市之旁誦詠僅矣頃隨使節周歷全秦
時西薄燉煌縱橫萬有餘里所至得考其圖籍山經地志神書怪
牒起遼皇幽昧逮歷代將相侯王人物網羅印證頗廣見聞顧
鋪敘則事涉於鈔胥剖析亦技窮於隸首惟是東西郡邑交會
之往來跋山踰河鞍馬行理之委頓與所歷邊方險塞蕃置星
羅蠻女羌童形詭音別及夫艸木荇落風雲變態春秋兩易牽
於情思實多昔張左十年作賦屏人事而僅得之故逖覽賅聞
洪纖畢舉僕才謝雕蟲構思促急畧仿潘岳西征竊倣詩人誌
行役之義非所親覲不以摭羅其陳蹟鬱湮而滄桑寥廓感今
古之茫茫爲臨風而凭弔也其辭曰粵維癸丑孟春正月初吉
管室繼辰太簇中律土脈始和寒風餘栗乍椒檠呂頌花促斑
衣之離膝師命有程浩焉西征將翦井鬼之分野控雍梁呂帶
策起東海而略虞淵薄蜀庸而窮朔漠陽昧幽明所歷孔博際
聖清之一統橫宇宙巨覽廓丹陽水會句曲行彭橋聯姊妹城

枕鳳皇環鍾山之巖巖開白門之堂堂尋莫愁之冶麗入建康
呂高驤明祖作都樹國再世乃輟而弗康然猶肅留守者三百
禩薦孝陵者十五王與燕都而對峙拱宇內之金湯淩中流兮
發櫓汎大江兮揚舲雲日沃盥天水空青參差山郭隱約津亭
迺濟危城登峭閣登江銀濤指鐵甕日瀉奔采石望江陵而
咋喁艦鷁齊飛檣鳥遠掠疎森轡馳短轅言邁東葛葛城淩厲
中原漸莽蒼而異色潛蕭颯之墟邨輕陰健憤落日鷄豚則有
豐山清媚淶水潺湲夕陽好鳥兮賓客閑小閣幽梅兮風流嘆
清清流嶄嶄首扼雄關關三關關一夫當險
萬夫莫拔補殿前之點檢此咤喏而拔山繁縷藻飾袍袖朱殷
渡珠龍擊磨盤層岡疊嶂剗創巉岬已跨鳳而路闊尙環
滁呂勢攢相先民於殷夏赫高皇之龍翔朱旗起淮右羣雄殄
八方致治齊平唐宋發迹竝乎高光何燕王之靖難志剗喪乎
元良彼未葉之黨鋼職詒謀之不臧南都淫樂終始興亡積皇
覺之古寺追豐沛於疇曩明淮水湯湯隔原隰
憑軾西蒙結紉城父結紉城父明桐亭交衢吳楚錯語
弭鹿邑入中州黃輿豁其膠鬲八極回乎寸眸自太皞始居此地閼父封於有周秣馬乎魏都稅駕乎許濠武
安雄烈義動奸操古橋逶迤遺像飄蕭絢藻廡壁飛舞旌旄州
迎陽前滑洧而宅卜既溥既長連蜷結束無平不頗突兀軒轟
無阻川川原隄於號飢線戾通乎韓趙絕岸欽崎而剝缺隆
山敦宰而縣杳析城太行紫青未了朝發軔於永寧夕夕余駕

乎濯池。偉英閭之進缶，不東瑟之偏嗤。頸血欲灑，白刃靡辭。威夷峻阪，崢嶸古植。輦轂縣接，人馬饑疲。礎鍾名地卽次，曲散是轉。近高天目穴處，升屋翼而鉏芸。如螽蟚其羽，侶蟻藩其軍。名地衰軫墨經，而授戈惟汜。塵兵而流赤，陟陝鄂州當塞院。周召所分，東西是劃。指懷義名地之荒屯，慨曲沃之兆逆。禍衍椒聊，君如若奕。知天道之好還，開三晉目分。靈寶縣之墟，桃林之驛。國繫亡虞，城顏通號。二字則貪賂而賣厥鄰，不臘而既已迫。姬欲昌乎武胙，疆大啟目戎索。閱鄉縣重險，函谷阻深。天路壁削，地道晝陰。封一丸之泥，斷六國之襟。踰躡低仰，目赴軌龍。從岩峩目噤音，倦迫路之長驅。終白日目無見，元鼎故關。宏農古縣，元變。有縣。俄焉粉堞，鸞霄戍樓迎現。名地雲然中斷，乾旋坤轉。壯支檣，濤喧底其奔箭。名地雲然中斷，乾旋坤轉。壯百二之宏圖，關潼關之四扇。其關也，建瓶韓魏，括囊齊魯。提舉兩戒，鎖鑰三輔。十二連城，禁溝門戶。古守名地橫尸膏土，黃巢襲目偏師。闖逆登於再鼓，名地失險由然。明鑒具古，載遵廣路。始蹈秦郊，考實扶疏。艸木漸苞，沃野千里。都會四交，爾其華陰紛翠。鉅嶽舒蓮，抗仙掌目高擢。名地分五明。眇玉女之孤嫠，名地下創成四面，直上五千。其帝少皞，其祀金天。伊姚崇望，僖祀禮虔。還飾崇麗，流蘇華旂。青龍蚺蜺，舞鳳嬋娟。繡屬輦道，宛委楮軒。斧辰設廣業縣，名地旬殷聞。穹碑漢代，此樹周年。宋時有碑三，其延嘉八年，碑南北

明碑之存，今僅見。碑拓本。牛老。碑方。石。刻。不。計。其。數。有。古。雨。師。警。譯。風。伯。施。鞭。揚。蜺。旌。而。曳。雲。旗。駕。玉。蚪。而。騶。紫。輅。名地虎。趕。而。豕。偵。富。錫。池。驗。山。鬼。之。璧。正。蓬。萊。斷。徐。市。之。船。傷。夫。貴。賤。一。丘。賢。愚。同。敝。神。醫。之。幽。家。長。昏。清。河。之。英。風。久。逝。名地夫。騰。謝。瓊。鋪。離。荒。艸。離。抱。白。雲。之。靈。靈。面。翠。岑。而。起。第。子。蘭。綺。變。儀。笙。歌。女。侍。當。垣。井。之。摧。積。尚。池。塘。之。精。麗。縹。緲。汾。陽。流。連。百。世。彼。樊。重。與。王。根。誰。顧。瞻。而。雪。涕。更。有。希。夷。橋。畔。先生。子。美。谿。西。小。州。斜。陽。芳。樹。春。風。馬。蹏。亭。埃。修。數。金。碧。招。提。距。華。而。南。運。渭。之。淡。澄。涇。來。同。漆。沮。爰。止。眇。觀。天。吳。噓。縮。八。水。爾。其。麥。隴。鋪。茶。東。臯。雉。雉。鄭。白。二。交。流。山。川。通。美。望。雨。決。春。渠。成。雲。破。騰。相。淵。華。玉。激。揚。沸。靈。湫。名地排。霜。吐。旭。去。毒。吞。虬。名地樂。動。朝。元。之。閣。名地花。明。羯。鼓。之。樓。刺。原。貨。幣。名地流。泉。積。丘。遠。簷。清。宇。豐。貂。煖。裘。亦。西。都。之。近。縣。分。五。陵。之。貴。游。弔。喪。國。之。遺。社。觀。九。原。於。咸。陽。名地昔。纏。碧。獸。風。慘。白。楊。盜。珠。襪。及。玉。匣。任。樵。蘇。與。牧。羊。悲。侯。王。而。將。相。竟。螻。蟻。之。同。藏。青。燐。衰。神。深。春。野。棠。撫。松。楸。之。豐。蔚。獨。蒼。姬。世。德。之。縣。長。名地經。降。王。之。軹。道。心。懷。古。目。恍。惚。秦。兵。銷。目。六。王。楚。火。縣。目。三。月。未。冷。焚。書。之。坑。已。災。阿。房。之。闕。精。靈。明。珠。芳。塵。亦。歇。爾。其。驪。山。左。峙。終。南。右。開。千。道。新。平。逢。馬。嵬。當。夫。霓。裳。舞。散。鼙。鼓。聲。催。延。秋。夜。出。親。犯。塵。灰。奮。六。軍。之。咆。勃。迫。傾。城。目。自。裁。含。白。傅。之。長。恨。竭。西。崑。之。豔。才。若。乃。孟。堅。良。史。伏。波。宏。傑。雄。盲。腐。而。自。豪。龜。筮。鼓。目



漲瀑水膩湖浮川靡楫佩香奚瓠鳩淵客目濡首昇方几而成
桴馳波跳沫亂點輕鳧時鄭河渠傳漢界摩圭山眺上郡今府延表
包山右而爲鄰中隔黃流日相聞省舊屬大河南則有屍毘之
嚴城在外清涼之岡洞天福地露井銀牀窮諸天之殊相各尊嚴
而寶裝石佛不計其數竦朱峯日冠日嫵巖突日迎霜極修路
之眄睐紛懷古而慨慷自從五季淩遲餘氛未盪經藝皇之埽
除終武功之不暢吳越來同燕雲淪喪契丹策馬南馳西夏拔
營東向金縉竭於路夷財賦糜於括餉烏延兵氣林檎瀾漲徒
勞韓范於戎行久辱大臣於虎帳威東山與采薇賦相思名辛而
惻愴詞馬光祖征戌卒復有九龍韓母載育斬王綏州城外其里在
嘉山在九戲梨年少臥虎簷廊世忠下或黑虎其夫二人鄉山又當是地
許辦萬冠中興之各將終西湖呂放浪當秦吳之異域悲故國
之滄桑安山名靈傷飲離之情涼居士情激焉若夫扶蘇大冢蒙
恬古塋並州城互白虹之隱見吐忠孝之光精二深對峙圓水
之湍沙飄忽定河無雕陰六國時名在魏西山之地險之成馬嘶鳴四城十
戊里古可照天邊寒月之骨動山東思婦之情過豺狼之故穴由
來北痛勝國之虺蛇銀川驛奮臂赤縣弛維如朽索之馭馬
竟分崩而爽師李自成一明馬失自今聯本必日糧富丁多
恤者充有之百知爾本加矣履檢塞跨雄陲控弦鐵騎積粟精棗九年
遼都二千余子境相焚燬形勢東至清水城西至事夏花馬道
休養生息開通之儀近已改節本朝輦輿輸貨充斥溢達昔有名
臣是度是咨實沙聚米式固藩籬則有太虛閣外在府城凱鼓
樓頭在武城北門西臺此樓沙因驚而自響塞不風而已秋望邊
堠之隱隱橫地脈之悠悠原夫河流灝瀚滌蕩戎華徑橫城而



乃渡渭瀼洛斥鹵揚沙。見前
水流沃日潰壤。坤含凍而豐芽。種繁汗血地稱渥洼。王有虎臣攻駒簡花。分馳角北顧影驕誇。權奇綠縹則天閑騏驎連錢夾鏡。則邊鄙駟驂磔礪聳突塤阜豁飭嘆乘黃之一去空奔逸夫靡廢土峽磊嶸長城廢址。自洛水西至州界

武靈胡服呂闌邊早睥睨而揮指陋亡秦之樂怨亦作俑其見前

有始。長平之戰。始於趙之魏東。秦之若夫臨晉也。晨渡密缶夜鐃。自夏陽七關。或曰。秦之入大河。馬蹄所往。秦之周文造舟而自治。武皇東狩呂橫汾。川流不息。長春柳暗。宇文護時

白樓句芬。今名。地有樓。妙高臺。石室鍾西河之澤。三都書。今入於河。龍門雄司馬之文維昔二儀蹂躐元烝昆命山河傑裂幾盪未安帝乃命巨靈持鼉之極執紘之端蹠掌屢燧天地目官猶復沈淤壅閼未批導夫脾體絛九載而弗績禹隨山目鑿刊遂乃轟雷飛霹屑雨奔湍直下九幽破激空貝闕寒。山門山下。千仞。深淵如海。萬物皆生焉。積冰夜合而平陡春雷微動呂波瀾。齊時會。雲霧始開。爾乃尋漢南之樂園出古道之陳倉。今名。五原隊仗礮谿玉璫石鼓岐陽之符鳴雞霸氣之張登門。始名自此。天險離雍割梁棧雲紛白練雞岫泄羊腸橫當隴漢旁距氏羌陰陰淫霧冥冥紫梯象虹霓之回帶鳴春江之流澌經九折呂蹤滅繞千峯而意迷中原盡邱閣一線通蜀坑。無諸土車馬行矣。風嶺縣畔曉稠敷結構徑駛駝兮無鉤援絕磴路兮如懸溜雷車雲隱馬寸人豆遇廢丘發南星。中興後翠溪深窈碧碣清冷鐘籠篠簜布漫娉婷柴關名。直上猛石蹲踞水隔深林而怒



破碎集組雲浮。斷崖杵臼。曲徑鉤輶。山精楓杳。鈺利戈矛。距冰
 壑。目弱棧界。危道目勁流。坂坻錯繆。谿谷紛糾。變化寒暑。乖隔
 華酋。原夫茲邦。用武舊餘。戰血典午。則鄧艾師潛。子忠入蜀。時
 建炎。則吳璘力竭。米食山。故。壘殘荒。艸之煙。橋載古車
 之轍。其貢花木。所產紫泥。封。散關霄躋。東。二。百
 里。此。一。玉壘雲齊。在。入。爾其羌髻殊種。息噪亂穴。海國
 拆波瀾。舊繡移曲折。色。外。入。文身被髮。目
 自鉗。鑿齒雕題。而相悅。僻野陋文。山乘標揭。秦鞏南界。乃安我
 輻。由。之。和。入。汧渭來。巖岫縮。則有祁山遺塔。山。原。國
 典。街亭敗。故壘減。景於驕陽。六。日。無。影。六月。悲風街恨於
 馬謖。鹽官。涌井。天產是煎。武。人。有。力。廣。沾溉六縣
 一。并。六。衣食百廩。彼華貨其有幾。已煙雲之相連。天水故郡
 今。秦。嬴氏開先。器述據。目騰躍。苻姚尋。目戈鏃。爾其鐵堂古峽
 所。居。雲下良田。其。有。耕。下。田。雷峯酒熟。王。山。今。紀。有。人。古。槐。丹。南
 出。松花果鮮。佳。最。玉鑪匪琢。玉。已。有。石。形。於。寶
 佛何玄。之。一。日。僧。大。偶。火。化。之。通。五。佛。一。當夫開兩
 大肇三綱。龍圖授義。綵石煉皇。女。氏。生。在。成。紀。苞苻早洩。於
 成紀。乃光被乎虞唐。地臨下辨。烽接邊牆。馬思戰鬪。士盡慨慷。
 猿臂將軍。鬱青霞之意氣。有。在。城。外。山上。其。蛾眉少婦。晦
 高臺之流黃。在。城。內。里。若乃指隴山。今大小坂。望吳嶽。今十七
 峯。山。也。川落魚龍。而動彩。有。川。五。小。隴。山。月經晦朔。日恆融。有。月。光。明。亦。無。缺。韓行人。目魂動。聽流水之聲淙。載脂爾轄。言瞻我
 旗。山寒麥短。微風扇虛。伏羌。洵美。其樂只且。圃草繁乎林藪。
 穀土滿於新畬。凭高頽瞰。負郭對閭。何室家雜僊。應牧人多魚



屹距人立誰何。叱翹驅颺曰：風之婆。小石峽平山有風婆。遂乃
抵西平。李唐之鉅麗。凭龍居。名之詰屈。懸介中華。三邊腥羶。神
爵困弊。夫先零。田充國之寇永嘉淪陷。於禿髮。禿髮伺閒不常。蹈
瑕目發。海寇番獫。靈居基列。爾其覆袁。山客客。隋煬執醜虜之
不庭。吐谷積石。山峨峨。唐將觀河源之所出。李唐侯君集
通靈。寶觀。河。三千里。紅崖。在唐城東翁紀。目。嶢嶢。青海。方九百
南。五百里。在唐城東淳泓而蕩。徹。日月出沒乎昆侖。湟。水邈。水朝宗於
河伯。東南。嚙。嶠。西北。溯。洑。自河曰西。東南。按流時於方位。與扶
輿而反易。固絕微之俶詭。嗟難得而縷繹。若其三駕莊浪。北荒
遠步。由平真宰乖割。雲山錯迕。惟毳帳之馬牛。無羈約而
來去。寸蔬半菽。近縣徵調。凍鼓殘旂。空營屯戍。城外無居民。人
我。自。其。未。表。外。夜參半。斗橫。馬悲鳴而達曙。觸霜晨之慘裂。仰
松山之龍葱。徂徠分秀。挺特隆冬。一洗不毛之恥。獨奮後凋之
容。新外山皆不毛。惟松山翠廼有豺狼驚竄。狐鼠縱橫。土藏淡
味。日射霜晶。三眼井一帶。水間鹽汁。而得圍無芻而拊秣。隸乏
水。目空冰。水漲天黃雪。沙名之慕地滄溟。沙似海飄風疾
至。迎沙疊紋。忽黃流之滾滾。破幽荒之沌渾。下沙坡。與河遂
乃網魴鯉。飛鵝鷗。理篙楫。浮陵蘅。河決塞垣。而東注。人歸紫漠。
日煙暝。觀中華之氣色。若蓄眼而未曾。入水中。木樹門。有彼夫河
之爲瀆也。害鍾豫徐。利溥寧夏。唐千渠所興。百穀用播。自唐漢
目規營。代經綸。而貼妥。迨荒治。於我朝。嗚農功而極夥。舉插則
銀漲齊來。決口則洪波夜墮。旱澇匪天。蓄縮自我。事夏。部引河
故夫川禽薦鱗。鯢水蟲滋。蛤羸游。鯨戲。泳於菰蒲。土澤揚華。於



雄。野。外。軍。或。常。聞。此。鐘。上。半。日。有。掠。神。鳥。之。鵲。鵲。觀。雲。海。之。疊。
去。抄。州。下。半。月。有。雉。來。應。州。有。掠。神。鳥。之。鵲。鵲。觀。雲。海。之。疊。
絮。大。白。分。天。嶺。關。壘。氣。處。測。葱。嶺。之。混。茫。出。入。戎。落。轉。側。冉。馳。
親。見。夫。拱。手。者。闔。八。荒。而。無。闕。鑒。德。者。涕。橫。流。而。滿。眶。已。縱。游。
三。五。之。至。治。非。徒。牽。思。古。之。回。腸。敢。笙。簧。乎。六。籍。盜。先。民。之。祇。
陳。長。侍。坐。於。君。子。願。雅。化。之。宣。颺。賦。既。脫。稿。并。自。注。合。一。萬。五。
千。六。百。四。十。許。字。賅。洽。閎。深。上。拚。潘。岳。交。河。王。侍。郎。蘭。生。曰。千。
餘。年。來。鉅。製。也。祖。惠。意。猶。欲。然。再。三。更。正。不。輕。示。人。其。詩。亦。各。
體。穩。稱。五。律。尤。高。渾。峭。拔。逼。真。唐。音。年。四。十。一。而。倦。游。呂。帖。括。
授。徒。鄉。里。潛。心。理。學。厭。薄。詞。章。先。時。稿。本。棄。之。敝。簏。與。竝。世。名。
流。絕。不。通。問。問。竝。世。名。流。亦。鮮。或。稱。道。之。或。曰。意。有。所。懲。深。自。
韜。晦。也。登。第。後。爲。四。書。講。義。自。負。理。學。正。宗。復。不。爲。時。論。所。重。
呂。故。祖。惠。畢。生。無。詞。章。名。亦。無。理。學。名。及。卒。平。望。賈。人。子。有。獲。
其。賦。艸。者。先。君。子。借。觀。而。善。之。鈔。存。一。卷。其。高。弟。子。王。元。文。蒐。
輯。遺。詩。獲。三。秦。游。艸。四。卷。洞。庭。游。艸。一。卷。拾。存。艸。二。卷。經。進。艸。
一。卷。謀。付。梓。不。果。越。六。十。餘。年。落。破。書。灘。余。獲。之。合。編。爲。虹。舟。
集。九。卷。世。閒。無。第。二。本。終。亦。必。亡。欲。付。梓。非。力。所。及。姑。舍。詩。爲。
之。立。傳。而。載。其。賦。傳。者。傳。也。余。文。未。必。傳。卽。祖。惠。之。賦。仍。未。必。
傳。枉。費。紙。墨。耳。於。虛。天。之。生。才。不。易。人。之。憐。才。亦。不。易。自。古。而。
然。詎。唯。祖。惠。也。哉。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六

江聲 陸燿 伊朝棟

江聲傳 吳星衍

江聲字叔潛號長庭江蘇元和人漢江革五十七世孫六世祖禹其自
休甯遷吳門有孝行載在方志曾祖大浙祖文懋父熙生聲凡有兩兄
一弟聲弱不好弄聰慧絕倫七歲就傳讀書問讀書何為師以取科第
為言聲求所以進于是者父故為治業既折閱居無錫聲與兄授徒為
養年二十九遭父疾晨夕侍牀褥不解衣帶手制藥餌至自滌漱審視
穢以驗疾進退及居憂哀毀骨立逾三年容戚然如新喪者侍母疾居
喪亦如父歿時族黨衰其至行既孤因不復事科舉業獨好經義古學
得許氏說文說而習之曰吾始知讀書當先識字也年三十師事同郡
惠徵君棟質疑難居門下學日以進年四十一始為尚書之學唐貞
觀時為諸經正義自詩禮公羊外皆取晉人後出之注而漢儒專家師
說反不傳惠徵君既作周易述搜討古學聲亦撰尚書集注音疏存今
文二十九篇以別梅氏所上二十八篇之偽造取書傳所引湯征太誓
諸篇逸文按書序入錄又採說文經子所引書古文本文字更正秦人隸
書及唐開元改易古字之謬輯鄭康成殘注及漢儒逸說附以己見而
為之疏以明其說之有本以衆寫經復三代文字之舊凡四易稿積十
餘年雖有小疵而大醇不可掩矣時王光祿鳴盛撰尚書後案亦以疏
通鄭說考究古學為書延聲至家商訂疑義始以行世焉聲又病後世
深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衆述求之因為六書說謂建類一首即始一
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同意相受即凡某之屬皆從某也嘉定錢判
官坵題之子亦推其說以為爾雅聲祖元胎之屬始也始亦建類一首
聲祖元胎皆為始亦同意相受說文此類亦甚多推考老之訓如口部
之咽咍也咍咽也走部之走趨也趨走也猶之考注老考轉注考矣其
同在口部走部即建類一首也聲亦以為然而戴編修震以爲實全部
則義太廣聲折之曰若止考老為轉注不已隘乎且諧聲一義不貫全
部乎聲與戴君以學問相推重其不相附和如此又為說文解字考證
及見段大令玉裁所著多自符合遂綴筆并舉奉本付之時王侍郎昶
錢少詹大昕及畢晉部沅雅重聲督部延致家塾校書聲為刊釋名為
之疏證以衆書付刊聲不為行楷者數十年凡尺牘率皆依說文書之
不冒用俗字其高尙書遺水字獲字不在說文遺據淮南作屬獲據爾
雅義作孟人始或怪之後服其非臆說願其書終以時俗不便識讀不

甚行于時又欲舉經子古書俱繩以說文字例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
字準繩又為論語質三卷俱未脫藁而遭老疾矣
今上元年詔舉郡縣孝廉方正之士有召用為京外官者阮撫部與于
各從官所馳書江蘇大府交薦聲聲固不知陳方伯奉茲造門請見聲
辭勿見及府縣申牒敦請又陳情不肖應命費撫部酒及方伯卒以徵
君應聘
賜六品頂戴以年老終于家時有徐孝廉頤秀才廣圻鈕布衣樹玉
從聲游俱以通小學為聲契賞鈕君撰說文新附辨證據經子古書以
明新附誤增之字其本字皆以已具于說文顧君校宋本列女傳國語
諸書為之札記考證文字能實事求是吳中古學自顧氏炎武後有惠
氏父子及聲繼之後進翕然多好古窮經之士矣聲以嘉慶四年九月
三日卒于里舍得年七十有九聲內行清篤言動合古人繩尺傷父母
先沒歲時祭與拭栴栴親澣濯自晨至午屹立如有所見然對家屬如
賓客而色甚和悅口不言錢一介不以取閉戶著書者數十年所撰著
或有舉其失者即時更正嘗以歲差繩向書中星子寓書言君繩經字
以說文既太古釋天文以西法又近今恐致整柄不如以淮南天文訓
史記天官書及尚書考靈耀孝經援神契諸書注經之為得也反復辨
論聲不非之又規聲素食不合儒行領之而已聲死後其子鐸告予吾
父死無他言疑周官儀禮之委曲繁重不可行于今也予曰禮意之會
通在禮記不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又曰禮從宜使從俗乎居喪衣衰
麻不食肉飲酒而公門則脫齊衰大夫父友食之則飲酒食肉惜不能
以此告之矣嘗以匹繒寄聲累書千言卻而後受其虛懷孤介如此所
著書已刊有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說一卷恆星說及良庭小慧各一
卷餘書未梓行子鐸吳縣學生亦好古後聲一年卒孫沅湘沅縣廩生
曾孫楨植
贊曰世人嘗朱學士鈞及江徵君作字兼篆隸蓋少見多怪耳素以隸
書更易五帝三代之文傳之既久忘其本真漢人猶見科斗籀文著錄
于說文解字證之先秦鍾鼎刻石皆自符合壁書漆簡之逸迹猶有什
一存焉而或以不合于行楷皆之何必舍三代古文而為秦功臣乎自
隋已前刻石皆篆隸行楷相雜如朱學士及江徵君書者不知凡幾蓋
博考以證吾言之不誣



父江良庭先生記 江藩

先生諱聲本字繼濤後改叔選其先世居休甯之梅田後遷蘇州又遷無錫復歸吳下遂為吳縣人少與兄震沅孝廉同學不事帖括讀尚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庸劣且甚支離安國所為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同郡通儒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問若璩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偽作於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尚書集註音疏十二卷附補註九條識偽字一條尚書集註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尚書經師系表也經文註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偽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矯皆不能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所著之書乃能發其作偽之跡勸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皆未之及也先生出而集大成豈非伏孔馬鄭之功臣乎其辨泰誓曰泰誓今文古文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為之注自東晉偽古文出則有泰誓三篇世無具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為孔壁古文因目此為今文且反疑其偽以故寢微而至於亡顧其遺文記火流殺至之事且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為之注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辯之馬融書敘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至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紂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辯之曰泰誓之意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泰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其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敎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泰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已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為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泰誓三篇適五十七無

泰誓則不符其數又李容集注尚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數散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為難以致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紫朱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觀幸遇之而乃以火流殺至為神怪謂為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楚帝命率育即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為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為偽書則不可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耳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出於伏承猶不能無闕逸況泰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偽造必不敢張空拳以自吐胸臆並不取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據拾典籍以翼補綴依據諸理以為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偽孔氏之所為矣安肯故留此閑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殺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綴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為此辨此又融惠二君之所未及也先生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為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即與人往來筆札皆作古篆見者訝以為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為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為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恆星說一卷文不錄喜為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游如王光祿鳴盛王

侍郎蘭泉先生畢制軍沅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事干之所以

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公清首舉先生賜六品頂帶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動輒與時違取周易艮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爲良庭先生云藩少從古農先生學先生沒後藩汎濫諸子百家如涉大海茫無涯涘先生教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從先生受惠氏易讀書有疑義質之先生指畫口授每至漏四下猶講論不已可謂誨人不倦者矣子鏐字貢庭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頌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菴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駢體文字當今海內學者莫之或先也頌字述卿嘉慶甲子舉人乙丑以第二人及第今官翰林院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錢宮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宮詹別有傳

（附錄）卷三

湖南巡撫陸君燿墓誌銘

天子任大吏以封疆之重必其學通達古今其心仁愛民物廉潔以持躬公正以率屬精敏以應事又得久於其治吏服民懷清和樂愷斯實樹殿邦之偉績而上酬岳岳之盛心也若乃謨猷漸著

眷倚方隆漏盡露晞中外嗟歎如誥授資政大夫湖南巡撫陸君者悲夫君諱燿字明夫一字青來吳江人會祖授元祖銓考環保德州吏目位卑而德劭餘事精漢隸妣金氏宋氏陳氏三世皆以君貴累贈封至資政大夫夫人君陳太夫人出也自幼寒苦承庭訓篤志於學以君子自勵乾隆十七年壬申

恩科舉於京兆甲戌會試明通考授內閣中書遭父艱服除入軍機處

游歷戶部郎中

皇上知其才授山東登州府知府調濟南升運河道按察使布政使至湖南巡撫君學優品端精析理義詳究前人言行政績故事理通達無盤錯之難性澹泊操持謹確義利之辨斷如也處事衷諸道不意爲同異所見既審莫可搖奪爲郎官時公卿藉以決疑議歲甲午在運河任壽張逆匪嘯聚距濟南州二百里良民生長太平猝驚駭君嚴禁諸官所毋或遠行滋民疑鄉人爭入城慮良姦莫辨議閉門君曰賊未至何閉以示怯耶且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或發誘耶洞開重闕身坐其

間稽察咨納民心大安未幾而天兵殲賊皆重君鎮定有方略云先是選大理府改登州升西甯道調運河皆以母老蒙聖恩體恤及爲方伯母夫人痰疾顛狂必君侍側少息叫號陳情歸侍溫綸垂允而故宅無可居乃僑居禾中夜不解衣聞母聲響即扶掖婉勸就枕積六年遭喪既葬起督運河堤工復任藩司年餘拜巡撫湖南

之命君於運河博稽詳驗洞悉源委機宜成備考六卷秉臬慎重民命多所矜卹議免命案中徒犯解職省拖累總藩時佐雜人員墜積貧窘請停止分發又以虧空多請定耗羨倉數條奉旨議行湖南鹽務有助公陋規至則峻卻之適鹽價昂昂遂勒減其半

社倉捐穀未輸者六萬二千七百餘石計貯穀已足請停止催收親老來需次者勸歸養因請申明終養成例

上皆是之餘如創葺書院加惠生徒刊前修之遺集鈔本朝之名文輯家乘厚宗師爲師友事不勝書不立講學之名言動胥歸儒術冠婚喪祭世俗所習常而屏於禮者一弗用其舉京兆也余薦冠本房幾黜而卒登交誼最摯其儒居亦以余相親爾前年余病瀕於死賴君擇醫品

藥漸向愈扶羸送行自虛不及再見君豈意吉往凶歸乃遽哭之乎君病猶視事及請解任越數日卒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也

上聞而惜之既而事有與君涉者輒論及之天下彌頌聖主之知人而尤以倬抱未嘗爲君憾爲斯民歎焉君有明夫詩藁切問齋文集皆力追古作者初涖長沙夢吟七言長篇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層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被其德者揮涕誦之年六十有三配陳夫子子三恩綬緇綱孫六恩綬先卒繼綱奉柩詣東顧阡十月庚子啟君

自營生墳以葬泣請余誌之不忍辭也銘曰通經致用兮卓爲朝英仰承

恩遇兮殫此寸誠衡峯嶺嶺兮湘川深情與誦方騰兮隙駒忽驚旌麾黯慘兮來歸邱壟不亡者存兮千秋令名

（附錄）卷七

又書陸中丞遺事

錢樹棠先生嘗爲余述陸公明夫之事云公巡撫湖南初至任所鹽商進白金三萬兩問其故商人曰此舊規也先進此金後當以時繼進公不受并絕其再進商人曰大人不受則此金無所歸矣公命以其數平

監賈賈爲之低。前任撫楚者雖稱廉靜，亦嘗受之也。時天下巡撫之官，皆有貢獻，爭以奇珍自媚。公所貢者，尋常土宜而已。上知公廉，必受之以慰其意。而和坤方用事，官吏重賂，習以爲常。公未嘗致一物，聞其能爲禍，亦不懼也。故事巡撫每歲決獄有失入者，部臣以輕重議罪。有失出者，議罰之。會廷臣言失出之罰，使巡撫官自議當罰幾何。公乃私憂曰：歲歲決獄，難保無失出之誤。自議所罰，則不可從輕。我惟有舊宅一區，田百畝，在將何以勝之。公之憂，蓋恐事至而不得全其清節也。是時湖南亢旱，而公已病，日強行求雨，冒暑積勞，遂不起。家人以藥餌進，卻之曰：身體受之父母，今庶全歸矣。陳君駕千又爲余言，昔在湖南，幕下授公子經。公以事遣其子隨余還江南，臨行戒之曰：所過郡邑，幸勿使官吏知吾子。時行李蕭然，竟無人知所過者。爲公之子也。始公爲山東布政使，入覲，時城門權稅胥吏侈甚，凡封疆大官入城者，不論裝物有無，必索重資。公實不能與，乃置衣被於外，攜一僕前行。曰：我有身耳。既入，從故人借給衾褥，覲已還之而去。湖南水多，芙蓉的藕甚賤，幕客皆恣噉之。公既病，夜中欲得藕粉而素不具，乃使僕叩其客之門乞之。其廉儉如此，蓋行狀墓誌所不及詳也。爲補書之。

《碑傳集》卷七三

資政大夫子告光祿寺卿伊公神道碑銘

今上親政之年，以寧化伊秉綬知廣東惠州府。秉綬御其父光祿卿公以往。後三年，其民陳亞本、陳爛、展四作亂，秉綬既擒亞本，先事請誅爛、展四，忤大府，劾戍邊。方是時，粵兵之從賊者，或爲僞前鋒，僞三大王，諸臣諱莫敢言。光祿卿公自以嘗爲九卿，義不得苟止，具疏欲以聞。大府并劾公褫職聽勘。于是亂益劇，大府倉猝自裁。勘者奏公言皆實，秉綬故無罪。

上旣褒雪其事，起秉綬知江南揚州府。公復就養來江南，以卒。秉綬奉喪歸葬，貽書邑孫屬文其神道之碑。邑孫辱與秉綬交，又察知公賢行，乃次公生平出處志節而爲之書曰：公諱朝棟，先名恒璜，字用侯。伊氏唐末有諱顯者，自莘城遷閩，世爲寧化人。傳廿一世，入我朝。某以歲貢生官順昌縣訓導，不污耿逆僞命，是爲公會祖。以公贈奉政大夫。祖某贈朝議大夫。父某縣學生，贈如公階。妣王、雷俱贈夫人。公年十八入縣學，明年食餼。乾隆十八年充拔貢生，又六年舉于鄉。又十年以陳初哲榜進士，入刑部補安徽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湖廣司郎中、遷浙江道監察御史，掌其事。轉戶科給事中，浮陟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叅議、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



最後爲光祿寺卿。得疾。海澱直廬請告。凡十有五年。以嘉慶十二年八月六日考終。年七十九。配羅氏。封夫人。子二。長卽秉綬。次秉徵。監生孫四。紹祖。紹熾。皆從九品。紹曾。紹錢。孫女二。公少澁靜。抄書好。日讀其大父所篋藏書。敏于文。家貧。時出講授。性耿介。歲飢。食粥。或欲周之。而勿能也。故左副都御史雷公鑑家居。一見以爲可與言學。其鄉試見知。故光祿卿嘉定王公鳴盛在刑部見知。諸城劉文正公。公自聞雷公之學。益究心。儒先書言動有渠。獲。先後居喪。一用朱子家禮。茹蔬三年。哀感行路。同鄉蔡文恭公來弔。退而歎曰。鄉人不乏雅材。至于居貧實樂。居喪實憂。吾見伊君矣。方會試。旁皇治瘼。適族子有以事繫縣者。持百金詣公求一言。公不可。已而事聞于縣。縣令雅重公。竟釋族子。公亦竟不受金。居卽舍二十年。敝車羸馬。盤桓人後。獨坐曹無寒暑。在人先。政有得失。昌言輦中。言之不得。必爭。爭之司不勝。則爭之堂。終不勝。歸而焚香讀書。以平其氣。自主事。遷御史。皆用積資。自給事中。以至爲卿。皆特擢。不由論薦。公素寡言。嘗謂爲儒。自不妄言始。尤善處貧。嘗曰。安貧樂道。人所恒言。道果奚在。恬退則道有其象焉。謙和則道有其所焉。斯固可樂耳。蓋公所親受雷公。以溯其鄉先

生蔡文勤。李文貞之流風。而身踐之者如此。著有南窗叢記。並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其立朝無援。雖嘗被遇高宗。不居要路。晚以秉綬官中事。爲

國一奮。天下觀公丰采。及公卒。而閩學之傳。或幾乎息矣。此于今世。非一身一家之痛也。秉綬服公之教。又能承公志。而大其施。故具著所繇。且爲銘曰。

閩學自宋。傳緒有從。其在于近。蔡公雷公。公最晚出。勵志禔躬。載出載處。心亨道虛。往蹇來譽。契于高宗。嘉汝小心。

召對從容。公老江湖。痛抱遺弓。十旬素食。慟此遭逢。有孤其操。有耿其衷。譽以靡悔。亦克有終。歸就考卜。有碑斯寫。子孫繩繩。來者方隆。顯銘詔後。遺直是恫。孰來下馬。欽想餘風。

王芑孫撰 《惕甫未定稿》卷一〇

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

閩南爲儒者世服朱子緒言。雖親受業陽明先生之門。如薛行人中。離于朱子不敢倖。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漳浦蔡文勤公。益推而明之。文勤授甯化副都御史。雷公授同縣光祿寺卿伊公。其爲學以慎獨爲本。其推行始於固窮。成於成仁取義。故其道近而難至。其事質重而光明。嘉慶十有九年。公之子前揚州府知府秉綬爲祠堂於學宮之里。以祀公。門塾堂室皆備。詎日升主於室。公之配羅夫人附焉。而寓書於陽湖惲敬請銘。古者士大夫立家廟。祀曾祖以下。有功德則專立祠堂。於禮甚宜。其麗牲之石刻之銘。亦應古義。惟是敬以後學。操簡畢與朝廷之事。懼勿任。爲罪於後世。而秉綬請勿暇。遂不敢辭。公諱朝棟。字用侯。姓伊氏。先世自河南遷福建之甯化縣。世爲甯化人。曾祖應聚。官順昌學訓導。贈儒林郎。祖爲皋。父經邦。俱

贈中議大夫。公縣學拔貢生。乾隆二十四年鄉試中式。三十四年會試中式。

殿試

賜進士出身。歷官刑部安徽司主事。河南司員外郎。湖廣司郎中。掌浙江道監察御史。戶科給事中。擢光祿寺少卿。

通政司參議。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積階中議大夫。加封資政大夫。

予告後。就子秉綬養於惠州及揚州。卒年七十有九。公久官刑曹。持法平素。不近要人。故無推薦公者。以小心供職受

知

高宗純皇帝。不及三年。卽拔置九列。常

召見

諭曰。福建理學之邦。汝謹厚守繩尺。朕所知也。會得末疾。未竟其用。天下惜焉。居家循循然。造次必以禮。文勤之從子文恭公。新常曰。居貧實樂。居喪實憂。吾於伊比部見之。羅夫人。同縣人。有懿行。例

封淑人

加封夫人。卒年八十一。子二。秉綬其長也。大秉徽。國子監生。古者銘廟之辭多紀勲伐。至北宋以後始有推本所學。爲後世經程者。今公之學既遠有統宗。遇

聖天子激揚表暴之誠。信不欺。如右所紀。敬雖淺瞽。謹於銘著古今爲儒之所以然。秉綬謹下丹加額如碑法。以告天下後世之有志於學者。其辭曰。

聖貫天地。宙合百家。蠱人萬千。內外精粗。如左右腓。相互



儒藏

而前。漢守秦燼，負器抱經，墨高而堅。性天之說，波澌瀾淳，織流涓涓。人心蓄靈，有隙必通，以爲清言。剖精析微，冲虛南華，意同語元。達摩乘之，提第一機，無聖廓然。曹溪始大，西江八十，眩地熏天。帝王民氓，至智極愚，領身重淵。韓公舉幡，開市之中，一隊獨拳。致彼飾詞，淡泊儒門，棄爲蹄筌。北宋中葉，大儒之生，渾渾桓桓。就彼所言，推之吾書，極天地先。堯舜開明，遞及子與，旁薄綿延。性天之說，此挈其總，彼倚其偏。如失盜家，復已劫資，佳綬室田。如通訟人，直已折辭，繁竄頑姦。雖其所言，有過不及，軌轍無愆。朱子勲勲，江滙於海，杓擣於躔。入聖之要，下學上達，宣尼所傳。存之存之，隱微持之，功該本原。傳錄漸多，遂涉支離，溺於言詮。陽明開氣，振臂一呼，力破攀牽。此如夏冬，以反爲成，六氣乃宣。此如吸呼，以斷爲續，百骸以安。上五千載，下五千載，抑高轉圜。新故所代，如南北陸，如上下弦。聖人無我，賢者迭勝，以扶其顛。其中軒輊，得失多寡，尚可尋沿。朱子之弊，極於拘曲，不濫他端。陽明之弊，顛倒狂聖，反覆坤乾。故爲儒者，必始朱子，勿怠而遷。

惲敬撰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四

光祿寺卿伊君朝棟家傳 奏 光祿寺卿伊君雲林沒於揚州官廨，子揚州太守秉綬不遠數千里，寓書於余，請爲君家傳。余向官京師，嘗識君於從兄漪園齋中。太守君又與余習，素聞君清德長行，不可無傳。君姓伊氏，名朝棟，初名恆璣，字用侯，號雲林，南化人。官順昌縣訓導，耿逆之變，傷將軍衛甯化被繫不屈。名某者，君曾祖也。祖某，父某，皆積學不遇。君幼嗜學，卽爲其鄉雷翠庭先生所器。君自見翠庭先生，靜存動察，言笑必於禮。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既丁外憂，毀瘠過性。家雖貧，謝交游，奔競母在，或不能具飯，佐以菽。自登賢書，逾十年，始成進士。官刑部主事，時諸城劉文正公方總部事，心重君，將特薦，而文正沒，尋丁內憂，哀毀一如喪父時。漳浦蔡文恭公往臨其喪，歎爲純孝。服闋，再補刑部主事。君心慈而言訥，不能與時俯仰，傲車贏馬，人多匿笑之。而遇事意有不可，必力持之，司不得則爭之。堂上官雖抵牾，不顧。歷本部員外郎，郎中，擢浙江道監察御史，轉掌浙江道遷戶科給事中，擢光祿寺少卿。遷通政使司參議，再遷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君自御史，不數年，海內躋卿寺皆由朝廷特擢。君感激知遇，每召見，屢有陳奏，尋以疾告。會太守君方爲部主事，許在京就養，無何太守君出守惠州，迎到官，屬歸善匪徒陳亞本者謀不軌，太守君密請提督發兵，不允。君令太守君以計擒其魁，而博羅陳爛展四者又將爲亂，總督某公至，太守君又請某公發兵，提督誑某公以分謗，不發兵。如故請益力，激某公怒，劾成軍臺，將行，而君心不平，以粵東構亂，皆由提標兵革疏將上之，而以疏稿示當道，遽摘疏中空詞飛劾，有旨落職究問。會某公自裁代者至，既廉得其實，獄以平反。奏入，還君官。而太守君得免戍，閱二年，太守君捐復原官，授揚州府知府。適大水淮揚之民流離載道，太守君在揚，處脂不潤，理災政一以實，皆君教也。卒時年七十有九。生平工於詩，又務窮經，于毛鄭諸家皆能通其義。著有雲林詩稿若干卷，南窗叢記八卷。

論曰：聞自李文貞蔡文勤兩公皆宗程朱，昌明正學，而雷翠庭先生繼之。君承學于先生，故所得者最正。生平務實踐，謙和恬素，粹然盎然，雖立朝無赫赫之譽，而教其子以成名，施之於事，固無媿焉。士大夫廉隅不立，子弟無所師法，至隳行敗名而不恤，如君者，又可多得乎哉。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七

戴震一

戴先生行狀

曾祖景良故不仕妣邵氏王氏

祖甯仁故不仕妣程氏

父弁封文林郎妣朱氏贈孺人

本貫徽州府休甯縣由山鄉忠義里

先生姓戴諱震字慎修一字東原戴氏自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曰安有子曰顏由饒州樂平遷歙州葬母於歙之黃墩小練源廬於墓側稱孝隱先生卒葬休甯隆阜因家焉世爲休甯人

先生爲孺長宗先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乾隆十六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奉

旨得與乙未貢士一體殿試四十年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四十二年五月辛卯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先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生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

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投大學章句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其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

之也師應之曰此先儒子朱子所注云爾即問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

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也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

矣又問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先生讀書每一日必求其

義塾師舉傳注訓解之先生意每不釋然師不勝其煩因取漢許叔重

說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書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

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義必貫羣經本六

書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凡十三經注疏舉其辭無遺時先

生年十六七矣隨父文林公客江西南豐就近課學童於邵武又一年

於經學益進先生以爲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

者字也必繇字以通其辭繇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

事必綜其全而核之鉅細畢究本末兼察信而有徵合諸至道而不留

餘議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列星之所以運行則揜卷不能卒

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

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

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文戰之地

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

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繫之仲康肇位四海小雅

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

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

古書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

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

之意乖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
探叔然創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音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
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
土準望用句股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弦比例之根生於句股則句
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句股雖深明西人之算者咸昧其由來也管
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
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
明有此數事先生日夜孳孳蒐集比勘凡天文歷算推步之法測望之
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
域州鎮郡縣相沿沿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鍾實管律之術靡不悉心
討索知不可以雷同勦說瞻涉皮傳因悟聖人之道如繩之縣如杲之
樹苟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
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立矣先生病夫後之治經者依於傳文以擬其
是擇于眾說以裁其優出于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以此
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苟立一說則徒增一惑即起一辨使後之學
者不勝其勞因取其說之易曉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
受不復求遠者大者治經益疏而去道益遠故嘗以爲古今學問之途
其大者有三或事于義理或事于制數或事於文章自子長孟堅退之
子厚諸君子之爲文章咸知文之爲末而道之爲本欲因文以求進據
乎道而被之于文其干道也亦有得有不得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
卑臨視北海知眾流之小然而未履其巔未跨其涯故其所得終于藝
也而非道也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子長孟
堅退之厚諸君子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矣而宿不知其
不可以闕一也制數之不明於古人之文章多有不省矣文辭之不通
則所謂義理固一己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君子之道不可誣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九七

也。蓋先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綜核博文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益窺於性與天道之傳于老莊釋氏之說入人心最深者辭而闕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畧如此。先生之自邵武歸也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魏科碩輔誠不足言。先生家極貧無以爲業。至是始爲科舉文窮幽極眇於有明以來尤愛西安四子西江五家所傳遺藁每有所作意既與曲辭復超遠淺學讀之茫如或相與非笑之同族數長源先生瀚以此名于時家于江甯。文林公因往江甯命先生步隨以從就謁長源先生至一見叩其所學曰當今無此人也吾誠不能有所益因館于其家。令與諸子圍棋談說不關以文事。既月餘一日取案上檀弓令先生口講其義先生每講終一節未嘗不稱善。因命題爲時義一通先生援筆立成大加嗟賞。翌日謂文林公曰是子誠不能限其所至今歸矣所業甚精可無以示人。先生自江甯歸時適安方藥如先生掌教紫陽書院一見先生文深折服謂己所不及繼而歎曰今之徐子卿也同學者請曰若某某句其可通耶。方先生指而示之曰是出某經某史顧若未讀耳。因言其命意之情同學者駭嘆由是稍稍知先生之能文。時郡守何公常以月某日延郡之名人宿學講論經義于書院之懷古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肅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因取平日所學就質正焉。江先生見其盛年博學相得甚歡一日舉歷算中數事問先生曰吾有所疑十餘年未能決先生請其書諦觀之因爲剖析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驚喜歎曰果歲之疑一日而釋其敏不可及也。先生亦歎江先生之學周詳精整時先生同志密友郡人鄭牧汪肇龍程瑞田方矩金榜六七君日從江先生方先生從容質疑問難益先生歷律聲韻之學亦江先生有以發之也。先生學日進而遇日益窮年近三十乃補縣學生用是絕志舉子業。思著述家屢空而勵志愈專。所爲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句股割圓記諸書皆成於是時矣。有傳其書至浙中者天台少宗伯齊公召南見之曰曠世才也嘉歎不絕于口。由是江以南南北稍稍知先生名。東吳惠定宇先生棟自其家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漢唐師以來賈馬鄭諸儒散失遺落幾不傳於今者旁搜廣摭哀集成書謂之古義。從學之士甚眾。先生於乾隆乙亥歲北上京師見惠於揚州一見訂交嘉定光祿王君鳴盛嘗言曰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

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爲是。王君博雅君子故言云然。其言先生之學期於求是亦不易之論。先生之始至京師當時館閣諸公今光祿卿嘉定王君鳴盛今學士嘉定錢君大昕大興朱君筠紀君昉餘姚盧君文昭今大理卿青浦王君昶皆折節交先生時大司寇秦文恭公方爲少宗伯編纂五禮通考之書延先生邸舍就與商榷其所采摭先生各經之說甚多先生因出其笥中所藏江先生之學于法解一書以示秦公秦公取全書載入焉。先生因盡言江先生之學于秦公乾隆二十七年江先生以疾卒於家先生爲之狀其行實及著書數上之續文獻通考館史館以備采擇其後學士朱公督學安徽檄盡取江先生之書上之於朝亦由先生力爲表揚之也。以乾隆壬午科舉於鄉會試屢黜於有司往來教授燕晉間先生精博於輿地之學嘗謂今古遷移不可究詰治斯學者因川原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由山鎮之陰陽水行所逕過知州郡之沿革遷徙大凡水之上流川出於兩山之間歷千百年如其故道至其委流地平衍而土疏斥不敷歲輒遷徙不常是以津沱桑乾漳水之流爲難考先生屢應志局之聘文書圖冊雜錯糾紛於前先生披圖覽冊有謬誤即圖上批示令再圖以進戶吏始不服及親履其地果如先生言無不驚嘆以爲神其治事精敏類如此後魏鄆道元水經注一書流傳至今經注潤滑前後錯簡文章家以爲擬拾辭采之書而已先生究心於是者八九年尋其義例按以準望整之還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釐然就條貫而是書遂爲考輿地家適用之書先生治是書將卒業會朝廷開四庫全書館奉召與爲纂修先生於永樂大典散篇內因得見鄆氏自序又獲增益數事館臣卽以是屬校正上其書詔允刊行焉。先生以算在六藝古者以資興賢能教習國子治經之士所當知故自其早歲以名家論多前人所未發周髀之書雖傳於今歷家不能通其用有正北極及北極旋機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釋周髀者數家未解北極旋機何指而處夏書之旋機注徒以爲可旋轉曰機不得其本象先生以爲所謂正北極者今之赤道極也所謂北極旋機者今之黃道極也赤道極爲左旋之極黃道極爲右旋之極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數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每一歲而周四



游故周髀謂赤道極曰正北極而黃道極無其名取諸測器之名命之
用是知唐虞時設旋機環轉於中擬夫黃道極者也先生此論匪惟得
周髀之解並以見古旋機玉衡之遺制其在館也屬校周髀書先生悉
心正其謬舛補圖以進亦得

旨刊行先生於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通人王寅旭
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以算名家未之獲見先生校正是書焚膏繼晷
正稿補脫審知劉徽注內舊有圖而闕補之書既進亦得

旨刊行

御製詩冠其卷首而古書之晦者以顯而周官九數之學益明先生書
謂漢經師康成鄭氏之學集眾家之大成俾六藝散而復聚魏晉而後
雖王肅虞翻之流時加駁難而學者宗之此於周孔自唐義疏之行鄭
氏所注周易尚書乃亡今所存者獨三禮注毛詩箋而三禮注尤精博
謂當與禮經並行如春秋之有三傳先生留心於是書者數十年校讎
是正用功尤深適會編校唐人李如圭儀禮集說其書全載鄭氏原注
因校李書即考定鄭注實可為此經定本而禮記周官經亦以次定正
焉又書以爲古者小學一家列於六藝之末今所存者獨爾雅方言說
文解字數家方言之書迄無善本先生受是書校之正其舛謬漏畧探
摭羣書以爲考證幾及萬言先生之校方言也已得疾足痿不能行猶
日夜勘定不倦是書及大戴記校已畢未及上進而先生已卒矣先生
所著書今文尙書經二卷毛詩補注一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考工
記圖二卷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聲韻考
四卷聲類表四卷句股割圓記三卷歷問四卷經說四卷屈原賦注一
卷通說一卷音義一卷經史纂算一卷氣穴記一卷藏府象經論四卷
葬法贊言四卷文集四卷制義一卷先生嘗爲七經小記之書凡經中
訓詁制度象數水地諸事以及天人之道經之道經之大訓皆比類合
義具其端委論其指歸俾學者因是以求六經用力約而功多書未竟
業成者原象一卷原善一卷學禮篇一卷水地記三十卷先生卒之前
數月手自整理所著書命工寫錄亦未及竟先生以爲遺釋自費其神
識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患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
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治君子強恕
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于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
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憚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

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于刻記曰夫民有
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
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惡分既有欲矣
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情矣於是乎
有巧與智性之徵於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
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
存乎巧者也幸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
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
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
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過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欲
食也養其血氣而其間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
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
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
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處其疏事至而
動正而無邪以處其僞必敬必正而至於致中和以處其偏與謬戒疏
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
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
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先生抱經世之
才其論治以富民爲本故常稱漢書云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
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
先生未嘗不三復斯言也今巡撫陝西畢公沅素與先生相知因陞見
入都就見先生先生所居巷隘不容車馬步入坐定因乞先生言先生
爲言大吏以知人爲難夫鄉曲之氓問其令君之賢否言未有不當者
自監司至督撫無不其或往不察豈智不逮哉所蔽者多也先生於
史記尤喜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列傳有味乎其言之先生事親至
孝夫婦躬操井臼漿酒飲食親自進之文林公性方嚴先生怡怡孺慕
曲得其歡先生之幸
召入京師文林公攜家至邸舍居一年思歸先生欲留不可自是先生
未嘗一日不願歸也其疾累月不愈亦冀集修事將畢當得請以行凡
書籍之類皆已緘脣矣先生治家而有法嘗言子弟有小過當立加
斥責至有大過當微示以意苟顯揚之令不可爲人則自棄於惡矣所
謂中也棄不中也先生行己嚴介不苟然必絮以情理不爲矯激之行

先生接物待人以誠謀人之事如恐其不遂揚人之善如恐其不聞其教誨人終日矻矻不以爲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達近而易知博極羣書而不事馳騁有所請各如其量以答之凡見先生者未嘗不有所得也先生之學雖未設施於時既沒其言立所謂不朽者與娶朱氏封孺人子一人中立女一人許嫁戶部主事曲阜孔君繼涵次子廣根先生郡人洪朴洪榜兄弟得交先生從遊久凡先生之行事緒論蓋得其大畧焉先生之子中立將以七月某日扶柩歸葬於某鄉之某原謹書家世行業及論著之大凡以求誌於作者辭繁而不敢殺蓋有待於筆削云耳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歛後學洪榜謹狀

（附錄卷五）

戴先生震傳 戴大所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甯人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講貫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儒傳注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而不偏主一家亦不過聘其辯以排擊前賢嘗謂今人讀書尚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于訓詁一主于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鑒空得之矣奚取乎經學惟空憑臆之無當于義理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然後求之訓詁訓詁明則古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胡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又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于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憾事則曰不苟猶未能遠恥辱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于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指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旁借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謂讀書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道者也其私智穿鑿者即不自表襮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惑以終身無鄙吝之心而失與之等其與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壁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

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餽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子齋談論竟日既去子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子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攷往往采其說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乾隆壬午中江南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游汾晉間會汾州修郡志朱方伯珪請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校正舊志之譌謂汾陽於漢爲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于此郡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實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即今州理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矣地理之不易言也癸巳歲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讐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爲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爲考究顯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丁酉夏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平生無他嗜好惟專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已渙然冰解旁觀皆驚爲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考辨每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攷之果不可易後儒多言易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



儒林傳觀咎費氏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駟右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軹爲軹杜子春云軹當爲軹軹爲兩軹或讀軹爲軹并之并先生辨之曰軹當從或讀如并杜君改爲軹與軹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軹釋軹端之軹亦非也軹者車輪軹者軹末軹者軹末後代字書并軹字無之矣祭軹字刊本多誤爲軹毛公釋濟盈不濡軌云自軹以上爲軹陸德明依說文別之以軹从九車轍也軹从凡車式前也依傳意宜音犯若音犯則字當作軹以韻攷之又不合疑漢時軹軌二字相混毛君殆誤併二字爲一與其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各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實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房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房有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室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其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王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諱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先生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極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

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句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枕充也六經無枕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桃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麻蔭也卽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攷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誘外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則經注之清南宋時已然先生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清者可正也周伯詩顧景范胡肅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先生始釐正之同時頗有狂而不信者予深贊成其說今武英殿所刊用先生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先生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等書皆官爲板行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說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割圓記一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屈原賦注九卷文集十卷則曲阜孔戶部繼儒爲刊行之又載東原先生墓志銘王

門人彭縣知縣張君善長由彭走書來告曰戴先生東原與善長相識夫子所稔也今東原卒柩歸於家彭與休甯壤接將謀所以葬東原者供舍人榜旣爲之狀矣敢以志墓之文爲請嗚呼余之獲交東原蓋在乾隆甲戌之春維時蔡文恭公憲田方築五禮通考延致於味經軒偕余同輯時享一類凡五閱月而別及余爲中書舍人東原始以鄉試中式來於都至余自蜀中歸則東原已被薦擢翰林同寓京師而東原遽以病歿蓋余兩人離合之跡如此若東原之敦善行精經誼余雖不獲企其少分而定交之久與知東原之深莫如余也微余誰當志者按狀

東原諱震曾祖景良祖肅仁父弁皆不仕東原以乾隆十六年補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四十年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卒於官東原生而體貌厚重

性端嚴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輒成誦曰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大注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

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

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東原讀書默而好深湛之思塾師嘗傳注講解意每不釋師苦其

煩因授以許慎說文解字東原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研究一字之訓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爲

定由是盡通前古人義凡十三經注疏舉其辭無遺者時年纔十六七爾隨父客南豐一年經學益進東原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

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緣字以通辭緣辭以通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畢究信乃有徵如誦詩而不知古音

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禮而不知古宮室衣服之制已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瀆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

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法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

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曰南至厯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書之真偽

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數之不明於古人聖賢之義理矣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東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好學博聞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窺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其見於原善原象及與彭進士紹升書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畧如此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鍾律聲韻地理東原取平日所學質之江先生爲之駭歎年近三十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句股割圓諸書已成傳至浙江齊少宗伯召南嘉歎不已元和惠先生棟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荀虞之易鄭孔之禮何休之春秋旁搜廣摭發明古義東原見於揚州交相推重也東原家居同郡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皆從問業至京師光祿寺卿王君鳴盛學士錢君大昕朱君筠筠紀君昀盧君文昭皆折節定交焉其客文恭公所也出江先生推步法解公於通考中盡載其書其後學士朱君任安徽學政盡檄江先生所著書上於朝

事文章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馬班韓柳諸君根柢之以爲文

源知變而歸於理道

本朝之治經者眾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羣言。究極乎天地人之
故端。以東原爲首。昔韓昌黎銘施士丐。柳子厚表陸淳。皆稱先生。蓋以
經師爲重。今竊取是例。以示張君。俾刻於幽巖。乃銘曰。
鄭孔既歿。大義寢湮。各以闕觀。莫溯其全。先生航航。搜元摘祕。貫弗三
才。上窮六藝。公卿動色。
天子嗟咨。媿古大師。誰曰非宜。龍蛇召災。遺言在笥。吾言匪誣。俟諸百
世。

（碑陰）卷五〇



儒藏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八

戴震二

戴東原事畧

君名震字東原姓戴氏休寧之隆阜人。少家貧無以親師友亦不喜隨人治世俗學。聞孔子定六經示後人求其一經讀之茫茫然無覺悟。尋思既久乃自計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其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必有漸於是攷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觀古聖人制作本始更念爾雅爲承學治古文者津筏又殫心其書屢淹星鳥然後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朝夕誦誦旁推交勘讀之則盡得其古書古義古音聲古度數名物直聳然躋身於羣經周末與諸經師儒宿相語言警歎於一堂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羣經即無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復參證而後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不爲岐旁駢枝所惑而壹稟古經以求歸至是符契真源使見者聞者洒然回視易經步算家測北極兼測黃道極也則據周髀經證之曰黃道極者即周髀之北極璇機也璇機今尚書作璿璣伏生大傳及隨書所引並作璇機璇取旋運之義機取樞機之義惟正北極居中不動黃道極環繞其外四周旋運凡日夜半在正北極下位子出卯在正北極左加午在正北極上入

酉在正北極右此璇機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于位晝夜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外環周之一位正卯則春分又漸進爲夏至夜半位正午又漸進爲秋分夜半位正酉此璇機之一歲四游所極也璇機所建即十有二月建之本與日躔黃道發南欽北相應因其璇運不已故周髀以北極璇機名之日月五星之右旋也儒者又疑右旋爲逆君則正之曰黃道爲日星右旋之天周不惟日循之而南北發欽以成寒暑列宿部星亦循之而古今推移右旋者日月五星列宿旋轉之實也論南北不論東西左旋者爲大氣所運遂成東出西沒之象論東西不論南北雖名以左右而非一順一逆知南北與東西殊致則無疑於日月星實右旋矣又就晉書蟻行磨石之喻推論日行黃道南北其象顯然周禮大司徒土圭之法君論其義曰日南日北猶堯典之度南交度朔方也日東日西猶堯典之度嵎夷度西也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差移取中加時以是求東西之中所謂測土深以南北言聖人南面而治古宮室皆南嚮故南北爲深表景之短長即南北之遠近必測而後得故曰測土深也正日景則以東西言



自東至西、環地面各有子午卯酉。東方日中景正、西方尚在午前而爲景朝。西方日中景正、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以率率之、去一次則差一時。地與天恒相應也。東西相差若干時、半之則爲地中與東西所差之時。是則地中景正、而東方景夕、西方景朝、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也。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前古測之極詳、猶今之測北極高下也。凡寒暑進退、晝夜永短、隨地不同、必悉測之、而後偏中可知、分至啟閉可定也。又嘗言、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軹、鄭注曰、故書軹爲軹。杜子春云、軹當爲軹、軹謂兩轉也。則注改經之軹爲軹、既與轉內之軹二名無別、又釋軹爲軹、軹與軹亦若二制無別者。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鄭注曰、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軹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軹頭也。則注既不辨經文軌字即軹字之誤、又徒混軌於軹。軹既誤釋爲軹、軌亦因之誤釋爲軹者、若濟盈不濡軌之軌、毛詩故訓傳、由軹以上爲軌、依毛傳意、則宜讀犯此、又注之混軌於軹、且聲從軹而義從軹者、數字如治絲而棼、不可究詰。今宜還軹於軹、軹、較末也。還軹於軹內、軹、車輪也。辨軹字之誤於少儀、軌、車轍、不得謬訓軹頭也。正軹爲軹末、於軹與軹無關。正軹爲式前

更於軹不合。辨其名、詳其制、乃可正交錯繆說。有苦考工記難讀者、則刪取鄭注、而自定爲補注、更繫之圖。其正軹崇三尺之軹、當爲軹、車人微廣六尺之六、當爲入弓人膠三鈐之鈐、當爲鈐、皆經文傳誤。漢儒已莫能是正者。其訓軹、通前後左右材皆爲軹、以軹象地方也。訓軹人之任、正即軹、爲下當鬼國發意、衡任即軹、爲下軸圍發意。訓鈐鈐之數、以鈐之假借字作垸、鈐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其數大小不同、未可如鄭注之合爲一數也。訓桃氏設其後之設、宜與設其旋設其羽同義、不得獨訓爲大。訓鈐之鈐間、記雖無明文、然鈐自鈐至鈐、自鈐至舞、鈐綱以二準諸句股法、鈐間入、鈐間亦入、是謂鈐長十六也。若舞乃其上覆、其修六廣四、蓋舉鈐美之度、不得援合以湊鈐長之數。鄭謂鈐間六、合鼓間六、與舞廣四爲十六者、殆未審也。辨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是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入堂、則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各具左夾、右夾、左个、右个是也。凡夾室之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四年、使實饋於个。杜注、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个、亦或隨左右夾而稱之爲北堂、東堂、南堂、西堂、故曰八堂。

要皆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牆一面、明堂則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此又治經者循習鄭注、千餘年來未有如此明辨以析者。六書之說、雖然岐出、而轉注考老人尤不解。假云考字左回、老字右轉、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以象形之變轉者當之。而徐鉉、鄭樵又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𠂔、於𠂔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則以諧聲之聲義兩近者當之。至蕭楚張有諸人、繆以轉聲爲轉注、雖顧炎武亦不深省、竟援說文假借舉令長字、乃移而屬之轉注也。君則謂說文老從人毛、毛言鬚髮變白也。考從老省𠂔聲、二字本一屬會意、一屬諧聲。而說文又引以證轉注者、則會意諧聲其體、而轉注乃其用也。轉注之云、猶曰互訓云爾。說文於考字訓老、於老字訓考、轉相爲注、是以叙中論轉注、又舉此二字以實之也。大致造字之始、無所憑依、惟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

是之於用、有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皆爲始、丕吾台于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有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于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又其兩大端也。君論六書華乳次第、皆自然而精覈如此。宋元以來、論反切之學、俱稱釋神珙傳西域三十六字母於中土、君則謂反切之法起於孫叔然、叔然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者也。崇文總目叙曰、孫炎始作字音、深寧叟曰、倉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此唐宋人論反切字咸溯源叔然也。若珙之反紐圖、惟五音聲論刻字四十、而不曰字母、今所傳三十六字母、乃定于釋守溫、又在珙後者也。嘗詳珙之自叙曰、昔梁沈約創立紐字之圖、是珙圖遠在沈休文後、叙內又及元和韻譜、是珙更後乎元和、何釋氏之徒既移反切之法於珙、又移珙於四三百載之前、冒入北魏、欲追而上之休文、以欺惑後世。而儒者數典自忘、亦且筆之於書、併口一談也。君又謂水經注四十卷、崇文總目云亡者五卷、後人因加割裂、以傳合四十卷之數。如注文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注訛列爲經、遂與前經文又東過巫縣南、割分異卷。凡經例云過、注例云逕。凡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不復舉、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



以採摭故實則水名不得不更端再見。又經文叙次所過郡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敗一縣而注則必沿溯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又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則無稱故城者。以是數者推之經與注澗澌甚夥而尋求端末乃可各歸條貫。蓋君之訂正訛舛即水經一書亦實從來所未發者。君修幹軒偉強識鋒辨要其著書取理道顯白未嘗過騁議論以排擊前人。嘗謂淹博難識斷難精密難。于天官地志句股音韻之學靡不悉心鑽研貫宗勾極。嘗自言治經者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誦堯典數行即掩卷不能卒業。不知古今地里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古音徒囑以協韻則誦二南自開雕而往俱齟齬失讀。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誦古經士冠禮即迷於向方莫辨其用。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諷詠之指趣失矣。又戒鑒空立論謂趙宋而降去聖久遠學者多習所見聞喜談虛無性命未免蔽以異趣。乃原本經旨推究天人之道陰陽善惡之理作原善三篇自明所嚮。乾隆壬午舉於鄉。癸巳

詔開四庫全書館必得如劉向楊雄其人者司鑒校。君用諸城劉文正公薦入館克校理。又明年乙未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廷對。升翰林。又明年丁酉以勤於職業病不復起卒年五十有六。時五月二十六日也。其在館校定水經注五經算術孫子算經等書官為板行。所自著書毛詩補傳若干卷攷工記圖二卷爾雅文字攷若干卷孟子字義疏證若干卷續天文畧三卷六書論三卷聲韻攷一卷聲類表九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屈原賦若干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文集十卷。初君與其同郡鄉先生江慎修永相講貫友善慎修碩學者儒著述甚富然勤一世於山巖屋壁間竟無所遇以老死。若君者遭際稽古右文之盛得出所學於承明著作之廷不待後世復有子雲既聲譽隆隆滿天下而又不永其年齡以大抒其所蓄天之生斯人而奮興於斯學也遂如是止乎。君既死遺文零落無所收拾其後曲阜孔君繼涵取其書校付剞劂稍稍流布海內。海內既注仰孔君之表章嗜學而又幸君之死而不死以為潛心大業其顯晦升沉之際乃有如是之感召默成也。君感愴慎修死為作事畧狀。廷燦未識君面而喜讀君書。後君之死十有二年來京師

從士大夫之後、日聞君之學、與君之人、恐久就墜逸、因叙次其事畧、以待史館採擇焉。謹狀。

附紀大宗伯曉嵐先生札

昨啟存吾太史閣下、承示戴東原事畧、具見表章古學之深心。所舉著書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條、畧須商榷。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爲弁陋、頗相證質、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獨聲韻考一編、東原計昀必異論、竟不謀而付刻。刻成、昀乃見之、遂爲平生之遺憾。蓋東原研究古義、務求精核、于諸家無所偏主。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使西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故於等韻之學、以孫炎反切爲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爲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爲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爲孫炎之末派旁支哉。在東原博極羣書、此條不應不見。昀嘗舉此條詰東原、東原亦不應不記、而刻是書時、仍諱而不言、務伸已說、遂類西河毛氏之所爲、是亦通人之一蔽也。

若姑置此書不言、而括其與江慎修論古音者爲一條、則東原平生著作、遂粹然無瑕、似亦愛人以德之一端。昀于東原交不薄、嘗自恨當時不能與力爭、失朋友規過之義、故今日特布腹心于左右、祈刊改此條、勿彰其短、以盡平生相與之情。芻蕘之言、是否可採、惟高明詳裁之。

案、隋書經籍志載、華嚴經每卷後附以三字母、母下縱列十三字。其第一卷第一行、則阿俠翰翁烏燒哀翳因安音諸語、阿十四字也。所謂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者、則凡舉一字長音而脈嘆之、其音必歸於此十四字中也。當漢明帝時、已與佛經同入中國、其爲反切濫觴、在孫叔然之前、固顯白無疑者。曉嵐先生據史以辨証等韻之孰先孰後、卽有斷斷好同異者、諒亦百味莫破堅城。廷燦初輯東原事畧時、祇就東原聲韻攷一書蒐採彙括、方喜其說之剏獲不磨、及先生折簡見示、乃知讀書必公聽並觀、凡學識論斷、總宜平宜確、匪在取新取奇。然以東原之折衷羣言、左右採獲、亦未嘗好騁鋒辨、翻駁前人以自炫、而獨於此書固執成見不移者、則先生之言曰、不欲使西域之學勝中國、不欲使後人之學勝古人耳。此亦何嘗



非篤信稽古、用心於補苴攢斤者之一端。然意嚮稍有偏涉、卽平生著述、不能不留此一段餘憾。此先生所以回環懇款、切切欲成東原之美、而至於今東原已死、猶必伸理前說、以告天下後世、見公論自在當時、不可罔者也。廷燦卽欲取東原事畧刊去此條、而另採其與江慎修所論古音者補入、歷城周太史永年見之曰、何如兩存其說、一以見東原之博學淹通、未必不有武斷、一以見先生之好古精核、至不肯背負死生、尙論尙友者、不可省括而知所從違乎。因仍存事畧舊本、並附先生札於右、而詳記其顛末如此。然華嚴字母、與釋神珙字母、又無論孰先孰後、而總皆可疑、則廷燦又嘗以書質之先生者。

余廷燦撰（存吾文稿）

戴東原先生事略狀

東原先生卒後之六年、廷堪始游京師、洗馬大興翁覃溪先生授以戴氏遺書、讀而好之。又數年、廷堪同縣程君易田復爲言先生爲學之始末、深惜與先生生並世而不獲接先生之席也。自宋以來、儒者多剽襲釋氏之言之精者、以說吾聖人之遺經。其所謂學、不求之於經、而但求之於理、不求之於故訓、典章制度、而但求之於心。好古之士、雖欲矯其非、然僅取漢人傳注之一名一物、而輾轉考證之、則又煩細而不能至於道。於是乎有漢儒經學、宋儒經學之分、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也。先生則謂理義不可舍經而空憑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岐故訓、理義而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何爲。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故其爲學、先求之於古六書、九數、繼乃求之於典章制度、以古人之義釋古人之書、不以己見參之、不以後世之意度之。旣通其辭、始求其心、然後古聖賢之心不爲異學曲說所汨亂。蓋孟荀以還所未有也。學成、乃

著書以詔後之學者。不幸哲人遽萎，書多未就。今案其遺編，學之大者猶可考見。特懼讀之者不得旨要之所在，以矜奇炫博遇之，不然，或與妄庸巨子譏罵洛閩者等視而齊觀，則先生之學由此而晦矣。廷堪於先生爲同郡後生，爰綜其論著及生平出處之大略，綴緝成篇，聊自附於私淑之末，并以備他日采擇焉。先生姓戴氏，諱震，字東原，休寧之隆阜人也。生九歲始能言，年十餘入鄉塾讀詩，卽爲小戎圖，觀者咸訝其詳覈。時婺源江君永精禮經及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先生偕其縣人鄭牧、歙人汪肇瀛、方矩、汪梧鳳、金榜師事之，而先生獨能得其全。將三十，始爲諸生。乾隆十九年，以避讐入都。是時先生之學已大成，在都數年，北方學者如獻縣紀尚書昀、大興朱學士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少詹大昕、餘姚盧學士文弼、青浦王侍郎昶等皆在館閣，交受重之。先生亦不吝爲之講說。無錫秦尚書蕙田纂五禮通考，先生實任其事。二十二年，歸自京師，客揚州，盧運使見會所與元和惠徵君棟論學有合。二十七年，應江寧鄉試，青田韓錫胙爲同考官，得先生文，異之，亟薦於主司，遂中式。屢試禮部不第，游汾晉間。廷堪座主朱石君先生時爲山西布政使，延之撰方志，禮遇有加焉。三

十八年、

天子稽古右文，開四庫館、

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役，金壇于文襄敏中以先生名應、

詔充永樂大典纂修官。四十年、

命與會試中式舉人一體、

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散館，於四十二年夏五月卒於京邸，年五十有五。以弟霖之子中孚爲後。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其小學之書，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以致古籍傳寫誤，其混淆莫辨。先生則謂詩勞心慘兮，慘本慄字之譌，而釋文以爲七感反之類，皆文字先誤，因而誤其音聲者也。又有鷓鴣鳴、鷓鴣釋文本音以水反，從唯得聲，後水譌作小，廣韻遂收入三十小之類，皆文字不誤，因傳寫而遞訛音聲者也。音聲誤，故訓或因之而誤矣。夫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二者實相聞。音聲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其例或義由聲出，或聲同義



別、或聲義各別、唯洞究其旨、凡異字異音絕不相通者、其誤自能別之、庶釋經論字不至茫然失據也。自漢以來、轉注之說失傳、徐鉉、徐鉉、鄭樵、戴仲達、周伯琦皆穿鑿附會、不得其解、而蕭楚、張有諸人以轉聲爲轉注之論、爲尤謬、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先生則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爲書之體、假借、轉注二者爲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爲假借、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也、數字共一用者爲轉注、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叩吾台子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也。轉注與假借正相反、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卽轉相爲注也。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致疑矣。自漢以來、古音浸微、學者於六書諧聲之故靡所從入、廣韻東、冬、鍾、江、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發、凡共三十、五韻、有入聲、外此如支、脂等二十二韻無入聲、顧氏古音表反是。先生則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爲之樞紐、真以下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聲、東以下四韻及陽以下八韻與支、之、佳、咍、蕭、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韻同入聲、侵以下九韻之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廣韻無入聲、今同以鐸

爲入聲、不與唐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發也。其測算之書、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圓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漢以來、時人不知有黃極、西士入中國、始云赤道極之外、又有黃道極、是爲七政恆星右旋之樞、託爲六經所未有。先生則謂西人所云赤極卽周髀之正北極也、黃極卽周髀之北極璿璣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也。黃極在杜史星東南上弼少弼之間、終古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也。又月建所指、亦謂黃極。夫北極璿璣、冬至夜半恆指子、春分夜半恆指卯、夏至夜半恆指午、秋分夜半恆指酉。以周髀四游所極推之、則月建十有二辰爲黃極、夜半所指顯然、漢人以爲斗杓移辰者非也。自漢以來、月之九道史雖載之、而在若明若昧之間。郭守敬以月道爲白道、九道之說遂廢。西人於月行之遲疾加減至有四輪、亦未能言九道也。先生則謂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半弱。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強。古法有九道八行、所以考其差也。借書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

如交入陰律在黃道冬至、立冬、半交必在春分、立春爲二青道。交退在秋分、立秋、半交必在冬至、立冬爲二黑道。交退在夏至、立夏、半交必在秋分、立秋爲二白道。交退在春分、立春、半交必在夏至、立夏爲二朱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其交道出入當交半交、去赤道遠近、交差每月在某次，兩交與朔望不齊，皆於是考焉。此古法之廢而宜舉者也。自漢以來，九數佚於秦火，儒者測天多不能盡句股之蘊。明末西人傳弧三角之術，推步始爲精密。其三邊求角及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加減捷法，梅氏用平儀之理，爲圖闡之，可謂剖析淵微。然用餘弦折半爲中數，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相加相減之殊，猶未爲甚捷也。先生則謂用餘弦者，或加或減，易生歧惑，乃立新術，用總較兩弧之矢相較折半爲中數，則一例用減，更簡而捷矣。蓋餘弦者矢之餘也。八綫法，弧小則餘弦大，弧大則餘弦小。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餘弦反由小而漸大。唯矢不然，弧小則矢小，弧大則矢大。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矢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參差，故以易之。此立法之根。先生所不言者，亦皆古人所未發也。其典章制度之書未成，有文集十二卷，考工記圖二

卷，毛鄭詩考四卷，詩經補注僅二南二卷，屈原賦戴氏注七卷，通釋二卷。考證之精者多散見其中。至於原義三篇，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皆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所謂由故訓而明理義者，蓋先生至道之書也。又因西人龍尾車法，作贏旋車記。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轉車記。皆見文集。其地理之學，僅水地記一卷。禮經及鐘律之學，未著書，故不得論次云。其在館所校，如儀禮集釋、儀禮識誤、大戴禮記、水經注、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經、數術記遺、孟子趙注、孟子音義、方言諸書，皆詳慎不苟。周髀九章爲之補其圖，五曹爲之訂其誤。而大戴禮記、水經注則又舊所勘定者也。先生卒後，其小學之學則有高郵王給事念孫、金壇段大令玉裁傳之，測算之學則有曲阜孔檢討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有興化任御史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先生於讀書知條貫者，就其學之淺深高下，或引而友之，或進而教之，循循如不及。非是族也，雖負理學盛名，及以詩古文自雄者，悉擯斥之，未嘗少假辭色焉。先生所著書，文辭淵奧，兼多微見其端，畱以俟學者之自悟。今取其發古人所未發者，稍稍表出之，非敢謂能舉其大也，亦非



清儒碑傳集

卷九八

敢有所損益去取也。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爲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爲是也。如理義之學是也。故於先生之實學。詮列如左。而理義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書具在。俟後人之定論云爾。謹狀。

凌廷堪撰《校禮堂文集》卷三五

戴震傳

戴先生震。字東原。安徽徽州府休寧縣人。生具異稟。十歲始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節問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述。即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識者知其非常人。年十五。普讀羣經。每字必求其義。好漢許氏說文解字。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存于今者。參互攷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羣經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儒之說。年十七。即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能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故其言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道。乃能得之。是則先生之學。以小學爲入門。故所著之書。亦以小學書爲最先。嘗作六書論三卷。謂轉注猶言互訓。許君以考老示轉注之例。後人不得考老之義。以字形左回右轉釋之。最爲紕繆。其他或分形聲當之。或分假借當之。皆不可通。觀說文訓考爲老。訓考爲考。故序中論轉注舉之。大抵造字之始。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義。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由是而推之於用。則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曰假借。是又用文字者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其涯略見于答江慎修書。六書論今未見。今有答江先生論小學書一篇。其說與此異。江氏曰。其書謂衆說紛紜。此爲定論。又作爾雅文字考十卷。復以訓詁之學。自爾雅外。惟方言說文切於治經。曾以方言之字。校說文。或以字爲綱。以方言



以山川爲綱，凡古今郡國之地望，悉依山川而定，雖僅成一卷，自孔氏起至太山然以山川定郡邑，則固地學之精言也。又校勘水經志一書，謂水經注向無善本，乃改正經注互消者，使經必統注，注必統於經，以正經注之互誤，亦爲先生之卓識。別著幾輔安瀾志，以大川統小川，以今水證古水，其體例一仿水經。及海陽縣志又手製地圖，畫方計里，用晉裴秀法，以里數之遠近，定北極之高下。惜書本失傳，則先生研精地學，乃地理家致用之學也。殆及晚年，窮究性理之本原，先著原善三篇，以性爲主，以仁義禮爲性所生，顯之爲天明之爲命，實之爲化，順之爲道，循之有常，曰理。合此數端，斯名曰善。又由性生材，因材施教，亦成爲善人。性既善，則得於心者爲誠信，應於事者爲道德。又作孟子字義疏證，以爲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權言仁義禮智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釋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來學，謂區而別之是謂理，血氣心知是爲性，智能所別是爲才，人倫日用是爲道，生生之德是謂仁義禮智，該於仁智該於仁義禮，據真實而言則曰誠，就輕事而言則曰權，字各爲篇，篇各數千言。然其辨析最精者，則天理人欲之說也。自宋儒講學，以爲天理與人欲不兩立，惟人欲淨盡，斯天理流行。先生力斥其非，謂古人所謂天理，不外絜民之求，遂民之欲，必求之人情而無憾，然後即安。理也者，即情欲之不爽失者也，故理即寓於欲中。蓋一人之欲，即千萬人所同欲也。自宋儒以意見爲理，舍是非而論順逆，然後以空理禍斯民，故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乎，此可以知先生之學矣。別有答彭進士允升書，以證宋儒之學出于釋老，與儒家之言不同。使陸王不得冒程朱，釋氏不得冒孔孟。又作大學中庸補注，皆存鄭注而補之，與原善疏證二書互相印證，而格物親民中和

諸說尤足補先儒所未言。則先生之言性理，殆所謂特立成一家言者與。蓋先生之學，先立科條，以慎思明辨爲歸。凡治一學，著一書，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復能好學深思，實事求是，會通古說，不尚墨守，而說經之書厚積薄發，純朴高古，雅近漢儒。先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覈之源，有文章之源。吾於三者庶得其源。既而悔曰：義理即考覈，文章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又答方爾巽書曰：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先其源。然後曰：是理也，非義也。如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者。大本既得，其源自見。其非義也，如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者。大本既得，其源自見。先生有言：學貴精不貴博。吾之學不務博也。故凡守一說之確者，當終身不易。又曰：讀書當識其正面，背面。好學當得其條理，得其條理，則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無不可爲。蓋先生治學之功，胥于斯乎在。先生少貧，以課徒爲業，繼乃橐筆傭書，往來燕晉間。越閩，數更府主，卒以供職四庫館之故。官翰林院庶吉士。生於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年僅五十有五。先生既歿，段玉裁彙其學行，輯爲戴氏年譜。謂先生合義理考覈文章爲一事，浩氣同盛于孟子，精義上駕乎鄭朱，修詞俯視乎韓歐。誠者以爲知言。其所著書，尙有屈原賦注，詩補注及文集若干卷。子一名中立。

劉光漢曰：戴先生之學，出於婺源江氏，特由博反約，與江氏稍殊。厥後訓詁之學傳之，高郵王引之，典章之學傳之，興化任大椿，而義理之學則江都焦循能擴之。故先生之學，惟揚州之儒得其傳，則發揮光大，固吾郡學者之責也。方先生之歿也，京師人士共製輓詞，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雖譽或過失，然探賸索隱，提要鉤玄，鄭朱以還，一人而已。自桐城姚鼐以宋學鳴於時，爲先生所峻拒，因集矢漢學，桐城文士多和之，致毀失其真。嗚乎，夫亦不自量之甚矣。

劉師培撰（左重外集）

清儒碑傳集卷九十九

汪肇龍 梁同書 鄧夢琴 李封

汪明經肇龍家傳

皇上御極之三十八年歲次癸巳詔修永樂大典開四庫館廣求遺書於天下安徽學臣朱學士筠以婺源汪氏叔江氏永兩先生遺書上之朝禮送兩先生主入郡城紫陽山子朱子祠春秋配享時余主講於祠旁書院之古懷德堂者已六載因得讀所上書而盡交於兩先生之高第弟子傳汪氏之學者其同邑秀書余氏元遊一人而已余物後無聞焉傳江氏之學者首稱休甯東原戴氏震歛松麓汪氏肇龍及鄭氏用牧程氏易田汪氏在湘方氏臨原金氏葉中六七君皆知名而歎之稱篤行君子則必曰稚川先生云稚川汪君松麓字也君居郡城之某里先世隱德不耀考其某氏生三子君少孤又善病兄天嫂寡而弟弱家徒四壁立年十三甫受書於童子師尋廢罷力食以供饘粥長習買則喟然曰是非甚巧偽不得稱善賈立棄而歸習篆刻資鐵筆以活者久之稍稍通六書君族今侍御名存寬者器之勸之學則大喜從受章句年二十有二矣自是委己於學至忘寢食通四子書五經左國大義已而學制科文於方氏模山及其子心醇之門成一家言論者謂如桃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也後遊江門專力治經則梯階於宋王氏伯厚本朝閻氏百詩而以漢康成爲宗主於是爾雅說文諸小學書以及水經地理步算鍾律音韻器數名物之學無不博綜羣籍考據精審而於三禮尤功深師友開成服其精心果力隱然以不朽之業相期待矣庚辰補學官弟子壬午東原舉於鄉君亦以副榜貢入太學乙酉駕南巡藥中應召試授內閣中書舍人君偕遊京師京師公卿知東原者亦知君咸招致君君願獨睡就余延課余亡兒師雍用是深知君君一日學師雍遊太學觀石鼓文曰是可注而讀也退則纂其文而注釋之著石鼓文考定爲周宣王時史籀所篆非後世物君於尊彝鐘鼎諸古篆雲鳥蝌蚪之文過目輒辨暗中可手捫而識之蓋古今絕學也是年應京兆試下第歸歸猶一赴省試遂絕意進取日讀所未見書悉資以考據而學益深庚寅易田登賢書壬辰藥中舉



殿試第一。東原尋以經學徵爲四庫館纂修授編修而君故落落無所遇。筆輒隨其意。如也。君弟肇溶賈於湖南之益陽有年矣。君念之不置。又自顧就衰無子。鬱鬱不自得。丙申春。挈一妾往從肇溶居數歲。遣妾去。竟無後。卒。君長身玉立。鬚眉若神。見者知爲有道之士。顯色不精。充聲不氣。斂余素憂其無大年。速君遊楚之明年。余將去新安。而東原初歿。因寓書於君。謁其早勒成三禮之書。然不意君之果至是也。今者遺編具在。義殘闕。撥拾而綴輯之。俾有傳於後世。汪門諸子當必有起而任其責者。余則老病龍鍾。慮不及與觀其成矣。悲夫。君性方嚴。羣笑不苟。友義崇重。勿替死生。親仁泛愛。雖遇橫逆。游之太和。而物亦自化。倘所謂聖人之徒者。君其是與。君卒於乾隆庚子九月二十有三日。春秋五十有九。乾隆壬午副榜貢生。候補儒學教諭。娶方氏。無後。以弟肇溶子永祚嗣。女一。適同邑吳雲。肇溶亦孝友。事兄嫂如事其父母也。以狀來乞爲君立傳。乃次其狀而參余所親得於君者。爲紀其實。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附錄卷一三三）

學士梁公同書家傳 許宗彥
公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人賈駿齋書山舟二字。顏其齋。海內因稱山舟先生。晚歲自署不翁。九十外又署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諱暨。縣訓導諱文謙。並以文莊相國貴。贈如其官。訓導公有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諱啟心。次贈太傅諱文莊。東閣大學士諱詩正。文莊生二子。長卽公。次少司空沖泉。先生諱敦書。編修公無子。嗣公爲後。文莊公元配孫夫人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並包夫人出。所後妣許太宜人繼妣夏太宜人。公生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生而肥白如瓠。長者頗憂其不壽。文莊未達時。家故貧。居鳳凰山麓。包夫人夜織。公兄弟方幼。戲于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既蘇。視兩兒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爲虎也。鄰里咸異之。文莊擊簪入都。公留侍所。後親編修。公素嚴。少不可意。輒筆楚。公怡然。願受退。無怨容。乾隆五年入都。庠。十二年丁卯科舉。鄉試。六年試禮部。末第。文莊賜路費十八金。使歸。公以十金子僕。市被襪。賃車至淮。日才一食。比至家。尚餘二金。十七年恩科會試復下第。高宗純皇帝特賜與殿試。成泰大士榜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二十一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丙子科順天鄉試丁丑會試兩爲同考官所取多宿齒文率枯澀文莊公見而哂曰汝安從得如許骨董耶二十三年

考試翰詹諸臣公列二等擢侍講署日講官起居注是年丁所後父艱公既潛於榮利又素鯁介不諂於俗服闋後引疾不復出二十八年

文莊公薨於邸第公徒號奔喪時少司空守遵義亦奉命馳驛至文莊之薨也無疾夜戒僕人戊夜起當早朝天將噴乃未寤

養帳視之已薨矣子姪無侍側者邸中物及平時玩好多已失咸爲當治其事公曰此何時乃念財物耶一無所問浙大吏夙與文莊不協百

方摘批公公屹然不爲動卒莫能得公過二十五年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釐迎駕次

上願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愈祝聖母萬壽後卽回籍時陳太僕兆嵩與公同列退詔公

上方嚮用君奈何竟自逸也五十五年祝高廟八旬萬壽有力勸公謁時相者以福福忱公公不可嘉慶十二年

丁卯科浙撫清安奏奏公宜重寔鹿鳴奉命與宴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內重與寔者皆止加品銜惟公獨

具官蓋公耆德清望聞於天聽久矣雖不就朝列而型式鄉閭砥柱末俗實有以助

國家培東南之元氣故能默邀主眷如此公名德日盛大吏至者必首謁公公一報謝而止終未嘗有

所干請人有以事質者告之必委曲詳盡性雖方正見人溫溫然接之

者形神自肅子姪侍側嘗囑囑不敢言數于自奉甚薄未嘗有副一冠

數十年不易出行市人往往環視匿笑於治生頗嚴悉書曰吾雖日爲

此要於心無所係累耳生平不受餽遺畢尙書沉自楚致大研公不納

使者委之而去越數年友人言之楚仕者仍附以還畢人有緩急拯濟

無所吝故人子以葬先世爲言公予二十金其人實未嘗葬半戰後復

來言公贈如前在側者曰此爲廷耳奈何復予公曰葬事甚鉅前所予

容不足以集事其存心之厚如此植俗好華靡喪車必以彰神機前導

惟公家一依禮制儀從外無浮飾二氏之徒不入門不爲人慶壽無事

不謙客皆足爲居家法願士大夫皆心知流俗之非而卒莫有如公所

行者愈知公爲不可及也十六年冬公患腦疽危篤中見有人持楹帖入展視其句曰萬里烟雲開嶂戶一天風雨灑神鍾病遂愈逾四年至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卒前數日自書赴筆法蒼勁如平時其年冬十二月十五日葬公於茅家埠之原遵公命也公與少司空趨向不同而友愛甚篤每當別輒再三握手悲不自勝少司空歎服中外不名一錢卒後官項數萬金皆公爲指納朋友世舊初終無異視見其子若孫猶惓惓不忘撫諸姪無異所生一家之中上下幾百口事無大小一秉承公六十年無敢違教令者可謂能齊其家者矣非誠肅所感而能之乎元配汪宜人同邑人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長公一歲公性不近內常獨宿齋中與宜人相見整衣冠如對賓客宜人勤於持家性尤甯澹年愈高遇人愈謙下列孫行者起居亦和顏色起立俟之公或留客其飯倉卒間饌嘗豐潔蓋宜人夙有所儲以待也編修公每以嗣續爲念爲公置筵室陳氏亦終其身未御年五十餘先公卒公於書法出天性十二歲卽能爲壁窠大字求文莊書者不得暇輒命公代書徐文穆公夫人墓誌銘卽公少作初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名滿天下求書者紙日數東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獨無蓋不欲以僞欺人我性如是然託公名者甚厭其去眞蹟遠矣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船商求公評定琉球生自太學歸國踵公門乞一見公以無相見儀卻之其太息曰來時國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可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公論學書大旨具於與孔谷園及張芭堂兩書公書刻石者至夥刻工往往不稱公意惟陳如岡所刻謝侍郎王兵備兩墓志最得公筆法近代能書人鮮有長於大字者公作字愈大結構愈嚴九十一歲爲無錫孫氏書家廟額忠孝傳家四字字方三尺魄力沈厚觀者莫不歎絕少而工詩在翰苑時與儕輩酬唱風華工贖其後廢不復爲曰吾不欲求名不幸以書名爲人所役豈堪更役詩耶重寔鹿鳴賦七言四篇和者數百人莫能及公於小事皆有常度久如一日倚壁杖十許枝早起手自摩拭其光可鑑院草常茂治無雜生者初內庫有室貯宣德鑪歲久壓入地多損者高廟命尙方銘爲手鑪四文莊嘗冬日宴見上撤所御賜之其後文莊以賜公公置几上晝夜再易鑪未嘗斷火精彩奕然尤精賞鑒於前人書畫過眼輒別眞僞海甯吳生遇名蹟每演



寫其副。嘗語人曰：他人皆可欺，惟山舟先生不可耳。觀書至毫末，精
力絕人。九十外，視聽未嘗少衰。臨卒之歲，猶能作蠅頭字。所著述多散
佚，不存。嗣子玉繩，拔得十之二三，哀為若干卷。玉繩，仁和縣增貢生。
少司空長子，嗣為公後。篤學力行，有介石之操。著書多行於世。居公喪
年，逾七十，毀瘠有加。孫四學昌，錢唐學諸生。黃乙卯，科舉人。武義縣教
諭。公早卒。田順天府經歷。宗彥娶公猶女，比寓於杭，嘗得侍公言論。稱
謂公行己誠懇，似司馬君實。書品風度，近王逸少。浙人雖婦孺皆知公
名，所役屬養無不敬公者。與宴日，夾道觀者數萬人。公不好名，而名愈
不可掩。如此公之卒也，遺命不作行述。嗣子屬宗彥為家傳，因大夙所
見聞於公者著之篇。辭雖不文，惟其實庶公之後人得因此以見公之
梗概也。

（清儒集）卷四八

翰林學士梁公傳

公姓梁，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貫酸齋書
山舟二大字，遂以自號，并顏其齋。學者咸稱為山
舟先生。後自以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因稱不翁。晚
年又號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諸
暨訓導諱文濂，即谿父先生雲璈之外大父也。並
以相國文莊公貴，贈如其官。谿父先生生三子，長
翰林院編修，贈侍講，諱啟心，即葢林先生。次東閣
大學士，贈太傅，諱文莊，諱詩正，即鄉林先生。次癸
酉舉人，蠡縣知縣，諱夢善，即午樓先生。皆雲璈之
舅氏也。文莊公生二子，長即公，次工部侍郎諱敦
書。葢林先生無子，以公為嗣。文莊公元配孫夫人，
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皆包夫人出，其所後妣許，
繼夏。以公階封太宜人。公生而穎異，性端重，雖與
羣兒嬉，不作騎危據地之狀。年十八，補弟子員。二
十五，中乾隆十二年丁卯鄉試。是科少司空亦捷。
京兆三上春官不第。十七年壬申，恩科榜已放，
文莊以協揆乞養，未行。少司空蔭補部郎，留京供
職。命公將行李先出都，行有日矣。
聖駕駐蹕湯山，知公未售，傳旨詢公名，屬車

無知者。最後太僕孫虛船先生聞之、始繕名入奏。公以貴公子、而朝臣罕知其名。其平日恬靜、藹晦、不屑爲聲氣之求、於斯概見。蒙 恩賜進士、一

體。殿試、改庶常、習 國書。十九年甲戌、散館、授編修。丙子、丁丑兩充同考官。戊寅大考、擢侍講、署

日講、起居注官。是年、谿父先生棄養、設林先生

以毀卒。公丁父艱、嚴寒、跣奔、坐羊頭車、失足落河岸、幾殆。時文莊公已 內召、乞假營葬、公竭厯襄

事。設林先生柩厝湖莊、發紼之日、公扶服悲號、流涕被面、哀動行路。雲璈時雖幼、猶能記之、而知其

悲也。服闕後、以足疾不出。二十八年癸未、文莊公薨於位、奔喪入都。少司空守遵義、方奉 命回

京、未至、文莊公邸第無人、又以微疾遽薨、倉卒中服御多亡。或言當窮其事、公曰、此時尙念財物、人

其謂我何。一無所問、人服其識量。公自文莊薨後、無意出山。三十五年冬、

孝慈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 釐、迎 駕、上願見曰、汝來補官乎。公叩首奏、臣足疾未

痊、祝

聖母萬壽後回籍。時陳句山太僕與同列、旣退、詫

謂公曰、 上意方嚮用、奈何遽以回籍對。公曰、實有足疾、何敢欺也。五十五年、祝

高廟八旬萬壽、有勸公必謁時相者、恍以禍福、公毅然不顧、卽日出都。嘉慶十二年丁卯科、浙撫清

安泰奏公重宴鹿鳴、 恩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內重宴者皆止加級、公獨晉階、耆德清望、

早徵 九重故能深結 主知、獨蒙異數、雖家庭之慶、亦鄉邦之榮也。宴日、公賦紀 恩詩

四章、一時和者甚衆。十六年冬、忽瘍發於首、幾不救、後竟無恙。以爲神仙歷劫、從此再可五百年、孰

意二十年秋、感微疾遽卒。實七月十五日也。年九十三。元配汪宜人、爲橫山先生之女、賢能著於鄉

里、戚黨間多奉爲師法。吾母寓揚州、每懷故土、宜人嘗迎至家飲饌、寒暄侍之惟謹。視雲璈亦如小

弱弟、至則如歸。外內井井、所以佐公者無不至。先公一年生、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公輓之曰、一百

年屈指光陰、天何吝此、七十載齊眉夫婦、人孰如之。人皆傳誦、而上句乃轉爲公恨也。一妾陳氏、早

卒。卽於是年十月、援古大夫三月而葬之期、合窆於茅家埠原。臨沒、手書赴槨、斟酌字句、可謂能了



生死之際者矣。無子，以少司空長子玉繩爲之後。公孝友性成，視猶子如所生，諸子亦奉命毋敢怠。出告反面，同於嚴君。公雖生富貴，性儉約如寒人子，一冠數十年不易。偶出，鄰里望見其冠，無不知爲公者。然益以此重公，無敢匿笑。其自奉大率類是。戚族緩急及義所當爲，則傾囊不吝。有故人子，先世無以爲窀穸，公屢助之，而不知其終未營葬也。其誠以待人如此。公書法超絕前後，名滿天下。雖兒童走卒，皆知公書。然於此每見其風骨。某相國使於浙，欲得公書，知其耿介，不自請而屬之錢唐令，令亦無能達其意，乃使人徧索裝潢家，得一冊，強酬之直以獻，而終未敢踵公之門。吳門有富賈，自附於士大夫，求公書墓碑，以千金爲壽，公拒之。又琉球生自太學歸國，過浙，奉其王命乞一面，公以無相見儀，卻之。此豈尋常文士所可企及哉。地方大吏有舊者來，則報謝而已，從不干以私。詩文清峭拔俗，往往爲書名所掩。丙子分校北闕，有丹陽彭澧出其門。彭固江南老宿，與王已山齊名。計公就外傳時，其文已膾炙人口。來謁，公與論制藝源流，且言：「近今貌襲成正者，如腐木淫鼓，子善

爲變，而能夠取其神，故佳。彭躍然起曰：「澧以爲師少年科第，偶得澧耳，未必真有針芥者。今知師於此，固三折肱也。」公唯唯。左右皆驚其狂。公雅不欲與人爭名，所作隨散，無定本。嗣君蒐羅分類，梓以行世，僅十六卷，所佚固不少也。子一，卽玉繩，貢生。孫四，學昌、錢唐學生者，舉人。武義縣學教諭。衆早卒。田順天府經歷。曾孫四，遺命不開弔，不作行述，嗣君皆遵行之。

張雲璈曰：公沒之四年，雲璈始自湘潭解組，歸拜公於墓下。先是，傳公者有許比部宗彥，已刻於公集簡端。雲璈自壯至老，親見公之行事，聞公之緒論，容有比部所未盡知者，故縷記之，以著於篇。憶數十年中，每自揚州暫歸，寄公廡下，或一月，或十餘日，公當縱言汎論，凡中朝掌故、海內文章，故老之傳聞、前人之軼事、茶香燈影之間，娓娓不倦，聽之如讀異書。自薄宦以來，此景不可復得，而今竟長已矣。先哲云：「亡前塵如夢，能無泣然。」

鄧簣山墓表

先生少家貧而勤于學問。嘗假友人書舍讀書。誦達旦不輟。既舉于鄉。遊座師蔡文恭公河南學幕。及隨居澄懷園者數年。學益進。蓋四試禮部而後成進士。既以知縣用。歸家待選。則益肆力于濂洛關閩之學。植躬行己。非義不蹈。嘗曰。才足有爲。當自志有不爲始。舍是而能自立。未之有也。居數年。謁選得四川之綦江。善聽訟。蹈瑕抵隙。使訟者不能遁其情。及讞之成。未嘗事敲撲也。調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與黃君相不相能。而楊在高在位。與志聰爭博。進在位毆志聰仆死。寘尸君相所。前江津令遂以君相論如律。周秉魯使周景康索周應律財。景康盜伐應律樹。應律刀毆之。傷未至死。居周宇先家。應律控之典史。典史遣役往。秉魯招景康偕役訴之縣。中途景康不能行。互相怨。秉魯毆景康死。棄尸崖下。誣謂應律實棄之。前江津令亦遂以爲應律。當論如律也。有控宋志聰讞爲不實者。重慶守王采珍舉待質中。三人屬先生曰。死志聰者于此求之。先生既訊得實。拘在位至。在位亦具服。讞定。上大府。前江津令聞之。屬居省會同鞠

此獄者。謂君相已瘞死獄中。第當如初讞。重慶守不可。劾前江津令同鞠獄者。適當楊在高論如律。讞兩上。按察使不右先生。先生爭之力。按察使滋不說。會周應律獄上。按察使曰。應律毆景康矣。景康之死。不問秉魯可也。先生曰。檢尸前後傷異處。死于後傷之重。不可以爲死于前傷之輕也。且應律居距宇先家十里。景康死之夕。應律父子俱居家。其鄰人皆知之。何由棄之崖下乎。文移再上。比先生旋綦江。獄始定。當未定周應律獄時。定遠縣民譚學海爲何人殺死。定遠令拘韓奇元等六人訊之。具服。且從韓某家得所埋屠刀。定遠令彌以爲不疑也。比至郡。迺稱冤。檄先生往治之。得鄧理瑤。殷立立瓚二偷挾仇殺死狀。論如律。六人者迺得釋。郡守胡承璧欲劾定遠令。先生曰。江津之讞。人以某爲操切。今周秉魯獄尙未定。某何敢居平反之功乎。固請之。乃已。先生治綦江二年。聽斷敏而訟日就簡。比再署江津。適遇三獄理枉獲實。心力交瘁。而僚案持之以惑大府。非先生聲望素著。意不獲伸矣。先是。按察使嘗語某君曰。爲令但法鄧君足矣。然則亦非不知先生者。而慙言弗受。遂



至聽災以此見獲上之難也。先生旋丁父母憂歸數年、出補陝西之洵陽。洵陽民淳樸、楚人之流寓洵陽者教之訟、因胥役有藉事爲患于鄉者、控罷之、遂持官短長、官無如之何。先生至、訪問民間疾苦、一切以嚴明爲治、而於諸楚猾若無所問者。徐廉得其斂錢諸簿籍、置數人于法、洵陽以大治。楚飢、運米于洵陽、洵陽人患之、請于先生。既勸以平糶矣、而有力者尙蓄米居奇。次年春、楚人率衆強借米、距城二百里、勢甚張。先生從數人馳諭之、皆叩頭曰、公活我。先生令十二人從至縣、十二人請由徑行、果先至縣、訊之、論如法。畢中丞過洵陽、聞而亟稱之、調署岐山、旋調寶雞、治俱如洵陽。當在洵陽時、畢中丞再撫秦、語先生曰、君尙在山中耶。秦人以近南山州縣調三輔者爲出山、故中丞云。然在寶雞時、回民田五爲亂于石峰堡、先生防守縣境、陟厓礪、披箐篁、民恃以無恐。及漢南援兵過境、先生爲供其車馬、乏困、民皆應役、如趨私事。既平、他邑訟派累者相踵、寶雞民乃製錦爲縣官壽。過客歎曰、君豈有餘財爲供張耶。官無所私、而區畫得宜、乃使民知感如是、孰謂廉吏不可爲耶。頃

之擢知商州、再擢知漢中府。時先生年逾七十矣。再護漢興道、將乞休歸、制府宜紳以漢中守方防守西鄉、乃令先生辦漢中府事。先生募鄉勇相險、易爲防守、自冬徂夏、跋涉山谷、得足疾、遂引疾歸。歸十年、就養於子傅安。羅源縣官署。嘉慶戊辰十月十八日申時卒、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故善爲文、所著有楸亭文集十六卷。其他主端明、鹿洞書院山長所譚示士子及在官所修志書復共若干卷。先生官洵陽時、答大府諮訪事宜、諸官行文字、皆詳究利病、可資考核。子傅安輯之爲外集。先生所至興學校、濬溝渠、旌節義、修廢墜、與時消息、所爲必果、茲皆不書、書其大者。嘉慶二十二年、陝西諸州縣民人請祀先生名宦祠、巡撫聞于朝、年冬得旨如所請。先生以乾隆甲子與先大父同舉于鄉、先生用光大父行也。顧未得謁見。今得讀先生之文及傳、安所爲行狀、以爲先生真不愧西漢經生循吏之目。願請祀名宦、發于秦人、而不能繼于蜀、故用光所敘先生治績、詳于蜀而略于秦、以告後人之學期爲世用者。

鄧先生夢琴墓誌銘

嘉慶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誥封朝議大夫、黃山鄧公卒于羅源迎養之署。越明年，子傳安扶柩歸籍，將合厝公及元配陳恭人于新阡。不遠數千里，緘書請銘于安康董詔，詔辱知于公廿年矣，誼不敢辭。謹為志曰：公諱夢琴，字虞輝，黃山其號也。世居江西之南城，遷于浮梁，則自曾祖秀三公始。祖諱文諱，父諱以忠，皆處士。以公貴，俱誥封朝議大夫。祖妣陳妣石并贈恭人。公幼敏，就塾師，讀四子書未遍，耳濡目染，即能為同輩代草課文。師驚為夙慧。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明年，試冠軍，食餼于庠。甲子，舉于鄉。壬申，成進士，引見以知縣，需次吏部。辛巳，選授四川綦江署江津者再。乙酉，以繼母吳孀人艱歸，繼丁外艱。戊戌，夏，始謁選，得陝西之沔陽。癸卯，署岐山。明年，調繁寶雞。戊申，以卓異陞任商州。甲寅，以制府勅公保撫軍，奈公承恩保薦，晉秩漢中知府，再攝陝安道事。丁巳，引年歸。歸八年，嘉慶甲子，科秦公撫江右，以重遇鹿鳴奏請，特詔入燕，儒林榮之。此公出處之大略也。當公之筮仕綦江也，以廉持已，以明燭奸，以嚴御下。期月而民服其化。適江津令某者以冤獄被訴解任矣，大府俾公治之。蓋殺人者楊在位也，前令誤以黃君相當辜，已瘐斃。公廉得其實，獄成而服司臬者誅于羣咻，以在位兄在高蔽獄。公力爭不能得，形于聲色，司臬嘆焉。而某令又有周秉康被毆身死一案，歸獄于周應律，不知為其族弟周秉魯唆訟，不遂，錫斃移尸嫁禍也。公庭鞠之，尸傷證見，悉符。既輸服，上獄。司臬欲翻之，中公以法斷，數月及其攝藩繼任者始成信讞。蓋猶以前嫌也。然屬吏有請教者，則必曰：「當師鄭令。」鄭令云：「一時人頌神君，至有越境求一言以判曲直者。」厥後津志傳公曰：「聽斷嚴明，遠近畏服，蓋實錄也。時定遠邑有廟祝譚學海者，以指證二偷招怨被殺，莫知主名。其令誤以韓奇元六人刑訊誣服。及郡呼冤，郡囑公莅之。察訪既確，罪人斯得。既呈案，郡以令之誣也，擬黜之。公曰：『前江津令以被訴且案已成，不得不翻。今案甫報，郡某何敢居平反而擠學製者乎？』請之再三，始以同訊免議。蓋公明于折獄而厚于僚誼如此。洵陽環山臨水，民情頗瀆，而流寓難查。楚人尤多，佃山則主不能名其田，業舟則估或喪其斧。公為定其限年，編以名籍，遂以輯盜。越明年，去邑二百里，楚民有糾眾強借者，公適在郡，從數人馳往，諭以明憲，皆搏頰乞命。倡者十二人，即詣庭首罪，得杖責繳贖，結案。撫軍

畢公聞而善之，謂能活人無算也。後撫軍以讀禮歸，繼任者為劉公雅州，猶仿焉。數年中，與文教正祀典，表節烈，百廢皆舉。及畢公再至，訝公之猶滯于山中也。未幾，檄署岐山。岐山當秦蜀大道，冠蓋所經，民素遵教，趨令顧不無藉以為養。公之來，其孫役寬其期，會民戴慈母及聞將調資難，相率為借寇之請。公聞之，悅以憲禁，始怙然而退。寶雞與岐接壤，而東兼舊號，西至隴秦，南踰散關，兼兩驛道，長而山險，驛政不修，遂至累民。公補乘增序，其困遂蘇。歲癸卯，逆回田五馬文憲弄戈，甘省秦隴傳烽，公疾馳二百里，至與秦接界之仙靈峪，山峻菁深，為從來官長所不到。信宿，木皮房中，斷道設戍，歸而授邑民兵登陴。及官兵赴剿，備時車馬兼濟，陝河三十頃有奇，已久湮矣。公濬之，增灌至五十頃。其南北開白前明灌田三十頃，有奇，已久湮矣。公濬之，增灌至五十頃。其南北注渭諸渠，皆加疏導。丙午，夏，邑南數處民獻岐麥焉。商州地遼，洵陽公久知其利弊，龍駒寨關稅舊多苛索，公嚴禁，胥役不得于額外有絲毫侵。城中有所謂行戶者，凡食用概給官價，派諸市廛，即為裁革。勒石于屬邑，饋問并一概謝絕。初，皆色然駭，及奏當岸獄，凡情事之不符比附之未當，則先令錄呈改正，遂無翻駁棘手之苦。蓋公治縣則無憚大吏，直道而行，率屬則曲體人情，東溷不事，始其款來之晚也。歲辛亥，署西安府事，僅兩月，十六屬之塵案有羈候之積年者，至是清理一空。明年冬，監渭南北諸邑賑別浮冒，搜隱漏，鴈戶咸得實惠焉。漢中幅員北接寶雞，西過金牛峽，驛長而馬少，役多而民疲。五廳州縣不敢拮据，請于方伯阿公，借開款萬金，買馬備費用。民有節赴公，遂敏守土者因得息肩。略陽之銅什試採多年矣，得不抵費，從事者猶希冀于萬一。公細勘之，灼知無效力，請大府封閉，遊民既散，地方亦寧。無何以吏議將歸矣，適荆湖教匪蠢動，當事以轉輸重任，非公莫可。奏請留署，制府宜委重。當是時，巴州賊羅其清嘯聚于方山坪，通江賊冉文等跳梁于王家寨，南鄭之小墳、毛狗洞皆與接壤。公于兩路分設五卡，募鄉勇數百人，練器械，整行列，遣之遊探，屢獲賊謀。制府予書云：「風鶴頻驚，熊羆四馳，非循聲素服，鄰封豈能獨來獨往。僅以周道逶迤，為使君賦猶不足彰賢勞也。」明年夏，楚匪盛陝，欲由五郎窺漢中。公親往城洋西鄉巡查，接界諸隘鄉勇。時年已七十五矣，控單騎冒寒衝暑，馳驅于羊腸鳥道。



中風溼所薄遂患足弱連南北防戍既定託之觀察王公而遂初焉其
破議也以失察南鄭令王君行儉獄失出後王君卒以死事蒙
恩加贈三品子蔭蓋公之取人固有見其大者矣初自某江歸去江津
已二年及過時沿江迎送者綿數百里至邑則清康生祠已建相率擁
入申拜謝而後別在寶雞有某河歸途過洵民望舟而迎攀轅而送
者復數百里依依不忍去其牧商也因公至省適寶雞有許其令者召
而問之則報然曰吾等實出不得已然愧無以見公矣公有命敢不遵
因縶案而去矣居愛去思古猶良閒有之至于不被字下已久而望其
顏色即有所愧而不為古之傳類川中牟者或末之聞而公止于郡邑
展經濟識者不可欺公用所學之不盡也公性孝友篤交誼初石基人
之卒也公甫訖哭泣之哀甲者不忍聞兒及繼母吳孀人卒哀痛一如
所生既免喪修潔白之養左右于封翁中憲公暨叔父仲章公之側越
四年中憲公捐館舍馳號之中附身附棺卜兆安厝哀禮兼至及釋纓
依戀如父猶不忍遽宦也及仲章公歿始為出山計及在洵恭逢覃恩
陳情以身所應得文林郎馳封焉從兄迎浦明經林有光處士其中憲
公夙切十起之慈二昆亦殫在三之孝公在籍數年館穀玉山訓子課
姪書讀等身姪傳仁遂籍諸生凡一門男女婚嫁無不為籌畫得所繼
而公子暨處士子傳牧相繼列芹宮迎迎浦至洵談燕唱酬宛然二蘇
風流也至秦調始以憚于山行送歸并以產宅讓之故自漢中歸向就
屋而居云初謁選主同年葉農部宏寓無何農部卒子幼公為視含斂
治馭嚴請兵部勒令送之南歸至德州後返在關中時藍田令周君松
曉同郡後進也有治聲因調繁卒省垣公厚恤其喪備狀其行後過繞
柳園土人道其遺愛尚為感嘆賦詩云其學根柢六經而沈酣史籍文
章不為無用之言已亥分校典試吳銘茶太史欽服文望執從學禮甚
恭及壬子監內簾試所作程墨并闡諸詩主文施琴泉太史羅碧泉學
士俱極推服所歷郡縣延師訓士之外月課而季考之丹黃甲乙親為
評騭受教者文章皆有法度兩次里居歷主玉山之端明饒州之芝陽
及白鹿書院講席訓士以先器識後文藝人皆自以為得師所刻著
作如麗澤講習遜業初約敷文講義懷玉草皆為訓士作也而洵陽志
畢秋帆中丞有郡邑治譜之託寶雞志胡少宗伯高望有事核古文古之
贊成謂五泉三石不足多也未刻者史記書後二卷補筆一卷古文有
林亭初稿續稿四卷詩有洵陽草陳倉草商山草四巨編歸田後有來

即應興到疾書者甚夥尚未集錄也距生雍正元年癸卯六月廿九日
享壽八十有六元配陳恭人同邑處士士奇之孫太學生大錦次女克
備亞德事尊嫜則婦代子職教子女則慈兼嚴訓主內政則儉助清操
後公四年生先公十一年卒壽七十有二公親述其行所悲為閨中失
一良友者也子一傳安己酉選貢乙丑進士羅源尹女一適同邑康熙
戊辰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吳公從治孫附貢生季敏次子出繼處士
季阜太學生篤照孫二世瞻世皆邑庠生某之初見公也于郡伯史
公家塾過蒙下交勸以名行洵寶二志皆與載筆公在商於興元時凡
得異書過勝地嘉月相召之使無歲不至往輒旬月留茲之請也其亦
以見聞于公者最嚴與謹舉其大者著于篇而係之銘曰
於惟先生有德有言德為民母言作士閑懿茲幹濟宜麗台垣勸勤郡
邑未究其全福敘壽考穀貽後昆他年崇國更表龍阡

又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誌銘
嘉慶十有三年十一月庚辰前漢中府知府鄧公卒於福建羅源縣之
署舍時子傳安知羅源公就傳安養也年八十有六十四年八月乙卯
公之喪至本質浮梁十九年十月丙寅傳安卜地葬公於浮梁青峯之
原公之配陳恭人合葬焉先是公以耆德奉
命重赴甲子科鹿鳴宴來南昌敬介公之姻江訓導幼光謁公傳安又
與敬同出戴文端公衡亭之門至是以銘請敬不敢辭敬觀班孟堅范
蔚宗傳循吏皆推本儒術或列所治經舉其科可謂知為政之要矣然
所載多郡國二千石縣令惟蔚宗傳王渙一人任峻附見傳中且以明
發姦伏為未充德禮之教夫德禮苟不相應則姦伏之心侈矣何明發
之功可紀哉縣令官卑其權不足攝下故為縣令視二千石為難而德
禮之效則以能明發姦伏為治縣符驗能如是未有不為良二千石者
也公諱夢琴字虞揮姓鄧氏曾祖國挺自南城遷浮梁祖文謙贈朝
議大夫父以忠贈朝議大夫母石氏贈恭人繼母吳氏公年十八補縣
學附生二十一為廩膳生二十二鄉試中式三十會試中式以進士候
選吏部授四川荊江縣知縣縣人相沿呼大府胥吏為老上司橫甚公
察其尤者先予杖後申請治罪遂俱斂貴州遵義有巨盜亡命過縣公
遣捕人跡至二千里外之萬縣獲之以能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者與
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死置尸黃君相之門江津前政比君相般



儒藏

字紫綬松園其別號也先世江西豐城人明洪武初遷山東壽光縣之
 斟灌莊故世稱斟灌李氏曾祖諱迴康熙甲辰進士官刑部右侍郎祖
 諱樸官南漳縣知縣父諱烈官蘇州府同知公生於雍正元年十一月
 卒於嘉慶元年九月元配郭夫人繼配朱夫人俱先卒公子三長鈐官
 工部司務次鈐縣學生女五適王緯璧劉鼎燮王庭蘭劉世峻王允彬孫
 府同知次鈐縣學生女五適王緯璧劉鼎燮王庭蘭劉世峻王允彬孫
 六曾孫一公長子早卒長孫景沆將奉公與兩夫人及側室陳孺人極
 合葬於九菴莊先塋遣使走京師乞余爲銘余與公同舉迄今四十三
 年矣故交零落有若晨星閒居京師者僅查給事遠槎戈太僕仙舟繫
 朝籍者惟余一人在林下者亦止王侍郎蘭泉王光祿西莊錢詹事竹
 汀沈運使既堂殷伏羌會詹及公尙時通音問回憶少年文酒之會杳
 若前生公今奄化又少一人矣俯仰今昔百感紛來爰慨然而爲之銘
 曰

人以官富公以官貧貧則貧矣而秋水無塵吁嗟乎吾黨又少此一人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

閻循觀 蔣士銓 余珩 何逢禧

吏部考功司主事閻君循觀墓誌銘
乾隆三十一年余需次都下得來安令將行閻君懷庭送至郊執手流涕別去是歲君成進士補吏部考功司主事踰歲書至言部務殷繁至不暇寢食且曰將告歸余心憂之知君有夙疾恐以勤勞增劇也戊子秋余供事闕中九月回來安而君之訃至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少孤未諳葬事墓地卑隱水嚙家既長以為大戚陰雨輒號泣不食繞墓走達夜後墓雖遷終以此致羸疾浸淫至於無救在考功日汲汲於國計民生之大者議有不合侃侃與上官爭又規畫多遠略時益以為迂闊不得行其意遂告歸先是齊魯之士文學實行相向而道學鮮傳人君德器渾成本於天植又探習先儒得其所以用力之方其大要以忠恕為根本以倫常為實際毅然以絕學為己任後生晚進被其教化皆知聖賢可學而至既壽不得長所蘊未及一施然識者以君德業成就無愧古人君學無所不統而好為精思著有尚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困勉齋詩記西祠草堂集各八小傳見聞隨筆其若干卷藏於家方君之告歸也距支俸期三日友人謂君少遲可為資斧君曰吾懼貪位懷利以事君故告若爾是懷利也友人歎息而去君平居溫溫若無以異於人至遇事人所糾結艱苦不可為者君處之暇豫不惑不阻蓋其中之所養如此君諱循觀號伊嵩先世太原人諱均大者始遷昌樂曾祖諱世繩官至詹事府左春坊左諭德祖諱愉以翰林出知長興縣行取主事父諱廷倩太學生母吳孀人生子一即君也卒於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得年四十有五娶姜氏繼妻郭氏子四人學夏學高學志學游女三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營邱黎家村先人墓側從子學賜學朱以余知君為切來請銘義不敢辭銘曰
植其德聖賢師年雖未永稱不衰吾質既亡將安歸

（碑傳集）卷六〇

閻懷庭墓表

乾隆三十年予游京師與萊州韓公復交因以知青州閻懷庭忠信好學與公復以志行相師友為書其事狀而藏之明年懷庭成進士官考功司主事時予已南歸不獲見懷庭及再至京師而懷庭以病歸歸數月而懷庭歿矣悲夫懷庭天性沈毅內行醇篤模範道經動中禮法齊魯間言道學者多推首懷庭其在官直心而行有不可撓之力同官者輒指目之而懷庭涼涼然亦不自得也公復知來安縣嘗與懷庭書自敘其所以施于民者甚詳予讀之而喜傳示寧都羅臺山臺山以書復予言讀公復書愴感涕零繼以蹈舞臺山故嘗識公復懷庭因盛傳懷庭志行之美以為國家明德醇懿涵濡百餘年其徵應于士大夫者于閻韓兩君見之矣未幾懷庭歿公復又罷官去予每與臺山道之未嘗不慨然增歎也懷庭歿後四年公復以書來并示其所為懷庭志墓之文而屬予為之哀予自顧菲薄何足以表懷庭顧惟數年間與懷庭慕效之誠及與公復臺山平昔相與論議者不可以無述也嗚呼君子之遇于時其命乃在天矣至其所以自盡者不可得而委也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壽不得而貳焉而況出處之際乎懷庭名循觀號伊嵩世為樂昌縣人歿之年四十有五葬營邱先人墓側其事狀及所著書誌文詳之矣不備著云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一〇



翰林院編修蔣君士銓墓志銘 王昶

乾隆十九年余會試在京師以通家子得謁總憲金樹門先生時鉛山蔣君士銓先生門下士也以能詩鳴故詩酒之會無不其之迄今忽忽三十餘年其間離合無定而鄂石之知罕有逾於君者自先生下世二十餘年君又繼之所謂臣之賢死久矣於是其子知廉等以狀來乞為幽墓之銘余其忍辭按狀君字心餘一字若生號清容祖承榮父堅皆不仕君生四歲母鍾宜人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一過不忘清江楊勤恪公異之待以國士從父至山西讀鳳臺王氏藏書學益富年二十二格門先生督江西學政拔補縣學生以孤鳳鳳稱之十二年丁卯科鄉試十九年考授內閣中書舍人二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余亦召試為中書舍人故與君之交益密二十五年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官二十七年又偕余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八年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明年奉母南歸居金陵久之浙江巡撫請主紹興蕺山書院凡五載兩淮鹽運使復請主揚州安定精席奉母以行四十年鍾宜人歿服終入京充國史館纂修官尋患風痺時時臥牀第閱四十四年余請假還朝往候之君笑曰已作習鑿齒矣談笑間目光猶炯炯也四十六年復病歸南目至五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一君生歿之日皆無雨而雷風故世以為異云子七長知廉拔貢生充四庫館膳錄次知節舉人知知讓召試賜舉人次知白知重知簡知約皆幼生平著藏園詩文集若干卷存於家君風神散朗如魏晉間人從容談笑繼以諧謔而錄寒峻激揚忠義有古烈士之風博通淹雅自古文辭及填詞度曲無所不工而最擅場者莫如詩當其搖毫擲簡意緒觸發如雷奮地如風挾土如熊咆虎嘯鯨吟鼉擲山負海涵莫可窮詰故論詩於當代以君為首而論君之詩以五七言古詩為極則君與禮部尚書彭君元瑞生同鄉成進士同年又同官翰林上賜詩舊有江右兩名士之目今彭君置身華要而君官不過七品往寒來反卒纏綿于惡疾歐陽子曰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用者命也如君洵可謂之命矣五十二年某月日知廉等葬君於某縣之某鄉乃作銘曰維遇之裔繁才之豐非惟才豐志行攸崇挾幽發潛扶孝植忠何登朝著疾疾乃叢有山崇崇有水淙淙曰歸斯邱馬鬣以封淩雲之氣闕于幽宮發為詩歌翻蜺走虹如有不信驗此雷風

翰林院編修候補御史蔣公墓志銘

心餘蔣君既卒之明年其孤以狀來曰先大父母傳志皆先生撰今先君又亡將葬貞石之文知廉等敢循例以請亦先君志也嗚呼余前春過西江君已半體枯問余至喜力疾權飲臨別時手平生事略見示余知其意泣而領之然私心自揣余忝廁詞館先君七科後死之責當在君不在余即在余亦未必銘君兩代而今竟不然矣然則余之衰固可想見而古人之所謂死友者非君而何謹按君姓蔣諱士銓號清容一字若生江西鉛山人父堅有奇節獨行常遊澤州縛君馬背行千餘里甫四歲母鍾太宜人即屈竹絲作波磔教之認字君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于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分校順天鄉試居官八年乞假養母僑寓金陵大府聘為叢山崇文安定三書院山長君意洒然有終焉之志會少宰彭公元瑞召見天子問蔣某何在彭以渠母老對及太宜人薨君感上恩入都京察一等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二年年六十一卒君秀骨長身兩眸于奕奕如電諸謔風發聽者傾席胸無單複不解嚙嚙耳語過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太宜人慮其性剛勸令歸里及君再至長安浮沉舊職一二知己盡矣同列皆闕然少年趨尚寡

諸愈益不自喜、遂有輕死生、一晝夜之意、不自珍擬、以致早衰。然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在戢山時、越中富家池三江、開日久墮廢、君力請于大府、借帑辦治、日事雖非山長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焉。掃墓鉛山、爲邑人建壩浚渠、以通水利。修母墳、培以利文風。建柵縣衙、便應試者。請移駐巡檢于西鄉湖坊、警不良者。甲戌、禮闈落第。上命九卿各保一人、徐少司空將薦君。君讓與孝廉某、以其母老也。有駭生者、負鹽課客死、君連夜作十三札、飛遞嶺南、俾其孤孀扶六親歸。君平素無宿諾、故其言于人也信。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諸公卿震若麟鳳、爭先窺覲。裴文達公在、上前薦君與彭公爲江右兩名士、以故上屢問君。賜彭公詩并及君。乃二十年來、彭公官至尚書、而君儼然一老詞臣如故也。雖其俄山俄入、自緩官階、旁觀者不能無惜焉。而要知命之所有、君本無心進取。且夫孝者所以事君也、古人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君奉太夫人設教東南、有江山之勝、板輿所臨、海內捧杖擎觴而至者、屢交戶外。高麗使臣餽蠶四笏、求君樂府歸。聲聞之盛、天爵之榮、近今未有也。晚年雖病廢、而神明不衰、左手作字、橫斜入古。所居藏園、水木明瑟、五子七孫、穿花繞膝、而待死之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君生時亦然。嗚呼、其來其去、豈偶然哉。君才高而心虛、全集皆余商定、偶獻一規、登時立

改。帝至其家、見供兩木主、曰方伯彭公、曰督學金公。君少時受知最深者。其敦師友之義、死生不易如此。所著古文、卷詩、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種。娶張氏、諱封、字知廉、拔貢生。次知節、知讓、皆舉孝廉。次知白、知重、知簡、知約、尚幼。女一人。以月日葬。銘曰：憑孤白日雷聲起、天若告人生才子。既生不用故何、以人再問天天嘿矣。振古文人多類此、漢之崔蔡唐之李、吁嗟蔣君母乃是、平生著述千萬紙。有如月照西江水、萬古輝輝光不已。勝我才華輸我齒、食我作銘先我死。我敢無言報知己、古書黑石鐫蒿里、兼備他年補國史。

袁枚撰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五

蔣士銓傳 子知廉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若生號清容。王補其先為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鉛山始姓蔣。君墓志其先為錢

有奇節。袁枚蔣君墓志士銓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

人詩。王補其君墓志斷竹篴為波磔點畫橫簇成字教之十

一父縛之馬背遊太行。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讀鳳臺王氏藏

書。王補其君墓志冠而歸。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補縣學生學政以孤

鳳皇稱之。王補其君墓志士銓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

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

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

養母。愿主講戡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

志。士銓初八京師才名藉甚。裴文達薦士銓與彭文

勤江右兩名士以故

上履問士銓

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感

上恩。袁枚蔣君墓志母沒服終入京引

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士銓長身王立眉目

朗然。嶽寄磊落。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鏘激

楚使人雪涕。王補其詩話生平無遺行志節凜凜以古丈夫

自礪。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

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之急若鷙鳥之發。恩鯨

寡者艾無所靳。袁枚蔣君墓志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

集小序。而最擅長者莫如詩。當其意緒觸發如雷

奮地如風挾土如熊咆虎嘯。鯨吐鰲擲山負海涵莫

可窮詰。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

不主故常。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

海立雲垂。實足開拓心胷。推倒豪傑。王補其君墓志高麗使

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袁枚蔣君墓志卒年六十一。

蔣君所著古文詩若干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卷。

蔣君士銓長子知廉字修隅。由拔貢生就四庫館膳

錄。議敘州同知。署山東臨清州州同。遇秋雨水災奉

旨振濟。知廉親履勘。乘小艇霜行草宿者三旬。得水

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有弗如室詩集

常山按此用國史儒林傳集句之法。集之以備編文苑傳料者也。

阮元撰《寧經室二集》卷三



清儒碑傳集

卷一〇〇

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鉛山蔣先生碑文

先生諱士銓字心餘一字蒼生江西鉛山人也。先世吳越著姓彭錢世家。祖諱承榮年十數齡值明崇禎甲申之變。其楚無室哀錢王之孫宛童寄生作蔣侯之裔。父贈君諱堅生有異稟長而奇貧陳萬游俠惟云濟人申韓刑名祇除害焉。年四十六始娶鍾太宜人逾年生先生。先生含宏深之資稟倚魁之行。年四歲母鍾太宜人教之剪桐葉以習書裁竹枝而成字聲滿一室智百常童。時清江楊勤恪公以主事假歸過瑞洪見焉。藥肆問奇先知遠志衡門訪友卽號通家。越三歲鍾太宜人授九經畢贈君攜先生遊澤州。擊楫于洪河停車于霍太鼓接天之浪定異常饒嘯向日之聲知非凡驥。館于鳳臺王氏者數年。王氏樓接百棟書連十極。先生達晨而觀終歲已竟時耆師宿儒咸在驚趙禹之無害傲叔向而不能。年二十二始隨贈君還鉛山。其年卽補博士弟子員。時左都御史錢唐金公德瑛視學此方見而異之有奇人之目國器之稱焉。逾年丁卯舉于鄉。越十年甲戌以試授內閣中書。又二年補官充誥勅撰文中書舍人。明年丁丑成進士改庶常自朝考及散館皆列第一授編修前後充

武英殿國史館

皇清開國方略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以御史用省中四戶天象應其休徵海

內一人人倫資其模楷中壘之校秘閣是日兼官永明之策秀才號稱得士傳矣哉仙人入官東觀比于神山漢官定儀太史高于上宰此先生之官也。回翔館閣云惟廿年眺覽巖壑中逾十稔武陽之干進若彼成都之守靜若此然而凌雲一賦

天子幸其同時涉湘逾年

九重歎其不見是以道馭六合前席聆其極言咸約百僚當官容其卧病長揖之下上相以矜名士之呼

禁中所定此先生之遇也。至若雷電倚戶恣其發揮雲霞在天從其剪裂樞筆倚宗並日觀而爭秀。回瀾滄溟與混問而競納。五字未竟薄海誦述以迄殊邦一篇甫成萬紳傳鈔暨于女士鉗耳之造象必乞高文野臂之傳經亦求定說。繡平原而絲貴圖洗馬而緣空此先生之名也。丁卯乙未遭贈君及鍾太宜人憂哀至卽慟哭無常聲。又終鮮兄弟一妹聯其影形我送舅氏外家均其休戚。祁黃羊之薦友鄭罕虎之知人匹士未達夜寢于焉不寧一夫未安露坐爲之盡策爲上客設饌無改入口之飢與疎宗合居依然四壁之立此先生之性也。執九錫之柄以扶倫紀踞竈師之議以飭士林。王賁在位風俗比于鄒魯賈范入官節義崇于性命。故臺省未入已生列柏之風惠文欲冠先起避聰之謗有緇衣好賢之雅墨車疾惡之聲焉。此又先生之志也。梁木易萎激湍不駐以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

四日卒于南昌里第。春秋六十有一。逾年歸葬鉛山。禮也。海內人士。知與不知。異聲而同哀。遠奔而近赴。烏乎哀哉。蘭芷之芳。不得見霜。青明而靖。翠羽而殃。痛彭城之康里。悼交州之讓鄉。是知三尺之石。不足書百年之行。盈掬之土。無以掩蓋代之名。而松楸甫萌。若有待于恒幹。華表既峙。不無望于歸魂。此則化人之委蛻。入戶贈之三號。柏堂之隕身。臨穴增其一慟。亮吉先生前主安定書院時肄業弟子也。文舉之來。魯國先蒙小友之呼。步舒之至。江都遂受專家之學。立碑置墓。植表景行。烏乎。隨武子之德。我欲觀于九京。郭有道之文。均不慚于一字。

洪亮吉撰 《卷施閣文乙集》卷三

彰德府林縣訓導余公昭誌銘 朱士錦

乾隆丁未余膺 命守縣。閱郡明經。事余公品端學粹。淵源有自。以于役旁午。未遑造廬。洎以公會。得親言貌。心益重之。後公歸林。數載卒于官。嗣子星源奉柩旋里。卜葬城東先塋之次。而因學師楊郭以狀請銘。于維余氏為郡望族。忠孝節義。代有其人。而公以實踐之學。發為實用。誠有為學術世道所攸關者。謹按狀次之。公諱昭。字觀石。號潤亭。林邑門人。私諡曰清恪。先生系出吳越錢氏。始祖諱賢。自江右高安遷許。有義行。載許志。四傳至公。祖諱冲。海遷。弱。好讀書。生公。父良庵。公諱丙。捷。廩膳生。廩修職。佐郎。清苦力學。前州守蘇稱。為吾道干城。詳登府志。儒行著功。後學。頌存。通省學署。母杜孺人。勤忍和讓。相夫子。學人。賄賢孝。言百數十篇。兄珩。庠生。著聞。得錄。弟昌。廩。生。著綱目。統論。公幼沈靜。不樂嬉戲。入塾。益端謹。雖盛暑。亦未嘗露體。年十七。冠童子試。為前州守邵所器重。二十。請行冠禮。良庵公喜與行之。入庠。後學師屢舉。優已卯。辛卯。鄉試。薦不售。公素承庭訓。留心儒術。作防心要言。自箴。居恆昆弟交相師友。體論先聖賢儒道理。期望必謁先師。講小學。率弟子習禮。秉林鐸。為諸生宣講。聖諭及歷代鄉約。即敘即學。務示以聖賢階梯。至若考祀典。表名節。徵求古跡。皇皇如弗及。六旬後。每元旦。舉一歲言行。焚香告天。有耆年日記。稀年約意。二則蓋公之積學砥行。肫誠不欺。如此。自程朱表彰絕學。前千餘年。聖賢相傳之道。燦然大明。雖有異說。不能亂也。有明講學者。出借釋氏之用。為用。眩清鼓簧。以偽雜真。至今猶有或其說者。公每觀其書。輒心憂之。於是作學鑑二十六卷。枕心集十卷。羽翼正學。為後世法。其書分門辨類。徵引宏博。所以示學者。向往之途。至詳且悉。其他著述。有林署考。典釋訓。鄉約。纂言。讀志。隨筆。筌詩。備覽。枕心。齋古文。詩鈔。皆有闢世教。學。者。秉而讀之。足以知公之用力於此事者。勤而志之所期者。遠矣。郡學。博香。亭。程君。稱為程朱正脈。孝廉一齋。趙君。贈以道脈嫡嗣。論者。以為不誣也。公生于雍正甲辰七月二十五日亥時。于嘉慶己未十一月初七日酉時。終命。壽七十六歲。葬以庚申仲秋望日。戊辰。學者。與良庵公並為立祀。配劉孺人。監生諱璋女。克職婦。道男一。星源。庠生娶賈氏。監生可立女。女二。一適任超。一適監生王殿選。孫男一家。



芳業儒娶陳氏孫女二曾孫男三本直本正本中女三銘曰
道術日繁交相上下昔在異端今在儒者惟公講學格遵程朱擴清異
言羣惡消沮公之勸學出于至性著作等身一軌於正無志者莫有志
者岐公言不朽百世之師

（碑陰）卷二二

資政大夫吏部左侍郎何公逢禧行狀 孟超然

乾隆三十有四年己丑冬十二月八日吏部左侍郎何公卒於位先是
秋七月超然得公書云入春來患脾溼飲食大減心竊憂之十月自重
慶遣人入都奏事令問公起居以十二月朔日至公疾已亟手不能執
筆於臥榻前口授其子西泰作書復余其略曰某入冬病益甚蒙
主上恩賜醫診視已累月此故事所施於老臣碩輔者而某以新進之
臣蟻蟻之軀
主上軫念至此感激何可言然死生大事久已付之度外矣萬一微天
之幸得一旦霍然起與足下重作舊日歡何樂如之然某自得病後亦
為足下在遠旦夕無可與語者滋鬱鬱非虛語也僕人奏事返至達州
余發書涕下至順慶夜接都下書一巨束則公計至矣蓋去余僕出都
門方四日也嗚呼傷哉余既為位哭念瞻昔公愛余最篤公之志事余
知之最深故敢忘其文之陋備述梗概詞以實而不誣亦公志也公諱
逢禧字敬儒號念脩先世籍福清至公祖始遷會城之南臺公父夢言
先生為名諸生湛深經術遊其門者率有聲場屋而先生卒不遇晚乃
貢成均時公已官農曹矣夢言先生律已嚴而見道篤嘗慨言曰作
文以庸矣啖虛名入世以機術誇捷足科名入手而懷抱不足以副之
官職加身而德能不足以舉之有一於此謂之不祥矢天誓日不願子
孫有此君子以為篤論公少而穎異過目成誦以博覽為基以心解神
會為主十齡誦五經如瓶瀉水年十四遊於庠寸晷七篇學使者奇之
甲子又以五經舉於鄉時年甫踰冠也再試春官不第戊辰安溪官石
谿先生視學閩中聘以為助三年公遊益壯學益富覽周秦漢唐故都
歷諸選藝旁搜金石古文辭發為詩歌著西行小草數卷而校文明敏
學使者倚之如左右手辛未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翰林葉公觀國同
里同年儻舍同居治事之暇以文章相切劘而公入曹司未久旬稍錢
穀如素熟習者侍郎吉公慶奉
命按獄畿輔奏公與俱行無錫縉公時亦領戶部謂吉公曰何公柱石
姿也吾聞農曹中無有及何君者後君官九列猶以為知己之感云公

以才當不次遷道夢言先生憂還里服除奉太夫人就養京師補戶部
廣東司主事己卯秋分校京闕得士最盛時總裁為錢塘梁文莊公素
矜慎少許可諸分校所薦卷多駁放者遇公薦卷則欣然語則總裁都
御史觀公曰何公無私能盡心且其器局駿偉名位當大起矣庚辰京
察一等引見加級

上以知府膺表率任宜慎重其選不拘資格詔九卿及翰林之長舉所
知公以主事特奏記名四月除員外郎時余甫成進士遂與公定交公
任員外將二年故事吏部選郎缺擇人視他曹尤慎吏部不得人則調
於他曹郎中大學士傳忠勇公時筦吏戶二部奏以公由員外授選郎
前此所未有也公以壬午四月視事旋轉御史奉

之籍查流品平注擢同官和愷胥吏無所緣為奸聲望益隆隆焉起矣
有同知某援例欲職遷郡守曉曉投牒頗有為之地者公慨然曰人既
非才事又違例此僥倖何可長奏記斥之又某於同知任內曾為上官
薦專以事移疾歸逾數年調選欲遷曹以保舉例引見公曰病痊起廢
考功職也彼欲選曹啟事覬得郡耳卒不可選曹循故事固不肯自貶
損時臨桂陳文恭公初自湖撫遷吏部尚書猶與公未深知也癸未八
月刑部員外郎缺已入選而刑部咨留公以故事每月截缺後無留者
持不可或傳銓司有所左右其間時

上方巡幸木蘭刑部尚書舒公封章入告
上命陳舒二公訊實以聞久之不見左驗然二公疑猶未釋於是與郎
中瑚公世泰章公寶傳皆奏請解任職成事頗白然猶請下吏議方事
急時公謂余曰君不過尋奉吾以言官典選中蜚語恐有意外禍恃
主上聖明或蒙恩洞察小臣守法無他否則貽老母憂矣九月九日驛
報返奉

旨以事既無嫌皆復官且免置議公手捧
恩綸感泣謂非
上聖明則得罪誰為白者吾今當奉職死官下矣臨桂與舒公久之亦
知公坦白公後為吏刑二部侍郎二公與同事皆投契不以前事少芥
蒂也公既被劾得白

上益知公才於是年冬遂有江西鹽驛道之命抵任甫旬日擢湖南按察
使具劄謝



恩且請入覲奉

殊批不必來汝何事不可辦但戒汝者莫生滿足之念莫向氣可耳公

論叩頭感泣蓋自是愈知

聖主將大用之而所以生成教養之恩真千載一時也楚俗刁悍刑名案牘繁多尤多告訐事公始蒞以嚴旋濟以寬吏民皆感服未幾而有新甯罷市之事攝實慶守王錫蕃報至公即請親往視之曰吾親往則案可速結而撫軍喬公以公兼藩臬二司事持不可撤解省審理飛章入告

朝命大臣往勸之而王錫蕃懼罪遂自經死於是公以職任陳臬不能先事豫防具奏請罪已下部議矣而是時掌選章公寶傳又以他事左遷傅文忠公將擇人以代

上特諭仍以公補選郎公聞

命馳入都視事主余邸舍者三閱月每雞初號其披衣起趨朝啟事退則集賓友為歡敘契闊日與余以詩文相倡和每慨然言曰吾再蹶再起俱出意料外

主上不以臣不才將用之吾何以報稱視吾力所能盡者勉自策而已是年四月余奉使粵西十月還過武昌則聞公於九月拜刑部右侍郎

之命公由主事六年序歷九卿僚案不驚惟仰頌

聖天子知人善任使蓋公素所蓄積足以肩重任其見信於物望者然也口月調吏部右侍郎公再入中臺晉貳銓事熟習掌故昔時同事有

彈冠之慶而公每倦倦以慎名器杜僥倖相勸勉時大學士武進劉公尚書託公皆虛公為懷凡循舊章間有損益者知公在選舊久必與公

商推而後行聯名啟事選人悅服故公在吏部章疏不必已出而裨益

孔多戊子秋九月余奉恩命視學四川公黯然而別且曰子去吾益孤矣余聞之愴然嗚呼公

方為天子卿貳余竊拙何能裨補萬一而公顧獨倦倦者蓋數載以來每以

公退之陳述先世艱辛隱約謂兩家實相似備

朝廷任使務洗手奉職不得為自私自利以辱其先問及文事公於同里中獨以不肖為可與道古忘分投契歲久不渝公曾為余大父母表

其錄于申之而手卷夢言先生家訓亦特命余為之序且有他日里社雞豚南邨卜鄰之約嗚呼孰謂別公僅一年而前言成讖公竟忽然去哉公自以受

主恩深重非尋常供職守足以報塞故每察公為即日勤勞之暇輒自娛樂泊登大僚則時時憂形於色懼不得稱職此其心豈微取名位為

一身顯榮計哉公之心固惟余知之此彌留之頃相隔六千里外猶許為知我者也公事母太夫人能得其歡心余始在京邸見公製一裘一

葛留一簪客飲食必稟命而行每趨入朝必在寢門外側太夫人動靜問夜來安否太夫人時有鄉土之思則多方以娛老人心稟夢言先生

遺訓昕夕不忘每誦先正葉文忠之言曰吾先世為農夫本無心貴顯今貴顯矣而自問生平不及祖父遠甚嗚呼此足以徵公之心矣公才

敏練本性成遇事輒一語剖斷是非嘗言諸葛武侯才須學也一語為千古不磨之論又以人之有才如刀劍之有鋒鋦不用則鈍置但貴審

架非謂詩賦擬剽竊於字句之間強記過人每所經眼名章警句終身不忘詩則多師為師不拘一格氣體沈厚而出之蘊藉力闢滄浪詩不

開學之說尤喜中晚人絕句酒酣耳熱輒喜吟詠每謂余曰流連景物抒寫性情昔人擅場之作間一諷誦先得我心不能出古人範圍不作

可也公性無他嗜退食之暇手一編自娛見仕而廢學者輒喟然太息固以兵刑錢穀自具精微學問文章皆資揮霍特不喜迂闊者高談心

性而於酒厚質直之士又未嘗不為心傾與人交似泛愛而黑白井然亦不能作翕翕然顧余淺甚非意所好輒見於色辭君愛余至而愛其

編衷每出苦語相勸誠余近頗自警今公往矣孰為箴余過者耶公元配齊氏選口氏子一人西泰有雋才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公生於雍正甲辰正月二十二日年四十有六嗚呼公受

鳳皇芝草皆為國家慶得人而一嬰心疾累月沈痾和緩無功聖慈軫念公亦遂含酸茹痛自念臣年方壯不能報君父莫大之恩其貽余書所謂死生大事付之度外者固自擺脫揆其志未有不齋恨於九京者也余得公子西泰書灑涕巴東未得公行狀就平日所知者為記其大凡異日以授西泰或有家狀所不及詳者則

余文庶可備記傳之採擇焉。謹狀。

（碑傳志）卷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一

紀昀 王昶

經筵講官 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管國子

監事諡文達紀公墓誌銘

嘉慶乙丑二月協揆獻縣紀公薨於位。其冬公子汝傳孫樹馨以狀略來請銘。珪噴然老矣。同年同官。失我老友。吾何以表公哉。顧諡無可辭。案狀公紀姓諱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行。四世爲河間著姓。祖考諱天申行德于鄉里歲饑出粟數千石活人無算。考姚安太守諱容舒嘗督責公曰汝何知吾父罄家資輸粟活一方故食報于汝汝以爲能文名解元耶。先是郡爲九河入海故道天雨則汪洋成巨浸水中夜夜有光怪。公王父夢見光入樓中已而公生光遂隱人以爲公實此靈物化身也。少而奇穎目數行下夜則暗室閃閃有光照見一切物了然可辨。比知識漸開光亦斂矣。故公自憲言之不諱。應學使試輒冠軍。年二十四乾隆丁卯科遂發解。初闈中擬珪首卷得公卷同書經二場表儷語冠場乃定公第一。珪第六。主試阿文勤公劉文正公塋發皆以得人賀。二公復命遂以兩人姓名

上聞故公與珪皆早受

特達之知所由來也。明年珪捷而公遲至甲戌乃與先兄竹君同榜。廷試二甲第二人。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一等授編修旋辦院事。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京察一等以道府記名。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命視學福建。癸未陞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補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留任。擢侍讀學士。緣事墨誤發烏魯木齊效力。時遣戍單丁五年積至六千人爲都統具奏彙得旨咸釋爲民。辛卯

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時開四庫全書館

命爲總纂官搜羅逸書與內廷翰林一體宴養同事者陸君錫熊提調則陸君費瑋而公實總其成。丙申擢

侍讀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丁酉京察一等。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學士總理中書

科。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異數也。公館書局筆創考核一手刪定爲全書總目。慨然巨

觀弄之。七閣眞本朝大手筆也。癸卯轉左侍郎。甲辰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



午轉禮部尙書充 經筵講官。丁未管鴻臚寺印鑰。戊申、

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後爲總憲者五、大宗伯者三。壬子以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官糧萬石、設十廠賑飢、得

旨六月開廠、後增五廠、自季夏至明年四月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充會試正考官、授兵部尙書。己未充武會試正考官。癸亥六月以八旬開秩、

上遣官賚多珍。教習王戊科庶吉士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狀者、例無旌表。臣謂此其志悍刃捐生、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紮縛把持、雖使跪拜、可謂之屈、則賊廷哉。請

敕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經大學士保寧等議奏、如兇手在兩人以上、顯係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一體予旌。飭交各督撫勘明情形、請

旨定奪。報可。乙丑正月奉

旨調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初、珪與公同舉于鄉、先後同官翰林。公之典閩學也、珪先爲福建糧道、兼攝福州府、爲公府試。及還閩、泉、明、冬

與公同丁外艱。辛卯珪任晉藩、公環 召通晉、署宿

國數日。及官京師、先後銜文公有文人相矜意、與珪不可相下。及辛酉珪病臥牀、公來視疾、見珪所爲文、歎服以爲向不知公。珪過矣。比甲子、忽語珪曰、昀自辛酉十月三日夢中親公、覺而驚悟、此後心悅誠服、雖燕居他處、不可道公一不字矣。予大奇曰、何前疑而後然耶。其後往來日親。公之協揆、珪所遺缺也。二十六日同拜

恩命。二月四日、連騎入內閣、同上翰林院中堂任。十日而公病。十三日是予過門視疾、見公于牀、執手曰、昀無他病、苦痰涌耳。明日酉刻、公薨。協揆纔十八日耳。十五

日早、遺摺 聞奉

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爲出力。由翰林游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甫經擢襄綸閣、晉錫宮銜、遽聞遽逝、深爲軫惜。加恩賞卹。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衛十員前往賜奠。並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查例具奏。

賜祭葬。

予諡文達。公生于雍正甲辰六月十五日午時、終于嘉慶乙丑二月十四日酉時、壽八十有二。配馬氏、封一品夫人。子四、某某某。孫十一、曾孫一。某年月日葬于某。

銘曰

九河之尾馮夷宮。或噓金闕珠光熊。緋衣遊戲波濤東。
紀氏陰德英產鍾。蔚爲文伯氣吐虹。與我訂交金蘭同。
五十九年寅協衷。離合疏數惟化工。表公之石磨桓豐。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五

資政大夫刑部右侍郎致仕王公行狀

王公諱昶字德甫一字述菴。世居江蘇青浦。高祖懋忠。明末。楚社中之一人也。曾祖之輔。祖璵。父士毅。士毅徵蘭而生公。故公又自號蘭泉。少有才名。乾隆十九年舉進士。二十三年

上南巡。召試。取第一名。賜內閣中書。行走軍機處。遷刑部山東司主事。擢江西司員外。再擢江西司郎中。連充纂修及會試同考官。三更京察。皆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三十三年。兩淮鹽使提引事發。坐言語不密。免。當是時。緬甸未平。故大學士阿文成公總督雲貴。奏請以公從。未幾。阿公罷。溫公福代爲總督。留公軍營中如故。三十七年。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作亂。上命溫公移師征之。仍奏以公從。會

上復起阿公會勦。公又奏阿公軍事。凡公在軍中九年。奏撤之作多出其手。以功除吏部主事。擢員外。旋擢郎中。四十一年。金川平。奏凱還京師。擢鴻臚寺卿。仍依前行。走軍機處。

上召見。詢軍營事。條對甚悉。

上喜。命纂平定金川方略。即以公充纂修官。

上復問曰。往者溫福軍營潰亂。南路何以獲全軍。公對曰。以臣所見。此副將劉傳。劉輝祖及奎林力戰之功也。且奎林無他長。獨能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感其恩。心皆堅定。故敗潰而彼獨全軍。

上笑曰。奎林信有微勞。特性情乖異耳。當是時。奎林蓋不當上意。而公對質直。不諛隨如此。轉大理寺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爲江西按察使。是時江西多竊盜。公至。下令嚴保甲。禁情游。不一月而盜滅。江西民改善訟。族有祠堂。蓄貲財。爲爭訟



儒藏

費公曰、祠堂者、所以尊祖敬宗、敦孝弟而講鄉睦、奈何用爲奸利藪、再若是、吾當代若祖父焚之。令既下、爭訟亦稍清。丁母喪、歸、哭闋、起爲陝西按察使。石峯堡回民作亂、防禦有功、遷雲南布政使、調江西。入爲刑部右侍郎、改法兩平。累奉

命、獄獄江南、湖北、務在潔已奉公、杜絕賄賂。初、公自爲正卿、數以老乞休、

上知其才、輒不許。五十八年、公之年已七十矣、

上鑒其誠、命以原官致仕。嘉慶元年、

高宗皇帝禪位、

今上召公入、與千叟宴、賜賚有加。四年正月、

高宗皇帝崩、公聞奔赴、

上因垂問吏治民情、

命繕寫密封以進。公具奏其語密、世莫得聞。公既罷官、所餘俸率以修宗祠、置義莊、家無餘蓄。既而分賠雲南銅鹽虧空、乃盡舉田宅入官、然訖不足償。當事者知之、爲奏請得展限完繳。嘉慶十二年五月七日、公感疾、知不起、口占遺疏授其子、遂卒。年八十一。公少有才名、而性尤好學、雖戎馬荏苒、羽書劬午、其於書未嘗一日廢。漢宋之學、皆深究之、亦頗覽浮屠家言、然不爲所惑。文學宋明、務在明道釋經、非是者不苟作。詩兼唐宋諸人之體、讀其辭和易而優柔、可以見其懷抱也。生平愛獎與後進、而其心則尤以主持風教爲先。嘗其

予告歸里也、適蘇州有撻辱諸生之案、公遣書學使侃侃責之、又常病士習傲、氣節不立、寓書與秦侍郎諡索東林志、欲刊之以爲多士勸。論者謂公之風采不愧爲後社後人云。生平著

述甚多、已行世者春融堂詩文集、金石萃編、湖海詩傳、續詞綜、其餘尙四十餘種藏於家。公無子、以從弟曦之子肇和爲嗣。

管同撰（因寄軒文初集）卷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和神道碑 元
公姓王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以居蘭泉書屋舉者稱蘭泉先生先世居
浙江蘭谿縣高祖懋忠遷江南青浦縣名在幾社曾祖之輔祖與父士
毅皆以公官累贈至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母錢太夫人以雍正二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體貌修偉弱冠為名諸
生侍父疾居喪盡禮服除家益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癸酉舉於鄉
甲戌成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
南巡召試一等第一
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直軍機房存陞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
年以官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阿文成公以定邊右
副將軍總督雲貴請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
酋乞降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緬甸貢表久未至復從阿
公如騰越三十六年溫公福代阿公移師四川辦金川事奉
旨授吏部主事從溫公西路軍進討溫公屬公作檄斥僧克桑罪遂克
班喇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奉
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卡以皮船渡水克
小金川僧克桑遁澤旺降進討大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
明大義助以殫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
旨陞員外郎三十八年至嵩鳴山山脊絕險官兵營壘與賊錯處且雨
雪甚夏溫公兵糧不果木阿公亦退兵至翁古爾壘時警報絡繹
詔旨疊至公力疾叱馬懸崖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文書於燉火矢石
之中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據美卡攻大板昭小金川平補外郎
權郎中復從討大金川克勒烏圖利耳壘四十一一年三路兵合攻益急
索諾木等率眾投罪公草露布告捷於是兩金川地悉平公在軍中前
後九年每有所攻克輒議敘凡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之日以
戎服行禮
賜宴紫閣賞優渥奉
旨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陞將靈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秋
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四年乞歸改葬光祿
公暨嫡母陸太夫人依還葬禮服經秋赴京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四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微服縣力行保甲禁族祠訟關之習坐堂皇
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秋丁母憂喪毀盡禮服除補直隸按察使調陝

西按察使奏命盜逃犯宜於定案時速通緝議行之逆回田五偶亂奉
命備兵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破巡城籍強壯繕守具民以無恐京
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暨于班師迄無
一誤河南亂民秦國棟等戕害奉
旨督緝獲之五十一一年授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公盡發故籍舊銅
政全書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
右侍郎五十八年乞歸修墓冬還京以病乞休
上鑒其老尤之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嘉慶
元年以
授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
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
梓宮轅
召見敕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分貽漢銅舊田宅以入官
居於廟廡朋舊贈遺盡以刻書五年年七十有七重游泮宮十一年年
八十有三五月病瘧六月初六日病甚口授謝
恩表自定喪禮屬元撰神道碑文初七日雞初鳴公曰時至矣遂卒子
肇和以嘉慶十二年春葬公於崑山縣縣墓年字圩即公所自營生
塋也公妻鄒夫人附側室許陸黃三孀人亦從葬焉公之區
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當分遣致祭己卯庚辰
壬午順天鄉試辛未癸未會試五為同考官王子主順天鄉試皆以經
術取士士之出門下為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又書主東
敷文兩書院
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大清一統志續三通等書奉
敕與纂修事又奉
敕刪定三藏聖教經咒偏譯佛典深於禪理者不及也前後奉
使鞠奏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偷減隄工等七案公正研求分別虛
實高郵州案巡撫府州並擬罪隄工案以知府草率捏飾勒落其職公
之為學也無所不通早年以詩列吳中七子名傳海外初學六朝初唐
後宗杜韓蘇陸侍讀賡歌賜賚稠疊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追韓蘇碑
版之文照於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譚提唱
風雅後進才學之士執經請業舟車錯互履滿戶外士精品藻以成名
致通顯者甚眾公治經與惠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

言性道則聘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居憂不爲詩文不就徵聘生平重倫紀尚名節篤柴之誠本於天性在軍營和平簡易自科爾必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寇時與阿文成公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公所著書春融堂詩文兩集宏博淵雅有關於經史文獻金石萃編青浦詩傳湖海詩傳琴書樓詞續詞綜等書皆刊成餘若天下書院志征續紀聞屬車雜志朝聞錄等書四十餘種尙待次第校刊之元居憂受公遺言撰碑銘不敢辭既除服乃爲銘曰

文無能即戎折衝千里於經鮮通惟公兼之乃多戰功導漢學者或昧言性悟性道者妄斥許鄭公兼通之履蹈賢聖皇熊疏義拙於文辭陸沈藻績樸學不知華實並茂公亦兼之公爲君子慈匪不比冲澹其神靖其其位敢歷中外進退禮義公爲名臣

帝廟厥功金川磨盾

紫閣駿弓獄平政飭本孝於忠瞻彼中江秀鍾峰汎海內清望雲間大老雖不慙適亦吹噓考佳城鬱鬱葭灣之中杏歸春雨苑起秋風勒銘無婉碑樹桓豐

又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誌銘

青浦刑部右侍郎王公蘭泉以嘉慶十一年六月七日卒於家於是公致仕家居十有二年矣孤孽和述公遺言屬余爲銘幽之文并郵公女夫殿太守榮所爲年譜以書抵余京師按譜公諱和字德甫號述菴又號蘭泉先世浙江蘭谿人高祖懋忠始遷青浦名列幾社以詩名曾祖之輔祖璵父士毅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曾祖妣甯氏祖妣沈氏妣陸氏生妣錢氏皆贈封一品夫人公成童勵學卽擅文譽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巍然出儕輩嘗遊長洲沈文愬公之門時有吳中七子詩選其詩流傳海外公其一也乾隆十八年舉江南鄉試逾年成進士歸班銓選二十二年

變略時巡江浙以

召試一等授內閣中書未幾入直軍機處

制誥文字多出公手遷刑部主事再遷至刑部郎中三十三年坐言語不密罷職會緝會不靖阿公桂總督雲貴請公從來往承昌騰越間軍書旁午贊畫機宜公之力爲多無何阿公罷溫公福代之留公戎幕如

故屬四川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構亂

上命溫公移師討之請以公行會

上復起阿公會勦公又參阿公軍除吏部主事擢員外郎郎中木果木之變公友趙文哲隨溫公沒於事而公在南路得無恙事既成隨阿公奏凱還京師擢鴻臚寺卿

賞戴花翎仍入直軍機處計前後在軍營者凡九年始還尋擢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江西按察使丁母憂歸起爲陝西按察使還雲南布政使調江西

召爲刑部右侍郎時公年六十有六矣在刑部時屢奉

命以原品致政居三柳湖莊者十餘年而以疾卒年八十有三論者謂公壯歲從戎名望重於絕域及爲藩臬督訟獄興教化所在有治行可稱方按察陝西時甘肅石峰堡之役公督兵防禦邊境賊以無擾勢續尤善公所表襮亦既章徹於時而余則親公生平志事殆將以古人開物成務之學見諸施行而所見者止此尙不足盡公之蘊公嘗言其師王并子先生太岳位至藩伯而其學多闕而不舒焉其即公之所以自道與公窮研諸經汎濫子史百家著述等身已刻者臥游軒詩文集金石萃編湖海詩傳續詞綜其他尙有四十餘種藏於家同時名公如盧學士文昭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論撰畧與公埒而金石傳播碑版照四裔則或遜於公蓋由公游歷徧中外更事既多故其詩文閎富足備知人論世者之采擇有非他人所能及晚年尤關心性命之旨以宋儒爲歸病士習猷散風概不立貽書於余索東林志欲合天下書院舊成一編以斬主張名教蓋公之志既老不衰如是公分校順天鄉試會試者五主順天鄉試者一所得多知名士今有積官至大僚者追懷樂善容接後進獎掖如不及尤篤於故舊厚宗族嘗做吳郡范氏例置義莊義塾而家資貧甚既斥私產償官遺至以丐貸自給娶鄒氏系出宋忠公浩文學維翰女無子以從弟曦之子肇和嗣女一適室陸出適金華府知府吳縣嚴榮孫二紹基紹祖肇和將以嘉慶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葬公於崑山之駁字坪墓卽公生時所營生曠云先從祖文恭公并子先生師也公通籍後文恭卽延至邸舍與纂五禮通考余官中書後於公者十九年而公折輦行交以文章道義相砥礪垂沒猶以銘辭屬余其奚忍不銘辭曰



萬里荒微。草檄勒銘。依然儒生。仇仇六經。出領方岳。入貳爽鳩。老而乞骸。引年退休。東南老宿。誰與人師。玉山之陽。堂斧在茲。

又王蘭泉先生江蘇清河人。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琴德。其先世居浙江之蘭谿。

高祖懋忠。始遷江南。松江府青浦縣西珠角鎮。遂為青浦人。考士毅。字鴻遠。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明日。市蘭。兩旬。蘭苗二枝。一出。土即隕。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狀。及夏。紫燕栖於樞。同巢異穴。至冬。陸太夫人孕。男不育。而錢太夫人人生先生。咸以為蘭徵。燕兆也。先生生而開敏。四五歲時。能背誦周伯弼三體唐詩。為人演說。楊用修廿一史彈詞。娓娓不倦。年十八。應學使試。以第一入學。是年得韓柳文集。歸。讀之。不覺。年十八。應學使試。以第一入學。古文詞。年二十一。丁外艱。先生侍疾。日久。哀勞毀瘠。居喪。讀禮。不作詩。

文服闋。游吳下。將燕樂。楊繩武見先生詩文。謂宋文憲以後一人也。津業。紫陽書院。時從憲徵君。定宇游。於是潛心經術。講求聲音訓故。之學。是時。沈尚書歸愚為院長。選先生及王光祿鳳喈。吳舍人企鵠。錢少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學士來殷。上海黃芳亭。必陽令文蓮。七人詩。稱為吳中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歐陽文忠公。折附番舶。上書於沈尚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為藝林盛事。乾隆十八年。癸酉。鄉試中式。十九年。甲戌。成進士。歸班。候選。奏尚書。蔣田。延先生修五禮通考。明年。游山左。歸。陸太夫人病。泣盡。禮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聘先生課其子及孫。與程編修午橋。馬同知日瑀。弟徵君日璐。汪部曹棟。張貢生四科。為文酒之會。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欽定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是歲。仍留揚州。盧運使屬撰紅橋小志。以記蘇園。平山堂。亭榭花木之勝。明年。入都。供職。深陽南沙。蔣林三公皆以國士待之。二十二年。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充方略館收掌官。三十一年。授刑部浙江司員外。三十二年。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三十三年。兩淮運使。提引事。發先生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

詔以伊犁將軍文成。公阿桂。為兵部尚書。定遠副將軍。總督雲南。貴州。文成。文勒。公阿克敦。子也。文勒為先生嚴試讀卷師。是以知先生學問經濟。請以從。

詔許之。三十四年。文成出萬仞關。駐騰越。頃之。得

旨。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為經略。緬甸。檄乞降。經略。先生草檄。諭

檄。較允其降。三十六年。文成罷。用理藩院尚書溫福代之。奏留先生佐

籌善後事。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指沃日。咒詛發兵。佔

其地。又侵據明正土司。澤等塞。而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亦併革什咱

殺其土司。

上命溫福移師赴四川。奏請以先生行。奉

旨。賞給主事。隨往四川。軍營辦事。旋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僧格桑遣人

訴沃日。詛害狀。先生作檄。斥其罪。大兵進討。克斑爛山。破斯當安。進攻

日耳寨。三十七年。參贊大臣五岱與溫福。許訟

詔罷五岱。

命文成往北山。木雅斯底代統其眾。先生從文成。督兵。緣山而下。築卡

斷賊路。時南路總督桂林統兵。次達烏。久不能克。乃以兵三千遣參將

薛綜從墨壘。溝經郭舟山。出賊後。為夾攻之策。既行。大雨雪。兵無繼者。

金川賊由格六古來。援絕。糧盡。全軍皆沒。

上削桂林職。趣文成督南路兵。文成奏請以先生從。先生因兵至達烏。

久不攻。賊必無備。乃建策潛師襲之。於十一月四日。子刻。潛師渡溪。

遂據達烏。翁古爾壘之賊。亦震駭。無守志。破其柵。攻美諾。僧格桑遁入

金川。先是。文成奏先生係獨子。母年七十餘。深明大義。助以殫心。軍事

今從軍已五年矣。請量加拔擢。至是得

旨。以吏部員外郎陞用。大兵進討。金川。議分三路。溫福與參贊哈國興

由空喀。文成與參贊明亮。由當噶。兵部尚書果毅公豐昇。領與參贊舒

常往綽斯甲。由日傍俄坡。未幾。哈國興病沒。奉

旨。以海蘭察代之。三十八年。從師由美諾進發。次當噶山。攻克西山。峰

又克兩大礮。而將軍溫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攻戰失利。賊煽小金川

人。盡反其地。先侵登達。占固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礮

海蘭察將劉輝祖。率一百四十餘人拒戰。自亥至寅。殺賊二百人。而領隊

噶參將劉輝祖。率一百四十餘人拒戰。自亥至寅。殺賊二百人。而領隊

大臣奎林於色木則隘口拒賊。日十餘。賊死者甚眾。畏當噶山。民乞

降。文成知當噶不可守。姑從其請。徹師至翁古壘。奏沃日。乃進討大路。

請往視師。乃西行。是時晨夕得警報。而

詔旨詢問無虛。先生馳馬日行四五百里。夜草奏。治文書。恆徹夜不

寐。十一月八日。大兵至大板昭。僧格桑復竄入金川。八日。而小金川悉

平三十九年分兵三路合攻先生從師自美諸啟行抵谷嶺四月刑部侍郎袁守伺按事入川
詔令赴軍營視狀知軍機皆先生一人經畫回京具奏
上嘉之有旨垂問文成覆奏得
旨擢吏部郎中四十年五月克遜克爾宗奉
旨補吏部文選司郎中八月克勒烏圖賊集十二月克則朗噶克下歷雍中喇嘛寺取之金川賊索諾木之母阿倉及姑阿青時在河西路斷不能歸來降於是移大營於噶喇依
噶喇依四十一一年三路兵合攻索諾木兄莎羅奔阿達克索諾木明楚克等相繼投出二月合攻益急索諾木率其兄夷爾瓦沃雜爾弟斯丹巴妻巴底土妹得什安木楚及大頭人丹巴訛雜爾等二千餘人齎印出降偕格桑已病死併以首獻兩金川蕩平先生從征九年雖羽書旁午然磨盾之暇馬上吟咏為應誦讀無一日廢也凱旋至良鄉
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四月二十九日
上遣皇子獻俘
太廟五月朔
御午門受俘訊於瀛臺以逆酋兄弟罪在不赦磔死縣首葉街是日幸紫光閣賜宴作四商之樂宴畢賜白金綬正朝珠荷包奉
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著授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
命纂金川方略充總修官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二年
上因大清一統志成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平定準噶爾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及府州縣增置改析者多命重修充總修官四十四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有
旨授河南布政使戶部尚書梁公國治言先生在軍機久多聞舊事請留內用
上允其奏四十五年隨
旨南巡鑾輿次嘉興有
旨授江西按察使旋丁內艱回籍伯喪能盡古喪禮奉諱家居時建宗祠置家塾以教族人子弟服闋補授直隸按察使未抵任改授西安按察使四十九年甘肅固原屬鹽茶廳回人田五阿渾倡復新教糾眾攻

破西安州阿渾者回語通經教主之稱也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異奏
旨以西安州距陝西長武六站恐回匪竄人命住禦乃至長武長武有部司一員兵一百三十名提督調去存三十名又益以宜君兵五十名合參將孫受兵四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而長武之通甘肅者有七路各以兵役數人守之未幾田五自戕死餘黨張文慶等走台甯提督又調孫受兵去長武勢益弱賊又走安定之官川其地乃前回匪馬明心所居回匪盤聚於此賊勢甚張乃借兵於總兵三德得兵三百令通判黃乘哲率領以來推牛享之分撤城內外聲勢稍壯民心乃安時副都統明善參將孫受以來滿漢兵一千七百人駐高廟山擊賊失利二人沒於陣賊勢大熾距長武不及三百里先生乃試炮巡城為防禦計數人分人籍城外民強壯者識其姓名如有急入城協守凡刀矛炮石燈燭油米悉具無缺民恃以不恐外賊永壽皆整頓填門而長武撫探往來自若也賊知有備不敢犯與石峰回匪合兵據隘以守
上命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都統海蘭察領兵從山西來工部尚書復興領兵從河南來將軍莽古賽統南夏兵一千阿拉善王旺親班巴爾統蒙古兵一千五百皆會隆德賊首馬文嘉率眾降而總兵三德調赴甘肅剿倫泰代之會數倫泰亦調往甘肅以太原總兵高敏泰統兵先生恐其未習地利遂出長武從隴州至長南見高敏泰告以要險形勢及攻戰之策復歸長武諸軍攻剿斷賊水道賊勢蹙欲突圍山海關察率兵邀截殲無算於是阿渾張文慶李可魁馬四娃等皆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用兵陝西緣營駐防五千名之外湖山西兵二千京兵二千絡繹過長武需車輜馬騾約以萬計而銀錢火藥鎗炮軍裝載載者又以萬計先生不攜胥吏不藉賓僚草檄飛書無一外誤奏上有
旨嘉許五十一年河南伊陽縣民秦某等三十餘人戕知縣孫岳瀨送去巡撫畢沅搜捕不獲因奏旨伊陽接壤湖陝恐由熊耳諸山遁入商洛得
旨派往督緝乃赴商州檄州同李景蓮還緝奉
旨授雲南布政使仍令督捕事竣入都陛見未幾景蓮等獲秦某解京命入京陛見時奏肝氣不調精神疲憊請改京職



溫旨不許乃之任。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奉

旨授刑部侍郎。五十五年隨

上命與兵部尚書慶桂往江南同勘高郵州典史陳倚道揚州書吏假

印重徵事。定讞回京。又

命同兵部侍郎吉慶馳驛湖南湘鄉縣民童高門控書吏收漕折色

案事竣。又

命審湖北應城縣科派數錢事。發擢起行。又得

旨。鞠江陵縣趙學三控書吏何良弼修方家洲堤工偷減土方案。訊畢

又

命訊湖南永明縣賄買武童及長沙勒買常平倉穀二案。分別定擬奏

聞奉

旨允行。是年

純皇帝八旬萬壽。恩詔晉封三代。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生暨

鄉夫人亦封品。勅方家洲堤工時。按冊丈量。無偷減情跡。其殘損處

應賠補者。屬知府張方理任之。回至荊州。方家洲堤工尚未修補。乃具

奏方理草率捏飾。落其職。五十七年隨

南歸。有終焉之志矣。一日

上召見大臣。詢王昶何以不來。下。諸公飛札告知。乃克日就道。時屆

隆冬。跋涉二千里。精神疲。茶動履盤踟。

召見時

上鑒其老病。以原品休致。傳諭歲暮苦寒。宜煖春融回籍。先生以文學

受

純皇帝特達之知。所以開續三通館。方略館。通鑑輯覽。皆預纂修之役。

己卯庚辰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巳癸未。充會試同考官。及壬子

主試順天。所得皆知名士。在京師時。與朱笥河先生互主騷壇。門人著

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稱。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與王西泠

錢竹汀兩先生。歲舟白公堤下。朋舊雜遝。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然。

六十年乙卯。先生年七十二。

純皇帝以明年歸政。舉行千叟宴。

詔中外臣工。逾七十者。皆入宴。遂詣闕。

召見時。詢問舊事。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

旨。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行千叟宴禮於

寧壽宮。宴畢。賜玉如意。楠木鳩杖。綢緞裝錦大袍。筆墨等十六件。獻詩

六章奉

旨。刻入燕集中。二十一日

陛辭出都。主宴東書院講席。嘉慶四年正月

太上皇帝升遐。入都哭臨。三月初一日

召見。詢問歷官始末。及外省吏治民情。與川楚寇盜未平之故。奏對畢

又

諭。凡有欲言。可繕寫密封。以進。明日詣

觀德殿前敬謁

梓宮。遂陳數事

上命留覽。四月十三日。百日期滿。具奏回籍。先生以辛酉年補博士弟

子至嘉慶六年辛酉。六十年矣。江蘇學政錢樞松。江府知府趙宜喜。請

重遊泮宮。奉新弟子。祇謁文廟。行釋奠禮。宴於曲水園。時阮侍郎元為

浙江巡撫。請主敷文書院。主講席者三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先生天

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王溪生而參以韓柳。古

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編。功業文章。炳著當代。求之古人中。亦豈

易得者哉。生平著述甚富。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

十卷。明詞綜十二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續修西湖志。青浦縣志。太倉

州志。陝西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皆刊行於世。其未刊行者。則滇行

日錄三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徵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程記

一卷。商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詔紀程一卷。雪鴻再錄二卷。使楚叢談

一卷。囊懷隨筆一卷。齊浦詩傳三十六卷。天下書院志十卷。其未成書

者。則羣經揭櫫。五代史注。揭櫫取周禮職金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

之揭櫫之意。蓋以漢學為表識。而專攻毀漢學者。皆藏於家。藩從先生

游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後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詩鳴江浙間。

從游者若蕭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清。應提唱風雅。以三

唐為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更賈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枯者。

皆在門下。嘉慶四年。潘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於萬松書院。從容

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

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倘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時依草附木之輩聞予言大怒。造謗語構怨。幾削著錄之籍。然而藩終不忍背師立異也。先生弟子中以經術稱者三人。開化戴君敦元字金溪乾隆癸卯舉人庚戌中式進士。癸丑殿試授庶吉士。今官刑部郎中。會稽王君紹蘭字晚馨癸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二君博通經傳爲當代聞人。

附袁上舍廷構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也。明六俊之後爲吳下望族。饒於資築小園於楓江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弄之。蓋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秘笈精抄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板貯於五硯樓中。又得洞庭山徐尙書健庵留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曰紅蕙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閒汪布衣墨莊胡上舍元謹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爲文酒之會。時錢竹汀先生主紫陽講席王西止先生段大令懋堂三寓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校王蘭泉先生往來吳下皆主其家。於是四方名流莫不羣舟過訪。詩酒流連應接不暇。壽階性好讀書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歲無虛日矣。後江觀察頴雲延之康山賓館頴雲爲俗僧小石構精舍於浙之西溪屬壽階董其事。圖暑熱徒步山中得荆下疾死於家。年四十有七。藩與壽階少同里閭後攜家邦上壽階館於康山蹤跡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壽階無書不窺精於雠校邃深小學其論大誥敘將黜殷命云今尙書諸本皆無命字詩幽譜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敘及周官敘皆云既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敘相應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考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旁猶留命字右偏之波磔諸字既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詰字具存此摩改之明證也。其論說文解字藉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爲月令有黃華之藉字以別於蒨之爲治蒨蒨之爲大蒨蓮蓼也。旁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旁喻也。曰淮南宋蔡舞旁喻七言句也。蓋凡將繡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潤纖美宜製繡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竿笙筑坎侯皆七言也。唐虞北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虞北虞則麋不當云北矣。液盡也曰盡當作盡。

血部、璣、氣、液也。小徐本、玉篇、廣韻並作津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璣、誤也。不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如此、各本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小徐本故此字與豕同、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不、見九篇豕部。此已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剋改篆體作豕、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著書甚多、皆未編輯、其于椎魯不能讀父書、所有稿本散失無存矣。今記舊之所聞者、略書數語、以見梗概云。非石名樹玉、吳縣人家洞庭山隱於買、無書不讀、亦深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詩文清峭拔俗、亦當代之畸士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

王鳴盛 汪梧鳳 袁知 錢大昕
汪輝祖 余元遴 洪騰蛟 余蕭客

西泚先生墓誌銘

西泚先生以篤學鴻文登巍科入詞館不數歲而參繪閣班九卿貴且顯矣甫逾強仕奉諱星奔服闋遂不復出里居三十餘年日以經史詩古文自娛撰述等身弟子著錄數百人嘗取杜少陵詩句以西泚自號學者稱西莊先生西莊之名滿海內頃歲忽更號西泚子惺焉諷使易之不肖私謂兒輩曰泚者止也汝舅其不久乎西泚於經義專宗鄭氏茲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二日捐館歲行在己龍蛇之尾與康成先後一揆斯亦異矣子與西泚總角交子妻又其女弟幼同學長同官及歸田衡宇相望奇文疑義質難無虛日子驚綏西泚數條厲之始克樹立平生道義之交無逾西泚常以異姓執轡相況匪由親串睨就輒相標榜也今奄歿有期而子視息猶在人世誌石之銘奚敢辭西泚姓王氏諱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外舅虛亭先生長子爲世父升孟公後幼隨王父卓人公丹徒學署奇慧四五歲日識數百字

縣令馮公誅以神童目之稍長習四書義才氣浩瀚已有家風度年十七補嘉定縣學生學使歲科試屢占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籍甚巡撫陳文肅公大受取入紫陽書院肄業東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吳門與王琴德吳企晉趙損之曹來殷諸君唱和沈尚書歸愚以爲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徵君松崖講經義知誥訓必以漢儒爲宗服膺尚書探索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大誓固僞而唐儒所斥爲僞太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真僞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乾隆十二年中江南鄉試十九年會試中式殿試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蔣文恪公溥爲院長重其學延爲上客二十三年

天子親試翰詹諸臣特擢一等一名超遷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其冬扈從盤山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幾事卽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命還都召對

天語甚溫未幾御史論其馳驛不謹部議降二級明年授光祿寺卿扈從木蘭秋徧二十七年以平定回部卓恩誥封三代賜貂皮大緞等物二十八年丁朱



太淑人憂去職回里。既除喪，以虛亭先生年高，遂不赴補。其後入都視

萬壽者一迎

駕行在者再，皆有文綺之賜。

恩遇不異供職時。而西泚自以多病，無宦情矣。性儉素，無玩好之儲，無聲色之奉，宴坐一室，左右圖書，吟嘯如寒士。卜居蘇州園門外，不與當事通議，亦不與朝貴通音問。唯好汲引後進，一篇一句之工，獎賞不去口。或評選其佳者，刊而行之。嘗言：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它經注則出于魏晉人，未爲醇備。故所撰尚書後案，專宗鄭康成。鄭注亡逸者，采馬、王補之。孔傳雖僞，其訓詁猶有傳授，非盡擲虛造，閒亦取焉。經營二十餘年，自謂存古之功，與惠氏周易述相埒。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補正謬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爲空言無益實用也。蚤歲論詩，溯原漢魏六朝，宗仰盛唐。中年稍變化，出入香山、東坡。晚年獨愛李義山，謂少陵以後一人。

前後吟詠甚富，手自刪定爲二十四卷。王琴德謂其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虛僞恃氣者所及。古文紆徐醇厚，用歐曾之法，闢許鄭之學，一時推爲巨手。又撰蛾術編百卷，其目有十：曰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蓋仿王深寧顧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博瞻焉。自束髮至垂白，未嘗一日輟書。年六十八，兩目忽瞽，閱兩歲，得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時春秋七十有六，夫人寶山李氏子三人，嗣構、候選、州同。嗣穰、嗣疇皆學生。女六人，婿姚、嚴、瞿、黃、恩、長。顧亦采宋孫芳、吳振綺、孫男女若干人。銘曰：古三不朽，立言其一。言非一端，所重經術。漢儒治經，各有師承。後儒鑿空，師心自矜。堂堂光祿，模學是好。祖述後鄭，升堂視典。學優而仕，實大聲宏。鸞鳥累百，鸞鶴先鳴。立朝九考，晉秩二品。優游林泉，著作自任。經明史通，詩癖文雄。一編纓出，紙貴吳中。弁山元美，畏蠅黑甫。兼而有之，華實相輔。粉榆共社，科第同年。肩隨兄事，申以婚姻。有過必規，有疑互質。相思披衣，老而愈密。登舟云逝，大名長留。斯文光燄，莊護松楸。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〇二

王鳴盛傳王鳴盛王鳴盛字鳳喈嘉定人明司業逢年之後少敏慧弱冠補諸生屢試第一巡撫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受常熟王峻先後賞其才為文鎔鑄史風發泉湧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歸蘇州時沈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俊皆師之門下以鳴盛為最又其時長洲吳泰來上海趙文哲張熙純及鳴盛妹夫錢大昕皆以博學工詩文稱而羣推鳴盛為渠帥十九年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方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于掌院學士蔣溥二十一年大考翰林鳴盛名第一特擢侍讀學士三十四年考試差第二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事竣還京以濫用驛馬被吏議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久之遷居蘇州學望風靡至鳴盛又有江左十二子皆舉諸集之刻聲氣益廣名望益深而鍵戶讀書絕不與當事酬接家本寒素往往賣文餬口以給用餘則一介不取也僅仰自得者垂三十年嘉慶二年十二月沒於蘇州鳴盛為詩少宗漢魏盛唐排律則仿元白皮陸在都下見錢載將士銓輩喜未詩往往效之後悔復操前說於明何景明李夢龍李夢陽王世貞陳子龍及國朝王士正朱彝尊之詩服膺無間大抵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專一家於明先嗜王慎中繼倣歸有光擅經義之精與而以委折疏達出之詩文集凡四十卷先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經學一以漢人為師鄭元許慎尤所墨守所著尚書後案軍賦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義而折衷之又著十七史商榷於一史中紀志表傳互相稽考因而得其異同又取神史叢說以証其舛誤前人料繆拾遺之作不屑沾襲據攬也晚作蛾術編有說錄說字說地說人說物說制說集說刻說通說系十門共九十五卷亦以淵源稱於世弟鳴韶字鶴齋少從兄鳴盛遊學日進兼工詩畫為古文以清簡為工兄奇其才責以制舉業鳴韶謂人曰兄固愛我不知我名心素淡也為新陽縣學生時鳴盛已官翰林鳴韶獨展昏侍父母閉戶研究典衣購書賴其堂日進野旁闢一室縣葺笠以見志嘗自作義笠軒圖少詹事錢大昕視學廣東邀與偕往途中遇名勝必往游有記程詩若干卷及歸遂於通野堂授徒講業以終著文十卷春秋三傳攷十三經異義攷祖德述聞竹窗瑣碎共若干卷鳴盛大江左十二子詩以鳴韶居其一論者不以為私

汪明經梧鳳行狀鄭虎文余初官京師延君族人稚川氏肇龍於家塾得讀其行篋中攜君所作林大光傳心愛重之余旋以病乞歸戊子客於新安紫陽書院君命次子灼從余學遂交君數載君於余傾倒無所不盡去年秋君來山中稚川亦至數數日惟甚未幾歸里而君於是冬竟卒卒之日遺言以其狀屬余余其孤述以固請乃往哭其靈而為之狀曰君姓汪氏諱梧鳳字在湘號松溪歙西鄉西溪里人新安汪氏為唐越國公華後者凡十六族君之族在焉越國二十世孫宋江東安撫使若川則始遷西溪之祖也又十八傳為君祖州司馬景冕有醇德州里賴之時葵源經師今配享于朱子祠江氏永者稱其為協於周官大司徒之六行為立生傳年九十有四舉鄉飲大賓祖妣鄭吳費許四安人君考泰安為某安人出終隱不仕母某安人生二男子君為長逮事其祖者久秉教率德乎閑於家年二十二補學官弟子又十四年貢入太學凡三應省試三黜謝去讀書不疎園中不疎園者其祖讀泉明漸與田園疎之句感而頗其別業為君助也君於是足跡不出園者十二年遂終焉君制義師淳安方氏葵如古文師桐城劉氏大槐經學則與休陽戴氏震同里汪氏肇龍同出婺源江門汪氏精三禮而戴氏於諸經所得獨多為江門大弟子其學與江氏相出入君既師江氏而客戴氏即稱君與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聞於遠近也君既師江氏而又客戴氏汪氏於家汪為尤久處處朝夕無他語必經義義疑輒辨辨必力持不相下則辨益疾而君故口吃嘗咽塞不能出聲氣鬚眉動張童僕往往背立視視匿笑已乃復辨必彼我意通乃已君為人沈毅有力過往自喜凡常俗沈溺慕悅與夫酬酢無益煩苦之事可已而人訖不從自已者君能一切罷去無所顧世故罕與之暱而學亦用是能專且久以卒底於成生平於書無所不觀而爾雅說文三禮三傳史記西漢八家之文皆有是正論說惜尙未有成書其成者惟詩學女為一書願君亦意不專此以子灼習詩排日書示之久而卒業釐為如干卷其中若律象地理人物典制音韻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援據該洽考核精審集之獨見皆有神解至理論者謂漢儒病於泥宋儒病於疎惟君為無病云書既成取夫子謂伯魚語名曰詩學女為授子灼及其徒程敦程敦者懷唐里人少常遊學於武林吳門間負才有狂名一日至西溪見君西

湖紀遊大折服遂師君君居之不疎園謂灼曰成吾志者程生也吾爲若得一良友矣今松溪集中附刻杜海山事略一首即敦作也君古文有松溪文集劉氏大槩所定制義刻入新安三子課藝方氏聚如所定三子者即君與戴震邑人鄭用牧也君年不永故所著止此知君者咸爲君惜焉君精力既大耗於學又善飲數苦下血益羸弱然未嘗以爲病母某安人在堂而君繼室某孀人能得姑懽心君倚之會某孀人卒姑哭之慟君強作達以慰其母且益憂其母越一月病作投以藥小瘳猶手書不釋寢食靡所異少日忽曰吾昨夢有延余去爲師者病其不起乎然且毋使太安人知其招吾友汪君稚川來來與作別語語如平常厭皆駭不肯信已而曰吾不可殁於婦人之手其即正寢自起而出南向坐處分家事畢謂諸子曰吾不能瞑目入地者未終子職以貽高年憂汝等其善體吾志盡孝養無重吾泉下之痛一切恤藉阮蒼老孤自汝曾大父大父及汝父所奉爲歲例者其守之勿替復顧子灼及程生敦曰吾生平著述惟詩學女爲粗有成本其餘經史文集尙多論釋散見於各書本不自信未嘗敢以示人然亦不可散失其良集編次謹藏之言已遂不復語少選卒時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也春秋四十有六配程孀人繼配俞孀人並先君卒子男四人某某孫男一人某嗚呼君之爲人其可書者多然皆不備書而獨書所獨得於己者如此所以存其真於不朽也

《儒藏》卷二二三

大清故貢生汪君墓誌銘并序

國初以來學士陋有明之習潛心大業通於六藝者數家故于儒學爲盛迨乾隆初紀老師略盡而處士江慎修崛起於藝源休寧戴東原繼之經籍之道復明始此兩人自奮於末流常爲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無從得書是時歛西溪汪君獨禮而致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益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講貫其中久者十數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業成散去其後江君沒大興朱學士來視學遂盡取其書上於朝又使配食於朱子戴君遊京師當世推爲儒宗後數歲

天子修四庫之書微領局事是時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嚮於學矣蓋自二人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而君不幸死矣然君亦以是自力于學所著文二百餘篇咸清暢有法著楚詞音義三卷又治毛詩義編未成以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卒年四十七明年某月葬於縣之某原君諱梧鳳字在湘曾祖某祖某父某其先與中同出唐趙國公後子四輝灼灼好學世其家銘曰有嘖其鳴天下文明其道大光西溪滴滴實爲丹穴我銘載之表君幽域

汪中撰《述學·別錄》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〇二

山西大同府知府袁君知墓誌銘 榮同書

山西大同府知府袁君知墓誌銘 榮同書
始以諸生食廩餼循例肄業太學已訓導待選既捷賢書於丙戌會試榜後取國子監學正己丑榜後復取中書未補用以考取咸安宮教習期滿以知縣揀發江蘇歷陞南匯旋補宜興調武進又調銅山晉江甯船政同知又以保舉送部引見
特授山西大同府知府兩署雁平兵備道事年七十有三卒於官君以文學起家為政慕古循吏而治獄尤詳慎其官宜興也縣有積獄千餘自君蒞任坐堂聽決至漏四下不倦卒以次胥斷先是有人瑟縮然疑劫掠脫人命再矣而未得主名君一日過廢利見其旁有人瑟縮然疑之執訊之得其先時殺人狀發其藏有血衣存卒逮捕其黨具獄以上分首從伏誅靖江獲盜七人已擬辟矣大吏檄君復勘君察其非盜也研鞫之得其為盜所脅甚確卒白于上脫之君以能治獄名故大吏亦屢檄君會勘他邑獄其所平反甚夥其遇事精察尤能慮度終始宜興縣旁東西兩汛路通洞庭易為漁戶藏奸君為編排網舟字號宵小無以匿宜興產米甲他邑歲納糧時糧戶競進君慮其狼戾為按日分區納者無後時亦無敢爭先者君既去宜興後奉以為法其官銅山也值淮徐二府歲大歉君下車按城鄉遠近分設粥廠日詣親驗胥吏無敢為奸時有大戶囤積告者君徐諭之曰安富戶即以育貧民何難撥為既大戶亦感君意爭輸粟數百石數十石不等賑賴以繼銅山舊例辦糧料備河堤工極苦不給君為分歲料以儲常需撥飛料以濟急用用以無闕其任大同也所轄七縣一州一廳事無鉅細咸親理之無留贖大同舊隸邊外紅旗牧地凡市易稅周岩嶺三百六十餘里君心側其遠驛請於得勝堡設關代徵計程近二十里商民稱便郡治與雲橋為元泰定中建綿互數里久圯行旅病涉君捐廉俸創始鳩工期而工竣蓋公之為民計非止一時一事惜夫君之不得永其澤而遂沒也君少以懋學能文有聲於序及登仕籍履任劇邑一為大府其所設施卓犖如是賢者固不可測而或謂政事與文學不能合一豈其然乎惟先公始以文學知君不得見君之政事余獲附通家之誼又恨君久宦于外不得及君之生時數接其言論也然自君歿而游先公之門者亦鮮矣悲夫君卒于嘉慶五年八月十九日諱知字紆亭雲廬君號也精杭之新城徙居錢唐則自君祖始君祖諱岑考諱可達並贈如君

官。祖妣宋氏繼祖妣周氏妣周氏皆贈恭人其封恭人者姓朱氏為君之配長子涇江蘇淮安府山旰通判次子濠候選府同知先君卒涇則君之第三子也女適同里歲貢生候選訓導祝泉孫二人桐槐孫女七人君卒後十年庚午八月初十日涇等卜葬君於西溪小馬山之陽以朱恭人附先期來請銘銘曰
處純儒出循吏維民賴良有司君起而尚吏治江之左民曰微君我君誰荷山之右民曰君逝君惠在口生有祠去有碑繁良二千石姓名昭垂而欲不沒於千秋視此銘辭

(清儒集)卷一〇八

唐事府少詹事錢君大昕墓誌銘 王昶

乾隆十三年夏昶肄業於蘇州紫陽書院時嘉定宗兄鳳喈先中乙科在院同學因知其妹婿錢君曉徵幼慧善讀書歲十五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及院長常然王次山侍郎詢嘉定人材鳳喈則以君對侍御轉告巡撫雅公蔚文檄召至院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君下筆千餘言悉中典要於是院長驚異而院中諸名宿莫不斂手敬之後三年高宗純皇帝南巡君獻賦
召試賜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明年入京與同年稽椿升吳荀叔講九章算術時禮部尚書大興何公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君與論宣城梅氏及明季利瑪竇湯若望諸家之學洞若觀火何公輒遜謝以為不及又以
御製數理精蘊兼綜中西法之妙悉心探賈曲暢旁通由是用以觀史則自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時盡能得其測算之法故於各史朔閏薄蝕凌犯進退強弱之殊指掌立辨悉為抉摘而攷定之君在書院時吳江沈冠雲元和惠定宇兩君方以經術稱吳中惠君三世傳經其學必求之十三經註疏暨方言釋名釋文諸書而一衷於許氏說文以洗宋元來庸熟鄙陋君推而廣之錯綜貫串更多前賢未到之處謂古人屬辭不外雙聲疊韻而其秘實具於三百篇中雙聲即字母所由始初不傳自西域皆說經家所未嘗發者尤嗜金石文字舉生平所閱經史子集證其異同得失說諸心而研諸慮海內同好如畢繼衡翁振三阮伯元黃小松武虛谷咸有記撰而君最熟于歷代官制損益地所著經史答問廿二史攷異通鑑註辨正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

志三統術衍四史明開攷金石文跋尾養新錄諸書悉流傳於世君弱冠與東南名士吳企晉趙損之曹來殷輩精研風雅兼有唐宋官翰林十餘年所進應奉文字及

御試詩賦恒邀

容賞故詩格在白太傅劉賓客之閒文法歐陽文忠曾文定歸太僕從容淵懿實有其文讀其全集如見為端人正士也君入中書後十九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

大考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

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君以績學善開京師秦文恭公輯五禮通攷及奉

敕修音韻述微皆請相助其時

朝廷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祿圖君咸充纂修官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會試磨勘考官者三充鄉試磨勘考官殿試執事官者各一京察

一等者三即於主考河南之歲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父憂歸先是君以侍讀學士

特命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每預

內廷錫宴賦詩稱

目前後蒙

賜福字貂皮緞正恩禮有加蓋

上深知其學行兼優將不次簡昇願君淡於榮利益以識分知足為懷嘗慕邵曼容之為人謂官至四品可休故於奉諱歸里即引疾不復出

嘉慶四年

今上親政垂詢君在家形狀朝臣寓書勸令還朝君皆婉言報謝是以歸田三十年歷主鍾山冀東紫陽三書院而在紫陽至十六年之久門

下士積二千餘人其為臺閣侍從發名成業者不勝計蓋皆欽其學行

樂趨而丈即當事亦均以師道尊禮之而今巡撫汪君稼門待君尤拳

云君諱大昕號竹汀曉徵其字生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以嘉慶九年

十月二十日卒於書院年七十有七君卒之日向與諸生相見口講指

畫談笑不輟及少疾倚枕而臥不逾時家人趨視則已與造化者游矣

非其天懷淡定涵養有素能如此哉君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曾祖岐

祖王炯父桂發皆邑諸生兩世青年篤學鄉里稱善人以君貴贈祖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父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祖妣朱贈宜人妣沈封太恭人配王恭人即鳳喈妹善記誦有婦德先君三十七年卒君事庭闈以孝聞待鄉黨宗族以姻睦聞而與弟大昭尤以古學相切劘厥

後以孝廉方正徵

賜六品頂戴亦稱儒者其餘猶子江甯府教授塘乾州州判站舉人東

垣諸生鍾嗣等率能具其一體文學之盛萃于一門亦可以觀其流澤

矣子二東壁諸生東塾廩貢生候補縣學訓導咸克守家學女二適

同縣諸生羅中溶一適青浦諸生許蔭堂皆側室浦氏出孫三師慎師

展師光尚幼東塾等自蘇州奉柩歸家將以今年十二月初十日合葬

王恭人於城西外岡鎮李字之原實來請銘嗚呼昶長君四歲回憶與

君及鳳喈同居學舍時距今忽忽五十七年遠同年通籍同官同朝亦

幾二紀中間起以出使滇蜀數歷中外與君別日較多而書問往還無

時不以學問文章相質蓋著作淵源性情趨向有非僭冒所得道其詳

者然則奄夢之文非昶誰能盡也鳳喈先以光祿卿告歸後十二年君

繼之又十三年而昶以年屆七十蒙

恩予告三人者所居百里而近春秋佳日常聚于吳中諸弟子執經載

酒稱爲三老曾幾何時而鳳喈先逝君歸道山又期年矣獨昶龍鍾衰

病淹息牀第且念企晉損之諸友更無一人在者執筆而書君行事可

勝悲夫銘曰

博文約禮道所基下包河洛上瑤璣三才萬象森端倪君也閱覽兼旁

稽海涵地負參精微儒林藝苑資歸依龍蛇妖夢未告期文昌華蓋沈

光輝九松柏臨湖涓三尺堂斧千秋思

（碑傳集卷四九）

詹事府少詹事錢先生神道碑銘

儒者言義理、言治法、必溯源於經史、而經史之傳遠者幾千年、多者數百帙、寫刻之謬、箋解之紛錯、老師宿儒終其身不能窮一藝、況乃囊括衆典、網羅百家、稽乎同異、鉤乎幽隱、確著其是非得失、筆之於書、以餉後人、其功在儒林、曷有涯涘。我朝有大儒曰嘉定錢先生、過目成誦、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精研經訓、尤篤好史籍、通六書、九數、天文、地理、氏族、金石、熟於歷代典章制度、政治臧否、人物邪正、著書三十種、合三百餘卷。嗚呼！古之治經與史者、每博求之方言、地志、律象、度數、證之諸子、傳記、以發其旨、自講章、時藝盛行、茲學不傳久矣。國初諸儒起而振之、若崑山顧氏、宣城梅氏、太原閻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學皆實事求是。先生生於其後、而集其成、當爲諸生肄業書院時、卽能會音韻之微、既入館閣、與諸名流講習測算、曲盡中西二家蘊奧、同人多謝弗如。嘗與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於累朝官名人、地名、瞭如指掌。遼金蒙古國語、世系人所難曉者、罔不洞悉在胸。性好金石、凡有關史事者、不憚蒐討爲證佐。所著廿二史攷異一百卷、正傳聞之誤、訂字句之舛、於遼金元史梳櫛益詳。是書出而二千餘年之史可讀也。又著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廣攷異之所未及。著三統術衍傳歌、固之絕學。著四史朔閏攷、明後代推步之失。著元史氏族表、藝文志補洪武制作之疏漏。他如南北史傳通鑑注辨正、唐學士五代學士宋中興學士年表、洪文惠、洪文敏、陸放翁、王伯厚、王弼、洲年譜、疑年錄、恒言錄、皆本讀史之餘、薈聚而成。先生於儒

術無弗習、無弗精、而專而致之於史、故其發明史學、自宋以來莫與爲比。著經典文字攷異、唐石經攷異、聲類大指、謂經訓不明、由小學不講、故多於形聲求義理、著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金石文字目錄、金石待訪錄、搜羅廣而鑒別精。至其文集、養新錄、貫串經史本末、隨舉一義、持論出以和平、攷覈皆歸要典、則先生數十年讀書心得、萃於是也。先生初以詞章顯、有詩集傳世。乾隆十六年、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九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二年、授編修、尋以兩次大考高等、擢官至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二年、乞假歸。三十七年、補侍讀學士、上書房行走。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先後充鄉試主考官者四、會試同考官者二。三十九年、提督廣東學政。明年丁父憂、服闋、丁母憂、遂不出。先生淡於宦情、抱道自足。方歸田時、年四十餘。天子知其碩學、嚮用維殷、而先生引疾不起。大肆其力於著述。里居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蘇州、紫陽講席。東南俊偉博學之士咸願受業門下。弟子積二千人。噫！此可以觀先生之行誼矣。先生諱大昕、字曉徵、號竹汀。先世由常熟遷嘉定。曾祖岐、祖王炯、父桂發、並邑諸生。以先生貴。贈祖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父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祖妣朱氏、贈宜人。妣沈氏、封太恭人。配王恭人。卽同邑光祿西莊公之妹也。先卒。子二、東壁、附監生。東塾、廩貢生。孫三、師慎、監生。師康、拔貢生。任祁門縣教諭。師光、業儒。曾孫四人。先生以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年七十有七。嘉慶十二年、奉旨祀鄉賢祠。先生之卒、與王恭人合葬嘉定城西外岡鎮火



宇原。青浦侍郎蘭泉公嘗誌其墓。今某復以隧道之文來屬。某素慕先生。乾隆五十五年先生入都祝嘏。曾以所業請蒙許可。又讀先生書。粗知梗概。不敢辭。謹撰次其學之大有裨儒術者。使揭諸石。而系以銘曰。

子雲言儒通天地人。入乎無間。周乎而垠。洪纖巨細。方策具陳。弗究弗宣。以卽於湮。先生好古。殫見洽聞。下窮九流。上探三墳。游圖書府。味道義根。發爲著作。磅礴昆侖。壯年獻賦。名動詞垣。皇猷黼黻。拭目經綸。乃賦歸來。高臥江濱。授徒講學。師表羣倫。言容藹藹。德性恂恂。吁嗟長徂。垂二十春。幽塋數尺。不朽者存。鍊川之水。其流云云。厥澤衍溢。庇於後昆。千秋宗仰。式此墓門。

王引之撰 《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又錢詹事大昕記大略 塘 姑附見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爲嘉定人。生而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時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詢嘉定人材於王光祿西泚。以先生對。先生西泚之妹婿也。侍御告之巡撫。蘇文楸召至院中。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下筆千言。悉中典要。侍御歎爲奇才。乾隆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召試賜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亮。全椒吳朗。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三角諸法。時禮部尙書大興何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李氏薛氏梅氏及西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以爲不及也。先是在吳門。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兩徵君游。乃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王通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如以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

純皇帝深知爲續學之士。官侍讀學士時。卽命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又奉敕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祿圖。皆預纂修之列。已卯。王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外艱歸。先生淡於名利。慕邵曼容之爲人。嘗請官至四品。可以歸田。故奉請家居之後。卽引疾不出矣。嘉慶四年。

今上親政。垂詢大昕家居狀。朝貴高書。敦勸還朝。婉言謝之。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有七。先生深於經史之學。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義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義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義。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輕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



之例曰鄭氏爰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顧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龍龜者龍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楊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革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鶴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清廟華渚之象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牯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鶴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爰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爰辰之法所從出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覩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闕闕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創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並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豎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卽藐藐昊天無不克鞫傳訓鞫爲國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

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漆消之漆本當作消。說文消水出鄭國引詩消與消方誤。漢分是也。今毛詩作漆者。讀消如漆。以諧韻耳。漆即消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舊頌丞徒增增傳云。增增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漆消。傳亦云漆消。眾也。增漆聲相近。轉增為漆。亦以諧韻與消作漆消同。論春秋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子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諱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經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魯師師成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盾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晉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使崇盾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好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歸師。固蔡明君之罪。弟不可以愛憎爲子奪也。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則故先書公孫則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闕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君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葬有笑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闕弑吳子

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疎大臣而近小人也。樂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傷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振。適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鄆。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過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論婦人。七出之說。曰。七出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甯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譏閒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腰。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子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作之孽。不可道也。使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



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忠也。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論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贊史。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招招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功。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列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交象而任心胸。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為記者之誤。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間。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即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為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為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為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每于淮。泗此即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為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即浙江。吳松江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為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畧也。至於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又多不載。當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畧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為而作也。又謂史之無陋。未有甚于元史者。顧甯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

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有別為立傳。皆乖謬之甚。者金華烏傷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即譌。即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尚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羅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里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有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兒傳。而又有別有重喜傳。阿木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有別有阿木魯傳。譚澄已附於其父資榮傳。而又有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跡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為皇太后。吾也。而圍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木。段直為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然。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後恐有違。功令。改為元詩紀事。生平著述。傳於世者。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二十二史攷異一百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貞集六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日記抄三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元詩紀事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功。古人云：經目而讀。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先生有焉。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為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為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之下。即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況不及賈服者哉。先生之弟大昭。從子塘。堉。垣。緯。佩。子東璧。東塾。一門羣從。皆治古學。能文章。可謂東南之望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科。賜六品頂戴。塘字學淵。一字禹美。為諸生時。與諸澹淪。汪綢。曹王鶴谿。

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所著書有元史本證五十卷續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遠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稿二卷楚中雜詠四卷歸廬晚稿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廣訓六卷過眼錄二卷論毅燕談三卷其尤著者有學治總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嘉慶十二年七十有八卒子五人長繼芳丙午舉人第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附錄）卷一〇八

婺源余生元遠墓誌銘 宋筠
余視學安徽時嘗表婺源汪先生之墓且檄下徽州府具書先生木主配會紫陽書院而先生所著書實其弟子同縣余生元遠之所抱獻轉

上
四庫館中于時汪先生之潛德大彰然非余生則幾腐爛湮沒而不傳嗚呼余生之行篤矣越五六年余生竟死乾隆辛丑余生之子克和具列其父制行之詳遠來乞銘余歎曰生殆應銘法者邪按察狀余生諱元遠字秀書一字藥齋自宋進士希隱先生始居婺源之沱川為縣人曾大父道生大父華並為其縣學生父衍累世以篤行著生自六歲入塾已立志喜讀書家貧兼行樵汲年二十喪母詹哀毀中禮後父歿亦然二十六為縣學生初見汪先生于從叔家再拜稱弟子學以朱子為的而博覽載籍以大其聞見克己檢身蔚然為儒者鄉之人士從者日進歲已卯汪先生卒其子鳴之繼病篤且死悉以先生草稿授先生于時決然走迎先生之妻奉養于家其歿也奉其柩與先生合葬向墓而哭曰先生暨子死矣元遠尚未死天乎元遠必使先生之書不死以傳也暇日召弟子寫先生遺書歲節束脩所餘備他人日夜手寫累積久之十餘年而諸書寫本竟成會余科試畢進府士于院堂而命之生則

喪衣奉其師書上掩額髮弟子助之奉者數人踴躍置書使者案上曰謹以獻余故聞先生名至是始獲讀其書稱實且覺然為生之至誠所感動為讀一過悉錄上之作而歎曰昔者漢桓譚感揚雄太元終不顯曰吾恐後人取覆轡顧宋歐陽修小時得舊本韓文子故能為好之已而竟使人人知有韓元先生集嗚呼生庶幾極讀之苦心而憂乎難于修之有力者哉雖孔鮒之抱遺經志莫之奪也生平居言動以規矩其授弟子歲終會所入輒以分給親族之不足者不留一錢已而空乏泊如也弟子貧者不受所贊金有同縣胡生元俱貧來學卻其贊益竟成學其教弟子必以行先坐不得倚立不得跛以謹制其容度剛與客坐語生足小跛童子侍側笑曰先生亦跛耶生肅然謂弟子曰童子嚴我是若曹退思恐未必如我戒而面不戒我異乎童子邪客與弟子聽者咸肅然其遇物也以和以故鄉人皆樂其易也弟子能承其學者同姓余鑑其所著有庸言若干卷詩文集若干卷生子雍正甲辰冬十一月十五日卒于乾隆戊戌春三月廿六日年五十有五婺源縣學生初娶休甯汪氏繼娶同縣汪氏又繼娶歙縣汪氏子三人克和同縣汪生克應克聯歙汪生歙汪開有薄過生令歸其母家比生卒汪歸撫子而畢其志噫生之介而汪之能不損其介也如此銘曰
五服得師而親師乎重于倫離厥師而不反者幾人漢東顧及倫宋南羅李門水源之淵火薪之然生生學于師而死以師書傳吾之銘石不刊

（碑傳集）卷二九

洪君騰蛟傳 王友亮

婺源居萬山中地僻田磽遠通他邑然為宋朱文公故里流風遺澤既無窮士生其間類能潛心于理域肆力于經畝樂道安貧不求仕進近時江育齋永汪雙池徽兩先生最著而吾友洪君壽山實繼之君名騰蛟字麟雨讀書壽山因以為號世為北鄉之車田人祖父並以儒行稱君生而穎異有神童之目年十八入邑庠名第一越七年為乾隆庚午領鄉薦性恬澹以善病怯遠遊辛未庚辰兩應禮部試己丑余復強以行既下第歸閉門教授欲生塵晏如也辛亥夏四月四日終于家年六十有六君少時泛濫博覽一物不知引為己恥既而悔之研窮經訓尤嗜宋儒之書敦行不怠故能睦于昆弟信于朋友鄉閭愛敬有王義方之風為詩文高簡有法來京師雖同鄉貴人未嘗投刺蛇成丁芷



儒藏

銘給事蔣秦樹編修見其文亟歎賞與交歸過金陵遊隨園晤袁存齋先生暢論移晷袁大驚喜以揚子行并大春比焉淮陽阮麓村太史嘗見其著黑水說歎為真讀書人其見重于時賢如此所著壽山存稿稽年錄各十二卷壽山叢錄鄭麓常談各二卷葵源埤乘三卷思問錄五卷旁通醫筮象緯堪輿咸臻其妙病中生徒致候談笑如常時且告曰吾病在傷肝當以申日去及卒果戊申日也竊謂以君之學之才使得登金門上玉堂會稽古之報下而一官一邑其樹立必卓然可觀顧不獲遇跼伏於深巖巨壑之間以老且死豈非命哉雖然君之著述堪與江汪二公並傳身歿於今而名彰于後視夫一時之貴顯者孰多君其可無憾前修彌留前夕以六十自述文授其子志學俾寄京師屬余為傳嗟乎余與君交久矣即無是言其能嘿然已乎為敘次如右

（碑傳集）卷一四一

余君蕭客墓誌銘 任光緒

吳中以經術教授世其家者咸稱惠氏惠氏之學大都考據古注疏之說而疏通證明之與六籍之載相切傳至定宇先生則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為海內談經者所宗其著籍為弟子能傳其業者則推吾友余君君諱蕭客字仲林一字古農吳縣人幼有異秉尤攻苦自勵家甚貧而書卷不啻千計皆奔走數十里或扁舟或柴車聞一異書必假鈔寫或得觀乃已故其家率多善本定宇先生沒世之欲傳惠氏學者多從之游中咸得目疾畏風日構一室無窗戶上穴一方以通天光設巨案周其室書冊鱗比誦習之寒暑弗間也嘗慨漢唐諸儒舊經注多散佚爰采輯各家分條纂錄編古經解鈎沈三十卷書成告祀先聖暨文昌之神同學多為詩以紀其事會有

詔采訪遺書有司以其書進

宣付四庫館又著文選音義四卷選華樓詩拾若干卷集注蘇黃滄海續題襟集俱未就君為文典博古茂非空談故不苟作也弟子江藩編次為集得二十餘篇藏焉君沒於乾隆四十二年某月日年四十有九無子其戚友即於是年某月日葬之支硎山麓友人任兆麟為之志并系以銘銘曰

魯壁燔秦孔經尊漢簡冊銷沈師承離散天壤斯文星輝珠貫生不永年祝子歎惋朋友服緇禮經會按來者式此我銘可訖

（碑傳集）卷一三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三

楊履基 劉林青 邵陞陞 顧成志 奚賓 汪廷瑛

曹孝如 謝塘 汪元份 梁國治 林明倫

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楊君墓誌銘

國家立學校崇儒術選京朝官提督學政三年一更代將受代例擇通省人士文行兼優者三四人或二三人升之成均以示勸也。夫鄉試三載一舉大省解額或多至百餘人然徒錄其文未及其行。惟學使薦舉優行擇之精故得之尤難。幸而得之又或名與實不相應。以予所見名實允副者其惟吾友楊君儀齋乎。蓋自平湖陸清獻公講學東南恪守攷亭不爲它說所搖動論者推爲本朝儒宗第一。君私淑清獻尊而信之又嘗從陸聚維縵修遊與上下其議論故博涉羣書得其要領。編修之歿君爲文祭之謂朱子後大儒無如南吳北許兩公。晉齋墨守寒泉遺論草廬作諸經纂言則別有心得。有晉齋以干城朱子然後異說不得逞。有草廬以推廣朱子之學然後儒家不局於專門訓詁之陋。蓋以清獻方晉齋而以草廬擬編修也。而君生平學行宗仰所在斷可識矣。君生而穎敏五歲授以漢魏六朝詩即能背誦。時族兄進士錫恒豪於飲一日宗人小飲指謂君曰

弟試誦詩一首吾當飲一杯。君即應聲誦數十篇無一字誤。進士連引酬遂至沈醉。舉生驚異。及長補金山縣生員。文日益有名。十應鄉舉同考薦卷者四終不遇。學使晉寧李公因培舉君優行。明年

聖駕南巡召試詩賦入二等。有內府文綺之

賜聲名隱然動江左而不得一官。命也。君之舉優行也與吾邑曹中允仁虎同薦。李公有春華秋實之目。中允旋登進士列侍從。君獨踰躋場屋以升貢太學。當得儒學訓導未及官而遽沒。然公論具在固不以顯晦分優絀也。君事親孝居喪自大小敘至祥禪壹遵家禮儀節。嘗與友人論喪禮謂記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此爲平日未讀禮者言也。儀禮十七篇衆所誦習何待苦由中始佑畢哉。張子言居喪它書不可觀者謂非聖之書也。讀聖賢書未必越于禮外。聖賢之學寧以居喪而遂忘之。其議論通達如此。教授生徒各隨才器誘掖之所成就者尤衆。性耽著述丹黃不去手。於四書詩書易小學皆有創記。於春秋有四傳存疑。于三禮有臆說。又有觀理編律呂指掌圖鐵齋偶筆詩文雜著合若干卷。君初名開基字履德其後更名履基而仍其字鐵齋其自號也。曾祖國訓贈奉政大夫祖麟一名貫甫



儒藏

江西臨江府同知。父升歲貢生。候選儒學教諭。先世居平湖。後徙婁縣之張堰。雍正初析婁之南境爲金山縣。今爲金山人。夫人陸氏。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某之孫。平湖縣學生某之女。早卒。君壯失偶。終身不更娶。子運昌。縣學生。女嫁婁縣學生馮孝錫。孫男一人。女一人。君春秋六十有三。以乾隆四十年閏月十九日終於家。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墓之深而咸淵也。綬之修而及泉也。玉槩之瓊兮。上燭天也。終韞于積璞。自完也。讀父之書。有子賢也。謂客莫嘲。後有子雲也。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六

劉經雪行狀

君既沒之踰月。體齋陳檢討來自攸縣。一日與慎齋羅鴻臚暨廷燦三人小聚於葉方伯坐上。檢討徐告曰。經雪死矣。三人者相與飲泣無聲。黯然而別。其明年攸縣學者請述其師之行於予。予未識君面。然二十年神相交也。其忍辭。君諱林青。字經雪。一字慕暉。居攸縣北江之南邨。學者因稱南邨先生。先世由永新涪塘來族於攸。著望北門。爲北門劉氏。君又由北門奉母遷南邨者也。高祖學春。明神廟時考授經歷。辭官歸里。養親樂志。曾祖儼升。未仕。祖光諫。以孝義聞。茶陵彭大司馬爲立傳。考應洵。邑廩生。文行並茂。妣譚氏。生妣李氏。祖父兩世事蹟俱詳郡縣志。又採入湖南省通志。君稟受岸異。材性絕人。好讀古今傳子史。目光十數行並下。落筆有神。自爲童子時。戰文則魁其曹。淮南阮裴國學使大校士湘中。以國士目君。署名第一。品藻亦與湘潭羅鴻臚等。兩人聲名既一日齊出。又志同氣合無間。其後鴻臚鵲起於朝。取友遍天下。然歷數十寒暑。愈益慕重君之學行。心相許與。往復不忘。君奉母居南邨後。又或徙宅就城市。取藥餌。供甘脆。求可以適母意。母沒。居中門外。不御酒肉。不脫麻衣經帶。攸人始復見古經喪禮。足跡

不輕出門。開彭大司馬學貫天人。又家多藏書。嘗一再至茶陵。借杜籍。縱觀四部。卷軸講疑析道。遂豁然散去。墻壁崖岸。會合本源。了無滯礙。大司馬數謂君與吾老友也。乾隆庚寅秋。寄書走四千里至京師。與廷燦論學。廷燦讀其書。又攜就陳檢討館寓其讀。檢討曰。經雪古心自鞭。吾畏友益友。平生一人而已矣。憾子不面其人耳。廷燦答書數百言。君亦莫逆於心。初不以爲不然。性厚倫理。重然諾。必盡其誠。尤成就後進甚夥。及門高弟。選拔余世本言。湘中學有宗旨。行有本末。可師法。先生其一也。於六經尤有心得。隨日劄記。每積寸許。輒燒去。存者無幾。嘗言。古人戒好著書。不特悔其少作。教學者無忘斯語。君以攸縣學廩生貢成均。生於康熙癸巳正月十三日。以乾隆壬寅正月十三日下堂。傷足。越六日。痰作。喉卮酒。含笑而逝。娶蔡氏。妾歐陽氏。生子大建。王氏生女。適龍綬。顏氏生女。許配國學生劉世元第三子。大建先君卒。長孫起枝。十九歲夭。娶賀氏女。明義矢節。能奉君養。次孫成枝。承重服。又次孫順枝。初光諫生二子。次卽應洵。長曰應灝。有子林榮。林榮之子大魁。無後。君念自祖。光諫下四世丁單。乃命順枝爲大魁後。蓋成枝爲繼嗣之小宗。順枝爲繼祖之小宗。皆君志也。廷燦

從檢討詳知君梗概。從攸縣學者詳知君家世。次因擬其大者爲行狀。俾付成枝。藉圖不朽於立言君子焉。

余廷燦撰 《存吾文稿》

敕封儒林郎邵翁墓誌銘

編修邵君瑛將奔其封翁景載先生之喪。持所爲行述泣示珪而請爲銘。珪辭不獲。且知先生之勤學教子者。不可沒也。先生諱陞陞。字梅林。一字景載。浙之餘姚人。曾祖以文。祖籲俊。本生祖三俊。父思慈。世爲縣學生。思慈能文。年逾四十而卒。時先生生甫四十日。初。先生之娠也。生母張夢月入懷。及是。母子暨張兩發抱數旬之孤。承兩世之重。不絕如髮。比長。受業同邑黃敬菴之門。本洛閩學。而飾之以經義史志。所讀書必經手錄。而識各家疏解于上方。旁行皆偏。年二十有三。入學爲諸生。旋丁嫡母憂。屢不就試。歲丙子舉于鄉。不旬進生母蔡。嘗一上公車不第。歸。遂授經于里。訖不出。其學尤長于經。如釋周禮樂師舞引春秋初獻六羽駁鄭注宗廟以人之說。據學記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公羊傳三望祭泰山。河海駁大宗伯賈疏禮無祭海之說。據周禮夏官羊人凡釐積其羊牲。牛人無其文。證孟子釐鍾本用羊。不用牛之義。貫串而折其中。其大略也。子瑛玠。皆秉其



儒藏

所口授。故瑛最精于樸學。甲辰會試。以第三場對策核
贖得傳。殿試。珪與讀卷官奇其策典實而茂蔚。偏示
諸公。皆以爲異等。擬進。

上覽而嘉之。以誤書一字。置一甲第二名。人以爲先生
之德業不大鳴于身。而昌其子也。傳者或云。先生教子
甚嚴。幾于過情。珪間嘗詢之瑛。瑛肅然曰。瑛父嚴而實
慈。瑛自幼體弱。凡飲食藥物。父必手檢而詔之曰。吾非
爲汝。爲汝大父母也。大父四十年苦學。大母六十餘年
苦節。而汝不自愛自力耶。珪乃益歎先生之孝也。于是
恭遇乾隆五十年。

覃恩。瑛請以己官。贈祖考。階儒林郎。妣于。生妣張皆
安人。先生善事其母張太安人。年八十有七。有孺子之
慕。生平儉于己。而嗜義若渴。族有孀婦某。貧而有志。周
之二十餘年。以成其節。先生生于康熙五十五年丙申
十一月十八日戌時。卒于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二月二
十九日亥時。年七十有一。丙子科舉人。

敕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配朱安人。先卒。繼室
俞安人。子二。瑛。庚子科舉人。甲辰科進士及第。翰林院
編修。加一級。三通館纂修官。娶俞氏。玠。貢生。娶方氏。女
子二。一通縣學生谷鶴。一通太學生朱起齡。孫六。器之。

習之用之。瑛出。牧之。進之。立之。玠出。女孫四。某年月日。
葬于某。銘曰。

考舊畬。子滿車。孝廉竭歷昌汝間。曰馮陽。閔生喬如。康
節。伯溫世厥家。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四

顧治齋文學墓誌銘

歲丁未春。太倉顧生張思介。錢少詹。辛楣。書謁于杭。
書言生者。學志古。予留館之。佐校歲科兩試。生早夜斷
斷。著讀書隨筆若干卷。于經史諸家。鉤沈索隱。真能嚼
噉其甘苦者。間窺其案頭舊書。鉛黃填錯。詫之曰。此何
代枕中祕耶。生愀然曰。先子手批也。先子于書。無所不
治。潛德未曜。思不能表。章遺書。惟窵窳之禍。得有道而
能文者一言。則思死且不朽。思願執贄爲弟子。珪辭而
勉爲之文。案行述。君諱成志。字心勿。號治齋。顧氏族有
二。韋顧之顧。己姓。吳郡之顧。似姓。初。少康庶子。無餘封
於越。暨漢封東海王。搖之子。期視爲顧。余侯。子孫以爵
爲氏。陳黃門侍郎野王之第二子。鴻南。封寧遠侯。十數
傳至宋宣和。中有輩者。官于朝。後從南渡。其子漢由光
福。再遷崑山之新安鄉。爲太倉始祖。十傳至松霞公燕
詒。明崇禎戊辰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君之曾祖也。



生光復、康熙辛酉科副榜貢生。其子衍、縣學生。康熙中以通奇門算學供奉。內廷有子六人、君其季也。自穉毓育于西谿張氏。西谿君諱誠、無子、撫君甚慈。君幼有至性、四歲遭張氏庶妣之喪、稽顙拜客如禮。年二十、以張姓入太倉州學、屢試高等、補增廣生。後以督學嚴查冒姓、乃爲文泣告于張氏祠、誠子孫世世以張爲重名、且自營壙于西谿君墓側、曰四時祭掃、必秉承二姓。作誠子詩曰：生依死不離、其不負張氏撫育之仁也。與同高祖昆弟行人陳埴講治心之學、乃自號治齋。爲文章原本經史、不見售于有司、貧無以爲家、晚始卜居西塘、有樹有池、老屋三間、名曰稻香。結西塘吟社、著錄益富、凡十數種、藏于家。考訂之學、宗其族亭林先生、何顧氏之多學者也。君生于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八日、卒于乾隆四十八年癸丑五月十六日、年六十有七。美鬚、體中而豐、妻任、生子三、張毓、張思、州學生。張傳、州學生。女子一、適國子生王春、孫五、張森、張姓、張翰、張同、張崑。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葬于古塘北張氏西溪府君墓左、從君志也。銘曰：

山叟室謀行屋闕、厥父舊田子播治。君家壁立百城、歸虛屬延白脈望肥。顧則異己、經培韋玄、極符大椿、古輝。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四

外祖奚蕉峯先生傳

外祖諱寶、字曰朝、居邑之蕉山下、故學者稱蕉峯先生。云：考諱玠、贈文林郎、衡山縣知縣、篤守濂洛之學、輯古嘉言懿行、爲物恒錄。延名師課子、習之甚嚴。先生昆季三人、仲寅官衡山者也。季某早世。先生生而誠魯、刻勵讀書、至忘昏曉。夏夜苦蚊蚋、被棉衣、納雙足于甕、諷誦輒達旦。衡山君英敏、常跳踉爲兒嬉、見先生、卽肅然。衡山君以名進士合衡山、而先生屢舉不第。年六十、始累貢太學、候選訓導、未授而卒。先生爲雷翠庭學使賞拔士、後雷視學浙江、延先生講閱試卷。踰二年歸、卽開授徒、不復出矣。北洛年十三、四從受業於先生、時先生年七十餘矣、歲猶復五經一遍。同學四五人、講貫不少輟、恐弟子不能記憶、則取所讀本句解旁注之、復不能盡、則列書其上。方授一書已、展紙餘幅、無有空者。丙夜羣弟子不得息也。其嗜學汲汲若不及、務深闢奧、突尤研精四子書、著四書直解、大學中庸大訓、易詩書直解、蕉峯制藝千餘篇。又選定史記、漢書、莊子、離騷、古唐詩、皆

手寫成帙。生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六日，卒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八日。配白孺人，與先生同年生。先生之卒三月，孺人亦卒。子三人：長堅，邑庠生；先生卒，次景川，邑庠生；次綺季，女子子四人：長適太學生無錫楊，次適同邑庠生劉思城，又次卽吾母也，又次適同邑魏書田。孫六人：映南、峙南、躍南、叙南、玖南、吉南。兆洛幼時，往來外家，先生方以一時名宿稱經師，生徒滿席。衡山君治劇縣有聲，諸舅氏各攻舉子業，壘壘進取，子姓鮮衣繡襪，問起居，取歡笑者常數十人。不數年，而衡山君卒官。又五六年，先生及孺人同歲卒。又數年，而季舅氏及躍南兩中表相繼謝世，惟仲舅氏存，年亦逾七十矣。家業日落，歲時過從，徘徊堂階，無曩時弦誦聲矣。嗟乎！外氏之世德，蓋親見之，而知之詳矣。積盛而衰，時數固然歟。追次行事，知先生之後，尙當有振起之者。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工部左侍郎汪公墓誌銘

乾隆四十有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工部左侍郎持齋汪公卒，春秋六十有六。公素康強無疾，是日黎明，猶偕諸大臣入朝，啟事畢，入署釐務如常，還寓，猶手一編，初昏就寢，少遷呼之不應，則已逝矣。公之將誕也，祖榮祿公夢紫衣僧持錫杖求宿，及生，狀貌如夢，觀其怙化之際，豈所謂夙根不昧，得大自在者耶？孤子編修學金扶欄南旋，以明年某月日葬公於州城北二十四都項港之原，屬大昕爲文誌公之墓。大昕初入館，公已爲學士，公忌分引進之。嗣後講筵書幄，皆獲隨公步武。又同居西苑，賜閣有年，知公行事爲詳。謹案：公諱廷璵，字衡玉，別號持齋，世爲新安右族。四世祖始徙太倉，後析州爲縣，始占籍鎮洋焉。曾祖壽堯，祖溥，父之恒，種德積素，積厚而光，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幼而穎悟，初補博士弟子員，學使桐城張公廷璐奇其文，曰：「它日名位不在吾下。」公初名璿，張公易以今名，且加廷字，欲引爲昆弟行也。辛酉舉鄉試，丁卯考充咸安宮教習，試卷進呈，欽定第一人，並諭閣卷大臣曰：「來科會元得如此文可矣。」戊辰會試中式，殿試讀卷日，公名在第五。天子親擢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

編修卽充舍典、續文獻通考兩館纂修官。庚午、充河南鄉試正考官。辛未、散館。御試一等。壬申春、特開鄉會恩科、充湖南正考官。復命甫踰月、御試翰詹諸臣于正大光明殿、以納京賦爲題、作者多規撫上林子虛、鋪陳官殿苑囿、公獨以有肝憂勤民事立言、特擢一等一名、超授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又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武會試副總裁官。一歲之中、恩命頻仍、而公益以銳進爲思、持重謙抑、無幾微矜炫意。癸酉、充福建正考官。事畢、請假歸省二親。尋奉命督學福建。公訪知閩省多頂冒之弊、由於童生衆多、一縣或考數場、遂有一人重疊與考、以取弊混。公檄令每郡添建考棚併爲一場考之、夜分卽起點名、稽察嚴密、此弊遂革。丙子、丁艱回籍。已卯服闋、入都、再奉督學福建之命。時公需次補缺、未與開列、卽承簡用。尋補侍讀學士。讀學班在講學之右、惟見任得轉補。公以候缺得之、亦異數也。時功令初用詩帖、生童狙于土音、楚諧律度、公親爲講究聲病、由是能詩者漸衆。壬午冬、任滿還朝。癸未、御試翰詹、公列二等一名、特賜文綺二端、尋擢少詹事。甲申、入直上書房侍。皇六子講席。公謹慎嚴肅、非禮不動、開陳經義、詞達意周。是冬、

賜紫貂裘一襲。每歲終、賜御書福字及鹿尾、黃羊、冰魚、文雉諸物。首歲曲宴重華宮、慶和天章、則有如意、端硯之賜。端午則有紗葛官扇、香囊。立春進帖子、則有絹紙、湖筆、硃墨。錫資便蕃、歲以爲例。乙酉、充湖北正考官。丙戌、遷詹事、再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戊子、奉命督學江西。辛卯、還朝。壬辰、充會試副總裁官。放榜後、復扃門閱墨卷、備取中書學正若干名、所甄拔率多積學之士。甲午、教習庶吉士。丙申、以金川平定、奉命之山東、江南、浙江祭告嶽鎮及先代陵寢。禮成、請假歸省。時胡太夫人年逾八十、神明不衰、公衣錦稱觴、門外列八驕、鄉閭稱爲盛事。丁酉、充江西正考官、未數月、又奉督學順天之命。三輔密通輩下、歲時得與朝賀、公屢蒙召對、暇日仍至上書房。戊戌、擢工部右侍郎、仍留學政之任。時承德府初建文廟、兼設考棚、公於大駕避暑前趨、往考試畢、率生徒迎駕、翼日隨駕詣文廟、行釋奠禮。特被官紗文綺之賜。熱河土子鄉試另編字號、自此始。其冬、丁胡太夫人艱。戴星南奔、喪葬盡禮。辛丑、公子編修君登進士、與公甲第恰同、稽諸故事、四百年來、惟王文肅公與子繼山兩世皆第二人登第、科名盛事、均在吾州、海內所未有。公



在里門、封賀客不色喜、寓書編修、勸以敦品、防行、無忝科名、未嘗稍有夸耀也。壬寅入都、仍署工部左侍郎、直上書房、兼四庫全書總閱。癸卯、奉 命如 盛京、恭送冊寶、方啟吉啟行、而公已長逝矣。公平生持躬以謙、接物以誠、治家以儉、服官以勤、無與馬服玩之好、無絲竹譙遊之樂、風度凝重、言笑不苟。自登上第、歷官卿貳、皆 九重親擢、不由援引。向來翰詹 御試首選、不三四年已陟八座、公爲學士十餘年、再試優等、始得序遷、其安於平達如此。久直禁近、小心慎密、退食之暇、校勘國史、蕭然如諸生時。性不妄交、卽素相知、形迹亦落落。嘗曰、聖人稱善交、必曰久敬、燕昵譁浪、交道之端也。爲文以典重條暢爲主、不蹈纖纖猥濫之習。主持文柄幾無虛歲、同朝真能及焉。公初娶凌夫人、文學□□之女。繼娶王夫人、壬戌進士兵部郎中廬州府知府宸之女。賢明善治家、公得一心奉公、無內顧憂者、累夫人之力。子一人、卽編修君、由庚寅 恩科舉人、授內閣中書、協辦侍讀事。辛丑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四庫全書分校、議敘遇缺、開列先用。女三人、長許、字項伯、早卒。次適顧增光、季適錢東璧、大昕長男也。孫二人、彥博、甲辰 召試 欽賜舉人、內閣中書。彥國、縣學生。孫女一

適陸受秩。銘曰、

泰山北斗、衆所尊、景星卿雲、爲世珍。維公巨手、素許倫、胃羅三倉、二酉文。筆落堯典、生民篇、魏科直上、驚峯顛。讀書中、脫譽益振、九天給札、集衆仙。揮灑千言、日未墮、御筆親擢、第一人。嘉爾規頌、思不羣、學士峻擢、與命申。校文林、閣玉尺、掄先民主、衆分刊。稱其於視、學尤精勤、三物六行、誨之諄。屏除譁囂、還樸淳、虎闌人直、尊所聞。規行矩步、應法道、經師人師、并一身。桓榮稽古、榮則均、官端進秩、參閣綸。四庫甲乙、預討論、三館吉士、教育殷。冬官作貳、卿月新、程功執度、法不愆。廿載內直、溫樹春、一條冰、樣頭銜勻。玉堂才子、官花鮮、科名接武、嘉話傳。年過六十、髮未宣、忽焉解脫、返自然。不朽何必、非千年、琅港之水、九曲蟠。宰木鬱然、吉且安、昔聞下馬、董相墳。誰其嗣之、平陽阡。

宗人府丞曹公神道碑

宗人府府丞汾陽曹公學閔之葬。禮部侍郎朱公珪既爲銘其藏。而公子錫齡祝齡復遺書請于文其麗牲之石。予與公同登進士。久而以道義相取。譬諸艸木。臭味無差池也。公又嘗稱予文。以爲有法。述德感舊。後必者之責。其何敢辭。謹按公字孝如。號慕堂。曾大父復珩。大父應璽。父曰英。皆以公貴。贈中議大夫。太僕寺少卿。加一級。公幼孤。勤苦自立。舉辛酉科鄉試。甲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館六年。授檢討。卽充武英殿纂修官。以院長奏入院辦事。改補河南道監察御史。是時準噶爾回部初入版圖。公奏請增修大清一統志。以昭本朝畏懷之盛。有詔允行。轉刑科給事中。又轉吏科掌印給事中。會三輔亢旱。公奏請清理刑獄。將朝審三次。緩決人犯。減等發落。卽日召見下。詔施行。公在臺垣八年。所陳奏皆有關朝廷掌故。及於民生吏治有裨益者。累擢鴻臚寺少卿。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太僕寺少卿。初。公在給事中。言會試舉人宜徑由州縣出結送部。以防展轉需索。事下禮部議格。及是復奏申前說。上以卿寺無言事之責。且近明季爭辯陋習。下部議降三級用。頃之。復補鴻臚寺少卿。扈蹕熱河。

召見。詢歷官本末甚悉。尋遷內閣侍讀學士。會

天子初建辟雍告成。將行臨雍禮。而公昔於御史時曾以此事入告。上憶公前奏。特旨嘉獎。令吏部於應陞缺出請旨擢用。明年正月。詔於乾清宮賜千叟宴。公年六十有七。得預有御製詩刻及鳩杖文綺之賜。尋擢宗人府府丞。稽察覺羅右翼宗學。九寺列卿。惟宗丞班次最高。公由學士踰次得之。實異數也。公體素羸弱。中歲得導養術。神氣完固。而素不耐寒。噉逆時作。遂有止足之志。是歲十月。陳請解任。詔以元官致仕。公性耽山水。未第時往來吳越。縱游東南諸名勝。及登仕籍三十餘年。公事之暇。輒與三四知己出國門游賞。如潭柘。戒壇。祇魔厓。香界寺。往往流連信宿。或策蹇行冰雪中。觀者以爲神仙中人。治家質素。金玉玩好之具不陳于側。午後輒掃地焚香。觀心調息。超然有塵外之想。生平不臧否人物。而胸中界限分明。嘗曰。人各有所偏。但當棄短取長。否則無一人可交矣。詩文皆摠寫性情。不事藻飾。晚年課子讀書。尤以浮華馳逐爲戒。故諸子咸以文學自奮。公雖移疾脫朝簪。而長子方官詞垣。侍養如意。公既樂而安之。因令次子旋里營菟裘。爲終老計。既而喘嗽加劇。以乾隆五十有二年十二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〇三

月八日終於京邸。春秋六十有九。夫人任氏。丁酉科武舉宗讚之女。長子錫齡。乙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次祝齡。己酉恩科進士。戶部額外主事。孫八人。汝淳、汝淵、汝淵、汝沆、汝洵、汝涵、汝藻、汝淳。孫女五人。公學行誠篤。未嘗纖計求名。而居家莅職。清慎無玷。當代名流咸慕與之交。而介然不可干以私。在都下時。正陽門外失火。延燒數千百間。鄰里焦燬殆盡。獨公屋巋然無恙。人以爲厚德之報云。銘曰。

宗正之司。總以維藩。丞哉其貳。三品崇班。堂堂曹公。樂易坦白。木天瀛洲。柏臺梧掖。數歷五寺。遂陟宗卿。介不絕俗。直非近名。公有封事。

天子嘉只。公旋引疾。

天子俞只。知止不殆。老氏所云。葆真恬憺。以養谷神。憶同唱第。二百四十。唯公與我。氣同志合。聞義相告。有過亦規。四海元伯。千秋鍾期。恒翰離群。令譽長在。馬黨是封。過者下拜。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一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公姓謝諱塲字崑城號金圃又號東墅先世會稽郡人系出晉太傅廩陵郡公後遠祖諱琛一遷嘉善縣之楓涇鎮曾祖諱元一祖諱春芳父諱永輝皆以孝友文學傳其家竝因公貴累

贈封爲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公少穎異舉止端雅如成人讀書不忘究心實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覽乾隆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十六年

南巡召試第一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七年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辦翰林院事謫翰林院文與繕書房措詞竝誤落職廿四年獻平定回部鏖歌復原官在 尙書房行走充起居注日講官丙子庚辰順天鄉試癸未會試皆同考官乙酉福建鄉試正考官洊陞授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父憂去官起復拜前官授工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卅九年提督江蘇學政上東巡狩時兩金川蕩平

御製告成太學碑文

特賜先睹。于是議平定金川說得

旨嘉獎。四十三年春。調禮部左侍郎。會試知貢舉。吏不敢欺。士皆稱便。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復充知貢舉。調吏部右侍郎。國史館副總裁。冬。吏部有捐復事。公議與大學士阿公不同。

上從公議。四十六年。充會試正總裁。殿試讀卷。

上擢錢榮爲一甲第一。錢公鄉會兩元。皆出公門。至是成三元。稱盛事。四十七年。轉吏部左侍郎。四十八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卽授江蘇學政。五十一年。旋京。

召問時政。公疏言。洪澤湖形勢日淺。昔如釜。今如盤。偏災賑恤。請改本色爲折色銀。由藩司印封給發。以防吏弊。

上諭以折色不能應饑民之急。河務

命公親往履勘。勘知前奏誤。請議處。奉

旨寬免。先是大學士阿公以公被江南傳聞考試不公。對話嘲謔。入告。至是

召對。訓飭。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四年。京察。以前事革職留任。尙書房各官曠課。

上以公在

內廷久。尤切責。降補翰林院編修。冬。復

命在 尙書房行走。和詩

賜福字。

恩遇如前。公病濕。

上遣太醫院堂官臨治。六十年。得

旨以原品休致。時公疾日篤。

今皇帝暨 皇子、皇孫遣中使存問。公尙敬詢

起居。伏牀叩首稱謝。四月卒。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

九月。春秋七十有七。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孝弟。

居親喪。哀毀骨立。及通顯。每遇晉階。輒以悲繼。喜逢

諱日。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公事貴以禮。待下不驕。大

學士傅文忠公以禮聘授館。額駙尙書忠勇公暨文

襄王皆沖齡請業。公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試者再。督

學者再。論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經義策問尤急

甄拔。丁酉拔貢科所選皆孤寒。尤重江都汪中。容甫。

汪強記博聞。才氣橫發。貧困未知名于時。公語人曰。

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于予。容甫北面矣。其不惜

自貶以成人名如此。公再督學。元始應童子試。公獎

勵極力。居公第讀書數年。高郵李進士惇。嘉定錢進



士唐山陽汪侍講廷珍儀徵江侍御德量通州胡學士長齡陽湖孫觀察星行甘泉焦明經循金匱徐孝廉嵩等識拔不可勝數是以江淮南北懷經握麈者靡不服公之學願得若公其人者再泣爲幸公所著安雅堂文集十二卷以經史小學爲本雖心好沈博絕麗之文而擇言必雅國家有大慶大功雍容揄揚擬諸雅頌安雅堂詩集十卷格律凝重直溯盛唐東野少作及存稿四書義二卷典麗獨絕尤深文律六書正說四卷發明三代造字本義詮證秦漢諸儒之說刊正二徐鄭樵戴侗楊桓周伯琦等謬誤尤好鐘鼎古文獨追象形象事象意之本謂許慎篆文乃沿秦石刻結體校以商周尊彝岐陽石鼓則形事意三者皆所不及指微抉奧令人解頤形聲轉注假借三事亦博揆倉雅出入經訓故公之爲小學也依據許氏而更溯其本又嘗校正荀子楊倞注逸周書孔晁注合之盧學士文昭所校鋟板貽學者公初娶費夫人

贈一品夫人繼娶金夫人

封一品夫人子五昌鑒庚寅舉人蚤卒恭銘庚子舉人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候選八品京官楊鎮

欽賜舉人應銓捐職州同知卒慶鎮太學生女二孫八江宇澄淮河漢濟泗伏保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子恭銘等葬公于嘉善縣四中區藏字圩夫人附焉時元督學浙江敬勒銘曰

吳越之間翳秀所鍾仁惠之後必大厥宗懷毓純篤實生我公我公孝弟稟于幼沖推以事

君迺克竭忠

帝曰汝才既博且鴻用汝于文黼黻到隆臣殫厥學廣拜禁中五花書鳳九章繪龍其文赫赫其光熊熊秉鑑景徹物無遁容氣伸雋異淚感孤窮士敦經術皆公之功惟

帝育臣千石代農惟

帝教臣協恭和衷惟

帝愛臣恩周始終臣形雖阻精誠尙充詩書雋誦子孫其逢林泉岡道佳城穹窿雲飛桓表日冷高松蠹書漆簡題湊共封敬勒貞石納諸幽宮

八伯父傳

伯父諱元份字又曹蘇州吳縣人。大父有子十六人，伯父其八也。性剛直，持身嚴重，遇情盡歡，作優雜坐，終席斬新無諱詞。及演劇，好觀忠臣孝子及壯夫烈婦故事，觀已，但曰某也賢，某也不肖，絕無一語及優人工拙，以是人多笑之。急親友之難，死必經紀其後事。其生前有負責者，必盡為寬減，且以倡於衆，人服其公也。卒聽之，然不能容人過，有不當意者，輒漫罵之，罵已復待之如故，故人亦不怨。性惡短視，遇有短視者，輒謂之曰：何似閻觀女郎之甚也。又好以禮法繩子姪，憐緒幼而孤，獨未嘗加訶訕。緒幼時喜入市與鄰兒鬪，力有闕於伯父者，立遣僕召緒，僕私告曰：怒殊甚，急去。緒惶恐，且行且卻，及見伯父，了無怒色，但曰：孺子何為若是？他日勿復爾。緒謝不敢，即命之坐，款語而罷。然緒亦時能當伯父意，弟姪輩有相與言欲購太平廣記者，伯父厲聲曰：架上不有十三經、二十一史乎？安用太平廣記為也？緒聞之，喜溢顏面。伯父好語緒曰：汝伯恨未讀書耳，然遇其能讀書者，心實畏敬之。汝曹能體吾此意，吾無憾矣。生一子，名錦，方伯父歿時，未周三歲，緒以五歲而孤，閱今二十二年矣。復見吾弟之孤也，益自痛，繼念伯父平日之以身教者，不可忘也，因流涕而書之。

汪緒撰 《汪子文錄》卷九

太子少傅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

書 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梁公墓誌銘

乾隆丁未秋八月，大學士梁文定公之喪歸于浙。適珪將案試湖州，遇之于塘西。既哭，公于舟，其孤以公年譜泣而請銘，珪不獲辭。案梁本廬姓，其先出于伯翳，由新昌而遷于豐山之梁巷，邨者曰國鎮公，稱東梁。至公十有七世，為會稽人。曾祖諱廷仁，祖諱一能，考諱文標，官刑部陝西司主事，後皆以公貴。累

誥贈如公官。妣陳太夫人。初，公考官刑部，司獄恤囚，有陰德。曰：彼自麗于法耳，何為痛苦之下獄者？皆德梁君已而生公。諱國治，字階平，號瑤峯。有兄國泰早卒，事嫂馮甚謹。官戶部侍郎時，以己官貶封焉。公年十歲，居陳太夫人喪，如成人。十四，以制義書法見賞于學使崔公紀。籍順天通州，入學第一人。十七，丁外艱。十九，舉乾隆辛酉科鄉試，明年考取內閣中書，改歸本籍。戊辰會試中式，殿試一甲第一名。

賜進士及第，授職修撰。珪登公榜，同為翰林官。未幾，以繼母吳太夫人憂歸。乾隆十六年散館，十九年遷國子監司業。二十一年充丙子科廣東正考官。復



儒藏

命奏對稱

旨命往廣東以道員用。明年補惠潮嘉兵備道。二十六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至京以卓異引見

特旨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以巍科清望出試吏事。至是超擢卿貳。聞者翕然。明年主壬午科江西鄉試。旋視學安徽。擢吏部左侍郎。三十年調江蘇學政。提唱羣雅。鑑別茂異。江南北士蔚然宗之。會以署廣東糧道失察折色事牽連落職就勘。明年事白。授山西冀寧道。三十二年授湖南按察使。時珪司臬湖北。公道經武昌登蛇山巔。浮白談笑。關終日。不及塵瑣事。三十三年授江寧布政使。明年擢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及荊州將軍印。是時官兵征緬甸。振旅過境。公躬勞拊且鎮之。序行無譁。奏定施南府屬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學增額有差。三十六年調湖南巡撫。公以經術勤吏治。清風惠氣。不矯以孚。三十八年特旨內召直軍機處。署禮部侍郎。珪致書于公曰。閣下以封疆大吏入贊密勿。願以清吏源。培民脈。端士氣。三言爲獻。公不以予爲迂也。三十九年命直南書房。補戶部侍郎。自是

召對。扈從無間。昕風充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馬。第宅冠服之。資便蕃有加。四十二年典順天鄉試。擢戶部尙書。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明年以原官協辦大學士。歲庚子甲辰再扈

駕南巡。

賜假省墓。鄉黨榮焉。五十年與千叟宴于乾清宮殿上。夏授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尙書。公以文學受

知在

帝左右。敬慎縝密。寵利不居。潔躬冲度。粹然儒者。在昔有宋龍首。入黃扉者九人。有明一代十有七人。而我皇臨御五十餘年以來。邁其三焉。公躬際

文德武功之盛。雍容大雅。退食澹淡。有不愧讀書宰相者。其天性學養皆不可及也。公體素清癯。五十一年仲冬望日疾作

上遣醫官暨侍衛傳

旨存問。越月十三日壬子考終。奏聞

上軫悼。晉贈太子太保

命皇子往奠。賚白金千兩治喪

賜諡文定公。始終承

眷。惟其端醇勤慎。信之者深也。詩文著錄若干卷。彙藏

于家配徐夫人。生一子。和凝。先卒。遂唐孺人。生子五。承興。議敘州同。爲世父後卒。承雲。

欽賜舉人。承翼。卒。承綸。承福。女幾人。孫幾人。某某。公生于雍正癸卯年十月二十一日卯時。終于乾隆丙午年十二月十三日巳時。年六十有四。某年月日。葬于紹興南門外乾溪之五台山。銘曰。

文曜降斗。麟題鳳苞。守器在廟。天球赤刀。元功無名。太美不佻。當無有用。去來逍遙。比爾世德。稽山之椒。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四

衢州府知府林君墓誌銘

林君穆菴卒之明年。其弟明佐迎喪來京師。請其同年友朱珪爲之狀。且請銘以歸。誌其墓。珪惟不能爲古文。辭懼不足以表吾穆菴。而義又不可辭。乃以狀屬之家兄竹君。而珪誌之。君姓林氏。諱明倫。穆菴其號也。先世自漳浦遷廣東之始興。傳十世。爲君祖先瑋。貤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生高品。君之父也。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君少好學。初授左氏傳。輒以意首尾聯綴之。作數十大篇。以觀其文章事跡之終始。蓋己有志于爲古文。乾隆十二年。君年二十有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同年官翰林者。建寧朱仕琇。業古文。君居館中。日與之劇。硯以爲揚雄。韓愈復出。不易也。居三年。仕琇外授去。君獨漢思古文。所以明道。不如求其本。乃盡讀宋五子之書。而反之孔曾。以爲確然獨有得也。時其心所可者。與之言。不則噤然。同年安平陳慶升。金匱秦朝釭。兩人最心折之。而珪好與之辨論。穆菴不拒也。十七年冬。授編修。明年。記名以御史用。秋奉

命主山東鄉試。時仕琇以夏津令充同考官。以故所錄文往往有古法。十九年夏。出知衢州。府君之治衢也。決



然以教化爲必可行、以禮一民之吉凶賓祭、不得妄有期會。衛俗婚則招搖、飮于道、誇豐嗇相閑、喪事以布帛賄弔客、梵唄闌鈴、歲春秋奔走、轉九華、媚神求福、穢者皆一切厲禁之。修正誼書院、間則至講堂、進諸生而廂之曰：士、民之倡也。太守、士之師也。士而不學、學而詐、乎聖賢之志者、太守恥之。初、愼未信、久而翕然曰：太守愛我、太守賢、終其罷去、迄今衛之人必曰：林太守賢。歲旱、君爲文禱于仙霞嶺、及所爲石將軍者曰：知府有罪、旱魃殛我、無虐我民。己而果雨。郡或有雨雹災、則親視鄉縣、計畝戶、上報無漏。嗚呼、君所爲盡心于教化、誠于愛民者歟。然君性介而多恥、見上官則訥、貌不似能吏。二十一年冬、遂以才力不及奏罷去、例降調者當引見。其明年秋來京師、君舊有咳血疾、至則病甚、遂卒。前卒之日、珪往奉其帷視之、張目曰：死矣、命也、無他言。顧其僕下帷、若不忍視予者。嗚呼、可傷也已。明日五更、珪當朝別去。朝罷趨而往哭之于牀。蓋君以夜半死矣。君初來時、珪夢獨騎而過君、至門則聞君死、入哭之。君蹶然生、瞪目視予、珪心惡之。是日也、珪急獨騎而往哭君、視之、瞪目如夢、翼夜珪手斂君視之、終不瞑。嗚呼、可哀也矣。貧無以治喪、發其裝、官翰林時弊衣數襲

而已。守三年、乃不增一衣。嗚呼、若君者可謂廉矣。君來時、珪固索觀其文、許諾未出示予。比君死、而得盡讀之。然後知君之于文、幾乎道、不悖于古也。君卒一月、而仕琇以改教來京師、刻其古文、朝鈐爲之傳。君演目而削下、多眉鬚、廉靜猥潔、勇于自任、于道未知其所至、然其志決不爲僞。君之言曰：行百里者至則倦焉、非歎也、志在百里。行千里者未至則不止焉、非勅也、志在千里。然則君所謂有千里之志者、惜乎其死也。君生于雍正元年癸卯七月十一日卯時、卒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日某時、年三十有五。娶張恭人、生子洛、淳。淳爲君弟明同後。女子一。君著有學庸通解、讀書通言、古文詩制義若干卷。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銘曰：孰強其志、而弱其躬。嗇于厥年、聞道則豐。死而克殯、視此幽宮。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三

校記

①舍：當作「會」。



清儒

碑傳集 卷一〇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四

戴祖啓 邵齊熊 王杰 孔繼洙 汪縉 朱榮元
阮葵生 馮廷丞 臧繼宏 鮑廷博 韓夢周

國子監學正戴先生墓誌銘

乾隆四十有八年三月十四日、國子監學正上元戴先生卒、春秋五十有九。嗚呼、先生今之經師也、往歲壬午、與族人東原同舉于鄉、一時有二戴之目。子與東原交最久、東原歿後、始得交先生、而意氣相投、猶東原也。先生之子衍善、衍範又嘗從子遊、乞子志墓、其何敢辭。先生諱祖啓、字敬咸、別字東田、後更以未堂自號。先世居徽之休寧、明萬歷中有諱顯傑者、始自江西徙江寧。曾祖進忠、贈文林郎。祖天章、上元縣生員、贈朝議大夫。父潛、增廣生。先生少穎悟、世父學士雪村公教以書史、記誦之餘、即能講解、弱冠以後、遂潛心經義、有志于儒者體用之學。於四子書用功尤深、凡精義、語類及大全之說、皆博觀而審擇之、所作舉業文精深博大、一以先民爲師。吳門楊文叔、高郵夏醴谷兩先生先後主鍾山書院、皆嘆以爲異才。然浮沈諸生中者十有五年、舉鄉薦、

累試禮部輒不過、而學益高、望益重。甲午歲、陝西巡撫畢公慕其名、延爲關中書院院長、凡攷課甄別升降之規、皆取決于先生。日有程、月有課、視生徒如子弟、隨材善誘、各有進益。嘗曰、我無它愛憎、惟眞讀書立品者、文或未工、亦優獎之、大要欲合文章、學問、人品爲一也。居數月、弟子著錄日衆、安西、迤化諸州來學者趾相接。畢公乃奏于 朝、言戴某學術純正、訓迪有方、六年後如有成效、乞格外推恩、酌用。得 旨報可。戊戌試禮部、成進士、例授中書科舍人、仍還關中。明年、先生在院六載矣、畢公援前奏、復薦諸 朝、引 見之日、特試四書文一篇、有 旨以國子監學正學錄用。既拜命、需次歸里、未到選期、奄忽不起。嗚呼、書院始于宋初、本經學也。

世宗皇帝始頒詔立書院于行省治所、合一省之秀者、延名師教之、擬於古諸侯之國學。先生主講席有年、道尊而教行、牧伯咸薦。天子親試、將以爲太學之師、視胡翼之之遇殆過之矣。海內方以爲眞先生復出、而竟止于此、悲夫、悲夫。平生篤志經籍、議論一以宋儒爲宗、所著尚書協異、尚書涉傳、春秋四測、老子新解各若干卷、文集又若干卷。性不妄取、而常濟人之乏、嘗舉大父

語以勛子弟云、利于人、亦利于己者、亟爲之、利于人、不利于己者、勉爲之、利于己、不利于人者、勿爲也。娶黃瑞人、辛酉舉人元鑑之女。子四人、衍善、上元學附生、衍範、國子生、衍緒、衍士、女子三人、壻曰丁酉副貢生王蒂、曰己亥科舉人方遵軾、曰試用州同阮坦、孫男二人、孫女二人。銘曰、

俗學之弊、急於功利、口誦程朱、而行與悖、卓哉先生、文與行兼、規矩允蹈、泥淖弗濡、研思六經、旁及子史、不苟異同、要衷於是、牧伯禮請、爲諸生師、夫子之稱、徧于關西、教成入覲、天顏有喜、俾官成均、分教胥子、濟濟槐市、企踵云來、胡不旋期、梁木遽摧、先生逝矣、典刑猶在、學成一鄉、名動四海、九江信都、歿而道尊、遺書無恙、昌爾子孫、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六

內閣中書舍人邵君松阿墓志銘

常熟邵氏富

高宗朝、昆弟四人先後入館閣、並以才名領勳日下、論者比諸唐京兆賈氏、宋鄱陽洪氏、明吳郡皇甫氏焉、而子姓相繼登科、文采勿替、較之昔賢、殆有過之、君諱齊熊、初名炳、字方虎、號耐亭、晚歲又自號松阿、誥封奉

直大夫、晉贈朝議大夫韓之子、贈奉直大夫、晉贈朝議大夫甲臨之孫、封儒林郎可佳之曾孫、君幼有識鑒、弱冠喜從鄉先生游、尤爲陶太常晚間、汪贊善杜林所器重、贊善遂以孫女妻焉、年十九、入縣庠、乾隆十二年、中江南鄉試、是時兩兄配國、叔山皆先入翰林、明年弟闈谷亦館選、君一試禮部不見售、十九年

御試內閣中書、君名入選、所賦紅藥宮階翻詩、傳誦都下、君長身玉立、儀觀秀偉、而志趣高簡、入直之暇、研窮經史、鍵戶如儒生、所與往還皆一時名宿、以文章氣節相砥礪、貴游夸毗子弟、或慕與交、竟日不交一語也、在綸閣時、朝廷大典禮例得進呈詩冊、君所製歌頌、博大淵雅、尤得頌揚之體、丁外艱、旋里、尋遇生母時太恭人憂、執喪累年、哀戚如禮、服闋後、以程太恭人年高、樂與昆弟奉侍、遂不入都供職、趙承恩督者幾二十年、君昆弟皆治古文、而君好之尤專、謂文必本于學、與行、然後爲有物之言、古人立言、皆有益於人心風俗、否則謂言長語、祇足以長浮華、用以阿世、則可用以經世、則未也、嘗選唐宋以來古文十八家、名曰文繫、於唐得三家、退之于厚、習之、於宋取七家、永叔、明允、子瞻、子由、子固、同甫、晦庵、於元取一家、伯生、於明取四家、景濂、正學、伯



安熙甫而以國朝汪荅文方靈皋、陶晚問三家繼焉。獨惡王安石之文，謂其意主爭勝，言涉矜夸，觀其文知其人之悖，可戒不可法也。所著隱几山房稿十六卷，禮記考義十六卷，隱几山房七錄若干卷，生平敦孝友以型家，明義利以正俗，一言一動必依於法度。春秋七十有七，終於里第，實嘉慶五年八月十有七日。配汪孺人左春坊左贊善應銓孫女，雍正己酉副貢某之女，明慧有婦道，前卒。子聖珪，乾隆戊子舉人，女適同邑張培，俱早卒。嗣孫廣融，乾隆乙卯舉人，曾孫淵耀、淵猷、淵穎，銘曰：

邵望出欽，乃遷海虞。四傳而後，枝葉紛敷。君與昆季，式大其間。木天薇省，棟宇聯超。青紫匪戀，循陔孔愉。年周甲子，猶奉板輿。品以行達，文與道符。著書滿家，質而不夸。嚆昔定交，冊載有餘。我神久瘳，君顧尙腴。今春訪我，攜曾孫俱。詫其蚤慧，可慰桑榆。玉棺俄降，執紼在途。納銘幽室，終古弗渝。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四

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 予告在家

食俸 特贈太子太師諡文端王公墓誌銘

韓城王相國受

兩朝恩遇，嘉慶七年年七十有八矣，以老疾屢陳告休，上鑒其誠。

俞所請，明年公歸。

上存問不絕。甲子冬，公年八秩，先期

上命陝西巡撫方公維甸齎捧

御製詩額珍服就

賜其家。公拜受驚寵，諷日啓行，及臘抵京，謁謝。

命肩輿入朝，扶杖

召見。

賜以詩。乙丑正月七日面對，敷陳無隱。翌日之夕，珪猶

就食于公寓。十日，以考終聞。

上驚悼，加贈太子太師，賚白金二千兩治喪，諡文端。嗚呼，公可謂忠清上達矣。其孤塋時，塋時奉柩歸，塋時以

狀請珪爲文表其墓。珪不得辭。案狀，公諱杰，字偉人，號

惺園，晚號葆淳。王氏先自洪洞遷韓城，五傳至光祿公

石門主簿諱廷詔，娶吳夫人，生子三，公其季也。四歲隨

考至浙，八歲能書大字，十八入學，從武功孫西臺游，聞

關閩之學。癸酉拔貢引

見以教職用。丁父憂。尹文端公總制兩江。聘入幕司書記。文端內召。薦之。蘇撫桂林陳文恭公。聞性命躬行之說。益自信。己卯。中副榜。庚辰。舉於鄉。辛巳。成進士。殿試。

高宗純皇帝擢第一人。見諸詩。受知之始也。壬午。充湖南鄉試副考官。甲申。督學福建。丁亥。授侍讀。戊子。晉左庶子。十月。擢侍講學士。己丑。遷少詹事。充武會試主考官。辛卯。充日講官。直南書房。晉內閣學士。典江西鄉試。督學浙江。甲午。署工部右侍郎。授刑部右侍郎。乙未。充會試副考官。丙申。再視浙學。丁酉。署禮部侍郎。轉吏部右侍郎。充四庫三通。國史諸館副總裁。戊戌。充會試副考官。己亥。轉左侍郎。典浙江鄉試。充武英殿總裁。庚子。三視浙學。壬寅。授左都御史。癸卯。丁母憂。甲辰。卽家。擢兵部尚書。趨赴行在。謝恩。

高宗曰。汝來甚好。君臣之情當如是。然汝儒者。朕不欲奪汝情。歸終制可也。公感泣。時珪扈

駕。相遇于行帳。歎曰。

上待公不薄哉。乙巳。服闋。充

經筵講官。丙午。

賜紫禁城騎馬。是夏。充尚書房總師傅。冬。直軍機處。丁未。拜東閣大學士。總理禮部。充會試正考官。

賜花園住房各一所。戊申。臺灣平。圖形紫光閣。己酉。充會試正考官。平廓爾喀。再圖形閣中。冬。罷。尚書房行走。庚戌。充會試正考官。加太子太保。辛亥。仍直尚書房。甲寅。冬。

賜聯額如意。珊瑚冠服爲之壽。丙辰。以足疾辭。退兩書房。軍機禮部事。戊午。仍直軍機。己未。

高宗升遐。

上親政。命總理喪儀。充

實錄館正總裁。以腹疾請休。奉

旨慰問。

命扶杖入朝。辛酉。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壬戌。再以疾固辭。

予告在家。食俸。加太子太傅。癸亥。回籍。賜御杖。入薨。

御製詩寵其行。歸里後。奏摺

批答如家人禮。明年。公與程夫人齊眉開秩。謝

恩。赴闕。兩旬而薨于邸。公生於雍正三年乙巳十月

二十七日寅時。終於嘉慶十年乙丑正月十日子時。壽



八十有一。其少壯備嘗辛苦，三十七成名，游歷魁台，四十年受。

兩朝知遇，始終無間。持文柄者十二次，人不敢干以私。在軍機相位，和而不同，耿直清介，正色直言，可謂有守矣。珪於公忝先進，而公游九列，珪稍迴翔，故往來蹤跡頗疎。男錫經再娶，偶未敘，曹慕堂宗丞適爲公女相攸。某氏公不欲，曹曰：「有一人，遲則將爲他姓得耳。」公問爲誰，曹曰：「朱石君之子，茲斷矣。」公曰：「石君前輩，我重其人，必有後，君其爲我謀之。」曹來弔曰：「有一言，郎君必將續娶，作伐者待我可乎？」予怪之。已而予妻弟陳奉璽至，其言與曹同。予益詫，問乃知出韓城意。予曰：「姑待期年後，一言可也。」予感公之相知，明年問名焉。嗚呼！公以素心相質，重以昏姻，眞直諒友也。嘗以爲學品似王魯齋，甲第同康對山，著錄若干藏于家，側室姚黃子四，堦時主事銜。堦時監生。先公卒，堦時廕生，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堦時廩生。孫九駒、騶、騶、騶、騶、騶。十一月十一日，卜葬于縣北原高沙岸新阡。銘曰：

龍門之陽，黃河之西，實生偉人，魁枕參贊。金華文憲，武功對山。品第兼之，三達孰班。蹇蹇色言，介介進退。不磷

不緇，寡尤寡悔。

兩朝知遇，八秩去來。篤實光輝，生榮死哀。夏陽北京，豈碑屹屹，何以表之。

如綸如綍。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五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

并序

公諱杰字偉人王氏先世居山西洪洞遷陝西韓城居五世至石門縣主簿諱廷詔公之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公妣吳太夫人生三子長藩仲敬公爲季端凝好學見於幼稚長以拔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母所居幕府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弘謀之爲江南督府時也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爲正士乾隆庚辰恩科中鄉試次年

恩科中會試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純皇帝親拔爲第一引見風度凝然上益喜授翰林院修撰由修撰四轉得詹事府少詹事日講起居注官直

南書房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禮吏四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母喪回籍在籍擢兵部尚書詔服闋赴

職克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爲上書房師傅直軍機處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公爲

人廉靜質直誠於奉職其居位與和坤同列公以大體

接之不爲壯頌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和坤附

公素行無疵瑕純皇帝知公洪和坤雖厭公亦不

能去也如是數年及今上臨政公意益得發憤矣

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能言獨居意當邑

邑淡念而不怡蓋公之心人不能具識而至其入陳

禁陞裨益朝廷者又非人所得聞故不可得而述也嘉

慶七年公以老病乞休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

御製詩送之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

城茲足以盡公生平矣嘉慶九年公與夫人八十歲又

有御詩及頒賜諸物公季冬入都謝恩詔至十年

正月十日薨於京邸命榮親王奠醊賜銀二千兩

治喪又賜祭葬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諡日文端公

爲乾隆庚戌科會試總裁官又嘗爲湖南江西浙江考

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所進多佳士其于門

下士相愛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教之必爲君子而已

夫人程氏四子主事瑛時監生瑛時武選員外郎瑛時

康膳生瑛時孫九人公葬于韓城北原既立神道之碑

乃刻銘曰

科第士首爵位朝碩德器優優以居無忤大臣之度遠

思邈邈去名釋功匪矯以激事賴其休物被其澤惟其

志宏歎而不憚天子知之降予載赫著厥儀形

紫光之闕顧思德音公逝弗作過墓思敬瞻此穹石

姚鼐撰《惜抱軒文後集》卷六

孔信夫墓誌銘 并序

信夫諱繼棟，孔子之六十九世孫，而曲阜衍聖公諱傳鐸之季子也。幼而才，儻行聖公爲聘華亭張尙書照女，女殤而君遂習於張氏。尙書以書名天下，君得其筆法，書益增之。又善於鑑別，收集古今名家書，鐫刻論辨，世所傳玉虹樓帖也。其於詩文爲之皆工善。乾隆三十三年，余主山東鄉試，得君及君兄戶部之子廣森。時廣森才十七歲，而君年四十餘，名著海內久矣。其後廣森得第爲檢討，以經學稱。三十五歲而殤。君之少也，值

上釋奠闕里，嘗充講書官。及爲舉人，累會試不第，納貲爲中書舍人，未就職，又值上東巡於中水行宮，召使作書及進。上稱善，然竟不獲仕，終於曲阜。初，衍聖公夫人氏生家子繼茂，繼夫人徐氏生戶部及君。家子之後襲爵三世，君與戶部皆及之。其遇曲阜公事，以祖父體自任也。其氣皆剛直，人或與之，或否。其後戶部不樂家居，客遊杭州，以沒。檢討哀痛，遺殯。不數年，而君又繼之。嗟乎！君與檢討之生世第一家也。又以文學才藝名著天下，余一旦遇之，二三十年間，見其死亡至盡，雖其文采風流不可磨滅，而志意抑鬱，乃復有甚於

常人者，其可悲爲何如也。君於交遊有始終之誼，鄉里值歲饑，出千金賑之者三焉。乾隆五十六年，余在鍾山書院，君夏來江寧視余，再宿而別。君遂以是年十二月戊辰卒，年六十五。無子，以戶部少子廣廉嗣。將死，貽書乞余銘其墓。銘曰：

猗子聖人之世也，廊其知也，蔚其藝也，名上聞于朝，而下載于四裔也。完則毀，而剛則折也，有疾而不可又也。銘託余，哀以待後君子之達其志也。

姚鼐撰《惜抱軒文集》卷二三

汪大紳述

彭紹升曰：儒佛之相爭久矣。自趙宋以來，道儒學者尤喜闢佛。獨慈湖楊氏、西山真氏、潛谿朱氏、白沙陳氏，其書不諱言佛，且樂引以爲助。至陽明王氏倡良知之學，一再傳後，折而入佛者，殆不可悉數。其最著者大洲趙氏，復所楊氏、海門周氏、石簣陶氏、憺園焦氏、東溟管氏、正希金氏，乃遂徹兩家之藩，以究竟一乘之指。其人類皆卓然有本末，非苟爲論議者。拘牽之士欲繫舉而逆之，不得也。近百餘年中，王學既衰，而道程朱者閒出，往往樹門戶，壟城府，于是乎儒佛之界重生，棘刺矣。吾友汪子大紳，讀古人書，統同辨異，喜道程朱陸王之學，通其隔閡，其于西來大意，信解甚利。慕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著讀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脈。著讀易老私記，以貫穿天人之際。窮原洞委，縱橫自在，匠心而出，獨蹈大方，可不謂知言之選與。大紳名縉，世爲休寧人。祖懋琳，始遷于蘇。父元傑，早卒。母程氏，以節婦旌。有二子，大紳其長也。少不善記誦，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塾師趙君維寧，文有師法，導以先輩程尺，已而疾亟，屬大紳必事其友吳君漢條，遂延吳君于家。吳君亦喜先輩好讀書，故大紳之文得早自拔俗者，兩師之力也。年三十一，補吳學生，遂一意治古文，覃思與賡游，乃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有廣嚴福公者，三峯耆宿也，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是白衣乃大有道根。里人沙斗初見其枯題等作，曰：此老杜先

天詩也。初謂子從老杜出，卻是老杜從子出。而嘉定王光祿以爲讀大紳文，十州三島悉在藩溷間矣。然其生平相與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者，獨予與羅臺山而已。臺山寧都人，善古文，亦兼通儒釋。初至予家，見大紳小文，異之，遂造訪，讀其三錄，歎曰：海哉！向觀君谿澗而驚，子則淺矣。袖而歸，發其菁蘄，隸繩削其不合，兩人輒相視莫逆也。萊州韓公復講程朱之學，知來安縣，闢建陽書院，聘大紳主之，以正學道諸生。已而歲荒，輟講歸，教授里中，落落不偶。嘗一應浙江學使寶公聘，校試文，歸而養病家居，以法自娛，不復應科舉，食廩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而卒，年六十八。臥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連僦好好而逝。時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五日也。一子殤，立從孫玉藻爲後。大紳在時，世多以文士目之，迹其自述亦不過曰：因文見道而已。然生平志趣殆不可測。嘗作無名先生傳云：先生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猿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僊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于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又作撞菴先生記，自僞學無牆壁，行無轍迹。其游乎儒曰：坦蕩蕩游乎釋曰：冷湫湫。游乎儒釋曰：坦蕩蕩冷湫湫。噫！大紳之意則遠矣。晚而與予書，言孤往之趣曰：天之高也，不附于地。地之厚也，不附于地。古今之寥闊也，不附于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游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



往來矣。予聞其言而悲之。自莊屈以來。述作相望。具此心眼者。幾何人哉。其在孔門。所謂嚶嚶者邪。抑所謂踽踽涼涼者邪。吾無從識之矣。大紳既歿。遺書具存。予刪而錄之。復次第其本末爲之述。俟論定于後之君子焉。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三

國子監司業朱府君墓碑

先生諱蔡元。字雨森。號春浦。仁和朱氏。宋儒徽國文公裔也。文公孫鉉爲兩浙轉運判官。宋元之閒。自杭州徙居鹽官。築望微樓。聚羣子。姓讀書其中。人稱爲小桃源。七傳至樸。以海患復居於杭。樸十傳至文學。贈司業公諱灝。先生考也。贈公慷慨負經世略。所交多當世豪俊。妣葉太宜人。尤高行遠。贈公中年逝世。於知好閒有所負。貸臨終。手書敘別。猶惓惓於道義。然言所負。則曰兒長必圖所報。且詳筆於籍。屬太宜人。未幾。知好者亦俱下世。太宜人困苦不能給朝夕。然紡績稍餘。輒錄累縷。皆逡巡歲月。按簿悉償無遺。所債家多不憶其事也。先生之生。贈公已先兩月逝。太宜人遺腹始舉。時兄文學公。諱元方。十二歲。兩姊亦未及笄。太宜人苦節數十年。撫長諸孤。雖至斷炊。未嘗絲粟干人。曰。義方先勵。廉隅不可不慎。始已。先生幼穎慧。讀書數過輒識。年十三。試學爲應舉文。從兄樹堂課業。喜告太宜人曰。叔母毋憂。弟非塵埃閒物也。太宜人由是命文學公謀食於外。先生得以專力進取。十七入鄉校。旋以高等補廩膳。名聲振起。故副都御史趙公大鯨主講萬松書院。延攬人才。或以先生文示趙。趙奇賞之。卽命故翰林侍讀吳公鴻招致先生。時吳亦諸生。受業於趙也。先生師友淵源。一時稱盛。他日同儕拜太宜人堂下。太宜人退而喜曰。吾懼兒交結或涉少年意氣。嚮者若輩端人若輩奇士。



古人相親朋友，兒必有所取矣。乾隆十七年壬申，先生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丁丑，授翰林編修。庚辰，充會試同考官。壬午、戊子、甲午，並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戊子，大考列優等，擢國子監司業。前後充功臣館及國史纂修。乾隆壬寅春卒，春秋五十有六。加級例陪奉政大夫。先生天性純孝，情於倫本。母太宜人苦節撫孤，先生終身不忘母志，故晚號慕護。京官清苦，然推親所愛，無不盡心。伯兄文學公終老諸生，先生推甘分少，館於邸第，衣食必共，撫問寒煖，必周以謹。及其歸也，必分俸以贍其家。乾隆庚子，覃恩以己官貤封兄嫂，嘗謂兄才固能自致通顯，以治生廢業，曲成弟名，則弟力所能致，皆當與兄均也。從兄樹堂卒，無後，先生以其從受業也，迎養從父泗公及孀嫂張，終其身，且以次子慶頤爲之後。歲時祀事，慶頤方少小，先生治具務潔，以豐俾慶頤主，豐無乏。伯姊適王而天，母氏念之，則厚恤王君仲姊適翁而貧，先生迎至京邸，慰母朝夕。太宜人於癸未考終，先生哀喪盡禮，營卜窆，不憚荆棘險阻，嘗升高失足，幾墜不測，幸衣挂叢柯得免。□□宜人雖嘗旌節，未建專祠，因購地建祠，闢治餘地，廣置殯室，以惠貧族，未能卜葬而權厝者，曰：以廣母德也。初，先生登第，擢翰林，歸拜母氏，太宜人，不色喜，曰：汝家遷杭以來，未有成進士者，累世植德，以成汝名，汝當何以酬先人望。

先生銘識於心，方憂居西湖，湖上有文公舊祠，荒地弗治，先生倡族人相與新之。又贖故宋鹽官舊業，所謂琴鶴樓種德故社，先世中落，沒他姓者，族人大悅。先生益倡畝輸資修葺，以爲合族公塾，至今仰衣被焉。有族父貧贅外家，身沒之後，孤寡伶仃，祖塋荒蕪，豪右謀侵奪之。先生聞其事，即訪謁族母，延至家，爲具牲醴，躬同往祭其墓，詰問典守，豪右氣奪，由是不敢萌心。族兄奉其孀母，遠宦廣西，未幾卒官，母妻子婦皆相繼沒，孳然七棺，旅寄佛寺。先生聞其孤孫在京，力資遣之，且致書廣西大吏及諸當事，合力拯之，竟得歸葬。族兄無後，有子流落京師，先生訪得其人，勉助婚娶，且爲經紀久遠。宗族無論遠近，撫卹孀孤，拯援患難，生館死殯，惟視力之所能，族人稱之。先生則悄然曰：吾母志也。先生官司業，凡十有三年，愛才好士，殆如性命。國學考索，官司奉行，故事，先生別立課程，捐資獎勵，孜孜講討，六館之士多所興起。海寧陳之綱，嘉定錢坫，皆優於文學，久不得策，先生欲標識之，爲諸生勸，則曰：某某當爲吾師，而以官守屈彼弟子，吾甚愧之。其不憚屈已以推寒畯如此。學誠浮沈自監，凡十許年，師儒及同舍生皆視之若無物。監志館開，諸生以才智爭奮，學誠方貧甚，欲以所知能者從事其間，下比於繕書例，當時不許。戊子，順天解試，先生與同考於鄰座，見學誠對策，言監志得失，驚歎不

已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於是名稍稍聞然學誠行業不修環顧其中未見遠於儔類負先生知多矣憶先生初拜司業留意人才講求經術志向甚盛終以同官多人事權不攝故事習久少見易怪不得竟其志意學誠去遊江南乙未再至京師先生官久不調意亦衰歇兩耳重聽言必大聲始聞丁酉學誠舉順天解試與先生仲子慶頤同解先生色然喜慨然爲學誠悲晚遇也明年學誠第進士謁國子師於彝倫之堂有老書吏迎爲學誠曰信乎君甲第邪就謂朱公誤乎先生方病學誠不得志遊畿南其卒也學誠奔走薊州道上寢門一慟今十許年蓋自是挈家南北遊不復居京師矣甲寅秋得慶頤書言近以內艱歸葬屬學誠爲撰誌銘其書輾轉久之始達度葬期已過因爲碑揭墓門亦銘例也先生配趙宜人同縣處士南楨女淑慎溫恭於先生尤有配德先生孝友睦婣爲世所難非得賢內助於勢必有不能行者此可度其概也子二人長慶光兵部司務兼理職方清吏司事次卽慶頤己酉進士覺羅官學教習候選知縣出爲人後孫德增銘曰學校重教人名公實教本彝倫人文公質舉皮清奉爲惠幾何河潤九里利導實多壽不售德位不稱志假年得位豈一世士吳山嶽嶽漸水清深名儒之業孝子之心

章學誠撰（章氏遺書）卷十六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阮公諱葵生字寶誠號唐山淮安山陽人先世自明初由清江以武功隸大河衛七世祖嘉林宰益陽舉循吏第一擢監察御史曾祖晉縣學生與同邑閻百詩應鴻詞徵祖應韶監生父學浩翰林檢討兩世皆以公贈通政司參議公生之久父夢客以寶石贈故小字寶石六歲就外傳不好弄七歲孝經周易諸經已成誦隨父入京師與弟芝生齊名有淮南二阮之目乾隆壬申舉於鄉偕弟就學於天台齊宗伯息園卒已會試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充方略通鑑輯覽兩館纂修官軍機司員處行走緬甸不靖軍書旁午公入直甚勤秋廬

蹕木蘭會京師割辦案起蔓延各省公虛心推鞠日一具奏大端以爲本無其事妖言由是漸息三十六年補刑部主事時總理刑部者爲諸城劉文正公久於樞廷識公才告同列曰阮某選西曹總辦事有人矣明年兼雲南司總辦秋審三十九年鞫山東亂民王倫脅從至部者無枉縱升員外郎四十一年升郎中時有弟殺兄牛而兄故殺弟者議者以爲弟是罪人兄爲尊長公判曰弟殺兄牛本非盜賊兄刃弟頸



實喪天良。竟抵罪。浙江捕盜船事有以內洋改外洋者。大吏均擬絞。公判曰。法嚴首惡。律重誅心。千總據實報聞。其情輕。都司代改招詳。其情重。概擬絞。不可且非稱與同罪。律義千總改擬流。又有兄被殺而父受賂私和。弟首其事。證父以賄擬徒。公判曰。爲兄洩憤。手足之誼雖全。陷父充徒。恩義所傷實重。使依前擬。不特父不能無憾於子。子亦何能一息自安。應改子首如父自首例。令其弟代父充徒。則無媿兄弟之義。亦不賊父子之恩矣。會有議復讐例宜刪除者。軍機大臣集議。公撰議稿曰。查律載父母祖父母爲人所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勿論。少遲卽以擅殺論。細繹律意。登時殺死勿論者。蓋子孫當場目擊。怨憤不惟不暇告官。並不及慮已擅殺。故得勿論。至少遲。則仍是登場目擊。怨憤。故予以杖六十。皆原其倉卒不告擅殺之罪也。若既逾時到官。有司不爲昭雪。或勢豪稽誅。兇手詭脫。子孫含憤操戈。乘隙刺殺。則所仇者實爲應抵之人。其所復者亦有應得之罪。但

國家明罰敕法。冤無不伸。律文雖載。引此者稀。縱有一二藉口報仇者。然國法已彰。私仇卽泯。假如其父

之冤既伸。其子卽無仇可復。所殺非應抵之人。則於法無可寬之律。擬以謀殺定入情實原爲罪所應得。至於律文相沿已久。自當仍舊。以俟法外之仁。庶幾情與律兩得其平矣。卒如其議。公之理刑允正類如此。四十五年。京察一等。改監察御史。部臣以刑名講習。請留部。會有疾。請假南歸。四十七年冬。入都。先是。部臣奏公名。

上曰。秋審近。當促之來。及至。補監察御史。十二月。

特旨以四五品京堂用。擢通政司參議。五十年。審釋監禁待質之犯。

特命專其成。四月。超擢刑部右侍郎。九月。辦秋審平允。復邀

褒獎。五十二年。扈從灤河覆校。文津閣四庫全書。

命和詩三十餘首。時臺灣逆首林爽文執至部。公侍廷鞠。晝夜無少閒。而校書和詩如常。五十四年二月。

二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三。先是。公父修淮安學廟畢。設灑掃會。諸生日聚一錢。爲修廟資。至公時。錢

有餘。公爲置田。名一錢莊。立規條二十。以期久遠。在京師。建淮安西館於橫街。居鄉。修勺湖草堂。汎舟湖上。歌誦先芬。總漕楊清恪公改置麗正書院於城東。

屬公董其事。院成，出藏書數百種，畀諸生讀焉。公性孝友，篤於宗族，尤好獎掖後進。與錢辛楣、程魚門諸君交，京邸設消寒吟、秋雨會，爲詩酒社。平居廉介，清潔門無雜賓。退直後，青鞋布襪，如諸生時。暇則讀書自娛。古文章疏於宣公、溫公、韓范諸公外，尤愛范忠宣、胡文恭詩賦，出入漢魏六朝，而以流麗爲主。晚乃訂其詩文爲七錄齋集二十四卷，茶餘客話三十卷。阮氏筆訓、族譜若干卷。子鍾琦、鍾璟、孫以立，以言論曰：公治刑以明察，平允見稱於時，然其神智所開，乃自唐宋諸賢奏議而來，故能持大體，不爲苛細。公卿之異於刀筆吏者在此。

阮元撰 《寧經室二集》卷三

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馮君墓誌銘

馮君均弼，既卒之明年秋，其子宸奉柩自楚北道，京師將歸葬于山西，泣述其生平而請銘于珪。珪早識均弼，而先兄竹君與均弼交最淡，不可辭。君馮姓，諱廷丞，均弼其字，一字康齋。其先由山東壽光遷山西太原振武衛。衛在代州東南，遂爲代州人。九傳至君曾祖諱璽，康熙戊辰進士，官廣西南寧府同知。祖諱光裕，康熙辛卯舉人，官至湖南巡撫。考諱那，乾隆丁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妣劉淑人，生子四，君其長也。君生而慧，幼從瑞金楊鴻臚方立游，時鴻臚未第，以詩古文詞相摩率，君已嶄然出頭角，吐語驚人。既而侍其父入都，從山陰周蘭坡學士長發讀書，獨考證經史，地形要害，議事風發，願爲有用之學。錢塘周荊岡學士玉章與蘭坡學士同直上書房，奇君非常人，以女妻焉。君年弱冠，方志于古，不汲汲逐時趨，三試不售，以父望之切，乃銳力攻舉子業。壬申恩科舉于鄉。君孟勤學，苦心疾，乃從方外游，息氣內觀，豁然元悟，心精飛越，魔怪百出，燒之不爲動，以神力超解曰：此弄精魂也。不竟其學。初，乾隆元年，君以大父官貴州布政使。

軍恩給從二品蔭生。二十一年考列一等引。見奉

旨內用補光祿寺署正。歲戊寅，編修公游浙，卒于杭。君既迎喪反葬，盡以遺產分諸弟，于是貧甚。服除，補官，遷大理寺寺丞，擢刑部廣西司員外郎，廣東司郎中。家益貧，賃屋壁立，斥與馬，無薪裘資。處之淡然，日治經史，與名士磋切，曰：「不固竊，非士也。」惟勤于官，治讞必求其情，輒有所平反，見知于大司寇諸城劉文正公。辛卯，京察一等。明年，出授浙江寧紹台道。廉介自矢，不爲詭媚。甲午，調福建臺灣道。臺灣斗絕海外，民番雜處，官三歲更番，不肖者漁利擾獄市，繚夏不可爬梳。君一刷之曰：「吾不爲也。」寮屬悚惕。及君之時，不敢爲非。巡道兼學政，君曰：「不可以蠲隅易之。」親校甲乙，士論翕然。丙申冬，擢江西按察使。渡海，興作舟膠于山。若見檣端有神光柱殿者，遂得出險。既入，覲到官，以失察妄人書籍事革職，發軍臺效力，旋奉

恩旨贖罪。

命往江南，以同知用。庚子

上南巡，迎

駕，准以道員捐復。君在江南六年，歷署常州、淮安、徐州三府、河庫、蘇松督糧，松太兵備三道事。其在淮安也，制

府委以濬臨河，集引河君畫宿工所，官吏分寸不敢欺，或啗以利，不可，則譴譟交作。然大吏之賢者以是益重君。壬寅冬，授分巡江寧鹽法道。明年春，擢湖北按察使，陞見。

上問官刑部時誰保汝，以劉統勳對。

上曰：「學劉統勳最好。」君于是益感厲，淬發思有以自見。湖北獄善譴張，君盡心釐之。有楚蜀爭界事，君盛夏行施南萬山中履勘，平其爭，遂還疾，請解任，竟不起。四十九年甲辰十一月八日，卒于署。君生雍正六年戊申九月某日，年五十有七。君有守有爲，蹟而復振，將有所大造于斯民，而不竟其施，爲可惜也。配周淑人子一宸。乾隆庚子舉人，議敘八品京官。女一，適編修汾陽曹錫齡。孫一，衍緒。乾隆五十年乙巳十一月某日，葬于代州煙旺邨，厥考之墓次。銘曰：勾注之陽，雲龍陰，磊砢其骨，冰雪心。鬱奇騰上，靳不駸，歸復而升，理則謀。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三



布衣臧君墓誌銘

臧氏望出東莞其後遷浙之長興又自長興遷江南之武進。國朝有諱琳者以名諸生精研經術著書滿家學者稱玉林先生是爲君之曾大父生子晉晉生若彩若彩子卽君也。君諱繼宏字世景晚自號厚庵少有至性年十三失母號慟如成人每晨夕伏柩側屏息諦聽曰吾母其復生乎。旁人嗤其癡弗爲止。既長以家業日落奔走販買然造次必依於忠信嘗爲某氏持錢同事瞰其家孤寡可欺欲以計吞之君度力不能禁慨然曰受人之託坐視其敗而不言是與同惡也卽攜積被解去中歲節縮衣食稍稍自給營生考妣及先世五殯同時安窆誠信有加三黨之無倚者分所有贖之平生好扶助人事變倉猝傾囊相濟不計其人之償否亦不責異日報也嘗訪友長沙渡江兩舟並行遇暴風一舟先覆同舟者惶怖無人色君慰之曰死生有命雖恐恩無益靜以待之可耳其教子極嚴有過扑責不少恕廷端士爲之師課以舉子業晚歲謂子鏞堂曰文章當從經典求汝等能讀我祖玉林公之傳吾願足矣又言吾身後勿作佛事天堂地獄當於生前善惡決之禮儀作樂徒爲比邱輩作快樂場耳嘉慶元年七月九日以疾終

於家春秋六十有九娶章氏子鏞堂常州府學生次鎮堂禮堂配堂孫一人始餘姚盧學士召弓數與子言鏞堂之賢因與定交及君之薨鏞堂述事狀乞銘故不得辭銘曰

玉林遺書伏而未出什襲至君手澤無失君有賢子校而錄之士林快視尊爲經師惟子之賢由君之教不言躬行孝乎惟孝豐西之鄉四尺其封善必有後允哉是翁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四五

武進臧布衣傳

布衣姓臧名繼宏字世景晚號厚菴先世山東東莞人遷浙江長興復遷江南武進曾祖琳祖晉父兆魁幼貧困失學冬寒無厚服日得四五錢以爲食及長助人理業誠謹勤篤稍能自給乃力舉先代五殯卜葬孺葬以終其身族之無嗣者繼之冥者贍之孤女嫁之貧貸者代償之嘗旅行遇虎見覆舟皆無懼色蓋有以自恃也生子四鑄堂鱸堂禮堂岷堂卒于嘉慶元年春秋六十有九布衣殆敦孝友篤行于鄉里者歟然而布衣之曾祖王林先生經學大儒也學與太原閻百詩徵君齊徵君稱爲隱德君子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大學考異二卷知人編三卷因學鈔十八卷水經注纂三卷皆未傳于世布衣篋藏之不失片紙命其子鑄堂禮堂從餘姚盧召弓學士遊勗以經術不期以科名遂通九經三史尤明小學乃命啓其篋校錄之曰四世相傳之業勿自我而墜足慰先人于地下矣嘉定錢辛楣少詹事金壇段若膺大令見之歎曰此漢唐儒者之學不刊之書也然則非布衣能守先緒啓後學不及此吾是以論而著之

阮元撰（肇經室二集）卷五

知不足齋鮑君傳

乾隆三十八年

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歙縣學生鮑君廷博集其家所藏書六百餘種命其子仁和縣監生士恭由浙江進呈既著錄矣復奉

詔還其原書其書內唐閻史及武經總要皆

聖製詩題之

皇上御製內府知不足齋詩云齋名沿鮑氏閻史

御題詩集書若不足千文以序推注云齋額沿杭城

鮑氏藏書室名乾隆辛卯壬辰

詔采天下遺書鮑士恭所獻最爲精夥內唐閻中二

書曾經

奎藻題詠嗣後其家刊刻知不足齋叢書以唐閻史

冠冊用周興嗣千文以次排編每集八冊今已十八

九集可爲好事之家矣嘉慶十八年方公受疇巡撫

浙江奉

上問鮑氏叢書續刊何種方公以續刊之第二十六

集進奉

上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

知不足齋仰蒙



高宗純皇帝寵以

詩章朕於幾暇亦曾加題詠茲復據浙江巡撫方受
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廷博年
逾八旬好古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
世衍書香廣刊秘籍亦藝林之勝事也元按君字以
文號淶飲世爲歙人父思詡居于浙娶于胡胡卒又
娶於仁和顧生君君幼而聰敏事大父能孝念父遊
四方恒以孫代子職得大父歡大父卒既葬君父攜
家居杭州君事父又以孝聞以父性嗜讀書乃力購
前人書以爲歡既久而所得書益多且精遂裒然爲
大藏書家自乾隆進書後蒙

御賜古今圖書集成伊犁得勝圖金川圖四十五年
南巡特迎

鑾獻頌蒙

賜大緞二疋疊膺

兩朝異數褒獎彌隆君以進書受

知名聞當世謂諸生無可報稱乃多刻所藏古書善
本公諸海內至嘉慶十八年年八十有六所刻書至
二十七集未竣而君以十九年秋卒遺命子士恭繼
志續刊無負

天語之褒君勤學航吟不求仕進天趣清遠嘗作夕
陽詩甚工世盛傳之呼之爲鮑夕陽元在浙常常見
君從君訪問古籍凡某書美惡所在意愔所在見于
某代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幾次鈔琤真偽若何校
誤若何無不矢口而出問難不竭古人云讀書破萬
卷君所讀破者奚翅數萬卷哉

阮元撰《經室二集》卷五

韓理堂先生墓表

韓理堂先生、乾隆間粹然爲宋儒之學者也。蓋自湯文正、陸清獻以宋儒之學興于

國初、雖其所從入於朱陸者各異途、而立身制行、皆闡然爲己、無標榜以爲名者。然清獻尙兢兢守程朱家法、懼世之爲陸王者師心自用、以爲學術患。集中學術辨及與湯文正書是也。自爲漢學者興、而世乃樂以宋儒爲詬病矣。先生當漢學未甚盛之時、故所言不及爲漢學者之失、而惟守清獻家法。其言曰、自平湖之說出、爲陸王者未嘗不氣爲之下。豈平湖之辨異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程朱之無弊、而大有功、其闢陸王爲非徒然也。嗚呼、觀先生之言如此、豈徒以口舌爭爲衛道者哉。故吳中彭尺木先生嘗曰、

國家明德醇懿、涵養百餘年、其應徵于士類者、於韓、閻兩公見之。閻謂昌樂閻考功循觀、韓謂先生也。先生名夢周、字公復、號理堂。其先、滇人、自明中葉、籍于東萊、遂世爲萊之濰縣人。曾祖有極、祖珞

皆諸生。父承休、候選主簿。母張氏。先生生三歲而孤、承母孺人教、幼卽揭無不敬、思無邪、二語於座右。蓋其所趨向已定于少時矣。乾隆壬申、舉於鄉。下丑成進士、丙戌作令于滁州。來安縣、來安北繞羣山、南多圩田、民凋瘵甚。先生依山種桑、募充沂人習于蠶者教之蠶。嘗欲開浦口、黑水河、使邑南之水不由瓜埠口可直達江、則圩田不受災、而民利數倍。其地里丈尺、工程具詳于著圩田圖三記。其時大學士高晉爲制府、嘗與先生同議開河事、欲爲請于朝、會先生以蝗災罷官、事遂寢。先生之罷官也、戊子夏、滁州、和州旱、先生具狀報災、月餘累十啟、始得請、並其鄰近十餘縣皆緣來安得議賑。顧踰歲庚寅、先生方分校鄉試、聞而淮南北諸郡蝗大起、分巡道以先生偕諸捕蝗不力者同時劾奏、並落職。先生愛民煦煦、如恐不及、治事暇、或歷鄉村、輒與民言家庭孝友事、至爲之流涕。而其待胥吏則嚴明、不少假借。嘗斥去其蠹吏之害政者、役請于大吏、乞復之不許。會有大姓犯法、逃役



故與大姓善，請捕之，以自効。先生終不許。役既去，民始安。先生之罷官也，民餽問以薪酒者相屬。逾四十年，來安人尙思先生不置云。先生少讀書，程符山中，既罷官歸程符，四方學者從之學。先生輒舉宋儒之學以爲教。其論制義舉業，以爲有說經之文，有自得之文。於自得之文，則舉顧端文、陸清獻。蓋言其所自得。先生之志，而因文以明道。先生之教也。家居凡二十七年，以嘉慶三年某月日卒於家。年七十。明年葬于其縣城南祖墓之西南。用光少時從魯山木舅氏學，嘗寄質文字于先生，又嘗從舅氏所得先生所寄史記例意，始知史記有震川之學。先生于山木未嘗面，而歲以書問相往來。用光于先生亦未之面也。嘗怪近日言學者輒相勵以漢儒訓詁，並無及陸王之學者。使先生於今日，其所致辨者不在陸王而在漢學矣。用光旣慕先生，而恨未得見其人。今去先生沒時星逾一紀矣，乃撮先生爲學、爲政之大者，以應賈侍御聲槐之屬，而表于先生墓前之隧。至其族系于姓，則

備載于墓志銘，茲不具云。嘉慶十九年十二月翰林院編修新城陳用光表

陳用光撰（太乙舟文集）卷八

校記

①中：當作「史」。



蔵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五

畢沅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贈太子太保畢公沅神道碑王

嘉慶二年七月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畢公卒於湖南辰州遺疏上

聖心軫悼晉贈太子太保應得恤典令部察例具奏又命嫡長孫畢蘭慶世襲輕車都尉次子畢嵩珠給與蔭生尋蘭慶等奉喪歸吳中而禮臣議請撰文

諭祭文有性行純良才能稱職鞠躬盡瘁卹死報功之褒於是恩禮優隆哀榮備至蘭慶等擇以三年三月十八日大葬於吳縣上沙之新阡既請少詹事錢君大昕志於幽篁復屬和以陞道之文公名沅字穉蓀

諱禮父諱鏞咸以惇德篤行重於鄉閭三代歷次邀恩封贈皆如公官公少孤資性穎悟六歲母張太夫人授以毛詩離騷過目成誦十歲明聲韻十五能詩從長洲沈宗伯德潛惠徵君棟游學業益深遂二十二歲北行寓保陽總督方恪敏公有國士之目乾隆十八

年順天鄉試中式又二年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大學士富察文忠公戶部尚書汪文端公皆以公輔期之二十五年成進士以一甲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九年擢左中允明年陞翰林院侍讀充日講

官起居注教習庶吉士三十一年充會試同考官尋轉左庶子上知公可大用特授甘肅學政秦階道旋調安肅道三十六年奉

旨授陝西按察使時翠華東幸觀於行在上詢甘肅亢旱情形據實陳奏有旨諭督臣加意賑恤並豁免通省積欠四百萬十月擢陝西布政使十

二月護巡撫印務時征四川大小金川京營及各省之兵先後入蜀道取潼關及南北棧公調運糧餉夫驛撥解軍火器械安設臺站源源協

應民閒一無紛擾三十八年五月河洛渭三水並漲朝邑被衝分別賑恤全活甚眾十二月授陝西巡撫三十九年春旱虔禱於太白山遣官

取水靈湫雨立應請旨加封昭靈普潤太白山神又勸西安八旗馬廠空地與平整屋扶風武功四縣者四百八十餘頃悉募民開墾歲納租賦爲八旗賞卹之需重修華嶽廟暨漢唐以來名蹟又以秦中碑版最多萃而置之府學

俾毋散佚潛涇陽龍洞渠灌溉民田并墾提標五營牧廠地一百七十餘頃歸於實用是時陝西鄉試嘉峪關外鎮西迪化府州士子雲集請照雲貴之例毋論鄉會試每人給予驛馬元聖周公墓在咸陽縣北畢原有姬姓奉祀生一人援曲阜東野氏之例置五經博士一員請世襲并奉文武成康四王陵祀報可

是年十二月丁張太夫人憂回籍明年十月陝西巡撫員缺奉旨畢沅前在西安最久熟悉情形且守制將屆一年著前往署理四十六年甘肅河州番回相仇殺傷及蘭州知府副將聞警卽屬提督馬彪西安將軍伍彌泰等統滿漢兵討之繼聞陷河州府城又檄延綏興漢二鎮一由固原平涼一由略陽鞏秦分道並入適

上命大學士章嘉文成公督剿蹙之化林坪賊遂平四十九年四月甘肅平涼番回復亂由靖遠渡河破通渭掠靜甯及隆德莊浪盤踞底店石峯堡公先調滿漢三千五百名赴剿并請發京營勁旅

上仍命文成公偕富察文襄公領健銳火器兩營兵進剿公告以先清底店則石峯堡勢孤無援可立奏功文襄公如其言番回窮蹙乞命械赴京師先是西安省城日久頽圯修築三年而工畢并修潼關城堞鞏固崇

藏各外藩朝貢所經請帑興修速三年而工畢并修潼關城堞鞏固崇隆迴踰於舊五十年正月進京陛見調河南巡撫豫省頻旱又水溢沿河田舍被淹公請截漕二十萬石平市價以濟民食未完錢糧倉穀請

全豁免且分別加賑展賑奉旨所恩周到調汝可謂得人如此盡心民瘼或邀天祐朕爲彼一方民慰幸也并增給三十萬石以賑之十月同文成公勘驗高家寨挑水壩各工訖事赴桐柏山尋訪淮源具圖覆奏蒙

賜御製淮源記五十二年六月河決睢州督率司道往來搶護會文成公亦至於河分溜處斜築挑壩遏溜歸河五十三年河北懷慶三府雨

稀麥收薄遵旨撥運麥穀十萬石減價平糶又令常平社倉各米不拘常例糶借兼行民食賴以充又疏濬衛源之百泉懷慶之丹河九道堰及近太行山

向有泉源者俾夫以工受直而田亦收灌漑之利時夏秋多雨漢江及洞庭鄱陽諸水俱驟漲出江以截江流故江水亦騰涌決荊州堤潰城

而入幸旨授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發銀一百萬兩爲工賑之用八月抵荊



州同文成公勦潰決緣由蓋因江自松滋而下至荊州萬成堤折而東北流本窄又有舊金洲沙長數里以障其南兼之盛漲無所宣洩直注堤根潰決實由於此乃盡剷洲旁蘆葦於對岸楊林洲斜築土壩並築雞嘴石壩逼溜南趨以刷洲沙無致壅遏而北於是城堤皆足保護矣又請修城中文武衙署兵民房屋並請賑被災戶口其外二十九州縣之同淹者分別輕重確勘撫卹窮民均令赴工力作以資代賑奏入

旨嘉獎五十四年三月勘襄陽老龍堤添築挑溜石壩九月又勘估常德石壩堤工明年奏修復潛江仙人堤條議銅運過境章程一銅船宜雇募堅固二銅斤宜過秤足數三險灘宜預趨避四水摸工價宜酌水勢加添五防範水摸偷竊又勘四川至湖北江中各灘由險改平者十

二由平改險者六新增險灘五雲南銅運始獲安行先是湖北上下汰修贖賄賄吏治廢弛皆因風日盜兇悍上故以整頓屬公公緝盜賊嚴刁訟清庶獄年餘審結大小一千五百餘案而遠界秦蜀者奸宄尚未盡除五十九年八月陝西之安康四川之大甯邪教起皆稱傳教由湖北公馳赴襄陽訊辦有旨降補山東巡撫是秋河南衛心二河水溢及山東沿河州縣奉

旨加兩倍賑卹公請將本年漕米蠲免復遴員分赴豐收處接價糴買運至災屬存貯備明年春夏開平糶之用奉旨此番可謂用力六十年正月仍授湖廣總督即赴新任時先有恩旨以明年歸政各省民欠銀穀令督撫查數奏請豁免公臨去任將山東積欠四百八十七萬常社米穀五十萬四千餘石悉奏蠲之不肯

遷延諉謝也二月次襄城聞貴州銅仁苗民石柳鄧湖南永綏苗民石三保等四出鈔掠馳赴常德奉旨令駐劄常德適中之地為後路應援是時乾州鳳凰廳諸處盡為賊藪且聞永綏雲南及湖廣官兵分駐鎮守轉餉甚急公令長沙岳陽常德澧州荆門州各屬先儘常社兩倉存穀刻期碾運辰州轉解軍營且令雇船從順江以達五溪較用夫背負為便而辰谿崖門皆以上多苗寨派文武能事者駐兵防護運道始為周密其辰州以下逃徙各商給予口食安置鄰近苗寨州縣團練鄉勇協力堵防北省之鶴峯來鳳宣恩各隘口添兵分駐兼為保靖後路聲援連奉溫旨褒美旋抵辰州檄鎮鎮駐兵澧溪搜捕宜昌鎮兵由保靖直向

永綏熟苗有被脅者准其自首示以若先效順候事平分給逆苗田產又賞給銀布米糧以散其黨繼聞永綏圖解即在花園隆圍一路按設

臺站六省之師每日供支數萬源源相繼迅速周詳上聞而益嘉之自三月至八月乾州苗民五百餘寨先後詣辰乞降公便坐傳見不設兵衛導以朝廷威德勉令自新羣苗涕泣叩頭去迄無

一反側者嘉慶元年湖北賊起詭稱白蓮教宜都長陽各縣數千人為應公赴枝江調兵搜剿連破蕭家巖果子山各寨擒斬千餘賊竄山北而宜昌別有賊數千分擾遠安東湖當陽復調河南南陽陝西興漢二鎮兵往援未至當陽陷隨統官兵募鄉勇與前護軍統領舒亮進圍之

編審民戶二分撥營兵三裁撤鄉勇四賑卹良民五旌獎忠節六修建城垣其他儲備徵發供支策應遠近紆籌髮為之頓白又委員攜銀米分赴村莊安撫難民免使賊誘奏入奉旨此計是正宜如此又奉

旨畢沅前此勦洗當陽肅清縣治著有勞績不可不加懋賞著賞給輕車都尉世職用昭優獎其冬賊之在宜都宜昌者將窺陝蜀上發京營健銳火器兵二千山東直隸兵二千來合剿公既奏調山陝馬二千匹又令人赴邊買三千餘匹解送大營濟用時賊勢蔓延而乾

州已復因密奏逆苗苗石三保等就擒石柳鄧雖在旦晚可獲以十萬之眾駐守環攻苗人見有重兵生計無資賊首反得從中煽誘不若乘其窮蹙予以自新而於四面要路派兵防守且就降苗內擇其趨捷者以苗攻苗不至再煩兵力撤出官兵併剿襄陽宜昌諸賊自可即日掃除上下其章於軍中皆以為宜十二月官兵破平隴斬石柳鄧復擒吳廷義等於是將軍明亮酌撤官兵前赴達州宜昌軍威大振明年公遵旨留駐辰州綜攬南北諸軍事初微紛沓心規手畫久歷蠻荒炎天瘴毒積勞成疾初患眩暈手足不仁繼瘍生於背病聞降旨慰問命以安心調攝賜之丹藥而已莫能療矣七月初三日卒於官舍年六十有八公配汪氏誥贈一品夫人早卒終身不復娶長子念曾亦先歿孫二蘭慶芝祥次子嵩珠郭珠曾孫二永滋景緒俱幼女四一適陳曙一字素口一字衍聖公孔慶緒一未字公自係直內廷習於朝章國故少為裘文達公所知會試出蔣文恪公門下明通闊達兼有兩公之長出仕西陲時拓地二萬餘里名臣宿將來往邊徼

皆與之上下誦詒。且掌新經費局。行軍轉餉諸利弊。貫熟悉。故四川陝西湖廣軍務。頻仍而公兼權熟計。經理裕如。自以文學經濟上結主知。不肯有所附麗。旌節所至。盡心國事。勤求民隱。至於二十六年。蓋歷省督撫中。未有如是專且久者。公每入覲。輒命在南書房和詩。備顧問。所進古器物。

御製詩文紀之。又撰進關中勝蹟圖志。

詔錄入四庫全書。

太上皇帝授寶歸政恭進典詮一篇。典雅得體。資賞優渥。前後所賜御筆。蟬聯詩屬。振指荷包諸物。不可勝紀。天性孝友。迎張太夫人至西安。

官署。先意承歡。靡間晨夕。及丁憂。回籍適。

上南巡。迎鑾詢及家事。承母氏教養。始得成立。

上嘉歎。賜經訓克家額以褒之。友愛二弟。始終弗替。聞不足。輟俸以濟。

督教諸姪。鄉試中式者三人。由諸生拔貢者一人。嘗謂為政貴識大體。

治尚簡靜。故洞悉屬員。賢否而不以機智鉤距。不以科條繳繞。望之溫。

然無內外大小。皆取之以恩。人服其寬。樂為之用。為於朋黨。愛才下士。

老友如中書吳泰來。侍讀嚴長明。編修程晉芳。諸人招致幕府。流連文。

酒名流。翕集望若登仙。學士邵晉涵。編修洪亮吉。山東兗沂道孫星衍。

咸以博學工文。前後受知門下。情誼周摯。其餘藉獎。借以成名者甚多。

少嗜著述。至老不輟。所撰續資治通鑑。史籍考。並靈巖山人詩文集。又

關中中州山東金石記。河間書畫錄。其若干卷。每遇古書善本校而錄。

之。若山海經。夏小正。說文解字。舊唐書。釋名。疏證。三輔黃圖。太康地志。王

隱地道志。晉書地理志。新補正。道德經考異。又若干卷。時賢皆奉為秘

寶。公仕宦日久。太倉舊宅傾圯。丁憂時。移居蘇州。又於靈巖山建

御書閣。以奉賜書。故自號靈巖山人。晚年得山後。陸氏水木明瑟園。

將葺。為退老計。未果。今蘭慶等卜宅兆於此。亦公之志也。夫親與公鄉

試同年。同直軍機處。又為西安按察使。知公行事為詳。庸敢擬其關於

軍國之大者。勒諸貞石。以示後世。餘已載少詹事之志。故不備書。銘曰。

保釐之德。綏綏於南方。文昌華蓋。錫獎垂光。始以文學。馳譽殿廡。繼以勳

業。播績封疆。經文緯武。用綏戎行。仁風萬里。澤覃湖湘。苗民逆命。兼患

機槍。爰親旗鼓。爰時餼糧。速彼羣醜。卽我錄斯。潢池未殄。星隕其芒。

九重嗟悼。昭示旂常。率晉公孤率。

賜綸章。卜茲吉兆。上沙之陽。水木明瑟。冠於江鄉。左鄰靈巖。

宸翰所藏。星輝燦爛。下臨重岡。公騎箕尾。談蕩翱翔。恩榮百世。雲祇之

慶。

又畢宮保遺事 洪亮吉

畢宮保名沅。鎮洋人。以湖廣總督辦理湖南紅苗。復接辦湖北教匪。往

返。籌餉及銷核軍需。各項嘉慶二年六月。以勞卒于辰州軍營。有

旨加太子太保。諭祭葬。其遺孤乞錢詹事大昕。王侍郎昶立傳及墓道

碑。本末悉具。今特錄遺事數則。得之翰林同官及公所自言與余所親

見者。公生平之學。其得力處在能事諸人。然公遺際實亦半由此。乾

隆庚辰。公會試。未揭曉前一日。公與同年諸君重光。重君鳳三。皆以中

書值軍機。諸當西苑夜直。日未晨。諸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代直。公問

故則曰。余輩向善書。倘獲侍。可望前列。須回寓。偃息并候榜發耳。湘

衡法中下。即中式。詎有一甲望耶。湘衡者。公字也。語竟。二人者徑出不

顧。公不得已為代直。日晡。忽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

田事宜。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開。

上方欲興屯田。及殿試發策。試新貢士。即及之。公經學屯田二策。條對

獨詳核。遂由擬進第四人。改第一。諸君次之。重君名第十一。蓋是年讀

卷官。察尚書。慈田奏殿試。佳卷獨多。故進呈有十二本。非故事也。在翰

林六載。以久次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值

上耕籍田。講官惟籍田侍班與御座最近。先是。勵編修守謙侍班。日行

立敬。斜

特旨申飭。是日復應勵侍班。勵嘗甚。知講官中惟公易制。先一夕走公

寓曰。明日必須君代我。我業語君。即歸開戶臥。倘誤不任咎也。公亦不

得已代之。翌日。

上三推畢。回坐御帳中。諸大臣依次出耕籍田。在

上前者。僅講官四員耳。

上忽語曰。布穀數勝一耶。二耶。公立班在前。即出奏曰。布穀即戴勝。

上是之。因詢甲第。又知為第一人。因諭曰。汝能詩乎。對曰。翰林職也。

上喜。即以戴勝降于桑。命題。公頃刻成五言八韵詩呈進。

上稱善。遂有意擢用矣。及已官巡撫。復值

上耕籍田。語諸大臣曰。朕于此曾拔擢一人。蓋指公也。公性寬平。官陝

西人諸細事。或弛廢適

上命原任大學士李公侍堯。以三品銜署理陝甘總督。駐西安。久不去。



憲欲翻駁數案。及鈎考諸屬吏。公以李故相也。不敢與鈎體。每日平明。即撤儀從上。謁到皆在司道前。李知公之敬已也。屬威嚴。不得發。留數日。意不憚。馳去。于是諸惕息者始安。嗣李以重罪逮入都。公送之獨遠。復執手流涕。乃別。李在刑部獄。語人曰。一路來。愛我者惟畢公耳。公之處同官。友朋類皆若此。然人不能學也。公愛士尤篤。聞有一藝長。必馳幣聘。請惟恐其不來。則厚資給之。余與孫兵備星衍留幕府最久。皆擢第後始散去。孫君見幕府事不如意者。喜慢罵人。一署中疾之若讎。嚴侍讀長明等。輒爲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孫某者。眾即搗堂大散。公見之不悅。曰。我所延客。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與其處。則亦有法。因別構一室處孫。館數倍于前。諸人益不平。亦無如何也。公軍旅非所長。又易爲屬吏。欺蔽卒以是被累。身後田產資畜皆沒入官云。

（碑傳集卷七十三）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誌銘

嘉慶二年秋七月庚午。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輕車都尉鎮洋畢公以疾終於辰陽行館。公久在行間。勛勞懋著。及移駐楚南。籌畫善後之策。苗境救寧。上聞公積勞遘疾。手足不仁。卽馳賜上藥。諭以安心調攝。公自念受恩深重。且當三楚多事。不敢以私誤公力疾視事。有加無瘳。遂致不起。遺疏入告。九重軫恤。加贈太子太保。諭祭如禮。文通武達。生榮死哀。可謂令德考終也已。諸孤奉公匱歸吳門里第。越明年三月十有八日。卜新阡於吳縣靈巖鄉上沙里。以元配汪夫人附禮也。大昕與公同里閭。先後入館閣。論文道古。數共晨夕。晚歲雖雲泥分隔。而公不忘久要。書問屢至。每有撰述。必先寄示。茲諸孤述遺言。請文刻諸貞石。大昕泣然不敢辭。按狀公諱沅。字縉衡。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先世居徽之休寧。明季避地蘇之崑山。又徙太倉州。後析置鎮洋縣。遂占籍焉。曾大父泰來公。大父見峯公。父素庵公。皆厚德敦行。識者謂其後必大。公自少穎悟。甫六歲。母張太夫人手授毛詩。離騷。過目卽成誦。十歲審聲韻。十二習制舉義。十五能詩。稍長。讀書

靈巖山從沈文毅公德潛惠徵君棟游學業益進弱冠後游京師乾隆十八年中順天鄉試又四年授內閣中書大學士傅文忠公一見器重即令入直軍機處公諫習掌故治事識大體樞庭諸公咸以公輔期之二十五年會試中式名在第二及廷對縱橫數千言議論剴切

上親擢第一是歲始定新進士前十名於讀卷日引見公儀觀秀偉進止有度天顏甚喜臚唱授翰林院修撰館中經進文字多出公手皆典重有體遷右春坊右中允再遷翰林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轉左春坊左庶子三十二年

上親耕藉田御觀稼臺公侍直奏對稱旨宣示御製詩給筆札令廣和詩成進覽稱善是冬授甘肅秦階道召見諭曰汝軍機舊屬達於政治不徒文學優長也到官卽畱辦新疆經費局又從總督出嘉峪關察勘屯田自木壘河至吉木薩往返數萬里途中多紀行詠古之篇尋調安肅道三十六年擢陝西按察使入覲具言甘肅頻年苦旱狀有旨諭督臣加意賑卹并免積欠四百萬兩尋擢陝西布政使兼護巡撫印務時大兵征金川由陝入蜀公督理臺站饋餉

充足三十八年河渭洛三水溢入朝邑界公馳往分別賑卹全活甚衆擢陝西巡撫歲旱騰太白山得甘雨清理八旗及提標馬厰空地募民開墾納賦爲賞卹之用又奏修西嶽廟及元聖周公墓訪其後裔置五經博士一人以奉祀事潘涇陽龍洞渠在陝六載兼署西安將軍者再署陝甘總督者一特賜戴孔雀翎恩遇之隆漢大臣莫及焉丁張太夫人艱甫及一年上以陝西任重復起公署巡撫事會甘肅回賊陷河州逼蘭州城公檄調滿漢兵先後赴援又請簡八旗勁旅令大臣總統援應及事平上曰畢某在陝西聞甘省逆賊滋事卽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實屬可嘉着賞給一品頂帶其後平涼逆匪復倡亂攻掠通渭靜寧驛道梗塞公復調兵助剿又分兵出關道繞其後俾不得他竄公之盡心國事不分畛域多此類也五十年調河南巡撫是時河南北頻年苦旱而河水泛溢壞民田廬舍公既受命卽奏請截畱漕運以平市價諸州縣被災戶展賑兩月其徵收未完銀米視被災分數或全免或緩徵俱得允行自後積水漸消雨暘應歲獲豐稔又奉命詣桐柏山求淮源公躬履嶺崑尋其脈絡繪圖以進特蒙嘉獎御製淮源



記述其事。尋賞穿黃馬褂、擢湖廣總督。未行，以伊陽拒捕案被議，仍留巡撫任。五十二年，河決睢州，溢寧陵、商邱、永城、鹿邑、柘城諸縣。詔大學士阿文成公臨視，會同籌畫。自夏迄冬，凡五閱月而歲事撫卹災黎、蠲緩借種、全活無算。明年，河北三郡旱，遵旨撥運米麥，減價平糶。又濬治百泉、丹河、九道堰，引水溉田。尋授湖廣總督。時江水異漲，溢入荊州城，下游州縣亦多淹沒。訪得江心有害金洲，阻塞水道，爲上游之害，亟命拔去。蘆葦居民毋得占據，仍於北岸築堤，遏溜南趨，以資保護。賑卹被淹人戶，城垣堤岸衙署兵房次第修葺。又革除鹽課陋規，禁絕私販，每歲溢銷十數萬引。五十九年，入覲天津，行在賜御製詩，隨於帷次廣和自陳早衰多病，乞京職自效。溫諭不允。是秋，以湖北姦民傳教案，左遷山東巡撫。臨清館陶諸州縣被水，遵旨加兩倍賑卹，豁免秋糧。及本年清米，委員於豐收處糴糧食存貯，以備來歲平糶。六十年春，恩詔普免各省民欠，公查出東省節年所欠正耗銀四百八十七萬有奇，常平社倉米穀五十萬有奇，咸奏除之。時已得再任湖督之命，拜奏而後行。其勇於任事，無遲延顧望如此。初入楚境，聞苗疆有警，卽馳赴常德，籌畫轉餉。既而大

學士嘉勇公福公，四川總督和公先後到楚，檄調六省兵會剿，供支日不下數萬。公移駐辰州，督運軍儲，輸將相繼。大兵旣擒首逆吳半生等，乾州、永順、永綏、保靖諸苗五百餘寨先後詣辰乞降。公承詔撫諭，咸感泣叩頭而去。嘉慶元年春，湖北枝江賊起，詭稱白蓮教，而宜都、長陽、長樂教匪一時應和，四出焚掠。公馳赴枝江，與巡撫惠公調兵進剿，連破蕭家巖、栗子山、長嶺沖諸寨。時北省標營兵皆調赴苗疆，姦民乘虛誘集匪徒，分擾諸縣。當陽、保康、京鳳、竹山相繼失陷。詔諸大帥分路攻剿，而公與將軍舒公攻當陽，卽遣驍勇扼山隘，殲其外援三千人。賊悉力死守，公親督將士，以火箭、火彈射入城中，燒其礮臺及蓄聚。七月克東門，賊退守西北，復擊殺賊二千餘人，擒其僞帥，縣境悉平。事聞，賜資優渥，賞輕車都尉世職。復馳至襄陽，督同鎮道邀擊賊於青河口，破之。時征苗大學士貝子福公、總督和公相繼徂謝，公密奏乾州已復，首逆就擒，惟石柳鄧未獲，而以十萬之衆駐守蠻瘴，苗人見有重兵，生計無資，石逆轉得從中煽誘，不若因其窮困，許以自新，酌節裁撤苗寨官兵，而於四面設兵防守，其有出外滋事及同類脅役者，用以苗攻苗之法，可不再煩兵力。詔下其章於

軍中議之。未幾，大兵破平隄，斬石柳鄧等，遂詔公馳往湖南，籌議善後及撤兵事。二年春，抵乾州，周歷三眼、撫、兩苗寨，清釐民苗地畝，給還耕種，咸伏地感泣，各歸生業。各省兵亦次第撤回。公遵旨留駐辰州，與巡撫姜公提督鄂公會奏，請移提督駐辰州，而以辰州協駐乾州，洞庭協駐常德。又於花園汛添設一鎮，以承綏協、保靖營隸之。它要隘之處，撥兵屯守，聯絡控制。其苗寨酌設土弁，以資約束。又估修城堡，營房，賑撫難民，卹贈殉難官弁及紳士、婦女，皆得旨勅部議行。而公以炎瘴致疾，食少事煩，未極大年。此海內識與不識，靡不驚但墮淚者也。公識量闊遠，喜愠不形於色。遇僚屬以禮，議事不執己見，人人皆得盡其言。若大疑難事，衆莫識所指者，公沈幾立斷，雖萬口不能奪。久莅方面，職事修舉，不以察察爲明，亦不以煦煦要譽。所薦拔多至大僚，或在同列，亦未嘗引爲己功。公天性純孝，既貴，自傷祿不逮養，賴母氏教誨成立，迎養官齋，修潔白之膳。及張太夫人棄世，遇諱日，哀慕出涕。嘗陳情上前，御賜經訓克家四大字，隨於靈巖南麓築樓以奉。御書旁建張太夫人祠堂，俾子孫毋忘所自。與竹癡、梅泉兩弟友愛無間，視諸姪如己子。兩妹早寡，爲置產贍其孤甥。

俾克有成。生平篤於故舊，尤好汲引後進，一時名儒才士多招致幕府，公務之暇，詩酒唱酬，登其門者以爲榮。性好著書，雖官至極品，鉛槧未嘗去手。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傳經表之作。謂文字當宗許氏，故有經典文字辨正書及音同義異辨之作。謂編年之史莫善於陳水、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於薛王，而所見書籍猶未備，且不無詳南畧北之病，乃博稽羣書，攷證正史，手自裁定，始末訖元，爲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別爲攷異附於本條之下。凡四易稿而成。謂史學當究流別，故有史籍攷之作。謂史學必通地理，故於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皆有校注。又有關中勝蹟圖記、西安府志之作。謂金石可證經史，官訪所至，搜羅尤博，有關中、中州、山左金石記。詩文下筆立成，不拘一格，要自運性靈，不違大雅之旨。有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卷、文集八卷。公生於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春秋六十有八。汪夫人淑慎有德，候補知府□□女。先公三十年卒。子三人，念曾，候補員外郎，早沒。次嵩珠，一品廕生，候補員外郎。次鄂珠，候補員外郎。女四人，長適陳曙，次許字素□□，次許字孔慶銘，次未許字。孫二人，蘭慶，承襲二等輕車都尉。芝祥，候選員外郎。曾孫二人，銘曰。

咨牧命度、分陝裂周。十連有帥、統小諸侯。魏晉暨唐、職均名別。都督總管、節度觀察。峴首羊杜、秦塞范韓。先後禦侮、爲國屏垣。猗與畢公、懋德之裔。文章潤身、溫飽非志。南宮首選、北闕臚傳。風度凝重、儼若神仙。智方行

圖、明體達用。三館楷模、中朝梁棟。

帝曰汝諧、試之監司。盤根錯節、利器無虧。乃撫三秦、冰澄月朗。籌邊餉軍、萬里指掌。乃撫汴洛、載修河渠。荒政具舉、黔首以蘇。乃撫齊魯、正躬率下。廣宣皇仁、民抃而舞。江漢之游、控扼蠻荆。公督餽餉、士飽馬騰。潢池偶警、親提桴鼓。胥有甲兵、人百其武。負嶠猶關、一鼓而殲。露布星馳、錫命用占。苗逆已擒、苗民來格。公承廟謨、爲永久策。出入叢菁、涉歷瘴雲。遮道羅拜、共載尊親。迺撤獵貅、迺設屯戍。歲歲問驚、藩籬孔固。大星忽隕、梁木其傾。楓宸悼惜、崇班晉膺。公之思榮、勲名終始。頒祭尚方、澤及孫子。硯山之陽、水木明瑟。某水某邱、舊游芳躅。并桴是卜、公其樂茲。我文紀實、或無媿詞。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二



清儒碑傳集

卷一〇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六

朱筠

孫星衍

朱先生筠行狀 先生姓朱諱筠字竹君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居浙江蕭山父文炳入順天籍為諸生官陝西盤屋縣知縣封中憲大夫福建糧巡道贈光祿大夫先生以雍正七年六月生於盤屋有兩兄一弟九歲入都十三歲通五經有文名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明年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越四年授職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三十二年冬授贊善明年大考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四年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其秋督學安徽三十八年以生員欠考事降級奉旨朱筠學問尚優加恩授編修

命總纂日下舊聞兼四庫全書館纂修事四十四年督學福建凡充辛巳己丑辛卯科會試同考官及戊子科鄉試同考官卒於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三先生少英異至性過人與弟文正公珪俱擅文名為鉅公契賞及丁父憂服闋不肯出仕欲為名山大川之游會文正公入覲上詢及先生乃不敢引疾謂弟曰汝敗我雅興矣先生以南宋已來說經之學多蹈虛或釋以釋氏宗旨明儒學無淵源矯枉不得其正又牽于制義聲律而經學放絕焉國朝顧氏炎武閻氏若璩雖創通大義惠氏士奇父子抱殘守缺而獨學者尚未殷盛先生以為經學本于文字訓詁又必由博反約周公作兩雅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僅存于是刊布許氏說文於安徽以教士復奏請采錄永樂大典逸書上覽奏異之適命開四庫全書館御製詩以紀其事又以十三經文字傳寫講外奏請仿漢嘉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立石太學奉諭緩辦因著十三經文字同異若干卷藏于家于是皖閩之士聞緒言餘論始知講求根柢之學四海好學能文者俱慕從先生游而戴徵君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諸人深于經術訓詁之學未遇時皆在先其門寒賤有一善譽之如不容口其在都載酒問字者車轍斷衢路所至之處從游百數十人既資深望重則大言翰林以讀書立品為職不

能趨謁勢要時相大學士金壇于文襄公頗專擅進退天下士先生引翰林稱後輩故事呼以于老先生又長揖無屈一膝禮議館事不肯私宅相見時相既不樂乃言于

上以為辦書遲緩上深知而保持之命促之而已其督學安徽旌表婺源故士江永汪紱等祠其主于鄉賢以勸模學之士在福建與弟珪相代一時傳為盛事而閩士攀轅走送者數百里不絕時士人饋一石積試院成山起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其後文正主持文教海內名流皆以暗中索拔多先生所賞契者故世稱據經好古之士為朱派云先生窮年考古兼好金石文字謂可證佐經史為文仿遺淵雲尤長於敘事書法參通六書有隋以前體格藏書萬卷坐客常滿譚辨傾倒一世手不持珠玉每言古之君子必佩玉今之小人必佩玉所至名山川搜奇攬勝都人士傳誦吟咏至今不輟蓋郭林宗之識士鄭康成之通經兼而有之矣子二長錫貞福建鹽場大使次錫庚山西候補直隸州知州錫庚能讀父書亦以耿介取忤于流俗孫五人星衍不識先生而受知文正與先生子錫庚交最久故深悉先生學行具列事實如右敢布告於史館以備述儒林者采錄焉謹狀

又朱竹君先生別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八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故降為編修初先生為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為疎偶奇士及在安徽會

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不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陳搜輯之道甚備時劉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為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

四庫全書館自是啟矣先生還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獨不造謁又時持館中事與意忤文襄大憾一日見

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



上使其弟珪代之。還數月遂卒。先生為人坦無城府。內友于兄弟。外好交游。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過輒掩覆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辰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聞強識。不衰時。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橫。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包。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為學使時。遇教官諸生賢者。親若同輩。勸人為學。先識字語。意殷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未就。有詩文集若干卷。

姚鼎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其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志誠。偉矣。豈第欲為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以酒致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益衰。而先生歿。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徵。福建每攜賓從。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聞至山中。厓谷輒見先生。題名想見之焉。

又朱先生墓誌銘

乾隆四十六年夏六月戊戌。大興朱先生終于日南坊之里第。門人會稽章學誠於時遠遊畿南。聞赴為位而哭。心喪之中。思撰先生遺事。梯叢綫緝。未有端緒。明春三月。孤錫自等。卜葬先生于宛平二老莊之原。俾學誠為之誌銘。學誠痛失聲曰。嗚呼。小子尚忍銘哉。歲在戊戌。先生五十初度之辰。諸弟子相與舉觴。上壽。學誠從為之辭。既屬草進。先生顧而頷之。于是小子質言無諱。先生辱許。小子若得終事百年。小子尚可勒銘幽室矣。乎。先生笑曰。可哉。人事固不可知。脫子一旦先我而逝。我能銘子不朽。函丈之閒。戲言爾。豈意今日如受先生命邪。先生之詳學。誠別為之傳。金石銘刻。例尚謹嚴。書其大端。示久遠云。誌曰。

清興百四十年。昌運既開。人文蔚起。極其能事。無論兩漢三唐。顧風會所趨。祈禱斯別。偏畸真偽。錯出互峙。名蕩氣騰。伊昔為然。先生生雍正七年。自幼以長。

國家適當奕葉重熙。廟制作軒揭天地。而山林枯槁之士。淪露疏性。與夫世傳舊法。專門名家。數十年來。莫不彙萃都下。于是始稱極盛。先生世家京師。高挹俯瞻。富有日新。發為文章。成其家言。以謂有意為工。規矩法古。與夫動心毀譽。希名後世。學人有一于斯。縱極精能。根柢已淺。何取立言。以故有所述作。心竭乎理。手請于心。如不得已。懷於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為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絢春拭秋。纖縷鉅拓。陶

治萬象。不為一律。並能令氣之至。符心之初。嗚呼。蓋自有宋歐陽氏以來。未有如是其才者也。先生于學。無所不窺。取給為文。咸得大旨。不名流別。聽治專家。至於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並主漢人之學。以謂與作聰明。甯為墨守。惟文章經世。聞見猥陋。不足成家。精專又不可。以旁涉。漢人不能無失。近古得之者多。守先待後。不過如是。然一時絕學。孤詣進退。古人自名家。學其閒。甘苦疾徐。無能共喻。進見先生。皆能。燦然有以相發。蓋先生得天者全。力所未至。不用人事穿鑿。轉得大意。誇多務名。守陋自是。之徒。或從非且議之。於先生無損益也。先生著聲。施早自三十年。許天下。聞先生名。以為荷學耆德。及既見止。爽然自忘。宏獎士類。後生小子。一藝之長。或未及然。者假借稱譽。過於所試。難得。汰許之。謂不自屑也。前後從游。凡數百人。因材施教。拓越畦畛。風旋雲迴。句神萌坼。比於樹藝。無論拱把。以至百圍。咸達其性。無有天閼。其閒。蘭若葭葦。自為春秋。雨露施行。不自為費。尤急人危難。緩急之告。輒若。身受宛轉。崎嶇。為盡心。門下之士。或有肯而馳者。猝遇險巇。復求拯。援先生一皆應之。如無聞見。天性恬退。威惕利疚。不騁於心。歷官安徽。福建。學政。輟車所至。遇邱壑佳勝。慨然有終老意。自云。聲華富貴。視之。泊如。所不自解。免者。情耳。文章山水。詩酒賓客。縱意所如。欣慨奇法。世士莫能測也。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學者稱為竹河先生。其先浙。江蕭山人。曾祖諱必名。始家于京師。祖諱登俊。中書科中書舍人。父諱。文炳。陝西盤屋知縣。三世俱以先生弟貴。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伯兄堂。大荔縣丞。仲見垣。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翰林侍讀學士。提督福建學政。先生以乾隆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應翰林編修。右贊善。日講起居注官。翰林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務。提督安徽學政。史議降級。再授翰林編修。提督福建學政。秩滿還。翰林充乾隆辛巳會試。戊子順天鄉試。已丑辛卯會試。同考官。庚寅福。建鄉試主考官。方略三通纂修官。日下舊聞總纂官。終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夏六月。距生雍正七年。已酉夏六月。春秋五十有三。配淑人王氏。奉天府經歷。加道銜。寶坻王詢女。男子二人。長錫。次錫庚。俱府學生。女子五人。故候選布政使。經陽湖龔怡。內閣中書舍人。通州魏紹。源。國子監生。天津徐煥。府學生。大興翁樹端。其婿也。幼者未字。孫男子。二人。瀟湘。孫女子一人。先生孝友。式於家庭。年弱冠。偕仲兄。季弟先後。並舉巍科。又與季弟同官翰林。文望著於一時。名徹。

九重四方學者仰如威麟儀鳳昆仲開以道義文學相師友愉愉如也
長清公晚歲齋居玩浮屠說學士公退之暇輒喜道引吐納以爲課效
學誠嘗謂先生仲氏近佛季氏近神仙家言先生折中於儒學者乎
先生莞爾笑曰自不可已耳強立儒名我其拘耶銘曰
惟學與文古一本力不能兼自晚近江河日下趨益甚誰其砥柱立千
仞先生翔鳳辟鷹隼聲色不示惟靜鎮先強後出互角奮暇觀袖手惟
一哂海涵川匯畜後進不忍蛟螭別蚯蚓樹人樹木勤培養元氣益然
迴瘠疾川鍾嶽孕理不素其來有自去何迅造化精靈如欲各誰當攝
首爲天問

賜進士出身國子監典簿候選知縣章學誠謹撰

又從遊記

乾隆四十六年夏威自西曹乞假將歸未及行而哭筭河先生於癡
呼奈何天奪先生之速邪先生學富而不盡洩其奇器大而末及宏其
用友偏天下而難語知心年過五十而亟稱已老又不幸而止於是若
是者何邪先生之名當世莫不聞先生之歿奔走而哀號失聲者怒焉
若喪其心之所甚難而不爲私勸也嗚呼哀哉威獲事先生十有一年
而止矣茲直南歸旅次街哀憶念先生爲人之厓略具筆於篇非徒以
識淵源之有自恩義之難忘欲使攬者想見其爲人聞風而興起庶幾
先生之志未移於地云爾

先生弱冠博綜羣書精核典故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延居賓館凡參
決大政每從諮訪先生從容諷公以古大臣之事公頷之未幾先生成
進士官翰林公喜謂曰君無復以古大臣責我老夫無能爲望君努力
耳文正公秉軸十餘年先生歲時修賀一至其門外此絕不通謁公
一日遇先生於朝呼曰獨不念老夫邪先生正容對曰今某服官非公
事不敢輒見貴人懼人之議其後也公歎息稱善不已先生由翰林
編修擢至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督筆侍從有年

上極賞其才學故事

御試試差於正大光明殿大臣閱卷錄取優異者引見次第簡用辛卯

先生試不入選

上顧問學院大學士等曰今試乃遺朱筠選中乎

特旨命不入選者一體引見蓋異數也及見

天語垂詢先生奏言試日偶得腹疾文字不能盡合程度

士齋顏遣出其冬遂有安徽學政之
命矣已因公事不如令式禮部議請三級解任還朝復命有
旨朱筠學問向優著仍以編修用旋充日下舊聞館總纂官庚子復被
命督學吾聞陸辭曰

上問曰爾猶編修邪記得擢用爾已爲四品官先生具以前事奏對
上溫諭此事不能無過茲出視學好勉爲之先生頓首謝

恩而出蓋先生受知最深且久

上意嚮用竟不獲享年以酬知遇惜哉先是庚寅先生典試吾聞閩
士聞先生實來舉手相慶是科取中鍾大受等八十五人多老生自八
十以下至五十者大半撤棘日督學阿而齋先生謂先生曰吾積歲所

拔異等之士盡歸爾網君眼光十倍於我矣先生在閩中得瘡疾劇甚
猶索觀試卷不暇侍者請止先生瞿然曰吾奉

天子命而來校士一息尚存敢忘供職耶副典試范模亭先生嘆曰至
誠君子也移坐近先生前謂曰吾爲君朗誦而君倚枕聽之其可爾先

生悅相與反覆評議又十餘日而竣事此亦足見模亭先生之不可及
也辛卯分校禮闈總裁劉文正公得一卷五策淵奧以示先生先生

曰此餘姚邵晉涵故知名士力贊公拔居第一及拆卷果邵名公問曰
學士何所見不爽如是先生曰今士之續學者某莫不與之遊讀其文

知其學如觀其面南至或失之邪凡春秋兩闈校士恒以對策爲主嘗
言以此觀士所學之淺深若持權衡以測輕重云祝學安徽以識字

通經誨士歲餘士多通六書及注疏宋言先生爲刊舊藏宋槧許氏說
文廣布學宮諸諸生曰古學權輿專在是矣每試校給賞日傳呼一生

至前必請誨再三視其意有所入然後遣去或手挾經義一編質疑論
難先生欣然爲講解常至夜分甚且越日乃罷在江南日有

詔求遺書先生悉心搜訪以獻因上言
中祕所貯永樂大典良集至重但分析篇次以四聲韻字爲部居割裂

破碎與散佚無異請
旨勅下儒臣採輯討論以還舊觀可得人閒未見書數百種

上覽奏嘉許特開
四庫全書館校理遺書及大典嘉惠藝林

御製宸章紀其事於是徵通雅之士休甯戴震等五人爲纂修官天下
學者歡欣鼓舞復知稽古之榮而天祿石渠之祕籍幾至家有其書則



先生所以贊
聖天子覃敷文教者至矣。婺源江慎修先生，歛汪雙池先生，皆品端學醇，鄉人稱為有道，著述等身，以貧困老死而汪又無後，血祀斯焉。先生上其書於
四庫館，集其鄉大夫士而語之曰：「微人為吾先文公立鄉祠，尊賢之道也。今二先生宜為位以從事祀。」夫儒者守先待後，而其鬼或不免餒而
是使者之憂抑亦梓桑之恥。歟。咸肅然興，答曰：「惟命。」先生於是擇日齋
宿，至期盛陳饗導，躬奉木主以登祠堂，匍伏祭奠成禮。維時觀者千餘
人，咸感激有泣下者。先生在江南廣延知名士居幕下，四方學者爭
往歸焉。高郵王懷祖深明六書七音之旨，旁通訓故攷據，一時賢士談
古學者皆弗及也。避禍天長，先生能為人排難解紛，跋涉往見。先生
敬禮之時，從問字實疑，未嘗以前輩體貌自居。為飛書當路，護持其家
盡力。江都汪容甫才學通敏，冠絕江南，北素傲睨，好詆譏人，輒招時忌
無能合其意者，乃負笈從先生遊。先生亦禮遇之有加，款然常若弗及
之也。先生自安徽學政罷歸，燕閑無事，日日出坐椒花吟舫，朋友門
生及四方問字之士踵接於門，闔者不能盡通，聽其自入。賓位不足，常
有循欄坐者。先生笑語酬酢，竟日無倦容。入夜客去，猶呼一二學徒入
侍，閑出果蔬佐酒，并召二子錫自錫庚列坐，歡飲不責禮儀，以為樂。
及門會稽章學誠議論如湧，泉先生樂與之語，學誠無笑，無弟子禮，見
者愕然。先生反為之破顏，不以為異。咸侍先生飲酒，酣每進言于先生，
力爭不已，繼之以哭。舉座蹙蹙不安。先生亦談笑自若，絕無忤怒之色。
武進黃景仁夙負才名，落拓來京師，從先生遊，常以老母在籍，貧不
能養為憂。先生乃為區畫，舉家入都，既至於所居之西賃屋數椽，以處
之。告諸名士愛才者，醵金若干，月餽薪米。歲暮則為母製寒衣，於是景
仁得從容翺翔日下，名益起。及先生再出視學，景仁復飄泊遠遊，老母
南歸，家徒四壁如故。士之貧而稍有才學者，以文為贊，來見先生，先
生輒以奇才異能許之，為介紹於先達，稱譽不絕口。或笑之曰：「朱先生
所稱奇才異能之士，亦指不勝屈矣。咸病其言當於夜分待坐，時請曰：『
先生當世龍門人，皆欲求士於先生，而使之聽聞不信，可乎？』先生微嘆
曰：『子亦有疑於此歟？』夫士懷才未遇，其或家貧親老，跋涉數千里而來，
若其名不獲顯，羞焉旅孤寒，未見其能有合也。且彼實有所長，吾言稍
假之耳。雖致非議，庸何傷？」都下為人文薈萃之藪，遇順天鄉試，禮部

會試時，四方至者尤盛。先生每於揭曉前，邀名士五六人為主，廣招通
人才俊應試者，擇日大會於陶然亭，開筵飲分韻賦詩，一時品藻視
為優劣。先生遊宴所至，學士大夫多從之行，或不期欣然往會之。座
無餘席。先生談論飄飄，雲飛莫不注目輕耳。每及小學家言，動如引絲
得緒，乙乙然不可中絕。聽者恆不能窺其際，迨至酒酣耳熱，則侃侃屬
詞，疎人毛髮，稍有引去者矣。六書之學，不絕如綫，近代著作家或以
楷畫效篆體為書，蓋楷法難明，倉史遺意往往從類不分，故不得不雜
篆法為之，波折縱橫，並出新意。先生深病學者不明文字所由生，其敘
刻說文推論原委，有半篇全篇之歎。故亦喜為此書，每摹勒入碑版，古
趣盎然。見者輒不能句讀。先生嘗言：「吾非嗜奇，欲得古人製字意耳。及
出視學，士爭摹效，不知故而貌襲之，詭異乖違，若瓦缶與彝鼎並陳，錯
然與螭龍同舞。」先生好古學，於金石文字尤極留意。嘗論今人讀古
人書，魚魯帝虎之譌，不可勝詰。獨金石文字，歷久如新，一可寶也。篆隸
變革之源流，瞭然可見，二可寶也。名物雜陳，詞義典實，可以翼經傳註
疏，家言三可寶也。軼事無傳，史篇多誤，斷碣殘碑，恒資考證，四可寶也。
自歐趙著錄，下逮諸家採輯，論說之書，靡不測覽。遇親故宦遊四方而
來見者，必屬目某地有吉金某地有貞石，子行必為我求之，或請紀其
目，輒走筆疾書，能詳舉其款識陰額歲月尺寸，無一爽者。先生喜黃
海之勝，兩遊焉。嘗冒雨走絕頂，見者駭歎，以為康樂之後復見斯人也。
生平所過郡縣名山水，凡足跡可及之地，無不至。至則訪摩崖舊刻，古
剎殘碑，不憚捫蘿剔藓，每得唐以上物，輒狂譁寶從，其往觀之欣賞笑
樂之聲，穿雲度壑，已乃自書題名，刻石其文，辭簡古，筆畫蒼勁，實足追
蹤古人。與世之取青媲白者大異。先生詩古文詞，並於昌黎為近。每
為人作傳誌表狀諸篇，必先進其子孫或親故，令縷述其生平事蹟，得
一二殊異者，乃喜曰：「傳神專在是矣。」不知者病其毛舉細故，及文成讀
之，始覺生動婉摯，神理逼真。嘗論作文敘事最難，數十年來，作者無足
當其意，獨於吾閩朱梅崖先生之文，輒首肯焉。先生兄弟四人，兄仲
君先生，弟石君先生，俱名進士。仲君先生出宰山左，先生與弟凡
後期翔翰苑三十餘年，文學品望並為時冠。四方學者稱二朱先生。凡
遊日下者，問奇請益，踵相接也。先生汲引後進，常若不及來學之士，一
經誘誨，莫不爭自濯磨，端品力學。時有朱門弟子之目。晚年慮門牆高
峻，務為樂易優容，於是介紹稱弟子者不下五六百人。一二儂巧之徒，

託足門下，頗招物議。先生不以爲病，蓋謂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噫！此泰山河海之所以大也。甲午，歲至京師。先生自江南歸，知旅困乃命入居椒花吟舫。南偏曰梧月松風之室。椒花吟舫中插架數萬卷，咸得稍涉獵一二。先生喜，咸用力精勤，教誨不倦。當燕閑獨處時，必呼侍坐於旁，論學談心，常至夜分不輟。遇遊宴之所，未嘗不攜與偕也。每憶冬月天街夜靜，雪光如鏡，從先生自外罷飲歸，闌無人聲，獨吾師弟子共載而行，形影不離，嗟嗟！此情此景，何日可忘？是先生不可多得之數也。歲侍先生左右四年，至戊戌成進士，官刑曹，請假歸省，乃辭先生行。而先生旋于己亥冬被命視學吾閩，適成將赴西曹供職，走謁先生於榕城，留連兩月而去。別離日多，追隨日少矣。辛丑春，先生得代還朝，咸又以疾乞假，先生戀戀不能舍，力阻其行。咸亦因事遷延月餘，竟與先生長訣矣。哀哉！時乾隆辛丑仲秋，受業龍溪李咸記於山東水驛舟次。

又朱先生學政記
乾隆三十六年，先生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學政，以十一月甲子到官。既歲考，備科考及安慶、甯卒事，用造冊誤左，遞去。在官凡二年，先生敦厚有大度，篤念故舊，然廉正無所苟。自其少時已負盛名，既迴翔翰林二十年，爲通人學士所歸宿，故所至常務扶樹道教，以人材經術名義爲急。於婺源得故歲貢生江永，故處士汪烜，上其書於朝。祀諸紫陽山，合食於朱子。於毫得陳烈女，於阜陽得張烈女，於和州得薛孝子，爲立碑冢上，率有司以特牲祭其冢，皆身不接其人，其事不領於學官，而激揚慨慕，若恐不及。旌門配祀，懃懃用光百世之下，聞其事者感焉。豈所謂樹之風聲者與？信乎大賢之德長也。先生教不一術，其要以通經習小學爲大端，凡所甄引，咸著於錄。嘗慨史文闕略，蒐所部金石遺文，得三百餘通，別爲安徽金石志三卷，拾遺刊謬，俾古事昭哲於眞文，忠公講學丹陽及元張羽奉事不屈，事尤覈。先生既被議，天子仍置諸翰林，領四庫書局，諸生樂其教而惜其去，重念古者行人之職，固以萬民之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政，因屬中次其事跡，兼仿趙商鄭志之例，釐爲四卷，俾後之教者有所取法。先生於人多所愛，故居官常過於厚，強其所不足，而慎終如始，則先生優爲之矣。旂蒙敦牂月謹敘。

論敘第一
平日所論教，活靈守一，實爲學文必自。試牘序，刊說文序，策問，經解題，請修四庫書摺子，進書諸摺子，凡成文皆集諸摺子，策問，經解題，請修四庫書摺子，進書勸屬第二，凡成文皆集諸摺子，策問，經解題，請修四庫書摺子，進書合肥包孝肅祠，四周環水，田數百畝，雜植芙蓉，葵菜之如錦，歲以租入供祀事。其末孫贊諸人久不歸，先生至祠下，一童子言之，先生戒勿洩，而所贊者爲二武生，乃於其謁也，謂之曰：爾曹皆健男子，行且爲天子侍衛者，好自愛。然爾亦知包公之能治鬼乎？吾嘗昔之夜夢王服者，深目而黝色，語我以祭田曰：自某區至於某歸汝者，若干年，春秋無所血食，明將釋憾於汝。汝生即無所畏，一旦不諱，而鬼卒桎梏曳以造於孝肅之前，其何以禦之？皆相視而驚曰：誠如公言。然此皆某祖父事，今即歸之。先生曰：果如是，亦何憂？因令有司釀金以酬其直。於是田遂歸於祠。楚人信鬼，而俗言孝肅爲冥司，故以是誦之。然先生前見孝肅像，美鬚長身，白皙，非如俗所傳者也。署廬州府知府鄭君復於先生曰：是田也，訟於官者五十年，自公一言而定，豈非下觀而化者耶？

鑒錄第三
張飛卿家文石刻，不勝其多，以其人見在，不可盡錄。

效績第四
先生在穎州，既祠張烈女，四方來觀者數千人。有二婦人植耒而歎曰：甚哉！烈女生無所異於人，今死且數十年，而光榮若是。女即不以烈死，其身終亦必死，死則曷以有今日耶？夫人不幸而遇此者，其將何以自處哉？先生聞其語，因招之使前，爲之反覆陳說，示以女子外成婦人，不敬承事其夫，其亦可矣。即不幸而夫死，子幼，助養孤，以須其成，焉其亦可矣。是不必要於死，而後爲賢也。先生辭氣溫厚，又頗通以方音，俾歸以教諭其鄉里。於是諸婦人鼓舞贊歎，或有泣者，皆叩頭而去。而江汪二君之從祀於紫陽也，其鄉有二方以童生就試，既與觀禮，乃幡然出其篋而棄之曰：是不可以言學，吾乃今知所以學矣。徑以其行勝易書數東而去。學官追之不得。

先生既謝事，布政司楊公來曰：往者士恆喜構訟，自公來而日少，及今殆絕。若是者何也？安徽土陋而人瘠，士無以自贖，而其人又生而聰明。



有才辨者也則不得不倚於訟以求食今公之教一約之於注疏說文以竭其才又量其才而揚之於人使往學焉以食其業是安微多數十百學古之人又少數十百構訟之人也即案牘日省而吾之受公賜者多先生曰是民俗之信也於吾何有哉

父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 王 孫
乾隆三十六年春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安徽學政朱筠上言伏見

皇上稽古右文勸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闕而前明永樂大典古書僅有存者宜選擇繕寫入於著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并令各州縣鑄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

上嘉之乃命開經史子集四庫全書館以大學士劉文正公統勳于文襄公敏中尙書王文莊公際華充總裁官文襄公復選翰林中書二百餘人充校對官以任之分日呈覽凡十餘年而書成藏于

文淵閣度其副于盛京

圓明園翰林院及江蘇之金山浙江之西湖復寫一分置于瓜州大觀堂分地藏弄嘉惠後學於是人文炳耀遠邁唐宋而其始實自君發之君字美叔一字竹君其先家浙之蕭山官祖必名始來京師祖登俊中書科中書舍人父文炳陝西藍屋知縣兄弟四人兄堂陝西大荔縣丞次坦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君年二十五中乾隆癸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又二年授編修歷官右贊善至侍讀學士左遷仍授編修提督福建安徽學政者二充福建主考官者一充辛巳已丑辛卯會試同考官者三充戊子順天鄉試同考官者一又充方略館通鑑輯覽三通館日下舊聞纂修官以四十六年六月某日卒於里第年五十一如貴州作元諸儒之說論史宗疎水而歷代諸史亦皆考究貫弗證其同異古文效法班史詩歌出入韓蘇取精用宏海涵山負天下承學之士趨風附景若斗之有杓芒寒色正望為歸依好宏獎後進有一技之長譽之惟恐不及掖之惟恐不至如大理寺卿陸君錫熊吏部主事程君晉芳禮部郎中任君大椿皆君所取士而黃君景仁洪君亮吉輩皆北面稱弟

子君豐頤晬面望之溫然閒以諧笑飲酒至數十斗不亂或以為道廣然於名節風義之關揚清激濁分別邪正斷斷不稍假易且欲自廁于李元禮范滂孟博之倫宰執高君之名者招之不往休以危詞君亦漠然置之故

四庫館之設君不獲與其役人或為君惜而君弗介意也君卒時余方銜恤家居聞訃位于寢門哭之又二年入都其孤錫貞錫庚來告曰先君之喪已葬于宛平二老莊之原且屬章進士誌於隧矣墓道未有刻文敢以為請余與君鄉會試皆同年又常充同考及纂修官流連文酒商榷圖史無弗同者是以世有北朱南王之目蓋其文章風節顯顯然常在心目間知君之深莫余若也因舉深知而親見者書之俾刻于石昭示來者且以志余之悲云

（碑傳集）卷四九

誥授中議大夫翰林院編修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竹君朱公神道碑

公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竹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德三公居浙蕭山之黃岡河當明洪永間德三公之曾祖福三公南宋時初居越縉自上無徵矣由德三公而下皆葬西山世業農八世至高祖諱尙綱公明末官遊擊亦不詳其地曾祖諱必名祖諱登俊起家湖廣長陽四川珙縣知縣奉官中書科中書舍人先考諱文炳年十七入籍大興爲諸生官陝西盤屋縣知縣累封至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道曾祖考三世皆

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祖妣白氏祖妣何氏馮氏先妣徐氏皆

誥贈夫人外王父諱覺民公康熙甲午舉人以珪奏請贈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外王妣史氏贈淑人先妣生予兄弟四人長兄堂原任陝西大荔縣縣丞

贈封中憲大夫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仲兄坦辛

未科進士歷官山東濟陽長清二縣知縣以公請贈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其次公行五珪其季也女兄弟六人公生而神慧長珪二歲皆生于盤屋九歲至

京師十三通五經學爲文十五文成斐然先大夫喜賜之硯其年癸亥七月先妣見背公與珪同臥起夜讀古書手鈔默誦雞鳴不休明年珪遂病而公愈強力乙丑孟冬服除應郡試府丞石首鄭公其儲擢珪第一公稍次偕謁鄭公笑曰是皆美才弟可先兄邪告之學使少司農臨桂呂公熾十二月院試呂公擢公第一試賜翼搏風歌大奇之徧告諸公明年正月大尹常州蔣公炳邀其同鄉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今侍郎莊公存興及其弟培因設筵召予兄弟面試劉公授題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驚喜明日皆先來就訪明年珪竊科名而公學日以富庚午鄉試編修嘉興鄭公虎文薦公卷不售名益振諸城劉文正公延之家修

盛京志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同考官編修建昌饒公學瞻座師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典縣孫文

定公嘉珍、禮部侍郎滿洲嵩公壽。明年甲戌、中會試式、同考官贊善深陽史公奕簪、座師大學士海寧陳文勤公世倌、禮部侍郎滿洲介公福、內閣學士錢公維城。

殿試

賜莊培因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畧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甲申、丁先大夫憂。珪自闕奔喪歸、與公聚首者三年。公自爲諸生、卽授弟子。至是從遊者數十人。丙戌歲杪、服闋、公欲不出、而爲名山大川遊、已告假矣。明年正月、珪服除、詣

宮門

召見

上詢家事、始知兄名、曰、編修無定額、汝兄已補官、不比汝需缺也。珪未卽對。

上曰、非邪。珪謹唯曰、是。出則告之翰林院、取公假呈以歸。曰、兄實無疾、倘

上再詰、不敢欺也、強爲弟起。公不答。旣而听然曰、汝敗我雅興矣。是冬、授贊善。明年五月、

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

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科會試同考官。庚

寅奉

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至是

上知公深、歲持文柄、所得士多著名。公益卓然以韓、歐、陽、蘇自任、振起古學、獎藉寒賤、有一善者譽之、如不及、天下之士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安徽故有樸學、公躬拜莫婺源故土江永、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乃教士曰、讀書不可不識字、爲刻舊本許氏說文解字、揭以四端、曰、部分、字體、音聲、訓詁。又曰、稽古莫如金石文、可証經史之謬。所在披剔榛蕪、聚至千種。時

上方詔求遺書、公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多逸書、宜就加採錄。

上覽奏異之、亟下軍機大臣議行。

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乃

命纂輯四庫全書、得之大典、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次第刊布海內、實公發之也。公又言請倣漢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

硃批、候朕緩緩酌辦。癸巳春、仲兄卒。其秋、以某生欠考



清儒碑傳集

卷一〇六

事部議降級得

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比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于文襄公敏中掌院爲總裁于公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辨析苦往復之煩意欲公就見面質而公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于館所無往見禮訖不肯往愛公者強拉公至直廬相見公持論侃侃不稍下金壇間爲

上言朱筠辦書頗遲

上曰命蔣賜榮趣之時蔣公以舊侍郎直

武英殿真

特恩也乙未珪自山西歸復入翰林從容爲公言宜稍和同者公曰子亦作是言耶珪心愧之先是珪與公同官翰林共車馬者七年至是比隣居宅後可通往來而伯兄居老屋對門珪自名所居曰鄂不草廬公旣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終歲足不至達官門惟門生好友醺酒必應輒盡醉乃罷聚書至數萬卷種花數徑來請益者不拒考古著錄窮日夜不倦古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爲質觀後鉅細事辨時地真氣勃出成一

家言賦則陽張陰關馬揚以下不道也前後遇

大典禮告成祝

釐宣

上功德鴻篇與冊褒然推首詩初學昌谷昌黎五言力逼漢魏既而導陸百家變化剗闢神明獨得制義自荆川震川而下貫串數萬篇與古文爲一書法則一本六書自然勁健蓋公之學與年進海涵綖融不足喻其所蘊也四十四年八月

特旨以公督學福建時珪方典閩試閩人士聞公來無不抃舞珪與公相遇于石門舟次公至閩一以經學六書倡口講指畫示以鄉方閩清某生爲攝令某鍛鍊殺人公發其覆大吏雪之扶持士氣行義若渴重倫節勸懲有加焉暇則搜奇廣洞徧著手蹟明年秋

上以珪代公異數也公題使院之寢曰轉雅十一月十八日珪至與公對床者半月公日則出至他館應酬諸生手不停筆夜歸談盡三鼓復作詩文竟夜珪日宜少惜精力公不厭也十二月三日送公于羊原舟次公淚下珪曰兄今與伯兄聚比三年珪卽還耳嗚呼孰知其爲永訣邪明年二月復

命

上溫齋論人以爲必禱用也。公素強固性喜山水于黃山再登其巔觀雲海于閩之武夷男則玉華諸名勝皆躋探峻幽從者執焉。六月二十一日夜忽遘疾翼日漸瘳二十六日疾復作夜四鼓遂卒。公生於雍正七年六月六日丑時卒於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丑時年五十有三。是月蕭山始祖墓有古松高五六丈大風折其末丈餘非偶然也。四方之士知者痛惜如失所杖。公孝友直諒恬淡達觀不愧所學。在安徽時奏以本官

贈贈庶祖妣李氏爲淑人得

旨准行。贈贈之廣自此始。李太淑人撫視珪者也。公青來曰我爲弟成此志。所著古文數百篇古今詩數千首他文稱是皆可必傳於後。銘曰

導源三江降神盤屋。日下騰騰名符其實。家無長物擁經抱書。大言炎炎獨出古初。羣雅輻湊問奇載酒忘其飢渴不啻其口。恬於榮利取于繫援。開經交柯落花無言。雲海黃嶽天府武夷。謫仙遊戲騎鶴不羈。颶風何來撼我宰木。連枝中披得不抱哭。公名在世公神何往。嗚呼後死吾歸曷做西山

之聲先塋之右。誌此幽砥千秋不朽。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福建學政朱珪撰。

朱珪撰《簡河文集》卷首



儒藏

翰林院編修

誥授中議大夫前

日講

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先叔兄朱公

墓誌銘

珪自去年八月十四日聞予兄竹君之病狀于汀十六日忽得凶耗哭失聲既而得姪錫貞等所爲行述且曰明春將葬季父其爲銘嗚呼已矣悔珪不從兄學古文而何以銘吾兄耶公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荷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德三公居浙蕭山之黃閣河當明洪武時德三公之曾祖福三公元初居越寨自上無徵矣由德三公而下皆葬西山世業農八世至高祖諱尙綱公明末官遊擊亦不詳其地曾祖諱必名祖諱登俊起家湖廣長陽四川琪縣知縣終于中書科中書舍人考諱文炳年十七入籍大興爲諸生官陝西盤屋縣知縣累封至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福州福寧道曾祖祖考三世皆

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祖妣白氏祖妣何氏馮氏妣徐氏皆

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己丑科會試同考官庚寅奉

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至是

上知公淡歲持文柄所得士多著名公益卓然以韓歐陽蘇自任振起古學獎藉寒賤有一善者譽之如不及天下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安徽故有樸學公躬拜真發源故士江永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乃教士曰讀書不可不識字爲刻舊本許氏說文解字揭以四端曰部分字體音聲訓詁又曰稽古莫如金石文可證經史之譌所枉披剔榛蕪歎至千種時

上方詔求遺書公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逸書宜就加採錄

上覽奏異之下軍機大臣議行

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乃

命纂輯四庫全書得之大典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次第刊布海內實公發之也公又言請做漢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

硃批候朕緩緩酌辦癸巳春仲兄卒其秋以某生久考事部議降級得

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比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于文藻公敏中掌院爲總裁于公直軍機凡館書彙本披覈析苦往復

之煩、意欲公就見面質、而公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于館所、無往見禮、訖不有往。愛公者強拉公至西園相見、公持論侃侃、不稍下。金壇開爲上言、朱筠辦書頗遲。

上不之罪、曰、命將賜榮、趣之、真

特恩也。乙未、珪自山西歸、復入翰林、從容爲公言、宜稍和同者。公曰、子亦爲是言耶。珪心愧之。先是、珪與公同官翰林、其車馬者七年。至是、比鄰居宅後、可通往來、而伯兄居老屋對門、珪自名所居曰鄂不草廬。公既久次、堅益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終歲足不至達官門、惟門人好友釀酒必應、輒盡醉乃罷。歌書至數萬卷、種花滿徑、來請益者不拒。考古著錄、窮日夜不勸。古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爲質、觀縷鉅細、事辨時地、真氣勃出、成一家言。賦則陽張陰閼、馬揚以下不道也。前後遇 大典禮告成祝

釐宣

上功德、鴻篇與冊、褒然推首。詩初學昌谷、昌黎五言、力追漢魏。既而導匯百家變化、創開神明、獨得制義、自荆川、震川而下、貫串數千篇、與古文爲一。書法則一本六書、自然勁樸。蓋公之學與年進、海涵嶽瀕、不足喻其所

蘊也。己亥八月、

特旨以公督學福建。時珪方典閩試、聞人士聞公來、無不抃舞。珪與公相遇于石門舟次。公至閩、一以經學大書倡、口講指畫、示以鄉方。閩清某生爲攝令某鍛鍊、般人、公發其覆、大吏雪之。扶持士氣、行義若渴。重倫節、勸懲有加焉。暇則搜奇、廣洞、徧著手蹟。明年秋、

上以珪代公、異數也。公題使院之寢曰鞠雅。十一月十八日、珪至、與公對牀者半月。公日則出至他館、酬接諸生、手不停筆、夜歸談盡三鼓、復作詩文竟夜。珪曰、宜少惜精力。公不厭也。十二月三日、送公于芋原舟次。公淚下。珪曰、兄今與伯兄聚、比三年、珪卽還耳。嗚呼、孰知其爲永訣耶。明年二月復

命、

上溫壽詢諭、人以爲必嚮用也。公素強固、性喜山水、于黃山則再登其巔、觀雲海于閩之武夷、男爵玉華諸名勝、皆躋撲峻幽、從者歛焉。六月二十一日夜、忽遽痰疾、翼日漸瘳。二十六日、疾復作、夜四鼓遂卒。公生于雍正七年六月六日丑時、年五十有三。是月、蕭山始祖墓有古松高五六丈、大風折其末丈餘、非偶然也。四方之士知者痛惜、如失所杖。公孝友直諒、恬淡達觀、不愧所學。



清儒碑傳集

卷一〇六

在安徽時奏以其官貤贈庶祖妣李氏爲淑人得

旨准行。貤贈之廣自此始。李大淑人撫視珪者也。公書來曰：我爲子成此志。所著古文數百篇，古今詩數千首，他文稱是，皆可必傳于後。娶王氏。

數封安人。晉淑人故分巡道銜加四級寶坻諱詢公女。子二：長錫貞，府學生，娶候補選州同知天津徐君大李女。次錫庚，府學生，娶丙戌進士掌廣西道監察御史錢塘施君學謙女。女子五：長適候補布政司經歷陽湖龔怡。次適甲午舉人通州魏紹源。三通國子監生大興徐焯。四通府學生大興翁樹端。五待字。孫二：女孫一，俱錫貞生。乾隆四十七年某月日，葬于西山二老莊祖塋之北。銘曰：

導源三江，降神盤陸。日下騰騰，名符其實。家無長物，擁經抱書。大言炎炎，獨出古初。羣雅輻湊，問奇載酒。忘其飢渴，不啻其口。恬于榮利，恥于繁援。開徑交柯，落花無言。雲海黃龍，天舟武夷。謫仙遊戲，騎麟不羈。颶風何來，撼我宰木。遺枝中披，得不抱哭。公名在世，公神何往。嗚呼後死，吾歸曷放。西山之麓，先塋之右。誌此幽砥，千秋不朽。

朱珪撰《知足齋文集》卷三

朱先生別傳

先生諱筠，字美叔，一字竹君，學者稱爲箭河先生。先世出蕭山朱氏，自曾祖始家大興，後遂爲大興人。父諱文炳，官盤屋知縣，嘗力請上官調濟河田稅，民賴生全者萬家。丈夫子四人，先生爲叔，與仲、季束髮讀書，皆爲塾師。驚異先生堅忍有執，自童子時，母夫人偶召櫛工不至，命伯姊爲諸弟薙短髮，姊不善握刀，諸弟莫不呼痛避去。先生獨欣然就薙，刀快割膚血出，先生色不少動。姊慰問之，先生諱曰：無也。稍長，出從通人長者游，多聞前輩緒論。是時京師通顯負物望者，臨川李氏紱、桐城方氏苞，講論經術文章，互相可否。先生方幼學，輒心識其得失。聞古人氣節經濟，發於學問文章，則惻然自命，以謂非是不足以文章傳。然意廣不免疎也。仲、季先後登高第，先生猶困諸生，聲名益噪，中朝達官司衡鑑者，爭欲一識顏面。先生不屑也。故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方以列卿供奉內廷，秉樞要，館先生邸第。朝議討論典章制度，文正有所咨訪，先生輒舉所學以對。每見採用，其意有不合，固執以爭，必伸所見然後已。文正性嚴毅，凡所論白，雖同列不敢輕易往復。先生獨執經

生之守無所唯阿。文正亦虛衷納焉。後官翰林。文正已
歷首揆。遇事執爭如故。丁盤屋公憂。服除。即謝病不出。
會。上問先生名。不得已強起。文正一見先生。遽曰。若
何謝病。俄顧先生貌。曰。豐厚有加。先生從容對曰。僣強
猶昔。旁觀咸爲愕然。文正微領之。無所忤。上雅知先
生。會大比。考典試官。先生名未上。故事。名未上者不得
引見。上問朱筠何爲無名。大臣以試卷糊名對。上
命折卷一再閱。遽命考無名者一體引見。先生是年竟
爲福建試官。自是考官不論去取。皆引見。由先生始。俄
差提督安徽學政。時己官翰林。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
本。又屢膺大省銜文。駸駸且向用矣。先生銳然以興起
斯文爲己任。搜羅逸獻遺文。揚清激濁。表章風化。一切
破崖岸而爲之適。詔求遺書。先生欣然謂得行其志。
且曰。此爲非常盛典。必當人用專長。書明職職。然後沿
流溯本。可得古人大體。而窺天地之純。因上書具言條
例。優詔報可。於是遂開四庫之館。用人不次。而功名
之士莫不斐然。若有楊劉警校之思矣。先生旋以望誤
鐫級。當補部主事。特詔授翰林編修。四庫館行走。先
生方罷官。欲遍遊東南山水。投所至而休焉。至是。上
屢問名。由是嚴程北上。是時詞學小臣。藉四庫晉階。歷
躋通顯者。肩背相望。先生又。上所素知。咸謂先生且
行其志。同時用其說以干進者。側目先生。□□□□

謂富貴人之所競。人生幾何。其得自恬於性命也。悠游
館中。爲旅進退。暇則置酒高會。縱談往古。甚有名理。或
過高不切於事。然意則遠矣。先生既處清晏而不知者。
以爲先生自放。適有鳥止其庭。七日乃去。先生感之。作
賦云。乙未下秋。有鳥大於賓雀。元羽白章。腹黃以赤。首
尾並有文。其羣以四。來遊余庭。止焉不去。其夕巢於薛
荔。鳴聲節節。顧人不驚。越七日乃行。余念鳥之有文者。
余類也。庭有月季之花。鳥則顧之。曲直交飛。若有以自
樂。狸奴五六輩。踉蹌伺之。不能害。似口知者。若乃七日
來復。自引而去。庶幾哉。其以天游者耶。乃爲賦曰。伊文
鳥之何來兮。紆楫招以逍遙。爾一集於吾庭兮。非吾力
之能招。音節足以如賓兮。啼章采之彰彰。元關闔其有
質兮。綴素翎以玉瑤。腹通理以協黃兮。啟兩腋之遶丹。
首凝翠以竊白兮。尾翹翹而翩翻。羣體備於五方兮。昭
南北與東西。豈靈物之有知兮。若錫類以四環。初延緣
於槐閣兮。漸搶控乎椒舫。竹之蕪而梧桐華萼兮。契蒼
松之偃蹇。月季華之爛熳兮。縱橫飛兮俯仰。聊優遊以
卒歲兮。固意愜而情暢。嗟斯鳥之靈警兮。妬班狸之瞰
伺。放者必甘心兮。飲啄安吾所止。饒涎哇而不醜兮。瞋
目裂而不恥。吾無求若又何求兮。敢飾智以自擬。鸚鵡
言而莫行兮。鸚鵡拙而不巧。鸚鵡來而非土兮。鸚鵡鳴
而將老。鸚鵡嚶其善求兮。鸚鵡視其獨早。鸚鵡題以斯



邁兮、鶴鳴翔以自保。鳥審處之咸該兮、投薜荔而起決。懣懷土之燕安兮、七日去其飄警。信天運以爲游兮、援止我而斯屑。伊有文之必合兮、永朝夕以締結。嘻余昔過富春兮、七里灘之釣臺。畫眉白以雪衣兮、繞巖畔而翹搭。小翠送我闔嶺兮、陟黃海而雲開。音樂鏘鏘入奏兮、臥龍松之一隈。感神物之數遭兮、信成茲余美服。中好修以揚文兮、懼人指之趨速。過余庭而遺音兮、慎葆光以韜郁。勿淹留以倦戀兮、示鬼神之倚伏。願儔侶以拒拭兮、暗我語以次第。噉照影以離陸兮、互交光於火齊。相愛憐且信宿兮、忌毛羽之太麗。臨雲岐以影別兮、愴余心而出涕。眷聖哲之垂訓兮、在鳥木與雉梁。亦寓言於莊生兮、齊鵬溟而鴟枋。茲鳥嘶其召我兮、不藉龜筮其彌彰。覲蹤蹟以紀應兮、陳圖讖而不忘。先生降官久不調、俄差提督福建學政。一年替歸、旋卒。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夏也。春秋五十有三。弟子會稽章學誠銘誌其墓、推論所爲文辭、以爲有宋歐陽以還、未有如是其才。蓋有所折衷爲之品口。先生清曠不涉世事、然其所執威不可惕、利亦弗能動矣。雅好學問、文章收召後學、稱誘借譽、不免已汰。至於標榜聲名、樹立門戶、則避去惟恐不速。嘗謂學近乎名、不可爲學。文苟有意於傳、卽已不足傳矣。蓋其自得如此。先生登乾隆甲戌科進士、歷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

務、終翰林編修。子二人、錫卣、諸生。錫庚、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好學、頗見大義、善古文辭、能得先生家範。章學誠曰、先生下世、今十年矣。世之知先生者、言人人殊。小子竊有以折中焉。先生之言、經綸用世、遠矣而疎、未試於事也。山水詩酒、賓客文章、情所托矣、非其性也。堅忍有執、弗爲勢力轉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蓋以無用爲用者也。人棄我取、獨爲於舉世所不爲者、將以矯世勵俗、而惡夫汲汲於爲名者也。雖時有所過、然聞其風者、往往若消其鄙吝焉。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七

胡匡衷 楊安辨 李集 朱珪

胡君樸齋家傳 王澤

君諱匡衷字寅臣號樸齋績溪縣人。生有至性。事父母養盡歡。喪盡禮。兄弟五人十餘齡。伯兄病。見親憂之甚。焚香願祝。願以身代。泊耄年。哭弟喪。明束身名教。言動必以禮。於聖賢崇德謹。獨之學。身體而力行之。幼受易庭訓。著周易傳義疑參十二卷。發明宋學。而謂先天圖非經所有。不敢信也。禮經著有三禮札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儀禮釋官等書。其論井田也多申鄭義。而授田一事。以遂人言田萊之數。是鄉遂制。大司徒言不易一易再易之數。是都鄙制。鄭氏注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列於卷首。積算多精密。其論賦法。謂畿內采地。雖畫井。仍是稅夫。不立公田。故周禮無助法。謂太宰之九賦。不皆田稅。而斷無口錢。其論官制也。謂周禮外惟儀禮是周初之制。且多諸侯之官。可藉以考當日侯國設官之舊。左傳官職每出東遷後。所借設。禮記並有秦漢職名。因為侯國官制考二卷。表一卷。附於釋官之後。又為春秋列國職官譜。禮記官職考一篇。孔穎達左傳正義於賈服等說。必盡駁以從杜君。以為非持平之論。且謂今之杜注唐以前書。亦有引為服注者。足見集解多本舊誼。因著左傳翼服。又謂論語自齊魯古三家傳本各異。迨後鄭何注本又殊。釋文載舊本及皇氏義疏本。異字異句尤多。然開存古義。未可盡廢。因著古本證異。論語補箋。又著有莊子集評。離騷集注。生平所作古文詩共為一編。曰樸齋存稿。其為學實事求是。以經證經。不苟與先儒同異。卓然可信于後。由歲貢生候選訓導。年七十四卒於家。以孫培輩貴。贈承德郎。戶部廣東司主事。又以曾孫肇貴。晉資政大夫。吏部左侍郎。累贈光祿大夫。

（碑傳集補）卷二九

楊安辨傳 張連覽

為山先生者。姓周氏。後寄籍。姓楊氏。而字為山。學者稱為山先生。派之祥符人也。父聖化。用進士為定海知縣。遷知秦州。當是時。西陲方用兵。飛檄促軍儲。多額外之供。秦州坐不能應。罷官而猶累帑金數萬。歸於秦。不得歸。而先生北走燕趙。南走閩越。號呼于人。求代償其父所累官金。頗十餘年。終不可得。而秦州及夫人俱沒於秦。秦州去派三千里。歸葬又不能於是。留其姪炳青守柩而已。奔河南。謀所以葬其親者。又十餘年。始克奉秦州之柩葬于西華。於是先生年六十矣。傲屋以居。敗瓦頽垣。徑茅蒙蔽。閉門著書。不通交遊。所友者。先君子及張先生文齡可庭。胡先生深澄波。王先生隆照。怡亭錢先生廷文。朴安四五人而已。而四五人者。皆先君子友也。先生嘗痛其親遭患難。以歿。故終其身。衣冠皆素。歲時不使兒女拜賀。又九年卒。年六十九。卒之時。索筆書遺囑。家人環立。各付以事。語皆了了。語畢。正冠而逝。平生所著詩古文詞。若干卷。曰瓢軒集。其在秦州著隨西漫記一卷。其在西華著清華志四卷。晚年讀易。益究性命之旨。著易說二卷。先生名安辨。初字巽行。蓋嘗為貢生云。子仲遠。最知名。舉於鄉。

後學張遠覽曰。遠覽四五歲時。侍先君子見賓客。時為山先生鬻髮已皓然矣。先君子曰。吾友不過數人。皆汝他日之師也。惜汝不及見可庭耳。爾時即心識之。曰。某先生某先生。不敢忘。比先君子歿。遠覽才九歲。日日見為山先生。先生每手攜之。視余泣下。曰。故人之子也。比年十六始得受學于胡先生。明年胡先生歿。又五年。王先生歿。今惟錢先生在耳。蓋得聞為山先生之教最久而先生又歿。然而諸先生之德容道貌。如在目前也。今略著為山先生之軼事如此。嗚呼。是益觸我失怙之痛也夫。

（碑傳集補）卷二四一

鄭縣知縣李先生集墓誌銘 丁子復

先生姓李氏。先世自江陰遷嘉興梅會里。四世祖士標。甯海州同知。值冷口兵犯。固守以勞卒。配沈安人。率妾婢二十三人死之。得卹贈曾祖長年。諸生徵試。博學宏詞。被放。與兄繩遠弟符齊名。稱三李。祖潮。借父菊房。皆太學生。三世贈文林郎。先生名集。字繹初。又字敬堂。晚號六忍。老人讀書五行下。踐行篤實。而辨于文。甯化。雷公。銘遠于理。學許為正。學中不朽人物。癸未成進士。選授湖北鄭縣知縣。鄭介陝西河南奸宄。



竄匿先生置巨猾于法悉解散。九旱西湖水涸潭底有黑物噴水如雨。鄧平馬子者詭言黑龍起城且禍民日駭先生投以羊豕焚黃聲徹黑物噓風躍大江去。還訊之巫則云夢神三嬈嬈告余鎮三嬈嬈木偶燬于庭巫荷校示通衢夜大雨。鄧城枕山夏潦水暴下民廬衝塌歲苦之。先生鑿縣署旁地導濬水患得去民裁蓮于中名曰青蓮池蓋以清廉頌且紀鑿池者李也縣有李婦陳劉氏姑病亟封股繼封肝姑愈捐俸置田贖其家。漢孝婦陳氏姑病亟封股繼封肝姑愈捐俸。即回耶眾始退。先生方質明決行已絕汗附歲旱同官會禱雨以謝獄後至或謂其慢曰此即是禱雨遇事切指類如此故忌之者眾。會以相驗事失大吏指落職在耶十年不斥一矜不留一獄諸生月兩課動以學行所舉即民事甚備皆置經費使永久去之曰老幼涕泣而送者塞于途。先生窮經三十年所著多獨得易圖學書信古文詩傳小序禮述鄭氏春秋通三傳及唐啖趙陸宋劉原父陳君舉諸家說世之言學者宗宋則詆漢唐為支離宗漢唐則斥宋為空虛豈知二者之病皆末流剽竊字句裝飾面目之所為漢唐宋儒者不爾也。先生兼綜條貫義存其是不以私意分異同。爾歸時子復年始冠一見即授以讀書之法故得先生教為多。性至孝事親以色養尤勇為義師沒母老無子迎其母與妻養于家沒為殯葬舉允安會葬舊家之暴露者在京邸創廣誼園葬旅櫬先生固寒士非豐于財者也。自少壯至老無日不以行善為務在官有日課簿在家顏其堂曰萬善雖天性使然亦得于經術者深也。嘗語子復曰理學師張楊園經學師顧亭林吏治師陸清獻亦可謂今之成人矣。子復竊見本朝儒林循吏輩出合而一之者陸清獻公及宛平馬公宛斯為最著。若先生者殆其流亞歟。所著經義及詩文集藏于家。卒年七十有九。張氏繼楊氏皆封孺人。子二旦華優貢生張孺人出奎華縣學生女二長適鎮海教諭王煥次適太學生范璧孫一遇孫優貢生子其葬也遇孫請為銘銘曰。儒而不吏學術疎吏而不儒治術粗兼之先生陸馬徒著書為善以沒齒澤留鄉世其祀宰木森森蔭孫子。

兩朝授受之盛備元輔公孤之隆讓明弼諧非道不言。聖天子納所啟沃以為帝德且極尊師重道之誠微乎始終乎於中外者非太傅朱文正公曷克膺此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元至元間遠祖福三居浙東明洪武間德三遷蕭山黃閣河遂為黃閣河朱氏八傳至公高祖尚綱明末官游擊曾祖必名祖登俊我朝官湖北長陽縣知縣中書科中書父文炳陝西盤屋縣知縣始遷籍於順天大興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曾祖母白祖母何馮母徐皆一品夫人公以雍正九年正月十二日生於盤屋縣有兄三堂垣筠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省為知縣相友善清名亦相埒公父受經於高安故公十一歲即傳高安之學年十三丁母艱孺哀毀瘠服除補附學生年十七科試第一舉於鄉與叔兄齊名震都下公卿爭延之次年會試中式。賜舉國治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習。國書庶師阿文勤公劉文正公鄂剛烈公皆以學行重之乾隆十六年散館第一授編修明年大考二等授侍講二十三年大考二等授侍讀學士公所撰進文冊陳宮中。高宗純皇帝至賞異之特達之知實始於此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復命旋奉使告祭南嶽登祝融峯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驛分巡道抵閩兼攝福州府事毀和合等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特旨擢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司閩人裴自位假平臺驛功賜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獄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不坐其子孫二十九年秋丁父憂戴星奔至京口阻風哀號祭江風驟轉抵京治葬於二老莊阡三十二年服除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遲誤無擾累楚北亂民聚眾公鞠之不少縱然督從者皆得免三十三年調山西按察使明年授山西布政司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隕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暫代巡撫事奏改吉州為散州與鄉甯并隸平陽府改霍州為直隸州以趙城靈石隸之又奏撥歸化綏遠二城數十餘萬石配放兵糧以省採買而免紅朽奏免土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墾無礙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盤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本色為折色以便民除弊皆



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卹之，且予修費，借穀種，其民種蒙古之地，并請卹之。三十九年，按察司黃檢奏，公終日讀書於地方，事無整頓，明年入覲，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十一年，命上書房行走，侍今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特授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於今皇帝。帝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上力行之。及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八年冬，還朝。明年，扈蹕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閏浙江江蘇召試卷。五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江南鄉試。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作圭田記。冬，還朝，充經筵講官。五十五年，經筵進講時，諸皇子侍班聽講。高宗純皇帝願今上曰：「此汝師傅之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命馳驛賑水災，乃攜僕五人乘小舟與邱民同渡，賑宿遷、楊山、靈璧、泗州、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臺壽民以糧，及種菜決隄六十餘丈，民乃安。復請展春賑，分廠親給于民。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恩賞糧種，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巡撫怒其欲縣令屬掌亭人以饋餉進者，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廣東巡撫。六十年，兼署兩廣總督，旋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皆留巡撫任。嘆咭喇國入貢，呈土物於總督，卻之。嘉慶元年，征苗，調兩廣兵萬二千，親調遣之。夏，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降旨內召，曰：「將欲用為大學士也。」俄以閩浙總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寢前命，仍加恩補安徽巡撫。鳳陽等州有水災，蒙恩賑，親給之。官吏無敢侵者。時楚豫多邪教，流言安徽有隱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赴界上，籌防禦，徧蒞縣，等州城鄉聚長老教勸之，徧張告示，簡明諄切，民大感化。故數年間，安徽無以邪教倡亂者。明年，授兵部尚書，調吏部尚書，皆留巡撫任。宿遷墾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旱，親賑之，民無逃亡凍餒之苦。明年，蒙恩復水，卹賑如之。高宗純皇帝上賓於天。

今皇帝初親政，即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聞太上皇帝龍馭上昇，瞻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恆心，於昭在上。我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為奇，以繼志述事為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矚，默運乾綱，務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子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皇上恆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仁義事君之道。」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上執公手，哭失聲，旋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凡國家大政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軍機大臣不相關白，公第在外城，遠且監。賜第西華門，禁禁城騎馬，加太子太保，充實錄館總裁。國史館總裁，已未會試總裁。冬，調戶部尚書。時上禁淨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貪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於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較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行。」並令曹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所奏應毋庸議。廣東布政司奏陞演海沙地賦，公駁曰：「海沙於地，地勢漸廣，常是以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依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必多坍豁，別有漲地，亦不肯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復請預納錢糧四十五倍，準作義監生，公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于名不正於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奏。」上皆聽之。五年秋，兼署吏部尚書。公之與夫殿，傷禁門兵免太子少保，解三庫事，復以彭文勤公墮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與入門昇之，連例議降二級，仍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瞻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膝。賜醫賜食，絡繹於道，遣內監實。

殊論至第視病詢事公隨時覆奏三月小愈即趨朝夏充會典館裁閱殿試卷七年秋恩

拜樂陽宣

制以戶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銜公謝摺云豈有嘉謨嘉猷入告我

后於內勉期無欺無隱惟上質於

天八年兼翰林院學士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春夏皆為留京辦事大臣閱大考翰詹卷九年春用乾隆九年故事

幸翰林院先期晉公太子太傅及

幸院賜宴聯句

御書天祿儲才扁額刻院堂以墨跡賜公第公在翰林為二十四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領袖清班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

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為遵

先帝遺詔也命詣

裕陵謝明年春公感寒多痰嗽步履遲肝火觸右目微瞶

上曰此火盛也可以游覽散之乃赴西山呂邨二老莊祭墓過戒壇潭

柘諸寺秋復祭墓游西山時公年七十六矣九月奏乞休

上曰待八十當為壽旋

命戶部尚書戴公衡享賚賜詩十韻及玉鳩杖

諭天寒間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召對每召對則預定

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

乾清宮召對畢降階忽痰塞歸第

上遣侍衛領醫官來視疾疾少差

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坐外軒作劄獻詩有云天道神難測民心惟一

中知人可安眾居所自持公

上將親臨公第丁卯復

命戶部尚書戴公來夜逾子痰盛氣微逆薨是五日戊寅也報聞

上震悼泣諭朝臣降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

器宇醇厚蒙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由詞垣擢補道員洊歷兩司內用為翰林學士特命入直上書房朕講貫詩文深得其益嗣以卿貳出任封圻有守有

為賢聲益懋迨擢至正卿

皇考即欲用為大學士朕親政後召令還朝在南書房倖直有年簡任

綸扉深資啟沃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

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為端人正士昇倚方殷本年入秋以來因患病稍

久體氣就衰朕優加眷念賜杖賜輿時加存問朱珪感戀彌殷時時力

疾進內朕鑒其誠惻特行給假兩月俾得安心調養疊遣御醫診視與

得就痊正擬日內親至邸宅視疾茲聞遽逝深為悼惜於初六日

親臨賜奠已派總管內務府大臣阿明阿賈賜陀羅經被並著先派廣

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追維舊學良用軫懷著晉贈太傅

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庫銀二千五百兩經理喪事其任內一切降革處

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己卯

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官不待內閣擬諡

特賜諡曰文正復降制曰昨因大學士朱珪溘逝業經降旨加恩因思

乾隆年間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品節賜諡文正易名之典備極優隆顧劉統勳

於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礙職復蒙

皇考施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外而敷歷督撫內而淳直綸扉

身躋崇要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靖恭正直歷久不渝猶憶伊官翰

林時

皇考簡為朕師傅爾時朕於經書已皆竟業而史鑑事蹟均資講貫其

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勿道即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

出諸口敢沃良多揆諸諡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母庸內閣擬諡著

即賜諡文正本日朕親臨奠醊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瞻

念遺風愴懷未已著於本月初九日由內務府辦飯一桌派二阿哥前

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舊

學哀榮備至之至意復撰抒痛詩十二韻

命南書房翰林黃公鉞於殯前焚之王辰

命禮部尚書承恩恭侯阿拉

翰祭公第距內西華門僅半里許

御蹕時出入禮不久殯乃以甲午啟殯庚子葬於二老莊呂邨舊阡陳

夫人祔明年

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



儒藏

上謁

西陵路距公墓數里

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命工部侍郎英公和諸墓賜奠

高宗純皇帝實錄成以公總修八年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滿以京卿用祿載

上之重賢傳任名臣納哲輔之益隆飾終之典至矣非公之清介忠正

師表人倫上致君下澤民曷克膺乎此哉公豐厚端凝中和醇粹為仁

若渴抗義不撓坦白公誠絕無城府於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氣

韻宋儒之性道實踐蓋兼而有之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誠心銳力

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海內士心向往悅服佳士之文未為被

落者讀而泣之才士黃景仁張鵬蛟死稱悼之通人寒士必揚其名於

朝素習一個臣之心公斷斷有之公領試事不受外僚賄遺不留貧生

銀布政數省平餘銀鉅萬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關陋規開省洋商陋

規事發

欽使莅治獨公實不受一錢公官於外厓岸廉峻中朝大官絕無所援

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事數十年清操亮節人皆仰之公以孝弟為仁

之本事父愛敬本於天性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惻母氏早沒事庶

母謝幾如母語子輩曰古人祭必有尸仿之以申吾慕非過禮也庶祖

母李撫公有恩贈一品夫人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別則夢見聚則聯

牀兄之喪哭之咯血幾致毀事寡嫂盡敬撫諸兄子如己子三弟故交

靡不周卹教子孫讀書敦行皆誠篤有公之風公嘗曰吾三十九歲夜

坐忽腹間自暖由脊上貫於頂甘液自嚀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實

因自致非關學力乃知朱子注參同契本非虛語公年四十餘即獨居

迄無一妾

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知之深也公為文筆與博

沈雄

國家有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跋

高宗純皇帝必親覽之以為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坐隅或命

諸皇子皇孫為副

聖製詩或寄示命和公官撫督時

海通思以示公公跋曰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欺耳於大學義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間反覆敷宣不以為迂闊而遠於事情也公文集若干卷知足齋詩集三十餘卷元請刻公詩公命元選為二十四卷

上命以刻本進賜題七言律詩四首於卷首公被

先帝特賜蟒袍筆墨荷包等物

今上賜大珠綠綵鞭黑狐裘袍

先帝御用四圍龍卦四開襖袍等物其餘恩賚多不具書公配陳夫人宛平人思南府知府邦勳女乾隆十四年來歸有婦德四十年八月以疾卒贈一品夫人生二子錫經已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外郎遷戶部郎中次錫緯附學生先公卒女子子一適通州馮秉驥秉驥官張掖縣知縣孫涂庚申

欽賜舉人錫緯生女孫一適萍鄉劉元恩吏部侍郎劉公鳳諸子也錫經生曾孫三甘霖香霖貫霖元不才為公門生受知二十餘年矣會持父服居鄉公之子書來命為碑文不敢辭秋免藥服當執心喪敬按年譜及平日所知者泣為敘銘曰

星精嶽神蔚為

帝傳學正文明道深性固

先帝任公決於一顧授鉞卜畎久隆知遇公遇盛時佐祁輔媿

君為堯舜臣為皋夔經邦之道坐而論之非

帝宣綸世祕未知

帝曰調元資於師相舊學交修天工寅亮溫樹之閒青蒲之上舊生被澤黃扉望公之保民敷政優優公之儲材其心休休德如霖雨清比江流庭不旋馬路無喘牛公有恆言並舉二事曰不嗜殺曰不言利公之講史長編資治公之執經十章衍義皜然三公遺榮映光乃不慙遺而觀

先皇

帝憲和軾愴眺阡岡勒碑墮淚西山蒼蒼

又附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余里中吳孝廉重光乾隆辛卯開謁選山西太原繼調陽曲陽曲故稱繁劇難治時大興太傅朱文正公任布政使司吳善蜀文公不以俗吏待之時呼至署論文賦詩吳為公搜訪金石古蹟修晉祠樹碑石極謹

一夕急呼吳趨入公持一券謂吳曰吾奉命入朝計行李資需二百金特立券向君謀之吳唯唯不敢受其券公正色曰不受券是以賄交我也吳唯唯受券返明日以二百金面致公公欣然吳奉公之訓治陽曲頗有聲旋為代州忽一騎自都中來責二百金並公手書至索券去吳有門人范華者亦余里中士也居吳幕親見其事已亥范歸里偕余應秋試渡江坐舟中譚及此事出公手書示余且曰自公去吳之治乃日窘矣越二十年嘉慶壬戌夏四月初四日余謁公於西華門之北池門外車如織大半皆海內寒士入門闐然如無人持刺至左開門塾中告以求謁意一閤人起持刺入即出曰主人坐待客君自入遂入左側門行花樹見公衣緋色舊袍疑立階上一童子扶之拱曰不可揖吾足病未愈也令坐於左公遂縱論經學理學旁及詩文無一外語余受教退公降階送出左側門至門塾外呼關者曰更有何客來今日偶暇但延入吾必見也公命車余唯唯長揖退出巷外乃登車歸嗟乎如公者真所為休休有容者也歲丁卯夏五月余病新愈阮大中丞使來以所撰公神道碑見示讀數過穆然於公之為人公主鄉會試余皆以故未與而獲居吾問之列亦用自幸也因述所聞見以附於不賢識小之義云

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贈太傅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文陳壽祺撰

嘉慶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甲戌朔越五日戊寅大學士大興朱公薨春秋七十有六

天子震悼賜賜賻追贈太傅祀賢良祠賜諡文正翼日

乘輿臨奠賜哭賦抒痛詩越四日

命皇太子代設饌禮及殯

命慶郡王詣邸祖送戊戌葬我文正公於西山呂邨之阡與陳夫人同兆禮也公之孤錫經既敬立

賜碑於墓遂致書公門下士某請表神道嗚乎公以文學受知

高宗而為

今皇帝師兩朝一德乎嘉至神其造膝前席丹青於錄圖鏡鼎之側喉舌於金樞玉鏡之閒者不可得而詳也其經德秉哲為夷夔之女驍女明兼儒幹之遺愛遺直者乃可得而述也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崖先世浙江蕭山人曾祖必名祖登俊知長陽縣有惠政復知瑛縣內遷中書

科中書考文炳始籍順天大興知盤屋縣除無田浮糧且萬家陝人賴之公以神童選擢高第與叔兄筠齊名通籍翰林再更大考累踐華賁出入極地為糧驛道一按察使三布政使一學政二巡撫三總督一翰林侍講一學士二少詹事內閣學士吏禮侍郎左都御史吏戶尚書各一兵部尚書二管理工部一經筵講官太子少保二掌院學士太子太傅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各一河南福建江南考官各一會試同考官二總裁三殿試讀卷官二乾隆四十一年還自山西行省

高宗以公貞良方幅命傳

今上發揮聖知輯熙天光舊進五箴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民曰虛己曰致誠每違

承華輒切

手札委曲綢繆家人恩禮其後緝為寶軸百三十有九件恭納廣內值石渠編制雲臺入對

先帝敷巾机築孟之訓公亦講尹誥說命之篇

天心愉悅願語

上曰此汝師傳講說最高授安徽巡撫

謂軍機大臣曰朕今日所擇得人嘉慶元年授兩廣總督將相公尋以治安南艇盜緩左遷復為安徽巡撫四年正月

上在諒開首召公還道中上疏曰臣聞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為奇而以繼志述事為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獨施煥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決孜孜以

上天之心為心

祖考之志為志思修身嚴誠狀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萬物昭蘇天佑民順則盜賊不足平而財用不足阜也惟願

陛下恆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盡仁義事君之道是時上方未明求衣倚公如棟不數年卒相公公見

朝廷捐金沈珠損上益下而軍役煩耗累謀補苴故毅然以黜抑言利為先務居戶部日江南大吏議漕請加上江贈銀下江耗米章下省皆畫諾矣公獨奮筆駁糾以為按較舊徵數實逾倍漕政未清民力先病奏可於是江淮無漕患五年春長蘆鹽政請增鹽價公首駁之以為比年蠲緩尚力漸息故奉鹽稅以錢易銀錢賤或量增鹽價項錢已實不



儒藏

可議增奏可於是畿輔無鹽患更廣東布政司請升賦沙田視民田上
 中二則公又駁之以為濱海於洲朝溢夕減令甲科賦至輕以招闢墾
 否則輪輸必困民將自免奏可於是海南無沙田患九年冬倉場侍郎
 請徵民稅四五十倍准作義監生賜復終身公又駁之以為名垂實
 傷甚於枉奪直尺奏可於是人知法制定而名器重凡累駁議手草存
 省中公之持重爭大體略如此其苞淳也仁義甘於芻豢忠信實於金
 玉山川在抱桃李不言天球赤玉國之寶鎮慶雲景星天無濁氣少失
 侍養於庶祖母李事之如母祿養無糊糠之傷喪良有夢我之殷燕兄
 而旦暮參問睦族而榮獨波及閨門友悌人無間言其緩學也盡與先
 聖笙簧百家探庵中之壁簡餐東軒之秘寶遇
 國有大慶祝釐獻豐碑雍巡守之儀驅染河海吐納嵩華
 先帝親相如之文覽崔駰之頌未嘗不撫華章壯其瓊璋數命
 皇子皇孫錄副陳設文集及奏御之作八卷已刻者知足齋詩集二十
 今上賜詩為序其砥節也身無奇衣室無嬖侍宦五十年寒素同檢按
 察福建時海澄公黃仕簡劾夏吏受賂洋商
 朝遣尚書舒赫德侍郎裘曰修治之惟公不染當路傾風及藩山西撫
 安徽廣東府藏關市天下脂膏未嘗受山陰之一錢愛黎陽之一壤是
 以清白可遺祭爵無所
 王步在止盡然傷悲其賦政也清淨循黃老優緩近寬霸聖然求與
 所部去奢從儉克己勤民六計斯察百城咸勸其有水旱飢饉處業振
 贖奔走勞徕腹我邦人曷不眾母其謚刑也於國治偽官逆害獄於楚
 治聚眾獄於粵治海盜獄皆不為繳繞多所全活丹筆無枉黃沙幾空
 是以觀里端之籍而惡子懼思及舍之仁而甘棠愛其造士引賢也慎
 湛於蘭茝屏繡於鞶帨見一善則揚眉遇一才則扼腕瞻山淵而識珠
 璞被咳唾而生毛羽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有房暉遠之敏焉條七十
 二事古學遂行有謝文儀之切焉嘗謂為國莫重得人人事君莫大薦士
 故推轂長者抽拔廉吏前後表舉口薦遂登臺閣擁節旄聲才望者
 不可一二數先是公墜坎傷左脰
 上遣醫視使者存問八九至去年復病因乞休
 上慰勞不許賜杖賜輿病篤給假居第易簣前三日作詩一章曰芻獻
 鳴乎可謂忠愛終始矣公感

兩朝眷寵職在論道閭閻惻惻動出至誠然而入則告謨出不言政天
 下想聞風采求多於公意其儒服醞藉醞藉而巳比卒後
 上再下詔褒公正直曰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又流涕謂羣臣
 曰師傳每言多寬大然後知公所以股肱堯舜甄陶周召陰福天下施
 於無窮非
 聖人孰能鑒公之微耶
 清興以來公卿大臣謚文正者睢州諸城及公三人而已舊學庵臣道
 豐遇渥蓋莫若公之盛焉某忝度禮制竊謂闕次第賚子思私門屬
 之鐵政事之蹟冊誄之詞則紀諸
 國史家牒乃若甄綜言行近慰後昆罔極之思遠照綿世固門人小子
 事也嗟我宿德如何勿銘銘曰
 於戲我公五辰陽春九州伊維繩中煬和體大物博鬱為時棟尊為
 帝師
 前聖
 後聖股肱是毗公之淳厚
 純皇信之曰朕得人擢之方鎮泰山出雲雨人不知餒者得哺寒者得
 衣公之簡易吾
 君親之
 純皇卜頤遺於朕身予弼予迪三代唐虞但覺嫺嫺幡幡贊須公翔瀛
 洲萬篇琳瑯天下譽公謂公文人公據槐鼎律歷垂紳天下普公謂公
 具臣公究參同黃庭金巾有詔公者僊佛前身詔豈公好管豈公校器
 豈公知我求諸道羅沒夙夜憂
 國忘老上賢於天巨典允蹈天不惹遺奪公猶早識論無聞
 帝心則悼生榮死哀尸祝其報高山景行永晞堂與
 (海內名流卷三八)

賜諡文正大興朱公墓誌銘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大學士朱公卒

天子震悼加贈太傅祀賢良祠以內帑銀二千五百兩助喪先命廣郡王率侍衛等卽往奠醊明日

上親臨奠下詔褒其正直特賜諡曰文正又命皇太子於初九日代設饌奠並賦書痛詩十二韻命南書房翰林黃鉞捧詣靈几前焚之發引之日命廣郡王至卽第自送皆異數也公子錫經卅是月二十五日葬公西山呂村以蕭受知深侍公官內外久屬以銘幽嗚呼蕭何足以銘吾師然不敢辭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順天大興人先世居蕭山曾祖必名祖登俊官中書父大炳官盤屋縣知縣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曾祖妣白祖妣何馮妣徐皆贈一品太夫人公有三兄伯堂仲垣叔筠卽海內所稱竹君先生與公齊名者也公以乾隆丁卯舉於鄉謁座師阿文勤公甫入座文勤曰子年少而魄力大似先師李文貞公戊辰成進士年十八先後座師劉文正公鄂剛烈公皆欽公學行官編修時值京察院長署考曰人品端正公以文章受知

高宗純皇帝而仕於外最久由侍講學士爲糧道歷兩司召入復爲侍講學士直尙書房待今

上學久之復倚以封疆遂撫安徽調廣東授左都御史兵部尙書督兩廣已有旨將相公矣以督捕海匪遲緩改授安徽巡撫復授兵部尙書遷吏部仍留巡撫任今

上親政首下詔召公還加太子少保充經筵講官直南書房調戶部命爲上書房總師傅八年掌翰林院協辦大學士九年上幸翰林院晉太子太傅十年授大學士總理工部公任於外朝無與援獨恃

先帝之知視浙江學以本籍請迴避得旨一切好爲之再出爲鹽吏九年屢請覲不許奉硃批曰女係朕深知之人且不必來公察吏不苛人信其廉莫敢干以私初典河南試巡撫胡恪靖公竇琰謂其屬曰朱學士端人汝輩不可有所饋遺爲晉藩不受平餘撫皖裁蕪湖關陋規善知人所舉皆肅然質清節嫉惡嚴而慎重人命雖於律無可疑者必詳審乃定尤重荒政有不蠲賑錢者特薦之凡典會試三典河南福建江南鄉試各一分校會試二閱殿試卷二閱江浙召試卷各一常笑唐人通榜得人平生關節不到校藝暗索定爲某某百不失一公篤內行在閭閻訃匍匐星趨衣粗食糲逆旅人不知爲達官庶祖母李撫公有恩貽封一品夫人仲兄中年下世撫其子與孫與女孫出入與偕屏嗜好遠聲色財貨如鳩鵲仕六十年清寒如單門祿入必先恤三黨周寒士學貫天人未嘗驕人惟恭慕

高宗純皇帝實錄於書法大者必力爭乃已後進有一善亟稱稱之寒士未遇者爲揚於朝才人如黃景仁張騰蛟既死惜之不已與人交洞朗軒闕不施戰級或面責人過改則已無宿怨扶掖善類如朱文端公孫文定公暨贈副憲曹公錫寶之子皆爲奏請得官著述等身詩已刻者爲知足齋集二十四卷未刻

詩文若干卷。進御之作。

先帝命皇子、皇孫各繕一本，以備陳設。天下皆以文臣待公，而不知

兩朝聖人知公之深也。公在尚書房時，即以五箴進，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公卒後，

上流涕謂朝臣曰：朱珪每見朕，所言皆正。賜諡之諭曰：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蓋公不市恩，不沽直，入與

上言事，出未嘗以告人。人或疑公以舊學居相位，委蛇進退，少所建白，不知公之不負人望者，以啟沃爲先。如豐年之雨，無疾

風迅雷，而沾溉優渥。公遭遇堯舜，非唐虞三代之道不陳，所以

輔聖德，造蒼生之福者大且秘，非玉音明彰於身後，天下孰從知之。然則知公者與公之子孫爲公慶幸而感

聖恩當何如也。

上方倚公，公燕見時，請如故相張文和王文端以七十八歲致仕。

上笑謂且待八旬，當爲女壽。何天奪公之速也。公生於雍正辛亥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六。夫人陳氏，思南府知府諱邦勳

公女，有婦德。先公卒，公無妾媵，獨居三十年。子二：長錫經，乾隆已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外郎，遷戶部郎中。次錫緯，庠生，

先公卒，女一，適張掖縣知縣馮秉驥。孫一，涂嘉慶庚申欽賜舉人。錫緯生孫女一，適吏部侍郎劉公名鳳，誥子元恩，錫經生曾

孫三，甘霖、香霖、賈霖。肅不文，然嘗受古文法於公，不敢亢，所未詳者，有神道碑在。銘曰：

天誕名德，以光姚姒。

聖哲天縱，歸美師資。帝道師尊，百僚升冕。無赫赫功，功在陳善。公富述作，僉曰文臣。道繼鄒峴。

聖人知人，曰所陳謨，唐虞三代。前劉後朱，名以實載。齋曰知足，以示素心。請如前軌，戊辰歸林。

帝曰：八旬當爲女壽。風隕梁木，奪我黃耆。去來洒然，忠愛不忘。獻芻蕘策，以代遺章。廣廈萬間，樓臺無地。

帝臨相門，如臨衡泌。嘉謨華國，嘉穀貽孫。絲言永賁，裕其後昆。

吳肅撰 《吳學士文集》卷四



校記

①「顔」字疑誤。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八

金榜 孫永清 李岐生

張德異 羅有高

翰林院修撰金先生榜墓誌銘 吳定

先生姓金氏諱榜字藥中一字輔之晚更號榮齋先世自杭州徙歙北呈坎二十二傳徙郡城又六傳而先生之曾祖五聚徙歙北趙郡公著乃自趙郡徙歙今為歙鎮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吏部稽勳司主事諱長溥者先生之父也翰林官御史出為浙江督糧道諱雲槐者先生之兄也先生少負偉志思博學深造為通儒而不屑溺於明於科舉之學受經學於江永慎修學於戴東原學詩古文辭於吾師劉大槐耕南學科舉之文於方榮如朴山數君子者各以所長擅天下先生或師之或友之而皆得其宗故其學偉然為江南魁俊嘗語余曰予之獲師友此數公者生平之幸也吾聞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士之有明師賢友也猶百鳥依鸞皇而毛羽因之改色也君子其急求天下士廣交之乎年三十一

高宗南巡以詩賦蒙

恩擢授中書舍人越七年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嘗一出為山西副考官以父喪歸遂不出遂於經尤深於三禮自江慎修

開經學之宗先生暨東原皆其弟子由是新安經學遂冠於時桐城姚姬傳嘗曰

國朝經學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識者以為知言所著有禮箋一書詳稽制度卓然可補江戴之缺而尾隨之必傳於後無疑也始先生登第時齒盛名高扶掖者眾乃獨浩然勇退杜門深山沈浸于著述有諷先生復登朝者先生笑曰富貴者一日之榮也所謂夏日之裘冬日之簪時過則無所用之者也君子縱不獲爭光日月或者猶得比壽邱陵乎嗚呼此其見卓矣義先生嘗招余館于其塾訓其少子童孫漏三下往往猶相與講學論文不輟甚相得也而今乃滿淚銘先生先生以嘉慶六年六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七始娶吳氏繼娶洪氏汪氏子二人應璜太學生應璠郡庠生孫四人銘恩培恩達恩炳恩曾孫一人希曾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鄉某原余老矣豫為之銘曰赫赫榮名世莫匹兮眾靈歸之中心折兮先生曰噫電飄瞥兮龍蛇蛻又金修撰記

金榜字輔之一字藥中又字榮齋歙縣人江慎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甯戴編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

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即乞假歸徜徉林下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為宗不敢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戴君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以釋之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政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人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成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為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一賦一為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為通正羨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二家三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為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為小司徒職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



儒藏

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句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雜引管子釋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甸四甸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合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講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城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一畝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塗皆掌其事於官其用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甸用三日中年公甸用二日無年公甸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塗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

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屏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買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買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綿葛則以綿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國慶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息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買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買人以買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勑粟屋粟問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買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貸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貸財者爲貸本以買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爰據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又輪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曰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蕭粟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到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饗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饗烝盛拒邑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與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
上帝明昊天上帝與上帝殊乎次大旅上帝則張旌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
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肅昊天以饗配殿
郊上帝以饗配魯語是以言周人肅饗而郊饗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
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肅昊天國語謂之肅載祀通謂之郊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
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於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
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圓丘之
肅通得郊名也對殿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舞以樂舞
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鼗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
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
矣經言冬日至於圓丘奏之是善殿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
神地元人鬼三大祭爲肅引祭法周人肅饗而郊饗謂此祭天圓丘以
肅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圓丘之肅宗廟之肅區別不疑其釋
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肅爲郊稷
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肅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
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
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
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
世世不毀又下肅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遞禮於
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
廟之主昭其一半穆其一半祝詞稱孝子孝孫此肅祭之見於逸經者
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其一尸穆其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
故於肅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給也毀廟之主陳於太
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
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族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
旅此經傳之言祫祫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親廟故祫遷主
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祫祭惟七尸則祫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
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祫也祫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
春秋傳曰魯有祫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祫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
祭殊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祫無祫故記曰禮不王不祫天祭

有祫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祫名以別於祫祫郊祫祫因其散見之
文可考如此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
之穉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
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
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
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
異下經實之隘巷實之平林寒水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
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釋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
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
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殿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
傳王者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
省於其君千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
記王者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
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肅與祭天無涉且
肅魯郊稷禮家或混肅於郊未嘗混郊於肅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祫
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
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祿西泝與藩不
以爲然老年得僻痛疾卧牀席間手定禮箋十卷未幾卒

（補遺卷五）

兵部侍郎廣西巡撫孫君永清墓誌銘 王昶
我國家撫有方夏溥海內外悉主悉臣覃及西南絕徼莫不率琛錫貢
至其君越萬餘里親赴闕廷跪物上壽幸備期門羽林之末者莫如安
南阮惠而廣西巡撫孫君敷揚威德實有以致之蓋安南諸大校莫黎
鄭阮諸姓相吞噬久矣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檢復尋篡
奪阮惠誅鄭并逐黎氏乾隆五十二年黎維祁攸關求內附君方奏聞
而總督遽請出師踰三江挾維祁至於黎城會春正總督不設備惠悉

取至維那駁官軍隨之入滇南關時

高宗純皇帝已遣傳察嘉勇公總督兩粵將議討君密陳曰黎阮相吞

應外夷之常非敢抗大兵也且維那不能守其城寇至相率而潰其不

足以自立明矣豈宜進討以助之且自滇南關抵其巢沿瘴海崎嶇瘴

癘兵必損粵民久不知兵騷擾發必又損於民聞安南深憐

天威可以折箠使也嘉勇公然之阮惠果悔罪自陳乞效職貢并請封

先遣其從子光顯入朝明年恭遇

高宗皇帝八十萬壽又入覲既至請用中國冠服

高宗皇帝益嘉之賜名光平禮成而還西裔番王蠻長吃謂是千古所

未有也君名永清字宏圖別字存豪少而敏慧受書輒成誦年二十二

為諸生入廣東布政使胡君文伯幕值上司以爭廢襲相訐告驗之皆

明時印璽總督將擬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當斬株連者眾君先私具

稟見胡君曰士酋在承襲無他志豈宜妄以叛逆坐之胡君曰是督撫

意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稟君乃出稟示胡君讀竟大喜陳於督撫從之

得活者二百餘人蓋少時固已奇偉矣及從廣東歸兩應

南巡召試皆列二等二十三年戊子順天鄉試舉人明年會試取授內

閣中書旋入直軍機房撰擬悉當大學士劉文正公于文襄公倚如左

右手三十八年遷內閣侍讀充方略館纂修提調官又充文淵閣校理

四庫館纂修

變略時巡恒在扈從常以要事騎而馳

上遙識之曰此軍機處孫某也馳驟若是孰謂南人止能坐船耶四十

四年擢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四月遂督左副都御史不次之擢蓋異

數也是年八月授貴州布政使龍里令某殘酷劫去之大定府胥役劉

某點悍杖斃之聞境肅然五年入覲

召對稱旨旋有巡撫廣西之命既至劾屬吏之糾結舞弊號十惡者削

職治罪以示於眾廣東飢開常平倉停採買米價大平廣東人賴以全

活奉

旨嘉獎謂深知大體有古大臣風御製詩以記之融縣四頂山舊產鉛

至是或言歲久砂薄君訪知煤少非鉛少也聞附近羅城縣有長安官

山煤廠旺移砂就之於是鉛額如故焉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反調廣

西兵合剿君往駐梧州擇勇銳者勞遣之士氣騰湧臺灣平嘉勇公謂

是役也得廣西鎗兵之力為多又慮梧州地界兩省餘賊或從此竄訶

之果獲陳興遠等西甯民仇德廣邀眾結盟行劫捕獲之廣東官吏將

窮治起大獄君曰結盟行劫有律在矣事株連為其寬嚴平允又如此

然自安南事起籌糧餉比夫馬督運輻重鉛藥往來瘴地者兩年心力

瘁而受病深矣病亟口授遺奏召諸子勉以讀書承志語不及私而卒

君性仁厚篤於兄弟惠及宗黨工詩文少時已為江蘇學政李公因培

所器在京師與陸副憲錫熊汪編修學金為詩文友書寶嚴齋詩八卷

皆和平廉直之音君生於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五

年五月二十日年五十有七始祖母丹陽還無錫六世祖繼皋萬歷甲

戌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官吏部侍郎歿贈禮部尚書尚書孫仁敷是為

曾祖祖岱正父廷鑑官山東德州州同三代皆以君顯贈資政大夫先

娶華氏早卒繼娶顧氏以仁孝稱治家惠而有法先君五年卒子五長

爾琦先歿次爾準舉人力以博學工詩詞名於時次爾拯殤次爾齡候

補國子監典簿次爾會尚幼女一適太學生華亮孫三慧詩慧遠慧翼

以嘉慶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合葬於金匱縣北胡塋之新阡爾準寔來

請銘方于自四川歸以鴻臚寺卿與君同直軍機又四年子由左副都

御史按察江西君實補其缺故于二人相得為最深初四十二年雲南

總督奏緬甸有入貢之信

上命章佳文成公莅其事奏以君從既抵滇貢不即至

上召公還君曰緬夷震疊已久前因留守備蘇爾相恐罪重不能自決

若警切開導必無不至者公屬君作檄諭之未幾蘇爾相果還而其後

按年入貢與安南同蓋君明遠略熟邊務識夷情洞燭機宜所籌必當

其才識有過人非獨安南一事為然故奉綴書之以示來裔其他政績

甚著不復具書銘曰

治亂持危取昧侮亡國有常經

帝持其綱胡為夸毗以缺斧斤維相尸之維君匡之止戈為武來享來

王吁嗟星象忽隕南荒哭絕食墨其歸其藏後有墮泪弔此崇崗

李保康君岐生墓誌銘 張道賢

乾隆五十有三年春襄城李君文亭謁選於京師得湖北保康縣知縣

遽卒於京邸寔二月二十六日也喪歸而父年八十餘三子君其仲也

兄以哭弟死而君之夫人方病其子日就泣踣踵無以活踰二年封公

喪又八年夫人喪謀葬孝子乃求武君虛谷德為誌且銘虛谷謂莫桐



清儒碑傳集

卷一〇八

清儒碑傳集

四三五

同宜今雖官於黔即歸耳余歸不及見虛谷而虛谷又沒孝子乃以其狀來請余事詳而詞哀余為而著之誌曰君諱岐生文亭其字其先山東冠縣人元末遷於襄陽四傳為明戶部尚書恭靖公諱敏恭靖公之弟之子生員祥修職郎贈生贈文林郎性為君之祖封文林郎象嚴君父也君幼有神童之目年十四入學試輒異等歲庚辰舉於鄉數年權裕州學正又權西平教諭補汝州學訓導歲庚子登進士第七人先是君卷已定第一人皆傳觀拆卷為忌者所抑殿試卷又為忌者抑三甲歸班加教授衡以七品封其親返汝州學任伊陽民秦國棟殺其令而閱撫軍勒兵汝州聲言屠伊陽民且潰君急白幕府榜諭止治首惡十餘人乃安勸業書有將以書語違礙上聞君力言其人已死子孫不識字且其語皆以文害詞不足理也事遂寢歷俸滿當遷觀察張公有年督學王公大鶴同薦之為其守所持又歷俸滿當遷觀察張以堪膺民社薦於是才得一縣不及為而卒年五十有五嗚呼人之哀文亭者以有才無命有書無所發抑塞困頓而歎焉以折而余謂此猶其後也文亭孝友人以論盡之親不遠養又痛其兄此文亭之魂不寐吾知其拊心泣血於冥中也今余揮淚而為君銘因更念虛谷虛谷地下見此銘應讀之而流涕也君配崔氏封孺人婦德克備子希沆字具於狀所著經學授受源流四卷題園詩存四卷某年月日葬於某阡銘曰

以推千秋兮一坏既既極兮後受祺我之銘以為期

（碑陰）

教授修職郎定番州學正晉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張公德興墓表

吾師健齋先生既歿之十有五年晉嗣曉曉成進士入詞館越歲已卯恭遇覃恩贈先生如其官將假歸省母肅然告子曰少失怙先人奄奄未有誌銘今仰承遺澤得少成立使潛光弗曜心滋懼焉乞為文以表之嗚呼予事先生久知先生最深義不可辭謹按狀先生諱德興字健齋先世居鳳陽二世祖屋從明太祖開基贈昭勇將軍三世祖德封護國侯四世祖真授榮祿大夫終明之世襲蘇州衛指揮使居蘇州高祖介祖贈通議大夫曾祖起鵬祖沆俱為縣令有循聲父諱世積國子生

贈修職郎今贈太史謹厚多隱德隨兄世昌宰清鎮遂居焉子三人先生其季也先生幼而孝友家貧為館粥先以奉父母及諸兄姊而已常弗飽伯兄有疾思甘泉先生甫九齡夜出郊數里汲以飲既長勵志讀書補弟子員食廩餼俱冠其賢肄業書院請所貯書精研博覽學益進每試輒高等當是時鉅公激賞同輩欽手畏讓無不以重遠相期許然終不遇以優行貢成均官司諱先生泊如也反躬敦行無所怨尤日手一編怡然自得其詩文益沖淡遠論者以為可及於古生平至性過人門內無忝處世寬厚平易不言人過失內自介然不可干以私自奉簡約而疎於財嘗以數百金貸門人之空乏者已而使其券至今鄉里猶追慕之其教人先品行而後文藝聆所講論使人踴躍鼓舞前後家居授徒主講勻陽黎陽粵西秀峯潯江諸書院官都勻開泰訓導遷定番學正所至訓迪不倦凡生徒之穎異者期以大受中材以下亦各有成嘗謂世無棄材在因人以教之故所造就甚多憶某侍先大夫仕於黔獲從先生游時某方少先生絕愛某彈心誘掖析疑辨難六年餘相依弗忍舍也及某奉先大夫北旋出所得於先生之緒餘應試無弗獲倚由詞垣歷卿貳掌封圻兢兢率先生之教惟謹而繁官於朝末由相見某使黔而先生在粵某撫黔而先生歿已久今昔聚散之聞可哀也已然某聞先生年六十始舉子歿時子幼家無恆產師母支太安人紡績撫孤不數年而曉曉以領解冠於鄉旋以御試冠天下蜚聲詞館仲子亦彬彬序序聞方興未艾此所謂為善無不報者哉某甚慰焉夫中和純粹之氣蘊蓄久而發越必奇先生篤實勵行抑然善下不顯於身即顯於子曉曉民季恪守先型局量宏遠行見勳名事業彪炳寰區積厚流光家道復興文官餘慶信而非誣後之人過墓左而讀豐碑亦可於觀感而興起矣先生生於雍正癸丑三月十一日未時卒於嘉慶壬戌十月十一日申時享年七十前娶王夫人繼娶支夫人子二長日景庚午舉人丁丑進士現任翰林院編修兼武英殿協修次日繼庠生女三長適國子生康師顯次適國子生文可鎮幼適廩生黃永禧先生卒於官歸葬於清鎮之九采原茲為表其墓如右

（碑陰）

羅君有高墓誌銘 王昶

江西羅君臺山以乾隆丁酉與余定交於京師相過從者歲餘明年戊戌五月君會試報罷別余南歸已亥聞其訃又明年庚子余為江西按

察使乃檄南都州知州趙其子之明赴南昌問故。於是之明以遺策來且云將卜地以葬而請余爲志墓之文。臺山少穎悟英雋絕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慕古豪俠奇偉之行。習技勇治兵家言。頃之尋鄉宋道屢授以持教。主一二銘。賴縣鄭原昌勸讀儒先書。乃由程朱陸王諸子之訓上訴六經論孟之旨。年二十餘又受業於通政使雷公。公故儒者。誠曰子聰慧吾懼其流也。於是歸其守約務爲實踐。壬午以優行貢入太學。至京師與彭進士紹升友善。始以性命之學相劇切。其秋中順天鄉試。明年癸未選過蘇州交汪君籍。汪君深于禪悟解脫無礙。臺山素習楞嚴至是遂長齋。讀大乘經以求所謂密因了義者。既還瑞金。率子弟入山講肄導之爲善。興起者頗眾。尋游廣東爲恩平縣知縣。李君文藻客李君昫經誼臺山與之上下議論。又於註疏小學之書益以博而精。甲午至揚州寓高昇寺。時照圓貞公主席機鋒簡捷能以片語折服人。臺山晝夜參究疑盡豁。居半載辭去渡錢塘江止奉化之西峯寺。縣胥疑爲盜集眾捕之。臺山手仆三人餘駭走乃自詣縣縣令釋之。同年邵主事洪以白令乃得釋。遂登天章拜雲圓公像。明年甲午渡海禮普陀山已而至蘇州。偕彭君游洞庭石公愛之。僦僧舍以居。丁酉僧邵君入都都中士大夫相從問學。今吏部尚書蔡公新尤器重之。明年四月得疾七月南歸。余寓書于南雄太守請主書院。抵蘇州復病居數月行已亥正月歸家逾旬而歿。臺山名有高瑞金人也。曾祖萬博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配某氏。距生于雍正癸丑某月日年四十有六子一之明女二皆幼。往余官京師以事集輒與臺山作夜語置酒淪蔬果陳說生平所得于師友及貞公者。時已病猶必至夜分乃去。因以得悉臺山之學于儒也。宗宋五子書而羣經主注疏小學主說文史記主裴氏張氏小司馬氏皆參稽古訓句櫛而字比之。歸於一是於釋也。販心宗乘心折磐山語錄而禪不掩教尤以淨土爲歸。外服儒風內宗梵行於世出世法非同而別。非緣而緣非相而相。廣闊大圓滿默識其所以然。疏證明以通末學之惜。排訾古如梁補闕曰文公鬼文元蘇文忠宋文憲皆以通內外教典稱。至於單思構精神悟妙蹟蓋未有如臺山者。臺山素貧又家庭時有拂逆故不能以家食人或以是恨之。而臺山處之怡然。其所得力可知矣。之明以遺策見示未幾余遭太夫人之喪因以是集授彭君偉論次而傳之。臺山爲文章陋摹擬絕依傍旁通曲豈務抒其所獨契後世當有知之者。故不具論。銘曰。

生也莫測其所爲。逝也莫識其所歸。嗟臺山止于斯。微至人孰知之。

臺山名有高瑞金人父讓生子三長有京次即臺山年十六卒子之明縣學生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後與

臺山名有高瑞金人父讓生子三長有京次即臺山年十六卒子之明縣學生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後與粵都宋昌國同學于賴鄧元昌修儒者之業彬彬然適矣其于書無所不窺精思造微濶陳而出于道大著遂喜佛氏之書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家人驚救得不死臺山遂狂走入深山數月後乃迹得之服沙門服不下髮跌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度錢塘過甬東多託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意爲盜合曹輩數十百人集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跌坐縣庭與縣官爲禪語縣官惶不解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遊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乃歸而卒所著有尊聞居士集行于時

論曰敬至瑞金臺山沒二十餘年矣而士大夫多言臺山遺事者臺山于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于此其諸無愧于爲聖賢之徒者歟昔程子以佛氏爲迷其父欲以中國之法治之夫事在數千載以前數萬里之外又何以知其心之所存與事之所至而爲是論哉如臺山者可以觀矣

羅臺山述

臺山名有高寧都瑞金人。曾祖萬搏。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臺山少而雋偉。年十六補諸生。其明年。寓寧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因慨然慕古劍俠者流。習技勇。治兵家言。視同學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寧都宋道原之爲人者。治先儒書。謹繩尺。躬孝弟之行。君子人也。臺山聞。心動。欲一見道原。會學使按贛州。臺山偕同舍生以行。試寧都。日度道原必在。往訪。果得之。自陳所學。道原不許。臺山盛氣力辯之。道原曰。幸少安。爲子剖其理。昔橫渠先生見范文正公。言兵事。公弗善也。授以中庸。足下之學。視橫渠何如。吾弗敢知。使如橫渠。固非儒者所尚也。況未必如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視聽貌言。思物也。明聰恭從。睿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閨門順敘。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原之水。有根之木。湧沛條達。無壅塞夭折之患。及其成也。身亨而道泰。故足樂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擾。常若有營。以此游于世。得免刑戮。毋累父母兄弟足矣。尚求有濟于天下乎。臺山面赤汗沾背。四肢局縮不自容。請曰。何以教我。道原曰。子反而求之。朱五子其師也。嗣後過從甚密。一日。道原屏人肅衣冠。跪而泣曰。子蔽錮深矣。誠不忍以子相愛之誠。聽子淪墮也。臺山亦跪而泣曰。何以教我。道原乃出其所作持敬主一。二銘。曰。勉爲之。已而道臺山見贛州鄧先生。鄧先生名元昌。篤于儒。道原所師事者也。臺山于是幡然棄所學。徧讀先儒

書。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庵諸先生之論學也。因諸先生之論。以上闢六經孔孟之文。旁推曲證。多剏獲之旨。年二十餘。謁寧化雷公質一。遂受業于門。每有陳說。雷公曰。子忒殷聰。明。然譬諸活水銀。吾懼其流也。居歲餘而歸。乾隆二十七年。學使謝公察優行。貢太學。遂如京師。予時方侍。尚書公于邸舍。一日過編修彭衣春。得臺山試卷。奇之。遂造訪焉。已而文字往來日密。三十年秋。尚書公主順天鄉試。予邀臺山習靜于蘇州會館。楊發臺山得舉。其年冬。予南還。明年。臺山下弟歸。過予家。復與予閉關七旬。靜中豁然識得學問頭。自謂于入手處。決定不疑矣。予友汪大紳治儒釋兩家言。才辯無礙。見臺山而心折。嘗言作聖工夫。須從可欲之謂善。一語下手。臺山云。此是初心所證。階級非工夫也。下手時。便須踏實地。若以生滅心。求不生不滅法。無有是處。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當下示人。不生不滅。本體從此一肩擔起。直造聖域。有何疑哉。居常終日欽欽。無情容。無疾言。有問學者。必告以九容。繼以九思。其言曰。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能與不能。思與不思之謂也。外襲而色取。不根于心也。思繼心。常存其于本也。庶矣。施于四體。不言而諭。幾于命矣。然而道始于勉彊。植于知本。而成于無曠時也。驟而希自然。必不立矣。作而致之。必不久矣。慎之哉。臺山故好讀楞嚴經。至是信向益切。遂長齋。徧讀



諸大乘經及諸經義疏。嘗言東西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究其歸宿。名相雖異。言思絕一。且立二。復何有。唯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故其所論說。粵梵交融。奏刀者然。關節開解。能使塞者通。離者合。若徹屋蔕而闢天日也。既還家。率諸族子弟入鳳皇山。朝夕講肄。導以爲善。與起者頗眾。三十五年入京會試。還舍于家。聞母赴乃行。尋游廣東。客恩平。知縣李素伯所。比歸。膠州法鏡野致書及所著文。論春秋大旨。且謂南宋諸儒不識時宜。持方枘而內圓鑿乎。臺山復之云。承示春秋取義測見事。春秋二敘。破經師之陋。發先聖賢之蘊。使學者卽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顯微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雖然。本末先後之序。亦有不可彊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極。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于學易。學易之本在于謹辨倫。慎言行。約之于禮。人之辨倫言行。盡于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岐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固固持堯舜孔孟之道。于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彊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于

事。是以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于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辯于南北交訌之日。其誤一也。夫所謂時宜者。立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既竭聰明焉。至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無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評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幸孰思之。大紳見其書。歎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肅。世尊下降。諸天震動。于此文見之矣。三十七年。復入京會試。攜其幼子之明水。舍之去。其還也。乃攜以歸。居一年。出游至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登山僧舍。日誦經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昭月貞公。門風甚峻。臺山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緣。不能對。臺山憤入禪堂。隨眾起倒。晝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一切滄謫公案。當下豁然。遂辭去。偕同參二僧度錢唐。至奉化西峯寺。一日出白金易錢。縣胥疑其盜也。捕之。臺山手仆三人。餘皆逃。尋自詣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其姓名。不荅。羈之。告成寺。寧波邵海圖者。臺山同年友也。聞其事。白于令而釋之。遂客海圖家。明年度海上落迦山。禮觀音大士。已而至蘇。與子偕游太湖之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而居之。其年冬。海圖迂之還寧波。四十二年。偕海圖入京。京中士大夫聞其至。多相從。論學。臺山應機析理。發抒心得。聞者莫不暢然。暇輒焚香展經。宴坐終日。明年會試報罷。得風疾。日消損。海圖爲購人淺

治之疾良已。其秋南歸。道子家居。兩月疾復發。杖而後行。又明年正月六日抵家。甫逾旬而卒。年四十六。疾亟。口喃喃。傳說道妙。與兄弟談。以不得終。事父爲憾。妻子環視。無它言。臺山天性孝友。家庭間。每有拂逆。處之退然。與人交。無賢愚。必款款盡言。引之于道。人有一善。愛而護之。若明珠之在髻也。有不善。憫而戒之。若疾痛之切身也。其志彊。故其所以自任者甚重。其願廣。故其所與人者甚誠。其學無常師。行無涂轍。而一不過乎心之所安。與義之所止。烏呼。奮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斯可謂豪傑之士矣。居常治古文。最精審。其言曰。文也者。道之迹也。修之于身。措之于事業。者爲道。修之于身。而次第其功。俟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于事業。而條布其治術。敷悉其德產精微之極。致章往察來。相協倫類。出于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一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燦著。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故君子誠慎乎其文。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氣並。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法戒。誠學者所宜盡心也。又以訓故不明。則文字根柢不立。支離杜撰。規矩蕩然。故于爾雅。說文。治之加詳。一字之義。往往引端竟委。反覆數千言。臺山殲其文多散佚。道原致書魯絜非。將按討其文。錄而傳之。而首以屬子。子嘗錄臺山文爲一集。至是將益廣之。顧念吾兩人平昔契好之誠。切磋之密。其可以無言。遂論次其本末爲之述。以誌之同好焉。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二



清儒碑傳集

卷一〇八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九

鄭環 李文藻 蘇淳 黃堂 葉佩蓀
曹仁虎 魯九皋 沈業富 王鳴韶

甘泉訓導鄭先生碑陰述

武進鄭先生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卒于甘泉縣訓導官署。其家孫國子監生良弼既述其行以請于有德而能言者。而先生之門人知縣左輔又自爲之狀。故吏部郎中貴徵誌其墓。安棧巡撫初彭齡又據大節而爲之傳。則先生之美言善行亦庶乎備矣。然世臣曷知于先生者深。所言當有當。先生以經學名字內。爲宿儒。然人稱先生爲經師。則先生不樂。卽世臣亦不以經學推先生也。先生之治經也。尙調停漢宋之間。又喜採異說。然近世之治經者數十人。世臣盡盡識之。雖精確不一。大略以說經名高。駁難難。而巧爲取利耳。退核其所爲。則僻遠怨誹。與所學相反。而先生之持身接物。必準諸禮。廉潔退讓。至死稱道不亂。此可以爲躬行君子者矣。先生之志在經世。所學既成。而不得用。則常與當路諷誦民間所疾苦。于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然當路莫有能聽之者。其偶有聽受。則事屬微末。而節目條

理復不能稱先生之指。是故當路之遇先生也。雖親禮口頌。而其心則未有不勸且厭者。先生審知之。然有所聞見。必詳疏以告不已。世臣自弱冠遊。見器于公卿。蓋亦志先生之志。詢今證古。卒不得一見諸實事。而其言又每驗。諸公亦以爲悔。然而繼言之。復不見用。積悔以成嫉者。且比比也。世臣于此蓋有戒心焉。然先生每有欲言。必與世臣商可否。世臣或審勢而沮之。則喟然怒曰。天賦子以智勇。蓋將有爲。子安知當路者不有一時之明。能行吾言以全活生靈。而不負天命耶。爲一已之避忌遠勝。遂忍爲默然。非吾所以望子也。先生之操持堅定。不從流俗也。蓋如此。良弼以嘉慶十二年四月十三日扶先生柩歸葬。世臣故揭先生之志。俾良弼鐫諸石背。使後人知先生之可以爲百世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先生諱環。字夢揚。又字清如。涇包世臣謹述。是日辰刻。聞先生凶問。急往唁。入臥室。見先生朝衣冠端坐。持筆疾書。予退出至聽事。問諸生先至者。則曰。先生以丑初疾革。浴畢。敎以公服。天始曙。先生忽起。索紙筆曰。吾注易有四卦未卒業。是以回光續成之。予遂與諸生坐。候至酉。先生擲筆長歎一聲而瞑。急昇上牀。身已僵冷。而卦注畢矣。去來能自主如此。

實生平所未聞見。附記以告後世。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附錄

李南澗墓誌銘

己卯之秋予奉

命主山東鄉試。得益都李子南澗。天下才也。填榜日。按察沈公廷芳在座。起揖賀予得人。越三日。南澗投刺請見。與語竟日。所見益奇於所聞。南澗與人交有終始。雖交滿天下。獨喜就子。在京師日相過從。其歸里也。每越月逾時。手書必至。得古書碑刻。或訪一奇士。必以告。及出宰劇縣。在七千里之外。奔走瘴癘。簿書填委。而書問未嘗輟。暇綴千百言。從不假手幕客。予嘗夢遊南澗官齋。覺而書至。意甚異之。殆所謂同氣相求者。去歲南澗自粵西貽子書。言生癰於尻甚劇。自後久不得音問。又數感惡夢。今冬其弟文海使來告曰。吾兄以去年八月四日病癰。終於官舍。遺命不作行狀。以自編年譜乞先生銘其墓。嗚呼。南澗果死矣。世豈復有此才哉。南澗諱文藻。字素伯。一字荳晚。晚又號南澗。先世自襄陽遷益都之春牛街。祖元盛。父遠。皆以南澗貢。贈如其官。南澗天姿俊朗。年十三從父遊曹家亭子。作一記。游赤壁賦。已有思致。十五學爲詩。二十一補縣學生。好博覽。今古

不爲世俗之學。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既以第二人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成進士。廷對策博覽。爲進士最。以補試例不與進呈之列。然讀卷官交口歎賞。無異詞。久之。謁選得廣東恩平縣知縣。到任後。率檄署新安縣。又奏調潮陽縣知縣。以海鹽三年俸滿。保薦擢廣西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而沒。其居官以清白強幹稱。嶺南俗多竊牛。牛皮色相似。難獲。盜多不承。有司無如之何。南澗始至。令有牛之家各於牛角印烙私記。凡赴墟賣牛者。牙僮以印烙登簿。以印付買生。如告失牛。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驗墟。無得隱者。大府善其法。下所部行之。陽江民劉維邦以母病延道士作法。借鄰人刀十柄縛梯上。以驅祟。吏索錢不送。取刀送縣。誣以不軌。南澗率檄往勘。廉得其實。白於上官。釋之。未幾。陽江令以它事被劾。銜南澗甚。遣親信僕潛至恩平。欲探險事中傷之。居兩月。無所得。乃已。潮陽民好械鬪。往往殺傷多人。南澗至。則懸鉦於堂上。有將鬪者。令地保馳入城。擊鉦以告。立往拘治。衆則散矣。自是械鬪稍息。縣故有東山書院。延進士鄭安道爲師。購經史子集數十種以教學者。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仕其地者多致富。南澗去官之日。囊橐蕭然。還至番禺。命工摹光



儒藏

孝寺贊休畫羅漢四軸以歸曰此吾廣南宦素也性好聚書每入肆見異書輒與衣取償致之又從友朋借鈔藏弄數萬卷皆手自簪校無輒近俚俗之本於金石刻搜羅尤富所過學宮寺觀巖洞崖壁必停驂周覽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携紙墨以從有所得則盡揭之嘗乘舟出迎總督小憩南海廟命僕拓碑乘燭竟夜比曉問總督舟已過矣其詩古文皆自據所見不傍人門戶視近代模擬膚淺以爲大家蔑如也然口不道前輩之短以爲非盛德事過嶺後治公事日不暇給而詩益工郵亭僧院信筆留題雖輿隸皆知爲才子也生平樂道人之善鄉先正詩文可傳者必撰次表章之元和惠定宇婺源江慎修皆素未相識訪其遺書刊行之德州梁鴻書窮老而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咸目爲癡南澗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其在嶺表士子以文就質無虛日獨稱欽州馮敏昌順德胡亦常張錦芳作嶺南三子歌其獎借後進誠有味乎言之也子嘗戲論南澗有三反長身多髯趑趄如千夫長而胸有萬卷書一也生長於北海官於南海二也湛思著書欲以文學顯而世稱其政事三也嗟乎以南澗居家之孝友當官之廉幹與友之誠信固已加人一等乃其所篤嗜者文章

也。文人之病恒在驕與吝而南澗獨否。使其得志必能使古之文士有以永其傳。今之文士不致失其所而竟不遂此吾所以爲斯世惜也。悲夫。悲夫。南澗娶邢氏先卒。繼室周氏生子三人。章郵。章棉。章姚俱幼。女子三人。銘曰。

偉哉李生。文中之雄兮。四部七略。羅心胸兮。名登甲科。官至五品。不爲不庸兮。胡爲不與。有渠蘭臺之選。以昌其文。乃以能吏終兮。昔裴幾原。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任彥升常恐不遇五十。果四十九而云逝。嗟哉李生。年寄適與同兮。恒幹不可留。修名永無窮兮。廣同之里。宰木翳如。千秋萬歲。過者下馬。曰才子之幽宮兮。

李南礪墓表

嗚呼此桂林同知南礪李君之墓。北方之樸學、嶺南之循吏也。君諱文藻，字素伯，號南礪。山東益都人。乾隆己卯舉於鄉，庚辰中禮部式，辛巳成進士。知廣東恩平、新安、潮陽縣事。庚寅辛卯二科分校廣東省試，同知廣西桂林府事，卒於官。君爲吏廉幹，所至有聲。宦十餘年，無一錢攜。一拓碑老僕，搜巖穴，剔榛棘，載書數千卷自隨。嘗曰：官居之貧，山水之奇，金石文字之富，天下未有也。君爲學無所不賅，齊魯間藏書家自李少卿中麓、王司寇池北書庫著錄皆罕傳。君慨然以衆輯爲己任，日所藏書目，日所見書目，日所聞書目，皆詳其序例，卷次，志其刊鈔歲月。其於金石，則專以所見爲主。蓋君意欲依騾書亭著錄八門之目，以編經籍，又欲依朱氏經義攷存闕佚，未見之例，以編金石。其在廣西，寄予拓本數十百種。疾革時，遺言寄予編次，又百種。予雖寡陋，必爲攷核論次，以成君之志。書目則周編修永年志之。君年四十有九，有三子：章郵、章棉、章姚。君卒於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四日。其後四年，予始克表其墓，以告後之讀大雲山房遺書者。

翁方綱撰 《復初齋文集》卷一四

皇朝贈文林郎府學增廣生員蘇景程先生行狀 庚午孟春

曾祖承琛、娶潘氏、陸氏。

祖廷弼、娶余氏。

父維仁、娶錢氏。

江蘇常州府武進縣子城里人蘇淳，年七十九。

先生名淳，字景程，一字謹人，姓蘇氏。宋眉山文忠公賦二十二世孫也。世居無錫蘭儀岸，高祖良知遷居郡城。父維仁，訓股和藥療母疾不起，乃棄舉子業，佐父爲郡掾。歲饑，諸邑吏謀請賑，且略以利，維仁峻却之。曰：人即嗜利，奈饑民何？使一民食，即免一民命。況饑萬萬民，命以自肥耶？若能以饑民爲念，即俸汝，否則吾不能。衆皆泣誓聽命。所活甚衆。太守包祐器之，推安歲薄司，及巡撫江西，俱延入幕府。先生知東庭訓，入塾耽書史，師出羣兒嬉戲，獨端誦不輟。從母歸寧，學稍聞，憂形於色。外祖康和之，授以書，乃大喜。家藏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私取觀覽，即能記憶。年十歲，尹侍郎會一智學江蘇，令生童背誦朱子小學，獨能成誦，拔冠郡庠。教授趙某勉之曰：士先品行而後文藝，少年第一在慎交遊。先生終身行其言。自念諸書必先明理，沉潛大學首章，思之累月，所疑渙然冰釋。雖讀他書，亦怡然理解。館蘇州六年，足不越戶，踐履篤實，始基此。父客遊，僑歸奉母，館於下舍，肉、田，吾不克以養道母，莫思自甘。歲荒，減膳，四道踵相望，得疏



食菜羹足矣。尚思持梁貳肥耶。丁亥年三十七、父歿、哀毀骨立。時館江陰、恨不獲侍疾、辭歸養母、與諸昆弟更迭侍寢三載、景田二叔供養。母沒、痛不欲生、葬祭誠敬、竟盡思慕如一日也。服闋、絕意進取、日誦內則、父母難沒、將為善、思詒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詒父母惡辱、必不果。以自警。且曰、昔吾銳意科名、思博老人歡耳。今則已矣、吾其為諸後計乎。訓子姪不少怠。歲時假館督課如故。兄之子敏士中乾隆壬子副榜、子敏善嘉慶庚申舉人、餘多遊庠食餼者、衣冠進退、咸有法度、不讓者望而知為蘇氏子姓焉。敏士、父卒僅九齡、撫教成立、欲就州判職、止之曰、吾家本寒素、今已上科、正宜奮志讀書、何躁進乃爾。及敏士卒、復撫其遺孤、以長以教、為理其家。敏善舉於鄉、呼而告之曰、我祖考積累有年、汝方獲寸進、宜思負荷、無忝先德。大挑二等、邑喜曰、汝未堪民社、今作教官、是吾願也。然吾謀後數人、尚不克盡職、況為一邑司鐸、當思如何表率士子耶。學者弗令但作時文、必使明白道理、變化氣質、他日達而在上、不至殃民窮而在下、庶幾寡過。郡學將圯、偕鄭先生環儒請修之、三年藏事、率及門繕寫神位、高君文廣義其事、捐資數百金、葺崇聖祠、兩辰、

詔舉孝廉方正科、里人蔣太守熊萬等欲以先生應詔、親往辭之。平生未就百金之聘、每惟飲進少益、始識素餐、持一介不取

之義尤嚴。晚而好易、程傳、本義玩索不厭。學守濂洛關閩、若元之許魯齋、明之薛文清、胡敬齋、顧端文、本朝陸清獻、潘文正諸文集、語錄終身研究之。武進唐君南琛、陽湖王君師曾皆師事先生、得理學之緒者。記振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怠、婦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故嫁娶不用樂、姻戚有贈者、為置一室中。子婦以嘉肴進、必徹一床數十年、賓客瞻卹不少吝。性極和平、而治家嚴肅、心存忠恕悲憫、而練達於事理、咸業以事質、為慮其始終。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弟言友恭、無敢干以私者。不好著書、而訓徒暇、必自立課程。未嘗置仕、而於國體民瘼、人心風俗之所關、靡不留意。議論剴切、識者不以為無用之學也。祖墓於不須葬、乃自買地墓側、塔與家通者並以為不吉、曰、吾求魂魄相依而已、利害非所計也。暮年多疾、然春秋祭掃、必躬親之。晨起訪影堂、述就書室端坐。坐右嚴銘時易。冬不爐、暑不扇、不褻暑、不觀劇、不遠遊、不由妻巷、不事婢大夫、不稱貸、不典衣。曾聞端言師曾切語先生問踐履、曰、學者要切實為己、須先去近名之心、立志而後、自無北轍、循漸行之不遠矣。若行不數里仍北轍、便是無志、自無進步。盤銘工夫、全在一箇字、此處用力不遠、日新又新、從何著力。大學言欺慝、論語言志仁無惡、中庸分君子小人、易分陰陽、皆此意也。孟子從仁心陷溺處提醒、大聲疾呼、於世道最切。



學者先詣孟子。尤有益。或問論語氣象。談渾淪。然學者較聖賢。於自己身心何益耶。請四子書。過心性處。與克己復禮。竭心地光明。遇事不惑。或疑終須閱歷。方詳審。曰。知行原一半工夫。但平時不致知窮理。臨事倉猝。將何以應。能於利少義多者為之。則惑自辨。能於身安心勞者為之。則德自崇。少年精力極當惜。即朋友得力。亦多在少年。中年時余覺從前朋友規諫極嚴。近已衰邁。新友固不肯說。即一二老友。想亦憫其既衰。不肯多說。自當愈覺可危。理財亦持家要事。溫公以儒者治生為急。余生平尺量入為出。四字頗受用。來學者固不計束脩。亦池無千人之事。大抵出而居官受祿。與處而授徒。俱難持為恒產。歲入須計餘十之三。方有立脚處。近日子弟不尊師。半由為師者多計利也。程與齊分年讀書編。學者當奉為準則。課徒無致遠。若躐等躁進。便壞子弟性情。如操之已急。雖捷於取效。恐去後有倍師之弊。余專喜課童子。童子漸染未深。加之啟發。自待天趣。為師者重在立榜樣。為生徒取法。如師喜藏否人物。生徒亦喜藏否人物。師好放言高論。生徒亦好放言高論。可不區有子弟庸俗者。日驚而華。士夫高明者。競趨釋老。愧無樂天之學。徒抱憂世之志而已。嚴立門戶。固學者陋習。然於習俗之染。二氏之惑。却要斬除淨盡。晉始墨翟已變吉。今輒加緯於冠。更無禮意。風俗半為奔走衙門人壞起。流毒遠及鄉里。惟公門既齊。

喪。新喪。原不宜入公門也。卒之前數月。治喪遺囑曰。古人喪具稱家有無。即有無過禮。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二語盡之。近世人子往往於親喪之日。開喪治客。飾其營。一若視為送終大事。於此不用其情。無所用其情者。然按厥本衷。祇以炫世俗之耳目。初非實有裨於吾親。而越禮悖經。反有臨親於不義者。余素性淡泊。每誦陶靖節存不顧豐。歿無求時。省計却時。輕哀薄歛。遭環以穿。旋葬而定數語。視為心契。茲當哀病。酌示喪葬事宜。子恆遵之。切弗徇俗。以傷吾志也。一棺槨毋美。先妣之柩。百味更易。為終身恨事。立誓不豫治以自責。二衣食用疏布。但服青布藍衫。上冠下履而已。三自殯。故至除喪。不用僧道樂工。二氏之教。絕人倫。亂聖道。吾所深惡。至其徒並陋矣。門內葬此者。每以不能化導為愧。況可以自瀾耶。至哀樂異情。有托為虛。矯挽歌者。真曲說耳。小學具載司馬溫公之戒。兒輩自幼即與講解。豈可忘諸。四不送訃。吾家本非望族。大父舉。諸叔有欲送訃者。吾父止之。吾兄弟治考妣之喪。亦如之。累世相傳。禮不可過。城鄉紳士。概弗沾關。五不刻行述。余平生有過無善。第以理經自守。未有顯著之政行。謬為朋輩所許。其可增飾傳會。以適身後之名耶。記曰。先祖無異而稱之。是誣也。與有善弗知。知而弗傳。均為君子所恥。吾子孫慎毋蹈所恥。以重吾恥。斯慰矣。夫六棺不宜久停。能踰月而即葬。善善。或嚴。

寒暑者，暫緩一二月，至是再過期年。一切稱財而行，若新之累人，致助將來非分之取，辱親莫大焉。以上於禮制或未盡合，要不失聖人率儉寡欲之意，有識君子當諒之。及病，題曰亦患四食影多慚，空負一知半解，莫義解述，無忘由誨小廉。余於死生大數，頗覺了然。所不忘者，先世正直樸厚之風，恐後人或至失墜耳。書此永訣，願其勉之。戊辰年陽月，又自題聯，額曰髮膚體先。八十年化日光天，深愧生無可述。方寸中春冰虎尾，敢言殛逆能寧。適卒，時嘉慶十三年十月六日也。生雖正八年九月四日，春秋七十有九。娶馮氏，無子，以弟之子敬善為嗣。孫男二人，德嘉、國祐。敬善守遺訓，即以先生卒之月，曆於陽湖豐北鄉祖塋。隔年十九，受業鄭先生，蘇先生來，鄭先生命庸等衣冠見之。鄭先生蓋心敬蘇先生甚，至，嘗自命為紅杏，而以猶推蘇先生。孟子言，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蘇先生近之。孔子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行誦言，言誦行，躬行君子，胡不慤慤，蘇先生實踐之。然則由循而進乎庸與。憶前謁先生，先生補備善講，然庸滿於大字章句，不足以開道也。己巳冬，自杭州還，見王君所錄尊聞編，又從先生之子某遺囑，行述，則益悉先生之學行，因撰行狀一首，上以備國史儒林之采擇，次以爲累世風俗之模範云。嘉慶十有五年歲次庚午上元日，同邑後學李敏原謹狀。

臧庸撰（拜經堂文集）卷五

勅封文林郎原任安徽宿松縣知縣黃君秋水墓誌銘

君姓黃氏，名堂，字雨樑，號秋水。世籍江西之瀘溪縣，居翁源，世有隱德。父樸庵公，年垂五十五，始舉君，最憐愛之，不使出就外傳，即口授四子五經書，即成誦，或聞外間講論，即通曉大義。時文以意爲之，自有法度，於時人咸以君方江夏黃童云。學使拔君於童子隊中置第一，刻其詩古時藝，懸爲國門程式。自是試必魁曹伍。閏丙子舉於鄉，辛巳恩科，念親老不欲上公車，父促之行，乃成進士，名在第七。廣昌詩人何在田鶴年，君執友也。方自京師就館，穀於天津時，預約君同棹南歸。及君假裝至天津，而在田病矣，君艤舟不發，爲之視眠食，延醫藥，彌月不懈。及病革，視舍殮必謹，躬哭泣甚哀，已乃經紀其旅櫬而歸遷其家。西江太史饒雲南學曙，將心餘士銓咸以爲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如君者，真能朋朋友一倫於天下者也。樸庵公則迎而喜曰：吾初遲于南歸，以爲不應久留滯乃爾，而不知子之能不負死友於南北舟車間也。吾不孤所望矣。君侍父養甚孝，至耄耄爲老，愈益曲盡。父性方嚴，君宛宛孺子狀，未嘗一日不得其歡也。有所欲推子，君息息無聞形聲，亦未嘗一事不如其志也。父年九十三而歿，君哀毀不欲生，服闕後始



謁選得安徽之宿松令。邑故難治，又苞苴盛行，君洗手敬職。有石、吳二姓者，互爭兆域，以貨財角勝，至久不決。君秉赤心勘定，其訟立解。收猪奴有縱猪踐田穀者，農民劉某持鎗捍之，誤傷及某足。某足創既平復，旋死於夙疾，而點者嗾以死於鎗，控前令將論抵矣。君廉其冤狀，並追取藥師醫方爲確証，某得更生。邑西界黃梅，黃梅弋獲流匪，令嚴鞠之。知在原籍宿松犯竊案，即以獲鄰省逸盜報大吏。大吏下其事於縣，縣吏請補報盜。君曰：黃梅自盜，吾邑自竊，而獨不省事主原狀止於穴壁乎？計贖在一兩以上，將陷之大辟，吾實不能。大吏又謂君不補報盜，部議必不利於君。君謝曰：將行一不義，殺一不幸，以求保全一縣令，非狂惑喪心，卽神鬼奪魄耳。某自束髮讀孔孟書，宿留胷中，既數十年，誠不能一旦鉤吐而棄之地也。卒以此望吏議。君有強立之志，有廉靜之守，有剴割之才。然君不苟隨，而上官不能直其不苟隨。上官能用拯，而君不能強其必用拯。君之所以不得展其職也。君博聞強記，早貫穿經史，旁及音律、星命、醫卜諸書，而性冲恬，於人世一切窮通得喪泊如也。既罷官歸來，意氣閑遠，嘗時楓浦不輟，有終焉之志。惟夙負文望，遠近學子請業請益，名公巨卿逢迎者，惟恐或

失。在粵東，主信州、惠州講席。在江西，一主撫州講席。最後江西撫軍藩伯延主省城友教書院，先後成就人才甚衆。士之聞所聞以有立者，不問而知其爲君弟子也。著詩古十餘卷，門弟子請鐫以行世，君嫌自炫，不許。藏於家。君生於雍正庚戌七月初四日，卒於乾隆乙卯五月初八日，年六十有六。配鄭孺人，先十二年歿。側室程氏，子二人，長鏞，乾隆己亥恩科舉人，鄭孺人出。次鈞，郡庠生。程氏出。女三人，孫男四人，潤曾、浩曾、衍曾、錯出。沒曾、鈞出。子與君爲同年友，契君嗜古工文，而不獲盡其用，又舊識錯於京師，錯能世君之學者。及是君將就窆，鏞錯先期來請銘，予不獲辭讓，因據狀識之。銘曰：學之與治，古一近判。所養所用，截分界斷。君抱方施，其志在合。隻輪方轍，衆口交雜。舉棄道旁，騏驎孰駘。良樂不遇，嗜殊酸鹹。退修初服，傳經足娛。滋晚樹晦，德馨不孤。其仕雖蹶，其道則貞。習坎出坎，有孚心亨。隆封特起，口相告語。澤在桐鄉，學傳舊侶。

余廷燦撰 《存吾文稿》

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葉君墓誌銘

乾隆甲辰秋，珪既哭吾友辛麓葉君于喪次，明年春，其子紹樞來謁，泣曰：先君素心之交，無喻先生，今將返葬于湖，敢乞銘。珪不得辭。案行述，君諱佩蓀，字丹穎，號辛麓，浙之歸安人。先世自宋石林公由括蒼遷湖。祖金聲，考鳳池，俱以君貴。

諸贈中憲大夫，山西河東兵備道。妣巫與陸，俱贈恭人。兄弟三人，鍾英、鍾麟，君其季也。贈公治刑名，館于某縣，有盜株逮十餘人，獄成矣，爲挾其疑，白令再讞之，果誣也。十餘人者皆釋。是年，陸太夫人實生君，六歲而母喪，就學于他姓塾，貧不能買書，得架土舊書，易本義，請師授讀，求其解不得，曰：吾他日必自得之。十六，從邑諸生吳三錫學制義，三錫奇之，而贈公以病失館，貧甚，不能具束脯，欲君改業，泣不何。吳曰：此于何可不讀書？吾將挈而就館，且飲食之，何患焉？及君既貴，曰：吾非吳先生不及此。苟一日溫飽，必與吳氏共。湖之人兩賢之。年十八，爲諸生。二十，庚午舉于鄉。時贈公七十有三矣。甲戌，成杜培因榜二甲五名進士，分部試主事，而贈公卒，奔喪歸。服除，試兵部車駕司。庚辰，授武庫司，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擢職方司員外郎，武選司郎中。乙酉，京

察一等。丙戌，授河南衛輝知府。君能于曹務，綜核詳緝，及爲郡，治大小獄，懇惻明恕，必得其情。署開封，調南陽，益以廉潔惠民爲治。辛卯，卓異引見。擢河東道。其去豫之晉也，南陽士民走送者萬人。初，君與予兄竹君同舉進士，最相得。君時寓居城西南，距予家稍遠，竹君與予同車出，雖往城極東北，必紆途訪君。予方苦古刻，每難之，而不能挽也，故早熟君。歲丁亥，予司臬湖北，見君子衛輝，及君來河東，而予司藩于晉，爲同僚，又與君同年生。察君之治河東，則真能爲民者，乃相得益歡。君方講求水利，疏凍水達五姓湖，脩蒲之虞舜廟，建書院，教所屬，躬行保甲而不擾，旌閭節孝，不遺幽僻，久而益勤。暇則治易，盡取漢唐宋以來諸家傳注及河洛先天月卦卦氣變卦反對諸說，必索其所以然，然後舉而空之，曰：易不在是也。乾坎艮震以主陰平內，巽離坤兌以從陽乎外，天之本然也。易以乾坤爲體，而二氣以乾爲元，聖道之異乎老釋者，乾德也。三聖人所言者，不可增損一字。三聖人所未言者，吾不敢加。著易守四十卷。乙未，戊戌，再署按察使，兩舉卓異入覲。己亥，授山東按察使。時東撫與君異趨，君確然自守，惟盡心于刑之中，曰：吾所得爲者不可撓也。辛丑，授湖南布政使，咸以

碩果得與爲君慶。壬寅護湖南巡撫事。東撫敗以不先舉發。吏議當革職。奉

旨降補知府。君入都請校書。萬冊自效。癸卯歲除。予自閩還。見君。語予曰。某于易究心十五六年。若可自信矣。他著錄尙書、詩、禮、經義及詩、古文又數十卷。其沈思勤學而心力亦瘁于是。明年得嗽上氣疾。予屢就問。勸之省心養氣。君頷之。竟以九月八日卒。嗚呼。若君之靡而惠在所則民受其誼。而膏于年。不溥其施。豈獨爲君惜且悲也。君生于雍正辛亥四月二十九日亥時。年五十有四。元配周夫人。繼室李夫人。晉寧鶴峯先生諱因培之女。有子四。紹桂、乾隆己亥舉人。議敘內閣中書。紹棻、紹桂同榜舉人。出後于世父鍾麟。紹桀、紹本皆監生。孫二來、章、含章。女三。長適太學生錢慎。次適太學生沈昌培。三適編修邱庭濫。女孫一。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銘曰。陰德在民。陽德律身。歸復其真。以隆而子孫。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三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墓誌銘
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習菴。于同里總角交也。君之高祖母。予曾祖姑。而予曾祖母則君高祖姑。君之尊人檀涌公爲先大父入室弟子。予又受業於檀涌公。君少於予三歲。相視若昆弟然。已而同客吳門。先後以

召試通籍。又同在詞館。應制詩文。互相商榷。游覽宴集。出入必偕者。蓋四十年。予視學東粵。僅半載。奉諱歸里。遂不復出。又十餘年。習菴亦視學於粵。隨行貽書告予。謂任滿日當乞養南歸。相從尋山水之盟。乃到任僅半載。奉太夫人之諱。馴至不起。嗚呼。當代失一大手筆。聞者無不盡傷。況交親至厚如予者乎。孤子臣愚以誌銘見屬。誼不可辭。君諱仁虎。字來應。別號習菴。本姓杭氏。世居嘉定之周公邨。十世祖維德。幼孤。依母氏居外家。子孫因以曹爲氏。五世祖元徽。移居城西之外岡。高祖國正。贈武德將軍。曾祖錫命。康熙壬戌武進士。湖廣撫標中營游擊。祖源。歲貢生。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始移居縣城。父檀涌公。文行爲士林推重。弟子著錄最盛。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君貴。誥封奉直大夫。晉贈中憲大夫。母程氏。累封太恭人。君少而好學沈靜。不妄出一語。而於所讀書。悉能貫串。同邑王君鳴盛少負才。俯



儒藏

視儕輩、獨與君與子爲二友。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學使蒲州崔公紀有奇才之目、中丞覺羅雅公樛亭選高才入紫陽書院肄業、州縣以君名應。時青浦王君昶與子亦同入院、三人者食則同、夜則聯牀、而長洲吳君泰來、上海趙君文哲及王君鳴盛數過從、相與錄屬爲古學。君在院尤久、院長沈文忠公致稱其詩、學使寧化雷公益舉君優行。乾隆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君獻賦行在

召試列一等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倭直之暇、刻意吟咏、未嘗遺諸貴游。二十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君詞賦久爲海內傳誦、及在禁林、每遇大禮、高文典冊、多出其手、館閣代言之文、院長輒委屬艸、皆典重清切、宜古宜今。遷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扈蹕盤山、有奉

敕廣和譜作、遷翰林院侍講、轉侍讀、進右春坊右庶子、擢侍講學士。五十一年、奉

命視學廣東、與平少詹恕交代。少詹爲諸生時、嘗受業於君、身人傳爲美談。明年、程太恭人終於官署、君方按試連州、不及視含殮、聞訃晝夜號泣、甫卅月、竟以毀卒。

時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八日、距生於雍正九年五月五日、春秋五十有七。妻陸氏、繼妻申氏、董氏、皆前卒。子臣晟、女二人。君起家儒素、以文字受

主知、久列承明著作之廷、京察常居一等。兩遇

大考、皆列二等、教習庶吉士凡七科、前後典鄉試者二、分校順天鄉試者一、分校會試者三、總裁武會試者一、後進得其品題、便成佳士。舟車所至、乞詩文者屢滿戶外。博極羣書、精於證據。詩宗三唐、而神明變化、一洗粗率、佻巧之陋、格律醇雅、醞釀深厚、卓然爲一時宗。少時與王、吳、趙諸君唱酬、彙刻其詩、流傳海舶、日本國相以餅金購之。在京華、與館閣諸同好及同年友爲詩社、率旬日一集、或分題、或聯句、或分體、每一篇出、傳誦日下。今所傳刻燭炙現二集是也。其事二親孝、所得俸錢分寄諸弟、無私藏焉。所著詩有宛委山房、春榮、菴華偶和、素中雜稿、輟韻、鳴春諸集、又有蓉鏡堂文稿、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攷、轉注古音攷。學士在唐宋時預聞機密、今則專以文字爲職、然亦惟鴻筆麗藻、斯與職稱。學優如君、其不謂之眞學士也夫。銘曰、威鳳五采、鳴于朝陽。詞臣報國、厥惟文章。漢廷枚馬、鄴下陳王。詩歌元白、制誥常楊。慶歷歐梅、元祐蘇黃。虞楊

范揭、高楊、徐張、淵哉若人、文苑之英、名位未極、命聞不忘。誰其銘之、噲昔厲行、竹林路杳、懸河淚滂。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三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九皋、字絮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寧、康熙庚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冲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寧、謁朱梅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難之、隨君宵渡江、至懷寧、見鮑、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而自傳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于子弟、及鄉之雋才、又授于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鮑。茲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卯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養、乃出就官。是時肅問、寫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違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滿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旣廉、又減其役。



儒藏

之得已者、而重禁侵竄、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熊聞、乃自告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于官、年六十三。娶楊孺人、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殞。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誥銘。銘曰、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行企矩、其文陷雅。卒寅德在夏、而士興其庭宇。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姚鼐撰 《惜抱軒文集》卷一三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既堂墓志銘

運使沈公諱業富字既堂。元代由吳興徙高郵。明代遷貴州普安。官河南按察副使。奕琛者復歸高郵。曾祖弼、官廣東高州府知府。遷儀徵。祖文對、遷江寧。父之亮、徙揚州府城。公猶以高郵通籍。祖、父皆贈如公官。公幼穎異、好學、雷學使鉉始拔之。年二十二、舉于鄉。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習國書。有謂公早達爲倖者、里巷擊析者曰、吾每當子夜風雪時、過沈氏書樓、未嘗不聞讀書聲、何倖也。越二年、散館、授編修、撰制誥、文、辦院事。庚辰、充江西副考官。壬午、充山西副考官。乙酉、分校順天鄉試、皆以先正法衡文、得士爲盛。尤屏絕聲氣、關節不通、館譽重之。前後充國史館、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乙酉冬、補安徽太平府知府。掌院劉文正公曰、纂書之勤、無如君者。欲畱公京秩、未果。公久于太平府任者十六年、于災備尤盡職。己丑大水、城野成巨浸、公隨布政司坐浴盆經行村落。公曰、太平昔年賑多者三四萬口、今非五十萬口不可賑。乃大行。當塗縣大官圩決、公夜半至、見遠邨肆奪、火光銃聲不絕、公自爲密札十、下各官圩、勸富家糴濟。曰、本邨人而相識、鄰邨卽路人矣。今當各保各



邨毋轉掠、轉掠是圩皆路人也、互相殺能保富乎。今密札不顯諭者、別有以靖之也。有告某家不糴者、笞械之曰、汝奉何明文、令富家出粟耶。民始定。糴濟大行。總督聞之、下其法于他郡。辛卯秋、泗州水、撫部裴公知公賢、檄治其賑。公釐戶口之弊、民受其惠。乙未旱、禱雨無應、爲文哭祀社稷、木主卒得雨。庚寅大疫、設藥局、瘞局、總羣祈禳、民乃寧。前後課各邑種柳數百萬株、官路綠陰相接成幄。督理暴露十餘萬棺、有一邨同時舉數百棺、前明之棺尚在者。民始而譁、及見其親之骨、感泣曰、非府君教督不至此。戊子、割辨妖妄案起、羽檄紛馳、捕搜徧各郡、獨太平不獲一人、有誣者立出之。上司責公、公曰、本無妖、曷捕焉。蕪湖有兄弟訟者、公察其詞出一手、杖主訟者、兄弟悔悟、友善如初。當塗有師弟互以陰事訐者、公取火盆置案前、卷盈尺、遽火之曰、爾等詞必有彙、可上控。曰郡守焚案、不汝靳也。師弟皆泣、訟乃息。貴池有以墓地訟于部者、塵案山積、公夜視舊牘、得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官契、公謂愚民安知閏、檢明史七卿表、得是年閏四月文、遂据以定其讞。公治郡資最深、每考績輒有尼之者、或勸赴省、公曰、求之得、可恥也、不得

更可恥也。逮辛丑、始授河東鹽運使。純皇帝所特簡也。河東鹽池受淡水歉產、商運蒙古鹽多勞費、及鹽盛產而弊益多、商益乏。公曰、鹽池自古爲利、不當革。若聽民自販、必致蒙古鹽內侵。商人之力不在寡、在不均、其弊有三、奸商弄瘠據肥、一也。費浮地遠、伏攫其利、二也。簽代之期、貧富倒置、三也。乃立均引順路之法、總三省引地以三等均之、復以道路相近者順配爲五十六路、路各一籤、令各商團分籤掣之、於是賂絕而弊不行。洎乾隆六十年後、廢商運、蒙古鹽內侵。嘉慶十一年、復舊制、皆如公所預燭者。公所蒞皆興學愛士、修書院、習樂舞。運司署西隙地、仿鄉場號舍、立四十舍、月課諸生。才人黃景仁歿于山西公署、公經其喪、厚其購、送其柩歸常州、海內高其義。事母以孝聞、在晉甫一年、以母老宜奉歸、請終養、撫部不許、固請、乃許之。俄而湖北陸撫部有凡官親老者、勒令終養之議。撫部曰、非一月前入奏、今無以對子矣。公曰、但得終養、卽勒歸無憾也。母卒、喪以禮、服闋、以湮疾、恬然不復出。居鄉十餘年、多善舉、里黨皆曰、沈公乃正人。所著有味鐙齋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生于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卒

于嘉慶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子在廷以十三年某月干支葬公于某某山之原。配鄭淑人。祔焉。子一。在廷。癸卯舉人。內閣中書。女一。適工部郎中裴正文。孫二。勤增。太學生員。次勤植。元昔以長女荃字之。余女。殤。勤植亦未冠卒。公與先大夫友善。且爲姻家。故公子屬元爲銘。銘曰。

公文在經。公學在性。忠厚其心。砥礪其行。拙于成宦。勤于從政。飽民之饑。療民之病。以史斷獄。以道出令。苦監既調。澹泊無競。以孝辭職。壹志溫清。既享其壽。乃歸其命。藏此佳城。積善餘慶。鄉里私諡。僉許曰正。

阮元撰 《寧經室二集》卷五

鶴谿子墓誌銘

鶴谿子姓王氏。名鳴韶。字鶴起。有薄田在太倉之鶴灘。因自號鶴谿子。外舅虛亭先生之次子。而西莊光祿之弟也。其先世事迹已具外舅墓志中。鶴谿子少于子四歲。初相識時。年裁舞勺。眉目如畫。舉止有名家風度。潘染家學。高自期許。稍長。涉獵羣書。慕洪景廬。王伯厚。陶九成。王貽上之風。好評論古文。人物侃侃伉伉。不肯隨聲附和。子嘗謂西莊曰。君家又得伯彌矣。及子作就壻。晨夕與偕。歲時中外姻婭聚會。請詒。子或少屈。鶴谿子

必助子措拄之。以是知其遇子特厚也。子與西莊先後入都。鶴谿子侍二親在家甚謹。而學日益進。學使戶部侍郎夢麟公賞其文。以廷謬名補新陽學生員。後乃改今名。性落拓。潛于榮利。而好爲詩。古文。兼工書畫。外舅論詩宗眉山。劍南。其書似裴柳。行書似李北海。鶴谿子盡得其傳。又與邑高士周晉瞻牧山談畫理。遂精其藝。與陸孝廉卽仙稱二妙云。西莊自列卿家居。以詩文提唱後進。評選江左十二家詩。鶴谿子居其一。論者不以爲私。庚乙未。子督學廣東。招鶴谿子至署。酬唱往復。無間。昏旦。過巖洞奇秀。輒邀同游。鶴谿子嘗得錢叔寶紀行圖殘本。乃弇山圖故物。欲仿其意。自吾邑至粵。所過湖山鎮市各紀以圖。規畫甫有緒。會于聞先府君之訃。匆遽歸里。此事遂輟。生平喜鈔書。所收多善本。每有新得。恒就子評泊。尤喜元明人書畫。眞屢入手立辦。家貧不能多蓄。有心賞者解衣付質。庫易之弗惜也。於邑中文獻畱心搜訪。寺觀橋梁殘碑隻字。躬自摹搨。攷證異同。以補志乘之闕。談先達遺事。世系派別。里居遷徙。立身賢否。歷歷如在目前。自鶴谿子歿。而後生數輩故者。無從質所疑矣。生于雍正十年某月日。歿于乾隆五十年某月日。春秋五十有七。娶莊氏。子嗣學。嘉定縣學



藏 齋

生嗣祥。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文毅之裔、簪紱綿聯。元陽學仙、孟風逃禪。有文而隱、鶴
谿繼焉。跌宕琴劍、揮灑雲煙。詩書滿腹、養笠一軒。第五
之名、自足千年。少託葭莩、晚親笑言。人琴永訣、風流未
湮。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六

校記

①清：當作「清」。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

陳守詒 許祖京 嚴長明 江沅

先考行狀

府君姓陳氏諱守詒字約堂號仲牧一字種木。先世居新城城內自曾祖浣修府君始遷居西鄉之中田里曾祖以汧

贈朝議大夫曾祖妣李氏

贈恭人祖世爵

贈資政大夫祖妣魯氏

贈夫人考道乾隆甲子舉人戊辰進士

贈光祿大夫妣楊氏

贈一品夫人府君兄弟五人女兄弟三人長伯父

恕堂府君守誠浙江分巡金衢嚴道前卒次府君

次叔父履堂府君守中乾隆庚寅科舉人候選內

閣中書

贈贈中憲大夫前卒次叔父釋堂府君守訓分巡

濟東泰武臨道擢江蘇按察使前卒次叔父果堂

先生守譽乾隆辛卯科舉人候選內閣中書

誥封奉直大夫長姑母長於府君姑夫內閣中書楊尙銓前卒次姑母少於府君姑夫太學生涂志紉次姑母少於府君姑夫太學生魯勳前卒府君體質魁梧性嚴重而心慈厚內和睦家庭而外任卹於鄉黨親戚接人處事一以誠意至義之所在斷斷不少假借焉少隨侍先曾祖浣修府君治生計於南昌能得浣修府君歡心先祖凝齋府君晚家居恕堂府君已出仕矣遂一以家事任府君凝齋府君卒府君居喪盡禮服闋由前豫工例捐員外郎以乾隆二十九年出補兵部武選司居年餘以伯父恕堂府君卒於家急引疾歸先是居南昌時恕堂府君爲門戶計嘗有所資助及折閱奔券者不下數萬金府君既與諸兄弟以所受分於凝齋府君之產業重勻攤析分之矣及是痛伯兄以官事復毀其資乃諗諸兄弟復析產如前勻攤時諸叔父皆敬聽無後言人稱陳氏之孝友者上則賢府君及諸叔下則賢恕堂府君之長子伯兄元蓋伯兄於家庭間事無不就府君謀府君所欲



謀者亦惟伯兄能行之。故伯兄之卒，府君及吾母魯太恭人哭之慟。及吾母魯太恭人棄養，而府君遂惘然無所向。因自號曰半癡翁。嘗語煦等云：汝知吾命名之意乎？自汝伯兄歿，而吾外失一助，自汝母歿，而吾內無助也。府君嘗憫附近鄉鄰之困于荒歉也，以祖母楊太夫人七十壽辰，奉楊太夫人命，出數千金買穀，倡首於各村落，建立義倉，春借於民，秋還於倉，歲積其贏，以爲儲蓄。自是附近居鄉不憂歉歲。至製衣被以貸人，及施藥、棺木諸事，歲行之不爲倦。蓋府君家居者十五年，至庚子春，奉楊太夫人命，乃復出。凝齋府君爲宋儒學，晚以授吾舅氏魯山木先生仕驥。而居南昌時，知名士如南昌彭文勤、元瑞、鉛山蔣心餘、士銓、武寧汪輦、雲軻，皆樂從凝齋府君遊。因訂交于伯父恕堂府君及府君。府君內守凝齋府君家法，而外能得友朋之益於山木。心餘、文勤、輦、雲皆各取其善。府君之家居也，嘗割宅以居心餘，而經紀輦、雲之喪，挈其孥以居於中田。輦、雲之子孫遂爲新城人。及

府君之在官也，文勤已入直

內廷，不能數數見。惟蔣心餘先生以編修居外城，數以詩詞相切磋。府君故工填詞，至是詞益進。其所往還，皆敦尚樸實氣誼之士。偶以宴會來者，皆敝車羸馬，無豪縱奢侈之習。蓋府君性厚而識通，所取益於友朋者，以敦實行爲先。不孝用光入翰林時，作書訓之曰：稱職爲難，當日夕奮勉，不改秀才家風，方慰我念。讀書當守祖訓切實有用四字，不徒涉獵爲能也。汝性頗近浮華，宜急改之。交遊尤宜慎重，不可濫交也。嗚呼！觀府君之所以訓用光，則府君之自處可知矣。故人嘗舉萬石君質行勝於齊魯諸儒，爲府君頌，蓋紀其實也。初官兵部時，尙書爲諸城劉文正公。府君以武選司稿進，會武弁有名墨者，文正舉以問曰：是何字？府君曰：是唐時所製字，讀若照。文正笑曰：君何從知之？府君亦笑曰：向不知此字，以昨閱稿，細攷得之耳。文正以府君語樸誠，而察其居郎署勤慎端慤，無奔競習，遂大器重府君。及再入京師，文正已卒矣。府

君嘗語及文正之知己而嘆息不置云。居數歲監督南新倉。旋推升車駕司郎中。調大通橋監督。時花戶貧乏不能運米。府君出私財七千金貸之。或諷府君以勿受人欺。府君曰。吾行吾意之所安而已。他不之問也。乾隆五十一年。出補安徽潁州府知府。未至。調太平府。書中丞麟素知府君。府君來謁。迎謂曰。太平事簡。君才治大通橋有餘。分其半治太平足矣。退而語康茂園方伯基田曰。此良二千石也。凡他郡縣難了案牘。皆檄府君往聽斷之。府君皆執法以治。不爲苟且詭隨之行。而其待同寮也。一以樸實。退讓自處。人不能以府君之獲乎上藉爲趨附。故皆重府君之伉直。而彌信府君爲長者。繼而朱石君。孫補山兩相國來爲巡撫。總督交重府君。方欲卓薦。而府君丁祖母楊太夫人憂歸矣。復服闋。出補官。以乾隆乙卯秋補河南陳州府知府。抵任未數月。值楚北亂民爲患於秦楚蜀之間。陳州所屬縣毗連潁州界。府君命申嚴邨落防守。而團練民壯爲守禦策。當守太平時。嘗修太

白樓。康熙公祠于采石。有文士來遊者。嘗與登臨。飲酒賦詩以爲樂。及來陳州。嘗欲修蘇子由亭。未及爲。而乞病歸。以嘉慶六年三月至家。府君居官居鄉。一以實心實力任事。於財利不爲毫髮自私計。於人有善則稱。有過則戒。困乏則助。自一家羣從。以至親戚朋友。故舊之子弟。莫不因其親疎之宜。以行其意。臨川令常州莊君櫛以事去官。非其罪也。府君代爲捐復。初居京師時。買宅一所而署之名曰黎川新館。曰。以居吾邑之計。偕來京師者。再入京師。嘗雪夜與補山孫相國宴坐。曰。吾輩擁爐。不知門外雪深幾尺。彼露處者其若何若。因縱談及遠戍之苦。曰。甘肅冒賑案。彼罔知法紀者。罪無可追。顧其間亦有以株連。且其家室何罪。今伏法者若而人。遠戍者若而人。末減者若而人。俱已籍沒家室不能歸。以金資之歸可乎。補山曰。吾固有此意。君能助之。則大善。府君曰。諾。因各捐萬金。畀人攜之往。蓋藉以得歸者數百家。嘗念中田地卑下。而水淺多沙。瀕水居者歲有水患。語煦等曰。



若得二萬金爲濬河身取其沙以築隄則宅者不憂墊隘矣。且水日深而隄上植樹木鬱然若屏障則人之居此鄉者仕宦亦顯貴於形家言亦爲利甚大也。嘗取祠傍數百金地址爲居室而未能于其值因欲就其傍建藏書樓藏凝齋府君遺書而奉凝齋府君像於樓傍爲義學以居子孫之讀書者其贍之以義田學田費皆數千金。嘗曰此吾事也。壬戌以書訓用光曰吾居家得與三五兩叔父白首相聚甚樂所不嫌意者不能卽修藏書樓及擴充學田義田而已。蓋府君勇於爲義以利物濟人爲心自少至老無倦不獨當家資饒裕時輕財好施而已。雖官京師斥去家資大半及兩爲郡守歸而兩鬻田萬金以償逋戶。辛酉壬戌之間家無餘資矣而於宗族鄉黨間猶惓惓於義所欲爲也如此。府君體素壯無疾又善自調攝日兩食每食飲酒兩小杯一飯一粥而已。偶感疾輒去飯粥少閒仍清齋如是者數十年人以府君顏貌之豐又善自頤養咸謂可登耄耄也。嗚呼孰謂以微疾遂

至不起耶。初五六月間府君以醫左患癰藥敷治之良愈。至十月患胃氣痛服藥一吐而愈。顧六七日則又發至十一月初遂劇然猶臥起如常惟減食耳。嗚呼孰謂至初八日早飯纔兩口遂覺痛劇至酉時遂棄不孝等長逝矣。嗚呼痛哉。府君生于雍正九年正月初十日戌時距卒享年七十八。配魯恭人廬陵訓導淮之女乾隆辛卯進士原任山西夏縣知縣仕驥改名九臯山木先生之姊前卒。子六長不孝煦充四庫書三分館校閱議敘舉人加捐光祿寺署正魯恭人出。次不孝繼光三通館膳錄議敘加捐州同嘉慶四年川楚例加捐知州選補甘肅寧州知州庶母胡宜人出。次不孝用光庚申科順天鄉試舉人辛酉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壬戌授職編修充國史館總纂文穎館纂校文淵閣校理戊辰科欽命河南鄉試正考官魯恭人出。魯恭人臨終以庶母姚宜人無子命用光奉以爲慈母。次觀音保

庶母曾氏出。早殤。次不孝璿光。庶母方氏出。次不孝瑾光。考取欽天監肄業天文生。庶母湯氏出。女二。長適山西典史同邑楊鋌。第六子以涵。庶母李氏出。次適同邑吳中杰。庶母方氏出。甥孫三。孫十。二人。長蘭祥。邑廩生。不孝煦出。次蘭畦。不孝繼光出。次蘭瑞。業儒。不孝用光出。次蘭林。蘭森。俱業儒。不孝煦出。次蘭芬。不孝繼光出。次蘭滋。蘭第。蘭豫。俱業儒。不孝用光出。次蘭霽。不孝繼光出。次科孫。次會孫。俱幼。不孝璿光出。長子煦婦。姑母楊孺人。次女也。次子繼光婦。原任湖南郴州吏目同邑黃世逢女。三子用光婦。原任山西直隸忻州知州同邑魯演女。五子璿光婦。候選從九同邑魯某某女。孫魯姑母姊之女也。六子瑾光婦。同邑余某某女。孫蘭祥婦。鉛山蔣編修士銓孫女。臨清州州同知廉女。蘭畦婦。同邑孔某某女。蘭瑞婦。壬申科舉人施南府通判東鄉吳居澳孫女。庚申舉人國子監博士嵩梁女。蘭林婦。同邑江某某女。蘭森聘涂氏。涂姑母孫女也。蘭芬。蘭滋未聘。蘭第聘吳氏。吳氏妹

女也。蘭豫聘王氏。同邑王鴻女。蘭霽。科孫。會孫俱幼未聘。孫女十四人。長孫女適楊姑母孫某某。重甥孫三。不孝煦出。次適己亥恩科舉人。候選訓導鉛山蔣知節子立民。重甥孫二。不孝煦出。次適楊姑母孫某某。重甥孫二。不孝繼光出。次適舅父同同邑涂青崖長子慕郊。不孝繼光出。次適舅父魯山木先生孫應祜。應祜前卒。不孝用光出。次適涂青崖次子慕邗。不孝用光出。次適同邑王鴻子心尹。不孝用光出。重甥孫三。次適原任南海縣知縣王軾子汝誠。重甥孫一。不孝用光出。次未字。不孝繼光出。次適平涼縣知縣新建趙質彬子某某。不孝繼光出。次未字。不孝煦出。次未字。不孝用光出。次字建昌府同知長洲譚元子蘭祜。不孝用光出。次未字。不孝用光出。曾孫四人。長福。長孫蘭祥出。曾孫出。集福。次孫蘭畦出。增福。廣福。長孫蘭祥出。曾孫女一。字孫壻。王心尹子。次孫蘭瑞出。嗚呼。不孝煦。璿光。瑾光。侍疾無狀。致府君以康強無恙之身。嬰小疾。遂至棄養。不孝繼光。用光。復宦異地。不能親



湯藥、視含歛。不孝煦等何以爲子、何以爲人、終天之恨、百死莫贖矣。惟痛念府君生平事事可以傳示子孫、當家饒裕時、府君得行其所欲爲。及晚年家中落、雖府君胸次豁達、不以財賄耗聚爲念、而環視親族鄉黨之間、府君所欲抒平生之懷、以繼繼繩繩、施行未已、而鬱而未伸者多矣。此數年中、府君嘗自肩輿往各村落、察視義倉、歛放穀事、凡自中田來者、皆能言府君于義倉事至老猶不倦也。府君生平言行、茲就不孝煦等所能記憶者、忍淚濡墨、略陳梗概、要亦第言其大略而已。於府君之志事、尙未能得其萬一也。惟冀當世有道德、能文章之仁人君子、錫以銘誄、俾後世子孫有所稽攷、則生生世世、感且不朽。不孝男煦、繼光、用光、璫、光、瑾、光泣血稽顙、謹狀。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三

先考方伯府君行狀

謹按家譜、許氏自宋紹興時扈蹕南渡。明初名柔、字叔剛者、始居德清縣德清山之陽。德清山又名烏巾山、號烏山許氏。第六世名松者、生子五、長孚遠、前明南都兵部右侍郎、諡恭簡、載明史儒林傳。少子紹遠、始居城中、號縣東許氏。

曾祖煌甲、皇朝國學生、贈中憲大夫、贈通奉大夫。

祖鎮、皇朝康熙壬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刑部貴州司主事、累贈通奉大夫。

考家駒、皇朝乾隆丁卯舉人、甲戌明通西安學教諭、累贈通奉大夫。妣蔡氏、誥封太夫人。

浙江湖州府德清縣城北區永和鄉、諱祖京、字依之一、字春巖、年七十四。

先府君伯仲行居四、生雍正十年七月二十日。幼而聰悟、四歲就塾。南昌府君課諸孫業、見先府君讀論

語問能作破題乎。曰能。抱至高座使書。覽而喜曰。此風慧。吾所不及。年十九。補府學生。旋食餼。明年。先府君外舅二田胡公爲山西芮城令。教諭府君攜先府君往迎娶胡夫人。行石嶺上。天雨道滑。馬力殆。過險車仄。且墮崖下。與夫號呼無計。俄有老父至。悉與人控馬退數十步。左轉就平。下車謝之。老父忽不見。乾隆二十二年。丁教諭府君憂。先府君不善治生。讀書外一無所與。蔡夫人持家嚴。常遭督過。每學使者試。必高第。鄉試屢報罷。三十年乙酉。以選拔貢成均。廷試不用。三十三年戊子。鄉試領解。己丑會試。先府君卷已落。相國劉文定公爲總裁。詳閱所定中卷。至第五名詩落句叶歟字韻。文定曰。頌聖作疑詞。不可中。因起行廊序間。卷箱纍纍。隨取一卷讀之。驚詫曰。有文若是。而棄之乎。徧示諸總裁。皆歎賞。卽定元。其先定元之本房謂此卷乃禮記。俗謂禮記爲孤經。乃言孤經不可中元。文定依回久之。遂置第五。時錢唐胡文恪公爲同考官。知狀後爲不孝言之。先府君殷試以二甲進士歸班。是時朝考入選者嚴本。王世維等。

高廟閱卷。見論首云。事必嚴辨其本。拆名則爲嚴本。

閱數卷。卷首皆隱其名。震怒。擲卷於地。悉罷不用。逾數日。復命大臣別選八人再引。

見先府君與焉。授內閣中書。寓宣武門外。日徒步懷蒸餅入直。日稷乃出。相國劉文正公謂先府君。吾欲爲孫擇師。無以逾君。延主其家。文正公退朝。與先府君從容論天下事。笑曰。世謂我慙直。君之迂乃過我。四十年內。閣缺侍讀。先府君次當補。于文襄公素不善先府君。將別擬。孫侍讀永清。白文襄外傳。許某不得侍讀。衆頗不平。文襄曰。何爲。曰。無論其他。入直之勤。孰如許某者。願公勿違衆論。文襄愕然。遂以先府君擬正得擢用。四十二年正月。

孝聖憲皇后升遐。舒于兩相國總喪務。方是時。國家鴻慶縣長。國卹禮久曠。故事。鮮知者。先府君悉心檢考。語必有據。兩相國倚如左右手。不歸家洗沐者累月。再遇祭典。皆列一等。五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既復命。

高廟垂詢甚悉。旋擢雲南驛鹽道。時鹽道兼驛傳。後以驛歸按察使。道乃專司鹽法。雲南鹽事疲壞。有墮煎。墮銷。墮運諸款。虧帑各數萬計。先府君日使吏會計於前。親巡諸井。絕私販。收餘鹽。補絀額。諸款以漸



清釐。當是時、李相國侍堯爲總督、以威脅下、先府君持正不少屈。四十五年、總督婪賄事發、使者侍郎和珅來按治、嚴急、諸所引逮甚衆、省中官自巡撫至守令、多礙職得罪。獨先府君坦然無所染。明年夏、攝臬篆、屬縣民潘某鄰王秀才、有少女、其牆外張姓居之。一夕、張爲人殺、邏卒捕殺者、從門隙窺潘、見案上刀血縷縷、捕治、自誣與張同姦、秀才女妒而殺。先府君疑殺人當亟藏刀、今置案、庸非殺人者逃、自門隙擲刀潘案、爲嫁禍計。鞠女、女言姦事情、使嫗視之、猶處子、因語四、若枉者、言毋畏。囚慟曰、囚夜寢、聞隔院有鬪者、俄而寂然、遂熟寐。既寤、即被縛、實不知張死狀、考急妄言姦、至郡陳冤、遭掠無完膚、故寧死不致復辨。先府君察其言實、遂挺之、飭縣別緝殺人者。郡縣持不可、會徐廉使嗣曾回任、意頗撓惑。先府君曰、僕豈欲以此炫才、案未上、願君自定。廉使卒如府君言、出潘於獄。明年、就擢按察使。雲南多頂兇案、有蔣某爭博進殺人、賄鄭小黑三承其事、至司訊狀、竟叩首請曰、囚有母在、同邑蔣某負錢若干緡、願及囚生責其償、死不恨。先府君詰曰、負幾年矣。曰、今年。府君曰、然則殺人者乃蔣、非汝也。囚初不承、反覆詰之、乃

首服。捕蔣至、論如律。駁案新編載唐二事、亦正兇已漏、而先府君研審得之。歲秋、職外省、擬情實緩決、或不當、干部駁。先府君治秋、職無一誤、擬爲天下最。姚州民王元珍劫財、刀背傷事主、州擬發遣。先府君以金鐵傷人、駁令改擬斬候。部覆刀背非刃、不得以金刃論、承審官誤擬、應降調。先府君疏言、州本不誤、駁令改擬、咎專在臣。有旨嘉得體、免降調。四十九年、入覲。時甘肅回民滋事、

高廟首問、汝於路聞之否。先府君奏、逆回爭教起釁、由吏恆擾、故至變。今大臣往、當自定、不足煩聖慮。

高廟曰、汝言良是。數召見、頻邀恩賜。五十年、擢廣東布政使。總督富勒渾得罪、先府君以審問漏泄供詞、部議降三級。

恩旨令安心供職、改爲革職、從寬畱任。次年、臺灣林爽文反、總督孫文靖公銳任事、馳潮州益調兵餉。先府君抗言、爽文么廢、兵往卽捕滅、願大府持重、勿無故困粵民。文靖見牘甚怒、欲劾府君。會爽文已獲而止。安南國王黎維祁爲阮氏所逐、敬開求救。文靖謂先府君曰、阮氏篡竊、法在必討、僕往西、且以兵援黎

王復其國、顧未遽。上聞、願就君先借庫金十萬爲餉。先府君曰、徼外不足繩以法、必欲進兵、當以檄徵餉庫、非某敢私。公曰、借、不敢聞命。五十五年、總督協揆富察文襄公護安南國王阮惠入朝、郡邑欲侈其事、先府君不許、供帳飲饌定有限數、務張中國體、示外藩出粵境、他省廚傳侈甚、刊單傳布、達行在所、高廟以讓協揆。協揆寓書先府君曰、曩君所定數、僕意以爲濫、今乃知其得當。是年春、先府君入覲、中道得廷寄、命於八月酌帶道府祝釐。五十七年、文襄公以大將軍征廓爾喀、巡撫郭公世勳兼總督、公事無鉅細、一咨先府君、推誠相得、清靜爲治、數年、濱海無纖毫警。五十九年、以蔡夫人年高、乞養歸里。嘉慶元年、丁蔡夫人憂。先府君當官勤恡、精力早衰、居粵患足痺、歸而益甚。服闋不復仕、就醫於杭、謝賓客、屏人事、杜門兀坐者九年。嘉慶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卯時、卒於仁和如松坊第、無疾而逝。嗚呼痛哉。先府君貌清癯、眉宇軒朗、體素弱、教諭府君常憂之、日令服藥餌。三十歲外、精神始王、治簿書、恒廢寢食、性至謹、一事詳覆數四乃行。尤彊記、少所與共試者、其文一過目、至老猶能誦之。少所讀書、一字不忘。在滇八

年、不置幕僚、事皆親決、尚以餘力授不孝經、故不孝十歲外未嘗從師。先府君飲食服御、一從簡約、持己介、淡於榮利。爲諸生時、有延爲師者、輒謝之曰、師以講學、今居貧、不能不計所入、是以師道市、不樂爲也。朱學士筠疏言、永樂大典多祕書、可以時纂輯。

高廟語劉文正公、使擇儒者詳其事、文正以屬先府君。先府君至翰林院、閱永樂大典數十冊、白文正曰、是書雖極博、然多唐以後書、且分隸韻字、割裂散漫、不足重修、當更議。文正卽以先府君言奏上。其後廣蒐天下書、開四庫館。時朝廷嚮用文學、校讎尤勞者、雖他官得改翰林、人皆歆慕。總裁列先府君名、府君固辭曰、某在劉相國第、若先衆人舉、物情必以爲不公。爲方伯時、巡撫圖公猝病、總督在粵、檄先府君攝事。旣奏聞、

高廟以府君不早自奏、接撫印、爲不曉事、降旨申飭。其後郭公復猝病、羣僚咸謂府君宜亟取撫篆、且奏狀、不者再受譴矣。府君不可、曰、巡撫病者、僕自可以藩司印代行督撫事、若遂取印、巡撫病卽愈、不得不引退、是爲僕逐之也。寧受譴、不爲。先府君計事務遠大、不規目前、瓊有礦、封閉久、商民資緣大府、



儒藏

請試開採。先府君駁曰：瓊懸海外，民黎錯處，礦開招集，無賴得不償失。異日有事，孰任其咎？遂止。省無船步，顧船必於佛山，有謀立步網利者，郡邑聽許。先府君聞之，曰：船步立，必多徭役，徭役多，船直必昂，重困商旅。出示禁革，關說百端，皆不聽。先府君言學宗程朱，治經貴通大義。國朝諸前輩中，尤好李文貞公書。杭先生大宗主講揚州安定書院，先府君往從學。在都與戴先生東原友善。先府君初不言聲音文字，晚歲乃好說文，欲更取經典承用字說，文不載者，研求故訓，爲一書，創藁數百紙，未及就。所著書經述八卷，詩四卷，許氏族譜二卷。先府君困諸生久，四子文用功尤深。前明一代制義，無不讀，謂正嘉文肅穆淵遠，比於雅頌，隆慶後氣太洩，理多偏枯，非承平象。爲文近萬首，著錄弟子成科名者不可勝數。易簣前二日，猶爲孫輩改定塾課。蓋性之所好，有在於是。先府君在都嘗充方略館總校，一統志纂修官，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勝朝殉節諸臣錄，皆先府君一手所纂。在滇嘗攝臬篆，藩篆，在粵嘗攝撫篆。不孝生時，先府君已三十七。不孝十九歲外，以禮部試往來都中，不恒在側。先府君嘉言懿行，不能盡曉，所可述者止此。

嗚呼痛哉。先府君配胡夫人，先四年卒。子二，長翼宗，國學生，早卒。先府君命以不孝宗彥子延恩爲之後。次卽不孝宗彥，嘉慶己未姚文田榜進士，兵部車駕司額外主事。女一，適山陰王思鈞。嗚呼！先人無美而誣之，不孝不敢也。有善而弗傳，尤不忍也。謹就苦次追憶聞見，撰序爲狀，伏求當代仁人君子，閱念孤寡，錫之志表，以備史氏之采擇。

許宗彥撰 《鑑止水齋集》卷一九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嚴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寧人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臨川李開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李隨舉子夏二字令對即應聲曰亥厝李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脩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及補縣學生學使夢侍郎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長明曰貧乃士之常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耳因薦之盧運使見會立延致之是時東南名士多假館馬氏齋長明虛心質難相與上下其議論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七年

天子巡幸江南長明以獻賦

召試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即奏充方略館纂脩官以書局在

內廷許應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一日戶部奏賦役全書所載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并入地丁項下內閣已稟擬依議矣長明言於劉文正公統數日雜項既經折色即爲正供若并去其名目異日如薪紅茶葉之類更有需用必復加徵是重困民也劉公曰

不圖後生有此議論即令駁止之因薦入軍機處行走傳文忠公恆亦器重之樞廷有重難事輒委決焉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并所裝物求之不獲越一日一人牽駝而至且謝罪問之乃故軍機蘇拉緣事遣配者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公一人今僅無它裘非公而誰問既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耳勞以錢而遺之

上嘗問軍機章京中人才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者多若有守有爲可繼胡寶琰者嚴長明一人耳長明內直日久諳悉典故尤務持平允雲南糧儲道羅源浩虧銅版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員汪大鏞銀一千兩有旨加罰十倍以一年爲限逾限即正法羅已納正項十有一萬矣仍有分賠六萬未完而限垂滿羅呈乞展限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會試入閣請公相視其能決適有

行在宜諭軍機大臣事長明即詣貢院撻鼓求見劉公宣

諭畢因從容曰羅觀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閣恐無及矣其所欠者分賠屬員之項昨見吏部檔汪大鏞捐復赴補直隸屬員既邀寬釋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極刑可乎

卽於袖中出請寬限稿求畫押劉公義而許之長明出以示諸公列銜會奏果奉

俞旨令汪大鏞分繳欠項而羅得出獄矣擢內閣侍讀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纂脩官長明於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見便能通曉嘗奉

命直經呪館更正繙譯名義蒙古源流諸書書成輒進秩焉以父憂去官尋丁母憂哀毀過禮免喪後引疾不出築室三楹顏曰歸求艸堂藏書三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吟咏其中海內求詩文者踵相接從容應之無勸色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徧交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後其自命如此畢中丞沅巡撫陝西招至官齋爲文字交因得游太華終南之勝詩文益奇縱所得金石刻畫富在秦中十載擬次西安府志八十卷漢中府志四十卷皆詳贖有法晚歲爲廬江書院院長卒年五十七生平著述有歸求艸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錄獻徵餘錄知白齋金石類籤金石文字跋尾石經攷異漢金石例五岳貞珉攷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小

錄南宋文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吳階志凡二十餘種子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論曰子友曹學士仁虎有言政事可以文飾惟文學不可假借風節或激於一時而成惟文學非積久不能致子與侍讀交廿餘年聽其議論經緯古今混混不竭可謂閱覽博物文學之宗矣同歲

召試得官者歛程晉芳魚門上海趙文哲損之長洲吳泰來企晉上海陸錫熊健男彬彬爾雅皆述作之選盛矣哉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三七



江沅傳

江沅字子蘭，聲孫，優貢生。爲文好窮渺之思，屢試於鄉，不得當而歲科試輒冠。儕偶平生最精說文，金壇段玉裁作說文解字注，多所商榷，嘗以說文五百四十部從段氏音，均表十七部編之字爲之注。凡段氏之譌者，加駁正焉。篆書自名一家，嘗從彭進士紹升游，得古文之法，又工填詞。先後一游閩粵，餘則里居教授時爲多。卒年七十有二，與沅同時齊名者，有顧元熙、李福蔡雲。

《碑傳集補》卷四〇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一

周永年 段玉裁 桂馥 姚鼐 王元文 錢塘

周先生永年傳

桂馥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願余所得書悉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修歷城縣志，即出其書肆力搜討，既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饑饉，被徵纂修四庫書。

授翰林院編修

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轅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屬予為四部考備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燈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畧盡，觀其大義，不營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鮮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願吞志以歿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逐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含內美學思，堅明識解，朗悟汪汪，千頃陂豈若澗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趣矣。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一

周書昌別傳

余去京師四年，春明故人日益以遠。今年邵晉涵與桐氏書來，言書昌病歸狼狽，殊可念。俄又書來，言書昌死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秋七月也，哀哉。余自己丑庚寅開京師，聞書昌名，未得見。辛卯始識與桐，欲訪書昌，時二君甫成進士，俱罷歸銓部，意不自得，先後出都門。余亦游涉江湖，不遑安處。乙未入都，二君者方以宿望被薦，與休寧戴震等待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遇。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為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句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為名物攷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駸駸乎移風俗矣。余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藉書園者，書昌之志也。書昌故溫飽，棄餒於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故以藉書名園。藉者借也，嘗以其意請余為藉書目錄之序。余序之曰：書昌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竭數十年博采旁搜之力，棄產營書，久而始萃。今編目所錄，自經部以下凡若干萬卷，而舊藏古槧、繕鈔希觀之本亦略具焉。然書昌之志蓋欲構室而藏托之名山，又欲強有力者為之贍其經費，立為法守，而使學者於以習其業，傳鈔者於以流通其書，故以



儒藏

藉書名園。又感於古人柱下藏書之義，以爲釋老反藉藏以永久其書，而儒家乃失其法，因著儒藏之說一十八篇，冠於書首，以爲永久法式。嗚呼！書昌於斯，可謂勤矣。夫古者官府守書，道寓於器，詩書六藝，學者肄於掌故而已。及其禮失官廢，師儒授受，爰有專門名家相與守先待後，補苴絕業。夫官不侵職，師不素傳，其名專而易循，其道約而可守，是故書易求而學業亦易成也。自學問衰而流爲記誦，著作衰而競於詞章，考徵猥瑣以炫博，剽掠文采以爲工，其致力倍難於古人，觀書倍富於前哲，而人才愈下，學識亦愈以卑污，則專門之業失傳，古職之失守，而學者無所向方故也。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而典亡學絕之後，聞見局於隅廬，搜討窮於寡陋，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挾村書以守府，蒙者遂得以暖昧鹵莽學一先生之言，不復深維終始，則以書之不備，聚之無方，弊固至乎此爾。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士生三古而後，苟欲有志乎官守師傳之業，非有所獨得者，固不可以涉獵爲功，而未能博稽載籍，遍覽羣書，亦未有以成其所謂獨得之學，而使之毫髮之無憾。此書昌之所以蒐而聚，聚而藏，藏而籍錄部次以爲永久之指也。近世著錄若天一閣傳是樓述古堂諸家紛紛著簿，私門所輯，殆與前

古藝文相伯仲矣。然或以炫博，或以稽數，其指不過存一時之籍，而不復計於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復能推明所以然者，廣之於天下，其智慮之深淺，用心之公私，利澤之普狹，與書昌相去當何如耶？雖然，羣書既萃，學者能自得師尚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爲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卽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詞，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斯則書昌之有志而未逮，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書昌志既美而不就，當世亦復迂之，故生平不得展其意氣。四庫館開，既以夙望被徵，嘗欲行其平日之見，盡表遺籍，設法勸誘，使人刊布流通，且爲學者無窮之利，而已身與同列者竭所知能，優游寢食其中，將以庶幾得當，而於程功刻日，遷秩敘勞，皆未有以計也。事多扞格不行。宋元遺書，歲久湮沒，晦篇賸簡，多見采於明成祖時所輯永樂大典，時議轉從大典采綴，以還舊觀，而館臣多次擇其易爲功者，遂謂搜取無遺逸矣。書昌固執以爭，謂其中多可錄，同列無如之何，則盡舉而委之書昌。書昌無閒風雨寒暑，日盡九千鉅冊，計卷一萬八千有餘，丹鉛標識，摘抉編摩，於是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諸集以下，又得十有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好古之士，以爲書昌有功斯文，而書昌自是不復任載筆矣。庚子辛丑之間，四庫



全書將竣而館閣被命特修之書若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職官表河源考之類指不勝屈皆欲趨成以入四庫著錄館閣撰述需人翰林稍知名者一人常兼數館又借才外曹若進士舉貢諸生未得官者或藉以超資換階紛然競赴功名之會而書昌不得與意泊如也書昌關於世故惟讀書不欺其與人也忠信而自為謀往往明大而疏於細據其理不甚詳察於事人以是益迂之初入翰林以謂官清則貴有守惟治生有具乃可無求於人於是鬻閒架權市貨倩買客為之居廬俄而大耗其貲則變然省曰商賈末也力農本也棄本逐末我則疎矣則又就田講求藝植倩農師為之終畝凡再遇豐年而就田所獲不足償其糞溉則又變然省曰農夫耒耜士之贄也我不食業而耕是謀失吾本矣遂評輯制舉之文鑄印萬本以為諸生千祿者資其文多組織經史沈酣典籍意在即舉業而反之通經服古自謂庶幾義為利矣然而應科舉者多迂之印本不售而刻印費多券質責通計子母即鬻萬本不足償於是至大狼狽凡書昌計治生知其事者無不規諫雖妻子亦力阻而書昌自喜益深黠者或從中暗規其利書昌又坦懷無逆億故以溫飽之家購書餘蓄無幾至三變計而益憊不支然其讀書實深有得而流俗視之乃與言治生等嗚呼人固不易知知人讀書之有所得則更不易

自孔氏之門顏曾游夏不專一律孟子王齊反手身當七百名城而井田封建一則曰聞其略再則曰此其大略諸侯之禮則未之學荀卿深明禮樂詳於制數雖推施不及孟子而於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實無媿焉人豈可一律哉自有謂坐言起行讓宋儒為無用者於是經術淵閎之士或於世事稍疎即為儒者詬病不知守先待後責固不輕而書昌勤學而不為名心公而無私於利粹然古之醇儒不知者議其所見之偏即知之者亦徒震於學識之博而於書昌之所自得者則皆未有當也書昌於學其大者溯源官禮嘗謂宋儒以後學統授受學案異同言人人殊皆逐末而遺本夫學安得有統周官禮千古之學統也學安得有案春秋禮千古之學案也又曰君子思不出位位於古文同立惟禮有定位所以立不易方不知禮無以立也鄭孔諸儒之於禮經往往張之或失其位周官之禮遂失其傳而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故於宮室制度登降儀節講求甚悉以為學而不明於此皆面墻也又曰學必求諸身心戴山劉子以後遂無深造自得之學其紛紛爭宗旨者市於學也旁涉佛藏博綜探索自謂有得嘗謂告子言生之謂性人知其為佛氏所宗不知彼謂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乃是陰闢儒行彼謂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乃是陰闢道流蓋其意以儒者存養省察為反求諸

心道家飛伏脩煉爲求助於氣也。聞者雖疑信不定。然其所見卓然不可易也。始余遊京師。於書肆見偉丈夫。黝澤而髯。取肆書都目。流覽絕疾。似無所當意者。掉臂竟去。余微跡之。益都進士李文藻也。後見書昌髯偉絕類李君。因悉李君志奇好古亦似書昌。時李已出爲廣東知縣。與書昌往復搜刻山東前輩遺書。不遺餘力。余恨未得交李君也。同時聊城鄧汝功。德州梁鴻翥皆篤學嗜古。不爲時名。推爲山東士望。辛丑李君卒。廣西同知以詩別書昌。意謂梁鄧先後下世。以次及李。因擬書昌爲魯靈光。今十年爾。而書昌又逝。悲夫。書昌諱永年。書昌其字。自號林汲山人。其先浙江餘姚人也。自高祖遷居厯城。祖母劉以節孝旌。考堂國學生。善行聞於鄉里。母王有淑德。閭黨稱之。書昌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授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文淵閣校理。乾隆四十四年貴州鄉試典試官。卒年六十有二。子震甲。乾隆四十五年舉人。余與書昌交終始於與桐。居京師嘗困蹟少歡。過二君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晏。憶書昌方欲儼田治生。有老農爲述田家樂事。娓娓入人。余聞之意移。亦欲共書昌效徹田遺意。獨與桐謂未可信。余詢其故。與桐曰。農田之必有利。猶讀書之必有益也。農子聞大儒言讀書之功。而舍其耒耜以求占畢。可乎。余曰。我輩歸老故山。得有田園林泉之勝。三數知契衡字相望。絃

誦之餘。因而課耕問時。朝夕過從。人在士農之間。不亦可乎。與桐書昌皆色然有慕。斯言猶在耳也。不知感慨繫之矣。與桐書言。書昌且東歸。自知不起。屬與桐寄語。俾余爲傳。余謂書昌不好名。傳不足以慰地下也。若其讀書有以自得。區區欲以已之所有公於斯人。則余與與桐所爲心折者彌。

章學誠撰《章氏遺書》卷一八

段玉裁傳 鈕樹玉 徐承慶附 繆荃孫

段玉裁字若膺，金壇人。生而穎異，讀書有兼人之資。蘇州府志乾隆二十五年舉人，至京師，見休寧戴震，好其學，遂師事之。說文注戴震自序云：二十六歲於乾隆二十八年，師以教習得貴州玉屏縣知縣，旋調四川署富順及南溪縣事，又辦理化林坪站務。時大兵征金川，輓輸絡繹，玉裁處分畢，輒籌鎗著述不輟。五說與著六書音均表五卷古韻自顧炎武析為十部，後江永復析為十三部，玉裁謂支佳一部也，脂微齊皆灰一部也，之哈一部也，漢人猶未嘗消借通用，晉宋而後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哈同用，於是古之截然為三者罕有知之。又謂真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為二，尤幽與侯為二，得十七部，其書始名詩經韻譜，羣經韻譜。嘉定錢大昕見之以為鑿破混沌後易其體例，增以新加十七部，蓋如舊也。序書成，自蜀寄震，震偉其所學之精，云自唐以來講韻學者所未發。震與玉尋任巫山縣年四十六，以父老引疾歸。自序玉裁居蘇州之楓橋，鍵戶不問世事者三十餘年。是非於是積數十年精力，專說說文。序著說文解字注三十卷，謂爾雅以下義書也，聲類以下音書也，說文形書也，凡篆一字，先訓其義，次釋其形，次釋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書。又謂許以形為主，因形以說音，說義其所說義與他書絕不同者，他書多假借，則字多非本義，許惟就字說其本義，知何者為本義，乃知何者為假借，則本義乃假借之權衡也。說文爾雅相為表裏，治說文而後爾雅及傳注明，又謂自倉頡造字

時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許叔重造說文，曰某聲，曰讀若某者，皆條理合一不素，故既用徐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幾部，後附六書音均表，俾形聲相為表裏。說文始為長編，名說文解字讀音，凡五百四十卷，既乃隱括之，成此注。後書未成，海內想望幾三十年。嘉慶十七年始付梓。友記高郵王念孫序之曰：千七百年無此作矣。王念孫玉裁又以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讀如無讀為說經傳之書，必兼是二者，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比方之詞，讀為，讀曰者，易其字也，變化之詞，當為者，定為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救正之詞。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說文後世者三言古音一也，言說文二也，漢讀考三也。說文其他說經之書，以漢志毛詩經，毛詩古訓傳本各自為書，因釐次傳文，還其舊著，重訂毛詩古訓傳三十卷。五說與著六書音均表以諸經惟尚書離厄最甚，古文幾亡，賈逵分別古今，劉向是正文字，其書皆不存，乃廣蒐補，闕正晉唐之妄改，存周漢之駁文，著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序又錄左氏經文，取鄭注禮周禮存古文今文故事之例，附見公羊穀梁經文之異，著春秋左氏古經十二卷。自序而以左氏傳五十凡例附後。外有毛詩小學三十卷汲古閣說文訂六卷，經韻樓集十二卷。日二十年卒年八十一。王初，玉裁與念孫俱師震，故戴氏有段王兩家之學。玉裁少震四歲，謙專執弟子禮，雖羣或稱震必垂手拱立，朔望必莊誦震手札一通。卒後，王念孫謂其弟子



長洲陳奐曰若膺死天下遂無讀書人矣。友記 王裁弟子長

洲徐頤嘉興沈潛及女夫仁和龔麗正俱知名。友記 龔麗正

而奐尤得其傳。鈕樹玉字匪石吳縣人居東洞庭隱於賈。

記 篤志好古不爲科學之業精研文字聲音訓詁。友記 大新

謂說文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後人以新附滑之誣許君矣。因

博稽載籍著說文新附考六卷。友記 續考一卷。友記 又著說

文解字校錄三十卷。友記 樹玉後見王裁書著段氏說文注

訂八卷所駁正之處皆有依據。友記 徐承慶字夢祥元和人

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至山西汾州府知府著段注匡謬十五

卷其攻瑕索癥尤勝鈕氏之書皆力求其是非故爲吹求者。友記

《碑傳集補》卷三九

桂君穀傳 蕭祥撰

曲阜桂君未谷與余同舉乾隆庚戌進士出宰滇南卒於官其孫顯訥

以其行略來屬爲傳。君諱穀字冬卉未谷其號也。其先貴溪人以

明初從征功世襲尼山衛百戶遂家焉。曾祖存正邑庠生。祖枝茂歲貢

生考授州別駕。父公瑞恩貢生。侯選教諭。未谷承其家學於書無不覽

尤達於金石六書之學。戊子以優行貢成均。得交北平翁覃溪先生所

學益精。其相與考訂之功。具載先生復初齋集中。已而以教習期滿補

長山司訓。復與濟南周書昌先生振興文教出兩家所藏書置借書園

以資來學。并祠漢經師其中。其誘掖後進甚篤。己酉舉於鄉。明年成

進士。時年五十有五。後爲永平令。永平故漢之邊邑。未谷臥閣以治政

簡刑濤境。字帖然。因以其餘爲經生業。嘗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

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故自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間。日取許氏說文與

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統系圖。因題其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蓋未谷之

精力萃於是矣。其他有札模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

卷。以嘉慶十年卒。年七十。其子常璽扶柩歸葬。未抵家亦卒於途。嗚呼

未谷以宿儒積學。晚而僅得一仕。仕僅十年。未竟其用。而名滿天下。識

與不識聞未谷之卒而痛之哀之。余何能。何足以傳未谷。未谷固自有

其必傳者。余滋愧焉。

（嘉慶十年）

（嘉慶十年）

（嘉慶十年）

（嘉慶十年）

（嘉慶十年）

（嘉慶十年）

（嘉慶十年）

（嘉慶十年）

姚先生行狀

曾祖士基、康熙壬子科舉人、湖北羅田縣知縣。

祖孔鏐、邑增生、贈翰林院編修。

父淑、贈禮部儀制司員外郎。

先生諱鼎、字姬傳、一字夢穀、嘗顏其所居曰惜抱軒、學者稱之曰惜抱先生。先世自餘姚遷桐城、遂世爲桐城人。自明以來、代有名德入

國朝、刑部尙書端恪公文然、先生之高祖也。先生以乾隆庚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丁父憂歸、服闋散館、改兵部主事。年餘、移補禮部儀制司。戊子、爲山東鄉試副考官、還、擢儀制司員外、記名御史。庚寅、爲湖南鄉試副考官。辛卯、爲會試同考官、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全書館啟、以大臣薦、徵爲纂修官。年餘、乞病歸。自是主講於江南、爲梅花、紫陽、敬敷、鍾山書院山長者四十餘年。嘉慶庚午、以督撫奏、重赴鹿鳴宴。

詔加四品銜。乙亥九月十三日、以疾卒於鍾山書院。距生於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

五。自康熙年間、方侍郎以經學、古文名天下、同邑劉海峰繼之、天下言古文者咸稱桐城矣。先生世父藍塢編修、與海峰故友善也。先生涵採見聞、益以自得、刊落枝葉、獨見本根。其論學以程朱爲宗、其爲文與司馬、韓、歐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自其官京師時、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若集中贈錢獻之序是也。及旣歸、益務治經、所著經說、發揮義理、輔以攷證、而一行以古文法。居揚州時、與歙吳殿麟定同居梅花書院、嘗以所作視殿麟、殿麟以爲不可、卽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止。殿麟、海峰弟子也。殿麟嘗語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雖才不已若者、苟其言當、必從之。於爲文、尙如是、於爲學、可知也。故退居四十餘年、學日以盛、望日以重。其初學者尙未知信從、及旣老而依慕之者、彌衆、咸以爲詞邁於望溪、而理深於海峰。蓋天下之公言、非從遊者阿好之私言也。先生色夷而氣清、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懽、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能易其所守。當纂修四庫書時、于文襄



聞先生名欲招致之門下卒謝不往。及既歸猶使人諷起之終不行。集中復張君書是也。當居鍾山書院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趨而往來無間。簡齋嘗以其門人某屬先生爲許以執贄居門下。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歿人多毀之者。或且規先生謂不當爲作誌。先生曰。設余康熙間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朱毛一例耳。其文彩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乎。蓋先生存心之厚多如此。先生既歲主講書院所得束修及門生羔雁故舊贈遺以資宗族知交之貧者。隨手輒盡毫髮不爲私蓄計。及晚年始以千金購田於江浦。蓋欲爲移居江寧計也。然終亦斥去。迨既卒乃無以爲歸資也。先生當疾革時遺書示兒子云。人生必死吾年八十有五死何憾哉。吾棺不得過七十金。緇不得過十六斤。凡親友來助喪事者便飯而已。不得用鼓樂。諸事稱此。汝兄弟不得以財帛之事而生芥蒂。毋忘孝友。嗚呼。觀先生此書其不數鄭康成之戒子益恩矣。

先生論學既兼治漢宋而一以程朱爲宗。其誨示學者懇切周至不憚繁舉。嘗謂說經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循一時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甚耶。又曰。凡爲經學者所貴此心閎通明澈不受障蔽爲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生矣。嗚呼。以先生之論合觀於先生之制行其於義利之辨可謂審之明而守之篤矣。先生論文舉海峰之說而更詳著之。嘗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疏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志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神理氣味。



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而遺其粗。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尋而得其跡。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其論詩。以爲如漁洋之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也。然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爲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僞謬。風雅之道日衰。因取唐以來詩人之作。迄於南宋。采錄用之。爲五七言今體詩鈔二集十八卷。已刊行。其古文辭類纂卷帙多。尙未刊行。然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先生云。先生始娶張孺人。前卒。生一女。適張元輯。前卒。繼娶張宜人。生子二。景衡。王子舉人。戊辰大挑知縣。今補泰興縣。師古監生。女二。長適張通理。次適潘玉。側室梁氏。生子一。雉。業儒。孫四。晟。芳。賜。景衡出。

誦。師古出。楨。雉出。女孫三。曾孫一聲。曾女孫一。俱幼。用光自庚戌歲謁先生於鍾山書院。及癸丑受業於鍾山者八閱月。自後歲以書問請業。辱先生所以期望之者甚。甚至而迄今無所成就。今聞先生之喪。蓋失所依歸。有甚於他門弟子者矣。先生居家孝友睦姻任卹之詳。用光所不及知者。致書與景衡兄弟。俟其詳列而編次之。茲先以先生平日爲學爲文之大旨所習聞而略知之者。論次之如右。以待國史之采擇。嘉慶乙亥嘉平月。受業新城陳用光謹狀。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三

姚先生家狀

嘉慶二十年九月，惜抱先生卒於江甯鍾山書院。從孫瑩在京師聞之，哀愴莫勝。戚友咸喟乃曰：設莫于都城之西，為之主而哭之。越日，先生之門人前江南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陳君用光涕泣語瑩曰：吾師以德行文章為後學師表者四十餘年，所當上之史館，其生平出處言行之大槪而狀之弟子之實也。今行述未至，子于先生屬最親，曷條其略？瑩無似，不能有所撰述，以表先生。則侍御之屬，謹以所知對曰：先生名鼎，字姬傳，世為桐城姚氏。先刑部尚書端恪公之元孫也。曾祖諱士基，康熙壬子舉人，湖廣羅田縣知縣，祖諱孔鎮，增生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晉贈朝議大夫考諱叔昭，贈朝議大夫刑部廣東司郎中。先生少時家貧，體弱多病，而嗜學，澹榮利，有超然之志。先曾祖編修墓塋府君先生伯父也。博聞強識，誦法先儒，與同里方亭川葉花南劉海峯諸先生友善。諸子中獨愛先生，每談必令侍。方先生論學，宗朱子，先生少受業焉。尤喜親海峯，答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為戲。編修公嘗問其志，曰：義理考訂，文章殆闕，一不可編。修公大悅，卒以經學授先生，而別受古文法于海峯。乾隆庚午舉于鄉，會試罷歸，學益力，疏食或不給，意泊如也。庚辰，丁贈朝議公艱，癸未，中禮部試。

殿試二甲進士，授庶吉士。丙戌散館，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戊子，使山東副考官，還擢員外郎。庚寅，再使湖南副考官。辛卯，恩科會試同考官，改擢刑部廣東司郎中。

四庫館啟，選一時翰林宿儒為纂修官。諸城劉文正公大興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以部郎入局。時非翰林為纂修者八人，先生及程魚門在幼。植尤相善。金壇于文襄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門，竟不往。書竣當議遷官，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乃決意去。遂乞養歸里。乾隆三十九年也。先是館局之啟，由大興朱竹君學士見翰林院財承樂大典中多古書，外聞所未見，告之于文襄，奏請開局重修，欲嘉惠學者，既而卒。

自搜求天下藏書畢出，於是纂修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爲空疎，制學訕笑之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辨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為敘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歸行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梁培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君若出吾當特薦，可得殊擢。先生婉謝之。集中所

爲復張君書也。先生以爲國家方盛，時書籍之富遠軼前代，而先儒洛閩以來義理之學尤爲維持。世道人心之大不可誣也。顧學不博不可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世之孤生徒抱麟章家言，舉漢唐以來傳註屏棄不觀，斯固可厭。隨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訓詁制度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學則斥爲空疎，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蔑禮法，以講學爲迂拙，是皆不免于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履，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訂之郵，撰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選五七言詩以明振雅法邪之旨，嘉定錢獻之，以考訂名尤精小學先生贈之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倚偶怨嫉，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者也。久之以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益，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廢，迄公天下。然世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略統貫而所取或是否，非未有所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商周忠商周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蔽，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矣。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貴，以闕陳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宋程而宗漢之士，枝之蠶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爾非蔽歟？又與魯賓之論文曰：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廢，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宏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遠而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閱閱乎聚之於鍾鍊，夷釋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於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閒，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好乎其中，而竟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既還江南，遶東朱子類爲兩淮運使，故海峯弟子工詩，與丹徒王夢樓侍講及先生同稱夢樓精書法，盛稱東南



惟先生與之相埒。始在京師。處甚密。一日。天寒微雪。三先生過黑龍廟。置酒談咏。歌擊節。旁若無人。明日。盛傳都下。既而朱以成都令擢守泰安。先生嘗兩過之。為泰山之遊而去。至是。聞先生歸。特修書院於揚州。梅花嶺側。一少植梅五百株。以延先生。遂名之曰梅花書院。時王亦兩江軍聘主鍾山書院。自是揚州則梅花。徽州則紫陽。安慶則敬敷。主講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業先生為幸。或越千里而從學。四方賢儒目達官。以至學人士。過先生所在。必求見焉。錢塘袁簡齋詞章盛一時。晚居江南。構隨園。召四方名士為游學。先生故有舊在鍾山。日數與往還。簡齋好毀宋儒。先生與之書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官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為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則笑之是詆毀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為程朱之所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為天之所惡乎。先生現清而懷如不勝衣。而神采秀越。風儀閑遠。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自少及耄。未常廢學。雖宴處常靜坐。終日無情容。有來問則竭意告之。喜導人善。汲引才。倚如恐不及。以是人益樂就而悅服。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必親。南康謝蘊山方伯見先生退而歎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見之。塵俗都盡。青浦王蘭泉侍郎晚歲家居。集海內人詩。至先生曰。姬傳謫然孝弟。踐履醇篤。有儒者氣象。其見重如此。禮恭親王薨。遺教必得姚某為家傳。德化陳東浦方伯未卒前。一歲屬先生曰。某死必得先生文以誌吾墓。新城魯絮非以古文名。江右始學于閩中朱梅崖先生。梅崖於當世文少所推許。獨心折先生。以為不及。奮乃渡江就訪。使諸甥受業。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古文鳴海內。上接震川。為文章正派。劉海峯繼之。益振天下。無異詞矣。先生親問法於海峯。海峯贈序深許之。然先生自以所得為文。又不盡用海峯法。故世謂望溪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乃文理兼至。方劉皆桐城人也。故世言古文者。稱桐城云。嘉慶十一年丙寅。鐵冶亭侍書在江甯。復聘至鍾山。十五年庚午。鄉試與陽湖趙甌北觀察重赴鹿鳴宴。今大學士松公奏之。

月一夕卒於鍾山。年八十五。門人輩共治其喪。生平所修四庫書及廬州府志。江甯府志。六安州志。官書別刻外。自著九經說十卷。三傳補註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五七言今體詩抄十六卷。門人為錢版行世。先生兩主鄉試。一為會試同考官。所得士為多。涪州周總憲與岱。昆明錢侍御。曲阜孔檢討廣森。其最也。門人守其經學。為詩古文者十數輩。皆知名。尤愛源行潛志之士。上元汪兆虹志高而行芳。學必以程朱為法。年三十六卒。先生深惜之。為誌其墓。謂真能希古賢人而異乎世之學者生也。先生之受經學於編修。蓋編修君也。編修之學以博為量。而取義必精。於書無所不窺。所論辨條記甚多。而不肯撰述。編修公已沒。先生欲修其遺說。編纂成書。而不就。仿日知錄例。成經史各一卷。曰援鵝堂筆記。以授小子。螢令卒其業。且戒之曰。纂錄筆記。此即著書。不可草率。大約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近人著書。以多為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聞之乃無有也。螢受教。未及成書而先生沒矣。先生原配張宜人。故黃州府同知諱某公女。生二子。長景衡。乾隆壬子舉人。江蘇泰興縣知縣。次師古。二女。側室王氏。生一子。師贊。以師贊後從兄義輪。乾隆癸酉舉人。廣西南甯府同知。編修仲子也。乙亥十一月。從孫瑩謹狀。

王元文傳 第七元

先生姓王氏。名元文。字季會。自號北溪。家吳江之黃溪。遷居梅堰。西村地屬震澤。故為震澤人。生而敏悟。見書輒有所解。家貧。無以自食。父令習質遷之業。先生晝為之。夜則篝火誦讀。或作文。邑有顧髮千者。深于時文。見先生文。奇之。勸令卒業。因請於其父。得專儒業。稱學官弟子。又游沈虹舟之門。而文乃大成。是時郡中沈歸愚先生方以詩名天下。士之為詩者。爭附之。先生與同邑袁樸。陳易門等。學古歌詩。甚力。歸愚亟賞先生。詩名益著。聞久之。自度吟風弄月。終非實用之學。乃折節讀書。務窮其本原。而與錢樹棠交最密。樹棠稱之於陸公朗夫。朗夫時為山東按察使。先生往謁。論學甚相得。由濟甯至益都。由益都至沂水。客居數年。乃歸梅堰。又數年卒。年五十七。先生性情淡樂。易見。理甚明。視人世窮通得喪之事。處如也。督學使者第其文。常置高等。至闕試。輒被

黜而先生嘯詠自若敝衣疏食與弟子講論不倦終其身不見憂貧傷
賤之色卒之前數日親舊來視喘喘然將絕猶自道曰吾生亦樂死亦
樂非其中自有所得烏能安命如是耶其規諫知友又甚懇切方陸公
巡撫湖南時先生寄書相勉其辭曰閣下夙昔恬退有林下之志今還
擢如此者直由

聖天子特達之知爾竊思古聖賢以天下爲己任與生民同休戚既出
而在位當以身許

國若皆偃仰林泉優游圖史則生民曷賴元文竊觀近年鄉閭開生計
彌蹙上戶皆有艱難之態中下戶大都逋負累積稱貸無路空虛者十
室而八九司馬溫公有言天地生財祗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然元文
亦嘗游于州縣知州縣之匱乏拮据如負千鈞之重而行不知息肩之
地者比比而是此誠何以故周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善萬民其六曰安
富誠以富民乃貧民生活之源今第勿侵擾之俾得保其生資因勸其
睦姻任卹推惠于親戚鄰里此菽粟足而民仁之理也其餘糧稅征役
務從公平寬大一毫不多取行之數年庶幾有瘳乎至州縣之官每以
事上官爲苦今誠絕苞苴算筭省慶賀迎送則於上官既無所費然後
責其律身清儉以盡心於民事虧空當補者次第補之此損益之道誠
宜及時爲之者夫興一利不如除一弊今亦別無除弊之法但清靜鎮
之與吏民休息無爲卽一方之受福不少矣又湖南邊境得毋有播人
雜處否嘗觀文獻通考載范氏桂海虞衡志言伍籍保障之法今或可
參酌行之而唐孔戣論山各諸黃事見昌黎文集尤待邊民之至言也
大抵遠人亦人耳其血氣心知固無異于中土苟撫之以恩而安全之
制之以方而馴熟之未有不咸悅而受約束者慎勿與之爭利自古
端多起于是故生事邀功之人當痛斥而弗用也凡此皆閣下志所欲
爲而才又優爲之者固無俟元文之贅論但恐率於大概督撫之例憚
於獨異則因循之閒所欲爲而優爲者亦竟不能爲昔姚崇以十事要
君以爲不如是不得成其相業今閣下所處雖非相位然蒙

君而不欺其素志若強從時下所爲則必不逮時下所爲而徒大違其
本願頓喪其所守元文嘗自檢心體閒竊謂功名事業非難而隱微自
克爲難敢以一己之私見爲閣下告如此時公已病亟口授其甥答書
曰曜荷

聖主特達之知自部曹外擢遂任封疆受
恩愈深戰兢愈切古人深淵薄冰之戒雖不分窮達要惟位高責重者
爲彌甚友人輒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用以相慰然高未有不危滿未
有不溢者自信不危不溢必至于危且溢而負

君恩益甚矣是未死之日皆積愆之時所以惴惴焉不敢自寬也承示
藏富於民之道清靜率屬之方皆頗悅焉華幸不相背至猶人難處
籌及安全馴熟之宜足徵北溪所學有體有用允愜鄙懷衡承以西有
青苗白苗尚苗諸種種又有所高山平地之別前代所不能緩輟者
聖朝皆已招徠而臣僕之其或重巖僻陋頑犢性成尙餘關狼之風多
有滅倫之案常思設法撫循平其桀驁咸與漸摩然豈數月中能行之
事此曜之遺憾一也楚俗本信禮祥因惑溺于風水停棺不葬葬輒
遷甚且冒認祖塋改葬改葬訟紛然常欲出示禁革則人心迷鑽非
數行條教所能破除近乃委兩司通飭各屬將墳塋之丈尺宜核私改
之形迹宜辨歷年之祭掃可稽并申嚴葬期驅逐術士諸條集議詳定
未觀成效恐復竟作空談此曜之遺憾二也卽此二事亦可見稱職之
難況大於此者乎北溪學行所造未可限量雖然行百里者半九十里
斯言願與諸故人交惕而其勉之疾瘳方甚不能多言東望不勝鳴咽
先生之直道正言與陸公之虛心納誨世殆不多見故備著焉余嘗兩
見先生於樂羣樓歡語竟日聞先生臨終猶念余不置思撰先生遺事
而久未成文適見其門人徐君喬林所作墓誌頗詳而余之所知于先
生者尙未盡書因次第言行而爲之傳

（附錄）

錢致授塘別傳

錢致授塘別傳 錢致授塘字學淵一字禹美世居嘉定之望仙橋曾大父惟亮
廩膳生與先奉政公爲從祖昆弟生太學生衡臣有子三彥昭早卒彥
輝承輝皆太學生既卒爲承輝長子甫在抱而彥輝撫以爲後始就傅
習舉業出語便不凡既補博士弟子與諸澆淪汪綸青王鶴齡王耿仲
唱和爲古今體詩卽爲王西莊光祿王蘭泉侍郎激賞然澆亭意慷慨
猶未足不欲以詞人自命及選拔入成均試
闕下歸益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五年舉江南鄉試對策爲通場
第一明年成進士需次當得縣宰而澆亭自以不習吏事呈吏部願就
教職選授江甯府學教授公務多暇益刻苦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



步之學尤有神解。體素羸弱。夏月常畏寒擁絮而致。辯精到。議論風生。不假公明三斗酒也。春秋五十有六。終於江甯官廨。終亭著律呂古義六卷。自序云。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爲用。尺不傳則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予得慮僂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即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即昔人所云夏尺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三王時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尺傳。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爲此書。非徒傳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夫累黍尺之千二百不能實八百十分之管也。改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也。周肅之非兼用八寸十尺尺也。後周玉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之用何度也。皆律家所當知者也。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改律之用方龠則黃鍾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圓徑。不知周肅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鍾之宮。不知玉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謬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爲其用。通則有法焉。即黃鍾之律是也。故曰爲萬事根本。其明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圓。圓者。圓幕之本也。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則周之有圓幕。若方周之有方幕。故周與則幕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幕是初以爲周者。繼以爲幕矣。以方周。陰陽周而十之。亦即圓之幕也。由是定爲方圓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圓皆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圓四則。圓周三是幕。亦方四而圓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圓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幕亦方四而圓三。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間有修改。要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一物之徑。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圓。割圓之術。有觚有弧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

大弦。而迭爲勾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圓之爲弧者。即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圓。非其類矣。周之爲物。如環無端。割而爲觚。必且無盡。而割圓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始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既以其不能盡而棄之。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盡也。復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微之割圓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棄之。是以二尺爲方之圓。周尙以六分半有奇爲小弦。夫以如環之圓。而以六分半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一爲周。謂其與圓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圓者。可無割圓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猶圓之周幕也。唯以十六爲十。是已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即其理也。是故徑幕一。則方周幕十六。而圓周幕十。徑幕十。則方周幕百六十。而圓周幕百。是爲周徑之幕。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圓幕至十倍。即周爲徑。而十倍其徑。以爲周矣。是反覆不衰之術也。舊術周幕不足。徑幕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衰不復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圓有舒促。何容圓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此例。而得周徑與方圓。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矣。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即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即徑之自乘。求方圓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即圓之自乘。圓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即方之自乘。所得皆平方開之也。舊唯周徑有幕。今則方圓之幕。又有幕。然皆因數以立術。非爲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言也。以徑一爲例。則徑幕百。周幕千。而方幕之幕十萬。圓幕之幕六千二百五十。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百者。圓七九零也。立圓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六爲圓者。六爲方而已矣。其較度篇曰。晉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尺爲主。謂之周尺。其時漢尺之外。實未見周尺也。今曲阜孔氏所藏漢尺。僂銅尺。建初六年八月造。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與晉志云。晉前尺即劉歆鍾律尺。建武銅尺者。正同。即司馬公家周尺。亦無不同也。周尺今藏曲阜顏氏。以今匠尺校之。長六寸四分八釐。昔人以漢尺爲周尺者。非也。周有八寸十寸尺。以顏氏尺四分加一。得今匠尺之八寸七分。是

爲古十寸尺。昔人謂之夏尺，別於周也。商尺，蔡邕言長九寸，鄭樵言長一尺二寸半。按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度以步，般人重屋，度以尋，步長六尺十寸，尺也。尋長八尺八寸，尺也。殷制用尋，明別無般尺矣。蓋二尺三代同用也。蔡說出自臆撰，鄭樵則據三司尺言之。三司尺，范景仁謂之黃帝時尺，雖未可信，要非宋始有之。以漢尺推算，當長一尺三寸五分，卽今匠尺也。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卽古十寸尺。十寸尺制律三代當同，愈於用漢尺遠矣。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歷，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它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馮亭據淮南子太玄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頗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詩曰口口齋吟稿，皆刊刻行世。馮亭少時執經於先君子，子長於馮亭七歲，相與其學。子入都以後，馮亭與其弟站及子弟大昭相切磋，爲實事求是之學，斯至於古人而止。比子歸田，而馮亭學已大成，每相見輒互證其所得。吾邑言好學者，稱錢氏而馮亭尤羣從之白眉也。惜其未及中壽而撰述或不盡傳，因仿魏晉人別傳之例，述其事目如右。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二

徐天柱 嚴樹蓀 薛起鳳 戴殿江 謝啓昆
陳初哲 丁杰 費振勳 孔繼涵 汪藹

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徐君墓志銘

乾隆二十七年秋。先尚書公主浙江鄉試。楊旣發。紹升自
家往省。方選刻進

御諸文字。閱五策。獨德清徐君爲最。而君名在十七。遂請于
尚書公。破格刊入試錄。因有意君之爲人也。其後七年。君成
進士。列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旋直上書房。兩充會試同
考官。記名以御史用。年未及艾。遽引疾歸。侍繼祖母及母。終
兩世之喪。居常揆索遺經。孳孳不懈。于易書周禮左傳博綜
訓詁。精意采獲。積三十餘卷。初及歷代史書。金石文字。河渠
算數之學。攷鏡得失。各有論著。合詩文集。又三十餘卷。烏呼
勤矣。家居十餘年。益薄世味。扁其室曰波羅蜜。日課金剛般若
經。集金剛經注二卷。復手書是經及法華經各一通。晚得
風疾。閱歲益劇。以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考終正寢。
年六十。君諱天柱。字肇士。先世自餘姚遷于德清。五世祖倬。
康熙中官翰林院侍讀。加禮部侍郎銜。贈光祿大夫。工部尚
書。高祖元正。官工部尚書。贈光祿大夫。曾祖志莘。官順天府
通判。贈奉政大夫。貴州道監察御史。祖以升。官廣東按察使。
授奉政大夫。父開厚。官翰林院編修。贈奉直大夫。君生有異

稟。年十五補諸生。已而父祖相繼卽世。君力持門戶。然日益
嗜學。既致身清要。人方期以大用。而君遽巡引卻。曾不終日。
者。豈其性異人邪。抑所規固不在區區得喪閒邪。君娶王。女
人早卒。繼程。空人子。養原。太學生。次養潛。廩生。爲叔父後。女
三。一嫁舉人孔廣斌。一殤。一嫁舉人許蔭培。孫三。琪。琳。球。孫
女一。今以乾隆六十年 月 日葬于某原。養潛子子壻也。
來乞銘。銘曰。
木槿朝榮。蜉蝣夕歿。哀我人斯。百年彈指。何彼營營。嗜進不
止。夢幻生塵。有何足恃。觀破前塵。頓拋金紫。白首窮經。孔牆
伊邇。回向金剛。無終無始。我作斯銘。虛空弄觜。彼岸非遙。反
求卽是。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二



嚴半庵墓誌銘

子與歸安嚴文學元照交有年矣。子假館吳門，相去僅兩日程，聞其家多藏書，而尊人善教子，乘輿欲往訪之，輒以事阻不果。今冬元照墨綬至子館舍，精頤而言曰：吾父以今年六月十三日弃養，行且卜塋，思所以不朽吾親者，惟先生之文是賴。子辭不獲已，乃即其行狀稍詮次之。按吳興嚴氏本貫平江之嘉定，明洪武初有建卿者避亂至歸安之石冢村，始占籍焉。有子曰教，教生敬，官監察御史，河間長蘆運鹽使，敬生齡，齡生字宇生，茹生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而泰，而泰生縣學生正思，正思生府學生欽，欽無子，以弟之子縣學生兩琪爲後。即君曾大父也。大父躬逢德清縣學庠生，父秉謙府學廩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母嵇孺人生子四，君最幼，弱齡有至性，甫九歲，聞兄殤，號慟不食者三日，族黨咸異之。讀書警悟，初習制義，下筆頃刻千言，成童後患瘵，積久之不愈，父母悉其苦思致疾，乃納粟爲國子監生。父嘗命主出納管籥數年，纖毫無所私，父喜，別賜之千金。及父病療經歲，君出所賜金買人葠和藥以進，未嘗私一錢也。性抗傲，喜周人之急，雖解衣稱貸不少惜，爲人排難解紛必盡力，有負之者亦弗與校。中年以後，因

于外侮所向恒不如意。又艱于得子，年四十始得子元照，甚慧，三四歲即能作筆，索書君喜甚，思所以教子者，則曰：浮而不實，非學也。於是聚書數萬卷，遇宋元槧本，不惜重價購之。元照既長，延名師督課，舉業之外兼及羣籍。既入膠庠，有名矣，則又曰：博而不精，非學也。士以通經爲本，窮經必通訓詁，而文字、聲音則又訓詁之所由出，舍古訓而以意說經，大道之多岐，必始此矣。元照遵其訓，於是有娛親雅言之作。每辨論古義，必進質於君而後筆之。遇有排擊先儒過當者，則又誡之曰：辨而爭勝，非學也。議論深刻，非徒招忌，亦恐損福，不願汝曹效之也。元照以高才生試行省，屢黜，人或以爲病，君則曰：窮達自有命耳。古人以少年登科爲不幸，姑盡其在我可矣。噫，今世教子弟者汲汲於利祿，讀世俗浮濫之文數百首，便可弋獲，視通經學古之儒指爲迂闊，何怪乎士風之日薄乎。子故舉君之教子以爲法。君諱樹蓀，字茂先，一字半庵，年六十有七，以嘉慶五年六月十三日卒。元配許氏，次陳氏，次亦陳氏，次莊氏，俱無子。蓮室范生一子，即元照，歸安縣學生。孫男二人，培均。女二人，銘曰：懸黎在握，世所寶兮，不如育子之率教兮。袍笏盈床，衆所好兮，不若鉛槧之可樂兮。鞠子之勞兮，未食子

之報今維令名之劭今庶以榮厥考兮。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五

薛家三進

薛家三名起鳳。少孤。依其舅比邱廣嚴福公。福公傳磬山宗。既退揚州法雲寺。居吳門。隱于卜。得錢資家三從師問學。聞與家三論佛法。家三輒領解。福公喜。屬家三曰。末法眾生。不識心原。儒佛互諍。子誠欲見儒者身說法。要以見性爲宗。真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家三終身誦之。子初未識佛。家三數與子言佛。子笑曰。吾與子游方之內者也。安事佛。家三曰。子欲自外于佛。而不知佛之無外也。子且以何爲內哉。子瞿然有省。則問曰。輪回之說信乎。家三曰。日月之行。燿乎晝夜矣。寒暑之運。代乎春秋矣。其昭然于天地之間者。未嘗或息也。奈何疑人心之有息乎。子撫几而歎。悔聞之之晚也。子之向佛。蓋自此始矣。久之無所獲。商之家三。家三曰。學莫患于數休。而功莫患于杜撰。本體之不明。自私而用智。百病之叢也。逝者如斯。有停住否。不舍晝夜。有造作否。彼怠廢者不足言矣。若乃彊生枝節。彊作聖證。博而躍之。激而行之。豈識在川之意也。又言。大學之言誠意也。一棒一條痕。一搥一掌血。學者須從此下工夫。其言正心也。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學者須從此識本體。欲識本體。須知渠本來汙染不得。子在川上。舜居溪山。無一毫汙染而已矣。家三善論說。聞者隨其分量。莫不

飽滿。頃三四年。患肝疾。頗自抑制。意氣日益減。其將卒之年。疾作。箴之不吉。署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修行懺悔。時哉時哉。此可以觀其素矣。家三年二十七舉于鄉。會試輒黜。尋主沂州書院者三年。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自沂州歸越。四旬而卒。年四十一。天性愷悌。雖居貧。能急人之困。有師周鹿原。老無依。家三資之入支硎山。卒爲斂葬焉。其姊家負人百金。將歿前數日。出金爲盡償之。人尤以爲難。居常好爲詩。思淡味隱。耐人尋索。嘗欲偕一世之人。徵儒佛之樊。游大同之宇。雖終鬱塞以死。而語言文字之存。可攷而知也。詩凡若干卷。子既錄而刻之。而每追念家三生平爲人大旨。與往時之論說切磋。不可忘也。著爲述。示吾同志。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二



薛起鳳雖有高汪續述

汪緒曰語云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豈不信哉。緒書生也。友於家。得一書生焉。曰汪緒。字弟也。字季容。蘇州元和縣人。友於國。得一書生焉。曰薛起鳳。字家三。同府長洲縣人。友於天下。得一書生焉。曰羅有為。字臺山。江西瑞金縣人。皆書生也。故皆好書。既好書。書中所說動人好者無不好矣。好儒。好釋。好俠。好爲詩古文詞。於儒且好漢。好宋。釋則好宗。好淨。好禪。好律。於詩古文詞凡有名章微者無不好也。然起鳳最好詩。讀書能積思深造。遠於詩善談。有高之好洋洋矣。嗜讀書。精於思。情之深之於古文詞善談。候之好獨簡。然亦好文能詩。工聯麗文。思藻而苦。不善談。今則先後死矣。陳伯玉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豈不痛哉。緒初爲詩。自負善。毀杜甫自譽。起鳳時至緒家。緒初爲諸葛武侯詩。成向起鳳誦所爲。一句出口。必大叫曰。老杜能否。起鳳輒應曰。不能。誦已。緒大喜。起鳳徐曰。萬古雲霄一羽毛。能否。緒遂廓然大服。且大悟。起鳳故自負其詩。久之人莫知也。嘗館於緒外家。積然矣。遂言曰。詩也者。賢聖仁人微渺之所存也。必具豪傑心。豪傑眼。有豪傑志者。而後能通之。能爲之。豪傑百年一出。耳。千年一出。耳。萬年一出。耳。後百年豪傑知前百年豪傑耳。千年然。萬年然。豪傑耳矣。安得有一日而千生之。千死之。緒心是起鳳言。亦病其激也。遂譏嘲豪傑。抑之。小稱小抑之。大稱大抑之矣。起鳳無如何。遂墮而言曰。汪生汪生。吾不敢望生以千年萬年。乃不能百年邪。緒曰。若不舍千萬年豪傑。人壽且百年。安得而壽千萬年身。持壽千萬年詩。通壽千萬年豪傑。起鳳故多悲。遂淚泫泫欲墜。而緒曰。然則真豪傑終已矣。然則真豪傑真一睜目而萬世不視邪。緒曰。毋哭。患不能爲千萬年豪傑耳。能爲千萬年豪傑。其志壽天地。其詩之神明。伍聖賢。詩之傳否。人之知否。未矣。何足患邪。起鳳氣故易激。至是面如火發。而言曰。汝謂汪大紳舍得薛家三否。汝謂薛家三舍得汪大紳否。乃謂千萬年豪傑可舍。汝謂薛家三死家三詩不傳。人不知汪大紳能勿哭。能勿患。汝謂汪大紳死。大紳詩不傳。人不知家三能勿哭。能勿患。汝乃謂千萬年豪傑死。詩之不傳。人之不知。能勿哭。能勿患。汪緒聞其言而悲之。已而數數之起鳳館。數數見起鳳。垂頭而坐。見緒無他語。數數誦杜甫詩曰。幽獨恐傷神而已。起鳳好儒釋。談禪尤高。時至緒家談禪。時置一杯清水在几上。緒指杯水曰。如此杯中有纖塵。便是纖塵也。終不得以一杯清水自瞞於此。徹去纖塵不立矣。起鳳曰。未也。使四大海水清如此杯。但有纖塵。便是纖塵也。泛而上。雖有離婁之明。莫得其所在矣。況當沈於底哉。於此而不自瞞。於此而徹去纖塵不立者邪。緒聞其言而異之。其天性尤慈良。嘗與緒偕於道。遇有乞者。則曰。君且前行。前行。起鳳追而及。悅見於面。前行者數矣。起鳳追而及。忽若有慍色。緒曰。何慍爲。起鳳但曰。障障。緒曰。乞者乃至不能念一聲佛號邪。起鳳乞乞者。誦一聲佛號。則予一文錢。能誦則大喜。悅見於面矣。乃至有不能誦者。則教之誦。不能則苦教之。終苦不能誦也。大不樂。不悅見於面。烏呼。是所謂賢聖仁人微渺之所存也邪。起鳳之爲詩也。字而句。字不安。句不立也。句而章。句不安。章不立也。非以求工於是也。字之中有起鳳焉。而句而章無之。而不有起鳳也。凡以云安。安起鳳也。以云立。立起鳳也。其身世之淚也。其嗜好之精也。詩也者。志也。人人曰志也。起鳳獨能通之。能爲之。其學以是而孤。緒之爲詩。嘗自道曰。吾詩押韻而已矣。起鳳曰。固也。押韻也。萬古雲霄中。押韻而已矣。起鳳又曰。汪生之爲古文詞。蘊筆太虛空中。經久經久。

及其落紙一瀉而已矣。緒之爲古文詞，不自知其古文詞也邪？非古文詞也邪？遇有廢紙，欣然時時出胸中所欲說，寫之紙上，不自以爲古文詞也。好事者曰：古文詞也。羅有高至蘇見之，驚曰：古文詞也。高性好交遊，好遊數數至蘇州，數數主彭紹升家。紹升故與薛起鳳、汪緒善。有高既至彭家，見彭家有緒小文，所謂記敘者，讀之通夕。明晨立如汪家訪緒，揖之道所見，且曰：王弼郭象後無之矣。然象於字若句極意結構，君獨未耳。不以有高爲愚，略爲結構傳矣。緒爲文不喜加人事，因謝之。然亦心奇有高矣。遂攜所爲三錄者訪有高於彭家。三錄者：緒準孟繩、鄭案陰符、兵刑三家而抑之所爲作者也。有高手而歎曰：海哉！有高乍視君淵豁而驚，誠有高之淺矣。挾以去，三日而還緒緒手之字句炳如矣。爲結構孟繩錄字句者十之二三，獨陰符三家未耳。然有高尤深於邵況氏之指，緒益心異之。遂與有高論學，宿彭家。與有高訓大學格物，有高進所說，緒不之許。進之力拒之亦力。有高之說，蓋本於有物必有則，以則訓格也。然緒拒之益力。有高笑曰：有高朋好聞，性情學術無一同者如汪大哥，大奇。汪緒曰：有物必有則，聖學也。聖學其可拒邪？吾非拒夫有物必有則者也。吾拒夫有物必有物者也。世儒之以有物必有物爲有物必有則者多矣。莊生曰：物與物何以相遠，然難言之矣。吾惟有力拒之。俟有高之自覺也耳矣。已而有高偕彭紹升開關參禪。汪緒曰：奚參爲？萬仞崖顛直上而已。有高紹升竟入關。久之紹升無所得，出而愠。有高大喜，出則大喜。客來告緒，疾趨彭家訪之。有高喜而無，而紹升果愠也。緒謂紹升曰：勿懼。謂有高曰：勿喜也。萬仞崖顛直上而已。然未有不踉蹌者也。但有踉蹌立起直上而已，不可以踉蹌自瞞且瞞人瞞則不得上，踉蹌而尸於壑矣。禪乎哉？有高於學無弗好也，亦無弗入。其質性

尤好俠，遂以俠入禪，入儒，故其入之甚有精魄，且能持長齋，能上蒲團，能以禮法自持，翦其躬。然其俠性自在也。遇亦日窮中，歲遂脫身於外，獨往其家，莫之蹤跡也。朋好亦莫之蹤跡也。久之復至蘇州，寓流水禪院習禪。至是有高之窮甚矣，然爲古文詞及漢人訓詁之志益壯。緒訪之，宿院中，從容問有高古文之學得之何人。有高曰：得之福建梅崖朱先生。先生故善爲古文詞者也。其文以善讀書爲之。抵其言曰：讀書貴響，貴實，貴斷。響字響，句斷字斷，句實字實，斯善讀者矣。響矣則沈，斷矣則實，實矣則空。緒曰：何謂也？有高乃舉學而時習之一句，作不響，不斷，不實，勢讀之，讀已且言曰：此而讀之，滑滑耳矣。滑滑其能爲古文詞邪？言已乃作響勢，斷勢讀之，曰：此而讀之，響以振其魄，響而沈，斯真沈，斷以循其文，斷而實，斯真實，實以明其指，實而空，斯真空。能響能沈，能斷能實，能實能空，其不能爲古文詞乎？復舉朱先生之言曰：爲古文詞之旨，一言蔽之曰：蹄蹄到地而已。緒曰：何謂也？有高曰：先生言如良馬，然其行地也，行地之速也。若無一蹄之到地也，實無一蹄之不到地也。見之者曰：何行地之速也。無一蹄之到地者，然實無一蹄之不到地也。是以速也。良馬然也。如龍馬然，其行地也，其行地之遲也。若無一蹄之不到地也，實無一蹄之到地也。見之者曰：何行地之遲也。無一蹄之不到地者，然實無一蹄之到地也。是以遲也。龍馬然也。是以善察馬者，察其蹄之到地不到地，而良馬見焉。善察文者，察其字句之到地不到地，而工拙分焉。焉得蹄而行，文得字句而成，一而已矣。緒復問曰：朱先生之學，得之何人。有高曰：其鄉有湯先生者，山中人，其說如是。緒問湯先生古文詞，有高曰：無傳矣。僅得其論文一事。湯先生山中人，也有傳海內名流古文詞於山中者，山中之徒也。先生喜動顏色，語其徒曰：此海



內名流也。某山中人，亦耳其名久。其文必天上人語也。因盥手展卷讀之。讀第一句，即大叫曰：信矣！天上人語也。便掩卷曰：下句若何？而續思之，莫能續也。坐且立，且行，且臥思之，臥復起思之，莫能續也。終夕猶皇，終莫能續。遂歎曰：天上人語，非天上人莫能續矣。復坐展卷，至第二句，大笑，立起揮之地，戒其徒，後此海內名流，文勿持至山中矣。湯先生臥矣。其論文若是。有問：縉問訓詁之學，有高曰：聞之微州戴先生東原。戴先生謂有高，向學而不知其祗，有高心不服。有高所求者，其祗也，乃謂有高不知其祗，敢問。戴先生曰：未得其方，祗哉。祗哉。有高曰：敢問其方。戴先生曰：天地之間言而已矣。訓詁其祗也。有高心益不服。訓詁之於言，未矣。且言亦未也。先生乃謂之曰：祗敢問。戴先生曰：吾是以謂君不知其祗也。吾且爲君釋之。吾與君觀乎天地。凡天地間形形色色，恢之而彌廣者，能外於言哉？吾與君觀乎古今聖之盡倫，王之盡制，引之而無窮者，能外於言哉？言有名有實。訓詁者，名其以指其實者也。天地間凡有是名者，必有是實。聖倫王制，皆效法天地之實而名之。訓詁名也，所指實也。三才紐於是不謂之祗而何哉？故曰：天地間言而已矣。訓詁其祗也。縉復問：有高曰：近已覺凡有趨向，悉邪妄，其唯縉乎？自知縉自二年於茲，穢念不起矣。日來雜念亦漸少矣。於時夜已半，縉遂就寢。明晨起，見有高危坐蒲團上，幾若莊生所謂然然似非人者。縉驚曰：其千山萬山中老衲也耶？然有高竟窮不得已，復遠遊，無所遇而歸，且得顛脚病而歸也。歸而道出蘇州，遂跋而訪縉於家。談古文詞及訓詁家言益壯。有高故喜談太史公書，至是益善道其悲涼之指。縉聞之，如天仙下謫。志士入山，嗷音咽響，悲微三界矣。有高遂跋而主彭紹升家。紹升親其義，無有遂謀之。洞庭友人集白金二百兩而自攸數十兩。

有高遂跋而歸，歸與其家人聚數日，遂卒。方有高之歸也，歲將卒矣，會於福國菴，驟雪，縉爲誦平生桃李詩。有高微睇縉曰：好阿哥。遂別。縉贈以詩曰：雪裏蒲桃華，菴前欲上車。他年劉阮恨，紅淚趙州茶。有高歸家，以明年正月卒。有高深於古文詞，不作，作必中繩，以是亦喜繩人文。然縉彭紹升、汪緜文尤工。有高爲古文詞，字而句，字不立，句不安也。句而章，段句不立，章段不安也。非以求工於是，凡以云立，立有高也。凡以云安，安有高也。字句章段皆有高也。其身世之淚也，其嗜好之精也，其願力之餘也，有高願力猛大，嘗發誓佛前曰：有高將此身心作一炷香，奉東西土一切恆河沙數聖賢，奉東西土一切衆生。有高猶有願者，仗佛證明，仗佛加被，敬以三十生成就大願者，三願以十生宏儒仗佛力成就，一願以十生宏宗仗佛力成就，一願以十生宏淨土仗佛力成就。汪緜聞而笑曰：不消老漢一彈指，然心益異之。有高得年四十六，起鳳長於有高先卒，得年四十三。兩家集紹升家皆有藏本。起鳳詩：紹升已刊板而傳之矣。至是將謀刊有高古文焉。紹升之學，起鳳發之，有高成之者也。先後死矣。於是汪緜與紹升書曰：吾不知儒之爲儒也，吾不知釋之爲釋也，吾有悲也。吾悲夫自有儒釋以來，附於儒釋者之爲此名也，名海也。吾悲夫自有儒釋以來，入於儒釋者之必具大悲心也，悲海也。悲海中人物交遊，釋以來，入於儒釋者之必具大悲心也，悲海也。悲海中人物交遊，不述吾得而察之矣。孤往而已矣。天之高也，不附於天地之厚也，不附於地。古今之遠遠也，不附於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遊孤往也，著述孤往也，此其爲悲海也矣。夫所謂大悲心者，恆河沙數衆生所同具者也。民至于今稱之矣。稱之必悲海中人也。稱之名海中人，驚焉，則又必附稱之者，以行於是悲海中。儒釋亦若爲此名也者，吾有悲也。吾悲夫名海之無以障爲也，吾悲夫悲海之無以謝此名爲也。吾有思也，思夫孤往中之孤往也。其脫然於名海者，於元得

一人焉。其人物則不以儒釋名。其交遊則不表見於世。其著述則於儒部釋部東西之相反日劫之相倍然。其人之孤往則入儒入釋。充然悲心之廣大具足。吾得而察其著述矣。有春秋經世之志焉。有仙佛度世之心焉。有莊周屈原司馬遷文章之意焉。因察其交遊。必其輩流。不然。何無一人之表見於世邪。於明得一人焉。其人物則以儒釋為心肝。而負儒釋之誦者也。其交遊則以交遊為心肝。而負交遊之誦者也。其著述則以著述為心肝。而負著述之誦者也。噫。孤矣。何悲心之一至於是哉。有告我者曰。以少林之裔。而談孔孟。以臨濟德山之流。而出入先秦諸家學術文業。君願見之乎。安得而不願見之也。此又一人也。無得而稱之矣。名海中老死不相往來矣。今亡友二人。不知於古之所謂悲海者何如。決非僅名海中人物。名海中人物。交遊著述。吾亦得而察之矣。逐逐而已矣。亡友決不肯為逐逐者。故名未成而已死。然其詩古文詞具在。試與兄察之。察其孤往之所存。謂非悲海中之支流也邪。傳之後世。安知其無悲而思之而稱之者。亡友謂薛起鳳。籍有高也。族者質性最孤。與其兄縉閉戶讀古人書。與古人為徒而已矣。縉質性亦孤。然尚嗜談。族唯嗜默而已矣。縉於嗜嗜之侈於父。無不為。族唯嗜其性之所安。為文亦為其性之所安者而已矣。縉家有所謂言秋館者。言秋。族所題也。晨起則入。縉縱談。族默而受。唯飯時入至。縉家住楓橋。靈巖。天平。支硎。虎邱。諸名山。移足即至。縉時時談於山間。談於道。談益縱。縉則默而隨之。為詩先於縉。然最工騷。摩文。為人寡言。及其有言也。未嘗作一誑語。其質性如此。卒之日。得年二十三。有詩文集藏於家。其生平見於其兄縉他文中。已頗有。故今所述簡於薛起鳳。籍有高。族在時。隨其兄縉一至彭

紹升家。

汪縉撰 《汪子文錄》卷九

封奉直大夫戴公墓表

公諱殿江。字襟三。浦江人。先世自唐咸通間有諱德輝者。任浙東劇職。因由陝之杜陵徙越州諸暨縣陶朱鄉。其仲子以張復由越徙婺。所居鄉曰馬劍。實今浦江縣地。是為浦江戴始遷祖。傳十一世。至諱琪。卜葬馬劍東二里蕩釜山。夢白鬚老人授以穴向。遂定宅。其後子姪蕃衍。科第簪組相繼。見柳侍制貫所作墓誌。元時以文學名於世。歷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九靈山人良者。其後也。十三世諱伯初。洪武時客游京師。有故人子寄千金。故人子尋卒。還其家。家人不敢有。卒委之歸。蘇伯衡為作還金記。伯初又十餘傳。至鄉飲介賓諱士琇。是為公會祖。介賓生諱國英。國英生諱聖芳。即公考。兩世並以公弟殿泗貴。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自介賓以上數世。譜系幾就湮。今得序次秩如



者幸有公也。公操行淳謹，幼從其鄉之通儒游，爲文章有法。早游於庠，以諸生入成均。年二十四，考編修公沒，家政一由於公。邑有地名紫閣者，踞萬山上，四面皆斗絕，腹藏上腴田千畝。每易姓際，土盜輒據此爲患。明末尤甚，譜牒蕩於兵燹，且盡失先世墳墓所在。公惕然憂之，日訪求至廢寢饋，竟得明天順間先世手寫譜於邑中，它載後更有附益之者。自唐迄明八百餘年，世系墳墓粲然可攷。於是卽九靈山房遺址，與族人謀斂穀出貲，建宗祠，諱昭穆，適鄉人有售巨木者，祠遂成。旣又修復冢墓，得還金碑榛莽間，作亭覆其上。凡公之所爲，皆若有陰相之者。家規祀田一時畢舉。與兩弟殿海、殿泗極友善，兩弟所欲爲者，視可行必曲成之。殿海官學博，殿泗官編修，皆年七十餘歸。娣姁亦皆七十餘，雁行鶴髮，忻忻愉愉。遇花晨月夕，子弟輩以次具觴爲樂，天倫之愛，世所未有。時人稱慕焉。好讀書，山中不易得書，則求之浙西世族，購五萬餘卷以歸，一門咸枕藉焉。晚年

昇季子家事，日手一編，披覽有常課。學以朱子爲宗，常輯金華理學粹編若干卷，辨稊學源流甚晰。有履齋文集十卷、永思軒文鈔八卷藏於家。又刻九靈山房集及水道提綱等書行世。公生於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卒於嘉慶二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壽八十有五。配趙宜人。先公七年卒，合葬于某山之原。子四人：長聰，乾隆己酉拔貢生，是年膺鄉解，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戶部，歷雲南司郎中，過

國恩，得封公奉直大夫如其官，配封宜人。次聘，嘉慶辛酉拔貢生，直隸龍門縣知縣，次職，八品頂帶。次聲，郡庠生。孫十七人。其次拱辰，嘉慶癸酉拔貢生，授教諭。曾孫九人。公葬後三年，聰方任廬鳳，賴兵備道，文田與聰拔貢三試皆同榜，情誼視他人尤親，故以狀來屬爲墓表，文田不敢辭。銘曰：

不念厥祖，何有於身。篤於其本，斯之謂仁。能仁而孝，慶貽後人。祠墓歸然，俎豆適新。令德永垂，維千億年。後嗣

益興視此題阡。

姚文田撰 《蓮雅堂文集續編》

廣西巡撫謝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啓昆字蘊山世居江西南康之蘇步公後徙居南昌南郭乃以蘇潭爲自號云公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會試中式次年殿試以朝考第一名選庶吉士年二十五乾隆三十一年授編修既而充國史纂修官日講起居注官出爲鎮江府知府又知揚州府寧國府擢授江南河庫道浙江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調浙江布政使今上親政命爲廣西巡撫凡三載嘉慶七年六月乙丑終於位年六十六公爲知府時即明決于吏事所持堅正上官雖異意而不能奪屢以善績稱於江淮矣及爲藩司其時各省官帑多缺或公私相替閱歷數官前後援倚所虧愈多不可補復公持身廉潔而智能究郡縣利病之多寡立法以其意細相補任使盡其能操縱當其時故所莅不數年無造怨于吏民而能完久虧之額他人或欲效公所爲輒中窒而不能遂故公爲藩司多美政而世尤稱公理財爲最善及至廣西內治吏民外撫夷獫築湘灘之隄以爲民利民呼曰

謝公隄又嘗興學校飭營伍文武皆懷愛之其卒也以盛暑步騎兩致疾上聞甚悼惜賜金治喪又

詔賜祭葬其後廣西士民呈於大府請以公入祀名宦之祠公自少本以文學名博聞強識尤善爲詩其才宏瞻精麗兼具唐宋名家之體所爲樹經堂集若干卷雜古文四卷西魏書若干卷小學攷若干卷晚成廣西通志若干卷則士謂公文學吏治兼兼存於其中焉曾祖諱茂偉祖諱希安考諱思薦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娶某縣李夫人生女繼娶某縣劉夫人生子學增候補主事先公卒側室四盧孺人生子二學崇嘉慶壬戌科進士庶吉士學增候補府同知女一衛孺人生子學培候選府同知管孺人生女三高孺人生女一公在翰林時爲乾隆庚寅恩科河南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多得賢才其最者巡撫會稽陳大文布政使歷城方昂以吏績名而檢討曲阜孔廣森以文學顯其在浙舉孝廉方正亦多名士生平重交遊獎氣類居廣西作懷人詩數十篇首其座師大興翁學士方綱次桐城姚鼐也遺命其子必使鼐爲墓銘嘉慶年

月日學崇葬公 鼐爲銘曰

儒者之風退然其中剛果有能作吏見功北甸汾洮南及嶺嶠沒而民思生被其曜惟其多才文武惟試講藝



賦詩異於俗吏。帝褒其績，天祐厥家。安奉梓居，銘
幽詔遐。

姚鼎撰 《惜抱軒文集》卷七

湖北荆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墓志銘

乾隆五十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湖北荆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永齋卒於里第，春秋五十有一。越三年，將卜葬於吳縣某鄉，九世祖億敏公賜塋之。先期，公之仲弟中書舍人希哲屬予志其墓石。蔣上舍業咸亦爲之請，乃按故兵部侍郎蔣公元益所述家傳敘次之。公諱初哲，字在初，別號永齋，世居蘇州之吳縣。自億敏公以文學經濟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爲明正統中名臣，厥後代有文學，隱而未曜。曾大父元揚，好善能教其子。大父震，品學醇厚，從故學士何義門先生游，號爲入室弟子，贈中憲大夫。父樹勳，博通古今，沈毅闊達，以國學生游泰園間，公卿皆折節延爲上客。相國尹文端公總督兩江，尤器重之，嘗語人曰：「立巖有體有用人也。」以公貴，封中憲大夫。公幼有異稟，弱冠已負文譽，補元和縣學生。乾隆二十五年舉鄉試，益齋修古學，與仲弟希哲以詞賦相淬厲。吳中有二陳之目。三十年，聖駕南巡，昆弟並以獻賦，召試行在，仲弟名列高

等，授內閣中書，而公以論誤寫一字置乙等，亦得文籍之。賜二十四年會試中式。廷試條對詳晰，纔纔千餘言，而書法尤端重不苟，讀卷大臣擬列第二。上嘉其切直，特擢第一。元和分縣以來，登狀元者自公始，而封君與王太恭人具慶在堂，年未及耆，鄉閭誇爲盛事。授翰林院修撰，分習國書，公一過目即曉其要。閏二年，散館復列第一。上喜曰：「漢人中不易有此。」尋充方略館纂修官，入直武英殿，兼協修起居注，益以勤慎稱。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公復與修纂，每校一書畢，卽條其撰述本旨，評論當否，悉中肯綮。時館臣例得薦謄錄生數人，公所舉皆寒素士。總裁諸城劉文正公新建裴文達公咸歎其公正，尋充文淵閣校理，再充會試同考官，一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兩遇京察，俱列一等。四十三年，特授湖北荆宜施道，甫莅任，遇歲歉卽捐廉以振饑者。明年江水暴漲，溢沙市隄，公令吏民載土囊權塞之，親履隄上督視，晝夜水漸退，民居得無恙。又明年，出俸錢加築隄，隄益以固。歲旱，依春秋縣露祈雨法，又步禱龍神廟，雨應時降。荆州向有權關使者，歲一更易，稅額屢缺。上令裁去，以大吏兼轄，督撫奏公領其事，檢

東吏役、勿分外需索、稅額既足、商民亦無怨言。四十八年、丁王太恭人憂、奔喪旋里。越二年、又丁封君憂、殯斂之禮、壹遵古法。故宅在城東隅、公與仲弟各拓數楹、以爲封君娛老之地。至是遵遺命、悉以讓季弟同哲、而各買新宅。公所居在古雪街、於屋旁築樓三間、擬奉先人栗主爲家祠、而庭中稍置坡石、顏曰小蓬瀛、有栖心物外之志。工垂成而奄忽下世、悲夫。國初詞臣沿明舊制、凡進士第一人無外用者。

今天子慎重吏治、內外一體、遂有以大魁而授監司者、自會稽梁公國治、鎮洋畢公沅及公而三。然兩公皆曾轉坊局、公直以修撰得之、以是知

上之將大用公、而銜恤痛淚、旋復摧折、此朝野所深惜者也。公初娶張恭人、壬申舉人鵬之女、早卒。繼娶蔣恭人、例贈奉政大夫仙根之女、善文翰、庀內外事甚飭、人以爲得賢內助。子兆雄、早卒。次兆炎、孫若芝、俱幼。公以儒學登上第、而內行淳備、孝友任卹、人無閒言。家居不喜與長吏還往、亦不臧否人物。遇故舊謙抑自下、識度宏遠、人莫窺其際。詩文冲和恬雅、似其爲人。書法似顏魯公、晚年不輕下筆、友朋得其寸楮、爭藏弄之。銘曰：鳳翔千仞、鵬搏九霄。毛羽既成、搏身最高。木天芸閣、珠

玉揮毫、匪惟文章、經緯克劭。盤根錯節、小試孟勞。霖雨一滴、膏澤崇朝。溫飽匪志、行誼足式。歷試無玷、斯爲全德。天不假年、中道而息。大名旣成、遑爭晷刻。鬱鬱佳城、倍敬之側。青松白雲、垂聲無極。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四

丁教授傳

教授諱杰、字升衢、浙江歸安人。自少篤志、貧不能得書、就書肆中讀、自早至日稷。肆主閱其勞、爲具食、輒卻之。遂肆力經史、旁及說文、音韻、算數、咸有所得。乾隆辛卯科、莊侍讀建嶼主浙江試、發策問大戴禮、教授所對尤賅貫、遂舉鄉薦入都。時方開四庫館、任事者多延之佐校、小學一門、往往出其手。因與朱學士筠、戴編修震、盧學士文昭、金修撰榜、程孝廉瑤田等相講習、諸君咸重之。在都十年、聚書至數千卷、手寫者十二三。辛丑科成進士、當得縣令、以親老、願改儒官。其後十餘年、選寧波府教授。嘉慶十二年二月卒。年七十。子二、授經、傳經。教授爲學長於校讎、與盧學士最相似。得一書必審定句讀、博稽他本同異、用小紙反覆細查。孫侍御嘗謂曰：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輒四散、不可詮次奈何。於大戴禮用功尤深。胡處士



儒藏

渭禹貢錐指號爲絕學，教授摘其誤甚多。嘗謂緯書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夫河患之棘，由九河湮廢而害始于齊，管仲能臣，必不自貽伊戚。班固敘溝洫志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則九河之塞，當在秦楚之際矣。又嘗校雅雨堂盧氏所刻書傳，謂此乃惠徵君哀輯本，頗疎舛。如鮮度作刑，以詰四方，誤讀困學紀聞，此謬之甚者。五行傳文不類，讀後漢書注，始知誤連皇覽，然何以合併爲一，亦不可曉。最後讀明黃佐六藝流別，則此節全載其中，乃知惠氏又因黃而誤也。又校鄭氏易注，摘其誤引漢書劉向傳鄭氏註者一事，誤引乾鑿度者一事，乾鑿度注者二事，引文選西征賦注不能定爲鄭者一事，皆諦當不易。讀論語未知焉得仁，謂孔傳邢、皇兩疏所解竝似經文有闕失，證之論衡問孔篇，中論智行篇，均讀知爲智。釋文知，鄭音智。東晉李充集注云：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文子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蓬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鄭義雖不傳，當同於宏度，勝孔遠矣。讀管子內言戒篇，我游獵軸轉斛，南至琅邪，云：給即

由寫者誤重一由字，又涉下轉，有遂衍軸字。轉斛卽轉斛，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孟子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竝作轉斛。趙氏旣以轉附朝儔爲山名，而又言朝水名也，則仁山金氏謂海旁之山潮至如舞，亦非臆說也。又謂字母三十六字不可增，併不可顛倒，見端知邦非精照，爲孤清，不可增濁聲也。疑泥孃明微來日，爲孤濁，不可增清聲也。非卽邦之輕唇，不可併於敷。微卽明之輕唇，不可併於奉。影爲曉之深喉，喻爲匣之深喉。曉匣影喻不可顛倒，爲影曉喻匣也。教授所著書曰周易鄭氏後定，大戴禮記繹，小西山房文集，其爲人校定刊行之書曰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方言，漢隸，字原，復古編，困學紀聞補箋，字林攷逸，蘇詩補注。

論曰：宗彥獲交教授時，教授齒已高，辱引爲忘年之友，竊觀其爲人，韶韶然信古自愛，惇厚士也。讀書強力，鏗而弗舍，垂沒前一日，猶誦五行大義，以支辰配合之，說告其子。嗚呼！其嗜學弗可及已。

許宗彥撰 《鑑止水齋集》卷一七

費給諫家傳

給諫君姓費氏，諱振勳，字策雲，一字鶴江，晚自號

蒙士、吳江人也。先世嘗有聞於宋明。入本

朝有名洪學者。康熙庚辰科進士。官博野縣知縣。君五世祖也。生子元謙。少孤。負母逃土寇之難。遇寇以計脫母。而身死於寇。妻錢氏年二十六撫孤錫蕃得。

旌如制。錫蕃子浩。是爲君祖。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戶部山東司郎中。贈戶部子二。曰木曰林。林字西園。是爲君父。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刑科掌印給事中。母吳氏。趙氏。皆

贈太恭人。君兄弟八人。於趙恭人爲次子。君生十

一歲而孤。趙太恭人撫教其前母子及己子。皆使

有成立。及君伯兄以舉人爲鹽大使。卒於官。趙太

恭人復謝世。而家大困。君旣食貧。自奮於科第。痛

其親不逮祿養。所以厚母黨者無不竭其力。而營

祖父墓舍。招兄弟同居京師。使各得官。及爲人佐

幕。以去。數十年中。君支持門戶。諸兄弟惟君是倚

賴。及君乞病歸。嘗植荆樹於庭。顏其室曰夢草。而

招其弟之遊楚者。使之歸。日與諸兄弟相聚爲飲

酒談笑。及諸兄弟先後病卒。而君亦遂謝世矣。君

以乾隆戊子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四庫全書館開。以進士書籤。

武英殿凡十二人。而君與焉。及敘勞。十一人者皆得知縣。而君授內閣中書。旋充

文淵閣檢閱。四庫館分校。轉戶部四川司主事。擢員外郎。再擢山東司郎中。監督寶泉局。轉山東道監察御史。擢吏科給事中。當君爲中書時。嘗典四川鄉試。及轉戶部。充順天鄉試分校官。皆勤慎以得人。而視廣西學。培士氣。核真才。如恐不及。嘗因其地之士習美惡。而

奏請減西隆州生員額。以益陸川縣之額。有程一鵬者。嗜學工文。而家貧。不能應省試。則爲具裝。以使之應試。而一鵬終不得志以死。粵人至今以是頌君之愛士也。在戶部現審處。於旗民爭地質成者。不輕逮訊。郊外民十餘年無株連者。爲御史。言督撫考課州縣。宜師漢循吏遺意。以安靜悃愊。勞心撫字者爲上考。不得專取猥巧武健之人。以病民。皆得。



旨飭中外如所言。又嘗言、部據例案以治事、而案繁官不能周知、吏因持其短長、宜每司責令主事專掌成案、以時籍記、而剖析其異同。又嘗言、近世士大夫好詆宋儒、爲學術害、宜令鄉會試文有顯悖朱注者、禁勿錄。蓋君之當官、其言之當乎體要者如此。君既歸、主講正誼書院者凡七年。歸而遇疾、以嘉慶丙子三月二十九日戌時卒於家。距其生於乾隆戊午四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子一、蘭坪、壬戌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陳用光曰、余與蘭坪同舉庚申京兆試、嘗得謁見給事君、藹然儒者之容也。蘭坪以書來屬爲作家傳、余覽其所爲行狀千餘言、詳而有體、迺論次其大者著於篇。夫士當官而不能自知其所任之事、爲學而好以其才智薄先儒、皆世道人心之憂也。君所言部官宜習知成案、士大夫不可詆宋儒、有旨哉、有旨哉。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三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戶部河南司主事孔君墓誌銘
君諱繼涵、字體生、一字補孟、號莊谷、曲阜人。至聖六十九世孫。祖衍聖恭愍公毓圻、父一品廕生傳鉅。君以乾隆庚寅舉於鄉、辛卯成進士、官戶部河南司主事、兼理軍需局事。充日下舊聞纂修官、加二級。又軍功加一級。誥授朝議大夫。君篤於內行、天性過人。歲丙戌、當與計吏偕、有術者言君此行必獲雋、顧母氏恐有意外虞耳。君夙不信術家語、聞此則色變、不欲行。諸父兄弟趣之行、行二百里、心悸悸、策車而反。其在戶部、駸駸嚮用矣。一旦以母氏有心疾、遽移告歸、養三年而母歿。又三年而君歿。年四十五。君雅志稽古、於天文、地志、經學、字義、算數之書、無不博綜。官京師七年、退食之暇、則與友朋講析疑義、攷證同異。凡所手校者、數千百帙。聚集漢唐以來金石刻千餘種、悉攷其真偽、與經義、史志相比附。又以編纂官書、得遍觀京城內外寺院古蹟碑記、歷西山、沿昌平、罔不輿載。君爲人體弱、有醞籍、生平無疾言遽色、而精心強力、期於致用。與人交、緩急補助、無矜色。遇藏書家、罕傳之本、必校勘付錄、以廣其傳。所刻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算經十書、杜預春秋長歷、春秋土地名、趙訪春秋金縢匙、宋庠國語補音、趙岐孟子注、休寧戴震文集諸種、未刻者、君所自撰、考工車度記、補林氏考工記解、句股粟米法各一卷、釋數同慶記各一

卷。其餘題跋雜著名紅欄書屋集者又若干卷。詞四卷。君生於乾隆四年正月二日。卒於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娶孫氏。御史紹基女。子男五。廣猷。舉人。廣根。附學生。廣休。廣閑。廣權。孫男五。銘曰。

雲乎奚以壽。君也奚以因。其數之倚。其經之神。其度量鈞。其家緣分。氣塞岱東。蔚乎大文。以昌其身。以利其子孫。

翁方綱撰 《復初齋文集》卷一四

文學汪君墓碣

同年汪君東湖之孫樹棠常不遠三千里。謁余於青浦。求序其祖之詩。余既撰而予之。又一年。則持其父文學鳳林墓志。求爲墓上之文。予將入都。應千叟宴之。召。踰年歸。再以鼎湖大事赴都。卒卒不暇以爲。而樹棠來請益堅。至三四而不懈。甚矣樹棠之孝。不忘先德者至也。文學東湖子名鶴。字吉臣。號鳳林。少慧。五歲出就傅。已知經書大義。八歲能詩。稍長。工制舉義。受知於學政。今大學士劉公墉。遂爲博士弟子。後學政大學士梁國治亦愛之。屢列優等。而卒挫於省闈。鳳林弗介意也。東湖以舉人選蕭山縣知縣。廉潔自命。苞苴謝絕。鳳林助之。茹荼飲藥。益以清操。自砥礪。在縣三年。甯無新衣。笥無長物。而仍以不善事上官。改教諭歸。未幾而卒。文學居喪。廬于墓者三年。事繼母尤孝。遇疾衣不解帶者月餘。疾卒以愈。東湖君所貽。皆分之兩弟。而自取樸陋。性最耿介。乾隆辛卯江寧太守沈君業富亦東湖同年也。時文學將錄科。

沈君監試。欲爲先容。堅謝卻之。以此益爲沈君所重。爲文學。生于乾隆六年九月十一日。歿于丙申七月二十日。其歿也。先數日自知逝期。焚香端坐而瞑。配韓氏。先文學而歿。子四。樹棠。長也。次樹本。次樹槐。側室焦氏出。次樹榮。皆守家學。能讀書。而樹棠尤以篤行著鄉里。縉紳間。嗟乎。文學見世之仕者。舉手搖足。無不視爲利藪。民生彫瘵。漠不關于心。常以爲人心世道之憂。故其助東湖者如此。而避蜚僣。弗獲稍伸其志。洵可哀也已。雖然。文學著有詩文二十卷。樹棠將合而梓之。以傳于世。是文學之志。既可慰于地下。并可以慰東湖也已。若夫世系。籍貫。已具墓志中。故不復敘云。

王昶撰 《春融堂集》卷五九



孫志祖 王琨 王聘珍 秦恩復 倪爲賢 任大椿
章學誠 高金成 楊際昌 龐毅 朱紱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諱隆遷仁和陸生紹武
 生子二人曰光祚有孝行曰昶雲南安甯州知州昶生庭蘭湖南岳常
 道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弱不好弄穎悟絕世讀書五行俱
 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屬氏鶚杭氏世駿皆器異之
 與往來質難焉年十八爲學附生中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舉人三十
 一年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授科皆以對策經文詳贍通古學
 爲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委尙書文達公曰修所賞拔置高第殿試二
 甲賜進士出身以部員用補刑部主事洊擢郎中先生鈞稽律令附合
 經義爲部臣倚重保薦坐糧廳嚴約吏役革除弊規一時糧艘輸納稱
 便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養思慕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
 性恬淡不問產業既家居奉親杜門著述博物識古無書不覽所藏卷
 帙率皆校刊謬誤丹黃殆徧浙中之學自明季空談性命或分門別戶
 不求古經義好辨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宿國初經學有非周官信僞
 尙書不守漢儒注義者至先生以爲說經而不尊信鄭康成宜大道岐
 而厄言出也背康成由王肅信王肅由宋人王肅之背經誣聖由僞造
 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喪紀之制惜魏時王
 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于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
 以證肅之竄改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集駁
 聖證論及疏證孔叢小爾雅之非古本其書未成又病宋明人率臆刪
 削古書善本甚難購嘗輯風俗通佚文刊入廬學士文昭羣書拾補中
 屬子同元輯六韜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本之缺又輯謝承諸人漢書
 五卷補姚氏之駟漏略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說若干條仿困
 學記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爲讀書脞錄七卷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
 正四卷詳論一卷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淳篤自遭父
 母喪及兩弟物故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召公鉅儒造門問
 難者必屢其疑而去廬學士卒爲之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注明經中歿
 于西湖旅舍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于舊故類此晚年爲阮
 撫邵元敦請主講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多士宗仰會選疾以嘉

侍御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

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情。不復出以著書爲事。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鎧下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曦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于鄉也。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第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尙書新建裴公試詩黍稷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棄。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愧于科名。任刑部時。于庶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嬉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勝字非民閒所有。又夢見故友趙鹿泉先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天性和正。讀書多而爲政舉。吳越閒固多靈氣。其生也。有所秉。其死也。有所歸。與侍御所著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僞。難鄭誣聖。背經旣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僞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勦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鞠盜之獲眞贓也。其有功于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四卷。據播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眾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朋輩商榷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駟

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讀書勝錄七卷。考論經子禪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不爲武斷。鑒空之論。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偽託。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陸錄續篇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教。傳其家法。

（附錄）卷五十七

成安知縣王先生琨墓誌銘 丁子復
先生姓王氏。諱琨。字次瑤。又字南湖。晚號退思。世居德清千秋鄉。開山六世祖權。遷南莊。莊在大小南湖之南。故以爲號。權生崑崙。崑崙生宇。宇生大德。大德生繼聖。爲先生祖。考諱元鼎。兩世遷居杭。先生解官歸。卜宅秀水秋徑橋家。琨舉乾隆甲午科鄉試。丁未會試。大挑赴直隸省。權知正定府。新樂縣事。會安南不靖。旋歸。誠入覲。將抵境。大雨連日。河驟漲。人馬不得通。琨而擾。先生履鄉車千餘兩。禱于河神。而霽。水剋期退。乃濟。補廣平府。成安縣知縣。歲奉檄調平治道路。前任委其事于胥吏。苛派爲民累。先生冒寒暑。雨雪。歷工所計。夫給買省費過半。民大便秘。獄必得其情。有師氏兄弟相毆。傷置一室。令不傷者。養傷者。使自感。動。傷愈。曲爲勸諭。悔悟。讓田泣拜去。公餘進諸生講說經義。胥吏子弟能文者。亦親教之。隆冬。以綿衣給困圍及罪囚之過境者。莅成安五年。引疾歸。歸田十一年。坐臥一室。砭砭著書。以終。生於乾隆元年九月丁酉。卒於嘉慶十一年十月壬辰。年七十有一。先生性厚重。不苟言笑。事親以色。養爲愛弟。弟請析居。流涕勸不從。比歸。拮据爲贖產。從女弟孀居。無子。養于家。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爲學。師法漢人。實事求是。經史皆貫。申深于易。集輯數十家。吳布衣克岳治易有獨得。至則蠅蠅談終日。晚專發明鄭注。究極義蘊。小學多所辨正。段大令玉裁陳進士詩庭皆從參訂。所著易鄭注考證外。有說文編韻。各從義以補徐氏宋氏之遺。集韻正。以糾曹氏刊本之失。爾雅正義。刊誤。以匡邵氏之謬。其他闢發經義。修己教人之方。爲多。伯子崇本。成進士。以知縣用。先生勸之曰。仕以行所學也。入仕途而棄其學。我不知所爲何事也。噫。先生此言。豈獨爲縣令發哉。配陳孺人有賢行。子二。崇本。嘉慶壬戌科進士。四川黔江縣知縣。崇基。太學生。候補典史。女二。孫男七人。孫女五人。今年四月辛丑。卜葬于錢塘長壽鄉白沙山仙家壠。崇本以狀來乞爲銘。銘曰。

今之學者。競師漢。我獨惜其言行。判先生合之成。一貫所施者。薄積者。厚。有子克繼。大厥後。我銘惟實。永不朽。

（附錄）卷一〇八

王聘珍傳

字貞吉

王聘珍字貞吉，號實齋，南城人。自幼以力學聞。乾隆五十四年，學使翁方綱拔貢成均，為謝啟昆、阮元參訂古籍，嘗客浙西，與歙凌廷堪論學，廷堪深許之。為人厚重誠篤，廉介自守。治經確守後鄭之學，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於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哀集也。又曰：近代校讐不知家法，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肅本改易經文，又或據唐宋類書為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凡茲數端，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奧之經變而文從字順，經義由茲而亡。故其發凡大旨，禮典器數墨守鄭義，解詁文字一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有不知而闕，無杜撰之言。如五義義字據周禮注讀若儀，五墨五字釋若忤，青史子引漢書君子養之讀若中心養之之養，皆能根據經史發蒙解惑。江都焦循稱其不為增刪，一仍其舊，列為三十二讀書贊之一。他著經義考補九經學。

（碑傳集補）卷三九

秦恩復傳

秦恩復字近光，號敦夫，江都人。養子。幼穎異，克秉父教。乾隆四十八年舉人，五十二年進士，改庶常，授編修。嗣丁內艱，服闋將入都，疽發於背，醫治就痊，而體弱不支，由是閉戶養病，構屋東偏，築室三楹，顏曰五笥仙館，藏書極富。家居幾十載，宿疾盡蠲。嘉慶十一年入都供職，逾歲回里。明年遊浙，阮文達公時撫浙，延主講，詰經精舍。十四年，兩淮鹽政又延主講，樂儀書院。二十年，復聘校葉欽定全唐文，一時名流咸集，唱和譙聚，稱極盛焉。二十三年入都，閱四年，仍乞假歸。晚年自號狷翁，明其志也。性喜填詞，每拈一調，參考諸體，必求盡善，無一曼聲懈字。著有享帚詞三卷。平居收藏書畫，法帖洎瓷銅玉石之類，鑑別精確。勘定古書，慎選良工，以付剞劂。海內爭購。曾彙列子、鬼谷子、揚子法言、駱賓王集、李元寶集、呂衡州集、奉天錄、隸韻、詞林韻釋諸古本行世。卒年八十有四。子肅字玉篴，道光元年順天舉人。工詩文，善畫，知醫。晚年尤以詞名著，有意國酬唱集、思秋吟館詞詞繫若干卷。姪嘉謨，字味芸，廩膳生。高宗南巡，召試二等，以訓導用。著有月令粹編。

（碑傳集補）卷八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一三

玉田縣知縣倪君為賢家傳 沈寶麟
倪君名為賢字小廷江蘇崇明縣人也乾隆丁酉拔貢朝考一等以知縣用初授湖南清泉縣未幾以憂去服除補直隸玉田縣玉田當孔道驛馬不足率屬民車馬舊設車頭直其事猾者遂脫商賈轄于道農人入市要諸郭門其牲畜資賈其人積財力至交結權要君潛至境廉獄翌日持某相國書來君曰某未識必誤也兩健者繫之來不問徑付後不設車頭及差徭役給直取辦縣人稱便嘉慶六年歲東南大水制府熊公按賑至君謁闕者延之入私室君不應開詐辭君去乃通揭旋以去告制府固候君久怒追之還君不辨亦不謝制府即取君給民日籍賑之悉與報籍符較四鄉賑所斗斛如制密詢受賑者皆無言乃大悅卒舉荒政最久人君居二焉先是饑者十五聚奪食君痛杖之而勸富家出粟助民無自壘獲屢旁縣多剿竊君境帖然明年將遷得疾歸市月卒於家君總訟不輕詰遇獄要出一辭折之立判辨色起視事畢默坐即處實客不多言疑事不再謀決獄莫易其指雖位險阻未嘗改釋色嘗勸災恤村舍水大至制史肘君起君擊石取火曰無恐制史終夜坐君躬然巨視水不至寢榻寸君深於文筆仕後猶樂談鳳藝善書畫重友學親串周即獎掖不倦子三以疾廢環國學生瑛從九品嘗攝清遠縣典史現與兄子聚會尤能文世其學皆與子善
沈寶麟曰君與先君子同官同州先君子以慈慎聞君以明決聞然皆垂十年乃見知大吏及被知旦夕且薦起而先君子卒君病免亦卒卒後子孫困相若命也夫
(附錄) 卷一〇八

陝西道監察御史興化任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大椿字幼植其先為王氏在元有為山東行省平章事者曰王信其子宜繼居父職元亂避居興化改曰任氏為任氏之十三世為歲貢生繼其子晉中乾隆己未科進士官徽州府學教授是為君祖生庠生葆為君考祖考皆以君得 贈封朝議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君之少也穎敏于學為文章有盛名又性和易謙遜人無貴賤靡弗愛君然君固有特操非義弗收為故自少至老終於貧窶乾隆庚辰 恩科君為舉人中已丑科二甲一名進士故事二甲首當改庶吉士人皆期君必館選次然竟分禮部為儀制司主事君每日自官所歸輒鍵戶讀書如諸生時值 詔開四庫全書館大臣有知君才舉為纂修官是時非翰林而為纂修官者凡八人兼與君與焉君既博於聞見其考訂論說多精當於纂修之事尤為有功其後雖以病先歸君旋遭艱居里既而痛過君淮上當是時四庫書成凡纂修者皆議敘爵之八人者其六盡改為翰林矣大臣又以難與君名列之章奏而稱其勞請俟其補官更奏君於是初服除將入補官亦以見邀難以母老謝君獨往然大臣竟不復議改官事君自循資遷員外郎郎中保御史乾隆五



十四年四月授陝西道監察御史甫一月而卒年五十
 二君賢者居曹司固亦佳吏居言官苟非日淺亦必有
 所見然終不若以其文學居翰林之爲得人也而惜乎
 其竟抑不得也君事父母能於貧匱中盡其養待族友
 有恩誼而不可使爲諸瀆所成官書外其自著者曰經
 典升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繪一卷字林考逸
 八卷小學鉤沉二十卷吳越倚史注二十卷惟字林已
 刊板詩集已刊者四卷其餘與雜文未刊者又若干首
 君學博奧而於爲詩則尙清遠不多徵引曰此非詩所
 貴也娶趙宜人無子沒後三年弟大楷始生子熾炎以
 嗣君又後十二年葬君於某處肅昔者與君本相知及
 同處四庫館則朝晡無不偕有所疑說無不相論證也
 退而偶有尊酒召賓之設無不與同也閱今二十年同
 居節者死亡殆盡而無僅存君弟大楷來求爲誌乃怡
 懷而銘之曰
 嗚呼幼植之瘞不居文章之官而旣爲其事矣不至者
 考之諱而若書足名後世矣生不見子而沒可以祀矣
 吾爲銘之足慰君志矣

姚鼐撰《惜抱軒文集》卷三

任君大楷別傳 章學誠
 興化任君幼植與余同學文辭於大興朱先生筠君與余同乾隆三年
 戊午生而學於朱氏則先於余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成俟朱先
 生居咤噪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聞人之所習業者有
 自江南來者投遺書一鉅囊稱任君所寄朱先生爲之色然發緘得幼
 植書論學甚詳而以所撰儀禮經傳考訂若干卷請先生爲之是正余
 始有意於君已丑君登進士第以二甲第一人授禮部主事分曹學習
 得儀制司禮部職事清簡進士分部多不願居然禮部四司儀制祠祭
 就爲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乃爲見才君願謁朱先生欲爲丐尙書
 移司簡曹且曰曹閒多暇卜居近先生家每日中可畫諾歸邸即假先
 生藏書場半日一夜之力誦且習焉四分日力之三則十年守官猶得
 七年強半讀書所獲豈不備歟先生乃曰古人仕學不偏廢且知命者
 固不求熱亦豈有意求清冷耶君唯唯以退余於是時始得見君然余
 將家京師皇皇謀食不得時過君也而余遊江南見顧君九苞於太
 平官舍顧君本末詳庚辛亡友列傳其母任則君之祖姑也言君孝友
 家無升斗儲然事親能盡色養非其道義雖錄乘不取於人乙未余復
 至京師君已徵爲
 四庫書館纂修因得寬假曹務校理之暇借窺中秘儲藏四方奏上遺
 書人閒所希親者從而證定向所業編得以益信余訪君屬疾延見臥
 所則君方輯呂忱字林逸文散見蒐獵博搜積墨粉筆狼籍枕席間君
 呻吟謂余病不可堪賴此消長日耳君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曾
 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卽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務
 使遍而後已所著深衣釋例釋經諸篇皆博綜羣書衷以己意皮傳之
 學不過視爲爾雅廣疏不知君乃經禮之別記爾學者能推君意擴其
 所未盡者不爲遠而遽議全經不矜名而好爲獨斷博徵其材約守其
 例各盡所長以窮類之散然後徐俟其人以會經之全庶幾哉經學其
 有昌乎君之文長於辭賦少年爲文選學詩文時得其似不能精也然
 讀書輒能知作者意不以己之所守爲人余撰通義言公之篇中有喪
 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之語自注云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還皆
 謂六朝僞作其寔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分疆有南人羈北事類李
 陵不忍明言託擬此書以見志耳君見之首肯數四且曰今人皆重考
 訂必斥君言無稽不知君意固不以此拘也余著通義爲世所詆強半

類此君乃平素不苟於名物者而所言如是知君可與微言者也
乙巳之冬余自保定暫至京師館同年生潘綱修庭筠家時潘居與
寺街與君居字相望談笑流連互為主客自謂得斯途樂也余留旬
日出都先一夕君舉酒就潘君書室酌且言別至街拆四嚴霜月寒
列人肌理從僕多欠仄思臥四顧無聲三人猶露立中達談款久不
忍釋此境於今歷歷不謂君已遽然逝也余戊申秋為庚辛亡友列傳
自恨於願君嘗語為其先人作傳願君既逝不可復詢端末其冬遇李
君震明於毫之學舍粗識顧父崖略因為願君後並寄承清知縣周
君震明於毫之學舍粗識顧父崖略因為願君後並寄承清知縣周
下世曾幾何時亡友傳成又當續其二矣哀哉何君余別有傳君又李
君之同縣且咸屬也李君有子某甚才而文請余為君撰傳諾之久未
報庚戌季冬吳城風雪稱旅懷人因追述與君始末之交如是行自念
江湖落拓候又三年長安故人落落如晨星之漸少東居已久學植文
章將求砥礪之無從而荒落且歸於無似也亦重可慨夫君諱大椿一
字子田官某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有二無子議以弟某有子當為之
後君貧無一宿春身後喪將不舉斥賣故書直向千金乃得治裝歸櫬
可哀也君所著書若干種具如別錄

又任幼植墓表

施朝幹

今天子崇尚經術海內士大夫講求註疏之學以余所識若王鳳喈朱
竹君錢曉徵諸先生及湯君文起任君幼植靡不動搜典冊制度名物
文字音韻之屬研精覃思馳騁上下為學美矣君諱大椿幼植其字自
其王父諱陳晉者以通經聞吾郡所謂似武先生者也君紹厥緒益大
以博始為詩賦幽深峭奇既乃專門考古學者宗之君以二甲一名進
士官禮部主事乾隆三十八年
四庫全書總裁大臣奏充纂修官禮經同異與輯為多是時奉
勅撰書目若千卷條分義舉鉤剔醇駁簡要該洽出君筆者什七余曰
任君當改官翰林矣竟不果五十四年五月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
史未泄任而病六月卒年五十二君宦京師久惟鍵戶讀書不肯謁權
貴人嘗謂余曰今考據家輒務取名鮮自得亦偽學耳所著書有經典
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經一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小學鉤
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六卷鳥虞以君之才向使為文學侍從臣
上之可以追蹤周佚魯克勒成一代不刊之典次亦不讓相如上林揚
雄羽獵之作而乃趨走郎署十有四年甫列臺官忽焉沮沒然吾觀有
明若歸熙甫六十登第猶且浮沈外吏遠以南太僕丞留掌制勅旋至

不起距通籍初僅六年爾或又以無子為君惜則近世若顧寧人魏叔
子輩老死無後者可勝述邪抑亦從古以來富貴福澤必萃於奇咄不
咸之身邪君既卒之四月弟某以喪歸葬某鄉某原余與君生同郡長
同學仕同寮爰詮次其大略而書之曰是為吾揚州府興化縣監察御
史任君之墓儀徵施朝幹表

（碑傳集）卷五六

章學誠傳 沈元泰

章學誠字實齋。父鏞。乾隆壬戌進士。湖北應城縣知縣。著有滄雲山房集。學誠年十二時。父母詣外家。慮其嬉游。鍵之一室。桌上有新輯紹興府志。歷指其謬。書於簡端。父歸。痛施覆楚。而心私喜之。教以學業。初竟日不能成一藝。因取諸名稿。閱至數千篇。雖然曰。南華楞嚴可取徑也。自是拈一題。動成十餘藝。必盡其奇正變化。父罷官後。貧甚。學誠入都。肄業成均。所居門無扉。張簾箔一片。嚴冬。睡醒身沒雪中。日惟麥餅兩枚解餒。而攻苦愈銳。暇則代人編纂館閣諸書。大興朱學士筠見而異之。邀館其邸。及視學安徽。復延諸幕中。學士嘗慨然以復古自任。學誠因請搜訪遺書。仿劉向七略。條別羣書。各疏原委。學士遂有徵書之奏。而四庫全書之館自此開矣。戊子中副車。丁酉鄉試。出尹侍御壯圖房。主司爲梁文定公。次年聯捷經策。俱進呈。以拙於書。朝考不入選。歸班待銓。學誠尤精史學。畢宮保沅撫豫。徵朱氏經義考。爲史籍考。屬之學誠。及督兩湖。復延修湖北通志。二書皆因畢公離任未梓。同時論學最契者。姚江邵學士晉涵。海昌陳學正以綱高郵王觀察念孫。蕭山王進士宗炎數人而已。于戴東原。汪容甫。洪稚存。時有異同。所尤詆者袁隨園也。著文史通義內外篇。其論史。謂有史才。史學。尤貴有史德。其論文。謂有文情。文心。尤貴有文性。外篇專論修志。謂方志宜立三書。倣紀傳正史之體。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謂州縣當立志科。以掌文獻。異日備朝史之要刪。又謂修志當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立四體。以歸四要。皆切中利病。游

跡所至。應聘修者有和州。亳州。永清。天門諸志。學誠性孤高。卞急。會試出于文襄門。又居梁文定邸中。最久。然筆墨譏諷。多不肯曲從。爲兩相國所器重。少患鼻癢。中年兩耳復聾。老苦頭風。右目偏盲。其歿也。以背癢。晚景貧病交加。極文人之不幸。卒年六十四。文集藏於家。傳鈔者眾。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已刊布流行。

國文林郎國子監典籍會稽實齋章公傳 譚獻

章先生學誠字實齋。會稽世族。生而質魯。賦稟瘠弱。少入塾。讀書百餘言。猶亟亟不赴程。已而日親墳籍。不樂事章句。少長披覽子史。識去取久之。洞明著作之本末。交餘姚邵晉涵氏。益推究古近史家之學。嘗出游。客馮兵備廷丞所。與休寧戴震。江都汪中。皆兵備所敬禮。而所學異趣。先生學長於史。嘗謂六經皆史。書與春秋同原。詩教最廣。太史陳之。官禮制作與大易之制憲明時聖王經世之大。皆所以爲史也。以故秀水鄭虎文推先生爲良史才。成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恆就南北方志之聘。創州縣立志科。方志立三書。議世未能盡用也。畢尙書沅總督胡廣延撰湖北通志。書成而論者詆其先生條辨之。今所論定和州永清亳州天門諸志。或傳或不傳。而湖北通志亦非先生之舊矣。論課蒙學文法。略曰。使孺子屬文。雖僅片言數語。必成其章。當取左氏論事。君子設辭。熟讀而仿爲之。孺子能讀左傳者。未必遂能運用。今使仿傳例爲文。文卽用以論事。是以事實爲秋實。而議論爲春華矣。左氏春秋稱述易書詩禮。孺子讀經傳而不知所用。則分類而習其援經證傳之文辭。擴而充之。根柢深厚。初學先爲論事。繼則論人。論事之文明暢。疏通知



遠本於書教。論人之文含養抑揚詠歎本於詩教。彙類左傳人物而學論贊必讀司馬遷書。遂使孺子因論贊而略知紀傳之事。因紀傳而妙解論贊之文。論人之功既畢。則於左氏春秋之業思過半矣。童孺知識初開。甫學爲文。必有天籟自然之妙。非雕琢以後所能及也。譬若小兒初學字畫。時或近於篆籀。非工楷以後所能爲也。迎其機而善導。參之以變化。故自論事論人。以下諸體迭變。復又使之環轉無窮。所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而終身用之不竭也。與友書略曰。考論人物。向爲同志商定條例。曾刊印格標爲讀史年譜旁行十道。首行甲子。次行紀年。凡涉十年。年甲一板。如唐三百年。三十板足矣。前後空編甲子三數板。俾生隋時卒五代時之人。皆竟顛末。餘史均可類推。其人止載姓名。生卒年月。下注某紀。某傳篇名出處。則翻閱時一切考證均可照注自尋本文。若兼載他事。則例不純。而功亦難竣。外戚列女。隱逸方技。姦臣佞幸。凡見史策中者。無一不收。至於紀年之法。正統偏安。均照各史編年。如三國志各自爲書。各編譜首各分年甲。各注本國之人可矣。僭竊載紀其國。並無本史。然後以十六國仍晉年。九國仍五代年。既以讀史年譜爲名。分合之例。一以本史爲斷可也。先生文不空作。探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每一篇成。恆寫寄友人。人開傳錄。多有異同。所撰通義數十萬言。嘉慶辛酉。先生卒時。曾以稿草寄蕭山王宗炎。爲次目錄。道光壬辰。次子華絳寫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刻於大梁。譚廷獻曰。通義寫本得讀於廈門。大梁板刻。浙東兵後。獻渡錢江。訪得於會稽周氏祠堂。亦闕佚矣。出篋中舊本。補刻於杭州書局印行。廣州有伍氏叢

書本。近歲後裔又重刻於黔。於是來學日開。遺書津逮矣。獻所得遺稿一二。未刻雜篇。要刪如右。庶幾布之章氏家塾。四方承學就傳之士。以時興起云爾。

《碑傳集補》卷四七

高八先生傳 凡見文學 宗履跋

童時聞長老言。吾鄉老師宿儒之遠於經者。多推高八先生。當時士皆重經。雖得科目。猶尊事之。門下稱最盛。然優長稚味。無由見先生也。越四五十年。而始得先生之生平於其弟子任之。徐。蓋舊及門者多已亡。而先生無後。遺書入於門人有力者之家。不肯出以公世。惟之徐老常念師。能舉其學行之畧。數數爲余言。余聞之慨然。既爲增設栗主。附京邸之晞賢閣。又据其畧爲之傳。傳曰。

先生初名璣。字藜輝。晚改名金成。字星岳。號存齋。會稽人也。世居昌安門外。先代多潛德。先生入邑學。爲名諸生甚久。以歲貢升成均。言動有法度。治經教士。以義理爲宗。其授學者。訓詁辭章。要必歸於義理。其學尤沈潛於周易周禮。講易特主象。嘗謂非象則理何以明。數何以見乎。周禮分析其官與事。秩然各得其條理。使人易解。皆萃漢唐宋諸儒之說。鉤深致遠。而成一書。凡十易稿而定。他經亦多闡發。其書百十卷。大都散佚。惟易稿周禮稿以授梅山丁氏。吳融馬氏家塾得存。先生治經之餘。博覽羣史。嘗欲續東萊詳節一書。謂通鑑法左氏。綱目法春秋。而近人紀事本末。亦取法國語。著述貴有本。當如此。其於文章。選有關治道者。董賈匡劉韓歐曾蘇以下千餘篇。丹黃不釋手。初願期以經術爲世用。每掩卷歎曰。立德立功立言。何嘗不可合。



爲一耶。其餘理學自周邵而下合爲一集。朝夕省覽。俗流邇其不急。恐誤學子。先生笑而弗辯也。平居嚴氣正性。凜不可犯。接人又沖然以和。故士多尊而親之。聞之。僉嘗問業齋中。先生留之。信宿。深夜講論不倦。五鼓時聞先生起坐。念仁義禮智信五字。殆亦如古人念中之法云。一日談越中前哲之學曰。姚江魄力固大。然實踐無弊。莫如蕺山之慎獨也。每與學者曰。乾隆間有請以劉子祀兩廡者。以已入忠義祠而止。賢等儼在言路。當復請。語畢淚下。其自知道之不行。有志於是而望之異日。深可悲已。又嘗論陸宣公爲唐室大儒。昌黎出其門下。後人但以經濟文章推重。由知公未深。是亦當列孔廡者。後胡君海門。莫公寶齋。迭言之於馬侍御步蟾。請祀劉子。馬君厚庵於吳侍郎傑爲侍御時。言當祀宣公。皆得如請。實先生發其端也。先生介然獨立。不趨形勢。寶齋閣學主講蕺山。聞先生名。詣館求一見。不可得。爲歎息去。曰。真不愧爲高先生矣。後得其四書義十篇刻之。以示後進焉。先生以嘉慶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家。年七十二。以從子某爲嗣。有兩孫。客京師。皆早卒。其宗人當擇族子爲立賢者後。

《碑傳集補》卷三八

越耆舊傳 高金成 互見理學 湯紀尚

高先生。會稽人名金成。字星岳。爲諸生。終老鄉塾。百家之言罔不綜。卒以性道爲歸。畢生無時行。而仁孝申於里巷。居常整襟端。教使人自斂。詞氣慎。交游無相接者。然辭必以故。不爲崖岸。

自異。當是時。越士以同俗爲賢。先生所識楊魯藩。龐果亭。朱貞木。以行誼相抗。章實齋。張問樵。傅子敬。多異聞。以文章議論激昂。今古然均自謂出先生下。先生與交無異同。嘗謂士取法在濂溪。明道。專爲己。不求異物。可終無愧怍。又謂姚江魄力大。然實踐無累。莫如蕺山。慎獨也。年七十四卒。先生治經。融訓詁以義理。識能洞微。言易主象。謂非象理無所附。數無可推。晰周官之官與事。使秩然就理。凡十易稿始成書。他經皆有訓纂。沒後入塾家。不傳。惟易禮稿存。鄉塾莫不閣學。晉主蕺山講席。以明儒學導後進。慕先生風。踵講求。一見不得。爲歎息去。曰。信不愧高先生矣。

楊魯藩名際昌。山陰人。少就塾。動容儼恪。師每曰。吾坐臥徒倚。常如此兒。年二十。得鄉薦。一試禮部。晚得官。傷親不及見。遂不出。葬親後。要經不除。人或議其過。然所交若高先生。亦未有規之者。讀書不再覽。人問故事。指某軼覽。無爽少。爲古文。晚焚之以老。壽終。

龐孝廉毅字果亭。會稽人。行誼類楊。舉動兀兀。偶坐立必厲容。每侍親。送客出中門。必儼告客去。必正色面親。親歿。白頭聞然。寂處讀書數十年。惟楊朱數人至。談讌可終日。餘無交者。後生見之亦避去。

朱絳字貞木。性不習世事。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觀古人。自束髮至老。惟忍飢讀書。朗然自得。人莫知其數日不食也。或餽之亦不受。

章實齋名學誠。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長於紀實。習聞蕺山。南雷緒言。論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

笙磬合也。以道光庚戌元旦同日卒。若相約者。至若山陰沈氏三昆季。則隱於書肆。其季復榮字霞西。尤篤志好古。務收度棄。餒於書不屑也。於明季殘文牘事尤珍秘。輯鼓山忠惠書行世。以哭兄致疾卒。同時杜徵君哭之哀。曰。斯人歿而越中耆舊盡矣。徵君名煦。尺莊其字。舉孝廉方正科。未赴。孝悌睦嫺。篤行不倦。身處清約。癯瘠若病夫。博綜文史。丹黃不輟。德量汪洋。貞不絕俗。有黃憲郭泰之風焉。予述高先生網羅舊聞。牽連其可攷信者著於篇。亦欲使承學之士聞風知慕。悅焉。予傳一二獨行而憂無和以自壯已。

《碑傳集補》卷四七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四

董誥 錢澧 錢坫 鄒炳泰 彭績

高羅簪 鮑志道

太傅董文恭公行狀

會祖炳文邑庠生歷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

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

祖國翰歷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

文華殿大學士

父邦達雍正癸丑進士歷授光祿大夫經筵講

官禮工二部尚書謚文恪入祀賢良祠晉贈太子

太傅文華殿大學士

公諱誥字雅倫號蔗林浙江富陽人其先自婺源來徙

世有隱德八傳至文恪公始由進士起家歷官至尚書

公爲文恪公長子幼穎異受書略諷誦輒皆上口初文

恪公艱於子嗣年四十五乃舉公故愛憐之不甚加督

策公稍長自奮於學時歸安戴禮部文燈以宿學負重

名文恪公門下士也居相近公旦夕從之遊未逾年學

盡通遂以國子生舉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順天鄉試
明年成進士方

廷試卷進呈時公名在第三

高宗純皇帝以大臣子改置二甲第一

朝考入選改翰林院庶吉士充

國史館三通館協脩

武英殿纂脩

皇朝禮器圖式纂脩三十一年散館授編修三十二年

簡詞臣入

懋勤殿寫金字經爲

慈寧皇太后祝嘏公與焉三十三年以未與大考加一

級三十四年正月授詹事府右中允七月丁父憂三十

六年服闋入直

南書房先食俸候補十一月補右中允三十七年正月

轉左尋授翰林院侍讀充

日講官起居注三十八年十一月晉右春坊右庶子再



擢翰林院侍讀學士。三十九年四月，充

經筵講官，學士得直。

講筵蓋前此未有也。十二月，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四十年九月，署工部右侍郎，尋正授，再調戶部左侍郎，歷署吏、刑二部侍郎，兼管理錢法、樂部諸務，充四庫全書館副總裁。

高廟眷注公甚深，四十四年十二月，遂用爲軍機大臣。四十五年，

賜第西直門內新街口，

賞紫禁城騎馬。五十二年，擢戶部尙書，

派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加太子少保銜，充

國史館副總裁。嘉慶元年，乃授爲東閣大學士，總理禮

部，仍兼戶部事務。明年二月，丁母邵太夫人憂，

特旨賜經被飾終。

遣御前侍衛額駙豐紳殷德帶侍衛十員奠茶酒。公既

奉喪歸，

高廟每見諸大臣，數

詢問董誥何時可來。時川楚方用兵，故望公來尤亟。大臣等以書告公，趣公行。公私念墨經從戎，此古人之義，君上方有急，而偷息田里，非義也。既窺參事畢，遂詣闕，爲當路者所遏，不得

聞。公於

駕入宮之途，次泥首謝

恩。

高廟見之，喜甚。未幾，降

諭，刑部尙書缺，一時未得其人。董誥現在守制，已逾小

祥，著暫行署理。又

命公素服視事，諸大典禮不必與。四年正月，遭

高廟大事，今

天子始親政，

派公總理喪儀，仍在軍機處行走，充

實錄館正總裁。晉太子太保。時當路者既敗。猶命承鞠王大臣以沮公事。屢詰之。是年服除。充國史館正總裁。授

文華殿大學士。仍總理刑部。九月。奉

命恭點

裕陵神主。又晉太子太傅。五年。復充

經筵講官。大清會典館正總裁。七年。以平定三省邪匪。

賞騎都尉世職。十一年。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十二年。

高宗實錄告成。

賜公父邦達入祀賢良祠。十四年。晉太子太師。三月。公

七十生辰。

御賜贊樞錫慶額。賜之。

賚予甚渥。復

寵之以詩。十五年。充

尚書房總師傅。十七年。再晉太保。公日侍

禁闥。至於

巡狩。秋獮諸大典。亦無役不從。積勞久。二十年。

上以刑部事繁。改總理兵部。十月。公已病。常苦痰喘氣痛。不能食。蒙

恩。數遣醫視。至春。和漸就痊。然筋力大不如昔。次冬。舊疾復作。因屢疏乞休。

上念

先朝舊臣。再四慰留。不肯聽之去。會入春。稍瘥。事遂已。

迨是年九月。疾又作。加以目昏闇。不能辨字蹟。復乞休。

茲歲二月。始奉

諭。大學士董誥自乾隆年間仰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簡用。供職內廷。嗣於嘉慶元年擢授

大學士。襄贊樞廷。綜理部務。宣力多年。近歲以來。屢以

老病乞休。朕降旨給假慰留。令其安心調養。茲復以氣

體衰憊。兩目昏花。奏請開缺。情詞懇切。朕實不忍遽允

所請。但察其宿疾未痊。若令勉強趨公。轉非所以示體

恤。董誥著加恩。以太保大學士致仕。在家支食全俸。俾



資頤養、用示朕眷懷耆碩、恩禮優加至意。公既解職、有應繳官帑、悉

予蠲除。七月、

上展禮

三陵、

啟蹕日、公力疾赴朝陽門外送。

上至

盛京時、

賜存問、

賚予不絕於道。及

回蹕駐桃花寺、聞公疾篤、

命內閣學士宗室載銓馳驛率太醫往視。疾愈、亟又

命派軍機章京一人先回京、備

賜經被。十月初十日、公薨、年七十有九。遺摺至、

上爲之震悼、卽

命定親王縣恩率侍衛等前往奠酒、贈太傅、入祀賢良

祠、給銀二千兩治喪、官其子工部郎中淳以四品京秩。越六日、復

親臨邸第奠醑、慟哭爲

製詩以寫哀、有世篤忠貞、清節堅、及祇有文章傳子姪、絕無貨幣置莊田之句。蓋公父子厯事

三朝、竝躋膺仕、乃邸舍清貧、本籍亦絕、無寸椽尺土、故御製及之。又數日、

命侍郎姚文田傳

諭其家、刻詩墓次、以示後人。內閣上謚法、敬慎事上曰恭、

賜謚文恭。公在樞禁幾四十年、凡有所獻納、皆面陳、未嘗用奏牘、歸亦不以語賓客子弟、故世莫得聞。然伏念高廟聖神文武、爲生民所未有、

皇上以

聖繼

聖、於庶政罔不振飭、如使公旅進旅退、僅委蛇承順其

聞必不能受

兩朝恩遇之隆、至於今不替。公前後歷十餘考、皆以恪勤匪懈得優敘。大兵平臺灣、廓爾喀旋、公蒙

高廟恩、再圖形

紫光閣、竝

親爲製贊。及晉陟給廨論資、公在第四、有

旨以公克盡職、特先擢用。其後川楚邪孽蕩平、

上敘帷幄參贊功、以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殊論褒嘉焉。知公之所以宜力於

國者多矣。林清事起、公以爲燒香祈福、愚民無知所常有、惟從逆者不可貸。凡論上、皆以是定讞、所全活甚衆。

充會試正總裁者二、充鄉試正考官者三、充文

殿試讀卷官者十、外如

朝考、

召試諸閱卷事、公鮮不與焉。齋肅詳慎、惟恐遴選不得其人。天性孝友、居文恪公憂、哀毀骨立。邠太夫人卒時、

公年已六旬、扶襯歸、日行數十里、未嘗以輿馬代步。在籍時、巨紳某亦持服家居、來謁公、車馬僕從甚盛、道遇二人昇肩輿、一老僕從詢之、卽公也。甚慚、以漸斥儀從去、及公門、無幾存者。一弟誠、友愛甚至。誠官閩省縣佐、卒於任、公迎其柩歸葬富陽、撫所生子女如已出。好施與、尤敦任恤。同郡陳戶部木病且革、遺孤纔數齡、親族無可依者、以託公。公令長子淇子之、延師課讀、旣長、爲之聘娶。有鄭比部者、公會與同朝、其子某踵門求助、言公嘗受業於比部。公曰、我固無此、然鄭公亦鄉前輩也。厚助之去。若此類、不可悉記。生平所學、以敬爲主、故遇人無貴賤、處事無大小、未嘗不持之以敬、視天下無不可與居之人。然人亦未有敢侮之者。口不言臧否、而於人之賢否、邪正、胸中較然若黑白分。遇事謙若不及人、及指陳得失、必洞見利弊。能闇記、尤熟於朝章故事、人所不知者、以諮於公、無不悉。娶馮氏、再娶秦氏、皆贈一品夫人。秦夫人爲禮部郎雄褒女、雄褒先緣事遣戍、及



秦夫人卒。

高廟以公故釋歸里。雄褒至京，詣公謝曰：「此

恩出自

上，且

諭令回籍，至京何爲者？終不見，其愼如此。子四：長淇，以公任爲戶部郎中；先公卒，次承澤，次承保，皆早殤。次卽淳，以淇卒後

恩授工部郎中，今候補四品京職。女一，適兵部侍郎溫公汝道子承梯。嘉慶丙子科舉人。孫男二：駉、驥。先是，文恪公以書畫受

主知，公繼之，亦以文學備位侍從。

高廟春秋既高，不能作蠅頭字，皆

命公代書。所進奉畫本貯

內府甚夥，竝收入石渠寶笈三編，乃皆公餘事，不具載。謹狀。

嘉慶二十三年十月既望，門下士

南書房行走、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姚文田狀。

姚文田撰（蘧雅堂集）卷四



記董文恭公誥遺事

劉達祥

嘉慶二十有三年十月某日太保大學士董公薨于賜第遂祿聞之胸臆惘惘如有所不能言憶壬戌歲遂祿以拔貢生應朝考列一等三名及覆試被黜比拆卷公大惋詫曰此吾師文定公孫也才又簡奈何先少司馬青垣府君語之曰吾家教子弟以閉戶讀書不事干謁得失命也歸述公知己之感且語遂祿曰富陽董文恪公先文定公道義交也乾隆庚辰鄉試文定公與介野園少宰典試事時官生多磨厲爲文發策決科者輿論十不失一二有同考官某素識公名得一卷呈介公介公不取某曰觀其詞采富麗必董公子也介公大怒曰科場法至嚴肅果爾即奏聞先文定公爲寬解乃悉取官卷付介公去取官生卷之盡呈主試自是始比揭曉文恪公聞其事退朝即率公踵門謝命稱弟子故公師文定公云先舍人府君曰余在官生中屢試被黜丙申歲純皇帝東巡泰山循例獻賦彭芝庭尙書取置一等予文襄公改列二等甲辰純皇帝南巡舉召試進冊純皇帝顧從臣曰此冊書詞大佳詢及家世慨然曰良臣子也試時汝等審閱之是時閩江南卷者四人爲梁文定公朱文正公公時爲侍郎在朱公右其決取舍則故相和坤也其一案是歲卷五人得卷非所屬意者先視其筆誤幹補處抉去之其無筆誤則妄摘瑕疵以指甲深畫之比得余卷將下手董公急取之曰此非上嘉其書法者乎詩賦猶人而謹權衡論他卷不及也必置第三俟上升降之上果置第一諭曰此論冠場從臣皆賀相謂曰軍機事繁聞此人日試萬言不差一字真良材也

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隨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兩朝知遇厥歷中外垂五十年時以內禪禮成例得進冊多方邊之既上坤又指摘之純皇帝諭曰師傳之職陳善納諫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召今皇上作詩寄賞屬意未竟坤取以白上皇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師傳邪上皇色動顯董公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于律意云何公叩頭曰聖主無過言上皇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爲朕以禮輔導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任旋又改巡撫安徽是時直內庭者無不色變震恐公從容謝過書言而退洪祐甫飭孫曰癸酉秋九月林清李文成等倡亂三省公時扈駕之京東調大兵成列而後進者公曰是滋亂也獻俘者且至矣即日駕進次煙郊適提督英公和以所統兵焚橫村及宋家莊童家莊賊穴并擒賊目迎謁還宮三日而定諭功公與托公津桂公芳盧公蔭溥英公和皆第一

侍御錢先生禮別傳

袁文撰

侍御錢南園先生諱澧字東注先世江寧人遠祖鑄明成化間募遊昆明遂家焉會太監錢能便漢以同姓故欲引使附己鑄逃居迤西能去始還父世俊家貧以治銀為業先生少有大志舉止岸然少長從塾師遊聞古賢人傑士輒慨然欣慕既補弟子員肄業五華書院荷澤劉中丞藻徵詩首拔之云此生獨往獨來必為將來大開風氣而先後主講席如趙州蘇侍御霖勸福清張太史甄陶建水陳閣學世烈尤器之中國史館纂修官乙未昆明大水壞民居無算先生亟歸省明年冬入京供職庚子充廣西副考官號得人辛丑冬晉御史特派稽查通倉蓋自是不僅以文章報國矣會甘肅有圖賑折捐事已獄成論報誅竄幾及百人制軍皆坐罪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上疏曰圖賑折捐之事固皆由王直望私法營私所致但查直望為藩司之日畢沅督兩署陝甘督臣豈竟豪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必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眾是此案皆沅釀成之也臣不敢謂其利令智昏亦復少受所餌惟是瞻徇前政明知積弊已深特不肯發之自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章入天子動容諭部臣若果如錢澧奏朕亦不能為畢沅寬議上如先生言上奪沅職三級先是臺諫自李淑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至先生甫入諫垣輒彈大僚一時有鳴鳳朝陽之譽或且有以第問孤狸責善者先生曰吾非敢以言為借資嘗試祇盡吾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已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驕縱無度借納賄名而為貪婪官民皆患之無敢指目現在歷城益都數十州縣倉庫空虛累請按問又力諫勿受貢辭頗蹇直

上命軍機處傳訊主使覆奏俟命聞者咸為先生危先生自知難諫整歸寓呼僕治裝或遠詣則即出都門踰時軍機處傳旨命偕大臣和坤劉墉諸穆清等往訊及抵山東界和坤偵知東省已為彌縫計危言以動先生先生曰彼縱能彌縫一處不能彌縫處處因易馬馳往廉得其實遠國泰同藩司于易簡赴刑部治罪比還報上猶問爾何以知之深也對曰御史風聞言事臣聞言山東事者不可枚舉想來不盡子虛且既有所聞不敢隱

上領之於是上以先生敢言擢通政司參議癸卯四月晉太常寺少卿六月轉通政司副使頻蒙召對有所見輒直陳於是大家宰劉墉宣言於國子監曰昨錢南園已將科場作弊事面奏矣諸生恨自愛而楊壽楠繼以章宗灝南人冒北籍入詞垣昨已亥庚子順天鄉試兩蒙欽點內簾同考試官皆遵例迴避南北血北員分閱中血卷今癸卯宗灝又得內簾不宜再派閱中血卷疏上報可土論快之則以先生為之倡也當是時凡大臣簪纓不飭者莫不惴惴而竟有謂銀工子得志敢狂肆乃爾更陰伺其家事思所以中之微先生直誠上結主知誠未可以口舌爭矣是歲八月以本官兼湖南學政請訓得溫旨有老實正經之目抵楚後按試各郡絕干謁一乘至公有關學校事隨時具奏凡所甄拔士諄諄教以制行力學有不率者加以扑扶有錢來不要錢之語越三年期滿奉命留任己酉丁母憂解任奔喪所過官吏無知者又丁父艱哀毀骨立營葬畢杜門課子弟不與外人往來癸丑七月服除次日即北上先是先生視學時湖北荆州水災城圯孝感活埋人上責以近在鄰省不行查奏革職留任而湖南有匿喪應試及首違礙書籍者會先生聞訃交撫臣浦霖查辦不及奏聞而撫臣遂以為己所發也參奏及先生部議甚嚴上特勅部臣錢澧向知持正加恩以主事用比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見復奉特旨以員外郎即用既補戶部河南司員外旋蒙擢任湖廣道御史是時軍機大臣多不於軍機處辦事與舊制不合先生懷遠慮恐開角立朋黨之萌疏論諸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然後情可共見近惟大學士阿桂每日入止軍機處餘或入止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應或南書房或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既趨走多岐況內右門內切近禁履向來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等事恩加大臣不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座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司員亦更入更出為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



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結已多杜漸防微自宜及早至隆宗門外直廡則各色應差皆得規矚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非體請

勅悉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其

圖明圖辦事亦同一體

上得奏切實諸大臣謂錢漕所奏甚是即命在軍機處行走於是妒忌之口又有以取巧非笑先生者而舊湖南撫適撫閩仍陽為修好先生直訪絕交書答之識者藏其稿焉先生既敢言語無戲謔又不肯附和轉賣商榷因主駁長蘆請加鹽價又數言滇省諸事廢弛錢法尤壞疏已草會書臣富綱調任入京

上數以錢法壞切實且留內用乃止自大學士阿英勇公以下皆稱南

圖先生其見嚴憚如此乙卯夏

奔走貢米試高等則喜曰為有所藉以養也季弟沈早世恤其婦必使得所雖遠遊必使仲叔善視之與仲叔曲盡親愛得廉俸無毫釐自私終其身如一日自奉甚約不以貴賤易在京師嘗攜一僕徒行蔬食大布宴如也篤於故舊遇其子弟禮遇不稍衰若見其尚華少實必戒之於戚友緩急極意周卹雖典衣鬻物不惜居湖南時所得京俸悉出以修日下會館又與里人增府縣兩庠鄉會試卷金王子昆明復大水當路議修濬先生周覽源委獻六河說且倡眾捐資助公帑河工以成鄉人德之然時已兩丁大事所積廉俸之餘猶家猶不足實藉弟子束脩以自給也為詩古文博奧精悍同輩並後生以詩文就正往往面規其失而私揚其善士論翕然宗之其卒也朝野悼惜部臣援例飭驛護送歸里軍機大臣阿英勇公等為文以祭稱其有為有守以不能竟其用為恨子四人後五年三巡紳士呈請以先生從祀鄉賢經雲貴總督大學士書麟批司道查議云錢故宦亮節清風到處口碑宜無愧於俎豆會書節相旋以軍務調任兩湖事不果行又八年嘉慶丁卯總督伯麟適兼署巡撫會同學使譚光祥體察輿情詢謀僚屬奏奉
恩旨准以先生從祀鄉賢
外史袁文煥曰觀南圖先生生平志節卓卓誠不附中貴之錢氏子孫也抑余聞南圖徵時每於廢紙中拾殘編誦讀不驚虛聲趨走達者之

門二戰事殆合於古大臣建樹赫然當其平居未遇時即有一二表異於眾者與然而薦紳先生鮮知之者及南圖既過乃無不稱荷澤福清諸君子為知人使先生終老不過無所表見於世則彼數君子者亦將不得以知人稱矣悲夫

（清儒集）卷五六

錢獻之傳

君諱站，字獻之，姓錢氏，江蘇嘉定人。錢氏祖吳越武肅王，散處江浙，多黃盛，然以嘉定爲望。君季父少詹事大昕，通經史百家言，爲三吳老宿。君沈博不及詹事，而精當過之，學者所爲稱。城二錢者也。君少孤貧，於世事無所通曉，獨好讀古書。乾隆中，士習樸陋，率誦四子書，本經各一部，時文數百首，以資弋獲。其全讀左氏傳、禮記者，父兄輒以爲務外廢正業，同輩亦相率嘲笑。君年十二，已無力就外傳，顧閉戶讀書十三年，三禮、左氏春秋、毛詩、史記、漢書，許氏說文解字、杜氏通典及馬、鄭、孔、賈之言，皆能錯綜其義。年廿五，乃娶，三日，卽徹夜讀書如故。君故未習宋人經說，始就小試，以漢說說之，有司至不能句讀，黜之。至再，乃補弟子員。貧無以自存，乃入都就詹事。時都中尙爲詩聲酒徵，遂以爲名高，而君不能韻語。詹事以君通許氏書，乃命習策。時都中能作策者，唯學士翁方綱、遂麟、李陽冰、城隍廟碑，晝夜習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瘋，醫者診之，脈無病而手足厥冷，目瞤，視鼻微有患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躍起，濡墨作策，書乾卦象畢，不勝餓而寢。翌早詹事來視病，君尙未寤，見案上策一紙，大驚。君病頓已解，詹事問病狀，君答

曰：見故無病，見夢至石室中，見詹巾老者，指授兒作策，七日夜不得少間，作成輒批抹，最後書乾卦象，老者曰：此可矣。兒遂覺，追憶筆勢，中夜作此幅。詹事細詢夢中所見，蓋卽少溫云。翁公聞之，卽從君索書，歎絕以爲神授。一日君策書遂名天下。君名既藉甚，試官物色，君文輒失之，以副榜貢生就職直隸州州判，從陝西巡撫畢沅遊，遂官於陝二十餘年，歷署文山縣、乾州、華州事。嘉慶二年，教匪擾陝西、四川、河南、湖北，而華州爲陝西人矢，君仿古爲合竹強弓，厚背絃爲劍，二人共發之，達百五十步，又以爲意發石之法，石重十斤，達三百步，一發輒斃數賊，前後接戰者四次，守城者八月，未嘗敗衄。三年春，河南有謀叛賊者，衆數萬人，招賊渠張添倫取道君部者三，卒不能東，而河南賊事泄，就擒，西賊亦折回南山。督帥以功上卹，前後得軍功，加五級。賊勢漸衰，而君以積勞偏廢，引疾歸，囊橐蕭然，以左手作策自給。所著書有漢書地理志注、許氏說文解字注若干卷，皆能駁正前人之誤，不爲異說，而要歸于是，已板行。君在陝，多得古人金石，其文字尤瑰異者，繪而販之，爲圖說若干卷，數十年來，三代、秦漢之法物多見於世，而世之知



藏齋

古者亦漸多。君其始事也，近世士人爭爲經學、小學、金石學、大抵疏剔字句小節，不能旁通其大義，又皆矜已屈人，莫適於用。唯君以書生薄宦，安則撫民，危則拒敵，迹其本末，斯可以爲不媿者矣。補史記注百二十卷，十六國地理志及詩文集，皆藏於家，未版行。君病歸，以嘉慶八年始與余相識於蘇州府署。時君已六十餘，而余齒方弱，又所學不相似。然君一見余而深器之，曰：「吾周行天下，識人無如包君者。」又常謂人曰：「南陽有田可耕，而猶吟梁父。今包君身困至是，車口必及民間疾苦，絕無怨尤不豫之色，是其所負者大而且遠，賢於古人必矣。」今日包君自給不足，異日衣食天下者必包君也。又曰：「包君詩妙接陳思，而賦如平子，觀其與人書累千言，皆率筆無蕪草，然條鬯雅密，近眉山父子。吾以專家之學與之言，彼略一涉之，則數十年沈精所得不過也。自古文人少所樹立，皆器福好氣，矜不自檢飭，今包君可謂純淨無疵者矣。然君初至吳，當事仰望丰采，結納唯恐不及，卒以極推余故，見嫉於當事，而君境以益困，君不悔，其稱余益力。君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某日卒于吳廬，年六十有六。君長子不慧，病後有二子，皆幼。君嘗自爲墓銘及行述，余未及見，謹具所聞之確切詳備者

著於篇，以備史家採擇云。

包世臣曰：余識君，君卽云：「足下與日論史，

國朝當倡經學傳。自唐以來，治經無盛於

本朝者，雖純疵不一，其可錄者皆存之於史，使吾名藉

以不朽，足矣。余謂君經學爲學者宗，而駢文亞徐、庾，篆

書自鄧山人外莫與比，所謂不假良史之詞者矣。余困

頓如舊，重負良友，車過腹痛，此言是矣。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附錄）

協辦大學士鄒公墓誌銘

公諱炳泰字仲文號曉屏無錫人始祖思道唐杭州刺史居錢唐至高祖佳輔始自錢唐遷無錫曾祖鴻達以文學起家授州同知鄉飲大賓祖捷歲貢生父夢阜字雨洲乾隆庚辰進士官戶科掌印給事中自曾祖以下以公貴 諸贈俱如公官公弟第三人孟崗附監生季錫華太學生公居仲生而歧嶷束修自飭不爲空談性命之學嘗侍兩洲公讀史至晉武帝以清慎勸戒臣下兩洲公問三者何事爲本公曰其清乎清則本源澈澈嗜欲愛憎無所牽蔽然後慎以防其漸動以要其成周官六事以廉爲本其是之謂乎兩洲公聽之公爲文直書所見議論似陸忠宣公詩則自抒心得不倚傍前人乾隆廿六年補附學生卅六年辛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 四庫館 三通館纂修文淵閣校理博物洽聞爲朋輩所推服卅六年擢國子監司業我 朝沿明舊制國子監未建辟雍公援古禮奏請創設得 旨允行遂舉行 臨雍釋奠禮士子圍橋觀聽千載一時實自公發之五十二年擢祭酒明年充浙江鄉試主考官公於國子監試事嚴絕陋規諸生無敢饋遺者久之上聞由是倚任益篤尋轉詹事府少詹事兼祭酒奉 命視學山東先是郡縣試首解童生學使恒優容之公持心如水以文藝爲權衡自是無濫廁學校者山東舊有貧生銀數千兩歲久不復給發公瞿然曰是天子培養人材施及寒賤也申諸令甲毋敢侵漁五十五年遷正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六十年充順天鄉試副主考尋

視學江西公履掌文衡清操益凜先是新城有隸人子濫列學爰諸生合詞攻之學使以諸生爲健訟斥革四人公至具奏開復而斥隸人子士皆悅服嘉慶二年授禮部右侍郎尋調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嚴清侵蝕勒索諸弊僚吏肅然時同官有欲變賦法以裕 國用者具稿邀公會奏公以爲是與加賦之弊異名同實 聖朝不宜出此力持不可十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充 殿試讀卷官復充 朝考閱卷官尋調兵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充 經筵講官十一年管理順天府府尹事時以水旱不登發帑振廩歲費數十萬牧令有侵蝕公帑者公即駁奏無所隱十二年 賜紫禁城騎馬明年調吏部尚書充會試正總裁又明年有 詔褒公廉介特加太子少保銜充 殿試讀卷官時吏部銓法吏胥高下其手公引例奏明更正之公餘健戶請託無所受銓政由是廉平十六年協辦大學士充 殿試讀卷官復充 朝考讀卷官十八年充順天鄉試正主考九月邪教林清滋事公以尹畿輔日久不能先事勦株弭於未覺 聖恩不加重譴僅 命降補中允贊善亦以公亮節素著故也公因痰喘氣急乞休致仕十九年春歸里家居謝客大吏罕識其面構屋數楹奉安 御書扁額及 恩賜書籍珍物以志異數公屢會審諸大案精覈律例吏不敢欺矢慎矢公所平反者甚衆歷主鄉會試所得皆一時名士而李公毓昌強公克捷捐軀殉節忠義昭垂其最著者也嘗勗子弟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爲力學根本道學之弊無異晉人清談願力行何如耳又嘗服膺邵文莊公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之語蓋其

爲學之樸誠如是。所著午風堂詩集、文集、外集及叢談行於世。公生於乾隆六年十月三十日午時。卒於嘉慶廿五年正月十一日辰時。享年八十。葬無錫龍山稍。配楊夫人。子四。長光駿。廕生鳳陽府同知。先公卒。次光驥。太學生。次光驤。早殤。次光騏。女一。適江西候補按察司知事嵇文昕。孫二。長以誠。附學生。次以敬。女孫三。曾孫二。希達、希遠。銘曰：於惟我公。貞徽藐倫。飲冰茹蘗。古鏡照神。麟時清要。骨鯁道尊。庶績艾康。禮樂爲新。帝用嘉之。俾贊絲綸。執玉輔弼。夙夜翦勲。如何不淑。白晝降氛。引咎自責。畢景橫門。身汝豈豈。千載作珍。絲之日月。與金石存。

王引之撰 《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秋士先生述

秋士先生彭姓。諱續。長洲人。初字其凝。已而更字秋士。中歲好爲詩。故吳人之言詩者。往往稱秋士先生也。高祖行先。以高才貢太學。明亡不仕。自曾祖以下。三世皆布衣。父景駿。修畏者行。先生少端植。如偶人。畏而耿介。不蹈非禮。意所不可。雖千金弗屑也。與人落落。或竟日不發一語。然其所敬愛。寤寐歌思。無少怠置。嘗一應縣試。喧啾中斂手。觀日景。遂投卷出。自是絕意科舉。而并力爲詩。其爲詩。疑神宵默。脫去塵歲。砉然開通。萬象奔赴。近觀物恆遠。徵蕃變。幽顯畢章。情貌唯肖。至其騁騰古先。陵轢輓近。肺腑流注。繩墨自然。丹砂空青。視聽希有。斯乃精靈超變。不可方物者矣。未嘗數數爲文。然有作輒工。尤長于紀述。出入魏晉之間。時復類左氏。班氏。吳縣汪緝。瑞金羅有高。最所賞歎。其它知之者。蓋鮮焉。先生嘗自敘其人。繫以贊曰。飽喫豬肉。童心來復。不尤隻翼。不怨偏轂。囊無豪餘。瓶無撮粟。光潔一身。浩然萬足。族子紹升聞而歎曰。先生其知道矣乎。然先生早歲喪父。壯益窮。母妻相繼歿。賣屋以葬。寓木主僧舍。家具蕩盡。獨攜先世遺書二簞。轉徙無常居。性好山水。館洞庭。得疴疾。歸復創足。不長于行。歷主吳震元。王維城。李大夏。爲童子師。顧影悲咤。莫能自釋。亡何病卒。年四十四。其卒也。客外生張豹文家。豹文爲治斂。族人立其再從子。以成爲先生後。以遺書二簞畀之。紹升長先生二歲。先生視以密友。病亟出夙所著撰。俾爲論次。先生卒。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一四

紹升既校定其書，爰述先生之人以誌諸知先生者。

彭紹升撰 二林居集卷三

蔣簪高先生墓誌銘

今之世殆無所謂師儒者矣。謂之師者，授句讀，效佔畢也。謂之儒者，司載籍，守黌舍也。而世亦遂莫克自盡其職，甚者以相訾議焉。嗚呼！師儒遂無所用於天下耶？吾師蘿簪高先生，幼而勤敏，篤志嗜學，家世儒素，未弱冠已能授徒，以給仰事。年二十二，始補邑弟子員。從遊者日益衆，爲教以敦勵志行爲本，爲文章一軌於法，而隨材善誘，使之鼓舞不倦。每根究理奧，指示利病，神色壘壘，聽者心悚意決，油然遂然，日進而不自知。以故出門下者，雖愚鈍無不各有所就。其工制舉業，取科第及爲弟子師，有聞於鄉里者，屢指可數。年四十七，始中式乾隆戊申科江南鄉試，庚戌科登中正榜，旋奉停止之命。凡七應禮部不遇，以大挑二等，嘉慶七年選授含山縣學訓導。含山介廬和之間，頗僻陋，十數年來，無舉於

鄉者。先生至，則招來生徒，發篋陳策，課之督之，擇其材者獎勵輔掖，束脩以上來者不拒，向學蒸蒸，日變月化。甲子鄉試，含山中式者四人，自是以後，科無虛額。應召試人中書，與館選者接踵而起。安徽莠民舊有天地會之目，以煽惑愚民，有司已入告而誅夷之矣，卒不能絕根株。邑士有以告者，先生立移合察院，而自爲條教，以授諸生，使遍曉之，破其惑。嘉慶二十年，教匪方榮升滋事，總督百齡嚴治之，株連相坐及禍者數百家，而含山晏然無一人。嗟乎！觀先生之所設施，則師儒之所以成就人材，裨輔治化者，果何如也。先生以貧故，常爲四方遊，里居教授之日少，及得司鐸，又值僻小邑，故其著見者僅如此。性方嚴，不苟言笑，義利之辨，斷斷一介而引掖後進，怡愉見色。貧而好施，見義必爲。逮於從政，肆應裕如。淮揚道曹訥菴恒初爲桃源縣丞，延先生入幕，言論傾契，因爲兄弟交。曹君歷官十餘，著績宣防，先生佐之也。在含山時，或以公事謁上游，有所開陳，必中事



理上游屢欲以知縣薦力辭不受遊必擇交不妄許可

里居與周山畫情黃耑孩向榮謝蔭棠椿趙乳塘漣諸

先生及先大夫友善皆落落難合者乾隆甲辰乙巳先

大夫延先生課兆洛兄弟獲侍者二年以後蹤跡稍濶

而廿餘年來歲時音問未嘗間也誌先生之墓其敢以

不文辭按狀會祖靖安常州府學生祖碩昌考士宏

救贈修職郎含山縣儒學訓導本姓金以從甥嗣高氏

配楊氏繼室秦氏俱封孺人子承鈞承錫國子監生承

鉅縣學生孫六人先生生乾隆七年十二月八日以道

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卒於含山學署年八十有三六

年二月二十日塋大寧鄉白茅塘之原銘曰

師學爲君儒惟人需鑄人陶冶古今不誣大被寰宇政

敏蒲盧小效鄉國響捷鼓枹用有廣狹道無二趨嗚呼

先生於遇爲屯於道爲亨鏗鏗一經馳聲漢廷彼伊何

人曾不是聞幽宮千祀德馨不已以墓以思學士之砥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二二）

中議大夫

賜三品服肯綮鮑公暨配汪淑人墓表

碑誌之文古男女皆有之然爲婦作則不題夫爲夫作

則不題婦金石例也宋以來間有題某公合葬碑誌者

然亦不著婦姓氏其夫婦並題則明以來之濫觴也歛

鮑御史勲茂將合葬考妣先期以狀來乞余表墓余乃

寬用明人例夫婦並題非曰委曲以徇俗也文無定格

衷於理而已矣理亦無定法歸於是而已矣禮以義起

非古之明訓歟蓋述夫之美兼及婦德如史之附傳其

德相均足以相配則合傳之例馬遷亦有焉按狀鮑公

諱志道字誠一號肯綮配汪淑人並歛人公以古誼稱

善士淑人或贊襄之或推公意而自爲之其事皆昭昭

在耳目如公侍父病凡五閱月衣不解帶淑人之侍姑

病亦以三日新婦周旋茵榻左右無方故鄉黨並稱其

孝公之弟啟運八歲失母公天性篤摯曲盡教養之道

淑人亦如撫所生故鄉黨並稱其友公故樂土然慷慨

好施急人之急如已事淑人初處困約之時亦往往脫

簪珥質衣帶濟親中乏之窘乏故鄉黨並稱其義公以先

世慈孝堂故趾在龍山之麓其地弗善特遷於山岡爲

銘誌之宣忠堂者遠祖尚書公舊宅也又葺其頽廢爲

尚書公祠、增置祀田、以貽久遠、並資助宣忠派之不能婚者、鮑氏故多孝子、建世孝祠以祀、使子孫八歲以上卽入觀禮、更捐金取息、給族衆之助祭者、以當分胙、淑人亦篤念本支、嘗修西沙溪三婆塘祖墓、躬自督工、不避風雪、每自揚州歸里、必先祀宣忠堂、徧招族人、贈金有差、又構屋八楹、爲族人貯農器、置田百畝、取租給族之衆婦、自以平日節儉、乃積有是貲、各其田日節儉、事皆先得公意、至族婦四人終身苦節、無力請旌、淑人廉訪其事迹、而公上之於

朝、尤同心合力而成矣、公好義舉、歛故有紫陽山間二書院、歲久頽圯、膏火亦無所資、公捐金萬有一千、並修復之、至今絃誦日盛、歛有水曰北河、環郡城之西、迤橋北岸而入漸江、漫淤既久、漸徙而西、與豐樂水合流、漲沙日深、迤橋之流遂絕、形家以爲西流百里之水、闔郡人文所繫也、公獨力捐貲、築水射當其西南障之、使東以刷久結之沙、故道頓復、揚州自康山以西至鈔關北抵小東門、路多積水、雖以輓輶、沮洳如故也、公易輶以石、行者皆稱便、淑人深居閨闔、不能周知外間事、而足迹所及、重築大母塢、七星墩塢、田水溪橋諸道路、至今里人能道之、雖役有大小、費有多寡、其用心與公何異、

乎。夫坐擁高貲、意氣自喜、慷慨而談、任俠視金穴、自封者加一等矣。然席豐履厚、物力有餘、可以視之不甚惜。如以寒素之門、銖積寸累、致富貴、物力之艱難、其知之矣。而公與淑人能重義而輕利、不其難乎。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或士大夫好濟物、而內有恇詞、或閭閻喜施予、而外多掣肘、此人情之常、卽事勢之常也。公與淑人不謀而自合、相親而益善、不尤難之難乎。其人其事均不可以尋常測、而謂可以金石之例拘乎。故婦統於夫、正例也。婦與夫各足自傳、變而並書、亦變而不失其正也。春秋之法、內女非嫡不書、而紀叔姬以媵書、賢也。淑人與公並題、亦此志云爾。千秋萬世、視余所表、可以知其非委曲徇俗矣。

紀昀撰 《紀文達公遺集》卷一四

鮑青園先生小傳

青園先生以嘉慶辛酉十月卒、先生子樹堂侍御以行狀寄余、求余爲小傳。先生嘉言善行、不能縷數、非小傳所能括也。爵里世系、生卒年月、則碑誌在焉、小傳亦例不載。乃畧摭其逸事曰、凡人由貧約而富盛、艱難辛苦、備嘗之矣、銖積寸累、以至鉅萬、其亦不易矣、故恠財者恒情、自食其力、以償前此之拮据、於世無損、人不得而

告之也。先生由困而亨，顧恒思於物有濟，修宗祠，纂家牒，置田贍族人，之不能婚者，舉苦節之不能請旌者，則有關於倫紀，而世孝祠之建，世孝事實之刻，則有關於風俗人心。至捐金三千，復紫陽書院，捐金八千，復山間書院，則功在名教。復歙縣北河之故道，修揚州康山之遺橋，皆費逾千萬，則又德及生民。此先生之不可及者一。凡勤幹習事之人，必老於世故之人，故往往義所當爲，巧於趨避，以自保其所有，此雖服官蒞政者或不免也。先生嘗修復二書院，時力爭鄭師山、王徐觀察士修吳光祿燁及其家仲安先生之從祀，皆侃侃不牽就。總司兩淮鹽筴，日勇於任事，不避小嫌。乾隆末年，福建鹽關入江西，其勢蜂擁，不可止，淮商頗困，而事體重大，莫能撓也。先生身任其事，支拄兩載，其患始平。鹽艘或有沈溺，例當補運，或受累至破家。先生倡議使一舟溺則衆舟助，至今爲永利。先生之不可及者此又其一。若夫家庭孝友，士大夫之常理，少而廢書，老而勤學，著作頗煩於作者，於先生亦爲餘事，固不必一一瑣述矣。論曰：不自私其所有，而毅然敢任天下事，使仕宦者如此，則賢仕宦也。斯人往矣，能勿邈然遠想哉。

紀昀撰 《紀文達公遺集》卷一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五

崔述 李惇 劉大紳 馮敏昌
陳昌齊 吳槐炳 汪龍

教授文林郎福建羅源縣知縣崔東壁先生行略 陳履和
嘉慶二十有一年二月初六日大名崔東壁先生卒。越五月其門人石屏陳履和至奉遺命受書柩前去。越三年乃取先生學行見於本集者撰次之。而於著書事尤詳慎不敢苟也。先生姓崔氏諱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府魏縣人乾隆二十二年以澤水屢決入魏城廢魏縣并入大名縣故又爲大名縣人先生世居大寧衛小興州明初有諱義者以軍功起家世襲指揮使奉詔遷保定之新安國朝順治中諱向化者始遷魏再傳至先生曾祖諱縉號段垣以舉人官大城教諭學行冠一時詳載縣志祖諱濂字周溪武學生考諱元森字燦若號開齋歲貢生周溪公夫子也妣李太孺人開齋先生承段垣公之學精研儒書博綜時務補縣學生後五試順天皆報罷遂開門教授至老不倦鍾塘汪侍講志其墓以爲北方自蘇門孫徵君宗姚江王氏之學遠近信從君獨恪尊紫陽而尤愛玩富湖陸清獻公之書躬行以求心得因推爲河朔真儒云先生生平孝友廉介讀書涉世欲卓然有所樹立爲名儒以顯父母五六歲時即從父受書聞齋先生教之嚴市井之言游蕩之行常不使接于耳目少長告之曰爾知爾所以名述之故乎吾少有志於明道經世之學欲爾成我志耳十一歲應童子試已爲縣令所賞十四歲試於府太守石屏朱公煥待以國士擢冠其曹弟邁亦前列遂同補弟子員開齋先生喜兩子皆可教先生益率弟朝夕砥礪泛覽羣書巨細不擇年十五歲太守招至署中讀書晚香

堂者數年詩賦詞章應制舉業風發泉湧見者莫不嘆爲奇才家故貧自丁丑戊寅歲憐決城壞十月之中四遷其宅二親嚴冬猶著單衣無麥食豆羹而已辛巳七月城再沒一月三徙家先生展自郡歸附舟省視泛城有以達洪波千頃中仍與弟讀書鄰家空樓以娛親意時先生已中庚辰副榜壬午秋復與弟同榜中式乙酉歲知大名縣秦公爲買室禮賢臺上室不過數椽而相傳爲魏文侯處段干木之地水落臺高殊宜遠眺開齋先生樂之又見先生學日富而新娶成氏婦才且賢炊爨餘閒佐讀不輟時復呈詩於翁姑以博歡笑益怡然忘所苦居數年先生覺百家言多可疑悔從前泛覽之誤曰此非吾父所謂明道經世之學也乃反而求之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先儒箋註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欲自著一書以正偽書之附會闕眾說之謬誣舉子業置不復爲時先生三十歲也辛卯二月開齋先生卒貧無以葬越三年始能營新兆於城東南隅終葬事庚子三月以長姊適陳氏者十年未葬往成安自葬之六月子天祐殤十月李太孺人卒明年六月弟邁卒壬寅三月葬母及弟於城南新兆自開齋先生卒後十年之間疊遭變故積哀勞病作幾死者屢矣母喪既除痛弟邁篤學而年不永所持以成先志者孑然一身益發憤自勵始作考信錄疾病憂患中奔走衣食又十年而考古著書弗輟也壬子秋如京師是時履和留滯都門下第者再三負性輕經不與人妄通一刺偶於逆旅中見先生獲讀上古洙泗考信錄及正朔禘祀通考諸師事焉受業兩月餘師弟相視如父子逮十二月先生還魏而履和自是不復見先生矣先生少有志於功名讀書時即悉

心以究世務。若救荒策、澤水考、澤河利弊策、直隸水道記皆成於村居授徒時。觸事之餘。且家貧無以養。故祿仕之念甚切。既數試禮部無所遇。二親又相繼以逝。考信錄亦未成。自分以著書老矣。會吏部截取文至。又念先人望。我爲陸清獻本欲其明道經世也。而四十年讀書論世。數遊四方。嘗艱難知情。爲亦宜發揮於政事。以自驗其所得。故自奉文後。凡四如京師。乃以嘉慶元年正月選福建羅源縣知縣。四月。事督行。羅源近海而衝。向稱難治。當清查後。前官里吏議者三人。先生治官如治家。不美食。不華服。不優伶宴會。卯起亥休。事皆親理。日與士民接見。書役稟事皆許直入二堂。兼聽並觀。往往談詢移晷。而無敢干以私者。是以苞苴自絕。而地方百姓情形無壅蔽。從人胥役俱無所容其奸。聽訟不預設成見。俾兩造證佐各盡其辭。而後徐折之。數年案無枉者。初元年七月七日有寧德縣鹽商之哨丁李枝陳祁等爲鹽梟拒捕者所傷。陳祁落水死。其事起於東沖。屍亦撈獲於東沖。東沖者霞浦縣地也。寧霞兩邑恐罹處分。則以陳祁等由東沖口捕梟駛入羅源之吉壁村。村人助梟毆祁淹斃具詳。而移羅源拘究手。是時先生到任。距陳祁死七日矣。鄰邑以爲老書生初來不習爲吏。且事在前任。或者不極力爭辯。而先生駁詰甚力。二年夏。案猶未決。鄰邑既護前大吏。亦必責羅源捕吉壁人。先生以數十人軀命所關。豈可誣置死地。況兩邑先後移文。又時地自相矛盾。乃自爲文據實詳辨。至再至三。理直辭達。兩邑無以復難。然後同官者服先生之明察。而練事。顧不知其剖斷疑似入毫芒。皆自讀書考信中來也。是時桐城汪公志伊由本省布政陞任巡撫。激濁揚清。吏治肅然。

稱州縣廉善者。以羅源爲最。戒他縣當效。崔令所爲。顧公與某公意見多不合。而三年六月適有黃玉興上控之案。黃玉興者。羅源松山澳漁戶也。自海寇興。武弁欲藉以邀功。兵役欲藉以漁利。漁戶效之。遇商船操下南土音者。則要而索其賄。不與則報縣審訊。一經詳報。則良民經年羈押。或生意外之虞。黃玉興前獲之廖君端等是也。先生洞悉其弊。無辜之人。審明卽釋。往往同官張皇。而先生以靜鎮處之。玉興所續獲訊而釋者又數十人矣。縣有武舉鄭世輝者。效用閩安協。告假回籍。與玉興及其弟玉明約。吾與若火食。得盜勿報縣。徑至閩安。隨我獻功。由是玉興等出洋。遇三船。獲十三人。掠其物而拷問之。卽駛船南赴閩安。而漳澳口南風急。不得進。反駛入羅源境。避風。於是營弁遂上報。而後送先生訊之。訊之則先獲之兩船六人。但因下南音疑之耳。惟後獲一船。鄭世輝到案。堅指爲賊者二人。一林孫。不肯受賊。曾以二年六月率眾投首於閩安。莊協鎮麾下。屢出洋立功。營中詳稟有案。一連元。二年十二月莊協鎮巡洋拿獲。經在洋緝捕之烽火營千總楊淡稟。係其同鄉良民。釋放有案。此二人者。先生札詢協鎮。復書明白。協鎮復差弁黃捷凱至羅詳白其事。然則此船七人亦皆未可指爲賊匪也。顧營既通報七人者。已提省。而先生方欲據實詳報。世輝等恐不能邀功。反罹罪。而世輝父鄭豪。倉房蠹吏也。先生在任。豪不能有所爲。乃主黃玉興訟。先生屢次擅釋巨盜。某公怒。飭先生自陳。先生遂以先後各案原委具詳。而副以通稟。有卑職焉能殺人媚人之語。某公益怒。欲參之。汪公持不可。是冬案乃定。四年四月。調署上杭縣。地闊訟多。難治。倍於羅源。獨關稅向



有贏餘人皆以爲利藪不料先生拙宦竟得署此也於是從者皆舞蹈以往先生至則關稅所餘千金悉數解充洋面捐匪之費聞者或議其矯或哂其愚不知先生安貧守介數十餘年雖多財無所用且恐虛糜厚貲將來求歸不得如某某可鑒也一切政事如羅源而勤勞過之訟漸稀先是縣中聽訟營弁必遣兵雜眾中竊聽而刺其陰事持短長相挾制故令長必多爲宴會贈遺以要結之至是竊聽者皆自撤去文武過從殊少亦無怨也而從者大失意一日至汀州有以北地蒞者先生命盡買之他日有粥者先生又盡買之諸長隨笑曰有肉不會喫要喫白菜絕好一上杭縣被崔老爹做壞矣明人語五年十月回任將至境羅源人懸彩頌德持兩端夾道而迎大有兒童竹馬之趣先生雖驚輕就熟而勤慎之治終始不懈其清理社穀以甦民困建風雲雷雨壇及城西石橋皆前在任時所欲爲而未及者所至御書役不惡而嚴人無敢犯亦無敢欺百姓犯法不肯稍事姑息然以愷弟慈祥爲本唯恐誤刑一人而洋面捕盜之案所昭雪全活尤多雖以此忤大吏弗恤不止黃玉興數案也地方敝俗倦倦思有以易之羅源修婚嫁而不恥溺女每歲正月則飾新婦聽人入室觀之過元宵乃止上杭則元夜端陽爲燈船之戲男女雜沓數釐大案先生力行勸戒自爲示文真意流溢讀者感悟而人或以此笑先生之迂羅源文廟將圯先生至即倡修之集多士訓課講學嘗爲諸生講孟子好辨章因及經學之廢興聖道之明晦古書之真偽舊說之是非曰下戾娓娓不倦其教上杭士亦然兩縣之士有見先生書者然後知先生政事皆經術也先生初至閩見州縣事多掣肘不能自

行其意有退志而以代賄前任虧項未清難之兩年後倉庫無虧屢求病免汪公不許自上杭回任求益力汪公益不許會捐例開始得以捐主事離任往辭汪公公方告病謝客延先生至榻前謂曰好官吾不能薦汝吾媿汝汝去吾知汝不能違時也是爲六年十月事明年春出仙霞嶺與成孺人酌酒相賀蓋自幸全大節脫險阻而生平未成之書可以從容脫稿也魏固無定居既歸居大名又居安陽西山又遷彰德府城數值歲荒典衣而炊著作自娛於是十餘年中全書告成曰考古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是爲前錄曰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洙泗考信錄四卷是爲正錄曰豐鎬考信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爲後錄此三十六卷者考信錄之全篇也又以生平所著與考信錄相涉者曰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尙書辨偽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爲考信翼錄十二卷又有五服異同彙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與翼錄十二卷皆爲雜著而春秋類編四卷則未成之書也不入目錄中文集凡十六卷無聞集文也知非集詩也爲正編小草集閩中官牘偶存稿也爲別編細君詩文稿成孺人作也荻田牘筆詩文拾遺及偶存尺牘也爲附編志二種凡四卷曰桑梓文獻志曰水木本源志存篋書三種凡四卷曰大怪談曰桑梓外志曰涉世雜談餘編三種凡六卷篇皆別存目亦分載曰荻田雜錄者其目五曰荻田瑣記者其目七曰荻田贅語者其目七贅編二種凡六卷則見聞雜記又名一與知味錄也大凡先生遺書共三十四種八十八卷新編儒藏史部儒林碑傳



鳴其博。由是聖人之道遂與異說相雜。聖賢之誣遂萬古不能白矣。蓋嘗思之。古之異端在儒之外。後世之異端在儒之內。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內者非疏而剔之不可。故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於孔孟。而真僞必取信於詩書。然後聖人之真可見。聖人之道可明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述雖愚陋。萬不能窺測聖人之一二。然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註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始覺傳註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言往往有與經相背者。然後知聖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後人晦之者多也。於是歷考其事。彙而編之。以經爲主。傳註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則闕其謬而刪削之。題曰考信錄。蓋八年而洙泗考信錄始成。補上古考信錄亦旋脫稿。會至京待選。遇滇南陳履和。悅而鈔之。又數年。唐虞考信錄甫脫稿。其他尙未訂正成卷。而嘉慶元年。述選得福州之羅源縣。遂不得竟其業。七年春。北旋。乃得取夏商豐鎬諸錄從容撰訂。數年而後脫稿。然猶不敢自信。暇中復取新舊諸錄細閱。而增改酌定之。又數年而後成。凡爲錄者九。爲卷者三十。加以提要。續說。附錄。共三十有六卷。一生之學問精力。畧盡於此矣。嗚呼。先生之自敘云。爾亦可以見窮年著作之苦心矣。方履和之事先生於京邸也。受書數種。越四年。隨先考於江西之廣豐。與閩接壤。先生又寄以書。皆刻之矣。顧尙非定本。述先生全書訂定。履和已侍親還滇。南北數千里。相見無期。而先生年已七十餘。膝下未有子嗣。弟子伯龍奉母於魏。不得常常見。外人未有好先生書者。獨成孺人爲閨中老友。

盡悉生平著書事耳。甲戌四月，孺人卒，室僅一妾。先生登漠然無所向，自念衰病日甚，乃聚其書為九函，作遺風命安藏焉。以待履和之至。時乙亥歲九月二十二日也。於是師弟子相念二十有三年矣。明年閏六月，既望，履和至，而先生歿已六月。履和首柩前受遺書，手澤淋漓，不敢注視。居十日，待伯龍商葬事，乃如京謁選。丁丑二月，履和刻先生書於太谷縣署，以三代考信錄先之。三月，使人詣彰德會葬，則先生喪已歸，緩不及事。履和罪也。夫古人事師有左右，而就養者矣。有數百里而負笈者矣。有千里而奔喪者矣。有棄官而行服者矣。今皆未能，計唯有早刻全書，公諸天下，以稍盡弟子之職。迺三代錄甫成，而履和丁母憂南奔。嗚呼！全書之刻，又當在何日耶？先生服官六年，未得大有所展布。羅源上杭之治，不知與陸清獻嘉定靈壽何如要之清風惠澤，視古儒吏無愧。至其辨偽書，正謬說，以明古帝王聖賢之道者，雖有時與前人舊解若方鑿圓枘之不可入，而證以詩書之文，孔孟之論，則泯然為一，而無復離合之迹。真不朽之業。天壤間不可少之書也。老未登第，官又不達，且其持論實不利於場屋科舉，以故人鮮信之。甚有摘其考證最確，辨論最明之事而反用為詆諆者。四海之大，百年之久，必有真知天亦必默相此書，傳之無窮。履和唯有慎守遺編，以待其人而已。先生頗頌美黌黻，善談論，往往以諧語箴俗，令人解頤。其著書亦時復如是。至性純篤，事親能承其志。數遭水患，遷徙流離，必以仁者之果養為諸生試於郡。有託開齋先生之命，欲與先生換卷者，先生曰：吾父必無是命。弗應也。兩遭姊喪，皆哀慟致疾。弟卒，子女皆先生婚嫁之成。孺人生一子一女，皆早殤。撫弟子夢

熊，將以為子十五歲又殤。先後娶兩妾，皆無子。而伯龍生子亦屢殤。先生乃命伯龍以一人承兩房宗祀，待其生子，以後夢熊在上杭時手書貽謨，篇畀伯龍，歸魏復書承嗣條例畀之。生於乾隆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卒於嘉慶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壽七十有七歲。配成孺人，邠州通判大名成公懷祖女。以賢能事先生者五十年。其在羅源、上杭，不讓朱夫人之佐清獻也。著有彙餘詩文二卷。生於乾隆五年某月某日，卒於嘉慶十九年四月某日，壽七十五歲。先生為之傳，系於詩後。二十二年二月，伯龍以先生與孺人之喪歸葬於故魏縣城南關舊先生墓下。將弔彰德室而迎先生妻與母居。伯龍初以墓志命履和，履和不能為，亦不及為也。今先生既葬，而履和奔喪在途，豈復敢忘哀戚，以作文字，顧自念大節在三先生之歿，亦履和心喪之年也。且表墓事不可緩，而他人無能悉先生志事者，乃於湖南舟中展遺書，取先生事親治民著書大畧，和淚濡墨，次其梗概如右。將求海內有道君子，賜之文章，以垂永久。而先錄一通復伯龍焉。嘉慶二十三年二月，石屏受業門人陳履和謹識。

右行畧之作，初未知黃玉興誣控之林公後事如何。道光元年余至都，始知其由行伍積功累陞至福建金門鎮總兵。皆在先生解組北旋之後。其陞任浙江提督，在二十二年，則先生歿已年餘矣。方先生詳釋案內諸人時，亦但期昭雪其冤而已。他日功績官職，豈能逆料，然已為國家儲一將才，彼必欲誣之者，果何心哉。附書於此，以補當日序事之缺。二年冬十月十有六日，履和識。

崔述傳

崔述字武承，號東壁。初爲直隸大名府魏縣人，後魏縣廢併入大名，遂爲大名縣人。父元森，治朱子之學。述幼承父學，父語之曰：爾知吾名汝之故乎？吾素有志于明道經世，欲爾述吾志耳。年十四，即泛覽羣書，里人驚爲奇才。時漳決城壞，轉徙流連，衣敝糧罄，誦讀不輟。乾隆壬午舉于鄉。及嘉慶初，選授福建羅源縣知縣。羅源近海而衝，號稱難治。述既莅官，卯起亥休，日接士民，從人胥吏無所容奸。有某弁誣良民爲海盜，述持之急，且投牒大府謂卑。焉能殺人媚人，乃調署上杭縣。縣饒關稅，官閭者視爲利藪，及述爲令，以關稅所餘數千金解爲洋面緝匪之用。日食蔬飲粥，人或笑其迂，自若也。繼復反任羅源，邑人迎者萬餘人。乃革弊俗，修文廟，課諸士，講學日昃不遑。閩人誦爲文翁復生。然廉介自持，不爲聲氣，遂以老病乞休。時桐城汪志伊撫閩，重述爲人，且惜其去，乃語之曰：好官吾不能荐汝，吾愧汝汝去，吾知汝不能逢時也。是爲嘉慶六年事。述既去閩，乃往來河北，以著述自娛。先是述覽羣書，篤信宋學，繼覺百家言多可疑，乃反而求之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以爲周道既衰，楊墨並起，欲紬聖人之道以伸其說，往往撰爲禹湯文武孔子之事以誣之，而紬之。其游說諸侯者又多嗜利無恥之徒，恐人之譏己也，則僞撰聖賢之事以自解說。其他權謀術數之家，欲斯世以取重，亦多託之于古聖人，而眞僞遂並行于世。然當其初猶各自爲教而不相雜，至秦漢間，學者往往兼而好之，雜采其書以爲傳記。其後復有識緯之書繼出，而劉氏向歆父子及鄭康成皆信之，復采其文以釋六經，兼以斷簡殘編，事多缺佚，釋經者強不知以爲知，猜度附會，顛倒訛誤者蓋亦不少。晉宋以降，復有妄庸之徒，僞造古書，以攻異己，亦往往采楊墨之

言以入尙書家語，學者以爲聖人之經固然，益莫敢議其失，而異端之說遂公行于天下矣。隋唐以後，學者惟重科目，故咸遵功令，尙排偶，於是詩自毛傳，尙書自僞孔傳，五經自孔氏正義以外，率視爲無用之物，於前人相沿之訛，相率以爲固然，而不爲意。其或據漢魏以後之曲解，駁周秦以前之舊文，至宋一二名儒迭出，別撰傳注，始頗抉摘其失，其沿舊說之誤而不覺者，尙多不可數。其編纂古書者，則又喜陳雜家小說之言，以鳴其博。由是聖人之道遂與異說相雜，聖賢之誼遂與古不能白矣。蓋嘗思之，古之異端在儒之外，後世之異端在儒之中。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內者非疏而剔之不可。故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眞僞必取信于詩書，然後聖人之眞可見，而聖人之道亦可明。其所著書有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古錄二卷，唐虞考信錄四卷，夏商考信錄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爲崔氏考信錄。其與考信錄相輔者，別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尙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五服異同彙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與異錄十二卷，惟春秋類編四卷未成。其自叙考信錄曰：述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于經，不以諸子百家雜于經傳。久之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于經者，百家所言往往有與經相背者，於是歷考其事，彙而編之，以經爲主，傳注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則闕其謬而刪削之，題曰考信錄。然述書之凡例，咸見于考古提要中。述之言曰：漢初傳經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于一，于戰國處士說客之言，難于檢覈，流傳既久，學者習熟見聞，不復考其所本，但以爲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近世諸儒類多



擬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爲道學、而于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復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爲腐末、而向來所沿之誤、遂莫復過問、而淺學之士、一語一言、必據秦漢之書、見有駁其失者、則攘臂而爭、但徇其名、莫窮其實、故舛誤乖刺、罔可詰窮。又謂凡人多所見、則少所誤、少所見、則多所誤、而凡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于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在相度、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故以戰國秦漢之人、冒唐虞三代之事、有移甲爲乙者、有以今度古者、加以戰國之時、說客辨士、往往借物以寓意、後世以虛言爲實事、篤信不疑、故有古有是語、未必有是事者、如列女傳采漆室之女是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真解者、如以羲和日馭爲御車之御是也、非惟秦漢之書、述春秋之事多誤也、即近代之書、述近代之事、其誤者亦復甚多、舉是以推、則古書所紀聖賢之事、其有年世不符者、均不可盡憑、又非惟漢儒多信戰國策士寓言也、即前人所言、本係實事、而遞傳遞久、因以致誤、舉是以推、則古史既亡、若僅據傳記、古人之受誦者、豈可勝道、蓋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致誤者、有記憶失真、而致誤者、有兩人分言、而不能悉符者、有數人遞傳、而失其本意者、又有因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者、後人之書、又往往因前人小失、巧爲曲全、互相附會、以致大謬于事理、學者不察其致誤之由、遂信其說爲固然、不敢少異、良可嘆也、又謂二帝三王、去今甚遠、言語不同、名物各別、且易竹而紙、易篆而隸、遞相傳寫、豈能一一得其真、故漢人說經、多出于意度、漢代以後、兼從事于作僞、致帝王聖賢之行事、爲異說所淆亂、雖有聰明俊偉之才、亦俯首帖耳、莫敢異詞、故辨異端于戰國之時、易、辨異端于兩漢之世、難、辨異端于唐宋之世、尤難、中之難、蓋人之信僞也久矣、

但震其名而不復察其是非、此考信所由難也、復謂經傳之文、實哲之語、亦往往過其實、學者惟當求其意旨所在、不必泥詞而害意、況傳雖美、不可合于經、記雖美、不可齊于經、後世廢經而崇記、故古制雜亂、不可考、本末顛倒、於斯而極、此皆因前人未發之隱、及自述其著書之旨、則謂古人之學貴精、後人之學貴博、故世益古、則取舍益慎、世益晚、則采擇益濫、而文人學士、又好議論、古人是非、而不復考其事之虛實、不知虛實既明、則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爲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爲先務、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若摘發古人之誤、則必挾其致誤之由、使經傳之文、不致終晦、又曰、以予所見所聞、其人之債事者、均由含糊輕信、不復深問、未有細爲推求而債事者、其語均前人所未發、述卒于嘉慶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滇南陳履書、刻其遺書、當述之著書初成也、自爲諸語、以評之曰、薄皮繭、蓋北方有諺、於人之科名不遂、僅以舉貢終身、與仕宦以州縣畢世者、皆稱薄皮繭、其意以爲繭有強弱、繭有厚薄、而人之樹立淺者、謂之無成、不可謂之有成、又瑣屑不足道、故目爲薄皮繭云、崔氏既歿、其書不顯、近歲日人那珂通世、復刊其遺書、閱者始稍衆、崔氏學術之不墮者、其以此夫、

論曰、近世考證學、超越前代、其所以成立學派者、則以標例及徵實二端、標例則取舍極嚴、而語無瑣雜、徵實則實事求是、而力矯虛誕、大抵漢代以後、爲學之弊有二、一曰逞博、二曰篤信、逞博則不循規律、篤信則不求真知、此學術所由不進也、自毛奇齡之徒出、學者始悟篤信之非、然以不求真知之故、流于才辯、閻若璩之徒、漸知從事于徵實、辨別僞真、折衷一是、惟未能確立科條、故其語多歧出、若臧琳、惠棟之流、嚴于取舍、立例以



爲標然篤信好古不求真知則其弊也惟江戴程凌起于微歛所著之書均具條理界說博徵其材約守其例而所標之義所析之詞必融會貫通以求其審縝密嚴栗略與哲種之科學相同近儒考證之精特有此耳述生乾嘉間未與江戴程凌相接而著書義例則殊途同歸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淺識者流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錄一書自標界說條理秩然復援引證佐以爲符驗于一言一事必鉤稽參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擴充之則凡古今載籍均可折衷至當以去偽而存誠則述書之功在于範圍謹嚴而不在于逞奇炫博雖有通蔽然較之馬氏釋史固有殊矣近人於考證之學多斥爲煩雜若人人著書若崔述彼繁雜之弊又何自而生哉

劉師培撰（左重外集）

李惇記

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郵州人祖兼五父佩玉皆有篤行君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之學晚好歷算得宣城梅氏書盡通其術與同郡劉君台拱王君念孫汪君中友善力倡古學君內性清篤恂恂遇讓不與人較然遇友朋思難則尚義有爲至死不變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貢於國學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不入試親爲棺斂送歸其家容甫稱其勇於爲義有過責育非虛語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注選知縣被南歸不能家食時謝侍郎壻督學江蘇延之主暨陽書院君口不雌黃人物與世無忤然忌其學者於侍郎前日貢斐非之言侍郎輕信讒言竟下逐客之令君嘗謂人曰容甫侍才傲物宜爲時所嫉予一生謹厚亦爲世人所忌豈命宮坐笑宿耶後得末疾終於家年五十一憶昔年君往江陰留宿藩家與君然燭談論史事君朗誦史文往往達旦明日藩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誤也藩獲交於君時年少好詆訶古人君從容謂藩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攻康成豈非清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迴因果之說使人授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子車氏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苟不力闢之是無是非之心矣嗚呼自君謝世之後二十餘年藩坎珂日甚而情性益戾不聞規過之言徒增放誕之行可悲也夫君所著有卜筮論尚書古文說金縢大誥康誥三篇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燭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歷補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碎金詩文集藏於家

（清儒碑傳集卷一一五）

劉青天大紳傳劉鴻翔劉青天者名大紳字寄庵漢之晉甯人以乾隆壬辰進士仕吾東吾東服其德稱爲劉青天云初令曹單二縣二縣固吾東財賦鄉公既至民無羨稅大吏過境至不能犒從者大吏微公代長山令漕將以因公民聞公至擔負相屬於路不數日清畢又微公令新城又微公攝朝城篆舊令有疑獄公未能決以是劾公候部議公善書又長於詩是時待罪歷下邑人聞公將去求書者盈門公曰爲書墨數斗紙數百暇則與士大夫泊舟湖際鵲華山色遙映水面菱荷蘆港漁歌欸乃胸中浩然恬適之趣盡寓之於詩初不知身之將遠也及部議下當流公即日就道曹單民醵金饋贐公辭委之車中行過某地河決公盡用以濟溺民未

及流所新城曹單民復職金順公還嘉慶間河南撫陳公大文移鎮東來舉廢吏之醫者公爲首公至陳以憂去新撫授公冠縣冠多遺賦公下車月餘復詣省垣辭職父老隨之請公回公謂父老父母無不愛子子或違教如父母何父老頓首謝乃允其請土豪某積賦不奉命公以巡稼過其里招之來曰爾適無錢耶曰然則代爲償之至秋復使人謂之曰爾又無錢耶曰然復與衣代償之某感愧終身無欠賦公在東久知終不合於時欲棄官去大吏舉公卓異遷武定軍應因以疾辭士民送者兩泣皆呼青天

論曰己未庚申間先君以候補教諭需次省垣與公稱相契先君問公施何德於民而民情如是公笑而不答臨別贈先君草書十二幅寄庵詩草一面草書潑墨淋漓至今猶新余讀寄庵除夕詩曰剩有兒童壓歲錢嗚呼有以也夫

（附錄）卷一〇四

戶部主事馮公敏昌傳 吳蘭修

馮敏昌字伯求欽州人乾隆庚寅由拔貢舉鄉試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充甲辰會試同考官大考改官刑部主事乙卯辛酉丁外內艱廬墓六年每月朔望必肅衣冠向

闕稽首轉而拜於祖及其師終身如一日惇篤至行而兼眾長中外士大夫無不知有馮敏昌者其論學有云聖門之學大抵就事上見心又順理成章至公無我其處推賢又知權變變無歉於己而有濟於人此之謂仁耳其論詩云詩者心聲也高下抗墜嗶嘯殺各有一偏惟天地之中聲流於人心而發於詩有中聲必有元氣詩者元氣所爲非一切區區格調之謂能知元氣之鼓萬物此之謂大家故其詩由昌黎山谷上追李杜又穿穴諸家而自開面目開闢動盪不名一體歸然爲嶺南一大宗也書法由褚入大令尤精研蘭亭平生遍遊五嶽皆造廟題其屋壁他如匡廬龍門砥柱壺口雷首中條首陽無不遍涉晚講學於鄉學者稱魚山先生著有孟縣志華山小志河陽金石錄小羅浮草堂詩鈔師友淵源集題羅文敏公桂芳受業於敏昌卒爲名臣嘉慶己巳奉旨入祀鄉賢

浙江溫處道陳公昌齊傳 廣東通志

陳昌齊字賓臣一字觀樓海康人父河書恩貢生敦內行昌齊賦姿穎絕至性過人年十一居母喪哀毀如禮弱冠廣乾隆乙酉拔貢庚寅領鄉薦明年成進士入翰林充三通

四庫館纂修官甲午典試湖北乙未校禮闈所拔多知名士尋擢贊善

晉中允乙巳以廷試三等左遷編修庚戌轉河南道御史補兵科給事中巡視中西二城風規肅然奏充屏跡旋丁外艱服闋改刑科昌齊生

長海邦洞悉邊要上疏切言洋匪會匪情形請設法勦捕明年復條陳防海剿盜事宜疏入

召對稱旨甲子

上幸翰林院昌齊以舊詞臣與宴蒙賜味餘書室全集九家集註杜詩

筆硯綴綱各體是年外補浙江溫處道時海寇蔡牽騷擾閩浙抵任

修戰艦簡軍伍細繪諸洋全圖昕夕披覽瞭如指掌每接見武弁必加

意禮待而關報稍有不實輒指斥之雖百里外事如親親在浙五年以

審案遲延部議醵級歸昌齊歷官中外數十年不媚上官不罔私利遇

民生國計事必侃侃而談初在翰林時大學士和珅欲羅致之昌齊以

爲非掌院無晉謁禮卒不往及莅溫一等侯德榜奏奉

特旨按閱閩浙風采咸厲人皆震悚昌齊怡然進謁侯論以嚴設海禁

盜可自斃昌齊曰閩浙民多以漁爲業海禁出則漁戶百萬無聊生患

且不測非策也侯改容稱善當解組時大吏欲爲奏留昌齊謝之蕭然

歸里歷主雷陽粵秀講席論文課士娓娓不倦尤諄諄誨人立品敦行

爲先學者宗之稱觀樓先生生平精考據之學參訂經籍多所辨正輯

有經典釋文附錄歷代音韻流變攷楚辭音辨及大戴記二十子淮南

子荀子管子呂氏春秋諸書正誤又長于天文算法善天學陸說測天

約術二書其詩文則有賜書堂集若干卷嘗修雷州府志海康縣志今

所修通志昌齊亦秉筆彙編就而卒年七十有八

又溫處兵備道陳公傳 吳應遠

公姓陳氏諱昌齊字賓臣一字觀樓雷州海康人先世由莆田徙瓊州

二世祖孚中宋進士瓊州科目自孚始入祀郡鄉賢祠曾祖英相卜宅

於雷凡數遷乃定居海康之南田村祖全夫諸生父龍溪恩貢生皆贈

中憲大夫如先生官先生少有神童之目十一歲居母喪哀毀如成人

十六歲補邑弟子員以選拔貢成均庚寅辛卯聯捷進士入翰林散館

授編修甲午典試湖北乙未充會試同考官旋轉河南道監察御史巡



視西城。嘉慶丙辰，升兵科給事中。辛酉，補刑科給事中。巡視東城。甲子，出為浙江溫處道。已巳，因事呈請部議降調，遂解組歸。先生遇事敢言，其初轉御史也，奏各省首府宜請旨簡放，以杜夤緣。直省督撫政治宜令學政隨時稽察，以防弛縱。京師各門宜嚴章程，以杜勒索。均下部議。廣東海防舊分三路，以廣州為中路，惠州為東路，高雷廉為西路。前明倭寇來自閩海，東路實為咽喉。今則中東二路為總督提督駐劄之區，獨西路僻在一隅，而廉州一郡又與安南接壤，海賊恃為接應，銷賊之地，久之遂與陸匪相連，結接濟糧食器械，又導之掠人口，劫財物，懸所得男婦姓名於通衢，限日取贖。近海居民稍有力量，遷居避之，輒訪其父祖墳墓，插標勒金，否則發掘無餘。人人震恐。先生丁巳，率諱家居，備悉情狀。辛酉，服闋後，即據實陳奏。明年，又奏緝捕洋賊事宜，其略云：今春以來，凡離海五十里內外處所，掠財帛焚廬舍，劫人口，不一而足。其尤甚者，在高州有青平城橫山墟，數百人焚劫殆盡。在雷州則有海康縣牛路村陳家被劫男女七名，口遂溪縣那都村梁家被劫男女十八名，口陳村陳家被劫男女八名，口俱勒銀數千，或至一萬兩。查屢次由海上岸之洋匪，率不過一二百人，至行劫時，輒有陸匪多人持械助兇。每行劫後，又在海濱招聚給丁壯等安家，銀每人數十兩，誘令下海。沿海居民類皆自少探捕為生，習拳勇，熱水勢，向為匪等所畏懼。自經匪等招誘從匪者，往往而有因思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可以為盜，即可用以捕盜，似宜令地方官明張告示，有能相率出洋，剿捕或乘匪等上岸，併力殲擒，送官驗實者，除將所得軍械交官外，其財物船隻併陸路上或有匪黨產業，一概給予獲匪之人充賞。即已經聽誘下海之丁壯，若能設法擒獲多匪連船械等物運米投首，亦准免罪。為民一體給賞。其擒獲勾引助兇之會匪確有證據者，亦照此辦理。則當該匪行劫在塘汛附近之地，官兵自可聞信趨剿。或官兵未到之時，丁壯亦必圖實力捕，仍須令地方官詳稽戶口，妥籌保甲，以清續行入匪之源。於各埠頭訪拏，匪糧物於各市鎮嚴緝，代匪銷贓，以絕水陸勾連之路。庶幾洋面肅清，而地方可臻甯謐矣。奏入。

上召見詢問再三，迨之溫處新任，即飭令各營武弁協同臺工出海，緝浙間海洋全圖，纖悉備具。每汛口弁兵稟報殺賊情形，及道里遠近，稍有虛妄，必加申飭。與提督李公長庚深相結納，凡接見武員，必加禮曰：

海氛未靖，正武夫効命之日也。向例擒獲盜夥多或百餘名，少或三四十名，除各船盜首外，其餘大概審問某年下海，有無與官兵打仗，有無過船接賊，問者輒以為煩。先生按名喚訊，無論老少，不遺一人。語屬吏曰：問官高坐堂上，不過盡一日之勞，猶以為苦。武員冒險捉賊，其苦更何如耶？巴圖魯一等侯德榜奏奉。

命按閱閩浙營伍，議於各海岸添設兵弁，晝夜巡邏，不許一人下海。令水米器具無所接濟，不數月可盡斃。侯風采嚴厲，屬吏莫敢置對。先生進曰：侯未身履其地也。聞浙兩省皆環海，居民耕田而食者十之五，捕魚為業者亦十之五。若禁其下海，則數萬漁戶無以為生，激變之咎誰當任之？侯默然久之，曰：公言是也。永嘉有胞弟誤用屠刀，格兄致斃，聽訟師指引，認木柴毆傷，刑訊十年，獄未具。先生曉之曰：汝明驗刀傷，早以誤殺援救，木柴斃命，則故也。訟師利汝財，以延歲月耳。犯大驚叩首於階曰：公活我，我指使者實某也。先生按律定擬，並置訟師於法。一時稱為神明。其遇事平反多此類。當降制軍阿林保調兩江總督，欲奏調江蘇辦理河務，新制軍方公維甸又欲以請練海疆，奏留原省補用。先生並辭遂歸。生平博極羣書，嘗取漢書史記十三經註疏，凡陸德明經典釋文所未備者，錄之為經典釋文附錄。又著歷代音韻流變考，鄰舍不戒於火，並所藏書俱燬。後欲重輯之，而未就也。戴東原先生應詔至京，一見輒心折。所校水經注，先生指其訛舛處，東原以限於官書，未能更正，常以為恨。邵二雲編修著爾雅正義，成質之先生，為駁正三十餘條。歸里後，修雷州府志，海康縣志，制軍阮雲臺先生修廣東通志，聘先生出總纂志事，兼掌粵秀書院。庚辰十月，通志草奏，略定歸。歸二十日而卒，年七十八歲。著書已刻者，呂氏春秋正義二卷，淮南子考證六卷，楚詞韻辨一卷，測天約術一卷，臨池瑣談一卷，賜書堂集六卷，未刻者，大戴禮記正義一卷，老子正誤，荀子天覺，陸說一卷，營兆約旨一卷，囊玉秘旨別傳一卷，子三人，皆先卒。簡優貢生，鹿邑庠生。

（附錄卷八）

新會縣教諭前署福建甯洋縣知縣吳君槐炳墓誌銘 陳昌齊

乾隆三十有五年歲在上章，攝提格。

朝廷大開恩榜，鶴山吳君植亭以粵省第十六人，出主司上海陸耳山先生李成簡玉亭先生門下。於時同舉者惟君與饒曼塘馮魚山溫貧坡名最盛，而余濫廁其間，稱齊年。辛卯，余選庶常，厥後曼塘以乙未，魚

山以戊戌歲坡以甲辰先後成進士列詞垣君正如旂檀異香逆風彌烈每當公車北上相見於邸往往作竟日談切古今若無難此一見之行事也者歲辛丑以一等發閩省補縣尹言錢於郊余謂君此去大也今不然稀膏棘軸不能運方將奈何慨然而去既至閩大吏器之也令代清理省屬積案事竣權知甯洋縣事凡三載內無虛牘外有口碑以事偶掣肘請就司鐸大吏留之不得蓋君本志原不在百里雷封也改比部主事未幾相繼卒余厥而復起久之乃由給事補兵部海被議歸迴憶京華聚首今在都中者僅黃坡侍郎一人擁皋比主臚席道遜平詩書之圃則君而已嘉慶己卯余奉纂通志以與修輯事至出君行狀職事始知君歸道山葬且有日矣余舊學於太史氏誌墓其職志也因相示始知君歸道山葬且有日矣余舊學於太史氏誌墓其職志也因節狀語舉其大者書之而系之以銘按狀君諱槐炳字松茂祖訓別字植亭著籍廣東肇慶府鶴山縣曾祖諱雲龍字奕隆別字松茂祖訓別字植亭嗣芳別字松茂祖訓別字植亭君貴馳封修職郎妣黃氏妣光弗耀於世考諱奇俊字宗藩別字秋巖命公因以身任肆中事督君讀書夜以三鼓為節五鼓即起寒暑風雨無少輟君亦發憤自勵年二十受知於學使鄭炳也先生補郡弟子員又二年補廩膳生學使則大興翁軍溪先生也時沈椒園范衡洲兩先生先後主講粵秀端溪兩書院君從之遊均有國士之目庚寅舉於鄉辛丑大挑一等以知縣發福建試用及至上官委辦閩侯二縣積案一經判斷無有上控者又奉檄監秋獄人犯數百君以各犯遠來則飢飽不時在獄則燥溼不一所以體恤之者備至旋署龍巖州南漳縣事既任諭民各安本業倡修雙洋書院增膏火延名師以造士縣多門殷案君莅事三載獄中無囚犯相驗祇投河道斃兩次論者謂不事擊斷而民如草偃有古良吏風先是縣城東西兩水夾流各有長橋久將圯重修之更名曰太平曰青雲工甫竣而秋巖公奉檄園公就養至君迎於郊外模圓公率秋巖公為前導君偕諸子及孫曾輩隨其後是日也邑人扶老攜幼喧呼塞路余曰自我等知人事以來未聞有父母官四代同堂又同就養官署者橋成而福人至匪直資利涉抑亦吾邑昌大

之徵也邑有開鐵山者其嶺頭悍甚惡少倚為通逃數往出貽民害君悉其積弊詳請封禁廣請嚴駁於是請就教職歸計行麓中惟上文璠黃與數數謝古梅黃莘田詩文集十數卷海山石數十枚而乙巳六月遷英德縣訓導君奉檄回公至署通覽焉落洞金龍諸勝盤桓數月秋巖公則歲往返以為常英德自康熙開闢城田文端公來宰是邑建書院立三賢祠唐肅公介洪忠宣公皓鄭陽城田文端公來秋祀諸生咸來習禮又以秋巖公介洪忠宣公皓鄭陽城田文端公來賦詩人多向學公既去邑人立木主附之曰四賢祠改舊書院曰文端書院其後浸不振君復修舊觀月課之外令諸生進所業口請指畫尤諄諄以砥礪廉隅為訓一時稱焉達師丁巳十月秋巖公捐館舍君以憂去極哀盡禮三年中未嘗見齒辛酉三月選補新會縣教諭當是時本邑坡山方氏歸兩歲而寡黃太孺人素鍾愛之因迎歸同奉太孺人至署癸亥學使者姚秋農先生飭學查先儒後裔於是新會陳氏認白沙先生嫡嗣者日繼至君聞至白沙村見眾田父耕於隴因與言白公故事語及公嫡派則皆嘆息曰微矣祇阿祖一人貧甚歲以蒙館括耳君曰阿祖未聞學使者訪求先儒嫡裔乎胡不自陳於學官秀才可也皆曰固聞之然有某某者以千金啖學官學官既許之無能為已君笑而去詰旦陰使人召陳禮至年三十許誠篤士也試以文頗有條理命以諸牒呈果不謬復之學使而陳禮得遊於庠此事君始終不言其故而傳頌者遍邑中意隴上人作無當庵云庚午四月丁黃太孺人憂以七十之年哀泣作孺子墓從此殆無歡矣癸酉冬委署花縣教諭強之任甲戌春得代丁丑三月二十九日無疾而逝君天性溫篤五十歲後見秋巖公黃太孺人色稍不豫輒長跪請罪不令起不敢起生平不妄語不以才知先人不度人自不肖不為暖昧不可告人之事急朋友之急如其身初任英德學使同事嘉應劉公健堂陽亭卒母八十餘矣遺孤四人甚憐為經紀其喪事俾稍有贏餘而去甲寅秋仁化學陽春譚公某錄科在省卒於客寓即今戶部主事康侯諱君敬昭父也者譚君勉然憂無一錢君朝夕慰問奔走設策得扶柩回里君博極羣書尤加意於先儒語錄旁及釋典道藏著晚香堂詩集一卷張曲江集唱一卷晚香堂家訓二卷格言彙錄二卷留香齋詩談一卷張曲江集



訂說一卷夢說一卷俱藏於家君生於乾隆壬戌年十月十三日卒於嘉慶丁丑年三月二十九日享壽七十六歲由康生中式庚寅恩科舉人辛丑大挑一等分發福建署龍巖州府知縣改補本省韶州府英德縣訓導歷署始興訓導順德花縣教諭廣州府新會縣教諭封修職郎例晉贈文林郎配譚福人教封八品捐人例晉封正七品捐人邑處士某某公女子七人應韶庠生應進乾隆乙卯恩科舉人應圖嘉慶辛酉科舉人景山官學教習俱譚福人出應麟康膳生庶室李瑞人出李瑞人先君卒應傳應龍應驥女一人適南海從九品馮翰璋公子倫生炳麟俱岑瑞人出孫男六人逢登逢年俱應韶出逢慶逢壽俱應進出逢姓應圖出逢春應麟出銘曰

英乃植李清芬戰麟角呼蟻鴻毛奮迅素所樹立匪百里才胡弗少待乃賦歸來豈云大瓠難容漫落其進可圖其退轉迫知而能恬淡以言舊火宿則彌壯斯人不出厥理可況北山之梓惠蔚成林有枚有棘四布森森君作古人我見來者聞聞莘莘詎居人下銘以徵之是曰心寫

（碑傳集）卷一一二

胡培華

汪叔辰先生別傳 胡培華

先生姓汪氏名龍字叔辰歙人乾隆丙午舉人揀選知縣嘗讀詩生民元鳥二篇疑鄭箋迹乳卵生之說不若毛傳謂姜嫄飭狄從帝嚳祀郊謀之為正遂博稽傳箋同異用力於是經者數十年成毛詩異義四卷毛詩申成十卷毛傳辭義簡質師授甚速獨得詩之正傳而鄭康成集漢儒之成箋詩又在注禮之後學益深邃切有未易言者自唐孔氏作正義不能辨別源流後之讀詩者或從毛或從鄭率歸鹵莽而已先生意主述毛而立論必持其平一字之異必詳考而證明之嘗作異義述曰鄭注周禮封人設其楅衡謂楅衡設於角衡設於鼻及箋詩夏而楅衡則同傳以為楅衡其牛角為其楅衡人說文解字云楅以木有所通束也衡字注云牛觸橫大木其角是楅衡本一事禮注分之不若詩箋為當矣然則鄭於傳義其有不同殆非苟為異者顧楅衡箋不以六師為六軍孔氏稽之鄭志謂非定解由所注者廣未及改正即是以思其得無異所不當異者乎而正義申述又或與其同其所異是豈不可以無辨也又曰孔氏註陸氏傳所據經本復各不同其所申解亦

或有異且有誤解經義而自異於毛鄭者是又不可以不考也又今本鄭氏詩譜多謬脫先生據各書所引校補錄附異義之後先生說詩其精者萃於異義後弟子鮑方渠刊以行世而其申成一書曾於友人王拔萃鼎鼎處見之徵引亦詳備惜乎其未並梓以傳也先生尤熟於許氏說文所著書數目手寫點畫悉宗六書無一筆苟年過七十交於段氏玉裁得所注說文復將異義補正若干條重寫定本而段氏亦多采其說人說文注生平安貧守道絕不預外事而當事者高其學每造訪其廬郡守嘗請修志書所纂體例簡嚴後之為志書者不能如其範圍也又嘗王講郡城古紫陽書院生於乾隆七年十一月歿於道光三年十月十五日年八十二曾祖道鑑祖登灝授修職郎父嘉樹歲貢生子三宸憲寶書廩書宸憲先歿先生自定葬地近其曾祖考及考妣墓塋以為魂所眷慕其病也自為誌銘投寶書納壤中

論曰先生歲晚耳重聽接膝不相聞必以筆談寂然處一室唯與同邑舉人方椿友善椿字子橋余於先生僅一造謁奉教而與子橋數往來故習知先生行誼子橋事生母張太孺人極孝性剛介不苟隨俗俯仰急人之難特至潛心六書通漢儒箋注書書萬卷皆手校其謬誤者有楚頌山房詩文集十卷欽藝文志四卷亦吾郡績學君子也

（碑傳集）卷七一

校記

①憤：當作「憤」，參上文。

②陳履書：當作「陳履和」，即前篇《行略》之撰者。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六

戚學標 邵晉涵 胡亦常 莊有可

戚學標傳 陳熙晉 李誠附 終卷

戚學標字鶴泉，太平人。三幼有異稟，從天台齊召南游，稱高第。山高宗巡江浙，學標獻南巡頌，乾隆四十五年成進士，官河南涉縣知縣。三縣苦閭閻布征，學標請於大府，得減額權林縣，有兄弟爭產者，集李白句為米粟詔以諷，皆感悔。性強項，多與上官齟齬，卒以是罷。後改軍波教授，未幾歸。山詩宗少陵，古文浸淫兩漢，尤精考證。山著漢學諸書，二卷。十三卷總論一卷，用說文以明古音，謂六書之學，三曰形聲，聲不離形，形者聲之本也。而聲又隨乎氣，氣有陰有陽，故一字之音或從陰，或從陽，或陽而陰，或陰而陽，或陰陽各造其偏。昔人知其然，故但以某聲者明字音所出，以端其本，以讀若某設為譬況之詞，使人依類而求，即離絕遠去，而因此聲之本以究此聲之變，無患其不合。說文從某某聲，從某某亦聲，從某某省聲，從某某讀若某某，與某某同，並二端並舉，聲音之學，莫備於此。後人惑於徐氏所附孫愐音切，不究本讀，而一二宿儒言古音如吳械、陳第、顧炎武、江永之流，亦第就韻書辨析，不知說文形聲相繫，韻書就聲言聲，說文聲氣相求，韻書祇論同聲之應，其部居錯雜分合，類出臆見，學者苟趣其便，衷於一讀，且狃於平上去入之界之不可移易，諸聲之法廢，而說文之學晦矣。其書論聲一本許氏，由本聲以推變聲，既列本注，旁搜古讀以爲之證，未附說文補考二卷，多辨正二徐謬誤。山有毛詩證讀若干卷，詩聲辨定陰陽譜四卷，四書偶談四卷，內

外篇二卷，字易二卷，鶴泉文鈔二卷。山陳熙晉原名津，字析木，山義烏人，優貢生，以教習官貴州開泰，龍里，普定縣，仁懷同知，擢湖北宜昌府知府。山權開泰時，教匪蔣昌華擾黎平，將興大獄，熙晉縛其渠而貨諸脅從，全活無算。龍里民以釘綑殺人，已誣服，而兇驗不合，心疑焉。一日方慮囚，見叢人中，有曳釘綑竊睨者，命執而鞠之，痕宛合，遂款服。普定俗糾聚相雄長，號其魁曰牛叢，其獲盜不謁之官，輒積薪焚殺之。先是有挾讎焚三尸者，吏不敢捕，熙晉期必得重繩以法，風頓革。山其守宜昌也，楚大水，流庸棄宜昌，畢力撫綏，繕城垣，以工代賑，會秋滿將行，爲留六閱月，就其事，送者數千人，皆泣下。山乞養，未幾卒。熙晉邃於學，積書數萬卷，訂疑糾繆，務窮竟原委，取裁精審。山嘗謂杜預解左氏有三蔽，劉光伯規之，而書久佚，惟正義引一百七十三事，孔穎達皆以爲非，乃刺取經史百家及近儒著述，以明劉義，其杜非而劉是者，申之，杜是而劉非者，釋之，杜劉兩說義俱未安，則證諸羣言，斷以己意，成春秋規過考信九卷。又謂隋經籍志載光伯左氏述義四十卷，不及規過，據孔穎達序稱習杜義而攻杜氏疑規過，即在述義中，舊唐書經籍志載述義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而多規過三卷，此其證也。正義於規杜一百七十三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蓋皆述義之文，其異杜者三十事，駁正甚少，殆唐初奉敕刪定，著爲今典，黨同伐異，勢會使然，乃參得失，援據羣言，成春秋述義拾遺八卷。山他所有古文孝經述義疏證五卷，帝王世紀二卷，貴州風土記三十二卷，黔中水道記四卷，宋大夫集箋注三卷，駱臨海集箋注十卷，日捐齋筆記考證一卷。



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李誠字靜軒，黃巖人。嘉慶十八年拔貢生，官雲南姚州州判，終順寧知縣。撰十三經集解三百六十卷，首臚漢魏諸家之說，次采近人精確之語，而唐宋諸儒之微實者亦不廢焉。又有萬山綱目六十卷，水道提綱補訂二十八卷，官游日記一卷，徵言管窺三十六卷，國家指迷一卷。

（碑傳集補）卷三九

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國史館提調官邵君晉涵墓表 王昶
學士邵君之卒也，卿大夫相與悼于朝，汲古通經，博聞宏覽之儒相與慟於野，而大臣之領國史者，迄今尤咨嗟太息，重惜其亡。蓋國家最重史職，選於翰詹諸臣中，品詣學問最著者充之，而以提調為其長，每作傳必據實錄，起居注及內閣紅本，皇史宬副本，合采事實，敬謹載筆，其裨篇叢說，不得而雜入之，庸以昭信于後世。而君以文望在史局者十餘年，咸以為魏攬韋述之比，每有進御天子書為嘉獎，故大臣相倚如左右手。君洵為史才之良矣。君名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浙東自明中葉王陽明先生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劉念臺先生以忠直著，大節凜然。及其弟子黃梨洲先生覃研經術，精通理數，而尤博洽於文辭。君生於其鄉，宗仰三先生，用為私淑，故性情質直貞亮，而經緯史步獵百家，畧能誦憶。乾隆二十四年，年十七，補縣學生，三十年，舉於鄉，三十六年，辛卯，會試第一，成進士，歸部銓選。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蒐訪遺書，祕錄大臣以君薦，特授庶吉士。踰年，授編修。五十六年，擢左中允，充日講，轉補侍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國史館纂修官，晉為提調官，典廣西鄉試者一，教習庶吉士者二，而在國史館最久，編纂亦最多。平生著述繁富，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皇朝證述錄、輅軒日記、南江詩文稿，而爾雅正義一書，薈萃古訓，以補郭璞邢昺之未備，尤為學者所稱。君于歷代史事融洽貫穿，嘗於永樂大典中采薛居正五代史，參以冊府元龜，訂其同異，遂為全書。又病宋史南渡以後粗疏無法，仿王偁作南都事略，又舉總督沅撰續宋元通鑑，書屬君刪補而攷定之。蓋君之於史學，演衍蘊蓄，囊括富，有非人所及也。君曾祖炳，縣學生，配某氏。祖向榮，康熙壬辰進士，官鎮海教諭，配某氏。父佳銳，增廣生，配某氏。三代皆累贈中憲大夫，配皆贈恭人。配何氏，封淑人。子二，長秉恆，諸生。次秉華，嘉慶辛酉副榜貢生。君生於乾隆八年某月日，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以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少詹事錢君大昕已誌其墓。故餘不備書。嗟夫。君雖私淑浙東三先生。欲求其學以見於施行。而久居侍從。爲天子所知。乃未及大用。中年殂謝。立德立功立言。視三先生少遜焉。宜知君愛君者。咨嗟太息於無窮也。予自四川還朝。始與君相見。迄今二十五年矣。見君溫溫然。恂恂然。初不欲以才智自矜。及與之議論史事。上下古今。則觸發風舉。凡古來政事之得失。人才之消長。君子小人之元黃水火。莫不挾其弊之所由始。與害之所由終。俱與三先生之說相同。俾聞者咋指而歎。變色而作。蓋有補于世教人心甚大。徒以其旁通訓詁。謂方名象數之咸通草木蟲魚之多識。幾亢禿屑。是豈足以盡君哉。故於秉華之請。舉其大者。揭於隧道。使後來得所考焉。其亦君之志也夫。

《碑傳集》卷五〇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
嘉慶紀元之春。餘姚邵君二雲。自左庶子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兼文淵閣直閣事。君以懿文碩學。知名海內。及被召入四庫館。總裁倚爲左右手。朝廷大著作。咸預討論。每經進書籍。九重未嘗不稱善。迴翔清署。二十有餘年。至是始轉四品。乃以編書積勞成疾。疾且愈矣。醫者誤投藥。遂不起。實六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四。訃至吳下。予爲位哭之慟。因憶乙酉秋。予奉命典試浙右。斬取奇士不爲俗學者。君名在第四。五策博洽冠場。余謂非老宿不辦。及來謁。纔遜弱冠。叩其學淵乎不竭。予拊掌曰。不負此行矣。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有

詔編次四庫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用之。宰相首以君名入告。召赴闕。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久之。

御試翰詹諸臣。君名列二等。遷右中允。四轉而至今職。嘗預修國史。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由文淵閣校理進直閣事。充日講起居注官。總裁咸安宮官學。提調國史典鄉試者一。教習庶吉士者再。階由儒

林郎至中議大夫。君少多病，左目微眇，清羸如不勝衣，而獨著讀書數行俱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部七錄無不研究，而非法之書弗陳于側。嘗謂爾雅者六藝之津梁，而邢叔明疏淺陋不稱，乃別爲正義，以郭景純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郭有未詳者，摭它書補之，凡三四易稿而始定。今承學之士多舍邢而從邵矣。自歐陽公五代史出，而薛氏舊史廢，獨永樂大典采此書。君在館，會梓編次，其闕者采冊府元龜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人間。予嘗論宋史紀傳，南渡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完，卽褒貶亦失實。君聞而善之，乃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通正史遺甚。畢尚書沅續宋元通鑑，常就君商榷，輒歎曰：「今之道原，貢甫也。」君生長浙東，習聞鼓山、南雷諸先生緒論，於明季朋黨、禿寺亂政及唐、魯二王起兵本末，口講手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文獻無可徵矣。君所著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疏。皇朝大臣謚述錄、輔軒日記，皆實事求是，有益于學者。君至性過人，事親喪葬盡禮，歸于故舊，久要不忘。性狷介，不踏權要之門，以教授生徒自給。退食之暇，執經者環侍左右，君隨問曲諭，人

人皆得其意。君亦以師道自任，莫敢以非義干者。詩文操筆立就，淵博典衍，自成門戶。有南江詩文稿。君諱晉，字與桐，二雲其號。大父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飴，增廣生，皆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元配□恭人。子秉恒，秉華。卜葬君于某鄉某原，先期來請銘。於戲，自四庫館開，而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則推戴吉士震，言史學則推君。君於國史，當在儒林、文苑之列，朝野無間言，而知之最先者予也。予比歲衰病，嘗預戒兒輩必求二雲銘我，孰意天寔祝予，轉以才盡之筆納君穿中也。此所以泣然而失聲也。銘曰：

浩浩南江，導源岷山。厥生名儒，特立絕羣。陽明以功，梨洲以文。誰與參之？其在二雲。名冠南宮，書校東觀。爲真學士，爲良史官。槐鼎何慕，竹帛常尊。著書滿家，自信千年。古三不朽，言其一焉。溝洫易涸，視此原泉。

錢大昕撰 《潛研堂文集》卷四三

邵與桐別傳

餘姚邵氏歿。貽選謹按先師諱晉涵字與桐號二雲乾
集修授翰林院庶吉士。徵館編修。庚戌大考。遷左中允。
歷侍講。久之。轉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預修國
史。萬壽盛典。入庶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由文淵
閣校理。進直。滿。成。安。宮。官。學。總。裁。國。史。館。提。調。庚
子。廣。西。正。考。官。丁。未。口。口。教。習。庶。吉。士。生。乾。隆。八。年。癸
亥。卒。嘉慶元年丙辰年五十四。祖向榮。康熙壬辰科進
士。父佳欽。增廣生。傳文略而不名。流多為狀述碑誌。余
載蓋別傳體也。今補注備考。自度文筆未足抗也。邵氏弟子大興朱錫庚。屢書責余
為文。謂余有一二知深。宜不可默。余誼不敢辭。然君卒
數年矣。余屢就其家求其遺書。墜緒庶幾微予所知。乃
竟不可得。今日廢不能書。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苟
終無一言。不特負死友於九原。亦且無以報錫庚之責。
口授大略。俾兒子貽選書之。貽選固嘗受學於君者也。
辭意未備。或稍資補注焉。昔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
實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學。淵源甚深。班氏而下。其意微
矣。貽選謹按。司馬遷嘗受公羊春秋於董仲舒。觀自敘
遷名。是固不知遷學所自出也。而藝文志尚列太史公
於春秋家。仍劉向七錄之文耳。劉向周受公羊春秋者
也。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應有師承。
宋明兩朝。紀載皆稿舊於浙東。史館取為表據。其間文
獻之徵。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各有中原舊宿。不克與聞
者矣。邵氏先世多講學。至君從祖廷采。善古文辭。著思
復堂文集。發明姚江之學。與勝國遺聞軼事經緯。成一
家言。蔚然大家。惜終老諸生。其書不顯於世。事詳大興
朱先生筠所撰墓表。貽選謹按。廷采號念魯。先生思復
紀事姚江書院志略等書。大君宿慧英敏。自童子塾時。
抵講性命而又長史學者也。君宿慧英敏。自童子塾時。

讀書無難易三數過即終身不忘。稍長。益涉獵博聞強
識。見者驚猶鬼神。乾隆三十年乙酉。始舉於鄉。期集京
師。都士爭求識面。辛卯。禮部會試第一。賜第罷歸。會
四庫館開。特詔徵君與。歷城周永年。休寧戴震等五
人入館編校。授職翰林。天下榮之。君自視泊如也。君之
於學。無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廣粹。不易裁見。大興朱
先生則曰。經訓之義荒久矣。雅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
與博。宜與郭景純氏先後發明。庶幾嘉惠後學。君由是
殫思十年。乃得卒業。今所傳爾雅正義是也。然君才尤
長於史。自其家傳鄉習。聞見迥異於人。及入館閣。肆窺
中秘。遂如海涵川匯。不可津涯。當辛卯之冬。余與同客
於朱先生安徽使院。時余方學古文辭於朱先生。苦無
藉手。君輒據前朝遺事。俾先生與余各試為傳記。以質
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繫年月。地理職官
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余論史。契
合隱微。余著文史通義。不無別識獨裁。不知者或相議
議。君每見余書。輒謂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間有乍聞
錯愕。俄轉為驚喜者。亦不一而足。以余所知解。視君之
學。不啻如稊米之在太倉。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稱
昌黎之嗜。殆有天性。不可解耶。方四庫徵書。遺籍秘冊
薈萃都下。學士侈於閱見之富。別為風氣。講求史學。非
馬端臨氏之所為整齊類比。即王伯厚氏之所為考逸
搜遺。是其研索之苦。巽績之勤。為功良不可少。然觀止
矣。至若前人所謂決斷去取。各自成家。無取方圓求備。



惟冀有當於春秋經世庶幾先王之志焉者則河漢矣。余嘗語君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君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於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君遂慨然自任始選諸書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尤為荒謬以東都雜錄王氏事略故也故先輯南都事略使前後條貫相具然後別出心裁更爲趙宋一代全書其標題不稱宋史而稱宋志亦見先師有微意焉然南都尚未卒業而宋志亦有草創告參差未定稿也諸家狀志但稱南都事略當屬傳聞未審貽選書親承其說於先師其實如此嘗據宋事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干條燕閒屢爲學者言之貽選謹按家藏殘稿中或尚有可訪識者知君筆削成書必有隨刊疏鑿之功蔚爲藝林鉅觀詎知竟坐才高嗜博官程私課分功因多晚年日月益促又體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閒遂致美志不就淹忽下世以數百年間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失散不可復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已故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某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爲損益無大殊異公未恆心屬君更正君出緒餘爲之覆審其書即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迴出諸家續鑑上也貽選謹按先師爲義例詳家君代畢公論續通鑑書與畢氏所刻僅就公徐氏增損之本迥異則邵氏尚有殘稿恐未全耳公旋薨於軍其家所刻續鑑乃賓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後家旋籍沒不可訪矣嗟乎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豈不重可惜哉貽選謹按先師所著

爾雅正義外尚有孟子述義梁正義韓詩內傳攷皇朝大臣說述錄輯軒日錄在館修輯則有薛氏舊五代君居家孝友與人忠信度諸家傳誌所已詳者余不贅也惟於予愛若弟兄前後二十餘年南北離合歷歷可溯得志未嘗不相慰悅至風塵潦倒疾病患難亦強半以君爲依附焉今君下世五年而余又衰病若此追念春明舊游意氣互相激發何其盛也而今安在哉悲夫。論曰乾隆癸卯之春余臥病京旅君載子其家延醫治之。余沉困中輒喜與君論學每至夜分君恐余憊余氣益壯也因與君論修宋史謂竣君書成後余更以意爲之略如後漢晉史之各自爲家聽決擇於後人君因詢予方略余謂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爲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君曰如子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參倍於君不至鴛博而失專家之體也貽選謹按先師深之議故於宋史主於約取博也爾雅正義既成自謂此書苦心不難博覽而難於別擇之中能割所愛耳乃外斯事所以難言余因請君立言宗旨君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閒不能無簞豆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余聞其言而聳然乾隆己酉庚戌之閒君以才學爲權要人所知稍誘進之君毅然弗屈故以是齟齬終身君不自恤也嗚呼著書之貴有宗旨豈漫然哉



族子廷楓曰：叔父嘗自謂生平蘊蓄，惟先師知之最深，亦自謂能知先師之深與世殊異者三。先師以博洽見稱，而不知其難在能守約。以經訓行世，不知其長乃在史裁。以漢詁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學。此傳特申明其意耳。凡傳例所應具者，此皆略而不載，蓋詳人之所略，則必略人之所詳。古人本有此法，非變例也。叔父所著通義中有知難篇，言古今知心之難，讀之使人流涕。若叔父與先師之知彼此，可不負矣。

貽選謹按：家君於辛卯冬與先師同客太平使院。家君言：次盛推先師從祖念魯先生所著思復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先師甚謙挹，疑家君爲先師故，不免過譽之也。家君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洪鐘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辨此？先師雖諾，未深然也。癸巳春正月初旬，家君訪先師於姚江里第，盤桓數日。先師謂家君曰：近憶子言，熟復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至今未經第二人道過，即道及亦無人信也。先念魯得此身後桓譚，無憾於九原矣。因屬家君校定其書，將重刻以行世，以原刻未盡善也。念魯先生郊庠附學，窮老海濱，聞見容有未盡，所述史事不無

一二疎舛，弊之後起名流如全氏祖望多排詆之。故先師以是爲屬。家君因言：全氏通籍館閣，入窺中秘，出交名公鉅卿，聞見自宜有進。然其爲文雖號大家，但與思復堂集不可同日語也。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復堂集辭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騁，不免漫衍尤長，不如思復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刺。至於數人共爲一事，全氏各爲其人傳，狀碑誌敘所共之事，複見疊出，至於再四，不知古人文集雖不如子書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視思復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於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計矣。至於聞見有所出入，要於大體無傷，古人不甚校也。王弼州之雄才博學，實過震川，而氣體不清，不能不折服於震川之正論。今全氏之才不能遠過弼州，而思復堂集高過震川數等，豈可輕相非詆？是全氏之過也。先師深契此論，故屢促家君校正其書。家君亦以有所慎重，因循久之。比先師下世家君急欲踐諾，而求索其書不得。蓋原板藏先師家，前此屢有印送，皆爲他人攫去，恃藏板易印也。乃近年屢索其書，竟不見報。今家君目廢不能校書，則此事已矣。家君老病中，深以此事爲恨，與先師宋史殘稿不得一窺涯略，以致傳中無所發明，均有無窮之慨也。

孝廉胡君墓誌銘 錢大昕

嶺以南才士予所識者三人欽州馮敏昌魚山順德張錦芳葑房及胡亦常同謙以詩經舉於鄉出吾友益都李南礪之門其來京師介南礪書訪予與之言詩文源流洞中癡結他日讀其所作詩超然獨往脫棄凡近之格既下第南礪與休寧戴東原同舟至富春江乃別舟中盡鈔東原所著書攜歸將刊之東粵抵家後手書報予欲登其志於經術予益發然異之無幾何葑房以書報同謙死矣且述其事狀乞予爲銘已而南礪書至復以爲言乃據其略書之同謙姓胡氏亦常其名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景輝之曾孫贈承德郎吏部主事炳之孫丙辰進士人處由由然不見戚否而抗志希古不欲爲一鄉一國之士方吏部捐館時同謙年尙少能自刻厲以殖其學事母何太安人孝有郭外田數十稜最其歲入悉以奉母晨夕甘旨無缺夫婦終歲厭粗糲自若嘗購書盈簾案值數鎰謀諸婦脫鉅質錢償之不敢私取田之所入其於詩妙悟天成不由師授能於南園諸公外自成一家魚山嘗謂人曰吾粵詩人曲江之後當推海雪繼海雪者其多浦乎多浦同謙所居因以自號者也同謙生于乾隆癸亥某月日以癸未三月廿四日卒年止三十有一其卒也以歸舟盛暑中鈔書多暇瓜果解渴得胃寒疾歸而登輿竟至不起死之日有四女而無男後數月妾遺腹舉一子名應科又明年五月母何太安人卒應科亦殤嗚呼同謙之目其不得瞑矣夫悲夫悲夫銘曰

榕之木才其大蔽牛蘭之猗猗秋風敗之多浦之原四尺墳兮恆幹久棄神明存兮

（續碑傳集）卷四七

郡庠生莊大久先生傳左前

先生姓莊氏諱有可字大久常州武進人郡庠生以季子說男貴封如其官先生幼沈粹內朗喜讀書無歧好父自昭先生遂於學先生格守庭訓而所進輒過所期迨長益取諸經傳精研義理參攷禮制句櫛字比求其異同損益之故使如軌轍之合浩然無滯於心然後核諸儒之書正其是非而自爲之說首撰周官指掌一書族祖侍郎發怙先生見之大加嗟賞自言諸經中春秋功力最著嘗語余曰頻年究心春秋讀二千餘遍精義日出近於字數得定歲差法爲論甚奇惜未究其說也先生淡於榮利世故無一切摠心惟抱遺經寢食與共當其疑精冥求耳目俱廢塊然不復知有形骸數十年如一兩游京師爲侍講孫公大學士劉公雲房兩先生所知延校中祕考核精審并簽原書沿流傳習之盛若千條見者服其精博先生竊以爲學問中粗迹也先生氣穆以愉不立崖岸不厭否人見客無親疏貴賤不爲容無寒暄語雅不喜接貴游授讀京師凡十年公卿之門無先生一刺與余交最篤余至京嘗寓宣武門外某子巷之萬順客寓先生館於內城東北之方輦廠相去七餘里聞余至三五日必步就寓宿同牀抵足傾吐所懷每至連曉時客享鄰同志學共游處者張皋文惲子居與余數人而已嘉慶辛酉壬戌陽余幸合肥邀先生修邑志兩年中先生與余數人而己嘉慶成進士官庶常每報至同人拊膺爲先生賀先生夷然若忘容止無易人咸服其度或議其矯而不知先生曾不緣此爲輕重也先生功力猛進中年精氣遂耗心灼灼如焚每黃連嚙之餐則令淘鹽腐後更患便血余苦口進規越數日笑謂余曰感子言切獨坐自休覺手足目全無頓置處奈何歲迎養於南召署得家人子孫之樂稍覺意適然晨夕一編卒未嘗廢其姑丈錢伯坻魯思書楹榜贈之曰善書成一代作者求志將終身隱焉蓋實錄也道光二年九月舊疾發委頓旬日卒年七十有四所著有春秋注解十六卷春秋地義十五卷春秋物類義六卷春秋字義本四卷春秋小學一卷春秋地義十五卷春秋物類義六卷二卷春秋人名攷二卷周易集說七卷周易條析六卷周易卦序數毛詩周易異文一卷毛詩說五卷毛詩說上下四卷毛詩字義五卷毛詩異文一卷毛詩序說一卷毛詩異聞二卷尚書今文集注六卷尚書序說二卷周官集說十二卷周官指掌四卷儀禮喪服經傳分釋圖表二卷禮記集說四十九卷攷工記集說一卷各經傳記小學十四卷傳記不載說文餘字三卷

（續碑傳集）卷七二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七

王念孫

封光祿大夫原任直隸永定河道王公事略狀後士芬春秋試皆出高郵王大宗伯門習知尊甫石驥公學行經濟王履春旋京公甫卒觀行狀益悉爰制其凡以備史館采輯謹按公諱念孫字慎祖家宰文肅公子也四歲讀尚書百數十行俄頃成誦八歲能制義十歲而十三經畢休甯戴東原吉士精三禮六書九數聲音訓詁從之遊遂力爲稽古之學十四丁父憂服闋爲學官弟子乙酉高宗純皇帝南巡獻頌冊賜舉人益敦古學乙未提南宮改庶吉士大興朱筠河學士風格嚴峻後進謁之不答獨躬詣公曰是當代通儒正士也散館改工部都水司主事公故精熟水經注禹貢維指河防一覽諸書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時纂修河源紀略中有辨誤一門公所撰也南河攔黃壩工題銷不實白長官入奏命福郡王往勘遂削減如例洊升吏科掌印給事中仁宗睿皇帝親政勅大學士和坤贖貨權上覽疏稱善即日明罰勅法政府肅清天下比之鳳鳴朝陽巡淮安濟甯漕汰陋規吏治民瘼悉以聞上皆納之授直隸永定河道辛酉大水南北岸漫溢視職遠問上念災由雨水仍令工次效力次年督河開高家口漫工會永定河工竣予六品服擬永定河道又明年加主事銜令周歷通省凡涉水利悉紀載公遂履歷舉章程其略曰直隸大川有五曰南運河北運河永定河大清河三河必先合南北兩運河而後入海河欲治直隸水先治兩運河之減河減河治則入海之路分永定大清子牙三河得暢無入海河而東注此治水所以必先下游也南北兩運河既治則次及子牙河當培修格淀隄再將子牙故道挑通仍由紅橋入運子牙之在大城境者向分正支二河後大溜全歸支河而正河遂淤今當疏濬正河使兩河分流其在獻縣者當濬完固口一帶而於完固口建減水石壩二座分水入減水河以殺盛漲子牙河既治次及大清河此河以東西兩淀爲蓄泄當開趙北口橋下各河導西淀諸水由毛兒灣入玉帶河又開雄

縣之黑河以分白溝入淀之勢又開盧僧河以分白溝上游之勢此西淀諸水之當治者也東淀之寧河當使寬深與玉帶河分流以緩盛漲又玉帶河自苑家口以東分南北中三股實爲東淀之腹尤需深濬使周通貫注其自楊芳港至三河頭應一律開挑以暢尾閘此東淀諸水之當治者也兩淀南岸千里長隄一律培厚以資捍禦如此則大清一河首尾全治矣至永定一河挾山西直隸眾山之水建瓴而下過盧溝則地勢漸平沙亦漸停及下游則沙無出路而淤塞惟有增培岸隄或添建壩工再於上游高處添減水壩亦補偏救弊方也格淀隄修復則子牙大清二河尾閘皆得暢泄是格淀一隄實爲三河之關鍵也總之南北運河之減河既導則入海之路寬格淀隄既復則清濁各不相干而子牙大清永定三河咸得暢流入運五河治則全省河道已得其大綱云云時河南衡家橋河溢命隨尙書費淳往勘並令專辦臺莊一帶

上知公明哲河事論挑濬要害悉如公議尋授山東運河道運河弊數在冬挑收工以銅尺量過泥水輒深入驗一尺實纔數寸公製梅花棧以木筏橫列淺深立辨河工歲修外每指地報修爲自便地名另案工程公至除之居六年省帑數十萬潛牛頭湖以廣微山湖蓄水來源禁占種阻撓者增高臨清閘內兩岸爲蓄汶地遇衛河漲即閉閘蓄水使汶高於衛然後開放刷沙以除捫口之患至今賴之揭濟甯州牧食墨罷其職又二年巡視東漕御史趙佩湘劾前巡漕貪縱奉旨傳問公以爲實據方某恐揭取財多徇之者公堅飭所屬拒絕後饋者皆獲咎而運河道屬官獨免復爲永定河道會東河督陳鳳翔請啟蘇家關引黃濟運而山東巡撫吉綸則請濬秦林閘以南潁湖運河上召公決之乃依鳳翔疏明年永定河異漲漫溢以六品休致就養京邸日以著述自娛道光五年重與鹿鳴宴賜四品銜十二年卒於京年八十有九公性方正無依違居官事上侃侃遇屬官獎飭不少假借禮節疏則弗之責河工題銷往往準駁參半公所詳無可駁性儉約配吳夫人早卒數十年塊然獨居生平專守經訓自壯年好古精審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詞之韻剖析精微分韻亭林古韻十部爲二十一部而於支脂之三部分辨之尤力海內惟金壇段氏與之合而分至祭盜緝四部則又段氏所



未及官御史時、注釋廣雅、日以三字爲率、十年而成、書名曰廣雅疏證、學者比諸鄭道元注水經、注優於經云、罷官後校正淮南子內篇、戰國策、史記、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書、及舊所注漢書、墨子、附以漢隸拾遺、凡十種、八十二卷、名曰讀書雜誌、吾師承庭訓、舊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行世、海內宗之。

（續碑傳集）卷七十二

王石臞先生傳

高郵王氏以經學世其家、其最著者爲石臞先生、近從蕭戶部對廷得先生行狀、爲之傳曰、先生諱念孫、字懷祖、號石臞、先世居蘇州、明初遷高郵、高祖開運、高郵州學生員、治尚書、有聲、曾祖式耜、副榜貢生、博通五經、性方正、貧而好行其德、不樂仕進、以所學授弟子、卒老於家、祖曾祿、選拔貢生、湛深理學、從游者甚眾、父安國、雍正二年會元、

殿試第一甲第二名、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官至吏部尚書、

賜諡文肅、崇祀鄉賢祠、

國史有傳、文肅元配車太夫人、繼配徐太夫人、皆生子而殤、再繼配徐太夫人、乃生先生、先是、贈尚書公年逾七十、望孫甚切、豫爲之名曰念孫、謂文肅曰、生孫則以是名之、及贈尚

書公沒、而先生始於乾隆九年三月十三日生、文肅悲喜交集、曰、天佑吾父而予之孫、其將紹吾父之業乎、遂如遺命以名之、先生甫三齡、卽失所恃、時文肅在籍、服闋、拜禮部尚書之

命、攜先生入都、先生聰敏異常、見在襁褓中、已識二十餘字、人皆謂有夙慧、四歲讀尚書、矢口成誦、文肅口授之、讀無慮百數十行、俄頃便已爛熟、都下有神童之目、迨七歲、文肅治獄於

陪都、慮京邸無人調護、乃攜之東行、與文肅偕出使之某公、夜作奏稿、援據經傳、恐有錯誤、則詢之先生、先生時方睡熟、應聲誦之、無一字謬、相與驚歎、以爲異才、八歲能屬文、學爲制義、操觚卽作全篇、十歲而十三經誦畢、旁及史鑑、流觀往事、感慨激昂、嘗擬作秦檜傳、斷制森嚴、章法完密、文肅覽而嘉之、由是期望益厚、勵之以忠信、示之以勿欺、故先生之持躬正直、得於庭訓者甚早、休甯戴東原、當代碩儒、精於三禮、六書、九數、聲音、訓詁之學、文肅延之授經、而先生稽古之學、實基於此、十四歲而文肅公薨、先生哀毀骨立、扶柩旋里、受業於翰林侍講夏鳴門、先生篤志爲學、少年而有老成之風、



爲文根柢深厚、理法精熟、雖老師宿儒弗能過也。服闋、應童子試、州試第二、府院試皆第一。學使劉文清公歎賞先生文、以爲軼羣之彥。過揚州、見盧雅雨都轉、詢家世、則大喜曰、文肅公有子矣。歲在乙酉、年二十二、恭逢

高宗純皇帝巡幸江南、先生以大臣之子迎

鑾獻頌冊、蒙

恩賜舉人。居鄉則與李愔、賈田晨夕過從、又與江都汪中寶、應劉台拱、興化任大椿、歙程瑤田書札往還、以樸學相勵。詩宗漢魏六朝、摹擬逼真。經訓則發明叔重、究其間奧。大興翁覃溪先生贈楹帖云、識過鉉錯兩徐而上、學居後先二鄭之間。蓋道其實也。歲在乙未、年三十三、成進士、改庶吉士。大興朱笥河學士品隆望重、凡新科後進投刺者皆不答拜、獨於先生往謁、躬自答之曰、是當代通儒正士、不可以後進視之也。旣而乞假旋里、以著述爲事、謝絕人事、獨居湖濱精舍、窮搜博採者四載、年三十七、入都。次年散館、

欽命賦題爲日處君而盈度賦、同考者多不知所出、先生依衛恒四體書勢本指爲之、且以告於同考者、同考者歸檢晉書、乃信、咸以是服先生之多聞且直諒也。先生考列一等五

名、以部屬用、簽掣工部、治事於都水司、則河工估銷總匯之所也。先生素精熟於水經注、禹貢錐指、河防一覽諸書、至是益講明治水之道、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漣浦蔡文恭見而題之、時奉

旨纂河源紀畧、先生爲纂修官。議者或誤指河源所出之山、先生力辯其謬、議乃定。紀畧中辨謬一門、先生所撰也。南河有攔黃壩工題銷、本因原估浮多、加入疊陷重修、以符原估銀數。先生主稿議駁、曰長官入奏、

命工部尙書福康安往勘、先生隨往、遂刪減如例。其遇事明辨類如是。性嚴正、不受請託、書吏偶有弊混、必燭察之、杜絕之、弊竇以空。而於部中美差、如琉璃窯、寶源局之類、絕不干求長官、保送則力辭。少司空德曉峯先生最重先生節操、經濟以方闊大司空循琦、謂有過之無不及也。年四十一、補虞衡司主事。明年、擢營膳司員外郎、保送御史、奉

旨記名。又明年、擢製造庫郎中。又明年、從德少司空勘浙江海塘工。年四十五、補陝西道監察御史。明年、轉掌山西道監察御史、尋轉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京畿道事煩任重、京察之年無不列一等者。先生獨力辭不與。年四十九、歷俸已滿四

年。例當保送知府。先生呈稱不勝外任。願供京職。恬退有古人風。明年擢吏科給事中。又四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其間巡視東城、南城、中城者一年。管理街道者一年。皆秉公持正。酌理準情。克稱厥職。每遇秋審。必詳閱招冊。至再至三。四川有囚已議緩決矣。察其犯事之年。尚在幼稚。乃以可矜。簽商而部議從之。嘉慶四年正月。

高宗純皇帝升遐。先生隨班齊集。深感累世蒙

恩。朝夕哀慟。退而密草奏疏。劾大學士和珅。贖貨攬權。

仁宗睿皇帝覽奏稱善。奉

旨。明罰勅法。政府肅清。天下翕然稱之比之朝陽鳴鳳云。是年三月。巡視淮安漕務。九月。又巡視濟甯漕務。於巡漕陋規。盡行裁汰。道路所經。凡吏治優劣。民間疾苦。無不悉心陳奏。仰荷

聽納。次第施行。十二月。擢直隸永定河道。備料稽工。核實經理。浮冒之弊以除。河兵餉銀則躬蒞堂皇驗而授之。刻扣之風亦絕。防汛到工極早。巡察極勤。是歲水至一丈五尺。晝夜防護。得報安瀾。又明年五月以後。霖雨匝月。晝夜不休。水長至二丈有餘。越隄而過。南北岸同時漫溢。奉

旨。革職逮問。尋以雨水過多。河流異漲。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到。王念孫等照尋常年分祇注意。西岸土工。未能慮及。衝決東岸石工。倘非有心玩誤。奉

旨。加恩。發往永定河工次。交熊枚分派工段。令其自備資斧。上緊堵築挑淤。認真出力辦理。不但免其前罪。工竣尚可酌量加恩。又明年三月。督辦河間高家口漫工。五月。以永定河大工告竣。

賞給六品頂戴。仍留工次。隨同防汛。九月。奉

旨。暫署永定河道。又明年四月。

賞給主事銜。留於直隸。令其周歷通省。遇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俟一二年後。交直隸總督彙奏辦理。先生遂上顏制軍書。臚舉畿輔水利章程。其畧曰。直隸大河有五。曰南運。曰北運。曰永定。曰大清。曰滹沱。大清河下游曰淀。滹沱河下游曰子牙。永定、大清、子牙三河。必先合南北兩運而後入海。當伏秋之交。五河泛漲。畢注三岔一口。而海潮抵牾。洄漩不下。上游隄岸。田廬盡受其害。欲治直隸之水。必先治南北兩運之滅河。滅河治。則入海之路分。而海河之受水較少。受水較少。則易於消納。而永定、大清、子牙三河。乃得暢然入海。河



而東注。此治水之所以必先下游也。北運兩減河、南運兩減河及南運在山東境內兩減河皆不無淤塞，宜大加疏濬，使暢流入海。此六減河既已疏濬，則南北兩運河不專恃海河爲出路，入海之口自寬。南北兩運既治，則次及子牙，當急爲修補格淀隄殘缺卑薄之處，自當城以下築令堅實，不設涵洞，以復其舊。再將子牙故道挑挖深通，仍由紅橋入運，則來溜通行，沙不旁散，自無壅塞之患。其子牙之在大城境者，向分正支二河，嗣大溜全歸支河，正河遂淤。今當疏濬正河，使之分流，以殺盛漲。其在獻縣者，當疏濬完固口一帶，建減水石壩二，使分入減水河，以殺盛漲。則子牙下游暢行，上游分泄，或疏或築，自無潰決之虞。子牙既治，則次及大清。大清以東西兩淀爲停蓄宣泄之地，當開通趙北口橋下各河，導西淀諸水由毛兒灣入玉帶河，又開通雄縣之窩河，以分白溝入淀之勢。又開通盧僧河，以分白溝上游之勢。此西淀諸水之當治者也。東淀中亭河宜疏濬寬深，俾與玉帶分流，以緩盛漲。又玉帶自苑家口以東分南北中三股爲東淀之腹，尤需挑濬寬深，使周通貫注，以資暢達。其自楊芳港至三河頭均應一律開通，以暢尾閘。此東淀諸水之當治者也。兩淀南

岸千里長隄，處處殘缺，應一律加高培厚，以資捍禦。如此，則大清一河首尾全治矣。至永定一河，挾山西直隸眾山之水，建飯而下，一過蘆溝，地勢漸平，水流漸緩，沙亦漸停。及至下游，沙無出路，日漸淤塞。惟有將兩岸隄工增卑培薄，或添建埽工，再於上游高處添減水壩，以分盛漲，亦爲補偏救弊之方。格淀隄既已修復，則子牙、大清兩不相混，而永定、大清二河尾閘皆暢泄，抑亦不無小補。是格淀一隄，實三河之關鍵也。總之，南北運之減河既經疏導，則入海之路寬。格淀隄既復，則清濁判然。而子牙、大清、永定三河咸得暢流而入運。五河既治，全省河道已得大綱。其餘眾河應由各道府廳州縣逐一查明，分別奏辦。雖一勞難言，永逸而除害，即以興利，實於河道民生大有裨益云云。六月，制軍據以入告。命侯秋汎後帶同熟諳河工之員詳悉履勘奏聞。先生由是周行畿輔，相度機宜。九月，河南衛家樓河水漫溢，上以運道阻滯爲憂。命隨尚書費淳前赴山東臨清一帶查勘。十月，又命同費淳、鐵保籌辦回空糧船，並着馳赴臺莊一帶幫同查辦。嗣復

命吉綸回淮安任所料理漕務專

命王念孫履勘楊家莊、臺莊運河。嗣查得迤南運河除應挑之汶上等汛及滕汛之十字河仍照例興挑外其鉅嘉汛河道停淤處所及挺出淤嘴必須大加挑挖。又微山湖之上游沛汛河彭口閘以下及峰汛入閘河道均應比往年再挑深通。又滕汛東岸修永開泉河一道須展挑寬濶以引泉流奏入

報可。十二月以主事銜署理山東運河道。明年三月奉

旨給予四品頂戴實授山東運河道。運河冬挑易於舞弊前者收工以銅尺量之一遇泥淖無不深入驗一尺實幾數寸。先生改造梅花樁以木篾橫列深淺立辨屬吏莫能掩飾河員積習每於歲修之外動稱某處工程損壞請帑興修以爲自便之地名曰另案工程。先生嚴禁冒濫非實有損壞不得報修。計在任六年節省帑項至數十萬。又三年以微山湖蓄水無多因上游牛頭河淤塞所致力白河帥奏挑牛頭河復以微山湖紳民占種湖灘阻撓挑河之舉奏請禁止疏入如所議行。又以臨清閘兩岸勢卑水易旁泄請加高兩岸以爲蓄水之地每遇衛河盛漲卽閉閘蓄水使汶高於衛然後開

放刷沙以除捫口之患至今賴之。濟甯州牧某加等索取陋規民幾罷市先生出示安撫揭報上游視某牧職民困以蘇又二年巡視東漕趙御史佩湘彈前任巡漕貪縱狀奉

旨傳問以爲實據先是巡漕某恐喝取財官吏多應其求先生堅飭所屬拒之後饋送者皆獲咎而運河道屬官獨免人以此服先生之有先見。六月偕趙侍御按治平原民控告縣令監斃無辜獄傳集兩造研訊悉得其情案未結調補直隸永定河道沛上商民出郊遠餞焚香酌酒數十里中肩相錯踵相接也十一月以運河道任內卓異引

見越二日

召對垂詢河務情形甚悉甫旋署會東河總督奏請啟放蘇家山閘引黃入湖以利漕運而山東巡撫則奏請挑濬棗林閘以南濱湖運河

上以念孫曾任運河道情形熟悉乃

召入都決其是非先生謹對曰東省運河全賴湖水瀦蓄充盈近年湖水短絀前曾請挑挖牛頭河而牛頭河上游卽趙王河乾隆五十二年興挑之後微山湖水卽長至一丈二尺有餘前亦曾請河撫兩院估挑因工長費重中止若爲運河

久遠計、總以挑趙王河爲正辦、但必認真挑挖深通、方爲有濟。今微山湖水祇餘六尺八寸、來年重運、實不敷挹注。而趙王河工段綿長、一時不能挑成、欲爲暫時權宜之計、舍開放蘇家山開別無辦法。引黃入湖、不能不稍有淤墊、原非良策、但行之暫時、尙無大害。緣蘇家山開口僅寬四丈、又係石底、開放易有節制。且黃水出關後、先向東流入水線河、築壩攔向北流、再西北、乃毛村河、入微山湖。冬令水行不能甚暢、且沿河紆折、至入湖時挾沙不多、湖底亦不至大淤。一俟湖水敷用、卽將蘇家山開口堵閉。此策尙可權宜辦理。至挑深運河一節、微山湖界址雖在東省、其所蓄之水、東省惟八閘、百餘里內資其灌注。江境則邵、宿一帶全賴此水下注。年來邵、宿運河淺阻、若將山東運河挑深、邵、宿以下全行高仰、於東省運道無甚裨益、而江境必致淺阻益甚。況湖水來源短絀、卽將運河挑深、水勢亦不能增長云云。樞臣以之入告、奉上諭、王念孫所言皆是。遂依河臣權宜辦理、並挑濬趙王河、爲久遠計、而寢撫臣之議。明年永定河水異漲、復至二丈有餘、人力難施、南北岸同時漫溢。先生立卽具疏自請治罪。尋奉

旨以六品休致。時先生年已六十有七矣。先生長公子引之、方自河南學政差旋、乃迎養先生於京邸。謂長公子曰、桑榆暮景、得以優游宴息、皆

朝廷之賜也。自願生平讀書最樂、乃以著述自娛、取所校淮南子內篇、重加校正、博考諸書、以訂舛訛。由是校戰國策、史記、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書及舊所校漢書、墨子、埤以漢隸拾遺、凡十種、八十二卷、名曰讀書雜誌。先生年七十二、長公子以大理寺卿視學山左、迎養先生於學署。濟南山水、先生願而樂之、暇則討論經籍、以怡悅性情。越二年、長公子差旋、先生同至京邸、修學著書、忘食忘憂如故也。嘉慶二十五年七月、

仁宗睿皇帝升遐、先生於寓所成服、哀號不已。後每憶

知遇之恩、輒嗚咽流涕。道光五年、先生年八十二、是年鄉試、

距先生蒙

恩賜舉人之年已周甲矣、例當重與鹿鳴宴。八月、順天府奏

聞、

賞給四品職銜、先生賦紀

恩詩六章。越二年、長公子充



武英殿總裁奉

旨重刊康熙字典、撰字典考證十二冊進呈

御覽、皆仰承先生指示。十一年夏、猶自撰墨子志序、且手書之。冬、讀書雜誌付梓甫畢、先生猶手書逸周書以下卷帙、先後命依此爲次、遂成絕筆。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先生薨於京邸、享年八十有九。以長公子引之官禮部尙書。

晉封光祿大夫、配吳氏。

晉封一品夫人。子二次敬之。

贈封承德郎、孫七人、壽昌、彥和、壽同皆仕於

朝。壽山、壽祺、葆和、曾孫八人。先生性方正、又最寬恕、表裏如一、不作世故周旋。人有一善可錄、一長可取者、稱道不置。朋友如有所患苦、輒憂不能釋、竭力周卹之。尤篤於一本之誼、分田宅與從弟承祖、且贈以穀。承祖夫婦相繼沒、養其遺孤於家、爲之婚嫁。凡在五服以內、貧者皆有所資助。生平於學問之交終始不渝、久而彌篤。同志之士以著述就正者、皆直言無隱。其遺書或有疵類、必爲去之。自壯年好古、精審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辭之韻、剖晰精微、分韻亭林古韻十部爲二十一部、而於支脂之三部之分

辨之尤力、以爲界限莫嚴於此。海內唯段茂堂與先生暗合、其他皆見不及此。而分至祭姦、緝四部、則又段氏之所未及。嘗宗說文之字、而黜俗體、爲六書正俗一書。旣而識解益超、自謂所見猶淺、乃棄其稿。及官御史時、治事之餘、必註釋廣雅、日以三字爲率、寒暑間、十年而成書、凡二十二卷、名曰廣雅疏證。學者比諸鄭氏之註水經、注優於經、云疏證校訂甚精、援引甚確、斷制甚明。更善以古音求古義、而旁推交通、開先儒之闕與、作後學之津梁、爲自來訓詁家所未有。段先生爲之序、復作方言疏證補一卷、精核過人。晚年猶以精力衰積、不能卒業爲憾。至於講明經義、多發前人所未發、不取鑿空之談、亦不爲株守之見、惟其平允而已。伯申尙書所刊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皆秉通庭之訓、以成書者。阮文達公深重先生訓詁之學、以爲出惠定宇、戴東原兩先生上、遂以廣雅疏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及史記、漢書雜誌內旁通經訓者采入。

皇清經解、以廣其傳。先生又長於校讎、三任河道、簿書之暇、手不釋卷。迨就養京邸、年臻耄耋、猶目覽手記、孜孜不已。嘗笑而言曰、人生各有樂分、余獨著述以爲常。其篤信好學也。



如是。先生識高學正，遵守經訓，不爲二氏所惑，舉俗人之所禱福祥，通人之崇尙虛無，皆鄙棄而有所弗屑。常服膺於唐傅奕、韓愈、崇儒闢佛，以爲有識者定當如是。又稱述湯文正之請毀五通神象，先文肅之駁立龍神廟，大其事，誦其詞，以爲此詩之求福不同，論語之知者不惑也。故凡祀典所無者，皆不謁其廟。居官事上，侃侃不阿，直道而行，毫無迎合。每請見，公事外語不及私。初見時，上官或怪其冷落，後乃坦然相信。上官某與先生志趣不合，及某公被嚴譴，平日阿諛者皆白眼若不相識。先生獨周卹其孥，不以今昔異致。某公感甚，且自悔其不知人也。屬僚公事治者獎勵之，少有牽混則加以訓斥，而禮節偶疎，則弗與較。薦舉與否，皆視其治事之優劣，人無敢干請者。河工題銷到部，往往準駁參半，獨先生申詳者與例悉符，無可駁詰。人以是服其清且慎也。更歷彌多，志守彌峻。嘗誦左傳足欲亡無日矣之語，以自警。故廉正之操，久而弗懈。教二子以敦品讀書，謹身節用爲要。尙書年十歲時，先生以朱子童蒙須知命手錄置案頭省覽，暇則講解朱子小學，佐以呂新吾小兒語，俾知寡過之方。年過二十有五，先生又示以爾雅、方言、說文，俾由此以通經訓。至於古近

體詩、古文、時藝，亦必使取法乎上，一切苟簡之學弗令寓目。官編修時，先生訓之曰：文學之臣，積學宜勤，持躬宜慎，當以汝大父爲法，庶幾有所遵循。其後四任典試，先生又訓之以國家掄才大典，當詳慎拔取真才，至於三品以上不收規禮，又當恪遵。

諭旨而行，以端節操。兩任學政，先生又訓之以培養人材，整飭士習及關防幕友、家丁以稱職守。歲在丁丑，奉

命按福建，李藩司自縊獄，先生又訓之以廉潔自持，公平斷鞫，毋稍瞻徇，以負委任。至海升卿貳，擢任正卿，先生又訓之曰：汝大父立

朝忠清亮，直汝必秉公持正，以繼前徽。教次公子敬之曰：古體詩當以漢魏六朝爲宗，下逮有唐諸大家，以正所趨。近體則唐稱極盛，而中晚氣格漸頹，已無足法。有宋以後，古近體皆可涉獵，當知其佳處得力於唐人，而新其聲壘，不可轉襲宋人之貌。世徒嗤明代七子規仿盛唐爲優孟衣冠，而不知去唐學宋，又出七子之下。至古體用韻，當依唐韻部分，毋若填詞家信筆出入也。取童僕賈嚴並用，峻厲中寓體卹之意。性喜儉約，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屬，祇取給用，不求美麗。先

生官主事時服一嵌石帶版。其後貴顯數十年未嘗易之。他皆類此。自乾隆庚子入都。以至就養京邸。恆塊然獨居。不蓄妾媵。酒食游戲無所徵逐。澹然安之。弗厭岑寂也。東河河帥某過先生署。見其廳事樸陋。寢室中唯古書數卷。乃歎服不已云。嗣於道光十九年崇祀山東名宦祠。二十三年崇祀鄉賢祠。

方濬頤曰。伯申尚書諡文簡。爲徐辛庵師之師。濬頤實再傳弟子。而哲嗣子蘭世丈與濬頤又有齊年之誼。咸豐二年。以漢黃德道遭粵匪之變殉難。武昌。其子恩晉及書吏練勇家丁三十二人同死之事聞奉

旨加一等賜卹

子謹忠介。於本籍建立忠孝專祠。而忠介之女守貞不字。光緒初元。嚙血書上十頌。臣中丞求建祠於揚州。忠介秉先生之教。捐軀報

國。足爲同諧光。而其子若女一孝一貞。附之不朽。予爲先生作傳。因連類記之。忠介父子

國史有傳。他日湖上祠成。尙思爲之磨礪。以闡幽光也。

方濬頤撰 《二知軒文存》卷二九

王石臚先生墓誌銘 阮元

公諱念孫。字懷祖。號石臚。先世居蘇州。明初遷高郵州。高祖開運州學生治尙書有聲。曾祖式相。副貢生。貢而行德。以經授弟子。祖曾祿。拔貢生。深于理學。父諱安國。雍正甲辰科會元。第一甲二名及第。官至吏部尙書。諡文肅。國史有傳。公生四歲。卽能讀尙書。六七歲。文肅公口授諸經。皆成誦。都下有神童之目。八歲。屬文。十歲。讀十三經。學旁涉史鑑。偶作史論。斷制有識。由是文肅教之以忠恕勿欺。正直持身之道。是公之學行早立於文肅公時。戴東原先生當代碩儒也。文肅延爲公師。十四歲。文肅歿。公扶柩歸里。童年老成。學與行宿儒不逮也。服闋。補州學生員。高宗純皇帝巡幸江南。公以大臣子迎鑾獻文冊。蒙恩賜舉人。乙未會試中式。改翰林院庶吉士。既而乞假旋里。謝絕人事。居湖濱。力學四載。年三十七。入都。散館。改工部主事。主都水司事。遂精心於治河之道。由今河而上溯歷代治河諸書。古今利弊無不通究。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年四十。補主事。陞營繕司員外郎。製造庫郎中。年四十五。補陝西道御史。明年擢吏科給事中。又四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在都前後十餘年。凡錢局諸差及京察外任。皆力辭。俸滿保送知府。自呈不勝外任。論者嘉異之。嘉慶四年。仁宗睿皇帝親政之始。公具疏劾宰輔某。是時不乏彈章。惟公疏援據經義。最爲得體。是以特蒙嘉納。疏中正論。至今人猶誦之。是年三月。命巡淮安。漕九月。又巡濟寧。漕。盡裁陋規。道路所經。吏治民生皆奏之。蒙聽納施行。十二月。授直隸永定河道。積弊一清。六年夏。大雨。彌月。水漲二丈。高出於隄。南北岸同時溢。奉旨革職。逮問。尋奉



諭水漫過廉溝橋面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到王念孫加恩發河工出力不但免其前罪尚可酌量加恩七年奉旨督辦河開漫工秋賞六品頂戴暫署永定河道八年奉諭王念孫於水利講求有素著加恩賞主事銜留于直隸令其周歷通省遇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俟一二年後交直隸總督彙奏辦理公乃上總督顏檢書請學畿輔水利章程顏公據以奏是年九月河南衛家樓河決奉旨隨尚書費淳查看且籌新漕奉諭王念孫于河務情形熟習著即馳赴臺莊隨同吉綸辦理旋奉旨署山東運河道九年奉旨給四品頂戴實授運河道在任數年查工剔弊節帑數十萬十五年調直隸永定河道召見詢河務甚悉甫旋任東河帥請啓蘇家山開引黃入微山湖以利漕運召入都決其是非公對引黃入湖不能不少淤原非良策但暫行無礙並陳運河情形皆詔行之是年永定河水復異漲如六年之溢公自請治罪奉旨以六品休致年六十有七矣道光五年八十二歲奉上諭王念孫年登耄耋夙著勞績著加恩賞給四品職銜准其重赴鹿鳴以光盛典十二年正月公子引之官禮部尚書以公病奏給假蒙賞假召見垂問明年九十歲且諭以服人養之方善爲調養越數日病重諭引之等曰吾受三朝厚恩未能報稱汝必盡心竭力以報主知且諭諸孫曾服官讀書以繼世德遺命畢而卒學者稱石隱先生元于先生爲鄉後學乾隆丙午入京謁先生先生之學精微廣博語元元略能知其意先生遂樂以爲教元之稍知聲音文字訓詁者得于先生也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而餘姚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金

壇段進士王裁爲說文注先生遂不再爲之綜其經學納入廣雅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本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于爾雅說文之外似乎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此乃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張揖所未及知者而亦爲惠氏定宇戴氏東原所未及古音自顧氏江氏戴氏皆有考正金壇段氏分十七部爲益精段氏之分支之脂爲三部也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昔亦同見及此因段書先出遂輟作然先生所分者乃二十一部東一蒸二侵三談四陽五耕六眞七諄八元九歌十支十一至十二脂十三祭十四盍十五緝十六之十七魚十八侯十九幽二十宵二十一案之羣經楚辭斬然不紊其分至祭盍緝爲四部也則更顧段諸家之所未及陸法言所未析者先生又長于校讎凡經子史書晉唐宋以來古義之晦誤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著讀書雜誌八十二卷分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書拾遺凡十種一字之證博及萬卷折心解頤他人百思不能到子引之撰經義述聞亦多先生過庭之訓故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先生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請託自少至老澹然以著述自娛處世接物善善惡惡皆出於誠喜怒必形於色人有一善一長道之不已生平學問之友久而不渝早年居鄉與李君惇賈君田祖汪君中劉君台拱程君瑤田以古學相示極一時之盛教子幼以朱子小學諸書長以經義嘉慶己未科元副朱文正公爲會試總裁引之中式以五策拔其萃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編修道光八年引之官至工部尚書階光祿大夫封

公官階如之。公配吳氏。贈翰林編修鉉之女。孝慈勳儉。相天教子。勲中禮法。贈一品夫人。次子敬之。州學增生。孫八人。壽昌蔭生。官戶部郎中。彥和。廣西鬱林直隸知州。壽鳳。早歿。壽同。拔貢生。皆引之生。壽山。候選從九品。壽祺。學附生。葆和。葆定。皆敬之生。引之。敬之以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庚子日奉公柩葬於六合縣東北鄉東原王廟側之南原。癸山丁向。請儀徵阮元爲誌銘。先生之貌如石之剛。先生經濟優於河渠。河患未已。乃阻厥議。天逸先生。使著其書。先生學行。漢之醇儒。忠恕直誠。不飾不誣。古學古訓。確證精疏。學深許鄭。音邁劉徐。萬卷皆破。一言不虛。續傳儒林。先生首歟。今歲在辰。歸葬於吳。佳城旣築。積善慶餘。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八

汪中

汪容甫先生行狀

先生名中，字容甫，揚州府江都縣人。少孤好學，貧不能購書，助書買書於市，因遍讀經史百家，過目成誦。年二十，應提學使試，試射雁賦第一，補附學生。詩古文詞日益進，僕微鹽樓院於火，焚死無算。先生爲哀鹽船文，杭編修世駿序之，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由是名大顯，當世通儒如鄭質、善虎、文、朱學士筠、盧學士文弼、王侍郎昶，見先生所撰，咸歎賞以爲奇才。年二十九，始顯治經術，與家大人及李進士成裕、劉教諭台拱共討論之。其後謝侍郎塘提學江左，特取先生爲拔貢生，每試別爲一榜，列名諸生前。侍郎嘗謂人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若以學，則予於容甫當北面矣。」其見重如此。朱文正公提學浙江，先生往謁，答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言，博綜古今，天下奇文字也。畢尚書沅總督湖廣，招來文學之士，先生往就之，爲撰黃鶴樓銘，敘程孝廉方正瑤田書石，嘉定錢通判站篆額。時人以爲三絕。先生於六經、子史以及詞章、金石之學，罔不綜覽，乃博攷三代禮經，至於文字訓詁、名物象數，益以論議之文，爲述學內外篇，議超卓，論者謂唐以下所未有。嘗著春秋述義，以明左氏春秋未成而歿，爲文根柢經史，陶冶漢魏，不襲歐曾、王、蘇之派，而取則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性質直，不飾容止。疾當時所爲陰陽拘忌，釋老神怪之說，斥之不遺餘力。而遇一行之美，一文一詩之善，則稱之不置。事母以孝聞，貧無菽水，則賣文。

以養，左右服勞，不辭煩辱。居喪哀戚過人，其於知友故舊，歿後寥落，存問之有加於生前。蓋其性之篤厚然也。年五十一卒於杭州西湖之上。先生家大人之所推服也。其學其行，趨庭之日，竊聞其梗概久矣。而先生於余所說，尙書訓詁極獎厲以爲可傳，讀父書則又有知己之感焉。雖不能文，竊願揚榘而陳之，以告後之君子。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六月己未，高郵王引之謹狀。

王引之撰 《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一八

清故拔貢生 勅贈內閣撰文中書 誥贈戶部貢

外郎汪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中，字容甫，揚州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學殖行修，尤善祿術。先生七歲而孤，母鄒太宜人，緝屨以食，更百苦以養。其後稍長，游書肆，編閱經史百家，過目成誦。年二十，補附學生，賣文為養，左右服勞，心毋九流，口敷萬卷，鉅疏俗學，疏淪古義，推六經之旨，以合于世用。凡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問而切究之。其治尚書，撰尚書攷異，治禮，溯源於荀卿，賈傳，綱提條析，得其會通。於喪服用力最深，惜未成書，撰儀禮經注正誦，大戴禮記補注，治小學，撰爾雅補注，又撰小學說文求端，羽翼蒼雅，深探乎聲音訓詁之元。治春秋，撰春秋述義，識議超卓，論者謂唐以下所未有也。國初二，願輿地之學，歷二百年，江左莫能繼。先生于諸史地理，山川阨要，講畫瞭然，口若懸河，論關內、東吳、江北、淮南之形勝，則有秦蠶食六國表，金陵地圖攷，廣陵通典，博稽三代典禮，至於文字訓詁，名物象數，益以金石之文，成一家言，為述學內外篇，依據經證，實事求是，為知新記。又撰春秋後傳，國語正誦，舊學舊疑，彙識錄藏於家。其治古文詞，醇茂，開

懿陶治漢晉種社宋後作者，世所稱頌者，哀鹽船文，廣陵對，黃雀樓銘。而其它篇雄麗大率稱是。下逮詩章書翰，無所不工，可謂絕特奇才矣。性簡直，篤於師友，披榛操墓，存卹衰門，往往過於生前。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辨數古今，攻瑕抵巇，凌轢萬口，不恕先民，何論時輩。然當世通儒雅材，若沈按察廷芳、杭侍御世駿、鄭贊善虎文、朱學士筠、咸相歎賞。靈學士文韶、程孝廉瑤田、王巡河念孫、劉教諭台拱、江侍御德量、宮保儀徵公，並引為講學之友。嘗謁朱太傅於武林使院，依畢尚書於武昌賓館。二公宏獎氣類，風馳海內，有所撰述，首推重之。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卒年五十有一。道光十一年 旌孝子 誥贈戶部山東司員外郎。葬甘泉縣大儀鄉葉家橋西北半里。孤喜孫，由鄉貢士官戶部郎，博學好古，能紹家業，向歆彪固，今見其人。壽祺生晚，恨不及捧手於先生，願嘗誦讀遺文，醉心卅載，承戶部表墓之託，泚顏泚筆，而為之銘曰：

熙朝文學，抗蹤鄭賈。擘母六莖，疇為健者。奇才挺生，手為天馬。龍轡虎捷，騰照天下。藻筆雄文，盪滌奮野。位雖未昌，厥聲能夏。楹書在家，神金在社。國秀後來，是繩弓冶。

汪容甫墓誌銘

君諱中、字容甫、姓汪氏。其先歙人。後遷揚州。遂占江都籍。少孤。性至孝。奉母以居。天資高邁。好嫚罵。人多忌而惡之。爲諸生十餘年。屢試於鄉。不售。嘉善謝金圃侍郎督學江蘇。排眾議。拔而貢諸太學。以病未

廷試。自是遂絕意於仕進。丙午歲。朱石君先生典江南試。榜發。以不得君爲惜。而君是科實未入場也。家貧。善治生。衣食漸充裕。巡鹽御史聞其名。使司文匯閣所

頒之四庫書。乾隆五十九年。以檢校書籍往杭州。遭疾。卒於西湖旅次。弔之者僅三人。悲夫。君讀書極博。六經子史以及醫藥。種樹之書。靡不觀覽。著書率未成。少日作詩。古文。復自棄去。今所存者有述學四卷。皆雜文也。君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又好罵世所祠諸神。如文昌。靈官之屬。聆之者輒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漢唐以後所服膺者。崑山顧寧人氏。德清胡朏明氏。宣城梅定九氏。太原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休寧戴東原氏。嘗云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書者。閻氏也。專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擬爲

國朝六儒頌。而未果。君於時流恆多否而少可。錢曉徵程易疇兩先生外。惟王懷祖給事。孔眾仲檢討。劉端臨訓導。江子屏太學數人。時或稱道。餘大半視之蔑如也。所極罵者一二人。皆負當世盛名。人或規之。則應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蓋惡莠恐其亂苗也。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其倣兀類如此。然於學術知條理者。未嘗不推挹之。憶甲辰歲。阮伯元詹事方弱冠。余偕之訪君。君與談論。頗折服。越數日。治具招焉。伯元畏其好罵。謝不往。君深恨之。遂成讐隙。然每與余論及當代學人。終爲伯元屈一指也。嗚呼。卽此可見君之虛懷好善。非徒以嫚罵驚世。誠俗者矣。君卒年五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初娶孫氏。不相能。援古禮出之。繼娶朱氏。生子喜孫。尚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昔君爲文。以弔黃祖。謂祖謂禰衡能道人意中語。是祖爲衡之知己也。雖復殺之。亦云可取。蓋君以衡自況。而傷舉世之莫我知。以君之好罵。殺之者且不可得。矧知之者邪。嗚呼。其不幸如斯邪。其幸如斯邪。

凌廷堪撰（校禮堂文集）卷三五



清儒碑傳集

卷一一八

汪容甫墓碣

汪子容甫歿之明年十一月子過鎮江其執友劉君端臨具事實請子爲墓碣之文容甫名中揚州江都人曾祖諱錦京祖諱良澤父諱一元三代皆不仕容甫少聰敏讀書數十行下而確然隤然不形于詞色少長遂通五經正義及羣經註疏貫串勃窣其積穰穰有叩者則應對不窮是以有司及學政率驚異而愛重之年二十試第一爲學生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容甫壯年氣益盛志益專由經暨史於天文地理六書九章與高郵王君念孫及劉君聲望相上下從子游問以質子子仿領寧人先生廣師一篇道三子之學容甫大喜謂子真知已也是時朝廷方修四庫館書書成頒於揚州杭州俾各建閣以儲之而書帙浩繁裝綴編排應改全君難其人子以容甫蒼蓬使主閣事明年全君調杭州重容甫才又兼掌文淵閣因至杭州館梁孝廉王繩家濶中名士問其來率釀酒飲之容甫益大喜而江都御史江君德璽爲生平至好適聞其訃且屬爲之狀容甫惕息竟日筆欲下復止遂得急病以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終于杭距生於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五十一妻朱氏子一名嘉孫十一歲女二一適寶應劉書高次適儀徵諸生畢貴生全君歸其喪葬於甘泉縣禪智寺北葉家橋西容甫著有述學內外篇四卷皆攷解精密能闡聖賢意旨於千載之上而惜以中道徂逝未竟其業故劉君深以爲痛焉求子爲文亦猶容甫之志也夫

王昶撰《春融堂集》卷五九

汪中傳

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少孤貧力不能就傅因鬻書詣人家學舍中稍稍識字通文義穎慧絕人嘗代學僮爲文欺其師塾師大驚久之遊書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博究古籍能別白是非真偽入學爲附生學使者至則先耳中狂名欲因試擢舉之及見其文皆甚佩服試上等中侃侃辯盈廷無所屈朱學士鈞督學安徽中往就之時太平守沈業富亦客中交道漸廣中嘗對策場屋問事者屢至悉疏示之出場後因撰策學數十篇不檢書不屬稿刊行於時大爲獵祭者所秘寶覆按書無舛誤者翁閣學方綱朱侍郎珪先後校士江左思暗中物色之不中就試乾隆丁酉歲謝侍郎瑞來督學選拔貢生中不應朝考亦不就試益以經義自娛當是時四庫館開海內異人異書並出經學小學算學詞章金石之學卓然以撰述自見者有錢少詹大昕王光祿鳴盛盧學士文弼孫侍御志祖王比部念孫段大令玉裁戴編修震王副憲昶蔣編修士銓袁大令枚姚高下人愈嫉之以爲汪中善罵人中曰吾鄉多賈人不知學短長日見諛者眾遺罵乃疑爲俊士且吾不罵庸俗人也得吾罵亦大難或言遺罵妄傳耳然中能鑒別彝器書畫得之售數千百倍家漸豐裕中深自斂抑爲詩曰伴狂罵坐自平日焉知性命鴻毛輕寓書規子曰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實蓋中之學益進於道遊楚謁畢督部歸愛浙西山水留久之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以疾卒於西湖葛嶺園客舍中解經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爲周官徵文及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嚴砭俗學又病後人疑經中春會男女之文中讀會若司會以謂霜降逆女冰泮般止至中春則過時媒氏書男女年日月名於是時計之予亦言聘則爲妻奔則爲妾經言奔者謂不及禮聘非淫奔也又病未嫁女爲婿守貞之不合禮以謂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凡所爲文皆有益經術維持世道餘見所著述學云中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盡如人意所欲出愛春秋左氏學之自言取法乎上不失爲漢魏文也生平不有信宋人理學及世俗非鬼之祭斤斤焉斥晉西域金人一切淫祀之屬妻有過出之俗人頗以爲怪而中孝事寡母篤於交誼所至之處訪故師友



墓拜奠之。或卹其後人。死後妻妾皆守節撫孤。子不墜家教。舊史氏曰。汪中非狂士也。方中困厄時。俗人擲揄之。因愈激烈罵坐。然中文原本經術。皆先王之法言。比之昔人疑繫詞書序。改易詩序。議周官禮記。刪孝經。絕不知畏聖言者。其狂何如哉。中與子學術最相契合。惟論明堂石鼓意見不同耳。其長不可及。中卒得自贖其生。有子息。不至如明唐寅徐渭之放廢。亦學足以自立。世人以不狂爲狂。豈不惑哉。又汪君傳對台表。

君諱中。字容甫。姓汪氏。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夙貧。妣鄒太孺人。緝履以供朝夕。居城北止三席地。冬夜以薪蒙地而臥。旦以供爨事。四壁蕭然。霜雪被體。嘗以筋力致養。力不能就。傳鄒太孺人授讀小學諸書。比長。鬻書于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十行並下。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壻來督學。選拔貢生。年四十。病怔忡。聞雞犬聲。夜不成寐。選拔後不與朝考。亦不就鄉試。五十一年丙午。大興朱石君師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爲選首。君不就試。感其知遇。投書數千言。事以座主之禮。石君師旋奉命督學浙江。君謁諸錢唐官。爲述揚州割據之跡。死節之臣。作廣陵對。凡三千言。君少作詩。上規漢晉。下進韓杜。三十以後遂不復作。古文辭醇茂。淵懿義例。謹嚴根柢。經史鑄式。漢唐不入。歐曾王蘇之室。所爲六朝駢體。文哀感頑艷。志隱味深。無近人規模。漢魏排比奇字之失。嘗自序生平。以爲比跡孝標。四同五異。又撰哀鹽船文。弔黃祖文。孤父之盜。頌弔馬守真文。漢上琴臺之銘。竝著于世。晚年韻治經術。舉其大者。釋以義例。縱橫貫穴。博大淹通。卓然成一家言。承學之士。初若創獲。及反復考訂。迺知依古以來。經師大儒所未發明者。自君抉其精奧。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好左氏春秋。作春秋釋義數十條。又采定哀以後列國之事。撰春秋後傳。未成。病後人之誣左氏。疑周官也。作春秋左氏釋疑。周官徵文。病女子未嫁守貞之非。禮作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病近世立家廟有不爲婦人作主者。作婦人無主答問。又謂媒氏中春會男女。讀若司會之會。作釋媒氏文。凡所爲文。竝有益經術。維持風教。君子史學貫穿勃窣。嘗取宋氏宗室之見于紀傳者。爲宋世系表。補沈約書之缺。撰宋世系表序。又撰廣陵曲江證。答錢少詹問。江淹墓辨。江都縣榜駁義。竝根據列史。辨證地理之誤。荀子墨子之書。皆

所卒業。以今世所行賈誼書篇次失序。依漢書本傳校錄。次爲內外篇。所撰荀子通論。年表。墨子序。墨子後序。賈誼新書序。年表。并著于述學。內篇。君搜輯三代兩漢學制。以及文字訓詁。度數名物。有係于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藁未成。更以平日讀書所得。及所論撰之文。分述學內外篇。又仿大事記之例。撰廣陵通典十卷。次及楊行密本事而止。君藏書多善本。朱墨爛然。橫列座右。雜以金石彝器之屬。凡數十年。未嘗去手。王侍郎昶擬廣師。謂君有揚馬之文。孫樞儲星衍作傳。謂解經有神識。于古文書翰。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無不如人意。所欲出。阮撫部元敘錄述學。謂心貫九流。口敝萬卷。論文崇論。上擬漢唐。此皆足以語君之問學者。君與畢尙書沅書云。某少日問學。實私淑顧甯人處士。嘗推六經之旨。以合于世用。及爲攷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尙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其所爲文。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此非君自道其實能若是之親切有味與。君所著有春秋述義。春秋後傳。知新記。述學。廣陵通典。金陵地圖。攷若干卷。詩一卷。選經史子及漢魏六朝唐人之文。爲喜誦十卷。又選屈宋以下哀艷之文。爲傷心集。未成。君以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杭州葛嶺園。君生平剛腸疾惡。遇事便發。以故人多嫉之。然君孝事寡母。同出姊妹二人。母郝太孺人。愛憐少女。君待之有加禮。撫外甥如己出。每至一地。披荆棘。拜師友之墓。遺金贈其後人。嘗讀阮嗣宗傳。謂外坦蕩而內滄至。以例君之行事。其殆千秋之公評也夫。

又汪中記 汪著

汪中字容甫。先世居歙之古唐里。曾祖錫京。始遷揚州。遂爲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鄭緝。屢以繼甕食。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傳讀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常書於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爲通人。焉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時杭太史世駿。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所作詩文。必屬君視草。君僑寓眞州。沈按察廷芳。主崇儀講席。聞君議論。歎曰。吾弗逮也。年三十。客游於外。代州馮觀察廷丞。同郡沈太守業富。朱學使笥河先生。皆招置幕中。禮爲上客。同時鄭贊善虎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竹汀。盧學士紹弓。並爲延譽。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少歡。歎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以寫懷。

自傷而俗子以爲譏刺當世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塘督學江蘇，選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甫，當益進也。」又曰：「子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容甫以勞心故，病怔忡，聞更鼓難犬聲，心忤悸動，夜不成寐，是以不與朝考。經意仕進，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爲選首，不知君不與試也。君感知遇之恩，上書侍郎，請執弟子禮，侍郎旋奉命督學浙江，君往謁時爲巡撫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餘言，博徵載籍，貫串史事，天地間有數之文也。文多不載，後畢尙書元開府湖北，君往投之，命作琴臺銘，甫脫稿，好事者爭寫傳誦，其文章爲人所重如此。君治經宗漢學，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甯人、閻百詩、梅定九、胡臞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細，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君性情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每謂人曰：「周禮天神地人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元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元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大愚乎！且言世多淫祀，尤爲惑人心，害政事。見人邀福禱祠者，輒罵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人，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弄亂苗裔耳。」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然錢少詹事、竹汀程教授、易疇王觀察、懷祖孔檢討、眾仲劉訓導、端臨李進士、孝臣諸君子，或以師事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貸以供，母疾篤，侍疾晝夜不寐，滌滌之事，不任僕婢，無愁苦之容。有孺子之慕，吁，可謂孝矣。生平篤師友之誼，一飯之恩，終身不忘也。君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分爲述學、內外篇刊行之。又采揚州故實，始春秋至楊吳，作廣陵通典，藏於家。君一生坎坷，不遇至晚年有能周其困乏，於以知世之好真龍者鮮矣。乾隆五十九年，因校勘

文宗閣四庫全書，往浙江借書，繼對卒於西湖之葛嶺園僧舍。盧學士抱經鮑大以文，梁君玉繩經紀其喪，以歸卒年五十一。子喜孫字孟慈，嘉慶丁卯科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傳其學。藩弱冠時，即與君定交，日相過從，嘗謂君曰：「子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近以愚怔忡，一構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眩矣。子年富力強，何不爲此絕學？」以梅氏書見贈，潘知志布策，皆君之教也。君少喜爲詩，不爲徘徊光景，之作尤善，屬文，士直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潘最重君文，酷愛其自序。一首今錄於左：文曰：昔劉孝標自序生平，以爲比述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洞遊，不嫌撝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恃，就流離，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貨春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爽，在室家道，輒輒，余受詐與公，勃然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愜，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惟孝標夙稟靈爽，慮損天年，余藥囊關心，負薪永曠，鯨魚嗟其不暇，桐枝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義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遊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唯陽之苑，白壁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備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殍，甚富，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頰盡，成舉狀，跬步才疏，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諸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茶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寔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潘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跡類浮屠，鉢孟求食，睥睨執轡，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姪爲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嗟乎，劉子之遇，酷於敬通，容甫之厄，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淵之下，尚有重泉，食茶之甘，勝於營膳者哉。

又書三友人遺事

汪中江都人。少孤貧。事母極孝。家無書。因日往書肆中。繙閱。卽十得六七。補博士弟子。後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沈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沈君本年老。後數日卽卒。人遂以爲中致之。其目之曰狂生。狂生中議論故抑揚。以聳衆聽。時僑居揚州。程吏部晉芳。興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名。中衆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中是也。不通者卽指吏部等。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服訪中。兼乞鍼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中詎諧皆此類也。然不沒人之實。有一文一詩之善者。亦贊不容口。余弱冠後始識中。中頗以有用之學相勗。余始愧勵讀書。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歲甲午。余館揚州權署。以貧故兼肄業書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並曾至府中叩謁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領之不答也。中憤極。從石狻猊下潛往拍商人項。商人大驚。回顧中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曰。識向之趨揖者乎。商人曰。亦不識也。卽告之曰。我爲汪先生趨揖

者爲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中曰。汝識之。卽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驚。然度不能奈何。喪氣以去。及余登第。一月中致書曰。足下與量殊淵如。皆吾弟也。而前後登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虛左以相待耶。量殊者。江侍御德量。淵如者。孫兵備星衍。皆中所素厚。中三十後不事科舉。以選拔貢生終。中爲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余怪問之。中曰。一世皆欲殺中。倘筆墨更不謹。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語又如此。

武億。偃師人。生而長九尺。要腹偉甚。善讀書。成進士後。常居京邸。假朱學士鈞程編修晉芳兩家書讀。幾徧。與人無款曲。嘗欲學不動心法。因時詣菜市口觀決囚。冬月大決。亦必早詣焉。觀者數百人。亦有蹙額隕涕者。億獨色不變。翁學士方綱與億有淵源。億顧不喜之。殿試日。對策。保和殿。日晡。學士派收卷。亦至殿中。語億曰。汝爲我小門生。汝知之乎。億忽怒。抵几起曰。此豈認老師。太老師處乎。欲拳毆之。監試諸大臣呵禁乃止。官博山縣知縣。民愛之。若父兄。嘗以公事至濟南。謁大府。大府無心詰之曰。聞君兄弟行居二。億疑以裨官中事相譖也。拂衣起曰。知縣已無兄。欲徑出。大府執謝失言。乃止。其罷官也。大府亦知其枉。欲爲入錢捐復。億不願也。博山民固留居縣中。亦不願。然實食不能歸。因歷走諸鄉。郡縣修方志。授學徒以卒。卒之三月。余自伊犁蒙恩赦還。道出偃師。見西郭外武氏



先隴有新土阜，心固疑之。入縣問，則億果先卒，昨見者卽其新隴也。億及汪明經事，吾友孫君星衍爲作傳，已詳列之。茲特記傳所無者。

汪蒼霖，錢唐人。少卽走京師，以國子生客寓郡王邸數十年。工詩及書，正甚重之。晚始得官，爲江南句容縣縣丞。歲乙未，縣中大旱，赤地數百里，縣民無食者，研石屑及廉土以食，名石屑曰觀音粉。後又掘蘆根食。適大府勘災入境，蒼霖裹數物示大府。大府怒，命跪行轅外。一日，晚復召入，斥曰：汝何官？狂惑若此。蒼霖伏曰：卑吏誠狂惑，然實不敢。隨諸食縣者病民，欲于中流中作一砥柱耳。大府笑曰：汝誠砥柱，但砥柱太短也。叱出之。又嘗奉檄運米賑淮安水災，終日立泥淖中，分撥已盡。賦災民謠三章，乃反。爲丞氣必凌出令上。蒼霖年故長，遇本縣令及他令，率以弟呼之，不拘俗格也。賑災銀有餘，令私分餉之。大怒，欲舉實令恐，并入已者，捐置公所備添賑。以勞調江南縣丞，丞驛在雨花臺側。余以事至江南，必過訪之。值蒼霖據案決事，必命僕先引入內署，決事畢始入。曰：吾不敢以友故妨民事也。性佞佛，余故斥毀之以博笑。蒼霖必歷述因果及毀佛者所得惡報以相懾。余輒以他語乃止。嘗以公事赴吳門，同舟與汪明經中同載。二人者性並傲，且其始皆歛產也。泛論世次，忽謂中曰：余長君兩世。中曰：君誤矣。余實君曾大父行也。蒼霖恚甚，欲縛中擲揚子江，以救獲免。後余官京

師，聞蒼霖攝本縣事數年，甚有聲。時兒子飴孫歸試，因札之，得報書，極言爲令之難與雪冤獄數事。未幾，聞蒼霖死矣，以不得大府歡，歷四考，究不得遷。

洪亮吉撰《更生齋文甲集》卷四

校記

①編：當作「遍」。參前《行狀》。

②嘉：當作「喜」。參本卷諸文。

③富：當作「當」。



清儒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九

洪亮吉

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亮吉墓誌銘 趙繼五
君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穉存曾祖環山西大同知府祖公案考授直隸州州同贈儒林郎祖妣趙氏懷玉之王姑也考翹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妣蔣氏先世居歙縣之洪坑大同君與先曾祖侍讀君同歲拔貢遂締婚姻儒林贊於趙始為武進人君生六歲而孤家貧就外家塾讀書聰穎出諸同學上乾隆己丑年二十四補縣學生員朱學士筠親安徵學往從之遊所交多知名士始君好詞章至是迺兼治經甲午中副榜貢生庚子中順天鄉試舉人庚戌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明年充石經館收掌及詳覆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謬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從也王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關中拜視學貴州之命故事未散館翰林無為學政者蓋異數也在貴州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顥為節制所格教士敦屬實學購經史足本及通典文選等書俾諸生誦習所議拔者多擢科第去由是黔中之人爭知好古丙辰充咸安官總裁丁巳三月入直上書房侍皇曾孫奕純讀書戊午弟壽吉卒於家君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乃引疾歸己未正月高宗純皇帝升遐赴都哭臨四月充實錄館纂修官教習庶吉士八月乞假擬俟送梓宮後南還時川陝之賊未靖上宵旰焦勞君目擊情狀欲有獻替顧編檢例不奏事於是上書成親王及座主朱尚書珪劉尚書權之冀其轉奏成親王以原書進呈大指謂聖躬宜勤政遠佞臣工多奔競營私語過激有旨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鞫上當君大不敬擬斬立決特恩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保衛管束當會鞫時予省之都虞司次日省之刑部獄第三日追送廣南門外雖勉以正誼而生死未卜泣不能忍君則辭意慷慨略略無可憐之色未抵戍所將軍奏該員如蹈故轍當一面正法一面入奏奉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因而得免庚申四月京師旱

上親書諭旨釋令回籍旋得甘雨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有納言克己乃為民請命之大端及將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之注計居伊犁甫及百日自新疆關後漢賜環之速未有如君者自此枕藉墳籍放浪山水者十年卒得告終家上之成就而安全之者可謂至矣君既歸自號更生居士好遊居里中觴飲無虛日丁卯吾鄉歲祲首請當事設局振濟而自捐金為倡主其事頗力城鄉之民賴以就蘇君厚於天稟精力過人然明恩怨別是非少容人量遂送賈氣罵座子好辨每與之爭至面項發赤不止君嘗語予人孰無病要自有其真耳君若後吾死銘誅當不出君手幸無失吾之真也豈知斯言遂為今日讖哉詩文涉筆有奇氣生平所著書凡二百六十餘卷經傳訓詁地理沿革尤所顯門云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卒春秋六十有四配蔣氏前君卒子五人齡孫嘉慶戊午舉人議敘知縣盼孫殤符孫國子監生昨孫麟孫女一適江陰繆梓孫四人以是年十二月己酉葬武進德澤鄉前橋祖塋之昭穴齡孫等來乞銘予既與君中表又數十年麗澤之雅周知始終無以辭也銘曰君之制行唯孝友爰及宗婣如身與手君之致身在忠讜主聖臣直令終高朗君之力學經為基六書指掌九域列眉君之行文古是則環瑋連犴焚馳電激吁嗟乎編修家邦之華年甫協平卦氣託體山阿謂予言為可信庶識石而弗磨又洪雅存先生傳 謝階樹
洪雅存先生亮吉江蘇陽湖人也其先宏氏居歙之洪坑唐時有經綸者為宣徽觀察使避敬宗諱改為洪氏三十六世至亮吉高祖德健德健生環拔貢生累官山西大同府知府有政績環生公榮贊於常州遂占籍焉公案生翹翹生亮吉蓋其自敘云爾亮吉生六歲而孤家貧隨母僑居外家蔣氏童時能為詩古文辭及壯伉爽有志節後數歲母病中風卒亮吉時在處州聞疾馳歸比至里得實大哭昏絕方度橋墮水流數里至滕公橋有汲者見其髮持之則鬬然人也呼眾共舁出之識為亮吉未甦而哭不絕聲觀者皆垂涕目之曰是固東家洪氏子耶孝哉為母故遽至於此時冬月寒甚僵伏不動有蔣松園者解已衣衣之始至家終喪如禮以不得視母含斂遇忌日輒不食又以聞母疾時方



聽樂遂終身不近絲竹。其天性如此。又數歲遊陝之西安。其友黃景仁亦客安邑。將死。詒書託以身後事。亮吉得書。即四晝夜馳七百餘里。至安邑。扶其柩奔里。且營葬焉。其風義皆此類也。乾隆五十五年。舉禮部會試。廷試第二人。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纂修。明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奉命爲貴州學政。故事。翰林未散館。無爲學政者。有之。自亮吉及修撰石韞玉始。今上元年四月。散館。留編修職如故。旋充咸安宮總裁。明年。入直尚書房。又明年。大考翰詹諸臣。上命諸臣擬征邪教疏。是時川陝楚三省賊氛未靖。亮吉指陳規畫。慷慨千餘言。無所爲忌諱。閱卷大臣嘆其切直。署三等。又明年。高宗純皇帝上賓。充實錄館纂修。五月。教習庶吉士。於是兩朝通籍才數年間。遂居侍從之列。歷試諸職。欲終不言。則非人臣匪躬之義。言之。又慮其不可以徑達也。自閤詔後。累月不知寢食。一日。奮曰。吾監諤而死。不能默默而生。乃反覆極陳時事。爲三函。一寄成親王。一寄故大學士朱文正公珪。一寄今兵部尚書劉世明。明日。成親王等以亮吉書奏聞。有旨。職職遣刑部獄。命王大臣等鞫訊。王大臣等當以大不敬律。斬立決。入奏。當是時。中外惶惑。謂亮吉禍且不測。內閣中書趙懷玉。亮吉同里友也。卽獄而訣之。以酒懷玉一滴。不能下咽。欲語而復止者再。亮吉察其有異。卒問曰。何哉。君乃作此面目向人。豈有所言耶。何喞喞也。懷玉未有以應。已而哽咽出聲曰。聞有旨。亮吉方伏案大唱。遽仰首曰。我知之。斬立決耳。因字謂懷玉曰。味辛吾乃今日知死耶。君何爲然也。顏色不亂。飲啗如平常。當是時。監視者伺於門。行刑者屬於道。而不知上之聖明。實無意死之也。於是朱珪入見。免冠頓首曰。亮吉小臣妄發。罪死不赦。然亦愚忠人也。固當容之。上意愈解。曰。朕亦極知亮吉無它腸。然熱甚。亦不可不示薄懲。是日得旨。成伊犁。亮吉既出獄。將行。度無所得。賞滿洲今禮部侍郎成格時官戶部主事。貧甚。又雅未識亮吉。聞其無費用。以屋券質銀三百兩。盡餽

之。乃就道。亮吉之行也。居民聞其將至。圍觀而拜於馬前。相與咨嗟歎。曰。此所謂不怕死官洪翰林也。將宿或薦酒饌。已寢。則置席上。以首敬戶闔而去。問姓名。亦不告。又明年二月。亮吉至伊犁。四月。京師不雨。上命清理庶獄。閏四月三日。猶不雨。故事。成伊犁者滿三年。乃入奏。是日。特旨放洪亮吉回籍。詔午下而夕大雨。亮吉居伊犁僅百日。漢臣賜環之速。未有如亮吉者。亮吉歸。自號更生居士。後數歲。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四。亮吉雅好游覽。自吳越楚黔秦晉齊豫山水履跡幾遍焉。生平著述最富。有附錄軒卷。施閣二集。及它詩文志乘若干卷。行於世。史官謝階樹曰。先生上書時。豈復知有生死哉。忠義憤發於中。有不能自己者焉。天子既已薄其罪矣。又以其書宣示王大臣。蓋聖人之容諫求言如此也。當斯時也。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諫臣不言而文學侍從之臣言之。嗚呼。其志亦可哀也已。又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唐宣歙觀察使宏經後。改姓洪氏。子孫世爲歙人。君曾祖璟。大司馬。知府。祖公案。候選。直隸州同知。贊於武進趙氏。武進後分陽湖。君爲陽湖左廂花橋里人。父翹。國子監生。母蔣氏。君生六年而孤。家貧苦。身力學。由縣學生充副榜貢生。常棄筆游公卿間。節所入以養母。母卒。君時客處州。弟壽吉不敢計。爲書言母疾甚。促君歸。君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度橋。遇僕僕之父仇三。問得家狀。君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鬣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君者。昇至家。久之。方甦。君以不及視含斂。後遇忌日。輒不食。年三十五。順天鄉試中式。更十年。爲乾隆五十五年。會試中式。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文穎館纂修官。順天同考官。督貴州學政。貴州之士向經史之學。爲歌詩有格法。君有力焉。皇上嘉慶元年。充咸安宮官學總裁。旋奉旨上書房行走。君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君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弟壽吉之喪。乞病假歸。後高宗純皇帝升遐。座主朱文正公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君長身火

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然每與至凡朋儕所爲皆掣亂之爲笑樂而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頤皆發赤以氣加人不能堪會有與君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君大怒以爲輕己遂快快不樂君於是復乞病假行有日矣留書上成親王並當事大僚言時事成親王以聞有旨軍機大臣召問即日覆奏著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治罪君就逮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洵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君之友中書趙君懷玉見君縲紲藉糞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君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日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旨毋用刑君聞言感動大哭自引罪奏上免死戍伊犁明年京師旱皇上下手詔赦君在戍所不及百日自君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君與文正各盡其道蓋如此十四年君以疾終於家年六十四君娶於母黨一子齡孫舉人候選知縣次符孫次肱孫次齡孫君學無所不窺詩文有逸氣所著左傳詁十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志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十六國疆域志六卷詩文集若干卷行於時論曰敬與君同州君多遊四方未得見後敬居京師廢招提中君日哺攜大奴叩戶入曰聞子居在此攜斗酒雙雞來飲食之不愈於他日酌墓地乎是年君自侍從數往來及出官貴州敬作縣江表至竟未一相遇然君於敬不可謂非深知異待也君之智力足以顛倒英豪激揚權勢獨於名義所在壹心專氣以必赴之此非經生文士之所能企逮而惜乎所見止於如此然君不遇聖主受殊恩非伏鎮棄街則襲棺絕域矣吾州多異才敬於君尤爲惋歎焉

又附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洪亮吉編修洪某頓首肅啟成親王府中下執事日侍三天道隨臣歲嗣以疾病旋里伏影閭門正月中恭頌高宗純皇帝遺詔自以曾值內廷受恩不次聞信星夜奔赴入都得望殿廡隨班哭泣蟻蟻下誠藉以稍慰到日又蒙派修

寶錄因假寓古寺百五十日今第一分稿本業已進呈某隻身而來者也無車馬無禦寒之具不獲久留叩送

梓宮之次日即請假還回已得請於院長矣然區區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上則不勝犬馬戀主之誠下則不敢忘師友贈言之義蓋某詞臣也本無言實但自思通籍以來不數年中受國家逾格之恩者屢矣夫受恩不酬非國士也有懷不盡亦非人臣所敢出也今謹擇其尤要者陳之左右備執事造膝沃心之一助焉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而天下望治之心亦孔迫矣而機局尚未轉者推原其故蓋有數端某以爲勵精圖治當一法

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盡法也用人行政當一改權臣當國之時而尚未盡改也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何以言勵精圖治尚未盡法也自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又竊恐退朝之後俳優近習之人榮戚

聖聽者不少此皆親臣大臣敗沃

君心者之責也蓋犯顏極諫雖非親臣大臣之事然亦不可使國家無一嚴憚之人乾隆初年

純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時大臣如鄂文端朱文端張文和孫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師傅自居某恭修

實錄見自雍正十三年八月九日

親政之日起以訖乾隆初年一日中

殊筆細書折成方寸或詢張鄂或詢孫朱曰某人賢否某事當否日或十餘次而諸臣中亦皆隨時隨事奏片實語直陳是上下無隱情又側聞京師耆老人言乾隆初村里童孺進城皆北向叩首曰

聖人出矣菩薩出矣乾隆初政所以克紹

聖祖

世宗度越百王而使億兆傾心如此者

純皇帝固聖不可及而亦取正盈朝前後左右皆嚴憚之人故也一則處事太緩夫四海九州之事日不知凡幾矣又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後八年之中權私蒙蔽事之不得其平者又不知凡幾矣千百萬中無有一二能上達者即能上達矣未必即能見之施行也乃有赫然出於膏斷必欲平反如江南洋盜一案者參將楊天相有功駢首洋盜某漏網安居皆由署總督蘇陵阿昏愾糊塗貪賊玩法舉世知其冤至今海上之人言之痛心切齒而洋盜則公然上岸無所顧忌皆此一事釀成



況蘇陵阿又係權相私人、朝廷必無所顧惜、而至今向坐擁巨賁、厚自頤養、而江南查辦此案、始則轉帳宕延、有心爲承審官開釋、繼則并聞以不冠覆奏、夫楊天相之罹法、卽云特奉、明旨然何以坐爲誣良爲盜、并云生事海疆、情罪可惡、不得不從重辦理、則楊天相之命、仍須蘇陵阿及承審官償之矣、夫以一則集思廣益之法、未備自古以來、雖堯舜之主、亦必詢四岳、詢羣牧、蓋恐一人之聰明有限、必博收眾庶、庶可無失事、請自今凡召見大小臣工、必詢問人材、詢問利弊、如所言可采、則存檔、以記之、倘所保非人、所言失實、則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於左右近習、不可也、詢人之功、過於其黨類、亦不可也、蓋人材至今日消磨殆盡矣、數十年來、以模稜爲曉事、以軟弱爲良圖、以鑽營爲進取之階、以苟且爲服官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是衣鉢相承、牢結而不可解、夫此模稜軟弱鑽營苟且之人、國家無事、以之備班、列可也、設有緩急、而以牢結不可解之大習、欲望其奮身爲國、不顧利害、不計夷險、不顧情面、不顧惜身家、不可得也、至於利弊之不講、又非一日、在內、部院諸臣事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急急顧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撫諸臣、其賢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營私、國計民生、非所計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故慮久遠者、以爲過憂、事與革者、以爲生事、此又豈國家求治之本意乎、一則進賢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全起、由於激變、原任達州知州戴如煌、之罪不啻道矣、幸有一眾口交譽之署知州劉清、不特百姓服之、卽教匪亦服之、此時正資熟手、正當用明效大驗之人、聞劉清今向爲州牧、僅得從司道之後、隨同辦事、似不足盡其長矣、某以爲川省正在多事、經略縱極、嚴明勦賊、匪用之、撫難民、用之、整飭官方、用之、辦理地方、公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擇此方賢能之吏、百姓素所服習、如劉清等、崇其官爵、假以事權、使之一意招徠、撫綏以分督撫之權、以藏國家之事、有明中葉以來、鄖陽多事、則別設鄖陽巡撫、偏沅多事、則別設偏沅巡撫、事竣則撤之、此不可拘拘於成例也、夫設官之意、以待賢能、人果賢能、似不必過循資格、如劉清者、則進而尙未進也、戴如煌雖

以別案解任、然尙擊家安處川中、反得超然事外、聞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卽極力焚劫、是以數月必移一處、而教匪亦必隨所跡之、近知全家尙在川東、與一道員聯姻、故恃以無恐、是救一有罪之人、而反致殺千百無罪之人也、其情理尙可恕乎、純皇帝大事之時、卽明發諭旨、數和坤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方爲快心、乃未幾而又起吳省蘭矣、召見之時、又聞其爲吳省欽辦冤矣、夫二吳之爲和坤私人、與之交關、通賄人、人所共知、故曹錕寶之糾和坤家人劉全也、以同鄉素好、先以摺稿示二吳、二吳卽袖其稿、走權門、藉以爲進身之地、亦人所共知、今二吳可雪、不幾與喪贈曹錕寶之明旨相戾乎、夫吳省欽之傾險、以及掌文衡、尹京兆、無不聲名狼籍、則革職不足以蔽辜矣、吳省蘭先爲和坤教習之師、而後反稱和坤爲老師、以至竭力汲引、大考則第一矣、視學典試則不絕矣、豈吳省蘭之才望學品、足以致此乎、非和坤之力而誰力乎、如是而降官亦不足以蔽辜矣、是退而尙未退也、何以云用人行政尙未盡改也、蓋其人雖已致法、而十餘年來、其更變祖宗之成例、汲引一己之私人、猶未嘗平心討論、內閣六部各衙門庶務、誰爲國家之成法、誰爲和坤所更張、內閣六部以及各衙門之人、誰爲國家所自用、誰爲和坤所引進、以及隨同受賄、隨同舞弊之人、皇上縱極仁慈、縱欲寬貸、從又因人數甚廣、亦不能一切屏除、然竊以爲實有真知灼見者、卽不究其從前、亦當籍其姓名、於升遷調補之時、微示以善惡勸懲之法、使人明知、而夙昔之爲私人者、尙可革面革心、而爲國家之人、否則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設萬一他日復有效權臣所爲者、而諸臣又羣起而集其門矣、何以言風俗則日趨卑下也、士大夫漸不顧廉恥、百姓漸不顧綱常、然此不當責之百姓、仍當責之士大夫也、以某所見、十餘年以來、尙有尙書侍郎甘爲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長以倍、而求拜門生、求爲私人者矣、有交及宰相之僮隸、并樂與僮隸

抗禮者矣。太學三館風氣之所由出也。今則有昏夜乞憐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矣。翰林大考國家所據以黜陟詞臣也。今則有先走軍機章京之門求認師生以探

取御製詩韻者矣。行賄於門閥之侍衛以求傳遞情代藏卷而出製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則居然自以爲得計。夫大考如此何以責鄉

會試之懷扶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責小民之夸詐貪緣。純皇帝因內閣學士許王猷爲同姓石工護喪曾

論廷臣曰諸臣縱不自愛其如國體何。是知國體之尊在諸臣之各知廉恥。天下之化上猶影響也。士氣必待在上

者振作之風節必待在上者獎成之舉。一廉模之士則貪欺者庶可自悔矣。進一恬退之流則奔競者庶可稍改矣。拔一特立獨行敦品勵節

之士則如脂如草依附朋比之風或可漸革矣。而某尤有所慮者前之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務名節者耳。幸有矯矯自好者類皆感於因果遁

入虛無以蔬食爲家規以談禪爲國政。二人倡於前千百人和於後。甚有出則官服入則僧衣或蓄鬚鬍駭人觀瞻。某前在內廷執事曾告

之曰某親王十人持齋戒殺生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鴿鴨皆不準入門。此非細故也。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之持齋戒殺生者又十居六七矣。

深恐西晉祖尚元虛之習復見於今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非小也。何以言賞罰則仍不嚴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來福康安和琳孫士毅則

蒙蔽欺妄於前宜縣懸齡福爾則喪師失律於後而又益以景安泰承恩之因循畏愆而川陝楚豫之民其遭劫者不知幾百萬矣。其已死諸

臣姑置勿論其現在者未嘗不讓罪也。然重者不過新舊換班輕者不過大營轉餉甚至擊解來京之奏承恩則又給還家產有意復用矣。屢

嚴旨之惠齡則又起補侍郎矣。夫蒙蔽欺妄之殺人與喪師失律以及因循畏愆之殺人無異也。殺數百千萬之人而猶能邀國家之寬典朝廷之異數則亦從前所未有也。故近日以來經略以下領隊以上類皆不以賊匪之多寡地方之蹂躪桂懷彼其心未始不自計曰即使萬不可解而新疆換班大營轉餉亦尚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則

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畏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試思高宗純皇帝之時用兵金川用兵緬甸誦親債事則殺訥親額爾登額

以萬里之外奉一廷寄皆震慄失色則馭軍之道得也。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債

事者屢矣提鎮副都統偏裨之將有一膺失律之誅者乎。而欲諸臣之

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純皇帝之聖武又豈見不及此。而此次辦理軍務獨與金川緬甸異者

聖意蓋以歸政在即欲留待皇上蒞政之初神武獨斷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儘平尙無期日而

國帑日見消糜萬一支細偶形司農告匱一念及此可爲寒心。此尤宜

急加之意者也。何以言言路則似通而未通也。九卿臺諫之臣類皆毛

舉細故不切政要否則發人之陰私否則快己之恩怨。即十件之中幸

有一二可行者發部議矣。而部臣與建言諸臣又皆各存意見無有不

議駁并無有不通駁則又豈或虛實不審而一藥留中則又不可。其法莫如隨閱隨發或面

諭廷臣或特頒諭旨皆隨其事之可行不可行而明白曉示之。即或有彈劾不避權貴

者在諸臣一心爲國本不必更避嫌怨且即以近事而論錢漕初彭齡皆常彈及大僚矣。未聞大僚敢與之爲讐也。若其不知國體不識政要冒昧立言并或敢攻發人之陰私則亦不妨使眾共知之以著其非而懲其後。蓋諸臣既敢挾私而不爲國則更不可無煩君上之迴護矣。何以言吏治則欲肅而未肅也。吏治一日不肅則民一日不聊生。民一日不聊生而欲天下之臻於至治不可得。夫欲吏治之肅則督撫藩臬其標準矣。試思十餘年以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幸而皇上親政以來李奉翰則已自斃鄭元璣則已被糾富綱則已遭憂江蘭則已內改此外官大省據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時則有節禮有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餽謝者尙



未在此數也。以上諸項又甯增無減甯備無缺無不取之於州縣而州縣則無不取之於民錢糧漕米前數年尚不過加倍近則加倍不止督撫藩臬以及所屬之道府無不明知故縱否則門包站規節禮生日禮幫費無所出也而州縣亦藉是明言於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數倍者實層層衙門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縣亦恃此督撫藩臬道府之威勢以取於民上司得其半州縣之入己者亦半初行之向或有所畏忌至一年二年則已成爲舊例牢不可破矣訴之督撫藩臬司道皆不問也千萬人中亦或有不肯冤抑赴京上控者然不過發督撫審究而已

即派欽差就詢而已。執事試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欽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亦不過設爲調停之法使兩無所大損而已。若欽差一出則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滿載而歸而心始安而可以無後患是以州縣亦熟知百姓之技倆不過如此百姓亦習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於激變湖北之當陽四川之達州皆其明效大驗也。某以爲今日

皇上當先法

憲皇帝之嚴明使吏治肅而民樂生然後法

仁皇帝之寬仁以轉移風俗則文武一張一弛之道也。某不敏自接待以來未嘗敢以一事干求即此回入都亦未敢一語執事之門此皆不能逃執事之察識況今日已請假歸里又豈反有所干求於執事乎而必欲一貢其狂愚者受

恩深重實望一日即底盡平庶與海內士大夫共食成平之福耳。執事見之或蒙采其芻蕘於沃心造膝之時隨時隨事進說則鄙人之上願也如以爲無可采而置之亦其次也。或竟欲罪其狂惑則區區晉國魏絳尚不逃刑況某之早聞教於君子乎且自去春大考陳疏以後自分當得不測之誅蒙

聖天子知其愚而寬其罪則某已受再生之德又何敢知而不言負覆載之生成乎。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同治庚午五月)

原任翰林院編修洪君墓表

嘉慶四年陽湖洪君稚存方官翰林上書王大臣言事乞轉奏奏上

上命軍機大臣鞠之下於理擬重辟

上賞其死罪遣戍伊犁。閏二年京師旱

特頒詔旨赦之還。君歸八年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四

君諱亮吉初諱蓮又諱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

晚號更生而稚存之名特著其先歛縣人遷武進今析

治爲陽湖人曾祖環拔貢生山西大同府知府崇祀名

宦祖公案國子生貤贈儒林郎贊武進趙氏遂遷焉父

翹國子生累贈奉直大夫娶蔣氏贈宜人是爲君妣

君生六歲而孤隨蔣太宜人僑居外家就塾讀書甚穎

慧每夜蔣太宜人親課之爲訓解字義於制舉文字外

并好爲詩歌輒驚其老輩年二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旋

中本省鄉試副榜年三十五始中順天鄉試舉人又闕

十年成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編修逾兩年充順天鄉試

同考官尋奉

命視學貴州既事還朝適楚黔教匪煽亂蔓延秦蜀

會

高宗純皇帝大考翰詹等官試題爲征邪教疏君力陳

內外弊政數千言、慮紙竟、雙行書之。

高宗純皇帝方欲用君、而君仲弟某訃至、君亟移疾歸、無何

先帝登遐、君以奔

國喪詣京師、時楚蜀軍事孔棘、

上焦勞特甚、君遂有上書王大臣之事、方君書上、禍不

測、旁觀皆危之、而

聖主鑒其惻忱、卒用保全、其出都門、送者爭致饋遺、爲

泣下、而君恬然遠行、蓋亦知

上求言求治、不久棄君於荒外、而君之懇直、得見宥於

聖明、實爲千古不易得之遭逢也、君生平於學無不窺

著述甚多、其刊行者有卷施閣集若干卷、三國疆域志

若干卷、十六國疆域志若干卷、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

卷、附結軒卷施閣二集若干卷、君性過人、事蔣太宜人

至孝、太宜人沒、君方在處州、家人先以病告、歸至郡城

之八字橋、得凶問、失足墮水、幾死、篤愛諸弟、存沒無間、

娶蔣氏、封宜人、有婦行、先卒、子節孫、舉人、符孫、胙孫

齡孫、女二、嫁娶皆士族、孫穀曾、彪曾、宛曾、瑒、曾、序曾、

孫女一、君以嘉慶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卒、以是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葬於武進縣德澤鄉前橋祖塋之昭、其

同年友無錫秦瀛爲之表其墓、

秦瀛撰 小峴山人續文集卷二

翰林院編修洪君墓表

天忠孝爲庸行之常、而不磨者至性、文章乃千古之事、而難得者通才、是以郭李著美於人、倫顏謝騰聲於藝苑、若欲並推準的、咸歷名實求之古昔、往往難之、乃今見之於吾友洪君矣、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常州陽湖人也、先世居歙縣洪坑、至君祖公棠、贅於常州、趙氏遂遷居焉、公翹國子監生、累贈奉直大夫、母蔣太宜人、君生有奇姿、聲稱英物、六歲遭贈君之喪、無所依倚、總母寄居外家、外王母裴太儒人、極愛憐之、枕石漱流之語、決其將興、凱風棠泉之思、策之自勵、其時君方處困、蔣亦居貧、太官人展遺從師、夕而考業、寒月一好、秋堂一囊、讀甫畢而雞號、寢未寧而漏絕、此後之機聲燈影、圖所爲志也、學既博通、才唯伉爽、師則青藍相代、友乃章弦交繫、養志之歡、或慰之窺客、負米之悵、恒輔以備書、每當沿湖江湖、勞劬郡縣、所遇中朝碩望、海內名流、如朱文正公珪、畢制府沅、袁太令枚、邵編修齊、秦沈都轉業富、蔣先生士鈺、莫不誇董經、以儒典自居、喬爲國器、甲午中副榜、是年始與孫君星衍訂交、合黃君景仁、趙君懷玉、楊君倫、呂君星垣、徐君書受、互相唱酬、謂之昆陵七子、八林之約、把臂非遲、過關之圖、衝寒如見、一時之盛、梓里稱之、丙申、蔣太宜人卒、時王文端公督學浙江、方延校文、家人僅以病告、君星夜還歸、半途得耗、昏迷墮水、幾至不救、歸而辟踊無節、柴毀易狀、趙和死且無恨、哀感路人、劉超、袁不離身、常如喪次、人尤重其孝、云、庚子、舉京兆試、又十年庚戌、始捷南宮、廷試以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王子允順、天鄉試官、



閣中郎奉祝學貴州之

命。故事未散館無在學政者。有之自君始。寒賁甫謝。使節行握。撤省門之棘。論自無譴。集泮林之采。音皆改聽。蓋君至黜教厲。古學崇獎。儒儒購經史。善本及文選諸書。以資誦讀。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浩集說。文章爾雅。選學於是。權輿。經術昌明。鄭志由之津逮。至今。黔人能誦讀。藉君之教也。丙辰。自黔還京。補行散館。以一等留館供職。丁巳春。

旨在上。督房行走。戊午。大考。題有征邪敬疏。君力陳內外積弊。至數千言。裴顧感時。孫殊論事。揭流民之狀。而圖之目前。發流涕之言。而聲之紙上。固知其失愚忠而欲効懷朴者。而思陳者久矣。迨已未值。

皇上親政之年。正川陳用兵之日。君忡忡。葵抱。慊慊。芻私。引素食。以爲羞。伏青蒲而求取。遂乃上書三府。九重。致冒昧於語言。幾莫全乎要領。幸賴。

如天之度。加之不殺之。

恩。俾得荷戈。荷戈遠戍。絕漠。經天山之日。已分魂歸。度玉門之關。敢期生入。乃磨盾之墨。猶濕而。

賜環之詔。已行。時因京師久旱。奉。

命。清釐庶獄。且查在新疆年久者。將行寬典。君到戍。纔及百日。

特荷。

恩。自釋回。

膏雨同飛。

仁風曲被。并。

示求言之渴。用開進諫之誠。謂狂直若朱雲。詞原過激。念忠愛。

如蘇軾。心本無他。發函傳警。早臣工。留牘早銘于座右。謹哉。帝德大矣。

王言人盡三呼。

天真再造而。

主之誼厚矣。而臣之遇榮矣。於是重望衡茅。言歸桑梓。遂得棲魂。隴畝。偶影妻孥。激流植援。聊供小憩。經邱尋壑。時賦近游。每過徐君之墓。黃公之墟。樹已蒼封。草多烟積。逝者不作。餘生倖存。則詒父老。以桑麻課子。孫以誦讀。藉答。

高厚。以畢此身。亦復奚慕。乃己巳四月。游焦山。歸。衣袖所留。猶是雲氣。江風。忽過。竟散詩聲。蓋到家病不旬日。怡然就化。嗚呼。哀哉。君生於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三日。歿於嘉慶十四年五月。

十二日。年六十有四。娶蔣宜人。先君七年卒。子五人。長飴。孫戊午舉人。次盼。孫次符。孫次壯。孫次剛。孫五人。數皆死。曾。凱。曾。彪。曾。序。曾。君之大節。章矣。至其友于兄弟。惠及朋友。尤復。然於急難之故。准焉於人。喪之戚。嘗以仲弟。歿。引疾去位。歸里。持喪。又其友黃君景仁。旅次安邑。君自西安假驛驛。四晝夜行七百里。哭之於蕭寺中。送其柩歸。二秋。徂。沒。延之之服。有逾千里。結言。元伯之車。俄及。他如義敦。戚。無。誼。篤。師。門。指。困。折。券。之。風。樂。善。好。賢。之。雅。即。云。餘。行。人。孰。能。之。生。平。嗜。好。山。水。窮。極。險。異。足。蹟。所。到。名。勝。殆。周。故。自。發。軼。江。淮。之。始。以。逮。從。軍。磧。鹵。而。西。中。間。關。隴。馳。輪。已。數。萬。里。州。有。九。而。陟。其。八。嶽。有。五。而。登。其。三。竹。柏。相。聞。即。通。之。屐。齒。辟。蘿。在。眼。無。阻。於。樵。步。所。歷。陋。塞。之。他。華。離。之。區。究。興。廢。於。古。今。證。異。同。於。枕。藉。雖。興。託。登。眺。而。義。實。攷。訂。即。至。域。逾。萬。里。身。濱。九。外。而。疏。勒。之。辯。昆。俞。之。輿。論。者。謂。

法顯之志西域通元之注水經不能過也。昔龍門作史乃在涉江而還。長卿著書已是倦游之後。君則早通學海。畢貫經神。受寫定於禮堂。務折衷於涑長。所著左右傳註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漢魏音四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比雅十二卷。史記以下四史謬誤十二卷。三國疆域志一卷。晉書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六卷。西夏國志十六卷。乾德府廳州縣志五十卷。貴州水道志三卷。天山客話二卷。紀程二卷。外家紀聞二卷。附錄軒詩八卷。卷施閣文甲集八卷。乙集八卷。詩十六卷。詞二卷。更生齋文甲集四卷。乙集二卷。詩集四卷。而郡縣志與應奉文字。聲符箋奏不與焉。夥矣哉。其探鑿前聞。牢籠萬有。久已聚將成庫。積可等身矣。若夫雷霆發榮。雲霞煥采。振鬱於搏桑之表。迴瀾於積石之源。元神翕張。精氣回幹。又何大哉。又何盛哉。今其孤館孫等。將以某月日卜葬。君於武進德澤鄉前橋之原。而乞余表其墓道。余與君生既同歲。壘亦齊年。契合性真。脫畧繩檢。顏公乞米之帖。互易楮毫。燕市捉酒之壤。其數晨夕。篇什具在。日月可推。事變相轉。踪跡偶濶。然君既生還於西域。余亦乞養於南陔。幸得合併。復尋歡會。見君齒髮如故。步履益強。方謂聖問屢勤。

天龍行賁。乃龍蛇之厄。哲人其亡。而風水之悲。我辰安在。衣紵蟬其如雲。尊蟻蟻而奚辭。若君者。本未無渝。德行斯諒。他日史官之筆。雷不朽者三。今茲有道之碑。能無愧者一而已。

吳錫麒撰 《有正味齋駢體文》續集卷六

校記

- ①一：當作「五」，見趙懷玉撰亮吉墓誌。
- ②儒人：當作「孺人」。
- ③他：當作「地」。
- ④未：當作「末」。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

武億 汪德鉞 秦承業

武虛谷家傳

君姓武名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六年選山東博山知縣官七月而罷。博山產煤炭上官取給焉使民挽運又按戶納錢買馬以增郵遞且充芻秣之費君皆裁去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而後具狀請旌又建范泉書院以教士居官數月耳欲爲者將次第舉行而杖軍役之事興軍役曹君錫杜成德者隸步軍統領衙門假緝捕爲名而招結無賴十一人橫行州縣人莫敢誰何入博山三日不去君則悉擒之將治以法君錫成德出牌擲堂上不稍屈君撻其脛而數之曰此

朝廷縣堂也余奉

朝廷命宰是堂者也余知有

朝廷烏知所謂步軍統領且牌稱所到之處報縣協捕若來三日矣不吾面何也牌稱二役耳十一人奚自來一一杖之君固以治營卒酗酒事巡撫欲君與某弁和君弗聽而積之忤也及聞是事慮獲咎於步軍統領又入丞劉某之謗遂劾君濫刑罷官日縣民赴省垣乞留者數百人巡撫悔之適入覲令君偕行爲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抗聲謂巡撫曰君劾某令何不明疏其罪顧乃以虛辭陷疆項吏耶時步軍統領意未解聞此言愈怒遂以吏議沮格之而君以不能復官歸君少有異氣年十二卽能屬文塾師課之經輒能舉疑義以相質難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哀痛毀瘠以讀書自勵君父官中外三十年無儋石儲君又不問生計衣食幾不能給歲大水伊洛漫溢居室傾圮君自負敗木植泥潦間塗以沙石覆以葭葦穴一隙通天光僂僂而入不廢吟嘯嘗於風雪中取枯柳供爨薪手僵斧墮傷足血淫淫溢誦讀自若君身八尺腰腹十圍狀貌奇傑多膂力嘗攜弟柘南歸方盛



夏多雨、過泥濘、輒手助推挽、足重繭、不以爲勞。方未第時、居京師、從朱笥河先生遊。及里居、聞笥河訃、徒步往奔其喪。嵩縣典史某賢、而死於官、貧不能歸、解衣資之去。又嘗假賈息置義田、以瘞遺骸。在京師、某顯官爲君父門下士、欲君一見、終不往。其天性摯、愿而介、介自守又如此。君在笥河先生門、以樸學爲同遊所推服。其自京師旋、貧不能歸、仍至博山、授徒東昌、主講清源書院、修魯山、郊縣、寶豐三縣志。凡五年始歸里。安陽令趙君希潢與君同受業於笥河先生者、乃延君至署、訂金石文字。君旋以病歸家。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君遂卒於家。時大臣專疏薦君、迨

特召之

旨下、而君歿已逾月、聞者無不惜之。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授堂笥記、金石三跋、授堂金石續跋、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堂詩文若干卷。

太史氏曰、余與虛谷爲同年友、交相得也。君懷用

世志慷慨自期許。方在魯山時、楚匪至唐鄧、君議當於交口鎮設兵扼荆襄之險、於西山諸村塢立保甲以杜賊之來、計未行而賊果至。君信可謂有用才矣。乃卒以忤權貴爲世所棄。雖然、棄之於千萬人、而取之於一二人、其輕重必有能辨之者、況垂死而受

聖天子之知遇乎哉。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三

前博山縣知縣

詔起引 見武君墓誌銘

偃師盧谷武君既卒之明年其孤穆淳走京師來謁曰先君從游河先生久及官博山也以所學見諸施行克廉以惠乃行懲番役事罷官民歌思之不忘今上廉知其枉

特詔檄調來京而先期厭世命也公悉其本末既詳乞銘之以彰不朽則死者誠不死也予不獲辭案狀君姓武氏名億字虛谷先世由懷慶軍籍遷偃師當國初時爲君之曾祖君祖朝龍考紹周雍正癸卯進士歷官至吏部郎中事蹟見河先兄所作神道碑兄弟六人君第五貌魁偉少喜讀書年十七喪父將冠母孟生母郭皆逝時伊洛溢屋圯架滂隰以居誦讀不輟斧朽木燎寒傷足血殷不顧年二十一縣試第一明年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歸班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季冬之官問土俗利病楚比邱尼勸節儉勸范泉書院進其秀者躬親講授以敦倫實學革煤炭供饋里馬草豆絕不以累民決辭無畱獄禱雨卽沛有干以賄金二千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某矢禱久矣輿情大洽乾隆壬子和伯相兼步軍統領風聞安人言山東反賊王倫未定死密差番役四出蹤跡之于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從十一人橫行州縣入博山境信宿飲博手鐵尺指揮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悉取執之杜成德尤倔強出牌擲之堂瞋目厲聲曰吾輩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也不肯屈膝君立命役搥其脛伏地杖之曰牌役二名此外十一人爲誰且牌文明言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何也吾通揭汝等騷擾狀矣于是咸叩頭求解去其事喧傳省中曰武博山鹵莽禍叵測且所緝何犯也將累及上官時則委員絡繹于道有府佐劉大經者不悅君駕說于大府曰武令濫責無罪乃直書其事劾之伯相哂曰是暴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強項令地也封還其疏乃易以任性行杖空言奏上報罷其時聞縣民聞武君去官攜老弱入省幾千餘人乞畱我好官大府察其情悔之曰必還汝知縣姑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 觀將爲謀捐復策而伯相總吏部駁之其說遂寢謝曰君優于學且清貧爲授館于東昌啓文書院君雅不欲以己事累博山父老遂就聘其後館于亳州臨清魯山安陽鄧州無虛歲所至以小學經史古文倫品教生徒曰安往非吾學何必仕然知君者成歎惜之嘉慶四年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二〇

今天子親政、和既伏辜、

詔各舉所知、于是君之去官事聞、

敕吏部、原任山東博山縣知縣武億行文豫省巡撫、咨部引見、將革職原案查奏、十一月二十九日

旨也、而君先一月病終于里、嗚呼、天何既白其令名、而又奪之壽考耶、豈陽德消長、復之難、而亨尤不易耶、君勇于著錄、有經讀考異義證、金石跋、詩文集百餘卷、藏弄于家、可爲不愧好古遺直者矣、生于乾隆十年乙丑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于嘉慶四年己未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五、配呂孺人、男子三、穆淳、優貢生、景淳、後于叔父、盛淳、女子子二、孫一、未、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嗜古若渴、氣食牛、姬民慈母、愛不渝、不畏強禦、剛純鉤、先追詔逝、賜道州、直幹屈鐵、銘松楸、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五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訓察、其役攜徒衆、持兵刃、於民間凌虐、爲暴、歷數縣、莫敢何、聞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卽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

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卽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叅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安杖平民、劾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証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 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表、

姚鼐撰 《惜抱軒文後集》卷六



君姓武名億字虛谷一字小石自號半石山人河南偃師人乾隆三十五年舉于鄉四十五年成進士五十六年選山東博山知縣官七月而罷君之官博山也縣產煤炭上官咸取給焉民苦挽運又舊不置驛按戶納錢買馬以充郵遞徭秣之費民則供之君皆裁去民不務農以逐末而耗其財君繪流民圖以感之民多化者有奸民與商賈雜居寺觀爲諸不法事君嚴懲之俗遂革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而後具狀請旌又建范泉書院以教士居官數月所欲爲者將次第舉行而杖軍役之事與軍役曹君錫杜成德者隸步軍統領衙門假緝捕爲名而招結無賴十一人橫行州縣人莫敢誰何入博山三日不去君則悉禽之將治以法君錫成德出牌擲堂上不稍屈君撻其脛而數之曰此

朝廷命宰是堂者也。余知有朝廷烏知所謂步軍統領。且牌稱所到之處報縣協捕。若來三日矣。不吾面何也。牌稱二役耳。十一人奚自來。一一杖之。君固以治營卒。酬酒事上官。欲君與某弁和。君弗聽。而積之忤也。及聞是事。慮獲咎于步軍統領。又入丞劉某之謗。遂劾君濫刑。罷官。日縣民赴省垣乞留者數百。人上官悔之。適入覲。令君偕行。爲謀捐復。章佳文成公在朝堂抗聲謂上官曰。君劾某令。何不。明疏其罪。願乃以虛辭陷疆項吏耶。時步軍統領意未解。聞此言愈怒。遂以吏議沮格之。君乃以不能復官歸。君少有異稟。年十二卽能屬文。塾師課之經。輒能舉疑義以相質難。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哀痛毀瘠。益以讀書自勵。君父官中外三十年。無僭石儲。君又不問生計。衣食幾不能給。歲大水。伊洛漫溢。家室傾圮。君自負敗木植泥潦間。墮以沙石。覆以葭草。穴一隙。通天光。偃僕而入。不廢吟嘯。嘗于風雪中。取枯柳供爨薪。手僵斧墜。傷足。血淫淫溢。誦讀自若。君身長八尺。腰腹十圍。狀貌奇傑。多膂力。嘗攜弟樞南歸。方盛夏。多雨。遇泥濘。輒手助推挽。足重繭。不以爲勞。方未第時。居京師。從朱笥河先生遊。及里居。聞笥河訃。徒步往奔其喪。高縣典史某賢而死于官。貧不能歸。解衣資之去。又嘗假買息置義田。以瘞遺骸。在京師某顯官爲君父門下士。願君一見。終不往。其天性摯厚而介介自守。又如此。君在笥河先生門。以樸學爲同遊所推服。其自京師旋貧不能歸。仍至博山。授徒東昌。主講清源書院。修魯山。郊寶豐三縣志。凡五年始歸里。安陽令趙君希

太史氏曰余與虛谷爲同年友交相得也君懷用世志慷慨自期許方在魯山時楚匪至唐鄧君議當于交口鎮設兵扼荆襄之險于西山諸村塢立保甲以杜賊之來計未行而賊果至苟充君之才豈不能有所樹立乃卒以忤權貴爲世所棄雖然棄之于千萬人而取之于一二入其輕重必有能辨之者況垂死而受

專係星術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先世居山東聊城縣勝國時有遠祖名恂者以指揮使駐懷慶遂爲河南人曾祖維翰國朝順治間遷偃師祖朝龍有隱德載在方志俱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父紹周雍正癸卯科進士由安徽東流縣知縣行取主事官至吏部驗封司郎中監督倉場有政績嫡兄三人修俊伸同母兄一人倬第一人儒億生於京邸少有異表不苟嬉戲八九歲以朱墨點定明代名人制義第其高下父驚愛之年十二徧覽九經諸子爲文下筆千言年十七至十九連遭父及母孟氏生母郭氏喪哀毀骨立鄉里感歎億父故清宦官中外卅餘年家無儲石儲值伊洛巢盜宅舍盡圯億就高架木爲小屋讀書其中嚴冬衣敗絮或遇大風雪持斧取出薪燃火手僵斧落傷足血沒踝忍痛歸誦書益力服闋應縣試第一入學爲附生乾隆庚寅科中式本省鄉試第六名舉人三應禮部試皆報罷因遊朱學士筠之門時學士負海內文望門下士多一時賢俊闊達不羈之才億盡與交遊而獨以文章氣誼相勸厲學士雅重之爲延譽然性樸直不喜干謁惟布衣履躋就日下書肆購異書所得金石古文皆爲攷證學日益進庚子科成進士五十六年謁選授山東博山縣知縣縣多山土瘠民不務農業地產石炭石礬燒作琉璃器皿供億繁多商賈輻湊奸宄所在匿迹億下車思所以變易風俗然後以經術飾吏治因校士發策問邑中最敗風俗者附郭佛寺多女尼常衒服作佛事遊園閨閒聚觀者揉雜生事億汰存其老病廢疾者餘悉遣嫁之歲時出講

鄉約至遠僻村落因加諭教訟事無大小至則判決之或呼冤不及具詞狀召兩造折以片言無不得其情而去胥吏無所施其弊縣僻無驛傳有急事假里馬以供役轉相利便其德禁革之前官有以石炭饋上官者授以成俗德察民運載山徑中大不便手疏其患苦請除之捐貲立書院於城東范文正祠傍邑人感激輸將閱兩月工竣命曰范泉書院親臨講課口授指畫示以訓誥文字通經術樹風節之要士皆勤奮檄治鄰邑煤窯獄戶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進典史揮億威望不敢言億廉知之因辭雨請典史吾禱於神雖貧不為墨吏也雷鑑實聞之時方震雷典史驚悚遂獲對雨先是縣營弁某有不法卒張保曾為弁奪娼為妾億因他事治之急弁屬上官某為緩頰不聽自是佛上官意會有步軍統領衙門番役頭目曹君錫杜成德者倚朝貴勢出都按事招從惡少十餘人縱飲博橫於縣中億擒至堂下稱奉要人令不服罪按法笞辱之時乘政者勢張甚外臺多承望風旨上官某問之以為禍至無日矣乃厚贈番役行而假名濫刑平民幼億罷職億官博山幾七閱月耳縣民聞億受代則扶老攜幼率千餘人赴省乞留大吏某故賢者幼億時特為守所持及見民情大感動因入覲約與偕行為籌捐復時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見大吏於朝謂之曰例禁番役出京畿奈何責縣令按法之非且隱其責而劾強項吏何也大吏笑自悔然卒格於部議歸博山民猶謂當復任老弱還迎界外告之故人人哭失聲已而相與館故令家於縣中朝夕饋問億愈不忍以家口累民乃遣歸其鄉而自閒遊東昌臨清間藉書院以餬口至河南詣好士友人與修縣志以終其身嘉慶四年十月卒於鄧州客館得年五十有五

是冬有旨命朝臣密保內外員操守端潔才猷兼濟及平日居官事蹟可據者赴部候旨召用億名在保薦中縣令捧檄至門亡已一月矣億至性清篤生平重風義嘗由都奉兄倬樞南歸乏資策手輒鹿車不避溽暑泥濘比達里門足重蘭既葬為之立後族孫有孤貧者十五年與同爨聞師喪千里奔赴嵩縣典史某卒喪不能歸解衣質錢資之行設義田縣北郊收偃師之棄殤者冀以厚風俗在魯山時楚匪擾至河南唐鄧之境億為令區畫議復魯陽關設兵防交口鎮以扼荆襄要路立保甲西山諸鄉場防逸賊竄匿未及行而交口鎮西山俱被賊焚掠無餘鄧州既經蹂

躪士民禦賊死事者未得申上其實億勸立國殤祠以厲鄉勇其以維持風教為己任類此億通貫經籍講學依據漢儒師授不蹈宋明人空虛臆說之習所著經義原本三代古義疏通賈孔疑滯凡數百事所得列代金石為古人未見者數十通因之攷正史傳者又數十事今中州人知讀古書崇經學投訪碑刻備一方掌故多自億為倡始云撰羣經義證經讀攷異三禮義證讀史金石集目授堂金石跋錄讀詩文集札記之屬數百卷與修魯山州寶豐安陽四縣志行於世子三人穆慎景清盛清孫未

舊史氏曰武君真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令久於其任治行當不止此為縣令者人人如億吏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墨吏負帛愈多去之愈有所牽掣強項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詬嫉不遇非常察舉之

詔何以屬廉節耶予與武君交最密知其事始末甚悉及子罷山東廉使任為阿附朝貴者所媒孽事大類武君獨為君子求治太急固俗所忌耶抑過非其時也直隸多聞之交又獨一個悲已

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汪君德誠行狀

曾祖父桐、縣學生、妣江氏。

祖父周煜、歲貢生、妣黃氏。

父文燁、妣楊氏。

安徽安慶府懷寧縣欽化鄉一國人。汪德誠字崇義，年

六十三。

汪氏系出唐越國公華，世居歙州績溪。宋末有賢五者由婺源大坂遷懷寧，至熙寧、越三世，文清當明中葉，由玉照鄉遷今懷寧之古埂壩。自周煜以上五世皆府縣學生。周煜及事高祖妣胡，以孝友聞。婦黃適姑江，危疾剝股和飲食進之。文燁植德尤厚，子弟世守家法。君幼稟庭訓，為文舉筆立就。從舅氏楊明經家，洙受易、潛山張太令必明質經史，先後受知朱學使筠、泰學使潮。應丁酉科選拔，會父卒，星奔，痛不欲生，居喪依禮，服未闋，剝股療母疾，不瘳。舉乾隆戊申順天鄉試，嘉慶丙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補禮部精膳司主事，遷儀制司員外郎，充實錄館纂修官，會典總纂官。二十二月，保送御史。適以會典謄字奪職，旋請復舊次銓部，開戶部，飭讀書課子孫。越四載卒。君立身以知恥為要，嘗謂孔子論士行已有恥，恥其不潔者而已。孟子言人有所不為，不為其不義者而已。究其極，伊尹恥其君不若堯舜，君子終食之間不違仁，而造端必自富貴貧賤始。大興朱

文正廷巡撫安徽五年，政體寬大。君始舉於鄉，獻撫軍論曰：放流屏逐，經有明文，弛而不張，文武弗為。公能易寬為猛，俾吏雖慈母之懷，侍嚴師之側，吏不望風股慄，盡滌宿弊者，吾不信也。宋朱子按浙，官吏憚其風采，解印而去者大半，始克舉行荒政。民困漸蘇。今宜法子產之治鄉，不宜如曹參之治齊。宜如蜀相諸葛武侯，不宜如東海相劉寬。且天子代天治民，天之元氣也。封疆大吏代天子治民，天之雨露霜雪雷霆也。霜雪之過，抑也。不固，雨露之滋生也。亦不茂，疾風迅雷之散陰氣也。不力，和風甘雨之宣陽氣也。亦不暢。抑鄉僻諸葛之不同，申韓也。公檢知之，如強悍之族，不肅於鄉，游詞巧飾之吏，不斥於西蜀，子產豈得為惠人，而忠武又何以亞管蕭耶。故號虎不除，麟無以為仁。鷹鷂不逐，鳳無以為威。狼莠荼孽不殄，嘉禾無以為生。無賢愚知之。公不忍於面會其效之人，而獨思於量，然旬日入升之赤子耶。文正未之從，後頗悔之，對僚吏每以為言。再任安徽及調撫廣東，稍嚴肅焉。己未春，文正被召，君在庶常館，上書曰：海內仰望明公，不啻若宋仁宗之有韓范，明孝宗之有劉謝。茲竊有獻於公，其大綱有四：一曰補。成德處時世之盈滿者，易驕，救驕之弊在戰兢恐懼而持之以敬。席人物之殷富者，易奢，樂奢之弊在節省簡約而持之以儉。能敬天地與祖宗，則天與祖宗所遺之百姓必時懷一夫勝子之戒，而如保赤子。召公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二〇

公所謂以小民受天永命者也。二曰教。皇子擇老成端厚、通達治體者輔翼之、讀經以識道齊之本、讀史以識治亂之原。如唐太宗帝範、真德秀大學衍義等、功當熟讀、以助其聰。若詩賦字畫、無益治道、惟天縱多能、可以兼之。不然、寧急其本而緩其末可也。三曰慎用人。以舉衆職。夫利口便捷之人進、則持重敦厚之人黜矣。奔競營謀之人得志、則廉恥道喪、而剝損及於閭閻矣。大學戒長國家者用小人、張釋之阻漢文帝嘗嗾夫、千古通鑑也。凡內外臣工、以節操為重、廉隅為先、而後察其才而器使之。說者說非才無以集事、固已。然操守固、才猷乃助以為善。若無操守、才具愈敏、資之為毒而已。使貪使詐、或多事之秋、權宜之術、不得已偶一為之。但此輩如蠅虻螫毒、近輒傷人、終不如此痛加擯斥之為愈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廣開保薦、破資格以用之、復久於其任、而罰亦及於保薦之人、則各慎所舉、而人才出矣。四曰辨上下以定志。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而風俗日靡、兩大之力、何以能支。惟以節儉導之、則財之流也緩、而物力可以漸及。惟以等級定之、使貴賤以等、踰等則治之以罪。此於辨分中寓博節之意、法未有善於此者。國家亦有嚴禁矣、而有司視為具文、是以商賈奴隸之用財、有千百倍於凡民、且上擬於公卿者。今凡車服、與馬、器皿、屋廬多為等級、復三令五申、大吏嚴飭於州縣、州縣實行於民間、而以此為考課、則財

用節矣。親民之吏、莫切於州縣。州縣者、治亂之本也。今各布政使司所轄無邑無虧空、姑以安徽計之、則他省可知矣。愚意以今日為斷、嚴核其數、上之戶部、而累不及於後任。如使後任承虧空、雖廉如伯夷、致如子產、皆束手受縛、民困何由蘇耶。至銅漕鹽關四者、財用之大端、如人之有手足四支也。今積欠生弊、貴州產銅之地、遠達於晉時。雲南虧空、更僕不能數。衛丁貢累州縣、即以挾持州縣食鹽引累波及平民。關稅盈餘、市價昂貴、此豈天下之細故耶。不亟為變法而整齊之、將受其弊。易曰、窮則變、通則久。因時制宜、此其時也。軍旅素未學習、禁州縣更有壯丁而不使統兵、兵之練營伍者徒有虛名、而老弱不可用、使不嚴為練習、何以待變。通日小醜、跳梁雖不難撲滅、然糜餉疲兵、亦已數年矣。堅壁清野之說、自為上策、更宜使各縣團練鄉勇、縣令即為主將、十總以下統之、即可守要害、廉可省兵餉。或本縣賊多、單弱不支、則令鄰境鄉勇并禦之事、平各歸其鄉。而險要之地、仍選帥督官兵守之、倘亦策之可行者乎。官禮部曰、書吏言乾隆年間司員見堂官皆長揖、後乃易為半跪。河間紀文達時為尚書、君會試座主也、上書曰、竊聞劉家宰長吏部、見屬官復長揖、而喜之。自古宗社之鞏固、由士大夫之植氣節、而氣節之能植、由豫識有廉恥。廉恥者何謂、不苞苴饋餉以營利達、不脅脅諂笑以羞妻妾而已。聞吏禮二部之不長揖、與前後



筆之不守舊規也。不過數十年。一則效競之風。一則長驕傲之習。竊以昔人制禮。每折之於豪釐。君子守禮。亦爭之於微末。且夫立殿陞殿數十年。而尺寸不踰者。託孤之大臣也。立於朝而淮南寢謀者。大將軍之揖客也。即如一臺參也。而韓文公與李中丞爭之一坐位也。而顏魯公與郭璞射爭之。彼豈好為是曉曉哉。亦謂禮制之不可踰焉耳。大抵屬吏之於長貳。苟非喪心病狂。誰敢倨傲不恭。故不患其不能屈。患其屈而習為脂韋。流為苟賤。此則士君子之所隱憂也。古士大夫雖貴賤不敵。而相見以所敬為拜之先後。國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猶尚答之。今不敢妄希上官之加禮。但遵舊制。何不可行耶。文達諳而善之。即改復長揖。山東巡撫議以肥城邱氏為左邱明後。據廣韻引風俗通為證。咨部請立五經博士。因為議曰。唐林寶元和姓纂於邱氏云。齊大夫封於營邱。支孫以地為姓。左傳有邾大夫邱弱。於左氏云。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為氏。後乃出左邱明云。齊國臨淄縣有左邱明之後。舉左雍。左思為證。林寶為傳。開士隋志錄譜系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顯慶中呂才撰姓氏錄。開元中柳沖修改唐韻。又天寶所修。案證風俗通。實執姓氏英賢傳。王僧孺百家譜。而姓纂邱氏獨不用。應劭說必證據明白。始削之。邱氏譜近出。去林氏又千餘年矣。乃反引風俗通為證。其不可信者一也。況支派以郡望為準。故一元氏也。元城之元出

衛元咺。洛陽之元出魏拓跋。一周氏也。汝南之周出周安王。沛國之周出周赧王。一王氏也。太原瑯琊之王出王子晉。北海陳留出田和。東海出畢公高。高平京兆出魏信陵君。今考廣韻云。邱姓出吳興。河南二望。風俗通曰。魯左邱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營邱。支孫以地為氏。代居扶風。漢末邱俊持節江淮。為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吳興。是應劭惟以河南一望為邱明後。與肥城何涉乎。其不可信者二也。邱氏譜始以為姜氏封於營邱。以邱為氏。後因齊胡公難奔楚。為左史倚相。其子又因乾谿亂奔魯。為太史。生邱明。遂以左為氏。復謂邱明十五世孫起避王莽微辟。去左襲邱。考廣韻及姓纂。於邱左二氏迥別。今乃依違二者。改易頻煩。又姓纂於左氏下云。魯左邱明。楚左史倚相。於左史複姓下云。有左史倚相。俱以倚相。邱明別族。今乃以倚相為邱明祖。又載漢光武時高孫邱堂左氏。稽含志跋云。建武六年十六代孫邱堂黃沐謹書。東漢之初。無此稱謂字樣。又叙文溪郵。決非漢人手筆。種、紕繆。假託顯然。其不可信者三也。或謂善善欲長。然欲報左氏傳經之功。而俾非種冒承左氏有靈。其式憑耶。從前奉祀生之立。已失考於前。一誤豈容再誤。竟罷其請。識者體之。鄭康成注周易雜卦傳。大過。顛也。曰。自此以下。卦首不協。似錯亂失正。朱子本義亦曰。以下卦不反對。或疑錯簡。君作反對互圖以明其義。謂自乾坤至井困三十卦。自成恒至

史^④三十四卦、一陽之卦六在前三十卦中、一陰之卦六在後三十四卦中、扶陽抑陰義也。前終以晉、明夷、井、困者、晉、明夷、離為主、井、困、坎為主。即上經終坎離意也。後終以既、未、濟、特倒夫於末者、夫盡復為乾也。前為陽、故一陽二陽卦多在前、後為陰、故一陰二陰卦多在後。大過四陽、始五陽也。三陽以陰陽各半、前八、後十二。漸、既、未、濟皆三陽也。正對之卦凡八在前、五、夫、始、凡八在後。漸、互、未、濟、歸妹、互、既、濟、既、未、濟又相互。統既十六卦、乾、坤、剝、復、夫、始、既、未、濟、大過、頤、睽、家人、蹇、解、漸、歸妹是也。互剝、復、蹇、解各四在前、互始、夫、既、未、濟、頤、大過各四在後。互家人、睽、共八、前後各二、互乾、坤各四、前乾一、坤三、後坤一、乾三、互歸妹、漸各四、前六、後二、通計之、亦皆四也。是非特大過以下反互對無錯、而雜卦之旨明、即上下經陰陽反正之旨亦無不明矣。其讀易曰、以世運言之、則治日少而亂日多。以時序言之、則溫和清明之日少而陰晦寒暑之日多。以人言之、則君子少而小人多。以事言之、則吉少而凶悔吝多。是皆陰陽之推遷、而浸至偏勝者也。自有易、而寒暑可以正、四時可以調、亂可復治、小人可化、為君子、凶悔吝可反而之吉、此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大人否亨者、方深則不可救、故必身否、而道乃亨也。休否大人吉者、將濟則不得不救、故必休否、道乃亨也。老子主退處、只一謙卦可了、然以與為取、以翕為張、流為陰謀、誦詐、聖賢則自視

然、惟見己之不足而已。震下乾上曰无妄、而雜卦又曰災、何也。蓋乾、誠也、震、動也。動而能誠、則不計吉凶悔吝矣。動而倫理、則得吉固其常、即凶悔吝亦時運之適然、而非其所應得者、故雖災无妄。子弟之過禁於少時、則家道正、臣僚之失絕於初進、則朝政清。自古興亡治亂之機、伏此。大畜、童牛之牯、元吉。傳曰、有喜、謂此也。過涉滅頂、凶、无咎者、處大過之時、為大過人之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事雖凶、其過涉之節不可咎也。史稱文祥才疎意廣、卒無成功、然前之救難、後之殉節、俱不可議。兒為悅、而上文又兄之主、疊山所謂從容就義、文山所謂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者也。讀尚書曰、咎女二十有二人、焉、鄭、偽、孔皆不數稷、契、皋陶、鄭無四岳、有夏、折、伯、與、朱、虎、熊、羆、四人。焉、孔無此、而以四岳為四人。按史記五帝本紀曰、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禹、彭祖、自堯時皆舉用、命十二牧論帝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下乃歷叙四岳等十人事、而總結之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是太史公有稷、契、皋陶、且以四岳為彭祖、故舉彭祖之名於前、叙四岳之事於後也。唐楊倞注荀子云、彭祖、堯臣、名、銀、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七百歲。此言必有所本矣。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王當為大。左傳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此其證。讀詩經曰、毛傳兩言后妃有蘭、睢之德、又言德威者、宜有鐘鼓之樂。齊詩匡衡說同鄭箋、以



儒藏

淑女為衆妾。正義又以妾意釋傳誤也。小民勞苦之情。先時而發之。則有以安其心。而作忠勇之氣。過時而發之。斯失其機宜。而無救於危亡。自我而發之。則有以服其中。而動慷慨之誠。自彼而發之。斯取其怨恨。而無解於離叛。宋徽得之。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就。以為猶答韻。然毛詩古文聲可通轉。吳越春秋。河上歌曰。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用韻與毛詩同。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夏。楚也。革。鞭也。尚書。擬作官刑。朴作教刑。古以與通。江有汜。不我以筭。云。以猶與也。此謂聲與色。夏與革耳。諸禮經曰。士冠。筮日。卦者在左。卒筮。筮者執卦執以示主人。特牲饋食禮。筮日。卦者在左。卒筮。筮者執卦執以示主人。書。高。皆卦者事。執筮。主人皆筮者事。士冠。不言筮者。文不具耳。鄭注以士冠。書卦為筮人事。特牲。書卦為卦者事。誤也。親迎。北面奠雁。再拜稽首者。女父筮於戶西。西上右几。以先祖之遺體授人故也。婿拜。主人不答者。亦假先祖之靈以授之。不敢當其禮也。鄭注謂主為授女。故氏謂以女在房。失其義矣。父為長子三年者。以先祖之正體摧傷。大宗特絕。故等諸臣之喪。君子之喪父。妻之喪夫。後世易以期服與衆子等矣。宗法廢矣。若不可復。而服制仍之。猶隨羊意也。朋友總麻。然孔子喪由。回若子而無服。門人喪夫子若父而無服。則朋友之以道義交者。若喪兄弟而無服。宜也。孔子沒。門人心喪三年。漢時有以師

喪去官者。後人推其恩義之輕重。而內斷於心可也。諸同官曰。市廛雜運。盜賊奸匪之藪也。司市。司穢。司稽。胥肆長。層累稽察之。此市清獄簡。而比匪無所容也。曹參以市獄並言。達此。泉府掌飲市之不信。貨之滯於民者。以其賈賈之。償其直。而不使折閱也。滯可以賤買。而必償其直。不時而買。其償必賤。而必從其抵。先王一以利民。而已無與焉。古人重喪禮。族師。鄧長。有治喪紀。相葬埋之事。秦漢風俗近古。史記項羽本紀。每吳中有餘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陳平傳。里中有喪。往侍。以先往後罷為助。諸禮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與便從俗同義。鄭氏謂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不若楚詩。賓之初筵。喬舞笙鼓曰。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盥其聲。正義引鄭志。若趙商云。衛殷之微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此解之善也。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鄭注不言陳犬。或無脩者。韋氏以致命。按犬馬不上堂。故陳酒執脩。其將命則曰一犬。下云守犬。曰犬。則授脩者。此為食犬。故畧之。竊姑承予以授脩。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此即平詩。俟我乎堂。俟我乎巷。悔予不將。不送意。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是也。注謂不親夫以孝舅姑。說美而非本旨也。諸春秋曰。隱不書即位。教梁以為先

君之欲與桓、非正、既勝其邪心、以與隱、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不知惠命隱攝、隱惟以父命為尊、若曰先君亂命、不可從伯夷之逃、又何為乎。傳十八年、秋、救齊、救梁以為善。然合前後觀之、莊三十二年冬、秋、成、邢、閔元年春、齊人救邢、二年十二月、秋、侵衛、十四年秋、秋、侵鄭、其勢熾矣。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秋、救齊、齊桓懷秋、救邢、秋、乃不修前怨、竊假伯緒、雖魯而救之、其志蓋不可測。是年秋、即據中國諸侯、以伐諸侯、逆當冬、邢人、狄人伐衛矣。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二十一年春、秋、侵衛。二十四年、秋、伐鄭。三十年、秋、侵齊。三十一年、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大抵攝攝於閔、僖之時、齊、魯、晉、衛、鄭、邢、疊遭蹂躪、宣、成以後、分赤、白二種、其勢稍衰、晉屢敗之、滅之。然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成九年十二月、白狄伐晉。襄十八年春、白狄來。征伐會盟、盡與春秋相終始、故善狄救齊之說、非通於春秋者也。傳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公羊以書人為敗。考莊十年書荆、二十三年書荆人、傳元年書楚人、四年書楚屈完來盟、二十一年書楚人、又書楚子。是時楚成王執宋公以爭伯、強悍已極、故書子以著其實、而獻捷仍稱楚人。自二十一年至文八年皆然、則抑之之意也。蓋初以楚奔宋伯、宋襄沒、晉文興、襄公繼伯、楚業不成、至晉靈立、趙盾擅權、伯統幾絕、會盟于危、皆繫稱曰諸侯、以見

為敬辭、於是文九年始書楚子使椒來聘。自是訖春秋、征伐會盟無不書楚子矣。遲之久而後進、蓋有所不得已、猶孔子不用於魯、衛、乃之列國、最後始適楚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桓、文、襄、悼、主伯、天下無亂賊之事。自文六年晉襄卒、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夏齊人弑其君商人、冬莒弑其君庶其、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而魯猶內諱子惡事。晉靈昏弱、坐視不收、趙盾有無君之心、陰利其然、故宣二年自弑其君夷、臯先。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猶列叙魯、宋諸國。至九月、有公子商人、之變、十五年、遂統書諸侯盟于危矣。十六年、有宋人之變、十七年、又止書諸侯會于危矣。非因晉伯已衰、不能討賊、故變文以見例乎。左氏於危謂晉受齊賂、會危謂晉與宋平、冠裳顛倒、天地易位、而無人焉以救之、能不為之痛哭流涕哉。馬季長注論語、以三綱五常解困、以損益為文質三統、集注因之。為辨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君臣、禮義乃有所錯。三綱定之自天者也、非夏殷先王所創也、不可謂之因。五常亦然。且孔子言禮一而已、焉以為五常則益之以仁義知信。如其說以衍之、曰、殷困於夏之仁義知信、周困於殷之仁義知信、可乎。蓋困與損益為一事、損者損其禮、益者益其禮。禮也者、吉凶軍賓嘉之謂、非指其辭讓之心之為



禮之端而言也。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湯武革命，故禮亦隨之。然革其節目，而不能革其大體。故同一始加冠，而年違章甫，委貌異其制。同一三加，而收帛升異其名。同一尸，而夏立殷坐，周旅酬。同一降神，而殷先求諸陽，周先求諸陰。同一牲，而異其黑白，亦同一祭，而異其心。肝、肺，同一飲，而異其明水、醴酒。同一尊，而異其山、著、犧象。乃因風氣之淳澆，而有盈縮。監前人之得失，而衷益其多寡，是聖人之善其因也。禮也者，人之堤坊也。其因與損益，亦若是而已。故君臣、父子、夫婦之名，不可即名以禮，而仁義知信之德，不可獨以禮當之也。謂鄭康成、朱晦菴二先生，魂魄疆固，故著迷富而精，學惟其是而已。何漢宋之別？談漢學者，輒輕詆宋儒，宋儒文字，即有疏誤，亦何害為大賢也？君慕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對人言，日之所為，夜必書之。揭經書要義，并時撰箴銘以自勵。謂觸目不懲於心，亦緣飾以為人而已。誠意乃人鬼關，懋念宣懋，必絕其根，飲食男女，正君子用力之地，居喪不自克，下愚不移矣。又云：淳淳以厚藥之，躁率以靜藥之，傲誕以敬藥之，不能精進，病在因循。因字銳齋一字三藥。自乾隆丙戌，立日記冊起，訖嘉慶戊辰七月二十一日疾作乃已。夢寐有過，亦書以自責。立志之早，用力之勇，且銳莫若也。初，紀文達得君卷，駁策題識，援之怪，有自後託及薨哭之慟。朱文正薨亦然，曰：善人沒矣。由庶吉士假歸卜葬，朱

邑中先哲忠孝榜諸學宮。尤重當代賢士大夫，為庸弟孝節處士禮堂銘墓，每稱弟必曰孝節先生。未達時，隱居其鄉之雲田坂，因以自號。雲田性癖，不善技藝，並世人過之，漠如也。獨時時從故紙中索骨朽人為友，遇得意輒低首下拜，以是得狂名。常購古琴懸諸壁，客有過者，請鼓之。雲田笑曰：予不聞陶彭澤故事乎？客頷之。常携琴挾書坐山顛，看白雲出沒，麋鹿狎其前。有樵者素識之，擔薪過山腰，曰：日夕矣，與子偕歸可乎？曰：可。自是以為常。築室近水濱，飯後拋書於牀，攜琴憩石磯，數遊魚，聽兩岸鳥鳴聲，朗吟少陵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違之句。興盡，復入室懸琴讀書，讀倦輒臥，卧輒夢芒屨入深山，踞月高歌，既寤，敢聲歷歷在耳，自是又以為常。俗人厭其迂，時其至望，然去之雲田謂睡我者故琴書山水友也，自撰四一居士傳云：一即雲田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君之志也。君生乾隆十三年二月五日，以嘉慶十三年十月八日卒於京師。春秋七十有一。將沒，猶整衣冠，嚴肅自持，曰：死生命也。娶徐氏，繼室阮氏，皆封宜人。子時瀚，縣學生。時運，國子監生，候補廣東典史。次時泰，女一人，適潛山國子監生徐貴綸。孫二人，師機、師挺。時瀚歸後，以庚午春二月權厝君於欽化鄉黃莊。秋九月，復由里中至京師，攜君遺書乞庸按定。甲子、乙丑間，庸在京師，辱知於君，義不可辭，乃編次周易義例一卷，周易雜卦反對互圖一

卷七經偶記十二卷、女範二卷、說齋偶筆二卷、日記六卷、四一居士文鈔六卷、古今體詩二卷、應制詩賦二卷、時文稿二卷。又有周易集成、禮記集注、論語講義、五經文字異同考、三國志補注、皆未成稿藏於家。庸以君有志當世事、而位不竟其用、經說多三十載前作、能融會儒先、斷以精意。至自治嚴密、雖其生平友好皆不及知、恐久而不彰、無以為來者徵也。因撮其言之深切明粹者著於篇、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臧庸撰 《拜經堂文集》卷五

禮部員外郎懷寧汪君墓誌銘 并序

禮部員外郎汪君於嘉慶十三年十月八日卒於京師。次年其孤浦奉柩歸葬於懷寧。先以書請余爲之銘。嗚呼、學之敝甚矣、世俗說經者不務講明服習聖道、行天下之公是、而求一己之私名、搜取隱僻爲異而不必其中、辨晰瑣碎爲博而不必其當、好惡黨讎、乖隔錯迕、是失聖人所以作經之本意、而以博聞強識滋其非者也。君少稟承朱儒之言、行已有恥、其於經也、辭義訓詁之小者未嘗一一拘守程朱、而大義必宗嚮、而信且好焉。因推明其旨、將以扶正道、率後賢、是可謂君子之爲學矣。余始未識君、居懷寧敬敷書院時、君來偶見余、說詩關雎、言古序及毛傳皆同朱子之說、謂爲后妃求賢作者、鄭康成一人之誤說耳。君因探懷出所著說、則意正同余。自是往來益密。其後君去入京師、中乾隆五十三年順天舉人。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告歸又一見。其後君改官禮部主事、擢員外郎、以公事被議、旋復待缺、遂卒。君所讀經皆有札記、其子編之爲八卷。君年僅五十餘、所歛爲者非第如今八卷也。君深識天下事利病、遇義慷慨敢爲、使嚮行一方、施於政事、亦常有可觀者。惜其仕與學皆未竟、而身沒矣。君諱德鉞、字崇義、祖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二〇

五九一

諱周煜父諱文輝娶徐氏繼娶阮氏子三時浦時澧時

泰孫銘曰篤行好學義之徒志遠事鬱失士模後百千歲敬厥

姚鼎撰《惜抱軒文集》卷八

汪德鉞傳 陳壽撰 汪德鉞字崇義安徽懷南人性孝嘗割股療母疾以拔貢生舉乾隆五



儒藏

上與語輒稱師傅。師與臣工言亦呼秦師傅而未嘗名也。嘗
 諭及前直書房時事。因語左右曰。使非天假師傅之年。朕焉得再與晤
 封。時承業年七十八矣。上命起見。承業為上命。承業為上命。承業為上命。
 賜第在東華門外。其再
 召用
 上欲以第賜之。承業奏來京僅攜子一人。毋須大宅。叩辭不受。
 賞給人養一觔。
 上欲以工部侍郎官承業。論大學士曹振鏞傳知。承業而奏曰。臣兵刑
 不知錢穀。不知若在位而不謀其政。是曠官也。不敢奉
 詔。
 上嗟歎久之。遂除翰林侍講學士。仍在
 上書房行走。承業既受
 上倚任益勤。獻替其造。膝所陳語。皆外弗得聞。適當事有加賦之請。承
 業疏謂江浙自遭災歉。後元氣未復。戶鮮蓋藏。且
 祖宗遺訓。昭然胡可違。于是用事者不便之。道光元年九月。坐語言
 不謹。罷歸。承業雅善藻鑑。嘗欲百齡香中。見江夏陳鑾。賞其俊偉。以兄
 子妻之。後鑾仕至兩江總督。六合姜士冠。應童子試。奇其文。妻以第五
 女。士冠旋以科第顯。江蘇知縣李某。緣事下獄。督屬皆沒遺。二女無所
 歸。將墮樂籍。亟贖出。為擇士人嫁之。江南把總袁安邦。有將略。承業一
 日過其居。與縱談良久。不告姓名而去。會入覲。
 上問江南武弁。有力能挽強而嫺謀略者乎。承業以安邦對。即日
 召用。安邦知薦由承業。來謁謝。承業拒不見。曰。吾以為公也。豈欲人感
 哉。安邦仕終徐州總兵。人皆服承業之有卓識也。年四十妻徐卒。遂終
 身不娶。亦不置妾。晚好形家。言日徘徊山水間。年八十四卒。
 贈三品卿。十二年。
 上追念承業忠諫。有訓迪情殷。景懷落淚。書齋風味。宛如昨日之
 諭并
 特贈禮部尚書。二十七年。
 賜諡文懿。并祭一壇。
 賞銀三百兩。立碑建祠。所著有和
 養正齋屋詩。瑞芝軒文集。

《碑傳集》卷一〇八

校記

- ① 召公公：衍一「公」字。
- ② 「競」上似脫「奔」字。
- ③ 璞射：當作「僕射」，官名。
- ④ 史：當作「夬」，卦名。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一

戴均元 彭希韓 顧春生 陳鶴書 阮湖

梁上國 莊關和 倪模

清故 予告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食全俸 晉

太子太師在籍除名大庾戴公墓碑

公諱均元字修原號可亭姓戴氏江西大庾縣人也戴氏祖南唐柱國忠恭公世居安徽休寧縣之隆阜紫竹園二十五傳至公會祖諱洪度自隆阜遷江蘇甘泉縣之西浮橋戴家村祖諱時懋携二子旅食大庾考諱琛始著籍爲貢生自考以上三世俱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湯祖妣傳周梁蕭妣溫妣江俱一品夫人

國家求舊多世德常熟蔣氏桐城張氏漳浦蔡氏陽湖諸城兩劉氏無錫稽氏大庾戴氏皆繼世入相常熟桐城漳浦諸城無錫以父子陽湖大庾則叔姪然自憲廟設立軍機處爲政府內閣唯受已成事是故班首百寮而不入軍機與值軍機而官在尙書以下者猶皆不得爲真相常熟兩相在未設軍機處以前桐城後再世閣臣值軍機者唯大庾而已

肅廟時輔政之久莫如文端公而公爲其季父文端之父第元官太僕寺少卿者實公伯兄文端之兄心亨與

公同以乾隆乙未成進士散館皆授編修戊戌文端繼之以首選除修撰父子兄弟並在詞垣而主試督學之差星輅交馳絡驛道路故其時階雖未崇天下翕然稱西江四戴已無與比隆盛者公年十二少僕官翰林矣未幾主江南試事而公力學勤苦如寒素赴縣應試率徒步篝燈山寺誦讀常徹夜泊通籍以訖當軸起居服食唯具性坦白無僂町屢封圻居政府一切導人使盡言擇其善必推功焉外諫則以身任務欲道蔽人過失使得竭力比壽登耄耋以相國

予告天下遵尊一身俱備地方大吏又率門下士及再傳弟子而公恂恂怡怡與故鄉父老話桑麻尋釣弋舊蹟誘掖後進若不及接禮賓客雖甚卑幼皆敬禮羣從百數居鄉黨無子弟之過莫知爲相國孫曾者漢之石氏唐之柳氏不能過也嘉慶丁巳文端超授軍機大臣戊午冬公以學差還都故事內外大臣親屬任科道者對品題避公官掌京畿道例改六部員外郎純廟命以科道應升之鴻臚少卿候補時當訓政燕翼謀至深遠見公才器堪大受將試以事不欲使更滯郎署也次年

肅廟親政善繼善述既補實旋改光祿寺少卿庚辰春



擢大理寺少卿。不半年，累擢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嗣是四五年間，文端柄政，公亦游歷卿貳及總理內務府工程處，監修督堵，馳驅無虛日。乙丑冬，南河事亟，黃溜奪運，達瓜洲江口，西風掣高堰石工，瞬息數百丈，有藕粉運河，碎礮高堰之謠。公馳往籌度，空重糧艘以俱達。丙寅秋，初將北轍，忽授南河正督。公偕副督徐端畫走風沙，夜核文簿，堵合黃河之周家堡、郭家房、王營、城壩陳家浦、運河之二堡、壯原墩、高堰之義字壩，拆修惠濟正越閘，大工次第畢矣。拜太子少保及花翎之

賞。而工當修治者尚多，積勞遘疾，不可支。戊辰正月，得假歸里門。四月，兩江總督鐵保請帑六百萬，帑培汰黃堤，分別銷攤歸款。

唐廟以斯事體大

命文端偕覺羅長文、公赴工，審度並

論文端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一歸省

卿叔父。故文端記

思詩有此去竹林勸問訊，親傳

天語到柴門之句。以須臾不可離之重臣

思子往返四千里，以省親公，則自漢氏以來史冊紀載

所未聞見。蓋

唐廟寄重之意，已於是乎定矣。是年冬，公起病，左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己巳春，視順天學。不數月，以花戶積蠹案須核辦，擢倉場侍郎。辛未，文端薨逝，給公假一月為治喪。癸酉秋杪，南漕既歸倉，而東河雖濬口，改東河提督。時逆匪竄聚不常，曾充濟甯運道處伏莽尤多。又微山湖蓄水短絀，不敷浮送。公飛飭各糧道，以軍法部勒丁柁水手戒嚴備行，督河員徧導坡水集湖以濟運，空艘得盡數南下。甲戌春，以吏部左侍郎

召，遂次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抵部，晉禮部尚書。丙子，調吏部。丁丑，以原官協辦大學士。戊寅春，入直軍機處。冬，授尚書房總師傅。庚辰春，拜文淵閣大學士，晉

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公偕滿相托文恪公扈灤陽圍，雨

駐蹕

聖躬驟有疾，不豫，變出倉猝，從官多皇遽失措。公與文恪督內臣檢

御篋十數事，最後近侍於身間出小金盒，鎖固無鑰，文恪捧金鎖，發盒得

寶書，公即偕文恪奉

今上卽大位，率文武隨 瑞邸成禮，乃發喪，中外宴然。公歟歷數十年，凡有興作，率依據成式，去已甚，不事擾民，爲激矯驚衆之行，故事辦而無赫赫之名，至是乃大服及。

梓宮還都，都下有謂

遺詔中措語微誤者，事

聞，文恪及公並退出軍機處。

上以公

先帝老臣，派充

實錄館正總裁，旋奉

命相度

萬年吉地，偕故相國英和督興工作。甲申，公年七十有九，諱乞骸骨。

上賜詩寵行，准馳內河水驛，所在官護送，在籍食全俸。

乙酉，公八十。

頒聯匾，珍異有加。丁亥，就加 太子太師。戊子，重赴鹿鳴，既奉

賜三朝耆舊之額，適 寶華峪地宮滲水，被

嚴旨與英相國同逮，籍家產，合計田房衣飾才值萬餘緡。

上意漸解，除名放還。又十三年庚子九月初七日薨，年九十有五。哲嗣詩亨，卜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某所之原，與夫人合祔，禮也。夫人崔氏，同邑人，長於公二歲。前公卒十三年，長子卽詩亨，由縣學生蔭戶部員外郎，晉郎中，侍養在籍，以公故職，旋

賞給七品頂戴，齒幾日，耄依依膝下如嬰兒，人呼爲小萊子。次誠亨，晉亨，孚亨，俱前卒。公以晉亨爲叔父，贈光祿大夫璫之後，孫曾孫某某。四世孫某某。公衡文差任主試者五，庚子江南，戊申湖北，俱以編修，甲寅浙江，以待御，甲子江南，以待郎，辛巳順天，以相國。任學政者四，已酉四川，以編修，乙卯安徽，以待御，庚申山東，接任以理少，已巳順天，以副憲。任會試總裁者三，壬戌以閣學，丁丑以參知，已卯以軍機大臣。一讀乙丑 殿試卷，一讀甲戌拔貢。朝考卷，教習成吉士者二。水利差督辦東河衛家樓大工，查南河工程，查勘直隸永定河應否改道，查看山東張秋運道通阻及河南馬工堵築機宜者各一。查勘漳河海宿口及紅花堤應否堵築者二。馬工之役，時當沍寒，其行也。

上手賜酒一卮，卽以黑狐馬褂爲自來遣使所未有。內官則充日講起居注官，直 文淵閣事，經筵講官，管



理戶部三庫、歷翰林、御史、鴻臚、光祿、大理、詹事、吏、戶、刑、工四部左右侍郎、兼戶、工兩部錢法堂、都察院正副堂官、禮、吏兩部尚書、尚書房總師傅、軍機大臣、大學士、管理刑部、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師、外官則南河倉場、東河各總督、五十年經手事宜、鉅細畢舉、唯膺

睿廟特簡、欲以公之清慎、誠懇、變內務府積習、使爲總理、而三督工程、皆以獲咎、嘉慶中監修

吉地、失察工弊、奪一官、罷官銜、花翎、不旋踵而俱復者、聖明曲體、其不逆不億也。

裕陵隆恩殿專金四柱、俱丈二圍大木、而十五六年之頃、遽致蠹朽。寶華峪泉涌地宮、則皆人意料所不能及、然後知舊例內務府事務、不使漢大臣參預、良有深意矣。公門墻至盛、登黃閣、柄樞廷、有與公相後先者、蹕卿寺、持節鉞、陟內外臺省、至百數、多有可稱述。而陽湖李兆洛、荆溪周濟、秀水王良士、雖不達、並以博學雄文知名當代。唯世臣應童試時、公於本署觀風、集生童至千四百、而榜高第止世臣一人。世臣故荒落無足道、謬以名氏爲字、內通儒所齒、然風樞中真賞僅一遇公。世臣初隸弟子籍、即承召追陪杖履、袁浦節署、尤爲朝夕、

馬蘭鎮行館、侍談達旦、習公最久。公之葬也、世臣與在執紼、謹次公行治、以詩於麗牲之石。其辭曰、有福百世、忠恭之慶、自椒祖塲、爲光賡嶺、隋端接席、實行相事。導公先路、公有猶子。公齒初壯、已賦執掌、八十懸車、永式耆長。曰期曰期、願神丘壑、稱道不倦、允矣。

舊學。公之經德、持寶貴讓、言各有蔽、埋憂泉壤。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附錄

舉人議敘知縣長洲彭君基誌銘 并序

君諱希韓字玉華長洲彭氏自順治丁亥科進士長寧知縣瑞生翰林院侍講定求侍講生鄉飲大賓正乾大賓生兵部尚書啓豐侍講於康熙丙辰科尚書於雍正丁未科皆以會試殿試頻第一名授修撰故天下稱盛族必曰彭氏自大賓以上四世皆贈如尚書官尚書長子爲舉人曹州府桃源同知紹謙而君又桃源之長子也昔侍講撰儒門法語以教子弟爲修士而君幼尤端謹明惠能讀先人之書尚書以爲喜乾隆乙酉科中江南鄉試舉人時君考已仕山東爲令君往來官舍奉侍之暇偶言商政事必當理君考旋以卓薦升曹州府桃源同知未之任省親乞歸歸六年卒其時尚書里居尚健也君治喪事既閒則奉大父惟謹其後值乾隆四十五年純皇帝南巡蘇州紳士建迎鑾亭館三處君以尚書命任其事甚修備其年尚書入都祝釐及返君皆侍焉四十九年又值南巡蘇州常有修建計費頗廣於前衆欲以取派君曰蘇賦固重矣紳士迎鑾紀恩而費及小民不可吾曹捐之慎用無糜可也衆曰善初君嘗爲四庫館膳錄既竣功議敘當得分發知縣矣以尚書春秋高不欲離故未就是年夏尚書

遂捐館君以家孫視疾及喪皆如禮然君傷甚自是亦病遂里居不復出卒於嘉慶十一年十月四日年六十三君爲人誠厚端凝而明敏於事有就謀者語之必盡其道任之必盡其力輯宋以來儒者之說時取自省曰退齋日錄君叔父紹升以開敏堅卓之資融合儒釋爲義世所稱二林先生也君自幼與同塾讀書中歲講論皆資受其益而君持論終守家法不渝所謂善學柳下惠者與君工文善楷書暮年既病終日危坐讀書如常時以迄於卒娶顧孺人生澧州石門知縣蘊璉繼娶吳孺人生女一再繼娶孔孺人生候補縣丞蘊琳庠生蘊燦女二以嘉慶十年月日葬君吳縣太平鄉梅灣山麓桐城姚鼐爲之銘曰
植行篤養志卓才可遠服施一刲葆厥潛遊靡不足繼前修躅遺後福藏君茲實華且隲

姚鼐撰《惜抱軒文集》卷六



大清故國子監生顧君墓誌銘并序

君名春生世爲江都人。祖某父某。君淵靜好書。素多病而善交人。中與君游時年十有四。故中之友惟君與朱君最久。乾隆三十六年春。中在府城會其子周歲。中與賓往造焉。當其時。君父母已傳家事。皆強健善飯。君有一子二女。內足於財。聞所居樹竹木。置書策琴瑟。與四方之士相樂。而是日天氣清淨。列坐多異材。荷德及暮而賓主皆醉飽盡其意。中退與賓歎其不復此也。及中客當途間。一歲再至。則君方居父喪。而子女皆大病。益深毛髮。時長寒。淅淅淅然。慮其不久。及今而過之。則君之喪已在殯。立孫財二歲。衰而呱呱不能具拜禮。而君之母景然撫諸哀次。嗚呼。以君一人之身。不數歲而死。生榮落若是其難知也。況其在百年哉。人孰無死。惟君死而生人之事至是而泯然皆盡。尤可悲也。中以平生之誼。將爲之銘。以致其哀。而狀不可得。友人宜興儲潤書以爲言。乃草此以付其家。而其生之年與葬之日月與其地。及它不審者。則俟異日詳焉。銘曰。

昔康以碩維子之樂。而予是託。倏陵以夷。維子之悲。而予不知。蕭蕭墓草。子官所考。萬世是保。

汪中撰（述學·別錄）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墓志銘

君諱鶴書字東麓。先世居閩泉州。曾祖式璜遷福州閩縣。祖應瑞父起龍。皆以農業佐儒術。起龍補縣學生。君幼穎異。家貧。雄于文。試輒高等。朱文正公紀文達公王文端公在閩。皆賞拔之。累不舉于鄉。補歲貢生。教授鄉里。生徒衆多。嘗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漳平上杭書院。皆有經法。弟子多舉科名者。君恂恂端謹。守身如玉。質直好義。交不逆詐。詩集數卷。古體冲淡近陶韋。今體綿婉近白陸。嘉慶十五年七月干支卒。年六十有五。以子壽祺官得。

封妻亦封宜人。子三人。壽祺已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

國史館總纂。京察一等。

記名御史。壽 壽 皆儒業。壽祺幼被父教。文藻博麗。規畫揚馬。通達經傳。精究小學。康熙己未乾隆初年。皆有鴻博科。儒術爲盛。嘉慶己未雖非。

制科。然如張惠言王引之壽祺等。擬之前人。似無讓也。顧壽祺之學。皆出于其父之教。然則君之所學可知矣。壽祺爲元門生。在都聞訃。星奔歸葬。來請銘其墓。銘曰。

君行肫誠君學通明。匪有金在簾而教子惟經。子顯揚其名名重者勢輕。山靈氣清鬱鬱乎佳城。

阮元撰 《聖經室一集》卷五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公姓阮諱湖字少川號浦亭。先世系出晉陳賈阮瑀。瑀後遷巴陵。宋名子宗者始遷新建。名達者宋承事郎。名宣名簡者皆宋進士。簡官秘書省校書郎。簡七世孫子升徙忠孝鄉之竹山。又八世爲公曾祖士藻。績學不仕。祖嗣中縣學生。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知河南通許縣。擢湖北黃州府同知。有惠政。公幼聰穎。善屬文。試輒高等。以第一人補廩膳生。壬子中式副榜。就教諭職。歷署餘干縣學教諭。廣信瑞州府學教授。所至以造士爲己任。慮民間孝節爲吏所壅。乃親諭各鄉舉報之。餘干之俗。奸民貸錢於生監之富者。不遂輒撫事訟之學。公曰。生果惡。當訟之縣令。訟之學。圖傳訊洩忿耳。擲其詞。俗乃變。廣郡旱。隨知府集紳士減價糶穀。民以安。公子爲選及兄子爲暄。爲昆爲景等。皆先於公中式舉人。公以甲子科始中式舉人。乙丑會試不第。閏六月五日卒于京師。年六十。歸葬於新建。公性孝弟。母丁宜人疾。侍藥衣不解帶。父

卒於官。致哀毀。扶柩歸。伴宿三年。卜葬地北極西山。南至瑞河。足跡過百里。跋涉寒暑。蓋其慎也。新建阮氏族譜無專書。公明世系。辨昭穆。支分而總輯之。譜成。曰松湖族譜。告之祖考。構屋於省城爲試館。名曰雲溪別墅。後堂祀同知公象。曰念德堂。子孫應試者咸居讀焉。子姪讀書者。公終年約之在塾。戒毋外遊。毋習浮靡。書馬伏波誡兒子書于座右。其視諸兄之子猶子也。嘗語人曰。吾不愛兒子。是秦越吾兄也。且自吾父。吾祖視之。皆孫也。疎之非祖父志也。誠子弟曰。爾曹勿營私。吾兄弟蒙祖父澤。只知有骨肉。不知有財利。皆名言也。竹山阮氏無祖祠。公度地興工。構祠堂甚宏敞。祀始祖。始遷祖于寢室。各房小宗以次。附於東西。聽事。復立四室。分祀儒學。官績。孝義。文藝。置田五十畝。爲奉祭祀。課子弟讀書之用。祠右半畝。圍建雲溪書院。爲子姓讀書地。名其軒曰靜軒。取濂溪主靜之意。楔鏡心。銘質二銘。揭于東西廂。諸遠祖墓皆立碑。時修飭之。輯高祖以上遺文及曾祖老問居士詩古文。祖六開子集等。編爲阮氏流芳集。老問居士舊殯于宅前琉璃岡。公于其地建祠。專祀曾祖。祖父三世。統名曰司馬祠。又於父皇封岡墓建廬十



清文

餘楹爲展墓止宿之所。事諸兄盡弟道。手足相依。雖白首如童時。所著有古今體詩。餘千吟等集十八卷。病于京邸。猶作文雉賦以見志。妻唐孺人。生爲遲。嘉慶戊午舉人。揀選知縣。繼妻劉孺人。生爲昇。爲昇皆幼讀書。孫一。孺僑爲遲子也。公蒙先業。飭祠墓。奉祭祀。修譜牒。教子姪讀書。皆有成。可謂孝義矣。偶爲校官。輒盡其職。涉治民當若何。然觀其諸所設施厚矣。後之子姓當更有大其宗者。

吾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明初自江西清江遷淮安。溯其始。則自陳畱阮瑀。後遷湖廣巴陵。宋由巴陵遷新建。復遷清江。雖元明兩遷。譜系失考。不可妄續之。然新建阮氏固吾宗也。嘉慶十年冬。同姓孝廉爲遲奉其考浦亭公柩過揚州。相弔焉。明年。孝廉以公狀來乞銘。元方居憂。不爲韻語。十二年再祥。乃寄文表其墓如右。

阮元撰 《筆經室二集》卷五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廣西提督學政梁公墓系銘

太常梁公既卒之明年丙子九月。將窆於福州西郭外祭酒嶺之陽。其孤來請銘。且曰。將託是以獻史館。壽祺乃謹系其世次諱官。敘而銘之。

叙曰。公席十餘世逢掖之澤。鬱久而光。篤生賢儔。少爲學使者。紀文達公所賞。頽其堂曰書香世業。迨入翰林。習國書。散館。當改除。金壇于相國惜其才。請仍留庶吉士。故公於國書最明。鄉後輩經公講畫。皆授高等。既丁內艱。尋以父疾乞養。居里十二年而後還。朝。當是時。公有弟第五人。侍奉非不足。而公獨不忍貪祿。以違其親。可謂孝矣。公質直好學。不蹈脂常。不設戰級。與人交必信。面規人過。而人不怨。自陟臺垣。歷官詹。所建白多詳至。方楚蜀用兵累年。詔臺臣極陳得失。公上疏言平賊六事。曰。正罪名。以申國法。尚謀議。以籌勝算。設統帥。以一兵權。添士卒。以壯軍威。杜冒濫。以收實用。妥招撫。以淨賊根。上覽疏動容。趣令更立法紀。悉如公所畫。軍政由是始肅。卒所以翦除芽蘖。保大定功。自公發其謀也。閩南奸民結鄰通兵。後號曰天地會。蔓延他郡。肆抄掠。

有司匿不聞。公從鄉人訪得其實，疏請飭大吏密察掩捕，獲其渠，餘鄉解散一方賴以安。巡視南城，以為所轄六門郭外遼闊多歧徑，奸慝易溷，因請分部落定坊戶，以便稽察。汰冗役，設鄉約以資講諭。參用保甲法而通變之。格吏議不果行。後十餘年，逆賊林清構煽營窟，適在近郊，乃服公之先見。比於曲突徙薪焉。巡視漕務，釐積痼，革陋規，押僕隸，復濬引河，施遏壩，運道以利。勘泉於盛暑中，奔馳數百里，雖疾不輟。上聞嘉悅之。稽察旗學，條上四事，曰專教習則偷曠除，立多師則迪導廣，增學額則勞來周，修黌舍則規撫整。其他落落大者，若請續修

大清會典，收撫

臺灣山後噶嗎蘭，皆見施舉裨國家大計。公之事

君忠而能謀如此。所交鄉鄰諸君子及輦下賢士大夫，每從之博咨當世急務與桑梓利病，汲汲以濟時為心，故不為矯激沽直之行，而議論未嘗不見納於明聖也。公分校鄉會試，得士多知名。今東河總督九江李公鴻賓其顯也。服官四十年，廉約如韋布，顏所居曰四知。為學政，黜浮詭，勤考校，剔弊習，試期輒終日冠服坐堂皇，夜分少假寐，或兀坐待旦無倦容。有誚公自苦者，而公卒忘身盡瘁以歿。嗚

乎哀哉。壽祺於公為後進，又與公諸從子交，習見公生平無嗜好，持躬接物，一出於禮，蓋優為鄉人士式。公逝而典型不可復覩矣。嗚乎哀哉。公所著有駁閩氏古文尚書疏證五卷，駁毛氏大學證文一卷，進御詩賦一卷，山左遊記一卷，遼瀋遊記一卷，粵西遊記一卷，詩文集十餘卷。又國朝閩海人文五卷，數目通典十餘卷，未完書。

系曰：公姓梁氏，諱上國，字斯儀，一字九山。其先福州長樂人。國初徙居省治。十五世皆為郡縣諸生。曾祖澄河，祖邦柱，考創華，並贈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妣林氏，贈淑人。公於次四，未弱冠補縣諸生。乾隆三十三年，與仲兄同舉於鄉。四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仍留學習。四十四年冬，丁母憂歸。服闋，以父疾乞養，尋丁外艱。五十五年，再散館，授編脩，分纂國史。五十七年八月，分校鄉試，得士林芬等十三人。嘉慶二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六年，分校會試，得上冉永淦等十七人。是秋，充會典提調，巡視濟寧漕務。七年秋，遷工部給事中。冬，除內閣侍讀學士。九年夏，除太常寺少卿。秋，拜奉天府丞，兼提督學政。十二年，內遷詹事府少詹事，稽察覺羅官學。十四年，奉



命祭告北嶽、河濱及歷代陵寢。是冬，以前失察通倉盜米，累吏議。十五年冬，補授內閣侍讀學士。十八年夏，擢太僕寺少卿。秋八月，提督廣西學政。晉太僕寺卿。十九年，晉太常寺卿。明年夏五月二十八日，以勞卒於慶遠試院。春秋六十有八。娶許淋人，山西聞喜縣知縣崇楷女。子三：雲銑、乙卯科舉人雲鏤、附貢生雲鏞。太學生女子子三，婚姻皆名門。孫三：堯辰、辰拱辰。

銘曰：性之溫，德有隅。志之潔，行有樞。學之篤，刊皮膚。言之忠，安槃盂。好正直，天所孚。發文章，帝所愉。古醇聽，執其符。身可滅，道不渝。名山岩岩，謚自前儒。此吾九山先生之平廬。

陳壽祺撰 《左海文集》卷九

莊西君傳

先生諱關和，字有鈞，亦字西君。幼而聰穎，十二三即善騎，能釋轡馳驅。十五工舉子業，繼而爲窮經之學，采漢唐以來諸家，斷以己意著詩說。又從事尙書，以爲堯典授時，非深通星歷家言，不能得其旨。禹貢治水，非深諳水土之性，不能師其意。於是治天官書及中西算法，博覽河渠輿地諸書，旁究風角占驗之術。久之慨然曰：象數絕學，苟無師承，弗能進也。遂輟書，未竟其業。省試屢薦不售，弟文和官廣東羅定州，邀君往。州界萬山間，民俗悍，通糧數十年不償，胥吏往催，則羣起毆擊，官恐激變，每容忍，積逋至七八萬金。羅定憂之，君爲諸訪盡得其情。蓋自鼎革後，未核戶稽田，一戶輒占田數十頃，而分析其戶不下數十百家。黠者賄吏，脫所應納，繼而轉相效尤，至一二人令納全賦，衆憤，遂相約勿納。君召諸生父老，委曲開譬，令遍告鄉人，毋懼累如前日。毋貪小利，隱漏遺後患。各占實田，列戶名，後注某佃某戶田若干畝，不占者同戶舉發之。冊既成，盡革增耗，還錢諸禁氏踴躍赴，甫半月，數十年之積逋遂清。未幾旋里，閉門

課子姪。既而遭考妣喪，配蔣孺人亦去世，屢更憂患，家益折閱。族子振觀察河北，延主懷山講席。觀察沒，君亦歸。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九。所著詩說四卷、禹貢輿利除害說一卷、古本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雙州襟記一卷、詩文若干卷。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倪教授行狀

倪教授模，字迂存，安徽望江人。教授與余同榜進士。當釋褐時，相見於稠人廣衆中，纔通姓名而已，竟不知教授之爲人。往來蹤迹落落如也。去年延教授之孫人在課，余孫讀書始得讀教授所撰錢譜，歎服久之。後又讀其年譜，見其經明行修，實足爲士林楷式。乃歎前此未獲深交於教授之爲不幸也。蓋教授性嗜古書，每得祕本，手寫口誦，夜以繼日，雖校經史諸書，無慮數十種，自少至老，曾無倦時。居京師，日遊書肆，不惜以重價購舊本，至於質衣以償。嘗應禮部試不第，載古書五千餘卷以歸，其好學如此。教習期滿，當得縣令，而不就。曰：與其俯仰時趨，孰若歸田著書之爲樂乎？其恬退又如此。所著書甚夥，其有裨教化者，則倪氏族約、有裨經濟者，則導淮由天長合肥注江辨、有裨經傳者，則雙聲古訓十卷。古今錢略三十二卷，當世稱之。至其忠厚豈弟，洵有古人之風。歲在乙巳，望江大飢，教授力謀匡救，且首倡捐議，分散錢米，同邑賴以全活者無算。又擇高原瘠其同族貧不能葬者二百餘棺。官鳳陽教授時，生員某有爲義舉而被誣陷者，教授廉得其實，白之郡守，獄乃得釋。其有志讀書而爲貧所苦者，教授招之學舍，予以膏火之資，士多賴以成立。其厚德之及人又如此。嘗書四語於座右：交耐久朋，無欺心語，作有益事，讀未見書。此足以見生平之志矣。禮志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忘，其教授之謂與？余雖不獲深交於教授，而溯其遺事，輒復低回傾慕之，而不能已於言也。道光八年三月三日，高郵王引之謹狀。

王引之撰《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鳳陽府教授倪君墓誌銘

望江倪明經人在以其大父教授府君年譜來示余並乞志其墓以余與教授君爲同年生也余自己未釋褐後始識君於京師未幾君需次南歸後十年余方薄游維揚君鼓櫂訪余於陳氏之休園蓋前後僅三四見耳及以人在始知君已歸道山宿草之悲不能自己烏能以無言也君所交皆當世賢士大夫故稱君之行事甚悉有不待譜而後知者君家居大雷岸世耕讀爲業童時受經於世父某公每旦從羣兒牧輒背誦所受書不去口嘗夢神人告之曰欲知今古事須讀五車書斯言良可玩味覺異之以此益肆力典籍每見異書必傾貲購之家藏書七萬卷皆手自讐校著有雷港源流攷雷港瑣記諸書一時通人咸服其精博余以相處日淺惜未獲從之也獨見其所撰泉譜則考究形製明晰時代實足爲好古者之一助大典翁太史樹培夙嘗究心於此以故兩人者相得尤甚君以乾隆己亥舉於鄉丁

未考充景山官學教習滿以知縣用君自以性迂戇恐不諧於時棄不就及嘉慶己未成進士例仍得縣令君笑曰五斗折腰吾能爲之乎吾家尙有薄田可耕江干老屋數楹積書充牣其中吾以終吾身可矣旣歸構二水山房日以訓課子弟爲事房師汪通參鏞以書勸之曰校官秩雖卑然其職在振興後學盍出而從事乎君避其言得鳳陽府教授訓諸生言動皆有法初之官見先師殿梁拱積壤丹青黝黑慨然曰此豈所以揭虔妥神者亟倡議興復衆以工費鉅難之君不避怨不辭勞鳩資庀材凡九載始訖工堂廡門楹庖湢具備郡中科目久闕寂至是乃連得雋蓋君教人不沾沾在科舉業而士氣亦由此起也君篤於行誼家居時遇歲大歉鄉里多流亡君爲設廠振貸所存活無算地瀕江無岡阜之峻貧民死者率棄葬水濱大水至輒漂蕩去君爲擇高燥地遷之又葬其五服親之不克葬者凡二百棺君之好義如此其瑣屑者可勿志矣君諱模字預掄自號

廷存。生於乾隆庚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道光乙酉十月初六日，壽七十有六。祖諱某，考諱某，皆先贈奉直大夫，又以君贈如其官。祖妣計氏，妣胡氏，皆贈宜人。娶張氏，封孺人。子五：良然、良煥、良焯、良炳、良煇。良焯早卒，餘皆能以讀書世其家。孫十一人，長卽人在，道光乙酉優貢生。曾孫二人。銘曰：

錢之癖非和嶠儔，書之淫與皇甫侔。貫穿今古窮源流，山經地志皆探搜。學海博涉內行修，一時賢士從之遊。力敦任卹戒薄偷，涵育後起儲薪樞。斯人一逝歸山邱，典型衰謝誰尙留。我爲銘之藏墓幽，令名奕奕垂千秋。

姚文田撰（遼雅堂文集續編）

校記

①遊：似當作「逝」。

②危：當作「卮」。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二

莊述祖 胡秉虔 劉台拱

莊先生述祖行狀

曾祖諱絳增監生贈光祿大夫曾祖母陸氏董氏俱贈一品夫人
祖諱柱雍正丁未進士歷官浙江海防兵備道贈光祿大夫祖母錢氏累贈一品夫人

父諱培因乾隆甲戌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母彭氏例封恭人
先生姓莊氏諱述祖字葆琛所居室曰珍藝宦學者稱珍藝先生先世自金壇遷常州府武進縣遂為常州望族五世祖廷臣明天啟中官上荆南道阻魏閣建祠終湖廣左布政使其後兩世入
本朝皆不仕兵備公始通籍學士公與兄禮部侍郎存與並以文行得
上第名重朝列學士公早歿先生甫十歲居喪如成人時伯父侍郎公
於五經皆有論說彭恭人之季弟二林先生為文精深先生皆取法焉
弱冠娶侍郎倪公承宣女凡族黨故舊皆通顯要津未始染奔競之習
乾隆丁酉以官卷中江南鄉試庚子成進士相國阿桂公以先生故人
子欲羅致之避嫌不往調時和相用事阿公之門下士稍稍去亦以是
疑先生殿試卷已擬進呈後卒置十卷後引
兄歸班銓選先生遂歸奉母以居先是於經學之外製詩賦詞章甚富
以不入翰林遂棄去從事小學治許氏書以先求識字謂六書之義轉
注諧聲最繁而無定說用爾雅之例編說文轉注用廣韻例又博考三
代秦漢有韻之文編說文諧聲之學以是遂明而周秦之書無不
可讀者遂校選周書解夏小正詩書次第皆有議纂而部檄至謁選得
甘肅崇信縣以親老例改山東昌樂縣辛亥六月之任逾年調維縣明
暢吏治刑獄斷罪堂皇坐決不假幕客魁有失當治豪猾皆敘述前官
交倉庫有缺輒捐俸以補之尤培獎士林邑人韓公復守濰洛之說意
敢燭激以貽憂也治濰五年大吏則恭敬以事之時以老母為念不
氣傲岸先生禮敬如父執諸生傳廷蘭寒士修謹以孝廉方正薦於大
府於童子試所識拔登科第者相繼兩充同考官所薦皆經術士亦輒
以經義斷事嘗勸鹽課廢地詢之耆老不能辨或請嘗土味鹹甘以別
之先生笑曰吾能偏食塊為若曹辨鹽課耶頃吾見田間有生馬帶草
者馬帶非也即王黃之類夏時始於王黃秀終於非秀其草黃者宜麥
其草非者宜禾此等出秀之地不准鹽課耆老皆服甲寅歲大計以卓

見薦引

旨交軍機處記名同時記名者必候和珅門叩頭橋前獨先生與雲南
知州屠君神不往屠君以知州陞通判實則降一階先生記名籤為和
珅所徹
今上親政章京有知其事者始補入而先生已乞終養矣以進士家居
時梁階平相國欲使應
召試官山東時畢秋鳳撫部欲以府同知題薦皆辭不就蓋非淡於榮
進恐以奔競之習喪所守也嘉慶丁巳歲奉彭恭人歸里色養著書未
嘗一日離左右凡十六年彭恭人九十一歲於壬申冬壽終先生已六
十有二居喪哀痛畢殯時路旁見者無不動色終練祥疏食水飲乃自
號曰樂齋里居未嘗謁州府亦不以書問通當路不與鄉人酒食之會
然有荒災振恤之事當處乏時賃屋百金助振以勸鄉黨未嘗遺餘力
也後生以學問就正諄諄誘誘未嘗有所隱也嘗云吾諸甥中劉申受
可以為師宋虞廷可以為友翔鳳先母為先生女弟已未歲歸寧命翔
鳳留常州先生教以讀書稽古之道家法緒論得聞其略先生謙夏小
正經傳考釋以斗柄南門織女記天行之不變以參中火中紀日度之
差又據二月丁卯斷夏時以正月甲寅啟蟄為歷元解歲祭為郊萬用
入學為明堂之祭凡讀正經傳皆博稽載籍精思而得之而夏時顯矣
又讀古文甲乙篇謂許氏始作偏旁條例以序文字始於一終於十
十二辰此六書之條例所從出合於爾雅歲陽歲名以明十二支歲通
之法有歸藏之義焉凡天地之數曰辰干支在黃帝世大撓作之錄首
紀之沮誦倉頡名之以書契易結繩故伏羲畫八卦之後以此三十二
類為正名百物之本故歸藏黃帝易也古籀條例皆由此出凡許書所
存及見於款識者分別部居各就條理晚年常為口號曰橫看橫黏字
鼎彝器釋文皆出次子又翔鳳為四方之遊者十年於茲每於郵
傳中聞先生發明歸藏之說因思歸藏首坤坤辟亥亥王甲之所藏也
則六王六甲之占皆本於歸藏借僅存於衛家得先生之說而闡釋之
坤乾之義佚而後存夏時之等微而後顯同時王紹事念孫作廣雅疏
證段大令玉裁作說文正義每采先生之說歎為精到不知其向為微
文碎義非其至者也所校古書有據意改者證之舊本無不今如合本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二二

白虎通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校改爲書逸篇盧學士文昭采入刻本中江方正聲深爲譏笑其後盧君又得宋元本皆作書逸篇江君始悔其說今本列女傳文王太妃條乙去數行以爲後人闕入後吳門順氏得宋本則無此數行藏文學庸歎服焉所著有尚書古今文授讀四卷尚書記章句一卷尚書古今文考證一卷尚書雜義一卷校尚書大傳三卷校選周書十卷書序說義考注二卷毛詩授讀三十卷毛詩口義三卷毛詩考證四卷詩紀長編一卷樂記廣義一卷左傳補注一卷穀梁考異二卷五經小學述一卷五經疑義一卷特牲饋食禮節記一卷論語集解別記二卷明堂陰陽夏小正經傳考釋十一卷明堂陰陽記長編十卷古文甲乙篇四卷甲乙篇偏旁條例二十五卷說文古籀疏證二十五卷說文諧聲考一卷說文轉注二十卷鐘鼎彝器釋文一卷石鼓然疑一卷聲字類苑一卷弟子職集解一卷校正列女傳凡首一卷校正白虎通別錄三卷史記決疑五卷天官書補考一卷校定孔子世家一卷歷代職籍足證錄一卷漢鏡歌句解一卷詩集三卷文集四卷鳴呼使先生宦達至卿相當治太平之世亦不過夕稽朝考守象魏之法自公退食示委蛇之度而已惟浮沈下位久而歸於寂寞之鄉抱其明智通辨之材以日與古人相接則古人之所言所行者若或見之若或語之關鑰開閉絕續淵源一人之身以彼易此不已大哉癸酉歲仲夏疾病作遺命告其子又朔等曰吾年過六旬尙何戀戀於人世耶吾不幸十歲而孤不及奉過庭之訓蒙諸兄善誘略知文義三十後成進士歸孜孜者近十年疾病憂患時擾阻之四十後始歷仕途無所樹立終身抱愧晚欲銳力於少年未竟之業借此以贖愆尤爲學益勤爲心愈苦此汝等所目擊也今所造就僅有一知半解亦爲吾學生俱何之之故欲與汝等稍指迷途汝等若不知措意此皆塵煤煙燼而已何足道哉吾去後汝等兄弟務須同心敬事寡嫂吾附身之事止用隨時舊製不必臨時搶攘徒益煩費逾月即葬每日供飯一盂水一盞香一炷足矣極出門即就舟不必招搖道路塗人耳目凡以七數日拘忌陰陽及延僧道作法事皆宜屏絕我非排斥異教但無益之爲生死兩累吾善吾生即善吾死豈他人所能代我懺悔耶汝等能守曾祖父家規克勤克儉或耕或讀皆不失爲清白子孫若妄作妄爲自取罪戾祖先亦不能佑汝也勉之戒之後病少閒又五年卒於家先生生於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午時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午時年六十有七。
賜進士出身歷官山東昌樂縣知縣濰縣知縣卓異候陞署曹州府桃源同知王子乙卯山東鄉試同考官配倪氏側室吳氏子男八人廩甲能文有孝行早亡又朔震甲安說循博換甲會佑佐齡女四人長適無錫諸生華邦燮餘未嫁先生既歿數月孤子又朔等將卜葬於德澤鄉前橋之原以書并行略來屬點次將乞銘於先生之故交竊以先生之學行不賴他人之文以傳也正恐後生無塗以求其說又恐論世者久而失其序如翔鳳之所聞識者又朔已不能詳則烏可以不書遂大第言行之要與又朔所撰俱存之以俟采擇外甥長洲宋翔鳳謹狀

(續傳卷一〇八)

珍藝先生傳

先生姓莊氏，名述祖，字葆琛。先世自金壇遷常州府武進縣，遂著籍。五世祖廷臣，天啟中名臣，終湖廣左布政。祖柱。

皇賜光祿大夫、浙江海防兵備道。父培因，翰林院侍講學士。世父存與，禮部侍郎。先生十歲而孤，力學自守，不屑榮利。乾隆丁酉中江南鄉試，庚子成進士，歸班銓選。庚戌謁選，得山東昌樂縣。辛亥之任，逾年調維縣。明暢吏治，刑獄得中，豪猾斂跡。嘗勸縣地，衆以爲斥鹵也。先生指路旁草問何名，曰馬帚。先生笑曰：此於經名莠，夏正并秀記時，凡沙土草并者宜禾，何謂穢？衆皆服。甲寅，以卓異引見還，檄授曹州府桃源同知。不一月，呈請終養。丁巳七月歸，著書色養者十六年，未嘗一日離左右。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廿三日卒。侍郎公博通六藝，高朗闊達，於聖人微言奧義，能深探而擴言之。先生淵源既遠，益研求精密，於世儒所忽不經意者，蹈問覃思，獨闢天地，以爲連山亡而尙存，夏小正歸藏亡而尙有，倉頡古文略可稽求義類，故著夏小正經傳考釋，以斗柄南門織女記天行之不變，以參中火中紀日度之差，以二月丁卯知夏時，以正月甲寅啟蟄爲歷元，歲祭爲郊，萬用人學爲禘，博覽載籍，精思而串貫之。著古文甲乙篇，謂許叔重始一終亥，偏旁條例所由出，日辰幹支，黃帝

世大撓所作，沮誦倉頡名之，以易結繩。伏羲畫八卦，作十言之教之後，以此三十二類爲正名百物之本，故歸藏爲黃帝易。就許氏偏旁條例，以幹支別爲序次。凡許書所存及見於金石文字者，分別部居，各就條理，皆義理宏達，洞見原本，爲前賢所未有。五經悉有所撰著，旁及逸周書、尙書大傳、史記、白虎通。於其舛句訛字、佚文脫簡、易次換弟、舛雜腋補，咸有證據，無不疏通，曠然思慮之表，若面稽古人而整比之也。所著書三十七種，若千卷，惟夏小正已具甲乙篇未竟，而條理粗備，俟有志者成之。餘皆啟其端緒，引而申之者，存乎其人焉。李兆洛曰：今世所謂學者，求其嚮慕於古初，難矣。其有綜覽多聞，希自標異，或襲古獵說，因而重之，或貌古色取，窺而有焉，皆未嘗求之於心，而苟恣於口耳之間者也。心求之者，神與古冥，念之所發，思之所觸，回翔反覆，無不於是而後精融形釋，不期而與之化焉，而後古人之神與之相通，動念措思，無不古人也。於是著之於言，高薄穹嶺，微入黼忽，悉成典要。讀其書者，遂若接古人於一室，可與酬酢晤言，而凡猥之識、鄙悖之想，不自知其其焉盡也。兆洛蓋讀先生諸書，而恍然遇之焉。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胡秉虔傳 胡雅玉

胡先生秉虔字伯敬號春荷安徽績溪縣人爲愬中先生匡憲長子。愬中爲匡衷從弟著有毛詩集釋繩軒讀經記等書世所稱繩軒先生是也。先生自少習聞庭訓雖未弱冠而于羣經大義悉已通曉後從方茶山先生入都肄業成均居京師日久而一時名公巨儒咸從問難所學益進卽著有槐南麗澤編嘉慶己未成進士爲大興朱文正公石君揚州阮文達公芸臺所賞拔二公以一時碩儒獎掖後進先生以是益自奮勉于學而歸安姚文僖公秋農高郵王文簡公伯申武進張先生皋文皆其同年友互相砥礪故先生之學博大精深蓋其淵源有自也。成進士以主事用分刑部歷官甘肅丹噶爾同知卒于任所先生精于訓詁聲音之學嘗云朱子謂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詞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按古人六書掌之于保氏十歲入學學書計所以用日少而成功多漢初以籀書試學僮猶其遺意後世小學寢廢故傳會支離蕩爾無守論說愈煩而理道愈晦也。先生確然見小學爲經學之門戶于說文一書用力尤深謂晁氏讀書志以說文爲體製之書爾雅爲訓詁之書此宋人支離之說考周官保氏所掌止有六書六書之中自兼訓詁體製故爾雅說文實相爲表裏說文所詳者字之體爾雅所詳者字之用如初基皆始也據說文則初爲裁衣之始基爲築牆之始施頌皆大也據說文則厖爲石大傾爲頭大後人通用直爲始爲大耳說文出爾雅後具述製作之原實有功於爾雅證爾雅而不考說文是數典而忘其祖也豈僅爲體製

之書哉。先生于平日治說文之有得者分別記之成說文管見一書其論假借尤精蓋文字之用惟假借不窮經典之中亦假借最多諸儒之論假借者謂古人同聲同義之字多通用之而先生則謂有省文假借發前人之所未發嘗謂愬逕有無化居化卽貨字貨從貝化聲故亦省作化史記弟子傳與時轉貨索隱云家語貨作化是其證也詩唐風采芣人之爲言爲卽謂字譌從言爲聲故亦省作爲孔疏又云定本作爲釋文亦云本或作爲僞從人爲聲聲近假借史記五帝本紀便程南譌索隱本作南爲云爲依字譌漢書王莽傳作以勸南僞師古曰僞讀曰訛是其證也大雅大明其會如林會當卽旂字旂從人會聲故亦省作會說文正引作旂春秋傳曰旂動而鼓杜注以旂爲旂馬融廣成頌云旂旂森其如林是其證也凡此皆省文假借也又著古韻論一書案論古音者始于宋吳才老作毛詩補音朱子傳詩用之今已不傳國朝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休寧戴氏金壇段氏曲阜孔氏歸安嚴氏各成專書互有得失先生稍後出獨能會合諸家之論而持以平其言曰古音至宋儒始有全書然鄭氏分六部則太寬顧氏以三十年蒐討之勤博徵秦漢以上有韵之文及說文諧聲之字以辨唐韵之非古音而得古音之條理分列十部江氏猶謂其考古功多審音功少于是分眞元爲二侵談爲二蕭尤爲二較顧氏多三部段氏又謂支佳一部脂微齊皆灰一部之哈一部漢人猶未嘗假借通用晉宋已下乃少有出入迨乎唐人功令支脂之同用佳皆同用灰哈同用于是古之截然爲三者罕有知之又析眞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爲二尤幽與侯爲二故較江氏又多四部侯與尤幽之分段



氏獨爲得之而江氏戴氏皆以蕭宵有豪爲一部尤侯幽爲一部愚謂宵有豪與尤幽蕭不過斂修之殊尤幽蕭似可合爲一類與之之與哈支之與佳亦有斂修之殊未嘗分爲各類沉考之三百篇及古人用韵之文無不合乎戴氏初分七類後乃定爲九類但聲類表成書距易質之期僅二十日未審果爲定論否也而以入聲爲樞紐陰陽相配正轉旁轉諸說皆自戴氏發之蒸之對轉清支對轉眞脂對轉東侯對轉後之言古音者卒莫能易蓋戴氏之學實有以發前人之覆而啓後人之緒也惟所云音之斂修則宜區別非通人之論孔氏析東同丰充公工家恩從龍容用封凶邑共送雙尤等聲爲一類冬眾宗中蟲戎宮農拿宋等聲爲一類凡十有八類陰陽相配以東配侯以冬配幽以侵配宵段氏嘗傾倒其言以爲精心神解卓識勝前人然又謂孔氏以侵爲陽類配宵有豪陰類以談平爲陽類配緝合以下九韵合爲一部爲陰類平陽入陰與其全書謂陰陽各有平入者不合又失侵之入併入于談此亦好奇自信之過不足以及述古而適以歧惑後學則段氏所不滿于孔書者惟此耳嚴氏合冬于侵謂冬侵一部配幽尤談鹽一部配宵有蓋嚴氏併冬入侵以緝合以下九韵爲談之入聲侵與幽對轉談與宵對轉似有意彌縫孔氏之書者愚謂合冬于侵是已幽蕭亦當合爲一部以與冬侵配談鹽以下聲氣最斂詞家謂之閉口音本無可轉固不必勉強求其配耳先生聲音之學其精如此嘗著尚書序錄毛詩序錄其體例列序說于前采注疏附于下而以己意論斷之又著卦本圖考一書論畫卦之原謂爻主動動則變乾動則變坤坤動則變乾也其有一爻變者如左傳所載

觀之否師之臨類觀四爻動則變否師初爻動則變臨也至于卦之內兩爻互易如象傳所言剛柔上下者先儒亦謂之卦變以繫辭傳有云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故耳朱子云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彼自來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有此卦也又云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又云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其說精矣但謂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似乎說得太寬故本義于卦變歌十九卦之外又有云又自某卦某卦而來者東牽西曳茫無畔岸未免啓後人憑臆說經之漸今詳考諸儒之說案之于經是者從之漢人解易多云此本某卦或云此卦本某今亦依用遂命曰卦本圖考云先生是書專主虞氏范氏之說而亦有不盡從二家者要惟案之於經而是反之於心而安無牽強鑿空之弊別著周易小識八卷博取諸經文字句讀異同詳引而辨正之先生之學雖守漢儒家法而於宋儒之是者又未嘗不並取之以觀世之說經者確守門戶之見不許一語之出入於宋人者不同先生嘗詳考漢儒諸經博士源流爲西京博士考一書於西漢傳經之師法原原本本誠治漢人學者之一助也然而先生不僅經學已也其蹤跡所至輒以表章先哲爲己任官張掖時詳考李自成陷甘死守殉節諸忠烈作甘州明季成仁錄官河州時詳考和州自宋至國朝殉節死事諸人姓名事略作景忠錄世之贊議經學者每謂瑣碎無關實用又謂詳詁訓之得失昧忠義之大事觀先生之惓惓於死節諸公然後知眞經學卽眞理學也先生好

學之心孜孜不倦。咸豐辛未之歲已成進士。十二年先生從姪竹邨先生計偕來都。與先生同寓。每夜讀書必盡燭二條。或日閒酬應紛紜。而夜課不減。勤學不輟。無異寒素。宜其所成之深也。所著書有周易小識八卷。尚書小識六卷。論語小識八卷。卦本圖考一卷。尚書序錄一卷。毛詩序錄四卷。漢西京博士考二卷。甘肅明季成仁錄四卷。景忠錄三卷。此皆先生手自定者。又有經義聞斯錄。槐南麗澤編。月令小識。四書釋名。小學厄言。對床夜話。惜分齋叢錄。消夏錄。文集詩集。先生歿後。遺書悉在甘省。後一年先生孫肇昕齋之以歸竹邨。竹邨盡讀其書。爲之條陳其目以待梓。又有說文管見三卷。古韵論三卷。則先生之子培緒培溶所校錄也。先生少負才名。工楷法。而一官淹抑。馳驅於邊徼之區。荒涼寂寞之境。而又邊事鞅掌。雖清苦而繁劇實甚。在世人處此。未有不戚然於心。先生毫不介意。服官數十年。所至有惠政。而不廢學。甲申。自甘入覲。以所著甘肅明季成仁錄屬竹邨校梓。臨行。竹邨送之。先生每云。公事旁午。不得致力於學。爲恨。商量學業。不覺達曙。及任丹噶爾同知。寄竹邨書云。此閒事簡。可以畢吾著述矣。乃未及三年。遽卒。論者每謂先生以高才而官邊境。且多歷衝繁之邑。爲先生惜。然余考先生所著諸書。大半於官甘省時成之。而又多出於政務之暇云。

論曰。國朝學術。可稱極盛。餘姚黃氏。鄞縣萬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其父子兄弟類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家學之盛。超軼前古。當時宜歛。聞盛稱胡氏。胡氏之學。綜核名實。辨析異同。皖學之中堅。戴氏之後勁也。春喬先生爲繩軒長子。樸齋從子。竹邨從父。而樸齋與竹邨世與墨莊同稱爲三胡是也。繩軒先生所

著書。見於著錄者。有毛詩集釋二十卷。繩軒讀經記十二卷。讀史隨筆六卷。石經詳考四卷。繩軒集三卷。蓋亦績學之士也。先生之孫肇昕。讀書通經義。嘗爲竹邨采輯儀禮士昏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諸篇。竟竹邨未竟之緒。一門之內。經術淵源。嗚呼盛已。

（碑傳集補）卷四〇



儒藏

劉先生台拱行狀

朱彬

先生姓劉氏諱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六世祖永澄與無錫高景逸願涇陽講學東林務崇信義立名節前瑄禍卒不及於難曾祖中從康熙戊子科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蕃以厚德著於鄉里人稱夢野先生官靖江縣訓導祖父並以先生之弟貴贈封承德郎工部營繕司主事先生生而岐嶷不好嬉戲六歲母朱安人歿始入家塾終日未嘗離几席九歲作類子贊父兄長老皆憚其少長慕黃叔度之為人年十三四從同里王雅師先生學為文先生老於文律猶及方望溪儲中子諸人之門諸生多否而少可獨奇君文以為可追古作者年十五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之書欣然有得始研宋程朱之學以聖賢之道自繩而於文章弗屑也年十六補諸生二十一舉江南鄉試會試赴京師鄉先達招優人以賜進同坐皆避席先生弗為動一坐大譚後乃愧服戊戌今大學士朱公時為翰林學士分校禮闈得君卷經義獨用古注意為積學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一字之疵被放朱公薦二十八卷落者二人先生其一也時夢野先生苦家累婚嫁腐至先生乃留館京師時朝廷開四庫館方開綴學之士畢集大興朱學士筠歛程編修晉芳以友天下之士為已任休甯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適被徵海內知名之士待召公車歛則程君瑤田嘉定錢君塘為之最同郡官京師者則王觀察念孫任侍御大椿並與先生為昆弟交相約稽經考古且夕講論務求底於至是而後即安先生齒最少每發一義諸老生莫不折服以為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莫先生若也先生為學自六書九數以至天文律呂莫不窮極幼眇而於聲音文字尤深其考證名物研精理義未嘗離而二之傳注有未確雖自古經師相傳之故訓亦不為苟同於漢宋諸儒絕無依傍門戶之見所遇鴻生鉅儒有爭氣者概弗與辨以故名滿天下而人無忌嫉之者六試禮部凡校士者莫不欲得先生先生閉門卻掃足迹不一至貴顯之門卒不第甲辰大挑二等以教職用踰歲銓授丹徒縣訓導丁未以弟得舉復赴禮部又失意至是遂絕意進取丹徒為南北孔道凡冠蓋往來無不脩刺請謁履履到門而先生所至亦必交其賢豪長者生平無他嗜唯聚書數萬卷日夕冥搜以其餘力蓄金石文字數百卷居室精潔身左右無紛埃之積自言雖卿相之榮不以彼而易此也丹徒去寶應不三百里每歲必迎養兩大人

於學署滑甘脩隨不缺于供。至孝燕燕以志養志閨門之內躬躬如也。先生事繼母鍾安人與因母同待諸弟歡然一體無毫髮間隔。德盛禮恭瞻其容儀雖頑夫驕士莫不抑然自斂。性和易無町畦造其廬者不可干以私然無不得其意以去。體素虛羸疊遭大故哀毀過情飯蔬食淡者四年卒之前歲子女皆疾疫呻吟牀簀間問醫視藥累月經旬不得休息病日篤猶綜理家政祥禪之節躬自灑掃展敬生哀不以躬之羸而或懈也卒不起先生生于乾隆辛未閏五月初二日卒于嘉慶乙丑五月二十二日得年五十有五娶曹氏山陽人宣城縣訓導鈞女無子妻夏氏生子二源岷源嶠女三長女許字浙江巡撫阮公之子常生二品蔭生候選知州次許字深陽史氏十歲而殤幼許字增貢生朱聯奎之子仕祿先生所著書唯論語補註一卷漢學拾遺荀子補註各一卷繕寫成帙三禮詩書並有纂著將為之蒐輯部次以就正有道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附錄）卷一二五

劉端臨先生墓表

劉先生諱台拱字端臨其先世由江南蘇州遷揚州寶應六世祖永澄萬曆辛丑進士與高忠憲、顧端文、劉忠端諸公講學東林曾祖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慕貢生靖江縣訓導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先生幼不好戲六歲母朱安人歿哀毀如成人既而事繼母鍾安人亦盡孝八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九歲作顏子贊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夕禮之出入里閭目不旁睽時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從同里王君維師學及見王子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一中式舉人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義用古注識爲積學之士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偶疵被放文正惜之終其身是時

朝廷開四庫館海內方聞綴學之士雲集先生所交遊自大興朱學士筠歛程編修晉芳外休寧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同郡任御史大椿王給事念孫並爲昆弟交稽經攷古旦夕講論先生齒最少每發一議諸老先生莫不折服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六

書九數聲韻等事靡不貫洽諸經中于三禮尤精研之不爲虛詞穿鑿故能發先儒所未發當世儒者撰書多采其說乾隆五十年授丹徒縣訓導先生勤于職月必攷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爲先而能以身示之時進見者必以廉耻氣節爲敦勉暇則誦習古訓親爲講畫境內饑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効于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之生平無嗜好唯聚書數萬卷及金石文字而已齋鹽淡泊晏如也先生慎于接物尤廉于取交遊如段茂堂王懷祖汪容甫諸先生尤莫逆朱學士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曰子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端臨一人而已汪容甫曰吾心折劉君者劉君欲吾養德性而無騁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日侍湯藥晝夜不倦及靖江君鍾安人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寢蔬食五年之久青浦王侍郎昶以爲有曾閔之孝歲時祭祀齋戒哭泣戚戚者數日居家教諸弟雖嚴然怡怡和悅人皆歎羨之宗族有少孤不能讀書及困苦不能自振者皆賙給之先生

德盛禮恭、人有所長、必誘掖之使進、若有短、則絕口不言、但勸勉之、使自媿悔、終身無疾言、遠色、故其爲校官也、上官待以殊禮、至于頑夫驕子、對之無不抑然自下、體素羸、登遭大故、益衰弱、嘉慶十年五月廿二日、以疾卒、距生于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娶山陽曹氏、無子、妾夏氏生子二、源岷、源嶠、源岷早卒、女三、長適余長子常生、二品廕生、次字溧陽史氏、殤、幼許字同邑增貢生朱聯奎子仕祿、所著文集及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儀禮補注、經傳小記、惟稿多零落、屢輯成七卷、淮南子定本諸書亦未卒業、先生葬於寶應某某之原、同鄉儒者皆欲列事實、請祀鄉賢祠、元與先生友學最深、且爲姻家、乃紀其學行、揭于阡。

阮元撰 《雙經室二集》卷二



儒藏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三

孔廣森 汪學金 黃景仁 張宗泰 翟灝 謝震

孔廣森傳

孔廣森字眾仲，又字彛軒，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傳鐸之孫，戶部主事繼汾之子。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耽著述，喪足不與人通。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喪，哀毀以哀卒。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其子大廣森，聰穎特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所學。在公羊春秋，公羊傳通義十一卷，於胡毋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條例師法不墜。羊公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為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戰戰兢兢，或熄以為難，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為書也，上本天道，中用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日時，二日月，三日日，王法者，一曰議，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登，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廷，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贏公、贏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詆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何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辭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郕，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驪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則立以惡衍之義，且論語責貢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皋陶，則與瞽瞍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啖趙橫與宋儒踵燭，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嘗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致其詰，董生不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伯言歸，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紆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廢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仲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般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二子於眾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蓋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吸吹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



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表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唯趙汭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郊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爲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穀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癸巳葬晉文公背殽之葬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曰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獻其君剽甲午衛侯衍復歸於衛讀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慙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弑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蚤已放流之數極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營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渺貶翬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疏者不長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責此深

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輒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簋。成風之舍。賄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輦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書。宋人書。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徒。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事。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啻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鄭。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興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肝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弑父已見。虔之誘討。離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讐此其比在刺築館。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旣爲大夫。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癉惡。聞之有虢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讐。符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氏伐英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成。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

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監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糾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般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遠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書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孰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圖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注疏漢儒授受之指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諡例之等尙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譌率臆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闡始文所見始昭強殊鼻我于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相父傳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晦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履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大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毋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毋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伯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

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執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公通廣森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類十三卷禮記冠言六卷經學冠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又喜屬文著儀鄭堂駢麗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絕手。文庫堂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詹事府左

春坊左庶子加二級汪君墓誌銘

汪君靜厓既葬之明年其子彥博彥國求補銘予與君
尊甫少司空爲戊辰同年知君淡不得辭君姓汪諱學
金字敬箴號杏江晚號靜厓太倉州人高祖諱壽堯曾
祖諱溥以淳德稱於鄉詳州乘祖諱之恆俱贈工部侍
郎父諱廷璵乾隆十三年一甲三名進士由編修歷工
部左侍郎祀鄉賢前母凌母王並封一品夫人君將誕
王夫人夢一老僧作頂禮狀三歲戲畫地作八卦上海
曹劍亭見而奇之以從弟菽園女訂婚焉八歲能詩十
二隨司空之閩學政署予方觀察閩見君藝曰此子筆
有仙才司空命君師事予十八入學二十三中順天庚
寅鄉試二十七官內閣中書二十九協辦侍讀三十四
捷禮閣殿試一甲三名進士與司空接武司空無疾
沒於京邸君奉喪回里卜葬以凌太夫人附復爲大父
贈公改築新阡服闋起辦翰林院事恭遇
國慶以其官貤贈仲父廷璵叔母滕丙午考差
特命 皇子總閱君卷首拔後己未歲
上謂大臣曰是能詩者蓋
今上於潛邸時特邀

睿鑒焉秋充江西主考官丁未散館一等二名京察
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掌院奏請加一級仍辦院事己酉
教習庶吉士充 武英殿方略館總辦夏五月太夫人
疾終京邸扶柩歸附葬司空公塋君子孝養喪葬之事
無不竭情盡愼而精力漸憊乃有脫屣塵俗意庚戌春
里中有開濬七浦之役七浦爲州水利門戶潮汐挾沙
積久涸如平陸州人上諸大吏作書敦請君念桑梓誼
不得已應之畫趾鳩工晝夜督視百年久廢之工百日
竣事服闋再入都尋引疾旋里以田宅析授彥博彥國
誠之曰母虛取失先人之寬厚毋奢用改先人之清白
以供祠墓以周窮急可也甲寅春謁予于皖江撫署所
夕侍談而月歸予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耶曰所
見大進一談一笑無非天理是秋歲偏禱白之州守于
君鰲圖倡設粥廠於海寧寺輸銀米三千餘紳士模被
寺中籌畫核實全活者萬計於家塾設規立課示以程
式作九容正心箴揭之座隅建育嬰堂更邑之舊並爲
條件命彥國偕同志經理君析產後所有膳資半爲利
濟功德如恤養義園惜字放生夏施茶藥冬施棉米等
事孳孳不倦曰吾年已半百享受無幾盡此畏物藉結
善緣丁巳八月重來皖江沿途避人若浼予戲曰君大



似陳仲子。蓋其廉介如此。己未五月。

召修

純廟實錄。君不敢以衰疾。顧陳。即假裝就道。抵都甫二月。擢右中允。署日講官。教習庶吉士。恭遇

覃恩。以其官。馳贈季父廷瑚。叔母余。陞侍講。庚申春。轉侍讀。充文淵閣校理。補日講起居注官。

召對乾清宮。

天語連稱好學問者再。

垂詢司空侍。講席時事。六月。陞右庶子。旋轉左。復蒙

召對。

上問。汝何不考差。對以臣有頭暈疾。未能楷書。又

諡。汝子已放考官。汝何瘦耶。即歷陳病由。感激欲涕。辛酉春。有應陞祭酒缺。君亟請假歸。予爲之太息曰。不愧吾門矣。遂以曾孫甘林與彥博之女訂婚。問名之日。君即飄然出都。自是栖心簡寂。以詩酒寓情。癸亥。以

實錄館議敘。在籍加一級。春。同里紳士呈請司空公祀鄉賢。報可。里鄙榮之。秋。長孫元爵入領。君曰。門庭可謂盛矣。吾事已畢。桑榆光景。不戀時也。冬至。患脾泄。甲子二月廿八日午時卒。君秉性高明。持節廉介。儒修禪悅。兩相融浹。所造漸臻。淡粹。著作華瞻。雅正。敷揚典誥。陶

寫性靈。臺閣山林。兼擅其美。所著有井欄堂文彙。凡應制進。奏之作。及闡論經史。序記事物者。共十卷。靜厓詩初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續集六卷。館閣詩賦六卷。輯東詩派二十八卷。皆已刊行。其才不甚恢廓。蓋名家流也。生于乾隆十三年九月二日寅時。年五十有七。以嘉慶十年九月廿七日。附葬於司空公之墓。昭穴在州境二十四都五畝。昆字圩琅。圩九曲鎮。配曹。封恭人。晚而同脩淨業。子彥博。乾隆甲辰。

召試舉人。丁未進士。歷編修。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彥國候補五城兵馬司指揮。女一。適候補理問陸受秩。孫元爵。州庠生。娶劉侍郎鳳諸女。元翼。元福。元仁。俱幼。孫女五。長許字陳秀來。次許字王元鑒。次許字陸長庚。次許字朱甘林。次幼。銘曰。

生而穎奇。晚而孜孜。行善若渴。不顧傾疑。君歸何所。神化莫窺。霞光萬道。魂氣所之。洞真邈矣。井福在茲。

朱珪撰 《知足齋文集》卷五

黃子景仁墓誌銘 王與

乾隆戊戌黃子仲則來受業門下讀其詩固已奇之及久與之處落落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因以益奇其人蓋仲則師大興朱君筠君與余同年又以意氣學問相磨礱故仲則出入於兩家無閒言庚子春余屬從

南巡仲則送至宣武門外戀戀不能舍其年四月余遂奉

命按察江西旋以憂歸比服闋入都聞仲則游秦晉聞而余有按察陝

西之

命方喜與仲則再見也及至西安仲則已赴解州遂卒於運使沈君業

富所蓋距朱君之歿僅一年爾嗚呼宜子有祝子之痛也夫仲則諱景

仁系出宋秘書丞庭堅自宋南渡遷居于武進祖大樂高濂縣學訓導

父之炎縣學生仲則數歲而孤祖撫以成立性穎悟八九歲試以制舉

文立就應童子試知府潘君恂知縣王君祖肅皆奇之風儀玉立儔人

爭慕與交仲則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指以為狂丙戌始與同里洪子

亮吉為詩擬漢魏樂府日成數篇時常熱邵編修齊齋主常州書院從

之遊學益大進已值潘王兩君還官杭歛仲則歷訪之又攜邵君書客

湖南按察使王公太岳署中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獨游名山

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暝坐崖樹下自湖南歸詩因以益奇辛卯朱君

奉

命督安徽學政延入幕三月上已為會於太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

仲則年最少著白紵立樓前頃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客為之輟筆居半

歲與同事者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編修虎文于徽州

其標格固可想見也乙未

上東巡召試入二等在武英殿為書簽官是年入都都中士大夫如翁

學士方綱紀學士時溫舍人汝適潘舍人有為李主事戚馮庶常敏昌

皆奇仲則仲則亦願與定交比貴人招之拒不往也余因以益奇仲則

云至其為詩上自漢魏下逮唐宋無弗效者疏澹靈贖出精入能刻琢

沈摯不以蹈襲剽竊為能詞出入辛柳開新警略如其詩有詩詞凡若

千卷世推以為工仲則之至西安巡撫畢公奇其才厚賞給之及歿贈

卹者又良厚而余與沈君交助之因屬洪子亮吉歸其喪于武進仲則

生乾隆庚午某月某日卒于癸卯五月某日年三十有五娶趙氏子一

女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之阡因據洪子之狀為銘其墓以

寫余哀其亦朱君之志也夫銘曰
悠悠忽忽其叔夜也落落寔寔其伯倫也朋友以為性命而文詞以為
精神也琢心鑠腎損天真也母之號咷也妻之呻也子女之呱也子甯
弗聞也白楊蕭蕭願歸于斯墳也

（清儒碑集）卷一四一



張登封先生家傳

附書

先生諱宗泰字登封號筠巖揚州甘泉人曾祖星煥祖以堅苦國學生父鈞先世居城北黃子湖濱至其祖遷郡城先生幼事祖父母得其歡心母王體羸多病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自爲諸生廉隅自飭研究經史寒暑不輟乾隆五十四年由廩膳生選拔貢生明年

朝考二等一名交部以知縣用先生以父齒日高呈請願就教職引見準改選授泗州天長縣復設教諭履任後訓士以敦品績學爲先公餘惟篤志著述縣志年久未修因纂備修天長縣志纂十卷其修葺費序籌備樂舞一皆實力奉行境內遇有水旱偏災率委查驗務使實惠及民無苛無濫雖鄰封亦皆親歷不假手於胥吏時泗州牧左公輔及巡撫朱文正公知其勤恪欲保奏以知縣升用先生力辭其留心民瘼而不近名也類如是嘉慶辛未奉父諱去官先生已年逾六十喪葬悉依禮法服闋後在籍候選道光紀元有

詔保舉孝廉方正鄉人以先生名實相副公舉申請先生不欲居盛名力辭不就歲乙酉再選廬州合肥縣教諭在官未二年而職事修舉與官天長時無異梁鄉有農家女未昏殉夫先生不遠數十里親往致奠詳請

旌表先是官天長時所撰備修志稿內於節義事實徵舉尤不遺餘力至今舒巢臨淮之民猶口頌德政不置云年七十八引疾歸里暇時以誦讀自娛所著書如周官爾雅注疏正義孟子七篇諸國年表天長縣志表俱授梓行世其未付刻而卷軸甚鉅者以舊唐書疏正新舊唐書合鈔爲最次則春秋左氏傳讀本正誤乙部攷日長編新唐書天文志疏正竹書紀年校補二十二史日食徵唐冬夏兩至攷宋遺金元朔閏攷俱藏於家又質疑偶存六卷天長縣志稿十卷聞門下士何廣文橫校刻於壽春學署先生生於乾隆十五年二月三十日卒於道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二日年八十三妻李氏吳氏子三長榮光廩貢生候選訓導次閏生廩監生大學金國學生出嗣季弟後孫六人余因先生之戚林君鴻訪得榮光所爲行述並公舉孝廉方正事實冊而知先生之歿也無銘志因爲作傳以其所著述者詳著於篇

論曰今之教官古師儒職也周禮太宰之職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民卽師氏保氏所云國子是也其在鄉學則鄉大夫州長黨正各掌其

教治而祭祀賦役賞罰之政悉隸焉古者能教民乃能牧民也范書載循吏於儒林之前其人多通經守家法故所至有聲迨後學無專家流品日雜於是教官不與民社之事聞有不避越俎之謂者其事又未必審合乎道藝若先生以儒官而勤民爲念而人莫議其侵官者誠有以感之也先生眞古之儒哉

（續碑傳集）卷七六



瞿先生源傳

瞿江源先生名源字大川後改字晴江瞿氏世居清江浦明處士應隆始遷
 仁和之臨江鄉三傳至澄舍封公先生其仲子也性簡訥好讀書家素
 饒裕有買業於京師封公使先生北去督之因得友當時魁儒傑士以
 益砥於學先生暨則與賈人子伍操奇贏握籌算凡尺度清制質劑之
 屬悉經理焉入夜閉一室一燈焚然讀書不輟漏四下始寢或竟夜不
 寢已寢客至不得通戶懸小鉅若鈴索然客或踞之於戶外頻擊鉅弗
 應日禺中起復治買人事率以為常作為詩文閱中肆外京師諸先達
 漸有知先生者吾杭鄭筠谷金江聲杭董浦諸先生咸與定交以國學
 生屢試京兆不利乾隆癸酉舉本省鄉試第六人明年成進士名日益
 起諸先達爭欲羅致出門下而先生性朴直恥以呈身博高第謝不往
 名列三甲中例選知縣先生曰非吾所能勝也吾木強不能取悅上官
 即不以墨敗終當以不稱職罷矣投牒銓部改就教職丙子教授衢州
 越六年丁封公憂以歸繼丁母太孺人憂服闋需次十年補金華教授
 又六年以年乞休又三年歲在戊申而先生歿生平無他嗜好意
 於書自經史外苟可資多識者靡不覽諸子之環論百家之瑣語山經
 地志之異聞荒冢破壁之奇字包孕而貫串之下至街談巷說亦必考
 所由來有所得輒割記之意或詛語則旁參互訂穿穴以求其合自壯
 至老手不輟一管謄述無倦目短視離離幾寸客至前不知也教人必
 以誠有以古書義實者如綴繭絲如決奔泉反覆數千言不竭所著四
 書考異爾雅補郭湖山便覽草塘辨利院志通俗編無不宜齋詩彙已
 板行於世未刻者家語發覆周書考證山海經道常說文傳經證漢書
 藝文補志太學石鼓補考艮山雜志龍井記略南瀾理安寺志資福院
 志三衢可談錄玉屑篋涉獵隨筆平泉小隱詩話桂隱百課箋歷朝著
 題律選無不宜齋詩文全稿藏於家先生雖官止學博不顯于時家日
 落不得比中人產然著書等身歿而不朽亦可以無憾矣夫
 論曰吾郡城北門曰艮山居艮山門之外同時以博通稱者有兩人
 焉一為先生其一則西林吳先生吳先生不應舉子業惟古是耽所著
 鐵函錄說文理讀古之士知好之特不若先生撰述之勤且富耳吳
 先生率釋氏教於內典尤精而先生則不信西方聖人之說嘗自言童
 子時讀書塾中有僧過其門適塾師外出率眾童子持格往擊僧僧跟
 踵走避封公見而撻之先生曰吾惡其禿也故雖甚好書卒不喜墨墨

謝震傳

（清儒集）卷二三四

謝震字甸男福州侯官人宋江東提刑枋得之裔震少喪母隨父宦四
 川不為父妾所容卒善事之性亢直多翹人過落跡於合於時至交友
 有緩急死生以之篤學書古熟三禮治經斷斷持漢學好排擊宋儒鑿
 空逃虛之說然亦不自著書讀史傳百家之言必實事而求可用旁逮
 篆隸金石星卜形法醫術靡不通曉舉乾隆五十四年鄉試禮部殿
 試中更憂故三至京師皆不預試去嘗約閩縣林芳春林一桂歐陽萬
 震為職志既殖樹同人率通籍登館閣而震終不遇震久羈旅數往來
 河雒間龍荆益之閒匹馬踟躕周覽古來用兵形勢成敗得失輒慨然
 悲吒酒酣縱談輒舉天下山川阨塞蠻貊地成圖口若波濤衰可聽乾
 隆末自四川歸過漢中謂人曰終南互七百餘里連跨數郡秦蜀門戶
 也守險安可忽且郎庸以西夔巫以東巴閬之北武都之南大山老林
 蟄蟻其間今將更征承平而弛控馭不數稔難其作乎及嘉慶初邪教
 起襄陽蔓延秦蜀果以南山為巢窟
 朝廷於是即山內置大帥宿重兵改五郎營為輔陝鎮事平從經略大
 臣請令三陟營汛盡界巡徼每歲會哨提督以十月總兵以春秋二仲
 震言皆卒驗初震銳意功名莫有以見用於世抑塞奔走英華寢衰則
 閒挾其悒悒時嫉俗之孤憤寓之於文章儀曹懷甯汪德銓儒者也與震
 友善見其文歎曰甸男其古之傷心人乎方震壯時踴躍志氣若
 不可一世然每風雨淒淒煙月觀深徘徊景光欲歎不自已不知哀樂
 之何從也久之大挑舉人以教職用尋補順昌校官困甚將調臺澎遠
 病服卒年四十弟子輯其遺州為禮案一卷四書小箋一卷四聖年譜
 一卷謝氏家譜一卷詩集一卷
 贊曰震長余六歲與余同歲舉於鄉震獨心好余往震滯京師假館通
 州嘗剛撮所為詩百餘篇抵余曰足下肯憐其志悲其遇而教之耶丁
 敬禮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使僕身後得題墓碣
 清詩人謝甸男之墓於願足矣嗚呼震豈欲以詩人終者哉味其言乃
 至深痛無窮也

（清儒集）卷二四五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四

劉台斗 吳熊光 史祐 龍翔 葉廷甲
錢楷 曾燠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台斗傳

劉君名台斗，字建臨，廬槎其號也。先世蘇州遷寶應。曾祖諱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康熙甲午副榜。父世蕃，貢生，靖江縣訓導。兄台拱，字端臨，爲世名儒。君少而敏悟，由本縣學生中乾隆而午科舉人。嘉慶己未會試，成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君傳經學于其父兄，尤究心于水利。凡治河得失，漕輸利弊，無不洞知其源流。通籍後，持服家居，講求九確。服闋，兩江總督鐵公、河帥徐公奏留南河協塞減壩工竣得功，奉

旨以同知用。會黃河南溢入射陽湖，衆議有欲因其勢改建新河，由射陽入海者。君作黃河南趨議千餘言，駁之上之總督。曰：「今歲黃河漫溢，自陳家鋪迤下，漫口數百丈，正河涸成平陸，大溜由射陽湖一帶入海，將有南趨之勢。蓋地勢北高南下，若順其就下之性，則舍舊圖新，似亦因勢利導之機也。然竊見新河有難成者五，有不可不慮者四。夫現在之漫口，數百

丈之口也，而口門以下愈遠愈闊，至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不等。河面太闊，無以束水，水寬則流緩，流緩則沙渟。此難成者一也。現行溜勢奔騰，四注數十里之地，或東或西，十數日之間，忽深忽淺，河無一定之形，溜無一定之勢。此難成者二也。且漫口向南，而大溜先向西南轉趨東北，若因之成河，則是折一大灣迎溜，必生險工對溜，仍致淤阻，下壅上潰，未見其暢流歸海。此難成者三也。且改新河必須築一南堤，又須于清黃交界之處中間隔一橫堤，乃數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既無可施，取土更無所出。此難成者四也。凡言湖者，皆瀦水之區，非行水之道也。若射陽湖有出水之口，則滔滔下注，久當涸出，五壩之水不當停積中泓矣。謂之爲湖，其形必如盂如釜，外仰內凹，故水滿則隘，水平則停。蓋盈科而溢，出海灘，非暢流而直趨海口也。現在河流南注，勢似湍激者，以瀕湖一帶地勢較河身爲低，河面較地勢又低，故此時似暢究之湖外之海灘，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領之勢也。河將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若今之射陽湖口，則河流之趨湖，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



數年之後必淤阻。此難成者五也。更有不可不慮者。夫五壩減下之水。減入下河者也。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之阻。尚且淹漫數縣之地。停蓄數月之久。必須閉壩而後就涸。未有壩未閉而先行涸出者。若分射陽湖以爲黃水之道。則清水去路爲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積下河。不能容納。此可慮者一也。運河開洞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爲黃流所阻。去路日高。水無所歸。以內地爲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賦之藪也。沿海場垣瀕于鹽阜。今若逼近黃流。淡水內侵。產鹽必少。清水內壅。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于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寧地勢高于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則就下之勢必入興鹽。一入興鹽。則不能入海。而南入于江。是河與江合。江淮河漢四瀆合流。是古今一大變遷也。杞人之憂。又不止淮揚二郡之生靈。東南一帶之財賦矣。于是南新河之議。弗果行。君又上書曰。山盱五壩減出之水。歸入下河者。以高郵各壩爲口。以壩下引河爲喉。以興鹽各路湖蕩爲腹。以串場河各閘爲尾閘。以范堤外各港口爲歸墟。必須節節疏通。使水不中渚。層層開鎖。使水不旁溢。

方能引水歸海。而保護田廬。數年來各邑受淹之故。以壩下引河淺窄。而兩岸十餘里外。卽無堤形。是以減下之水不能下注。先已旁流。此高郵受災之緣由也。壩水注之興鹽。渟蓄湖蕩。湖蕩雖能受水。而不能消水。旁無堤防。下無去路。盈科而進者。仍復泛溢四出。在湖蕩之上者。誤以湖蕩爲歸墟。在湖蕩之下者。止知曲防壑鄰。幸游波之不及。而壅極必潰。雖少緩須臾。亦復同歸于盡。此興鹽各邑被水之緣由也。場河淺。故上游之水不能驟洩。海口高。故場河之水不能驟出。加以壩面寬而閘面窄。來源多而去路少。猶以斗米注升。欲其暢流不得矣。此范堤內外被水之緣由也。誠使壩下之引河加掘寬深。堅築隄防。引歸湖蕩。則高郵之田可保矣。湖蕩之旁。圍築園圩。約攔水勢。仍畱去路。導入場河。總使水有下注之路。而無旁溢之門。則興鹽一帶之田可保矣。再于場河挑深酌添。范堤開座。並挑通開外港口。則范堤內外之民。竈可無虞矣。惟是場河以外形如釜邊。場河以內形如釜底。以釜底洩入釜邊。必須擡高水面。方成建瓴。若以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則地勢雖內低外仰。而水面仍內高外下也。如此。則有溝有防。表裏相應。

誠一勞永逸之計也。總督韙其言而未能行。丁卯簡發江西以同知補用試吳城。吳城民多板屋而居。值火災燔燒千餘家。君至爲設火龍六坊各一梯衝鉤鋌及貯水之器各數百坊立役夫二十人以時習其激躍轉輸之事。官給以食均勤惰爲賞罰。又多掘井以備綆缶立教萬算役夫以外民有擔水一石與算一官給以價以是吳城不復火。巡撫金公下其法于通省今仿行之。在任二年善政最著。補瑞州銅鼓營同知實缺以病乞歸。吳城民持鏡一奩水一盂拜于舟前曰象我公之明且清也。送者數千人。宰相泣別去。癸酉補原官奉檄總運事遂以勞頓卒。卒之前日謂家人曰吾死無他恨惟吾兄未祀鄉賢以此耿耿爾。吾兄耄端臨君也。君未第時卽勇于爲義嘗與邑令孫君源潮創建畫川書院脩節孝祠威烈婦祠治宋涇河引漕河水入城以溉民田。治城北之劉家潭築堤以捍水患。在官時則平獄人兄弟二商之訟表前明士人葉景恩死難之烈歸新建主簿某停滯之喪宅如拯漂溺置義冢立質劑禁游手具載于君之家譜及事略弗具書。君有功于河書其河議之有裨時用者所著有下河水利說一卷。

論曰君駁新河改道之說深切著明後之人欲知射陽海口情形者曷覽之。君下河築隄之議本于靳文襄之書文襄建此議爲吾鄉喬侍讀等所阻然靳公規畫工程丈尺經費具載于君水利說中昔阻其如此者今欲求其如此而不得矣。

阮元撰 《寧經室二集》卷六

故大臣昭文吳公墓碑

吳氏至德之裔以國爲氏南並浙北抵淮皆吳地而蘇州爲都其族當望蘇然今吳氏在蘇者皆源徽徽又自別爲歙爲休寧始居休爲唐左臺御史文惠公其後析休之瑣珠村又析大雙至公考贈資政公遷昭文昭文蘇支縣蘇之吳氏多以科目起其家或源歙或源休近世冠蓋尤盛而其盛實自公始公諱熊光字望龍別字槐江考諱敬實生祖諱宏祖歲貢生曾祖諱國啟貢生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曾祖妣金祖妣查妣金皆累贈夫人贈公以上皆諱休贈公初至蘇僑郡南桃花塢實誕公既卜居昭文迎春橋以公應童子試請入籍乾隆戊子舉順天鄉試出故吏部尚書秦承恩門秦公父翰林學士大士推公造曰師爲假總督弟乃真總督耶時秦公年二十四初授編修公年始十九聞者殊不謂然後秦公以尙書署直督而公歷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學士言己丑壬辰兩舉中正榜授內閣中書乙未挑直軍機處己亥擢侍讀庚子記名御史辛丑擢刑部郎中甲辰授御史己酉擢給事中奉贈公諱去官壬子服闋補原階嘉慶丙辰遷鴻臚寺少卿丁巳遷通政司參議故事科道司糾劾通參班屬大九卿皆退出軍機處公以

明達勤慎當軸特保得留直

國初沿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至

憲廟許內外職掌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後循例具題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爲軍機大臣得挑小四品京堂以下至閣部屬之能者爲章京每日寅刻奏事處納摺匣

上炳燭批覽畢即發軍機處錄入檔乃

面諭大臣寄信各原奏衙門可否之名曰廷寄班次非朝賀皆絕席會議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尙書事同平章之職爲政府其大學士在內閣者則承明發票題本受成事而已公初挑章京卽爲阿文成公所器前後隨文成勦辦蘭州回匪者一獻浙閩重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查閱海塘淮河者各一與文成同柄政者爲故大學士伯和琿丁巳文成薨益橫溢無檢至於廷寄前行專署已銜姓天下稱伯相從風盡靡以文成尤善公積不平是年閏六月

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

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日以

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公已上直入對稱



儒藏

旨、次及同直章京之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熊光皆任事、可在軍機大臣

上行走、以助若。伯相謂公官纔五品、不符體制、

上命加三品卿銜。又曰、其家貧、大臣例開轎、恐力不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

士、已四品、在軍機日久、與吳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耶。伯相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仍居公下。傳公任侍郎久、日昨

召見、詰問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

聖意疑傳公識度或未勝大受、審試而後發、與一面之

頃、決機授政者有間矣。公在政府六閱月、伯相深不便

其所爲、出授直隸布政使。已未春、

純廟升遐、和珅敗、公言和珅管理吏戶刑步軍統領各

衙門日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慈雖除、猾吏仍可因緣

爲奸利、亟宜逐條更正之。

肅廟可公奏、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川陝楚豫之督

撫皆駐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剿功

賞戴花翎、加敘軍功三級。辛酉夏、擢兩湖總督。壬戌春、

會同各省領兵官奏報餘孽蕩平、晉太子少保。既回省、

視事、有以收受汚陽知州蔡泰金及兩淮厘費二事劾

公者、查驗無蹟、事以白。甲子夏、調督直隸。乙丑、

聖駕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十一日、公接

駕於夷齊廟、

賞穿黃馬褂。時百文敏公已由粵撫蒞楚督任、而是日

都察院有據廣東已革知縣訐控文敏在粵婪索各款

之奏、兩廣總督那彥成與文敏互訐之奏亦至。次日、

上命侍郎托津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門丁婪索狀、未定

讞、上復入粵撫孫玉廷言、當那公以倡撫洋匪至三千

餘人、擅賞匪魁李崇玉翎頂、

嚴旨逮入都、副公督兩廣、以楚獄交托公。公甫行、而文

敏亦被逮。公在北久、場中尤潮濕、性不習、漸作寒熱、洋

氛劇、力疾治事、而

溫輪屢問病狀、給優假、公益不敢有他請。戊辰七月、喚

咭喇兵船十三隻泊香山雞頭洋、其首度路利以兵船

三入黃埔、井有三板船入省河、聲稱咭喇哨欺凌大西

洋、欲奪澳門、喚咭喇素與鄰好、故派兵來澳、偕同防護、

而意殊巨測。故事、外夷兵船或寄內洋、俱調兵立時驅

逐。公念三年來督率鎮將、轉戰重洋中、匪氛雖獲稍戢、



而師殊老、故務爲鎮靜、唯飭令回帆歸國、傳諭大班停開、離以絕其望。而夷船遷延至十月起旋、奉嚴議奪職、効力南河。已巳春、公行抵蘇城、買宅城東之平橋、居脊口、乃赴工。會文敏爲後督、有

旨飭查夷船來去之由、以公意備覆奏、遂遣發伊犁、抵戍一載、

特旨召還。辛未、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癸酉春、乞病回籍。其秋林逆變起、

上思公、議起家爲楚藩。時柄政者爲軍機舊屬、恐公難爲人下、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

恩賞四品卿銜。又六年、以癸巳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平橋私第、年八十有四。公之初赴戍也、文端已在揆席、嘗

與予論中外大僚優劣曰、吳公諱戍、可惜。吳公在外治事不具論、其自楚調直、初入謁、

上謂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吳公曰、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

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豈可備防哉。又

皇上返自關東、駐蹕夷齊廟、董師相、老夫、吳公同起

召見。

上曰、外人言不可聽、此次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到彼、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豈盡信哉。吳公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

皇上此行欲面稽

太祖、

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

上曰、吳公曰、卿蘇州人、朕少戍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吳公曰、

皇上前所見、剪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丘

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逼、

糞船擠幫、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乎。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吳公叩頭曰、

皇上至孝、冒天下、臣從前侍

皇上謁

太上皇帝、蒙

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

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諫

六二九

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仁之所悔言猶在耳。文端語至此，播舌良久，適曰：老夫見聞所親略如此。論語言勿欺而犯史記，言引大體慷慨，吳公殆於近之矣。戊寅巳卯間，公家居，余始得謁面質文端所稱述。公笑曰：誠有是言，然墳堆糞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無足異也。公又嘗語余刑賞者

聖主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圻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之術，處之舛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有裨於民生，雖不符例，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益於世道，有益於人心，雖不符例，刑所必及也。即不得

請，必再三力爭之，乃為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蓋非漏職而已也。初，公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趙士福等二百餘人，以餓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咨會亦至。公命集訊，或言是皆死法。公仁人，且已非豫撫，可無理此。公曰：察其情刑，苦累餓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與口糧。既入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公即日受詞而駢梟

之。移粵，甫下車，李崇玉懸首菜市之信已至，那公罪且不可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眾投誠，當事者莫知所措。公審其悔罪情實，不可殺降，以為功婉奏請仍遣前旨免死，安插被脅者還原籍。其駐鄂也，說言賊將大至，一夕揭帖遍街巷，而州民復告密，有村庄有期會，公杖而逐之。軍吏請增防，公曰：是賊黨肆煽惑以求便隙耳。嗣得賊間訊之，皆間所為也，乃大服。其駐盧氏也，當燈節，川陝賊各萬數竄入南山，迫盧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嘗與余論兵興以來諸將賢否，首推湖北遊擊李東宣曰：不逐利，能用眾，老夫以訊賊知之。專薦得請，而部賄不至，經十五六年，仍未一遷也。後余遊大名，李公適居其鎮，得相識，洵端厚君子，能任重，益以歎公之知人。公娶金氏，累封夫人，前卒。生一女，其子二女，六，皆側室出。長子鑾基，太常寺博士。次西基，孫一兆，號昭文縣學生。七女皆適名族。公著伊江別錄、春明補錄、葑溪筆錄三書，紀所見聞，滿漢諸大老言行，足以維繫國脉，民命者，每見余，輒為述一二事，皆得所未聞。然索觀必不可，曰：俟老夫身後從華墓取閱耳。公未晬失恃，弱冠宦遊，達定省，時切解民之憾，故營生壙於虞山北麓，傍先人兆域，以致哀慕，可謂有懷無忝者也。公既卒，

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卜者曰宜葬。公之客涇包世臣、次行治爲墓碑、題曰故大臣者從昌樂權文公碑例也。復銘之曰、公之始出、失職居藩。幸用不躋、豫楚持旄。俯同羣碎、以刈蓬蒿。逾嶺遺疾、嗟哉毒滯。威用不振、予懷風議。詩於公碑、爲大臣紀。

包世臣撰《藝舟雙楫》附錄

史禮堂先生家傳

公諱祐、字禮堂。幼穎悟沈靜、不好嬉戲。入塾受章句、記誦倍常童。同族君有先生以宿儒教授里中、弟子甚盛。公時其講書、輒往立門外竊聽、日爲常。君有先生聞而異之、試以所講叩公、公應如響。先生大喜曰、汝誠不凡、吾聞人多矣、無若汝者。明年、公遂從君有先生游、六年而學成。乾隆丙午、舉于鄉。嘉慶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轉監察御史、擢兵科給事中、出知瓊州府事。兼權甯瓊兵備道。道光二年、以病乞歸。公官京師幾二十年、風裁清肅、屏絕饋進、授徒以給朝夕。時儒者多尙考據之學、大興朱文正公、河間紀文達公爲之主持。公經術深博、爲二公所重、然仍以宋儒義理爲宗。所爲文章清純典雅、冠絕一時。門下著錄者常數十百人。公講授不倦、所成就甚眾。都中翕然推爲大師。

睿皇帝亦問公名、癸酉科

命主陝甘鄉試、且

命以文集進呈、人咸榮之。公居言路、自守尤嚴、奏疏皆引大體、不肯以風聞入人罪。嘗巡視淮甌及通州漕務、前後條陳利弊章數十上、皆奉

俞旨。及出守瓊州、黎人仇殺居民、匿峒中不出、大府議用兵、公力



清儒

陳不可請親往治之。如不服，發兵未晚。公乃單騎入山，遣譯一人前行，傳呼曰：太守來。黎人驚以爲來捕也，操兵登高望見公，無從人乃開寨迎公入。其豪某匿不敢出，公諭其眾曰：爾曹擅弄兵殺人大府，震怒，剋日將進討。大兵一至，爾曹無噍類矣。吾特來救爾曹，某何匿不見我耶？黎眾環立，聞公言，共促某出見，匍匐乞命。公視其人甚懦，度非其罪，乃曰：吾飢甚，速飯我。某請公入室，具饌。公屏人詢其實，某涕泣自訴言：構衅者不過六七人，皆獷悍，非某所能制。公曰：汝爲豪長，不能約束屬眾，烏得無罪？能擒此數人以獻，則汝罪可贖，族類亦可保矣。某頓首曰：官若翦此數人，是除吾族之害也。某雖力不及，敢不勉。乞官緩期，當設計擒之。公察其誠，密與之期而反。至期，果縛七人至界上，公親泣受之，徧詢民黎，僉曰：是桀惡首禍，當死不枉。遂斬以徇。因頒約束于諸黎，皆感服奉行，遂以無事。公歸里十年，未嘗問家人生產事，讀書終日不倦，教訓子孫，誘掖後進，學者宗仰之。卒年七十有六。先君子少游京師，嘗問業于公。汝詢髫髻時，一見公于宛陵，至今幾五十年矣。公之孫鼎來言曰：先祖誌狀盡燬于兵燹，舊稿凋喪，事實無徵，大懼湮晦，蒐訪積年，僅得大略，請爲敘述，將載之家乘。汝詢以先世之誼，不敢以不文辭，因次其語如右。

強汝詢撰 《求益齋文集》卷七

四川榮昌縣知縣龍府君墓誌銘

君諱翔，字鳳翥，雲嵐其自號也。先世居湖南武陵縣之河汭源。前明時，君九世祖四川梁山縣知縣諱誠始遷桃源縣之硤洲村，由是世爲桃源縣人。高祖諱顏悅，曾祖諱海躍，兩世皆諸生。祖諱士相，父諱中鼈，皆篤學力行。以君遇 覃恩，贈如其官。君以常德府學生中式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六十年，大挑二等。嘉慶三年，選授嘉禾縣訓導。道光二年，推陞湖北鄖陽府教授。三年，吏部截取會大吏亦以行優治卓薦。四年，授四川重慶府榮昌縣知縣。五年八月任，八年以疾告歸。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卒於家，壽八十有五。葬於朱家港新山之陽。君之學以誠意爲主，而歸於慎獨。端居靜坐，則取宋名臣言行錄、朱子學的、薛河津、王陽明、劉戡山諸家著述熟讀深思，以求天人性命、修身立言之要。其教士則敦樸質實，而使之嫻習於禮。嘉禾之士有不衣冠來見，雖溽暑必禮服接之。在事二十有四年，葺廟學，置禮器，修建講堂，廣開齋舍，選士肄業焉。他若建考棚，輯邑誌，皆賴君成之。其教授鄖陽也，未踰年，而鄖山書院生童膏火之資亦賴君而集。蓋君之祖父皆留心經世之務，君秉承家學，而又博觀約取，務求實踐，其未仕時，教於高涼嶺，



教於德勝岡、皆能成就來學、論者咸謂君之才宜治民、不當老於學官。及榮昌之除、君年七十有四矣。榮昌故多盜、君曰：治盜猶治水也。禦於此必潰於彼、非預爲受水地、隄防不得盡其功。省視獄囚、出小偷數輩、責其罪、杖而與之資、使爲生、戒毋再犯。責問其巨猾、使盡吐諸盜姓名。曰：暫黃若死、致諸盜以自贖。四川民喜團練而畏保甲、吏因其俗、保甲法久弛。君參稽王文成公成法、條議以上大府。大府下其法於州縣、而君行之於榮昌。最得要領、由是盜之首長盡捕得、縣以無事。川東地沃饒、鮮水利、君相度形勢、教民築堰開塘、設筒車汲引河水、刊圖說以示之。書院有田十餘頃、在南鄉、以旱告、君詣其地閱視之、曰：是濱象鼻河、其水可灌溉也。乃鑿渠以結蓄山溪之水、開濬象鼻河舊堰、於上游灘溜處築石壩截其橫流、注於渠、而匯於三教寺側、建閘以司宣洩。自是榮昌無旱患。君決獄多奇中、而一本於誠。有兄弟爭田者、請往勘、君不爲理、曲直、但令背誦常棣之詩。且曰：縣官民之父母也、不能使子姓無相爭、忍令胥役擾之乎。必欲往視田、若兄弟卽肩吾輿以行。皆感悔泣下。然君之馭胥役嚴、以事行視鄉亭、僕從稀少、亦無敢訛法者。時奉省檄設鄉學、榮昌所創立者二十一所、君

以時詣其學舍、課勤惰、故雖鄉鄙之民、皆習君之教、而獄訟衰止也。嗚呼、君之治縣也、已逾古人懸車之年、觀其所施設、雖強仕服官者莫能及。昔龔遂之治渤海、年亦七十餘、單車至府、盜賊皆罷、以君方之、益無愧色。嗚呼、綜君之生平、亦可謂以經術潤飾吏事者矣。君三娶、皆封宜人。元配陳、安福縣處士廷一女、生子澤溟、太學生。次配高、贈修職郎增女、生子澤澍、候選主簿。今夫人殷、湘陰縣太學生文化女、生子澤澍、浙江候補知縣。厯署新昌、龍游等縣知縣。女一、庠生高澄其壻也。孫十人、曾孫十人。道光十八年、泰吉與知縣君相見於杭州、以禮乞銘。君之行應銘法、知縣君又能繼君之政者、其敢辭。乃詳著學問之大端、及官政之卓卓者、以爲世法。其居鄉孝友之事、備於家狀、不具書。銘曰：龍氏治行、肇於梁山。九世之後、益大以繁。榮昌嗣聲、發軔學官。二十五載、教士有恩。沅江之水、出自且蘭。其入洞庭、必經桃源。君家桃源、爲蜀令君。清如巴江、飲符之溫。紀績銅鼓、永永不刊。又翁學堂、周公禮殿、勞心諄諄。士子稊稊、秩滿而歸。老於鄉縣、子孫奉嘗、亦如桐鄉。納銘幽室、終古其臧。

江陰縣學貢生葉君墓誌銘

先生諱廷甲、字保堂、雲樵其自號也。葉之先自南陽、其後湖州太守叔宏始居烏程、當唐開元時。至後梁龍德中、壽昌教諭貢元再徙壽昌新亭坂。又析居常樂村。明萬歷時、有靈萃者客江陰之陽舍鎮、遂占籍焉。五傳至先生之考贈奉直大夫鳳岡、仍世爲方雅族。先生寬易肫實、不慕外榮、孜孜務學、闡尋理奧、確志程朱之學、力行而辱守之、默然不出於口、語詞章閒、而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娓娓如不足也。又多識郡邑故事、嘉言懿行、正襟而談、窮日夕不厭。嗜藏書、構水心齋以庋之、凡五萬卷、暇卽兀兀披閱、發幽闇、潛如恐不及。邑楊文定公爲當代名臣、遺稿未流布、先生訪諸其裔、得而刊之。王梧溪元季故老、詩稱詩史、傳稿散佚、先生徧借遺本、次第彙集、精校而梓行焉。他如徐霞客遊記、繆思亭東林同難錄、皆版本腐敗、剋弊、購而爲之修輯、遂成完書。少從郡中夢陽鄭先生遊、得聞味道研經之要。餘姚抱經盧先生主講龍城書院、復親炙焉。故于常州諸宿士如蘇

景程、孫述甫、楊隨安、丁若士、臧在東、張翰風、皆敦綽紆歎。數往來蘇杭間、其魁碩士無不奉手願交、所至必稽求古賢、於名人祠墓、雖迂道無不瞻謁也。處鄉里柔而不可犯、篤任卹、里有益事、或邑中有所修舉、必殫心力爲之倡。市集劇擄、捕因爲奸藪、先生力勸戒、聞諸令爲之條約、俗以大革。先生歿、猶遵守焉。喜爲山水遊、老乃彌健。七十五歲遊黃山、徧歷巖壑名勝、腰脚如少壯人。閱二歲、復遊洞庭、拜東園公祠、訪林屋洞天。至包山、摩挲唐經幢。歷石公山、夕光洞、泛明月、消夏諸灣而返。又聞四明范氏天一閣藏書甲天下、遂逾錢塘、涉曹娥、探其所儲、留者閱月。乃謁虞帝廟、探禹穴、逕經山陰、求修禊亭故址、所至皆以詩記之。道光壬辰三月十九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九。所著歷代世系圖、歷代年表、天文輯略、古今學校考、文廟從祀考、三代以下人物考、名臣證法考、古今錢譜、輿圖指掌、天下沿海形勢考、嚴江水道考、楊舍堡城志、九華山志考、古今書畫錄、古今同姓名錄、輯補詞科錄、知今錄、葉氏得姓考、葉氏進士錄、

訓子書、黃山記游編、太湖游記、保堂詩鈔、水心齋劄記、皆藏于家。先生娶於張，淑慎其儀，穆嫺休德。側室陸，肅承穆本，克成幕廟之祥。張後先生一年卒，陸先卒。子三，玉田早歿，張出。朝慶，候選直隸州同知，天慶，候選布政使司理問，陸出。女一，張出，適同邑候選通判趙錫仁。孫二，長齡，長華。孫女一，甲午十月初三日，朝慶等奉先生及張安人之柩合葬於松墩徑之原，陸安人祔焉。先期來請銘。予一十餘歲時，因若士識先生，卽兄事之。比來暨陽，主講席，歲必一再見于先生之立身行己，頗能知其畧，其可以無言乎。遂爲銘曰：

慙慙君子，獨修其身。溫篇自將，庶有疎親。德不爲穢，善足以薰。晚而逍遙，游乎天鈞。詔幽有炯，貞珉不磷。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三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公姓錢，諱楷，浙江嘉興人。生少器宇凝重，伯曾祖文端公見之曰：子其爲我宗之範乎。遂字宗範。後又字裴山。先世本何氏，始祖貴四于明初，坐事成黔，屬其子裕於錢翁，遂從其姓。四傳至薇，嘉靖朝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削職。後贈太常寺卿。事載明史列傳。又四傳至贈光祿大夫綸光，爲公高祖。子長，卽文端公。次峯，廩貢生，候選訓導，爲公曾祖。以居父喪哀毀卒。旌表節孝。任太夫人撫八歲孤子汝鼎，以文端公蔭監生，需次州同知，爲公祖。生子濬，爲公考，亦以居父喪哀毀卒。是時公八歲，妣程太夫人上事姑，下育孤，貧不繼薪米，質釵珥盡，乃鬻屋賃廡以居，親授公讀。大風雪夜，紡績書聲申旦，相答也。三世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公幼秉母教，勤學不倦。年十二，補縣學生。乾隆四十二年，選貢入成均，充四庫館謄錄。四十五年，應召試列二等。四十八年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四庫書成，議敘知縣，不謁選。五十四年己酉，恩科禮部會試第一。殿試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習國書。明年散館，改主事，軍機處行走，補戶部福建司。公性本明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二四

敏銳志精勤入直常早散直常遲承

旨模擬

無不曲當軍機大臣所傳述者以故軍機多倚重之
六十年乙卯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一等

記名

升江南司員外郎祖妣屠太夫人卒以承重憂歸服
除供職嘉慶三年戊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得士廖
宗驥等秋

命提督廣西學政泗城鎮安二府

極邊例令赴南寧就提學試遠者行二千餘里士勞
而費重公奏請歲科連考以惠貧士得

旨允

行粵士便之五年升禮部祠祭司郎中仍留學政任
任滿復

命仍直軍機逾二年調刑部安徽司

郎中截取繁缺知府引

見

記名

賞四品頂戴九年京察一等

記名以四五

品京堂用十一年補太常寺少卿十二年升光祿寺
卿

命偕侍郎吳公璣按事河南十三年又

命偕侍郎文公孚按事山西公遇事鎮靜而決

獄尤不敢忽不輕用刑囚或不輸實跪之庭連日夜

危坐鞠之卒得其情歷數省皆然。是年閏五月授河

南布政使

陛辭

上諭以寬嚴相濟勤慎辦

事勿效近時習尚因

詢家世公備對陳教母

教伏地感泣

上為動容曰此賢母也于是太

夫人時偁

優諭以勵公焉既到官每昧爽起

謁巡撫白事還接見屬吏退坐小室治文書紙窗布
簾無器玩之設食惟一般雖一紙一薪不取給州縣
官核各州縣虧欠銀九十餘萬兩量為限制令分季
解司官民無擾累兼護河南巡撫署河東河道總督
河南食河東鹽者三十二州縣自嘉慶十一年山西
鹽歸地丁者復歸商運限試三年至限滿而河南鹽
價日增山西巡撫初公彭齡以河東鹽價隨時低昂
請無庸定價公奏河南民苦鹽價之增特待三年滿
限減價食賤今若不定價恐奸商藉詞增長計訟滋
紛請

勅令山西撫臣按乾隆間舊價酌定限
制違者罪之庶於不定之中仍示裁抑之意十四年
十二月擢廣西巡撫十五年二月抵任廣西多客民
依山為寮誘土民為盜事發遁去土民獨罹重法公
謂弭盜莫善于保甲乃酌行舊章令客戶一體編列
設巡船哨卡嚴密偵察委官給以資斧易服至各要
險訪緝懸重賞為勸于是獲逸盜甚眾弊羣吏先操
守後才能顧嘗謂人才難得應劾者不少恕而時存
愛惜造就之意其才識未充者隨事教最若師弟子
然重刻陳文恭公從政遺規以為僚屬法凡所設施

必陳奏。上嘉勉焉。十二月，調湖北巡撫。十六

年二月抵任。會上巡幸五臺，公請 陛見，

至山西，命閱士子所獻詩賦冊。扈 蹕

還至正定，召對十六次。賜賚無算。四

月還武昌，有 旨來京以侍郎用。尋 諭

兼程來京供職。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時

南陽盜王勝子等所過劫掠，襄陽毗連，南陽公飭地

方文武豫防之。總督馬公憲裕奏請少留巡撫，張公

映漢至湖北，公乃交印。公在任兩月，途中奏湖北利

弊四事：曰漕米之運，荊州滿營兵食者，宜就近地撥

定，沿江洲地宜悉立契，毋卸報豁，以杜爭端。提督署

宜移駐襄陽府，淮鹽價昂，川鹽賤，鹽價皆賤，宜減淮

鹽價以杜私販。奉 旨命湖廣總督等議奏。行

至孝感，奉 旨署河南巡撫。並 諭嚴捕

王勝子等。王勝子者，山東人，與裕州民常幅等乘饑

掠人銀米，黨七十餘人，已獲五十二人，而山東亦獲

王勝子，解河南。公訊治，據實奏奉 上諭：錢楷

奏恩長於南陽匪徒一案，前後具奏情節與原報不

甚相符，辦理亦覺過當等語，所見非是。錢楷著調補

工部左侍郎，仍交部察議。旋 命巡撫安徽兼

提督銜，例戴花翎。離汴之日，百姓老幼遮道送，公諭

以循分安業，有泣下者。八月，抵安慶。時碭山李家樓

河決，宿州當其衝，靈璧界宿，亦被災。泗州當下游，漲

不能洩，患尤甚。公乘小舟行巨浸中，以察水勢，斷餅

餌飼災民，支席為廬，凡二千餘所，俾民棲止。先給一

月之食。前署河南巡撫時，於孟津諸縣災飭各屬吏

勘明災戶數，後具奏得即發帑，茲亦如之。奉

旨發銀凡四十餘萬兩。公復率僚屬捐養廉為倡，紳

士繼之，或平糶，或賑粥，司事者無剋減冒濫諸弊。所

奏正賑，加賑日期及分別被災輕重，蠲緩錢糧，皆荷

允行。上復以黃河漫口應如何設法

疏導，俾順流入湖為詢。公復奏宿州、靈璧、泗州境內

惟睢河為減黃總路，然不能容全河之水。李家樓奪

溜至七八分，橫流四溢，高出平地。舊河雖深，通亦無

益，其入湖處未嘗不順，恐洪湖尚不能容。今漫口未

築，水勢未減，各境舊河皆在釜底，固無從疏導，且亦

窮於尋探。批答：題之。明年春決口合，積水漸

退，民得安宅。如公所云，歛縣人張良璧採生鬻嬰女

多人，守令前鞠未明，御史入告。命公鞠之。良

璧年七十餘，恃無證，陽瞽瞍不服。公晝夜親訊，幾二



十日太夫人命禱於城隍神翌日情盡吐無隱若有使之者蒙城人張萬倉子以父死非罪入京訴寃

上命公鞠之原謝張山杜魁等爲盜山叔父萬倉以拒捕死山魁等皆獲服爲盜職證備具購止袍一裘一布二疋而裘故非實公委曲于典裘券冊內察得其情與證則皆平民或嘗爲竊者實非盜立釋之其平反活人多類此安徽頌堯壽鳳等處俗悍多訟莠民傳邪教習拳勇以脅衆若無爲禱龍華會顯聖義和拳等公悉禽治每決囚終日不樂食爲之減視學廣西病瘵後體稍勞輒作使山西在途背生癰氣益耗歷官數省釐治煩劇心力日衰已復得胃疾漸以不起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于官舍年五十三遺疏八

上諭安徽巡撫錢楷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多年供職勤慎自簡任封圻歷更數省辦理地方公務均能安靜妥協茲因病溢逝伊本係孤子孀母程氏年逾七旬其嗣子僅止十歲深爲可憫著加恩照巡撫例賞給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欽此尋復

諭祭

特賜全葬銀公奮自孤苦力學敦行每念

殊眷不恤勞瘁僊直機密筆不輟書退直讀史賦

詩不自暇逸蒞外職益勤案牘每吉旦焚香告天願賜豐贍若將降咎于民者願降咎于某身祈晴祈雨雪皆應所至有秋生平無疾言遽色跬步不失矩矱歛曲喻人不欲立崖岸意或不同但陳已見不輕斥人非行不效益自克服官二十餘年不親家事家事則程太夫人自治之曰不使兒分心誤國事也事程太夫人至孝迎養官署暮若孺子所著有綠天書舍詩草六卷善書兼工篆隸又能繪事益公五世祖鶴庵公瑞徵善畫松石而高祖妣陳太夫人南樓老人工寫生兼善山水故公畫有家法恭繪御製詩意及五臺山圖寫文殊師利所說經以進皆蒙睿賞配陶夫人側室吳氏梁氏皆無子以同祖弟棫之子承志爲後女一德容梁氏出公卒後太夫人命字元之子祐太夫人卒于公卒後四年元與公未第時卽相友善復以同榜成進士登堂拜母知母教及宦跡甚詳于公歿後屬姻家故爲傳焉

阮元撰 八經室二集卷二

曾撫部別傳

公諱煥字庶蕃一字賓谷姓曾氏世居江西之南豐。明嘉靖間遷南城爲南城人。曾祖世麟祖邵雍正己酉舉人父廷樞乾隆乙未進士。公庶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總辦秋審出守山東曹州府調濟南護理濟東武臨道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曾祖妣丁祖妣丁俱贈夫人妣羅封恭人晉封太夫人。濟南君舉二子公爲其季。生而穎異甫成童從宦都下書宿見其詩文多折行輩與論交。乾隆庚子舉順天鄉試辛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派習

國書甲辰散館授戶部主事丙午丁濟南君艱戊申服闕補湖廣司入值

軍機處擢貴州司員外郎壬子

京察一等奉

特簡授兩淮鹽運使卽充

欽差大學士慶文恪公隨帶司員至江南獻獄勸辦事竣次年始蒞任視事嘉慶丁卯擢湖南按察使戊辰調湖北庚子擢廣東布政使乙亥擢貴州巡撫丙子以太夫人年高乞養壬午養親事畢上以兩淮瘠憶日甚

特命公以巡撫銜巡視兩淮鹽政丙戌

召還以五品京堂候補庚寅卒於京寓年七十有二配同邑元氏累封夫人子二長在堤捐職同知次協均國子監生並年少績學能不失世業孫五某某公性尤嗜詩至老不輟自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近世閩人專集彙集皆悉研究辨其得失公以世家子弱冠卽涉詞苑值樞廷游登封圻居華廬清要者數十年未嘗歷拂逆失意之境而其爲詩顧深悉民間疾苦微言激射頗挫沈鬱絕無珠翠羅綺之氣染其筆端咏山燒有曰層巒從此瘦春草幾時生望岱有曰須知天下雨還望一山雲寄意遙深有寒畯專家所不及溯公宦轍留揚州者至久其地居水陸之衝四方名流所集聚自趙宋時韓歐劉蘇相繼守土賓譙之盛輝映古今閱數百年至

國初周樸園侍郎監督鈔關遠紹逸響而王阮亭尙書繼以司理揚州誠心求士士歸之如流水之赴壑二公皆履卿貳立治績而世人之艷稱者乃在鈔關司理時誠哉其難之也後又百年盧雅雨朱子穎爲都轉稍積前緒至公而大盛是以揚州人士以公丰采爲上接阮亭者信矣公著有賞雨茅屋詩集二十二卷駢體文二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二四

六三九

卷續金山志十二卷、又選刻蘇文忠公奏議二卷、虞文靖公詩集八卷、呂子易說二卷、江右八家詩八卷、朋舊遺詩十八卷、江右詩徵一百廿卷、

國朝駢體正宗十二卷、皆行於世、唯選批

國朝詩爲清真集者未竣事、

包世臣曰、公二子皆晚生、從弟斌官水部、未嘗從公宦遊、故具狀不能詳行治、按

國史館例、官二品皆據紅本及軍機檔以立傳、則公之政事自在良史、非私家所能增損、公任都轉時、余嘗朝夕讀公詩詞、聞公談議、殊不以離官爲樂、其意蓋欲大有爲者、陳臬以後、相去遙遠、信問阻越、然余客百丈、敏公兩江節署、語次及粵東平海事、文敏謂委署支調、公常拘牽成案以掣其肘、頗銜公、文敏氣餒逼人、舉事多任意、同城官之將軍趙撫莫敢立異同、而公爲其屬、獨以交案屬滯、歲餘服闋、例還原省、君無意出山、而鳳臺猶有官項、就館數年、以脩脯補虧缺、官事竣、遂旋里、江陰延主贊陽書院、居之二十年而卒於家、年七十有三歲、君爲諸生、每試必冠曹、士論謂君文利小試、遺子弟從君遊、求弋獲技、故前後從者數十、無能受君之學者、及主講暨陽、江陰人士頗能信受、毘陵之講亦從而假

館、四方艤舟問字者無虛日、君乃得各就性情所近、分途講授、就染既久、多有能得其一體者、古今文辭行世者、君無不披覽、時論盛推歸方、崇散行而薄駢偶、君則謂唐宋傳作皆導源秦漢、秦漢之駢偶實唐宋散行之祖、與子持論若笙磬、而子以辭達爲宗、君則規撫體勢、朋儕中能文者偶過君、君輒仿其章句、至本人不能辨、亦以此少所自得、唯官鳳臺時、譔邑志十卷、晚年校刻與圖、督造天球、爲精心之作、君名日益重、求文者接踵、君自信其文非行遠、遂亦不甚珍惜、點竄來狀、率如人意、付去卽棄稿、門弟子各私錄副、或有檢得於故紙者、咸寶守之、君既卒、首選弟子蔣彤爲年譜一卷、又述平日所聞、仿宋人語錄、爲暨陽問答二卷、郵致乞志墓、其明年、薛子衡又爲行狀、而高承鎰哀輯同門所藏君文、以聚珍板排印爲廿六卷、猶以君文多散軼爲憾、欲隨訪隨續、俟備更付梓氏、郵排印本來、乞傳、道光甲午春、子過常州、以張館陶墓表郵書質君、覆云、衰頹已極、不數年、卽當以此事相煩、是君固早命之矣、予無以辭、故編次所習、略不取材諸狀、以傳君之真焉、道光乙巳八月望、包世臣書、

校記

①孟：當作「孟」。

②巨測：當作「巨測」。

③刑：當作「形」。

④卷：當作「巷」。

⑤弊：疑誤。

⑥政：當作「改」。



儒藏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二四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五

羅修源 江德量 辛紹業 薛傳源 朱璋
陳廷桂 汪兆虹 楊新甲 周系英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羅府君行略

公諱修源字星來又字碧泉始祖政齋公元末由江鹵吉水遷湘潭上元邑十三都之鼓礫洲。毓堉明至今率多節義文章之士。世稱鼓礫洲羅氏。曾祖諱伯敬贈儒林郎季十六冠童子。爲名諸生。贅於石氏。婦祖翁爲天際先生崙森曾叩 帝闕得蘇湖南全省民困世傳忠義士者也。祖升曰雍正乙卯拔貢。覺羅官學教習授澧州石門教諭。父紹麟太學生封如公官。公生於石門儒學。先是邑有諸生龔大詔者來賀謂教諭公誕孫。愕然問所自。曰晚簾經署中見官人乘輿來公開門迎入至期歷一晝夜不下。老嫗曰坐胎生也。闔署大恐忽憶龔寢令啟重門乃誕公。生而岐嶷穎悟絕人。八歲教諭君攜之納涼於庭戲出對語曰。兩髯對坐父子祖孫叔姪兄弟。即應聲曰。一天上截風雲雷雨日月星辰。時甫授經未嘗講解數字義。試詰之則曰。天如帽然人所共戴也。十歲眼生疾結月如旂屢治弗效。醫云非奏刀不爲功。父母有鵲色。公毅然就之。剝割有聲血月俱下。又徧身炙百餘處。端坐不動。醫色觀者嗟異。時伯兄孝廉公修渭已學爲制藝。教諭公戲謂曰。而兄能作文行將出而試矣。

而爲肩行李乎。登時色變。嚔不下。日晡。瞽教諭公倦廢。遂小几檐窗下。頃刻成文一首。教諭公覺而喜。謂絕伯明人小品。而曰。質族祖鴻臚公典率激賞不置也。自是益肆力於學。或竟夕無寐。每誦咎人全家賴此身句。輒淚涕。十四歲出試。受知學使者盧公文昭。入邑庠。試輒優等。十九歲舉乾隆三十六年辛卯鄉試。壬辰捷南宮。曰母恩歸。越乙未補行 殿試。成進士。改度吉士。授編修。由贊一歲四遷至少詹事。旋請編修尋海擢侍讀學士。中間屢充日講紀元注官。文淵閣校理。國史館纂修。方略館協修。四庫全書分校。續繕四庫全書館提調。庚子山東鄉試副考官。癸卯順天鄉試同考官。丙午廣西鄉試副考官。庚戌會試同考官。壬子乙卯兩爲陝甘鄉試正考官。丙辰會試同考官。再後凡七司文柄。公既入翰林。益發憤攻苦。每出答客畢。不族卸冠服。徑歸書室。詩賦楷法重一時。而尤曰飭躬抵節爲人所推服。初和珅雅重公。遣人致慰。勸曰。得學母欲得學政耶。公謝之。復屬所親曰。諷公屬聲曰。吾官於翰。非官於和也。擲之出。及典試事出與反。例得謁見各掌院。而獨不詣和氏。查皇帝在邸時。嘗於朱文正珪第見公。謂文正曰。是胖其體者。胡爲常此冠服也。文正對曰。夫只爲與彼人有恠耳。其時 純廟召對。有汝今科分已不淺矣之 諭。蓋再此 天語。亟詢升遷之故。曾自科分尚淺之對也。使粵鹵。繼經湘潭。特請假掃墓。蒙 旨



俞允。過長沙。撫卹溥公率其屬出迎。公曰。街王命。而桑梓所枉。不宜騶從。已臨。遂請於眾官而徒步焉。使旌皆謁宗祠。泊舟公祠。尚數里許。夾卻乘輿已往。於是族中耆耋咸枉。公執弟子禮。惟謹。匹馬還里第。見者不知爲貴人。里鄙咸欽服。已爲有古風云。湖北某邑強豪者。潛瘞其宗七人於土。有司算之。詰會上詢輜車所歷民情。公具已告。上乃召和珅詰之。翼日。御史卽踵奏。奉嚴旨遣使索辦。大吏已下皆獲重譴。人知昭雪之爲快。不知奏實出公也。典山東鄉試時。季末三十矢。公矢慎。由落卷中。按取者。覓其半。時正考官劉太僕佑爲浙鹵老宿。已季少輕之。及觀其評。隨精當。乃大折服。一日。劉得一卷。公曰。其中四字不類疑之。劉謂公用心太過。公曰。不然。設有弊。先生任之。某不任也。劉不得已置之。及殿闕防。則某姓富甲山左。而繁通關節者也。劉曰。此九服公之明決。愛才如命。於寒賤尤加意周卹。已成就之。如岳中翰震川。姚員外塋皆留邸舍。誼若家人父子。丙辰會試。撤棘。淡曰。本房佳卷。抑落爲憾。今廣東巡撫致仕朱公桂植卷。屢荐不錄。尤鬱鬱不樂。至廢寢食。故朱公感念知己。大久而彌篤。所荐拔悉一時名流。如姚尚書文田。今宮保王公鼎。強忠烈克捷。雙觀察方受。臬歸安丁君溶。儀徵汪君端允等。勲業文章皆各有所表見。性孝友。母張太恭人初荐石。歸口山。遂已。石辟顏其書室。太恭人誕公時。鸞鳳鳥集於肩。公稍長。

聞母已語大母。遽詢之。母慮長其矜志。佯色曰。寧何物。孫。母絮服。不設復問。嗣伯兄縣試冠其曹。報至。母稍喜笑。公棄閒乃得其故。未三季而母歿。公每曰。此語伯兄輒涕泣。故又號鸞羽山人。志痛也。迎養中憲公在京。乾隆乙巳。甲寅兩與于宴。宴於乾清宮。蒙御賜詩章。几杖及內府諸珍物有差。公自製聯云。家有賜衣。供綵舞。天將如意。錫樽庭。已賜箋。求宗人大司空。渥澤書之。已志慶殊。恩異數。千載一時。家自高。曾已來。家泐嚴肅。教諭公能面。所人過。官石門時。典史某飲於署。教諭公開陳義利之辨。已糾其失。某至爲達下。公濡染祖訓。泊得第後。猶數蒙教諭公呵譴。中憲公大不。已子貴。少貶其威嚴。公侍養一如其在田里。每出使。必長跽受訓。或燕客。豪飲。間中憲公警歎輒罷。少與伯兄共研席。肅對如嚴師。辨鷄如良友。終身未嘗有間言。孝廉公已京官。清貧。省。公念其操持過勞。歎曰。仰事俛蓄。弟自任之。何太自苦也。性不耐瑣屑。而處事甚精密。棄遠不樂受束縛。而動中禮法。無脫略放浪之習。生平酷嗜古書名。自與四庫館編校已後。藏貯益富。蓋典質服物。已得之者爲多。時翁閣學方綱。已鑒賞自負。特與公誓。日已金石文字相往復。大時有所質證也。所爲古今體詩。輒不存藁。多爲人持去。汝懷按之。故紙得三數。皆而已。殆不欲使已詞章自見也。所著存者有湘煙書屋試帖一卷。汝懷彙編爲悔不讀書齋賦鈔。

一卷識字錄三卷未成書。便秦日記一卷。後便秦日記一卷。於山川、道里、阨塞、勝蹟、古碑、皆攷覈精采、惜殘闕過半。已嘉慶元年五月廿有九日、暴得疾、卒於京邸。距生乾隆壬申十有二月廿有六日、舊秋四十有四。葬本邑十三都四甲樊家衛、首已趾亥。配蕭氏。封恭人。女一、適同邑副貢生候補教諭王繼之。妾劉氏。女一、適同邑翁氏。痔陝西督糧道燿孫太學生鍊。已孝廉公次子世枝爲嗣。太學生候選從九品。公沒後中憲公繼粹於九江舟次。孝廉公時疾邁屬疾、已故行狀志銘之類、概屬缺如。今距公沒已四十季、老成凋謝、當時事蹟已多不可攷、而邑乘別之文學、所爲傳拘章忌諱、舍本取末、汝懷想其久而益溷、則何已。昭示來裔、爲數典之本、是用綜其所聞而詮次之、更已求當代名賢錫之銘誄、且已備史家之采擇焉。

羅汝懷撰《綠漪草堂文集》卷二九

大清故奉直大夫掌江西道監察御史江君基誌銘并序
君諱德量字量珠江都人。曾祖激祖世棟並不仕。父恂拔貢生終徽州府知府。以才略稱于時。君生有異秉。徽州故好金石之文多所搜輯。君幼即世其學。徽州顧而曰吾有此子。即此物之在江氏得更多數十年矣。君始壯以進士高第授編修。六年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以父憂歸。服闋遷江西道監察御史。轉掌道御史。君性渾融與人交不見圭角。久近無所忤。然素履簡端未嘗求諸于人。不妄取于公餘。鍵戶以文籍自娛。以是負清望。庶官中一監順天試。久之丁母憂解官。君臨事敏絕。人有所咨立口立斷。洞見始終。後雖百變莫能外越。幼從徽州在官。熟知吏治。居朝多謫舊聞博通掌故。而深湛謹密。未始以才氣加人。既以久資當出爲道府。益究心世務。刑獄河渠漕運災振損益古今之宜分端講習。以備施用。久于其道者咸拱手謝不及。乾隆五十有八年。君將補官。北行感疾。十月辛丑歿。年四十有二。嗚呼。以君器識干涉清塗。而天年風隕。嘉猷猛志。溷鬱無傳。門戶遠衰。妻孥漂泊。有識者所爲悼生才之難。而爲世用惜也。君取張氏道州知州元和某女。子會。女二。長適徐某。次字吳。

謹案是篇先君臨終前一夕作。初雖政某體致先君校勘

文宗閣四庫書既畢復延往杭州校勘

文淵閣四庫書。先君于乾隆五十九年十月游杭州。寓吳氏葛嶺園。十一月十九日二鼓擬此志。未及終篇。聞聲就臥。疾作。自謂中賊。玉呼僕買石葛嶺。不可得。至二十日子時棄養。此篇遂爲絕筆。勿勿十七年。孤露餘生。屏營若失。每一展讀。刺心泣血。哀何可言。嘉慶十五年十月。孫喜孫泣識。

汪中撰《述學·別錄》

國子監助教辛君墓表

乾隆己酉，予於江西選拔貢生，得萬載辛君紹業，從遊南康，廣信諸郡。歲餘，君成進士。後官國學者又十年，知其經學最深，所與予校勘注疏，說文諸條手記，皆存予篋。近來士大夫有持經說相質者，必與君共研覈之。君證據極博，而能審擇一是不爲矜異之說。今年春，見新城魯子嗣光，尙書解數冊，君爲校定之。蓋己酉選拔諸生，惟魯與君治經尤精勤。嗣光前十餘年卒，予未得表其墓，孰意今乃表君之墓，可傷也已。君爲人誠信篤實，不苟言笑，不輕然諾。易、書、詩、三傳、三禮，皆攷辦補訂，積若干卷，尙待鈐梓。君乾隆己酉舉人，嘉慶丙辰進士，國子監助教，俸滿記名，以同知用。生於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嘉慶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年六十。娶王孺人，子四：价、陶、候、岫。孫三：全、士、連。士，良士。俱庚子舉人。今扶柩歸葬，鐫此文於石。雖不獲自書丹，其學行皆可傳於後者。

翁方綱撰 《復初齋文集》卷一四

薛資塘先生傳

先生名傳源，字資塘，晚自號小黃山樵。先世自南宋翰林承旨吳始居江陰，代有隱德。父某，以孝行旌門。先生幼穎異，工制舉業，每試輒高等。學使者如諸城劉文清公、沈文恪公、胡文恭公，莫不激賞。乾隆甲辰，應召試被放，屢舉於鄉不售，以歲貢候選訓導。道光元年卒，年六十九。先生形體魁碩，望而知爲充然有道之士也。言語煦煦，辭若不能任其聲，而胸中落落，有用世志。嗜學如不及，未嘗一日釋卷。其造就後進，勤懇不倦，遊其門者多取科名以去。著詩文稿若干卷，易詁商若干卷，防海備覽若干卷，讀史一得編若干卷，揮暑耳譚若干卷，多服於世。子清瑞，漢步甲，皆能世其業。

李兆洛曰：明嘉靖時，倭擾東南，江陰再被其毒。國朝乾隆中，海濱亦有艇匪出沒。先生乃遍求前代防海諸書，權古今之異，條措置之方，成防海備覽。兆洛少於先生十有六年，居恒未嘗相見，徒以舉使按試時接几案，得識面，遂辱下問，屢相過從。每見，必上下其議論。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二五

求其實可見諸施行、若有隱隱不能釋者。當天下承平、海內無警、一書生悄然抱厝薪之憂、聞者無不匿笑。而艇匿旋即撲滅、患不及江浙、先生亦窮老以終矣。夫今之所謂學者、揣摩風會、講求聲氣、幾幸利祿而已、一身之患、尙或不恤、遑問天下。此所以讀書之士愈多、而緩急可恃之才愈少也。

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清故孝子朱皋亭先生墓表

道光戊戌、培輩承乏、嬰東講席、卽聞嘉定故孝子朱皋亭先生之行。越八年、先生仲子出守吾郡、始得讀先生之集。又二年、而郡守丁母太恭人憂、去官歸里、將祔葬太恭人於先生之墓、以表墓之文來屬。培輩於郡守沐其德化、仰其著述、中心相洽久矣、曷敢辭。案狀、先生諱璋、字秀珩、一字韋堂、晚號皋亭老圃、故世稱皋亭先生。朱氏系出河南、宋紹聖諫官勃、其子敦儒南渡、爲鴻臚卿、詳宋史文苑傳。五傳至尙義、卜居吳縣之洞庭東山。

國朝康熙中、先生曾祖諱廉始遷嘉定。祖諱履泰、父諱倬。母葉氏、生子四、長裕、次祥、次禧、先生其季也。七歲入塾、端謹如成人。時堂上督望甚嚴、先生卽能曲體親志、刻苦勵學、從諸名宿受業、學益進。家故貧、年十七歲、資訓蒙以養。離家五里、晨往暮歸、歸輒佐作勞、夜則篝燈而讀。是歲冬、父患弱血、侍疾不解帶累月。迨疾革、計無所出、剖左臂肉調粥以進、疾漸瘳。明年冬、復病不起。先生哀毀踰禮、遂得歐血疾。事母亦



順承意旨、極誠盡力、常思有以得其歡心、雖窮甘旨、不缺、母享遐齡、及卒、五內摧裂、血證復發、事兄克恭、伯兄無子、時慰解之、歿後經紀其喪葬、仲兄、叔兄歿、撫其子、衣食教誨如己子、仲兄有女、已嫁而寡、恆周給之、少時嘗倣黃陶菴先生吾師、自監二錄、集古人格言善行、爲日監錄以自警、又爲日記、以考畫之所爲、授生徒講經義、必以躬行爲示、蓋先生之孝、自謹身慎行始、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先意承志、愛親敬兄、實有合於古聖賢論孝之大者、豈謹以割肱療疾傳哉、生平博通經史、尤邃於春秋、自三傳以降、至近儒所說、擇其合於筆削者爲一書、名曰萃要、亦工古今體詩、駢體文、旁及篆隸、鐫印、繪事、罔勿精、著作甚多、以所寓主人不戒於火、焚燬殆盡、郡守編其詩文存者爲歸硯齋詩存四卷、文存一卷、歸硯齋者、先生樂室所自署名也、章氏寶蓮序之、謂以孝弟忠信之人、作爲孝弟忠信之詩、讀之令人咸感發其孝弟忠信之誠、洵不誣矣、嘉慶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屢困秋闈、僅食廩餼、以郡守貴、

贈朝議大夫、安徽徽州府知府、配陸氏、同邑國子監生諱承謙之仲女、亦以郡守貴、

封太恭人、幼卽明敏、長嫻女工、于歸先生、逮事君姑、趨侍惟謹、晨起具湯茗、問所欲以進、乃退哺兒、治膳、灑掃、汲爨、悉身親之、嚴冬酷暑、指出血、汗如浴、無旁代者、猶惴然恐不當意、姑若善之、則不色喜、而加勉、更勤紡織、刺繡、以補家用之空乏、是不獨先生孝於其親、而太恭人亦能相夫以孝也、惜衣惜食、自奉極儉、子女衣履皆自製、而時脩之、雖舊不污、雖敝不裂、里黨爲之語曰、見其兒、知其母、先生歿時、郡守十四齡耳、太恭人訓之成立、至陟巍科、歷清秩、迎就

京師、奉侍郡署、盡二千石之祿養、而太恭人年登旄耄、不忘儉勤、猶時述其壯年之作、苦以訓後人、曰、大抵人生筋力精神、愈勞愈堅、愈用愈出、吾未見貪逸惰媮之人、能登上壽、享全福也、嗚呼、此誠爲至言、而太恭人之賢、益可見矣、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子二、長式曾、九歲而殤、次右曾、卽郡守也、道光戊子舉人、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

授編修旋授徽州府知府。女二長適縣學生嚴傳書。夫故守節得。

旌。次適國子監生張瀚。孫男四人。長元輔。次元興。次元淦。次元淮。曾孫男一。貞度。郡守在官有懸魚之清。無火烈之畏。不矜察察而人罔欺。不事煦煦而人咸愛。郡有兩書院。懈弛甚矣。至亟整理之。嚴課程。敦教化。士用嚮學。示期某月日試六邑童子。而遭憂未果。人多以未得品題爲憾。且有感歎泣下者。其小試一郡。而經世之猷已可概見。行將大用於

朝。故特舉先生碩德懿行。著之貞石。以見天之報施。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云。

胡培羣 《研六室文鈔補遺》

故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陳夢湖先生別傳代

先生姓陳氏名廷桂字子犀號夢湖又號花谷和州人也。乾隆五十三年舉人乙卯會試中式。廷試二甲第一名。選翰林院庶吉士。嘉慶元年丙辰散館。改工部屯田司行走。旋授刑部直隸司主事。四川司主事。題陞江西司員外郎。直隸司郎中。十五年春京察一等引見。記名以道府用。逾二年補授湖北安襄鄖荆兵備道。蒞任。覽其山川風土。每歲秋。勸農田。賑飢民。往來各屬區畫均有法。時白蓮餘匪潛竄樊鄧間。禽其魁王珂等六人。實於法。有巨猾王七。大吏又檄令擒之。先生以爲其黨多亡命。激則生變。乃使人誘而械之。癸酉秋。河北八卦教匪起。延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而林清一股闖入。禁城次第伏誅。其在定陶滑潯者破城戕官。勢甚熾。襄陽故爲白蓮教賊出沒之地。時提督一軍奉調赴豫。不軌之徒思乘機起。勢幾殆。先生亟言之。大府等備非常。乃修城隍。閱軍器。謹門衛。按開關。分檄佐雜巡邏邊圍。營帶夜徹服行城中。且渡漢江。赴樊城等處。議察鈴柝之聲。終夜相聞。勤勞數月如一日。境賴安堵。是年冬。豫東賊復煽亂。陝西姦民遙應之。次年春。蔓延及於興安之白河。石泉等邑。即陽戒嚴。時將有秋。織之役。或尼之。先生奮曰。食祿赴公義也。遇賊戰不勝。死耳。戒備而往。二十四年。擢湖北按察使。楚省民風多狙詐。訟獄繁興。日事討論。逾年。調任陝西。陝人直樸。土著者奉法唯謹。惟南山州縣地廣山深。川楚無業之民多就開墾。山地姦徒徧迹其間。而北山鄜州。延安等處亦有此患。上深以爲慮。於先生。陛見時數言之。履任。卽擬嚴察保甲。而南山州縣適撫臣朱公勳已先奏請前往。先生乃由三原。



清儒碑傳集

卷一二五

耀州同官宜君中部洛川鄜州甘泉膚施等處詳勘獲盜匪數人合境嚴肅旋調任江蘇是邦聲明文物異於他省而政事煩劇江之北風氣剽勁命盜等案月十數起江南紳士包納錢糧往往連訟尤好京控一案恆三四翻而蘇州又當閩越往來之衝沿海姦民時出為盜先生處置得宜風氣為變道光三年春奉召入都旋補太僕寺少卿明年遷奉天府丞奉天為國家留都府丞兼提督學政不治地方事與順天府丞異校士之暇日理舊生舊業終任以年老乞休遂不復出先生博學多聞自守以嚴遇公事必籌畫至再得當乃已官刑部時以秋曹為人命所繫盡心所事日勞形案牘同僚多目笑之弗恤也後歷任湖北陝西江蘇按察使均兼護布政使印務尤以矜恤自持清理積贖多所平反嘉慶戊午副錢讀學聚典試雲南過湖南澧州州守漢人欲有請託峻拒之辛酉副周侍郎與岱典試江西相與贊別姦弊佳士被落而拔起者得十餘人道光癸未辛卯閒江南大水屢捐錢穀平糶給散鄉里災民多所全活性好山水官部曹時車駕時幸木蘭南海子五澆等處嘗扈蹕隨行得縱覽西北諸名勝及歸自奉天年七十不復遠遊於城中故宅築荀根精舍以古銅器尊彝秦漢瓦頭唐宋碑刻古書數萬卷弄其中終日編摩纂述不輟又四年壬辰七月卒年七十有四所著有尚書質疑八卷尚書古今文考證二卷續識小錄六卷神京風土記十卷漢程日記二卷豫章行記瀋陽于役記江漢行程錄鄒謙隨筆入秦記秦三絕錄北金集各一卷香草堂集十四卷詩略十一卷蕉廊短書八卷所獨集太音集各二卷陳氏家乘荀根雜錄各六卷選歷陽詩圖十二卷生平尤

留心鄉邦掌故嘗纂古今載籍為歷陽典錄一書諸城寶閣學光弼河間紀尚書昀見而嘉之均為之序後開雕於襄陽道署中凡三十四卷晚年閱書時有改訂復為補輯六卷增刻原書之後歸田時里人復以續修州志為請乃取州人張孝廉元銘胡明經勳及廣文楊肇元張志鴻編訂稿本增刪分合復為完書先生卒後四年州守北平善貴乃釐定付梓得二十四卷今智開幸蒞先生之鄉既搜輯歷陽典錄暨校重刊復撫先生出處大略而為之傳俾讀是書者有所攷也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二

汪玉飛墓誌銘 并序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朱、
循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云學也。晝動而暮休、必
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爲戒勸。事其
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通以古人之意。
兄者、未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場屋之文、必求發
古聖賢之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
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益、然生親余尤至、相見
論說、依依者幾三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咯血疾、而爲學
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間、忽大甚、至
失音。余方歸里、亟以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
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呼、使生不死、必追逮古賢
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
世學者、唯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
六歲。妻楊氏割肱療生、不愈、終爲瘻而守之。余爲擇攝
山東南故墨花寺址、有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畿、粵汪生、挺產茲。名兆虹、字玉飛、聖不作、
望縉哉。復有轍、崇有階、遼勵志、胡弗幾。抗發塗、蹶駿才。
亡天平、理則乖、痛無沫、伐石埋。騎姚熊、綴此辭。

姚熊撰（惜抱軒文集）卷三

西園楊先生家傳

先生諱新甲、字振華、一字艾山、又字西園。世居武進孟
墅里。雍正二年析陽湖、今爲陽湖人。其先自郡徙於鄉。
系載失考。諱申亭者、其始遷也。又三世曰栢文、栢文生
爾公、爾公生思貞、字文峯、是爲先生考。仍世耕讀、稱清
門。先生六歲能詩、比長益篤於學。十九喪母、哀動鄰里。
事父婉愉養志。年三十六、補郡學弟子員、屢屈於鄉試。
比文峯公棄養、乃棄舉業、治經史、所得益遽密。以文行
重於鄉、從學者如歸市。其持身慈和而伉直、見義必赴。
家無中人資、遇歲祲、勸分賑貸、常首倡。里人有衣衾恤
廢諸舉、無不與也。宗祠壞、鳩族葺之。族有窮無歸者、百
計收養之。常曰、人雖無救人之權、不可無救人之心。但
視吾力、以盡吾分耳。朋友有過、雖貴介輒面折之、背語
則恆舉其善。晝所爲、夜必思省、偶有過差、或遺失、雖寢
必起、集子婦而告之。所著讀易管窺六卷、讀史質疑十
卷、西園詩鈔九卷。道光四年八月五日卒、年六十有三。
子夢篆、能傳其學。金華張公作桐宰陽湖、邑試得夢篆
文、亟稱賞、首拔之。詢家世、知先生宿儒、索取著述、稱其



清儒

詩有鐵崖、西涯之風、爲之序、將爲之付梓、而未果。道光三年春、先生携所著讀易管窺見示予、始識先生。其治易原本程朱、而於漢儒消息、納甲之說、則深取之、以爲坤之東南得朋、西北喪朋、非此則取象皆假借、其不爲臆守類如是。予未及答拜、而先生竟歸道山矣。復七年、夢象始奉狀、屬爲家傳、乃得悉先生立身大端、謹詮次之、以志私企云。

李兆洛撰 《養一齋文集》卷一五

皇祐授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周公神

道碑

公諱系英、字孟才、號石芳、湖南湘潭人。曾祖新彩、祖昭俊、考世宇、皆不仕、以公貴。皆贈榮祿大夫。曾祖妣胡、祖妣謝、前妣唐、皆贈一品夫人。妣王、累封一品太夫人。榮祿公有三子、伯系蔚、副榜貢生、承綏、應學訓導。仲系葵、早世。公其季也。公生二歲而孤。稍長、穎慧端重若成人。甫弱冠、以乾隆戊申舉於鄉、庚戌登第。以疾故、癸丑改庶吉士、乙卯授編修。嘉慶戊午、庚申皆充順天同考官。

乙未充

實錄館纂修官。壬戌充會試同考官。其夏擢右贊善、充咸安宮總裁。癸亥大考二等、遷右中允。甲子、擢司經局洗馬、直

文淵閣事、福建副考官。乙丑充

日講起居注官。其冬授四川學政、擢翰林院侍講、轉侍讀、進侍講學士。丁卯、入都供職。戊辰、轉侍讀學士、充江南副考官。己巳、以講官扈

蹕

東西兩陵。五月、

命直南書房。九月，擢太常寺卿。庚午，

特旨改 上書房行走，充 三阿哥師傅。三阿哥，今

惇邸也。以大兩曠班，實錫一級，仍留直。八月，扈

蹕熱河，左授光祿寺卿，旋授山西學政。辛未，擢大理寺

卿。癸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入都供職，復入直。甲

戌，擢兵部右侍郎，充 殿試讀卷官，兼署工部右侍郎，

管錢法堂事。无治河方略館副總裁。乙亥四月，奉太

人譴回籍。丁丑起復，署兵部右侍郎。戊寅，補吏部右侍

郎，充順天副考官。己卯，轉左，兼署禮部右侍郎，充 殿

試讀卷官，兼署工部右侍郎。九月，降編修逾月除名，勒

回籍。庚辰八月，

今上登極。十月，

特召以四品京堂起用。辛巳正月，至都，

特派

實錄館總纂官。其冬，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旋擢內閣學

士。壬午正月，授工部左侍郎，充

實錄館副總裁。二月，授江西學政。其秋，擢任江蘇。甲申，

調戶部左侍郎，仍留任。是年十一月三十日，卒於江蘇。

學政官署時，公年正六十也。公金聲玉色，鬚眉如畫，望

之若神人。故事，小翰詹任學政，請

止一直，公以洗馬使四川，獨

召見至再，知

上之眷公者深。及己巳

陵差，屢

召對，和

宸章尤稱

旨。時 南齋需人，

上命掌院學士保薦考授。曰：朕意中止一周系英、卿等

可將其名列入薦牘。未幾，上書房出缺，例由掌院擇

翰林之可者擬正陪，而公由

特簡。且

命公曰：不但授讀作詩文，須教阿哥爲人，居心以忠厚

爲要。公因奏：書房例課八韻詩，臣愚以爲宜令阿哥加

讀資治通鑑，以知古今治亂興衰之故，悉民間之疾苦。

及 惇邸年二十，公製育德箴五章爲壽，其目曰：清心、

日學、古曰知今、日游藝、日飭躬。惇邸稟焉。公服闋還

朝，年才逾五十，詣熱河

行在上謁。

上見公鬚髮盡白，訝曰：家居兩載，乃至此乎？嗟嘆者久

之。公徧歷卿貳，翱翔 內廷，每奏對必移晷。然慎密甚，

雖子弟莫得聞之。其降守編修也。以是年五月湘潭土民與江西客民構釁。殺者累日。公見撫臣初奏與所聞殊異。遂於

召對時力陳其狀。

上命軍機大臣據公言詰撫臣。旋又調撫臣撫福建。而敢督臣就鞫。撫臣候代未行。因摺差附書問起居。公以撫臣出都時會約地方事。有見聞必無相隱。恐或受屬吏愚弄。爲地方深憂。因覆書告其實。撫臣既疑爲公所短。及得公覆書。而公長子汝楨附摺差致書在籍之給事石承藻。詢本案曲折。并入其手。因先奏陳公書。事下都察院臺。臣當以因事屬托私罪例革職。

上諭問臣曰。案關地方公務。非伊一家私事。周系英不妨具摺再奏。乃輒向本省巡撫私致書函。本應斥罷。念其人模實。著以編修用。公既左遷。而撫臣續奏陳汝楨書。由是汝楨得戒杖徒。而公被嚴譴。然

上猶於飭督臣確審本案論內

殊添曰。周系英平素頗直。故

今上承

仁宗昇遺老臣之至意。

命公視學東南。皆許以夾片言地方緊要事及人材賢否。公之視學江蘇也。適值大潦。災賑事向無與於學。臣公所駐之江陰縣地瀕江。災尤劇。而其文武之素得民者皆當代去。公札商當路而留之。並假庫銀三萬。採客米以平市價。又倡捐以濟例賑之不足。高堰之潰也。公卧疴已數月。聞信驚悼。病遂亟。口授遺摺。猶諄諄以河事水患爲念。嗚呼哀哉。公飭身至嚴肅。而性和易。遇人輒傾吐無餘。體察人情。至委曲。專掩覆過失。然嫉惡深。至於舞弊執行者無少縱。而劣員較驟庠序及奸民藉端傾陷士類。公必力護持以直之。若士林自涉訟。或以爭家產閭閻。公則深悼教導之不行。引咎自責。其奏報考試情形也。事無鉅細。雖案已外結。必詳列無隱飾。而雨暘苗勢穀價以及勤心民瘼之員有實蹟。或輿論所可否。尙未自得確據者。皆分別入牘。至如分校。必反覆三場。主試必遍搜敗卷。固亦近人所難能。而不足語公之盛節也。嗟夫。愛憎之至變也。自古嘆之。豈唯君臣。人情於夙昔親近。一旦墨譴心移。則前所聽受。悉若被愚。舊有勤勞。皆成罪狀。當公之初被吏議。迹疑涉私。而仁廟褒其模實。及放逐之餘。復引纓直。追念平素。既不以一眚遷怒。又不以曲全致屈成愆。是固



大聖人無必無我，度越尋常萬萬者。而公之造勝輪忱，其所以自給。

主知亦必有在矣。迄於

新政，錯枉舉直，需用方隆，遽爾奄忽。相公之所以自處，固非曰侍從詞矣。士患無所挾持，有挾持患不遇，遇患不久。公以模誠動。

天鑒者，前後且二十年，而所就遂止是，豈非命也哉。夫人謝氏，誥封一品夫人。子三，長汝楨，以免徒，後復奉恩旨，改名銘恩，副榜貢生，江華縣學訓導。次貽斌，國子監生。次貽模，廣東候補鹽庫大使。孫某某，銘恩等以公卒之次年 月 葬公於某鄉。公家無一椽，銘恩薄宦

留故土，夫人率貽斌、貽模還都下。壬辰四月六日，夫人卒於京寓，而世臣適在貽斌，貽模喪經雪泣而言曰：母氏又弃養，不孝今當以喪歸，而先大夫墓碑未立，以屬吾子。世臣自着藉門下者於茲二十有五年，顛覆百出，重為公知人累，唯不苟為文，尙足取重後世，以永公德，故次其狀，而繫以詩曰：

天篤哲人，於湘之潯。弱冠起家，班於鵷鷺。再膺列棘，一枋斯文。匪惟造士，抑孔勤民。誠格

兩朝，欲試以事。天不憖遺，周行空竇。位并道崇，澤乃未溥。目營寰中，志養泉下。爰伐貞石，以紀名德。必有達者，善繼無極。

包世臣撰 《藝舟雙楫》附錄

校記

①給：當作「結」。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 13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654

SS号=12315587

出版日期=2005. 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 5614- 3053- 1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 d=n21&pic d=9937B75E33AF44821C0B29193CB6111FB656AD0BEF2B36416D1B0AE9A9A10C50E0300A9D1B337C37709BB5696A63E799EB09D8B8FB8AEBEAF6634591B679A57F1F4318A9DBD7904948FF327857992EAA09B48737DBB909537009AE53&jid=/>

PDG=